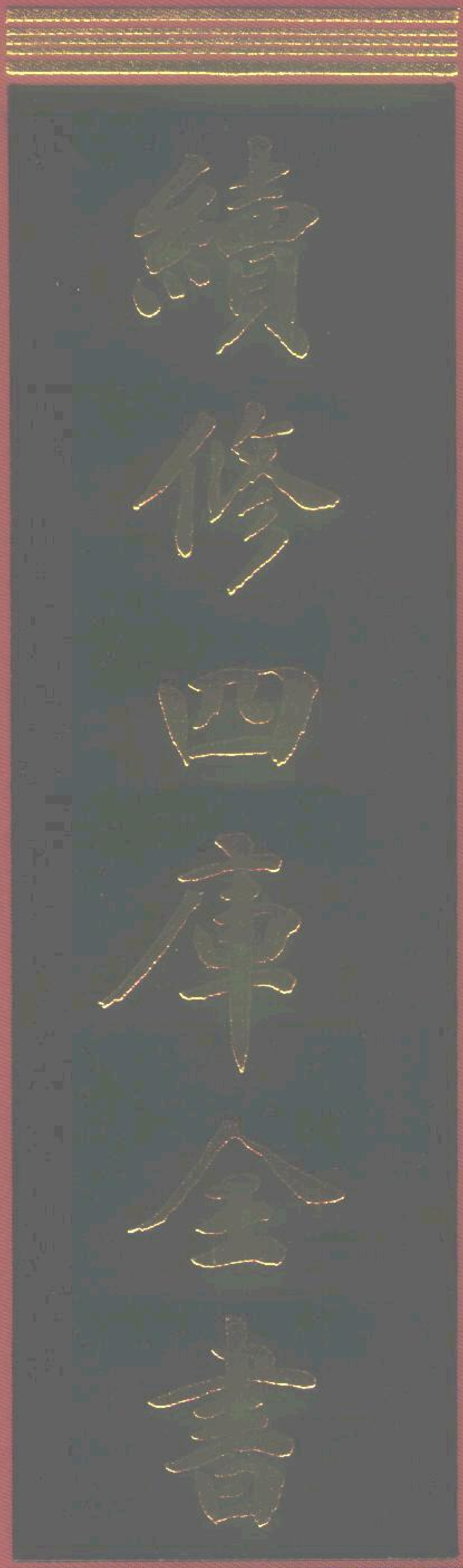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五二・史部・編年類

憲章録四十七卷　〔明〕薛應旂撰……一
兩朝憲章録二十卷　〔明〕吴瑞登撰……四九一

憲章録序

夫書監成憲詩率舊章豈其爲訓若是之拘繫哉寔以隆古盛時其君臣之交脩以圖至治者皆由此道而事不師古者鮮克永世也昔仲尼適周不獲一見天子歷聘列國于七十餘君不用於是退老於洙泗之上從游之士蓋三千焉皆盡一世之英賢相與論述三才表章六籍以爲明體之學而其最適於用者則因魯史以作春秋而褒貶賞罰者無非當世之寶事于以定百王之法于以立萬世之防蓋皆自其憲章文武者推之也故一則曰吾從周二則曰吾從周其東周之志周公之夢雖不獲見之施行而端倪已可槩見矣然猶自歎曰與其托諸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惓惓愛君體國之心曷嘗一日自已哉旂不類雖少知誦法孔子而生於二千一百餘年之後固不及揖讓於顏會閔冉之列且不及如互鄉闕黨猶得以望見於門墻然而一念天假之靈則終不能泯沒故自鼓篋以至入仕凡我

昭代之成憲典章或紀載於館閣或傳報於邸舍見輒手録歷有歲年幾於充棟妄意當可爲之際或可以備參考竟以迂愚牴牾當路歸卧窮山而平生之欲監觀率由將斟酌以見之獻納者遂寘爲虛器恒竊悲之邇來見通紀倣編年而蕪鄙吾學編效紀傳而斷落遂不辭衰憊盡出舊所録者摘什一於千百彙爲斯編與經世者共之題曰憲章録者竊附於從周之義也倘假我數年再加刪潤當獻之

君相俾茲不諱之

朝用效消埃之報庶少裨法

祖之一助茲懼僭妄聊以質之同志云

萬曆元年春正月人日

賜進士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奉

詔致仕前提督浙江學校臣薛應旂謹序

刻憲章録跋

吾師武進薛先生恭集我祖宗列聖寶訓實録次第編年凡纂緝文莭者悉爲裁約其有事關體要逸在諸儒臣別撰者亦量爲采入書成題曰憲章録蓋以成憲典章萬世所當遵守且追宗夫子憲章文武之意以寓從周之義也見於自序者備矣將圖鋟梓而力稍不逮張中丞施郡守各助一金僅足購木先生節供省費漸次圖之因循二年尚未訖工今年春宅下第歸自京師過先生山居謁焉先生年七十有五癯癯老矣平生著作垂成而未脫稿者多謝去矣唯於此書語次猶及之宅重有感焉遂不分其已未即工盡携以歸謀諸同志博集梓人日夜校刻四越月而工告成庶不負先生編述之初心而鑒觀率由者咸獲徵信誦法而寡愆忘之過矣豈曰小補之哉宅不佞敬附數語于簡末以識歲月云

萬曆二年甲戌秋七月望門人平湖陸光宅頓首

跋

憲章録目録

卷一　洪武元年戊申至二年己酉

卷二　洪武三年庚戌

卷三　洪武四年辛亥

卷四　洪武五年壬子至八年乙卯

卷五　洪武九年丙辰至十年丁巳

卷六　洪武十一年戊午至十二年己未

卷七　洪武十三年庚申至十五年壬戌

卷八　洪武十六年癸亥至十九年丙寅

卷九　洪武二十年丁卯至二十三年庚午

卷十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至二十六年癸酉
卷十一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至三十年丁丑
卷十二
洪武三十一年戊寅
卷十三
革除建文元年己卯至二年庚辰
卷十四
革除建文三年辛巳至四年壬午
卷十五

永樂元年癸未
卷十六
永樂二年甲申
卷十七
永樂三年乙酉至九年辛卯
卷十八
永樂十年壬辰至十七年己亥
卷十九
永樂十八年庚子至二十二年甲辰
卷二十
洪熙元年乙巳至宣德元年丙午
卷二十一
宣德二年丁未
卷二十二
宣德三年戊申
卷二十三
宣德四年己酉至六年辛亥
卷二十四
宣德七年壬子至正統五年庚申
卷二十五

正統六年辛酉至十四年己巳
卷二十六
景泰元年庚午至三年壬申
卷二十七
景泰四年癸酉至五年甲戌
卷二十八
景泰六年乙亥至天順元年丁丑
卷二十九
天順二年戊寅至六年壬午
卷三十

天順七年癸未至成化元年乙酉
卷三十一
成化二年丙戌至三年丁亥
卷三十二
成化四年戊子至五年己丑
卷三十三
成化六年庚寅至八年壬辰
卷三十四
成化九年癸巳至十二年丙申
卷三十五

成化十三年丁酉至十四年戊戌
卷三十六
成化十五年己亥至十八年壬寅
卷三十七
成化十九年癸卯至二十年甲辰
卷三十八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
卷三十九
成化二十二年丙午
卷四十
弘治元年戊申
卷四十一
弘治二年己酉至九年丙辰
卷四十二
弘治十年丁巳至十六年癸亥
卷四十三
弘治十七年甲子至十八年乙丑
卷四十四
正德元年丙寅至四年己巳
卷四十五

正德五年庚午至九年甲戌
卷四十六
正德十年乙亥至十三年戊寅
卷四十七
正德十四年己卯至十六年辛巳

憲章録卷第一

賜進士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奉
詔致仕前提督浙江學校臣薛應旂編述

洪武元年戊申
至二年己酉

大明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即皇帝位
帝濠州鍾離東鄉人先世居沛徙句容累世積德行
仁隱約田里宋季大父徙渡淮居泗上父世珍又徙
鍾離母陳生四子帝最少帝生于元天曆戊辰之九
月丁丑是夕赤光滿室上燭于天里中人皆見之競
呼朱氏火起相率拯護及至無有也歲甲申四月喪

父不數日喪伯兄又喪母值旱饑疫窘甚鄉人劉繼
祖與地始獲窆時帝年甫十七九月入皇覺寺逾月
僧乏食帝西至合肥歷光固汝潁凡三年復還皇覺
寺壬辰春定遠人郭子興起兵攻拔濠州據之元將
徹里不花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以邀元主之賞人
無生路　帝乃禱於神以卜出處唯從雄吉閏三月
朔遂入濠見郭子興子興育徐王馬氏女爲已女遂
納爲館甥九月彭早住趙均用爲元兵所敗自徐奔
濠子興遂爲二人所制帝爲釋之帝恩威日著豪傑
樂從於是李善長湯和徐達等數十人率先歸附姊

子李文忠先同其父母避亂與帝相失其父禎聞帝
駐師滁陽遂攜來歸時年十二定遠人沐英年方十
歲父母俱亡帝見而憐之與文忠皆賜姓朱氏托后
撫育如子　乙未春正月取和陽　帝駐兵和州謀
渡江值巢湖水寨軍師俞通海等率舟師來降遂以
夏六月朔渡江率徐達胡大海馮國用常遇春湯和
李善長鄧愈廖永安等統兵引舟東下首克牛渚扼
采石進攻太平克之耆儒陶安李習率父老出迎安
因獻言曰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悉多攻城屠邑志在
子女玉帛爾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

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順天應人以行吊伐天下
不足平也帝善其言因問吾欲取金陵如何安曰金
陵古帝王都據以臨四方何向不克
太平路爲府命習知府事留安參幕府　丙申春三
月克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死之改集慶路爲應天
府建江南行中書省尋取鎮江夏四月取廣德　丁
酉春三月克常州常州先已爲僞吳張士誠所陷及
是士誠遣弟士德以數萬衆來援徐達伏兵擒之士
誠奉書請和　帝復書數其罪士誠不報達請益兵
圍之城遂下　夏四月取寧國六月徵前池州學正

朱升入見顧問稱旨遂參密議是月取江陰秋八月取揚州　戊戌春正月帝自將精兵十萬由寧國歷徽州道蘭谿至婺州拔其城改婺州路爲寧越府置行中書省徵王禕爲省掾商畧機務召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孚童冀吳履張啓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王道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等爲訓導　己亥春正月取諸暨以溫台慶元招諭方國珍國珍遣使奉書三月　帝遣使往慶元招諭方國珍國珍遣使奉書獻且以次子關爲質帝曰國珍既誠信來歸何以質子爲厚賜關而遣之國珍又以金玉飾馬轡來獻悉却之　秋九月取衢州　冬十一月取處州時胡深與石秫宜孫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兵欲閉關爲守拒計士民咸請于深願內附以全民命深知時事已去乃解甲出見軍師胡大海一郡遂不受兵上素聞深名召至南京擢左司員外郎深有言上甚善之仍詔深還處州招集舊所部兵卒以從　庚子閏五月僞漢陳友諒以舟師圍太平行樞密院判花雲率兵迎戰城中乏食士馬憊城陷賊縛雲雲奮身大呼絏盡裂起奪刀殺賊五六人賊

怒衆執雲縛於舟檣射之雲罵賊至死不變　賊直犯龍江　帝授諸將方畧敗之　六月取信州遣使徵宋濂劉基章溢葉琛至金陵帝問陶安曰四人者何如安曰皆臣所不及也帝嘉其善讓　辛丑夏以胡大海爲江南行省參政分省于婺以王愷爲左司郎中分治省事秋八月　上躬師伐僞漢援江州陳友諒走武昌　上至江西改龍興路爲洪都府　九月取建昌饒州二路　壬寅春正月取江西諸路王禕撰平江西頌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爾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以禕爲江南提舉司校理二月苗獠軍叛殺胡大海王愷死之　癸卯秋七月　上親帥諸將發舟師二十萬擊陳友諒于彭蠡湖之康郎山常遇春等與之聯舟大戰乘風縱火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邊迎戰遇春射之定邊中矢走友諒退保鞋山八月遇春率諸將遡流而上友諒出戰我兵遣火舟火筏禦之敵奔潰友諒中流矢死其僞平章陳榮以下悉以樓船車馬士卒十萬來降其子理奔武昌冬十月遇春率兵圍武昌　甲辰春正月李善長徐達等奉　上爲吳王建國號曰吳　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常遇春俞

遂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張昶爲左司
都事　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　上往視師督諸將
擊之陳理嬖壁出降荆湖之地望風皆附　追封花
雲爲東丘郡侯　夏五月初置翰林院以陶安爲學
士時方召四方宿儒集闕下議禮制命安總之　秋
七月取廬州九月取中興及歸峽潭衡等路　乙巳
春正月取寶慶路贛州饒州南雄悉降胡深取福建
浦城崇安建陽陳友定守將屯兵四萬于錦江深還
兵擊之友定率銳卒逆戰深馬蹶被執死之　夏五
月取安陸襄陽　冬閏十月取泰州　丙午春三月

取高郵夏四月取淮安安豐諸路及濠泗徐潁諸州
五月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　冬十一月
討張士誠遣徐達同常遇春率兵二十萬先薄湖州
圍其城士誠親引兵來援達等與之戰于皁林虜其
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以降將呂珍等狥于城下其
左丞張天騏遂舉城降時朱文忠以兵攻杭州及紹
興華雲龍攻嘉興皆下之　十二月議以明年爲吳
元年　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典營繕者以宮室圖
進見有雕琢奇麗者悉去之既而新殿成命博士詹
同類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

晉諸處　命胡廷瑞率安吉寧國等軍南取八閩航
海以趨廣東楊璟率荆湘之衆以取廣西　命李善
長楊憲傅瓛劉基陶安等詳定律令　十一月北取
沂州嶧州益都南取慶元諸路　太史院劉基率其
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曆進　上命頒行之　十二月
北取般陽濟寧兖州濟南東平南入杉關取邵武建
寧延平　命湯和廖永忠會討方國珍國珍遣子明
完奉表乞降其弟國珉親率所部謁和于軍門和送
國珍等于建康時山東諸郡悉奉圖籍來降　上自
甲辰起兵歷十有七年至是戊申正月文武羣臣百

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以備朝夕觀覽尋命協律
郎冷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鍾磬等器既又定樂
舞之制　丁未吳元年春正月爲侍讀學士　上嘉
定文武科取士之法　以朱升其朴時優禮之　秋八月屢值災變上引咎自歸不
許臣民稱賀功德　九月徐達常遇春圍蘇州執張
士誠及其官屬將校皆檻送建康士誠閉目不食比
至　上欲全之士誠自縊死　是月取通州無錫州
及台温慶元三路　冬十月遣徐達常遇春率甲士
二十五萬北伐以定中原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

司衆庶合詞勸進尊爲　皇帝以統一天下乃祭告天地于鍾山之陽即位於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　恭詣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爲皇帝皇后　立大社大稷于京師　命中書省禮部定議郊廟及百神祀典　立妃馬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子　戊寅居新宮　征南大將軍湯和克延平執陳友定　改中書省左右相國爲左右丞相左右丞各一人參知政事二人　以李善長徐達爲左右丞相劉基陶安言于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　上曰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豈可取法聞禮有成王世子之篇周公教太子之法也卿等宜師之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必須勳德老成者爲之而新進之賢亦選擇參用不別設府寮而師傅賓友悉以廷臣兼之則讒間不生而卿等可以無疑貳也於是以李善長爲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少詹事楊憲傅瓛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鄧愈湯和兼諭德童愈兼贊善劉基兼率更令　庚寅彗星見于畢昴之間　李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圜丘方丘宗廟社稷各具沿革以進遂建南北郊大社稷　中書省御史臺進所脩大明律令頒行天下　定衛所官軍將帥將兵之法自京師達於郡縣之險要者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人爲一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通以指揮千百戶等官領之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總兵官不敢擅調胡廷瑞等舉兵取建寧元守將達里麻率衆降廷瑞執元參政陳子琦送京師　湯和廖永忠等取延平械元平章陳友定以歸東南海上晏然　楊璟攻永州元兵大敗獲其萬戶丁武等千餘人馬百餘匹是月天下官來朝　二月壬寅朔　陶安奏言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若亡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今於社稷壇創屋非禮若祭而遇風雨則於齋宮望祭　帝是之安復奏議天子冕服之制　上御奉天殿傳制遣官以太牢祀先師孔子於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　定宗廟時享禮四孟歲除凡五　楊璟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王師先已克寶慶尋復爲元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擊敗之貴遁去遂下其城　胡廷瑞等由海道進兵克興化元

守將陳國珍納款於是泉潭潮諸郡縣相繼降附福建悉平　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參政朱亮祖爲副率師由海道取廣東　命都督康茂才總率步騎大軍往山東同大將軍徐達等併取中原　禁胡服胡語胡姓　定賦法役法　三月庚寅彗星見昴徐達引兵遡黃河克永城歸德許州取汴梁　以劉基爲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　陳州守將左君弼降楊璟等兵圍永州月餘不下璟乃分兵進取全州元守將遁民以城降於是道州寧州桂陽監山常寧武岡守將皆降　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趨廣

東先遣書招諭元分省左丞何眞眞廣州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邑人王成陳仲玉搆亂眞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仲玉就擒成築砦自守眞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於是成之家奴縛成出求賞眞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駕諸轉輪車上成懼以爲將烹已也眞乃縛其奴于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衆曰國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競歸之元授以分省左丞或勸爲尉佗計者輒斥絕之永忠等師至潮州眞上其印章并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奉表歸附　夏四月朔　廖永忠等

州引兵進攻靖江今桂林府　命御史大夫鄧愈統領裴陽等衛官軍征取淮漢遂北未附州郡愈遣指揮王成吳復等攻唐州克之又取南陽生擒蔡國公史克新等二十七員軍士一千五百人　徐達率諸將進攻河南府傅友德分兵取河南諸山寨元將詹同脫因帖木兒率衆五萬迎戰常遇春單騎執亏矢衝入其陣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敵敗走詹同等奔陝州其衆悉降遂營于府城北門其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請降乘勝進克陝州直抵潼關李思齊部將張德欽薛穆飛等拒戰馮勝先登擊敗之遂入潼關思

齊葉輶重奔鳳翔我師遂取華州時陝西州郡皆李思齊張思道即張良弼二人所據　徐達大軍克祫州執元守將平章郭雲時河南諸郡皆下雲獨守祫州累戰不克後以孤軍戰敗被執上嘉其忠義釋而用之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參政汪廣洋爲山東參政以陶安爲江西參政　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圖以示子孫　命學士朱升等脩文誡　蘄州進竹簟却之　帝謂中書省臣曰古者貢方物惟服食器用今蘄州竹簟固爲用物但未有命而來獻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

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獻　改太史院爲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五月庚午朔日食　王禕出爲漳州府通判上疏曰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計者亦在乎脩德而已矣君德既脩則天眷自固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脩德之要有二曰忠厚以存心曰寬大以爲政是故周以忠厚開國故歷年八百漢以寬大爲政故年亦四百　陛下資不世出志大有爲艱難十載大業已成周文武漢高光蓋無讓焉今日所當急務者唯於忠厚寬大加之意而已陛下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其諸可議者尚多未敢悉數特舉帝王爲治之大要以聞上嘉納之　徵天下賢才爲守令　六月癸丑楊璟等克靖江路先是周德興克全州即分兵據靖江險要以絶其聲援至是璟與張彬合兵攻之元平章也兒吉尼督衆固守璟遣指揮丘廣攻奪其水陸朱亮祖亦自平樂率師來會攻之益力也兒吉尼勢窮慼驅兵出戰指揮胡海擊敗之獲其萬戶皮彦高璟因使彦高陰購其把水元帥張榮榮麾下裴觀以書射璟營約降漏下二鼓觀縋城出見璟備言儲積空虛人無固志可

立取之狀璟乃給白皮帽百餘使歸爲識約四鼓從寶賢門入至期璟命諸將率衆徑進也兒吉尼聞之倉皇出走追執之璟下令禁止侵掠復遣兵攻下柳州招諭兩江溪峒　秋七月己巳朔　廣西左江太平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土官岑伯顏等遣使齎印章詣楊璟軍門降　上親畫征進圖遣使授徐達各衛糧船俱赴濟寧餽運　勑諭新授北方守令曰牧民之任愛民爲先況新附之邦生民凋瘵爾等宜善撫之　上在汴梁復勑徐達乘機進取宜調益都徐州濟寧諸將悉會東昌以俟征進　元平章阿思蘭

以象州降初思蘭自全州之敗退保象州廖永忠遣
指揮耿元璧等追擊之思蘭迫乃率所部詣永忠獻
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廣西悉平　上將發
汴梁徐達等自陳橋入辭上諭之曰朕與卿等率衆
渡江誓除亂以安天下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肆
行屠戮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爲戒克城之日毋
擄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皆按堵几
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
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者必罰無赦　車駕發汴
梁還京師以馮勝爲右副將軍守汴　閏七月己亥

朔　遣使犒北征將士　徐達等率師發汴梁次安
丘遣薛顯傳友德分布七馬自中灤渡河取衛輝元
守將龍二棄城走彰德　徐達師至彰德龍二復出
走其部將楊義卿以船八十艘來降遂下磁州進攻
廣平元平棄城遁邯鄲縣令都文玉率耆
老降遂克趙州　徐達師次臨清遣人持檄詣東昌
趣張興祖華雲龍各率兵來會　傅友德游騎獲元
將李寶臣張處仁遂以爲嚮導徐達因遣友德開道
以通步騎顧時浚閘以通舟師　韓政孫興祖俱以
師會臨清徐達命韓政守東昌以鎮撫臨清達率馬

步舟師北上至德州常遇春張興祖等俱以師會
徐達師至長蘆元守將遁去命指揮費子賢等守之
復諭分兵守青州　徐達師至直沽獲海舟七艘作
浮橋以濟師又令常遇春張興祖各率師水陸並進
元丞相也速等拒禦海口望風奔遁師至河西務元
平章俺普率兵迎敵我師與戰大敗之擒其將校三
百餘人俺普等悉遁師至通州元將五十八國公出
戰我伏兵中起斬首數千級擒元宗室梁王孛羅遂
克通州元主聞之遂集三宮后妃太子夜從建德門
北遁上都　八月庚午徐達師至燕都齊化門填壕
登城而入執其監國宗室淮王帖木兒丞相慶童平
章迭兒左右丞張康伯丁敬等戮之獲玉印二玉璽
一封其府庫圖籍珍寶及宮殿等門以兵守之宮人
妃主令其宦寺護侍號令士卒無得侵暴人民按堵
市不易肆　詔以汴梁爲北京金陵爲南京　甲戌
夜京師天鳴　己卯詔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惟十惡
不原　帝幸北京　御史中丞劉基致仕先是　帝
北巡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留守京師凡語基督察奸
惡以肅清轂轂中書都事李彬素附善長竊弄威福奸
惡事覺善長託基緩其獄基遣人奏請誅彬上允其

秦時大旱禱雨而誅彬之報適至善長曰今方禱雨可殺人乎基曰殺孝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嘲之及上還善長極言基專恣上不聽會基妻喪乞歸上許之　放元宮人　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爲之　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　徐達遣使獻平元都捷表至京師　九月戊戌朔　徐達改故元都安貞門爲安定門建德門爲德勝門　詔起懷才抱德隱於巖穴之士　癸卯江西行省參政陶安字主敬太平當塗人肆力問學博極羣書究心濂洛講明朱陸之學元末舉

浙江鄉試爲明道書院山長乙未謁　上從克金陵授江南行省員外郎中歷知黃饒二州治入翰林以至江西參政英謀密議幾幽贊神明而一統鴻業之成尤肇於首謁轅門之數語人知其爲王佐之才而不知其定一代之儒宗也　甲子徐達常遇春傅友德等率兵發北平取未下州郡　冬十月戊辰朔　常遇春克真定先是真定路達魯花赤級納錫聞王師取元都乃與朝服登城北面再拜墜厓死　元左丞自河中率衆攻潼關都督僉事郭興部將于光奮擊之元兵大敗自是李思齊等不敢復窺潼關　馮宗異湯和取潞州　戊寅　上還南京以克捷詔天下　以汪河爲吏部侍郎河初爲大都督府都事故有是擢　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亡滅命左右碎之以梁貞王儀爲太子賓客秦鏞盧德明張昌爲太子諭德上曰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千高明然後於帝王之道禮樂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跡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讜言使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他日爲政自然合道卿等勉之　十一月戊辰朔　徐達率兵發北平取山西　己亥上詣太廟告曰臣以今年十一月初三日冬至祀上帝于南郊先告祖考知之歷代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茲獨未敢者以功業猶有未就政治或有缺失恐無以承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輒奉以配候南郊竣事當率百司恭詣殿庭告成大禮以共享上帝之錫福　遣文原吉詹同魏觀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　庚子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宴東宮

官及儒士各賜冠服先是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　上時臨幸商確古今評論文字是日上命諸儒作鍾山龍蟠賦自作時雪賦故有是賜　以孔子五十六代孫孟希學襲封衍聖公　癸亥以手詔召劉基　甲子詔定乘輿以下冠服之制　命啓元十三朝實録建局刪脩　十二月丁卯朔　元攢廓帖木兒據太原率兵出飛門關徐達聞之謂諸將曰王保保率師遠出太原必覬北平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亢擣虛也遂率兵徑進常遇春謀於達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未可與戰莫若遣精兵夜襲其營其衆可亂主將可縛也達然之會攢廓帖木兒部將豁鼻馬潛遣人約降且請爲内應達於是遣兵夜襲其軍攢廓帖木兒方然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以侍衆覺變擾亂攢廓帖木兒倉卒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跣一足踰帳後出馳騎遁去豁鼻馬以其將校降得兵四萬人馬四萬餘匹攢廓帖木兒奔大同遂走甘肅上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游觀之所今但令内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絶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　御史高原佩言京師猶習元俗喪葬設宴作樂娛尸流俗之壞至此已甚京師者天下之本四方之所視倣況送終元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俗　上是其言乃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　遣符寶郎偰斯奉璽書賜高麗　遣知府易濟頒詔于安南　遣使以書諭夏主明昇

二年春正月丙申朔　詔免畿輔各府州及北平河南山東山西稅糧　上御奉天門召元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上曰當聞寬則得之未聞以寬失之也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絶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君臣玩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命天下九祀典神祇有司依時致祭其不在祀典而嘗有功德於民者雖未致祭其同字禁人徹毀　命立功臣廟于雞籠山勑

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征仍與白金市祭物牲用太牢幣各從其方色各祝文語存諸禮官副在有司　詔免寧國府及北平燕南河南山東山西潼關虐鄧光息等處稅糧　更定太廟時享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中元冬以冬至命祀馬祖諸神築壇於後湖　副將軍常遇春自大原帥師征大同　遣使以即位詔諭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諸國　製太廟四代帝后冠服成命各以二襲則以金飾木柙藏於各廟仍用八簠祝告焚之　元

學士承旨危素學士張以寧主時編脩實刑部侍郎程儒太常博士孫吾與胡益禮部員外郎曾堅主事王肅等自北平至京詔以新製衣冠賜之尋以素及時爲侍講學士以寧爲侍讀學士堅爲禮部員外郎儒爲刑部侍郎肅爲工部主事　常遇春至大同元守將竹貞等棄城走　湖廣行省臣言慶遠府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夷酋爲安撫使以統之天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護首來款附宜如宋元制録用以統其民上從之詔改慶遠府爲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置安撫使同知副使經

余闕李黼者則固中國人也何以死哉夫既委身事之則不惟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天理民彝之根於心自不容已矣彼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其殆未諒此與　享太廟以功臣廖永忠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配享　置河間長蘆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司　命中書省定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壇壝祭禮　定翰林院官制以侍讀學士朱升爲學士陳樫詹同爲直學士　遣前國子監祭酒孔克堅祀孔子于闕里命都督孫遇仙等一十八人祭天下嶽鎮海瀆之神

歷各一員以天護爲同知王毅爲副使　倭寇山東並海郡縣又寇淮安　二月丙寅朔　詔脩元史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紀載況史記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乃詔李善長爲監脩宋濂王禕爲總裁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壎曾魯顏增高啓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黃篪傅恕王錡傅著謝徽爲纂脩開局於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　宋濂曰嗚呼傳有之國可滅史不可滅然既亡其國矣而獨謂史爲不可滅者何哉蓋前王治忽興衰得失之故皆可爲後王之法戒

史其可滅乎然自漢以迄于近世類多羣臣奏請始克成編惟我　皇上既承大統即以纂脩元史爲意則其神謀睿斷偉量深仁與天同大巍乎不可尚已遣官致祭於昭烈武成王儀同釋奠　遣使諭占城爪哇日本等國賜以璽書　詔立皇陵碑　加仁祖淳皇帝陵名曰英陵　躬耕耤田於南郊　禮部尚書崔亮奏按禮運宜增天下神祇壇於圜丘之東方丘之西其神主皆題曰天下神祇詔從之　以侍讀學士秦裕伯爲待制裕伯大名人先從父仕元都就學書監登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棄官寓揚州復避地松江之上海時張士誠據姑蘇遣人招之拒不納吳元年　上命中書檄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受元爵祿三十餘年昔之不忠也毋喪未終亡哀而出不孝也乃上書中書省固辭洪武元年復檄起之稱疾不出上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鬬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入朝裕伯辨博善爲辭說上命爲侍讀學士屢以故辭不允授以待制　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劒詣請請密室自裁未嘗鄙辱之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耻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上深然之　三月乙未朔　翰林學士朱升以年老乞致仕許之　徐達師至鹿臺遂入奉元路元行省平章李思齊張思道等遁去西臺御史桑哥失里守關家洞達遣兵攻之勢窮促不屈與妻子俱投崖下死左丞拜泰古逃入終南山郎中王可仲藥死檢校阿失不花自縊死三原縣尹朱春謂其妻曰吾當以死報國妻曰卿能盡忠妾獨不能盡節遂俱投崖下死　改奉元路爲西安府　常遇春等率師自西安進取鳳翔李思齊西奔臨洮遇春勒兵入

城獲其部將薛平章　上謂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或以明道德或以通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使人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達世務立辭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按文章之關於世用猶衣食之切於民生苟如近世文士之所尚徒絺繪綴緝以爲麗佶屈軋茁以爲奇殆飾羽不可以禦寒畫餅不可以濟餓矣此大哉王言不但文士之所當究心凡有天下國家之

責者皆當求言而留意也　夏四月乙丑朔　丙寅徐達兵至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由鄜州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思道城險而兵悍未易卒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我師取之其人足以備戰鬬其土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感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東手就降矣臨洮既克則旁郡自下諸將然之達乃留湯和守營壘金興旺余思明等守鳳翔遂移師趨隴州　置陝西山西二行省以中書參政汪廣洋爲陝西參政御史中丞楊憲爲山西參政遷治書侍御史周禎爲廣東行省參政改河南分省爲行省　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　徵元回回曆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師議曆法占天象給廩賜服有差　詔中書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國邑及東宮官屬之制　徐達師至鞏昌元守將梁子中等出降　馮宗異師至臨洮李思齊降　徐達師至會州部將有欲括州縣羊馬以供軍用者達曰西北之民素以畜牧爲生今奉命吊伐本以安民若盡括其所資彼將何以爲生不許　甲申臨洮捷奏至上遣使諭徐達曰將軍提師

西征所至克捷今李思齊又納降矣但未知慶陽寧夏攻取如何張思道兄弟多謀詐若其來降宜審處之勿墮其計也軍中之事尤宜慎之　倭寇出沒海島侵掠崇明沿海諸處大倉指揮戴德率兵出海捕之獲倭寇九十二人及其兵器海舟奏聞陞德爲都指揮遣使祭東海之神　遣使持詔以登極改元諭吐蕃　辛卯處士張翼卒翼字飛卿常州無錫人氣岸孤峯不同側媚士雖時貴人言不循理必面折不貸或譏翼疾惡太甚翼曰天生我口用以出言當言而訥惡用口爲張士誠據姑蘇陷無錫負販之徒首

纏絳帕手執戈矛巡門嘯呼民情洶洶恐曰暮屠裂翼大書邵堯夫聽天吟於屏曰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鄭曲問計者翼不答指以示之吳元年丁未徐達破姑蘇縛士誠送京師遣胡大海帥師征無錫偽吳將莫天祐猶聚士擊固守達命使者諭降天祐俱殺之達怒傳令大海曰即不下遂屠其城翼知事急往見天祐曰將軍固守爲張氏也張氏已就縛矣又將誰爲況決不能守耶天兵如雷犯者摧折一城死生只在今夕願熟慮之天祐沉思良久擲帽於地曰誠如君言翼乃縋南城而下走謁大

海曰無錫亦良民不幸居割據之中耳目塗塞幸公奉揚天威特爲生民請命大海覩翼言貌非常喜曰君誠福人哉城不受兵矣遂命翼還翼即城門呼曰急開吾事濟矣天祐開門出降所活數十萬人子篯至正末舉鄉貢入國朝薦應奉翰林文字積官禮部尚書　五月甲午朔日食之　丁酉徐達師至蕭關遂下平涼遣將士招諭華亭等處指揮朱明克延安因以明守之　辛丑張良臣以慶陽降　上幸鍾山歸由獨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冒暑而

轗因憫其勞不覺徒步至此國之百需皆其所出爲司牧者亦曾念之乎朕爲此故不覺惻然于心也

戊申張良臣復據慶陽叛　置福建行省以福汀漳泉興建延邵八府隸之命中書省參哲爲參政　乙卯徐達遣指揮曹崇送李思齊赴京師　上追封外王父爲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爲不當服衮冕何也宋濂對曰衮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楊王姓陳氏世爲維揚人不知其諱宋季隸籍軍伍從張世傑扈從祥興帝駐南海至元已卯春世傑

戰敗士卒多溺死王幸脫死達岸糧絕計無所出同行者曰聞髑髏山有死馬共烹食之不識可乎王未及行疲極輒晝仆地睡夢一白衣人謂曰汝慎勿食馬肉今夜有舟來載也王恍惚中未深信俄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彷彿聞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曰舟至矣王驚寤身忽在舟中見嚮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於元將元將畏舟壓凡附舟者擲棄水中統領憐王亟藏之舟板下日取乾餱從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又與王約渴則以足撼板張口向隙受漿居數日事將洩皆彷徨不安忽颶風撼舟元將大恐

徧求禦祈者不可得統領知王能巫術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麾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因飲食之至通州送之登岸王歸維揚避居盱眙津里鎮以巫術行王無子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即　皇太后晚以季氏長子爲後年九十九歲卒　宋濂曰君子之制行能感於人固難能通於神明尤難今楊王當忠難危急之時神假蒙寐非其精誠上通於天何以致神人之祐至於斯也王之平生其詳雖若不可知舉此推之則其積德之深厚可知矣是宜慶鍾聖女誕育　皇上以啓　大明億萬年無疆之基嗚呼盛

哉　辛酉童溢卒年五十六溢字三益浙江處州龍泉人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游從事於正心脩身之學寇亂日起知不可爲乃退處匡山遁入閩中　上遣使徵之與劉基葉琛宋濂同至建康入見授營田僉事歷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溢雖儒者而矢謀宣力不在諸將之後上甚倚之至是卒上悲悼特甚親撰文遣官即其家祭之　六月癸亥朔　丙寅功臣廟成論次諸功臣之功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禎周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死者塑像于廟祀之仍虛生者之位　士讀叔孫通雖云竊禮之糠粃然創不肯行因謂侍臣曰叔孫通雖云竊禮儀於煨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不無迂耶若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興當時朝廷之禮廢矣朕聞先王之禮因時制宜孔子亦曰朞月三年必世蓋亦因時制宜之謂若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　按禮時爲大順次之又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叔孫通所制謂之未盡協義或有之而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顧待百年而後興邪我　祖達禮樂之原斤兩生之迂而制禮作樂直欲追隆古之盛也有以哉　己卯常遇春克開平元主先已北奔俘其宗王慶生及平章昂住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兩馬三萬匹牛五萬頭酋北悉平　壬午安南國王陳日烓遣其臣黎安世等來朝貢因請封爵遣翰林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齎詔往封日烓爲安南國王賜以塗金銀印未至而日烓卒以寧護詔駐于境上令諒往諭之　丁亥造太廟器成先是　上諭禮官曰禮緣人情因時宜不必泥古近世祭祀皆用古籩豆之屬宋太祖曰

嘗先人亦不識此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今造宗廟祭器只依常時所用又置揮椀帉簞篋筒帷幔之屬皆象其平生所爲　詔宋濂爲翰林學士王禕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總修元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皆濂禕主之　上嘗謂濂曰古之帝王當爰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曠即神仙也濂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　秋七月癸巳朔　詔遣儒

士歐陽佑國子監掌饌呂善等十二人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三十六年事蹟增修元史時宋濂等脩元史將成詔先成者上進缺者俟續采補之　己亥常遇春還軍次柳河川得疾而卒年僅四十報至　上爲之悲慟詔李文忠領其衆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思明府黃忽都向武州萬世鐵龍州趙帖堅等各遣使奉表貢方物詔以伯顏等各爲本府知府世鐵帖堅各爲本州知州皆世襲蜀明昇遣使來貢賜璽書答之　八月癸亥朔　常遇春柩至龍江　上親出迎爲文以祭之　元兵攻大同李文忠等帥師擊敗之擒其將脫列伯　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　癸酉元史成李善長等奉表進　上親跋張中十事命宋濂作傳中字景華江西臨川人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時天下大亂與人言避兵之方從則吉違則凶歲壬寅上帥師下豫章鄧愈因薦中召至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殆盡鐵柱觀亦爲灰燼惟一殿存耳及指揮康泰反一如中言陳友諒圍豫章三月不解上舉兵伐之召

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　上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不能進中曰當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常遇春與敵戰于康郎山被圍其勢甚危僉謂不可救中曰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陳友諒中飛矢死降其衆五萬初豫章受圍上問何日圍解中曰當在七月丙戌覘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算曆是月常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爲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道人云　癸未克慶陽初張良臣自負城險又養子七人皆精悍善

戰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王師列營城下以困之良臣不得逞數出戰又不利及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獲內外音問不通而糧餉乏絕至煮人汁丸泥嚥之其部下知事不濟爭開門約降徐達勒兵入北門良臣父子俱投井中達引出斬之及其黨悉知院等二百餘人盡殲焉以都督僉事陳德守之　上以郊礼諸祭壇而不屋行禮之際或雨沾服失容因諭禮官考求前代壇宇可以便於行事者禮部尚書崔亮奏宋祥符九年南郊值雨則就大尉廳望祭元經世大典壇垣內外亦當建屋以備風雨請依此制於二丘

壇南建殿九間社稷壇北建殿七間如值風雨則於此望祭上從之　九月壬辰朔　詔以臨濠爲中都命有司建置城池宮闕如京師之制　初製鐵券上欲封功臣議爲鐵券以賜之而未有定制有言台州民錢允一吳越忠肅王鏐之裔家藏唐昭宗所賜鐵券遂遣使取之準其式而加損益高廣有差第爲七等公二等侯三等伯二等其制如瓦外刻歷履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鐫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每副剖而爲二分爲左右頒諸功臣右藏諸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仍以舊券還允一厚賜而遣之

彥永忠朱亮祖等自廣西班師還京　冬十月壬戌朔　高麗使者辭歸　上以書賜其國王王顓諭以持危保國之道戒其奉佛求福之謬而倭人出沒尤當慎禦又以六經四書通鑑漢書賜之　以降人方國珍爲廣西行省左丞李思齊爲江西行省右丞俱不之官食祿于京師　庚午勑蘆常遇春于鍾山之陰追封開平王謚忠武遇春濠州懷遠人元至正壬辰年二十三爲羣盜劉聚所得度聚終不能成乙未從　上和陽渡江拔采石取太平上乃授以總管先鋒以至都督大元帥歷取大江東西兩河南北遂下

元都蕩平燕薊秦晉自言能將十萬衆可以橫行天下及從徐達征伐則又能謙遜守節制所以卒建無前之偉績而爲開國元勳也　以方克勤爲寧海訓導克勤樂於育才負笈來從者甚衆克勤據經陳義聞者忱服　遣使致書元主曰朕本布衣因海內鼎沸不能自寧靜觀羣雄割據荼毒生靈於心不忍君又不能控禦致諸將各懷不軌外爲元臣內實自謀靡有底定禍亂以安生民者乃親率諸將西平湖湘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八閩兩江皆入版圖方欲息兵以觀君之爲計而君之將臣張思道李思齊

王保保三人者不爲國謀分據秦晉互相讐殺民遭塗炭朕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由齊魯經河洛次燕趙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去朕謂君自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故土上策也未幾邊將來報君率殘兵留連開平朕思君前日宗社莫安國用富實尚不能削平羣盜今遠寄沙漠欲效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爲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封疆盡爲我有華夏已平外夷咸附若命將出師直抵陰山之北則君雖有百萬之衆亦不過死灰之餘燼涸轍之朽鮒耳何能爲哉比時君即遁逃

亦將無所往矣朕以誠心待人明示機策改圖易慮安分順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圖之　十一月壬辰朔　徐達北征還入見　上撫勞之　乙巳冬至祀天于圜丘奉　仁祖淳皇帝配　以廣東行省參政周禎爲刑部尚書　上諭之曰刑以輔治唐虞所不免觀舜命皐陶之辭始雖曰明刑終期於無刑皐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恤刑爲重而民亦自不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嘗觀此深有所契卿當體之　上御外朝召翰林學士宋濂危素詹同王禕等列坐進饌賜酒上屢命盡觴濂辭不能飲雖醉輒無傷也酒終上賦詩一章命各以詩進復命之酒霑醉而退十二月壬戌朔　以戶部尚書朱昭怠職降爲蘇州知府　占城國遣平章蒲旦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侵擾其國遣翰林編脩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齎詔往諭詔至兩國皆聽命罷兵　楊璟自使蜀還言明昇闇弱喻之不悟莫若舉兵取之　上曰兵之所加必貴有名西蜀之地彼亦安能久據但朕意俟其悔悟來歸則師可不勞民亦無苦也姑緩之　李文忠以所俘脫列伯等獻京師　上曰彼亦爲其主耳事

敗至此情有可矜其釋之仍賜冠服　遣使齎詔印封占城國阿答阿者爲占城國王仍賜洪武三年大統曆一本織金文綺紗羅四十疋　高麗國使者言其國王王顓有姪女遇亂陷沒于軍上令中使訪得之賜以衣資廩饍令使者護歸本國　己丑　上御奉天殿大賞平定中原征南將士及守禦各城池有功官員以大將軍徐達居首副將軍常遇春驗其存日功勞與大將軍等一體優賞其餘准其功過各量賞有差　王保保襲蘭州擊昌守將于光死之王保保偵知徐達南還悉兵至蘭州城下圍城數里指揮

張溫堅守不與戰以待援兵時鷹揚衛指揮于光守肇昌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蘭灘卒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蘭州城下使喚張溫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聞光言守益固保保進攻不利且懼大軍至乃引去光字大用南康都昌人自少磊落有大志徐壽輝初起畧湖口陷都昌署光爲江東宣慰陳友諒弒壽輝光乃輕騎謁　上于龍江授行樞密院判官從上征九江下黃梅戰鄱陽降武昌皆預有功歷遷鷹揚衛指揮使從徐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取汴梁克陝洛下潼關同都督郭興守之後移守肇昌王保保屢引兵來攻光輒擊却之至是被執而死　上聞之遣官諭祭尋命配享功臣廟　按左傳宣公十五年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執解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而解揚呼宋人卒致晉君之命楚子舍之是楚雖夷狄猶知信義若王保保者乃殺于光眞獸類矣顧猶爲亡元致力焉何哉

憲章錄卷第二

洪武三年庚戌

春正月辛卯朔　上以王保保爲西北邊患復命徐達鄧愈湯和馮勝往征沙漠　禮部奏定朝日夕月禮稽古者朝日壇宜築於城東門外高八尺夕月壇宜築於城西門外高六尺朝日以春分日夕月以秋分日星辰則祔祭於月壇從之　遣使往安南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仍命各國圖其山川及墓録其碑碣圖籍付使者還　吏部奏凡庶官有罪被黜者宥除廣東儋崖等處上曰前代儋崖在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乃爲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宜擇良吏以化導之豈宜以有罪人居邪　按嘗歷西北邊徼見郡縣長佐往往以人品凡庸及胥史雜流爲之土地瘠薄生理蕭條而此輩多逐錐刀之利民不聊生欲稍爲振起彷徨四顧並無可委之人乃知我　祖之洪謀遠慮不遺遐遠而凡爲吏部者當深思而重念之也　二月　上御東閣學士宋濂待制王禕進講大學傳之十章　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人之本德厚則人懷人懷則國固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　上行後

苑見巢鵲異哺之勞曰禽鳥且爾況人母子之恩乎
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　命製四方平定巾　儒
士歐陽佑等採摭故元元統以後事實還朝仍命宋
濂王禕等續修元史　召諸郡富民入見諭以循分
守法孝敬和睦周給遜順之道賜酒食而遣之　按
周禮荒政十有二一曰安富孟子曰有恒產者有恒
心我　祖所以加意於富民而秩戶人才亦擇而官
之也若爲富不仁者則固別有所處矣後之爲政者
右富左貧固爲不肖其有過矯者則又不問善惡唯
於富者則摧折之恐亦非先王安富之意也　三月

免南畿河南山東北平秋糧　置秘書監　鄭州知
州蘇琦言時宜三事其一屯田積粟以備邊需其二
選股肱重臣以分鎮要害其三招徠耕種以實中原
上謂琦言可采中書其參酌行之　徐達師至定西
王保保退屯車道峴　夏四月　上將剖符封功臣
下學士宋濂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濂
歷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　以封建諸王
告太廟禮成宴羣臣於奉天門及文華殿上曰先王
封建上衛國家下安生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
速亡漢晉以下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顧施爲
何如耳　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　詔冊封諸王
子爲王第二子樉爲秦王第三子㭎爲晉王第四子
棣爲燕王第五子橚爲周王第六子楨爲楚王第七
子㮮爲齊王第八子榑爲潭王第九子杞爲魯王第
十子檀爲蜀王姪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
置相傅官屬　徐達率師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
保保隔深澗而壘日數定戰王保保發兵千餘人由
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
所措我師敗績達親率兵急擊之敵乃退遂斬東南
壘指揮及將校數人以狥軍中股栗明日整衆出戰

諸將爭奮莫敢不力遂大敗保保兵於川北亂塚間
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　遣使齎書
與元主曰前者兩致書於君而使者久不還豈君尚
以往昔君民之分謂不當相與通問邪是大不然君
者天下之義主何常之有顧人心天命何如耳今日
之事非予所欲寔以四方兵爭所在紛擾斯民無主
不得已而提兵一起薄海歸心此誠天命非人力也
君其奉天順人遣使通好庶幾雜我之盛強號令其
部落尚得牧養於近塞以奉宗祀若計不出此猶欲
以殘兵出沒爲邊民患則予大舉六師深入沙漠君

將悔之無及矣近北平守將以雲中所獲爾平章火兒忽荅右丞哈海等八人至京詢之皆君倚任之人是用待以不死耳今猶書詣前惟君其審圖之　安南使臣杜舜欽以其王陳日烜卒來告哀請命　上素服御西苑之幄殿召舜欽入見親製祭文命翰林編脩王廉往祭既至其嗣君陪臣出迎于郊議授受之禮往返數四不決廉厲聲詞之乃奉御製文於龍亭迎入其殿別設日烜靈位於殿前廡南面布宣之其君臣拜伏以聽成禮而還　置弘文館以胡鉉劉基危素王大中雅稼爲學士　上以素老賜小車免朝謁一日上御東閣聞履聲稟稟上方詰之而素適至乃謂之曰是汝吾以爲文天祥邪未幾御史王著等劾素亡國之臣不宜居侍從乃謫居和州之含山徐達械送浙江左丞胡德濟至京師　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諭達曰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請朝廷治之將軍欲効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軍中有犯悉歸之則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左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閫外之

十五上甚悼之遣使致祭贈北平行中書省左丞封燕山侯謚忠愍仍塑像祭於功臣廟　著令嚴宮闈內外出入之禁　詔天下守令詢舉有學識篤行之士禮送京師　上念其舊勞故不忍加誅命將軍緣此緩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　五月　徐達分遣鄧愈招諭吐蕃自將取興元　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仍令各行省之臣同詣所在審視若有廟祀并具圖以聞按此則元之於宋諸陵蓋自作孽之尤者也胡虜無百年之運豈天寔爲之哉　孫興祖兵次於三不剌川遇胡兵力戰死于五郎口興祖濠州人年十九從上取和陽既而拔采石取太平克金陵下毘陵南征北伐平定中原取元都歷官都督至是以戰死年三

勸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第其高下待以顯擢敢有奔競冒緣之徒坐以重罪五經義限五百字以上四書義限三百字以上論亦如之策惟務直述不尚文藻限一千字以上其高麗安南占城等國如有經明行脩之士各就本國鄉試許貢赴京師會試不拘額數選取遣使頒詔知之　徐達與馮勝傅友德李思齊由曲陽入汴州又遣金興旺由鳳翔入連雲棧合兵攻興元興元守將劉思忠金慶祥迎降　李文忠帥師趨應昌聞四月二十八日元主巳殂即督兵兼程以進復遇元兵與戰大敗之追至應昌遂破其

城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宮人暨諸王省院達官士卒遺人俱送京師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數騎遁去文忠追至北慶州不及而還師過興州元將士軍民五萬餘人悉降　詔行大射禮　上以先王射禮久廢弧矢惟習於武夫而文士多未解至是詔太學及郡縣學諸生皆令習射　戊申夏至祭地于方丘　詔考歷代服色所尚禮部奏言歷代異尚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旗幟尚赤今國家承元之後取法周漢唐宋以爲治服色所尚於赤爲宜從之○免蘇州浦負秋糧三十

萬五千八百石先是戶部奏蘇州多逋稅其官吏當論如法　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取逋稅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民生之遂不可得矣其悉免之　六月癸亥詔獄鎮海瀆皆嘗命於上帝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一體改正惟先師孔子及歷代忠臣烈士屬在人倫所有封爵宜仍其舊　左副將軍李文忠捷奏至時百官奏事奉天門聞元主殂遂相率稱賀　上

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於此因謂治書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當仕元者不許稱賀　按我　祖開基雖延攬英雄不問其類而於節義所在特加之意故千戈未定而余闕李黼之死建祠肖像唯恐或後北方捷至則當仕元者不許稱賀其扶植綱常培養節氣而爲萬世人臣立極矣暇顧一時左右之難堪哉既而建文之朝遂多死難之士感應之機眞捷若影響矣　中書省以李文忠所奏捷音榜諭天下　上覽之見其有後大之詞深責省臣曰卿

等爲宰相當法古昔致君於聖何乃習爲小吏浮薄之言不知大體妄加詆誚元雖夷狄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於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見之口雖不言其心未必以爲是也可即改之　李文忠遣送元主孫買的里八剌等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于廟　上曰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

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恩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但令衣本俗服於中宮朝見畢賜之中國服亦令就謝　賜買的里八剌第宅於龍山封爲崇禮侯　丁丑頒平定沙漠詔于天下　仍遣使齎詔諭安南高麗占城是日百官表賀　上諭之曰卿等試言元之所以亡朕之所以興劉基進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元倢羶華夏幾及百年天實厭之又況主荒淫政殘民困烏得不亡陛下順天神武不殺救民水火安得不興上曰當元之季君臣則宴安臣則跋扈國用不經征斂日促天怒人怨盜賊蜂起羣雄角逐竊據州郡天下已非元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閭閻敉騶奢天下豪傑豈得乘隙而起耶朕取天下於羣雄非取於元氏今獲其遺胤

朔漠清寧天寔命之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可不畏哉　遣使詔諭元宗室部落臣民　朕既爲天下主華夷無間姓氏雖異撫字如一爾等無或執迷以貽後悔其邊塞鞋靼百姓因元喪亂征斂繁重供億勞苦朕甚憫焉詔書到日悉安所居無自驚擾以廢耕牧　罷中書右丞相汪廣洋侍御史劉炳劾其事毋不孝故也　遣使往紹興奉宋理宗頂骨先是　上與侍講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因言元世祖至元間胡僧嗣古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時夏人楊輦真伽爲江南總攝奏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于杭之故宮築浮屠於其上以厭之又截理宗頂骨爲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傷心上嘆息久之謂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既乘其弱取之何乃復肆酷如是耶即命北平守將吳勉訪索

頂骨所在果得諸西僧盧中命有司瘞於京城之南
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勑瘞于故陵　山
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
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一石太原倉入米一
引引二百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之用充矣從之
上論中書省臣曰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窄民衆細民
無田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給臨濠朕故鄉也田多未
闢土有遺利宜令五郡民無田産者往臨濠開種就
以所種田永爲己業官給牛種舟糧資遣之三年不
徵其稅於是徙者凡四千餘戶　秋七月　宋濂王

禕等進續脩元史以卷計者紀十表二傳三十有六
凡前書未備者補之授儒士張宣等官惟趙壎朱右
朱世廉乞還田里從之　宋濂曰昔者唐太宗干戈
甫定遂勑房玄齡等撰次晉書人至今傳頌肆惟
皇上大統既正即詔脩元史古今帝王成大業者其
英見卓識若合符節嗚呼盛哉　翰林學士宋濂待
制王禕失朝降爲編脩　以劉基爲弘文館學士
以翰林應奉陶凱爲禮部尚書　以中書省右丞楊
憲爲左丞尋以罪伏誅憲美姿儀有才辯爲人深刻
妬忌喜人佞己狥利者多出其門下稍有拂意者輒

以計中傷之累遷左丞專恣日甚以御史劉炳爲廣
大劉基發憲奸狀遂與炳皆伏誅　八月　禮部尚
書陶凱等言古者人君進膳日一舉樂今擬舉行
上曰古之帝王德隆治洽熙然太和日一舉樂似未
爲過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朕
宵旰憂勤之不暇而可自爲逸樂哉寢之　京師及
各行省開科鄉試　九月　辛卯中書省臣奏太原
朔州等衛所屯田士卒官給牛種者請十稅其五自
具牛種者稅其四　上曰邊軍勞苦能自給足矣猶
欲取其稅乎勿徵　詔翰林侍讀學士魏觀自今太

廟祝文止稱孝子皇帝不稱臣名遣太子行禮止稱
命長子某勿稱皇太子者爲今
言西邊軍糧民間轉輸甚勞而綿布及茶可以易粟
今綿布及茶輒運將至乞給各衛軍士令其自相貿
易庶省轉輸之勞詔從之　大明集禮成凡朝會燕
享樂舞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備具通五十卷詔
頒行之　改司天監爲欽天監　冬十月　朝退雨
有二內使乾靴行雨中　上見召責之曰靴雖微物
民之爲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
左右杖之因謂侍臣曰嘗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

着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之皮爲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爲人當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奢靡者因勑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　遣使致書元太子愛猷識理達剌曰君之將擴廓帖木兒自太原奔潰後今年四月七日復大敗于定西遁去已命將追捕旦夕必擒近獲徹里帖木兒乃君舊所用人特令致書適元史告成朕以令先君爲三十餘年之主不可無謚以垂後世用謚曰順已著於史君之子買的里八剌亦封崇禮侯歲給食祿及其來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君之爲

況何如進退之間其審圖之　十一月　徐達李文忠等班師還至龍江車駕出勞于江上達等奉車駕還宮明日　上御奉天殿達等上平沙漠表稱賀詔議賞征討將士　大封功臣李善長韓國公徐達魏國公常遇春之子茂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衛國公湯和中山侯其諸唐勝宗陸仲亨等二十六人皆封侯食祿有差並賜誥券世襲惟善長稱守正文臣餘皆宣力武臣封汪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亦稱守正文臣子孫不世襲　上大宴諸功臣宴畢因語之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宴安不知憂患之來常始於燕安也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勉明日徐達率諸將詣闕謝　上退御

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以爲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并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徹姑蘇之師以禦之則疲於應敵事有難爲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下或勸朕盪平羣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

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
李忠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
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
反旆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
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絶困獸
猶鬬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
正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
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冑之勞矣於是達等皆
頓首謝　命曹國公李文忠領大都督府事潁川侯

傅友德吉安侯陸仲亨濟寧侯顧時臨江侯陳德六
安侯王志滎陽侯鄭遇春江陰侯吳良南雄侯趙庸
同知都督府事　上已大封功臣思存者得膺爵賞
死者不及一見乃設壇親祭之且撫其子孫俾食其
祿又設壇祭戰歿軍士養其父母妻子復命禮部凡
武官有遷葬者皆官備祭物道里遠者給其費禮部
以品秩次第定給有差　上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
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
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往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
爲先以戰鬬爲能以必勝爲功今閒居無事勇力無
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故事君
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
淫奢侈暴橫不法不能保全終始者何人嘗以此爲
鑑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賢將並矣　癸

民數給以戶帖　十二月　戶部言陝西察罕腦兒
之地有大小鹽池請設鹽課提舉司撈鹽夫百餘人
蠲免雜役專事煎辦行鹽之地東至慶陽南至鳳翔
漢中西至平涼北至靈州募商人入粟中鹽粟不足
則以金銀布帛馬驢牛羊之類驗直準之如此則軍
儲不乏民獲其利從之　大明志書成編類天下州

郡地里形勢降附始末　以侍講學士魏觀爲國子
祭酒編脩宋濂爲司業　建奉先殿於乾清宮左自
太廟一歲五享之外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
辰皆於此祭祀用常饌行家人禮　命京都府州縣
及里社皆設壇祭戰歿軍士養其父母妻子復命禮部凡
十月朔舉行　禮部尚書陶凱請專任東宮官屬罷
蕭領之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不備其
官惟其賢朕以廷臣蕭東宮官者非不欲專任責成
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離間骨
肉其禍匪細漢江充之事可鑑也朕今立法令廷臣

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搆之患也　中都營建落成古塗山氏之國即大禹會諸侯之所

憲章錄卷第二　十六

憲章錄卷第二

洪武四年辛亥

四年春正月乙酉朔　劉基請老賜歸鄉里　中書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　以汪廣洋爲中書右丞相胡惟庸爲中書左丞　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蜀上諭和等曰明昇命湯和傅友德等帥師分道伐蜀上諭和等曰朕以明玉珍脩事大之禮且念明昇稚弱不忍加兵彼乃惑於羣言反以兵犯我興元故命卿等率師伐之唯在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爲戒卿等慎之　命徐達往北平操練軍馬葺治城池濟南濟寧青萊徐州等衛悉聽節制　命馮勝往陝西繕脩城池鄧愈往襄陽訓練軍馬運糧餉以給軍士　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　上覽之親加刪定　中書省臣上天下府州縣官之數府州縣凡一千二百三十九官五千四百八十八員　詔免浙江秋糧　詔工部改建楊王廟于盱眙之墓所徐王廟于宿州之墓所　二月　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爲尚書　上謂中書省臣曰今天下已定致治之道在於任賢既設科取士令各行省連試三年庶賢才衆多而官足任使也自後則三年一舉著爲定例

命中書省戶部定文武官歲祿　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以遼東州郡地圖并籍其兵馬錢糧數遣使奉表來降詔置遼東衛指揮使司以益爲指揮同知三月　親策會試中式舉人於奉天殿賜吳伯宗等一百二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高麗金濤中三甲授東昌安丘縣丞以不通華言請還本國詔給道里費送歸　上諭中書省臣古先聖帝賢王以及歷代帝王曾主中原安人民者皆春秋祭於陵寢偏安之君與主中原而昏愚者不祭禮部定議合祭帝王三十五在河南者十陳州祭伏羲商高宗孟津縣祭漢光武洛陽縣祭漢明帝章帝鄭州祭周世宗鞏縣祭宋太祖太宗眞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榮河縣祭商湯在山東者二須成縣祭唐堯曲阜縣祭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縣祭商中宗滑縣祭顓頊高辛在湖廣者二酃縣祭神農寧遠縣祭虞舜在浙江者二會稽縣祭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五中部縣祭黃帝咸陽縣祭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漢高帝文帝景帝興平縣祭漢武帝長安縣祭漢宣帝三原縣祭唐高祖醴泉縣祭唐太宗蒲城縣祭唐憲宗涇陽縣祭唐宣宗　閏三月　命吏部議定內監等官品秩　上因謂侍臣曰古之宦豎在宮禁不過司晨昏供役使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權傾人主及其爲患如狐社鼠未可易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宮禁豈可假以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法者必斥去之不令在左右戒履霜堅氷之漸也　召永豐劉于至初于嘗以賢良徵因病謝歸及是復召至便殿諭曰君子爲學當見於世用朕將官之于曰臣在前朝嘗應進士舉試南宮不利今幸逢有道之朝凡有血氣者咸思效用但臣年齒已衰恐負天恩致辭特賜還山　以兵部尚書劉眞爲治書侍御史　夏四月　傅友德攻蜀階州克之進克歸州分遣趙庸曹良臣率兵取容美洞及會周德興合攻茅岡覃垕寨平之和仍次師歸州　傅友德兵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脩橋以渡至五里關蜀平丞丁世眞等集兵據險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攻破之世眞遁去遂拔文州　上以湯和傅友德等出師伐蜀已逾三月未報復命朱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之　詔立祠祀元御史大夫福壽歲丙申王師下

建康或勸之遜福壽曰我臺憲重臣與城存亡竟死之至是上謂中書省曰福壽無外援而臨難不避誠忠臣矣宜立祠祀之　五月　詔勸興禮俗　詔免江西稅糧　以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　傅友德造戰艦成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涉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　上與廷臣論刑罰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鉤刺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僞必滋夫

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鐵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鱉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鑒顧拘脅之刑叅夷之誅而圖圄城市天下愁叛所謂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　六月　傅友德拔漢州　上聞湯和駐兵大溪口欲俟水平進師恐其逗留緩事適階州捷至乃下詔切責之和猶進兵未決及得傅友德木牌于江流乃進兵自白鹽山伐木開道以趨夔州　廖永忠進兵瞿塘峽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秫糧帶水筒以禦饑渴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裳衣魚貫巖石間蜀人不之覺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巴渠分爲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上皆以鐵裹頭船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而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筒火炮夾

擊大敗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同僉蔣達等八千餘人斬首千餘級瀕死者無筭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　戊戌蜀平章于世真率衆寇文州指揮僉事朱顯忠死之　廖永忠率舟師自夔州乘勝抵重慶明昇與其右丞劉仁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柰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兵民皆膽破心悸豈能效力若毆之拒守死傷必多亦終

不免不如早降昇遂遣使詣永忠軍全城納款　湯和至重慶會廖永忠以兵駐朝天門外明昇面縛啣璧與毋彭氏及其屬奉表詣軍門降永忠解縛受璧撫諭戴壽向大亨等令其子弟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昇等幷降表于京師　命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上之一曰本大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上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

倡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舞隊詼謔殿廷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詼諧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以方克勤知濟寧府事克勤至官榜於通衢諭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不平皆得詣府自言吏胥不得呵禁日引耆老端人訊以得失聘賢士爲師選補弟子員葺廟堂闢射圃日再視學親爲正句讀較射禮屬縣各立社學凡數百區民罷廢田者閱三載乃稅丁產科徵均定等則凡有役使務詢民便尤慎於庶獄月錄目省不使久滯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河涸舟膠亮祖即趣五千夫浚河否則以軍法論克勤不忍煩民泣禱于天夜大雨數尺舟竟去　上退朝御東閣與羣臣論禮樂之事曰世之治亂本乎人情風俗故忠信行則民俗淳朴佻巧作則習尚詐僞京師天下統會四方所取則率多奢侈相高浮藻相誇情日肆俗日偷非所以致理禮部尚書陶凱對曰仲尼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今欲整齊風俗使佻巧不作必以政刑先之然後教化可行上曰教化必本諸禮義苟徒急於近效而嚴其禁令是欲澄波而反汨

之也凱頓首稱善　上御奉天門謂吏部尚書詹同曰論事當鑒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帝王爲治之道試爲朕言之同對曰帝王之治無過於唐虞三代　上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而下治由乎法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易敗爲治者舍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擇術不可不慎也　遼東衛遣人奏言元將吶哈出據金山擾邊爲遼陽患乞益兵以備乃遣黃儔齎書諭吶哈出曰前者萬戶黃儔回聞將軍威震遼左英資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既往不復君子當察昔在趙宋君

主天下立綱陳紀黎庶莫安逮至末年權綱解紐故
元太祖興于朔方世祖入統中國此皆天道非人力
也元之疆宇非不廣人民非不多甲兵非不衆城郭
非不堅及紅巾起于汝潁羣盜徧于中原盜名僭號
者繼出小明王稱帝于亳徐眞一稱帝于蘄陳友諒
稱帝于九江張士誠稱王於姑蘇明昇稱帝于西蜀
彼四帝一王皆擁兵數萬割據中夏踰二十年朕本
淮民爲羣雄所逼因集衆禦亂遂渡江與將軍會于
太平比待他俘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爲名家故縱北
歸今又十七年矣朕見羣雄無成調兵四出北定中

原南定閩越東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爲俘
虜惟元君奔北自亡華夷悉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
人力也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
與將軍旌旗相望將軍若能遣使通問貢獻姑容就
彼順其水草猶可自逞一方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
廈旣傾非一木可支羣雄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儻至
金山吶哈出拘留不遣　秋七月　存心錄成　上
覽之謂諸儒臣曰朕聞歷代賢君事神祗肅故休徵
類應及乎衰世之君違天慢神感召災譴朕爲是懼
每於臨祭必誠必敬故命卿等編此欲示鑒戒夫水

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載豈惟行之於今將
俾子孫以爲法守　傅友德兵圍成都僞夏丞相戴
壽知院向大亨等出城拒戰以象載甲士列陣前友
德命指揮李英等以弓矢火器衝之象中矢却走壽
兵蹂藉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湯和遣報重慶
之捷壽等亦聞重慶已降而室家無恙遂無鬬志乃
籍府庫倉廩遣其子詣軍門納欵友德許之翌日壽
等率其屬降得士馬三萬　初保寧城有韓氏女年
十七遭明氏兵亂慮爲所掠乃僞爲男子服混處民
間旣而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爲女子後從

王珍兵掠雲南邂逅遇其叔父贖之歸成都人稱爲韓
眞女云　乙丑指揮萬德送明昇并降表至京師諸
司定議受降禮　上曰明昇與宋孟昶不同昶專治
國政所爲奢縱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其叩頭伏地
是日昇及其官屬朝見授昇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
居第于京師　淮安侯華雲龍統兵至雲州擒故元
平章僧家奴盡俘其衆　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
臣答班瓜卜農來朝奉表言曰　大明皇帝撫有四
海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阿答阿省欽蒙以金印封
爲國王感戴倍萬惟是安南侵擾疆域殺掠吏民伏

顧垂慈賜以兵器樂人俾安南知我占城乃聲教所被之地庶不敢欺凌上感其意及答班爪卜農陛辭命中書省移咨其國王云占城安南既皆臣事朝廷同泰正朔而乃擅自搆兵既失事上之禮又失交隣之道已咨安南即日罷兵爾國所請兵器朝廷若以與爾則是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義又所請樂人語音有華夷之異難以發遣若爾國有能習中國華言可教以音律者擇數人赴京習之并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貨物皆免征以示懷柔之意　司業宋濂坐考祭禮遲滯謫知安遠縣　八月　上遣使致書于

劉基問以天象基悉條答大畧以爲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奏上命付史館　改製用寶金牌付中書省與大都督府各收掌之凡有詔旨令調軍省府各出所藏金牌入內請寶如大都督府先奉旨亦如之其有不行約會者以姦臣論

淳泥國王馬合謨沙遣其臣亦思麻逸進表箋貢方物　江夏侯周德興等克保寧是時全蜀已下惟吳夔仁尚據保寧　上遣使諭湯和曰吾付將軍以大任而臨事往往逗撓何以總軍政寄國命乎和等聞詔遣周德興會傅友德兵克其城執吳夔仁械送京師蜀地悉平　遣佛菻國故民捉古倫持詔往諭其國俾知大明平定四海之意　是月復開科鄉試○九月庚戌朔日食　上觀大學衍義至帝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帝錯之言所該者廣真氏之言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嘗思爲君恤民所重者兵刑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者當深戒也　三佛齊國遣使奉表朝貢　上御奉天門諭省府臺臣曰海外蠻夷諸國不爲中國患者不可輒以兵加之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徒慕虛名自弊中土朕寔鄙之今惟西北胡戎世爲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卿等當知朕此意○冬十月　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率僧徒九人進表貢方物因送至明州台州被虜男女七十餘口○十一月　召宋濂爲禮部主事　丙辰冬至祀天于圜丘　上還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　命自今官吏犯贓罪者無貸初元末仕進者各賂遺權要邀買官爵下至州縣簿書小吏非納賂者不獲進　上深知其弊常曰此弊不

革欲成善治終不可得故有是令　按宋初嚴贓吏之誅天下遂治迨後稍弛而張清鄭餘慶輩以賍敗者猶校眷遠配故終宋之世多厲廉節至元而漫無忌憚無怵乎其亂亾也我　祖深懲此弊而設犯賍無貸之令尋製大誥三篇申戒不已豈非萬世聖子神孫所當遵行而大小臣工永爲警惧者與　上御武樓指揮郭英等侍側上謂英等曰朕嘗思保天下汝等能思保身家乎英曰臣性至愚亦嘗念及此上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爲私室是保身家之道歟英等駭愕請罪上曰朕每思所以保

汝輩之道汝輩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昔朕皇考嘗言凡人守分植財如置田穫穡歲有常入用之無窮若悖理得財如貪官汚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等有勳勞於國朕既酬以爵祿是即恒業能守而勿失子孫永賴不然將無後患乎英等頓首乞哀姑免究○十二月　詔賞平蜀將士　追封故大都督府同知汪興祖爲東勝侯漢中府知府費震有罪遣至京詔釋之初震在漢中多苦政值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飢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爲盜莫能禁戢是時府倉儲粮十餘萬石震即日發倉令民受粟

自是攘竊之盜與隣境之民來歸者令爲保伍驗丁給之賴以全活者甚衆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上聞而嘉之至是以他事被逮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爲牧民者勸震初爲吉水州知州亦以寬惠愛民有善政後累官至戶部尚書　詔定士民相見禮儀胡俗跪拜悉禁勿用　徐達還京師

憲章錄卷第四

洪武五年壬子至八年乙卯

五年春正月己酉朔　詔今後犯罪當戍兩廣者俱發臨濠屯田　遣翰林待制王禕蘇成齎詔往雲南諭梁王禕見梁王把都曰聖上聰明神聖天命人心所歸惟爾有衆僻在西南未洽聲教故遣使來諭今能急奉版圖歸職方則按堵如故而高官厚祿不汝吝也否則魚游釜底終取夷滅梁王留禕不遣　遣楊載詔諭琉球　徙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於高麗　上御武樓與諸將臣籌邊徐達曰今天下大定惟王保保遁居和林出沒邊境臣願率將士勦絶之上曰姑置之諸將曰王保保若在終必爲寇上曰卿等必欲征之須兵幾何達曰得兵十萬足矣上曰兵須十五萬分三道以進於是命達出中路李文忠出東路馮勝出西路　上以古州田州澧州等處洞蠻常梗化作亂命鄧愈周德興吳良討之愈率楊璟黃彬出澧州德興率趙庸左君弼出南寧良率李伯昇出靖州三道並進　是月危素卒素字太朴撫之金谿人元時侍講經筵累官行中書右丞及徐達收燕京令故臣咸投告身素與編脩黃溍誓死節溍竟死而素爲報國寺僧沮之達乃以素歸授侍講學士兼弘文館學士時備顧問後謫居和州含山至是疾卒按素之在元秉文衡握樞要不但以文藝名且崇尚考亭龜山豫章延平九峯西山之學請諸儒從祀孔廟其規爲氣志不凡矣一失節焉醜顏於元亡之不賀泚顙于東閣之廢聲竟死含山甘心溝瀆仰視黃礎何霄壤也哉　二月　召宋濂爲禮部主事　上諭羣臣曰凡居官者任雖不同皆當盡職昔范仲淹居官計日所爲必與食稱或有不及次日補之君子盡心於國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將亡內外諸臣惟日餤肥甘不脩職事生民疾苦漠若不聞紀綱廢而人心日離遂致土崩明鑒不遠朕每夜側席未明視朝常恐廢怠民失所依卿等當體朕懷以脩厥職則無負國家永有譽於青史豈不美乎　戶部言四川產巴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戶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歲計得茶萬九千二百八十斤令有司貯候西番易馬從之　三月　上開文華殿禁中妙選英才詔翰林諸臣分教之車駕臨莅閱其所業文親定優劣　命禮部重定官僚士民相見禮　甲子元泰和州學正劉于卒

于宇允恭吉安永豐人至正間舉于鄉試南官不利授泰和學正曰中原亂將作吾死不見幸矣謝官遁巖穴脅　上即位屢召至輒以疾辭上重之賜衣冠放還山初余闕甚奇其人曾謂其嗜義如饑渴及是卒宋濂銘其墓　都督藍玉兵至土剌河遇王保保擊敗之保保遁去　高麗國王王顓遣使奉表賀平夏貢方物且請遣子弟入太學　夏四月　詔天下舉行鄉飲酒禮　鄧愈兵至澧州遣楊璟等討散毛柵溪赤溪安福等三十九洞平之　五月　徐達兵至嶺北與虜戰敗績　戊午夏至祭地于方丘

上以久旱爲慮宮中自后妃而下皆蔬食是夜大雨　六月　定官官禁令　命禮部議宮官女職之制　馮勝傅友德率師至甘肅故元將上都驢降　李文忠追虜至土剌河虜將哈剌章悉騎渡河文忠督兵搏戰宣寧侯曹良臣指揮周顯常榮張耀俱戰歿文忠馬中流矢指揮李榮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虜騎乘之文忠麾衆更進士卒皆殊死戰虜遂敗走獲人馬以萬計曹良臣等死事聞　上命恤其家遣官祭塟各樹碑於墓道表之　句容縣民獻嘉瓜二禮書陶凱奏曰句容爲　陛下祖鄉雙瓜連蔕之瑞獨見於此以彰及物之德上曰否德不敢當縱使有德天必不以一物爲禎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也賜民千錢遣之　作鐵榜申飭公侯　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縣於宮中　秋七月　湯和等兵至斷頭山遇虜兵與戰不利指揮章存道死之　八月　河南民獻白兎命放之野　九月　周德興等討婺鳳安田等州諸洞蠻悉平之遂克泗成州　壬戌聖誕前一日中書右丞相汪廣洋請行賀禮　上曰朕已令罷此禮卿等其體朕懷時高麗國遣陪臣進表稱賀并皇太子千秋節　上謂中書悉諭免之　冬十月　上以營中都恐力役妨農詔自今雜犯死罪可矜者免死發臨濠輸作　征西將軍馮勝自甘肅班師至京　上念驛傳繁難諭中書省必以丁壯富庶者充役非軍國重差不許給驛　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秋糧　十一月　征南將軍鄧愈楊璟等班師還京　靖海侯吳禎還京師先是禎督餉定遼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還　上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復何憂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今之天下地非不廣而元主荒淫國祚隨滅可不懼乎禎對

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命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時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戶以虜所獲馬騾牛羊者不賞　上因諭之曰爲將者不私其身況於物乎昔漢祭遵爲將屢國奉公宋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今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自省之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詔徐達李文忠等還京　十二月　特勑中書令有司今後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官民有不奉天時負地利及師生惰於教學者皆論如律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宜察焉　又與元臣劉仲德宋彥德二生書曰朕觀二生乃間氣所鍾古今如二生者絶少何也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孤弱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誠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諭爾君令取其子貿的里八剌歸二生宜察之毋教人絶父子之倫爾君之宗祀不絶二生之家族亦可長保如其不然中國六軍出討旌旗數百里綿亘於陰山二生若忠於君身膏草野名垂千載亦奇男子事也或不能狥國偷生苟免將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

六年春正月癸卯朔守令來朝　上命賜酒饌明日陛辭復諭之曰慈祥愷弟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

賊也君子成其德故惠及於人小人養其賊故殃流於衆朕舉廉興孝崇德勸善惟欲移風易俗若僞爲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僞爲愷弟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宜勉脩厥德廣施惠政以副朕懷　廖永忠上言曰陛下定四海若萬國臻於太平而北虜遺孽亦遠遁萬里之外猶東南倭夷鼠伏海島時因風便以肆侵掠來如奔狼去若驚鳥似不易捕臣請令沿海軍衛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沿海巡徼若倭夷一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爲寇不可得也　上善其言從之　壬子祭告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鍾山等神命徐達李文忠往山西北平練兵防邊既而召還命陸仲亨何文輝代領其衆　上擇舉人年少俊異者擢爲翰林編脩令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宋濂爲之師上政暇輒幸堂中評文優劣每食太子親王迭爲之主寵遇甚厚　詔孔克表劉基林温取諸經要言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知聖賢之旨　克表等受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賜名曰羣經類要

三月　昭鑒録成先是命陶凱等采摘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爲勸戒者爲書會凱出參行省編輯未成於是召秦府右傅文原吉翰林脩撰王僎等續脩之

甚於鴆毒前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蓋爲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爲逃惑者幾人況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　同對曰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　江西行省商民沮壞鹽法刑官擬以亂法罪當死　上曰愚民無知犯法猶赤子無知入井豈宜遽以死罪論之法司執奏不已上曰有罪而致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彼愚民沮壞鹽法原其情不過爲貪利耳初無他心乃悉免死輸作臨濠

二月　改羣牧監爲太僕寺　甲午罷科舉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以求賢務得經明行脩文質相稱之士以資任用今有司所取多後生少年觀其文詞亦若可用及試用之不能措諸行事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朕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今各處科舉宜暫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爲本文藝次之庶幾天下學者知所嚮方士習歸於務本

三月　昭鑒録成先是命陶凱等采摘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爲勸戒者爲書會凱出參行省編輯未成於是召秦府右傅文原吉翰林脩撰王僎等續脩之

至是書成宋濂爲序以進賜名曰昭鑒錄以頒賜諸王　陞蘇州知府魏觀爲四川行省參政　上以蘇州大郡難其代命觀復知蘇州觀深懲陳寧苛酷一以寬厚爲政明教化正風俗郡中翕然　會計在京官吏俸級及各衛軍士月糧月支米二十五萬五千六百六十石有奇　夏四月　太僕寺丞梁埜僊帖木兒言黃河迤北寧夏所轄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灘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沃幷楫通行宜令重將鎮之併招集流亡務農屯田什一取稅兼行中鹽之法可使軍民足食從之　敕中書省議贈元

御史大夫福壽死節官封初　上定金陵以福壽能秉節死義既爲之立廟至是復議贈其官禮部上言元巳贈福壽浙江行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衛國公謚忠肅宜仍其舊上是之於是令每歲春秋二仲遣官於廟致祭　命天下州郡繪山川險易圖以進　命禮部訪求賢才於天下　上曰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而遑遑於版築釣渭之徒寔以天下之大非人君之所能獨理而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有足稱者宜令有司以禮起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　淮安侯華雲龍鎮守北平遣使言塞上諸關東自永平薊州密雲西至五州凡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口關隘有九約去五百餘里俱繁擾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若紫荊關及蘆花山嶺尤爲要路宜設千戶所守禦從之　五月　祖訓録成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　上既爲序仍命宋濂序之　以河南府學訓導開濟爲國子助教

詔定公侯以下家廟禮儀　六月　徐達遣指揮李玉入奏分遣李文忠等統兵分駐山西北平等處相機招討殘胡詔可之　秋七月　以儒士桂彥良爲太子正字　以宋濂爲翰林侍讀學士仍兼贊善濂奉詔搜輯歷代姦臣之蹟編爲辨姦録及進太子諸王各分賜之　八月　翰林承旨詹同侍講學士樂韶鳳等上所制釋奠先師孔子樂章禮部尚書牛諒復以所定禮儀進皆從之　御史答祿與權請祀伏羲神農黃帝　上曰五帝三皇及漢唐宋創業之君宜

於京師立廟致祭其餘守令有司祭於陵廟皆每歲春秋祭之　丁丑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先師孔子時胡惟庸劉基馮冕等不陪祭而受胙　上聞之曰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使弗學者何以勸既不預祭不當享胙命仍基冕侑各一月寧坐不舉亦停侑半月自是不預祭者不頒胙　更定親屬相容隱律惟謀反惡逆不用　建歷代帝王廟于京師禮部奏定其制宜畧如宗廟同堂異室爲正殿五間以爲五室中一室居三皇東一室居五帝西一室居夏禹商湯周文王又東一室居周武王漢武帝唐

太宗又西一室居漢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從之　上以徐達等久出師遣使齎勅諭之曰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勳業已成而瑣瑣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於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甘苦身先士卒所以致勝今將軍東有夏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誚乎卿等宜益懋其功以副朕懷　九月　詹同等請編日曆

上命宋濂樂韶鳳爲纂修官凡興王出治之典命將行師之績采童文物之懿律曆刑法之詳咸以事繫日以月繫月以年繫年必商確而謹書之　詔禁四六文辭先是上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法者翰林諸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爲天下式　鑄太和鐘成建樓於圜丘齋宮之東北懸之每郊祀候駕起則鐘聲作登壇則止禮畢升駕又擊之　冬十月命考究前代糾劾內官之法禮部議置內正司設司正司副各一人專糾察內官失儀及不法者　十一

月　壬子吏部尚書詹同御史中丞劉基侍　上燕于乾清宮之便閣同醉而還史館時舉人黃泉在館校對日曆同賦一詩贈之少選奉御傳宣召同等赴　右順門會　上適乘步輦而至同餘醒猶未解上謂同曰卿醉未醒邪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上曰詩何在對曰在史館中上顧謂宋濂宜急取之濂取以進上笑謂濂曰朕即命之濂書訖乃以賜泉　潞州遣官貢人參　上諭之曰朕聞人參艱得並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貢香米朕止之遂以

種於苑中每耘耔刈獲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所計入亦足供用太原歲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宜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於遠方取珍味非貢謀之道也　閏十一月　詔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每成一篇輒繕寫以進　上親加裁定篇目一準之於唐令六百有六條分爲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重輕之宜及成宋濂爲表以進命頒行天下　十二月　併僧道寺觀擇有戒行者領其事若請給度牒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許之禁女子不得爲尼

姑女冠　七年春正月丁卯朔　上以河南山東北平建置兵衛隳武連年士卒懈怠兵餉日取諸民謂都督僉事王簡等曰兵鎮北邊最重今北平皆坐食民租將不知教兵不知習猝欲用之豈能濟事況農夫百養戰士一若徒疲民力以供閒卒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廢事今命王簡往彰德王誠往濟寧李伯昇往眞定統理軍政凡鑲守屯田訓練之務爾各專之　定親王國中所居前殿

曰承運中曰圓殿後曰存心四城門南曰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義　上曰使諸王能覩名思義斯足以藩屏帝室永膺多福矣　二月丁酉朔日食　詔免平陽太原汾州等縣田租　命有司脩治關里先師孔子廟廊廡祭器樂器法服其田產荒蕪者悉蠲其稅仍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訓其族人　三月　以兵部尚書劉仁刑部主事鄭九成爲廣東行省參政陛辭上諭之曰嶺海在京師數千里外方面之寄必得重臣以授之庶可以輯寧其人茲特命卿等往凡政事之施宜思威兼濟一以恩而無威則寬而無制一以威而不仁則嚴而無恩惟恩不流於姑息威不傷於刻暴則政事自舉由是郡縣轉相視倣而民生自遂雖嶺海之遙朝廷無可憂矣仁等頓首受命　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歹往招之郭買的不從着沙火石歹夜斬其首以歸衛以其事聞請賞之　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　壬辰方國珍死　夏四月　命置鐵冶凡一十三所每所置

大使副使各一員　徐達以獲故元官屬軍民五千九百八十八人入奏　上命官屬送京師軍民居之寨內　五月　纂脩大明日曆成自　上起兵臨濠戡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施設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詹同宋濂率諸儒上進命藏之金匱其副藏於秘書監濂等又言于　上曰日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爲書以傳於天下後世上從之於是分爲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纂爲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

餘言名曰皇明寶訓自是以後凡有聖政史官日紀錄之隨類增入　宋濂序曰史書甚重古稱直筆不濫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也況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聖德之高深臣詹同暨濂幸獲日侍燕閑十有餘年知之深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日曆成書謹揭其大要於首簡使他日修實錄者有所採掇庶幾傳信於千萬世也　禮部尚書牛諒上進膳禮奏云古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犢牛爲膳以助

享神　上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上曰周官之法不行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按季本讀禮疑圖序畧曰周禮語言繁蕪事體瑣屑類皆功利之術大失寬仁之體浸淫其說將壞人心孟子生於周末而周室班爵祿之制已去其籍迨漢武帝時其書始出諸儒競排之不曰瀆亂不經之書則曰六國陰謀之書惟劉歆鄭玄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跡至朱子獨深信之或又謂周公晚年作此或未及改以爲未定之書夫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於書且然矣況周禮乎要之不當盡信也我　聖祖以理斷之新安人元舉茂才爲柳州學正遇亂家黃州陳友諒以爲翰林學士承旨及王師下武昌同見　上授國子博士歷遷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至是命致仕　六月　復以詹同爲翰林學士罷兼吏部尚書　立皇陵祠祭署以汪文爲署令劉英爲署丞專典祀事二人　上故里人也故命以是官俾子孫世守之　壬戌淮安侯華雲龍卒雲龍安豐人年二十謁　上于臨濠命爲帳

前小校從攻金陵定中原取元都所至有功積官進
爵淮安侯雲龍動違邦憲日事游燕召還南京卒故
事生封侯者沒必贈公茲止侯禮以示薄罰仍命宋
濂撰神道碑銘濂不用誌墓常法特取春秋褒貶之
義歷述其過以為人臣之戒云　秋七月　議增園
丘方丘從祀　西番獻葡萄酒　上謂中書省臣曰
昔元時造葡萄酒使者相繼於途勞民為甚豈宜效
之且朕性不喜飲況中國自有秫米供釀何用以此
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賜酋長文綺襲衣遣還　有
御史自廣西還進平蠻六策　上覽畢諭之曰汝策

甚善但立威之說則偏中國於蠻夷在制馭何如蠻
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懷一於威則不能感其心一於
惠則不能攝其暴惟威惠並行此馭蠻夷之道也
八月　詔優卹經難兵民　上躬祀歷代帝王於新
廟自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服衮冕行禮奏樂具
有儀注　御史答祿與權言古之王天下者既立始
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
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禘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
太王為始祖推本后稷以為自出之帝今　皇上受
命已七年矣而禘祭未舉宜命羣臣參考酌古今而

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
為虞夏商周世系明白其始祖所從出可得而推故
禘禮可行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
出當時所謂禘祭不過祫祀祧主序昭穆而祭之乃
古之大祫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禘祖之所
自出莫知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已
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于禘祭
之禮似難舉行　上是其議　上御武樓宋濂侍問
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知其人乎濂對
曰曾稽有郭傳者雖寄跡釋氏誠一代奇才也　上
顧問傳精白一心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擢為翰
林應奉陞起居注遷考功丞　九月　禮部太常司
奏議祭祀拜禮　上命節為十二拜始迎神四拜至
飲福受胙四拜又至送神四拜著為定儀　上遣官
者咸禮表卜花帖木兒送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
厚賜之復遣其父愛猷識理達剌織金文綺辭行
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襲欲即遣爾歸
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

爾父容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毋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宦者曰此爾君之嗣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於愛猷識理達剌曰昔君在應昌所遺幼子南來朕待以殊禮已經五年念君流離沙漠後嗣未有故特遣咸禮表等護其歸庶不絶元之嗣君其審之　冬十月　十一月　孝慈録成　皇太子臨大本堂召東宮贊讀及諸王府伴讀諭之曰爾等離父母去墳墓者三年于茲冬氣向深草木摧落寧不惻然動懷上之情乎吾已爲爾請于上宜各旋歸歸即遄至無久淹也仍命左右給内府錢以爲

道途費　詔分別應赦諸人　壬午太陰犯軒轅左角上諭中書省臣曰太陰犯軒轅占云大臣黜免爾中書宜告各省衛官知之凡公務有乖政體者宜速改以求自安　十二月　御注道德經成　上對儒臣舉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曰老子此語豈徒托之空言於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之註各有異見朕因註之以發其義　遣靖海侯吳禎往浙東收籍方氏台温明三郡故兵禎既至三郡無賴惡少挾私

弘曰吾寧獲宛罪不可誣良民爲兵即上封事辭甚懇切　上即詔罷之三郡之民賴以復安士弘潞州人擢南雄府通判卒于官三郡之民悲思之　詔鄧愈湯和還京

八年春正月辛酉朔　各省郡縣入朝上以濟寧知府方克勤有善政錫燕儀曹　遣官祭功臣於雞籠山廟增祀華雲龍李思齊等八人　命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食無依者給以屋舍　詔天下郡縣閭里皆立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有司以時程督之　翰林侍講學士宋濂取上

所行關於政要者編集成書名曰洪武聖政記　二月　以工部尚書李敏爲江西行省參政　以外夷山川附祭于各省山川之次　御製資世通訓成上謂侍臣曰朕統一寰宇思以化民成俗復古之道著是書以示訓戒侍臣皆曰此臣民萬世之寶也書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凡十有八事其次臣道章凡十有七事及其次曰民用士用工用商用等十一章皆申戒士庶之意詔刊行之　癸丑享先農躬耕籍田　遣靖海侯吳禎往浙東收籍　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政諭之曰馬政國之所重近命設太僕寺卿幾何之民養馬恐所司牧養失

宜或擾害養馬之民皆當告戒之昔漢初一馬值百金天子不耻其均駟及武帝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羣遂能北伐強胡威服戎狄唐初綏得隋馬三千及張萬福爲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脩舉故耶爾其爲朕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勑牧務底蕃息有不如令者罪之　三月　詔造大明寶鈔時中書省及在外各行省皆置局鑄錢有司責民出銅民間皆毀銅器輸官鼓鑄甚勞奸民多盜鑄又商賈轉易錢重道遠不便　上以宋有交會法而元時亦嘗造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易於流轉可以去

鼓鑄之害遂詔中書省造之　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　上諭之曰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令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于歸德州歲時致祭　洪武正韻成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命學士樂韶鳳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　以廣西按察僉事答祿與權爲翰林脩撰　大將軍徐達等還自北平　夏四月　上幸中都次滁州遣官祭滁陽王廟　甲辰皇太子攝祭皇地祇于方丘　上駐中都祭告天地甲寅欽天監言日上有青氣在趙分恒山之北北夷遼東之地勑遣使往北邊諭傅友德并定遼等處都指揮司計戍練兵嚴飭守備　丁巳誠意伯劉基卒基字伯温處州青田人元至順癸酉舉進士除高安丞有鄧祥甫者通術數之學以其術授基治高安未幾辭去尋起爲江浙儒學提舉嘗與魯淵宇文公謹等游西湖適有異雲起西北光照湖中基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當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無事淵等大駭以爲狂及方國珍兄弟起

兵海上元行省辟基爲浙東元帥府都事俾圖國珍基與參政石抹宜孫守處州　上既取婺州聞基名遣使徵之基遂與章溢葉琛等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上喜納之既而上決策取張士誠北收中原以定天下基密謀居多嘗言于上曰陝括間有隙地號泰洋元末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寇致亂民受其害宜設巡檢司以鎮其地上從之處之宿吏持郡縣事蔽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奏之時胡惟庸以璉不先白中書怒之及逮至所奏吏因訴基始圖淡洋爲墓地民弗與故建設巡檢司實欲逐民以得地惟庸具言于

上上以基舊勳弗問省部欲下璉獄上勅璉歸亦弗問基乃入朝引咎遂居于京師無何疾作惟庸以醫來視基飲其藥不愈上以基久病令給驛遣使送還鄉基至家一月卒年六十五初基與宋濂葉琛章溢同赴召舟泝桐江而西桐廬徐舫基友也戴山巾野服立於江濱揖基而笑且以語侵之基等延入舟中各取冠服服之欲載以同行舫覺之竟辭去基嘯舫以隱自高數薦起之舫避居江皐莫知其踪跡竟獲終老於山林君子於基之卒蓋深有感於斯人也

五月　遣內使趙成往河州市馬初　上以西番產馬其所用泉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成以羅綺綾帛并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撫循以通互市馬稍集率厚直償之成又宣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售　陝西按察僉事虞以文言當巡按漢中見其民多居深山遷徙無常以避徭役其膏腴水田皆灌莽彌望莫肯下山開種蓋因用力勞而又畝徵其稅以是不欲下山今若減其租賦寬其徭役使居平野以漸開墾則田益闢而民有恒產矣　上善其言詔陝西行省遵行之　貶禮部員外郎吳伯宗于鳳陽伯

宗與學士宋訥同僚日曆時丞相胡惟庸專橫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性剛直不屈惟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滋久爲國大蠹辭甚切直　上覽其奏即召還賜襲衣鈔錠既而奉使安南獲馴象以歸獻之改國子助教　六月　命中書省臣諭安南高麗占城等國自今惟三年一來朝貢若其王立則世見　秋七月己未朔日食　禮部奏五祀之禮孟春祀司戶孟夏祀司竈季夏祀中雷孟秋祀司門孟冬祀司井制可　八月　京師大旱　上觀川流不息愐尹程秋水賦乃更爲之賦召翰林諸臣觀之令亦各撰一篇宋濂率同列次第獻賦上皆親覽評品已而賜坐勅大官設酒饌內臣行觴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對不能飲恐忤於禮上曰卿姑試之濂飲畢上曰更宜一觴濂辭上曰一觴豈便醉人乎濂舉觴瑟縮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濂一吸至盡上大悅濂面頳行不成步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上賦成賜濂濂頓首謝上仍命羣臣各賦醉學士歌見一時君臣同樂也　故元將王保保卒先是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愛猷識理達剌復任以事後徙徙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剌

郴海之衙庭其妻毛氏自縊死蓋亦殷之頑民云
九月　上命湖廣行省參政吳雲使雲南諭之曰今
四夷賓服獨雲南未奉正朔殺我使臣欲以兵取之
恐勞師費財卿能爲朕作陸賀乎雲對曰臣奉陛下
威德曉以禍福彼必效順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遂
遣雲行時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
北爲徐達所獲送京師上釋之命與雲偕行至雲南
之沙糖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被執而還
罪必不免於是共逼雲胡服辮髮詐爲元使改易制
書以紿梁王雲不從鐵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雲

常州宜興人仕元爲翰林待制王師克元都以故官
送赴京授弘文館校書郎歷湖廣參政竟死是命
冬十月　上命皇太子秦王晉王楚王靖江王出將
中都以講武事詔太子贊善宋濂長史揭暕等從既
行上閱輿地志得濠梁古蹟命內臣馳驛賜東宮令
濂詢訪隨處言之皇太子至汴河得上所賜示濂濂
因臨濠古跡唯塗荊二山最著皆在鍾離縣西八九
十里間岡巒相屬淮水繞荊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
流二山間民免脩阻之患昔人所謂視河洛者愚禹
功此亦一大觀也十一月壬寅皇太子適中都乃往

免其輸作使仍掌稅糧御史臺臣言糧長有犯許納
銅贖罪制可

九年春正月丙辰朔　遣官祭功臣于雞籠山廟以指揮僉事余隆等百三十一人祔　命湯和傅友德藍玉等帥師往延安防邊　二月　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　太安州民於嵩里得玉匣內有玉簡十六獻諸朝驗其刻乃宋真宗祀太山后土文　上命仍瘞其地　三月　上謂羣臣曰嘗聞智力足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得人心朕之於事論智不如張士誠論力不如陳友諒朕惟誠心待物不以詐力加人而二人卒敗者要之智力有窮也羣臣皆頓首服　壬申太白晝見　詔免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廣及直隸揚州淮安池州安慶徽州稅糧其覈出欺隱及應入官田地不在蠲免之例　夏四月　刑部侍郎李浩還自琉球國王察度遣弟泰期上表謝恩貢方物浩因言其國俗市易不貴紈綺但貴磁器鐵釜自是賜予及市馬多用是物　五月　上御奉天門謂宋濂等曰自古有國家者必資賢才以共理秦之時張良陳平韓信皆隱屠釣漢興乃用以成帝業今山林巖穴豈無超拔之才何以能羅而致之濂對曰取士莫善於選舉用人莫善於久任陛下行此則人才皆效用矣　復命宋濂爲學士承旨知制誥如故　命中書省臣作親王宮室無得過飾省臣言親王宮飾朱紅室飾大青綠亦若不爲過度　上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獨不見茅茨卑宮堯禹以興阿房西苑秦隋以亡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右豈可使靡麗蕩心　六月　時宋濂爲翰林學士承旨有寧海方孝孺從游濂大奇之　詔改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　陞彭州知州胡子祺爲延平知府子祺初擢御史上書請都關中其畧曰天下形勢之地可都者四河東地勢高厚控制西北堯嘗都之然其地苦寒江淮土卒不便汴梁襟帶河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無險可守洛陽周公嘗卜之周漢嘗遷之然嵩邙諸山非有殽函終南之固瀍澗伊洛非有涇渭灞滻之雄故唯關中據百二山河之勝可用以建都者莫此若也　上覽奏稱善尋陞廣西按察僉事子祺克舉憲典多平冤獄聞元祐黨人碑尚在融州巖谷中出而碎之改知彭州值元末兵荒野多暴骨咸爲聚瘞州有沿江諸堰築自秦時歷代皆用鐵石修築春夏水溢旋復衝決子祺以

竹木代之費省而利博民甚便焉至是陞延平府善政尤多踰年以疾卒于官　莒州日照知縣馬亮考滿入覲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於督運爲能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按易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自非達於此者鮮不以損爲益矣夫商遂末秩之猶恐其過矧四民之中唯農最苦可以重斂爲哉　秋七月　遣官祭功臣于雞籠山廟以何文輝及凡有功者一百六人各祔祭于功臣之次　以韓國公李善長長子李祺爲駙馬都尉尚皇長女臨安公主　以監察御史郎敏爲饒州知府敏之官有樂平縣民詣闕訴邑之大姓五

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左右盡忠補過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頓首謝　召岐寧衛經歷熊鼎還京師鼎行次中途西戎朶兒只班要劫死之　撫州臨川人陳友諒破江西強之仕不從王師駐南昌召爲中書博士編集經史事類拜起居注凡郊祀禮樂官制法律及賜外夷言詔皆與議歷陞山東按察副使既而爲晉王傅以不能弭元四大王出沒謫戍岐寧知西戎徂詐密疏論其雖降且叛之狀召還被害　上悼惜之立祠致祭　山西汾州平遙縣主簿成樂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

十餘家謀逆者詔率兵捕之敏廉得告者素無賴以假貸諸大姓不獲故重誣之敏爲奏辯詔誅無賴其被誣者釋之　八月　丙申躬祀歷代帝王　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劾奏李善長李祺父子孤恩失禮久失問候朝參請付法司正其罪　上姑宥之　九月　上遣吳英往北平諭徐達曰七月火星犯上將此月金星又犯之占有奸人刺客當謹備之可徧諭諸將一體嚴密雖左右將校勿令相近其故元閹官尤宜防範惟南去者可以使令　中書省言福建參政魏鑑瞿莊咨效吏至死　上賜璽書勞之曰朕觀

自古天下之治亂在於君臣能馭不能馭耳若君能馭臣以禮臣能馭君以法則治君不能馭臣臣無以馭吏則亂或云胥吏小人何預治亂是大不然吏詐則蠹政政蠹則民病朕嘗著令凡吏卒違法縄之以死此令行之已久柰何貪官動爲下人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以致民多受害今丞相奏福建兩參政置姦吏於極刑所謂惟仁人能惡人也斯民庶幾有賴矣故特往諭之爾尚慎終如始乃能其官　是月皇太子生子允炆　閏九月　以五星聚度日月相刑詔求直言　淮安海州學正曾秉正上脩德弭災

疏　上嘉之召至京擢思文監丞　罷弘文館　冬十月　上覽大明律謂胡惟庸汪廣洋等曰古者風俗厚而禁網踈後世人心漓而刑法密是以聖王貴寬而不貴急務簡而不務煩國家立法得中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傳後世昔蕭何作漢律九章張湯猶得以私意亂之況始未盡善其能久而無弊乎今律條猶有議擬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務合中正仍具條目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存革者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知府方克勤卒克勤字去矜台州寧海侯城里人弱冠徧窮濂洛關閩遺書至

正間嘗入場屋言國家利害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遂入山不出值我明歷仕濟寧多善政曹縣知縣程貢以不職被笞誣奏克勤用苦倉廩葦下御史楊通廉審通乃貢之故人如其奏遂逮克勤至京師次子孝孺願以身死而克勤卒年僅五十君子惜之　上以手詔諭山東布政使吳印曰嘗聞殷高宗思治而賢人入夢得傅說於版築殷藉以興周文王起磻溪之釣叟遂相武王而創八百年之業古有是君亦有是臣自是之後如是者蓋鮮昨天厭元德羣雄並起朕於是推強撫順綱維海内以主黔黎已九年矣其

間尚有不廸于教而麗法者欲以刑治之則不可勝誅姑緩其刑俾之輸作冀其向化期于無刑頃者天變於上朕心皇皇詔告臣民許言朕過獨卿敷露肝膽面陳國計朕以至意諭卿卿若夙夜如此爲國爲民非特盡心於朕卿之令名亦不朽矣　十一月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侍臣曰自古亡國多由於此而所以啓之者有漸女寵之禍始于溺愛宄戚之禍始于姑恩宦官之禍始于預政權臣之禍始于蒙蔽至於藩鎮跋扈則由於姑息夷狄侵暴則由於不振漢唐以下覆轍可

鑒矣　上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耳漢無外戚閹宦之禍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然制之有道若不惑於聲色何有女寵之禍不牽於私愛何有外戚之禍不爲所蒙蔽何有權臣之禍兵政專何有宦寺之禍武備不弛何有夷狄之禍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願著之常典以示將來　詔宋濂致仕先是　上以濂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上親作良馬歌命羣臣咸和以寵耀之及

詔致仕加賜濂父文昭爲禮部尚書祖德政爲太常少卿二代誥詞皆上所親製天下榮之　十二月　頒建言格式時刑部主事茹太素上書論時務五事累萬餘言　上令中書郎中王敏誦而聽之虛文多而實事少次夕又於宮中誦之再三審其切要可行者四事纔五百餘言因慨然曰朕所以求直言者欲其切于事情而有益於天下國家彼浮詞者徒亂聽耳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具爲定式須示中外使

清議如張禹孔光之徒成何人哉羣臣皆頓首　勅送故元官蔡子英歸塞北子英河南永寧人元季舉進士爲攄廓帖木兒所知薦於元累遷顯官王師征定西攄廓帖木兒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入終南山有司以形求得之械送京師至江濱亡去至是陝西人捕得之械過洛陽遇湯和不爲禮和怒焚其鬚幡之終不屈其妻適過洛陽聞子英至欲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　上命釋之授以官英不受退而上書曰伏惟皇帝陛下乘時而起提三尺劒削平羣雄混一四海九夷八蠻莫不賓貢黃金滿網假息南

山蹇見獲河南拘送京師垂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之久動勞有司既違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罪不足以擬英而陛下又忤大臣撰之常情雖死降天誅反瘵其疾易以冠裳賜以酒饌授以名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之外矣英感恩無極非不欲竭犬馬之力以報覆載之仁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改其初志自惟家本韋布遭值亂離操戈行伍智識粗淺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之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板蕩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蓋臣之事君猶

女之適人一與之酳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無二昔馮道歷仕五朝司馬光曰不正之女中人羞以爲室不正之士中君羞以爲臣偉哉言乎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陛下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器極其利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猶以爲未足於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獎忠義蓋謂治天下之本莫大於禮義廉恥也夫以今天下之廣人民之衆既不以英一人而加少又豈以英一人而加多授英以官何益於國舍英不用何損於事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提挈大經大法以昭示聖子神孫功臣賢士不宜以無禮義廉恥之俘虜而厠於維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英自被獲以來日夜所思惟追咎昔之不死以爲今日惟死可以塞責陛下迺待英以禮沐英以恩臣固不敢責死以示名然亦不敢全身以苟祿若察英之愚全英之志禁錮海南以終薙露之命則雖死於炎瘴亦感恩極矣陛下之威加于海內而奔走四夷不患不行於匹夫之賤然英聞仁者不中道而改節義者不苟生以圖榮勇者不見幾而不作故王蠋閉門以自縊李芾闔門以自屠彼非惡安逸而樂危亡顧義之所

在雖湯鑊有所不避也耶焉之軀仰止古人死有餘恨冒瀆天顏伏俟鈇鉞不知所言　上覽奏而益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之故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上知其志不可奪勅有司送之出塞按武王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此其爲再見矣培養元氣以固國家靈長之命脉非與天地合德者其孰能與於此

十年春正月庚辰朔　宋濂以學士承旨致仕　上命舉可以自代者濂以蘇伯衡對先是伯衡嘗爲翰林編脩以耳聵辭至是召至復固辭上亦憫其誠特

賜文綺遣之　工部奏差張致中上書言三事其一曰監察御史廵朝廷耳目之寄清要之司宜精擇老成謇諤公明廉正者俾居其職庶知官民利病激濁揚清以佐治化其二曰京師廵天下都會之地邇者米價翔踊百物沸騰蓋由年穀不登素無儲積今後宜令各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斂散則物價自平其三曰北方土曠民稀開墾有限所在守令往往責里甲增報額數以爲功蹟罔上損民甚無謂也宜令各處農民自實見墾畝數以定稅糧庶不有名無實民力不困矣　上覽而嘉之擢爲宛平知縣　上謂中

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即令赴任聞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於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京者輒經歲月資用既乏遂流爲贓吏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　按國初盡體復役其家與民庶無別非勸士待賢之道不能有終矣

宋濂抵家上表謝　上謂省臣曰士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而齊民率多重役遂致勸士待賢之道自今任官有田土者輸租外悉免役著爲令　按國初待士免役豈不厚哉但後來士人有自處以薄者受人詭田而齊民率多重役遂致勸士待賢之道不能有終矣

三月　丁未　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輸林應奉傳藻典籍黃麟考功監丞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

夫倡義兵堅守　上渡江始以城降是時起兵之士麗水有葉琛青田有劉基龍泉有章溢與汶既而琛等歷顯官知名當世唯汶入見便殿遂以老乞歸不仕故其名不顯卒年六十宋濂特爲銘之　二月

宋濂辭歸瀕行賜楮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又賜衣二襲　上諭曰朕最慎于賞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上復屬曰大江漲不可行宜循內河至家仍命使護行濂感恩請歲一來朝　遣官享先農命應天府官率農民耆老陪祀

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
于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
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
右旋此曆家亦嘗論之蔡氏謂爲左旋此則儒家之
說爾等不析而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　夏
四月　命鄧愈爲征西將軍率師討
吐蕃先是吐蕃所部川藏邀殺使者聾歌鎖南等故
命愈討之　五月　上謂侍臣曰賞罰者國之大權
人君操賞罰之權以御天下一主於至公故有功者
雖所憎必賞有罪者雖所愛必罰賞以當功上不爲

德罰以當罪下不敢怨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
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　誅戶部主事趙
乾勅中書省臣曰嚮省臣剖斷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
命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
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賑濟民饑死者多
矣夫民饑而上不卹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
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卹吾民
者　監官供事內庭言及政事　上即日斥遣還鄉
命終身不齒遂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所謀
必謀諸公卿大夫而斷之於己未聞近習嬖幸可得

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列勿事虛文凡爲治以安民爲
本民安則國安汝等當詢民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
化處事之際須據法守正務得民情惟專志以立功
勿要名以取譽朕深居九重之中所賴以宣布條章
申達民情者皆在汝等汝其慎之　八月　詔改建
國丘于南郊初國丘在鍾山之陽方丘在鍾山之陰
上以分祭天地人情有所未安至是欲舉合祀之典
適命即國丘舊址爲壇而以屋覆之名曰大祀殿
命改建社稷壇于午門之右社稷共爲一壇　九月
宋濂來朝越十有四日見于端門　上見大喜皇太

子諸王皆喜上遣儀曹備膳羞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上游恩禮備至　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乖拱無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而諛佞小人又逢以主逸臣勞之說殊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帝舜何爲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人君日理萬幾总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常以勤勵自勉未旦臨朝夜卧不能安席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爲憂惕或量度民事當速行者即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祇畏天命不得不

爾朕言及此者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爲勉朕無憂矣羣臣皆頓首受命　勑諭浙江温州府訪求師儒　命胡惟庸爲左丞相召汪廣洋爲右丞相陳寧爲左御史大夫丁玉爲右御史大夫　冬十月　新建社稷壇成先是禮部尚書張筹奏天地社稷宗廟崇敬之禮一也書稱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後世刻爲中祀失所以崇祀之意至唐升爲上祀國初仍列中祀臨祭之日或具通天冠絳紗袍或以皮

弁行禮制未有定今既考用古制右社稷左宗廟有事社稷則奉　仁祖皇帝配其禮重矣宜升爲上祀具冕服以祭　上是之至是行奉安禮上冕服乘輅百官具祭服詣舊壇以遷主告　觀心亭成　上臨幸焉時宋濂來朝乃召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爲難朕日酬庶務罔敢自暇自逸況有事于天地宗廟社稷尤用祇惕是以作此亭名曰觀心卿爲朕記之傳示永久　改作大内宮殿成關門曰午門翼以樓觀中三門東西爲左右掖門午門内曰奉天門門之左右爲東西角門内正殿曰奉天殿　上御之以受朝賀殿之左右有門左曰中左門右曰中右門兩廡之間左曰文樓右曰武樓奉天之後曰華蓋殿華蓋之後曰謹身殿殿後則後宮之正門也奉天門外兩廡之間有門左曰左順門右曰右順門左順門之東爲東華門内有殿曰文華殿東宮視事之所也右順門之西爲西華門内有殿曰武英殿　上齋戒時所居也制度皆如舊而稍加增益規模益閎北矣　十一月　上以大内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朕行節儉方能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朕嘗念昔居淮右頻年饑饉艱於衣食

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惟恐驕盈夙夜兢惕弗遑底寧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爲之宮壺之間皇后亦躬服浣濯皆非故爲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剥傷民財不敢不謹且節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之爾等家者亦宜守之爾等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費或過度何從辦集侵牟剥削皆原于此須體朕懷共崇節儉庶幾無悔　宋濂

上曰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濂謝不敢當復遣中貴人賜上尊道所經行皆爲指畫既行數日上謂其子宋琮曰朕嘗昔之夜夢見爾父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琮叩頭謝　丁亥冬至姑合祀天地于奉天殿祝文曰禮以義起貴乎情文兩盡曩者建國之初遵依周禮分祀天地于南北郊周旋九年於心未安誠以人君者父母天地仰覆載生成之恩一也及其嚴奉禋祀則有南北之異揆以人事子事親曷敢異處竊惟其合祀者禮之情也徒泥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方改建大祀殿功未就緒今朝堂適成時當冬至謹合祀於殿庭自今以春首合祀于南郊永爲定禮謹奉皇考仁祖淳皇帝配

惟上帝皇地祇鑒之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　上諭李善長等曰人君聰明雖得於天性然物理必察識而後知人情必諳練而後熟若臨事不熟驟然辦決恐未盡善既行之後覺其非而欲改之妨事已多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啓事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政事啓于東宮者卿等二三大臣更爲參決可否　置神宮監天地壇祠祭署及皇城門各設內使令丞正副品級有差

憲章錄卷第六

洪武十一年戊午
至十二年己未

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朔　改封吳王爲周王罷杭州護衛　進封中山侯湯和爲信國公　二月　戊申祭大社大稷前二日詣奉先殿告　仁祖淳皇帝配祭日陳設大社在東大稷在西俱北向淳皇帝在東西向　勑中書省曰朕初以邊餉勞民商人納粟於邊以淮浙鹽償之蓋欲足軍食而省民力也今既數年軍餉不給皆因鹽價太重商人無利以致輸粟者少爾中書其議減鹽價俾輸粟于邊庶內地之民省輓輸之勞於是定擬凡輸粟于各邊者量地遠近價各有差　三月　河間府知府楊眞安等考績入朝上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各官來朝宜課其殿最第爲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爲下不預宴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上謂吏部臣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資格者爲常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例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煥文自西安府知府貴震自寶鈔提舉俱擢爲戶部侍郎　命太子正字桂彥良爲晉王右傳　始製牙牌給文武朝臣　夏四月　以朱夢炎爲禮部尚書　戊午永嘉侯朱亮祖奏安東沭陽二縣之野暮夜多鬼民人皆驚御製勑文遣使諭祭之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國之有祀以爲民也廢民之祀止於祖宗非祖宗而祀謂之非禮神亦不享其獄鎮海瀆山川之神載之祀典者莫不承上帝后土之命以司福善禍淫之權若禍福倒置不惬民心且將獲戾于天矣今洪武十一年四月十四日永嘉侯遣人奏安東沭陽二縣之野夜有持炬者數百或成列或四散民人相驚逐之不見擊之若有應者朕不能盡信特致牲醴會鬼神而勑問之中原自有元失政生民塗炭死者不可勝計有覆宗絕祀者有生離父母妻子而死於非命者爾持炬者豈無主孤寃而欲人之祀與父母妻子之永隔而有遺恨與無罪遭殺而冤未伸與或有司怠於歲祀而有忿與四者必有一焉朕以四事問爾爾果何爲而然與朕自即位以來祀神未嘗缺禮然非當祀者亦不敢佞爾持炬者宜禍其宜禍者而福其應福者勿妄爲民害自貽天憲　是月重建皇陵碑　上以前所建碑恐代草者有文飾

至是復親製文命江陰侯吳良督工刻之　元嗣君
愛猷識理達剌殂于沙漠　五月　命東宮文學傅
濂等編纂春秋本末　六月　遣使致祭故元幼主
于沙漠　秋七月　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
國徽州廣德安吉長興諸府州秋糧　九月　欽天
監進明年大統曆日　上御奉天殿頒曆于諸王百
官　追封劉繼祖爲義惠侯詰曰朕昔微時游隴親
喪艱於宅兆爾繼祖以巳沃壤慨然惠朕朕得安厝
皇考皇妣聿茲大惠云何可忘而歲月易流厚德莫
報愾念實深茲特賜爾爲義惠侯爾其有知服茲寵

命其妻婁氏追贈爲義惠侯夫人遣官齎詰命仍以
牲醴祭之　賜中都國子學助教貝瓊致仕瓊字廷
臣嘉興崇德人篤志好學博通經史年四十八始領
元鄉薦張士誠據姑蘇累徵不就洪武三年薦脩元
史六年擢國子助教九年遷中都國子助教至是致
仕明年卒于家所著有清江文集　冬十月　駙馬
都尉曹國公李貞卒　十一月　總兵官辰州衛指
揮楊仲名討破五開叛蠻捷奏至京　時西番慶寧
邊命西平侯沐英爲征西將軍率都督僉事藍玉王
弼將京衛及河南陝西山西馬步官軍征之　十二

月　致仕宋濂來朝賜勑勞之
十二年春正月巳巳朔　巳卯合祀天地於南郊大
祀殿自齋戒百官至將祭之夕天宇澄霽升壇星緯
昭煥祥飈慶雲光彩燁耀　上心甚悅禮成勑中書
省臣曰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見其儀太繁乃以義
起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歡今十二年春始
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慊若有繼答於朕心爾中書下
翰林令儒臣記其事以彰上帝皇祇之昭格　二月
命曹國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臨洮鞏昌梅州等處
整治城池督理軍務邊境事宜悉從節制　三月
勑教吳伯宗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學皇太子
嘉納尋改典籍　以來州府知府董俊爲兵部尚書
明州府知府余文昇爲工部尚書　上聽朝之暇延
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國子學官李思廸馬
懿緘默不言　上惡之勑諭國子師生曰賢者以學
爲本推而行之有裨於國家無愧於所學俾善名立
於兩間斯成其爲賢也若懷詐自私上無助於君下
無益於世朕何賴焉如李思廸馬懿者朕以其學官
日召同游期在嘉言善行啓朕未明輔朕不足乃不
日緘默旁有講說者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辭以

對未嘗獨出一言豈朕昏昧不足以聞耶抑朕之禮
未至耶何訪之以道而不相告也及遣侍東宮欲其
發明古帝王之道以匡弼輔贊而緘默如故無異事
朕之時其懷詐甚矣昔孔子懷聖賢之道恨不得用
世以拯生民故歷聘列國至老不倦今思廸等發身
草野一旦與人君同游殿庭之上人君躬就問之而
纖默如此學孔孟者果如是乎孔子入周廟見金人
三緘其口曰此古愼言人也蓋謂非法之言耳若理
道之辭果宜禁乎且思廸等事朕如此其肯盡心訓
國子生乎朕諭爾等自今宜爲師爲弟子者一以孔孟

爲法以副朕責望之意愼毋如李思廸馬懿之爲也
夏四月　乙丑遣使勑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
等曰四月庚申日交暈在秦分主有戰鬬之事已未
太白見東方至於甲子順行而西西征大利爾等宜
順天時追擊酋寇　五月　閏五月　六月勑遼東
守將潘敬葉旺等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臣等率男
婦來降朕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
尚詐其性多頑況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
而歸異鄉者耶斯必示弱於我如嗔其計則不過一
二年間至者接踵其害豈小小哉符至之日開諭來

者令還以破彼奸今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
與東夷接境愼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若我正
而彼邪彼果不臧則師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
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
編春秋本末成先是　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
之事錯見間出欲究其終始則艱於考索乃命東宮
文學傅藻等纂録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
周王之世以尊正統次魯公之年以仍舊文列國則
先晉齊而後楚燕所以內中國而外夷狄也事之始
終秩然有序賜名曰春秋本末　秋七月　遣官祭

功臣於雞籠山廟以吳禎等百九十三人祔　丁玉
等討四川賊人彭普貴等爲亂焚掠
十四州縣四川都指揮司以兵討之不克至是玉盡
殲其衆遣人奏捷　上賜勑勞之　曹國公李文忠
自陝西還命掌大都督府事　八月　上御華蓋殿
與侍臣論治身之道上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
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欲
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
欲肆爲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于民爲臣而廢禮縱
欲則禍延于家故循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九月　以右御史大夫丁玉爲左御史大夫浙江布政安然爲右御史大夫四川參政秦中爲右御史中丞重慶知府殷哲爲中書省右參政　冬十月　以儒士吳沉爲翰林院待制　十一月　上觀漢武帝紀謂吳沉曰人君理財之道當視國如家一家之內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而異貲其家必驁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上與吳沉論持身保業之道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沉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上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吳沉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眞切要事也沉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上曰使其眞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好眞知諫者在於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眞是以於已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畢來沉對曰陛下此言誠國家與治之要　十二月　以東宮侍書張統爲通政司左參議翰林脩撰汪原霖爲右參議　致仕宋濂來朝上曰卿多積德以致高壽雖致仕而總關甚切不憚祁寒每歲斯時來朝特賜酒穀及日用之物卿其領之　右丞相汪廣洋熙海南死于道廣洋字朝宗高郵人少從余闕學游寓太平乙未歲　上渡江廣洋入見留爲元帥府令史洪武三年歷遷中書左丞時楊憲爲右丞惡廣洋軋已嗾御史劉炳奏罷之憲恐其復入復令炳奏遷海南上覺之誅憲召廣洋進封忠勤伯尋拜右丞相居胡惟庸之次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劉基乃胡惟庸毒死　上問廣洋廣洋對以無是事上以廣洋欺紿貶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勅責之廣洋慚懼遂自縊　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先是　上謂禮部曰爲國得賢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熙庶績然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於窮餓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于朝朕將顯用之至是皆至京師時江西布政使沈立本遣人招故元吏部侍郎伯顏子中子中欽鴆死子中西域人祖父仕江西因家焉通春秋五領鄉薦授東湖書院山長陞建昌路儒學教授尋爲江西行省都事陳友諒兵陷贛州子中招

募壯士欲復城不克間道入福建行省子中出奇計收復建昌遂浮海獻捷元都授福建行省郎中累遷至吏部侍郎出使廣東比至未幾而廣已歸附子中墜馬求死不得折其一足於是子中變姓名浪跡於江湖間往來居進賢之北山先是其妻子已爲江西參政楊憲送京師朋友有弔之者子中答曰吾身且不有奚暇顧妻子哉於是周游天下誓不復仕悲歌慷慨未嘗一日忘于元也嘗懷鴆自隨曰如有強我者便當以死答之郡縣聞而義之不之強至是立本專使招之子中見使者慨然曰吾今死亦晚矣乃具

牲酒祭其祖父師友作歌七章飲鴆而死　詔徵寧國府訓導陳迪爲翰林編脩

憲章錄卷第七

洪武十三年庚申
至十五年壬戌

十三年春正月癸巳朔　御史中丞涂節告胡惟庸與陳寧等謀反及前藥殺劉基事命廷臣審録　上親鞫之初自楊憲誅惟庸總中書政專生殺黜陟以恣威福內外諸司封事有病已者輒匿不聞四方奔競者趨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於上惟庸忌之達有閽者福壽惟庸陰誘爲已用冀以圖達乃爲福壽所發劉基亦嘗爲上言惟庸不可用惟庸知之恨基及基病詔惟庸挾醫往視基飲藥逾月死事在

八年正月惟庸兄女妻李善長從子佑相結擅權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見惟庸專政往來益密惟庸令掌管軍馬又與陳寧在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寶及亡命魏文進等爲心膂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婿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以邪謀事皆未發會惟庸子有馬馳驟于市奔入軺輅中傷死惟庸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上不許涂節廼上變告時商暠適降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告上命羣臣更訊惟庸辭窮不能隱遂論

死　戊戌殺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羣臣奏惟庸等罪狀請誅之於是賜惟庸陳寧死又言余節本爲惟庸謀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誅何以戒人臣之奸宄者廼并誅節餘黨皆連坐　羣臣又請誅李善長陸仲亨　上曰朕初起兵時李善長來謁軍門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贊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妻其子陸仲亨年十七歹母兄弟俱亡恐爲賊兵所掠持升麥藏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腹心股肱吾不忍罪之其勿問　詔免天下今年田租

租糧額　兩浙鹽運使呂本言煮海爲鹽始於管仲晏嬰繼之西漢專利禁私鬻東漢弛禁聽入稅唐劉晏設轉運法而利益興宋仁宗朝給亭戶官而法愈密元承宋制歲給工本置轉運司各場置令丞管勾掌鹽出納所給工本有多寡煎鹽有難易國初委官稽考仍依舊額輸官以四百斤爲一引官給工本米一石以米價低昂爲準兼支錢鈔以資竈民然其間有丁產多而額鹽少者有丁產少而額鹽多者未經覈實今與各道分司卽鹽場所屬地方驗其丁產多寡地利有無官田草場除額免科薪鹵得宜約量增額分爲等則逐一詳定均平寔爲民便　詔從之　是月燕王之國北平　以葛誠爲燕府長史　夏四月降翰林院待制吳沉爲編脩　賜翰林院編脩張美和應奉陳溥致仕各御製詩文賜之　五月　復以湖廣漢陽州爲漢陽府德安州爲德安府隨縣爲隨州長寧縣爲歸州桂陽縣爲桂陽州　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天下　賜御史臺左中丞安然歸鄉里命李善長理臺事　六月庚午朔詔受朝於正殿　遣使齎勅諭江陰侯吳良等昨者上天垂戒朕思治理恤民爲先其王府一切役作皆停罷時良等重建齊

胡惟庸等既誅詔罷中書省官陞六部尚書爲正二品不隸中書省分大都督府爲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　召山西布政司左參政僕斯爲吏部尚書河南按察使鄭九成爲禮部尚書前北平按察副使劉崧爲禮部侍郎以應天府尹徐鐩爲戶部尚書俱賜以詰　二月　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　遣應天府官祀歷代忠臣漢將蔣子文晉卞壼南唐劉仁贍宋曹彬元福壽凡五廟太師韓國公李善長以年老養疾奏還原給儀仗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

楚各王府故諭之　上謂戶部曰曩者奸臣聚斂稅及天下纖悉之物朕甚耻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戶部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以蘇恭讓爲漢陽知府恭讓爲治簡而明嚴而不苛漢陽密邇省城凡徭役科徵倍於他郡故政繁而民困前守無敢言者恭讓每遇重役必懇請上官簡省民賴以安先是有趙廷蘭者知漢陽縣愛民如恭讓朝廷嘗遣使下縣取陳氏散卒他縣率多以民丁應數規免已責廷蘭獨爲民辨明民得不擾漢陽之民言郡守則稱蘇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廷蘭云

臣戒錄成時胡惟庸事覺　上亟命翰林儒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官官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既成賜名臣戒錄頒布中外之臣俾知所警　秋七月　罷秘書監凡內府書籍悉翰林院典籍掌之　上以古人父毋既沒生日當倍悲痛即位以來常不受賀至是李善長等累請乃許之其在外諸司五品以上者自明年始聽其表賀　八月　九月　始置四輔官以王本杜祐龔敎爲春官趙民望吳源爲夏官　詔戒守令曰朕君主平夷十有三年立綱陳紀所以安民曩因奸臣弄權恣行不法內外官貪贓虐政以干邦憲彌來有司皆出編氓深知稼穡艱難民生疾苦是用授以職任相與圖治當竭誠報效無蹈前非其有舊任未代者若仍肆意妄行則國有常憲　冬十月　宋濂之孫愼以黨罪被刑舉家當置重辟　上念濂特降敕安置戍州　勅諭浙江布政司自洪武五年至十二年終吏置衙門已前中書堂都察院及六部凡有行下着令有司科派事理一一具陳奏聞故行隱蔽凌虐下民即係黨惡　十一月　以儒士宋訥爲國子學助教　十二月　遣使詔諭日本國王不得縱民侵擾

十四年春正月丁亥朔　故元平章乃兒不花等寇邊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湯和傅友德爲左右副將軍率師討之　上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貴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此不足以爲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賞魏徵皆至當可以服人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帝使賞厚於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　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　上曰天地生財以

養民牧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薄稅斂猶恐損人況可重爲徵斂乎近臣復言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儲財而能爲國家者上曰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主當散財於天下豈可壅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何謂也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　陞禮部侍郎李叔正爲本部尚書　二月　以鄭湜爲福建布政司參議湜

金華浦江人鄭緜八世孫鄭氏素以孝義聞時胡惟庸既敗四方有仇怨相告訐者凡指爲胡黨率坐重獄及是有訴鄭氏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爭欲行湜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辟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暨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辯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三人爭入獄　上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邪卽宥之詔賜酒食擢爲參議賜冠帶襲衣　三月置東宮左右春坊司直郎各一員秩正六品　二夏四月　命國子主隶

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五月　甲辰宋濂卒於夔州濂字景濂婺州金華人濂在妣七月卽生六歲入小學授以李漸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言十五受業于聞人夢吉繼學于吳萊文名籍甚又游于柳貫黃溍之門遂博聞于海內　上定鼎金陵詔徵爲儒學提舉歷太子贊善學士承旨究性命之理而文章寔其餘事雖賓無異貧士至是以孫慎獲罪安置茂州行至夔州卒年七十二門人方孝孺爲文祭之曰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

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能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泰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遺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眞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乎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岷蓋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汙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合之內孰非

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會亥尚何窮達之足云吾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公其舍此而安之耳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二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過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其陳而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尚饗

以爲殺注滄海以爲樽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酹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召山西右布政趙新爲翰林院脩撰　五溪蠻作亂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　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襲錄狀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爲國者盡智慮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文國圖取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嘗歎羨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邇者五溪蠻叛四竭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興奮然請行朕憫卿年老不忍煩卿卿邇固請爰命

爲大將往靖南服於戲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盜上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守已分但知環海爲險限山爲固肆侮鄰邦縱民爲

貢方物　上却其貢仍命以書責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王居滄溟之中不奉上帝之命不與王王若不審其微井觀蠡測自以爲大無乃捭闔之源乎王之國始號曰倭後惡其名遂改曰本自漢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由歸慕意誠故復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捭闔中國則必受禍如吳大帝晉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征伐俘獲男女以歸千數百年間往事可鑑也王其審之　八月　上諭在廷文武諸臣曰雲南自昔爲西南夷至漢置吏臣屬中國今元之遺孽把匝剌瓦爾密等自恃險遠叛倣梗化遣使招

諭輒爲所害負罪隱慝在所必討羣臣合辭以贊於是命諸將簡練軍士先給以布帛鈔錠爲衣裝具河南原武祥符中牟諸縣河決爲患有司以爲言上曰此天災也今欲塞之恐徒勞民力但令防護舊堤勿重困吾民　九月　上御奉天門命傅友德爲征南將軍藍玉爲左副將軍沐英爲右副將軍統率將士往征雲南　命魏國公徐達鎮北平軍民悉聽節制　冬十月壬子朔日食　詔太平應天鎮江寧國廣德秋糧除官田減半徵收其民田盡行蠲免命法司論囚擬律奏聞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

字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決　給事中鄭相同言國初之制凡啓事東宮官惟稱臣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今一體稱臣於禮未安詔下羣臣議翰林院編脩吳沉等奏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何得有異相同之言非是請凡啓事東宮者稱臣如故從之

癸酉藍玉沐英師至雲南之板橋元右丞觀音保等出降明日駐師金馬山故梁王以金寶來獻父老焚香迎拜玉等入城戒戢軍士無犯吏民大恱　延安侯唐勝宗率兵討衛處溫山寇擒首賊吳達三葉丁香等連結作亂命延

臣論之曰三代學者無所不習故文武兼備後世九流判士習分服逢掖者不閑武畧被甲冑者不通經術兼之者其惟諸葛孔明羊祜杜預李靖輩文武兼資難槩以一律夫木直者可以中繩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學問則亦何事不可爲也今武臣子弟朕嘗命之講學其間豈無聰明賢達有志於學者若槩視爲武人不用則失之矣卿等其審擇用之　十二月　傅友德等師至曲靖擊敗梁王將達里麻兵于白石江　遣內臣齎勅諭烏蒙烏撒諸酋長曰西南諸夷自古及今莫不朝貢中國朕受天命爲天下主十有五年而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建昌諸處酋長猶桀傲不朝朕已遣征南將軍顧川侯左副將軍永昌侯右副將軍西平侯率大軍往征猶恐諸酋長未諒朕意故復遣內臣往諭如悔罪向義來朝入貢攄爾誠款朕當罷兵以安黎庶爾其省之癸酉藍玉沐英師至雲南之板橋元右丞觀音保等出降明日駐師金馬山故梁王以金寶來獻父老焚香迎拜玉等入城戒戢軍士無犯吏民大恱　延安侯唐勝宗率兵討衛處溫山寇擒首賊吳達三葉丁香及其黨三千三百餘人家屬一千五百餘人斬首

二百八十級餘黨遂平　上命儒臣重制九奏侑食樂章其曲名一曰炎精開運二曰皇風三曰天眷皇明四曰天道傳五曰振皇綱六曰金陵七曰長楊八曰芳醴九曰駕六龍　元曲靖宣慰司行省樞密院廉訪司中慶徵江武定三路及嵩明等七州昆明等六縣元帥平章副使達魯花赤等官詣藍玉沐英降獻金銀銅印七十四金符七馬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匹　始制諸司勘合　命翰林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　置貴州都指揮使司命平涼侯費聚沒

南侯梅思祖署都司事　遣使諭傅友德沐英曰比得報知雲南已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其地去雲南尚遠今雲南既克必置都司於雲南以統率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司及府州縣以治之其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其酋長留兵守禦禁其民毋挾兵刃至如蒟醬鞋韈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其從征軍士有疾病疲弱者每衛毋限十人百人可先遣還詔諭烏蒙烏撒東川等處人民曰曩者元政不綱豪傑縱橫朕提師旅與之並驅十有三年然後命將四征五年而天下定萬姓寧建號紀元又十五年矣華夏蠻貊罔敢不服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諸夷抗命弗庭而雲南梁王尤肆虐揚用是命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統三十萬衆問爾酋西南諸夷之罪今得捷報言雲南部落俱已降附故特遣使賫詔諭爾諸夷自今有不遵教化者卽加兵討之爾等其洗心滌慮效順中國朕當一視同仁豈有閒乎　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二月　遣使諸雲南賜各土酋冠帶給以誥勅使任本州知州等官　勅

諭傅友德藍玉沐英曰近者指揮何福至京得報知擢堅撫順之方運籌決勝之畧然雲南自漢以來服屬中國惟宋不然胡元則未有中國已下雲南近因彼侮朝廷命卿等討平之今諸州已定惟大理未服前生忿恨當卽進討故命福馳回諭諸將軍夷雖頑獷詭詐多端阻山扼險是其長計若頓師宿旅非我之利要在出奇制勝乘機取進一舉而定再不勞兵可也所奏事宜悉從爾請　沐英進兵攻大理克之段世就擒乃分兵取鶴慶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由是車里平緬等處相率降諸夷悉平　三月　藍

玉等遣兵攻三營萬戶岩扳之　左參坊正字魏德壽舉文學汪叔瑜等詔有司各以楮幣聘之　征南將軍傅友德等遣人至京奏事先是　上諭友德等以雲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廣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考元時所常留兵數并計歲支秋糧徵役之法與凡事之便宜以聞至是友德奏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當以今之要害量宜設衛以守其稅則元司徒平達里麻等嘗言元末土田多爲僧道及豪官隱占今準元舊則於歲用有所不足已督布政覈實雲南臨安

楚雄曲靖普安普定烏撒等衛及霑益盤江等千戶所見儲糧數一十八萬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府州縣所徵并故官寺院入官田及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之入以給之　上可其奏　夏四月　庚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於朝　上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爲開邊啓釁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覬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況控制邊境貴於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雖悔

無及此人但知趨利不知釀害豈可聽也　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　詔免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直隸府州縣稅糧　丙申更定春坊爲左右春坊坊置大學士庶子諭德各二人中允贊善司直郎各二人置司經局設洗馬校書正字各二人　吉安侯陸仲亨遣使馳奏烏撒諸蠻復叛　上勑諭藍玉沐英曰烏撒諸蠻侗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朕觀雲南之地如曲靖普安烏撒建昌即今勢在必守東川芒部烏蒙未可守也且留大軍屯聚蕩除芒部烏撒等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分兵守禦彼

蠻貢固者尚多爾其慎之　以儒士吳顒爲國子監祭酒　詔有司旌表遼東高希凰家爲五節婦之門　五月　裴皮鐵家爲貞節之門　上謂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朕以爲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有天下敬禮百神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於是仲質與儒臣定議其儀將釋菜之前一日有司灑掃設御幄于大成門外

至日旦　上至御幄禮官入奏請具皮弁服次請行
禮導引官導上出御幄就位百官各就位導引官導
上詣盥洗位搢圭盥帨出圭詣酒鐏所酌酒詣先師
再拜百官皆再拜搢圭執事官跪進爵上獻爵授執
事官獻于神位前出圭又再拜百官皆再拜四配十
哲兩廡分獻如常儀從之　上幸國子監詣先師孔
子行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顒等以次講畢上
謂之曰孔子生於周末承上古聖人道統之傳率天
下後世之人皆欲行聖人之道惜乎魯國君臣無能
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責其子之不能從

則一國君臣可愧矣卿等爲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
爲教使諸生咸知所趨向則朝廷得人矣復命取尚
書大禹皐陶謨洪範親爲講說反覆開諭羣臣聞者
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　廣平府吏王允道言
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時嘗於此置鐵冶都提舉司
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
請如舊置爐冶鐵　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
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
今各鐵冶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之生業已定若復

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征南將軍傅友德調從征千
戶吳中領兵千人守之復造舟以渡往來之人　秋
七月　上謂翰林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
人時嘗歎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
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詔民皆事我者分所當
然故咸嚴日亟而恩禮寖薄所以然者只爲視民輕
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
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
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
今各鐵冶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之生業已定若復
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旌表

眞定孝婦劉氏劉氏新樂縣人韓太初妻太初故元時爲知印洪武七年例遷和州挈家以行劉氏事姑寗氏甚謹姑在道遇疾劉氏刺臂血和湯以進故疾愈比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以養姑又二年姑患風疾不能起劉氏號呼神明割股和粥以進姑復甦越月而卒劉氏殯之舍側園中欲還合葬于舅墓凡五年不能歸事聞　上遣中使賜劉氏衣鈔官爲送其姑喪歸葬旌其門復其徭役　起前國子助教開濟試刑部尚書楊汝賢試刑部侍郎賜冠帶衣一襲濟字來學洛陽人元季嘗爲察罕帖木兒掌書記入國朝爲河南府學訓導擢國子助教以病免十四年四輔官安然薦其有治才以母憂未終至是始徵入覲故超擢之　傅友德沐英進兵擊烏撒大敗其衆斬首三萬餘級獲馬牛羊以萬計餘衆悉遁復遣兵招擊之　八月　詔禮部設科舉取士令天下學校三年一試著爲定例　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　上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諭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雖有至聖之君猶以用人爲重曷嘗謂人無足用也蓋獨智自用則所見者狹資賢而任則所及者廣學士宋訥對曰誠如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在上豈能周知必賴羣臣薦舉然得賢與否係夫舉之者何如耳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爲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爲小人故觀其舉者即可知其人賢否矣　遣使勑勞征南將軍傅友德等曰卿等提兵深入振揚國威擒首帥於曲靖之西敗烏蠻於河渡之北席卷長驅掃金馬碧雞而撫金沙至於金齒不戰而服檄定百蠻威加八譯將軍之勞至矣欲勞以鐏酒遠不能及特以朕心閔子鄉新豐里父馬公性剛直愛人喜施后生元至

順壬中七月十八日母鄭早卒后幼父素與定遠人郭子興交厚父卒子興育后同已女后自少貞靖端一孝敬慈惠聰明出人意表尤好詩書既笄嬪于上誠敬感孚內外咸譽之及上即位冊立皇后正位中宮母儀天下益勵儉勤無時豫怠至是崩年五十一上慟哭終身不復立后識爲孝慈皇后　以秀才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　上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諭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雖有至聖之君猶以用人爲重曷嘗謂人無足用也蓋獨智自用則所見者狹資賢而任則所及者廣學士宋訥對曰誠如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在上豈能周知必賴羣臣薦舉然得賢與否係夫舉之者何如耳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爲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爲小人故觀其舉者即可知其人賢否矣　遣使勑勞征南將軍傅友德等曰卿等提兵深入振揚國威擒首帥於曲靖之西敗烏蠻於河渡之北席卷長驅掃金馬碧雞而撫金沙至於金齒不戰而服檄定百蠻威加八譯將軍之勞至矣欲勞以鐏酒遠不能及特以朕心閔子鄉新豐里父馬公性剛直愛人喜施后生元至順壬中七月十八日母鄭早卒后幼父素與定遠人郭子興交厚父卒子興育后同已女后自少貞靖端一孝敬慈惠聰明出人意表尤好詩書既笄嬪于上誠敬感孚內外咸譽之及上即位冊立皇后正位中宮母儀天下益勵儉勤無時豫怠至是崩年五十一上慟哭終身不復立后識爲孝慈皇后　以秀才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　上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諭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雖有至聖之君猶以用人爲重曷嘗謂人無足用也蓋獨智自用則所見者狹資賢而任則所及者廣學士宋訥對曰誠如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在上豈能周知必賴羣臣薦舉然得賢與否係夫舉之者何如耳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爲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爲小人故觀其舉者即可知其人賢否矣　遣使勑勞征南將軍傅友德等曰卿等提兵深入振揚國威擒首帥於曲靖之西敗烏蠻於河渡之北席卷長驅掃金馬碧雞而撫金沙至於金齒不戰而服檄定百蠻威加八譯將軍之勞至矣欲勞以鐏酒遠不能及特以朕心閔子鄉新豐里父馬公性剛直愛人喜施后生元至

順壬中七月十八日母鄭早卒后幼父素與定遠人郭子興交厚父卒子興育后同已女后自少貞靖端一孝敬慈惠聰明出人意表尤好詩書既笄嬪于上誠敬感孚內外咸譽之及上即位冊立皇后正位中宮母儀天下益勵儉勤無時豫怠至是崩年五十一上慟哭終身不復立后識爲孝慈皇后　以秀才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　上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諭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雖有至聖之君猶以用人爲重曷嘗謂人無足用也蓋獨智自用則所見者狹資賢而任則所及者廣學士宋訥對曰誠如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在上豈能周知必賴羣臣薦舉然得賢與否係夫舉之者何如耳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爲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爲小人故觀其舉者即可知其人賢否矣　遣使勑勞征南將軍傅友德等曰卿等提兵深入振揚國威擒首帥於曲靖之西敗烏蠻於河渡之北席卷長驅掃金馬碧雞而撫金沙至於金齒不戰而服檄定百蠻威加八譯將軍之勞至矣欲勞以鐏酒遠不能及特以朕心閔子鄉新豐里父馬公性剛直愛人喜施后生元至

順壬中七月十八日母鄭早卒后幼父素與定遠人郭子興交厚父卒子興育后同已女后自少貞靖端一孝敬慈惠聰明出人意表尤好詩書既笄嬪于上誠敬感孚內外咸譽之及上即位冊立皇后正位中宮母儀天下益勵儉勤無時豫怠至是崩年五十一上慟哭終身不復立后識爲孝慈皇后　以秀才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　上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諭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雖有至聖之君猶以用人爲重曷嘗謂人無足用也蓋獨智自用則所見者狹資賢而任則所及者廣學士宋訥對曰誠如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在上豈能周知必賴羣臣薦舉然得賢與否係夫舉之者何如耳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爲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爲小人故觀其舉者即可知其人賢否矣　遣使勑勞征南將軍傅友德等曰卿等提兵深入振揚國威擒首帥於曲靖之西敗烏蠻於河渡之北席卷長驅掃金馬碧雞而撫金沙至於金齒不戰而服檄定百蠻威加八譯將軍之勞至矣欲勞以鐏酒遠不能及特以朕心閔子鄉新豐里父馬公性剛直愛人喜施后生元至

者無賢哉故勅天下徵聘遺逸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為朕用於是濟寧單縣儒士張寧以崔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韜等鈔人一錠　特置天下提刑按察司凡官吏賢否軍民利病皆得廉問糾舉　晉府長史致仕桂彥良上太平治要凡十二條一曰法天道二曰廣地利三曰順人心四曰養聖德五曰培國脉六曰開經筵七曰精選舉八曰審刑罰九曰敦教化十曰馭戎狄十一曰蒐材俊十二曰廣咨訪　上曰彥良所陳通達事體有裨於正道世謂儒者泥古而不通若彥良可

謂通儒矣　上勅征南將軍傅友德等曰九月乙丑夜熒惑犯南斗蓋上天垂象以示鑒戒自昔蠻夷叛服不常卿等率師久勞于外恐衆心懈弛為寇所乘宜嚴加戒飭以備不虞且蠻夷好置毒水將士飲食極宜謹慎以副朕懷　北平都司言邊衛之設所以限隔內外宜謹烽火遠斥堠控守要害然後可以聾服胡虜撫輯邊氓按所轄關隘曰一片石曰黃土嶺曰董家口曰箭篴嶺諸如此類凡二百處宜以各衛校卒戍守其地詔從之　雲南諸夷復叛沐英等討平之　冬十月丙子朔朝罷召侍從儒臣訪論古道

上嘉東閣大學士吳沉德棻文學之美命善工繪其像賜之以示褒寵　刑部尚書開濟奏曰欽惟聖明治在復古凡事務從簡要今內外諸司議刑奏劾動輒千萬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況一日萬幾似此繁瑣何以能究此皆胥吏朋奸舞弄　上曰虛詞失實浮文亂真賊朕甚厭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於是命刑科會諸司官吏議成式榜示中外　貶勑教吳伯宗為陝西金縣教諭初遷伯宗為太常丞辭至是進司業又辭故貶行至淮召還擢為檢討　十一月　做宋制置殿閣大學

士　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沉為東閣大學士　徵耆儒鮑恂等四人至京師先是禮部主事劉庸舉鮑恂余詮張長年皆明經老儒達於治體可備顧問遣使召至　上見之甚喜賜坐顧問命為文華殿大學士恂等以老疾固辭上諭之曰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輔導東宮免卿早朝日宴而入從容侍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何辭焉恂等復固辭尋賜還鄉里　上命禮部官脩治國子監舊藏書板　命都

察院以巡按事宜須各處提刑按察司俾各舉其職
十二月　吳沉揭樞薦方孝孺學行　上召入見喜
其舉動端雅曰此莊士當老其才而用之遣還鄉尋
以仇家得罪詞連孝孺籍其家械送闕下上識其名
特令開釋

憲章録卷七

憲章録卷第八
洪武十六年癸亥
至十九年丙寅

十六年春正月己巳朔　戊申白虹貫日　上諭刑
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九論囚須原情不可
深入人罪蓋人命至重常存平恕之心猶恐失之況
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執
之并欲論罪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救之人之至
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九有論決必再三
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命魏國公徐達出鎮
北平　以文淵閣大學士宋訥爲國子祭酒　以雲
南所屬烏撒烏蒙芒部三府隸四川布政司先是烏
撒等部諸蠻復叛傅友德等率兵討之大敗其衆餘
黨有潛匿者皆捕而殺之諸蠻相率來降至是悉平
以其地近四川故割隸之　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
國子監事諭之曰國學爲育才之地公侯之子弟咸
在焉雖講授有師然貴游子弟非得威望重臣以涖
之則恐怠於務學故特命卿兼涖其事必時加勸勵
仰有成就　二月　上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
十二篇者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
情使其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爲訓自後女主竊柄有

垂君體骨肉少恩有垂建親詣諫並進有垂求賢忠諫者忌之讒佞者恍之驕奢縱佚罔知戒懼賞罰政令不行於天下閭竪小人朋比於國中卒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旌表晉州安平縣烈婦張氏國子生翟德妻也德盜同舍生衣物事覺張氏恥之曰夫者非但仰望以終吾身將冀其力學成名以顯榮父母也今若此我何面目見鄉里人乎遂自縊死事聞　上以其素承父母之教命於其父母家旌之　按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旌烈婦於其父母家一舉而勸懲文武之業何能至八百年之久乎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使吾後世子孫皆如成康輔弼之臣皆如周

劉后穆奕世積德文王以服事殷武王遂一戎衣而有天下若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脩厥德則

咸在蓋嚴於鈇鉞矣盜蜚不加誅寧不愧死也哉

吳沉等進精誠錄先是　上將享太廟致齋于武英殿召沉等謂之曰朕閱古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聖賢所言之事以類編輯庶便觀覽至是書成上覽而善之賜名精誠錄命沉爲之序　命

天下學校歲貢生員　三月

定詐僞律條　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脩短侍臣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有天下者咸稱漢高帝及陛下而已以臣觀之漢高除秦苛法雜伯而不純陛下革胡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不事詩書甘心馬上陛下留心聖學親灑宸翰制諭萬方卓然與典謨訓誥相表裏陛下豈漢高所能及哉　上曰此不足論周家自公

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愈昌侍臣頫首曰陛下斯言宗社萬年之福也　夏四月　上謂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蓋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於所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

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窓　上覽而惡之曰刑罰禁民爲非使之遠罪非以陷民也汝張窓法以罔民無乃用心太刻夫堨澤而漁害及鯤魴焚林而田禍及

虛歛巧容之法百姓其能免乎此非朕所以望汝也
濟大慚　五月　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郡秋糧命戶部諭其民曰五郡爲興王之地其民勤朕居多故數免秋以酬其勞敢有侵漁者必置於法
六月　上御謹身殿吳沉等進講周書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上曰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小人巧於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喜其順適己意任其所爲受害者必多怒將誰歸譬如犬馬噬人人不怒畜犬馬者乎沉曰小人中懷奸邪而其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上曰察之亦不易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爲者不顧非義乃牽合附會曰是不可不爲知人主不樂爲者不顧有益於天下國家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爲此誠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爲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秋七月　詔更定冕服之制　八月壬申朔日食上諭僉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激濁揚清則風紀之官寔司之今御史及按察司巡歷郡縣凡官吏賢否政事得失風俗美惡軍民利病悉宜究心若狥私背公矯直沽名苛察瑣細妄興大獄遺奸不究見善不舉皆爲失職卿等其宣布朕意

令其知之　九月　磨勘司奏增朝官牙牌律詔從之　命申國公鄧鎮爲征南將軍率兵臨江侯陳鏞濟寧侯顧敬爲左右副將軍率兵討龍泉等縣山民互相扇動結聚徒東猺賊作亂江西永新龍泉山民互相扇動結聚徒黨自稱順天王勢甚猖獗江西都指揮戴宗率兵勦捕不克至是命鎮等將兵往討之　冬十月　詔授武定軍民府女知府商勝賜勝朝服及織金羅衣紗帽金帶　詔頒鄉飲酒禮圖式于天下　十一月　禮部言秦蜀守李冰鑿山堰流以備水旱民始殷富漢文翁爲蜀守仁愛化民興學教子弟宋張詠爲蜀守民畏而愛之李氷已載祀典文翁與詠未及奉祀今擬以文翁張詠與李氷同一祠祀卓茂爲密令黃霸爲河南丞皆漢之循吏具載漢史鈞州有霸廟址密縣亦有茂廟址葦而祀之正合祀典陸遜及子抗從子凱世爲吳郡人當三國時文武兼資爲吳將相以勞定國松江舊祠址尚存宜令有司葺祠致祭四川隆川土神垂休侯李龍遷臣事於梁築城保障川蜀邦人祀之雨暘疾疫祈禱必應唐狄仁傑諫立廬陵王復唐社稷嘗謫爲彭澤令彭澤舊有祠宇理宜褒祀謝夷甫肅宗時爲京畿令孟温押兵過境縱掠

百姓夷甫捕而斬之李輔國諸之於朝流建州卒塾于甌寧後見夢于帝立廟賜名靈通封武英侯元江州路總管李黼與其姪秉昭臨難死節廟食于九江義兵萬戶李宗可從余關守安慶城陷關死宗可自刎余關既立祠安慶宜以李宗可配享皆從之命著之祀典　十二月　刑部尚書開濟等有罪誅濟洛陽人初爲國子助教與丞相胡惟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御史大夫安然薦其才召拜刑部尚書　上以濟有才信用之濟由是自負好以法中傷人擅移文督責諸司若中書省所爲者又爲榜戒其僚屬曰

尚書到任乂事之遲錯皆寬大容忍復爾則罪不爾貸奏請揭于文華殿以示于衆　上曰爾告戒僚屬之言欲張之殿廷豈人臣禮耶濟慚謝未幾又立簿曰寅戌之書以限僚屬出入上聞切責曰聞之古人以卯酉爲常道今使趨事赴工者朝自寅暮盡戌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耶濟不聽獄囚有禁死者濟亦不問嘗受一囚賂以獄中死囚代而脫之爲獄官所發　上詔濟諭之歸部與付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徵執獄官於獄扼其吭而殺之上怒乃下濟獄備執王希哲等詔廷臣訊之濟具服於是并希哲等誅之

濟陰毒狡險外事諛悅嘗朝罷　上召與論政事濟畧無建明但稱曰真聖人真聖人故上又深惡其諂佞云　武英殿大學士吳伯宗以薦舉失人降爲檢討尋卒

十七年春正月己亥朔　信國公湯和巡視海道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諸城　以孔子五十七代孫訥襲封衍聖公　旌表山陰縣民徐乂讓及其妻潘氏孝節元末兵亂乂讓與潘氏奉其父安避兵山谷間遇寇斫安頸流血乂讓抱安大呼曰汝寧殺我勿殺吾父寇即捨安殺乂讓將辱潘潘紿曰我夫死

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則無憾也寇以爲然縱潘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即投火中死寇驚嘆而去安得不死至是有司以聞　上以乂讓能捐生以救父死潘氏能全節以盡婦道詔旌其門　二月　更定都察院官以詹徽爲左都御史　以翰林侍講學士李翀爲浙江右布政　三月　大赦　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舉人不拘額數從實充貢　征南將軍傅友德藍玉等自雲南班師至京入見　上慰勞之　詔改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公署于太平門外勑曰肇建

法司於玄武之左鍾山之陰名其所曰貫城貫法天之貫索也是星七宿如貫珠環而成象乃天牢也若中虛而無凡星於內則刑官無邪私政平訟理獄無囚人若凡星出貫內者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明者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司已法天道建置爾諸職司各勵乃心愼乃事法天道而行之如貫之中虛庶不負朕肇建法司之意也爾其敬哉　夏四月　上謂侍臣曰朕觀大學衍義甚有益於治道每披閱便有警省故令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使鑑古驗今第其得失大抵其書先經後史要領分明使人觀之易悟

眞有國之龜鑑也　論平雲南功進封潁川侯傅友德爲潁國公其監玉仇成王弼等先已封侯當爵及子孫其餘將校遞陞有差　上謂諫議大夫唐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齊故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訐謗言近於忠訐言近於愛惟不惑於謗言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於訐言則智日明而佞人自絕矣鐸對曰聽言之難從古爲然惟不爲所眩惑則讒自遠陛下聖諭深得其情　上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由以知故廣開言路以來衆言有善者則獎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之罪庶言讒佞而面詰者決不可容也　禮部言開封府鈞州張宗魯四歲失明二十遭亂負母路氏逃難其妻扶掖以行歲饑宗魯賣十以爲養日給不足則妻採野菜以繼之天下既定宗魯奉母還故鄉竭力供養母卒仍求其前母曹氏沈氏吳氏三人遺骸合塋父墓上曰宗魯以髫年而孝行如此命表其門　五月　高麗遣其臣崔清貢馬二千疋至遼東訴言金非其地所產願以馬代其餘皆如約　上許之　六月　上御未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綱紀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然後治化醇一或者曰有禮樂不可無政刑朕觀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爲治耳苟爲治徒務刑政而遺禮樂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美在下者雖存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藥石卿等於政事之間宜加此意毋徒以禮樂爲虛文也　命禮部製大成樂器以頒天下儒學　秋七月　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來往　上謂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

蕭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黃緣爲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爲害非細故也閒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歎也夫仁者治於未亂智者見於未形朕爲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建朝天宮其地即吳治城晉西州故址南宋時始置總明觀唐建紫極宮宋眞宗大中祥符間改祥符宮尋改天慶觀元元貞時改玄妙觀文宗時又改永壽宮至是重建賜名朝天宮設道録司于內　上御東閣翰林待詔朱善等侍上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爲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已能好言人過君子則揚人之善不矜已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已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多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等皆悚聽　皮作局大使許士哲言治道之急者十有四其目曰明賞罰以清官吏問疾苦以安生民均賦役以甦民力嚴銓選以擇賢才揀精卒以杜妄費興武舉以羅英才崇節義以厚風俗明禮樂以教萬民立平準以利商賈罷常平以惠農民用直臣以任彈糾開言路以通民情滅亡胡之餘燼以絶後禍監前代之興亡以

者再又固辭尋命爲禮部侍郎進禮部尚書皆固辭淨澹恬退始終一致宸翰時加存問眷待之厚隆於勳戚　冬十月　上以河南河決北平旱災勑駙馬都尉李祺等往賑之　閏十月　欽天監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矣蓋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隨時脩改以合天道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乳授時曆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抄辛巳至今年遂數盈漸差天度擬

介脩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大統曆元而七

政之源有遲疾逆順伏見不齊其理深奧實難推演
聞磨勘司令工道卓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
若得此人推演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
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
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
違也書奏　上是其言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

十一月　上御東閣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
明君受之爲無難詔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聽之尤
易仆朕觀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辭氣象雍容垂訓
萬世此誠可法後世以諛詔諛相歡如陳後主江總輩
污穢簡策貽譏千古此誠可戒嘗善董倫對曰誠如
聖論惟明主則能愼擇之　上曰責難不入於昏君
諂諛難動於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
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　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
文爲曲阜世職知縣　上謂禮部臣曰近命遼東立
學校或言邊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
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
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
遼東誦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
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況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

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儀非但可
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十二月　以翰林院
待詔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　左都御史詹徽奏太
平府民有毆傷孕婦至死者律當絞其子乞代父受
刑奏請裁決詔大理寺卿鄒俊議曰子代父死情固
可矜然死婦繫二人之命宪曷由伸犯人當二死之
條律何由貸與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無辜之男詔
從其議

十八年春正月癸亥朔　吏部言天下布按二司及
府州縣朝覲官凡四千一百一十七人考其政績詔
稱職者陞平常者復其職不稱職者降貪污者送法
司罪之闕茸者免爲民　以儒士劉三吾爲左春坊
左贊善三吾名昆孫以字行茶陵人三吾少習舉業
元季避兵廣西行省授靖江路教授遷儒學副提舉
王師克廣西乃歸茶陵至是通政使茹瑺薦之三吾
雖老而應對詳敏博覽善記侍承顧問多稱旨　上
甚重之遂有是擢尋陞翰林學士　高麗遣使進馬
五千匹金五百斤銀五萬兩布五萬疋賜其使金庾
等八十七人鈔三百八十二錠　命江夏侯周德興
等往河南招集故元將校　二月　上以當春大赦

陰晦不解間雷雹雨雪乃論中外百司下至編民卒伍凡軍民利病政事得失苟有所見皆得盡言無諱國子祭酒宋訥獻守邊策曰今海內既安蠻夷奉貢惟沙漠胡虜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爲患若欲窮追又恐勞師萬里餽運艱難陛下欲爲萬世之計要不過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在乎足兵足兵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始中匈奴帥十餘萬騎南寇趙充國將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之籌畫區分緊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智謀畧豈無如充國者哉陛下宜選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上嘉納之　己未魏國公徐達卒達鳳陽人家世農業年二十二從　上起兵濠梁上一見奇之遂位諸將上託爲股肱心膂戮力行陣四征羣醜驅逐胡元壹開華夏方其在軍中日延禮儒士說古兵法及將帥行事親折其是非成敗莫不心服至料敵制勝與漢唐名將等而忠義仁厚過之故能輔成帝業爲開

國功臣第一　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顧等四百七十二人進士是科練子寧對策極言今日朝廷用人狗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因歷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言甚剴切不顧忌諱　上嘉之擢第二又得黃子澄上與侍臣論漢之諸帝侍臣有言明帝亦聰明之主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爲明而以兼聽爲明通於人情察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於細故則未免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　上以諸進士未更事俾觀政諸司各照出身次第資格月給

俸米其在翰林承勅監等近侍衙門者取庶常吉士之義稱爲庶吉士其在六部諸司者仍稱進士　遣使諭靖寧侯葉昇等曰邇者上天垂象沿邊城池宜加慎守凡外寇入境但當保障清野靜以待之俟其怠歸急擊勿失不宜輕出境外蹈其不測也　以翰林院待詔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　夏四月　吏部尚書余熀以罪誅時國子祭酒宋訥以嚴爲衆所嫉耻教金文徵與熀同鄉謀逐之吏部移文令訥致仕訥陛辭　上驚問故遂鞫得實以熀專擅威柄并文徵等誅之　柳州馬平縣主簿孔性善言溪洞猺獞

恃險竊發殺掠吏民及官軍討捕率不能獲兇頑自恣爲患益深然此雖盜賊豈無良心昔者陳景文爲知縣猥獞皆應差役厥後長吏撫字垂方始復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禍福彼雖克頑豈不革心向化爲良民乎　上嘉納其言命吏部凡溪洞郡縣擇賢守令以撫輯之　五月　上御華蓋殿朱善進讀心箴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絶忠慈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

我之累矣　上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暮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過勞　上曰吾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吾饑不暇食倦不暇寢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居晏樂亦豈不願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此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以汚陽指揮僉事潘進爲雲南右衛指揮同知雲南叛服不常軍儲不給進能謹屯田繕甲兵由是軍不乏食事無

廢弛　六月　詔禁諸司納賄布政司毋得送賊六部等衙門若六部等有犯必稽職自何來司府州縣有犯必遞相窮究　上諭吏部曰天下府州縣官一歲一朝未免曠官滋費自今定爲三年一朝齎其紀功圖冊赴部考覈布按二司官亦然著爲令　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至於用人蓋未盡道初將相大臣迎自代邸即位首拜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令其諸將相列侯宗室大臣皆在所綏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賢謂而不能用竟死長沙竇廣國賢欲相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爲天下用人何避私嫌乎

此其於君人之道所以有未盡也　秋七月　鎮江丹徒知縣胡孟逼縣丞郭伯高以事當就逮耆民數十人詣闕疏其撫民有方　上特命釋之仍遣使往勞以酒　八月　邠州請以姜嫄公劉二廟入祀典詔從之　以進士方昇梁德遠等六十七人爲六科給事中六部試主事　上諭之曰忠良者國之寶奸邪者國之蠹故忠良進則國日治奸邪用則國日亂觀唐太宗用房杜則斗米三錢外戶不閉玄宗用楊李則安史作亂蒙塵播遷此可鑒矣　九月　上御

華蓋殿命朱善講周易至家人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　以翰林院檢討茹太素爲戶部尚書　上諭戶部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敝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塗開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廢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　文淵閣大學士朱善卒善字備萬江西豐城人元季隱居著述以理學爲已任洪武初爲郡學教授薦爲翰林脩撰以奏對失旨放歸尋復徵爲待詔陞文淵閣大學士以疾賜歸卒年七十二所著有詩經解頤等集　冬十月　御製大誥成頒示天下　築欽天監觀星臺于雞鳴山　上諭工部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即命釋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至死亡則賢者之後寖以微滅是豈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輸作者依例釋之　陞宜興縣主簿王復春爲常州府同知遣吏科給事中王敬之往撫之復春至官興利除害政績大著敬之還具以聞　上嘉其能稱職陞一級仍賜敕獎勵之　復春古士楊靖齋勅勞之曰朕觀歷代名臣其流芳至今而不泯者由其竭忠以事君務公以福民生不苟且以營利死不屈節以喪名其泛泛之徒弗厲名節是以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深可惜哉今爾宜與縣主簿王復春不肯朘民之利以狗上官之欲觀其所言實爲公論方今有司鮮有如此者特遣使齎禮幣以勞就陞爾奉議大夫同知常州府事爾其竭乃心力以光初志　十一月　上諭侍臣曰保國之道藏富於民民富則親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休戚繫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至於亂亡朕思微時兵荒饑饉日食藜藿今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于懷故宮室器用一從朴素飲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過奢傷財害民也　信國公湯和等平蠻師還　十二月　丙午詔舉孝廉之士十九年春正月戊午朔　上與侍臣論治道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奠之莫不厭貧喜富當

重農時薄賦斂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
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
之以威迫之以力強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
水過顙終非其性也　以御製大誥頒賜國子監生
及天下府州縣學生　雲南左布政使張統言舊例
商人納米于金齒者每一斗給鹽十引以穀准米者
聽以是商旅輻輳儲畜充溢其後有司不許輸穀由
是商人少至軍餉弗給請仍其舊從之　二月　上
坐東閣因與侍臣論仁智　上曰聖人篤於仁賢者
不爲愛物姦欺之智足以禍身
不舞智若姑息之仁不爲

又論天人相與之際上曰天人之理無二人嘗以心
爲天論儉上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
者賞賚然賞不可濫　遣使勑勞蘇州府常熟知縣
成茂奇時府吏詣縣徑由中道入公堂茂奇怒其越
禮執之事聞　上喜其能命以酒勞之　三月　上
諭戶部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
前代理財竊名之官皆閭閻知此道謂生財裕國惟事
剝削竈蝕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販
楸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其取財有
限而傷民無窮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撙節用度自

有餘饒減省徵役使農不廢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末
使游惰者皆盡力田畝自然家給人足積蓄富盛爾
戶部正當究心毋爲聚斂以傷國體　辛未御製大
誥續編成頒示天下　省躬錄成初　上命翰林儒
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爲鑒戒者爲書
名曰存心錄朝夕觀覽後復命贊善劉三吾編類漢
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爲一書名曰省躬錄
至是詔頒行之　夏四月　定工匠驗其丁力以三
年爲班更番赴京輸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輪班匠
議而未行至是工部侍郎秦達復議舉行量地遠近

以爲班次因置籍爲勘合付之至期齎至工部聽撥
免其家徭役著爲令於是諸工匠便之　陞慈谿知
縣秦仲彰爲寧波府知府李仲文爲慈谿縣
丞時仲文遣吏馬仁生行縣違法仲彰械仁生至閽
下　上嘉之故陞仲彰而降仲文　五月　上諭吏
部曰國家人才非一日所能造就襄進士魏安仁等
六人嘗以過謫爲浙江按察司書吏使知自新今已
歷年恐爲小人所侮則終身喪志雖欲改過不可得
矣其召還用之　上聞嘉興崇德縣知縣毕輝縣丞
褚搏剛正能官遣行人齎勑往勞之　常州府官范

好古言行人王良至郡奉職不謹黷貨無厭　上諭
禮部曰朕觀自古材智之士不屈於無能之下故克
流芳千後設使居官莅事之時屈於常人之下無補
於君無益於民壞法亂政何所不有今好古乃能守
邦憲以尊朝廷發奸貪以安黎庶其不屈於無能之
下可見矣爾禮部即遣人齎禮以勞仍令械良至京
罪之　處州麗水縣民有鬻卜者嘗干謁富室不應
所求乃詣闕告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聚衆謀亂
命錦衣衛千戶周原往捕之知縣倪孟賢聞原將至
密召父老詢之父老皆曰無是事孟賢又微服往察

見其男女耕織如故乃歸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
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於田土今使良善者受惡逆
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耶即具疏上聞復令耆老四
十人詣闕訴其妄　上命法司論妄告者賜耆老酒
食及道里費遣還孟賢南昌人　六月　詔天下有
司敬老尊賢報功崇德恤孤賑寡　秋七月　蘇州
府吏錢英姦宄不律知府王觀等廉得其狀箠死之
以聞　上遣使齎勅諭之曰朕聞居官莅政設施不
一然非威無以治下非恩無以得衆惟中正之士秉
公平之心廉潔之操臨民治政恩威兼行吏胥徒

卒焉敢侮慢朕常戒勅諸司鮮能如命惟爾觀及同
知曹恒經歷王聃能秉公心行正道將奸吏箠死流
下之方得矣政令必行奸邪斯遠境內肅清民安有
日矣今特遣行人齎勅并禮以勞爾其益勵厥志用
成嘉績故諭　國子博士吳沉以老疾乞致仕許之
沉字濬仲金華人故元國子博士師道子也洪武十
三年薦授翰林院待制歷陞東閣大學士考功劾其
總事降爲侍書尋改國子博士至是致仕　詔舉經
明行脩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者郡縣禮送京
師　上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

政至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於事
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
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　上曰正爲此
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
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
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
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
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之　八月
上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椿庫爲內藏庫顧謂侍臣曰
人君以四海爲家固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

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
園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
寶以來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
候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
貸爲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
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
籍號年出錢示眞宗曰善保此足矣詔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
爲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太宗開私財之端及其
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內藏積而不發間有
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爲能行其所難皆由

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命禮部制德祖玄皇帝玄皇
后　懿祖恒皇帝恒皇后　熙祖裕皇帝裕皇后袞
冕冠服命皇太子至泗州時肝眙縣修繕祖陵奎衣冠
祭告　九月　沐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
宜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儲蓄　上諭戶部曰屯
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兵食邊方之計莫善於此趙
充國始屯金城而儲蓄充實漢享其利後之有天下
者亦莫能廢英之是謀可謂盡心有志古人宜如所
奏然邊地久荒榛棘敝騶用力實難宜緩其歲輸之
粟使彼樂於耕作數年之後徵之可也　冬十月

梁爲天下之都會洛陽爲中國之形勝誠帝王萬世
之基也伏望取法前聖毋安於江左益隆大業以馭
四方又言州縣之職於民最親而郡守實民之師帥
得其人則政舉民安非其人則政煩民擾選廉能之
士可任是職者授之夫一州一縣設官不必數多如
州有守如縣有令以專其政設一佐貳以贊治足矣
若其庸能可稱則陞賞之貪汚不才則黜罰之賞罰
既明則天下自治又言唐虞之世命夔典樂用之朝
廷奏之郊廟則天神格人鬼享自周之末鄭衛淫哇
之音歷代因之未能復古宜脩明雅樂以成一代之

盛典倡優俗樂不可復用書奏　上嘉之　左都御
史詹徽上言陛下於刑獄每存欽恤蓋欲期于無刑
而頑民狎玩犯者不止臣愚以為莫若嚴刑以制之
使知所畏而重犯法　上覽之曰刑不可使縱弛亦
不可使過嚴縱弛則為惡者無所畏過嚴則為善者
或濫及用刑之道但貴得中得中則刑清失中則刑
亂而政衰矣如爾所言恐流於濫其可哉

憲章錄卷第九

洪武二十年丁卯
至二十三年庚午

二十年春正月壬子朔　命馮勝為征虜大將軍傅
友德藍玉為左右副將軍趙庸王弼胡定郭英為左
右參將商暠參贊軍事率師二十萬討納哈出又命
李景隆鄧鎮吳良等皆隨征師行　焚錦衣衛刑具
先是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屬法司其有重罪逮至
京者或令收繫錦衣衛審實情辭用事者因以非法
淩虐　上聞之怒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繫囚送
刑部審理　詔脩闕里孔子廟宇　甲子大祀天地

于南郊禮成天氣清明聖情悅豫侍臣進曰此陛下
敬天之誠所致　上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
當有其實矣以子民之任付於君為君者欲求事天
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任守令
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
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
非祈福於已實為天下蒼生也　府軍前衛老校丁
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絞下絞上黃塘下黃塘者舊
產銀礦前代皆嘗採取今銅閉已久若復採之可資
國用　上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

利民爲心好利者以戕民爲務故凡言利之人皆戕
民之賊也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
其初有司貪爲己功歲額猶足取辦經久地產既竭
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無窮之害此可以爲戒豈
宜效之　三月　浙江布政使司及直隸蘇松等府
縣進魚鱗圖冊先是　上命戶部覈實天下田土而
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往往以田產詭託親隣勢要久
之相習成風奸弊百出謂之逼天詭寄於是奸宄糧
差累及善良上聞之遣國子生武淳等往各處集里
甲耆民躬履田畝圖其田形方圓次其字號悉書主

名用步弓丈量編類爲冊其法甚備以圖所繪狀若
魚鱗圖然故號魚鱗圖冊　乙未躬耕籍田遣官享
先農禮成宴羣臣於壇所　御註洪範成　上嘗命
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因爲之註復
自序之　三月　復設太原府交城縣大通鐵冶所
初大通置冶歲貢雲子生熟鐵十萬斤後罷之聽民
採取至是朝廷繕治兵器當用雲子鐵而他所不產
工部以爲言故命復設之　指揮僉事高家奴等市
馬高麗還言高麗王表請不受馬直　上諭禮部曰
朕待諸番國以誠信彼前聽約束許其互市故遣人

市馬今彼言不敢受直豈其本心蓋畏勢也以勢逼
人朕所不爲爾其以朕咨其國王知之仍令諭延安
侯唐勝宗侯高麗馬至擇其可用者以直償之駑弱
不堪者量減其直仍折柬與其王知之勅至遼東適
高麗送馬三千四十匹至勝宗如勅償其直既而暹
羅國亦以馬來貢詔如高麗償之初已亥之歲遼陽
濟陽兵起民因避亂轉徙高麗久未得還及高家奴
徐質等往市馬而故元降將咬住等以所市馬及以
令高家奴等就索之至是高麗因遂以所市馬及以
遼瀋流民叅叅里不歹等戶四十五口三百五十人

來歸　雲南左布政張統秩滿來朝　上以統在雲
南能撫綏夷人俾復職賜璽書勞之　夏四月　左
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有兒矣今復不悛宜并論前罪誅之
宥令復論之則不信矣用刑不信使人何所措手足
且其罪至死而縱之則爲縱惡不至死而誅之則爲
濫刑今罪未至於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入之罪
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杖而遣之　五月　納
哈出棄金山巢穴營於新泰州去遼陽千八百里
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

得其常者上曰爲惡或免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脩其在已者禍福則聽於天彼爲善無福爲惡無禍者特時未至耳

六月　馮勝駐師金山東北遣藍玉至納哈出營降其衆初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鷹莊一曰龍安一禿河輜重富盛畜牧蕃息虜主數招之不往及是大軍將逼之納哈出計無所出乃刺吾因勸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勝遣指揮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勝營陽爲納款而實覘兵勢勝遂遣王往一禿河受其降虜使見勝還報納哈出聞之指

天嘖嘖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自詣玉納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常茂在座其麾下有解胡語者以告茂茂直前縛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衆欲來追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於是其衆悉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于京仍奏常茂驚潰虜衆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

濮英等將騎兵三千爲殿　閏六月　濮英殿大軍還道爲虜所乘死之初納哈出之降也餘衆驚潰者皆竄匿及聞大將軍旋師以其降衆俱行甚憾之乃設伏於途候大軍過而邀之英等後至伏發英猝爲所乘衆寡不敵遂見執英絕食不言乘間自剖腹而死英廬州人少以勇敢聞累功陞中軍都督僉事至是沒于虜　上聞之驚悼特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追封金山侯謚忠襄　大將軍馮勝捷奏至

上以常茂驚潰虜衆即令械送京師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建武成王廟　秋七月　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建武成王廟上曰立武學用武舉是岐文武爲二轍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以上之士文武兼備用無不宜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冊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韜略不事經訓事習干戈不聞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陋哉今又欲循襲立武學建武成王廟是仍後世之陋習也太公宜從祀帝王廟其武成王廟罷之　八月　上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爲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鑑照萬類一爲物誘則鏡垢水濁豈能照物侍臣對曰陛下謹所嗜好正心之道莫過於此上曰人

亦豈能無好但在好之得其正耳如人主好賢則不肖者遠好直則諂佞者遠正直者遠而國治矣苟反其所好則賢者遠而不肖者進正直者遠而邪佞者進欲國不亂難矣一嗜好之間而治亂係焉可不謹乎　上聞大將軍馮勝等在軍事多不律遣使勑諭勝及副將軍傅友德藍玉正弼郭英曰古之名將爲國効忠勳名千載在我朝若徐達常遇春平定華夏未嘗行一不義所以功成名遂近以沙漠未清命爾等率師何馮勝膺大將軍之任而乃專爲已私擯惡胡中降虜致恨古之名將豈如是耶及旋師之際部伍無法致使濮英等人馬三千陷沒于虜又不聽朕命擅發留守大寧軍卒遂遺殘胡後患凡若此者論以國法皆在不宥朕以將軍嘗有戰功姑容自新若改行易慮庶可保全以圖後功往來人言頗多舉其大槩於將軍亦報哉　馮勝械常茂至茂勝之婿也勝每於衆中卑折之茂不堪出不遜語勝嘶之及降納哈出而虜衆驚潰勝欲自解故歸咎於茂而奏之茂既至陳所以降納哈出之故　上曰如爾所言勝亦不能無罪命收其總兵官印召勝還令藍玉行總兵官事

百餘人送至京師　九月　納哈出等赴京入見　上賜納哈出以一品服封爲海西侯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授以指揮千百戶有差俾各食祿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處之　乙未天壽聖節受朝賀宴羣臣於奉天殿皇太子宴國戚暨東宮官於文華殿　鄭國公常茂坐前驚潰虜衆罪當誅　上念其父遇春之功釋之安置于廣西之龍州　建北平行都指揮使司於大寧　冬十月　建歷代忠臣廟成先是漢秣陵尉蔣子文晉尚書令卞壼南唐節度使劉仁贍宋武惠王曹彬皆歷代崇祀元御史大夫福壽亦已立祠　上以其皆溷處閭巷詔徙建于雞鳴山之陽至是廟成命應天府每歲以祭功臣日致祭著爲祀典　上與諸將論兵政上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蓄藥以治疾不可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嘗用兵以勘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脩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蓋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怨啓釁適以召亂正猶醫家妄以暝眩之藥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殞命亦傷元氣故爲國者但當講武事不可窮兵黷武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朕意庶幾無失　上以北方學校無明

師生徒廢學命吏部選南方學官之有學行者教之增廣生員不拘額數復其家　宋國公馮勝以罪召至京　上以其勳舊不加譴命建第鳳陽奉朝請

十一月　命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往雲南總制諸軍就於定邊姚安等處立營屯種以俟農隙征進又命桓等領兵屯田於畢節等衛　以河南府儒學訓導葛鈞爲翰林侍講學士　十二月　晉王府長史杜彥良卒彥良名德稱以字行寧波慈谿人元舉于鄉爲衢州包山書院山長轉平江路儒學教授罷歸時張士誠據江西方國珍分省浙東數聘不就洪

武六年大徵天下儒士浙江參政徐本首以彥良應薦待詔闕下奏對稱旨擢太子正字十一年授晉王府右傳　上親製誥文賜之彥良以輔導之職莫先於格心乃製圖以獻晉王十三年改左長史十五年朝京師上太平十二策言多剴切上嘉納之十八年以疾乞歸至是卒　河間阜城驛馬戶以孳生馬來進　上曰馬戶給豆之給甘費不輕故常命兵部榜諭凡驛馬孳生聽民出賣今後來進者豈朕言不信於民耶無乃有司奉行之不至也其即還之　上以中外武臣多出自戎伍罔知憲典往往麗法乃親製

大誥三十二篇以訓之俾知守紀律撫軍士立勳業保爵位頒之中外永爲遵守

二十一年春正月丙子朔　召前諸城知縣陳允恭於河南　上諭吏部曰爲國以任人爲本作奸者不以小才而貸之果賢者不以小疵而棄之奸者必懲庶不廢法宥過而用則無棄人陳允恭前任諸城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夫長民者能愛民雖有過可用也於是召允恭還復其官以浙江道御史凌漢爲右副都御史漢鞫獄平恕人有德漢者遇諸途厚報以金漢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何以金爲固拒不受有廉得其事以聞者故陞用之　二月　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先是禮官具名奏請　上親裁定以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术赤老温伯顏九三十有七人從祀歷代帝王廟　遣官祀歷代帝王初帝王廟爲五室祀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至是去隋文帝凡十六帝　故元四大王來降　上以其无

之子孫憫而宥之且厚其賜賚命隨西平侯沐英戍守雲南　大將軍藍玉送降胡寡婦一百六十二人至京命以文綺帛衣四百八十餘襲鈔一千二百三十錠給賜之　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賜任亨泰等九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特命立石題名于太學著爲令是科得卓敬齊太　已卯東莞伯何貞卒貞廣東東莞人元至正間嶺南盜起貞集義兵保障一隅王師南征貞即款附以功歷陞布政封東莞伯至是卒命其子榮襲爵　上召考試官陳宗順等諭之曰今日觀列子鄒子竊鈇之事因思人之信疑皆生於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惟能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信所當信疑所當疑則人無浸潤之譖形似之惑矣又論五性之德　上曰小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非禮詩察非智諒而不貞不可謂之信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　增脩南郊壇壝於大祀殿丹墀內疊石爲臺四隅東西相向以爲日月星辰四壇又於內壝之外亦東西相向疊石爲臺凡二十各高三丈有奇周以石欄陛降爲磴道臺之上琢爲山形鑿龕以置神位以爲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井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諸神及歷代帝王之壇壇之後樹以松柏外壝東南鑿池凡二十區冬月伐冰藏凌陰以供夏秋祭祀之用其歷代帝王及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並停春祭每歲八月中旬擇日祭之日月星辰既已從祀其朝日夕月衆星之祭悉罷之仍命禮部更定郊廟社稷諸祀禮儀著爲常式　上謂侍臣曰朕昨觀史見前代人君好聽讒言者必致敗亂蓋國有讒佞忠賢少害也賢者事君必以正初若落落難合終實有益讒佞險巧之人善承人主意人主多爲所惑始若無害終實無所不至其妨賢病國可勝道哉是以人君圖治須保賢哲去讒佞　西平侯沐英討百夷思倫發衆號三十萬象百餘隻復寇定邊欲報摩沙勒之役勢甚猖獗英集將佐告曰賊之所恃者象耳吾知其無能爲也乃令軍中置火銃神機箭分爲三隊俟象進則火銃以次而發破之必矣及陣既交象皆被甲衝

突而前我軍矢石俱發象皆股慄而奔乘勝直擣其
柵寨遂縱火焚其巢穴復以兵邀擊之賊衆大敗斬
首三千餘級俘萬餘人象死者過半思倫發遣去英
奏捷還師所過城邑百姓爭持牛酒迎勞之　大將
軍藍玉等率師十五萬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主脫
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從間道兼程而進　夏四
月　上謂廷吉士解縉曰朕今與爾義則君臣恩猶
父子當知無不言縉退上封事大畧謂願陛下推愛
臣之心愛天下推待臣之心待萬物以天地爲一體
以天下爲一人令不宜於數政刑寧失於不經凡萬

餘言具在縉集中皆人所不敢言者上嘉奬之　上
嘗好觀說苑韻府道德經心經解縉上言說苑出于
劉向向之學不純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
人心術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蕪穢畧無可采陛下
若喜其便於檢閱願命一二儒臣集唐虞周孔之言
勒成一書以備勸戒且今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
儒參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更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
以承唐虞以惠萬世縉又獻太平十策一曰叅井田
均田之法二曰兼封建郡縣之制三曰正官民四曰
興禮樂五曰審輔導之官六曰新學校之政七曰省

繁冗八曰薄稅斂九曰務農十曰講武條陳以上上
嘉之而未及行　藍玉等兵破故元主脫古思帖木
兒于捕魚兒海獲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
太子必里禿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又追獲吳王朶
兒只代王達里麻平章八蘭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
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十七口得寶璽圖書金銀印
章馬駝牛羊車輛各籍數入奏遂班師　五月甲戌
朔日食　藍玉遣使至京上表奏捷　上遣使齎勅
勞之　六月　勅賜信國公湯和還鄉先是和以年
高乞歸　上念之俾建第于鳳陽且謂和曰日本小

夷屢擾瀕海之民卿雖老強爲朕一行視地要害築
城增兵以固守備和歷閱越沿海之地築城數十而
歸至是新第成故有是賜　辛丑安慶侯仇成有疾
上遣人賜內酒以書勞之尋卒成和州含山縣人歲
乙未從渡江以功歷都督僉事封侯卒謚莊襄　秋
七月　追贈故金山侯濮英爲樂浪公　藍玉遣人
送虜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地保奴及
后妃獻金印金牌賜鈔二百錠令有司給第宅廩餼
俾就居京師既而有言玉私元主妃事　上怒曰玉
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爲哉元主聞之惶懼自盡地

保奴由是有怨言上聞之曰朕初以元世祖主中國時有恩惠及民不可無嗣嘗與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盡待亡國之禮彼乃如此豈可以久居內地於是遣使護送居琉球仍厚遺資遣之　頒賜天下武臣大誥令其子孫誦習　海西侯納哈出卒　八月沐英調寧正帥兵會傅友德軍計東川　命故海西侯納哈出子察罕襲爵改封潘陽侯　戶部郎中劉九皐言古者狹鄉之民遷於寬鄉蓋欲天地不失利民有恒業今河北諸處兵後田荒居民鮮少山東西之民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寬閑之地開種田畝

則國賦增而民生遂矣　上諭戶部侍郎楊靖曰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民衆宜如其言於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眞定臨清歸德太康諸閑曠之地令自耕種免其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農具　納哈出故部屬行省平章朱高等一千餘人自遼東來降　藍玉等還朝　上謂玉曰爾率將士北征功勞最大但虜主妃降不能遇之以禮又恃勞遣人入朝覘伺此豈人臣之道哉今憫爾功勞屈法宥爾爾其率德改行以慎厥終玉頓首謝宴征北諸將於奉天殿　上賦平胡詩二章命羣臣和之　九月　航海侯張赫督江陰等衛官軍八萬二千餘人出海運糧還自遼東　勅五軍都督府臣曰養兵而不病於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若使兵坐食於農農必受弊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兼務國用以舒古之良將若趙充國輩皆以策勳當時垂名後世其藩鎮諸將務在程督使之盡力於耕作以足軍儲則可以紓美於古人矣爾都督府其申諭之　詔更定歲貢生員例府學歲一人州學二歲一人縣學三歲一人　改建歷代帝王廟于雞鳴山之陽　冬十月

頒武士訓誡錄　上以將臣於古者善惡成敗之事未能通曉特命儒臣編集申明以鉏魔獎嚕金日磾張飛鍾會尉遲敬德薛仁貴王君廓僕固懷恩劉關王彥章等所爲善惡爲一編釋以直辭俾涖武職者日親講說使知勸戒　十一月　頒賜武臣保守勅時廣西指揮耿良以科斂激變良民江西指揮戴宗以收捕山賊貪賄賂致賊人縱橫皆坐罪　上曰武臣不知受命守禦之方與夫崇名爵享富貴福及子孫之道特爲保守勅頒諸武臣使朝夕覽觀知所鑒戒　十二月　封永昌侯藍玉爲涼國公玉鳳陽定

遠人其姊歸常遇春因隸遇春帳下　上以遇春故特寵擢之歷拜征虜大將軍破故元主于捕魚兒海事見四月既歸論功行賞擬封梁國公適有發其私元主妃者　上聞之怒特念其功勞姑從寬假改封涼國公仍鐫其過于券　安南國王陳煒爲其國相黎一元幽于城外弒之立其子熅主國事一元又名季犛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未朔　改大宗正院爲宗人府以秦王爲宗人令晉王爲左宗正燕王爲右宗正周王爲左宗人楚王爲右宗人

二月　禁武臣不得預民事　遣行人齎勅并以上尊楮幣賜溫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礎勅曰朕惟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其職惟在愛民乃者遍政司言浙江金鄉衛因造軍器意在擾民爾平陽縣知縣張礎執法不從即具以聞朕深嘉歎縣令之職實稱焉特遣使以鈔三千錠內酒一封往勞以旌爾能爾其領之　三月　改給事中魏敏卓敬凡八十一人爲元士後復改爲給事中

夏四月　命杭湖溫台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令往淮河迤南滁和等處就耕官給鈔戶三十錠使備農具免其賦役三年　置詹事院　五月　僉都御史

北平山東河南曠土耕種故從整等應募　冬十月西平侯沐英自雲南來朝　上御謹身殿翰林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南可以德化北可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于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乎三吾悚服稽首而退　擢德州同知陳襲爲太僕寺少卿襲故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之子始由

中書宣使授德州同知至是坐事當戍邊　上念其父死節特宥而擢之仍賜以鈔錠　上謂侍臣曰輿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卒未易識上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小人實未易識上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不庸常譬如良玉委於汚泥其色不變君子雖於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繕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不易去上曰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羣陰消賢者舉而不仁者遠夫何難去哉　安南陳煒陪臣阮同叔來貢方物及金銀器皿賜同叔及其從人鈔有差時陳煒已爲其國黎一元所弒恐朝廷討之乃匿其事仍假煒名遣同叔來貢　十二月　申嚴巾帽之禁凡文武官除本等紗帽外遇雨許戴雨帽公差出外許戴帽子入城不許其公差人員出外者亦如之將軍力士校尉旗軍常戴頭巾或梳牢腦下官舍人并儒生吏員人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　徵士梁寅卒寅字孟敬臨江新喻人世業農家貧力學通六經之旨累舉于鄉不第遂棄舉業一時名士多與之交元爲集慶路儒學訓導以親老辭歸時天下兵起遂隱居教授及

我明興徵天下名儒脩述禮樂寅就徵已六十餘矣時以禮樂制度分爲三局寅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推服書成將授以官寅以老病辭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士多從之學稱爲梁五經至是卒年八十二所註有周易參議詩書演義周禮考註春秋考義及漢唐以來君臣事畧宋元史節要及石門集

二十三年春正月乙丑朔　信國公湯和自鳳陽來朝得風疾留京師是日　上幸其第視之　進士王希曾言其母任氏之喪以改嫁服止朞年願終三年之制　上命禮部議之尚書李原名奏曰不衰出母

古之制也希曾之母既已失節難渝定制詔從其議

通政使茹瑺引奏潮州府學生陳賢言父戍太寧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荷國教育願賜卒業上謂兵部尚書沈溍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溍對曰此生學未見成效若遂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上曰人才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既成之後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人一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才以資任用其緊豈不重乎

戶初江南人俱以十一戶養一馬江北鳳陽廬州等

府滁和二州止一戶養一馬至是　上念其勞佚不均命江北民增至五戶養一馬仍命太僕寺江南江北各存牝馬萬匹爲孳生種馬其餘悉發草地牧放江北之人每戶再給鈔三百貫別市種馬孳生以補見缺之數其正從馬二匹官止歲收一駒餘聽民自騎其飛熊廣武英武三衛牧馬亦如江北五戶之例

二月　丁酉國子祭酒宋訥卒訥大名滑縣人登元至正癸卯進士知鹽山縣入國朝爲國子助教陞翰林學士改文淵閣大學士轉國子祭酒嚴立學規諸生知敬　上特厚眷之至是以疾終命賻祭遣使護

其柩歸葬後命其子復祖爲司業　三月　申定官民服飾　燕王率師至迤都故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哈剌帖木兒等皆降　夏四月　命東平侯韓勳西凉侯濮陽侯察罕都督僉事王憲往東昌等處訓練軍士　閏四月　廣西布政司奏安南國遣使入貢　上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安南遠居海濱率先效順朕念彼嚮慕中華豈在數貢改聲諭以海外諸國三年一朝今安南不從所諭又復入貢爾禮部其速令廣西遣還必三年乃來除喪奔喪之制　五月　遷戶部尚書楊靖爲刑部尚書詔今後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爲令　乙卯太師李善長自繼　上命以禮葬之厚恤其家子祺爲駙馬都尉後卒於江浦孫茂爲指揮僉事既解襚上疏曰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臣子事嫌于不軌固天下之所共誅幽冥之所同憤者也然於事嫌不軌之中辯析幾微之際此禍機之所不測骨肉之所難言者惟明主能察焉竊見太師李善長與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此人臣之分極矣志願亦已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

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撰之事理大謬不然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善長於胡惟庸則姪之親於陛下則子之親豈肯舍子而從姪哉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事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太師國公封王而已尚主納妃而已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者乎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鑿粉世絕官污僅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又其子事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急

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挾以求脫禍圖全耳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跡而忽起此謀者也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所欲哉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慽惻爲明之猶願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且臣至疎賤非不知言出而禍必隨之然耻立於聖明之朝而無諫諍之士始者側聽私室引耳朝端意謂羣臣豈無忠智左右侍近必有爲陛下言者公卿大臣必有爲陛下言者臺諫御史必有爲陛下言者乃今卒無有一言及之者臣所以忘其踈賤冀陛下之感悟臣甘就鼎鑊無所復恨矣　六月　命定東宮司經局官制禮部考唐制言太子司經局洗馬從五品校書正九品正字從九品其餘職官祿各有差本朝祿增多於唐宜從裁減詔自洗馬而下官秩依唐制其俸祿則從本朝　秋七月　詔兵部追還在外軍衛水馬驛符驗初國朝制符驗皆用錦織文具制詞及船馬之狀付都布按三司及諸衛有急則給之乘傳而行還則納之時多假以營私者乃令都布按三司仍舊其各衛悉追取之若有急俾乘快船以行　八月　改鑄監察御史印先是既分察院爲河南等十三道每道鑄印二其文皆曰繩愆糾繆守院御史掌其一每道御史分巡印藏於內府有事則受印以出復命則納之至是副都御史表泰言各道印篆相類乃命改其制守院印十三如浙江道則曰浙江道監察御史印餘道並同其巡按印則曰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印餘亦如之惟浙江江西直隸府州縣事繁劇每道置印十餘皆五　詔考定使節之制禮部奏漢光武時節以竹爲之柄長八尺其旄三重今約漢節長三尺旌牛尾三重詔從之　九月庚寅朔日食　以福建右參政王鉞爲浙江左布政使鉞故元進士入國朝歷官右參政嘗持節撫諭麓川平緬宣慰司贈遺金貝固却不受或勸曰不受固善恐蠻人懷疑生變不若受之乃受而悉以輸雲南布政使司俾置庫而還至是陞今官　冬十月　詔封劉基長孫劉廌爲誠意伯增祿二百六十石共食祿五百石子孫世襲給以誥券　詔刊韻會定正時洪武正韻頒行已欠上以其字義音切未盡當命翰林重加校正學士劉三吾言前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宋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其

書進　上覽而善之賜名曰韻會定正命刊行之
置閣門使依宋制秩正六品以前誠意伯劉基次子
仲璟爲之　十一月　庚戌以重慶府永川知縣王
佐爲翰林侍讀　置景東蒙化二衛　十二月　上
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
死餘雜犯死罪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力不及者或
二人或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貲以行劉三吾
等曰聖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　上
曰善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　福建
布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史初　上命禮部遣

使賫天下遺書令書坊刊行至是三書先成進之
國子生程通言其祖父以罪謫居陝西年過七十無
他子孫侍養乞放還鄉里俾得就養　上憐其志從
之

憲章錄卷第九

二十四年春正月己丑朔　北平布政司參議周倬
言大寧會州山海三衛所屬驛馬皆屯田軍士牧養
有丁產者衣食僅足缺救可供其貧窶者家且不給
何有於馬以故歲多損瘠宜令官核之凡貧者仍發
爲軍而於大寧各衛選軍士之稍富者充之庶兩便
馬通州白河北接太山諸河東南至直沽海口每歲
雨時降水潦泛漲橋梁頹圮脩築勞民其通州舊有
糧船六十餘艘能運巳又宜改爲浮梁于白河之上

以便經行北平之遵化石門灤陽三驛北接大寧要
路使客絡繹驛置馬十匹而求平府榆關遷安薊鎮
口三驛惟往遼東一路驛置馬十七匹多寡不均臣
以爲宜令榆關等三驛止存馬十匹餘馬撥置遵化
等爲便北平府鄭村常度深溝三壩比因通州裏河
漕運故設官管領人夫遞送今河道淤塞并槑不通
三壩所置官夫亦當裁減疏奏命廷臣議行之　浙
東海隄　二月　權河間府景州學學正胡委安
試國子祭酒　上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
高祖立社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承以爲法或

過有寧輒賜民爵至二級三級者又聽民轉移與了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槩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爲勸高帝詔謀若此誠未盡善　改封豫王爲代王漢王爲肅王爲遼王　命種桐棕漆樹於朝陽門外鍾山之陽時以海運及防倭戰船所用油漆棕纜悉出於民爲費浩繁故有是命凡種桐棕漆樹五十餘萬株歲收以資工用以省民輸　三月戊子朔日食　遣徐輝祖李景隆藍玉桑敬馬鑑嚴麟朱銘徐質陳義徐增壽往陝西等處防邊賜鈔有差

上謂廷臣曰朕嘗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真召治工數人問之莫能答最後一人言範模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天鏡一物耳畧有偏邪則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別邪正審察是非皆原于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上御奉天殿策會試中式舉人賜許觀等三十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觀貴池人鄉會試俱第一後復姓黃　夏四月　鎮渾天儀寧夏出紫微垣　上謂後軍都督沐春曰襄者胡虜寇塞兵衛未立所以設兵守關今虜人遠遁塞外清

二教勅曰佛本中國異教也自漢明帝夜有金人入夢其法始自西域而至當是時民皆崇敬其後有以髡髮出家者有以兒童出家者其所脩行則去色相絕嗜慾潔身以爲善道教始於老子以至漢張道陵能以異術役召鬼神禦災捍患其道益彰故二教歷世久不磨滅者以此今之學佛者曰禪曰講曰瑜珈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眞皆不循本分汙教敗行爲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而居之毋雜處于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其佛

經蓍譯已定者不許增減詞語道設齋醮亦不許拜
奏青詞爲孝子慈孫演誦經典報祖父母者各遵頒
降科儀毋妄立條章多索民財及民有做瑜珈教稱
爲善友道友假張真人名私造符籙者皆治以重罪
詔六部都察院同翰林院諸儒臣參考歷代禮制更
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　命禮部印通鑑史記元史
以賜諸王　命禮部頒書籍於北方學校　秋七月
命刑部左侍郎李敭都御史張楷與閽門使同
侍班以備顧問百司奏事闕遺者隨事規正　徙富
民實京師　八月乙卯朔　上與侍臣論漢高祖聽

張良之言卽銷六國印上曰高祖聞善言卽能感悟
如此者安得不興後之爲君者少有及之侍臣曰漢
高以後若唐太宗亦能善善故其爲治亦有足稱
上以江南地薄有遷都之意命皇太子巡視關洛諭
之曰天下山川惟關洛號爲險固向命汝弟入封關
中已十數年汝可一游以省觀風俗慰勞士民於是
擇文武之臣扈從皆給道里費仍命經過府縣以宿
頓聞　遣使勅諭皇太子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
今命爾巡行陝西方渡江之際天道赫然有變雷起
東南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從後威震之

兆也然一旬之間又陰不兩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愼
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仁養性
施恩布惠以回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也爾其愼之
以翰林侍讀陳廸爲山東布政司左參政補蝗弭盜
民甚德之　九月　遣主事寇徹御史韓敬評事唐
政使西域　禮部言朝廷之禮貴於嚴肅近者文武
官入朝往往爭趨競進品級紊亂高下失倫甚非所
以明禮法振朝綱也請自今朝參之時將軍先入近
侍官員次之公侯駙馬伯又次之五府六部又次之
應天府及在京雜職官員又次之有不如儀從監察

御史及儀禮司糾覈從之　詔建寧歲貢上供聽茶
戶採進有司勿預天下產茶去處歲貢皆有定額建
寧茶品爲上其所進者必碾而揉之爲大小龍團
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　罷閽門
使　復以吏部考功主事周冊爲新化縣丞冊溫之
永寧人性明敏有治才初由進士授新化丞在官以
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稅多
寡第爲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
不擾而事易集至於獄訟文牘之務皆舒理之吏胥
不得爲奸罷諸役作民晏然安業由是流民之歸者

益衆滿考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蕭俊等詣闕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業乞令再任　上命吏部俾復爲縣丞仍令禮部宴賞而遣之　冬十月　北平河間大水詔免今年田租　定生員巾服之制襴衫用玉色絹布爲之寬袖皂緣皂縧軟巾垂帶　上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制式以進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　江西建昌府南豐縣典史馮堅言九事一曰順養聖躬以爲民社之福願清心省事勿預細務二曰慎擇老成之臣以爲諸王之福願各王

府官正皂直言匡救王失三曰攘夷狄以爲中國之福願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逸待勞四曰精選有司以爲民生之福願擇廉正之士任以方面俾察其所屬五口褒封祀典以勵忠烈願於歷代忠臣烈士有功德於民者量加封謚六曰減省宦官以防內權願鑒諸史籍裁擇冗員勿令干政以防異日弄權之患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凡守邊之將必察其可託腹心然後假以兵權必時遷歲調不使久居其任八曰採訪廉能以懲貪墨願廣布耳目之臣公聽並觀以明黜陟九曰增置關防以革奸弊願諸各設勘合差遣事畢隨即繳報書奏　上覽之曰堅之言關於政體者多是可嘉也遂命吏部擢堅爲左僉都御史湖廣寶慶衛百戶舍人倪基言四事一任用武臣三制民之產三興舉社學四選貶授職書奏　上嘉之命基參贊清平衛軍事　十一月　丙申馮勝藍玉等遣使入奏請物兵巡邊就封西番之未附者　上謂使報之曰欽觀天象未利征討慎無輕舉爾勝及傅友德宜還京師王經諸將駐陝西訓練士馬且多市馬爲武備待其有釁而後取之朕當有後命也

欲定都洛陽畫圖以獻　十二月　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震至瀘州按視有支河通永寧界乃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闢陸路作驛舍郵亭爲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潘一道至貴州以達保寧遍陝西由是往來者便之　上御武英殿觀書至惠迪吉從逆凶顧謂劉三吾曰凡人遭罹凶咎皆已有以取之及事窮勢迫則僥倖百端冀求苟免於患何益也三吾對曰如此者亦當聽命於天　上曰心無所愧可聽之於天若其自取於天何預　上諭五軍都督府臣曰

天下衛所分兵屯種者咸獲稼穡之利其令在屯軍
士人樹桑棗百根柿栗胡姚之類隨地所宜植之亦
足以供歲歉之不給爾五府其徧行程督之　靖江
王守謙卒守謙皇兄南昌王之孫皇姪子正之子也
初子正有罪謫死桐城　上育守謙於宮中所以教
訓之甚篤既長俾之靖江而陰嗾狠卑比小人肆
爲淫虐國人苦之上未忍置於法召還京師戒諭之
守謙不知悔復肆然望作詩譏刺上復容貸使居鳳
陽力田冀其知稼穡艱難而思所以保富貴也既七
年上以其久歷艱苦必克自新復其爵鎮雲南又推

本親愛之意諄諄訓戒守謙既至雲南復奢縱淫佚
掠殺不葬軍民怨咨　上猶不忍置罪仍召還安置
鳳陽雖在貶斥橫恣自如強取牧馬暴擾一鄉廼召
至京宮而禁錮之至是卒以其嫡長子贊儀爲世子
二月　詔在外公侯伯還京師　詔凡親王及功臣
賜謚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請旨　三月　兩浙鹽
運使陳襲坐黨事謫居雲南時有言襲嘗爲中書省
宣使係胡惟庸黨屬召還京法司奏當付獄　上曰
襲元忠臣福壽之子姑宥之令往雲南西平侯沐英
處聽差別勅西平侯善遇之　夏四月　以左春坊

大學士董倫爲河南布政司右參議　丙子皇太子
薨　上哭之慟命禮部議喪禮侍郎張智等議曰喪
禮父爲長子服齊衰期年又云期之喪達乎大夫今
斟酌其宜皇帝當以日易月服齊衰十二日祭畢釋
之謚爲懿文皇太子葬孝陵之次皇太子生子五一
曰雄英早喪追封虞王謚曰懷次允炆允熞允熥允
燉女一　上御東閣門泣諭羣臣曰朕老矣太子不
幸遂至於此命也劉三吾進曰皇嫡長孫富于年願
陛下早定大計天下孰不歸心上深然之　五月
陞陝西寧夏衛副千戶何忠爲指揮僉事先是忠以

所管軍士缺伍削官以副千戶郭德代之忠乃詣關
自陳　上問曰爾非萬戶何勝孫乎忠對曰是也上
諭兵部曰忠之祖勝昔爲萬戶克滁和二州與有功
及渡江父震亦從征有功後勝父子俱死行陣今忠
雖坐軍律當免然念其祖父宜報之於是宥忠罪陞
爲本衛指揮僉事子孫世襲　六月　丁卯西平侯
沐英卒英字文英鳳陽定遠人年八歲遭兵亂父母
相繼沒　上見其孤幼憐之携歸命后子之賜姓朱
氏年十八授帳前都尉累功歷官封西平侯征雲南
諸蠻下之留鎮守至是卒年四十八上命其子春迎

喪還賜塋于江寧之長泰北鄉仍塑像祀于功臣廟
秋七月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上
曰爲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之則益亂撫
治民不可擾擾之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
大治繩之說雖淺可以喻深侍臣對曰誠如聖諭
改詹事院爲詹事府　勅刑部榜諭天下學校時各
處教官訓導有給由到京　上召諭之曰汝等皆老
儒來自郡縣民間疾苦稼穡艱難悉爲朕言尚嵐州
學正吳從權對曰臣爲學正以教導爲職業民事無
開山陰縣學教諭張恒對曰臣守職常在學未嘗出

外於民事無所知　上謂二人曰豈有久居鄉里不
與人交接縱教學不出每月朔望休假并四時節序
朋友往來於民情世務豈不談及汝二人槩言不知
詐也且儒者所學皆聖賢之道古人有身居田野雖
未際遇其心常在朝廷伊尹耕於莘野常以致君澤
民爲念及出相湯發其所蘊以安天下寧戚未遇扣
角而歌自薦於齊桓公佐興霸業漢賈誼董仲舒皆
起於田里上書數陳時務議論得失唐馬周不得
志於君欲行其所學今次等既集朝堂朕親詢問俱
默不言學聖賢之道者果如是乎又如宋儒李沆爲
宰相佐真宗日以四方水旱蟲蝗盜賊等事奏之同
僚以爲細事不然其奏沆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
有所敬懼不然則留意於土木禱祠聲色狗馬之事
矣此人君不問尚且數將四方水旱等事日奏於君
今朕以汝等皆儒者故詢以民事意必有以對朕言
迺反支離其辭竟無一語宋儒胡瑗爲蘇湖二州教
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治兵治民水利算數等事當
時得人皆由其教授有法今汝所言平日在學不出
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有聰

明賢才亦爲爾等所壞使天下教官皆效汝輩所爲
朝廷焉能得人二人皆惶汗失措　上顧謂刑部臣
曰若二人者立心不誠豈能爲聖賢之教虛糜廩祿
無補於時宜寘之極邊其以榜諭天下學校使爲鑒
戒　八月　庚申祔葬皇太子于孝陵之東謚冊曰
朕惟先王之典生既有名沒必有謚名以彰德謚以
表行故行有大小則謚有輕重此古今通義雖在至
親不敢廢也爾皇太子標在儲位者二十有五年分
理庶政裨贊寔多今焉永逝特遵古典從公議謚曰
懿文德以名彰行因謚顯公論所在朕何敢私　政

建宗人府五府六部太常寺官署　上諭廷臣曰南方爲離明之位人君南面以聽天下之治故殿廷皆南嚮人臣以左文右武北面而朝禮也五府六部官署宜東西並列其建六部於廣敬門之東皆西嚮惟刑部　判已置於西北太平門之外悉改造令兒模宏壯命主事高　常董其役　頒醒貪簡要録于諸司先是　上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爲貴農最爲勞士最貴者何讀書明道出爲君用坐享天祿農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雞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秋成輸官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蟲蝗則舉家遑遑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知民艱刻剥虐害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臣備録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川力多寡而爲之書至是編成賜名曰醒貪簡要録頒布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　九月庚寅立允炆爲皇太孫詔曰襲者列聖相繼馭宇者首建儲君朕甲辰即王位戊申即帝位於今二十五年前者遲將練兵莫生民於田野統一以來除奸貪去殘強用心多矣邇來蒼顏皓首儲嗣爲重九月十三日冊嫡孫允炆爲皇太孫奉上下神祇以安黎庶太孫英明仁厚好文章典禮既爲太孫中外萬幾時付裁決當是時政治嚴覈太孫濟以寬大中外欣欣愛戴　以馮勝傅友德李景隆藍玉詹徽茆瑞任亨太杜澤楚楨唐鐸楊靖皆兼東宮師傅等官又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鄭濟王勳爲左右庶子　廷臣以方孝孺薦召至　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命世子受學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齋　冬十月己酉朔追封西平侯沐英爲黔寧昭靖王　十一月　藍玉兵次栢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檻送京師伏誅玉遂班師　上以中外文武百官職名沿革品秩崇卑勳階陞轉俸祿損益歷年滋久屢有不同無以示成憲于後世乃命儒臣重定其品階勳祿之制以示天下惟醫學陰陽僧道官俱不給祿　十二月　勅馮勝傅友德等以明年三月發京師壯勇及河南山西銳卒鼓行塞上立屯既成率數十萬衆蒐獵虜庭耀張威武勅至毋違朕命　閏十二月　高麗權知國事李成桂欲更其國號遣使來請命　上曰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最美且其來遠矣宜更

其國號爲朝鮮　免翰林學士劉三吾官時三吾諸吏部自陳壻戶部尚書趙勉夫婦坐法當死皆緣素不教誨自當引退以勵廉耻吏部以聞遂免其官　命僧録司造周知冊時京師百福寺隱囚徒逋卒往往易姓名爲僧游食四方無以驗其眞僞於是命造周知冊在京及在外府州縣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甲籍貫及始爲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於冊驗之其不同者即送有司械至京治罪容隱者罪亦如之　刑部尚書楊靖遣一武官將鞫之門卒檢

其身得一大珠卒持至靖前僚屬方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必僞物命揮碎之因以上聞　上嘉歎曰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略不動心遽斥以爲僞物而碎之免致意外生事靖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矣　河南按察司言王府長史與按察司僉事俱五品然僉事爲風紀之職今王府筵宴長史上殿僉事乃坐於殿外廡下公聚序坐長史宜在僉事下若當詔下廷臣議以爲公宴序坐長史宜在僉事下若王命長史上殿則不拘此例　上曰按察司僉事方面官也王府筵宴亦宜入殿坐於長史之上

二十六年春正月丁未朔　辛亥中軍都督僉事徐司馬卒司馬御賜名字從政世爲揚州人元季兵亂侍左右屢從征伐有功歷陞中軍都督僉事二十五年冬率師征越嶲還至成都疾作至是卒司馬好文學溫恭謙讓撫綏士卒振恤貧窮尤敬士大夫公事之暇退居一室蕭然如韋布之士自少富貴家無餘貲人皆賢之　二月　涼國公藍玉伏誅初玉以開平王常遇春妻弟屢從征伐有功胡陳之黨王嘗預焉　上以開平之功及親親之故宥而不問後擢爲大將總兵征伐所向克捷自恃功伐專恣暴橫上聞之不樂會有發其私元主妃者上切責之玉漫不省總兵在外擅陞降將校黜刺軍士至是征西還意覬陞爵命爲太傅玉怒攘袂大言曰吾此回當爲太師迺以我爲太傅退語所親曰上疑我矣時鶴慶侯張

翠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侯何榮都督黃銘吏書詹徽侍郎傅友德及諸武臣嘗爲玉部將者晨夜會玉私第爲錦衣衛指揮將獻告變命羣臣訊狀皆伏誅　遼東開元衛軍士馬名廣上言五事一曰遼東二十一衛定遼等七衛已有都司

儒學金復海蓋四州已有州學其間瀋陽廣寧義州舊皆有學今宜復舊二曰天下學校教育人材其出於工商技藝之家者稍涉膚淺即欺人傲物管子曰工商雜類不預士伍萬一任之以政必無益於治三曰狹鄉之民宜遷於寬鄉地有餘而民力不給則分兵以屯之廣民無游食之憂兵無坐食之害四曰兵老而家無丁者除其籍庶免有司勾補之勞五曰今華夏治安夷狄遠遁正歸馬放牛之日昔唐太宗初年罷府兵分隸禁衛天下八百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兵不敵關中此居重馭輕之法也臣願外衛

軍士老死者免補且漸收蕃衛移置京畿不勝社稷之福書奏　上觀所言有可采者但工商技藝之子不預士伍則與孔子有教無類之意悖矣命禮部擇其可者行之授吉安太和縣縣丞　三月　諸司職掌成詔刊行須布中外　須示稽制錄于諸功臣上自即位以來封賚功臣皆稽考前代典禮凡封爵祿食禮儀等差悉倣唐宋之制其間因時損益皆適其宜然諸功臣多武人不學往往恃功驕恣甚或肆情廢法及鹽玉以罪誅籍其家服舍器用僭侈踰制上因詔翰林院稽考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號虛實之等第編輯爲書名曰稽制錄御製序文頒示功臣使之朝夕省覽以遏其僭奢　夏四月湖廣德安府孝感縣言民饑官有預備倉糧萬一千石請以貸民即命行人乘驛往給之　上諭戶部曰朕嘗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耆民糴粟以儲之正欲備荒歉濟饑民也若歲荒民饑必俟奏請道途往返遲者動經數月則民之饑死者多矣爾戶部即論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饑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爲令　陞大名府滑縣學訓導宋復祖爲國子司業復祖故叅酒訥之仲子　詔絕安南國朝貢時安

南弒主廢立故絕之　五月　陝西民有坐事謫戍邊妻病留中途其弟夫婦請代往監送者聽之御史責弟不當代兄并罪監送者其人訴于朝　上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亦有仁心矣命賜其弟道里費而併賞監送之人　魏國公徐輝祖崇山侯李新奏考稽制錄所載公侯家人及儀從戶存留如制餘請給付有司　上命發鳳陽隸籍爲民詔工部自今凡功臣卒不建享堂其墳塋葬具皆令自備惟沒于戰陣者官給之　六月　復以左春坊左贊善凌漢爲右僉都御史洪武十七年漢以秀才

舉至京獻烏鵲論　上喜之擢司經局正字未幾出知會稽縣以事繫浙江按察司獄久不決會按察使陶晟在京　上知漢無罪獄爲晟所淹命械晟還釋漢與俱來至耶拜監察御史巡按廣西奏陝西民病數事具言古人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臣竊以爲在春秋戰國則可在今大一統之時則不可苟許其專恐啓大臣擅權之漸上嘉其言召其子賜鈔二百錠衣一襲又以不受私遺尋陞右都御史時詹徽爲方都御史議論數不合每面折徽徽銜之奏遣按事蘇松還朝以失職爲御史桂滿所

劾左遷刑部侍郎未幾署吏部改禮部上以糞年老命歸田里漢叩頭口臣願生居京都死葬京土上許之命居于私第歲餘起爲左贊善又歲餘復拜右僉都御史尋致仕還河南陛辭上問先賜歸不行今歸何漢對曰先是詹徽在臣有後憂今徽伏誅臣無憂故敢歸爾漢頗長於政事然出言不檢人亦以此少之　命禮部申嚴公侯制度僭侈之禁　秋七月

選秀才張宗濬等俾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入直華蓋殿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爲常　欽天

監監副李德秀言臣按故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十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爲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六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爲元差四日六時五刻有此不合今當用至元辛巳爲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言臣所推甲子曆實與舊法相同

畧無差繆故敢上聞　上曰二說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　遣禮部員外郎潘善應司務諦孟高往祭廬山爲周顛仙立碑　八月　命崇山侯李新往深水縣督視有司開臙脂河　上諭之曰兩浙賦稅漕運京師歲實浩繁一自浙河至丹陽捨舟登陸轉輸甚勞一自大江泝流而上風濤之險覆溺者多朕甚憫之今欲自幾何而疏鑿河流以通于浙俾輸者不勞商旅獲便故特命爾往督其事爾其涖事惟勤役民勿暴暨河成人皆便之　九月　河南按察司僉事玉平

巡按至孟津有司斂衆財以賂平平械其人并所賂來奏　上嘉平得憲臣體命賜平文綺襲衣及鈔百錠書吏衣鈔減平之半仍以勅書勞勉之　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勲爲右春坊右庶子初　上以東宮官屬久闕命廷臣舉孝友節行之士廷臣以浦江鄭氏對上曰鄭氏朕所素知聞其里人王氏亦倣鄭氏家法皆可選用以風勵天下乃徵兩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詣闕既至令自推舉鄭氏舉濟王氏舉勲其餘給道里費遣還　冬十月　改建翰林院于皇城東南宗人府之後詹事府次之太醫院又次之

十一月　東莞叛寇何廸伏誅東莞伯眞之弟其次子宏以罪誅廸自疑禍及遂聚衆作亂南海衛以兵捕之廸伏衆阻殺官軍三百餘人入海島廣東指揮使發兵擊敗之械廸送京師誅之　曹國公李景隆奏還莊田六所几田地山塲池蕩一百餘頃　十二月壬申朔　求鑑録成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爲惡悖逆者以類爲編直叙其事頒賜諸王又輯歷代爲臣善惡爲勸懲者別爲書名曰世臣總録以頒示中外羣臣

憲章録卷第十

二十七年春正月辛丑朔　命禮部榜示天下僧寺道觀凡歸併大寺觀設砧基僧道一人以主差稅以中都國子監爲鳳陽府儒學　建漢壽亭侯關羽廟于雞鳴山之陽廟舊在玄津橋西至是改作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諸廟並列通稱十廟云　二月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會試中式舉人一百人賜張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上謂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壅蔽則耳目聾瞽天下之事俱無所達矣劉三吾對曰人君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憸邪隔絶賢路則視聽偏聰明爲所蔽矣　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内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姦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惶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爲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爲邪姦所惑則亂何從生哉　詔武官子弟習騎射

上謂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

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譎媚狎昵同乎流俗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不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爾人能知其毀者果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果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絶而人亦不至於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且又忌之鮮有不爲所毀者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唯問於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實故知人爲難而知言爲尤難也　陞行人司爲正七品左右司副爲從七品行人爲正八品凡設官四十員咸以進士爲

之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材上以其將命四方往往不稱使指至是始命以進士爲之凡齎捧詔赦奉使外夷諭勞賞賜祭祀徵聘賢才賑濟饑荒整點軍馬等事則遣之餘非奉旨諸司不得擅差行人之任重矣　命天下種桑棗　夏四月　詔陝西乾州立唐忠臣渾瑊祠先是乾州同知史孟通上言渾瑊在唐德宗時涇原兵變乘輿在奉天逆臣朱泚據長安引兵圍奉天衆心洶洶泚晝夜攻城經月城中資糧俱盡瑊獨引兵苦戰百計禦敵卒能保乘輿全城郭功載唐史今其祠廟在而祀事有缺甚非報功勸忠之義宜令有司每歲春秋致祭廷議是之故有是命　詔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　上觀蔡氏書傳曰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說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　五月　詔免孝子郝安童軍役安童永州府祁陽縣人父玄成定遼以卒安童補役以母老無他兄弟供養且有姑守節老而無依亦仰給於已詣闕自陳　上憐復其身　六月　上燕閒與侍臣論上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

判焉以此見武侯之不如楚莊也夫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憂其所不足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溢佚敗日至矣憂其不足者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而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霸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而魏業日衰以此觀之人君當遜志納善人臣當以道事君君臣之間各盡其道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秋七月　八月　新建京都酒樓成先是　上以海內太平思欲與民偕樂乃命工部作十樓于江東諸門之外令民設酒肆其間以接四方賓旅其樓有鶴鳴醉仙謳歌鼓腹來賓重

譯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樓至是皆成詔賜文武百官
鈔命宴於醉仙樓　禮部主事蓋霖以事繫獄其父
伏闕言霖以非才受任觸犯國法罪當大辟雖死莫
贖但臣年老父子之情有所不忍願次男從軍以贖
其罪死　上憫其言特宥之　九月　青州府日照
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愈乃禱於伐嶽
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
歲子祭之有司以聞　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
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故賊殺其子絶滅倫理宜
亟捕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

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於天下禮部議曰
人子之事其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託
之良醫投以善藥至於呼天告神斯又懇切之至此
爲人子所當爲也卧氷割股前古所無雖出於後世
亦是間見至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
割肝割股或至喪生卧氷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
祀永絶及爲不孝之大者原其所自愚昧之徒務爲
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徵役割股不已至
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
今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
割股卧氷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　正
定蔡氏書傳成初詔徵國子監博士致仕錢宰等至
上語以正定書傳之意且曰爾等知天象乎皆對不
知上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壁奎
壁乃文章之府朕甚異焉今年春暮其間黑氣始消
文運自此興矣爾等宜考古正今慎述作以稱朕意
由是命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開局翰林院　上定是
書時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繒衣被等物又御製
詩命次韻和之朝參則班於侍衛之前宴享則次坐
殿中時酒樓成人賜鈔宴其上各獻詩謝　上大悦

復遣禮部尚書任亨泰諭旨諸儒有年老願歸者先
遣之衆皆願留至是書成凡蔡氏集傳得者存之失
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三吾等率諸儒上
進賜名曰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天下賜諸儒宴及
鈔俾馳驛而還　修寧守通志書成時天下道里縱
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夷不預焉
冬十月　翰林院詹事府成詔皆賜宴落成之　罷
建岷王宮殿　上諭工部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
量力順民情而後爲之時可爲而財力不足不爲也
財有餘而民不欲不爲也必有其時有其財而民樂

於趨事然後爲之則事易舉今雲南土曠民稀軍餉轉輸民力甚勞若若復加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民亦有所不欲岷府姑爲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爾工部遣人馳驛往諭雲南守臣罷其役　十一月　鳳陽府泗州盱眙縣耆民劉本等詣闕言知縣方素易在職三年民受其惠今以母喪去官乞留復任從之復遣使齎勅旌勞素易受賜詣闕謝恩復命賜宴於禮部陛辭請歸喪母而後復任詔許之　十二月　申定皇城門禁約凡朝參午門先放直日都督將軍及應直帶刀指揮千百戶

鎮撫散騎舍人然後文武官以次而入不許擾越其上直官軍三日一易於朝退辰時交代凡內官內使火者出門須比對銅符若本無銅符及有不比對輒放行者守門官軍治以重罪仍察加搜檢有公差帶金銀段疋出者憑驗亦須明白附寫往某處公幹及記所帶衣服顏色件數回日點對有不同者即時奏聞其工匠人等出入各門依例搜檢有誤帶鈔物者許附寄各門如出門夾帶鈔物者許執奏凡官軍民人有事入不許阻遏及問其事情違者官軍皆坐罪

二十八年春正月丙申朔　二月　山東布政司言青兗濟南登萊五府民稠地狹東昌則地廣民稀雖嘗遷閑民以實之而地之荒閑者尚多乞令五府之民五丁以上田不及一頃十丁以上田不及二頃十五丁以上田不及三頃并小民無田耕者皆令分丁就東昌開墾閑田庶國無游民地無曠土而民食可足也　上可其奏命戶部行之　三月　制諭中軍都督僉事朱信充總兵官前軍都督僉事宣信充副總兵官率舟師運糧赴遼東其海運大小官軍悉聽節制　夏四月　詔停造遼王宮室　勅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況邊境營繕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劫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凡衝要處所儲軍糧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東寧女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常與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爲所有直抵永平之境恃遠不臣時時弄兵自古無狀今遼東乏糧軍士饑困儻不即發沙嶺倉糧賑之必啓高麗招誘浦逃

之心非至計也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警諸軍何以應之今營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爲之古人有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五月　六月　上御奉天門勅諭文武羣臣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眞僞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使人知所警懼然此特權宜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腓剕閹割之刑蓋嗣君生長深宮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

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又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多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秋七月　河南汝寧府確山縣野蠶成繭羣臣表賀　上曰人君以天下爲家使野蠶成繭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然有之何用賀爲　詔國子生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綱叙九法爲百王軌範修身立政備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處大事決大疑者近諸生專治他經者衆至於春秋鮮有明者繼今宜習讀以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爲政臨民庶乎有本　有道士以道書獻　上却之侍臣請留覩之上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卽煉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政治之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已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獻迂誕怪妄之士必爭來矣故却之毋爲所惑　八月　戊辰信國公湯和卒和字鼎臣鳳陽

人上念其相從之久進封信國公和能知慎卒以功名終　九月　免山東稅糧　頒祖訓條章于內外文武諸司　勅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已長至有奸賊之臣狗權利作聰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爲不刊之典如漢高祖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事盡改其法遂至

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爲深戒者朕少遭亂離賴
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即位以來勞神焦思
定制立法革胡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復爲祖訓一
編立爲家法俾子孫世世守之爾禮部其以朕祖訓
頒行天下諸司使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爲遵守後
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　閏九月
詔更定親王歲支祿米量減以資軍國之用　冬十
月　上以子孫蕃衆命名之際慮有重復乃於東宮
諸王世系各擬二十字每一字爲一世以某字爲命
名之首其下一字則臨時所議以爲二名編入玉牒

至二十世後復擬續增　冊光祿寺卿馬全女爲皇
太孫允炆妃　十一月　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
上曰朕每觀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嘗令
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爲鑒戒今日講此深愜
朕心開之愈益警惕　禮制集要成　十二月　上
諭戶部官曰方今天下太平軍國之事皆已足用其
門觀之制度以及壇廟寺宇街市橋梁之建置更易
靡不具載詔刊行之
二十九年春正月庚申朔　上罷朝從容問左右民
間事禮部尚書門克新對曰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
安生業幸蒙至治上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
窮民若謂民皆安業朕恐未然何得遽言至治　以
杜澤爲吏部尚書　二月　常州武進縣言本縣奔
牛呂城二瀆河道淺澁請濬深以便漕運從之　三
月　行人司副楊砥言孔子廟廷從祀諸賢皆有功
世教若漢楊雄事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

與焉事千名教甚爲乖錯宜黜雄進仲舒則祀典明
矣　上納其言命去雄祀仲舒　夏四月　申軍都
督僉事朱信言比歲海運遼東糧六十萬石今海舟
既多宜增其數　上命增十萬石以蘇州府嘉定縣
糧米輸於太倉俾轉運之　五月　上以湖廣諸郡
宜桑而種之者少命於淮安府及徐州取桑種二十
石遣人送至辰沅靖全道來賓慶衡州等處各給一
年以後栽種桑棗果樹與二十七年以後新墾田地
不論多寡俱不起科若有司增科擾害者罪之　洪
武志書成其書述都城山川地理封域之沿革宮闕
六科給事中儀禮司於午門內出入者各給牌爲
驗　六月　秋七月　上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特

功玩忽無所忌憚謂侍臣曰當時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恣肆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爲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輩只充使令豈可使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爲患但過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八月　免太平等五府田租　已酉禮部尚書門克新卒克新肇昌泰州人始爲本州儒學訓導秩滿來朝天下學官入覲者咸命侍朝詢問經史及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不稱旨獨克新與紹興府儒學教授王俊華敷奏亮直遂擢俊華爲右春坊右贊善克新爲左春坊左贊善克新尋陞禮書未幾以疾卒　上嗟悼遺官祭之命有司護喪歸葬于鄉　改六部諸屬部爲清吏司　命翰林學士劉三吾右春坊右贊善王俊華撰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于天下諸司令如式録進　九月　賚天下致仕武

隸獄至是其耆民具列名官善政詣闕以請　上嘉之賜彥誠等襲衣靴鈔遣還仍給耆民道里費　人官初彥誠與齊東知縣鄭敏等十人先後坐事三十年春正月甲寅朔　初置雲南提刑按察司先是以雲南地荒服未設按察司命布政司兼理之至是始置司設官　改太常光禄二司爲寺官制仍舊改儀禮司爲鴻臚寺　陞翰林脩撰張信爲侍讀編脩戴燾爲侍講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開後世爾等當以古

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　頒爲政要録其書載文武官屬體統及僉書簽牘次第軍士月給廩餼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凡十有三條　二月　白虹亘天　水西蠻叛征南將軍顧成討平之　禮部會試天下舉人學士劉三吾爲考試官取宋琮等三十八人北方之士並皆黜落　三月　夏四月　陞刑科給事中張思恭爲刑部右侍郎人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思恭却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旦思恭言於朝　上嘉思恭有守遂陞其官仍以其金賜思恭　五月壬子朔日食　大明律誥成　庚申夜有星大如雞子尾跡有光自天厨人紫微垣下有二星隨之至游氣中没　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凡十九萬三千四百餘人並賜鈔遣還　六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復取下第舉人先是禮部會試中式者少而北士被黜落者咸言取士不公　上閲所取多南士亦疑之乃詔考官劉三吾及陳郛等一甲三人皆下獄命翰林院儒臣重閲落卷得文理優長者六十一人皆山東山西北平河南陝西四川之士至是復廷試之賜韓克忠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置政平訟理二旛論罪囚　上論刑部官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法之過朕觀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安有是言爾等所論囚引至朕前雖詳其致罪之由然一時裁決恐未得其情自今惟武臣死罪朕親審之其餘但以所犯來奏引至承天門外其有未服欲訟理者命行人持訟理旛諭之訟理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旛宣德意遣之繼今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通政司詹事府詳加審録究者即爲奏聞無寃者實犯死罪以下悉如律其雜犯死罪者准贖以進士韓克忠爲翰林院修撰王恕焦勝爲編脩駙馬都尉歐陽倫坐敗私茶事賜死　秋七月　上諭羣臣曰凡人所爲不能無過舉而其心則有公私但當平其心以觀之若其心本公而所爲之事不當此則識見未至若緣私意而有繆戾者此則其故爲之也君子小人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不事掩覆小人巧脩飾多所隱蔽人君不察於此則君子小人莫辨又曰朕觀往昔議論於人主之前者君子必多忤意小人必多順從若以忤己而怒之順己而悦之則小人進而君子斥矣人主取人但當詳審一心之權衡不當遽狥一時之喜怒而汝等亦當勉爲君子不當

爲小人也　八月　上以在外諸王非時興作擾
役工匠諭工部曰今諸王府宜各守定制不許私有
興造勞吾民匠若有應須造作而不可已者必奏請
方許爾可移文各王府知之　九月　上命戶部下
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內選年老者每月
六次持鐸徇于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
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又令民每時置一
鼓凡遇農種時月清晨聚衆鼓鳴皆會田所及時力
田其怠惰者里老縱其怠惰不勸督
者罰又令凡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

期給不限貧富隨其力以資助之庶使人相親愛風
俗厚矣　遣官祭告嶽鎭海瀆之神　冬十月己卯
朔　上諭戶部曰遼東海運連歲不絕近聞彼處軍
餉頗有贏餘今不須轉運止令本處軍人屯田自給
其三十一年海運糧米可於太倉鎭海蘇州三衛倉
收貯仍令左軍都督府移文遼東都司知之　十一
月　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
何曰五百貫貴之曰農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蠶婦
繰絲緝麻縷績手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場下機公
私逋索交至竟不能爲已有食惟粗糲衣惟垢弊而
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統御之下農桑勤苦
貌無聞知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
之資也而爾費之於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
切宜戒之　十二月　癸未　上不豫廷臣數問安
勑之曰昔有元治世民庶乂安何期至正之君失於
勤民慢於事祚由是假手羣雄倡亂華夏兵興之時
朕潛草野不得已而從戎當時倡亂稱尊者幾人恣
爲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朕西定荆楚東
平吳越北撫華夏爲衆所推戴定鼎金陵國號大明
改元洪武三十年于茲朕壽亦七十矣靜而思之非
皇天眷命安得居天位若是乂哉古語云天不與首
亂豈非朕無心於天下以救民爲心故天特命之乎
近者失調受疾卿等頻來問安禮也堯舜禹湯文武
之世皐夔稷契伊傅周召爲之臣其有志匡主一也
庶以此示卿等宜竭忠脩職副朕至懷　陞兵部主
事齊泰爲兵部左侍郎

三十一年春正月己酉朔　上以山東河南民多惰於農事以致衣食不給乃命戶部遣人材分詣各縣督其耕種仍令籍其丁男所種田地與所收穀粟之數來聞　二月　定吏員出身事例皆以九年考滿出身　三月　上諭吏部臣曰用人之道在於隨材任使則天下無棄人矣又曰觀人之法有數等材德俱優者上也材不及德者其次也材有餘而德不足又其次也苟二者俱無此不足論矣若逐勢變移好作威福言是而行非此小人不可用也　夏四月

罷回回欽天監　己丑享太廟畢　上步出廟門徘徊顧立指桐梓謂太常寺臣曰往年種此因感愴泣下又曰昔太廟始成遷主就室禮畢朕退而休息夢朕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即視朝果得邊報祖考神明照臨在上無時不存爾等當祭祀宜加敬慎　丙申詔內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縣令薦賢才定保舉連坐法　六月　上大行皇帝謚曰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追謚孝慈皇后曰高皇后　議革冗員以中書舍人寨義爲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爲本部右侍郎以平江知縣陳彥回爲徽州府知府　命兵部尚書齊泰

門茶課司餘地方就送新倉收貯聽商人交易及與西番市馬　進齊泰爲兵部尚書　上嘗召泰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上大奇之　閏五月　乙酉召齊泰受顧命輔皇太孫　上崩於西宮壽七十一遺詔皇太孫卽皇帝位詔曰天降下民作之君我皇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凡事有益于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宏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詔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卽皇帝位夙夜祗懼思所以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以無忝我皇祖之大命永惟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　是日葬孝陵丙申詔內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縣令薦賢才定保舉連坐法　六月　上大行皇帝謚曰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追謚孝慈皇后曰高皇后　議革冗員以中書舍人寨義爲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爲本部右侍郎以平江知縣陳彥回爲徽州府知府　命兵部尚書齊泰

都重慶保寧三府及播州宣慰司茶倉四所命四川布政司移文天全六番招討司將歲收茶課仍收碉

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參國政　秋七月以董倫爲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倫字安常東昌恩縣人世儁居宛平遨遊山林間布褐蔬糲澹如也敦厚有學學者多從之遊勝國時累辟不起國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寧寧以倫薦遣使徵爲春坊贊善事懿文太子陳說忠厚太祖聞而善之擢左春坊大學士太子薨出爲河南參議留情民瘼嘗上封事數千言皆當太祖心尋以註誤免官典教滇南至滇開心訓化不忍鄙夷其人雖蠻童夷皆知向慕帝即位眷念舊臣召至京師遂有是擢賜御書怡老堂三字及綵幾玉觴各一倫上表稱謝畧云桓榮設几杖於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而不見有几杖之頒自今將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嘆　上甚嘉之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爲翰林院侍講　命曹國公李景隆卽訊周王橚逮至京廢爲庶人　以王紳爲國子監博士紳字仲縉先翰林待制褆之子也褆使雲南爲元孽梁王所殺時紳年甫十三聰敏過人善屬文與兄綏事母盡孝及母卒哀毀踰禮未幾綏亦歿紳羣羣憂患中綜理生業而傑然負奇志暇日益取經史百氏窮其指歸宋濂一見器之曰子充有後矣蜀獻王聞其賢幣聘賓禮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骸未返丘壟白其情事王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即死所哀奠號慟幾絕道路悲之至是擢　以張鳳等爲錦衣衛千百戶等官有差初太祖崩于西宮宮人殉葬者若干人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濱孫瑞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等皆殉葬者之家故以是官俾世世承襲　八月進魏國公徐輝祖曹國公李景隆祿秩勅輝祖練兵山東　召王景彰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　徵江西處士楊士奇充實錄編纂官尋授齊府審理副仍留編纂　罷禮部尚書鄭沂以雲南右布政陳弼代之　以劉儁盧淵爲兵部左右侍郎推官劉翼爲知府　以劉儁爲征虜將軍總兵征百夷都督徐凱副之以何福爲征虜將軍總兵征百夷都督徐凱副之增國子監司業一員　九月　罷築銅鼓衛城召徐輝祖吳傑還京　長星西隕有聲如雷　雲南總兵西平侯沐春卒弟晟襲爵　以馬京爲大理卿　冬十月熒惑守心　征虜將軍何福進兵金齒討諸蠻平之　增置陝西洮州茶馬司　以戴元禮爲太醫

院使元禮學于朱彥脩以御警事太祖大漸時常目之曰此人仁義　上記憶之故有是命　召北平總兵都督楊文還京　十一月　詔顧成班師先是成以都督僉事充征南將軍帥師征水西蠻既又征五開所向克捷至是征平洲六洞等長官司一百三十七砦皆平之悉撫諭復業師還駐常德待命詔諭班師比還京賞勞成及其副將何清宋晟韓觀有差

十二月癸丑朔帝如郊壇明年將有事南郊故特至省牲滌器嚴飭百吏禮畢還宮　以吏部尚書茹瑺掌河南布政司事尚書如舊以雲南左布政張統爲

吏部尚書　以王鈍爲戶部尚書鄭賜爲工部尚書黃福爲右侍郎　詔以監察御史尹昌隆奏疏頒示天下時帝視朝稍宴昌隆諫曰昔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故能底績咸舉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武兢業萬幾未明求衣日旰忘食常如不及斯爲庶幾今乃日晏臨朝羣臣宿衛疲于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社稷之福也　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徧行天下不惟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且俾天下庶官咸能勤于趨事也　謫監察御史解縉於河州初縉舉洪武戊辰進士以中書庶吉士改御史累上封事指斥時政兵部尚書沈瑄疾之太祖謂縉年尚少命其父挈歸鄉里臨行語之曰十年後來朕必用汝未及期而太祖崩縉遂奔喪京師時縉母喪未葬父年九十矣有司以非詔旨謫河州衛吏或言其爲左右所中云　以韓宜可爲都察院副都御史程本立爲左僉都御史曾鳳韶爲監察御史　召宋懌還京師懌故翰林學士濂之孫濂嘗授先懿文太子經帝念之召懌復官翰林侍書　詔求直言令內外羣臣各舉山林巖穴懷材抱德之士　遼州人高巍事母至孝母老疾巍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三年洪武壬戌貢入太學以孝行旌尋授督府斷事上疏欲塞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技愼選舉怡名器數事太祖以斷事不稱旨謫戍貴州帝即位上疏乞歸田里知州王欽應詔辟巍赴銓曹巍上書論時政其畧曰今欲弱侯王定經制俾萬世無疑臣請借漢爲喻漢高起布衣摧秦滅項以定禍亂遂大封同姓分王天下之半蓋欲藩屏四夷而禦中國也豈其遺文帝不治之痼疾哉故賈誼壓腰指股之喻痛哭流涕之嘆無非欲削六國之意也賴文帝寬厚

含容而吳王几杖之賜折其強悍不臣之心治厲玉
謀反僅廢處蜀郡已不免有尺布斗粟之謠景帝寬
厚不如文考又晁錯輔以刻深徑削諸侯遂挑六國
之禍非文帝付托得人民心輔漢幾危社稷是晁錯
不能辭其責矣我太祖皇帝起類漢高而神武過之
龍飛淮甸汎掃胡元芟刈羣雄混一區宇四征不庭
所向克捷際天薄海絶塞窮荒三皇五帝之所不能
服者莫不納貢輸忱乎先恐後維曰天與人歸實賴
我高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大行皇后有后妃不妬
之行則百斯男無不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者矣故本

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體三代之封建分
茅胙土先封形勢之地陝西百二山河其人勇悍西
隣土番以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其人剛壯北近
胡虜以晉府王之北平雖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桑土
沃饒廣畜羊馬其人衣皮食肉弓馬是務遼金元藉
之各興一代之業故以燕府王之四川雖曰西南一
隅山河阻深劉備諸葛亮據之而虎視吳魏者也故
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遼谷代慶肅星羅棊
布比之前古雖皆分封過制而高皇帝之聖謨神慮
莫非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固多驕逸

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皇
上之所難處者也以臣愚見不當聽晁錯削奪之策
當行主父偃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於
齊兗楚湘齊兗楚湘子弟分王於秦晉燕蜀其餘寧
遼谷代慶肅等府類比而分王之少其力而分其地
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皇上待遇
親王薄其貢而厚其恩常盡親親之禮其賢如漢之
河間獻王與東平王蒼者下詔褒賞之其驕逸不法
如漢之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
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

不順服哉臣嘗以爲人君之有天下亦如人之有一
身也天下之患有內外一身之疾有腹膚四夷之患
人身疥癬之疾骨肉之患人身腹心之疾疥癬之疾
有時搔癢命良醫脩方一掃之而平服矣腹心之疾
非智識膏肓者不能也昔賈誼見漢諸侯強盛故假
指股爲喻今臣以一身百體爲譬我皇上乃天君一
心也所謂具衆理而宰萬物百體之從命者也各處
親王乃五臟耳目口鼻手足也五臟酸甜嗜欲不同
手足安逸亦異目好色耳好音鼻好臭口好甘皆本
乎心天君隨其百體之好則失主宰之道不隨則擾

亂吾心故醫書云智者能調五臟和既和不惟無疾
心之疾而亦癖之疾亦不生矣噫五臟和而一身安
一家和而百事遂里諺曰家不和而隣欺臣亦謂國
不和而四夷窺此一理也伏望皇上鑒察焉未逾年
北平兵起　以工部右侍郎張昺掌北平布政司事
謝貴張信爲北平都指揮使時諸藩不靖廷臣建議
凡藩國所在悉更置守臣必素負重望者居之乃以
昺爲北平布政黃子澄齊泰計將削奪燕藩故以貴
等爲北平都司佾通王府官屬以覘察動靜　調僉
都御史劉觀爲嘉興知府　盡釋刺面軍及囚徒還
鄉里

革除建文元年己卯至二年庚辰

元年春正月庚辰大祀天地於南郊始奉　太祖高
皇帝配　昧爽祀畢還宮御奉天殿受羣臣賀方孝
孺進郊祀頌　詔養老賜高年米絮帛有差　命官
贖民粥子減田租　遣使告卽位于天下神祇　何
福班師還京　勅脩　太祖高皇帝實錄禮部左侍
郎兼翰林學士董倫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王景彰爲
總裁官太常少卿廖昇翰林侍講學士高巽志爲副
總裁官國子博士王紳漢中府學教授胡子昭齊府
審理副楊士奇崇仁縣學訓導羅恢馬龍他郎甸長
官司吏目程本立等爲纂脩官　二月　都督韓觀
練兵於德州　詔尊皇考懿文皇太子爲孝康皇帝
廟號興宗皇妣懿敬皇太子妃呂氏爲孝康皇后擇
日祔廟　冊妃馬氏爲皇后　封弟允熥爲吳王允
熙爲衡王允爕爲徐王　立子文奎爲皇太子　詔
薦賢養老墾田興學考察官吏旌孝賑貧掩骼埋胔
贖民鬻子減田租　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
進封江都郡主爲公主以儀賓耿璿爲駙馬都尉
都督僉事宋晟總兵鎮守甘肅　以周是脩爲衡府

紀善　更定官制　北平按察副使張璉坐藩府舊
謫與史北平右布政使曹昱坐罪削籍　是月燕王
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不
敬戶部侍郎卓敬上書論劾皆不報　免民賃舍錢
華松磷衛　三月　帝祀先師於太學盥獻拜跪禮
如廟社御奏倫堂見師生賞幣鈔有差　以散騎常
侍張成等七十一人爲海上巡檢　勅布按二司官
糾察屬吏　華畧陽縣　是月燕王還國燕世子及
其弟高煦高燧留京師未幾遣還北平俄北平按察
僉事湯宗上變告言按察使陳瑛密受燕府金錢有

異謀逮瑛安置廣西燕山左護衛百戶倪諒亦上變
告逮府中官旗于諒周鐸等伏誅遂勅都督宋忠率
兵三萬及燕府護衛健卒屯開平名備胡都督徐凱
練兵臨清都督耿瓛練兵山海關　召燕府胡騎指
揮關童等還京　調北平永清兩衛官軍屯彰德順
德　戶部右侍郎夏原吉都御史暴昭給事中徐思
勉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巡行天下問民疾苦興廉
黜貪得便宜行事　京師地震監察御史尹昌隆上
疏言奸人專政陰盛陽微謫見于天執政大怒斥爲
福寧知縣　夏四月　華南冊衛附慶遠　召湘王

栢於荆州栢自焚卒　齊府人曾名深上變告召赴
王槫至廢爲庶人留京師誅其護衛指揮柴真等未
幾幽代王桂於大同縶崞王櫐於雲南並廢爲庶人
當是時燕府威名最盛於諸王最長地勢形便兵力
又最強朝廷深疑之齊泰黃子澄徐輝祖侍郎卓敬
日夜謀所以防燕者長史葛誠教授余逢辰亦稍洩
其謀張昺謝貴馬宜彭二每過中朝使者至北平亦
頗傳語言謂宜早爲備燕王固知之自京師歸即托
疾久之遂稱病篤大暑圍火爐搖顫曰寒甚寒甚官
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不爲意誠逢辰密上書曰殿

下本無恙公等勿解防恐一旦不可測已而三都督
察謀益急　五月　選補儒學官先是學官缺用舉
人及中試監生逼經儒士至是詔天下九在任未入
流官及坐法謫戍已歿者但通經薦試俄又詔衛官
舉通經軍士聽布按二司試上吏部銓用　岳池教
諭程濟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大難在宗室中
朝廷謂非所宜言逮至京將殺濟召入仰面大呼曰
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之獄　以戴
德夔爲左拾遺宋徵爲宗人府經歷錢芹爲戶部司
務王叔英爲翰林脩撰　六月　華南冊衛附慶遠
省與濟縣入青縣

置千戶所於戎縣　以開平王甥趙諒爲留守左衛指揮僉事　是月召解縉于河州以爲翰林待詔

秋七月　甲戌　燕府兵起號靖難北平掌布政司事侍郎張昺都指揮使謝貴彭二燕府長史葛誠教授余逵辰死之遂奪省城九門都指揮使俞琪走居庸關馬宣走薊州宋忠率師至居庸關退保懷來留琪守關　燕府上書言　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萬死一生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爲磐石安不幸皇考賓天陛下嗣承大寶而姦臣齊泰黃子澄輩包蓄禍心恣讒奮毒假陛下之

威權剪皇家之支葉橚棣桂楨五弟不數年間或見削奪雖有愆過未聞不軌輒削王爵奪王土轉徙流離行路矜憫相尤可憫閩室自焚聖人在上胡寧忍此蓋非出陛下之心皆姦臣所爲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于燕二十餘年實畏小心奉法循分陛下嗣統以來臣事君之誠明於皎日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恒思加慎爲諸王先而姦臣跋扈蔽陛下之聰明誣直爲枉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籌楚刺臣備極苦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布宋忠謝貴張昺等於北平城內外甲馬馳突於街衢鉦鼓喧鞫於遽

計平之臣謹府伏俟命惟陛下念之念之　甲戌通州衛指揮房勝以城降燕　丙子北平都指揮使馬宣起兵薊州攻北平不克死之毛指揮遂以薊州降燕遵化衛指揮蔣玉密雲衛指揮鄭亨文各以其城降燕　己卯俞琪師潰即居庸退依宋忠於懷來

甲申燕府攻懷來忠敗績及琪被獲都指揮彭聚孫泰戰死都指揮莊得敗走　丙戌求平指揮趙彝郭亮以城降燕　庚寅大寧總兵劉貞都督陳亨都指揮卜萬引大寧兵號十萬出松亭化　壬辰燕府援遵化貞等退保松亭關亨陰輸款駐沙河進攻遵

於燕忌萬不敢發燕府閒萬貞亨緛萬下獄聞於朝
籍萬家　是月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
馬都尉李堅都督節忠爲左右副將軍帥師北進詔
天下曰朕奉　高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肝食思
圖善以安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屢謀僭逆去
年周庶人橚潛爲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朕以親親
之故不忍暴其過止正橚罪餘皆不問今年齊王榑
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湘王柏燕王其同謀柏
自知罪惡難逃先已自焚死榑已廢爲庶人朕以某

長興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六萬往討其罪咨爾中
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與國同心永安至治祭
告天地宗廟社稷書諭諸王削燕屬籍時帝方銳意
文治日與方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以爲北兵不足
憂黃子澄謂北兵素強且兼有營繭之旅不早禦之
恐河北遂失又請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
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
各率偏師步騎號百萬數道並進期直搗北平　是月以
征虜大將軍馳至軍中會諸將北進帝聞耿炳文敗
績始有憂色謂黃子澄曰柰何子澄對曰勝敗兵家

至鄭州奪戰馬輜重炳文部將張保降燕言炳文兵
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滹沱河南北燕府厚撫
保遣歸詐言兵敗被執幸守者困得脫竊馬歸又令
言雄鄭敗狀燕兵且夕且至令河南兵北移得併力
破之易炳文聞保言果移南營過河　壬戌燕府至
真定炳文出城逆戰敗績兩副將軍李堅寧忠及都
指揮顧成何托都指揮劉燧皆被執成降燕　丙寅燕
府攻真定不克還北平　是月以曹國公李景隆爲
征虜大將軍馳至軍中會諸將北進帝聞耿炳文敗
績始有憂色謂黃子澄曰柰何子澄對曰勝敗兵家

常事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強兵甲堅利糧餽充足區區一隅豈足當天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衆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子澄曰李景隆可以當之前不用耿炳文而用景隆豈有此失遂遣景隆代炳文　以高巍參贊軍務巍復上書言臣願使燕披忠膽大陳義禮曉以禍福及親親之誼遂遣往燕巍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曰志慕仲連子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　太祖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聖明天子踐登寶位誕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奚啻考

妣朝野皆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在朝諸臣執言伏義以順討逆臣以爲動干戈戚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得奉明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稱臣宿計太祖生當殞首死當結草之願也昔周公聞流言即避位居東若大王始知謀逆者擒送京師或戮而奏聞或解其謀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遂撤遠遍

大興甲兵襲疆宇任事者藉口以爲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一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釁率衆數萬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來平襲雄縣掩眞定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最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況朝廷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況

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脩親好天意順人心和　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僥倖悖事恐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徑庭矣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倘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巍白髮書生蜉蝣微命生死不懼者但久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愚臣孝行臣竊自負既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臣至願也書再上不報　谷王

王還京遼王至寧王不至徙封遼王於荆州詔削掌
王護衛　御史韓郁上書言諸王親則　太祖遺體
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
靈于孫爲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其心安乎臣每念
至此未嘗不流涕也此皆竪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
慮太深而至此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既廢湘
王自焚代府被摧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
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燕舉兵兩
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謂之國
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需輒乏將不効謀士不効

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於轉輸命不聊生日甚一
日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洋洋
自得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
割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殊有理也陛下不察不待
十年悔無及矣臣雖至愚感恩至厚不敢不言幸少
垂洞鑑與滅繼絶釋代王之囚封植湘王之墓還周
王于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
罷兵守藩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撥亂反正篤厚
親親宗社幸甚不聽　九月　江陰侯吳高都指揮
耿獄楊文帥遼東兵圍永平大將軍李景隆乘傳至
德州山東參政鐵鉉調兵食景隆令兵五十萬進屯
河間燕府率衆援永平高等退保山海關安陸侯吳
傑兵潰於真定傑遁還京師爲南寧衛指揮使　冬
十月　燕府出劉家口襲破大寧都指揮朱鑑死之
都指揮房寬王權皆降燕　劉貞陳亨自松亭關引
兵來援亨及營州中護衛指揮徐理陳文襲貞破其
營貞遁廣寧浮海還京　李景隆聞燕府攻大寧引
兵渡薊灣橋攻北平築壘九門景隆攻靡正門幾破
城中婦女並乘城擲石景隆令不嚴驟退北平守
益堅景隆別將攻通州敗績　甲寅燕府畫拔大寧

諸軍及兀良哈三衛朝騎掠寧王入松亭關趨援北
平　十一月庚午李景隆移營白河西先鋒都督陳
暉渡河而東過燕府戰敗績景隆七營兵合戰皆潰
景隆盡棄其輜重拔其衆南奔駐德州　癸酉九門
兵皆潰　乙亥燕府再上書言臣叨奉宗藩見惡權
姦橫加大惡上書自陳今歷三月未蒙察臺發大
兵討罪不已竊開朝廷論臣有不軌之事八謹陳其
詳惟陛下垂察其一謂臣護衛踰額祖訓職掌條王
府官軍不拘數目各王府皆然此姦臣枉臣一也其
二謂臣不當無事操練軍馬祖訓兵衛條王教練軍

士遍數不拘此姦臣枉臣二也其三謂臣不當於各衛選用官軍祖訓軍職條王府武官千戶百戶從王於所部軍職內選用開奏直詣御前須降詔勅此姦臣枉臣三也其四謂臣私養韃靼健卒本洪武中歸附處於北平皇考命於護衛歲給衣糧備虜此姦臣枉臣四也其五謂臣招致各處異人術士養於府中日夕論議爲非竟無主名此姦臣枉臣五也其六謂臣府中守禦四門不當僭擬皇城守禦之制更番甚嚴祖訓兵衛條凡王府守禦宿衛護衛均番此姦臣枉臣六也其七謂臣官室僭後此　皇考所賜祖訓

營繕條燕因元之舊非臣僭越此姦臣枉臣七也其八謂臣第二子高煦過涿州擅笞驛官此臣失教然笞一驛官遂指爲臣不軌之迹寃濫已甚何以服天下後世此姦臣枉臣八也且陛下與臣皆出　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於屬最親姦臣猶得誣以極惡則疎遠小臣天下細民欲寘死地可望雪理邪其不濁亂天下傾危宗社不已也蓋今諸王之中臣亨爲長周齊湘代岷五府已去獨臣未去臣去則楚蜀秦晉諸國不難去矣寧王無罪此又削其護衛讐諸人身手足皆去身能全乎伏望陛下鑒臣愚誠思宗社

大計斷然不惑去此姦慝臣其頓首　罪黜都指揮僉事周成表成張睦皆降燕　是月燕府傳檄言我父皇奉天承運華夷一統長子立爲皇太子餘子封王各守藩屏以爲子孫萬代計不幸皇太子薨遂立其次子爲皇太孫居東宮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日父皇賓天皇太孫即帝位我諸王不敢以叔道尊亢臣子之情至矣盡矣帝年幼冲任用奸邪小人屏棄典刑殘害骨肉天變屢見恬不修省此皆齊尚書等之罪班文職等官讒佞于君恣行不道今天下但知有齊尚書等不知有皇帝皇帝被奸臣惑溺父皇陵土未乾周代湘齊岷五王相繼竄流齊尚書等又使惡少謝貴等爲比平都司官張昺爲布政司官與本府長史葛誠合謀六月圍我王墻柵我王門殺我守王城卒諸軍披甲執杖銃鼓叫呼聲震城野七月初旬且引兵入王城以都指揮張信言洩其奸不得已起兵擒獲逆賊謝貴等七月十六日擒宋忠殺都指揮孫泰俞瑱八月十六日破雄縣擒都督潘忠楊松二十五日破眞定走耿炳文擒左副將軍瑁馬李堅右副將軍翟忠右都督顧成何托都指揮劉燧江陰侯吳

高都督耿璵楊文以遼東兵圍永平余直抵永平高
等夜遁還兵大寧都指揮房寬來降殺朱鎧都督劉
貞陳亨守松亭關不肯來降余襲破其營擒亨貞單
騎遁去大寧遂平未幾齊尚書黃大卿等左班文職
又矯詔曹國公李景隆領兵五十餘萬十月十六日
攻北平圍城甚急余以寡敵衆景隆大敗斬首十萬
九千餘級景隆夜遁去余本　太祖高皇帝親子毋
孝慈高皇后皇太子親弟忝居諸王之長禮曰父之
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奸臣齊尚書黃大
卿等余必不與共戴天也故欽遵祖訓統兵三十萬

誅討左班文職奸臣傳檄天下藩屏諸王暨官吏軍
民咸使知朝廷左班文職奸臣大逆不道我父皇之
仇爲子者義在必報也　省平夷衛　十二月燕間
遼東守將吳高削爵徙廣西專命楊文守遼東　庚
申燕府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　是月岷府典膳
李英等伏誅　薊州鎮撫曾璿起兵攻北平不克死
之　駙馬都尉王寧謀叛幽于其家　衛官張倫等

二年春正月丙寅朔天下官來朝免賀　燕府攻蔚
州守將王忠李遠以城降　省翁源縣入英德　初
置後湖祗候所　二月　降漢陽府爲州　丁酉燕
兵攻大同　壬寅詔禮部尚書陳迪右侍郎黃觀知
貢舉翰林學士董倫太常少卿高遜志充考試官右
拾遺朱逢吉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彝
爲同考試官御史王度俞吉士爲監試官　降南雄

以錢芹爲行軍署都事茅大芳爲副都御史葉祇爲
翰林編脩顏伯瑋知沛縣胡儼知桐城縣梁潛知陽
春縣

府爲州省保昌縣　令蘇松江浙人得官戶部　甲子改都察院爲御史府革十二道置察院一詔曰頃以治獄煩興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理庶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制爲御史府專糾貪殘舉循良匡政宣教化爲職省御史員定爲二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改都御史景清爲御史大夫以監察御史戴德彝爲左拾遺以黃觀爲禮部侍中掌尚寶司事　是月韃靼可汗坤帖木兒尅剌王猛哥帖木兒款北平李景隆率兵出紫荊關援大同　燕府自居庸關還北平景隆遺書燕府

請息兵王答書索賚秦黃子澄　三月丙寅朔日食策試禮部中式舉人　賜胡靖王良李貫等一百一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以靖等三人並授翰林脩撰廷試策良最優以貌不揚易靖第一靖初名廣上特爲易名後復名廣與同榜楊榮金幼孜楊溥胡濙顧佐陳洽皆爲永樂時名臣唯良死建文之難故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良貫皆吉水人貫獨不類君子耻之　令禮部乙榜舉人署教諭訓導年未三十不願署教者聽　省忻城縣併入東蘭縣　武臣犯法被黜者悉叛走降燕燕謀復其故官　夏四月

李景隆兵次德州郭英吳傑等兵次真定約日合兵進攻北平先是　上遣中官賜景隆璽書及斧鉞渡江忽大風雷雨暴至舟破盡沉諸將士　上聞之　辛丑燕益專恣紀律不嚴號令煩數諸將易玩之　師渡馬駒橋南駐武清癸丑李景隆軍至河間先鋒叅將平安至白溝河郭英等自真定移營保定期會於白溝河　燕師進至固安乙卯營中大雨平地水深二尺　己未燕師渡白溝河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燕王曰平安堅子往從吾出塞征胡識吾用兵以故敢爲先鋒今日吾且破之使心膽俱喪安驍勇善

戰互有勝負俄都指揮何清陣動戰敗被執安收兵還營李景隆胡觀郭英吳傑等合兵六十萬聯營白溝河藏火器一窠蜂揣馬丹于地中人馬遇之輒爛夜與燕兵大戰燕府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在上流倉卒渡河而北　庚申燕師渡河胡騎三百叛降燕燕胡騎指揮省吉盡掩殺之是日李景隆諸軍進戰破燕後軍房寬狼狽走燕師復戰驍將瞿能父子皆戰沒李景隆麾諸騎兵乘敵後燕府見張玉朱能丘福陣動急又見陣後塵起曰敵統出我後矣馳騎赴之戰甚力左右曰敵

衆我寡難與持久宜退就玉等併力景隆等呼噪益進矢石俱發注如雨燕府馬三易三被創矢三服並射盡乃持劒奮擊劒又缺折急走登隄佯麾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等疑有伏不敢上隄而燕兵復馳入陣陣動會旋風折大將旗景隆軍大亂燕兵乘風縱火燔諸營郭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委棄輜重器械萃畜萬萬計景隆璽書斧鉞盡爲燕所獲殺溺死者二十萬人　燕兵復追至月樣橋降十萬餘人景隆單騎走德州　壬戌燕遣人攻德州　五月辛未李景隆自德州奔濟南癸酉燕將陳亨張信入德州奪

軍餉百萬轉掠濟陽儒學教諭王省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曰堂名明倫且勿多論只說君臣之義何如省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柱死之　叅贊高巍遇叅政鐵鉉於臨邑相持慟哭共誓效死遂趨濟南守城　丁丑燕師迫濟南己卯李景隆出兵合戰城下敗績奔入城燕兵以箭射書城中使急降濟陽生員高賢寧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　燕師圍濟南攻之急鐵鉉高巍徐盛統兵悉力防禦大挫燕衆　辛巳燕兵隄水灌濟南濟南人大懼鐵鉉曰無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遁矣令登陴人皆哭呼曰三日

且降盡輟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又請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燕府大喜是時燕府在軍逾年往來戰守甚苦僅得永平保定及北平三府諸府縣旋破旋堅守不降至是聞濟南降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濟南斷南北即不下金陵臺中原自守可以徐圖江淮遂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大喜呼萬歲鐵鉉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闔堵中約候燕府入城呼千歲即下鐵板扳橋乃遣人請燕府入城撫諭燕府乘肩輿張蓋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陴者皆登橋橋不可動燕王得過橋復合兵圍濟南鐵鉉令守陴者罵燕燕軍大怒攻益急鐵鉉隨機應敵間出兵累敗燕兵　是月都督僉事朱榮棄師遁還京誅之

六月增改詹事府官置資德院　八百媳婦國入貢　遣監察御史周觀政監徐州兵　是月遣尚寶司丞李得成使燕議罷兵　以儀賓都督僉事　秋七月　李得成還自濟南下獄既而釋之　平安率兵二十萬進次單家橋欲分兵出御河奪燕餉舟　復德州　高燧出軍良鄉平安兵不故

進　省河縣入褒城　八月戊申濟南圍解　盛庸兵至德州逐燕將陳旭自德州遁歸北平　承天門災詔求直言未幾乙字庫災改謹身殿爲正心殿置各設學士一人　罷華誌文華武英殿文淵東閣大學士承天門方孝孺爲文學博士　九月改午門爲端門端門爲應門承天門改爲皇門遂改午門爲端門端門爲應門前門爲路門　乙丑燕王至北平　冬十月　更定歷事監生選用法九歷事一年爲滿考分三等上者即授官次下者再歷一年復考考上者亦即授官次量材選授下還國子監讀書　省兩當縣入徽州

置威武中衛募健武充衛壯士　兵部右侍郎盧淵有罪除名　清遠戍卒羅義上書下獄既而釋之詔諸將無使朕負殺叔父名　是月平安與燕兵戰華山斬燕將陳亨時安及吳傑駐定州盛庸駐德州徐凱陶銘城滄州相爲掎角困北平滄州城潰凱銘督士卒脩城燕兵佯出攻遼東至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晝夜兼行至滄州城下列營凱等始覺倉卒收築城具出戰敗績入城守燕兵攻破其東北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趙滸胡原李英張傑皆被執時降燕者數萬人北將譚淵夜殺降卒三千人凱等皆降赴

北平　封盛庸歷城侯　以鐵鉉爲山東布政使帝以濟南完守賞鉉等郎敵功命翰林陳檢討賜銀幣吏部尚書官軍姜貴等五十四人以濟南功陞官有差　召李景隆還赦不誅　以盛庸爲平燕將軍充總兵官節制諸軍陳暉平安爲左右副總兵馬溥徐真爲左右參將鐵鉉參贊軍務督諸兵北進　十一月　盛庸駐德州燕師移直沽之舟至長蘆載降獲輜重順流而北燕王自率衆循河而南盛庸出兵襲後不克燕兵至臨清移屯館陶掠大名焚我軍餉　十二月甲午燕師至汶上掠濟寧盛庸鐵鉉率兵躡其後營於東昌先鋒將孫霖營滑口燕將朱榮劉江襲破霖都指揮唐禮被執霖走　乙卯燕兵至東昌盛庸背城而陣燕擊其左不動退而衝其中堅盛庸麾兵圍燕王數重王易服躍馬出西南去燕軍爲火器所乘大敗盛庸兵大呼噪奮擊殺燕大將張玉丙辰復戰又敗燕軍步卒先走盛庸乘之殺傷萬計北平震動燕師退駐館陶盛庸飛檄眞定滄德諸將水陸掎角邀燕師歸路　是月國子助教王紳卒　部署右侍郎以　西參政劉季篤爲刑部左侍郎

湖廣參議楊砥言事忤旨謫遼陽　以鐵鉉爲兵部尚書仍參贊軍務　詔舉優通文學之士以處士唐愚士爲翰林侍讀　大理卿馬京坐事謫肅政按察司副使　以鄒瑾爲大理寺右寺丞

憲章錄卷第十四

華除建文三年辛巳至四年壬午

三年春正月辛酉朔擬命神寶成寶方一尺六寸九分帝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先是帝在儲位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元年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於雪山方踰二尺質理温栗二年春正月帝郊祀宿齋宮夕夢若有覩乃驚寤命玉人琢爲大璽冬十二月工成名凝命神寶至是以告天地祖宗爲文宣示遐邇百官稱賀大宴於奉天門頒賞四夷朝使　辛未大祀天地於南郊侯盛庸遣人來獻東昌之捷詔諭天下　歷城子澄議軍國事　丙子燕府還北平　丁丑享太廟告捷　二月乙巳燕府復率衆南出已酉至保定盛庸合諸軍二十萬駐德州約吳傑平安出眞定攻北平　加禮部尚書陳迪太子少保　以盧洵爲戶部侍郎　大理左右少卿汪善閭良輔坐事調河南湖廣肅政按察司副使以鎮江知府薛嵓補闕胡閏爲大理左右少卿　三月辛未盛庸兵至單家橋已卯營於夾河　辛巳燕府率兵至夾河庸結陣甚堅燕

兵掠庸陣陣旁火車火銃強弩戰斫固陣不能動燕
兵退庸出千騎追之燕即率萬騎步兵半之直薄庸
陣庸陣堅不動燕步卒攻左掖騎兵擣中堅庸始麾
諸軍力戰斬燕大將譚淵燕復以勁騎掩庸陣後燕
將朱能張武等從燕合戰庸軍火器不及發戰盾又
中鐵蒺藜相牽不能先後遂郤都指揮莊得驍將楚智
皂旗張等皆陷陣戰没是夕戰酣迫暮各斂兵入營
燕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去
以上有詔旨無使余負殺叔父名也諸將相顧不敢
發一矢燕既還營復嚴陣約戰燕軍東北庸軍西南

自辰合戰至未兩軍相勝負屢退屢進將士皆疲各
坐息少頃復起戰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
天沙礫擊面庸軍中昏暗不辨咫尺燕兵大呼乘風
縱左右翼橫擊庸軍大敗燕軍追奔至滹沱河庸走
還德州當是時庸恃東昌之捷輕敵謂此舉必破北
平將士咸攜金銀銅器錦繡衣袍曰破北平張筵痛
飲至是盡爲燕兵所獲　癸未真定諸將率師駐蹕
家橋　甲申燕率兵徑趨橋與平安等大戰安擒燕
將薛祿祿脫走吳傑平安初欲與盛庸合勢比出真
定聞庸敗乂聞燕散遣徒兒四出索餉遂進兵與燕

降欽州爲縣省陽山縣入連州葦鎮番衛　是月
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以謝燕　閏三月
乙未燕兵掠真定吳傑移軍滹沱河燕令騎兵渡河
上流步卒輜重從下流渡遇傑兵不戰傑移營棄城
燕兵亦至棄城戊戌合戰互有勝負已亥傑與平安
列方陣西南燕攻其東北以驍騎循河出其軍後大
戰傑安發火器大弩射燕矢下如雨集王旗如蝟毛
安陣間縛樓高數丈安登望燕兵見戰勝大喜麾諸
軍力戰燕見安登樓率精騎直趨攻樓安見燕兵馳
至急下樓墜而走會大風發屋拔樹傑軍亦敗都指

揮鄧戩陳鵬等皆被執安傑還真定　己酉燕兵掠
順德辛亥掠廣平癸丑掠大名　是日貼書燕府語
以謫斥齊泰黃子澄可罷兵不聽乃上書曰臣聞虞
舜用辟辠去四凶殷湯之聖不吝改過皆帝王之盛
美萬世所師法也臣奉濟以來今歷二紀栗栗不敢
違越皆緣姦臣齊泰黃子澄懷奸操之逆圖志傾危
於宗社造滔天之禍剪藩輔之親屢剖諸王次及於
臣誣自爲枉飾虛爲實加之大惡肖以深誅發天下
之兵殫府庫之財擠臣一家並寘死地臣嘗瀝忠懇
號呶訴於天天居甚高畧無見聽夫小杖則受大杖

則走臣雖至愚豈忍父子俱被無辜之戮而令陛下受杖殺親王之名哉故以兵自防誠非得已上賴天地宗廟之靈鑒臣忠誠憫臣非罪俯垂庇佑大軍所至無不摧衂然臣不敢爲喜恒用傷悼誠念此皆皇考所養兵民而姦臣一旦盡驅之白刃之下使濺血成川曝骸蔽野嗚呼寃哉彼實何罪故夙夜拳拳秉誠攄敬籲天地籲祖考冀開發聖明助震威斷早戮姦賊用除禍本庶幾以清朝廷以安宗社以全親族以息兵民而天下有太平之望比聞姦臣齊泰黃子澄皆已竄逐于外臣一家長幼皆欣喜舞忭有更

生之慶謂陛下日月之明已宣雷霆之威已震朝廷可以遂清宗社可以綏安親族可望保全生靈可望休息天下可望太平帝舜之去四凶成湯之改過不吝陛下兼有之然臣猶未能盡釋於心者臣初聞齊黃被黜即以徧告三軍將士曰明天子已洞察我之非辜而去權姦矣旦夕必下寬貸洗雪之恩吾與若等可以解甲而休帖席而卧矣將士皆曰誠所願見但慮非出誠心而姦臣姑爲退避之計以弭我耳然我豈可輒自弛以束手就擒哉如其果出誠心則矣恐亦人事之或然者也夫聖人感人至誠而已至誠可孚豚魚而況人乎陛下推誠待下誰不悅從若徒示以去姦臣之名而實仍用姦臣之計此非獨欲撤陛下之藩籬將遂傾陛下之堂室莽操之事前鑒甚明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姦臣之計臣前書陳奏已詳如陛下不信但試察其所行所言果忠於朝廷乎果其自爲乎惟陛下明之於心度之於理參之於古驗之於今力斷而行之無終爲憸邪所蔽天下幸甚宗社幸甚非獨臣一家一國之幸也書至　上召方

孝孺視書對曰今諸軍大集燕兵久羈大名暑甫爲沴不戰自罷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眞定諸將渡蘆溝橋擣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我固欲緩之彼奏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逾月彼心解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上曰善立命孝孺草詔言罷兵遣大理少卿薛嵓持報燕又爲榜諭數千言刻印萬張授嵓令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嵓見燕王王問上意云何嵓曰朝廷言殿下旦釋甲暮卽旋師王怒曰是紿我也嵓惶恐不能對燕將士譁欲殺嵓嵓戰慄流汗伏地王令護嵓南還　翰

林侍讀唐愚士卒　夏四月　嵓至自燕軍言燕軍
強盛方孝孺惡之曰此爲燕游說也　五月　吳傑
平安盛庸出兵扼燕餉道燕遣其指揮武勝奉書於
朝曰比荷聖明允臣所奏特遣大理少卿薛嵓下詔
軍中諭以偃兵息民雖臣將士不能無疑於權姦之
欺臣之父子葢已欣戴陛下之仁矣而嵓歸未十日
吳傑平安盛庸頻疊發兵絶臣糧運要殺臣將校數
百人臣將士守臣約束不敢赴鬬而彼必欲求釁略
不見捨與比所下詔旨背馳誠有以中臣將士之所
疑孤臣父子之所欣幸也如謂朝廷息兵之命傑等

有所不知不聞薛嵓之來往復皆經其軍中其可謂
不知不聞耶此皆奸臣之所爲而陛下深居九重有
所不知不聞也臣之所恃者陛下至尊至親也今爲
姦臣所惡陛下雖有憐之之心而不能見庶則臣自
救之計敢一日而忽哉臣之忠誠計薛嵓歸必能詳
達但前日詔旨如此今日姦臣矯制如彼外情洶洶
不敢不聞伏惟擴明奮斷以固皇業以安天下斯臣
亦有保全之望臣無任戰兢俟命之至　上覽書曰
燕王本　皇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爲叔父柰何必
用兵爲也召方孝孺諭意孝孺對曰陛下即欲罷兵
兵一散即難復聚彼或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軍聲
大振不日有捷書來聞願陛下無惑甘言勝等縛下
錦衣衛獄　改利州直隸廣西　調刑部左侍郎王
良爲浙江肅政按察使　六月　辛酉燕遣李遠等
南掠餉道壬申遠等至濟寧又至沛縣焚餉舟萬艘
河水盡熱魚鱉皆死漕卒散走京師大震　壬午都
督耒宇率兵三萬邀擊李遠中伏敗績　殺觀海衛
指揮張壽壽飲中言國事危急坐妖言論死　遣太
僕少卿祝孟獻使朝鮮市馬　秋七月己丑彰德守
將都督趙清禦燕兵戰敗奔尸燕兵破尾尖寨丁酉

平安邀擊燕將劉江於平村　戊戌遣錦衣衛千戶
張安遺燕世子書先是方孝孺門人林嘉猷嘗被燕
召至北平居邸中久之知高煦及三郡王不睦於世
子屢譖於父內臣黃儼素奸險世子惡儼儼曲事三
郡王三郡王與世子守北平高煦從父軍中時時傾
世子孝孺言於帝曰兵家貴間燕父子兄弟可間而
離也帝問云何孝孺言其故帝曰柰何間之孝孺曰
世子見疑必北歸而吾餉道通矣帝曰善立命孝孺
草書遣張安貽世子令歸朝且許王燕地世子得書
不啓封并安致父所三郡王令儼先已馳使告父世

子且反父疑之問高煦高煦曰世子故與太孫善厚語未竟世子書至燕王曰嗟乎幾殺吾子　壬寅大同守將都指揮房昭引兵入紫荊關掠保定下邑駐易州西水寨約期進攻北平燕府聞之即日還兵援保定　限僧道田人五畝　八月丁巳　燕府渡滹沱河留其將孟善守保定　丙子　眞定總兵遣都指揮韋諒率兵餉饋援房昭　丁丑燕兵圍西水寨遣其別將朱榮圍定州　是月老撾入貢　放還不識字人材及年未三十者　改泗城州直隸廣西　九月甲辰燕兵攻定州　平安兵進攻北平不克還次

眞定　倭寇浙東　省恭城縣　降平樂府爲州　冬十月丙辰眞定諸將都指揮花英鄭琦率步騎三萬援西水寨燕府自定州馳還英等列陣栽眉山下燕潛兵出陣後合戰敗績英琦及都指揮王恭指揮詹忠等被執房昭韋諒走西水寨遂破　燕府還北平　十一月　遼東總兵官楊文圍永平燕將郭亮固守不能克文出兵攻昌黎遇燕將劉江戰敗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皆被執　平安戰敗燕將李彬於楊村　韃靼通燕寇鐵嶺　皇少子文圭生　十二月丙寅　燕府復出北平　勅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　初置豐市軍民指揮司　詔禁內臣出使侵凌吏民　吏部試翰林史官楊士奇等以次録用復留上奇於翰林　以程通爲遼府左長史襲泰爲禮科都給事中　太祖高皇帝實録成　改程本立爲江西肅政按察副使以兵部武選郎中古朴爲右侍郎起復陳洽爲文選郎中以徐眞馬溥爲左右府都督僉事充參將率偏師北進

四年春正月　德州稗將都指揮葛進率步騎萬人爲先鋒渡滹沱河遇燕將李遠於葉城戰敗　平安率兵十萬復通州不克指揮賈榮等兵敗于衡水燕兵攻破東阿戊戌遂破東平指揮詹璟被執吏目鄭華死之　燕攻汶上都指揮薛鵬被執庚戌燕兵攻沛縣指揮王顯降燕知縣顏伯璋及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死之　置四川夾武前衛　設京衛武學以祭酒張顯宗爲工部右侍郎募兵江西　是月晦燕兵至徐州　二月諸軍皆營於濟寧餉卒遇敵于鄒縣潰走　甲戌燕兵攻徐州城中兵出戰敗績改向武都康州直隸廣西　始置京衛武學教授一人訓導二人　三月甲申燕兵自徐州進攻宿州平安統精兵四萬爲先鋒追躡燕兵　壬辰燕兵過渦

河平安兵進至泥河遇伏戰敗胡騎指揮火耳灰哈三帖木兒皆被執　平安等兵駐宿州燕將譚清斷徐州餉道燕兵攻破蕭縣知縣鄭恕死之　夏四月甲寅平安兵營於小河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遏燕騎兵合戰斬其將陳文再戰又勝斬其將王真燕王督戰急幾爲安禦所及安馬蹶弗得前燕酋將王麒躍馬入陣援燕王得脫裸將丁良朱彬被執是役也燕軍中大懼議將還北平平安諸軍營小河南燕兵據河北甲戌徐輝祖率兵會諸將及燕兵大戰於齊眉山自午至酉會大霧斂兵還營乙亥燕諸將欲還北平不敢顯言輒請退屯小河東就麥觀隙而動燕府不聽朱能鄭亨又力言渡河非計諸將多不肯從燕府曰欲渡河者左不欲渡河者右諸將多趨左燕府大怒曰任汝所之諸將始不敢言何福引兵會平安燕軍中益懼燕府數日不解甲矣　丁丑平安營於靈壁燕遮其餉道何福等出壁來援敗績辛巳大戰又敗績左右副總兵都督陳輝平安左右參將都督馬溥徐真都指揮孫成等三十七人內臣四人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貴等一百五十人皆被執何福走既而燕兵縱性善與明伯完貴皆歸與明裂冠裳棄官變姓名去性善衣朝服踞入河死之　五月己丑燕府至泗州守將周景初降燕　平卯盛庸率馬步騎數萬戰艦數千列營淮南燕營淮北燕將丘福朱能潛濟出庸後庸走盡棄其戰艦軍資燕遂渡淮至盱眙翰林脩撰王艮閉門涕泣與妻子永訣服毒死之諸將分屯鳳陽淮安以遏燕兵燕欲從淮安取道渡江以駙馬都尉梅殷守禦嚴備恐攻之不克欲從靈壁出鳳陽渡淮知府徐安毀橋欽舟不得渡遂徑趨揚州　庚子燕兵至天長提刑按察使王禮千戶徐剛彬皆不屈死之　燕兵遂至揚州高郵指揮王傑降燕　燕兵至儀真　詔天下勤王曰燕兵勢將犯關中外臣民坐視予之困苦而不予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予不敢忘報詔下京城內外臣民慟哭遣刑部侍郎金某禮部侍郎黃觀國子祭酒張顯宗翰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召黃子澄遜蘇州府知府姚善寧波府知府王璡率師勤王　遣慶成郡主至燕兵議割地罷兵不聽　是月遜東兵潰於直沽理問徐讓縣丞衛健政張勝江都知縣張本執守將崇剛御史王彬降燕剛彬皆不屈死之

使燕還以爲衛鎭撫軍前差遣　勅刑部尚書侯太
轉餉淮安　燕兵掠鳳陽種馬　六月癸丑朔　燕
兵至浦口諸將盛庸等迎戰　燕王欲且議和北還
會高煦引胡騎至大喜遽起披甲伏鉞見高煦撫其
背令努力高煦殊死戰諸軍小却上急遣都督僉事
陳瑄率舟師援盛庸瑄乃降燕　乙卯燕兵遂渡江
盛庸率海舶出高資港嚴陣以待燕王奮力先登大
戰庸敗走鎭江守將童俊降燕　時兵部侍郎陳植
督師江上有督將容議降燕者植責以大義督將恨
之遂殺植率衆迎燕自陳邀賞燕王立誅之具棺斂

植遺官護葬于白石山　庚申燕兵營于龍潭上
遣李景隆都督王佐尚書茹瑺至龍潭再議割地罷
兵分遣諸王守京師諸城門景隆等見燕伏地納款
頓首稱臣呼萬歲不已　壬戌李景隆等歸言燕必
欲得齊泰黃子澄輩　上令景隆等押往言諸臣皆
竄逐外郡俟縛至遣來景隆等惶懼不敢行上令諸
王與景隆等偕行燕府曰勿多言不得奸臣吾必不
已諸王歸上會羣臣慟哭或勸上且幸淅或曰不若
幸湖湘方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議不決
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將士離

散不肯向敵翰林脩撰王叔英太常少卿廖昇恸哭
與家人訣自縊死甲子遣人齎蠟書四出促勤王兵
爲燕游騎所獲　靖難兵屯金川門　上手誅徐增
壽於左順門又欲誅李景隆不果　乙丑谷王橞與
李景隆開金川門迎靖難兵入城徐輝祖率師迎戰
敗績　安王楹及文武羣臣茹瑺寨義夏原吉劉儁
古朴劉季篪薛嵓董倫王景胡靖李貫吳溥楊榮楊
溥黃淮芮善解縉金幼孜胡濙陳洽方賓宋禮王達
鄒緝楊士奇胡儼等迎附茹瑺先羣臣叩頭勸進許
之遣人布告天下召募丁壯悉令解散是日僉都御

史程本立戶部侍郎郭任禮部侍郎黃鞏衛府紀善
周是脩大理寺丞鄒瑾御史魏冕見給事中龔泰等
死之須臾宮中火起上變服削髮自御溝出至郊壇
遁去先是淮上諸將敗上召程濟還京濟善術數至
是從上潛行每遇險濟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
至京莫知所終　城破之夕高巍繼縕死驛舍郎官御
史給舍相與縗城遁去者四十餘人　燕榜示討左
班文職姦臣黃子澄齊泰陳迪方孝孺練子寧黃觀
胡閏王鈍盧迥侯泰暴昭鄭賜黃福張紞毛泰陳繼
之董鏞曾鳳韶王度高翔謝昇尹昌隆宋徵卓敬王

叔英廖昇巨敬不拘軍民人等有鄉縛至者量擾官
級尋復揭姦臣榜于朝堂增徐輝祖鐵鉉姚善甘霖
鄭公智葉仲惠王璡黃希范陳彥回劉璟程通戴德
奚王良盧原質茅大芳胡子昭韓永葉希賢林嘉猷
蔡運盧振牛景先周璿等五十餘人　方孝孺聞訃
中自焚特斬衰晝夜哭鎮撫伍雲執以獻將用之孝
孺不屈乃下獄遣人再三諭之不從既而召草即位
詔即斬衰入見悲慟徹殿陛燕王曰子欲法周公輔
成王耳孝孺曰成王今安在王曰渠自焚死孝孺曰
成王即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弟王曰先生無太苦命

左右授筆草詔孝孺投筆于地哭且詈令復繫獄
丙寅諸王及文武羣臣請正天位丁卯諸將上表勸
進戊辰諸王七表勸進己巳燕王詔孝陵還御奉天
殿即皇帝位是日復周王橚齊王榑魯王檀湘王柏
建文皇帝初宮中火起時皇后馬氏赴火死及　上
入宮詰問宮人內侍以建文君所在皆指認后尸爲
之禮止從之　命府部等諸司凡建文中所改易洪
武政令條格悉復其舊革除建文年號仍以洪武紀
年是年稱洪武三十五年

贈徐增壽爲武陽侯謚

忠愍　遷興宗孝康皇帝主於陵仍稱懿文皇太子
遷呂太后於懿文陵降封吳王允熥爲廣澤王衛王
允熞爲懷恩王徐王允熿爲敷惠王尋復降允熥允
熞爲庶人允熿改封甌寧王　下徐輝祖于獄革其
祿米　召淮南總兵駙馬梅殷入見上曰都尉在軍
無乃勞乎殷對曰勞而無功徒負愧耳上甚嘅之
齊泰被執至京殺之　蘇州知府姚善被執至京上
詰之曰汝一郡守何敢抗我善大聲曰臣各爲其主
耳命殺之善友常熟黃鉞聞善被刑登琴川橋西向
再拜赴水死　黃子澄練子寧執至京併方孝孺皆

磔之逮及親族　宥前御史尹昌隆初靖難兵南下
昌隆上言今事勢日去北來章奏有周公輔成王之
語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伸大義于天下
不應便相違戾設有不虞便須舉位讓之猶不失爲
藩王若因循不斷進退無據雖欲求爲長安布衣不
可得矣不曰及是被執將就刑當陛大呼曰臣曾上
疏勸以位讓陛下奏牘尚存可覆按也　上命停刑
檢其奏流涕曰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可免酷禍朕亦
無此勞苦也詔貸其死但命發爲北平按察知事　御
史曾鳳韶自殺　兵部尚書鐵鉉權殘兵駐淮南擒

至不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命磔之　責戶部侍郎卓敬不奉迎乘輿敬厲聲不遜　上憐其才且繫獄僧道衍惡敬殺之　初禮部侍中黃觀奉詔募兵上游且督諸郡勤王至安慶聞變痛哭謂人曰吾妻翁氏有志節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奔至言翁夫人暨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索釵釧出市酒殺夫人急攜二女投淮清橋下死觀慟哭至李陽河聞建文君避去朝服東向再拜投湍流中死　按崔銑曰建文務滅諸親甚悖矣尾大不掉患可虞也處之豈無其道璟無不可赦之罪誘其左右與賊其主此兩國相傾莫之何而用之周則無故圖孤燕勢而翦夫豈九伐之正哉齊黃誤之希直敗之事危矣陽罷策臣謝過陰令起兵于外大根已仆末榦胡濟

踏拙行詐殆同兒戲高巍之謀不聽盛庸鐵鉉之武畧不存李景隆之敗衄不碎攻刑茂矣舍滅亡何適故曰諸臣死國之忠不足贖其亡君之罪也噫銑之言是或一道也但亡君之罪是其謀猷才識之短未有長君逢君之惡其死國之忠則寔出于降秉彝之良而天綱人紀之所由植立者也以彼準此庶幾得爲尚論之當云　秋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于南郊大赦唯名在姦臣榜者不宥　罷學士董倫以王景爲翰林學士　以都督李增枝節制荊襄置塘安陸兵備　以陳瑛爲副都御史太理少卿胡閏不屈死之　命工部尚書嚴震直等巡視河北諸省　八月歷城侯盛庸安戢山東都督劉貞鎮守遼東何福鎮守陝西韓觀練兵江西西平侯沐晟鎮守雲南召禮部尚書陳廸太常少卿盧原質不屈死之　召戶部尚書王鈍諭之曰爾向輔建文間朕骨肉今何顏邪鈍頓首慚謝遂命致仕　執刑部尚書侯太下錦衣獄死　以褒義爲吏部尚書夏原吉爲戶部尚書侍郎戶部侍郎盧迥就刑迥不屈長謳而死　鄭賜黃福皆自陳爲姦臣所累乞宥罪令復其官以茹瑺李景隆言并省張統復爲吏部尚書統自經於部之後堂侍郎毛太亦死之　以黃福爲工部尚書　左拾遺戴德彝都御史芳大芳刑部侍郎胡子昭不屈死之　駕礫殺之　得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通命解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其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因從容問縉及脩撰李貫等曰詞涉干犯者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　上

曰爾以未有爲美耶食其祿當任其事國家危急時官近侍者獨無一言可乎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貫坐累繫獄十年死　九月大封靖難功臣　詔諭四夷君長　徙封谷王穗于長沙　廢廣澤王懷恩爲庶人　初建内閣以待詔解縉爲侍講中書黃淮爲編脩楊榮爲修撰吳府審理楊士奇爲編脩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知縣胡儼爲檢討並直文淵閣　逮谷府長史劉璟下獄自經死璟基之仲子也　冬十月寧王權來朝改封南昌　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録　以僧道衍爲左善世　十一月

新作奉天殿成　以解縉爲侍讀楊榮楊士奇金幼孜並爲侍讀學士胡靖黃淮胡儼並爲侍讀楊榮楊士奇金幼孜並爲侍講　立妃徐氏爲皇后　以北平左布政郭資爲戶部尚書保定知府雒僉爲刑部尚書仍掌司府事　陳瑛奏追治廖昇黃冠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璋皆不順天命效死建文計其存心與叛逆等並宜罪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勿問又曰諸臣盡忠於　太祖故盡忠於建文但惡其導誘建文變亂成法耳　十二月以李至剛爲禮部尚書　戒諭靖難功臣　初上過江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周是修約同死難惟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先聖畢自爲贊繫於衣帶自縊死於東廡下餘皆負約後縉爲是修作誌士奇作傳因謂其子曰當時吾亦同死誰與爾父作傳誠者笑之

憲章録卷第十四

憲章録卷第十五

永樂元年癸未

成祖文皇帝永樂元年春正月己卯朔　勅諭内外文武羣臣曰上天之德好生爲大人君法天愛人爲本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爲天下主政教修明近古鮮比朕纘承大統思承付託之重爾文武羣臣共遵成憲悉力一志敬之慎之　羣臣上表請立皇太子不允　諭兵部曰從朕平内難軍士已論功陞賞乎九門者可再陞一級功小不在陞例者亦量陞之於是劉江萬得王福胡通海等五十餘人陞

職有差　陞副都御史陳瑛爲左都御史史仲成爲石魚都御史　命汝南王有勳居雲南大理有勳周王橚第二子建文中嘗告其父不軌至是弗容於父遂有是命　復周王橚齊王榑代王桂岷王楩舊封以北平爲北京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食不食適以陰雨不見豈果不食邪勿賀　設普安安撫司以土酋慈長爲安撫　賜以印章置流官吏目一員隸四川布政司　二月　設北京留守行部國子監改北平府爲順天府

華北平布按二司及都司等衙門　以掌北平布政郭資掌保定府錐會俱爲行部尚書平安爲行都督僉事　嚴誣告法　朝鮮國王李芳遠遣使臣言洪武中賜金印龜紐建文時更之請復舊制命如舊賜之　命監察御史分詣各布政司巡視諭之曰朕居深宮在下之情不能周知爾等爲朝廷耳目其用心咨訪悉行具奏利有當興弊有當革亦悉以聞　改寧王府於南昌　遣使齎書諭襲封可汗亦能來王使今天下大定薄海内外罔不朝貢可汗之福哉　武定

侯郭璞卒　禮部言科舉舊制應子午卯酉年鄉試去年兵革倉卒有未及舉行者請以今年秋八月皆補試制曰可　上慮獄囚有淹滯冤抑命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引奏仍依洪武中例會官於承天門覆審施行　命郡王高煦率兵往開平操備　三月　文武百官復上表請立　皇太子　勅曰欲正元良宜預成其學問姑緩之　遼東都指揮同知沈永有罪伏誅先是虜寇侵遼東三萬衛永不能追襲又匿不以聞　上以其欺蔽誅之令兵部榜諭天下都司衛凡有賊寇不即奏聞者鎮守官以下罪與永同

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隸後軍都督府徙於保
定　禮部言洪武間京官文武四品以上命婦朔望
朝中宮　上命免之但遇節來朝　河南裕州言地
廣民稀請於山西澤潞等州縣無田之家分丁耕種
上命戶部行之　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言金筑安
撫司等處每有征討輒率官軍土軍兼進有功均賞
宜令一緊操練　上曰土軍皆夷人樂散逸而憚拘
束若與官軍同役或情有不堪馭夷之道當斟酌行
之　有司言啟太師比干墓及祠圯壞請發民修治
從之　潛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出衛輝

府輝縣西北八里太行蘇門山下其流自縣治北經
衛輝城下入大名府濬縣界迤邐抵直沽入海南距
黃河堙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厥
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致衛河交運公私兩便　上曰
此策亦是命廷臣詳議如議可行亦俟民力稍甦行
之　按邇年漕運因黃河衝決不常艱於修治海運
之說前大學士丘濬甚詳亦思患預防之慮也唐順
此策誠經國者所當留意矣　南陽鄧州官牛疫死
者多有司嚴責民償民貧至有鬻男女以償者事聞
上大怒曰厩焚孔子問傷人不問馬今以人易牛何

其不仁哉況畜牛本以爲民今反毒民命悉免償所
鬻男女官贖還之仍命法司治擅責民償之罪　夏
四月　安南權理國事胡奎遣使奉表文及方物賀
即位　禮部言遠夷慌惚難信宜遣使賚察從之
諭中外文武羣臣曰帝王圖治必審於用人或取諸
亡國或舉於讐怨惟其賢而已若唐太宗用王珪魏
徵房玄齡杜如晦李靖尉遲敬德宋太祖用范質王
溥石守信王審琦輩相與協心比力共建功業載在
信史垂譽後世可鑒也朕涖阼以來思惟文武羣臣
皆皇考舊人推誠用之纖悉無間又何嫌疑之有哉

其各盡乃心共乃職朕言不再其深體之　命戶部
尚書夏原吉往浙江諸郡治水時嘉興蘇松諸郡頻
歲水患屢勅有司督治訖無成績故有是命　戊午
太白出昴北遺書諭高煦曰仰觀天象當知所警占
書云金星出昴北軍勝出昴南南軍勝今欽天監
奏金星出昴北而我軍在南宜益加慎不可忽畧
右副都御史黃信以泄漏獄事誅先是李至剛妻父
有犯都察院逮問當處以重刑至剛乞免於　上上
曰法司鞫獄情之輕重外人何以知之對曰此黃信
與臣言上命錦衣衛鞫之有實狀特命誅之　楚世

子孟烜奏欲遣人於河南境內買人口賜敕諭曰昔秦愍王遣人於湘江買人口太祖聞之怒秦府官屬及郡縣承行者皆被罪且河南汝伯父周王封地汝所遣人入境或有緣恣將斥爲爾過可不慮乎其已之　以鈔法不通下令禁金銀交易　設溧水縣廣通鎮閘壩置壩官一員　上以代王桂岷王楨所爲不法命吏部悉降其王府官職　巡按福建御史周新言朝廷設立軍民諸司彼此頡頏兩非統屬今福建都司所轄各衛官每與府官爭較相見禮節及各衛千戶所遇有公務不申本衛徑令有司理辦有乖治體請自今府官以公事至衛者行正道平體相見道路相見分別而行遇聖節正旦令各衛官悉於府治行禮其千戶所遇有文移不許徑移文府縣亦不許凌辱有司官吏又開讀詔書乃各布政司職掌既已差人於府開讀衛所官同行禮而都司又差人下衛所開讀科欽軍士筵宴餽送請自今開讀詔書除附近府衛所一同行禮外其邊海衛所亦從布政司抄謄差人開讀爲便上悉從之命禮部行諸司遵守

五月　勑戶部曰朝廷設官分職本以治民治民之道在乎安養之而已故即位之初一遵皇考成憲首命爾等凡荒蕪田土無人佃種者即令所司覈實蠲租爾等不體朕心因循玩愒有司拘於歲額一槩徵收下情鬱而不達上德遏而不宣此豈人臣爲君爲民之心其速下各布政司府州縣但有荒閑田地無人開墾者即於常歲租額內削除之　進封駙馬都尉袁容李讓侯爵　文武百官進　太祖高皇帝及孝慈高皇后尊謚　諭天下諸司事干王府者遵祖訓啓知之有司合行事務不許一槩啓請若王府事有相關即遣人馳奏不待報而擅承行者論以重罪

六月　上以久雨謂戶部侍郎古朴曰蘇松嘉湖四郡水必泛濫宜速遣人視之遂命侍郎李文郁往佐夏原吉相度水田量免今年租稅　解縉等上表進　高皇帝實錄　秋七月　上諭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名數類聚而統之以韻庶便考索嘗觀韻府等書采摘不廣爾等將自有書契以來凡經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爲一書毋厭浩繁　八月　初　上以蘇松水患爲憂遣僉都御史俞士吉濬水利集耆賜夏原吉使講究拯治之法至是原吉上奏臣與共事官屬及諸曉水利者

叅考輿論得其梗槩浙西諸郡蘇州松江最居下流嘉湖常三郡土田下者少高者多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泖頃爲浦港堙塞匯流漲溢拯治之法要在濬滌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于海按吳淞江舊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疏導之然當潮汐之衝沙泥淤積屢濬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二十餘里雖云疏通寔多淺窄自下界浦抵上海縣南跨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沙草壅障已成平陸工費浩大難以施功臣等

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即古婁江常熟之白茆港皆係大川水流峻急宜濬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之大盈浦乃通吳淞要衝今下流壅塞難即疏濬旁有范家浜至黃浦口跨浦口可徑達海宜濬令深濶上接大盈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候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之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有成於民爲便　上從其言命集民丁開濬　設雲南楚雄府楚雄縣儒學先是本府言所屬人民類皆蠻夷不知禮義惟黠人一種有讀書識字者而縣學未設近委官勸集俊秀子弟入學而無師範請立學置官從之　平江伯陳瑄總督海運糧四十九萬餘石赴北京及遼東　九月　高唐州民王政建言治道擢爲刑科給事中　歷城侯盛庸暴卒　上初即位命庸鎮守淮安移鎮山東庸每不自安至是千戶王欽發庸罪狀都御史陳瑛劾庸心懷異圖遂削爵死　冬十月　丙午承天門守衛千戶秦先晚工匠出門遺木牌無姓名有寶鈔提舉司字且條列本司官吏不法數事　上諭法司曰投匿名文書告人罪者律有明禁此蓋小人假公法報私忿其速毀之自今有此者悉勿問　上御奉天門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爲書以授長子　戶部尚書郁新等奏湖廣今年夏稅過期數目不足其布政司府州縣官皆當罪之　上曰賦入有經制耕蔴有先後地里亦有遠近急則必至於病民其勿問第更定期令照限輸之　兵科給事中言今天下衛所官吏所進軍馬文冊或額數虧盈或姓名互異或不用印信或書名不稱臣或不著年月日若此者衆無誠敬之心皆當治上曰人之才力不齊而軍馬之數繁或短於計數或

成於迫速容有謬誤姑釋勿問其條畢所失詰之俾
更詳具進來　賜貴州鎮遠侯顧成銀幣　上謂侍
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夷狄全盛之力遂至凋
弊當時雖得善馬豈足償萬一之費朕今休息天下
惟望時和歲豐百姓安寧至於外夷但思有以備之
必不肯自我擾之以罷弊生民近成詰今日惟當安
養中國慎固邊方此言甚合朕意蓋斯人老成非喜
功好勝之流以是特嘉奬之　命靖安侯王忠往北
京安插屯田軍民整理屯種　長興侯耿炳文暴卒
炳文老將洪武初擒張士誠破北虜有功子璿尚懿

文長公主至是鄭賜陳瑛等劾其僭侈命籍其家炳
文自盡　甲戌西洋剌泥國回回哈只馬哈沒奇等
來朝貢方物因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
上曰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爲利今夷人
慕義遠來乃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不
聽　十一月　定給驛傳例凡五府六部都察院遣
人馳驛辦幹公事必同都布按三司委官者水路許
乘驛船若都布按察三司自委官并承差人等於各
府州縣催辦公事者水路都司所委官乘軍衛快船
布按二司所委官及承差人等乘遞運所船陸路都

司委官乘自己官馬驢騾布按二司委官給馬驢騾
承差人等悉自備諸番朝貢使至市舶提舉司馳報
者給驛　勅諭兀良哈部落曰朕承天眷君臨天下
嘗遣使齎詔諭爾等聞命即遣人來朝其誠可嘉
今仍舊制設泰寧福餘朵顏三衛俾爾等統屬軍民
鎮守邊境舊嘗授官者列名以聞咸復之若頭目人
等今當授者亦第其名來聞朕即授之俾世居本土
安其生業　命工部尚書黃福罷遣濬河民夫初洪
武中免直隸應天等府夏秋二稅但擇其丁壯每歲
農隙聽供力役及是內河淤塞發其丁壯濬治適時

暄暖胥樂赴工將畢是日早風沍寒　上召福等諭
曰民供役父衣食未必盡給今且遠寒其各賜鈔三
錠罷遣歸未畢之工令京衛軍士次第成之　初上
欲聞民所疾苦命吏部尚書蹇義等九郡縣官考滿
至京選其識達治體者令且於六科辦事俾各言所
治郡縣事至是尚未有言者　上諭給事中朱原貞
等曰郡邑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
尚猶默默況遠在千萬里外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
申諭之其所治何利當興何弊當去皆勿隱於今不
言有他人言之則不能逃罪矣　閏十一月　戊午

安南遣使隨行人枏渤等入朝進其陪臣耆老奏童請封胡奎爲安南國王從之　遣政使趙燊等引奏山東男子獻陣圖者　上曰自古帝王用兵皆出於不得已今天下無事惟當休養斯民修禮樂興教化豈復當言用兵此輩狂妄必謂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圖以冀進用其斥去之　十二月　解縉等奉勅修古今列女傳成　上親製文序之　工部尚書黃福奏陝西行都司所屬屯田多缺耕牛耕具合准北京例官市牛給之耕具於陝西布政司所屬鑄造悉從之　上御謹身殿閱　太祖皇帝御製文集顧解

縉等曰皇考　章皆天地之心帝王之度朕宮中稱尋不可得有言建文自焚時并寶璽皆毀矣朕深慟之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天下軍民之家有收藏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録進仍重賚之　選天下殷實之民田少者徙居順天府以實京師繕名富戶

二年春正月癸卯朔　召世子及高煦還京　復命夏原吉往蘇松治水原吉時自蘇松還言水雖由故道入海舊河港未盡疏通非經久計於是命復行仍命大理少卿袁復副之　禁民下海福建浙江瀕海居民私置海船交通外國因而爲寇郡縣以聞遂下令禁民間海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戶部尚書郁新言河南等處管屯都指揮劉英等上屯田歲收之數臣等計之一人所耕不足自供半歲之食宜罪之以警衆　上以法令初行姑宥之遂召英等諭曰屯田軍國之大務爾等不留心於此徒坐享祿食若復役疲民以贍惰卒則民愈困兵日惰蓋畜兵以衛民豈以兵而困民汝等宜深思之若今歲仍復怠惰耕穫不前論罪如法悔無及矣　二月　禮部奏請會試選士之數　上問洪武中所選幾何尚書李至剛對曰各科不同多者四百七十餘人少者三十人上曰朕即位初取士姑率其多者後不爲例　遣應天府官祭先農命郡縣耆老陪祀著爲令　命工部脩補國子監經籍板　三月　殿試禮部中式舉人賜

會榮等四百七十二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
陳敬宗周忱　陞翰林院編脩王達爲侍讀學士
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於國子監命王達撰記　改
封懿文皇太子第四子敷惠王允燉爲甯王奉懿
文皇太子祀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用人上曰人
君進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須厭服衆心若進一
人而天下皆知其善則誰不爲善退一人而天下皆
知其惡則誰敢爲惡無善而進是出私愛無惡而退
是出私惡狥私而行將何以服天下　命通政趙居
任使日本令十年一貢　夏四月　簡東宮官屬

命僧録司左善世道衍爲太子少師復其姓姚賜名
廣孝　新進士李衡自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於法
臣不當違令干進　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
用其子者但爲子能改父行致顯聞於世足以爲賢
君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未必合中道爾能力學
進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不爾罪而其勉之　冊立
世子爲皇太子封第二子高煦爲漢王第三子高燧
爲趙王諸王子未受封爵者嫡長子封爲世子衆子
爲郡王　吏科右給事中孫璘奏前日禮部所定
八人頒詔外國皆紊非誠實者時已行二日　上曰

此非專出禮部定吏部亦言其可使故從之爾在吏
科與聞銓注之事彼既不誠則未行之先當言何必
俟之既去乃言夫人性皆善有不善者習使之也亦
在人主用之如何如叔孫通在秦則僞在漢則誠裴
矩在隋則佞在唐則忠本是一人但在人主能用與
不能用爾適爾所言慎勿泄也　文華寶鑑成先是
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爲書
以授太子至是書成名文華寶鑑　上顧解縉等曰
朕皇考訓戒太子嘗集經傳格言爲書名儲君昭鑑
録朕此書稍充廣之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

帝授太子以非聖之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速
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閒暇亦
當以此爲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爲守成令主
　上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可
否庶務或有失中爾等宜直言無隱又顧解縉等曰
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爲者強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欲使進言者無
者強於已敢言
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勉之
　吏部尚書蹇義奏請選官　上諭之曰爾等職專
銓選但當揆理不當任情揆理則以是非爲進退任

情則以從違爲取舍愼之又曰用人之道各隨所長才優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蓋有才者未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爲小人不可不察　五月　禮科言國子監祭酒徐旭書奏不謹當降　上問吏部尚書夔義曰徐旭爲人何如義曰有文學持守而於人寡合上曰持守之人固當寡合蓋其中有所主而不能脂韋依阿於外況兼有文學宜置之近侍遂命爲翰林脩撰　巡按北京御史周新言北京所屬吏民有犯徒流者蒙恩免罪就發北京人少處爲民種田公私兩便若監候詳擬往復數月饑窘憂愁多死

獄中請令後死罪及職官有犯詳擬待報其吏民所犯徒流者悉從北京刑部或監察御史詳擬乞當就發種田如此則下無淹禁之患而上不負寬恤之恩　上曰御史言是且命北京百姓有犯應決者許收贖　己酉錦衣衛奏明日　上詣孝陵請具法駕上曰不用但以騎士數人前導已而顧侍臣曰明日皇考忌日正屬感慕之時何用法駕非爲辟除道路則前導騎士亦可不用　六月　處州青田縣民劉貊進太祖高皇帝所賜其祖誠意伯基手詔八道祭文一道賜鈔五錠　朝鮮國王李芳遠遣使送耕牛萬頭至遼東先是　上欲廣屯田於遼東命禮部遣人敎牛於朝鮮至是送至命戶部每一頭酬絹一疋布四疋仍賜其王文綺表裏各百疋勅遼東都司以牛分給屯田　上命禮部曰會試下第舉人既多其中必尚有可取者或本有學問而爲文之際記憶偏差以致謬誤或本不謬誤而考閱之官神情昏倦失於詳審以致黜落此皆可矜其令翰林院出題更試撰文詞優等者以聞遂得貢士張鎡等六十人以奏　上召見皆賜冠帶命於國子監進學以俟後科且勉之曰士當立志志立則工專工專則業就爾等於學已

有根本但更當進步爾後科第一甲者有不在爾曹乎其往勉之　封哈密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　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等往蘇湖賑濟　上諭之曰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措民窮無衣食君豈可不恤君父也民子也爲子當孝爲父當慈各盡其道爾卿往體朕此心不可爲國惜費蓋散財得民仁者之政也　今歲山東郡縣野蠶成繭綿絲進獻請百官表賀　上曰野蠶成繭使徧於山東之地亦不過衣被一方而未及於天下朕之心必天下之民皆飽暖而無饑寒方可爲朕賀也今

且止之　饒州鄱陽縣民朱季支進書詞理謬妄誘
毀聖賢季至剛解縉等請置於法上曰愚民若不治
之將邪說有誤後學即遣行人押還鄉里會布按二
司及府縣官杖之一百就其家搜檢所著文字悉焚
之　八月　安南故陪臣裴伯耆來告急奏曰臣世
事安南陳氏祖父皆爲執政大夫死於國事臣自少
事國王受爵五品後隸武節侯陳竭眞爲裨將洪武
三十二年代竭眞領兵出東海禦寇而奸臣黎季犛
父子殺主篡位屠害忠良滅族者以百數臣兄弟妻
子亦被收戮遣人捕臣欲加葅醢臣事變遁逃轉入

山林深居窮僻與猿狖雜處耿耿忠誠欝抑無告近
聞皇上入蒞大寶統正萬方敢瀝膽披肝請戮此賊
履險乘危得至境上與商人負任而至今年四月到
思明府接送幸覩天日臣切惟姦臣黎季犛乃故經
畧使黎國耄之子世事陳氏叨竊寵榮及其子蒼亦
忝貴仕一旦得志遂成弒奪改姓名胡一元子曰胡
查僭號改元不恭朝命肆虐下民百姓含冤呼天叩
地忠臣良士疾首痛心臣義激于中上干天聽願廣
一視之仁哀無辜之衆興弔伐之師隆繼絶之義臣
得負弩先進導揚天威忠義之徒必當雲合響應

平前安南王恒之孫天明之子日燇弟也日燇恭遵
天朝率先歸順　太祖高皇帝封爲安南王賜之章
印在位二年而卒其弟暰立亦止二年子晚繼之賊
臣黎季犛當國擅作威福晚稍欲抑損季犛弒之而
立晚之子顒國之大權盡出季犛與其子蒼左右前
後皆其逆黨顒惟拱手而已未幾復弒顒而立顒子
查僭號改元不恭朝命肆虐下民百姓含冤呼天叩
并弒弒之而取其位更姓名胡一元子曰胡查爲大
奪臣幸以遠外見遺臣之僚佐激於忠義推臣爲主

以討賊復讐方議招軍而賊兵見迫倉皇出走左右散亡逆黨窮追遣兵四索臣竄伏窮荒採拾自給饑餓困阨萬死一生久之度其勢且少息稍稍間行艱難跋踄以達老撾然時老撾多事不暇顧臣瞻望朝廷遠隔萬里無所控告屢欲自絶苟且圖存延引歲月忽讀詔書知　皇上入正大統率由舊章臣心欣忭有所依歸又以抱疾積久至于今年始獲躬覩天顏伏念先臣受命　太祖高皇帝世守安南恭修職貢豈謂此賊造逆滔天悖慢聖明蔑棄禮法累行弑逆遂成簒奪陳氏宗屬橫被殲夷所存者惟臣而已

臣與此賊不共戴天伏望聖恩俯垂矜憫因叩頭流涕又言賊臣黎季犛已老詭謀逆計多出黎蒼攻劫占城欲使臣屬又侵掠思明府奪其土地究其本心實欲抗衡上國暴征橫斂酷法嚴刑百姓愁怨如蹈水火臣之祖宗世尚寬厚今國人嗷嗷頗見思憶陛下德配天地仁育四海一物失所心有未安伐罪弔民興滅繼絶此遠夷之望臣之大願也上憐而納之命有司賜居第月給其廩　九月　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漂泊海岸詢之是暹羅國遣使與琉球通好已籍記船物請命　上謂侍臣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未嘗因祥自怠警怠者國之安危繫焉驕虐若果爲祥在朕更當加慎是日宴周王於華蓋殿賜其從官宴於中右門　上御右順門召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朕嘉爾等恭

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庶幾君臣獲保全之美縉等叩首言陛下不以臣等淺陋過垂信任敢不勉勵圖報　上喜皆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數言欲召見爾七人命婦其令即赴桑儀殿見是日縉等妻入見中宮訓勞備至皆賜五品冠服及鈔幣表裏　以左諭德胡儼爲國子祭酒　冬十月　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宗晟擅編威權事多專制　上諭侍臣曰任人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受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勅晟曰前者御

吏言卿專擅此言官欲舉其職夫爲將不專則功不
立朕既付卿以閫外之寄事有便宜即行而後聞自
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知卿
有素委以重任彼雖有言卿勿置意但盡心邊務以
副朕懷　鄭賜等言比軍士初犯罪者皆家宥免小
人作過豈當全無懲戒　上曰天不於惡木廢發生
君不於小人忘矜恤朕特矜其初犯耳如怙終固不
宥　戶部尚書郁新等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　上
曰白象何補實用乃欲奪民食以飼之此古人所謂
率獸食人者勿聽　鄭賜劾奏廣東僉州知州陳敏

同海南衛千戶陳善等運糧遭風壞舟糧以官糧濟
軍士請逮問之　上曰運糧所以蓄軍有急安得不
與賜等曰法非有命不得擅給上曰事有權宜待報
而後給無及矣汲黯所以達大體也其置勿問　十
一月　陳瑛等劾奏駙馬都尉梅殷畜養亡命出入
其家者八十餘人又私匿韃人又與女秀才劉氏
女造爲邪謀乞正其罪　上曰梅殷朕自處之因命
戶部考定公侯駙馬伯應得儀仗戶及從人數以聞
命錦衣衛執殷所匿韃人送遼東　上以各處屯
田肥瘠不同所獲亦異考較之法宜有等差嘗命各

都司摘差官軍給與牛具種子耕種閒田視其歲收
之數爲例考較謂之樣田既而山西太原左衛千戶
陳淮率軍士來奏所種樣田除足各軍歲用之外每
軍仍有餘糧二十三石於是上命戶部詳定賞例除
官收正糧及種子外餘糧悉與自用　上御奉天門
録囚既多矜宥尚慮有枉抑者復召錦衣衛鴻臚寺
等官論曰囚皆久於獄而初至朕前久於獄則雖枉
而不求辯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刑
法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審之果尚有冤即
來白　江浦知縣周益以罪當刑其妻梅氏訴益母
老無養願代益死上憫其情特宥益　鄭賜等奏奉
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上曰朝廷
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
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
以爵賞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何以治天下其論
如律　通政使趙羾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
可爲器用　上曰此僥覬小人不可聽數年軍餉災
荒百姓困苦未得寧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
求一物則百姓受一害況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
累民何爲命急斥之　工部侍郎趙救等奏鎮江府

民言乞於本處鑿山開河以便漕運約有九十八萬人數月可成請遣官驗視　上曰爾任大臣顧不能料其事而必欲遣人驗視耶數年以來民困爲甚非有大不得已事豈可輕役且役九十八萬人即復用如許人供給騷動數十州縣爲百姓植禍豈不殆哉黎等惶懼頓首謝遂寢不行　解縉等進所纂録韻書賜名文獻大典賜縉等百四十七人鈔有差錫宴于禮部　設天津衛　上以直沽海運商船往來之衝宜設軍衛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調緣海諸衛軍士屯守　上以海運糧船上抵直沽置倉儲禮別以小船轉運北京命戶部會議皆以爲便復請於天津等衛多置露囤以廣儲畜從之　直隸河州吏目張良與言州麻澧二湖之田約五萬餘頃唐宋時俱係熟田比歲間有耕者輒爲水淹乞自本州至含山縣界增築圩埂三十餘里以防水潦從之　十二月　上聞中官於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召府尹向寶等責曰爾職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宮禁使令之人汝何畏而輒聽其役民汝爲京尹朝夕在朕左右尚畏人如此君遠外小官當如何今姑宥爾若復蹈前非必誅私役工匠中官命錦衣衛執而治之　廵按山西御史張耆言山西行都司所屬地方切近沙漠軍衛實則虛不敢犯比軍人犯徒流罪者悉徒興州屯戍恐邊衛軍士圖易逃難必多故犯以求遷徙則隊伍日減邊備不足乞令臨邊衛所軍人犯徒流罪者止從法科斷仍留原衛戍守從之　甘肅總兵官宋晟奏以急乏邊儲乞不爲常例無分宵民令於甘肅衛倉中納淮浙鹽賤邊儲易充從之　上因管屯官不務勸率軍士顧侍臣曰朕在藩邸時數因圍獵過田家見所食甚粗糲知其所苦每親勞問之無不感悅今屯種軍士若管轄者能知其情時時勞問所苦誰不感奮勤力又曰用人之道須先得其心然後可與圖功若養之於無事之時用之於感恩之後未有不得其力者　安南賀正旦使者至　上命禮部出陳天平見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裴伯耆亦責使者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上聞之謂侍臣曰安南胡奎初云陳氏已絕彼爲其甥權理國事請襲王封朕固疑之及下詢其陪臣父老皆對朕謂陳氏以壻得國今奎以甥襲之於理亦可乃下詔封之孰知其弒主篡位暴虐國人攻奪隣境此天地鬼神所不容也其臣民共爲蒙蔽是一國皆非

人也如何可容　甲午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特賜解縉黃淮胡廣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與尚書同縉等入謝　上曰朕於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機密所寓況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勞功不在尚書下故賜賚必求稱其事功何拘品級又曰朕皇考初封翰林長官品級與尚書同卿等但盡心職任孔子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各盡其道而已縉等稽首而退　禁錮李景隆尚王鉉其建文時嘗至邸即訊受賂羣臣又劾景隆與弟增枝匿亡命葺爵汉其家下獄四十五年而卒　是年贈徐增壽爲定國公子孫世襲

憲章錄卷第十七

永樂三年乙酉
至九年辛卯

三年春正月戊戌朔　上以天下屯田積穀寧夏最多皆總兵何福勤於用心所致又以福請更定屯田賞罰爲經久之計降勅奬諭之　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二年　初上命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學至是縉等選脩撰曾棨編脩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祿吳紳楊勉二十八人入見進士周悅自陳年少亦願進學　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悅爲二十九人遣御史李椅行人王樞齎勅往問安南國胡奎俾具篡奪陳氏之故以聞　國子祭酒胡儼請申明洪武中所定學規從之　二月丁卯朔　陳瑛劾奏雒僉居官貪婪暴虐擅作威福縱其妻於所部郡縣逼索財物遂並處以死　直隸和州言州民嘗貸官稻三千四百七十餘石今被水未償乞俟來歲秋成從之　陞左通政朱濟爲北京行部尚書　巡按福建御史洪湛上言福建自漢以來始通中國民不知學

至唐常袞爲觀察使始興學校人文日起宜立廟以祀從之　蹇義解縉等言周禮地官凡建邦國必立社稷文獻通考云諸侯有國其社曰侯社親王留守之祭固無明文然禮有可以義起者今趙王留守北京當別建國社國稷山川等壇致祭宜如禮部所議從之　四川布政司言諸番以馬易茶者例禁夾帶私茶布帛青紙等物出關今番商往往以馬易茶及以他物易布帛有司遵禁例又慮杜絶遠人　上曰邊關互市所以資國用來遠人也其聽之　工部尚書宋禮言山東衛所屯田缺牛耕種請於太僕寺給

之從之　賜國子監雲南天全六番招討司等處官民生高虎等五十人夏衣　戶部言河南懷慶等府比歲蝗請以鈔代輸租稅從之　三月　忠順王安克帖木兒卒以脫脫嗣封忠順王　上謂兵部曰福餘衛指揮奏其部屬欲來貨馬計兩月始達京師可遣人往遼東諭保定侯孟善令就廣寧開原擇水草便處互市俟馬至官給其直即遣歸　夏四月　上命禮部自今命婦雖大朝賀亦止於三品以上餘悉免之著爲令　詔以儒士馬巨江爲翰林博士巨江以老固辭遂授博士賜璽書褒諭令致仕　五月

上以代寧秦晉永興高平平陽諸王所爲過失日多思豫訓戒以全親親之義同楚齊蜀等王俱賜書論之　修漢秣陵尉蔣子文廟　六月　湖廣都司言楚府付鐵牌一面遇夜差人出城驗此開門　上以書諭之曰國家舊制在外各城門鎖鑰皆屬都司軍衛今王府自出此牌禮非所宜即宜停革以副倚重之意　安南胡奎遣使臣阮景真等隨御史李琦等入朝上表謝罪請陳天平歸國　秋七月　遣行人聶聰等齎勅諭安南胡奎阮景真等與聰俱行　巡按廣東御史汪俊民言瓊州府周圍皆海中有黎毋

等山皆生熟黎人所居藏亡匿叛侵擾居民今朝廷遣使招諭臣愚以爲黎性頑狠未易信從又山水峻惡風氣亦異中國之人懼其瘴毒鮮能全活臣訪得宜倫縣熟黎峒首王賢祐舊嘗奉命招諭黎民信從歸化者多況其服習水土不畏瘴厲臣請仍詔賢祐至京量授以官俾招諭未服黎人戒約諸峒無納逋逃其熟黎則令隨產納稅一切差徭悉與蠲免生黎歸化者免其產稅三年峒首則量所招名數多寡授以職事如此庶幾黎民順服從之　改江西道御史汪俊民爲刑科給事中　八月　禮部尚書李至剛

有罪下獄　戶部尚書郁新卒夏原吉還掌部事

九月　上以海外諸蕃朝貢之使益多命於福建浙江廣東市舶提舉司各設驛以館之福建曰來遠驛江曰安遠廣東曰懷遠各置驛丞一員　改刑部尚書鄭賜爲禮部尚書　冬十月　禮部進冕服鹵簿儀仗圖併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禮制集要稽古定制等書　上曰議禮制度國家大典前代損益固宜參考　祖宗成憲不可改更即命須之所司未爲儀式　盜殺駙馬都尉梅殷　十一月　庚

子遣書諭趙王高燧曰朕居北京二十餘年每有邊報但令謹守地方未嘗遣人輕出昔中山武寧王開國元勳亦惟嚴守邊境防慎出入故無敗失凡遇警急但令嚴固守備勿輕出兵　殺庶吉士章朴　十二月　丁丑安南胡奎復遣阮景眞等隨行人聶聰等來貢迎還陳天平　上許之　勅廣西總兵韓觀左右將軍黃中呂毅率兵五千送陳天平歸國令安南胡奎遣使來迎　上謂兵部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元末汝潁初亂才數千人順帝恬不加意遂至大亂此今日啟鑒也夫治患於初萌則爲力易及其盛而治之則費力多而所傷不少矣遂命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率兵捕之　戊戌陳天平陛辭命陝西參政王麟送之勅封胡奎爲順化郡公　遣使齎璽書褒諭曰本國王源道義先是對馬臺岐等島海寇劫掠居民勅道義捕之獲渠魁以獻而盡殲其類　上嘉其勤誠故有是命仍賜道義白金千兩綵幣綺繡銀壺諸

物并海舟二艘又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立碑其地　上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上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就從容陳論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商確　二月　上以　太祖高皇帝御製嘉禾詩勅石砌瀆成軸賜諸王及尚書侍郎內閣學士侍讀國子監祭酒司業　三月　上視太學　壬寅上御奉天殿試禮部中式舉人三百一十九人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國子監立石題名是科王驥以軍功著封伯贈

侯　上慮禮部下第舉人中或有遺才復親試之得
文學俊等二十一人各賜冠帶　黃中等以兵五千
護送陳天平至丘溫胡奎遣陪臣黃晦卿等以廩餼
迎候及牛酒犒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平皆拜舞踊
躍中問胡奎不至何也晦卿曰屬有微疾中遣晦卿
還促奎且遣騎覘之往來皆無所見而迎者壺漿相
續於道中以爲實遂徑進度監留雞陵二關將至芹
站山路險峻林木蒙密軍行不得成列且遇雨潦忽
伏發大呼鼓噪動山谷遂殺天平中等亟整兵擊之
寇已斬絕橋道不得前中等引兵還時大理卿許當

謫在廣西中舉以輔行天平被刼當在其中亦自經
死當陝州閿鄉人慷慨負志操有政治才嘗歷官鎮
江知府民皆思之　夏四月　黃中等奏胡奎刼殺
陳天平事　上大怒謂成國公朱能等曰蕞爾小醜
罪惡滔天猶敢潛伏奸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
爲所欺此而不誅兵則何用能等皆曰逆賊罪大天
地不容上遂決意興師　命禮部遣使賫求遺書
勅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曰比遣都督黃中等送安
南王孫陳天平還國中等輕視黎賊率意而進以至
厚國今興師南伐勅四川等都司選卒七萬并勅蜀
王於成都三護衛選卒五千聽爾調遣大軍合用糧
儲須預爲會計規畫輸運不可後期賜白金五百兩
下阿魯台曰曩者丑閭回言爾聰明識天命有歸誠
之心近忽都帖木兒至又言爾母子同心自古名世
之臣懷先見之明者能審時宜識去就如王陵陳平
去楚歸漢尉遲敬德李靖舍隋歸唐曹彬潘美安身
事宋此數人者皆知天命去留之幾是以功成名遂
福及子孫況爾明達不下古人既知天命所在則當
決之趨吉避凶就安去危在此一舉他日進退兩難

雖悔莫追爾宜審之仍賜阿魯台織金文綺二端
命大理卿陳洽赴廣西計議軍事以黃中呂毅前送
陳天平失律徵赴京　齊王榑至京師先是榑結無
賴養游客私僭帝號及呪詛魘鎮等事屢有告者察
之皆驗　上賜書諭令改行於是榑請入朝面謝既
至廷臣交章劾奏榑罪不當宥榑厲聲曰奸臣又欲
噤噤效建文時事耶會當盡斬此輩上聞之不懌曰
此其心可知已命罷其隨侍護衛及長史等官處之
京師　六月己未朔日食　秋七月　上以是月十
六日命將出師討安南黎賊遣使祭告嶽鎮海瀆之

神　命朱能沐晟張輔李彬陳旭率師征討安南黎
賊命劉儁黃福陳洽等督理軍務　上燕閒與侍臣
論及人之壽夭上曰壽夭在天人貴勉其在已者人
壽百歲世多有之然皆身沒無聞顏子三十二令名
無窮人苟有德何傳何必百歲之壽　閏七月　文
武羣臣淇國公丘福等請建北京宮殿備巡幸　召
北京儒士武周文至命爲翰林侍講學士以其老賜
勅致仕上語胡廣等曰朕守藩時王府官亦有三三
人知易者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處
蓋易道在變通不失其正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得
要領唯在虛心以玩之耳又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
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八月

上以甘肅寧夏山西皆近邊可畜馬勅守將宋晟何
福吳高等相擇牧地計議以聞　九月　設陝西甘
肅二苑馬寺　冬十月　丙午總兵官征夷將軍朱
能卒於安南之龍川訃聞上命副將軍張輔代之
十一月　已巳廿露降　孝陵松栢醴泉出神樂觀
命中使取獻宗廟分賜廷臣　戶部人材高文雅言
時政首舉建文事次及救荒卹民言辭率直無所忌
諱　上命禮部會官議行之陳瑛等劾奏其言狂妄

請實之法上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其中言有可採
勿以直而廢之　十二月　辛亥厥寧王乞燃暴卒
謚文太子季子也建文中封徐王上卽位封敷惠王
永樂二年改封瓜寧王以奉懿文之祀未遣之國忽
夜邸第不戒于火竟成疾而薨時年十六謚哀簡云
　丁亥
五年春正月丙辰朔　張輔王友沐晟柳琎等合兵
討安南賊於籌江柵破之　張輔沐晟等敗黎賊於
木丸江　直隸浙江諸郡軍民子弟私披剃爲僧赴
京具請度牒者千八百餘人禮部以聞　上怒命悉
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　二月　鼎翰林學
士解縉爲廣西右參議改左中允尹昌隆爲禮部主
事　三月　守衛官有於皇城下誦經不輟者　上
召諭之曰爾身備宿衛不用心防奸乃一志誦經可
乎若存心忠孝不越分違法自然有福如無是數者
而望有福無禍得乎今後仍於宿衛之所誦經者必
罪不宥　禮部選國子生蔣禮等三十八人隸翰林
院習譯書遇開科仍令就試置館於長安右門之外

卿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說不必如儒生繹章句工文詞爲能也廣孝等稽首受命　上謂侍臣曰朕與卿等論政事每不覺坐久或謂朕曰語多傷氣非調養之道當務簡默爲貴朕語之曰人君固貴簡默但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廣詢博訪然後得之非好察邇言豈舜不貴簡默哉上曰不如是不足以盡羣情　五月　征安南官軍獲賊首黎季犛及其子澄　張輔等平安南捷奏至羣臣入賀復以開設三司及郡縣爲請　上命降詔行之　六月　以安南平詔天下　置交趾都布按三司都督呂毅掌都司事尚書黃福兼掌布按事　定交趾所隸府州縣

政大理卿陳洽爲吏部左侍郎遣郎中張宗周等以吏部勘合二千道付給凡當授官必與張輔沐晟劉儁計議量才授職給與勘合　王達卒達字達善無錫人自縣學訓導以薦陞國子助教　上即位用姚廣孝言陞翰林院編修再陞侍讀學士達謙和恭慎爲文章以詩名上問建文君過失事達對曰可與爲善但輔導者非人故誤之耳達卒年六十五命有司歸其喪　勅張輔沐晟劉儁訪求交趾人才禮送赴京擢用　秋七月　癸丑甘肅總兵官西寧侯宋晟卒　戊寅墨麟卒麟陝西高陵人洪武中以國子生擢御史尚嚴刻陞北平按察副使以城守功陞兵部侍郎麟爲御史時有糧長罪不應刖麟煆煉成獄奏刖之麟恒自欷于心及病見被刖者已而麟足趾腐盡乃死論者以爲冥報云　八月　勅宋禮金純古朴師逵劉觀等以營建北京取材於外宜節量人力俾無恣怒各盡乃心毋忽　九月　張輔沐晟等遣都督柳升等齎露布檻送黎季犛黎蒼等獻俘至京　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羣臣偕兵部侍郎方賓讀露布至弒主篡國僭號紀元等語上使問季犛父子不能對詔以季犛及子蒼及其僞將相胡杜等悉付獄赦其子孫澄等命有司給衣食　冬十月辛巳朔日食　以交趾所舉明經士人甘潤祖等十一人爲諒江等府同知賜勑慰勉　十一月　以仁孝皇后內訓賜羣臣俾教于家　太子少師姚廣孝等進重修文獻大成書凡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更賜名永樂大典　上親製序以冠之　賜廣孝等二

千一百六十九人鈔有差　十二月　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簟將以饋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進　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解即以單目付中官令燬之一無所問　以太祖高皇帝戒飭功臣鐵榜及勅旨頒賜武臣　命戶科給事中胡濙訪求異人　是年徐輝祖卒年四十　上曰輝祖與齊太輩罪同宜論死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賜名欽令襲魏國公遂乞守墓上怒謫居中都

六年春正月庚戌朔　二月　命平江伯陳瑄總率官軍都督僉事宣信爲副海道運糧赴京　三月　掌交趾布政司事尚書黃福言交趾初平其地徵斂不一請酌量輕重爲定制　上曰北除交趾郡縣官朕數諭之爲政務寬簡以綏新附之民無重徵斂福所言良合朕意遂命戶部會官定議務從輕省　巡按福建御史趙昇及布政司按察司奏以栢生花爲瑞上賜勅切責之　蘇州拂州二府言檜花爲瑞上曰近蘇松諸郡水潦爲災有司往往蔽不以聞昨有奏栢花爲瑞者已責其欺罔今又言檜花小人之務諛說也可惡遂降璽書切責之　夏四月己卯朔日食　上謂兵部曰朕即位以來東北諸胡來朝者多願留居京師以南方炎熱特命於開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俾部落自相統屬各安生聚近聞多有思鄉土及欲省親戚去者爾即以朕意榜示之有欲去者令明言鎮守官勿阻之　五月　六月　交趾總兵官張輔沐晟等旋師至京輔等上交趾地圖其地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　上嘉勞之賜輔晟等及諸將宴於中軍都督府旗軍人賜鈔五錠　己丑吏部尚書蹇義等同六部尚書奏新城侯張輔等平定交趾建設軍民衙門總四百七十有二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各一衙十千戶所二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八市舶提舉司一巡檢司百稅課司局等衙門九十二置城池十二所安撫人民三百一十二萬有奇命義等曰爾同禮部即定議將士功次陞賞視平雲南例增之　辛丑鄭賜卒賜洪武乙丑進士授監察御史遷北平布政司參議建文中召爲工部尚書　上即位李景隆言賜爲工部尚書

建文所用罪亞齊黃逮至上問賜吾嘗何如待汝乃遂相背耶對曰亦盡臣職耳上笑而釋之改刑部尚書尋改禮部同官有不相能者數短之上前雖上素亮之而賜懷兢長既疾猶強出朝參至是卒　上遣官祭塋雖未嘗側媚以求容而蠖以存身其情亦可矜云　秋七月　制諭羣臣頒賞平安南功張輔爲英國公沐晟爲黔國公柳升爲安遠伯其朱榮高士文等各爵級銀幣有差　壬申翰林院學士王景卒景在洪武中歷教諭知州陞山西參政坐事謫雲南建文中吏部尚書張統前任雲南雅知之奏陞翰林

侍講　上即位陞學士時建文君未葬上詢葬禮景對宜葬以天子之禮雖隱忍以終其身猶爲不忘故主者云　戊辰　上御奉天門顧廷臣曰近日郡縣數奏水旱朕甚不寧右通政馬麟對曰水旱出於天數堯湯之世所不免今間一二處有之不至大害上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範恒雨恒暘皆本於人事不修顧尚書方賓等曰朕與卿等皆當修省更須擇賢守令守令賢則下民安民安於下則天應於上麟言豈識天人感應之理麟慚而退　八月　壬午戶部言舊定屯田賞罰例已刊著紅牌蒙聖諭以田土新開墾所收不能及數期三年後依紅牌例考較今已及期當舉行之　上曰屯田重務若徵收過重人不能堪仍從輕例　丙戌詔明年二月巡北京　九月　勅文武大臣　冬十月乙亥朔日食　十一月　勅輔導皇長孫　十二月　交趾總兵官沐晟與交趾賊首簡定戰於生厥江敗績都督呂毅尚書劉儁交趾參政劉昱皆死之　張輔總兵帥師討簡定

七年春正月甲辰朔　車駕欲巡北京命學士胡廣諭德楊榮金幼孜修撰王英等扈從時榮丞母陛辭特留之　二月　上巡北京啓行命皇太子監國

上出一書示胡廣等曰朕因政暇采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今已成書卿等試觀之廣等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遂名曰聖學心法命司禮監刊印　上論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間講官今日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盡棄須常警飭之不使

有過可此朕甚喜其學問有進爾等其盡心輔之
三月　乙卯平安卒安滁州人父定從　高皇帝起
濠梁克元都戰沒安襲職以功擢右軍都督僉事上
舉兵靖難安率衆拒戰被擒特宥爲北京都督僉事
至是暴卒　車駕至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賀　四月
遣給事中郭驥齎書往虜中諭本雅失里本雅失
里欲殺驥驥不屈死之　閏四月　勅褒義金忠黃
淮楊士奇輔皇太子監國　五月　己卯營山陵於
昌平縣遂封其山爲天壽山　賜皇太子聖學心法
置邊城調軍勘合　上以邊戎調遣止憑勅書慮
或有詐乃以勇敢鋒銳神奇精壯強毅克勝英雄威
猛十六字編爲勘合　封秦王　六月　刑科右給事
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　封禿剌兀哈木爲順寧王太
中耿通等劾奏都御史陳瑛及御史袁綱覃珩朋比
蒙蔽誣搆兵部主事李貞陷之死地綱珩已下獄瑛
爲長官不宜獨宥請幷治之　皇太子召綱珩面詰
之皆承伏具其罪狀詣行在奏請處分　秋七月
命淇國公丘福爲征虜大將軍武城侯王聰同安侯
火眞爲左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爲左
右參將率師征木雅失理　甘肅總兵何福奏韃靼

脫脫卜花等各率所部來歸今止於亦集乃　上遣
楊榮齎勅諭福曰脫脫卜花等既來而止於亦集乃
遲回日久或致生變爾可與楊榮計度從長行事須
斟酌權宜處之務在得當　八月　丘福等率將校
千餘人至臚朐河獲虜一人福飲勞而詢之言本雅
失里知大兵至惶懼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餘里福喜
曰當疾馳禽之是時官軍未集諸將皆曰恐虜遣此
人誘我且駐兵候諸軍俱至而後擊之毋墮虜計福
不從令所獲者爲嚮道率衆直薄虜營每戰虜輒佯
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李遠曰將軍輕信諜者孤軍深
入進必不利莫若結營自固以待我軍畢至王聰亦
力言不可福皆不從謀遣火眞使虜營假言求和自
率騎繼之火眞猶豫未決福厲聲曰不從命者斬乃
先馳馬麾七卒行控馬者皆泣下諸將不得已與之
俱行虜衆奄至李遠王聰率五百騎突虜陣聰戰死
遠馬蹶被執罵不絕口而死福與火眞王忠爲虜所
執俱死之　張輔敗賊黨阮世每於醎子關　九月
遣書諭　皇太子曰比遣丘福等率兵北征皆沒於
虜辱國如此若不再舉殄滅之邊禍未已今選將練

也　冬十月　上召諸將論以親征之策　上謂行在禮部尚書趙邦曰北京冬氣嚴凝羣臣早朝奏事久立不堪今後朝見畢欲於右順門內便殿奏事爾與羣臣斟酌可否於是豺同夏原吉胡廣等議奏每日常朝上御奉天門百官叩頭禮侍班俟鴻臚寺官引謝恩見辭者行禮畢駕御右順門內便殿百官有事奏者以次入奏無事者退治職務朔望朝如常儀制曰可命自十一月朔始行之　十一月　戊寅張輔沐晟等獲賊首簡定　十二月　左中允周翰等劾侍郎師達往湖廣採木務行刻薄皇太子曰達誠可罪然皇上所遣須其還日請罪之

八年春正月戊辰朔　張輔敗賊餘黨阮師檜於東潮州斬賊首四千五百餘級生擒二千餘人皆斬之　張輔檻送簡定等至京師伏誅　二月　上親征虜酋本雅失里命胡廣楊榮金幼孜扈從命皇長孫留守北京夏原吉等進所議留守北京事宜從之　丁未車駕發北京　三月丁卯朔　甲戌　駐蹕鳴鑾戍兀剌順寧王馬哈木遣完者不花苔哈忙木兒等貢馬謝恩賜綵幣襲衣　乙亥　上大閱誓師　丙子車駕次凌霄峰登絶頂望漠北顧胡廣等曰元盛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尚敢倨強果何所恃哉因問廣等曰諸將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筭在上星火之輝何能上裨日月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於蓍龜之言何況君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為必盡衆人之情昌嘗專任一已以掩羣策　丙申　駐蹕清水源去營三里許平泉躍出洋溢四達士馬飲之不竭賜名神應泉　夏四月丁酉朔　癸卯車駕次玄石坡製銘勒于立馬峰之石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　壬子車駕次禽胡山製銘刻石曰翰海為鐘天山為鼓一掃胡塵永清沙漠賜其泉名靈濟　甲寅車駕次廣武鎮賜其泉名清流製銘刻石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　五月　乙卯車駕至瀚海追擊大敗之　秋七月上登山布陣麾先鋒逆擊一呼而敗之本雅失里窮迫以七騎度河遁去遂班師　六月　班師至靜虜鎮阿魯台詐降逆戰敗走上追擊大敗之　秋七月車駕次開平宴勞將士　遣楊榮齎書諭皇太子以七月十七日抵北京　壬午車駕至北京　八月　癸亥　上大閱誓師　丙子車駕次凌霄峰登絶

子命豐城侯李彬討平之　九月　冬十月　丁酉
車駕發北京　癸卯務本之訓成時上以皇孫生長
深宮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因巡幸北京命之侍行使
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勞苦之事且舉太祖創
業之難及往古興亡得失可爲鑒戒者以致飭勵之
意書成名務本之訓云　上聞周王橚於國中作殿
奉祀　太祖高皇帝賜之書曰禮支子不祭皇祖王
國廟祀則釁於始封之王若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
廟王今祀於國中僭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爲
而爲之不可爲孝王其審禮而行毋貽物議　十一

月癸亥朔冬至　車駕還京　十二月　上諭寰義
曰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
任之前以刀筆吏爲之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
體前之由吏爲御史者爾吏部悉罷之繼今風憲更
不得用吏著爲令　交趾賊首陳季擴遣胡彥臣等
上表請降　上以其能遷善許之以爲交趾布政使
九年春正月壬戌朔　命張輔爲副將軍會沐晟討
交趾勅四川廣西江西湖廣雲南貴州六都司安慶
十四衛發兵二萬四千隨征　二月　勅戒秦王尚
炳曰昔周天子遣使賜齊桓公作且命勿下拜桓公

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
遂下拜登受春秋書以示褒遣使賜晉侯命晉侯受
王惰使者歸曰晉侯其無後乎成敬劉康公曰成子惰棄其命矣後皆不得其終春秋
書以示戒比屢遣人齎符至王國王不出迎但命內
豎取入及出見使者又侮慢不一此皆王不學之過
致王於此者皆長史紀善典儀之失職也其械送京
師王自今勉力學問庶幾寡過　癸巳江西吉水知
縣錢本中卒本中常州武進人讀書曉律洪武中以
人才舉授河間故城知縣改元城歷著賢聲再改吉

水豪民宿吏素爲民害者本中至捕其尤者一二流
徙遠方邑中肅然新壇壝學舍躬教諸生莊別勸率
政務清簡不任刑罰嘗有盜聚山谷閒時出劫掠郡
守欲兵之本中單騎詣賊壘諭以禍福衆皆信服即
相率縛首賊至官會赦量免本中清操苦節門無私
謁妻子布衣蔬食僅足朝夕註誤罷官翰林學士胡
廣力薦其守己愛民遂復知吉水縣民聞本中復來
空閭井老幼奔走迎拜未幾以疾卒民哀慕之留葬
吉水爭趨負土營墳　督罕提吉兒女直野人頭目
馬吉你等來朝授督罕河衞令馬吉你爲指揮餘爲

千百戶鎮撫賜詔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上論
胡廣等曰朕非欲併其土地蓋以此輩自昔擾邊至
宋歲賂金幣卒爲大患今既來朝從所欲授一官量
給賜賚捐小費以弭重患亦不得不然　詔赦交趾
軍民罪犯諸所課稅停徵三年　開會通河自濟寧
至臨清舊通舟揖洪武中衝決淤塞故於陸路置八
遞運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車二百餘輛民困其役永
樂初屢有言開河便者上重民力未許至是濟寧州
同知潘叔正言會通河道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
三之一濬而通之不但山東之民免轉輸之勞實國

家無窮之利乃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侍郎金
純發山東及徐州等處民丁開濬給以糧餉蠲其他
役及今年田租仍命兩御史監督　三月　上御奉
天殿試禮部永樂七年會試中式舉人陳瑮等八十
四人賜進士有差是科得錢習禮　陳瑛有罪下獄
死籍其家初瑛冇寵恣意羅織逢迎凡建文諸臣得
罪深重瑛寔贊之既而給事中耿通劾其誣陷李貞
申允劉子春劾其方命廢事皇太子皆宥之至是上
聞遂下獄死　民有盜勸善書者刑部黥發戍邊奏
聞　上曰黥即爲棄人欲改過無由矣況盜勸善書

豈可比盜財者槩繩之宜免戍邊去所黥字令自今
凡情可矜疑者必先具奏　濬河南黃河故道河水
累歲爲患修築隄防民用困弊至是河決日甚事聞
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
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濶而通之
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詔發河南民丁
十萬命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蔡璟相度開濬仍
命宋禮兼董之　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
都司屬衛軍士今屯田者多操練者少請留其半操
練以備不虞上諭兵部曰守備固不可單薄若兵食

不足亦難與守宜視其地之險夷以定守備之多寡
陽和留什之四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餘悉
令屯種且耕且守以爲定制　夏四月　上御奉
山王思紹遣使坤宜堪彌等貢馬及方物并以長史
程復來見表言其國長史王茂輔稟有年請陞茂爲
國相兼長史事又言復本中國銳州人輔臣祖察度
四十餘年不懈于職今年八十有一請命致仕還其
鄉從之陞復爲琉球國相兼左長史致仕還銳州茂
爲琉球國相兼右長史仍賜坤宜堪彌等鈔幣遣還
五月　倭寇盤石　六月　內官鄭和等使西洋

諸酋國襲執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歸而獻俘上
姑釋之擇其屬之賢者嗣立　楊榮奔喪還起復至
京　曾通河成河以汶泗爲源汶水出寧陽縣泗水
出兗州至濟寧而合置天井閘以分其流南流達于
淮而新開河則其西北流由新開河過東昌入臨清
計三百八十五里自濟寧至臨清置十五閘以時啓
閉舟行便之　逮交趾右參議解縉下獄縉先爲翰
林學士出爲廣西參議會有言縉嘗洩建儲時密議
漢王高煦嗾之誣縉無人臣禮遂改交趾時檢討王
偁亦謫交趾二人遂共趨廣東游玩山水忘返縉又

上言請用數萬人鑿巔江以便往來　上曰爲臣受
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併逮偁皆下獄　秋
七月　張輔沐晟敗賊黨阮帥於月常江　八月
工部尚書宋禮等百六人開會通河畢還京師命禮
部定賞格宋禮言會通河以汶泗爲源夏秋霖潦泛
溢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爲三
河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深淺舟楫通塞繫乎泊
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冬夏不足非經理河源及
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澁之患今汶河上流自寧陽

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流
沙淤塞河口宜趣時開濬況沙河至十里口故道具
存不必施工河口當濟者僅三里河中宜築堰計百
八十丈從之　九月　通政司言黃巖縣民告豪民
持建文時士人包奏古所進楚王書稿與衆聚觀書
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之　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
而欲報之朕初即位命百司凡建文中上書有干犯
語言皆朕未即位以前事悉毀之有告者勿行今復
行之是號令不信矣況天下之主豈當念舊惡如唐
之王魏太宗棄宿憾而信任之卒相與成治功帝王

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豈可二
追咎往事所告勿聽　冬十月　命重修　太祖高
皇帝實録上巡幸至北京之初命胡廣等重修至是
命姚廣孝夏原吉爲監修官胡儼黃淮楊榮爲總裁
官楊士奇金幼孜等爲纂修官皆賜勅勉勵　兵科
都給事中倪峻言有内官奏千戶不待朝命輒發兵
捕盜者請治其專擅之罪　上曰國家養兵正以除
姦衛民境内盜發千戶能率衆捕之使民免於暴掠
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逸大
則勢張民受害多矣閣豎不達事體爾亦從其言爭

千戶無罪峻惶恐而退　哈密忠順王脫脫卒封免力帖木兒爲忠義王諱卒封孛羅帖木兒爲忠順王

十一月　張輔率舟師追捕陳季擴等梟賊首千五百餘人以狥餘賊散走林莽泥澤中追殺殆盡自是慈廉福安諸州縣皆平　上御奉天殿命皇太子嫡長子爲皇太孫冠于華蓋殿　十二月　遣指揮木荅哈阿升哥齎勅諭福餘朶顏泰寧三衛頭目昔兀良哈之衆數爲韃靼抄掠不安乃相率歸附誓守臣節我　太祖高皇帝矜厥困窮設福餘朶顏泰寧三衛而授爾等官職俾各領其衆臣屬既久後竟叛去及朕即位復遣人來朝朕畧其舊過加意撫綏數年以來生聚蕃息朝廷於爾可爲厚矣比者爾等爲本雅失里所脅掠我邊卒又遣苦列兒等紿云市馬實行窺伺狡詐如此罪奚可容今特遣指揮木荅哈等諭意如能悔過即還所掠戍卒仍納馬三千匹姑贖前罪不然發兵誅叛悔將難追　閏十二月　吏部尚書黭義同六部等官上言在外布按二司府州縣官職在承流宣化以撫宇爲職必須得人得人之道在銓選精嚴薦舉有法宜令在內文職七品以上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所知賢能廉幹堪任

牧民及居風憲者一人吏部考驗如果賢能量材擢用其所保非才或授職之後開其貪污舉主連坐上是其言命所司速行之　虜酋阿魯台遣使納款且請併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　上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獨曰此虜狼子野心使各爲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難圖矣此舉實其叅謀也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阿魯台之請

憲章錄卷第十八

永樂十年壬辰
至十七年己亥

十年春正月丙戌朔　山東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兗州東昌定陶等縣地瞎民稀青登萊諸郡民多無田宜擇丁多者分居就耕蠲其役三年庶地無荒無民不失業從之　河南洛陽知縣姚弘言本縣舊有水田二十餘頃歲輸粳米後伊河水低不能灌溉今爲陸地每歲人民皆易粳米輸納乞令納粟廣東樂昌知縣徐善惠言本縣耕農多稻少麥歲以稻易麥輸官請自今止令輸米並從之　上諭蹇義等曰守

令郡邑之長昔人每戒數易蓋牧守之寄甚重須久於其職比聞諸司以造作雜務輒差正官意在成事之速此俗吏不識事體自今一應公務不許擅差守令俾專職理民　山西布政使周璟言大同地臨邊塞都司歲用馬草皆令太原平陽澤潞運給往復二三千里民用困乏而大同所屬天城陽和等衛地皆平川秋多青草乞令以時採貯往給大同以平陽澤潞諸郡縣草儲於旁近驛舍從之　二月　上以甘肅則例召商中納以供軍餉待糧用充足則仍其舊

黃河一十三里內五里舊有溝渠五里係古路二里係平地今開通泄水以入舊黃河至海豐縣大沽河入海凡四百五十七里約用軍夫三千餘人十日可完　上諭工部曰禮所言誠當但農務方興令俟秋成後爲之　五月　六月　勅戶部曰朕爲天下主所務者安民而已故每歲遣人巡行郡邑惟欲周知歲之豐歉民之休戚近者河南民饑有司不以聞往往有言年穀豐登者此欺罔獲罪于天此亦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自今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逮下獄　秋七月

選在閒鞾官教民畜馬　上論兵部曰朔方多馬固土地所宜亦其人習於畜養今鞾官閒居者多可選其老成謹厚者令教民畜牧今年是兵部奏委都督薛斌吳成等選擇其居永平薊州通州者就留本處教民居眞定定州者更番赴順天府教民但令教飲飼之宜若孳息不及教者無預　上謂都察院曰比者朕慮在外諸司行事或於民有不便閒遣中官往詢之未嘗有所委任況在外有都布按三司及巡按御史事之當行者所司自行奏請何與中官事比聞中官多有干與有司事者自今不許即移文中外知之

八月　上謂兵書金忠等曰皇太孫年長有志慕朕令其學問之暇兼講武事其遣人往直隸應天及江北鳳陽滁和等府州北京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湖廣境內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健有才藝者官給路費廩食送京師俾充隨從　九月　陞工部主事簡芳爲本部右侍郎初芳爲吉安知府坐事謫爲辦事官專治河渠以通漕運累有建明既還授都水司主事至是宋禮薦其才故有是命　冬十月　初平江伯陳瑄言蘇州嘉定瀕海之墟正當江流衝會海舟停泊之所無大山高興可以依據漕舟於此或值風濤觸堅膠淺輒致傾覆乞於嘉之青浦築土爲山立堠表識從之命有司徵軍夫百丈高三十餘丈賜役仍勅侯農隙爲之至是成方百丈名寶山　上親製碑文記之　命鎮守交趾都督韓觀運廣東糧萬石赴交趾給軍食　命皇太孫演武于方山　十一月　命兵部及五都督府自今武官子弟襲職者循洪武故事初比試不中許襲職支半俸逾二年復試中支全俸不中仍減半又二年亦如之三試不中發充軍　通政司奏有老婦告前夫之子不能供養請治其不孝罪　上問是親生之子否

對曰此婦於前夫亦是繼室蓋此子之繼母上曰所謂子母無絕道者非謂繼母已失節於夫頑責人不能盡孝所言勿聽　兆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徵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爲明鑒　上曰所言當明其賢否不當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不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能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以

致夷狄之禍不因用夷狄之人也春秋之法夷而入於中國則中國之朕爲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　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之朕恒語卿等言事之人或有畔謬亦當容之若加之罪則言路塞而人君無由得聞善道矣爾爲大臣乃有此言亦非忠也　十二月　殺浙江按察使周新新廣東南海人由鄉舉爲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擢雲南按察使尋改浙江屢有異政名震一時

錦衣指揮紀綱怙寵差千戶往浙緝事作威索賂新捕之千戶遁入京訴綱綱奏新專擅　上命官校逮至陛前新抗之曰在內都察院在外按察司朝廷法官也臣奉法捕惡柰何罪臣上怒命殺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爲直鬼吾無憾矣上壽悟其冤而惜之

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食免朝賀先是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　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爲當揚士奇曰日食多不受朝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卦行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卦卦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上從之　勅諭齊黃等遠親未拿者悉皆宥之有來告者勿論時翰林庶吉士錢習禮江西吉水人與練子寧有姻婭先是逮治姦黨習禮偶獲免而恒爲鄉人所持習禮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閒以聞　上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於是黨禁漸解　二月　上巡幸北京皇太孫從命

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及洗馬楊溥輔皇太子監國　設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及思州等府洪武中止設貴州思南思州諸宣慰司管東土民及設都指揮使司鎮守其地既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與思州宣慰使田琛數相攻殺抗拒朝命乃勅鎮遠侯顧成以兵擒之以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四府而於貴州設布政使司以總之　三月　田琛田宗鼎伏誅以工部侍郎蔣廷瓚爲貴州左布政使　夏四月　上謂呂震曰

朕嘗命布按二司及府州縣官至京者陳民間利病近有以時和歲豐民安物阜爲言者及驗視之田野荒無人民饑寒水旱蟲蝗皆不以聞朕已寘諸法今後所言有切民情治理者宜旌賞之否則重懲勿貸

五月　癸未端午節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大臣以次擊射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　上喜命儒臣賦詩賜羣臣宴及鈔帛有差　交州府所隸十七州縣土官陳麻歷比江府所隸五州縣土官同知阮必恭等及耆民百有八人來朝自言交趾之人久被黎賊荼毒荷王師滅之民獲蘇息故詣闕謝恩悉賜勞遣還　曹縣獻駒虞吾震奏稱上瑞請率羣臣表賀　上曰百穀豐登雨暘時若家給人足此爲上瑞駒虞何與民事不必賀震固請上曰大臣之道當務爲國爲民汝能效李沆爲人則善矣震退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　命禮部侍郎儀智侍皇太孫講讀先是　上命吏部翰林院簡求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孫襄義楊士奇共舉智上喜曰得之矣此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言免賀朕從之智可用遂令侍太孫授經智山東高密人溫重端慤由教官累遷今職遇事務別白是非不少附會既而智以年老薦其同鄉訓導戴綸即擢爲禮科給事中侍從授經　六月　開平備禦郭亮奏開平兵少不足守備勅報亮曰軍在精不在多爾能撫卹有道訓練有方雖千人亦足用軍多不精徒耗糧餉無益也　秋七月　封韓王肅王　八月　遣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　九月　冬十月　山西緣邊煙墩成　十一月　以野蠶絲衾命皇太子奉薦太廟先是山東民有獻野蠶繭絲者羣臣奏賀瑞應　上曰此祖宗所布也特命織帛染柘黃製衾以薦　十二月　張輔沐晟會兵敗賊黨阮帥等于愛子江

十二年春正月丙子朔日食免朝賀　二月　上退朝御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上歎曰朕非不知三公布被之議但念自當惜福昔皇妣躬補緝故衣皇考見而喜曰勤儉如此正可以爲子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耳爾等慎勿諛也　詔親征兀剌先是朝廷封阿魯台爲王兀剌馬哈木等忽焉自是朝貢不至遂議親征命安遠侯

柳升將中軍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
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
江朱榮等爲前鋒　三月　設隆慶州并永安縣隸
北京行部隆慶古縉雲氏所都之地金置縉山縣元
仁宗生於縣東改爲隆慶州國初移其民入關内州
遂廢至是以其路當要衝土宜稼穡改爲隆慶州又
設永寧縣隸焉以有罪當遷謫者實之　庚寅　車
駕發北京皇太孫從行先是　上謂侍臣曰朕長孫
聰明英毅勇智過人今肅清沙漠令侍行俾知用兵
之法亦使躬歷行陣見將士勞苦征伐不易又謂胡

廣楊榮金幼孜曰每日營中閒暇爾等即以經史於
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　夏四月甲辰朔
五軍出塞　五月癸酉朔　駐蹕楊林　上閔武
之暇皇太孫侍每語以創業守成之難　六月壬寅
朔日食　虜寇荅里巴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等率
衆逆我師　上麾柳升等發神機銃砲斃賊數百人
親率鐵騎擊之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虜首數
十級餘衆敗走上還帳中皇太孫入見上語以虜敗
之故皇太孫叩首稱賀上曰此虜尚未還夜中尤須
慎防遲明追撲之必盡殲乃已皇太孫對曰陛下督

戰勤勞天威所加虜衆破膽矣今既敗走假息無所
寧敢返顧乎請不須窮追宜及時班師上然之　庚
戌班師　戊午　駐蹕三峯山之西南和寧王阿魯
台遣所部都督朶兒只斛卜等來朝命中官王安齎
勅往勞之　己巳　車駕次黑山嶺勅皇太孫以班
師告天地宗廟社稷遂頒詔天下　秋七月壬申朔
癸巳　駐蹕宣府　己亥駐蹕沙河皇太子遣兵

部尚書金忠指揮使楊義進迎鑾表至　八月辛丑
朔　車駕至北京　上御奉天殿受賀大宴文武羣
臣及從征將校命禮部會議將士功賞　交趾總兵
張輔檻送賊首陳季擴阮師至京師伏誅　九月
榜葛剌國王賽弗丁遣使奉表獻麒麟禮部請上表
賀　上曰卿等但當夙夜竭心輔治以惠天下天下
既安雖無麒麟不害爲治其免賀　閏九月　先是
土以皇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奏書失辭曰此輔
導者之不職遂徵黃淮等是日淮先至諸司交奏其
罪遂下獄後二日楊士奇及司經局正字金問至上
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
法司鞫之已而召士奇至前親問東宮事士奇叩首
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違皆臣等之罪上悅而罷

於是行在部院諸司交章奏士奇罪不宜獨宥乃下錦衣衛繫之未幾特宥復職遂徵楊溥芮善相繼下獄皆以金問辭連之也　冬十月　江陰侯吳高以罪免初高領兵守大同多不法及　上北征班師至興和高稱疾不朝被召回京縱家人給驛及私役有司車牛又擅以守邊官軍千百戶鎮撫張玉等百二十餘人隨行所過騷擾爲御史成務等所劾遂免爲民　十一月　降晉王濟熿爲庶人俾與長子美圭同守晉恭王墳園仍賜勅諭曰爾誤爲不軌自絕于天自絕于祖宗論爾之罪有不容誅重念恭王手足之義特全爾生令守恭園其閉門念咎杜絕外交改過遷善以保令終慎之哉　諭胡廣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與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爾等亦類聚成編二書務極精備庶垂後世命廣等總其事仍命舉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學者同纂修開館東華門外命光祿寺給饌　十二月庚子朔

十三年春正月庚子朔　解縉暴卒於錦衣衛獄徙其家于遼東初　上欲征交趾縉謂自古驩廖之國得其地恐亦難守上不喜東宮而寵高煦縉謂不宜過寵致起覬覦縉由此得罪云　二月　三月　上御奉天殿閱舉人對策賜進士三百五十一人是科得王翱高穀上以禮部會試下第舉人中或有學問可取者命翰林院再試之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　罷海運糧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舟二千艘以從漕運　貴州布政使蔣廷瓚言去年北征班師詔至思南府婺川縣大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咸謂皇上恩威遠加山川效靈之徵吕震請率羣臣上表賀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爲呼譟山谷空虛之聲相應理或有之布政司官不察以爲祥瑞爲國大臣不能辨其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也　夏四月　征夷將軍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　五月　開清江浦河道凡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渡淮以達清河挽運甚勞平江伯陳瑄時總漕運故老爲瑄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湖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口相直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以上聞遂發軍民

開河置四閘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以時啓閉人甚便之　六月　秋七月　上諭都御史李慶曰朕屢戒郡縣官不許一毫取民前濮州知州何敬誅求剥削已寘諸法近代州知州安損武清知縣李潛等初蹈覆轍饕餮貪殘無異於敬亦寘以法爾宜備録所犯以示牧民者俾知所警懼　八月　九月　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書成命禮部刊刻頒行天下賜纂修官胡廣楊榮金幼孜等鈔幣有差　冬十月　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還上使西域記所歷凡十七國山川風俗物産悉備　十一月　吕震奏麻林國進麒麟將至請於至日率羣臣上表賀上曰往者翰林院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成欲上表進賀朕則許之麒麟有無何所損益其已之　勅陝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宿淮邳淮安揚州武平歸德睢陽潼關諸衛選所屬步騎兵遣能幹指揮千百戶統領操練候赴北京閱視　兵部尚書陳洽言朝廷初討黎賊陳季擴時占城國王占巴的賴雖聽朝命出兵來助然實陰懷二心請發兵征討　上以交趾既平民方安業不忍窮兵遠夷但遣使齎勅諭之

十二月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方賓行太僕卿楊砥曰北京論戶養馬其間丁有多寡宜與戶部計議均之賓等議以丁計爲均請十五丁以下養一馬十六丁以上養二馬遷發爲民種田者不論丁七戶養一馬從之　勅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曰兔剌使者言兔剌馬哈木等慮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爲已害擬七月率衆至幹難河北俟冬襲阿魯台斯言雖未可信然吾邊境須有備蓋虜多詭詐惟有備無患大抵禦寇之道勿與輕戰但堅壁清野最上計也復勅陝西開平大同遼東亦如之

十四年春正月甲午朔　二月　三月　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於青州時高煦奏願常侍左右不欲之國復賜勅曰既受藩封豈宜常在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欲侍去年在此何故又欲南還常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　夏四月　禮部祠祭司即中周訥上言今天下太平四夷賓服民物阜豐請封禪泰山刻石紀功德垂之萬世吕震亦言　皇上聖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如訥請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

然於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爲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爾當以古人自勉庶幾不忝宗伯之任　命胡廣爲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爲翰林學士　五月壬辰朔日食　六月　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　秋七月　遣將練兵海上防倭　八月　癸酉旦壽星見呂震李文武百官請上表賀　上不許　作西宮初上至北京仍御舊宮及是將徹而新之乃命工部作西宮爲視朝之所　九月　上聞漢王高煦於各衛選精壯軍士及有藝能者以隨侍爲名教習武事造作器械心益疑之遂有還京之意先勅右軍都督僉事歐陽青曰親王護衛官軍自有常數凡各衛選撥隨侍漢王者令各還原伍不許稽留時青專典漢府兵事故也　冬十月　上還南京　十一月　以谷王橞謀逆事條示諸王并勅諸王議其罪　復詔羣臣議營建北京先是車駕至自北京工部奏請擇日興工　上以營建事重恐民力不堪乃命文武羣臣復議之於是文武羣臣上疏曰伏惟北京乃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比年聖駕巡狩萬國來同民物阜成禎祥協應天意人心昭然可見然陛下重於勞民延綏至今臣等切惟宗社大計正陛下當爲之時況今漕運已通儲蓄充溢財用具備軍民一心營建之辰天實啓之乞早賜聖斷勅所司擇日興工以成國家悠久之計以副臣民之望上從之　勅交趾總兵官張輔駙傅還京　十二月　壬申歷代名臣奏議書成先是　上以圖書論皇太子令翰林儒臣黃淮楊士奇等采古名臣奏疏彙錄以便觀法至是書成上覽而嘉之賜名歷代名臣奏議因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爲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爲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爲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命刊印以賜皇太子皇太孫及諸大臣　陞戶科都給事中胡濙爲禮部右侍郎　陞翰林院修撰沈度爲侍讀學士中書舍人沈粲爲翰林院修撰粲度之弟也　是年監察御史黃宗載巡按交趾

十五年春正月朔　倭寇浙東　二月　谷王橞以

謀逆削爵爲庶人革其護衛及長史司等衙門　三月丁亥朔　命漢王高煦居山東樂安州初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及還以問楊士奇曰汝與寮義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昨問義不肯言汝盡言之如朕未知汝輩慮有離間之罪朕既知矣汝何慮士奇對曰漢王始冊封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堅不行今朝廷將徙都彼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處之乃詔削其兩護衛及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邇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　壬子　上巡北京皇太子監國命胡廣楊榮金幼孜扈從　夏四月丁

巳朔日食　五月　倭寇浙東　閏五月遣文武大臣分道經理漕運　六月　以儒士郭張善爲翰林院檢討　秋七月　賜皇太子務本之訓　戊寅旦壽星見百官請賀　上曰比歲壽星見卿等以爲瑞致賀然四方旱潦蝗疫比比有之而鮮有爲朕言者朕之所願時和歲豐天下之人俱得其所賢者在位讒慝不作百官舉任其事政平訟理國家清明此可爲瑞壽星之瑞不足賀　八月　行在通政司言麗寧縣人進金冊及方書　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爲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冊令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毋令別欺人也　九月　再定應天鳳陽滁和等府州養馬例　修孔子廟訖工　上親製碑文刻石　己巳庶人允熞卒允熞懿文太子第三子母妃常氏開平忠武王遇春之女允熞建文中封吳王　上嗣位之初改廣澤王以罪免爲庶人至是卒上命以禮祭葬之　冬十月癸未朔日食　遣禮部員外郎吕淵等使日本時捕倭將士擒寇數十人獻京師賊首皆日本人羣臣言日本數年不修職貢今首賊乃其國人宜誅之以正其罪　上乃遣淵賜勅切責之　十一月　工

部右侍郎閻芳卒芳山西夏縣人倜儻闊達有大節讀書通古今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洪武中舉孝廉授刑部員外郎陞郎中　上即位陞吉安知府先是金華朱仲智爲吉安知府被召改重慶民思慕之而難其繼者已而芳至以愛民爲心而處事曲當民更大喜吉水有無賴民詣闕言縣故有銀冶烹煉可獲厚利朝廷遣官覆視既至父老羣訴於芳曰即用無賴者言吾屬不能保而邑有無窮之患矣芳顧問詣闕告者告者即叩頭吐實言我愚昧人居鄉素貧鄉之人皆華衣美食揚揚然未嘗齒我我寔不甘故妄

意禍之死罪死罪芳遂草奏大畧謂告者愚昧妄意上陳今詢邑人長老皆云素無銀冶即不實甘受斧鑽之誅同官畏懼不肯署芳曰吾輩奉命守此土獨不爲民乎有罪芳請獨任同官不得已亦強署焉上得奏曰吾固意愚民之妄也遂罷其事然以告者出於誠意也亦不之罪芳歷陞工部右侍郎至是以疾卒吉安自芳去其民思慕賢守必曰朱蘭朱蘭云

金水河及太液池氷凝具樓閣龍鳳花卉之狀奇巧特異　上賜羣臣觀之吕震以爲禎祥屢見率百官上表賀不許　十二月

十六年春正月壬子朔　安南黎利反李彬遣兵討之利敗走　陝西耀州民獻玄兎吕震請賀不許

二月　行在會試天下舉人　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李騏等二百五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太子少師姚廣孝卒廣孝蘇之長洲人初從釋氏名道衍少與高啓楊孟載爲友宋濂蘇伯衡葉亦稱其詩文洪武十五年僧宗泐薦住北平慶壽寺事　上在藩邸甚禮遇之每出師命侍世子居守與贊謀策初命爲左善世尋賜名廣孝授太子少師至是南京來朝得疾卒諡恭靖廣孝嘗著道餘錄詆訕先儒爲君子所鄙若其論文曰惟韓退之歐陽永叔曾子固眞儒者之文識者亦有取焉　夏四月行人吕淵自日本還其國王源義特遣使奉表謝罪　五月　夏原吉等上表進高皇帝實録　上具戊舟服御奉天殿受之賜夏原吉胡廣楊榮胡儼金幼孜曾棨鄒緝王英余鼎羅汝敬李時勉陳敬宗等鈔錠綵幣有差　胡廣卒廣字光大吉安吉水人建文庚辰廷對策以斥逐親藩爲言擢進士第一賜名靖永樂中勅復舊名聖孝瑞應有須却封禪有須逢迎媚悅以希恩寵歷官文淵閣大學士至是卒贈禮

部尚書謚文穆　六月　詔募俊天下郡縣志書命夏原吉楊榮金幼孜總之仍命禮部遣官徧詣郡縣博采事蹟及舊志書　秋七月己酉朔　右贊善梁潛以輔導有闕逮下獄潛初以文學簡侍皇太子監國南京有陳千戶者害民取財皇太子謫交趾立功後念其舊有軍功宥之或言陳千戶不當宥潛及司諫周冕預聞之而不諫止遂逮下獄後冕在獄不謹遂併潛皆死　八月　遼東總兵劉江言近因巡視各島至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堝上其地特高旁可住劄千餘兵守備詔諸士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

亦嘗於此築堡備倭離金州城七十餘里凡有寇至必先過此實爲濱海襟喉之地乞用石壘堡築置煙墩瞭望從之　九月　冬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武當山宮觀成賜名曰太嶽太和山有七十二峯三十六巖二十四澗峯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最勝者曰紫霄南巖上軼游氣下臨絶壑舊有宮南巖之北有五龍宮俱爲祀神祝釐之所元季兵燬至是悉新建之五龍宮之東十餘里名玄天玉虛宮紫霄曰太玄紫霄宮南巖曰大聖南巖宮五龍曰興聖五龍宮又卽天柱峯頂冶鋼爲殿飾以黃金範眞武像

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灑掃給田二百七十七頃幷耕戶以贍之仍選道士任自垣等九人爲提點分主宮觀凡爲殿觀門廡享堂厨庫千五百餘楹上親製碑文以記之　申嚴官吏犯贓之禁進法司論之曰唐太宗惡官吏貪濁有犯贓者必寘於法故吏尚清謹民免於掊剋眞觀之治所以爲盛朕屢勅中外諸司不許妄役一夫擅斂一錢而不才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繼今犯贓官吏必論如法

十七年春正月丙午朔　二月　三月　爲善陰騭孝順事實二書成先是　上閱載籍遇有爲善獲報者命近臣輯錄之得百六十五人名爲善陰騭事後輯錄古今孝順之事可以垂訓者得二百七人名孝順事實上皆製序冠之　命頒賜諸王羣臣及國子監天下學校又命禮部自今科舉取士准大誥例於內出題試諸士　夏四月　五月　六月　初山西行都司軍士採石青於沙淨州舊塘用工多而所得甚少忽見青蛇隨所往二百餘步夫役發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視舊塘產者益鮮明至是都指揮李謙繪圖以進　秋七月　行在戶部議運糧宜令浙江江西湖廣及直隸應天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和州量顧夫於淮安臨清諸路給糧轉運其各處歲徵原在淮安等處輸納者如故庶幾官民兩便從之　八月　九月　上嘗覽列仙傳因命侍臣博采重加纂輯至是成賜名神仙傳　上親製序冠之　冬十月　命故大學士胡廣之子穉爲翰林院檢討俾在院進學蓋追念廣也

十一月　丁巳甘露降孝陵松栢三日　十二月

上勅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於武備之張弛漢唐世遠姑置不言近代宋太祖太宗將勇

兵強削除暴亂四海寧然及其子孫弗率武備不修
醜虜僭竊馴致海內分裂宗社丘墟元世祖時戎部
嚴整甲兵強盛天下寧謐傳至數世嗣主荒淫軍政
廢弛羣雄並作竟至覆亡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
天命定天下于時將帥效忠士卒奮勇肅清奸宄遂
建洪業朕嗣位以來夙夜惕勵惟恐蹈宋元覆轍以
墜不緒爾等世有爵祿與國家同休戚者修飭武備
爲國爪牙此爾等之責所宜夙夜究心用副倚注而
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亡悉付不問甚至
通同有司受賕賣放取回軍明有程限今縱其在外

或五六年或十餘年不回及所取回軍十無一二猝
有緩急何以應調武備若此國何賴焉是皆爾等下
不恤軍上不忠國所致自今宜鑒古人之得失體國
家之委任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
舉奸宄不作朝廷有盤石之安爾等亦永保富貴若
不遵朕言仍蹈前失必罪不宥　巡按交趾御史黃
宗載言交趾人民新入版圖勞來安輯尤在得人今
府州縣官多係兩廣雲南等處歲貢生員下第舉人
因其願仕遠方遂授以職既乏太學教養之素又非
諸司歷試之才所以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明
律意若候九年黜陟庶弛益多宜令到任二年以上
者從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加考覈上其廉干能
否實跡以憑黜陟庶幾有所勸懲　上從之因謂行
在吏部曰守令民之師帥不得其人民受其殃前除
交趾郡縣官出一時之宜今御史所言良是繼今宜
慎選之

憲章録卷第十九

永樂十八年庚子　至二十二年甲辰

十八年春正月庚子朔　以楊榮金幼孜並爲文淵閣大學士　閏正月　山東蕭臺縣妖婦唐賽兒作亂賽兒縣民林三妻少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爲人馬相戰鬬往來益都諸城安丘莒州即墨壽光諸州縣扇誘愚民於是奸人董彥杲等各率衆從之擁衆五百餘人據益都卸石棚寨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衝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都布按三司以

聞遣人馳驛招撫之　三月　直隸沂州衛奏莒州賊董彥杲等聚衆二千餘人以紅白旗爲號大行劫殺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勢甚猖獗　上勅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　柳升兵至益都圍賊於卸石棚寨賊遣人乞降云寨中食盡且無水東門舊有汲道升即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與戰多被殺傷都指揮劉忠力戰死賽兒與其黨劉信等潛遁黎明升等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而賽兒等竟不獲　山東都指揮僉事青大敗賊衆於安丘先是賊首賓鴻等攻安丘知縣張旗

縣丞馬撟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不能攻復帥莒州即墨之衆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賊聲言屠城時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猝至城丁奮擊敗之賊收餘衆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大敗賓鴻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四千餘人皆斬之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於賊矣既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拔出之青不爲屈是日鰲山衛指揮王真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於諸城盡殺之各械首惡送京師山東之賊悉平　行在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柳升奉命征勦山東妖賊

唐賽兒等　聖諭諄諄指授方畧升受命不恭不即就道　勅諭以賊徒憑高無水且乏資糧當坐困之勿圖近功升全不留心及臨賊境又不設備致賊夜斫營殺傷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與升次攻忠身先軍士幾破賊壘升忌其成功而不救援致忠力盡而斃賊遂得乘間遁去升遣指揮馬貴等追之所過搔擾不可勝言升亦不問及備倭都指揮僉事青聞賊圍安丘急躬率所部兵晝夜兼行遂敗賊衆復三日升始至反忌青功而摧擊之人臣不忠莫此爲甚請治其罪上曰朕每命將遣師必反覆詳度丁寧告戒俾圖萬

全今升方命失機娟功忌能者不可宥遂下升于獄
上以唐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爲尼或混處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内尼及道姑逮至京詰之　夏四月　湖廣按察司副使靳義卒義字原禮河南洪縣人洪武中以太學生任北平道御史永樂初出按北京糾治貪墨決疑獄滯訟皆得其情吏民畏服日恒蔬食毫髮無取於下時皇太子居守北京賜魚米以旌其廉月語左右曰靳義可謂眞御史也未幾陞湖廣按察副使首舉正按察使吳公恍都指揮王玉奸賊之罪風紀肅然及是入覲以疾卒于京

五月　交趾右參政侯保率民兵禦賊死之左參政馮貴亦以討賊戰死　六月　頒孝順事實書於文武羣臣及兩京國子監天下學校　秋七月　丙戌　湖廣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卒素易江西樂平人洪武中爲盱眙知縣廉能平恕吏民戴之陞浙江金華府同知治行益著永樂初坐累謫戍興州未幾驛召至京以左通政奉命諭交趾叛寇陳季擴還奏稱旨復奉命往思州廉察田宗鼻等罪狀悉得其實還除湖廣衡州府同知往捕崔陽州峒寇龍卯銘衆詭言卯銘已死素易不信已而果獲送京師有鋪卒訴年老惟一子今爲虎所噬素易爲文檄山神明日虎死道側後有告衡州民匿谷庶人櫜貨財不送官者上官併劾素易不舉坐是死獄中人多惜之　按蘇子瞻謂韓文公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走則素易之謂矣　八月丁酉朔日食　九月　北京宮殿將成欽天監言明年正月初一日上吉宜御新殿遂遣夏原吉齎勅召皇太子期十二月終至北京　山東青州府諸城縣進龍馬縣馬嘗有牝於海濱者一日雲霧晦暝有物蜿蜒與馬接至是產駒麟臆肉髮體具龍文其色青蒼蓋龍馬云

冬十月　乙卯湖廣辰州府同知劉叔悊卒叔悊廬陵人初爲沅陵知縣以愛民爲務勤於撫綏縣介溪峒先是民多困徭役竄山谷叔悊至流徙者悉歸復業有爭訟不治以法爲開諭再三心服而後遣之陞北京行部員外郎時置行部未久且饑饉相仍庶務叢脞凡中外造作財物率取具焉董役者皆中官氣勢尤不可近以叔悊廉勤不敢加侮尋召修永樂大典沅陵民累累陳乞還叔悊遂陞辰州府同知一州七邑之民得叔悊如得父母及建北京宮殿率郡民在役者皆悲慕之其殮祭

役滿而歸相率載其喪葬辰州叔毖存心厚臨事果
蓋多惠政云　皇太子過滁州登瑯琊山指示楊士
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歎歐陽脩立朝正言不易
得今人知愛其文而知其忠者鮮矣蓋皇太子爲文
章尤善脩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脩有雍容和平氣
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脩文以賜羣臣且諭之
曰脩之賢非止於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
之　十一月　皇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步陵
旁顧張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
退耆老進謁有知太祖龍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賜

勞優厚　以明年御新殿受朝詔天下　皇太子過
鄒縣見民男女持筐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
對曰歲荒以爲食皇太子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
民男女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聞至此
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老問其疾苦輟所食賜之
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
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九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
止今年秋稅皇太子曰民餓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宜
速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
六斗汝毋懼擅發倉廩吾見上當自奏也　十二月

乙卯皇太子太孫將至行在夏原吉先入奏　上
喜賜鈔一百錠命諸司先期分官出候于良鄉　戊
午立春　上御奉天殿文武羣臣行賀禮　是日皇
太子奏前過山東境內遇民饑即令布政司發粟賑
之　己巳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
之故舊況百姓吾之赤子乎　初營建北京九廟社
郊祀壇場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過
之復於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東安門外東南建十
王邸通爲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樂十五年六月
興工至是成陞營繕司郎中蔡信爲工部右侍郎營

膳所副吳福慶等七員爲所正丞楊青等六員爲所
副以木厎匠金洐等二十三人爲所丞賜督工文武
官員及軍民夫匠鈔各有差
十九年春正月甲子朔　上以北京郊社及宮殿成
是日早躬詣太廟奉安五廟太皇太后神主命皇太
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厚土皇地祇神主皇太
孫詣社稷壇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
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禮畢
戊寅大赦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佑繼承大寶統
馭萬方祗勤撫綏夙夜無間乃者攸沈周卜洛之規

建立兩京爲子孫帝王永遠之業爰自經營以來賴
天下臣民殫心竭力趨事赴工今宮殿告成朕御正
朝祗事天地宗社眷懷黎庶嘉與維新弘敷寬卹之
仁用洽好生之德大赦天下　改楊士奇爲左春坊
大學士　二月　虜寇寧夏　三月　上御奉天殿
試禮部中式舉人及前科未廷試舉人凡二百一人
賜曾鶴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薛瑄劉球
于謙　夏四月　庚子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　翰
林侍讀李時勉侍講鄒緝等言事其畧曰天下有司
官吏不能皆賢屢蒙勅監察御史按察司考覈黜陟

而所司不加詳察其重厚廉介不能逢迎阿附者多
考平常而貪墨姦詭善於趨媚者多考稱職人無勸
懲宜歲勅按察司廉正官偏歷郡縣察其治行仍命
監察御史覆覈具奏果勤慎廉能政績顯著者請加
賚增秩以勵其志貪黷掊尅怠政廢職者請即時黜
罰以警其餘如有善不舉有惡不糾致賢否混淆他
日廉勘得出罪坐所考之官又言連年四方蠻夷朝
貢之使相望於道實罷敝中國宜明詔海外諸國近
者三年遠者五年一來朝貢庶幾官民兩便又言江
西湖廣浙江并直隸應天等府縣秋糧每年運赴北

京道路險遠困敝不堪宜於淮安徐州濟寧濵河置
立倉厥量地遠近分撥運納別設法運至北京少紓
民力又言近年營建北京官軍悉力赴工役及餘丁
不得生理衣食不給有可矜憫宜勅軍官加意撫恤
增給月糧寬餘丁差徭使給其家又言比來兵政不
修武備廢弛宜勅內外武臣各整部伍以時操練用
備不虞從之　勅吏部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
天下安撫軍民　禮部左侍郎儀智乞致仕賜勅奬
諭遣歸智侍皇太孫數年啓迪匡益克盡其誠至是
年八十歸　五月　陞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

桓羅通等俱爲知州時暹等應詔言事頗訐直　上
嘉納之然其詞侵工部尚書李慶等慶等不能平數
請於上罪之上曰敬天故求言今罪言者是逆天可
乎又曰朕於今欲聞過古之明主皆獎直言今汝數
請罪之是欲朕爲何如主且彼所言汝等過失若誠
有即因而改之豈不有益果若無之於汝何損今罪
之將重其名而益朕與汝等之過矣慶等慙而退然
上猶慮慶等或害之故悉陞外任云　交趾總兵官
李彬言交趾新附其地荒遠不通餽運乞依各都司
衛所例分軍屯田以供糧餉約十分爲率度地險易

量事緩急以爲屯守征調之多寡其各衛土軍雖隸兵籍然攻戰之際心持兩端往往不得其死力今議屯田分數土軍居多官軍居少從之　六月　秋七月　八月辛卯朔日食　九月　冬十月　阿魯台叛數寇邊　十一月　上以北虜攜貳命尚書夏原吉方賓呂震吳中等議將親征原吉等共議宜且休養兵民而嚴勅邊將備禦未奏會上召賓賓言今糧儲不足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即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而吳中入對與方賓同上以邊廩空虛不懌召原吉繫獄

大理寺丞鄒師顏嘗署戶部并繫之於是賓權掾自經死　十二月　以李慶爲兵部尚書

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日食　二月　命英國公張輔等同六部官議北征餽運　三月　邊將奏虜寇阿魯台犯興和先是阿魯台爲兀剌馬哈木等所敗窮蹙日甚以其妻孥部落奔竄而南保息塞外奉表稱臣遣使貢駝馬　上曰虜性黠詐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之仁發育而已豈有所擇哉遂納其貢而禮其使詔封阿魯台爲和寧王毋妻皆爲夫人賜金帛俾仍居漠北阿魯台感上恩德屢遣使貢馬又遣其子來朝數年畜牧蕃生聚益富而充悖之心復萌其朝貢之使既歸往往就途掠朝廷使者至彼或恣慢侮亦有拘留之不以禮待者其部屬屢爲邊患每因其使行戒諭之而怙終不悛至是大寇興和親征之議遂決在廷文武之臣羣謀僉同命五府整兵戶部理餽饟訛曰啓行遂誓將士　丁丑以親征告天地宗廟社稷戊寅輟祭于承天門遣官告旗纛太歲風雲雷雨等神車駕發北京遣官祭居庸山川　辛巳駐蹕雞鳴山虜寇興和者聞　上親征遂夜遁諸將請急追之上曰虜非有他計能警諸狼貪

一得所欲急走追之徒勞少俟草青馬肥道開平踰應昌出其不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晚　丑駐蹕龍門戍卒言虜倉卒遁去遺馬二千餘匹於洗馬嶺勅宣府指揮王禮盡收入城　乙卯駐蹕雲州閱兵顧謂侍臣曰今從征之士皆各處簡擇來者若不閱習何以禦敵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又曰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策朕所以慎重而不敢忽也

五月　辛酉端午節駐蹕獨石賜隨征文武羣臣宴　乙丑車駕度偏嶺命將士獵於道傍山下　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卒隨朕征討道中惟畋獵可

以馳馬揮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　丁卯大閱諸將曰兵行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熟行陣猝遇寇至麾之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　戊辰觀士卒射一小旗三發皆中賜牛羊各一鈔二錠銀碗二　上曰賞重則人勸是日上親製平虜三曲俾將士歌以自勵

庚午召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升寧陽侯陳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隆平侯張信應城伯孫亨新寧伯譚忠與安伯徐亨令就營中馳射　上親觀之

惟輔升懋連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兵之任張信托病不至降充辦事官　上謂諸將曰爲將之道勇智貴兼全弓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算深遠無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勇而無智一卒之能耳汝曹勉之　辛未車駕發隰寧次南山東所運糧六萬餘石儲於山海　六月丙戌朔癸巳車駕次威遠川開平報虜復攻萬全　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之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徑搗其巢穴故爲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膽況敢攻城哉不足慮也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秋七月丙辰朔　己未車駕次殺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魯台部屬送御營備言阿魯台所部聞大常九有以亡況一亭乎可以爲殷鑒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　癸酉車駕發西涼亭次閔安下令禁軍

軍出皆憂懼日有背叛而遁者繼聞車駕親征阿魯台舉家惴慄棄其母及妻問之罵曰大明皇帝何負爾而必欲爲逆天負恩事爾死固宜而使吾屬駢首就縛而俘囚將死無葬身處皆汝所貽禍也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于濶樂海之側與其家屬直北走矣　上曰獸窮則走然此點虜未當遽信或挾詭謀示弱以誤我不可不嚴備前哨繼獲虜部曲亦言虜悉衆夜遁矣驗之而信召都督朱榮吳成等還發兵盡收虜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上召文武羣臣諭曰朕非欲窮兵黷武虜爲邊患驅之足矣將士遠

來亦宜休息遂命旋師　是夜召諸將諭曰阿魯台敢爲悖逆者以有兀良哈爲之羽翼也今阿魯台遠遁而兀良哈尚敢入寇當還師剪之諸將請分兵進擊遂簡步騎二萬分五道以行且授之方畧曰兵貴神速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可也諸將頓首受命　上曰宮寃至彼虜必西走朕當以兵從西要之遂率精騎數萬馳往命鄭亨王通薛祿將之　庚午上率師至屈裂兒河虜寇數萬餘驅牛馬車輛西奔陷山澤中上麾騎兵爲左右翼齊進寇望官軍勢盛欲突而走上率前鋒衝之斬首數百級寇自蹂踐死者相枕

藉餘衆散走上乘高望之見寇復聚乃麾兵繞山出其右又分兵渡河斷其後又麾兵出其左先令甲士持神機弩伏深林中戒曰寇經此則發又命嚴陣山下以待已而寇盡棄其輜重馳突而左上麾御前騎士與山下兵馳迫之寇驚走而林間神機弩競發寇大潰死傷不可數計餘寇尚數百人躍馬而走上曰必有首虜在其中須擊之率騎兵追奔三十餘里抵其巢穴斬首虜數十人生擒其黨伯兒伯克等盡收其人口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兵器暮次豐濶屯諸將皆頓首賀　上曰用兵吾豈得已哉諸將曰天道福善禍淫陛下奉天伐罪以保寧兆民豈過舉也　乙亥工部尚書宋禮卒禮河南永寧人洪武中由太學生擢山西按察僉事坐事左遷上即位歷陞工部尚書治河及營建北京命取材于蜀伐山通道深入險阻然馭下嚴刻小過輒繩以法在蜀數年民苦其酷云　八月乙酉朔　以班師遣書諭皇太子及禎詔天下　九月乙卯朔　丁巳車駕度居庸關次龍虎臺饗隨駕將校北京文武大臣迎見　壬戌昧爽上乘法駕入京城躬告天地宗廟社稷畢御奉天門朝百官上表賀平胡　逮楊士奇吕震寨義下錦衣獄

以士奇輔導有闕震堉戶部主事張鶴朝參失儀皇太子以震故曲宥之而義在側不言故也　尋釋楊士奇復左春坊大學士　冬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閏十二月　阿魯台弒其主本雅失理自稱可汗

二十一年春正月癸未朔　二月　三月　夏四月　庚刺脫歡攻阿魯台敗之　五月　常山中護衛總旗王瑜上變告言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等糾合羽林前衛指揮彭旭等舉兵將推趙王高燧爲主而謀不利於上及皇太子上命急捕賊既悉得遂召皇

太子趙王及文武大臣皆至　上御右順門親鞫之先是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皇太子處分皇太子往往裁抑宦寺宦官黃儼江保等尤見疎斥儼等日譖之於上且素厚高燧常陰爲之地因僞造毀譽之言傳播於外謂上注意高燧以詿誘外人由是賢等遂起邪心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厚密言於賢曰觀天象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孟陳英將中軍鄭亨孟瑛張輔李安王通徐亨將左右軍陳懋等將前鋒先馳攻之高正通州右衛鎮撫陳凱等日夜潛謀連結貴近圖就宮中進毒藥於上候上晏駕即以兵劫內庫兵伏

符寶分兵執府部大臣豫令高正僞譔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禁中議以御寶頒出廢皇太子而立趙王高燧爲帝布置已定正密以告其甥瑜瑜曰此舅氏滅族之計力止不從瑜遂入告　上覽僞譔遺詔震怒立捕楊慶養子誅之顧高燧曰爾爲之耶高燧惴慄不能言皇太子爲之營解曰高燧必不與謀此下人所爲耳上命文武大臣及三法司鞫治羣臣奏賢等所犯大逆具有顯實當並寘極典上曰即日先籍其家王射成以天象誘人速誅之賢等更加窮鞫毋令遽死遂下錦衣衛研治尋併其黨悉誅之

六月庚戌朔日食　秋七月　虜中有來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　上召諸將諭曰去秋此寇犯興和朕率師擣其巢穴復東剿其黨兀良哈之衆其窮亦甚矣今以朕既得志必不復出故萌妄念朕當率兵先馳塞外以待之虜不虞吾兵已出而輕肆妄動我因其勞而擊之破之必矣諸將皆曰善是曰命柳升陳英將中軍鄭亨孟瑛張輔李安王通徐亨將左右軍陳懋等將前鋒先馳攻之　八月　宴勞大營五軍諸將因大閱遂發京師楊榮扈從　甲寅車駕次萬全兵宣府次沙嶺賜諸將內廄馬　庚申車駕次萬全兵就宮中進毒藥於上候上晏駕即以兵劫內庫兵伏

民有進馬牛瓜等物者命倍時值酬之　禮部左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椰梅靈芝且奏太嶽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匝不散又山石產靈芝尚書呂震率百官進賀　上曰朕創建太和山宮殿上資福於皇考皇妣下爲天下生民祈福初非爲已且朕德涼薄不敢恃此爲祥其勿賀　九月己卯朔駐蹕沙城朝鮮國王李裪遣陪臣崔雲詣軍門奏事令還北京待命　虜中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其妻子來降言阿魯台今夏爲兀剌順寧王脫歡等所敗部落潰散無所屬今若聞天兵復出必疾走遠避

豈復敢萌南向之意命賜酒饌衣服且授阿失帖木兒等俱正千戶　冬十月戊申朔　陳懋等以韃靼王子及其部屬來降封也先土干爲忠勇王賜名曰金忠也先土干之來也其甥把台罕實贊之遂授把台罕都督俱賜冠帶織金襲衣左右皆贊上功德之盛上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言胡越一家有矜大自得之意朕所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慮兵甲不用斯朕志也　遣書諭皇太子以也先土干納款之故遂下詔班師　車駕發萬全　十一月戊寅朔　車駕次懷來在京諸司遣官迎見　甲申車駕至京師謁告天地宗廟社稷畢御奉天門文武羣臣上表賀　賜忠勇王金忠誥券金印朝服玉帶織金文綺　皇太子聞內侍黃儼江保數造危語譖之於上召楊士奇至文華殿語之故因歎曰天可欺乎非賴至尊聖明尚得在此哉士奇對曰殿下益宜自處盡道皇太子曰盡心子職而已他有何道

十二月　交趾上供絹千七百四十七疋漆三千斤蘇木五千斤翠羽三千箇扇萬把其供自十四年始歲有增損而是歲獨贏

二十二年春正月戊寅朔　大同開平守將並奏虜寇阿魯台所部侵掠邊境初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數爲邊患請發兵討之願爲前鋒自效　上曰兵豈堪數動朕固厭之矣忠曰雖天地大德無物不容其如邊人荼毒何時可已上曰卿意甚善但事須有名姑待之是日邊報至召公侯大臣計之且告以金忠之意羣臣奏曰忠言不可拒逆賊不可縱邊患不可坐視用兵之名不得避也惟上決之上可其奏即日勅緣邊諸將整兵以候　二月　三月　上御奉天門策禮部中式舉人賜進士邢寬等一百五十人是科得軒輗耿九疇　戊寅大閱　天禧寺將成賜名

大報恩寺　夏四月　戊申以親征胡寇命皇太子
告天地宗廟社稷遣官祭旗纛山川等神　己酉車
駕發北京楊榮金幼孜扈從　癸丑遣太常寺官祭
告居庸山川車駕度居庸關　庚午車駕次隆慶
五月己亥朔　車駕次威虜鎮　大名府濬縣蝗蝻
生知縣王士廉齋戒僚屬耆民禱于八蜡祠士廉以
失政自責越三日有烏萬數食蝗殆盡皇太子聞而
嘉之顧侍臣曰此誠意所格人患無誠耳苟出於誠
何求不得　乙卯車駕次開平　甲申　上召大學
士楊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夕三鼓夢有若

世所畫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
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對曰陛下好生惡殺誠
格于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崑岡玉石俱燬
惟陛下留意上曰卿言合朕意豈以一人有罪罰及
無辜即命草勅遣中官伯力哥及所獲胡寇齎往虜
中諭其部落曰往者阿魯台窮極歸朕朕待之甚厚
爾等所知朕何負於彼而比年以來寇掠不止朕間
者以天人之怒再率師討之如徇將士之志奮雷霆
之威爾等豈復有噍類朕體上帝好生之仁亦猶冀
其或改而自新也今王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其

所部頭目以下悉無所問有能敬順天道輸誠來朝
悉待以至誠優與恩賚毋懷二三以貽後悔　壬辰
車駕次長樂鎮楊榮金幼孜侍　上曰漢高祖過栢
人慮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於天下同樂何時而庶
幾也榮等對曰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　巡按
浙江御史王復奏浙江麗水福建政和二縣賊首周
叔光王均亮等聚衆劫掠漸致滋蔓請兵勦之　上
命兵部尚書李慶等率兵捕之楊榮金幼孜曰此愚
民無知或爲有司所苦或窘於衣食逃竄山林求活
朝暮耳若寬而撫之當各散矣急之恐未易獲且堅

其爲盜之心況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上曰卿言
良是可令巡按御史及浙江福建三司招撫如負固
不服調軍勦之未遲　丙申車駕次清鎮即元之應
昌路是日兩重車皆在後　上諭諸將曰輜重者六
軍所恃以爲命兵法無輜重無糧食無委積皆危道
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對曰陛下好生惡殺誠
格于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崑岡玉石俱燬
惟陛下留意上曰卿言合朕意豈以一人有罪罰及
無辜即命草勅遣中官伯力哥及所獲胡寇齎往虜
中諭其部落曰往者阿魯台窮極歸朕朕待之甚厚
爾等所知朕何負於彼而比年以來寇掠不止朕間
者以天人之怒再率師討之如徇將士之志奮雷霆
之威爾等豈復有噍類朕體上帝好生之仁亦猶冀
其或改而自新也今王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其

嘗有盜竊官鈔即投檄城隍盜方閇所竊千室忽疾風入室捲墮市中因遂獲盜有盜牛鬻於市將屠之牛逸至子裹前俛首若訴者遣人訪問得實追還其主邻伝吳米嘯聚山谷時出爲民患朝廷發官軍二千勦之虜人大恐子裹適至止軍城中毋出以計擒捕之兵不勞而民賴以安先後歷官三十年不以家累隨　丁酉駐蹕清平鎮　己亥車駕次戎遠川

六月甲辰朔　帝出塞已久尚未抵賊巢而士卒多艱楊榮金幼孜夙夜計慮奏言虜已遠遁遂獲班師之命　戊午車駕次玉沙泉　己未車駕次龍武岡

庚申車駕次天馬峯復行數十里陳懋等遣人奏臣等已至荅蘭納木兒河彌望荒塵野草虜隻影不見車轍馬跡漫滅疑其遁已久矣　上遣張輔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懋及金忠前行覘賊　癸亥車駕次連秀坡陳懋金忠引兵抵白邨山咸無所遇以糧盡還於是英國公張輔奏願假臣等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　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楊榮金幼孜言是卿等且休矣　甲子車駕次翠雲屯召張輔等諭曰昨日之言朕思之不可易也古王者制

夷狄之患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孽虜所存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求一粟於滄海可必得耶吾軍失有罪不欲重勞將士朕志定矣遂命班師　秋七月甲戌朔　庚辰車駕次清水源道傍有石崖高數十丈命楊榮金幼孜刻石紀行曰使後世知朕親征過此也　丁亥車駕次翠微岡　上御幄殿憑几而坐楊榮金幼孜侍上顧問內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八月中可至上頷之既而諭榮幼孜曰東官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榮幼孜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皇上付託上喜顧太監馬雲賜榮幼孜羊酒　戊子車駕次雙流灤以旋師遣禮部尚書呂震齎書諭皇太子并詔告天下　己丑車駕次蒼崖戍　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瞭毋忽　庚寅車駕次榆木川上大漸遺命傳位皇太子且云喪服禮儀一遵　太祖皇帝遺制　辛卯上崩太監馬雲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發喪容與楊榮金幼孜議喪事一遵古禮含斂畢載以龍輿所至御幄朝夕上食如常儀　壬辰龍輿次雙畢峯楊榮等奉遺命馳訃皇太子　八月癸卯朔　甲辰楊榮

及御馬監少監海壽至自行在致　大行皇帝遺命
皇太子哭慟幾絶進粥等問故後慟哭皇太孫親王
以下皆慟哭易服宮中設兆筵朝夕哭奠皇太子命
皇太孫馳赴開平恭迎大行皇帝龍輴以先帝所賜
東宮圖書親授之曰此大行皇帝初授我者今吾以
授汝但有事來報來即用此識之皇太孫稽首受之
遂行皇太子命行營大小官軍悉聽皇太孫節制
乙巳百官素服朝夕哭臨恩善門外　己酉龍輴次
鵰鶚皇太孫至御營哭迎軍中始發喪六軍號慟
壬子皇太孫奉龍輴及郊皇太子親王及文武羣臣

皆衰服哭迎至大内奉安于仁智殿　丁巳以嗣位
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　皇太子躬告几筵即皇帝
位朝羣臣大赦天下以明年爲洪熙元年　戊午復
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官初　大行皇帝凶問至之三
日首釋原吉於獄慰勞之咨以國事至是復其官原
吉言在獄時喪毋未克成服乞賜歸葬且終憂制
上曰卿老成人今國大喪正望相與濟艱難安得
遽去賜原吉米十石鈔一萬貫胡椒一百斤令遣家
屬護毋喪歸葬仍命兵部給驛舟有司治葬事　陞
楊榮爲太常寺卿金幼孜爲戶部右侍郎並仍兼文

淵閣大學士楊士奇爲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
士黃淮爲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榮幼孜士奇淮
俱掌内制備顧問不預所陞職務洗馬楊溥爲翰林
院學士正字金問爲翰林院修撰士奇謝恩畢閒析
薪司賦棗於山東河南以供宮中香炭之用至八十
餘萬入將奏之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上望見士
奇謂蹇夏曰新詪蓋來必有拯詘詰試共聽之士奇言恩
詔甫下兩日析薪司傳旨賦棗八十萬民何以堪上
喜曰吾固知學士必有說吾數日來宮中事叢脞此
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即命減其半　九月　禮

部同文武羣臣進　大行皇帝尊謚曰體天弘道高
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仁孝
皇后尊謚曰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陞翰林侍讀王直爲侍讀學士侍講王英爲侍講
學士修撰林誌檢討錢習禮爲侍讀檢討余學夔五
經博士王達爲侍講　中軍都督府奏本府歷事監
生七人今考所治吏事皆勤慎請如例送吏部循次
授官　上曰爲士豈止習吏事而已吏事末也誠能
窮經博古達於修已治人之道於吏事何難比士習
日下率逐末以圖進取而昧於大經大法故用之往

徙厲民而厚國自今監生歷事考滿者仍命還監進學俾由科舉進庶幾士皆可用官得其人於是通政司引奏六科辦事監生二十人以滿日例應還監幸逢維新之治願仍就六科辦事以圖報効上進二十人者諭之曰諸生不患無位但當圖所以無忝于位者勿徒懷倖進之心士有才德使人求而用之上也而求用於人下也諸生宜立志國家教育爾等固將用之無自汲汲其歸進學有成朕不汝遺時六科給事中多闕諸生萌僥倖之心上灼知之故有是命

丙子召掌交趾布按二司事工部尚書黃福還京兵部尚書陳洽兼掌交趾布按二司事　癸未禮部尚書呂震奏　太宗皇帝遺命喪服一如　太祖高皇帝倣漢制以日易月今已踰二十七日請上釋衰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上命六部都察院詳議以聞震與部院共奏宜素服烏紗冠黑角帶羣臣皆從君服上曰梓宮在殯朕何忍遽易自是臨朝素帶麻衣麻絰朝退仍衰服　改淮府長史王榮爲吏科左給事中荆府長史曹曼齡爲翰林脩撰二人侍　上於春宮凡書表奏及機務文字悉專之至是不欲其去近侍故有是命　黜太常少卿周納爲交趾所屬

知府納永樂中爲祠祭郎中嘗上疏請封禪不許未幾丁憂至是來朝上曰訣佞之人宜寘遠外不可以玷朝班遂有是命　陞翰林脩撰陳循爲侍講　寧王權奏欲來朝又言江西非其封國　上遣書答曰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姪欲見叔亦切惓惓但祖訓不敢違也所云江西非所封之國與各王封鎮不同叔受之先帝已二十餘年爲國南屏非封鎮而何惟叔審之　加褒義少傅楊士奇少保楊榮太子少傅金幼孜太子少保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綸慾糾繆仍諭之曰卿等皆國家舊臣祇事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宮今朕嗣位須卿等恊心贊輔凡政事有闕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之言朕有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盡誠相與庶幾不負祖宗付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冬十月　冊郕王祁鈺爲皇太子　大理寺奏決重囚令三法司會內閣府部司科於承天門審錄　免遠安王貴熒爲庶人二人前嘗誣告其父有不軌謀至是諭羣臣曰正風化當自家族始遂有是命　禮部引歲貢生奏送翰林院考試　上召楊士奇等諭曰百姓不得蒙福者由守令匪人守令匪人由學校

失教歲貢中有不通故事不明道理者此豈可授官自今嚴考試之法不在文詞之工拙但取有理致者取之嚴則不學者不復萌僥倖之望而有嚮進之志矣　十一月　御劉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爲奴者悉宥爲民給還田土謫充軍者亦宥爲民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租得非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歟抑年饑衣食不給或加以疫癘而死亡歟自今一切科徭務須撙節仍令

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早奏賑恤有稽違者守令處重罪　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爲交趾按察使紀諒爲交趾布政使召前峽山縣知縣弋謙爲大理寺右少卿謙初爲御史巡按江西言事剴切上心識之故有是命　張輔李慶等奏請令五隸及近京官軍更番於京師操備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無廢屯種令毋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庶不妨悞　遣御史湯溍等十四人分巡天下考察官吏　陞戶部尚書郭資爲太子太師命致仕　賜夏原吉繩愆糾繆銀

圖書論勉之　上御西角門閱京官誥詞顧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卿三人及寨義夏原吉皆先帝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有未盡善皆當盡言遂取五人誥詞親製宸翰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士奇等稽首曰此陛下聖德臣等其敢不勉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者寓兵於農兵食自足無待轉輸漢之屯田猶有古意先帝立屯種法用心甚至迨後所司以征徭擾之既違農時遂鮮收穫以致儲蓄不充朱免轉運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

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　按軍屯之事備邊爲急備邊之務兵食爲先屯田之法乃足食足兵之要道而通商種鹽則又所以維持屯田於不壞者也洪樂間唯純任此法所以邊圍富強不煩轉運而蠲租之詔無歲無之也後來屯田鹽法漸非其舊而邊餉不足軍民俱困矣豈其弊端固已滋觴於此而況營私漁利者日滋其說乎　十二月　書各都布按三司官姓名于奉天門西序先是　上諭蹇義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於屏朝夕省覽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

殿南廊時一覩之今府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布按三司官朕既不能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久則易忘脩吏部兵部具各都布按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得時考其行事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　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西湖受房山之水流經城南出法海于凡三十餘里官常遣人往來巡視禁民不得取魚而並緣爲姦者其旁近之草及灌田之水民皆不得取至是　上命吏部悉罷之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況山

澤所產哉　勅加太子少傅讓身殿大學士楊榮工部尚書　初太宗班師疾作頓劇已而崩於榆木川中官馬雲等皆倉惶莫知所措密召榮幼孜入幕中榮等循古制用衣衾殮斂或有欲以他事寫勅用實遣人馳報者榮曰先帝在即稱勅賓天而稱獲罪非輕乃令中官以先帝崩逝月日并遺命傳位之意具啓馳報榮初抵京　上哀慟未及訪問至是有以爲言者遂降勅褒諭之

憲章録卷第十九

洪熙元年乙巳至
宣德元年丙午

仁宗昭皇帝洪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命禮部鴻臚寺不作樂羣臣止行五拜三叩頭禮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於上曰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武之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不從次日震固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進曰陛下言是上曰山陵甫畢事忽遽即吉朕明日亦不欲出震曰四方萬國之人遠朝新主皆欲一覩天顏固聖孝誠至亦宜勉徇下情上顧

士奇四人曰禮過矣對曰誠如聖諭必欲俯徇羣情亦不宜備禮上從之故有是命　召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諭曰爲君以受直言爲賢爲臣以能直言爲賢不受直言則過益增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從震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卿等視朕行有未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爲慮各賜鈔一千貫文幣一襲　楊士奇黃淮俱奏辭尚書一俸從之楊榮金幼孜亦各辭尚書一俸　上曰卿等事皇考屢經扈從勤勞多矣況皇考賓天遠在塞外賴卿等盡力維持今與三俸豈爲過多榮等後

叩首請曰臣等祇事先帝莫非職分所當爲受此厚祿實所不安上曰朕非有私所與三俸其勿固辭建弘文閣於思善門外　上諭兵部尚書李慶等曰馬資於國用甚大然嘗思之當與民同其利漢文景時閭巷有馬千百爲羣蓋民生樂業馬自蕃息先帝嘗聽民間皆育馬然又急於官馬孳息以故民不暇於其私唯寬恤之庶幾可望民安物阜今後民間畜官馬者令二歲納駒一匹著爲令　勅禮部大常寺今年正月十五日大祀天地神祇奉皇祖皇考配仍著典章垂憲萬世　賜三公及兵部尚書天元玉曆祥異賦　上初得此書以示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有二有感必應朕少侍太祖每教以慎修敬天朕未嘗敢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刋布上親製序　罷給朝覲官牧馬初兵部尚書李慶以畿內之民困於牧馬乃請令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浙江江西湖廣七布政司及南北直隸府州縣文武衙門每官一員給馬一匹乘坐就令牧馬其孳生准民間例無者追陪都布按三司及衛所府州縣各衙門正官給兒馬佐貳首領官給騍馬俱從太僕寺及都司提督考較用寬畿內之民上命與羣臣議既而

慶復奏羣臣所議皆合遂下令榜示中外凡官員至京者令兵部給馬時朝覲官在京已給者過半大學士楊士奇密奏謂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責課與民同非貴賢賤畜之意請以內批罷其事不報明日又入對請罷上曰吾偶忘之當即批出不爽也時陝西按察使陳智上章曰按察司官受太僕寺提督牧馬是風憲受制於人上遂御思善門諭士奇曰內批豈眞忘邪念卿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耳今有名矣即出示智所上章勅止之已領馬者依洪武中欽給官員乘馬例不責其生息有虧損者不責其償未領者悉止勿給復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論也　勅平江伯陳瑄洪武中有令許運糧官船內附載己物以資私用今後准此令官府無得阻當　擢解禎期爲中書舍人禎期前翰林學士縉之從子縉坐事下獄籍其家產徙邊至是召還以禎期嘗工書故擢用之　遣布政使周幹按察使胡槩參政華春巡行應天鎮常蘇松嘉湖杭八府察民利病

二月　哈密遣人進硫黃上謂從前不聞哈密產此物先帝時亦不貢有進虜中既有硫黃則制造火

器不患無人猝遇戰鬬亦須有備勅大同宣府總兵知之　改兵部右侍郎張信爲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子孫世襲信英國公張輔從兄也　上嘗問輔所親輔以信對遂有是命　命國子祭酒胡儼爲太子賓客仍兼祭酒致仕　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呂震劉觀謂其賣直沽名令御史劾謙誣罔　上雖不聽而心猶不懌命弋謙但坐司治事並不許朝參　陞前光祿署丞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謹居家事母孝有司上其行驛召至京　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遂超陞是職　上諭禮書呂震曰往年劉

儁從征交趾陷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夫尚有旌典況大臣捐軀爲國可無褒恤其贈儁爲太子少傅謚節愍復嘆謂震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義若身爲大臣惟阿順取容爲保祿固位之計國亦何賴　上以災異屢見而進言者鮮勅諭文武羣臣曰間因大理少卿弋謙所言過於矯激朕一時不懌羣臣迎合朕意交章奏其實直請置諸法朕但免謙朝參自是以來言者遂少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方負愧矣爾羣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勿以盡言爲戒庶幾君臣相與之義令弋謙朝參如故　命禮部以張玉朱能王貴姚廣孝配享文皇帝廟庭　上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身富貴而絕其祖宗父母古人求忠臣於孝子彼於父母尚不顧豈有誠心事君朕已決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須懲治令後有自宮者必不貸若加人宮刑者朕亦惡之蓋宮刑下死刑一等爾亦須嚴切禁止顧栝士奇等曰此事須以詔書行之　三月　趙王高燧之國彰德　命諸司在北京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　改禮部左侍郎胡濙爲太子賓客兼南

京國子祭酒　夏四月　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今年夏稅秋糧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料　賜皇太子圖書　擢儒士吳訥爲監察御史　鄭府審理俞建輔言伏讀勅有曰爲國以得賢爲重事君以進賢爲忠臣竊以進賢之路莫重於科舉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爲出身之階其實才十無二三蓋有未嘗究心修已治人之道一旦掛名科目而使之臨政往往束手無爲職事廢弛民受其殃自今各處鄉試乞令有司先行審訪務通今博古行止端重者許令人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辭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

試尤加慎選庶幾士務實學而國家有得賢之益
上諭禮部曰所言當理其即行之又曰科舉之士須
南北兼收南人雖善文詞而北人厚重近累科所選
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取
六分北取四分爾等其定議各布政司名數以聞
壬子　皇太子發北京　五月　上諭少師蹇義曰
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爲之權遇事風生以
生讒受斯職未達政體而有可爲之權遇事風生以
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無藉賢人君
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

爲朋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畧不用心安在其
爲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慎選擢既又嘆曰都御史
十三道之表如都御史比皆廉清公正各道御史雖間
有不才亦當知畏憚今之不才者無畏憚矣爾其咨
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　勅行在禮部行在翰林院
修文皇帝實録　庚辰上不豫召蹇義楊士奇黃淮
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寫勅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
子　辛巳　上疾大漸遺詔天下傳位皇太子是日
上崩于欽安殿宮中以皇太子未至未發喪沐浴襲
奠飯含如禮　六月　辛丑　皇太子至自南京頒

遺詔於天下　庚戌　皇太子即皇帝位命文武百
官免賀免宣表止行五拜三叩頭禮遂頒詔大赦天
下　罷浙江布政司參議王和表昱陝西按察僉事
韓善爲民和等時皆坐贓罪渴赦行在吏部奏擬還
職上曰士大夫當務廉耻古人不飲盜泉蓋惡其名
也三人者皆貪汚豈可復任方面悉罷爲民　河南
新安知縣陶鎡奏縣在山谷土瘠民貧從來薄收去
年尤甚今民食最艱採拾不給公私無措獨亟驛頗
有儲糧欲申明待報而民命危在旦夕已先借糧一
千七百二十八石給之俟秋成還官　上謂夏原吉

曰知縣所行良是朕聞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饑
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民多饑死陶鎡先
給後聞能稱任使毋拘文法責其專擅　鎮守大同
總兵鄭亨上去年屯田子粒數上諭夏原吉曰邊軍
屯田可省轉輸之勞卿等宜遣人覈實所積果多當
如例賞之　上御西角門諭兵部尚書李慶等曰比
聞陝西官軍調來京師操備河南山西官軍調往陝
西甘肅備禦交互往來甚是勞費凡事當順人情若
令陝西官軍就彼備禦河南山西官軍來京操備豈
不兩便非徒省費人亦樂從爾兵部宜速行之毋令

致於道路　廣寧中屯衛軍士馮述上言學校風化之原所以明人倫厚風俗今定遼金復海蓋五衛洪武中已建學設官而三萬瀋陽廣寧義州諸衛尚未建學若緣邊軍衛並立學校以教官軍子弟使知忠君親上愛親敬長則禮義興而風俗厚矣　秋七月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　山東德平縣儒學訓導年富言天下儒學文廟以崇祀先聖先賢近年以來十哲及兩廡從祀先賢或置木牌或爲塑像或封爵差訛或位次失序甚者闕而不置皆有司因循所致乞依洪武中定例重加考校刊布內外永爲定規　上曰朝廷崇儒重道爲緊要事而有司不得人如此命禮部即考正頒示天下　順天府懷柔縣知縣邵原亨奏本縣山場舊禁樵採輸官薪炭措辦實難今自黃花鎮東至紅螺山去天壽山已遠乞弛禁以便民　上可其奏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曰弛禁便民脫所不吝若採之無節恣意砍伐則材木易竭宜令以時取之仍禁傷其根本庶幾可常資用　南京地震　漢王高煦陳奏利國安民四事　上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既而顧侍臣曰永樂中皇祖

嘗諭皇考及朕謂此叔有異心宜備之然皇考待之極厚如今日所言果出於誠則是舊心已革不可不順從也　巡按四川御史何文淵言太祖令天下州縣設立老人必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者使勸民爲善鄉閭爭訟亦使理斷下有益於民事上有助於官司此誠良法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僕隸或規避差科縣官不問年德如何輒令充役使得濫蒙官府肆虐閭閻或因民訟大肆貪饕或假公文橫加撻擾妄張威福頻倒是非或遇上司按臨巧進讒言易置賢否變亂白黑挾制官府比有犯者謹以按問如律勿慮天下州縣類有此等請加禁約上論行在戶部曰必申明洪武舊制選年高有德者充之違者併有司皆實諸法　閏七月　翰林學士楊溥等奏納弘文閣印各還原任　勅禮部纂修仁宗昭皇帝實録　八月　行在工部奏內府供用紵絲紗羅計九千疋請下蘇杭等府織造　上曰供用之物雖不缺然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半造又諭尚書吳中等曰昔魏徵告唐太宗每以恤民爲言卿等其體此意　九月　奉仁宗柩葬獻陵　奏通州衛千戶趙璉侵用軍糧二十石應斬　上曰

五品軍官子孫世襲而以二十石糧丧身何異剖腹而藏珠者免死發邊衛充軍立功無功乃坐原罪
冬十月丙寅朔日食　擢儒士楊翥爲行在翰林院檢討　復檀凱思州府通判凱爲通判九載當陞其民詣闕言凱廉介豈弟乞復其任吏部以聞　上歎曰貴州至北京甚遠民跋跻艱難求其復任必其撫字有道命吏部即遣還任亨正五品俸以優之因顧侍臣曰爵禄所以勸士朕聞古人制禄之意有三曰優外官優小吏優故老優外官勉其治民無侵於下優小吏俾其廉潔優故老尊其宿德況州縣官之賢者先朝恒加禄矣通判外官可不優之乎　都御史劉觀王彰李素奏舉才能之士前應天府尹于謙等十餘人　上曰卿大臣所舉必當昔孫弘言吾輔政無功惟薦一二臺臣無愧卿等必能知此復諭之曰古者除官則署舉主姓名貪穢則連坐今亦當循此法　十一月　工部尚書吳中言製造御用朱紅戧金龍鳳器用物料不足請買於民間　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慕之以儉約率下所造服食器用當從朴素不須華靡所用物料就庫藏中給用不必買於民　雙流縣知縣孔友諒

言六事一曰汰冗員二曰任風憲三曰重守令四曰慎科目五曰厚俸禄以養賢六曰薄征徭以蘇民其略曰今内外官員多於古昔内而六部都察院以至寺監外而布按兩司以至府州縣衛所官員動以千計其間豈無賢才但多一官則添一官之俸多一官則添一官之費而民之膏血有限不足以供無窮之求故臣以爲宜汰冗員也今之風憲官古之諫官也古之諫官惟恐其言之不聞今之風憲官惟恐其言之或聞古之諫官惟恐其言之不切今之風憲官惟恐其言之或切古之諫官惟恐其言之不直今之風憲官惟恐其言之或直故臣以爲宜任風憲也今之守令古之諸侯也古之諸侯其職甚重其權甚尊其禄甚厚其選甚難今之守令其職甚重其權甚輕其禄甚薄其選甚易故臣以爲宜重守令也今之科目古之鄉舉里選也古之鄉舉里選其取人也以德行今之科目其取人也以文藝故臣以爲宜慎科目也今之官俸古之官俸也古之官俸其入甚厚今之官俸其入甚薄故臣以爲宜厚俸禄也今之賦税古之賦税也古之賦税其取於民也有制今之賦税其取於民也無藝故臣以爲宜薄征徭也　上嘉納之　命吏部會議行之　總交趾布政司按察司事兵部尚書陳冷奏賊首黎利名雖求降實則攜二招聚逆黨日以滋蔓望勅總兵者早滅此賊以靖邊方　上覽奏勅榮昌伯陳智安平伯李安都督方政及交趾三司曰反賊黎利包藏禍心已非一日信庸人之言惟事招撫延今八年終不聽命養成猖獗之勢使忠臣無辜而罹害良民被毒而未厭其誰之過勅至陳智方政專督進兵務在協和成功不許緩機誤事若來春捷報不至責有所歸　十二月　上罷朝御左順門尚書黃義等侍因論及漢光武保全功臣事義曰光武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不用所以保全上曰功臣固貴保全而人才不可廢置伊尹相湯伐桀爲商阿衡閎夭散宜生之徒相武王伐紂未嘗不見用於當時參陵平勃輔安漢室皆高帝之舊臣況天生賢才以爲世用彼誠有公輔之器國家推誠心倚任之固無不保全者矣以其爲功臣置而弗用亦過矣我朝於將臣擇其德望才幹者分掌五府而軍國大政悉決於朝廷彼得效用而大權出於上用人之道保全

之意亦可謂兼盡矣

宣宗章皇帝宣德元年春正月丙申朔　遣使齎勅命冕剌賢義王子捏烈忽襲王爵　遣使祭故哈密忠順王免力帖木兒仍命封其姪卜荅失理嗣封忠順王　上以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復書報謝有言於上曰漢府所遣來者多是窺覘朝廷之事特以進獻爲名上曰吾惟推誠以待之耳　二月　免邊衛軍士歲辦柴炭初都督府歲供柴炭役及邊軍至是陽武侯薛祿言宣府懷安等衛俱臨邊境將士當嚴守備又令採辦柴炭致多逃逸乞罷其役上論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邊衛軍士專務守備何得勞以他役柴雖山谷所有運送甚艱宜其有逃避者其即免之自今凡有差用軍民必須計議停當而行不可輕率　禮部進耕籍田儀注　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爲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矣農夫勤苦終歲猶不免於饑寒國家誠輕徭薄斂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樂於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侍臣對曰先王制禮有文陛下之言及此宗社蒼生之福也　工部尚書吳中奏造軍器熟鐵請於江南諸處收買道遠恐不及期今擬發民往遵化鐵冶先運鐵二十萬斤備用　上曰遵化既有鐵何用買於江南況鐵重滯遠運尤更勞民今當農時而有此役官吏里胥逼迫民必妨廢農功止取於遵化足矣　司苑局言上供蔬菜當用蔓菁三千束蘆葦蒲五千束麻千斤例當順天府取給　上曰內用蔬菜幾何而取於民如此可三分減二顧謂侍臣曰大禹惡衣菲食惟恐奉養之過勞民費財朕安可以園蔬重費百姓　三月　順

天府官引京城坊廂里老人等入見　上諭之曰京師五方之民雜居胥尚不同朝廷供億百需以其便近多所責辦視外郡尤煩勞皆朕所悉今嗣承大統期與海內相安於無事矧京師乎爾爲民者胥相訓告勤務本業孝親敬長和睦隣里不事游惰不作淫巧不犯憲章則爲良民有司體朝廷之心視民如子恤其饑寒均其徭役撫綏良善詰治奸慝俾吾民樂生則爲良有司朝廷於爲善者賞之爲惡者罰之賞罰之典皆祖宗成憲朕不敢違時紀元之初政令維新京師之民拱聽聖諭莫不稱慶　交趾總兵陳智

方政討叛寇黎利敗績尚書陳洽以聞　上遣勑切責　吏部言徵至稅戶人材多有言老疾欲循例令子姪代者上曰古人言有恒產者有恒心今國家用稅戶人材意亦如此其老疾聽以子姪代但須考驗而後用之　夏四月　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充副總兵黎將往交趾征勦叛寇撫安軍民仍命尚書陳洽參贊軍務　上視朝罷御文華殿謂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　上曰　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又云若有自不忖量來擾我邊彼爲不祥彼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彊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切記不可後因黎氏弒其國主毒害國人太宗皇帝不得已有吊伐之師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即求前王子孫立之蓋興滅繼絕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爲黎賊殺戮已盡乃狥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太宗本心自是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之人亦疲於奔走甚矣皇考常念及之深爲惻然故即位之詔於彼特原昨日遣將出師朕通夕不寧誠不忍生靈之無辜

議罷珠厓郡前史稱之夫元帝由　主猶能布仁行義如此況陛下父母天下何用與此豺豕輩校得失耶原吉曰容臣等四人更審思以對上曰但朕素志如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明日士奇榮奏事畢上曰昨日所論交趾事朕意有在矣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以遽言耳　禮部尚書呂震卒震陝西臨潼人年二十中鄉舉下第爲太學生擢山東按察司試僉事入爲北行部主事靖難兵起震侍仁宗居守未樂初陞大理卿進刑部尚書改禮部震爲人罔上屬下畧無顧忌久而朝廷益厭之特念效勞守城故不之棄

云　以胡濙爲行在禮部尚書　吏部尚書蹇義等
奏請選官　上諭之曰庶官賢否關國家之治亂掌
銓衡者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一事得人則一事理一
邑得人則一邑安推之庶政達之天下無二致也朕
嗣承祖宗大統維新治理以安民生選賢任能尤爲
切要古人取士於鄉以其道藝著聞有素後世以言
貌求其底蘊蓋亦難矣況篤實之士率多恬退便辟
之才巧於進取非至公無以勝私非至明不能格物
嚴選舉以遏冗濫精考核以防矯僞毋俾小人貽患
於民斯其善矣古之大臣以賢事君國家膺福蒼生

受惠聲名流芳於永世卿等勉之　釋義勇衛軍閻
羣兒等死罪初羣兒妻毛氏有淫行李宣者嘗以告
羣兒羣兒數箠擊毛欲殺之毛於是誣羣兒與宣等
九人強劫校尉陳貴家財御史悉論罪當斬貴被劫
之日宣等各有事他適實不爲盜擊登聞詖訴究給
事中李庸以聞　上曰平人豈可枉殺果以事他適
當有證驗命都察院辯之至是行勘他適有驗實不
爲盜上命釋羣兒等毛氏論死諭左都御史劉觀曰
昔隋煬帝令王士澄治盜但有疑似輒加考掠同日
斬決二千餘人其中六七人者盜發之日先禁他所

不勝楚毒亦自誣服有司明知不復執奏令非各人
自陳豈不冤抑而死是爾等皆士澄也宜戒約諸道
凡治獄必察實情此事若已論決朕必不汝貸矣
御製外戚事鑒及歷代臣鑒二書成頒賜羣臣及外
戚　戶部奏比者山東青州府言民艱食請借官糧
賑濟而未見開報餓民多寡之數請覆勘然後給上
曰民餓無食濟之當如拯溺救林焚不可少緩若待覆
勘而行豈不有餒死者宜遣人馳驛往山東令布政
司與府官就便分給庶幾有濟
　五月　諭三法司
曰古者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仲夏拔重囚益其食所

以順時令重人命也我祖宗之時每過隆寒盛暑必
命法司審錄囚繫卿等皆先朝舊臣所聞知者朕體
祖宗之心敬慎刑獄冀不枉民命今天氣鬱炎不分
輕重而悉繫之非欽恤之道古人謂刑爲祥刑以其
用之至當足以召和氣福國家卿等當體此心即量
情罪輕重而區別之務存平恕毋致深刻　下詔赦
交趾有罪者　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篤
割肝煮液飲之而愈宜旌表　上曰爲孝有道孔子
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割肝此豈是
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況　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

若旌表使愚人做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戊申午朝退　上語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誦聶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夫又曰朕八九歲讀書皇考臨視親舉筆寫是詩以示且問曰解否對曰稼穡艱難在此也皇考笑而頷之自是常教以農事銘於心不敢忘今宮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如注

以纂脩實録勅召金幼孜楊溥錢習禮陳敬宗陳循劉永清等時幼孜敬宗永清以憂去溥習禮循請告省親故也　復黃子威爲松江知府先是子威以親

喪去官大理卿胡槩巡撫至松江郡民千餘人言子威涖事公勤治民有方稅糧無厭訴訟不作願得其復任槩以聞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等曰朕聞松江煩劇難治渠能得民心如此必是有才其從之又顧義等曰有才之人如又有德斯尤難得卿等亦聞其德行何若義對曰其才蓋屢聞之德行臣等不能盡知也　六月　定宗室將軍中尉郡主縣主郡君縣君儀賓品級冠服儀式若其封爵婚禮則皇明祖訓已有成法凡世子及郡王納妃郡王嫡長襲封者當先上聞朝廷遣人行冊命之禮今後王國自鎮

國將軍縣主以下婚禮但須詣命冠服其儀伏候

諸物皆王府自辦　上御奉天門諭左都御史劉觀曰中外文武諸司文卷已遣御史照刷其內府諸衙門皆有錢糧出納近聞其弊甚多即選能幹御史舉

監生於東華門外廡下取各監局文卷簿籍詳加磨勘有隱匿錢糧虛冒支給者悉以聞　秋七月　命六科給事中凡內官內使傳旨諸司皆須覆奏時中官奏旨傳之六科輒令徑行諸司　上聞之即下法司治因諭給事中曰爾官近侍職在紀注凡朕一言一令或令內使傳出者爾當備錄覆奏毋得旨而後

可行庶幾關防欺蔽不然必有詐僞者爾等自令恪謹乃職不許依阿隨附　溧陽縣民史英父子恃富暴橫毆殺鄉人乃賄有司誣爲劫盜又執其家屬禁錮之大理寺卿胡槩廉察得實械送英父子并受賄者二十餘人至京　上命都察院鞫之曰殺人必死不可宥但二十餘人中或有無辜者宜推究情實庶不枉濫御史鞫之皆伏罪應死至大理寺審覆亦無異詞遂引奏上召至前親問之當英父子死餘罰輸作以無罪釋者七人　大理寺卿胡槩奏臣巡撫浙江蘇州海寧諸衛所各言糧運不繼軍餉不足臣欲

待奏報則恐後時已令嘉興等府以近收犯人賊罰糧米支給四萬二千餘石贍軍　上謂夏原吉曰衆能權宜所行良是勿復以專擅議之　八月　漢王高煦反遣親信人枚青等入京約舊功臣爲內應青至英國公張輔暮夜縶之以聞　上親問之悉得其實遣中官侯泰齎書與高煦言昨護衛餘丁枚青來言叔有督過朝廷之舉寧誠不信然慮是小人離間不可不告　高煦遣百戶陳剛齎奏言　仁宗皇帝不當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誥勅封贈謂上不當修理南巡席殿斥二三大臣爲奸臣而指夏原

吉爲首並索誅之　上覽之曰高煦之不臣天地祖宗實監臨之出其奏及書示羣臣命行在兵部榜示中外　上將親征高煦命寒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楊溥吳中胡濙張本顧佐協同扈從　辛未以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廟社稷百神遂親征　是日車駕發京師率大營五軍將士以行　東南天鳴聲如萬鼓　上遣書諭高煦曰人言王反朕初不信及得王奏知王志在禍生靈危宗社朕興師問罪非得已也王太宗皇帝之子　仁宗皇帝之弟朕嗣位以來事以叔父禮不少虧何爲而反耶朕惟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於伍被自古小人事藩國率因之以自圖富貴而陷其主於不義及事不成則反噬主以圖苟免若此者多矣今朕師已壓境王能悔禍舍所倡謀者來獻朕與王削除前過恩禮始終善之善者也王如執迷或出兵拒敵或嬰城固守圖僥倖於萬一當率大軍乘之即成禽矣又或麾下以王爲奇貨執以來獻王以何面目見朕雖欲保全不可得也王之轉禍爲福一反掌間耳其審圖之　辛巳珠爽至樂安駐蹕城北　上念矢石之下禍及無辜乃遣諭高煦云今山東都布按三司及衛所府州縣官并爾

護衛軍校餘丁民人奏爾反逆朕皆未信及覽陳剛齎至本上誣先帝遂及朕躬爾罪著矣朕以祖宗付界之重天下生民大計親率問罪之師已至城下爾不來朝亦不遣護衛王府官出見是負固不服今以誠心待爾爾能戰則戰不能則詣軍門面陳爾情庶得保全始終如怙終不受命城破之日悔罔及矣午復遣勅諭之曰前勅諭爾備矣朕言不再爾其審圖之又以勅繫矢射城中諭逆黨以禍福於是城中人多欲執高煦來獻者高煦狠狽失據衆遣人詣行幄陳奏願寬假今夕與妻子別明旦躬赴軍門歸罪上

許之是夜高煦盡取積歲所造兵器與凡謀議交通文書燬之城中通夕火光燭天　壬午駐蹕樂安城南　高煦將出叛黨王斌等固止之曰寧一戰以死不可爲人擒也高煦紿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爲官軍所執以獻文武羣臣列奏其罪請正典刑　上曰彼固不義祖訓待親藩自有成法羣臣復言春秋之法大義滅親上却之但命以羣臣勑章示之高煦跪言臣罪萬死惟生殺在皇上遂令高煦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　乙酉班師　庚寅駐蹕獻縣之單橋戶部尚書陳山迎駕山言漢趙二王實同心宜乘

今席捲之勢移兵彰德襲執趙王國家可永無憂　上召楊榮寒義夏原吉楊士奇謀之義原吉亦以爲可上令士奇草勑士奇執不從遂促還京　九月辛卯朔　甲午駐蹕新城縣北　丙申車駕至京師　上御奉天門高煦父子家屬皆至京師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暨文武廷臣劾奏高煦謀危宗社大逆不道宜正國典以爲亂臣賊子之戒上曰國家待宗藩具有祖訓朕不敢違命行在工部築館室於西安門內處高煦夫婦男女其飲食衣服之奉悉仍舊無改　上出御製東征記以示羣臣凡書高煦之罪及

憲章錄卷第二十一

宣德二年丁未

二年春正月庚寅朔　上命行在戶部申明屯田之法因謂侍臣曰今海內無事軍士量留守備餘悉屯種所收足以給衣食則國家可省養兵之費且軍士平日不習勞苦遇有征調畏懼難即思逃避使之屯種服勞農隙習武亦無驕惰之患我皇祖臨御深用意於此勸懲考較皆有成法所以食足兵強朕以爲立法固善尤在任用得人其令兵部移文所司選老成軍官提督屯田仍命風憲官以時巡察　上御

文華殿召楊士奇楊榮諭之曰前者相與論交趾事上曰朕志已定無復疑者但干戈之際使令訪求恐未暇及俟稍寧靜當令黃福專意求之未晚也　上諭尚書張本等曰近來清理軍伍凡一戶有充三三處軍而丁力消耗者皆許歸併若不歸併民間勾攝所信任者正當明白爲之開諭豈可畏避不理致其不已官府亦自煩勞今各處清理軍伍皆是廷臣朕紛紛勞朕聽覽君臣之間誠心相與但須務實勿用自嫌何況已有定例卿宜以朕意移文論之　二月趙王高燧奏辭護衛官校歸之朝廷初戶書陳山襲執趙王之計不從既而戶部主事李儀等上奏比

山議更切　上問楊士奇曰言者論趙王日益多柰何士奇請遣駙馬廣平侯袁容齎璽書往開諭之上從其請趙王喜即獻護衛官校且上表謝而言者頻息自是上待趙王日益親厚而薄陳山踰數月召士奇至南齋宮諭之曰吾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今有事當悉心謀勿以見忤爲嫌　上御左順門吏部尚書蹇義等侍上謂義曰昨曰卿奏山西臨晉縣學生員年纔十三入學五閱月御史考發充吏朕乖思之人非上智安能五月有成且未成童豈堪吏役朝廷命官考績黜陟亦待九年何況童蒙初學

此不近人情甚矣可發此生還學仍移文戒飭御史如再任意妄行必黜罰之　交趾賊黎利攻交趾城王通等出兵與戰敗之諸將言於通曰宜乘勢亟擊通猶豫不決賊集衆復掠　戶部尚書古朴卒朴河南陳州人洪武中以舉人除工部主事歷陞戶書平生不事生產操厲清苦几案間唯有自警編一帙卒之日無一錢尺帛遺子孫　遣順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　巡按四川御史裴俊奏比來奸人黠吏多緣已私訐告他人小事不經本管官司輒造誣詞實封聞奏及發追問十常九虛不惟煩瀆聖聽抑且枉害良民乞勅法司禁約凡軍民詞訟必須自下而上若官吏貪贓壞法許赴巡按御史按察司陳告果有便於軍民及機密重事者方許具本實封違者乞以犯人於三法司及府衛門外枷項示衆庶使奸頑悛革良善獲安從之　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上既發策退御左順門謂翰林儒臣曰國家取士科目爲先所貴得眞才以資任用古人取士於鄉其行誼素有定論至朝廷復辨其官才所以得人爲盛後世惟考其文學欲盡得眞才難矣然文章論議本乎學識有實學者其言多剴切無實見者其言多浮靡

唐虞取士亦嘗敷奏以言況士習視朝廷所尚朝廷尚典實則士習日趨于厚朝廷尚浮華則士習日趨于薄此在朝廷激厲成就之有道也爾等其精擇之　胖將親覽焉　命行在刑部侍郎樊敬往廣西副都御史胡廉往廣東李素往湖廣總督運糧往交趾給軍　勅謂武昌護衛成都護衛南京原下西洋精銳官軍中都留守司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廣東福建江西雲南四川都司并福建四川行都司官軍三萬三千人從安遠侯柳升黔國公沐晟等征交趾　上親閱舉人所對策賜進士一百一人　晉王濟熿以其府中軍校數有赴京告其陰事者益不自安遂奏辭爵　上復書慰之　免湖廣運征南軍餉先是夏原吉奏遣副都御史李素往湖廣督運糧餉赴廣西給征南軍士至是　上謂原吉曰朕昨思之湖廣去年旱百姓貧窘征南軍餉止令廣東廣西附近有司於見有倉儲給之　福建按察使秦平海衛指揮同知卜祥指揮僉事朱銘受軍士賄賂縱令閑逸脫漏行伍　上諭行在都察院曰朝廷養軍豈爲彼利朕聞皇祖言殘元時管軍頭目貪財好貨放縱軍伍遂至大壞此不可不戒今罪之　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

講孟子離婁章　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民計也　夏四月　交趾黎利以賊八萬餘攻昌江城守城都指揮李任與指揮顧福等竭力與鬬不支皆曰刎死中官馮智大哭北向再拜誓不從賊與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等俱自縊死城中軍校及男女同時死者無數賊縱火焚民居劫掠一空　交趾總兵王通等以賊攻圍益急斂兵不出賊致書請

和通自寧橋之敗氣大沮喪雖獲城下一勝而志不固遂許清化等州之地與賊意以柳升之師雖出未能猝至且道路多梗黎利既求和不如狥其所請諸將校或以爲善或默無語或雖不然通言而未有面沮之者獨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討賊乃與賊和棄地旋師何以逃罪通厲聲叱之曰非常之事惟非常之人能之汝何所知自是人無復敢言遂遣人同利所遣人進表及方物　五月　庚子右春坊右諭德林誌卒誌福州人鄉會試皆第一廷試一甲第二授編脩歷諭德居官十有五年恭勤恬靜若與世無涉

者卒年五十　簡用罷黜庶官　六月　雲南都司奏新興等場煎辦銀課其礦夫初以大理等衛軍士充之後取征交趾又於各衛撥補緣極邊之地屯守爲急命罷之　秋七月　改翰林侍講陳敬宗爲國子司業　命陝西三司及軍衛有司罪囚納米贖罪時行在戶部奏陝西岷州河州洮州臨洮各衛糧餉皆西安等府稅糧供給邊來歲歉民貧多致逋負倉無儲峙欲將陝西三司及諸軍衛有司罪囚除眞犯死罪依律收贖從之　上御左順門諭禮書胡濙曰昔皇考在位禁止自宮之人謂其毀傷父母遺體最

是不孝凡有此等皆發充軍賊遵承先志亦嘗援例發遣北者小人復犯孔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卿宜出榜徧諭天下使之遵守　八月　行在戶部以宜德三年隨駕御馬監飼象馬牛羊草太常光祿飼牲草分派南北直隸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府州於今年地畝穀草內徵納　上曰古者納總納銍皆量地之遠近慮勞民也宜從減省毋困民力　上御便殿問侍臣曰聞朝廷下寬恤之令或爲有司沮格者誠有之乎侍臣對曰亦間有之上曰治天下以信爲本朕每出一詔令必預度可行可守而後發不

然徒失信於民豈爲君之道爲臣輔君理民以信義爲要君欲施仁而臣沮格於下不忠孰大焉侍臣對曰此實政事之臣負陛下唯陛下明斷耳　九月安遠侯柳升等師至交趾陰留關黎利及諸大小頭目具書遣人詣軍門乞罷兵息民立陳氏後主其地升等受書不啓封遣人奏聞時賊於官軍所經處悉列柵拒守官軍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如入無人之境升勇而寡謀不嚴戒備前至倒馬坡獨與百數十騎先馳度橋既度而橋遽壞後隊阻不得進賊伏兵四起升中鏢死從升者皆陷沒副總兵梁銘參贊尚書

李慶皆死崔聚率官軍進至昌江遇賊奮力死戰賊驅象以助勢官軍遂亂聚爲賊所獲賊大呼降者不殺官軍或死或奔散竟無降者郎中史安主事陳鏞李宗昉等皆死惟主事潘原大脫歸　宥浙江按察使林碩命復任時中官裴可力督事浙江有湯千戶者以賄結之裴惟湯之言是信湯因勢漁獵百姓驅迫郡縣無不承順碩時初至振舉憲法旌別善惡湯懼不容譖碩於裴裴亦懼碩遂誣奏碩誹謗沮格詔旨　上遣人逮碩至親問之曰爾勿怖但盡實對碩叩頭言臣往年爲御史嘗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

今陛按察使至浙未久中官在彼者亦無垂迓唯左右小人舊不便臣者設謀造詐欲去臣以自便耳臣感陛下超陞恐不能報敢有誹謗上曰朕固未信逮汝面問今既明白汝即馳驛復任朕推誠心以待臣下汝無他慮遂降勅切責裴可力謂歸必罪之不貸也碩初被逮衆皆危之既見遽釋之中外頌聖德云

　上御左順門與侍臣論理兵經國之道上曰朕昨觀宋太祖承五代分裂之餘平湖南平蜀平江南俘嶺南劉鋹太宗并有吳越親征太原降劉繼元當時兵力足以混一而幽薊之地終不復歸中國何也侍

臣對曰自石晉以關南諸郡賂契丹飛狐以東重關複嶺爲胡虜所有幽薊之南平壤千里蕃漢共之用兵不易也上曰禦狄之道守備爲先彼得其險已非我利況當時契丹強盛無可乘之機乎然使宋之子孫謹守憲章練兵以備之恒如開寶淳化之時亦足以保其成業何熙寧至宣和小人用事國多弊政遂至金虜之禍高宗南渡并中原而棄之國勢陵夷有其漸矣　冬十月　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進講易觀大象畢　上曰古者帝王有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行講官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意至秦

尊君抑臣斯禮遂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時五載一巡狩觀虞書所載二月至東嶽五月至南嶽八月至西嶽十一月至北嶽一年遍天下五年又巡以後世觀之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供億不亦難乎成周十二年一巡巳與虞時不同矣況後世乎予以爲治貴有實効巡狩之禮考制度觀民風明黜陟此其大節也誠能體古帝王之心選任賢良撫養百姓崇德報功畢協至公不患制度不一民風不振若以後世侍衛之衆征求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　勅工部尚書黃福交趾布政使阮勣曰爾福爾勣皆先朝

老成今交趾未靖發兵征討特令卿二人參總機務其同心協力早成平定之功用安一方之衆事有當陳奏者密封以聞　行在鴻臚寺奏進黎利等與總兵官柳升等書其書曰昔當　太祖皇帝龍飛之初我安南前王先諸國以入貢特蒙褒奬錫以王章世守封疆朝貢罔缺自黎季犛作孽襲我宗祧上欺朝廷下重民苦　太宗皇帝興師弔伐一舉平之詔求陳氏子孫以繼陳祀是時陳氏之族遺罹季犛之毒皆奔竄遠徙一時無從訪求今陳氏遺嗣有曰暠者寓身老撾蓋二十年本國之人不忘陳氏先王之澤已求暠於

陳情請命臣仰恃天地生成大恩謹奉表上請　上覽之以示文武羣臣且諭之曰昔　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安南最先朝貢及賊臣簒弒其主　太宗皇帝發兵誅之固求陳氏之後立之不得乃郡縣其地我皇考每念陳氏無後形諸嘆歎數年以來一方不靖屢勤我師朕豈樂於用兵哉今既陳氏有後矣守封疆朝貢罔缺自黎季犛作孽襲我宗祧上欺朝廷下重民苦　太宗皇帝興師弔伐一舉平之詔求陳氏子孫以繼陳祀是時陳氏之族遺罹季犛之毒皆奔竄遠徙一時無從訪求今陳氏遺嗣有曰暠者寓身老撾蓋二十年本國之人不忘陳氏先王之澤已求暠於

部侍郎羅汝敬爲正使通政王驥鴻臚卿徐衣達爲副使齎詔撫諭安南冊封朝貢仍遵洪武舊制總兵官王通等卽率兵各回原衛所交趾都布按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官吏旗軍人等各帶家屬回還鎮守公差内官内使皆悉回京　巳未皇長嗣生　司禮監太監侯泰下獄初山東官吏軍民奏高煦反上命泰齎書諭之且察其所爲泰還力言高煦無反狀泰後奉命於直隸選附馬擅作威福枉義勇前衛經歷董純至欠上因記憶前事諭都御史劉觀曰濮嘗力言高煦不反幾誤大事者今所犯更不可貸遂下獄

掌交趾布政司事黃福還初柳升旣欠福奔回至支稜關爲黎利守關者所獲福卽欲自殺守關者力止之皆羅拜曰公交民父母也交民今延頸望父母公可自殺邪利聞之曰朝廷遣官治交趾使人人如黃尚書民皆得安兵不復興矣遣人馳往守護待以厚禮曰奉送公還朝遂遣頭目阮孚禮送出境○十二月　禮部奏永樂十六年　太宗皇帝定制凡願出家爲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額外不許濫收候五年後考試如果精通經典給與度牒今天下僧道行童赴京請給度牒者多係額内之數亦待五年考試給與從之　交趾三司文武官員旗軍吏典承差人等及家屬還者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人然亦有黎利閉留而不遣者　陞王驥爲行在兵部右侍郎坐事縛下獄尋復任陞尚書

憲章錄卷第二十二

宣德三年戊申

三年春正月甲申朔　以哈密忠順王卜荅失里尚幼遣使立故忠義王免力帖木兒之子脫歡帖木兒嗣爲忠義王俾嗣忠順王綏撫部屬　兵部奏請選授武官　上曰是皆因其父祖有功故錄用之比年以來軍官子弟安于豢養浮蕩成風試其武藝百無一能用之管軍束手無措惟事掊祖宗時置武學以教之武經七書且俾習騎射當襲職之時嚴加比試可乃授賞罰之典載在典章爾其申明之務求實效其中果有奇才異能者宜甄別之毋俾沉屈○二月　詔冊立皇太子　上御文華殿謂侍臣曰朕觀先王治民有本有末制田里以給衣食設學校以明教化不幸而有頑愚者然後刑之蓋非得已不然則無以安良善然觀肉刑則過於慘侍臣曰古人用肉刑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輕冒法　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周備故犯法者少後世教民之道不至故犯法者多未必係于肉刑之存否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於流放寘殛可見當時被肉刑者必皆重罪況漢承秦敝挾書有律若

槩用肉刑傷殘者多矣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支體刻其肌膚亦所不忍隋唐以後以笞杖徒流死爲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鍼灸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文帝培植漢之國脉太宗肇啟唐祚享國長久有以哉　御製敘帝訓及官箴二書成○三月　命駙馬都尉宋英大學士楊榮爲正副使持節冊貴妃孫氏爲皇后皇后胡氏因疾久弗瘳請辭位就閒○夏四月　吏部尚書蹇義等奏比者伏蒙聖諭戒飭臣等有曰官不必備貴在得人今事不加多而額外添註冗濫安是皆臣等之過近年以來內外各衙門官因營造催辦夫匠收運糧儲整理農務採取木植在內添設郎中主事在外布按府州縣添設參政參議副使同知縣丞等官今擬在外除馬政農務外其餘依舊制裁減在京從堂上官量事繁簡斟酌去留不許冗濫其在內府各監庫郎中員外郎主事俱宜裁革從之　永平及山西民張簡等自虜中逸歸　上謂戶部臣曰此皆身陷虜中數年艱苦多矣今獲來歸可憫也其令充御馬監勇士給衣糧以優之仍免其原籍之家差役著爲令○閏四月　寧王惟奏乞賜南昌府附近灌城一鄉田土佃

衆子耕種爲自給之計　上諭戶部臣曰古人云王者當食租衣稅今有歲祿足矣一鄉之田民所衣食不當奪以自養宜遣人往勘待報處置　五月　巡撫蘇松等處大理卿胡槩奏浙江嘉湖杭三府人民蕃多稅糧浩大府縣有治農官理辦稅糧宜增布政司官一員以總之庶農務以時糧稅不欠　上謂吏部臣曰稅糧自是常賦國初以來徵斂輸送已有定制朕方裁抑冗濫豈得復設古語省事不如省官所奏不允　按官不備唯其人胡槩之言適以擾民大哉王言其爲民造福多矣　賜祭交趾死節諸臣

汝南王有勳新安王有喜有罪俱免爲庶人　上出酒諭示百官時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繼敗故作酒論　按此與周書酒誥相表裏內外臣工誠所當慎守而服膺者也　六月　上召楊榮楊士奇謂曰祖宗時朝臣無貪者今之貪者孰爲甚榮以都御史劉觀對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寮憲長如此則諸寮皆效之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誰可掌憲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榮曰佐嘗爲京兆尹政清弊革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彼劉觀者成何人哉　工部尚書吳中下獄先是中私以官木薄弊侍臣歷代戶口盛衰侍臣對曰禹平水土民莫厥居

遺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　上登皇城樓遥望見之問左右得其實遂下中獄　上閱皇明祖訓終卷顧謂侍臣曰自古剏業難守成不易我　太祖皇帝起布衣平僭亂奄有中夏萬幾之暇製祖訓一編示法子孫歷六年始克成書後世子孫但謹守先訓豈有過舉侍臣對曰誠如聖諭以今日言之躬踐當自陛下始　上曰然亦賴卿等匡輔若一言一行或背祖訓卿等須直言之書云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亦古昔賢臣以之告其君者也卿等勉之　秋七月　命治劉觀罪　以通政使顧佐爲右都御史　寧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　上命工製鐵笛與之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於正寧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當新製與之　青州府民劉中等奏永樂中因歲歉流徙至北京棗強縣凡二百餘戶居二十年已成家業今有司追還山東乞就附籍棗強　上謂夏原吉曰彼此皆吾土但得民安即已庚宇文融檢括流民過期不首者謫邊州縣容恤者抵罪州縣承風勞擾百姓愈悞逃竄益多爾其申敕有司以此爲戒　八月　上御武英殿問侍臣歷代戶口盛衰侍臣對曰禹平水土民莫厥居

至桀而耗之湯始受命視禹時不及及紂淫虐武王得天下之初視湯時又不及成康致治遂多於禹追春秋戰國以至嬴秦所耗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十數年間天下之衆亦減其半昭帝罷戰務農至成帝初戶口極盛東漢承王莽之後率土之民十纔二三明章之後天下無事人口滋殖三國六朝疆宇分裂所存無幾隋文節儉大業之初戶口極盛煬帝荒淫役人以百萬計丁男不足役及婦人由是天下之人聚而爲盜唐貞觀以後及於永徽戶口日增至開元極盛安史之亂遂大耗矣宋承

五季之後自太祖至神宗戶口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板蕩所存者東南之民此歷代戶口之大槩也　上曰戶口之盛衰足以見國家之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宗至於播遷皆足爲世大戒　壬午皇子祁玉生上之第二子也　癸未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向寶卒寶字克忠江西進賢人洪武乙丑進士歷仕四十餘年卒之日家具蕭然　顧佐奏監察御史嚴愷等三十二人俱宜黜降　上命貪淫不律者發遼東各衛充吏不達政體者降典史老疾者罷爲民　顧佐奏監察御史多缺訪舉進士鄧棨等十四人監生程富等十一人聽選教官方端等二十人志操端謹堪任御史　上曰風憲固當用端謹者亦須有才猷方稱未可遽授此職俱令於各道歷政三月爾察其言考其賢否第爲等朕將選擇任之

華北京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永樂初建及遷都北京已置五府六部而行都督府行部猶存至是華之　上御奉天門召公侯伯五軍都督府論之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擾邊比來邊備不審何似東北諸關隘皆在畿內今農務將畢朕將親歷諸關警飭兵備卿等整齊士馬以俟　命寧陽侯陳懋榮胡濙王驥施禮吳忠麥宴和楊溥姚文直王文貴等各率其職扈從　勑駙馬都尉袁容隆平侯張信尚書張本張瑛郭敦右都御史顧佐等居守　丁未車駕發京師度潞河駐蹕虹橋召諸將諭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樂但朝夕思念保民故爲此行今日渡河道路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穫朕念民艱憫焉於心爾將士敢有一毫侵擾民者必殺不赦遂命錦

衣衛遣官巡察　九月庚戌朔　車駕入薊州境內上覽郊原平遠山川明秀召田疇刈穫之後頗有遺秉滯穗　上甚喜歎曰使他處皆若此朕何憂焉駐蹕薊州西之五里文武官吏耆老朝見上進其州官論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民有樂不可支之歌流聞至今古今人材性不相遠爾曹勉之又進其耆老諭曰今歲斯郡獨豐稔無他虜善訓勵子孫務禮義廉耻之行毋安於溫飽而自棄也衆叩首而退

辛亥車駕至石門驛喜峯口守將遣人馳奏兀良哈之寇萬衆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　上覽奏曰是天遣此寇投死耳遂駐蹕石門之東召開

諸將諸將咸請擊之亦有請益徵兵者上曰華虜無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然此出喜峯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候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上曰兵在精與和不在多三千精兵足辦擒賊諸軍可後進遂決策親征　乙卯車駕出喜峯口夜軍士皆銜枚斂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我軍以爲戍邊之兵即悉衆來戰　上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繼而神機銃礮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　丙辰斬其酋渠駐蹕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擣虜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都督把台奏請自效　上從之有窘言於上曰虜其類也往則不復矣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朕爲天下顧獨少此二人耶果如其志欲去雖朝夕置於左右亦終去寧能久縶之耶曰如不欲沮其行則遣一人足矣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即俱遣留一人乃使

之蓄疑矣朕待此二人甚厚大馬識豢養之恩況人乎彼當有以見報遂遣之　戊午駐蹕會州以重陽節賜扈從文武官宴并饗將士　上既斬獲虜寇仍遣將士捕其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還者上喜大饗又親製詩歌慰勞之　總兵官鄆國公丘福奏和寧王阿魯台遣使來朝貢馬已至宣府命中官王貴馳往宣府勞之　忠勇王金忠獲虜寇數十人馬百餘牛羊數百至　上喜命中官賜之內厨酒饌而飲以金爵併賜之都督把台獲虜生口及馬牛羊繼至賜亦如

文武大臣諭曰諸將至者今已六七孟冬廟享之期不遠應早旋師羣臣有言諸將未至者宜少俟之廟享之期如迫請勅一親王代行禮上曰事祖宗與待將士孰重孔子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有如諸將更五日未至亦可俟耶今朕留將士二萬於此以俟未至者必以明日班師遂命都督任禮太監楊慶等率官軍二萬留俟諸將畢至則歸　甲子詔班師　車駕幾鐵將軍店　乙丑駐蹕偏嶺　丙寅車駕入喜峯關駐蹕關內　庚午駐蹕三河縣在京諸王及文武衙門各遣官進平胡表至　壬申駐蹕齊化門　癸

酉車駕至京師謁告太廟朝太皇后置酒上壽　冬十月　上謂羣臣曰古者師保之職論道經邦寅亮燮理不煩以有司之政今寒義楊上奇夏原吉楊榮皆先帝簡畀以遺朕者而年俱高今兼有司之務非所以禮之於是賜勅諭義士奇原吉榮可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職名俸祿悉如舊卿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眷注老成之意　詔蠲免江西德興鉛山銅坳　翰林儒臣進講春秋竟　上曰聖人匡世之功愛世之心備見此書當時先王禮樂法度日際廢亂臣賊子接跡而

起有此書而後天下皆知尊周又曰孔子作此書以尊周爲本孟子乃以王天下猶知尊周孟子之時對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矣上曰聖賢之心無非爲天下生民之計孟子時不有王者興何以解生民之塗炭遂賜講官坐命左右賜果茗　戊戌大雪上喜謂侍臣曰今年四月多言水旱生民艱食朕恒爲憂惟蒭天地垂祐雨暘及時麥豐稔可望今冬初即見雪其來歲有秋之兆乎然欲昭格天心朕當日加警惕因賦雪詩以示不忘　逮都御史劉觀至命左

右以監察御史彈章示之觀自陳歷事太祖太宗仁宗累官至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二俸並支皇上嗣登寶位常加賜賚臣日夜孜孜思圖補報今右都御史顧佐搜求臣罪主令各道御史糾劾又通書吏安中妄指臣受賊等罪伏望皇上憐憫察情明辯庶無冤枉　上曰臣下容察觀罪者非一人朕以其舊臣未忍罪之今尚欲文過耶遂出臣下密察示觀蓋言其前後鬻獄得白金千餘兩觀不能隱皆引伏法司議觀所犯皆枉法於律應斬命下錦衣衛獄　十一月　十二月　定儀賓班次先是寧王權言慶賀行

禮進表箋三司官員皆品秩序列獨儀賓未有定制
上命禮部定考其儀至是尚書胡濙奏洪武禮制郡
主儀賓秩從二品縣主儀賓秩從三品郡君儀賓從
四品縣君儀賓從五品鄉君儀賓從六品若遇行禮
宜序於同等官員之左　上曰禮不踰等儀賓雖親
當守定分此爲定制其須行遵守

宣德四年己酉
至六年辛亥

四年春正月戊申朔　免宣府各衛軍士給京薪炭
初宣府十七衛所歲辦薪炭給京師　上聞之言邊
軍豈應重困命行在工部免其薪炭　上居齋宮召
楊溥諭曰比來臣下好進諛詞令人厭之卿宜輔朕
於善道溥對曰臣荷國厚恩敢忘報稱上曰但覺朕
有過舉直言無隱是即爲報矣溥頓首曰自古直言
非難而容受直言爲難陛下樂聞直言臣等敢不盡
心　二月　襄城伯李隆獻騶虞二云出滁州來安
縣石固山素質黑文馴狎不驚　上命羣臣觀之胡
濙等請上表賀上曰禎祥之興必有實德庶幾副之
朕嗣位今四年中外所任豈皆得人民生豈皆得所
騶虞之祥於德弗類唐太宗嘗曰堯舜在上百姓敬
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人皆樂之發號施
令人皆悅之是大祥瑞朕與卿等宜共謹之若騶虞
其免賀　吏部奏六科給事中駁出河南浙江等布
政司及諸府縣并土官等衙門奏本字有洗補錯謬
者皆屬不敬其布政使蕭省身等官俱應逮問　上
曰此治文書者之罪官則一時倉猝失點檢耳俱勿

問　上覽歐陽文至夢卜求賢之說顧侍臣歎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而說築傅巖不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間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猶此也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物皆有相感之理況一代君臣乎蓋天祐國家必生賢輔高宗求賢之心蓋有格於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言有傳說之賢然後可以爲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殲用王梁豈不誤哉　降漢府教授曹彦昌爲廣東高安縣典史彦昌在府先以丁憂

去後高熨敗服闕遂不起吏部移文促之始至侍郎郭璡奏彦昌在任久雖先事去亦當坐以同謀之罪上曰一時同預起事今尚有釋之者矧其先事去乎不聞漢窮治楚獄濫及無辜乎彦昌但治其服闕不起降一等　兵部尚書張本奏驛馬之設本以飛報軍機今在外凡有符驗官司及鎮守官每以常事泛濫給驛皆宜禁止請令年終各具一歲給驛起數及所幹事務所差人員造冊奏聞以憑稽考又凡遣人齎送勅書例與雙馬及回仍前關給此皆虛費請給一驢若齎勅人有事回奏者可與一馬從之　三月免四川茶戶徭役時四川江安縣茶戶訴本戶舊有茶八萬餘株年深枯朽戶丁亦多死亡今存者皆給役於官無力培植積欠茶課七千七百餘郡縣責徵日急乞賜減免并除雜役得專辦茶課庶無逋負逋政司以聞　上諭尚書鄭敦曰茶之利蜀人資之不但爲公家之用今有司加以他役者悉免之宋陳恕爲三司使稍增茶課當時非之此事今任於卿歲額決不可增虛耗則當減免並宜從寬　夏四月寧王權奏曰宣德元年八月江西布政司移文謂太祖高皇帝子孫以祿米定品級臣惟祖訓所載祿

米蓋親親次序無有品級子孫皆祖宗一氣之分不與異姓相同至今四代乃定品級恐萬世之下謂自今日始靖江王府將軍與諸王同班儀賓亦服麒麟玉帶不論品級異姓相見還行君臣禮其餘語多忿戾　上覽奏謂侍臣曰朕自即位以來恪遵成憲祿米定品級皆出舊制非出自朕今行之三年忽有此語其意蓋未可量乃復書大畧謂祖訓録郡王子孫自鎮國將軍以至奉國中尉遞有品級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欽定靖江世子與郡王公侯文武官相見禮儀或答拜或坐受遇之於途或分道讓左或引馬

側立各隨品級等第別無行君臣禮之說若必如所云行君臣之禮是教子孫越禮犯分不知有君矣若羣臣與靖江府將軍前皆行君臣之禮是天下紛紛多君也春秋之法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尊尊親親各有攸當往者逆賊高煦在太宗時屢造大罪及予嗣位特加厚之而包藏禍心終謀不軌輒妄稱太祖時未嘗頒給郡王誥勅以爲擅改舊制具本指斥遂舉兵反及被執至京出洪武諸司職掌示之煦愧悔不及今叔祖輒有不避斧鉞乞爲赦免之說何宛何抑而忿恨不平至此乎予以示文武大臣咸謂來諭蓋

託此爲名耳不然何以宣德元年八月之事至今始發也予已悉拒羣臣之言尚望謹之若復不謹非獨羣臣有言天下皆將言之是時予雖欲全親親之義不可得矣亮之　上虞縣人李志道充楚雄衛軍死而無繼止有孫宗侃已鄉試中式而衛尤追補軍役有司達於兵部尚書張本請依洪武中石堅事例開其軍伍俾讀書會試以自效　上從之曰祖宗立法如此正以作士氣成賢才朕承舊制又何急於一卒之用乎　山西代州儒學署訓導事舉人曹鶚上章言臣年少學問未充不堪爲人師願就太學讀書或

授別職亦得自效　上謂吏部曰凡人不自滿者其志可嘉可授縣幕俾習知民事如有餘力亦可進學遂改江西泰和典史　上御便殿與儒臣論史因問漢唐諸君在位孰久對曰漢之武帝唐之玄宗皆在位久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虛耗末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恣慾遂致禍亂竄身失國武帝猶爲彼善於此又曰善心生則明慾心生則闇武帝以田千秋爲賢玄宗以李林甫爲賢此治亂所由異也　徙隆慶州永寧縣黑峪巡檢司於紅門口時巡按御史王聰言黑峪口已置官軍戍守其西

南三十里有紅門口正當居庸關北天壽山之後有路通昌平軍民逃逸者皆由此請移黑峪口巡檢司於紅門口爲便遂徙之　南京進鰣魚薦奉先殿獻皇太后畢　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特賜鱖魚醇酒加賜御制詩有樂有嘉魚之句士奇等霑醉獻和章上嘉之曰朕與卿等皆當以成周君臣自勉庶幾不忝祖宗付託　五月　命禮部尚書胡淡兼掌詹事府事吏部侍郎兼詹事郭璡陞本部尚書罷其兼職故有是命　兵科給事中戴弁奏自山海至薊州守關軍萬人列營二十二所操練

之外無他差遣若稍屯種亦可實邊請取勘營所附近荒田斟酌分給且屯且守實爲兩便　上嘉納之
命戶部同兵部各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　書與
寧王權曰所諭欲得灌城一鄉田十與衆子耕牧朕
不吝惜但戶部言灌城之田一千六百一十七頃鄉
民所賴以足衣食別無荒閑之田況庶子郡王自有
歲祿稽之祖訓亦無撥與田地之例若從叔祖所言
百姓失業必歸怨朝廷亦必歸怨叔祖矣今叔祖爲
諸王表率使諸王皆倣叔祖所言豈不背違祖訓而
損賢德故撥田之喻不能曲從惟叔祖亮之　陽武

侯薛祿奏神機營官軍初留一萬五百六十人於古
北口守備議於內地衛所選補其缺今久而未補乞
如前議上命兵部補之　福建福清縣民奏縣之光
賢里官民田百餘頃舊堤六百餘丈以障海水因堤
壞田荒永樂中縣民嘗奏請築堤工部移文令農隙
用工至今有司未曾興築民不得耕　上命工部責
有司脩築因諭尚書吳中曰陂池堤堰民賴其利外
無賢守令舉其政爾宜申飭郡縣務及時脩濬慢令
者罪之　六月　秋七月　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
上覩朝退因語侍臣曰隋文帝時戶口繁殖財賦充
足自漢以來莫及議者謂當時必有良法後世因其
享國不來故無取焉此未必然夫有治人無治法漢
唐初間之法未嘗不善至其子孫力役煩興費用無
度天下凋敝隋文勤政節儉足致富庶豈徒以其法
哉且如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後世猶有存者亦未嘗
計其享國長短也大抵人君恭儉國家無事則生齒
日繁財賦自足使煬帝能謹守隋文之業安得遽至
敗亡哉　金吾左衛將軍李春奏管隊指揮張三未
經奏請擅收將軍令帶刀入直　上命都察院同錦
衣衛鞫之論之曰將軍侍朕左右最係切要之人非

經兵部奏請誰敢擅收唐太宗時長孫無忌入閤忘
解佩刀以勳親得免今此輩何人擅令帶刀在朕左
右必審問誰所指使縱是公侯大臣亦不貸　給事
中賈諒張居傑劾奏戶部郎中蕭翔等不理職務惟
日挾妓酣飲恣樂命悉下之獄上謂夏原吉等曰飲
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君子當以廉恥相尚倡優
賤人豈宜褻狎近頗聞此風盛行如劉觀輩尤甚每
赴人邀請輒以妓自隨故此輩倣傚若流而不返豈
不大壞禮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當以朕此言徧
論之　有劉觀死罪併其子輔俱充軍觀爲都御史

貪賊狠籍敗壞憲體輒貪濫狼愎廉所不至　上初有聞猶以觀舊臣曲容及御史劾奏其父子之罪備得實狀然後發之至是法司論覩斬罪輒應流上曰刑不上大夫覩雖不善朕終不忍加刑命與子輒及其黨御史嚴嗌李綸郎中許性等皆發遼東充軍

八月　上諭六科給事中曰朝廷置給事中所以出納命令封駁章奏朝政闕失民情休戚皆得言之非他職比也朕嗣承大統期于庶政脩和爾等尚思委任之重夙夜在公庶幾朝無失政官無廢事不惟國家有賴爾亦有聞於後矣其懋勉之　加交趾布按

二司兵部尚書陳洽恤典洽常州武進人洪武中爲兵科給事改吏部郎中太宗嗣統陞本部侍郎改大理卿命將征交趾洽參贊軍事兼總兵餉初交趾平置藩臬郡縣黃福兼掌布按二司事與洽協謀新附之民莫不悅服洽還朝陞兵部尚書後仍往交趾協贊軍事洪熙元年召福還洽代之仍參贊軍事內官馬駙苛徵暴斂洽不能制黎賊遂反洽同總兵官王通率兵分道擊賊戰於寧橋洽被執不屈死之至是事聞　上惻然謂侍臣曰大臣以身殉國可謂忠矣贈榮祿大夫少保謚節愍遣官即其家祭之官其子極

為刑科給事中　河南右布政蕭省良卒省身江西泰和人永樂初進士預脩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進郎中裕慕勤勞廉介自執名實孚于上下超遷河南右布政時河南頻歲旱蝗省身一務寬恤郡縣承風民賴以安省身能容人過而不能自容已過每有小失輒赧然面赤即改圖焉卒年五十君子惜之　九月　遣將出塞燒荒　申明栽種桑棗令民之無知者砍伐殆盡存者亦多枯瘁有司不督民更栽以致民無所資乞令郡縣督民以時栽種仍遣官巡視　上曰古人

宅不毛者有里布祖宗養民意甚至爾戶部其申明舊令務求成效毋事虛文　大理卿胡槩奏臣奉命巡撫蘇松及浙江諸郡訪知嘉興舊有陸贄祠湖州有胡瑗書院蘇州有范仲淹祠魏了翁書院今皆頹毀欲從宜脩整未敢專擅　上論工部尚書吳中曰崇祀先賢蓋以表勵後進宜從所請　冬十月　常

使承宗璉不阿御史意遇有誣枉必力辯理御史怒其異已數詬辱之宗璉憤鬱疽發皆死喪歸屬邑民皆哭送之立祠江陰之君山同時有蘇州同知張徵山西人酷暴奉御史風旨專誣執民爲軍辯者輒死杖下民率誣服後爲怨家所訴逮繫京獄御史成規惡其虐民痛杖之竟死獄中鼠啖其目精人皆稱快

平江伯陳瑄奏自徐州至濟寧河水多淺轉運甚難令遣官巡視謝溝胡陵城八里灣南陽淺及東昌梁家淺師家莊仲家淺皆當置閘其徂徠諸山泉源所出舊有湖塘今多淤塞乞加脩濬庶有停蓄通利

往來從之　十一月　有建言洪武永樂中法制有當改易以從宜者　上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創業垂統必有成憲以貽子孫能謹守之足以保天下若自作聰明或惑於小人而變更之不免生禍亂如唐府兵其制近古後一變爲彊驕再變爲方鎮遂使武夫悍卒得專方面唐遂以亡宋之賦役祖宗時皆有定制其後變爲新法民不勝擾自是朝政反覆國事日非卒致夷虜之禍是皆可監侍臣對曰子孫惟恭儉則能保守　上曰然亦須任老成人如宋常得李沆其人任用之豈有改祖法之事　十二月

五年春正月壬寅朔　張輔奏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等進太宗仁宗兩朝實録　吏部奏選官　上因與侍臣論前代官制上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世不同也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爲法侍臣對曰然必君心清則事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政務煩雜小人倖進冗食者多欲百姓免於煩擾難矣上曰此誠確論清心者省事之本朕當勉之　初天下朝覲

官至京　上命行在吏部廉察其賢否文令方面官各具所屬官貪廉及不稱職者上名吏部至是吏部奏貪污者二十五人當充邊軍老疾及鄙猥無能者五十五人當北京爲民上曰老疾者鄙猥無能者皆罷歸爲民貪污者民之害宜發戍邊　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謚忠靖原吉湖廣湘陰人洪武中自太學生擢戶部主事曹務悉有條理陛侍郎巡撫福建所過郡邑考察吏治咨訪民隱人咸悅服太宗即位陞尚書北虜犯邊太宗將親征原吉請遣將平之無煩六師忤旨收繫之仁宗嗣位復其官上嗣位尤重倚任

云　徙開平衛于獨石初洪武三年李文忠克元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驛八東曰涼亭沈阿賽峰黃崖四驛接獨石永樂初大寧既棄而開平難守至是遂城獨石而徙開平衛于此棄地蓋三百里云　二月　光禄寺厨役訴其寺官竊減外夷供給通政司以聞上命刑部侍郎施禮執而治之且諭禮曰光禄之弊不止此自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今擅自增減應給之人率不得凡得者率非應給之人惟虚立案牘以掩人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勾踐投醪於江與衆共飲人心感恱遂成霸業以此而論所繫豈輕　乙未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謁長陵獻陵車駕發京師　三月　壬寅駐蹕陵下開平守將陳邊務數事上舉其屯田守備可行者付所司施行　戊申　上奉皇太后率皇后還京師道中上遥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耕者初不知爲上也既而中官語之乃驚踉羅拜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

人賜鈔六十錠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　庚戌　上御左順門召蹇義楊士奇楊榮等曰朕昨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在田召而問之知人事艱難吏治得失因録其語成篇令以示卿卿亦當體念不忘也所録語曰庚戌春暮謁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旁耕者倦而耕不仰以視召而問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踖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藉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柰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後熟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勞也何不易爾業爲士爲工爲賈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於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奔走負販二三百里外遠或一月近或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闔室失意戚戚不樂矣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我事農而勤苟無水旱之虞歲入厚者可以支二歲薄者可以給一歲且旦暮得與父母妻子相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問其言喜賜之食既又問曰若平居所覩惟知賈之

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部人不能遠知當躬力役於縣竊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陞遷去久矣蓋至于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晝出坐廳事日未昃而入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民亦視之如途人此我所目睹其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記其語　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張本等奏京師操備官軍其間有屬陝西緣邊軍昌等衛及階州文縣千戶所者去京師甚遠每歲更

代必俱遣人促之方至請以陝西內地衛所官軍與之兌換又山東內地衛所官軍有調緣海備倭者緣海衛所卻調京師操備通州諸衛官軍發淮安運糧而直隸安慶諸衛乃赴京師操備彼此不便請行兌換　上悉從之　上御奉天門策會試中式舉人上臨軒發策畢退御武英殿謂翰林儒臣曰朕於取士不尚虛文欲得忠鯁之士為用其間有若劉蕡蘇轍輩能直言抗論庶幾所望朕當顯擢之於是賦策士歌以示諸讀卷官云是科賜進士一百人得廖莊劉實　上御武英殿偶與侍臣論漢以下創業諸君侍

臣有言漢高帝之大度有言唐太宗之英武有言宋太祖之仁厚不相上下者　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假借權力襲取天下唐太宗慙德尤多漢高帝及我朝　太祖皇帝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高帝除秦苛政而禮文制度不脩我太祖剪除羣雄革前元敝俗申明中國先王之教要為過之侍臣皆叩首以為至論　增置嘉興府秀水嘉善桐鄉平湖四縣

夏四月　重脩玉牒成　五月　工匠有告內使韋宗盜官銅造鍍金器物其制過於御用器者　上命付法司治之如律　陞禮部郎中況鍾等九人為

知府先是上聞除郡守須由資格多不稱任甚至有貪黷暴刻者至是吏部奏郡守缺九員　上命六部都察院堂上官舉京官之廉能者擢用之　豹房勇士在京師皆十餘年安得今尚無居此必民寬好欲舍而就彼民艱難作一居爾欲圖得之邪民何罪爾何功錦衣衛指揮王節奏此人今有居在城中上怒命杖之一百以一百斤枷號令警衆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此曹敢輕易犯法者特中官為之救解自今但中官傳朕言釋有罪人並須覆奏始行　六月　初兵部尚書張本奏甘肅寧

夏大同宣府糧餉皆出民力運輸所費浩大近數年來各處邊隅無警田禾豐稔邊衛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穀粟易換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處應用布帛等物戶部差人運去依價收糴每處數萬石二三十萬石歲以為常儲為糧餉則民力可省邊儲可充　上令遣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聞至是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都督譚廣劉廣言甘肅寧夏缺絲綿布絹綿花大同宣府缺布絹綿花茶鹽及農器犁鋤等物如運至依時易換為便戶部遂請以折糧絲綿布絹綿花及收買農器支在官茶鹽

遣人運送陝西委參政陳琰山西委參政樊鎮口外委戶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事從之　秋七月　上夫激揚清濁為治之道使清濁無別何以勸懲天下光武即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東漢多循良吏蓋由此也今天下未嘗無潔士卿宜為朕甄別以聞朕當旌之若人有善而上不知則為善者怠矣　陞禮部右侍郎李琦為湖廣左布政使鴻臚寺卿徐永達為湖廣按察使刑科給事中方祖為楚府左長史

上語學士楊溥等曰民之休戚係庶官之賢否何術可盡得其人溥對曰嚴鴻舉精考課不患不得　上曰此恐非探本之論若不素教養則人才已壞徒嚴薦舉精考課譬猶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此豈可

得今當崇重學校愼選師儒以責成之　南京江西道御史張楷劾奏刑部尚書趙翀侍郎余士吉贓賊滿官本部所繫強盜吳福金者覆奏待決乃詐病死相驗歷之其後復出強劫又有蘇州富民過達者安港巡檢司圖其財誣作強盜械送刑部而私賂獄官獄卒縊死於獄皆由翀等怠縱所致今該司官吏皆已逮問翀等亦當罪之　上覽奏怒曰縱有罪殺無罪豈可恕也既又曰翀等歷事先朝今皆老矣其召之來令都御史熊槩兼理刑部　遣吏部郎中趙新刑部郎中劉澤榮華工部郎中張琰禮部員外郎吳侍郎禮部員外郎曹弘爲刑部右侍郎監察御史于謙爲兵部右侍郎刑部員外郎王

政等經理屯田先是尚書黃福言請於濟寧以北衛輝眞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種積糧以充國用　上命戶部兵部議至是戶書郭資兵書張本等言於緣河屯田實爲便宜自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田驗丁冊合官給以牛仍支官錢收買農器如此則軍民樂於用力但山東近年旱饑流民初復故業官軍亦多有差役宜先遣官往同有司按視田地以俟開墾上從之遂遣新等經理仍命福總其事既而本等惑於人言令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撥點差未免勞擾本以聞於上事竟不行　按紫因黃福之言而有慨於西北諸處積荒之地不但可以屯種雜糧雖江南之秔稻亦可植也山東運濟沁泗沂諸水河南鑿汝蔡洄息諸渠陝西會涇渭諸流則西北之田皆秔稻矣奈何經畫疆理既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舍道旁之言又紛紛也於是軍國之賦盡仰給於東南矣東南民力烏得而不竭哉　九月　陞吏部郎中趙新爲吏部右侍郎兵部郎中趙倫爲戶部左侍郎禮部員外郎吳政爲禮部右侍郎監察御史于謙爲兵部右侍郎刑部員外郎曹弘爲刑部右侍郎

越府長史周悅爲工部右侍郎巡撫各省兩畿總督稅糧新江西倫浙江政湖廣謙河南山西弘北直隸府州縣及山東悅南直隸松等府縣　有獻歷代紀年圖者　上覽既顧侍臣曰唐之後不五十年天下五易主生民之禍極矣周世宗英武觀其進取之畧制治之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亦享年不永何也侍臣對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非人謀所及上曰國家創業垂統貴有根本三代以下若漢高帝掃除秦苛以濟蒼生唐太宗革隋敝政以致太平其規模皆弘遠所以傳之子孫皆長久若後周之主稱兵爲逆劫

掠京城會無匡濟之功室家先覆而世宗以養子繼之欲其宗祀長久得乎宋太祖陳橋之變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拯生民於淪溺並叔季之兵禍子孫享國與漢唐同久者蓋有仁厚爲之根本豈偶然哉

宥山東曹縣知縣范希正罪令復職希正作曹縣得民心有奸吏詐取民財縱火延燒公廨希正執之械送京師奸吏誣希正以他事被逮縣民八百餘人訴於通政司言本縣累年正官有廉而無能者有能而不廉者希正廉能公勤寬平正大嚴約吏卒愛恤人民不一年間政簡訟息今爲奸吏所誣此吏欺公玩

法蠹政害民通邑所患希正被逮之日民人老少莫不流涕如失慈母若不爲伸冤恐被誣陷通政司以聞時侍郎許廓過曹縣耆民父老相率跪訴于廓廓移文吏部吏部亦具以聞時刑部方奏希正不應徑解奸吏赴部論以違制　上曰聽民之言希正君子其經解赴部蓋欲急去惡吏君子不當論其小過即還復職以慰民心姦吏令刑部盡法治之希正蓋仲淹之後云　嚴嵩伏誅嵩初爲南京御史數受賕御史劉弘道奏黜之嵩賂左都御史劉觀得復職右都御史顧佐劾御史之貪淫無恥者十餘人而嵩爲之

首俱謫吏於遼東各衛嵩不受役潛逃至京仍造詞脅取財物　上命三法司鞫之奏嵩所犯應死上命戮於市　車駕巡近郊　冬十月　丙子車駕發京師　駐蹕玉河諭成國公朱勇等曰今農收雖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於此扈從官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其申令各營悉知之　壬午駐蹕雷家站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　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畧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又問此山崩於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徵卿

等以爲如何衆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　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

戊子回鑾駐泥河　壬辰車駕至京師　十一月　直隸廣平大名等府縣奏久雨河溢滄滹沒苗稼無收　上命戶部蠲其稅　十二月　上謂吏部尚書郭璡等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當爲朕擇才昨郡守多缺乃命廷臣共舉古之人當斯任者必勤於訪問有得即錄之故官不乏才呂蒙正之衣袋虞允文之材館錄是也自今宜留意璡等皆頓首　庚辰先夕

大雪是日早朝罷　上示羣臣喜雪之詩復賜賞雪宴蓋久未雪至是大雪盈尺上喜而成詩羣臣遂進和章上親閱視擇其有警戒之意者別錄之而爲之序　閏十二月　文武羣臣以含譽星見上表賀江西按察司副使李綸謫戍綸先爲御史與都御史劉觀子輻游及受海鹽縣豪民金銀文綺出其殺人之罪至是事覺都察院以聞　上命追所受賕及舊給勑命發戍遼東邊衛　河南歸德州知州李志言歸德唐忠臣張巡許遠死節之地故睢陽有協忠廟祀巡遠雷萬春南霽雲賈賁姚閏宋元以來俱命守

臣祭之　上曰此不可闕命禮部定祀儀請以巡遠居正南霽雲等四人配享從之命翰林撰祭文有司每歲以春秋仲月祭

六年春正月丙寅朔　兵部尚書張本卒本山東東阿人洪武中自國子生擢江都知縣靖難兵及境本率耆老詣軍門朝陛揚州知府內難平歷工部侍郎以至兵書當時謂本一迎候間遂獲終身富貴至其錄高煦餘黨則脅從者多不免云　二月　逮巡按江西御史陳祚下錦衣獄祚上疏勸上務帝王之實學貞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治道無所不載願於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使知孰爲忠賢之可親孰爲邪佞之可遠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義輔上德者愈見於信任邪佞以奇巧蕩上心者自見於疎遠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　上覽疏怒曰蠻嗆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差官校逮繫至京并其父母妻子家屬悉下錦衣衛獄禁錮者五年時上方以博綜經史自負而祚之措辭若上未嘗學問者遂觸怒云　三月　上朝退御武英殿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爲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強者得以兼并遂致因循　上曰朕惟爲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徵斂重本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拘於古法　夏四月　有星孛於東井　五月　遣兵部侍郎柴車往山東經理屯田時巡按御史張最言大同地平曠所種粟麥有收多爲軍官據占小民日困乞遣官按視占耕者分與軍民爲便　上命車及御史一人往理之　六月　遣禮侍章敞通政徐琦齎詔命安南頭目黎利權署安南國事　賜蹇義等招隱歌　上謂之曰朕嘗作招隱

詩賜羣臣以示求賢之切然古亦有招隱詩蓋彼欲招隱者與之俱遯朕則意在招徠賢者而用之恐山林之士猶未悉朕意不肯輕出再賦七言招隱歌以示卿等　秋七月　上幸楊士奇宅時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出臨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上已入門士奇俯伏言陛下柰何輕出萬一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曰思兄卿一言耳遂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車駕今夕俯臨明日必有知者自此愼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士奇車駕臨幸曷不謝對曰車駕夜出臣迨今中心惴

慄未已豈敢言謝弘後命上仍遣賜士奇白金文綺明日士奇入謝上曰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　八月　常州知府莫愚奏守令親民之官而黜陟減否出自朝廷遞來公差官倚勢作威是非顛倒以廉謹者爲貪汚以諛佞者爲正直乞加禁止庶善有所勸惡有所懲　上命吏部公差官有如此者指名陳奏處置　忠勇王金忠卒初名也先土干元太保不花六世孫自永樂二十一年以其部屬來歸太宗嘉之封忠勇王賜姓名金忠宣德三年扈從巡邊至會州遇虜忠奮勇當先有斬馘功四年陞太保其卒也　上

甚悼之賜祭塋　九月　焚燬犯南斗　冬十月　都督陳懷等討松潘番寇平之　戶部定官軍允運者臣到任稍爲禁戢自此王府中內官校虐害百姓四更往王府陪班行禮適初唱班臣已就列王以爲遲執繁儀衛司獄次日始釋緣王府自前遇節行禮未嘗有在四更者臣蒙恩守土遭王摧辱不敢不奏上謂都御史顧佐等曰朝臣於大廷朝賀皆昧爽之際未嘗以四更行禮此必王府說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乃致書伊王諭王宜謹守祖法勿信讒邪府

中承奉長史典儀悉械送京師治之　十一月　安南黎利遣頭目何栗等陳情謝罪貢方物栗等又同頭目耆老人等奏請求封內稱欽遵勅命大集國人徧行詢訪陳氏子孫委的無存臣等切惟本國地不可無人管攝而黎利未奉朝命臣等所以懇款陳詞伏望乞臣所請俾黎利得以守土南荒奉貢天闕上以弘聖天子一視之仁下以蘇一方生靈之命　上納之　降刑科給事中李芳爲浙江嘉興府海鹽縣丞　上每退朝御便殿與大臣議事芳直前言洪武

中百官朝退凡大臣奏事必給事二人與之俱所以防弊上顧謂侍臣曰芳言是芳退輒自矜每見百司所爲事少不如意即詣上前言之衆皆側目至是上亦惡其訐故有是命　十二月　丁未大學士金幼孜卒幼孜江西新淦人由進士擢給事中永樂初改翰林檢討陞侍講太宗巡狩北京及親征北虜皆預扈從仁宗嗣位累陞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至是疾作不起贈少保謚文靖勅有司給驛歸其喪幼孜爲人簡易沉默論事必正眷遇雖隆而自處益謙臨終家人屬求恩澤於子正色曰君子所恥年

憲章録卷第二十三

宣德七年壬子至正統五年庚申

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食　立皇長子爲皇太子　己巳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曾棨卒棨江西吉安永豐人爲人温雅英邁喜推薦士士窮流落不偶者多賴以濟卒年六十一　二月　三月　上退朝御左順門謂尚書胡濙等曰朕昨以官田賦重百姓苦之詔減十之三以蘇民力嘗聞外間有言朝廷每下詔蠲租戶部皆不行甚者文移戒約有司有勿以詔書爲辭之語若果然則是廢格詔令壅遏恩澤其咎若何今減租之令務在必行卿等當體朕意深等皆頓首謝　大通關提舉司吏文中自陳臣廣東瓊州府儋州昌化縣學生未樂二十一年鄉試中式因病未及會試繼丁母憂宣德六年八月至部以違限充吏切思海外之人本國光顯今乃謫爲吏伏望聖恩矜念　上命禮部試驗其文可取命復舉人候下科會試　夏四月　募商輸粟塞下　五月　復開平涼府開城縣迭烈孫道路先是陝西參政楊善言西安諸府州歲運糧餉赴甘州涼州山丹永昌諸衛皆經平涼府隆德縣六盤山鑿磴嶺山澗陡絶人力艱難開城縣舊有路經

迭烈孫黃河平坦徑直抵甘州諸衛近五百餘里洪武中官置渡船平涼撥軍操濟人以爲便既乃罷之今請如舊開通以利民　上命陝西三司覆實至是皆以爲宜仍命布政司給官錢造八舟平涼鞏昌二府擇善水者操之每舟十一人俱隸迭烈孫巡檢司

太原忻州民人武煥家馬生一駒鹿耳牛尾玉面瓊蹄肉文被體如鱗巡撫都御史于謙會同巡按三司視之咸謂其爲龍馬輿而進之禮書胡濙請偕羣臣上表賀　上曰二三年水旱告災者踵至朕方日夕憂勵一獸之微何救民饑而欲表賀其止之　上

御便殿觀宋史顧問侍臣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於不振何也侍臣對曰宋太祖太宗初皆以兵平海內其子孫率流於弱致武備不飭　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帥雖才亦不得展蓋爲小人所壞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六月　巡按湖廣御史龔鎧言洪武間各府州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富民守之遇有水旱饑饉以貸貧民今各處有司以爲不急之務倉廒廢弛贖穀罰金掩爲已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乞令府州縣修倉廒謹儲積給貸以時仍令布按二司巡按御史舉劾廢弛者罪之　上論戶部曰此祖宗良法美意比由守令不得人遂致廢弛爾戶部亦豈能無過其如御史言違者從按察司監察御史劾奏

秋七月　置呂梁漕渠石閘初陳瑄以呂梁上洪地耽水急漕舟難行奏准令民於舊洪西岸鑿渠深二尺濶五丈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二時其啓閉以節水廢幾徃來無虞事聞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夫工匠協成之

上御武英殿翰林儒臣侍因論漢唐開創輔臣侍臣對曰蕭曹房杜雖皆常才亦當時無過之者今天下之廣未必無才但係於遭際何如耳　上曰然如三老董公及泰山道士徐洪客皆不見用而蕭曹房畫成功誠哉人才遭際爲難也　上讀燕閒閱內庫書杜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豳詩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于圖之右　蘇州知府況鍾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博採諸司官吏廉勤公謹者禮之薦之汙濫姦佞者威之糾之勸懲得體人

自畏服至於御史與在外官相見禮儀及凡迎詔勅
詣學校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逆
越禮分各府亦知府亦自顧閑茸貪暴畏其糾劾諂諛
拜跪甘受詈辱間有奉法持已不肯阿屈者御史輒
求小過擅作威福使賢良不安於位而邪佞得以苟
全伏乞禁約　上命禮部同翰林院會議申明　上
登萬壽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侍命同覽都畿山
川形勢既畢上諭之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
任使信任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
再傳至武宗元政稍有變更仁宗繼之恭儉愛人即

位之初興學校勵風憲清中書其政政務爲治一遵世
祖之法足爲賢君英宗果於殺戮奸黨畏禍遂搆大
變泰定以後皆享祚不久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
淫怠於政事紀綱法度蕩然遂致失國使順帝能恭
儉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豈爲我祖宗所有又曰
茲山茲宇順帝存日宴游者也豈不可感侍臣叩首
曰殊之跡周之鑒也上曰然　陳瑄言高郵郡城西
北湖中有神祠古碑載神姓耿名遇德宋哲宗時人
天性忠實死而爲神屢昭靈感累封至靈應侯廟額
曰康澤至今其神有靈禱之者舟行無沒溺之患旱

禱有甘澍之應請令有司春秋祭祀　上謂禮曹胡
濙曰神有功德及民應在祀典果如瑄所言有應其
令有首以時致祭　八月　上御奉天門視朝罷召
楊士奇楊榮至榻前論曰今春命京官三品以上者
舉方面郡守後又出舊作招隱猗蘭之詩以示意已
踰半歲都不舉一人近因卿二人舉黎恬等朕思今
天下之廣豈無人才但羣臣不以國家生民爲心又
兼以忌嫉注念故往往視朕言爲虛文吏部總勿至
此其降勅責之仍命吏部都察院考察在外方面及
郡縣官之昏懦不才者罷黜之　陞吏部考功員外

郎魏驥爲南京太常少卿交趾南靈州黎恬爲右諭
德福建建安縣學教諭楊壽夫山東臨清縣學教諭
彭琉爲翰林編脩皆以京官三品以上所薦也　巡
撫侍郎周忱奏置蘇松等府濟農水次等倉　釋故
城縣丞陳銘復任先是　上聞內官內使差遣在外
者多貪縱爲民害以太監劉寧清謹忠良命同御史
馳往各處盡收所差內官資棨并其人解送京師既
還道經故城縣丞陳銘聞有內官至不問所從來輒
奮前捽寧而手擊之御史遂奏丞無狀逮至上曰丞
固可罪朕以其一時偏於所惡昧於所聞且宥之俾

臣或言銘酗酒擅擊朝使陛下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上曰朕既釋之矣彼當因此知改過也　九月御史包德懷給事中虞祥等劾奏順天府鄉試關防不嚴致有詐冒請治提調官府尹李庸監試官御史梁廣成等罪　上命姑宥之已而顧侍臣曰科舉求賢國家重事於此而不用心他事可知已御史給事中所劾本不可宥但念斯事因庸覺察不然則奸弊露矣　蘇州府知府況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曰傍山曰楊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尚湖聯屬廣袤凡三千餘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

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未樂初朝廷命尚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爲患民獲有秋年久淤塞不通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沒溺乞仍遣大臣督各府縣官於農隙時發民疏濬則一方永賴矣　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　直隸隆慶衛指揮同知袁泰等奏本衛指揮同知李景鎮守居庸關調度有方行事得宜今缺指揮使請以任景遍政司以聞　上不從因召諸武臣語之曰爵賞當自朝廷景若有功朕豈吝此唐自中世以來威權不振河北將帥皆由軍中所立此輩猶欲效之耶爲人臣者但當竭忠盡力爲國立功不患不富貴勿得越制以干憲典羣臣皆頓首　冬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八年春正月乙卯朔　勅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同巡撫侍郎周忱總督南京各衛所屯田較其所入之數以充軍倉必使耕種以時毋令下人侵擾　二月　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禮部中式舉人賜曹鼐等九十九人進士先是鼐舉鄉試授代州學正辭爲泰和典史至是及第第一　禮書胡濙同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選進士六員舉人二十四人以聞　上命

吏部改進士爲庶吉士送翰林院令侍讀學士王直訓督之舉人俱賜冠帶給訓導俸送國子監肄業　夏四月　山東旱饑　五月　四川盜起副都御史賈諒討平之　六月　上以天久不雨禱祠未應憂之作閔旱之詩示羣臣　秋七月　上與侍臣論漢高帝唐太宗皆開創之主侍臣有盛稱太宗英武過高帝者上曰太宗才盛高帝義盛高帝不事詩書而大義瞭然太宗文雅足稱而大義未明　八月　癸酉貶犯南斗　江西吉安知府陳本深言廬陵縣城南舊有忠節祠祀鄉先賢歐陽脩周必大楊邦乂胡銓

楊萬里文天祥比來曠缺祀典人無激勸乞舉行之
上諭禮部曰褒崇忠節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
務其從所言令有司春秋祭祀仍以時脩葺祠宇
閏八月　彗出天倉　九月　冬十月　丙寅平江
伯陳瑄卒瑄廬州合肥人自少機警有智畧善騎射
初襲父職爲成都右衛指揮同知壽陞右軍都督僉
事建文中命瑄總舟師江上防禦靖難兵至江北瑄
以舟迎濟封平江伯卒謚恭襄　十一月　賜朝鮮
國王李裪五經四書大全諸書　上謂吏部尚書郭
璡等曰在外庶官亦必有文學可取者卿其爲朕選

擇之明日璡引六十八人入奏上命少傅楊士奇楊
榮出題試于廷中擇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
禎廖莊宋璉教諭黃純徐惟超訓導婁昇七人以聞
令吏部改進士爲庶吉士與知縣教諭俱歷事六科
以備用　十二月　甲寅戶部尚書郭資卒資河南
武安人洪武乙丑進士卒年七十三追封湯陰伯謚
忠襄資平生一介不苟取既卒家無餘貲云
九年春正月己卯朔　二月　行在戶部員外郎羅
通奏今運糧赴開平每軍運米一石又當以騎士護
送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今軍民人等

有自願運米至開平中納鹽糧者乞將舊例二斗五
升減作一斗五升若商一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
軍所運且省行糧二百石從之　南京刑部侍郎段
民卒民常州武進人永樂甲申進士爲翰林庶吉士
與脩永樂大典除刑部主事又脩五經四書性理大
全書成陞員外郎郎中山東妖婦唐賽兒倡亂三司
官坐視不奏皆得罪命廷臣簡代者擢民山東左布
政車駕北征民督運饋至沙漠撫恤有方雖勞不怨
既還偕御史考察郡縣官黜陟甚公宣德二年同考
會試明年命署南戶部右侍郎壽政刑部紀綱脩舉

宿弊頓革存心寬恕持行廉潔卒年五十九終身不
負所學云　三月　廣西總兵山雲奏交趾黎利已
卒長子狂妄次子幼弱族臣黎問黎察搆黨讐殺良
民驚懼諒山府土官阮世寧七源州土官阮公庭各
率家屬及部下三百餘人避難來歸願於廣西龍州
及太平府居住　上勅雲曰黎利本起賤微因奉陳
暠以從人望堅請立之朕志在息民遂詔罷兵將察
實建立而彼遽奏暠死利所爲也此時朝廷
即欲加兵但不忍荼毒生靈姑令權署國事其行不
義如此宜爲天所斃也爾宜戒飭邊兵嚴謹守備既

世寧等避難來歸聽隨便居住凡所食用皆官爲處置使之得所無失遠人來歸之心　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刻薄奢侈之弊欲矯以仁儉及平吳之後頗事游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外戚用事勢傾内外酋不一傳禍生閨闥馴致戎羯之亂元帝繼統江左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内興明帝明敏有機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皆孱弱寄命於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爲幸矣　上曰昔武以開創之主不爲遠圖樹立失宜託付非才羌胡鮮卑雜處内郡而不能以時

區處所以國禍方殷而戎寇遠至東晉僅能立國遂臣接迹朝政陵夷而猶延數世者亦有賢人爲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爲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化於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　夏四月　兀剌脫歡攻阿魯台殺之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立元之後脫脫不花爲主居沙漠之北哈喇嘆等部皆應之　五月　河南按察使朱仲安卒仲安浙江蕭山人由學官陞常州武進縣主簿又陞本縣知縣坐累降定興縣丞以薦授御史陞湖廣按察副使調交趾復坐累降御史秩滿陞河南按察使仲安今御史之翹楚也盖有意進用之而宮車上賓矣仲安居官廉臨事必存大體云　六月　工部尚書吳中奏北京城東南有兩水源及通惠河諸閘皆爲河水所壞今南門外舊有減水河若加疏濬長二十餘丈即與郊壇後河通流可泄水勢　上曰盛夏炎暑未宜勞民姑緩之　秋七月　八月　九月　上將率師巡邊命蹇義楊士奇楊榮胡濙楊溥吳中等扈從　癸未車駕發京師　丁酉駐蹕洗馬嶺　庚子回鑾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端字正夫河南滬

池人潛心理學日事著述教人務躬行實踐事父母曲盡孝養年荒勸賑一方賴以全活在霍學年乂士子服習教化郡人亦皆熏炙唯禮義是尚後調蒲州霍諸生上章懇留從之竟卒於霍郡人如喪考妣學者稱爲月州先生　冬十月　都察院右都御史熊槩卒槩舉進士擢御史歷陞大理卿奉命治水蘇松常鎮杭嘉諸處所至恩威並行禮賢興學以治行稱陞南院右都御史會顧佐有疾召掌行在都察院槩頻改素節徇子第之欲槩廉嫠之行君子惜之　翰林學士沈度卒度松江華亭人初以善書被薦入翰

林累進翰林學士貞靜不苟初入翰林鄉人李至剛爲禮部尚書得君氣勢赫赫希附者日奔走其門度未嘗造謁閉戶鳴琴賦詩以自樂云　陞南京國子監司業陳敬宗爲南祭酒　十一月　鑄宣德通寶錢　翰林侍臣講周書畢　上因諭周之王業及成康治效侍臣曰成王即政之初三叔挾武庚以叛周公以流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煽亂成王得採文武之業亦不易也　上曰當時皆以爲周公不遽及成王定奄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大雷電以風用彰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子孫歷年八百則知始之所震撼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成王卒爲守成之令主周召爲賢臣以末周家一代之基業豈偶然哉　十二月　兵刺順寧王脫歡使臣昂克等朝貢陛辭命指揮康能等送之還并齎勅諭脫歡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人來朝進馬具見勤誠聞殺阿魯台尤見王之克復世讐所云已得玉璽欲獻亦悉王意然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繫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仍賜脫歡紵絲五十表裏以答其貢獻云　命御史分投巡視京

十年春正月癸酉朔　上不豫　乙亥　上崩於乾清宮壽三十八　皇太子方九歲祖母張太后取金符入內浮言籍籍楊榮楊士奇哭臨畢請見皇太子即叩頭呼萬歲羣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君子謂二楊定大謀以安宗社無忝古之大臣云　壬午　皇太子即皇帝位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憲天體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尊聖祖母皇太后張氏爲太皇太后聖母皇后孫氏爲皇太后封皇弟初鈺爲郕王命楊溥復入文淵閣溥丁憂起復爲禮書兼翰學至是復入　釋御史陳祚囚復其官　吏部尚書蹇義年七十三謚忠定義歷事五朝五十餘年性之耿直遇事指葦王紳謂其與時浮沉李賢謂其依違承順唐之蘇味道宋之

三旨宰相蓋其人云　二月　三月　夏四月　五月　以王驥爲行在兵部尚書　六月　戊申葬景陵　命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參贊南京軍務時楊士奇等言上初嗣位當肅軍政飭邊防南京根本重地雖有襄城伯李隆守備宜令黃福參贊遂永爲定制　秋七月　八月　寧陽侯陳懋鎮守甘肅　九月　勅脩宣宗實錄　以太監王振掌司禮監　以陝西兼督延寧邊備　以徐鎧爲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兼督延寧邊備　以徐禧爲兵部右侍郎巡撫甘肅禧常州江陰人吏員出身小廉曲謹阿附權勢馴致顯擢　以兵部右侍郎王驥爲本部尚書　以黃宗載爲南京吏部尚書　冬十月　以羅亨信爲僉都御史練兵平涼　十一月　十二月

丙辰　英宗睿皇帝正統元年春正月　上御經筵開講以英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同知經筵事少詹事王直王英講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脩撰馬愉曹鼐並充經筵講官九卿掌印官侍班給事御史各二員侍儀禮畢賜宴及賜金幣鈔錠有差　考功郎中李茂弘致仕時申官王振用事茂弘嘗言可憂者君臣之情不通今經筵進講不過應故事以粉飾太平而啎隔蒙蔽未必無意外之虞也遂抗章致仕去　楊士奇以僉都御史王翱鎮守江西　三月　二月　延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周旋等進士一百人省元劉定之名在一甲第三是科又得李秉崔恭　命浙江布政使　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逋減稅糧從巡撫周忱之言也蘇州府減秋糧八十餘萬石別府有差　上命兵部左侍郎柴車參贊陝西軍務先是虜酋朶兒只伯擁衆入寇鎮番副總兵劉廣往援遇虜而退虜隨逼涼州廣閉門不出虜大掠而去廣奏功徼賞事下法司論死　英宗實錄卷三百十四　十五

詔免先聖賢子孫差役　閏六月　秋七月　徙
封襄憲王于襄陽淮靖王于饒州　八月　九月
張瑛卒　冬十月　車駕閱武于將臺　十一月
令僧錄司造周知冊初洪武中凡僧人給授度牒令
僧錄司造冊凡所度僧人姓名在京在外寺院俱以
次編其年甲籍貫及始為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
供載於僧名之下頒示天下僧寺凡行脚至者以冊
驗之或有不同即拏送有司解京治罪容留者罪亦
如之名周知冊至是令復照舊攢造　十二月　命
兵部尚書王驥巡視陝西諸邊先是鎮守平涼等處

都御史羅亨信與都督趙安率衛兵巡邊遇
虜安與都督蔣貴聽都指揮安敬議逗留不行亨信
至其營責之貴等以勿糧不繼為解亨信劾貴敬等
老師玩寇侵尅軍餉乞正罪以振軍法　上乃勅王
驥巡邊整飭軍務許以便宜行事
二年春正月　太皇太后御便殿召張輔楊士奇楊
榮楊溥胡濙入朝左右女官維佩刀劍侍　上東立
輔等西下立太后召問輔等五人顧謂上曰此五人
先朝所簡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
則不可行也上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至俯伏太后

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賜汝死於是
女官加刃振頸上跪為之請諸大臣皆跪太后曰皇
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家國多矣我且聽皇帝
消諸臣留振此後不得毋令干國事初宣廟崩太后
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罷去禁中官
不差政在臺閣委用三楊　上初即位詔凡朝廷大
政必白于太后然後行太后令付閣下議決每數日

月　以宋儒胡安國蔡沉眞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三月　夏四月　五月　左都御史顧佐致仕　阿
台朶兒數寇甘涼王驥巡邊至甘肅稽關邊備見莊
浪永昌山丹路俱廢烽堠軍無紀律大會諸將于軾
門問先年太軍遇虜畏敵不畏軍令者誰最甚咸曰
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之狥于衆曰自今遇敵畏縮
者視此三軍股慄因大閱士伍謹斥堠嚴部伍勤訓
練利器械軍容肅然　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御史彭最提督南
畿學校師道卓立寬嚴得中一時東南士風翕然振
起最江西水災人采藥乙未進士　六月　僉都御

史魯穆卒穆浙江天台人由御史遷福建僉事超拜
前職剛正清慎歷仕中外二十餘年家無餘貲既沒
無以爲斂公卿賻治其喪而還　秋七月　八月
九月　虜入甘肅王驥督諸軍禦之　以温州知府
何文淵爲刑部右侍郎　楊士奇等上疏言宣德七
年以前藩臬二司及府州正官惟聽吏部所舉權衡
獨擅間見不廣求盡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
勅令大臣保舉自兹得人遂多間有一二非才蓋緣
舉主審察不至亦或狥私不公所致昔唐太宗命在
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

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專欲隳壞
先帝良法伏望聖斷仍遵先皇帝勅旨行但所舉之
人籍記舉主後有犯贓必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
畏不敢狥私官必得人矣詔從其議　冬十月　進
贊理陝西軍務侍郎柴車録從二品車盡心邊務每
糾劾將佐欺玩車前後凡數十上或怵以後患車曰
吾敢愛身以誤國乎同事者多眺宴樂忽大計車遂
斷酒肉澹泊自處凡燕會皆不與而持論益堅據理
守正每有功賞雖勅下必覆驗而後行設有詐冒必
糾正之岷州土官都指揮石能以家人冒功陞賞軍

奏罷所陞官能復請　上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
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次第拨艾今宥能如餘人
何若無功得官則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詔嘉車忠
誠遣使賜白金四十兩文綺四表裏仍進從二品禄
十一月　十二月

戊午　三年春正月　二月　三月　夏四月　宣宗章皇
帝實録成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楊溥進少
保武英殿大學士王直王英並禮部左侍郎錢習禮
爲翰林學士劉球爲翰林侍講其餘進秩有差廷臣
以實録成進官始此　王驥等帥師敗虜于塞外虜

酋阿台朶兒只伯走死先是驥至邊復申號令將士
咸奮曰願與虜一戰雪數年之耻居無何虜入寇驥
選精兵二千遣都督蔣貴將之瀕行戒之曰兵精氣
銳遇賊不能勦殺無復相見貴父子感奮繼遣趙安
率兵由東涼州逾白鴉狐口北抵赤林鐵門諸關爲
犄角之勢貴遇虜於石城兒泉破走之驥與太監魯
安都督任禮帥馬步出鎮夷關與貴期以狼心山舉
火爲號貴襲阿台及朶兒只伯巢穴與任禮等縱兵
夾攻于栢桐林擒其驍賊虎都丹等三十餘人復進
兵攻野狐川青羊山轉戰二千餘里俘賊男婦二千

餘口馬駝畜産不可勝計庸酋率數十騎遠竄乘死
五月江北大水　上直隷淮揚地方被災蠲課虧少
上命巡撫侍郎周忱往視之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
剩餘米每府量撥一二萬石運揚州各蠲場收貯照
數出給通關准作次年預納秋糧其米聽令竈戶將
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米食用于時米
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上下賴之　河南參政
孫原貞奏故汜水縣典史曾泉始由進士任御史以
事降黜自宣德六年到任廉謹勤能課農勸學官有
儲積民無科擾歷任三年家給人足俗醇訟簡然其

所以裕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其財厚其生
耳聖明在上郡邑率多俊乂然求其如泉者不多得
也臣至其邑泉沒已三年民之懷惠至今稱之乞勑
該部覈實原其過名追復其官以爲天下士風之勸
從之　六月　楊士奇楊榮楊溥上言今遣御史清
軍有以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隷之人往南方極
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
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多致
死亡深爲可憫又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其地勇壯
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清解發戍宜從南北所

宜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
侍郎鄺埜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恐啓
弊端咎將誰歸竟寢君子謂三楊之議是矣未免猶
以專柄爲嫌而不果於行若鄺埜則硜硜自守而不
達時宜者也　秋七月　八月　翰林侍講學士曾
鶴齡上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有殘缺
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爲言惟欲請葺場屋以終
後兩試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滌百弊以昭至公不然
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不成此盛
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鶴齡所言人皆懼

服是科稱得士云　九月　冬十月　召王驥等還
京論功命驥以尚書兼大理卿柴車陛兵部尚書仍
贊理陝西軍務僉都御史羅亨信陞俸一級封都督
蔣貴定西伯任禮寧遠伯趙安會昌伯並食祿一千
石　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叛侵掠騰衝南甸等處
十一月　以陳敬宗爲南京國子祭酒　十二月
四年春正月　遣王事楊寧往諭麓川思任發不聽
二月　大學士楊士奇乞致仕不允　閏二月
三月　上親策會試中式舉人賜進士一百人是科
得韋綸倪岳王竑　楊士奇乞歸省墓遣中官阮澹

護送且促還京師　逮巡按湖廣御史陳祚祚按湖廣上言遼王不軌數事　上怒遣官械繫下錦衣獄論死未幾王事自覺乃宥之改南京雲南道御史

夏四月　倭寇浙東　五月　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寧兵討麓川都督方政戰死晟以疾卒子斌襲封

新作京城九門成　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爲戶部右侍郎　六月　京師大水詔求直言勑戶部侍郎吳禮順天府尹姜濤存問被水軍民具奏賑恤翰林編脩劉定之上言十事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爲苟且二言公卿侍

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置南地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五言宜倣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習騎射七言守令之官宜詳加察八言安富恤貧九言丁憂宜令終制十言宜遏僧尼疏留中不下　陞蘇州知府況鍾吉安知府陳本深祿各正三品兩府循良之政卓冠一時君子謂其無讓龔黃云

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閑田地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拼種免納子粒　秋七月　八月丙子朔日食　松潘用兵以王翱巡撫四川贊理軍務　九月　冬十月　楊士奇等上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聞困瘵者有備故也我　太祖皇帝篤意養民備荒有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貯倉以時散斂又相其地開濬陂塘脩築圩壩以備水旱小大之民各安其業歲久壞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廢或被占奪稍遇凶荒民無所賴風憲官不行舉正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繫甚切請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銀平糴儲以備荒陂塘圩壩皆令脩復具實奏聞郡縣官以此舉廢爲殿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蔽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備荒之積民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上曰此祖宗良法美意也命戶部急行之　福建參事廖謨杖死驛丞楊溥欲坐以贓命楊士奇欲擬以因公致死互爭不決請裁於太后王振因而進言謂溥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鄉未免皆有私意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僉事爲府同知太后韙之自是振漸擅內閣之過而權歸掌握矣　按自古小人竊柄必覘上行事偶以一二中其肯綮然後以漸入之王振蓋其

故智也　十一月　十二月

五年春正月甲辰朔日食　叅贊南京機務少保戶部尚書黃福卒　令六部都察院推選屬官領勑分詣兩畿及各省府州縣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糴糧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授以散官旌其門　令天下有司秋成時脩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農作仍具數繳報俟考滿以憑黜陟　按今預備倉糧饑民未嘗受惠而斗級之害無窮陂塘圩岸水利未是興脩而力役之征時擾噫安得良有司者而與之共慮此也　以襄城伯李隆提督京營豐城侯李彬

守備南京　二月　大學士楊榮乞歸省墓　命侍讀學士苗衷馬愉侍講曹鼐並入內閣叅預機務先是王振謂楊士奇等曰朝廷事屬三楊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其後當如何上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效力行當擇後生堪任者以報聖恩耳振喜翌日即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以榮當日發言之易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已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三月　夏四月　立存積常股鹽法　五月倭寇浙東　六月　秋七月　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卒于杭州先是告還省墓遣中官阮江護送既畢事還京至杭州武林驛病卒事聞賜左柱國太師謚文敏　八月　九月　冬十月　以儀銘楊翥爲郴府左右長史　十一月　十二月　廣西思恩州獲異僧陞爲思恩府擢思恩州土官知州岑瑛爲知府瑛遇一老僧於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檢之乃楊應能也遂自言曰此非吾姓名吾乃托此而逃者也汝獨不聞乎自金川

失守大內火起吾遂潛由地道以出自湖湘入蜀至雲南復至閩最後入廣西至橫州南門壽佛寺居焉居十五年僧徒歸者日衆吾復遁往南寧陳步江一寺而歸者復如之乃又去南寧雲游四方以度歲月逾邁至此淪落江湖垂四十年老朽待盡早晚入土無能爲矣行道傷嗟君侯獨無憐憫之心乎願送骸骨歸瑛大駭聞于巡按御史奏之驛送赴京號爲老佛途次賦詩云淪落江湖四十秋歸來白髮已蒙頭乾坤有主家何在汀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及至京朝廷未審何人以尚膳太監吳亮建文時內使也使之審視老佛

見亮即曰汝非吳亮耶亮曰不是曰我昔御便殿時棄片肉於地汝伏地餂食之何謂不是聞揚土奇尚在能出一認乎亮佯爲不知已而復命遂取老佛入西內居之　按弘治中禮部主事楊循吉嘗奏請追謚建文君以景皇帝及元順帝爲比謂順帝知天命歸我太祖遂避位而去其沒也得謚爲順帝況建文君又非勝國可擬者以親親言之固當視景皇以避位言之尤當視順帝追謚之典豈容已哉伏觀天順初英廟憫建庶人無辜釋其囚而聽其昏娶出入萬曆建元詔復死事諸臣祀于其鄉則加建文謚號比諸景帝行當恭覩盛典矣　以孫鼻爲南直隸提學御史鼻初爲松江府學教授以清慎持已以禮讓化人士民咸信服之有司尊禮踰於上官嘗奉哀詔入臨府中誤翻戴喪冠知府見之亦遂翻其冠鼻前謁曰公冠翻非禮知府曰吾效先生其見敬信如此至是秩滿選陞提學中外皆稱得師

憲章錄卷第二十五　正統六年辛酉至十四年己巳

六年春正月己亥朔日食　命定西伯蔣貴爲征夷將軍總兵征麓川討思任發以太監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麓川本百夷僻遠不當中國一郡時王振專政欲立功名遂大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命貴等征之驥奏舉廷臣隨軍贊畫太僕少卿李賓郎中侯璡楊寧主事蔣琳等皆在行陛辭賜貴等金甲錦細鎧弓矢蟒龍緋衣　侍讀劉球上言帝王馭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于未然大冦以安中國今北虜脆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冦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大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爲麓川僻陋瘴之不爲武釋之不爲怯至於西北諸邊宜謹烽堠脩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爲有備無患王振不從　贈故翰林待制王禕爲翰林學士謚忠文先是建文中嘗贈禕學士謚文節永樂初凡建文之政悉皆革去無復敢稱其贈謚者至是義烏丞劉傑復請于朝乞加卹典乃有是命　二月　以僉都御史王翱鎮守陝西　大學士

楊溥乞歸省墓尋還朝　三月　夏四月　五月
六月　陳智免王文爲右都御史　秋七月丙申朔
日食　八月　九月　冬十月　脩建奉天華蓋謹
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　十一月　定都北京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大赦天下　詔京師各衙門
除行在之稱永樂初議遷都設六部等衙門各稱行
在十八年定都于北除行在二字其舊在南京者加
南京二字洪熙初仁宗欲都南京北京各衙門復稱
行在至是宮殿完仍定都北京復除行在二字遂爲
永制　右副都御史吳訥乞致仕許之訥蘇州常熟

人自幼力學尚義兼善醫術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
仁宗監國以楊士奇薦命教功臣子弟壽拜監察御
史歷陞副都御史懇乞致仕還家杜門著述闡明理
學周忱巡撫江南見其宅隘欲爲創第于城中訥曰
訥素不愛華靡不喜城市何敢勞民傷財以重吾罪
耶忱乃止　蔣貴王驥等討麓川大破之思任發遁
去移兵討韋郎羅韋郎羅者維摩賊也驥遣偏師抵
賊境言王尚書大軍且至韋郎羅走安南傳檄入安
南追之安南人斬其首來獻　閏十一月　以李時
勉爲國子祭酒　十二月　普花可汗及也先遣人

貢馬
七年春正月　二月　三月　上親策會試中式舉
人一百五十人賜進士是科有所建立者呂原項忠
程信韓雍姚夔　王驥班師還京論功封蔣貴定西
侯驥靖遠伯陞郎中侯璡爲禮部右侍郎楊寧爲刑
部右侍郎餘各陞賞有差　命南京造遮洋船三百
五十艘給官軍由海道運糧赴薊州諸倉　命右僉
都御史王翱提督遼東軍務時遼東守將屢失機勑
翱往督之令便宜行事翱至詰責玩寇失機故將初
欲斬之因其叩頭祈免且未受已約束姑令戴罪立

功踰月躬出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築墻垣濬濠
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仍簡閱
戍卒措置糧餉邊用充足人樂於戰守　夏四月
五月　六月　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中山東武城
人初以國子生授大寧都司經歷以靖難功累遷至
尚書封茌平伯謚榮襄　秋七月　以大理寺卿王
文爲右都御史　以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爲工部
右侍郎永和初由教官簡任兵科時方營建諸司廨
署役繁事殷廷臣多疏永和遂超擢焉　始置戶部
太倉庫　吏部尚書郭璡罷都御史王文既其貪墨

故罷之　以禮部左侍郎王直爲吏部尚書　八月
以僉都御史魯穆巡視江南　九月　冬十月
大皇太后張氏崩謚誠孝昭皇后　太后大漸召內
閣諸臣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舉者楊士奇
對曰有一二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胤臨御四年當
命史官脩其實録仍用建文年號太后頷之其二方
孝孺已誅　文皇帝詔收其片言隻字者論死乞弛
其禁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之太后默然未答士

奇等即趨下叩頭稱受顧命而出　復命定西侯蔣
貴充總兵官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提督軍務征
麓川緬甸先是思任發既敗走緬甸太軍還復出爲
寇命貴驥再督諸軍往征之至雲南檄緬令縛送思
任發緬人懷詐黨惡匿思任發不遣貴等促兵攻緬
破之思任發復遁去俘其妻子旋師加貴驥歲禄各
三百石　按李賢曰麓川初叛適王振操柄欲逞其
忿槩士奇等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爲耕守計振不從
與兵部謀王驥阿振意遂興兵驥督東南兵十五萬
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思任發不可得焚寨而還
殺無辜十數萬且以爲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
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騷擾軍民

疲弊殆不可言復窮其所思任發又不可得而還賞
功陞秩復半於前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
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與夫陞秩之
俸各萬萬不可勝計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
結貽害生民人以驥爲功之首其實罪之魁也　十
一月　十二月
八年春正月　以王直爲吏部尚書王英爲禮部左
侍郎馬昂爲刑部右侍郎　二月　三月　夏四月
雷震奉天殿鴟吻詔求直言　侍講劉球上言十
事其一勤聖學以正心德其二親政務以總乾綱其
三別賢否以親正士其四選禮臣以隆祀典其五廣

靡不前於是內閣之柄悉爲王振所攘生殺予奪盡在其手去大臣之不附己者兵部尚書徐禧工部侍郎王佑皆險邪小人首開趨媚之路百計效勤極盡諂媚之態自是舉朝皆以翁父稱振禧等又宣言於衆曰吾輩不進見致禮者必且得禍衆聞之益懼皆具金銀幣帛進見自此遂以爲常初惟府部院寺大臣以後百執事及在外方面皆行之當朝覲日郡邑庶職無不進見有致千金者一時以廉者爲拙貪者爲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去陛防勢不可止矣　王佑貌美無鬚媚事王振振甚眷

之一日問佑曰王侍郎爾何無鬚佑對曰老爺無鬚兒子豈敢有鬚時聞之閭巷傳笑　下大理少卿薛瑄獄初王振問於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時瑄爲山東提學僉事乃召爲大理少卿瑄至京士奇謂瑄宜詣振謝瑄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邪後遇諸塗瑄復不禮振滋不悅會有武官病死其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辨其冤屢駁還之都御史王文詣事振諧之振嗾御史劾瑄受賄故出人死罪請廷鞫竟坐瑄死罪下獄瑄怡然曰辨冤獲谷

死何愧焉在獄讀易以自娛至復奏將決家人乞代死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死除名放歸田里　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門下適南畿巡撫周忱時亦在京謁振振知忱與敬宗同年語之以意忱詣敬宗達之敬宗不從曰吾爲人師表而可求謁中官忱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遣文綺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爲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見於是士夫之賢者稱其風節云　追封元儒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廟庭　冊立皇

后錢氏　厍剌太師順寧王脫歡死子也先嗣自脫歡殺阿魯台併吞諸部勢浸強盛至也先益橫屢犯塞北邊境自此多事矣　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鎰掌院事以左都御史王文巡撫陝西鎰蘇州吳縣人忠厚端謹寬平簡易鎮陝十餘年雨暘時若年穀屢登民親愛之真如父母每出行皆頂香迎候爭爲扶轎雖禁之不息也及鎰去民多圖其像事之如神及丈代之欲懲其寬而濟之以猛民陽畏而陰實怨之年歲凉饑邊事日擾非復昔時之氣象矣吳人稱鎰父孟玉平居好善一夕夢神告曰吾降生爲而子

以大而門遂生釁豈因陝之異政而附會之與抑理
或然也　五月　陞王翺爲副都御史仍撫遼東提
督軍務　畿內旱蝗　六月甲申朔日食　翰林侍
講劉球下錦衣獄初球以災異上疏中謂太常不可
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至是編脩董璘自陳願爲太
常少卿振因誣球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爲璘地并逮
球下獄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
五更順攜一小校推獄門入球與董璘同卧小校前
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
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舉

足踢倒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
地董璘從旁匿球血裙數日密歸球家家人始知球
死乃以血裙爲櫬歸葬小校本盧氏人與收九疇爲
鄉鄰九疇素愛其年少俊美因與往來後又不至甚
訝之一日來見九疇視其貌黃瘠不類惜之曰汝無
有疾乎狀貌乃頓異如此小校吐實且曰馬順將舉
事之日密語吾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刃
注望士奇感泣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宣德故后
靜慈仙師胡氏卒　十二月　九年春正月　新建太學成先是太學猶因元舊更
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太學日就廢

代球數順罪一時謂爲球所憑云　秋七月　王振
惡祭酒李時勉守正誣攂傾擠傳旨荷枷國學門諸
生石大用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者數千人
命釋之遂乞致仕去諸生涕泣送者塞途京師爲之
罷市　八月　致仕國子祭酒胡儼卒年八十三儼
宇若思南昌人洪武二十年鄉舉明年中乙榜授華
亭教諭時年尚少抗立師道以學行率諸生內艱服
闋改長垣薦知桐城入爲翰林檢討直內閣歷論德
祭酒掌翰林院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家居沉潛理學
充養日粹晚年益有得云　九月　倭寇浙東按察

僉事陶成整飭海道率兵平之　冬十月　徙封鄭
靖王於懷慶　楊士奇子楊稷殿死人命數多逮繫
法司至是審實斬之士奇以疾在告御劄慰之曰卿
歷事祖宗以及朕躬啓沃弼贊勞勩寔多比卿以疾
違朕左右者數月朕心拳拳惟卿子垂家訓千國紀
朕不敢私卿其以理自處勉進藥食早圖康復以副
注望士奇感泣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宣德故后
靜慈仙師胡氏卒　十二月　九年春正月　新建太學成先是太學猶因元舊更
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太學日就廢

弛佛寺時復脩建舉措舛錯何以示法天下請以佛寺之費脩舉太學以示養賢及民之意從之至是太學成　上臨視祇謁先聖行釋奠禮京師翕然快觀

二月　陞曹鼎爲翰林學士　三月　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士奇平生薦達士類有古大臣之風而溺愛不明釀成子惡舩戀榮寵老不知止君子惜之　夏四月　命翰林學士陳循入内閣辦事　大旱遣官請雨于嶽鎮海瀆　五月　以刑部侍郎楊寧參贊雲南軍務　六月　秋七月　元良咎入寇成國公朱勇率諸將分道出塞擊之　閏七月　浙西大水

八月　九月　冬十月丙午朔日食　十一月　十二月

二月

十年春正月　宴天下來朝賢能官布政丁鎡等于禮部先是刑科給事中鮑輝言天下各官來朝乞勅吏禮二部詢訪有廉能著稱治行超卓者禮部官引赴御前面奬勸賞吏部具録姓名待其考滿舉薦擢用　上從之至是會舉司府州縣官丁鎡等賜以勅諭宴于禮部　按此實勸賢盛典祖宗朝間一行之迨後遂爲故事凡復任者遍給勅諭無復旌別而濫

郡

十一年春正月　二月　三月　太師英國公張輔等奏議國子監聽講輔等偕侯伯二十餘人早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假詣國子監聽講上許之命以是月三日往祭酒李時勉命諸生講五經各一章講畢設燕諸侯伯皆列坐惟輔與時勉抗禮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薄暮始散　降巡撫河南山西兵部侍郎于謙爲大理少卿謙巡撫兩省十餘年上章舉忝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忤王振意候言官劾其擅擧自代之罪降職罷巡撫兩省之民萬餘赴

閩乞留乃復命以少卿巡撫　夏四月朔日食　倭寇浙西　五月　六月　秋七月　少師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

按洪武中懲胡惟庸之專權生亂遂罷丞相而分任六卿立定祖訓嚴爲禁革俾永不得設丞相貽謀垂慮至深遠也內閣置大學士以備顧問官僅五品不預政柄而遷轉屬於吏部各相黜制其防尤密自三楊入閣乃以少師尚書兼大學士官尊於六卿而口銜天憲自是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矣故中外皆稱之曰宰相云　八月　吏部尚書王直侍郎趙新曹義掌光祿寺事戶部侍郎奈亨下獄禮部侍郎錢習禮署吏部事　九月　以獻埜爲兵部尚書　冬十月　閱武于近郊　十一月　命襄城伯李隆帥師巡邊　十二月　召楊寧還以侍郎侯璡參贊雲南軍務

十二年春正月　詔選翰林院講讀以下官十人入東閣習制誥讀中秘書與選者侍讀江淵裴綸侍講杜寧謝璉王玉脩撰劉儼商輅編脩陳文呂原李紹劉俊仍令侍經筵　二月　祭酒李時勉乞致仕許之　以蕭鉉爲國子祭酒　巡撫宣大都御史羅亨

信上言虜酋也先專俟釁端以圖入寇宜預於直北要害增置城衛備之議者寢不行時參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二丁取一爲兵又有勅令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亨信奏言比虜方驕邊民疲甚加以邊地鹵薄若如所言是絕其衣食而逼其逃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詔從之　復于謙兵部右侍郎理部事先是謙丁父喪詔起復累疏乞終制不允遣行人汪琰諭祭營葬事畢還朝陛見遂復前職留京既而復聞母喪朝廷以邊事方殷仍命起復　三月　夏四月　閏四月　五月　進王翱爲右都御史仍提督遼東軍務　下覇州知州張需獄謫戍邊需才長於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洎守覇見民游食者多每里置簿列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編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不一年俱有恒產生理日滋蓋以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朝覲至京遂受旌典尋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驌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諸郡人皆便之有牧馬者擾其民需笞之領牧者譖於王振捕之下獄笞楚

幾死竟謫戍邊　按張霈之政雖古之循良不是過也使天下之爲郡縣者皆若此則海內富庶而三代之治不難復矣有臣如霈正宜如漢汲黯衰表選爲公卿以勵其餘顧爲王振擯沮其殆斯民之不幸而國家之否運也　六月　禮部右侍郎錢習禮致仕

秋七月　河決張秋潰沙灣入海壽決榮澤入淮工部尚書石璞治之　八月朔日食　九月　禮部侍郎兼侍講學士馬愉卒　冬十月　浙東葉宗留反

十三年春正月　二月朔日食　三月　殿試禮部

中式舉人岳正等一百五十人賜彭時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岳正一甲第三又得王恕劉珝夏寅陳俊彭時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旦隱几不寐竟失朝斜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禮書胡濙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掌錦衣衛尋　上是之　命內閣選進士爲庶吉士止選北方及四川人而萬安遂與其列

夏四月　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僭稱閩王先是巡閩御史柳華檄各郡縣令鄉村置監門望樓編鄉民爲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以防寇盜不從令者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總甲嘗佃人田例於輸租外餽田主以新米雞鴨茂七始倡其民華之又以輸之治不難復矣有臣如需

九月　侍郎孫原貞鎮守浙江都御史軒輗爲巡撫　冬十月　雲南思機發叛總督軍務靖遠伯王驥總兵都督宮聚副總兵張凱田禮帥師討之　宣府總兵楊洪破虜阿台於塞下封昌平伯尋總兵鎮守宣府　十一月　王驥兵至金沙江思機發堅柵以拒驥潛渡破賊柵乘勝進至孟養賊斂衆據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思機發遁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自古中國兵無淩金沙江者至是深入夷酋皆震恐驥還詔增祿一百石起復于謙爲兵部右侍郎　張楷分兵討浙賊葉宗留副總兵陳榮戰歿楷進兵討閩賊　朝廷慮葉宗留與閩寇合命御史朱英與中官分守閩浙要地英榜諭脇從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生致賊首周明松等數人械于轅慶元諜報賊衆三萬來劫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英不可即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之遁去　十二月

十四年春正月　大發兵討閩寇先是陳詔既敗賊勢益熾遂圍延平汀州張楷奏請益兵乃命寧陽侯陳懋充總兵官保定伯梁珤平江伯陳豫爲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爲左右參將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太監曹吉祥陳豫監軍御史張海丁瑄紀功大發兵討之　鄧茂七寇建寧掌府事福建左參政張瑛戰死瑛初知建寧府多善政進參政仍掌府事至是茂七寇城瑛憤率兵拒戰陷陣而死　二月　鄧茂七中流矢死賊黨推茂七兄子伯孫爲主　北虜酋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作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入寇大同　貴州苗反總督軍務兵部侍郎侯璡副總兵都督方瑛率兵討之　彭韶曰先是麓川之役朝議皆以爲不可獨王振與王驥主之盡調

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陞秩萬數而夷酋終遁將士多死大軍未班列衛空虛苗獠乘間竊發攻圍城堡於是貴州東路閉矣驥與都督官聚張軏等先後擁歸師所至人遮泣陳苗獠之害皆曰吾征麓寇不受命殺苗也去之苗前截後殪我軍無復紀律死亡數萬軏等僅以身免諸城被圍歲餘乃解饑死者太半而東南因之騷動驥輩不得辭其責矣惜哉昔唐天寶之盛而有事雲南今我正統之盛亦以麓寇爲意世道升降之幾無乃有數存焉吾於是不能無感　三月　以監察御史韓雍爲右僉都御史巡撫

江西先巡按江西有聲吏民奏留再巡一年回京遂有是擢時年纔二十有八民情吏治素所詣練恩威大著凡臨衆決事皆引經據律一時皆以爲不及云

浙江僉事陶成招賊首譚宗留陳諫胡降之擢成按察副使時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倏出官軍調集又復遠遁師老財費莫能爲計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懇惻宗留等環聽竦動悔悟率其黨出降惟陶得二叛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　夏四月王驥擒苗虫富檻送京師伏誅尋召驥還　五月

侍讀學士張益直文淵閣　湖廣苗反右都御史王來保定伯梁珤率兵討之　六月　丙辰南京宮殿災是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謹身殿火起延及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皆盡燬下詔赦天下　前少保大學士致仕黃淮卒謚文簡　秋七月　熒惑入南斗　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兵失利邊塞城堡多陷警報時至王振不與大臣議勸駕親征百官伏闕固合圍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遣使持書通和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

洶洶聲息愈急駙馬都尉井源等敗報踵至隨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悉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佯避誘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兵比行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惟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踈虞僭乘輿千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繖覆營雷雨大作人畜驚懼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於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請宜從紫荊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　八月　辛酉上至土木壬戌我師敗績車駕北狩先數日師過雞鳴山虜追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冒入鵝兒嶺虜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兵部尚書鄺埜請車駕疾驅入關嚴兵爲殿振怒曰豎腐儒安知兵事次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虜四面合圍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遣使持書通和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

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攻圍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官侍虎賁矢被體如蝟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英國公張輔尚書鄭埜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皆死其幸免者踰山堅谷連日饑餓僅得達關驟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盡爲虜人所得　虜酋也先奉上居伯顏帖木兒營伯顏亦也先弟也　戊辰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段疋等物詣也先營請還車

駕　己巳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郕王權總萬幾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啓事施行　辛未皇太后詔立皇長子見深爲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郕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　癸酉早朝九卿科道交章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郕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官言振罪惡滔天傾危宗社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族屬何以慰安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衆隨擁入太監金英傳令旨且退衆奮欲捽英英懼復傳旨言籍沒王振等家英脫身入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且去給事中王竑積起捽馬順首曰馬

順平昔助王振爲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衆爭毆之蹴踏分裂頃刻而斃血流庭中復索振所親信長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都御史陳鎰奉令旨籍振宅并其黨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跽于庭衆共唾罵之衆競譁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王亦疑懼屢起欲退還宮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令旨馬順罪惡應死勿論奠論百官各歸澄事皆拜謝而出明日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命籍王振家振宅在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珍奇寶玉綺繡金銀凡十餘庫是日磔王

山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　皇太后命以于謙爲兵部尚書　甲戌虜擁　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駕都督郭登閉門不納　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虜知　乙亥伯劉安孫祥霍瑄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駕既獻虜猶不應竟擁駕去初虜來索賂郭登曰虜始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却其營奪駕入城此爲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刀因擁駕還召壯士與之盟繳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賞

士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沮者既淹久虜驚擾而去　虜擁上皇道宣府總兵楊洪閉城門不出朝廷聞之逮洪繫詔獄　上既陷虜營也先屢欲謀害一夜忽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馬虜人由是恐怖益加敬禮錦衣校尉袁彬爲虜所掠得侍　上左右頗知書識字百凡警敏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虜至是亦與彬同侍駕留虜庭維持調護二

人之力居多又有衛士沙狐狸者亦隨　上至虜中汲水取薪備極勞苦也先問之亦善於應對云　庚辰皇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皇太子幼冲未能蒞祚理萬幾廊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於是文武羣臣交章勸進擇日行禮　懿旨命翰林脩撰商輅彭時入內閣辦事　是月廣州盜黃蕭養圍廣州殺副總兵都指揮使王清遂僭稱東陽王蕭養者南海冲鶴堡人以強盜事露禁郡獄踰年所卧竹床漸生竹葉同禁者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設謀越獄聚羣盜赴之者旬日至萬餘人遂攻圍郡城官軍禦之輒爲所敗城中困餓死者相籍剨裹雲梯吕公車衝

城幾爲所破招誘愚民至十餘萬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进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伏兵出柴中擒清盡殲其軍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而死蕭養既屢勝遂僭號改元據五羊驛爲行宮授僞官百餘人　九月朔上在虜營也先遣使來言欲送上還京師使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二百疋賜也先　終未廊王即皇帝位遥尊上爲太上皇帝詔赦天下改明年爲景泰元年　也先復遣使致書辭甚悖慢兵部尚書于謙言于帝曰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爲計通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分遣官四散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宜令都督孫鏜衛頴等統領軍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輩分投巡視勿致疎虞從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插毋爲虜所掠通州壩上倉糧不可捐棄以資虜宜令在宮人員悉數關支准作月糧之數實爲兩得帝皆嘉納施行之

進陳循爲戶部尚書高穀爲工部尚書仍兼學士商輅彭時並進侍讀時以憂制去　擢郕府左長史儀銘爲禮部左侍郎右長史楊翥爲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爲太僕卿審理副余儼遷僉都御史伴讀俞山爲鴻臚寺丞楊輿爲戶部郎中　時京師擾攘人心洶洶廷臣雖職居臺諫者亦莫敢昌言國是長洲練綱以鄉舉士歷事都察院上中興要務八條一曰謹天變二曰急先務三曰正軍法四曰布恩澤五曰廣言路六曰屏奸邪七曰公薦舉八曰察羣吏揆古証今大要謂中興與創業無異因敗爲成轉禍爲福加誅以爲衆戒帝命所司知之　擢兵部

惟在君心一轉移之間　帝命所司知之　擢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並爲副都御史分守居庸紫荊等關　給事中程信薦薛瑄爲大理寺丞分守北門　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民壯之設蓋肇於此云　命武清伯石亨總京師兵馬亨先協守萬全坐不救乘輿械繫詔獄至是使戴罪總京營兵馬　冬十月朔上皇在虜營也先以送上皇還京爲名與可汗脫脫不花入寇紫荊關京師戒嚴先是太監喜寧原係胡種及土木之敗降于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爲彼嚮導奉上皇自紫荊關入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朝野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英召廷臣問計侍講徐珵自以爲通曉天文倡言上占天象京師必不可守必須南遷語瑣瑣不已英叱之令人扶出　練綱復上勤王急務疏其畧曰虜勢猖獗非直要求金帛而已未必不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我國家國富兵強固非宋比然求其人如种師道李綱亦未多見乞遴選武臣授以方畧俟其深入乃奮擊之及勅邊將勒兵內向邀其歸路設有倡爲和議緩於武備且請南遷以圖偷安者即爲奸臣宜即加誅以爲衆戒帝

閱悟命施行之且奇其才即授以浙江道監察御史

明日于謙上疏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太監金英宣言於衆曰有以遷都爲言者　上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固守之議始決

時承平日久城外壩上等處倉場芻粟以數百萬計于謙聞虜迫于關遂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之一面奏聞或謂姑待報謙曰寇在目前若少緩彼將據之適以資其糧餉宋時牟駝岡之事可監矣衆皆是之　虜破紫荊關孫祥走死遂薄京城命于謙石亨

等率師出德勝門守禦　虜焚長陵獻陵景陵　虜既抵城下連日攻城四散抄掠石亨等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嗾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衆知其詐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朝上皇復等至虜營見　上皇及也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上皇諭二人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復縱騎四面剽掠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策莫能支矣先是陳循等疏請勅宣府遼東總兵楊洪曹

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至是又請勅數道論回回韃靼及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復致書與司禮太監興安云約誘也先入寇宜乘其孤軍合兵勦殺詔許之所致書爲也先遷卒所獲既而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振石亨與其從子彪及管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也先宵遁從以上皇北去脫脫不花闢之遂不敢入關亦北遁

也先出居漠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出紫荊關連日雨雪乘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衣彬執控哈銘隨之既入虜境也先來見宰馬披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　脫脫不花遣使來獻馬議和朝廷却之胡濙王直言不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開之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　釋楊洪于獄中使之自効洪與孫鏜范廣等率兵二萬擊餘虜于涿州紫荊等處逐至固安大捷補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首四百八十邀還俘掠人萬計　先是郭登欲率所部兵并糾集忠義入援登者輦昌侯郭子興之孫初爲勳衛從征麓川有功擢都督僉事協守大同時我師屢剋邊陲無完地大同軍士戰沒之餘城門晝閉人心恇解

有愛登者謂之曰事已至此奈何登曰天若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勢莫遏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登雖處危疑而氣益壯弔死問傷親爲畀劑傳藥晝夜籌慮脩城繕兵以圖後舉既而虜侵京師登議率所部并糾集忠義從鷹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畧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爲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內廷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慮首尾不救之患且曰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焉　尚書石璞

鎮守宣府　都御史沈固鎮守大同　都督王通守天壽山　僉都御史王竑守居庸城昌平　都御史鄒來學提督京東軍務　平江伯陳豫守臨清　改刑部侍郎江淵爲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擢吏部侍郎何文淵爲吏部尚書文淵初由温州知府超陞刑部侍郎以病乞歸至是廷臣乞起之乃召爲吏部侍郎至京遂進尚書尋加太子太保

改戶部尚書周忱爲工部尚書仍巡撫南直隸時蘇松糧運不繼仍命忱巡撫添撥民運數百萬石承造軍器數萬件皆辦次發運未嘗愆期　十一月

虜退京城解嚴降詔撫安天下　楊洪等班師還京論功封洪昌平侯石亨進封武清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餘陞賞有差　按李賢曰楊洪起行在生長邊陲用詭道以立邊功歷陞將帥善於劫營虜人畏之然自宣德以來胡人與中國和好厚往薄來未嘗大舉入寇其有擾邊者不過朶顏之類多不過百餘騎少或十數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大抵用謫取之及也先大舉入寇洪在宣府驚惶無措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在後衝之必無是敗及胡人奉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視君父之難畧不爲急

所存可知矣後召至京師適虜寇猖獗人心驚疑念以舊將遂進侯爵亦終不能大挫賊鋒然在邊校之諸將紀律頗嚴士卒用命爲一時之巨擘云嗚呼由此觀之要亦非忠勇之將也　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徃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郊社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爲便從之　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宣府孤危既而

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皇皇或欲遂棄其城衆紛然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伏劒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始定城中老稚懽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以守虜知有備不敢攻北門鎖鑰賴以保全亨信之力也　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等討福建盜執鄧伯孫誅之餘黨悉平先是懋等受命南征至建寧鄧茂七已敗死伯孫繼之勢益熾懋等乃揭榜招諭立賞格能自相擒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賞於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入尤溪山中降其衆數千

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鬬自茂七起事恒倚伏之遂榮乃爲書遺之許其自新諜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兵解汀漳之圍八閩遂平　命都督同知董興總諸道兵討廣東盜黃蕭養以兵部侍郎孟鑑贊理軍務僉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　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老營伯顏帖木兒設帳迎駕進膳上壽　虜寇遼東提督都御史王翱等嚴兵禦之虜遁去　十二月　虜寇甘州提督都御史馬昂牧飲人畜悉入城堡

簡精銳選騎射躬擐甲冑出屯山陲以伺之虜聞遁去　尊皇太后孫氏爲上聖皇太后尊生母吳氏爲皇太后冊妃汪氏爲皇后冊上皇宮嬪周氏爲貴妃即皇太子所生母也　追封英國公張輔爲定興王謚忠烈　命禮部右侍郎俞綱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綱無他材能以生員薦入翰林騰寫宣廟實錄除郴府審理至是以從龍恩驟進密勿尋改爲南京禮部侍郎　令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各處起解備用馬匹照北直隸事例論糧分俵

恭仁康定景皇帝景泰元年春正月朔　上皇在虜營寫表祝天行禮也先迎上皇幸其帳宰馬設宴帝受朝免賀　彗星見　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比賀節進冬衣上謂必能識太上皇帝者始可行羣臣懼謝罪繳納原奏事遂寢　御史練綱上時政五事皆一時安攘之計命下其章于所司　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內閣陳循高穀同知經筵事江淵商輅及侍郎儀銘俞山俞綱祭酒蕭鎡侍講學士劉鉉詹翥趙琬皆兼經筵官　內侍單增下獄時增恃寵驕縱威勢日熾大臣有紿武弁持賄賀其生日如往年王振故事都給事中林聰合科道上疏暴其罪惡且謂不然必蹈覆轍帝覽疏命錦衣衛捕治尋釋之　都督汪全恃戚睥睨勢縱家人奪民田御史朱英等劾之復起羣邪趨媚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乞急治之詔責全歸其田于民　大學士彭時乞終繼母喪不許忭言去　以副都御史軒輗鎮守浙江兼理鹽課　北虜入朔州大同守將郭登敗之於楞梳山初賊

入境登率兵躡其踪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二鼓東西沙窩賊營白朔州掠回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於是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率先諸軍繼之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首虜二百餘奪回被擄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捷聞賜勅褒美進封定襄伯食禄千一百石與世券　閏正月　京師烈風晝晦　鎮

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兵出大同宣府尋召還勅大理寺丞薛瑄總督松潘糧餉　二月　侍講劉定之抗疏言人主當總攬乾綱親決政務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近臣侍于側大臣奏于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謀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遵而行之則剖決萬幾日益以熟審察百官日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無事但以奏本進入擬旨批出臣恐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成也疏入不省　以邊圉事啟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　自後納粟入監此其肇端云　山西行都司天城衛

令史賈斌上疏言漢桓帝權歸宦豎唐文宗受制家奴宋徽欽聽用閹寺皆馴致敗亡太上皇失位去國亦由此輩今皇上肇登寶位宜法高皇帝以爲治事無大小必悉經宸斷閹人專備灑掃不許竊柄凡阿諛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天下一新矣臣於歷代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與特寵宦官撮其尤者録成四卷名曰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宦者亦不得縱其姦宄之私矣事下禮部尚書胡濙覆奏謂斌言雖有理然童皇帝御製臣鑑已行頒給足爲勸戒所編不必刊布且言斌擅自離役發回原衛斌後莫究所終　按洪武中馮堅以一典史言防制宦官事稱旨超擢僉都御史使斌遇其時當與馮堅同陞矣胡濙乃沮格之無非畏避宦官以爲容身之地耳豈大臣以人事君之道哉　進苗衷爲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贈前侍講劉球爲翰林學士謚忠愍球二子長鈇次釬皆好學通春秋痛父死於非命皆杜門家居養母絶意仕進及王振馬順死球被褒贈時刑部侍郎楊寧巡撫江

西召二子慰勉之曰先公忠義顯白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出應舉釿即舉是秋鄉試第一尋與兄鈇先後登進士鈇仕至參政釿選翰林庶吉士改御史陞浙江提學副使雲南按察使嗣世子孫科第相仍人謂天固所以報忠愍云　三月　虜分道入寇　兵部右侍郎俞綱直文淵閣專出理部事　孫原貞爲兵部右侍郎參贊浙江總兵都督李信軍務　夏四月　叛臣喜寧伏誅寧懷二心數教也先擾邊且不欲送上皇還京上皇深惡之謂不誅寧還京未有期也寧又忌袁彬誘彬出營將殺之上皇急救之乃免及

是彬與上皇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繫磐髀間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城下宣府參將楊俊出與寧頡書磐抱寧大呼俊從兵遂縛寧至京師誅之自寧既誅虜失其嚮導稍稍厭兵矣　都督董興等大破廣州賊黃蕭養誅之初楊信民爲廣東參議有惠政恩信素孚於民及爲都御史巡撫至廣州民爭歸之信民發粟賑濟民益喜賊衆日散既而信民卒與等帥兵至時天文生馮軾隨行至中道夜半聞雞鳴與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雞不以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經清遠峽有白魚入舟中軾曰昔武王伐紂有此徵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養聚船河南千餘艘勢甚張衆欲請益兵軾曰兵貴神速若復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與從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墜于河南岸軾以所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至是興師官軍至大洲頭與賊遇果大破之蕭養中流矢被擒伏誅餘黨悉平封興海寧伯　吏部侍郎何文淵請罷貴州布政司不許　大同參將許貴請使虜議和不許　國子祭酒致仕李時勉卒年七十七謚文毅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永樂二年進士庶

吉士授刑部主事召脩書進翰林侍讀十九年以言事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職洪熙宣德初累上疏觸怒下獄正統三年進學士陞祭酒觸王振怒幾不免乞致仕平生操行脩潔嚴以持己恕以待人蓋剛方正大之士云　五月　虜攻代州　處州賊陶得二寇武義縣浙江按察副使陶成禦之戰死得二先已招降既而復叛率衆來攻武義無城惟設木柵賊大至或勸成稍卻以避其鋒成不可麾兵與戰自辰至申俄而城中火起蓋賊有潛入城爲內應者兵遂大潰成策馬突陣死之事聞贈左參政諭祭配享越國

公胡大海廟廕其子魯爲廣東新會縣丞成廣西鬱林人初舉鄉試告就遠方授交趾典史以有守有爲累薦至今職　立京營團操法于謙以京師兵馬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每遇調遣選摘轄撥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或至誤事乃議揀選諸營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分爲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每五千用都指揮一員每千又用指揮一十員把總每五百名用指揮十員分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常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管都督等官統領前去號令歸一行伍不亂團營之設自此始　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初諡文安改諡文忠英字時彥金谿人平生直諒好規人過不爲三楊所喜　城固原　六月　薛瑄轉翰貴州　北虜使來議和遣禮部左侍郎李實等使虜先是也先以和議不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遣京請和是時韃靼政事皆叅政完者脫歡獨番文赴也先專之其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爲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又少衆虜鄙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獎則均受及欲和耻屈意而陰使阿剌等來言於是禮部會奏虜遣使迎復當從明旨帝御

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爲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首對曰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帝不懌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爲之非出朕心于謙對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荅使盡禮紓邊患耳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羣臣出太監興安復出傳旨言爾等固欲荅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當弼其人耶衆未荅王直面發赤厲聲曰豈可如此言今日羣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是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至再興安語塞既而陞都給事中李實爲禮部左侍郎羅綺爲大理右少卿充正副使以行勅書既下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驚訝詰內閣白之遇興安被詬曰爾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實等遂偕虜使北行　秋七月朔　李實等起行十一日至也先所營失八兒禿之地也先曰你每來的好我正歡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每七月十五日人馬到北京也明日引實等見　上皇進紵絲四疋梗米魚肉煤炒燒酒等物實等泣下叩頭畢見上皇所居者皮帳布幃蓆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爲移營之具上皇謂實等曰比先我來非以游畋而

出乃爲天下生靈計躬率六軍征討迤北不意被留
皆王振陳友馬清馬雲所致也及也先實有意送我
回被喜寧引路先破紫荊關搶殺人後至小黃河及
乾河屢欲送我回俱被喜寧阻住喜寧聞已凌遲處
死陳友等不要饒他因問聖母及今上安好上皇泫
然淚下既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
實曰昔陛下錦衣玉食今服食粗陋乃如此因極言
王振當日寵之太過以致傾危國家而陛下有蒙塵
之禍上皇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此亦朕不能獨斷
今悔何及也先宰馬置酒以宴李實實以迎駕之意

告也先也先曰大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
接駕　上皇帝留在這裏是一箇閑人我還你每我
千載之後只圖箇好名你每回去奏知務要差太監
一二人及大臣三五人來迎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
去呵忒輕易了你每皇帝復再三言之十四日實等
辭　上皇歸也先遣其右丞把禿同赴京復遣人同
羅綺往大同調回山西大同一帶擾邊人馬時虜主
脫脫不花普化可汗亦遣其平章皮兒馬黑麻來議
和朝廷復遣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使虜報命是
月壬子起行甲寅至懷來遇李實亦至丙辰實等至

京奏請使臣奉迎不許文武大臣上章懇請遣使亦
不許帝問李實也先講和之意虛實如何實對曰臣
入番境彼處虜人皆忻悅夾道謳歌沿途扎營勸臣
飲之咸願和好蓋因彼處人馬相繼病死又因離家
駐邊上日久論其和意似有實情帝曰待楊善回來
再定奪　八月　丁卯楊善等至虜營也先見善等
至甚喜許送　上皇還京有平章昂克問有何禮物
來迎皇帝善曰太師仁義克順天道敬我君父故送
還豈爲財物乎此舉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
太師愛錢了也先曰都御史說的是昂克說不合理

我只圖垂名後世耳也先復問善皇帝回去還做否
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如何來
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與堯舜一般
明日善等見上皇于伯顏帖木兒營又明日也先設
筵宴請上皇至其營餞行善等亦侍飲也先曰都御
史坐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
君臣禮也先顧羨曰中國好禮數又明日伯顏亦設
宴與上皇餞行又各設筵宴與使臣送行癸酉上皇
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率兵護送乙亥
日過野狐嶺丙子至萬全右衛演武亭駐驛丁丑宣

府南城東駐驛戊寅仍駐宣府　下千戶龔遂榮詔獄時上皇已入塞朝廷猶以虜情多詐爲疑禮部連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遂榮寓書於學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大畧謂上皇之出非游畋無益爲宗社計耳今都人一聞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穀袖其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況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胡濙欲封進庶見朝野同情以感動上心都御史王文止之陳循見之恚甚言遂榮非分請治其罪遂下錦衣衛獄尋會赦得釋　巳卯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畧朝退多官集會議所王文忽厲聲曰來孰以爲來耶黠虜豈誠眞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孰以爲來耶衆素畏文聞此皆相顧無復有言者胡濙獨具儀注送內閣　庚辰上皇至居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免羣臣迎丙戌百官迎于安定門　上皇自東安門入今上迎拜上皇答拜各述授受之意推遜良久乃送上皇至南宮陞座羣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　劉定之曰聖朝承平旣久鬱蘗潛滋內而姦臣播弄外而驕虜憑陵故已已中秋之變亘古所無然尚賴天心默佑皇圖鞏固振威以遏其侮厚德以順其化故庚午中秋之變亦亘古所無斡旋乾坤撥亂返正何其神速也哉雖然聖神相繼千億萬年撫念前事豈不留心于制治保邦之良圖也　王鏊曰英廟北狩蒙塵虜人悔禍旋奉駕歸此自古之所無也固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有以中其機會是時郕王監國不欲急君邊人謝之曰中國有主矣虜人抱空質而負不義於天下所以汲汲來歸蓋合鄭公孫申之謀也魯成公時晉人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晉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於是諸侯伐鄭鄭伯歸　按建文時節義之士相踵視死如歸至正統景泰間未五十年也土木之難未聞皎然死節如所謂南朝李侍郎者豈亦建文末年摧抑太過而士氣不無少挫邪噫此士氣之所以當培植也　苗衷致仕　鎮守雲南兵部侍郎侯璡進兵部尚書率卒先是貴州儀苗叛攻圍新添平越諸衛道梗

并遣城中食且盡命璡督諸軍往征之時普定圍急
璡自雲南選善射者爲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
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州副總兵田禮等以兵來
會克龍里甕城羊腸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圍
俱解　上嘉其功遂遷尚書又進克安莊西堡長官
司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璡得疾舁歸普定卒　命
保定伯梁珤右都御史王來督同叅將都督方英陳
友等征勦湖廣貴州等處苗寇先是靖遠伯王驥與
都督宮聚張軏等還自麓川即命征苗聚軏皆失利
惟驥擒其酋虫富檻送京師然苗勢愈熾驥亦不能
定奏言久在南裔身染瘴毒乞還朝廷乃以珤等代
之先是永樂間鞫虜來降者多安置于河間東昌等
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機
騷動幾至變亂至是發兵征湖貴及廣東西諸處寇
盜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
遂奏留于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石亨楊
洪率師分道出紫荊居庸巡哨大同宣府　是月榆
林侍講學士劉鉉主考順天府鄉試及揭曉第一人
劉宣乃廬龍軍士也同事者欲更之鉉爭曰朝廷立
賢無方不可乃止時論韙之　九月　改江淵爲戶

部右侍郎進商輅翰林學士　冬十月　以王驥爲
南京兵部尚書總督機務　十一月　上皇萬壽聖
節禮部尚書胡濙等請羣臣朝　帝詔免朝　南京
吏部尚書魏驥進表至京以老乞骸骨許之內閣陳
循驥考試時所取士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
于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謂人曰渠將
朝廷事爲一已私事安得善終　十二月　胡濙請
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不許　荊憲王請
朝上皇不許　陳鎰王文下獄尋釋之　南京國子
祭酒陳敬宗致仕　華提學憲臣

二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命右僉都御史王竑
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饑民死相枕藉竑至晝救
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奏報大發
廣運倉官儲賑之近者日餉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
徙者給米以爲道食醫子女者贖還之共用米一百
六十餘萬石全活數百萬人以空庾六十楹處流民
之病者擇醫四十人療之死者給以棺爲叢塚葬之
寫晝夜踢精慮事事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
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君子述其行事爲救荒録云
勅御史練綱巡視兩淮鹽課自是權貴中鹽者欽戢

調兵部右侍郎頃文曜爲吏部右侍郎文曜媚附于謙每朝待漏時必附謙耳密言及朝退亦然行坐不離時以文曜爲于謙婢妾內議患其黨比乃調文曜於吏部　令午朝翰林院先奏事時翰林學士周敘上疏曰臣職叨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既退各衙門即於門上次第說事君臣相與商確政務釐畫所言人懷畏憚而事幾不泄誠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王振擅權獨立在旁於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對亦不敢盡言以酸成今日之禍宜令羣臣依舊制輪流面前說事庶得

吐露肝膽不從　按丘濬曰我祖宗以勤爲治無日不朝而每日之間有早午晚三朝或再朝焉誠以自古禍亂之端皆起自蒙蔽蒙蔽之由起自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之情不通起自君臣不相接見然徒接見而不相親問答猶不見也故聖祖御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游爲開卷第一義所以示萬世聖子神孫者至矣　二月　大明寺承詔出九重冶銀爲豆駙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灑金堦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討袖金襴半墮羅裳綴嵐飄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清晝開知暇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煙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銀豆灑金堦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餐木皮和草根蒙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糧操瓢盡作滿中瘡明主由來愛一頻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　五月　江淵巡視淮徐諸郡　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欲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大畧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申外進言已詳然有關于上之身心者或畧臣以爲陛下一身國家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既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外既而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言宜賜採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諸左右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

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也時帝頗事聲色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爲閑笑編脩楊守陳賦銀豆詩未及上京師傳之尚方

後裔希惠孟子後裔希文並授翰林世襲五經博士　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欲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大畧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申外進言已詳然有關于上之身心者或畧臣以爲陛下一身國家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既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外既而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言宜賜採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諸左右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也時帝頗事聲色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爲閑笑編脩楊守陳賦銀豆詩未及上京師傳之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爲豆駙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灑金堦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討袖金襴半墮羅裳綴嵐飄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清晝開知暇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煙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銀豆灑金堦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餐木皮和草根蒙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糧操瓢盡作滿中瘡明主由來愛一頻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　五月朔日食　四川巡撫李匡破草塘賊　錦衣衛指揮盧忠有罪誅之時

上皇居南宮忠上變妄言帝怒殺中官阮浪等猶欲
窮治不已忠嘗屏人請卜者仝寅筮之寅以大義叱
之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爲風狀學士
商輅與司禮太監王誠等言盧忠是箇風子豈可聽
信他壞了大體傷骨肉之情後追問忠果謂供養真
武得其通報以妄言伏誅寅山西安邑人少瞽而性
聰警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名聞四方正統間客游
大同上皇既北狩陰遣使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寅
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
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淡歲而更龍變

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
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
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
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
也南面予衝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既而也先復
入寇京師戒嚴寅時在石亨幕下召問休咎寅筮之
曰無能爲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踰年
也先欲奉上皇南還時率以爲詐獨撫寧伯朱謙上
書懇請朝廷持不敢發寅力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舉
義我中國反失奉迎之禮獨不爲夷狄笑乎亨遂與

于謙協議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　秋七月　尚書
石璞兼大理卿總督軍務轉餉獨石　處州盜平析
麗水青田二縣地置雲和宣平景寧三縣　王來率
兵討貴州賊　以薛瑄爲南京大理卿　八月　巡
撫南直隸工部尚書周忱乞致仕命戶部侍郎李敏
代之忱在南畿二十二年兩遭喪皆起復視事忱爲
人謙恭不立崖岸謀慮深長善採衆論征輸皆有常
度遇屬郡有荒歉即以便宜行事撥餘米以補成數
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及馬草夏稅鹽鈔驛馬鋪陳
歲辦該徵者盡出於所積餘米民賦歲輸外再無他

役科率之擾諸郡縣學校先聖賢祠宇橋梁河道多
所脩葺濬治一切取諸餘米人爭爲立生祠沒因以
祀之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盡
括餘米歸之官於是徵需雜然而遍貟日多人益思
忱之功　九月　以陳文爲雲南右布政使　冬十
月　浙閩盜平　以孫原貞爲兵部尚書鎮守浙江
福建　以文選郎中李賢爲兵部右侍郎　以祭酒
蕭鎡爲戶部右侍郎與禮部左侍郎王一寧俱兼翰
林學士並入內閣參預機務　中書舍人何觀調外
任時觀辦事文淵閣奏言大臣如尚書王直胡濙等

正統中皆阿附權姦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來朝宜驅置于南方下科道看議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玉爲奏稱謂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正觀罪等語同列林聰葉盛皆勸玉易稿不從盛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曹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之事乎球之死人至今以王振馬順爲恨此諸君所親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爲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他日計乎玉意解乃稍易數語奏上詔令錦衣衛杖觀調外任明日盛道遇錦衣二鎮撫語

及杖觀事皆曰彼何可深罪杖惟具數耳是武臣猶知事體毛玉言官顧獨覬望云　十一月　十二月　三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也先遣使通好固邀我使往報言官以虜懷窺伺之心宜絶之執政謂苟不往報恐開邊釁侍講劉定之言宜遣使驀磎之使我得以益脩内治朝廷從言官之議詔絶之令廷臣共議備邊長策李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又有取勝之道

未亡也但後來用車戰者不唯失利且車亦牽制難行至目爲鶡鴣車謂其行不得也李賢余子俊丘濬猶陳車戰之利者豈亦未嘗試與　二月　也先攻敗普花可汗來獻捷　進江淵爲吏部左侍郎蕭鉉爲戶部右侍郎　王翱爲左都御史掌院事　詔各處見任官員有才行政事優長屈在下僚及有文學才行堪授職任之士隱於民間及官員罷職委無贓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在京四品以上在外巡撫巡按方面并府州縣正官舉薦赴京考用所舉之人後犯贓罪連坐舉主　按當時罷職官員唯無贓

犯重情其有可用者並聽舉用自嚴氏擅權遂以考察中傷善類倡爲不許舉用之說自是玉石不分一犯宰臣之怒者皆禁錮終身矣　二月　有星孛於畢　彭時復爲翰林侍讀　虜寇廣寧　以右僉都御史李秉參贊宣府軍務總督邊儲秉既抵任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耕種秋成償其價軍民樂業邊餉充足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米朝議每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爲礙例秉曰何忍使吾赤子爲夷人耶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聞帝

以秉爲是　夏四月　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務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畧仍命盛贊其軍務盛至列其利害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簡成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以賑給歲亦屢登　學士商輅上言邊務訪得口外田地極廣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莊田其諸空閑田地又被鎮守總兵參將井都指揮等官占爲己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有已行之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柰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事下該司議行　按王鏊曰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田邊中內有亡費之

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坐困西羌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效也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爲不可行者何哉鏊之此論誠當今之急務也　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與太監王誠舒良謀先啖內閣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命廷臣俱兼宮僚王直胡濙兼太子太師陳循高穀于謙並兼太子太傅儀銘俞士悅楊善王文王翱何文淵並加太子太保江淵蕭鎡王一寧並加太子少師商輅進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滿朝感惠遂以太子

爲可易時廣西思明府知府黃珊庇兄黃玹以捍禦
功累官廣西都指揮使玹欲奪嫡陰謀使人殺珊巡
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發玹情
罪置獄當死玹知帝意欲易儲無人先發乃遣人赴
京賂用事者然後上疏請易太子下禮部會多官議
陳循等遂承上意覆奏及署名王直有難色循持筆
半跪奉直直因而署之唯給事中李侃對衆灑泣都
給事中林聰御史朱英亦言不可然皆不能出一語
爭之也聰退而語人曰唯吾抗議後聰尊顯諫者遂
附會云　五月　上皇在南宮　甲午廢上皇長子

皇太子爲沂王出就沂邸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生
母杭氏爲皇后廢皇后汪氏居別宮大赦天下王直
得所賜金寶和案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婦
夷耶吾輩愧死矣累疏求退李侃陛詹事府永林聰
陞右春坊司直皆偃然受之不辭黃玹以大赦原免
復職尋陞都督武毅以事降黜李棠着致仕　先是
帝意欲易儲語大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
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帝爲之默
然蓋帝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
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輩亦可以愧

死矣　按南城之錮已昧子臧之節見
矜謂之謀王直猶知愧死而委任權力之重如于謙
者顧獨無一言天順丁丑之及恐亦不當獨罪徐有
貞也　六月　岷莊王乞徒封不許　召征苗總兵
官保定伯梁珤提督右都御史王來回京以苗寇稍
寧故也　秋七月　命左都御史王翱總督南廣軍
務時兩廣寇作兩鎮將官互相觀望故命翱總督之
四川巡撫都御史李匡罷命侍郎羅綺都督徐海
整飭四川軍務　太子少師王一寧卒一寧之入閣
以中官王誠輩嘗受業報其私恩遂致顯融非士論

所與也贈禮書諡文通　命侍郎李賢魏驥副都御
史洪英等分詣兩直隸及十三省考察庶官之不職
者　按李賢曰洪英儒雅君子洎往浙江考察爲被
黜者妄訴之且加謗毀朝廷不及察而罷之令致仕
二三大臣雖知其故莫能扶持朝士皆後進不知其
爲人既去方惜之彼謫智者阿世同俗無所可否是
非而因循以致高位世顧謂之能人噫此朝廷所以
無任怨之臣而小人多致亂邦也　八月　癸酉書
見　九月　南京兵部尚書王驥致仕　閏九月
立團營　冬十月　命左都御史王文入內閣參預

機務文初與中官王誠結爲兄弟謀入閣嘗私以語
高穀穀亦嗛陳循獨兄寵任思有以間之乃疏請增
內閣員數且云不拘繁劇衙門詔下內閣推舉陳循
曰既不拘繁劇衙門則法司亦可乃舉都御史蕭維
禎穀遂舉文淵改文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直文
淵閣　十一月巳未朔日食　癸未客星見輿鬼
十二月　清理鹽法　申勅薦舉

景泰四年癸酉
至五年甲戌

四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北虜也先弒其主脫
脫不花併其部落遣使入貢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
朝廷欲答詔而疑所以稱之者命羣臣議禮部郎中
章綸言可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稱也先則非宜
若止稱太師恐虜酋慚忿犯我邊陲宜因其部落舊
號稱爲兀剌王庶幾得體從之　吏部尚書何文淵
罷時科道交章劾文淵貪縱姦邪實跡乞治其罪詔
下文淵獄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佑下民
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乃令致仕人
益鄙之　按李賢曰何文淵守溫州時廉靜寡欲一
郡大治召爲刑部侍郎有餽金者却之好事者爲立
却金館在刑部雖有深刻意以尚書主之弗克自遂
人亦未知其微也後以病乞歸正統末天下多事廷
臣交章薦起之召爲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其於擢用
人才之際詭譎之跡始露而臺諫公論皆不能容雖
陰計固位而攻之者益衆指其姦邪暴其情狀終於
斥去其初廉於作郡者乃其干進之計也及立身一
敗雖有喬新爲之子不能蓋其行矣可不畏哉　增

定各鄉試取士額數累朝以來漸增取士額順天應
十名江西六十五名河南廣東皆五十名湖廣五十
五名山東四川皆四十五名陝西山西皆四十名廣
西三十名雲南二十名正統三年及景泰元年開科
皆不拘額數至是以天下人才彌盛始加增定順天
應天各增三十五名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廣山東
各增三十名廣東四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二十五
名雲南增十名　改侍郎耿九疇爲副都御史仍鎮守陝西
以陝西左布政使許資言侍郎鎮守與巡按御史不
相統攝文移輒礙故也時詔陝西市羊角爲上元燈
九疇上疏畧曰昔宋神宗買漸燈蘇軾諫止今買羊
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上遂
止　二月　以王翱爲吏部尚書時吏書缺　上命

舉可稱任者練綱率諸御史上言左都御史王翱嚴
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
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
王直於是召翱爲吏部尚書翱嚴加考察公銓注抑
奔競杜請託一時任使並稱得人　三月　以軒輗
爲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尋丁內艱歸　夏四月　五
月　歲星晝見　王文以憂去　六月　秋七月
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先是登上疏曰往者
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官無廉恥惟肆貪婪釀成汚濁
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

預度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
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足無措中
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正欲大興屯田以病召
還　八月　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
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
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
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
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
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
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

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
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
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
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
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
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
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
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遁甲有九星開八門
用三奇者則又皇帝命風后爲之也蓋聖人以神道
設教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面

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時居兵科見國
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沓致死劾其操練不
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
始整其法　命太監阮安治張秋決河道卒安交趾
人爲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於工作之事其脩營
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皆大
著勞績平生所受賜予悉出私帑歸之官用不遺一
毫蓋中官中之不易得者　九月　王文起復　左
都御史陳鎰致仕鎰吳人先鎮守陝西十餘年
有惠政陝人尸祝之　以蕭維禎羅通爲左右都御

史　召薛瑄爲大理寺卿時有太監金英奉使至南
京還南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
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君子謂至誠動物瑄固
有之而英亦可謂公於觀人也執謂中官盡無人哉
　冬十月　以左諭德徐有貞爲右僉都御史遣治
張秋決河先是河溢滎陽自開封城北經曹濮以入
運河至兗州沙灣之東陽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
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淤漕運艱阻先後遣工書石璞
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皆績弗成至是
集廷臣議于文淵閣舉可以治水者以有貞名上有

貞先名珵以倡南遷之議爲太監金英所鄙遂累被
薦不允乃爲陳循推筭星命侑以玉帶一束謁循曰
珵推公命玉帶當至矣故敢以獻循納之遂教之曰
汝當更名無使內家習知厥朝廷忘前議而薦可允
也乃更名有貞至是遂舉治河有貞奉命循行度地
行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濬漕渠凡四百餘里歷
三載始訖工有貞又求循舉入閣不得因嘲之　召

總督兩廣軍務左都御史王翱還爲吏部尚書以副
都御史馬昂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時何文淵既
去朝廷以王直年老思得剛明果斷者以協助之乃
召翱　十一月　皇太子見濟卒　廣寇遼東　十
二月　兀剌諸酋並遣人貢馬
五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遣平江侯陳豫學士
江淵撫安山東河南尋召還　積雪恒陰詔求直言
　二月　會試天下舉人　三月　殿試賜進士三
百四十九人得張寧內丘濂何喬新楊瑄耿裕鄧廷
瓚皆以功名顯　夏四月朔日食　新建隆興寺成
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夙駕除道太學生濟寧楊浩上
疏言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覩
今又棄儒術而重佛教豈有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

而可垂範後世者邪儀制郎中章綸亦疏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聖德帝覽疏即日罷行先是虜也先殺其主而併其衆浩請乘虜使未還出其不意調遼東陝西諸路兵征討疏雖不行識者壯之　時又有太學生西安姚顯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脩大隆興寺極爲壯麗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之得禍若梁武帝者足爲前車之鑒請自今凡內臣脩蓋寺院悉行拆毀以備倉厥之用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區大臣諫官不言而二生言之一時名震中外　五月　下禮部郎中章綸亦疏言佛者夷所立皇太子見濟讓疾殆鍾同手疏請朝南宮復沂王爲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廣衡止之以諷胡濙濙縮頸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同不聽竟上之下禮部會多官議適章綸疏陳脩德弭災十四事其一謂太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嘗受冊對是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率羣臣朝見于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又嘗復汪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於儲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可致天意可回災沴可消矣疏入　帝覽畢大怒曰已暝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刻逮綸入獄栲訊又明日併鍾同逮治曰加榜掠流血被體逼令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濱死卒無一語他及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密勅錦衣衛綏其獄令囚禁終身　時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以書上于謙略曰姦人黃珏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爲脫死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官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章綸鍾同死杖下而公坐享崇高奈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集爲六安州知州進士選知州始此　時有給事中吳江徐正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上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王爲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廣衡止之以諷胡濙濙縮頸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同不聽竟上之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帝怒默爲雲南衛經歷壽諭戍鐵嶺衛　齊庶人賢燉谷庶人賦愍移置南京　六月　加王文少保東閣大學士　秋七月　勅儒臣纂脩天下地理志禮部奏遣文學之士分詣天下禮部纂脩宋元綱目　復勅

下蒐採　詔頒君鑒錄于羣臣吏部侍郎李賢擇其中善可爲法者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最切要者三四事集爲鑑古錄上之奏言前代聖賢之君事跡浩漫難於徧覽今特錄堯舜而下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所行之最善者數事集爲一帙臣於每段之後畧爲解說數句欲陛下易於覽而行之兼此二十二君之善而有之則功德之隆真比於堯舜而光祖宗矣帝覽此疏問中官王誠等曰此奏欲何爲誠對曰欲陛下學此數君耳乃頷之　八月　九月　冬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王恕爲揚州知府　請福建巡按

御史練綱爲邠州判官再徙甘州前衛經歷時福建官臺山民聚爲盜綱趣兵捕其渠魁而釋其脅從於是與諸司相忤按察使楊珏奏其縱盜當道亦多怠綱遂致遷謫綱適遭父喪自是遂不復出矣　是年致仕工部尚書周忱卒年七十三謚文襄忱吉水人宇量恢弘才識通敏蒞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破去崖岸開心訪納是以集衆思廣忠益而成軍國之務或又以其未免徘徊於王振之間短之此其苦心之所在亦未免招物議云

憲章錄卷第二十七

景泰六年乙亥至
天順元年丁丑

六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命太監班佑鎮守兩廣太監鎮守始此　總督兩廣都御史馬昂征廣東瀧水猺賊破之時瀧水猺賊趙音旺作亂合諸山叛猺大肆殺掠民罹其害昂乃調廣西狼兵同官軍直抵猺巢斬獲甚衆　按瀧水羅傍猺賊自馬昂此年征後天順初業盛成化初韓雍復一再征之至今無復議征者賊日益肆夫今邊臣猶議西復哈密比復大寧東勝河套今此瀧水羅傍一帶乃郡縣內地距

德慶州治僅隔一江去梧州總府不百里爲兩廣往來咽喉奈何坐視其暴刼吾民阻截江面爲肘腋之患而不恤緣江南岸數百里山林蒙密不敢毀傷其一草一木朝廷設重鎮置兵衛果何用也霍韜嘗謂羅傍綠水之賊爲害深矣而有司不肯議征非不能征不肯征也若調狼兵達舍并官軍分爲數道一自鬱林入一自高州入一自新會入一自德慶瀧水入四面並進而梧州大兵上流振之且縱火盡赭其林木使無所蔽伏羅傍綠水之賊反掌可平也嗚呼馬昂葉盛韓雍何人哉　二月　三月　夏四月朔

日食　五月　閏五月　六月　以宋儒朱熹裔孫
梴爲翰林五經博士世襲　秋七月　杖南
京大理少卿廖莊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闕下先是
莊嘗上疏勸帝朝上皇及加恩沂王忤旨至是莊以
母喪赴京闕給勘合陛見命錦衣衛拿在午門前着
實杖八十謫定羌驛丞并拿章綸鍾同各杖一百同
死杖下綸不死仍禁錮詔獄　九月　冬十月　十
一月　十二月

丙丁七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于謙以病在告帝遣
太監興安舒良視之謙以國家多事寄年不還私第

居止朝房留一養子自侍至是以疾在告興安舒良
奉旨更番來視見謙自奉過儉因以上聞輟尚膳醃
醬蔬菜之屬賜之駕幸萬歲山伐竹爲瀝界謙和藥
諸臣言寵用過重興安曰謙日夜與國家分憂不問
家計朝廷正要用此等人今要再尋一箇來換于謙
恐未便得衆皆默然　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
中以于謙薦陞是職未幾伺謙過誤密奏之帝任謙
方專召入以偉奏授之謙叩頭認罪帝曰吾自知卿
卿勿憾也謙出偉迎問曰今日聖諭何事謙笑曰吾
有不是處子當面言之未必不從何忍至此乃出奏

示之偉惶愧局蹐無地　帝用人多密訪於于謙時
缺祭酒翰林徐有貞屬意補之以門生楊宜爲謙內
姻託爲懇請謙曲意從之因中官以達於上上宣謙
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此人存
心姦邪豈堪爲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皆
被教壞了心術謙無所對惟叩頭謝過及退汗出浹
背有貞竟不之知自是遂嚙謙矣　順天河間二府
民饑命刑部右侍郎周瑄往賑之時二府素無蓄積
又連遭大水公私皆竭瑄奏乞裁省冗官停徵糧草
免追欠欠馬騾牛羊暫寄養供應柴炭夫役聽民採取

皇莊湖泊之利及乞招商中納鹽糧損其斗數借水
次官倉之粟濟民凡七事行之　調工部尚書石璞
爲兵部尚書以江淵爲工部時于謙以病在告朝廷
欲得二人協掌兵部淵在內閣與同官不相能欲求
出補兵部王文與商輅密擬內批調璞於兵部而以
淵代璞淵不之知明日旨出淵大恚失望　二月
以誠意伯劉基孫祿世襲五經博士　三月　夏四
月　沙灣堤成　五月　寰宇通志成進陳循華蓋
殿大學士高穀王文並謹身殿大學士蕭鎡戶部尚
書商輅兼太常卿倪謙呂原左右春坊大學士　以

宋儒周敦頤孫晃世襲五經博士　六月　禮書胡
淡因災異乞罷不允時年八十二矣　秋七月　八
月　以徐有貞爲副都御史　賜大臣子陳瑛王倫
爲舉人舊制南北京鄉試令四方之士游太學及依
親仕宦者皆得應試至是順天府鄉試命右春坊大
學士劉儼侍講學士呂原爲考試官時內閣陳循子
瑛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式循等論奏儼原二人閱
卷不公許監試御史林鶚同邑林挺亦在中列且摘
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激帝怒請如洪武間罪劉三
吾等例重開科考試上令翰林院覆閱取中試卷高

穀懼儼等禍且不測欲爲申救早朝奏事畢出班跪
稱臣高穀有言因召至榻前具白其情且曰大臣子
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搆考官可乎
由是儼等得釋而英倫特旨欽賜舉人許赴會試一
時異之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私其子失大臣
體不當居內閣乞罷黜不報　是月洗馬柯潛奉命
主考應天鄉試初入境時泊舟淮安有應試生暮夜
投潛潛叱之彼以重賂遺前固請潛怒命左右執付
有司以法懲之　九月　湖廣苗叛兵部尚書石璞
討之　冬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削寧府護衛

英宗睿皇帝天順元年春正月　景帝不豫　時儲
嗣未定內外憂懼閣臣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
王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既而景帝病亟僉謂　上
皇子宜復立惟王文之意不然陳循輩亦知之吏部
侍郎李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鎡鎡曰既退矣不可再
也文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衆
始覺其有異謀矣十一日早文武羣臣集于左掖門
僉奏乞蚤建元良以安人心左都御史蕭維禎舉筆
曰更建字爲擇字如何衆從之奏上不允且云待十
七日視朝咸謂奏詞擇之一字非復立之意於是京

師競傳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符取襄王世子矣石
亨知帝病甚必不起乃與掌兵都督張軏張輗左都
御史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謀迎上皇復位遂陰結
中官曹吉祥蔣冕白于皇太后許焉十六日既暮軏
輗等會于有貞宅時有邊報北虜欲寇京師有貞以
爲宜乘此爲名納兵入內誰曰不可軏首肯之有貞
復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矣將出
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滅
族之禍遂往會亨收掌門鑰開門納兵時已漏下四
皷天色晦冥亨軏等惶惑顧謂有貞曰事當濟否有

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遂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亨等入見上皇出問曰爾等何爲俯伏合詞請陛下即位遂共掖登輿有貞前導忽星月開朗上皇顧問卿等爲誰各以姓名對遂升奉天殿登御座初文武羣臣約是日入候景帝出視朝頃之南城呼譟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鐘鼓大鳴　上皇復位矣羣臣遂賀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即日詔逮于謙王文及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下獄石亨徐有貞等言其共謀迎立外藩故也命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明日祭未陞有貞兵部

尚書兼職如故逮內閣學士陳循蕭鎡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項文曜王偉古鏞丁澄沈敬等下獄以其知于謙王文等前謀故縱也　出前禮部郎中章綸于獄擢爲禮部右侍郎　擢太常寺卿許彬爲禮部左侍郎大理寺卿薛瑄爲禮部右侍郎並兼翰林學士入直文淵閣與徐有貞同視事初石亨輩迎復之謀欲邀彬預之彬曰此義舉也臣子當爲第彬老矣無能爲也乃薦有貞亨輩遂與有貞合謀成功至是亨與有貞薦彬于上前瑄素爲衆望所歸故並用之　論迎復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爲忠國公都督張軏爲太平侯張輗爲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爲興濟伯並子孫世襲軏輗皆英國公張輔弟也軏尋改名賜　論隨駕功擢鎮撫吟銘百戶袁彬並爲錦衣衛指揮僉事　丁亥斬于謙范廣并誅王文及太監王誠等于市　初于謙等下獄徐有貞張軏楊善曰不殺謙等今日何名言官劾謙與王文等迎立外藩所司勘得金符見存禁中別無顯跡石亨等揚言雖無實跡已有此意及廷鞫徐有貞令所司痛加栲掠王文反覆力辨謙倪首不言但曰事已如此辨之何益法司成獄奏上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未及

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於死今日之事爲無名上意遂決謙等斬于市籍沒其家家屬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俱免死戍邊蕭鎡商輅王偉等原籍爲民王直胡濙高穀並落俸俸致仕景泰特賜舉人陳琰王倫並除名　以千戶盧旺彭敬爲錦衣衛指揮使先一日石亨引二人侍於文華殿前上問曰此二人者何人亨對曰臣有機密事必與二人謀他人不知如迎請陛下復位時皆與之謀其功實多乃特擢二人爲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陞職者至四千餘人　令翰林官有帶東宮官銜者俱改別

職以景泰易儲故也於是李紹林文黃諫俱改尚寶卿劉定之倪謙吕原俱改通政參議兼翰林講讀以下官仍舊俱職尋並改翰林學士　以王翱掌吏部事楊善掌禮部事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尋解部事陳汝言爲兵部尚書趙榮爲工部尚書　二月乙未朔　皇太后誥諭廢景泰帝仍爲郕王歸西宮越數日命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復爲宣廟賢妃廢皇后汪氏復爲郕王妃　欽天監奏華除景泰年號上曰朕心有所不忍姑仍舊　癸丑郕王薨於西宮葬祭禮悉如親王謚曰戾

湖南諸苗平兵部尚書石璞還京總兵官南和伯方瑛鎮守湖貴　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寺丞廕其一子　贈少監阮浪爲太監　召陝西驛丞庾莊復爲大理少卿　以林聰爲僉都御史　調左都御史蕭維禎於南京都察院　召巡撫陝西副都御史耿九疇爲右都御史掌院事勅考察諸御史　召南京督儲副都御史軒輗爲刑部尚書　詔推恩天下凡厥民八十以上者賜冠服京師民有茹文中者年百有四歲有司以其名上　上御便殿召見悅其狀貌與致辭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設筵又命吏部尚書姚夔以下造其第致賀　按崔銑曰三代之禮以養老莫善於燕以養義莫善於享夫養老者養體也民見之而知加愛養義者養賢也民見之而知加敬　英宗其能兼之與嗟乎上敬老則天下莫敢遺年老弟興而須聲作矣　會試天下貢士以內閣學士薛瑄侍講學士吕原爲考試官　三月　殿試賜黎淳等進士二百九十四人內楊繼宗彭韶後有令聞　夏四月　復立元子爲皇太子　封徐有貞爲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按詞林記曰掌文淵閣事有貞所自署也閣在御府大內非臣所可掌矣　命吏部非軍功冒進封爵識者固占知其不終矣　命吏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典機務尋進吏部尚書兼職仍舊　械前給事中徐正盧忠高平至京磔誅之以其在景泰中嘗行離間也　前吏部尚書致仕何文淵卒先是景泰易儲之詔既下文淵嘗告人曰詔語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吾所屬對也既歸鄉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及上復位鄉人固虞文淵必及禍一日訛傳陳都御史將至人皆驚疑文淵遂自縊死時同鄉侍郎揭稽謫官家居與文淵子喬新撫慫奏文淵之死實緒子

逼以胧禍喬新亦奏稽巡撫廣東時嘗薦黃瑜及代瑜草劾僧之跋俱命官校逮至京鞫之迹涉已徃俱釋之　逮巡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下獄尋令致仕時富被參將石彪奏害自大同逮繫至京　上問李賢曰年富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上曰此必石彪憚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陛下明見真

得其情遣官體勘無實狀富遂致仕歸彪亨姪也亨因此與張輗等固請盡罷各邊各省巡撫及提督軍務等官　諭漕運副都御史王竑爲浙江右參政尋除名爲民安置江夏皆石亨輩所惡也　吏部尚書王翱以年老乞致仕李賢言於上曰翱廉謹老成雖老精力未衰乃留之　命景泰汪妃出居舊王府先是郕王卒　上欲令汪妃殉李賢奏曰汪妃雖立爲后即遭幽廢若令殉情所不堪況兩幼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卿言是令妃遷居外王府原侍宮人悉隨之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竟獲考終　山東荐饑發內帑銀三萬兩賑濟有司

矣請增給　上召徐有貞李賢問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貞怫然曰不可發銀賑民里胥滋弊民無實惠賢曰雖有此弊民方待哺不可不救也遂增銀四萬兩有貞退而不樂蓋其意不論可否惟欲事之出於己也後上亦覺有貞之非嘗謂賢曰增銀賑民有貞不然卿言其謬如此　詔禮部右侍郎章綸于南京禮部以與石亨楊善不協數短于上故也　襄王瞻墡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論郕王盡心輔政章上時景泰立已八日矣至是得疏于宮中上覽之感歎手詔取王入朝禮待甚隆諸王自谷府以後不許入朝至是始一行之按黃瑜曰天順初于謙王文以謀迎立襄世子被誅及襄王來朝上禮待甚隆其後世子竟嗣王位始終親睦無間然則迎立之謀其實未發蓋可知矣謙等之死亨輒實爲之上之盛德固嘗少累哉或謂　上北狩時宜奉太子居攝惜謙等見不及此識者謂謙非見不及此蓋特以祖宗之社稷爲重若太子居攝則唯父爲重天下爲輕而天理至情必圖迎復則虜將以上皇爲重質豈有饜足宋徽宗之事可鑒也故遂立郕王是不以金注而以兵注竟致社稷獲安而上皇之得以復辟者蓋寔權輿於是也但易儲一節謙無一言以挽正之難乎免於責備者之議矣　追

復王振官立祠祀之正統中張太后既崩振益恣肆作大第于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宅左以祝釐及土木之難言官劾其擅權誤國或有謂今陷虜中武學至是振黨以聞上大怒曰振爲虜所殺朕親見之追責言者過實皆暴並坐誅夷第宅沒官改爲京衛招冤以塋塑像於智化寺北祀之勅賜祠額曰旌忠以僧照勝奉其香火時謂多難興邦殷憂啓聖帝在虜營言及王振悔恨無及矣振就死虜中亦不足以贖誤國之罪乃復有此何哉　五月　進許彬薛瑄

禮部左侍郎　六月　逮十三道御史張鵬楊瑄周弦等下詔獄復逮都御史耿九疇羅綺內閣徐有貞李賢皆下獄降謫有差時石亨曹吉祥等恃功恣橫御史楊瑄自河間印馬還京劾奏亨吉祥家人占奪民田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　上謂有貞及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爲難得命吏部記之將以大任也既而彗孛連見亨吉祥勢益張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將並糾亨不法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知之潛以告亨亨疑有貞與賢主使乃與吉祥合謀入譖遂同泣於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有貞等欲加排陷悲哭不已且言鵬乃已誅姦臣凶官張永從子故結黨誣

臣及疏入上震怒召諸御史詰文華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有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上意已主先入之譖竟莫能回悉收鵬瑄并各御史下錦衣衛獄嚴刑栲訊究主使之人王鉉及錦衣衛官劾奏耿九疇羅綺諷使爲此併執鞫之謂其阿附有貞及賢遂併下有貞賢于獄是時士大夫莫不驚懼方喜上嘉御史敢言以爲朝廷清正可卜不料如此是日忽雷雹大作大風拔木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京師震恐於是獄皆從減翌日赦有貞等出獄

降有貞賢綺皆布政司參政九疇布政瑄鵬等俱謫戍遼東鐵嶺衛　上亦心知亨吉祥輩之非但以初復位亨等白以爲功日在左右只得徇從既而日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貞一人李賢在朕前未嘗有妄言今與有貞同謫於心不堪即召王翱曰李賢不可放去還欲用之遂轉吏部左侍郎　李賢曰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懽戴若無亨輩攬擾左右前後皆得正人三代可復不幸遇亨輩讒言一入未能遽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不戒哉　內閣學士薛瑄致仕瑄見曹石恣橫日甚

遂引疾去　命逓叅兼侍講呂原贊善脩撰岳正並
直文淵閣　秋七月初六日承天門災詔大赦天下
　復下徐有貞獄先是有貞既降廣東叅政石亨薛
猶慮其復起必欲殺之令人僞作奏疏毀謗朝政假
養病給事中李秉奏名上之命逮秉拷訊至死不
承緝捕匿名者甚急亨等因諉有貞怨望使所親馬
士權爲此而滅其迹上遂遣官校捕有貞于途收士
權等俱下錦衣衛獄時掌衛都指揮門達陳諸刑具
于庭拷掠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有貞武
功伯誥券中有續禹神功之語出有貞自撰誥券露其

逆故出語不臣士權始大呼曰豈有自撰誥券露其
逆謀之理耶門達不能折會承天門災肆赦刑部侍
郎劉廣衡等猶劾奏有貞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
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貪冒天功大不敬無人臣
禮當斬　上以有貞犯在赦前得釋編發金齒爲民
士權秦州人博極羣書有氣節寓京師教授多與學
士先生游與有貞尤厚故亨輩擠之使士權稍怵于
威則有貞不免矣有貞出獄感其義以女許婚其子
既而曹石敗有貞自金齒歸負盟士權亦無言時論
皆重士權之義而薄有貞云　按廖道南曰予觀吳

忘謂徐有貞短小精悍其學自兵法河渠陰陽方術
無不通貫然而心術險賊急急嗜功利首倡南遷繼謀
奪門比呢姦回屠戮忠勳金齒之行亦天道也夫
特緝捕匿名毀謗朝政者未獲石亨勸　上出榜募
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上令內閣撰榜格呂原岳正
見上曰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
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昔堯設建善之旌舜立誹
謗之木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
過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爲
法以秦爲戒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忘忽事自覺

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時曹吉祥在
旁請究甚力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　刑部尚書軒
輗致仕輗以亨吉祥恣橫侵官稱疾懇乞致仕陛辭
上勞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耶
輗頓首又問年永老耄可用乎輗頓首以疾告上知
不可強賜白金綵幣遣之　按正初正入直
文淵閣　上嘗召問曰卿何以輔朕正曰今內臣武
臣權重上領之曰已諭正退告曹欽石彪令謝兵歸
第不然上將有疑心欽彪走告曹吉祥吉祥詣上垂
泣免冠請死具道所由　上曰無之乃召正責其漏

言正曰固也臣觀二家必有背叛之滅即今無可按之誅臣欲全君臣共難之情故令早自爲計上不恱會承天門災上命亟草罪己詔歷陳姦邪蒙蔽詞極切直石亨輩大怒遂指爲謗訕內批謫廣東欽州同知有士人告之曰公犯孔子未信而諫之戒夫正曰簡用置左右責任甚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也　調許彬南京禮部左侍郎尋出爲陝西參政　復謫前御史張鵬楊瑄戍廣西南丹衛先是鵬瑄謫戍遼東鐵嶺衛未至道遇赦還或謂宜詣曹石謝庶免後禍鵬瑄不從復謫戍南丹　進李賢

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文淵閣辦事初石亨怙寵專恣官軍守諸關者悉放歸以市恩徐有貞李賢許彬薛瑄在內閣以爲言　上重違亨意別選兵以成之由是亨惡有貞等皆被讒斥薦其私人參議盧彬太常少卿王謙入閣　上不聽與王翱謀仍復賢內閣　八月　革定襄伯郭登爵謫居廿州初　上陷虜時也先以復駕爲名徑逼京師于謙使人謂之曰賴宗廟社稷之靈中國有君矣駕可勿復及至大同郭登言亦如之上嚮之故謫　逮岳正繫詔獄謫戍肅州正既降欽州同知道潦縣以母老留閱月兵書

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復希旨石意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錦衣衛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千戶所　九月朔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彭時復入內閣參預機務時景泰初召入內閣事既而以憂制去起復不預閣事至是　上御文華殿召入見諭以擢用之意命中官送赴文淵閣治事　勅左順門閣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官不許擅入時石亨張軏輩每朝退頻入見出則張大其言使人畏其勢而趨附之　上厭之召李賢謂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不必來蓋

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宣召然後往上覺其意故召諭之　擢御史林鴞爲鎮江知府河東運司判官楊浩爲順德知府時　上勵精求治命吏部選內外臣僚爲郡守陛辭日召至文華殿親賜戒諭燕勞及給鈔爲道里費　冬十月　遣行人曹隆齎勅幣聘江西處士吳與弼時石亨用事邀名飾過其門客謝昭倣張觷教蔡京招楊時故事勸以薦士亨從之因見李賢說山林隱士有撫州吳與弼者乃司業吳溥之子以學行名天下亨慨然代爲草奏上之　上召賢問曰吳與弼如何賢承亨意對曰與弼儒者之

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堅下行此一事實本朝盛舉上遂命行人聘之　時虜酋孛來近邊打圍傳聞寶纘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　上召李賢問之賢對曰景泰以來連年水旱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之休息況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寶纘乃秦始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爲寶上然之乃罷不能巡邊　十一月　陳汝言下獄死籍其家時科道交章劾汝言怙勢亂法贓賄狼籍先是于謙被籍自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是所

司陳所籍汝言家財物于大內廡下　上召大臣入籍沒無餘物汝言未暮何得賂之多若是邪時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俛首自是上漸悟謙冤而惡亨等矣初于謙等之死皇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爲上備言于謙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上始疑之專定曰久察迎立事無狀每詰石亨張軏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皆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等向臣言耳於是上深銜亨輩待時而發有貞有金齒之行而亨輩俱不免者皆由於此

十二月　進彭時呂原兼翰林學士　太平侯張

賜卒賜初名軏先是景泰初賜自貴州征苗召還予謙劾其失機不可用景帝宥之自是賜與石亨皆恨廣既死賜一日遇諸途爲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過也歸家發病死　遣中官送先師孔子并四配像金銅像置文淵閣

二年春正月　郊天後上顧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太后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倣前代尊上徽號如何賢曰陛下舉此可謂孝矣于是命擬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復加贈太后兄弟五人長孫繼宗廕會昌侯次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又有爲其宗親求恩澤者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太后之心正不以此爲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于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不能抹今若聞求恩澤必大怒矣賢曰此太后盛德因問祖宗以來外戚不預政繼宗爲侯太后知乎上曰太后正不樂此初爲內庭近侍感以關防之說至今猶悔曰侯爲人淳謹不妨但後不可爲例耳上曰然　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殿但早晚朝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太子卿可定擬講讀等官且曰先讀何書賢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上曰書經有難讀者賢曰

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　以左都御史馬昂爲兵部尚書　勅今後僧徒每十年一度景泰間太監興安崇信釋教每三年度僧數萬至是又如期天下僧徒復集京師　上謂李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汎濫賢曰陛下舉此可謂孝矣于止之遂出榜曉諭今後十年一度擅自披剃者俱令還俗違者發邊衛充軍度者俱令照定額考送於是僧徒散去　勅內閣翰林脩大明一統志先是永樂中令夏原吉楊榮等纂脩天下郡縣志未成景泰中重脩寖宇通志僅成未刻而

重脩賢嘗謂翰林實文學侍從之臣非祿秩流可與景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浮薄之流一時無由而退至是上欲重脩通志唯推擇進士出身者此輩遂知不當居此願補外職賢乃言於上命吏部外除之翰林爲之一清　按永樂宣德以前翰林不拘進士出身方孝孺楊士奇胡儼輩非進士而文學擅一時至李賢乃有此論豈非時世之一變邪自時厥後特重進士科而翰林非一甲進士及庶吉士不預內閣非由翰林不入追夤緣阿附以希進者則反不拘此格遂與祖宗時大異

矣　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之次子也上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輩無辜淹禁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鑑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左右皆愧服遂遣居鳳陽令有司造房屋給薪米器用聽其昏嫁出入未幾庶人卒自是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矣　二月朔日食　虜孛來寇陝西總兵安遠侯柳溥禦之敗績　閏二月　南京都督府都事倪敬卒敬無錫人舉進士授御史遇事敢言景泰末以災異

類仍上敬天脩德六事忤旨謫宜山典史天順初遷祥符知縣政都事從柳溥西征還卒于官年僅四十有四人皆惜之　三月以陳文爲詹事　夏四月　侯設各邊巡撫官初石亨等以文臣提督各邊軍務武臣不得自逞因請罷之未幾邊徼騷然　上召李賢謂曰如今各邊革去文臣巡撫軍官縱肆貪暴士卒罷弊且曰朕初位奉迎之人紛紛以此爲不便今乃知其謬也卿爲朕舉才能者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此六處須人最急上曰卿與王翱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於是議推十二人進呈遂定浙江布政白圭任遼東山東布政王宇任宣府僉都御史李秉任大同監察御史徐瑄任延綏山西布政陳翌任寧夏陝西布政芮釗任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上曰武人所以惡文臣者只是不得遂其私耳在任者即遣使召還馬昂以貴州賊情甚急速請一人往理遂陞白圭右副都御史贊理貴州軍務以太僕卿程信巡撫遼東　召守制山西右參政葉盛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盛乞終制不允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爲害而兩鎮將官不協各分彼此討賊迄無成功盛至請together兩廣守將立應鎮壓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衆是其策而不果行盛不得已乃請益兵　上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謀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　按何喬新曰葉盛巡撫兩廣合兵勦賊屬廣東參議宋英督察姦弊參將范信以兵會勦大藤峽信利擄掠馳至橫廉間誣宋泰永平等鄉居民皆賊屠戮盡又欲併進城等鄉屠之以爲功英力爭其非辜且遣間使請盛亟班師諸鄉民始免屠戮即此觀之則當時所謂破砦八百擒斬數萬者亦未免屠戮平民如宋泰永平類者不知其幾矣盛被殺降之謗殆亦有由也

故曰兵者聖王不得已而用者也　會昌侯孫繼宗弟顯宗家人私起墜肆專利以病客商事聞　上謂李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若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墜肆家人抵法顯宗姑免罪戒飭繼宗爲其弟乞恩上召賢謂曰繼宗不知自責爲弟乞恩朕終不允賢頓首曰真可謂王者不私矣　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　上召李賢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誠如聖諭蓋弘先以知縣考滿赴京爲石亨鄉里屬留京官又因奉迎有功陞工部侍郎復極力謀求得此士林鄙之上又恐其

謀奪情即令守制復召賢曰吏部乃天下人物權衡侍郎即尚書之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卿以爲誰可賢曰無如鄒幹姚夔上復問其優劣賢曰幹端謹但規模稍狹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上曰然以姚夔爲吏部侍郎　五月　徵處士吳與弼至京師上謂李賢曰與弼當授以何職賢對曰今東宮講學宜授宮僚次日召吏部命爲左諭德朝士皆驚以爲布衣召至一旦授此與弼疏辭上召入文華殿問曰特聘爾來何不就職與弼對以老疾　上曰宮僚亦優閒不必辭於是賜以文綺羊酒薪米命太監牛玉送至

館務令就職與弼貝疏固辭賢叩其所以不就之故與弼謂勅書以伊傅之禮聘之卻以此職授之故不受賢謂必欲如傅說爰立作相亦難不若且就宮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與弼不從遂稱病留邸兩月賢爲言於上復召入文華殿賜勅褒嘉賚以銀幣乞其所辭與弼疏陳十事上命有司月給俸米以贍終身仍命行人送歸與弼復上表謝恩而去君子謂其不受小官而窺卿相之位此漢之周黨樊英所以不免於范升張楷之議也　按與弼有文集行世所載疏陳十事皆無所發明跋石亨族譜則自稱

爲門下士其日錄所記每多說夢見文王孔子與朱子復言夢孔子來訪朱子來訪如是者至再至三或者謂其攀賢附聖伊洛諸儒未嘗有此先聖羹墻之見周公之夢亦有感而偶一及之耳真積實會之驗豈專在此哉就使在此亦何必屢聞之於人也　漳州布衣陳眞晟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眞晟初治舉子業赴省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科舉務爲主敬誠意之學至是詣闕上書不報乃聞吳與弼名欲往見之行至江西見編脩張元禎元禎謂曰濂洛之學自有真傳如與弼者不

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葬卒　按張元禎謂不可見不必見其不足於與弼者多矣羅倫平生無一語稱與弼嘗投詩規之蓋與弼嘗以弟奪其田褫冠囚首跪訟於府庭元禎貽書切責之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久竊虛名之語時知撫州者番禺張璿其事具在廣州志張璿傳中尹直又謂與弼辭職歸矜肆無復故態羅欽順亦言其學一無所得夫元禎輩皆其鄉人之善者評論有如此惜哉　六月　雲南總兵沐璘卒沐璘爲都督同知鎮守雲南　上躬理政務凡天下章奏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李賢商議

可否且厭曹吉祥石亨等干預嘗於靜中召賢歎曰爲之柰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上曰非不自斷如其事其事皆不從其說但依之則恍不從便佛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諭之上曰今後彼欲用人不當者卿亦當執而沮之賢曰臣若頻沮其勢必怨惟陛下明見以爲不可庶幾漸能革之上曰然　上一日屏去左右召李賢言政治得失賢因言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上曰何害賢極言錦衣官校差出抄提罪人勢如狼虎所至貪求無厭有司不勝其擾　上曰此害誠然今後非大故重事不差既而左右貴近有諸賢安言者上因疎賢復容察錦衣官校皆得其實尤有甚於賢所言者遂召其指揮戒之曰今後差人敢有似前者必重罪不宥旬日復召賢待之如初　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將往時送去雲南兩廣湖貴等處鞋官盡數取回物論沸騰以爲不便李賢言於上曰鞋人非我族類自古爲中國患前已送之遠方今復取來甚是不便聞此類在彼住定亦不願來上曰吾亦悔之初取時聽其不願最善若後願去者仍從之　秋七月　以宣城伯衛頴鎮守甘肅　南京刑部尚書薛

希璉卒耿九疇爲南京刑部尚書先是九疇降江西布政使轉四川上一日對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其罪李賢對曰九疇操行誠不易得未幾召至京爲禮部尚書上憐其老改南京刑部曰遂卿優閒　八月　九月　副都御史林聰捕江淮鹽盜　冬十月　上校獵南苑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臺旁有三海皆元之舊也本朝關四門繚以周垣獐鹿雉兎甚多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定都以來歲時蒐獵于此亦所以訓武也是日上親御弓矢命勳戚武將應詔馳射獲輒獻之既畢賜酒

饌以所獲分賜從臣而歸
採獵　上不許復固請上曰爾輩欲出獵但不許擾害州縣既出外不能獲一禽有司懼其威斂之於民聚鹿獐兎雉而獻之內臣以爲出獵所獲遣人預進上令人密訪某州若干某縣若干皆得其數候其至各杖而黜之　十一月　罷冬至宴初聖節及冬至例宴羣臣於奉天殿　上謂李賢曰節固當宴不惜所費但殺牲畜太多尚有正旦慶成一歲四宴朕欲減之如何賢曰大禮之行初不在此陛下減之亦是由是每歲二宴至於正旦亦或不宴惟慶成一宴歲

不缺云　虜酋孛來寇延綏守將都督僉事張欽連戰敗之進都督同知命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諸路兵先是也先以殘虐爲其部下哈剌所殺哈剌復爲孛來所殺諸虜酋迭爲雄長自相讐敵久之始定於是孛來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等相繼入寇東掠延寧甘凉西侵宣大北邊無寧歲矣　十二月

左都御史羅通致仕

丁巳

三年春正月　二月　遣使使朝鮮及建州女直先是朝廷諜聞建州酋董山潛結朝鮮命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議察之信使自在州知州佟成詐以他事

廉其境上得朝鮮捉董山爲正憲大夫中樞密使制書還報信具以上聞請乘其未發遣使往問之可伐其謀　上乃命給事中往朝鮮錦衣譯者往建州兩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

擢山東左布政使陸瑜爲刑部尚書　定遠侯石彪下獄死彪魁梧驍勇景泰中頗立邊功遷都督爲大同游擊天順初以石亨故累進封侯彪性凶暴貪狡包藏禍心謀鎮大同邀人奏保朝廷覺其有異遣人廉察果皆虛詐言官交章劾之遂逮繫詔獄論死

於彪者　上召李賢曰羣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賢曰誠如明旨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朝臣肅然交通之弊始息　三月　夏四月　五月

致仕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卒年八十三敬宗慈谿縣人容儀端整步履有則德望素爲士林所重文章名聞朝野官太學二十餘年矜嚴好禮約束諸生時北監祭酒李時勉亦以師道自立時稱南陳北李云　六月　七月

奉朝請謫吏部侍郎孫弘爲大理通判以姚夔爲吏

部侍郎　冬十月　石亨貪恣日甚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張其威子姪厮養勢焰燻灼天下寒心而亨恬不知戒上干天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累月不息蓋羣陰圍蔽太陽之象也時亨門下有瞽目指揮章先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謂天意有在促亨舉事亨信之乃與其黨盧旺彭敬杜清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充遊擊將軍異日命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寨紫荊關東出山東據臨清以絶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襄河一帶是年春虜寇延綏

命亨帥師禦之章先力贊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難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週爲之未晚也章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章先私罵曰這厮不足幹大事亨師無功而還已而石彪事發罪連于亨　上初念其功累宥之惟罷其兵權命以本爵歸第未幾家人傳說怨謗遂露其不軌之謀於是下亨獄死其黨章先等皆坐死　李賢曰石亨罪惡貫盈神人共怒一旦除之當時若以石彪鎮大同誠爲可懼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今辨之於早除此大害非　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祖宗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又曰天順初以迎駕爲功者大開賄賂之門在朝文武之士靡然從風奔走其門惟恐或後以財寶先投者先得美職無復論才之賢否風俗大壞不可勝言　上亦極知其非但復位之初附而從之明年稍自振作十從其四五又數月十從其二三又明年九百自斷其賄賂之門徒開而已初時有美要職事一缺謀之如蠅聚腥爭欲得之自後缺雖多而謀之者無一人蓋用人之柄在上權貴不與焉雖欲賄賂何所投乎

向日奔競之風一變而爲恬退之習可見士風之振否係上人何如耳天下氣候關於朝廷驗之果然　上一日從容與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況景泰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爲非順幸賴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置陛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爲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兵權天下精兵無

臣愚見若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陛下復位安
用如此勞攘蜚欲陞賞以誰爲功老成耆舊依然在
職豈有殺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而羣小之計無所
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擠排之患
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昌曰開國承家小人
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爲尤信　上曰然

十一月　南内離宮成　十二月

庚辰　四年春正月　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　上召李賢謂曰朝覲之弊不可不革賢曰誠如聖慮即出榜禁約不許與京官交通餽送土物亦不許下人挾警

告害由是肅然不犯上曰黜陟之典亦當舉行賢曰此祖宗舊制時吏部都察院退其不職者數百人庶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下賈銓等十人賜以衣服楮幣禮部筵宴命太監牛玉及李賢王翱待宴隨於其中召布政蕭暄爲禮部尚書賈銓爲副都御史先時吏部舉銓爲戶部尚書　上問李賢何如賢以銓貌不稱名乃別求之賢以巡撫山東副都御史年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上亦以爲然左右不悅富者甚衆謂賢曰上不喜此人不宜再舉一曰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見其賢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遂召用之

二月　令冒報迎駕功陞官者俱自首改正時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　上召李賢曰此事恐驚動人心賢對曰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報陞職者四千餘人盡首改正　致仕尚書學士苗衷卒　議諸王出閤讀書　上皇嗣六長皇太子次德王次秀王次崇王次吉王次徽王後秀王國絶　會試天下舉人以學士呂原尚寶少卿兼修撰柯潛爲考試官取陳選第一時舉人不中有怨考

官者以李賢弟李讓不中謗賢亦怒考官遂鼓其說奏考官校文顛倒宜正其罪上疑之召賢問曰此舉人奏考官弊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荒踈且其人狂妄遂枷于部前羣議方息

三月　殿試賜進士一百五十人得陳選張元禎張悅劉健周經黃孔昭　召耿九疇爲南京刑部尚書軒輗爲左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石亨既死　上每念九疇輗爲人廉正不易得故復相繼召用　夏四月　五月　靖遠伯王驥卒年八十三贈侯謚忠

敎驥東鹿人永樂四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歷陞兵部尚書沉敎宏偉有文武才遇事剛果用法嚴明初督兵敗北虜阿台朶兒只伯再敗雲南思任發韋郎羅等屢見軍功世襲伯職　六月　秋七月乙亥朔日食　八月　虜酋孛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衆直抵鴈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搶掠砲火徹于京師人民驚疑棄家走避擁入京城莫能止　上初謂北虜窮乏不過在邊掠牛羊而去李賢言於上曰京師宜出軍於紫荆倒馬二關駐劄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二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會兵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殺賊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荆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然此虜已有所獲見我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復勅二關之軍赴鴈門人民恃此以不恐既而虜亦引去　九月　寧夏總兵都督張太破虜於東勝　冬十月　上御西苑閱將臣騎射令三營管操侯伯都督以下皆騎射以三矢爲率上親按籍記中矢多寡賜鈔有差既而試御馬監勇士亦如之有畏避不趨事者罪黜之自是將士咸加警畏知所奮勵　命右僉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同雍在都察院時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有謂敬曾邀亨至直房同飯欲坐朋黨紊亂朝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況亨得志時誰不蠅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衆以爲然敬得輕坐　十一月　閏十一月　禮部右侍郎掌欽天監事湯序下獄降爲太常少卿仍掌監事時望後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算不行救護　上召李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乃失於推算如此因言湯聚掌監事几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爲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脩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爲臣盡忠之道賢曰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實同聖意序若如此罪可誅也於是下序獄降職　召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崔恭爲吏部右侍郎恭廣宗人剛廉有爲嘗知浙州府值歲旱蝗恭親督捕發郡縣倉勸富民粟賑之民賴以全活在萊六年屢辨冤獄遷湖廣右布政威惠大行巡撫蘇松時有清軍御史郭觀持法過刻崑山縣有一人涉

誣連逮充軍者至二十四人欲訴冤於恭或謂巡撫與御史各領勅行事訴之無益或謂在京刑部都察院獄情必大理寺評允無礙方敢決斷御史在外行事刑獄苟有冤抑伸理平反非巡撫而誰於是往訴於恭果爲平反二十四人皆復爲民先是有提學歐御史校士不公被黜者相率訴于前巡撫李秉不爲理恭繼至諸生復往訴恭一一親試之移文提學覆試仍送入學不數年有中鄉試者有登進士者南畿巡撫自周忱之後恭爲特著云　十二月　以王恕爲江西右布政使

五年春正月　廖莊爲南京禮部右侍郎　二月　錦衣衛指揮緝江西弋陽王敗倫事涉虛　上召李賢曰宗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咸以爲實今邦謂無以此觀之其餘所緝枉人多矣賢曰誠如聖論上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辯理賢曰乞自今詔諭法司但有枉者悉與之辯不許畏勢避嫌上曰然遂召法司戒飭之賢曰清平之世若刑獄枉人實傷和氣陛下明見如此斯民幸甚　三月　夏四月　以程信爲刑部侍郎　南雄知府劉實卒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未嘗投足權門自陳才薄親老乞教職不允授金華府同知廉操直節不與流輩伍擢順天治中景泰中召脩元史筆削任心無所屈遜陞南雄知府南雄當嶺南孔道商舶巨萬實止稅十之一餘斥以寬商賈僅足公賦不私一錢中貴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遂實入見輒加呵辱郡人擁實竟出中貴去至韶聞實節操懼將不免急馳奏實抗毀使勅大不敬詔逮實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歷官三十年未嘗以家累自隨蓼粗衣敝唯圖爲國養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上亦漸聞實名不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實喜著書中夜有得如獲至實燃燈起書平生清苦君子謂其與古范冊李及無異云　上謂李賢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且軍官俸一季關銀十四萬餘兩柰何賢對曰自古國家惟畏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兵部漸調出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　上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無事然使其不覺可也上領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安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金書鐵券誓以永存而子孫犯法即除其國豈有

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
供俸應役民必困窮而邪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上
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爲之　大明一統志成凡九十
卷　五月　江南北大水　六月　虜酋宰來寇河
西甘涼莊浪等處總兵仇鸞敗績虜益猖獗關中震
恐乞大軍勦殺遣懷寧伯孫鏜帥師禦之以兵部尚
書馬昂總督軍務　秋七月　太監曹吉祥及其姪
曹欽作亂吉祥在正泰間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
結以恩惠收爲腹心天順初呼召此輩迎駕俱陞峻
秩石亨事發冒功者俱革去此輩仍爲吉祥所庇如

故吉祥初以迎駕爲功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
鬻獄瀆貨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之後不能堪稍
疎抑之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
之人謀爲不軌會馬昂孫鏜統兵往甘涼殺賊期七
月二日早辭朝欽與吉祥約就乘是日殺馬昂孫鏜
因擁兵入宮爲亂吉祥居禁中爲內應幸而都指揮
完者透亮風聞異謀時漏下二鼓詣長安門通孫鏜
等潛報於內直先執吉祥將禁門嚴閉欽兄弟與諸
同惡者不知其謀已洩乃詣錦衣衛指揮逯杲宅前
遇杲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杲亦吉祥所恩之人朝

廷委任行事嘗緝欽過惡欽所最恨者故先殺之然
後分布諸惡於各禁門待開擁入欽兄弟四五人俱
在東長安門李賢四更時到朝房聞拾馬驚亂以爲
出征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衛指揮焦壽郭英等拿
住俄又呼尋李學士賢方恐未省何事即出至門見
披甲持刀者數人中一人砍賢一刀又擊背一下適
曹欽至見賢不忍殺執賢手曰無恐叱持刀者退謂
賢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駕復位今被逯杲潛毀反
欲相害提杲頭示賢曰誠爲此人激變不得已也賢
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既除此害即可請命欽
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即令人挾賢至吏部朝房尚書
王翱處就紙筆寫成賢拉翱同行於門縫投進欽見
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欲殺賢令持刀者同賢尋尚
書馬昂幸翱等解之及天明欽上馬呼衆馳往東安
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賢翱等復解之忽
孫繼宗孫鏜領官軍襲而圍之賢乃得脫時恭順侯
吳瑾左都御史寇深各率軍逆擊俱被殺死至晚大
雨官軍圍欽等於其家盡誅之賢被傷在吏部慮脅
從者不寧即上疏請急宣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
之心是晚　上出御午門朝百官下吉祥等于獄皆

伏誅籍欽等家以賞將士餘黨並流嶺南追封吳璠梁國公謚忠莊贈寇深少保謚莊愍孫繼宗加太保孫鋐進封懷寧侯馬昂王翱李賢並加太子少保進完者禿亮爲都督餘將士陞賞有差　京師有賀三老者曹欽妻父也先是見欽聲勢日盛絕不與往來欽嘗欲爲求一官力辭不可及欽敗凡姻親誅竄殆盡三老獲免　八月　起前都御史王竑參贊甘涼軍務時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未可輕出李賢請起用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督兵禦虜竑等至邊虜引退　以大理寺卿李賓爲右都御史時寇

深被害舉代深者李賢首薦南京刑書蕭維禎　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嘗力薦之非端士也乃用賓　以擒逆賊詔示天下布寬恤開言路時李賢上言曹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又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或設敢諫之木以導之或舉旌奬賞勞陞用之典以勸之猶慮其訒默自保或設不言之刑以懼之聖帝明王其惓惓求言若此者惟恐不得聞其失也惟姦邪之臣惡其攻已必欲塞之以肆其非由是覆宗絕嗣陷于大僇而不悟矣　上曰此吉

祥石亨張軏楊善輩實爲之今宜列之於詔咸使聞知先是御史張鵬楊瑄以言獲譴權奸遂肆行無忌相繼反逆故賢以爲言乃降此詔言路始開　賜馬昂玉帶及綵金麒麟服昂初附曹吉祥嘗薦曹欽得管大營禁兵至是以誅欽有功因得掩其薦欽之罪自是寵待特厚賜賚無虛日時謂昂有福相雖附吉祥而獲免云　擢吏部郎中萬祺爲太常寺卿祺江西南昌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仙骨否亦極貴因留一書與之乃祿命法也於是研精以卜公卿貴人多奇中景泰間以吏胥辦事吏部衆奇其術授鴻臚序

班進主簿及召見有言輒驗賜以白金綵幣既而景泰不豫有議召襄藩者石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宮奚事他求刻期復辟與仝寅筮占及徐有貞迎駕觀象合　上既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擢驗封主事累進員外郎郎中曹欽反執王翱李賢時祺在旁欽問之對曰公勿負國家宜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翁卹文非李公筆耶公當勿忘欽俛首其兄鐸曰萬君言是也王李二人獲免事平上聞而壯之召祺賜宴勞陞太常卿　上與李賢論人才及工部尚書趙榮賢曰此人可取如曾賊反時文臧皆畏縮

逃避況兵非已任誰肯當先惟榮獨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鼓舞奬厲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豈能及　上曰是忠臣也　初正統末也先奉乘輿入寇京師時虜情叵測人心洶洶趙榮時爲中書舍人獨請往迎學士高穀壯其志解所束金帶贈之至是又滅曹賊二事忠義凜然一時鮮儷　放岳正原籍爲民先正既謫戍上每語及輒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至是曹石敗上思正言乃放還爲民正嘗隱括上

語題其畫像誓將之死而靡憾也　甘肅總兵宣城伯衛頴破西番兵于涼州都督毛忠爲虜所圍頴提兵往救全師而還　九月朔日食　冬十月　虜酋阿羅出渡河入套寇延綏河套周迴三百四十里東西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墻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

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此等言語當時告戒卿豈知之又曰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畢即拜八廟出則視朝退朝毋后畢復親政務司禮監奏疏一一自看既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俱從便雖着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鐘鼓司承應惟時節奉毋后方用無事亦不覩聽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百姓自然富庶上曰雖然卿當勉輔朕躬　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肄業先是宣德中令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監以後間一行之　十二月　征夷

將軍都督顏虎都御史葉盛討平兩廣諸蠻

六年春正月　廣酋共立脫思爲可汗　二月　復設提學憲臣以黃潤玉爲廣西提學僉事時以學政衰弛命廷臣舉有學行者督之楊士奇以潤玉薦遂命之　三月　陝西管糧通政司參議尹旻奏賊退河開軍馬衆多人民供輸困極請乞罷兵議者懼有後警難之李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達賊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若慮其復來不可退兵更無休息之時今陝西人民困極若不趁河開之時暫退軍馬寬其供給人民愈加逃

竄糧草既缺大軍亦難駐劄況今年不得耕種明年愈乏糧草寧可暫去暫來不可久留在彼庶使民得乘閑耕種日後或再用兵不致悞事此時莫若令彼處官軍且耕且守調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文武官各一員提督彼處城堡軍馬庶爲允當上命廷議從之　調鎮江知府林鶚知蘇州時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脩飾鶚曰塑像非古我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鶚曰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

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於是併易從祀諸賢皆爲木主　夏四月朔奉天門奏事畢上起召禮部尚書石璟璟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官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旨授勅選妃朝罷上召李賢謂曰石璟動止失措如此如何爲禮部尚書賢曰宜令其自退因薦戶部侍郎張瓚代之賢即報璟疏乞致仕上見璟疏不忍其去曰璟爲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而退命太監牛玉吏書王翱與賢議留之陞張瓚爲戶部尚書仍管糧儲命下士論重璟而疑賢賢曰若非先報璟求退上意未可測也　五月　六月　國

子祭酒劉益下錦衣獄　秋七月　八月　內閣學士呂原以憂制去位　九月　自　皇太后孫氏崩尊謚曰孝恭章皇后　少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直致仕後嘗言西楊不欲與予同事內閣出予理部事當是時不能無憾於西楊若使在內閣丁丑正月當坐首禍能免遼陽之行乎說者謂直在翰林侍從三十餘年爲家宰十六年躋三孤登一品八十而後致仕而猶致恨若此此其所以屈節於王振而致中書舍人何觀有阿附之劾委靡於景泰之易儲而徒頓足於私室也　以項忠爲右

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先是忠爲陝西按察使適陝饑忠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民感其惠聞繼母喪軍民詣闕乞留詔奪服返任至是徵爲大理卿陝人復赴闕借留乃有是命　冬十月　十一月　吕原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原與李賢同在内閣賢通達應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可弭　上覽之命賢具覽恤事宜以進上皆從之　三月　夏四月　五月己

憲章録卷三十

丑朔日食　六月　秋七月　追謚宣德廢后靜慈先師胡氏爲恭讓章皇后宣宗晚年追悔廢后事曰此朕少年事欲復后位號不果至是孝恭皇太后既崩錢皇后爲　上言胡后賢而無罪廢爲仙姑其死也人畏太后殮葬皆不如禮勸上復其后號上命李賢舉行之　閏七月　八月　禮部奏補會試命太常少卿兼學士彭時侍讀學士錢溥爲考試官時中式舉人二百五十人　致仕少傅禮部尚書胡濙卒年八十九贈太保謚忠安濙居官敬慎立朝幾六十年爲尚書三十餘年恩榮始終世莫與比但過於畏

憲章録卷三十

憲章録卷第二十九

天順七年癸未至成化元年乙酉

七年春正月　二月　以詹事陳文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直文淵閣預機務　會試場屋災舉子被傷者數十人　以姚夔爲禮部尚書尹旻爲吏部右侍郎　以孔公恂司馬恂爲少詹事　是月晦夜空中有聲李賢上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陛下憫念元元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可弭　上覽之命賢具覽恤事宜以進上皆從之　三月　夏四月　五月己丑朔日食　六月　秋七月　追謚宣德廢后靜慈先師胡氏爲恭讓章皇后宣宗晚年追悔廢后事曰此朕少年事欲復后位號不果至是孝恭皇太后既崩錢皇后爲　上言胡后賢而無罪廢爲仙姑其死也人畏太后殮葬皆不如禮勸上復其后號上命李賢舉行之　閏七月　八月　禮部奏補會試命太常少卿兼學士彭時侍讀學士錢溥爲考試官時中式舉人二百五十人　致仕少傅禮部尚書胡濙卒年八十九贈太保謚忠安濙居官敬慎立朝幾六十年爲尚書三十餘年恩榮始終世莫與比但過於畏

縮是故罔恤建文之難俛首王振之專至宣德易后
景泰易儲淡職司宗伯無所匡弼未免保身之意重
云　錦衣衛指揮僉事袁彬下獄訊釋之調南京錦
衣衛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
刑權傾中外橫恣羅織人莫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
自計得以進言于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
排去之乃使邏卒捃摭彬陰私數十事上之欲法
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拿問只要一箇活袁彬還
我彬既下獄達拷掠欲置彬死罪有彩漆軍匠楊暄
者憤然不平上疏言昔者駕留虜庭獨彬以一校尉

保護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
無憾并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　上
令達逮問達通暄令供李賢主使暄懼拷死于獄乃
陽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爲之但我言於此無人證
見不若請會多官廷鞫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達信
之遂以開命中官會法司官訊于午門暄大言曰死
則我死耳何敢妄指李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
教我扳指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暄亦
得免　按黃瑜曰石亨欲陷徐有貞得馬士權不屈
而免門達欲陷李賢以楊暄不屈而免世固嘗無義

士哉主使之奏今猶襲用之豈成憲然哉賢之不爲
有貞特天幸爾吾於二義士有感　巡撫大同僉都
御史韓雍還京擢爲兵部右侍郎　以山東按察使
王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時吏部舉大同巡撫
上諭李賢曰須得似韓雍者方稱賢以越對及越至
陛見上曰王越丰姿是武臣之英遵者遂用之　九
月　兩廣盜起太寧侯陳經都督歐信都御史葉盛
討平之　冬十月　濤涇陽鄭白故渠　十一月
十二月　以王槩爲大理卿　馬文升爲福建按察
使　燕耆民茹文中卒年一百十歲文中無錫人永

樂初隨其父徙燕性坦易志慷慨解書史而遠勢利
其壽固有所自益亦國之瑞云　按崔銑曰年之貴
于天下也尚矣有堅實之氣其體斯壯固而不羸有
精明之心其氣斯凝定而不搖彼顏夭而跖壽者殆
各值其變也
八年春正月　上不豫既而大漸諭處後事命太監
牛玉執筆書之一曰東宮即位百日成昏二曰定后
妃名分三曰命勿以嬪御殉葬四曰廢飲器服從舊
書畢命玉持付閣臣潤色玉至閣李賢與陳文彭時
驚愕捧詔歎曰所言關大體非上英明不能及此而

止殉一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十七日庚午上
朋　乙亥皇太子即皇帝位尊聖母皇后錢氏爲慈
懿皇太后生母貴妃周氏爲皇太后先是太行既崩
上在東宮即命太監劉永成夏時傳恭會昌侯孫繼
宗懷寧侯孫鏜尚書王翱年富馬昂閣學李賢陳文
彭時議處置軍國重事遵累朝例也　上即位之明
日命議上兩宮徽號夏時倡言錢皇后久病今只尊
所生母周貴妃爲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即位四海顒
望宜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
法彭時曰此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

今若只尊所生恐損聖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出傳
仁壽宮旨曰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
太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
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
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加正宮尊號若何諱順從是
萬世罪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　皇上聖
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皆
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再三勸諭已蒙
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正宮
須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乃於錢太后加慈懿之稱

而貴妃止稱皇太后翌日須詔天下是日同議者懼
忤內旨有後患皆隱默不言惟李賢開端而彭時極
力繼其後賴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
宮以成大禮　下侍讀學士錢溥獄謫廣東順德知
縣出兵部侍郎韓雍爲浙江參政溥松江華亭人正
統時進士浮躁嗜進時太監王振訪可教內侍書諸
或薦溥試薔薇露詩大加稱賞特授檢討累遷侍讀
學士溥所教內侍後多用事溥之居與陳文隣內侍
每來謁溥必邀文共飲及英廟大漸太監王倫者嘗
受業壽伴讀東宮至是來謁溥文意必召已竟不召

乃使人密伺之倫言上不豫東宮納妃如何溥言當
以遺詔行事已而內閣草遺詔李賢當秉筆文起奪
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矣遂言溥倫定計將退賢
以溥代之退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代之賢怒以聞
乃下溥獄謫外韓雍亦貶　二月　上大行皇帝尊
謚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
帝廟號英宗葬裕陵　錦衣衛都指揮門達下獄謫
戍南丹衛召袁彬復舊職先是達掌詔獄任情張威
大興羅織遣官校徧行郡縣緝訪事情有犯者即遣
官屬拘逮所至狼籍天下騷然至是言官劾達欺罔

故殺諸大罪數十請戍瘴癘達卒死謫所　三月復前脩撰岳正御史楊瑄張鵬等官　加李賢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進吏部左侍郎彭時吏部右侍郎仍兼翰林學士　上以在疚傳策廷試癸未秋禮部補試中式舉人賜彭教等進士二百四十七人內劉大夏張敷華戴珊樊瑩謝鐸李東陽倪岳後皆顯著　甘肅總兵官宣城侯衛涇巡撫僉都御史吳琛率師討西番破之先是西寧番酋把沙作亂命涇等討之涇與琛將中軍督甘涼蘭鞏山丹莊浪等衛所官軍三萬五千人分五路以進追至駱駝山停斬

共千七百餘人獲牛馬羊二萬有奇　翰林編脩張元禎上疏勸行三年喪不報元禎引疾乞歸時禮部奉遺詔百日外請行大昏禮南京吏部侍郎童綸上言先王制禮三年之喪達乎天子陛下臨御之初當以孝治天下以道率臣民今山陵尚新元朔未改諒陰之中遽講昏禮臣竊以爲不可伏望降勅待來春行之亦不報　夏四月　五月五日大風雹飄瓦拔木壞郊壇　戶部尚書年富卒謚恭定富鳳陽懷遠人爲人剛正言不輕發靜寡慾遇事敢爲臨利害不少變氣節才識爲時推重云　時內臣用事勢甚張在朝無敢公言者南京給事中王淵王徽率同官上言五事一曰覽史書二曰開言路三曰選良將五曰保全內臣如王振曹吉祥事敗雖欲全之不可得也近有無耻大臣結交內臣或行叩頭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營獄賣官擅作威福今後內臣不許管軍管匠置立田宅其家人義子悉究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自宸衷惟與館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覩清明之政而宦豎亦享悠久之福矣保全之道豈有加於此哉上嘉納之　按成周之制以冢宰統閽寺西漢之制以丞相監宮中宋人循周漢之遺亦以宦官制屬於宰相樞密故內侍任守忠有罪韓魏公得以檄召而議貶近習梁彥俊言利僕射葉顒得以逮至政事堂而叱責之他可知矣三代而下制置閽官之法莫良於宋故終宋之世宦官鮮專政亂國之禍視漢唐大不侔矣　改兵部尚書馬昂爲戶部尚書時言者交章論昂不職乃改戶部以王竑爲兵部尚書　復定襄伯郭登爵鎮守甘肅尋召還提督團營登事母孝有文武才所上章疏皆自爲之　六月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清瑄

字德温山西河津人爲學貴實踐不立門戶不尚辭說教人以復性爲本國朝稱理學之儒唯瑄無間言

秋七月　立皇后吴氏　八月　御經筵賜講官

學士柯潛等白金文綺寶鈔　脩英宗睿皇帝實録

孫鏜奉朝請　九月　廢皇后吴氏下詔言先帝

臨御之日爲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别宫以待

期不意内臣牛玉偏徇已私朦朧奏請將已退吴氏

册立位不稱德不得已請命册后廢黜吴氏明正牛

玉之罪免死謫居南京　逮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

王淵等下獄時徽淵等以牛玉罪重罰輕上疏請明

刑罰以正朝綱監往事以防後患數玉大罪四乞賓

諸法因斥内閣執政李賢阿附權豎龍絡士夫中藏

奸計外務掩飾奏入逮下獄科道交章論救命俱謫

遠方判官徽普安州淵茂州

氏　調僉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時盛以右僉都御

史巡撫兩廣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議舉盛堪

入内閣盛在廣東時或譖於李賢曰盛自負能文嘗

公文不善賢嘗之至是沮其進轉盛左僉都御史巡

撫宣府盛至鎮脩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糧

益多以其餘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

力脩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　革太平侯張瑾典

濟伯杨宗等爵時有内直將軍懇天順初因入直迎

駕而陞非冒功者今一切祧職非法意　上念其久

于役特復之自是以迎駕奪門陞者紛紛入訴命兵

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而下俱奪爵於

是冒功者盡革而紛紛入訴者始息矣　令正統十

四年守城者被虜走回遇駕拿馬者及出使死刺者

天順初迎駕者擒獲妖言者凡有陞職俱革不襲

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抄没太監吉祥地撥爲

宫中莊田皇莊之立始此　時有建言請以天縱二

字加號孔子給事中張寧言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

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後世不在封號求勝

于一名一字可得而輕重也議遂寢　擢貞定府東

鹿縣知縣盛顒爲邵武府知府顒常州無錫人初爲

御史以論石亨謫知東鹿邑之豪右聞其來相戒曰

是嘗劾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顒至變搏擊爲撫

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内艱去民留之不可俟其

服闋相率詣闕奏乞顒再任從之顒至不復用刑法

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叩頭聽受不復辯隣邑訟久

不決者上官委顒折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

如氷明如鏡之謹邑介眞保二府間四境之民雖非所治亦聞風趨赴市易郊外有荒落地遂聚以成市人皆目爲清官店至是陞知邵武後歷陞左副都御史　十一月　以高明爲南京僉都御史　十二月　平羌將軍定西侯蔣琬鎮守甘肅

憲宗純皇帝成化元年春正月己酉朔夜有流星光燭地自左掖提東南行至天市西垣　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各回原籍王文子宗彝于謙子冕謙婿朱驥並放回籍　召王竑爲兵部尚書李秉爲左都御史　命都督同知趙輔爲總兵官右都督和勇爲遊擊浙江參政韓雍陞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征兩廣蠻賊勑雍有無若葉盛殺降之語蓋出自李賢也　國子助教李伸上言五事一曰明從祀之典孔子廟庭顏淵曾參孔伋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列之廡下先儒熊禾及國初學士宋濂皆嘗言之臣謂顏路曾點孔鯉宜配啓聖公廟其諸從祀如公伯寮荀況馬融杜預王弼理宜點之元儒若劉因許謙宜入從祀二曰嚴學校之職今天下教官類多匪才以致提學憲臣往往折辱殊非右文之意宜勑提學官凡教官之不類者起送別用其賢者禮貌之以示

敬學之意三曰擇承襲之濫今之武臣子孫悉藉世祿鮮克由禮宜勑兵部武臣子孫應襲者倘非其人奏聞革退別選其兄弟之良者襲職四曰廕大臣之子大臣非有過犯子孫應錄用者當先入國子監讀書習禮考其知所嚮往然後如例廕補五曰益小吏之俸常人之情必衣食足斯廉耻興今有司俱無全俸類多折鈔衣食不足未免苟取於民宜勑賜在內七品以下文職官員全俸在外七品以上半俸　上命議行　命戶部右侍郎薛遠整飭兩廣軍餉　上以征南軍士兩京及江西湖廣共調萬人需費浩穰非郎中可理持以命遠　刑部主事馮俊上言生長廣西深識夷情益廣西境內猺獞多居民少洪武間設立田州泗城等府州選用土官世相統攝過警悉聽調用使之懷德畏威其餘種類令流官兼管是以反側靡常近年益甚今總兵趙輔等奉命往征賊平之後恐有遺孽遠遁宜遣官招撫或委附近土官管束或別立司府推選其類爲衆所信服者授以世襲長官俾從俗以治之事下兵部議令趙輔韓雍等平賊之後卦酌舉行　李賢等言翰林編脩立濂廣東人深知兩廣賊情近見朝廷命將出師致勤宸慮因

條陳用兵事宜於臣謹錄上進是亦平賊之一助也
上命所司録示總兵巡撫等官俾見之施行　兵部
尚書王竑言京營官軍因見總兵趙勝奏帶指揮鄒
勝等多私投勢要謀爲旗牌意圖妄報功次希求陞
賞及乘機生事貪索害人即今兩廣寇攘不支若令
此輩再擾恐致意外之虞乞移文趙輔等凡軍前應
用止許在從征官軍内選舉從之　福建汀州府奏
前推官王得仁當鄧茂七作亂時奮力殺賊卒於行
陣請立祠宇以昭報祀禮部謂宜如廣東楊信民故
事俾有司立祠致祭從之　二月　皇太后誕日建

設齋醮禮書妣薨會大臣欽香相率詣寺觀祈福給
事中張寧上言　皇上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
臣但當和衷敬德仰贊聖孝以綏懿祉不當崇奉釋
老導上醮祭以壞風教不報　寧夏總兵張泰言臣
嘗奏准創造兵車以爲戰守之具此寔禦虜良法兵
部覆奏謂泰久在寧夏虜屢犯邊未聞泰以此破敵
宜令巡守等官會議　禮部言迤北虜酋奏欲朝廷
遣使舊無此例宜令通事中諭來使還語其酋曰我
中國凡事法祖今爾欲中國遣使往來洪武年間舊
無事例正統中嘗一遣之反失和好　英宗皇帝深

自悔悟遂不復遣朕遵祖宗之意不敢有違爾每差
人朝貢朝廷如例優賞不得別有希冀　弗提衛都
督察阿奴奏欲進海東青　上曰此等野禽能令人
蕩心於畋獵有司其即却之　勅諭迤北使臣孛來
曰我祖宗以來四方朝貢使臣管待賞賜俱有定例
不可增減朶顏等三衛曩時無所依倚我祖宗特加
憐憫設立衛分授以官職俾近邊住牧每年朝貢俱
從東路喜峯口進入今都督朶羅干等不遵舊例却
差人與爾等同來希圖混賞悉照舊例分別厮見朝
廷厚待爾處特諭爾知之　御史趙敔言張鵬楊瑄

等在天順元年爲石亨構陷者俱蒙恩例復職郎中
吳節等爲人所累御史兼淇等俱蒙恩例復職郎中
復職又言于謙等爲石亨等誣陷榜示天下其後亨
等不一二年亦皆敗露陳循俞士悅等前後恩宥無
俟臣言獨正統十四年虜犯京城賴于謙保固其功
不小餘亦可憫伏乞收回前榜死者贈官存者復職
上曰朕亦稔聞謙冤所司其悉如御史言行之　兵
部言延綏總兵官張傑上安邊方畧七事其一謂延
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耕牧但須增立營堡以
時啓閉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兵不過一二

百人難以應敵府谷縣境極於東偏西距諸營八百餘里猝難應援可選諸營精兵九千分爲六哨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無事則巡歷邊境遇警則彼此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俱在腹裏遇警猝難馳報況虜入寇必經邊堡過延安屑旄甘泉等縣方到鄜州慶陽其鄜慶所屯防秋軍士二千乞分布沿邊要害以備調用見今邊軍追補虧損官馬無力陪償類多逃竄致戰守缺人乞令所司停免買陪庶不使軍馬兩失餘六事亦多行陣攻守之策宜擇其可者移文總兵巡撫等

官舉行從之　按嘗巡歷延綏慶陽諸處張傑之言迄今未盡舉行督撫諸臣率皆推託而邊方有司又多無賴淹延度日者惟恃國家慶澤之宏遠也　上祭先農之神遂躬耕籍田　翰林脩撰陳鑑居憂召脩實錄固請終制許之　三月　加吏部尚書王翱太子太保進陳文禮部尚書　以河南布政王恕爲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荆襄三府流民　上視太學釋奠先師孔子祭酒司馬恂率學官諸生表謝賜祭酒等官及孔顏孟三氏子孫襲衣及諸生寶鈔　以旱災免陝西延安等處稅糧八萬七千一百石有奇

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講王偰爲南京翰林學士　夏四月　甲申河南鈞州地震有聲至二十三日方止　以都給事中張寧爲汀州知府脩撰岳正爲興化知府先是南科給事中王徽等劾李賢不職俱遠謫寧會六科申救忤賢後有忌岳正者僞爲正劾賢疏草賢亦嘗之會兵書王竑薦寧堪任僉都御史正堪任兵部侍郎賢乃假歷練之說票旨各陞知府士論不平　周洪謨陳四川勦賊方畧六條一曰阻絶路徑二曰先勦賊黨三曰固守重地四曰廣募土兵五曰多用利器六曰容行反間兵部允其議

上命移文四川總兵官吳琛督理軍務都御史吳琛採用之　荆襄流民劉千斤反初北方流民聚襄鄧山中凡數十萬有錦衣千戶楊英者奉使河南策其必反上疏言流逋之衆宜選良吏賑恤其饑漸圖所以散遣之辭甚諄切不報至是追須英之先見者比于茂陵徐福云　五月戊申脩比干廟命有司春秋致祭　復倪謙爲翰林學士開住謙上言天順三年奉命充順天考試官都御史寇深陰結錦衣指揮逯杲擠排臣罪除名戍邊今幸遇登極恩釋爲民乞置對以雪冤枉　上以事在赦前不問復職閒住　六

月　兵部尚書王竑以病乞免　上不允命醫療之
秋七月　御史李志剛言近日四川兩廣盜賊縱橫所經兵民之家需酒食亂婦女驅人負擔或少留所掠貨與之其恐貽累辭弗受者多被殺戮迨賊既去有司追捕者得所留與物輒爲通盜分賊拷訊誣伏撫按但據成案被誣者懲拷訊之酷甘心速死受誣含冤終莫能辯彼真爲盜者聞之曰其人且爾吾屬可知是以不肯革心聽撫乞勅各處撫按分巡等官躬詰盜所廉察情實此等冤獄咸與伸理庶幾良善獲安盜賊向化章下都察院覆奏從之　贈廣東

按察司副使毛吉等官先是兩廣流賊數萬刼掠郡縣吉與知縣王麒驛丞秦瑄隨軍殺賊奮不顧身皆死之事聞皆贈官賜誥以褒其忠吉浙江餘姚人死時年四十四初吉出軍時給以官銀千兩充軍餉委官余文司之已費用十之三矣文憫吉死無以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僕俾爲喪具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在於此奏入命兵部審處　擢廣東按察使夏塤

沈義僉都御史吳琛巡視民瘼　廣東按察使夏塤言兩廣地方連年用兵未見成功徒釀逼脅平民使爲賊黨進則驅我民以當矢石退則殺我民以杼怨今用兵不已供費日繁臣恐外患未除而內變將作誠宜慎選府州縣官善爲撫綏招致俾見在之民懷惠而固守被脅之衆聞風而來歸又擇方面官以兼總之則力分而事專勢親而人附矣兩廣藥石端在於此奏入命兵部審處　擢廣東吉士李東陽倪岳謝鐸焦芳陳音爲翰林編脩吳希賢爲檢討張敷華等九人爲各部主事　韓雍會趙輔等統率大軍在

廣西全州湖廣陽峒及桂林大藤峽等處節與賊戰勝之　南北直隸及河南山西湖廣江西浙江所屬郡縣凡一百四十餘處各奏水患詔戶部勘實以聞

九月　巡撫宣府都御史葉盛陳乞罷免不許

浙江提督市舶內官福住居寧波不法別築公館於杭州騷擾軍民苦之寧波知府張璲禁戢其下住因誣奏璲遂列奏住諸不法事下布按二司覈實於是布政使李顒等具實會奏上以住年老悉宥其罪但加戒飭而已　兵書王竑三上章乞放免養疾准其還家調攝竑以前薦岳正張寧爲李賢所沮遂堅

意求去士論惜之　戶部言鎮江浙江諸處旱澇相繼歲運京儲四百餘萬石今罹災傷優免數多來歲允運不足請以淮浙等鹽廣募商人於淮徐德州水次倉中納俟來歲分撥官軍支運庶民不困於凶年而國用亦無所損矣制可

貢例　命福建延平府立祠祀宋儒楊時以羅從彥李侗配享　漕運總兵楊茂奏各處運糧旗軍以洪閘灘淺盤剝多費各帶土產物貨以資用度乞免河西務張家灣等處稅課以紓軍困上下其議行之

冬十月　禮部尚書姚夔會昌侯孫繼宗等議恰容

乃西域諸番要路近年爲乱加思蘭殘破其國人民潰散不時來貢動以千百貪饕宴賜朝廷固不恤此然道路疲於遞接合酌量事體恰容使臣歲一入朝不得過二百人乱加思蘭五十人其土魯番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貢經恰容者依期同來不得過十人宜勅陝西甘肅等處鎮守總兵撫按三司等官撫諭夷民嚴加防範及勅恰容王毋弩溫答失力收集流散保守境土庶全朝廷始終優厚之意從之

戶部奏景泰末宣府總督都御史李秉嘗上言邊城多空地而守城諸役外復有閑曠軍餘請量支宣府

官銀買牛給與耕種收餘糧易銀給貧軍買馬騎操遂於億萬庫支銀一萬兩買牛給軍耕種至天順初有言勞軍不便者行都督楊能等會議俱稱且耕且守經國遠圖而大同宣府自罹兵變人畜蕩盡幸而朝廷大發帑銀買牛給軍耕種邊人稍得聊生今宣府巡撫葉盛復申奏先年原買官牛多死又以餘糧續買給軍耕種官府不煩督責軍士不致陪償此皆官田官牛之効驗然立法非難守法爲難乞申勅守臣恪守俾久而不廢庶邊事克濟　上曰法既善宜永遵行　陞禮部右侍郎彭時爲兵部尚書仍兼翰

林學士　兵科給事中袁慥奏湖廣荆襄等處流賊攻陷地方甚爲民患鎮守總兵李震巡撫都御史王恕王儉巡按御史王瀛都布按三司汪澤等既無撫馭之方又無勦捕之策宜各究治以爲人臣誤事之戒　上以王恕王儉大臣姑記過王瀛汪澤等俱奪俸仍令同心協力平賊以弭民患　十一月　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廖莊爲刑部左侍郎先是南道御史鄭安論莊法律生疎至是莊以進表入京上章乞歸上以莊在景泰間大節可取不允其去特陞用之戶部以所議漕運參將袁佑上言便宜覆奏　上曰

律開收受稅糧聽納戶自樂平斛交收比來收糧者每石加耗米五升今軍官願加一斗可見官攢人等侵害過多今後收糧俱用平斛不許官攢人等勒要囤基財物敢有仍前作弊巡倉御史參奏究問　保定永平二府所屬十六州縣水免糧一萬八千六百石有奇　給孔顏孟三氏學印令三年貢有學行者一人入國學　刑部奏南京戶部左侍郎陳翌因災異言審錄重囚乞照正統間事例差官請勅分往各布政司并直隸府州會同巡按御史審錄事下臣等議寫見是年各處司府州縣例該赴京朝覲廣東廣西湖廣四川賊情未息南北直隸浙江等處水旱災傷分官賑恤事務煩冗若再差官審錄不無勞擾乞通行各處問刑衙門見監罪囚輕者從宜發落重罪會官詳審不許淹滯隱匿違者撫按并按察司官嚴加究治仍候時年豐稔地方寧靖會議差官審錄從之　按差官審錄本非冗員而當時司寇若廖莊者猶恐擾民嘉靖末年徵科常政撫按任之已有餘力當國者顧動勤制使供億浩繁此豈爲國恤民以固邦本之長慮哉　左府都督過興鎮守廣西召還道湖廣祁陽縣怒知縣李翰接應夫船不時令子得隆率部卒拽翰及其子劍榜掠俱死興亦以疾死于道翰妻入愬于朝事下法司得隆伏死罪其母擊登聞鼓稱冤　上以其妄愬命即誅之　乙丑夜月犯太微垣上將星　十二月　丙子曉刻金星犯鍵閉星

泰寧等衛右都督劉王兀喃帖木兒等奏欲於邊地收買牛隻農具并乞賜蟒衣禮部以聞　上曰蠻衣不可與其欲與民交易可許之　以福建按察使馬文升爲南京大理寺卿　朵顏三衛頭目兀研帖木兒奏乞職事兵部覆奏以未有功勞例無陞授不許　癸巳夜月犯右執法星　命直隸容城縣立祠

祀元儒劉因　改庶吉士許禮等觀政各衙門自正
統以來所選庶吉士內閣奏請學士三員於翰林公
署教習與祖宗時文華堂文淵閣舊規不同內閣按
月考試第其高下以爲去留之地將及三年則邀求
散館不復以進脩爲事至是庶吉士相率入內閣請
散館李賢謂曰教養未久奈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
對公從何處教養來賢稍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
該三年已燒郎一年矣謂癸未春闈災故也賢怒請
旨分散各衙門觀政尋授禮南京刑部主事　追贈
已故南京兵部尚書黃福爲太保謚忠宣

憲章録卷第三十一

成化二年丙戌
至三年丁亥

二年春正月甲辰朔　辰時日暈及左右珥背氣赤
黃色鮮明　彭時歸省以王復爲兵部尚書　御史
魏瀚等言自古備邊之策不過練卒擇將廣儲蓄脩
城池利甲兵而已邇者虜寇長驅動以萬數而沿邊
殺掠殊爲可畏兵部以乏兵召募示弱於虜今京師
軍士不下三千餘萬或占役於私家或借工於公府
或冒閒而輸月錢或隨從而備使令其操練者大率
老弱不勝甲冑且馬多羸瘠器非犀利使之折衝禦

侮安能嬰鋒挫銳況今之爲將帥者雖曰用勲戚
人望而身任安危忘家徇國爲陛下効力輸忠者則
未之見也邇年各處率無積蓄且水旱相仍連年蠲
貸戶部不能區畫設或警急何以濟用訪得鴈門偏
頭一帶關隘疎寡虜每深入苟不痛懲前弊未見其
爲安也伏望切責總兵等官將各營軍士整點操練
命給事中御史各一員不時嚴查設有虛放占役等
項通行參究仍乞節約費用一應浮費悉從裁損遇
有征進軍士加倍賞賚作其勇敢更乞於鴈門一帶
關隘并山西地方添設才望重臣智勇參將提督巡

撫綏輯地方然大要尤繫於兵部之得人今尚書王
復質實有餘應變不足以此之才處此多事未見其
克濟更宜圖之　上曰王復陞任未久難責近効頃
於三營內選撥精銃官軍十二萬分爲十二營團操
情弊多端轉加廢弛今還歸三營照舊分一等次等
訓練差給事中御史不時點閘若仍前作弊即參奏
究治所云費用賞賜朝廷更當斟酌　詹事府少詹
事孔公恂以言事下獄出爲漢陽知府公恂以先聖
後且行聖公孔弘緒大學士李賢婿也遂不次用爲
少詹事及　上即位改大理少卿尋自奏復少詹事

至是上疏謂總兵中止有朱永一人於是諸總兵譁
然不平言官聞風劾之遂調外任　二月　重脩闕
里孔子廟成上製文以紀　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
天下舉人賜羅倫及第第一時會元狀元咸稱得士內賀欽
莊浪韓文熊繡許進林瀚後亦皆爲名臣　兵部言
提督荆襄軍務尚書白圭等奏賊首劉千斤等在襄
陽房縣豆沙河等處萬山之中分作七屯臣等會總
兵等官議欲分兵四路一從南漳一從安遠一從房
縣一從穀城捣角並進苑期會勦　上曰兵不可遥

制宜如圭等所擬行　巡撫延綏都御史鷹祖等言
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
虜敢與戰鬬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
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覆奏請勑御史往會官點
選於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選
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每名量免戶租時
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由是土兵盛強而
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矣　按此土兵之法不但
可行於延綏若九邊行之則邊民不困於賦役而心
皆內向無復北走之人虜雖欲入誰爲嚮導此寔久

安長治之至計竟無有申明此意者雖延綏此法亦
就廢弛而各邊多事兵力財賦日不暇給矣安得如
盧祥者當事而力主此議也　延綏紀功兵部郎中
楊琚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
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踈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
賊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游河
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與陝州等
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
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
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鹼石海子回回墓

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觜馬營
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
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爲
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
一路營堡移從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
實爲萬世防邊之長策也　上曰楊琚所奏移堡防
邊具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聞　按
嘗歷延綏慶陽二境往復於偏頭關花馬池二千里
間凡諸營堡咸爲稽考詢之將官故老猶皆記憶楊
琚之策且曰曾銑幾於復套其討盖不出此惜乎垂

成而殺身也　禮部尚書姚夔奏南京兵部尚書李
賓等奉勅賑濟南京流民衆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弟
納米送監讀書切惟國子監乃育才之地朝廷資以
致治近因各處起送四十歲并納草納馬生員動以
萬計已不勝其濫今又行此將使天下以貨爲賢士
風日趨于陋尚望其有資於治理哉宜別爲處置
上曰祖宗設太學教育人才非由科貢者不得濫送
今賓等欲令官民子弟出錢穀賑民補太學生古無
此例且天下財賦所出其途孔多學校豈出錢穀之
所禮部議是其勿許　命禮部給度牒僧以賑濟

饑民　閏三月　濟州衛與吏喬昇上言朝廷以淮
揚等處饑饉勅命賑濟而州縣官將賑濟錢糧銀雜
銅鈔米和糠土不堪貿易食用戶部請移文撫按等
官將作弊官吏人等通行究治械送京師官發邊衛
充軍民發口外爲民後有犯者一例解京處治從之
　巡視淮揚都御史林聰言鳳陽諸處災傷賑濟別
無餘策查得兩淮運司儀眞批驗鹽引所見有沒官
鹽二萬餘引已行召商定價賣銀支用及淮揚所收
船料鈔亦行暫改收米以備賑濟從之　兵部奏延

營寨相去千有餘里撫按分巡等官罕有至者其邊
塞士卒爲官旗侵漁虐使以至衣食不給戰馬不暇
飼牧器械不得脩整莫能禦虜乞行撫按分巡等官
時常行邊禁革姦弊詔可　按王鑑斯言眞恫切而
有餘悲矣邇來邊方撫按既不巡行邊壘而分巡等
官又往往參謁撫按往返動一二千里歲月幾何尚
有日力及此哉今之當事者宜深體王鑑之言而嚴
爲之所也　發松江府糧十萬石賑民補太學生古無
民從巡撫都御史林聰請也　兵部奏哈密地方被
北虜乱加思蘭侵掠忠順王母率部屬避居赤斤苦

峪今北虜已退宜勅王毋俾復還哈密舊地收其衆以
衛邊塞詔可　夏四月　巡撫山西都御史李侃奏
臣嘗讀唐陸贄論守邊事有曰直北窮邊寒風裂膚
驚沙慘目自非生於其域者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
也南際遐荒山嶺瘴氣亦惟生於其地者方能服習
水土今南方之人補西北軍伍西北之人補南方軍
伍各不相宜多致疾病道逃俱不得用茲山西人當
補南軍者就令補山西邊衛南方人當補北軍者就
令補南方各衛庶乎各得其所而習於戰鬭矣事下
兵部覆奏詳議檢閱今年南方各衛發冊所取山西

軍丁幾何山西各衛發冊所取南方軍丁幾何若數
目相當堪以兩易各依發冊取補詔可　擢掌新會
縣事廣州府同知陶魯爲廣東按察司僉事魯初以
父死事廕爲新會縣丞陞同知仍掌縣事至是都御
史韓雍請進魯憲職專守新會并肇慶之新興陽江
陽春瀧水等縣吏部覆奏從之　南京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高明言上元縣民匠高朋同妻龐氏將隣家
十歲幼女烹而食之實由饑餓所逼請發軍儲倉糧
鎮巡諸官亦宜勅令整飭兵備候至期調發又信既
召還可以脩武伯沈煜代之上允所擬遂召信還
幼李賢遭父喪宜令終制宋仁宗起復劉珙二臣皆不從綱常倫理所關甚大詔倫在妄
編脩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
公市恩歸怨朝廷吾則不敢倫雖賤而士論歸之
禁侵損古先帝王忠臣烈士名賢顯官陵墓　召大
同總兵楊信還京李賢等奏胡虜之衆不過中國一
大郡連年被其侵擾往往得利而去且河套與延綏
接境原非胡虜巢穴今虜酋毛里孩居其中出沒
不常古云不一勞者不永逸今欲安邊必須大舉而
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議進兵搜勦務在盡絕其總
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預請處畫又秋禾方熟虜
騎必入掠而延綏慶環縣一帶宜推選武將一人
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諸處庶幾有備無患於是兵
書王復及同孫繼宗等集議以爲大舉搜套必主將
得人今鎮守大同總兵楊信舊鎮延綏稔知地利宜
召還京面受成筭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大同宣府
鎮巡諸官亦宜勅令整飭兵備候至期調發又信既
召還可以脩武伯沈煜代之上允所擬遂召信還
御史楊琅奏天下之士氣與國家之元氣相爲流通

士氣之壯弱國家元氣之消長繫焉　皇上即位以來頒布明詔開廣言路以振作鼓舞天下之士氣未幾而王徽等以進言遠斥士氣爲之再沮夫士氣之在國家鼓舞振作尚恐其不振況從而沮抑之將諛佞成風聰明日壅甚非朝廷之福也乞追回王徽羅倫等復其舊職以作士氣奏入李賢票旨謂楊琅朋比姑宥其罪　六月　改翰林學士倪謙于南翰謙自謫戍復職閑住至是詣闕謝恩特命於東閣辦事言官劾其貪冒無耻改命南京　巡按湖廣御史王瀛等奏賊

首石和尚集衆千數燒扨四川大昌縣治矍塘衛指揮曹能夔州府通判王禎率官軍民快往禦之被殺者六百餘人禎與奉節縣典史并百戶二人俱遇害因劾能易敵傷威請治之事下兵部王復等請勅提督湖廣軍務白圭等議留京營及山東官軍分往勦殺仍勅四川守臣馳赴夔州調兵協勦及移文都御史王恕停能等俸俾戴罪殺賊兼守議城池從之

反賊劉通等伏誅通即劉千斤河南西華縣人幼有膂力縣門有石獅約重千斤通手舉之人因以爲號正統中惑於妖言潛往襄陽房縣與妖僧乞天將祺

亂至天順八年有石龍者即石和尚糾合馮子龍等舉事乃於地名大木四散劫掠通令男聰約子龍等舉事乃於地名大木厥立黃旗聚衆據梅溪寺稱王僞號爲漢建元德勝聚衆至四萬餘人攻陷城池爲官軍敗敗通等就擒與賊黨四十八人磔於市男子十一歲以上者皆斬之　勅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協謀征勦河套　安遠侯柳溥呈稱衛上言陝西用兵事宜大畧謂兩軍交戰生死定於呼吸彼摧堅執銳之士奮不顧身何暇首級之顧此其功最爲上也今論功者反以首級生擒驗功陞賞而當先破敵不爲上功

所以士無鬬志惟圖幸取首級往往坐是而敗乞稽洪武永樂間舊例以當先者爲奇功生擒者次之斬首者又次之如此則人以進死爲榮而虜不難滅矣　奏入　上令仲衡隨楊信勦賊仍命兵部看詳以聞王復等奏以爲論功行賞欲以當先破敵爲奇生擒斬首爲次恐事勢難行蓋擒斬者有實可驗而當先者無跡可憑以是爲功賞之差不免有濫報之弊近如涼州奏報功次生擒斬首者僅及三十而奮勇當先者乃至千餘豈足憑信　上是之既而仲衡考滿停俸妻子在京無以養贍命以訓導俸給之　按戴

仲衡之論是矣而王復以事勢難行沮之天下事如此類尚多善謀國者當必有出格之見也初臺臣論復質實有餘應變不足殆此類云　陞南京翰林學士倪謙爲禮部右侍郎　秋七月　倪謙致仕科道會劾謙姦貪邪佞交結外藩本當寘于極典幸而得戍邊方復蒙寬恩復職閑住自合靜居閭里却乃不召而來希求進用玷汚清班知不容於公論僞乞休致　皇上復徇所請俾官南京又貳宗伯朝野驚駭衆論諠騰臣等官居耳目職在激揚竊附吕誨之知人敢辭陽城之竄逐伏望俯徇輿情將謙革職以爲希求幸進者之戒　上曰倪謙有隨侍舊勞特留任用今公論既不可仍令致仕　兵部奏荆襄賊黨雖已削平而元惡石和尚劉長子等尚未就戮茲又逃往巫山瞿塘等處攻劫縣治請乘大軍勦滅之以除後患從之　順天保定開封青州四府大水　八月進士周鑑以避選王府官問遣爲民時崇王將出就學詔吏部選進士官侍講讀鑑在選中稱病覬免尚書王翱奏鑑懷姦不忠送坐除名　南京光禄寺卿蔚能卒能陝西朝邑縣人以吏員授光禄寺典簿累陞本寺卿進禮部右侍郎後以忤旨調南京光禄寺卿能在光禄三十餘年未嘗私持禁臠還家其尤爲人所稱者能借同僚賸名上疏請查入内供應器皿詔下禁獄問所由能私謂少卿葢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之勿累諸公也既而獨受責降官謂南京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奮身如能與況鍾者殆士人之高等云　命諭祭故少保于謙復其子冕爲府軍前衛副千戶　九月　光禄寺以供應不足奏添歲費禮部言正統間本寺雞鵝羊豕之類歲費不過三四萬天順以來增至十六七萬費用過多暴殄天物莫此爲甚宜從元年正月詔例令本寺裁節冗費歲用不得過原定之數庶不廢耗民財　冬十月　復徵湖廣金沙洲江西九江船鈔舊制無收船鈔例景泰中以國用不足始算及之每船百料納鈔十五貫後以鈔法不行又與銅錢兼收葦以歲歉商賈少通暫停其課至是所司奏軍士月糧不給復如舊收之　提督湖廣軍務白圭等奏賊首石和尚劉長子等復聚衆千餘燒劫巫山大昌縣治調兵將喜信鮑政都指揮白玉等隨賊向徃勦殺賊計窮力屈兼以食盡乞降官兵乘機誘之劉長子縛石和尚送至都督喜信譽受之長子請信譽告缺食信給之食

仰近營居住既而併劉千斤妻連氏僞國師常通僞給事中王靖僞都指揮苗虎張石英等三十人僞千百戶張剛等六百餘人盡擒之奏聞區處下兵部議賊餘黨恐有竄伏山林者宜移文總兵等官督兵搜捕俾嘶類不遺庶無後患因詔總兵等官候地方寧靖區處得宜然後班師　整飭邊備左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海四等諸部落野人女直來朝貢邊臣以禮部定擬名數驗其方物貂皮純黑馬肥大者始令入貢否則拒之且貂產於黑龍江迤北非建州毛憐所有臣聞中國之待夷狄來則嘉其慕義不計其

物之厚薄若必責其厚則虜性易離或以啓釁非厚往薄來之意今海西建州等夷人結搆三衛屢擾邊疆進貢使臣一介不至若不更定其制恐邊患日甚所係非輕禮部因請勅戒遼東守臣自後夷人入貢驗數放入不得過為揀選以起邊釁從之　十一月　以兩廣平賊功陞左僉都御史韓雍為左副都御史初雍受兩廣之命會于南京衆議欲分江西軍從進擊率達官由庾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雍曰不然古者伏鉞臨戎專制閫外謂司安國家利社稷雖專之可也夫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今兩廣已無完郡大藤峽為賊巢穴舍此不圖而趨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湘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煩於還乎自古繼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惟勝之而已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所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又何泥於困乎於是命將分兵示以賊勢可滅之機先破脩仁荔浦次及大藤峽前後生擒斬首奪回被虜俘獲賊屬四萬五千七十有奇顛越死厓谷者不可勝紀捷聞陞

左副都御史仍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磔反賊劉通黨石和尚劉長子等七十三人于市并斬其家屬五十二人和尚名龍詭言石亨家屬劉長子即馮喜　整飭邊備兵書王復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寧邊備東自黃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為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及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舍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

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稀踈空濶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庶幾可守趁今聲息稍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辦木植候春暖土開併力興工府谷堡移出芭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河山土門堡移出十頃坪大兔鶻堡移出響鈴塔白洛城堡移出轆轤兒塞門堡移出柳莊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啓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交界地名崖

寺子三眼泉柳樹澗九剏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量堡摘官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為濬墻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規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貯粟容客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可以選振軍威矣從之　按營巡歷斯地營堡墩臺僅有遺址率多廢弛虜人出入如履平地當事者自傅

塘馳報收斂人畜之外一籌莫展縱有請纓擊頸之心而委任權力則寔有限言之髙撫漫不為意求如王復者且不可得矣　十二月　迤北孛來太師阿失帖木兒遣使哈三帖木兒等貢馬及銀鼠皮等物舊例迤北使臣入貢必由大同路其賞賚宴勞優於他夷至是哈三帖木兒等乃挾朵顏三衛人從吉峰口入兵部先期以聞　上曰迤北使臣既混同三衛來只以三衛常禮待之哈三帖木兒以待薄不平形於言通事諭之始悟乃上番書服罪上曰虜使既服罪仍以本等禮待之求討官職者給以冠帶惟過分

如麟龍等物不與比辭禮部奏阿失帖木兒兩月之間遣使進貢二次又不經由故道其用詭計以結各虜由近徑以窺邊方情顯然矣宜有以遏其機破其詐庶無後患上然之遂勑阿失帖木兒曰自爾祖脫歡以來遣人朝貢有常時往來道路有定處未嘗牽引他夷混入賞賚朝廷亦待之不疑無有敗事爾宜遵守前人家法何乃不依時月既差使臣兀納阿等紐同小剌罕衛來朝回還未及兩月又遣使臣哈三帖木兒等同朵顏衛不依故道却從東路來朝況卜剌罕朵顏衛供是我朝設立屬衛彼之朝貢自有常

例今爾無故糾劾而來甚非所宜爾今後當順天道敬朝廷體爾前人所爲每年冬月農隙之時遣使來朝不過三四十人仍由大同舊路進入則事無猜疑人不紛擾朝廷得以專意款待以篤爾世好庶幾永享太平之福　刑部左侍郎廖莊卒莊江西吉水人由進士改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正統辛酉奉命賑陝西饑民多所全活歷陞南大理少卿景泰甲戌莊上疏請景帝篤友愛以重天倫復儲位以固國本忤旨未幾以丁母憂赴闕陛見景帝大怒命衛卒廷杖八十謫河州定羌驛丞　英宗復位召爲大理少卿

時母喪未終復遭父喪起復調南大理寺天順五年陞南禮部右侍郎七年調南刑部成化元年御史劾其不謹　上曰莊景泰間言事大節可取陞刑部左侍郎至是以疾卒賜祭葬贈尚書謚恭敏莊性剛直而心坦夷人有不當輒面斥之已則釋然晚節稍弗逮識者惜之　甲寅大學士李賢卒賢字原德河南鄧州人初以進士使山西請見御史薛瑄人稱其知所好尚授驗封主事歷考功文選郎中景泰辛未超擢兵部侍郎尋改吏部　英宗復位以張軏薦命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進尚書英宗謂賢忠勤

特加官保　上即位進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獨被眷遇扼於權姦雖承顧問不敢盡言立朝三十餘年多委曲以容卒年五十九贈太師謚文達陳文誌其墓謂賢量宏而福厚大臣遭遇之隆無與比者夫福誠厚矣遭遇寵隆矣但忌岳正張寧王徽王淵俾終身棄置而奪情戀位不能釋憾於羅倫則未見其量之宏也　按王鏊曰國朝三楊後得君最久無如李賢者亦能展布才猷然在當時亦以賄聞夫爲相而以賄聞此固攘竊之流也比來蓋接踵矣雖小有才猷皆矯僞以自文耳安足論哉　命太常少卿兼翰

林侍讀學士劉定之入內閣參預機務　平虜將軍總兵官楊信等奏虜酋毛里孩近雖北遁然畏迫北強虜復回河套駐劄請更調大同宣府等處馬隊官軍與臣等原統官軍計有十萬以來春三月初旬會合剋期進兵併力勦絕以除邊患　鎮守開原右監丞韋朗坐失機召還以監丞張鑑代之於是遼東屬衛指揮王綸等詣鎮守太監李良保留良因奏朗失機固宜置法但勝敗兵家常事昔武侯失利街亭韓琦喪師西夏自古用人未嘗以一事之失而遽棄韋朗之事揆之古人跡相似而情實輕今爲綸等保留

乞令戴罪殺賊兵部覆奏謂武侯漢之名臣韓琦宋之賢相衙亭好水川之敗以馬謖任福違節制非武侯韓琦之過也朗私役軍人圍獵誤事豈得援以爲比且良劾朗有罪茲復爲朗乞留前後反覆朝廷常法具在宜勿許內批韋朗既爲良等保留仍舊開原守備張鑑回李良處監鎗俾各用心禦寇　禮書姚

夔等奏今京城街市多有疲癃殘疾之人扶老攜幼呻吟悲號足以干天地之和亦非所以令四夷使臣見也昔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伏望特勅巡街御史督五城兵馬拘審乞丐殘疾之人有家者責其親鄰收管無家者收入養濟院照例時給薪米其外來者亦暫收之候天道和暖量與行糧遣還原籍有司一體存恤務令得所此亦調攝和氣之一端也　上可其奏曰無間老少男女有無家及外來者順天府尹盡數收入養濟院記名設法養贍毋令失所

三年春正月戊辰朔　禮部奏遼東邊關驛遞致入貢夷人嗟怨　上命移文鎮巡等官令各嚴飭守關官軍及驛遞凡遇夷人入貢務待以禮必使其感恩懷惠庶見朝廷柔遠之意　巡按廣西御史端宏言賞罰明信則人力於事功加趙輔等討賊破峽之功

當賞妄言賊盡民安之罪當罰況統兵大臣俱言賞過分今賊氛漸萌流毒愈甚不罪輔等無以示戒輔亦上疏自陳其功且言守將歐信忌功縱寇故黠成績乞治信罪事下兵部言輔等捕賊實未盡殄今宏所奏切中其病輔乃歸咎於人宜治如法輔見衆論交攻願率兵自效　上曰殘寇只令韓雍督同和勇會勦輔不必去　毛里孩侵大同求貢詔禦之　二月丁酉朔日食既　虜酋毛里孩入大同界　上命原調大同宣府偏頭關等處搜勦河套官軍仍留各城守禦　國子祭酒邢讓等奏祖宗以來欽降監規

周備歲久恐致遺失乞鐫石樹立本監中門外使師生人等永遠遵守從之　禮部奏浙江按察僉事辛訪言欲將宋儒何基王栢金履祥許謙從祀孔廟下禮部尚書陳文等議宜如楊時之例立祠鄉郡行翰林院撰祭文行浙江金華府每歲春秋致祭從之

三月復商輅爲兵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參預機務　廣西陸川縣印爲流賊所劫知縣謝堅以聞禮部請益舊文曰陸川縣之印鑄給從之　罷兩廣提學僉事時兩廣兵火之餘人物凋弊按察司夏塤請暫裁革提學官而以憲臣兼之　上可其奏　初

因前代任子之制君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蔭子至是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許蔭子孫一人入監　夏四月六科十三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霾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遠在一方實關朝廷氣數兇三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直隸水旱之餘公私俱困厲寇在邊此正側身脩行思患預防之時伏望以敬為所以慾自懲游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以養聖心金豆銀豆無名之賞必罷之以防國用大於萬幾之餘日御經筵講明聖學仍勅在朝臣工同加脩省庶足以解天怒慰人心以保受命無疆之休　上嘉納之　五月　免遼東歲貢人參時以建州女直頻歲入寇人不聊生巡撫都御史袁愷奏免之　荆門州學訓導高璡上言正統已巳之變先帝既已北狩　皇上方在東宮慶騎薄於都城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由而平鑾輿何由而還迫夫先帝復辟其貪天之功以為已力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節惠隆祀未稱典禮伏望特勅禮官集議追加廟號以盡親親之恩秉下禮部議之　提督兩廣都御史韓雍總兵歐信奉旨自陳隱匿賊情罪狀　上特宥之　六月　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　復福建市舶提舉羅倫為南京翰林脩撰　秋七月　工科都給事中黃甄等言南京乃祖宗創業之地邇者午門正樓為雷雨所壞實上天示警四川等道御史丁川等亦以為言　上曰朕當勉之　追封漢董仲舒為廣川伯宋胡安國為建寧伯蔡沉為渠安伯眞德秀為浦城伯　巡撫河南都御史王恕奏開封彰德衛輝地方蝗蝻傷稼固雖天災實人事良由臣巡撫失職所致況河南地方連年水旱加以荆襄盜起軍勞征調民困轉輸今年起運秋糧買辦物料多於往年又遭此蝗蝻之災軍民何以聊生伏望將臣罷黜別選賢能代理仍乞去奢崇儉除祭祀軍需之外一應不急之務悉從停止庶幾天意可回災沴可弭矣　上曰王恕不准罷歸所言該部斟酌以聞　吏部尚書王翱寢疾乞致仕從之時翱年八十有四矣　八月　乙未夜火星犯壘壁陣東方第一星　以周洪謨為南京國子祭酒　召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項忠署都察院事　學士陳文等進　英宗實錄　九月　召宣府巡撫葉盛為禮部右侍郎陞陝西參政余子俊為右布政　刑部主事袁潔言自通

州抵儀眞沿河人民編定夫甲挽送官船每歲自冬
月河氷之外晝夜不息民遭重困日就流離請自今
沿河州縣雜辦正徭但出十分之二餘派不當夫役
之處則勞逸適均而民得安業矣戶部覆奏從之
翰林丁憂脩撰王獻乞終制許之　左春坊左庶子
黎淳等奏祖宗東宮僚俱係兼領今臣等獨專職
任於舊制似有未合伏望命臣等仍兼翰林之職庶
上合祖宗之制下免素餐之議詔不允　命停徽江
西湖廣有災稅糧　冬十月　左都御史李秉討畫
山誅之以秉掌院事　南京司禮監內官家人阮權

盜南京　太宗神御珠冠金盆等物事覺伏誅　十
一月　致仕少保吏部尚書王翱卒贈太保謚忠肅
翱直隸鹽山人永樂乙未進士清心寡慾方嚴質直
循守禮法不尚文藝又在邊方一惟鎮靜及典銓衡
門無私謁明於知人進賢唯恐不及歷仕五十三年
第宅服食不改於舊沒後家無餘貲人謂其清白之
節雖古名臣何以加焉　以李秉爲吏部尚書　移
直隸武進縣小河巡檢司於孟瀆河口孟瀆北通大
江唐元和中刺史孟簡所開議將通漕及出洩多雍
壅之所能踰哉先帝明並日月此事處置已久人心
已定今若誤聽高瑾之言一加廊王廟號必將祭告

太廟改易舊制而行祔廟承祧之禮必將遷啓梓宮
改造山陵而加珠襦玉匣之典必將追賜皇太后皇
后之稱必當盡復當時所用之人所行之政且高瑾
此言誣先帝於不明陷陛下於不孝昔魯隱公內不
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扳而立之是
爭亂造端故春秋首書元年春王正月而削公即位
正大倫也廓王之即位內承國於何君上稟命於何
上不過羣臣扳已以立而遂立耳律之隱公允合無
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是
故昌邑王既廢未聞復爲漢某帝更始既廢未聞復

爲漢某王誠不敢悖逆春秋移不明之過加於先君
而欲全孝道於子孫也陛下昔爲皇太子名正言順
誰得私議廓王乃敢廢之是易以已子至使先帝父遺
幽閉此非廓王所自爲也當時館閣大臣陳循等貪
圖富貴容逆姦謀從訣爲之也至於天順元年廓王
有疾陳循白令迎而先帝復位却乃率領羣臣奏乞
早選元良正位東宮當時皇太子見在欲選何人以
臣愚見非南城迎駕之功先帝終無出路但迎駕
者又皆貪圖富貴之小人氣盈志滿驕奢淫泆靡所
小爲是故高爵厚祿尊顯之

也嚴刑峻法誅戮於後來者罰其驕矜之罪也陛下
即位之初有罪羣邪寒心破膽及見取回商輅復職
內閣然後欣然自以爲得計又皆私竊效慕希求進
用彼小人者但欲得官豈顧貽患臣謂高瑾此舉非
欲尊禮廓王特爲羣邪進用之地此必有小人主使
之者不然彼草茅疎遠安敢妄言上誣先帝之明使
後世視爲口實今之議者亦豈可不察乎此隱忍曲
從而煩陛下之議哉疏入　上曰景泰已往過失朕
不介意俱不必行　調翰林編脩童懋爲湖廣監武
知縣黃仲昭湘潭知縣檢討莊昶桂陽州判官時以

明年上元張燈命翰林詞臣撰詩詞懋等上疏以爲
陛下張燈之舉或者兩宮在上欲極孝養然大孝在
乎養志豈以張燈爲樂況今兩廣四川遼東賊情難
測北虜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亢旱數千里民不聊生
雖蒙優詔賑卹而公私匱乏計無所出可爲寒心此
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之時兩宮毋后同憂天下之
日至如翰林官以論思代言爲職鄙俚不經之詞豈
宜進于君上固不可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致語以
取侮慢不敬之罪伏望將煙火之事一切停止省此
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庶兵戈

可息百姓可安其爲孝也大矣疏入忤上命逮杖調外任　巡按江西御史趙敔言近往所屬巡歷百姓聲訴今歲旱傷特甚不能聊生乞勅戶部定議請將免軍米容留本布政司六十九縣倉分上納以備賑濟各衛所運糧官軍遇此凶荒宜暫休息每年徵收一口鹽鈔多被包攬刁徒賄囑吏胥同里甲下鄉逼迫貧民子女牛畜田地房屋准折變賣今遇饑荒愈加無措不免逃移請將今年鹽鈔通行停免戶部覆奏俱從之　以河南左布政使楊璆爲戶部右侍郎以少詹事萬安爲禮部左侍郎　京師復立十二團

營　以御史陳選提督南畿學校選先巡按江西肅寮貞度至是以身爲教力變浮華徧歷郡縣以示範模諸生翕然感化時都御史韓雍居喪吳中猶務崇飾聞選入境戒其下曰陳御史至矣悉屏儀衛去之

憲章錄卷第三十一

成化四年戊子
至五年己丑

四年春正月壬戌朔　改浙廣臨武知縣章懋爲南京大理左評事湘潭知縣黃仲昭爲右評事桂陽判官莊杲爲南京行人司副時六科給事中毛弘等上言元宵張燈誠　皇上奉兩宮之孝心章懋等輒肆已見過爲言論亦竊效因事納諫之意蓋以天下災荒北虜窺伺兩廣猺獞未寧四川苗蠻爲梗無非欲　皇上常存敬畏制治保邦耳古未有言曰君明臣直今懋等敢言直諫實由　皇上聖明有以致之既不容納其言而又改調外任恐遠近流傳其於從諫之美不無少妨也伏望將懋等從宜處之豈惟慰人心息物議而於國家大體亦未必無少補矣章上遂俱改調南京時羅倫已復南翰脩撰人稱爲翰林四諫

二月壬辰朔日食　以水旱免直隸高郵州成化三年秋糧六萬五百七十石有奇馬草九萬五百餘包　陞掌太常寺事禮部左侍郎李希安爲尚書希安起樂舞生歷官至侍郎用薛守約例進尚書本朝華中書省立六部分掌國政尚書即前代宰輔而乃以雜流爲之此景泰之失也一時從事大臣不能執

正遂致因循識治體者惜之　改府軍前衛副千戶
于晃爲兵部員外郎晃故兵書謙之子以父功蔭武
職天順初謙殺晃戍邊遇赦得還至是自陳乞改文
職從之　三月　改戶部右侍郎楊璿爲右副都御
史撫治荆襄南陽等處流民　陞刑部郎中何喬新
爲福建按察司副使　命祭宋丞相李綱于邵武府
學　夏四月　巡撫遼東僉都御史張岐以挾私生
事酷害逾軍爲軍士所奏命給事中邵山刑部員外
郎周正方往按之　刑科給事中白昂以災異上言
六事一曰謹命令以全大信二曰脩治化以止流民

三曰禁科征以甦民困四曰專委任以華民姦五曰
立期限以集庶物六曰止虛僞以息刁風詔下諸司
處之　文淵閣大學士陳文李賢同事羅倫之貶文有
人好行鄙事晚遭柄用與李賢同事羅倫之貶文有
力焉賢卒首秉國鈞益恣意不顧大體縱子與僕隸
大通賄賂初及第時頗事脩飾至是人皆醜之　五
月　禮部主事陸淵之奏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
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
不朽我朝祖宗尤重謚法遞者大學士陳文李賢曰
莊靖莊靖美謚也陳文何以當此迹其平生貪穢彰

聞汚風大著縱子爲惡臧梨義方謬居調元贊化之
任素乏經邦濟世之才生既逃于重罰死又竊夫美
名殊失古人勸善懲惡之典乞勅廷臣會議更以惡
謚以服天下之心以爲將來之戒　上曰陳文在時
人不言其過惡沒後恩典已行如何方來訐奏　山
西按察司提學僉事胡謐請頒大明一統志於天下
禮部乞於司禮監閣領原本付福建布政司書坊翻
行　禮科給事中成實言近禮部奏稱該年歲貢生
員若已行起送遇有事故或過一年之上者不許補
貢夫以堂堂國學雖納馬納粟者皆得肄業其中何

獨於此數人不能容哉乞自今不分年月久近准令
次貢考補庶使人材無所阻滯　上命所司從其言
詔順天府存恤孤貧先是給事中陳鶴言京城內
殘廢無告之徒朝暮哀號排門乞食往往棄餓死於
道路乞勅有司添設養濟院給以粟布刑部主事薛
祺亦以爲言　上命府尹收入養濟院外來者給口
糧程送還鄉官司存恤毋令失所　御史謝文祥言
聖人制爲謚法所以善善惡惡以公天下後世蓋賞
罰之尤大者近大學士陳文李賢正宜跡其行實之惡
加以應得之謚豈期議者欲護爲已地乃朦朧妄擬

謚曰莊靖夫膚通克服曰莊慎以處位曰靖蓋謚之美者也陳文之爲人天下所共知以此謚之豈惟不稱其情俾繼之者或慕而效之敢於肆行無忌則天下國家尚奚賴哉乞勅有司會議別選惡謚與陳文

行實相稱者加之使天下後世曉然知陛下之大公雖於輔近之臣尚不少貸則士氣振而公道行善者勸而惡者懼矣　上以陳文既有過失當時如何不言而於其沒後始言姑宥之　大學士彭時等言廣東博羅縣儒學訓導宣等奏乞將先賢熊禾從祀乞令禮部行禾原籍建陽縣立祠致祭爲宜從之

六月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岐有罪除名　日本國通事林從傑等三人奏原係浙江寧波等府衛人幼被倭賊掠賣與日本爲通事今隨本國使臣入貢將還乞容便道省祭從之仍禁其勿同使臣至家及私引中國人道番如違聽有司治罪　尚膳監太監潘洪奏兩淮運司積有餘鹽乞令其姪潘貴中納戶部覆奏言凡內外食祿之家不得中鹽以侵商利損邊儲今洪所請不惟混壞定制抑且啓在位逐利之心　上曰朝廷爲之處置又可損國課以益私家乎其勿與

以旱災免江西南昌等府衛官民田并山塘屯田秋糧子粒凡二百八十八萬二千三百餘石　甲寅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丙辰詔禮部會文武羣臣議大行慈懿皇太后陵寢彭時等言臣等仰惟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　英宗皇帝正位中宮及　皇上嗣居宸極尊爲慈懿皇太后蓋先帝全夫婦大倫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今壽終之後所宜奉梓宮祔于裕陵奉神主祔于太廟此古今不易之理亦先帝與皇上之初心也今聞欲別卜葬地臣等

實切疑懼竊謂　皇上所以若是者必以今皇太后千秋萬年之後當與先帝同尊于陵廟自嫌二后並祔陵廟者未易悉數配臣等考之前代一帝二后並祔陵廟者未易悉數只如漢文帝尊其所生母薄太后然於其嫡母呂太后雖得罪於宗社尚且仍與父高帝並葬長陵無所改易宋仁宗追尊其生母李宸妃爲太后然於其嫡母章獻劉太后雖本無子尚與父真宗同祭太廟無所嫌忌　皇上於慈懿皇太后昔日致其養今日盡其哀雖文帝仁宗無以加矣若陵廟之祔稍有未合於禮則致貽後議有掩前美況千秋萬年之後

今皇太后與慈懿皇太后同在陵廟不相妨礙且愈足以見二太后生存之日雍和無閒永久之後並美無窮此臣等所深願也伏望體先帝之心稽前代之制重念綱常之大以臣等所言下禮部會文武羣臣議務合天理允愜人心則天下幸甚　上命禮部會羣臣定議以聞　秋七月　禮部尚書姚夔及在廷文武大臣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科道等官集議陵廟禮制先後上疏悉如內閣彭時等議毋后不從文武羣臣皆跪伏文華門以待　上悉覽其奏懇請於皇太后自已至申稍見從遂出數奏同辭批答云卿

等所言皆合朕意合奎之禮蒙允行矣於是文武羣臣始退　已未夜北方有流星青白色光明燭地自閣道旁西北行衝勾陳尾跡後炸散　姚夔奏頃者謝文祥言臣濫舉張岐獲罪是朝廷因臣而罪文祥此臣之罪乞賜文祥俾圖自新仍乞罷臣歸田里以謝言路詔以文祥累肆狂妄故罪之非爲卿也不允既而刑科給事中白昂等亦言文祥論奏事情不實誠爲狂妄若或因此而遂加罪逐則居言責者由此而解體乞赦文祥以來忠言亦不允　巡按江西御史趙敔言府州縣官徵派糧差分理爭訟未免結怨於民朝廷建置風憲以糾察百僚必須激揚有道然後清濁分而公道明江西俗尚健訟有司官稍不順情者動輒揑詞告害其風憲官之忠厚正大者必先察其賢否以爲行止其用意深刻者惟欲張威于譽不復顧惜人才一槩逮繫甚至刁民自知所告不實潛行遠避致將被告者久稽不結受害殊甚誠恐各處亦有此弊請嚴禁之都察院議敔言有理洞悉人情宜行各處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今後按臨所屬地方務先詢察官員賢否體訪事情虛實不許逞威

挫暴一槩凌辱則賢否庶有分別而詞訟得以少息矣　附御史趙敔爲江西按察使敔巡按江西將代佰歲旱荒戶部請勅敔賑濟使多上奏慇留遂有是命　戶部尚書馬昂乞罷不允時六科給事中魏元等十三道御史胡深等言大行慈懿皇太后崩勅令多官會議陵廟之事昂因事有難處託病不朝却在部管事方衆論未定則竄身旁視以爲得計及奪斷已頒則覥顏入朝恬不知愧似此不忠不孝之人難容於有道之世且昂受濟寧知州千靜餽女一人及受西僧劄實巴賂幣乞下法司明正其罪詔不問昂上奏自辯言給事中將臣辱罵

比之犬豕乞放歸田里　上曰言者過實朕已知之
卿當盡職不准辭　降御史謝文祥爲南陵縣丞文
祥既下獄言者論救不已至是御史楊琅等復言文
祥一小臣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乞霽雷霆之威
曲賜保全以昭納諫之美作敢言之氣詔文祥狥私
植黨姑從輕降用若更奏擾皆不宥　命巡撫陝西
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都督劉玉充總兵官都指揮
夏正劉清充左右參將統調京營及延綏寧夏甘寧
等處軍馬共一萬三千征勦固原反賊滿四　兵科
左給事中陳鉞等奏近光祿寺遣人於街坊市物不

後計直槩以勢取負販者不幸遇之輒號呼痛哭如
被劫掠臣惟國家富有四海凡光祿寺所供用者既
有天下州郡歲辦之額又有上林苑監進納之數皆
皆足用於今何獨不然若非宮掖間宣索過額必是
供應者侵漁妄費伏望念京師根本之地憫生民負
販之難自今上供之數務從節約嚴飭供應之人不
許侵漁遇有買辦依時估價兩平交易如仍前強奪
許巡城御史訪察治罪疏入上納其言命戶部議行
八月　襲封衍聖公孔弘緒以先聖廟御製碑亭
脩造畢奏表謝恩　刑部奏以辦事進士丘俊等與

見任官一體會書問刑候過缺選用從之　癸巳辰
刻京師地震有聲　甲午夜月犯房宿南第二星
九月　兵部奏陝西布政余子俊等俱職居方面不
能撫綏防範以致土達滿四叛逆及與總兵任壽進
兵又不能運籌畫策以致軍旅喪敗皆當究治　上
然之命停余子俊等俸　庚申祔葬孝莊睿皇后於
裕陵　癸亥夜客星色蒼白光芒長三丈餘尾指西
南變爲彗星　初天順間宮人萬氏侍　上于東宮
及上即位冊爲貴妃專寵居昭德宮父貴爲諸城縣
吏以妃貴授都督同知兄通授錦衣衛都指揮恩權

隆赫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學士萬安認爲同宗陰使
婢僕結通妻往來于家朝士希進者羣趨通門劉吉
亦附之彭時言比年以來地震水旱相仍民不聊生
邇者彗星復見災異尤甚皆臣下不職所致乞賜罷
免　上曰朕自脩省所辭不允　吏部等衙門尚書
李秉等以彗星見俱引咎乞免不允　戊辰彗星晨
見東北方　己巳彗星氏昏見西南方　六科給事中
魏元等言竊見今春以來災異疊見近日彗星又見
于東方光拂台垣人心恟懼皆陰盛陽微之證也臣
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者外閒傳

聞陛下於中宮或有參貳之者姚夔嘗以爲言陛下
謂內事朕自處置屏息傾聽將及半年而昭德宮進
膳不減中官不增宮墻雖深而視聽甚近衽席雖微
而懸象甚著陛下富有春秋而震宮尚虛豈可以宗
廟社稷之大計一付於愛專情一之所而不求子孫
衆多以固國本安民心哉伏願思祖宗傳體之重明
伉儷之義嚴嫡庶之分使陰陽各歸其分日月相並
而明宗社萬年之基將在於此又言四方旱潦民困
日急盜賊日盛荆襄流民所在劫殺人心搖撼且君
者民之父母也子有饑寒疾苦父母必爲之寢處不

安今陛下作民父母覽民饑之奏不蒙省懼尚循故
事付部施行尚書焦芳等凡遇奏報視爲泛常持尋
常活套之言爲終身經濟之策是猶子訴饑寒而父
母若不聞彼若棄父母而不顧則何以處之乞罷征
稅之務發內帑之財遣官賑濟又言朝廷於僧徒過
於信待每遇降生之辰輒賞無限之賞財建無益之
齋醮而西番貢使實巴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賚隆厚
出乘輿擯導用金玉器皿華飾法王等號發回本國追
回賞賚以賑饑民仍勅寺觀不得請建醮脩齋又言
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則公私俱困矣蓋由賞

賚無節玩好太多或印施經讖或填寫佛經或爲繡
畫之像或造寶石之具及雲南等處鑛場採辦悉宜
停止又言大臣者君之家子而羣臣則衆子也若家
子懷姦而衆子效尤爲父者恬不之治則國家必敗
矣今兩京文武大臣多姦貪蒙蔽之徒陛下勿謂其
位高而不忍遽去勿謂先朝舊臣而暫且寬容宜令
自陳休致以全大體貪戀不去者令科道糾舉而臣
等濫居言路無補於時亦望罷歸以戒不職十三道
御史康永韶等亦以爲言　上曰所言有理宮中事
朕自處置其餘所司即擬行之　西天佛子劄實巴

先因造寺奏討河間靜海縣地爲寺田仍乞宛平縣
民爲佃戶　上許之既而戶科左給事中丘弘等劾
其妄請之罪上命戶部覈實皆民間地詔仍退還民
耕種　御史胡深等六人言災變者天出彗星昭示鑒
戒　皇上兢惕不寧臣等亦皆憂畏既已畧陳愚衷
詔議行之竊惟應天以實不以文今日雖云上下脩
省亦徒爲虛文而已未得弭災之實伏望皇上總攬
乾綱凡大賞罰大機務斷自宸衷毋令左右竊以市
恩如兵部左侍郎商輅乃先帝親擢恩幸無比當皇
上正位青宮卿邸密謀廢立彼以內閣大臣畏無一

言正救方且自圖富貴狥其邪謀是乃賣國之姦也
兵部尚書程信頃承朝命督師四川聽囑權豪之子
弟多分首級以報功禮部尚書姚夔用私減公貨財
黷貨比因度僧受銀鉅萬故京師有反賊劉千斤賊
官姚萬兩之謹戶部尚書馬昂不學無術妨政害民
納餽送之女結勢要之人四方水旱賑救無方三邊
軍餉調度無策凡此數人皆足致變乞賜顯黜用答
天意　上曰如今急切用人之際豈宜求備所言不
允翌日早朝兵科給事中黃昊等三人具疏於御前
面進上曰進疏自有舊規昊等紊亂朝儀本當治罪

姑宥之　辛未祔享孝莊睿皇后神主于太廟　姚
夔程信商輅懇乞休致不准　馬昂乞致仕許之
吏科左給事中程萬里言陝西重鎮國初以來安置
上達於寧夏甘涼等處種類蕃息往年虜賊侵擾今
歲亢旱饑饉有司失於撫恤是以滿四等據險啸聚
況今黃河欲凍虜酋毛里孩去邊不遠寧無姦計且
兵荒之後民窮盜起乞勅有司存省賑貸仍選大臣
二員奉勅往彼與守臣會議招土達中年高有識者
宜上恩威諭以禍福使之各率其屬無自疑貳且罷
一切苛政庶足欵動其心潛消其患臣又見毛里孩

人心乎乞發廷臣計議不報　翰林檢討張順上言八事一曰溥恩澤以廣後嗣二曰求賢才以圖治理三曰開言路以達遺情四曰按羣臣以察庶政五曰罷冗食以蘇民力六曰節賞賚以豐財用七曰擇將帥以飭邊軍八曰去異端以崇正道命下其奏于所司　壬午昏刻彗星入天市垣　命會官廷鞫給事中董昊等三人御史胡深等六人先是昊等以彗見各上疏請罷商輅姚夔程信輅等不自安各上章求退夔奏多詆言者於是昊等復言輅等求退之章皆有欲進之意飾非強辯決當罷黜而攻夔尤切　上

震怒命錦衣衛三法司執昊等廷鞫之會御史林誠又言臣近劾商輅當廊廟易儲之際不能正救今復起用不合人心　上曰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朕用商輅有何不可而屢奏擾亦命廷鞫之各問擬贖杖還職　冬十月　吏部尚書李秉等奏近雖兩奉詔旨監生有不能出仕願告回家者與冠帶閑住柰監生中甘於恬退者少本部記名聽選者見有八千餘名逐年起送到部者尤多於聽選之數先後積滯賢否混淆其間衰老者銳氣已消庸懦者素志不立一旦授以府州縣官不免漁獵以營家欲有司得人而民受其福難矣茲欲將該選監生考選身言書判四事俱可取者居優等選用或三事或二事可取者量才授任其俱無可取而年貌衰老者依詔書例令冠帶閑住則任用得人而選法疏通人才不至於壅滯矣　從之　吏部九卿等衙門尚書等官李秉等俱午朝失期不及入侍班名上奏待罪詔爾等常以勤政爲言及朕視午朝却又怠慢既引咎姑宥之　陞商輅爲兵部尚書劉定之爲禮部左侍郎俱兼翰林學士給致仕禮部右侍郎倪謙詰命謙子編脩岳考滿例得推恩吏部持之不行岳上奏自陳李秉等言謙

先任學士曾犯贓罪充軍原授誥勅俱已追奪後雖遇赦致仕終係犯贓之人例難推封　上曰謙因子推恩其與之不爲例　吏科給事中毛志言通者京師地震妖星示警御史康永韶等奏稱兩京官員宜從公考覈以消天變奉旨着吏部會同各堂上官考察各堂官當念陛下克謹天戒以遵常憲却乃朋奸欺蔽虛應故事如戶部郎中邊永以六十有五被黜而年過於永素行不端如蕭繼者尚留工部郎中鍾成以有疾被黜而久病曠職清譽無聞如彭尚者猶在主事陳瑾行人馬恒貪名素著此而可恕人將教

尤乞將府部等衙門堂上官曾預考薦者明正其罪以爲大臣欺罔之戒詔考察事已處置矣但今後諸司官考滿吏部都察院務嚴加考覈　甲寅彗星犯天屏西第一星　十一月　戊午夜彗星滅　項忠等征勦滿四叅將伏羌伯毛忠力戰死事聞命與贈謚荃祭　南京十三道御史楊智等言妖彗示警災異迭至自非君臣恐懼進君子退小人不足以盡應天之實大臣如南京守備成國公朱儀兵部尚書李賓俱以猥瑣之才濫膺根本之寄吏部右侍郎童綸從事先朝雖有可取及任吏部以來功名大損如以

子玄應冒京衛軍餘僥倖濫膺書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刑部右侍郎王恕不顧名節託本部郎中黃綬娶已故劉指揮妻文氏爲繼室以大臣而偶失節之婦工部侍郎范理外似純朴內實姦貪大理寺少卿金紳背公營私詳駁失當伏望嚴加黜責庶可以答天戒安人心南京兵科給事中朱清等亦以爲言命禮部右侍郎葉盛刑科都給事中毛弘往按之　南京吏科給事中王讓言南京戶部收糧委官罔恤民困每於收受正數之外又行加贈甚至縱容攢斗肆害百端光祿寺署正著爲令　雲南道御史戴用言六事

順已卯巡撫崔恭奏請從周忱故道增置五閘至是

宥委常州知府卓天錫成之　順天府學生馬璞痛父貞從征滿四死于賊上章乞同兄璠往討賊爲父復讐　上憐其志命馳驛而往　中書舍人黃瑾等奏本朝置中書舍人紀錄綸命書寫詰勅在朝廷爲近侍之臣永樂宣德間皆以進士舉人爲之陞擢亦異比年來有由勳舊錄用者有由技術乞恩報効者濫以白丁冒居清秩名器之濫莫此爲甚請自今除中書舍人一如永樂宣德間例下吏部覆奏從之仍定其陞進之格進士舉人出身者陞員外郎主事其他光祿寺署正著爲令　雲南道御史戴用言六事

一勵實行二精考察三公薦舉四均爵賞五弭盜賊六革宿獎　上曰勵實行朕自處置今後兩京四品以上官吏部具缺朕自簡除方面官照正統間例保舉餘付所司計議以聞　戶科給事中彭序上疏言十事謂保邦之事莫先於端身心以立治本崇儉約以厚民生審時政以急先務却虛名而脩實行簡大臣以固根本勸節義以敦風化臨午朝以諏治理謹制治保邦莫此爲要弭災消變莫此爲急　上命所司知之　調御史邵有良爲四川蒲江知縣時有良巡視光祿寺以光祿寺費出無經諭所司具報實數署吏遲之不報有良杖之中官回保素惡有良執法誣奏有良索報各宮日用之數事涉不敬　上大怒命杖之調外任　旌表福建上杭縣故民邵縉紳妻陳氏弟縉纓妻黃氏貞節巡按福建御史涂棐言正統十四年鄧茂七作亂攻上杭縉紳兄弟俱避難遺二婦奉姑時陳氏年二十黃氏年十九同匿金山巖穴間爲賊所執欲犯之二婦紿曰幸存殘喘過河入人家可從賊信促之行二婦附姑耳語曰我等寧死不受辱因灑淚各抱兒行至梅谿渡俱投水死越三

日三屍浮出兒尚在抱人咸悲之

五年春正月丙辰朔　乙丑夜月犯五諸侯南第一星　南京吏部右侍郎章綸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高明會各衙門掌印官考察庶官綸明各徇意見奏罷官九十六員　上曰既會官考察何以掌印官不同會名事有未當宜令侍郎葉盛都給事中毛弘將今次考過官再從公體勘應否來聞時盛弘奉勅往南京按他事因以命之既而綸又訐奏　上亦命盛等併勘　己巳夜月入鬼宿犯積尸氣　刑科給事中蕭彥莊劾奏吏部尚書李秉任情行私其大罪十有

三且言其暗結年深御史附己專權　上命三法司會多官議闡於是尚書陸瑜會六部衙門議秉術直沽名顛倒選法詔曰秉有負任使革太子少保令致仕其所言暗結年深御史仍命彥莊指實回奏時大理寺卿王槩彥莊姻家欲謀逐秉而代之是奏槩所授也彥莊既被旨詰秉所結年深御史乃以劉璧吳遂馮徽對蓋以璧等嘗建言推舉官當悉歸吏部遂俱下錦衣衛獄彥莊所劾退丘陵孫遇李齡亦多誣枉陵累愬辯不已乃命會官并彥莊廷鞫彥莊坐奏事不實降四川永寧驛丞至永寧未幾署大寧縣事

以科罰過重爲怨者所殺聞者快之丘陵蘭陽人自爲知縣以至山西布政俱膺旌典孫遇福山人知徽州拯饑恤寃歷江西河南布政省斂節費李齡朝陽人爲北畿江西提學諸生皆率服　戊寅夜月犯心宿　二月　總督陝西都御史項忠等奏固原地方延袤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多內爲土達巢穴外爲北虜出沒守城惟一千戶所軍少勢孤是以滿四陸梁捍禦無策州北有西安廢城相距三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宜於此添設一衛一所以振其要衝事下兵部議如其言　癸巳曉刻金星犯牛宿　日本國使臣回還捏稱海上遭風喪失方物乞給價回國禮部執奏不與且欲治其通事閻宗達教誘之罪宗達本浙江奉化人先年逃入海島今隨使來朝　上曰宗達且不究治若再反覆族其原籍親屬　丙申夜月犯木星又犯鬼宿　山東濟寧州老人李琳奏外夷朝貢經過者擾害有司驛遞乞勅該部遣官伴送事下禮部覆奏謂不必遣官宜令原來伴送人管束非行沿途官司嚴禁違者治罪如律　項忠馬文升督兵進攻石城擒滿四等檻送京師伏誅　勅陝西巡撫馬文升等撫綏土達給之衣糧農具時滿四平後其餘黨反側未寧巡按御史江孟綸以爲言故勅文升等撫安之　宥王恕范理金紳章綸等罪初南京科道因天變劾恕等　上命葉盛毛弘往南京按之俱得實奏請區處事下刑部尚書陸瑜覆奏章綸縱子冒籍入試事在韋前宜行禮部改正王恕不惜名節范理行事欠謹金紳參駁失當乞宸斷將各官或調用或罷黜隸問　上曰王恕范理金紳事亦在韋前并宥之　賜廣西田州府土官知府岑鏞詰命先是李賢等以丘濬條陳事宜土官起兵殺賊功成日重賞給詰勅至是總兵趙輔等奏鏞踴誠盡忠領兵當先功勇可嘉宜如濬言給以詰命吏部覆實覆奏從之　大學士彭時等奏行聖公孔弘緒貪淫暴虐宜置之法但弘緒爲先聖嫡孫今宜從厚伏望念先師功德在萬世律有八議弘緒正合應議之例上曰弘緒罹法殊玷家聲卿等欲俾散行就逮雖非所以處弘緒而於待孔氏之道則得矣其繫之　戶科給事中彭序言五事一端身心以爲治本二從儉約以厚民生三却虛名而務實行四勸節義以敦風化五臨午朝以諏政理事下禮部覆奏　上曰所言有理係朕躬行者自處其餘所司舉行　閏二月　掌

京衛武學事國子監丞閻禹錫言三事一古者學必有廟受成獻馘示先禮義而後勇力也今本學餘堂數楹乞勅所司改爲文廟庶學者觀瞻知禮先勇後之義一兵部事例內外武職舍餘薦舉至部試有弓馬策畧者署陞官職今本學應襲子弟乞如薦舉事例亦試藝量陞庶幾人知所勸一天下各府州縣學生學無成效者例爲民充吏追糧今本學武生皆膏梁紈綺之裔靡費廩米者多潛心韜畧者少乞勅所司每歲終考試入學二年以上學無可取者討追廩還官送營操練庶幾人知所警奏入下所司議行之

巳未雨霾天氣氐昏蒙黃塵四塞是夜月犯昴宿

大理寺評事申安言旌異之典朝廷所以激勸有司今撫按官於廉能者未必旌異旌異者未必廉能如紹興知府吉惠先爲上虞知縣以旌異而陞今貪酷百狀一郡之人奚罪焉乞詔大臣議自今旌異必待三年考滿之後若所舉不公後以姦貪敗者連坐庶幾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矣下吏部覆奏從其議　癸亥夜月犯積薪及木星

與化知府岳正乞致仕許之正字季方順天府潞縣人以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陞春坊贊善剛方正直與俗不羣　英宗復辟王翱薦入內閣參預機務極言曹吉祥石亨怙寵作威福曹石憾之適承天門災詔正視草有自責語曹石遂指爲誹謗貶正欽州同知正因母老未即行囑行事者發其遲滯復逮錦衣衛獄備極拷掠謫戍鎮夷吉祥等敗旋復脩撰入史館尋改兵部武選貼黃李賢惡之陞興化知府至是入覲乞致仕家居五年卒年五十五正豪雋負氣博學多才慨然欲樹功業每與人言恒自許若得柄用必開世太平竟致顛躓不偶君子謂正浚恒起凶不密失身僅得善終已爲幸矣世道固如此云　己卯日變白土霾四塞　禮部侍郎業盛奏臣與給事中毛弘奉命會勘章綸高明考察不公及南京給事中王讓御史李英等劾綸不公不法事具得其實當會考之時章綸不能對衆執論偏執已見展轉煩瀆高明亦不與章綸誠心商確以致積忿猜疑再三訐奏既而奏復之時又不與諸司掌印官僉名回進二人俱宜逮問綸所言欲留考退郎中潘孟時等三人點見留左庶經歷吳宣等十九人但考察已定恐難紛更至於讓等劾綸事亦皆不實俱下吏部議擬以聞議入　上是其言章綸高明姑置不問　禮部奏

本部右侍郎華盛奉命體勘南京吏部右侍郎章綸
所奏南京六部堂官與六科給事中會官審囚坐次
議得南京法司審囚之日給事中與公卿並坐誠有
未安但因仍已久宜禁革其將來查得在京法
司凡遇會官審録重囚俱於承天門東西分爲四行
列坐公侯駙馬伯列於東班前行都督等官列於東
班後行尚書都御史侍郎等官列於西班前行通政
司大理寺佐貳官并六科掌科事給事中列於西班
後行及會議民情俱於闕左門東直房中序坐尚書
左右都御史等官列於上坐侍郎副都御史等官照

品對坐通政司參議大理寺承等官列於東旁六科
掌科事給事中列於西旁俱有次序南京法司衙門
會官乞如北京坐次今宜依盛等所擬移文南京文
武衙門遵守　癸未夜廣東瓊山縣雨雹大如斗
三月　己亥　上御奉天殿策試禮部中式舉人二
百五十八人賜進士張昇等及第出身有差是科雍
泰李黼後皆有聞　夏四月　械正一真人張元吉
至京擬罪凌遲下刑部監候處決元吉凶暴貪淫專
恣不法前後殺人數多莫敢控訴有縣學生蔡讓因
巡按御史趙敬發策詢及民瘼遂以元吉過惡條陳
敬亦未敢問元吉益無忌憚爲惡滋甚其族人張留
煥赴京具奏　上特命官勘實械送元吉至京更命
法司會官廷鞫元吉具服刑部尚書陸瑜等奏張氏
遠祖道陵主張玄教其言無稽天豈有師綵崇其號
子孫傳爲故事至援漢張良以爲所自出迫宋以來
加以眞靜先生等號猶未有品級胡元入主中國始
有封爵三品我朝革去天師之號止稱眞人延至于
今子孫爭襲致成讐隙今元吉所犯律當凌遲處死
其妻子當流其黨有當斬絞者且其先世無功於國
無補於世宜絶其廕封以扶植正教仍籍其族而徙
之無令印行符籙以誣惑斯世并毀其府第革其
所設罾勾都目諸人　上如所擬監候處決自後敢
有妄稱天師印行符籙者重罪不宥說者謂張氏之
禍起於符籙禁之誠是非但正元吉之罪實以杜惑
世起亂之端惜當時失於執論不能絶其根源其徒
奉行自若也　贈國子祭酒李時勉禮部左侍郎
改謚忠文時勉先謚文毅至是其孫順奏時勉歷官
四朝曾效勤勞請如吏部侍郎曹鼐例改謚加贈
上曰時勉在先朝直言敢諫毅不足以盡之改謚曰
忠文　御用監左監丞龍閏娶南和伯方瑛妾許氏

爲妻事覺　上曰在昔帝王以內官給事內廷以其絕生道無外覬也今閨在外娶妻何異常人其即離異閨仍送司禮監處治之　辛巳　皇子生賢妃栢氏出禮部奏春秋子同生即書于策重國嗣也　五月　吏部尚書崔恭以母喪去任　以吏部右侍郎葉盛於吏部陞尹旻爲本部左侍郎改禮部右侍郎陳宜爲兵部左侍郎陳傑爲戶部左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傑爲戶部右侍郎翰林侍讀學士劉吉爲禮部右侍郎仍侍經筵　以平兩廣蠻賊功賞右副都御史韓雍右都督和勇都督同知歐信都督僉事廉忠都指揮夏鑑

葛宗陰僉事陶魯俱從厚餘官軍土兵民快人等四千二百六人陞賞有差時兩廣地方連年用兵人民凋敝徭獞千百成羣如入無人之境而守土官軍動以捷奏虛張名數陞賞日加而盜賊縱橫如故云

南京大理評事張珏陳言大理寺之設所以審録刑部都察院鞫問罪囚其間或擬罪不當者一再駁還並令改擬或仍不當許參問刑官此係舊制近見南京法司多狗私意或動輒嚴刑以威平人輒相誣服往往情罪不合迨及駁改而玩忽舊制恣意出入至於不可掩飾亦止於改正而無罪乞自今許本寺參

追夜廟食其地國初平雲南有司不廢其祀追正統間廢之至是三司等官言其有功德於民宜在祀典事下禮部覆實請給廟復祀從之　六月癸丑朔日食　以禮部尚書姚夔爲吏部尚書初李秉去商輅欲薦夔彭時欲薦王鏊而尹旻又欲得之相持既久乃用崔恭至是乃以夔代恭　秋七月　己酉晚刻木星犯軒轅大星　八月　廣西道御史李璐言臣巡視甲字等庫看得各處解納錢糧有數少而其來自遠者如四川儀隴縣解成化四年分生漆二斤五倍子十斤其直爲銀四錢而問關道路凡四閱月其

費將十倍請自今凡課程數多者許州縣徑解少則送府或布政司類解璡又言臣觀內庫所藏弓矢動以億萬計其間弓之漆角解脫矢之翎榦蛀蠹者既多積於無用而有可續解者亦惟取其文移以致吏民並緣爲姦弓矢多不犀利有警何所資藉臣請申飭所司必使用心如式造解仍於歲辦額內量減十之一二或取其直爲脩整之費或徵其材爲成造之資庶上下財用不之而內外之姦弊可除矣事下工部覆奏以定制不容增損惟命所司如式督造而已

按嘗監收太醫院藥材亦各處解戶通同本院官

吏潛收價值將舊積藥材掩映匪直內庫而已此類是多安得如李璡者一一言之也言亦勿用可如何哉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劉定之卒定之江西永新人正統丙辰會元及第授編脩歷陞前職卒年六十一論者謂館閣之士定之可謂博洽但泥古而於事不達云

上復御經筵視午朝　戶科等科給事中李森等言昔奉

英宗勅諭皇親多有強占軍

之子九年考滿時已六十八歲矣例不復用禎亮自言父縉在永樂時擢居內閣頗效忠勤乞仍舊職

上特許之

南京翰林脩撰羅倫以疾去倫字應魁江西永豐人初授脩撰甫三月值大學士李賢遭喪起復上疏劾之謂除泉州市舶提舉既而改南京翰林脩撰逾年解官歸學者多從之游居金牛山中中風氣得疾倫性直戇不恤世情與人言竭盡底裏不

參言觀色不好名不營利剛腸疾惡爲縉紳所忌憲廟實錄傳多貶詞此亦必有旨總之者云　刑部郎中彭韶御史季琮下錦衣衛獄初錦衣指揮周彧奏請

聖夫人劉氏屢蒙給賜田土今彧又求武強武邑二縣地共六百餘頃劉氏又求通州武清縣地三百餘頃陛下念及親親不忍拒之殊不知窮堅之欲無厭幾內之地有限小民賦稅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何以爲生且入皇朝來百年于茲民生日衆安得尚有不耕不稼之閒田名曰求討實則強占伏望特勅有司仍將二家之田地與民爲業今後敢有投獻奏求者許科道劾奏各治以重罪則豪強畏法小民被惠宗社之幸也　上以所言良是待勘報區處　九月　命中書舍人解禎亮復職禎亮故翰林學士縉

武強武邑二縣空閑田地事下戶部主事戴玉會巡按御史黎福按視因據民田籍步之每畝百步之餘皆沒入爲餘田得七十四頃有奇或不滿復言於上改命韶暨琮覆按韶往不復步田但言田皆貧民恒產近在京畿之內不當動撥以失民心況土多瘠薄尤當使民歲耕培養地力苴可從而奪之且自劾不能步田之罪詔以田歸諸民因責韶等邀名方命昧大體命錦衣衛逮治之　冬十月　十一月　吏部文選郎中陳雲員外劉恒主事乙瑄陳道爲吏部請逮雲等下獄科道官劾吏部尚其受賂放吏刑部請逮雲等下獄科道官劾吏部尚書姚夔等私昵屬官刑部尚書陸瑜等朋比故縱并掌通政司事侍郎張文質停留吏所奏本二日使雲等得以爲計　上以雲等既下獄夔等俱置不問刑部以被劾涉嫌乞調別衙門問理改下錦衣衛鞫之既而都察院擬罪例贖杖還職　上命調雲等於南京部屬其告訐吏孫慶等遣爲民　詔總府於梧州府總制兩廣地方時都御史韓雍以憂去兩廣賊勢復張　吏部尚書陶穀言兩廣地勢猶一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爲二以是賊入冦掠無人任其責若乞刺大臣總督兩廣如馬昂葉盛韓雍故事庶事體歸一巡按御史龔晟亦言宜立總府於梧州簡命大臣兼制兩廣則事統于一而責有所歸兵部亦言兩廣互爲脣齒廣東藉廣西之兵力廣西藉廣東之糧儲今巡撫等官名位頡頏議論之際甲可乙否宜如愈等所請　上命兵部會官議舉其人以聞　起復右副都御史韓雍陞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十二月　禮部尚書鄒幹等奏海西等處并朶顏等衛女直達子來貢宜令遍事都督武忠等曉諭各夷除馬及貂皮常貢外其海東青兎鶻今後不許來進　上是之　禮部尚書鄒幹等奏天順年間因建州等衛野人女直來朝日衆供給浩繁勅令一年一次來朝其數不許過五十人已經通行遵守今年目正月起至十二月止海西等處女直人等進貢者已踰千人宜勅遼東鎮守總兵等官照例驗放仍勅遍事都督武忠等省諭夷人使知此意　暫停比較民間牧馬舊制民間牧馬歲一比較責限有司征解兵部言馬政固不可緩而民隱尤所當恤今年山東河南兩直隸多水旱宜輕之以待來年從之　浙江台州府黃巖縣地分設太平縣

六年春正月庚辰朔　丁亥河南地震　兵科給事中郭鏜奏今年正月河南布政司奏地震既而掌太常寺事李希安奏甘露降俱下禮部尚書鄒幹等即以甘露事上聞臣備位諫官適覩二事不敢不言蓋遇災異則懼心起悅休祥則驕心萌懼則脩德驕則怠政故聖人不貴祥瑞春秋獨紀災異商之中宗高宗桑穀生朝雉雊鼎耳二君因巫咸祖己之言恐懼脩省變災爲祥故能享國長久商道益隆漢文景之時日食地震山崩川竭星變之異未易遽數二君恐懼脩省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以致民和氣應海內富安惟遇災而不知懼者然後亂亡隨之　皇上踐阼于茲六載位列大臣職居典禮者正當如巫咸之告君祖已之正事鄒幹等乃以先奏地震遲留不言顧以後奏甘露諂言瑞應跡其所存實懷容悅之私伏願皇上以年豐爲瑞以民安爲祥以賢才爲寶遇災而懼閻瑞不喜仍罷幹希安二人以謝天下及禁約天下今後不許獻言祥瑞仍以地震天旱因災求言博訪政事缺失民間疾苦以次施行

使天下後世知　皇上不愛祥瑞不近諂諛懼災脩德其爲瑞應豈不大哉　上曰朕未嘗以此怠於德政郭鏜安得爲此言姑置之　以湖廣地震遣官祭告境內山川　韓雍奏乞終制井辭免右都御史兼總督兩廣軍務之任　上曰兩廣用人方急雍拘常例守制不允辭　二月　晉府悼昭王嫡長子奇湋奏乞存留先王時私自淨身二人在府任使　上曰王擅留淨身人教授不行諫阻本當逮問姑宥之所司即以其人送京仍通行各王府及兩京公侯駙馬伯家凡有淨身人即送京毋隱違者罪之　勅刑部

左侍郎曾鞏等循行天下考察官吏得失訪求軍民利病　吏部尚書姚夔等議陝西山西山東湖廣荆襄兩廣貴州南北直隸俱有巡撫都御史江西亦有撫民按察使趙敔雲南多係土官衙門不必遣官惟河南四川浙江福建及直隸大名等府無巡撫官擬各堪爲巡撫者奏入　上命曾鞏往浙江原傑往河南滕昭往福建黃琛往四川宋旻往大名令召趙敔還京待缺夏時正往江西召湖廣巡撫羅篤掌南京都察院事以吳琛代之　三月　免河南汝州糧三萬七千六百石有奇草四萬八千餘束　翰林編脩

陳音養德之要莫先於講學講學之功莫先於好問今陛下雖間御經筵然勢分尊嚴上有所疑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願於退朝之暇擇儒臣有學行者引至便殿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如天開日皎則以之正心正家正百官正萬民而億萬載太平之業基於此矣異端者正道之反害治之大者也當今號佛子法王眞人者無片善寸長可采名位尊隆賞與濫溢伏願降其位號杜其恩賞繼今凡有請脩建等觀者悉置於法永爲定制則妖妄絶正道明而民興行矣上曰此事累有人言俱已處置　京師雨霾

晝晦陝西寧夏大風揚沙黃霧四塞　癸未昏刻月犯金星　改趙府左長史雷霖爲金華同知　免直隸蘇松常鎮四府蘇州大倉鎮江三衛去年秋糧二十四萬八千餘石屯糧七千一百餘石　致仕右都御史羅通卒通江西吉水人永樂中舉進士歷官兵部郎中以貪淫謫廣東東莞縣河泊所官已已之變通上戰禦之策于謙薦爲兵部員外守居庸關尋至副都御史大學士陳循復薦之景泰中轉右都御史通好談兵遇人輒喋喋不已其言詭怪不經說者謂其挾詐以取功名如通比者世常擬其邊才云　免

直隸池州寧國二府去年秋糧一萬八千七百餘石宣州衛屯糧二百六十餘石　夏四月　庚戌立夏雷未發聲陰霾四塞　大雨水　以水災免直隸溧水溧陽句容六合江浦當塗蕪湖七縣稅糧共三萬六千四百餘石　致仕南京工部尚書王來卒來浙江慈谿人由乙榜舉人授江西新建教諭擢御史巡按蘇松常鎮貪暴者望風引去歷陞右都御史征勦湖廣苗賊縛渠魁葦同烈等以獻轉南京工部尚書天順初致仕至是卒年七十六訃聞賜祭葬來臨事明達奉命宣力四方所至以幹辦稱　五月　工部

左侍郎霍瑄卒瑄陝西鳳翔人由舉人授大同府通判薦陞知府正統已巳　英廟北狩車駕至城下守城者戒嚴不敢啓瑄從水竇下匍匐出謁叩馬嗚咽進膳羞靴袍等物出府庫金帛犒勞遷山西參政仍掌府事英廟復辟徵拜工部侍郎賜二品服成化初因言其屬何經經訐其擅費工料瑄不自安以老乞休至是卒瑄質樸少文勤於幹理在大同最久熟知邊務雖官至工侍然亦不究其用去　巡視河南戶部左侍郎原傑奏黃河自古爲河南患蓋以水勢瀰漫遷徙不常彼陷則此淤軍民隨處開墾退灘之

地以給口食以供租稅蓋以此而補彼也奈何姦徒陰結王府官校槩指爲園場屯地投獻徼賞王府輒便標封界至占收子粒民不聊生請自今有犯者不問軍民舍餘俱終身謫戍其王府官亦不許陰結受獻致興詞訟違者一治以法則姦猾有警而民無擾矣又彰德懷慶河南陽汝寧五府山多水漫衛輝一府沙鹼過半軍民稅糧之外僅可養生開封一府地雖平曠然河決無時洪武間蒙恩例除常稅外荒地許民耕種永不起科景泰時乃創起科例致令姦民互相告訐徵斂日重民迫於勢傾家陪納請如

舊例凡軍民有告訐不起科者不聽則可免陪償之患矣戶部覆奏從之　陝西巡撫馬文升奏陝西三邊榆林最爲要害甘肅可以堅壁清野而坐困虜寇寧夏可以恃山阻河而守禦叛羌惟榆林河套山澤之利足以資虜又兼入境抄掠常獲厚利是以侵犯我邊曾無虛歲及我出兵虜輒遁去徒費糧芻爲今之計誠莫有過於選將練兵豐則足食請勅該部每歲秋初遣主事一員督軍計辦糧草事竣還京務使穫覩禮制退則從游太學親近師儒俟其學成遣歸奉祀禮部覆奏着弘泰在監讀書一年然後許歸朔望隨班朝參從之　大學士彭時等言近來旱傷去

三百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二石彼處歲支糧料并銀布折支俸糧及冬衣布花折收止用二百一十六萬六百八十三石尚餘一百三萬一千六百四十九石此外又有開中鹽糧之類以三年計之可足年半之用以十年計之可足四年有餘其所不足者有司不能依期完納耳乞移文巡撫并布按二司總督糧儲官預計各邊所用之數酌其地里遠近量爲派撥秋收徵完則足以供用不須借撥他省別行措置從之　按嘗備兵延綏其歲徵稅糧年例銀兩俱發延安府收貯計應用有餘時有知府張邦彥者給散防

秋軍人剋減侵欺數多每稱不足又別行措置嘗揭其端以達之巡撫總制皆支辭批答不肯查理上下相蒙而邦彥亦遂貪緣通顯邊徼散日滋必專差科道官以查理庶乎其可也　國子監丞李伸言前衍聖公孔弘緒自幼失學長卿羣小以致干貝刑憲聖明念先聖裔特加寬宥革職爲民命其弟弘泰襲封然教之不豫將復蹈前轍伏望留之京師俾侍班行奉祀禮部覆奏着弘泰在監讀書一年然後許歸朔望隨班朝參從之　大學士彭時等言近來旱傷去

處除南方路遠未知虛實北方山東六府直隸大名
廣平順德三府及河南地方夏麥無收秋田未種雖
經累報災傷有司未免照例覆勘展轉遲延人心不
安流移道路勢所必至請勅三處巡撫官設法賑恤
凡災傷州縣今年夏稅并戶口食鹽鈔貫照數蠲免
其見今追陪各項馬匹亦暫停止太僕寺丞暫令回
京待後豐年再令買補如此庶民困或可少甦流移
或可少息奏入從之　上欲於西山建佛閣六科給
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哺荆襄流
民強梗陝西虜寇侵掠致勞宸慮分遣大臣巡視動

調官軍令乃起無名之工爲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
傷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孰若以之賑濟饑民賞
勞軍士其爲福利豈不大哉　上曰歲荒民饑西山
佛閣其亟已之　六月戊申朔日食　秋七月己
卯皇子生母妃紀氏初有娠萬貴妃知而忌之　上
令別居至是誕育西內廢后吳氏保抱唯謹　命都
御史項忠吏部侍郎葉盛賑濟饑民右府都督僉事
李杲撫治屯營　戊戌暵刻月犯鼎宿　戶部奏給
事中韓文等勘實通州張家灣等處被水軍民二千
六百六十戶漂損房舍六千四百九十處　上命所

司賑恤之　八月　免陝西臨洮府屬縣并鞏昌等
五衛去年稅糧八萬一千石有奇　兩京御史員缺
吏部請循舊例選行人進士中文學優長年貌相宜
者理刑試職　上曰御史職司風紀糾察百僚自非
學行老成之士鮮有不變亂黑白者今可遵憲綱選
用務在得人凡以科目進身歷任三年者不限內外
皆用之　以旱災免山東濟南東昌充青萊登六府
農桑絲絹　己巳廣東高雷二府地震有聲夜月犯
天鐏星　巡視浙江刑部侍郎魯鐩奏罷布政張清
清四川巴縣人宣德庚戌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官布
政清奉職廉謹非客至罕御酒肉人號爲青菜張以
其執法太嚴又謂之板張浙俗侈靡清一敦之以節
儉同僚多不堪竟致以老疾去人多惜之　九月丙
子朔曉刻金星犯軒轅左角星　甲午夜金星犯左
執法　己亥曉刻金星犯木星　大學士彭時等奏
京城米價日貴一日在京蓄積之家因而閉糴以要
厚利乞命戶部將官俸軍糧預放三月如又不足將
東西太倉米平價發糶收貯價銀待豐年支與官軍
折俸其德州倉糧亦宜量數發糶以濟河間之急此
令一下庶幾人不閉糴米價可平且荒年盜起不時

出沒乞命錦衣衛早加緝捕庶免貽患　上嘉納之
庚子曉刻金星犯左執法　吏部言邇者兩奉詔旨以人才難得恐考察黜退官中尚有一二可用者命臣等集議臣等詳審得廣西平樂知府袁秉山東泰安知州畢宗賢河南脩武知縣劉昭山東濟寧州判官張寧歷城主簿郝志道俱被黜之數舍短取長尚有可用其餘一時難知不敢泛舉至於伸訴奏告之人難以准理宜照舊發遣從之　冬十月　丙午夜東方流星赤色光明燭地自昴宿東北行至井宿

總督兩廣韓雍等奏斷藤峽殘賊二百餘徒夜入神電衛城燒燬電白縣治　刑部奏罪人張元吉法當凌遲處死刑部三覆奏詔免死杖一百發肅州衛充軍家屬隨住都給事中毛弘等上言張元吉襲祖左道謬號天師罪重惡極今殺人而獲生何以馭天下伏望戮之於市以昭國法　上以事既施行姑已之　戶部會官議巡撫漕運等官所陳事宜一蘇州松江常州及嘉興湖州五府輸運內府白熟粳糯米并各府部造粳米每歲十六萬石俱官給以船今經沿途輒厥欽關必欲如民船帶輒納鈔兼遇水涸守閘又爲運軍凌逼及抵楊村等處則攬頭包攬巧肆

刻削是以留滯日久困於負貸請罷帶輒納鈔之例及禁包攬之害仍移文漕運官令軍民船皆魚貫而行其有漂流糧米以該納京倉者收納通州省腳價以補其數議上從之　以水災免河南保定等衛子粒二萬三百石有奇　以旱災免河南民田夏稅三十七萬七千七百石有奇軍屯子粒八萬六百石有奇放國子監生歸原籍以聽取用時吏科給事中程萬里言饑民流集京師米價騰踊吏部聽選官及監生不下萬餘率多缺食故准回籍　十一月　命右副都御史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荆襄軍務　十二月

調江西按察僉事張悅于浙江提調學校　戶科都給事中丘弘等言近來京城內外風俗尚侈服飾僭用無度酒席皆用簇盤民之窮困由此在京射利之徒屠宗順等數家販賣寶石至以進獻爲名或邀取官職或倍獲價利蠹國病民莫甚於此乞嚴加禁革及將宗順等倍價賣過寶石銀兩追徵入官給發賑濟刑部尚書陸瑜上議以爲弘等所言深切時弊逮宗順等數人治罪追價利以充賑濟詔宗順等姑置不問備榜申明禁約　管理柴炭工部侍郎王詔言惜薪等司諸項柴炭年增一年今順天真定保定俱

被災傷救死不贍焉能應役乞勅工部行內外諸司
自今合用柴炭預爲減省以節民力從之
辛卯七年春正月甲戌朔　兵部尚書白圭等奏陝西近
年以來毛里孩滿四及阿羅出等相繼寇亂民遭荼
毒　皇上命將出師爲民除害班師未幾虜寇如故
良由鎮守三司等官縱弛偷安負朝廷重托宜嚴加
究治　上即馳勅切責之　以浙江左布政余子俊
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白圭等言先因
荆襄等處流賊猖獗特勅項忠總督征勦今賊王彪
就擒餘黨多困於饑寒出於逼脅宜令項忠相度賊

勢會彼處巡撫總兵等官計議撫捕長策不必動調
求順保靖等處土兵騷擾地方　上是之　定長運
法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
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運官分派官軍轉運於通州
天津二倉往返經年民多受累宣德間周忱巡撫江
南議將民運糧儘俱於瓜洲淮安補給腳價兌於運
軍自是轉運變爲兌運至是巡撫滕昭議罷瓜淮兌
運令官軍徑赴江南州縣水次倉交兌民加過江船
費視地遠近有差自是兌運變爲長運誠一代良法
開設浙江金華之湯溪縣割金華蘭谿龍游遂昌

四縣地隸之　二月　復設九江蘇州杭州三府鈔
關以戶部奏京庫歲用鈔不足故也　以水災免福
建福安連江龍巖三縣稅糧一萬五百餘石　丁卯
曉刻月犯羅堰星　平虜將軍總兵官撫寧侯朱永
等以河套虜寇未退議戰守二策具曰今虜賊數
萬在邊我軍堪戰者止可一萬而又分散防守何以
禦敵爲今之計宜於京營大同宣府寧夏陝西等處
量調軍馬數萬期三月內俱至榆林地方聽臣等調
度相機審勢擣其巢穴此戰之策也若軍馬餽餉一
時未辦宜慎固封守嚴督沿邊居民無事則分哨耕

牧有警則舉號避藏仍令隄備官軍各守城堡伺候
會兵截殺此守之策也事下兵部白圭等以馬方瘦
損供餉不敷勢難進勦請命諸將慎爲守禦以圖萬
全　上從之　三月　開設福建汀州之歸化縣割
沙縣清流寧化將樂四縣地隸之　增置工部屬官
三員往直隸太平之蕪湖廣荆州之沙市浙江杭
州城南三處專理抽分　上復御午朝　遣都給事
中丘弘爲正使行人韓文爲副使往琉球國封其世
子尚圓爲中山王　總督兩廣韓雍等奏近立總府
於梧州守禦士卒止三百餘人乞移奉議衛官軍駐

梧州以守城池又梧州舊城三面距江内包高山不
足以容士馬城東南有教場遺址欲別立城與梧州
城聯絡相通詔可　禮部侍郎邢讓國子祭酒陳鎰
司業張業並除名國子監舊有會饌椒油錢鈔輸納
者多後期師生不得時給出監則委而去之致有餘
積監中相循以爲公用讓前爲祭酒凡造作等類一
切任意爲之不立案稽考迨遷禮部鎰代其任亦循
其舊給事中成實丘弘皆嘗言及至是掌助教事檢
討葉時等訐典簿王允發其事下刑部請逮讓等置
對詔不許讓等各上奏申辯科道據時所奏交章劾

之詔併逮讓等下刑部遣官覈實凡鈔三十三萬六
千五十八貫錢一百四十九萬九千餘文俱無歸著
刑部遂以監守自盜坐讓論斬贖爲民典簿王允亦
以倉糧受賂充軍　湖廣總督項忠奏近詔臣撫諭
流賊不必調上兵以擾民臣等議賊在萬山中據險
爲亂復有流民從之患將不測而分哨官軍不親履
行陣已行保靖土兵分河南諸路兵刻期俱會南陽
且以詔旨諭其生路流民攜扶老幼出山晝夜不絕
計四十餘萬今若中止土兵恐流民聞之仍懷二心
且王彪雖授首而元兇李胡子等鳥伏鼠竄設復再

聚重調爲難事下兵部白圭言征勦流賊必須宥其
脅從毋使玉石俱焚今賊首已得又招撫四十餘萬
則李胡子雖未即誅計亦無能爲矣宜行項忠等如
土兵已到嚴約不得擾民其流民在山眷戀生業不
至爲非從宜區處詔曰可仍勅忠等用心設法撫捕
以靖地方時楊璿巡撫荆襄恐流民爲變累及於已
因爲危言以動朝廷自巡按御史薛承學及藩臬守
巡官皆附璿議遂遷發流民各還故土　陞南京翰
林學士王儉爲南京國子祭酒　以山東布政雷復
爲禮部侍郎翰林脩撰耿裕爲國子司業時侍郎祭

酒司業缺員命吏部舉學行老成者各二人於是尚
書姚夔舉復與廣東布政張瑄可任禮部侍郎養病
侍郎李紹與南京祭酒王儉可任司業且言國子養賢之地風化所關祖宗立
環可任司業且言國子養賢之地風化所關祖宗立
法至嚴擇官尤慎如宋訥以碩德重望爲祭酒劉崧
以致仕吏部尚書署司業自是以後如胡儼陳敬宗
李時勉俱師範可尊近年人不以此官爲重而居是
官者亦不知所以自重以致監規廢弛放肆無忌乞
命禮部申飭監規崇重祭酒司業俾作新風化庶於
賢才治道有賴詔更舉各二人以盡一時之選既用

復稅而驛召紹于江西召命未至而紹已卒云　夏四月　乙卯雨土霾夜木星入太微垣留守端門

養病進士盧璣建言自古帝王皆設左右起居注之官所以紀人君言動朝廷政事百官賢否我朝法古圖治豈容獨缺此官宜命執政大臣掛酌以立之遴選以充之置諸左右勅其直書無諱則非徒備我清朝之史事實可維持上下之良心殆見百官庶職皆欲以忠而見書以賢而見錄嵇惡之人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　上命所司知之　戶部奏近日饑民行乞於道多疲不能支相仆以死已令順天府二縣

委官收恤其軍餘匠役各送所司給親收養所親不能贍給宜收入養濟院賑恤其遠方流移如例給糧發遣復業死無歸者葬之無令暴露以干和氣詔悉如議行之　五月　兵部奏陝西巡撫馬文升所陳收茶易馬事深切邊務宜令陝西布政司將庫貯茶課及綿花等物易銀遣官領送河南湖廣市茶運赴西寧等茶馬司收貯移文巡茶官同守備分巡官市易番馬俵給甘涼固原靖虜慶陽等衛缺馬官軍廢操仍行甘肅寧夏延綏總兵巡撫等官覈實缺馬官軍數目亦如前例行之詔可　詔京城外置涌澤園

中書舍人呂黨乞就順天府鄉試從之　都察院等衙門會議江西按察使牟俸奏江西人民徙訟往往虛捏情詞告訐乞將洪武年間榜文及前後議奏事例出榜於通政司門外張掛以革刁風時御史任璽亦奏近例以四川路遠軍民赴愬干京者免其遞解給引照回聽理以此告訐者多乞不分遠近一體遞遣都御史李賓等議合如所言　上從之　六月　巡按直隸御史梁昉言涿州良鄉等縣密邇京師其民迫於科差困於饑寒往往隱下稅糧虛賣田地產業已盡征科猶存是以田野多流亡之民田甲有

代償之擾宜令有司查實歸戶以清賦稅　秋七月　延綏巡撫余子俊奏慶延邊疆山崖高峻乞役山西陝西丁夫五萬量給口糧依山剗鑿令壁立如城山扣川口連築高垣相度地形建立墩堠添兵防守庶幾一勞永逸事下兵部言往因巡撫王銳建議欲於川空處脩築高垣嘗令會議舉行今余子俊欲復鑿山設險爲策固良但緣邊之民頻年困虜遭荒喪亂逃亡凋敝已甚今須極力撫安難加勞役況延綏境土夷曠浮沙築垣恐非久計鑿山之事宜伺寇警稍寧督令邊城軍卒以漸圖之　上曰設險守邊與

工動衆當審度民力姑緩之　八月　御史梁昉奏
致仕尚書魏驥年九十有八德望素著詔遣敕存問
仍勑有司月給米三石贍其終身以表朝廷優老之
意　刑科給事中白昂等言大理寺以審録罪囚參
詳罪名蓋欲刑歸有罪不陷無辜良法美意具載諸
司職掌至爲詳密比者大理寺審録有詞稱冤人犯
駁回再問者多行令調問者少及巡按巡撫官并在
外衙門詳議所屬申詳囚犯内有情弊者亦皆駁回
再問致被偏執已見不與辨明多用非法重刑鍛鍊
成獄囚人慮其駁回必加酷刑雖有冤枉不敢再言

今後乞命在外法司使遵諸司職掌事例行之參審
所屬申詳囚犯中間如有問招不明擬罪不當及有
詞稱冤者俱聽改調別衙門官員問理不許仍行原
問官鍛鍊成獄如此則刑罰適中人無冤枉而酷暴
者知所警矣奏下三法司議如所言從之　九月
巡視四川南京戶部右侍郎黃琛言故翰林學士承
旨宋濂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初召置左右裨益良
多一應制度文章多出濂手開國文臣濂誠第一既
老被累謫死於蜀非其罪也蜀獻王已爲塋之葬勝
縣東臣惟　聖朝凡羣臣之有才行勲業沒皆賜以賜

謚在前代者亦爲之建葺祠墓復其子孫此最盛德
事臣敢爲濂請上下其章于禮部　陞御史陳選爲
河南按察司副使提調學校
崔恭起復至京改南京吏部尚書　開設直隸常州
府靖江縣從巡撫都御史滕昭奏請　命工部右侍
郎李顒往浙江祭海神脩江岸是年九月風潮衝決
錢塘江岸洪水沸盈自近江以至山陰會稽蕭山上
虞餘姚浦瀝海鹽錢清諸處民居田産皆爲滄沒守臣以
聞事下工部尚書王復等覆奏永樂年間浙江堤岸
爲潮水衝塌嘗遣官賫香祝祭江神及命大臣治水
築堤以除民害乞如永樂事例　上以命顒　辛亥
曉刻土星犯天高星　冬十月　殺江西吉安知府
許聰聰以吉安民好訟刼盜方熾且奉勑行事特嚴
刑立威以禁制其下死於獄者五十餘人又其爲人
矜傲藩臬官多疾之會副使夏寅提學至吉安聰屢
抗拒寅不堪回語按察使牟俸嗾寅奏發其平日凶
惡及侵欺官錢諸事未及勘報適南京大理卿夏時
正巡視江西考察官員入寅等言考聰貪酷黜爲民
聰不服守禦千戶蔣慶具以其貪酷事呈稟時正遂
委牟俸等執聰下獄具疏以聞巡按御史俞蓋以聰

與寅有隙事當究問亦具奏　上遣刑部員外郎李
廷美會盡勘問還奏所勘人多病死於獄即有傷於
杖者亦非挾私所致惟侵欺罪實特擬聰監守自盜
律贖罪爲民刑部以爲宜盡受賕枉法例充軍聰以
被俸等攙陷亦具各人姦貪不法將人命誣害等情
訴辯不已　上以聰人命數多疑廷美等有所私時
盡已代還俱被逮復遣錦衣衛千戶金瑋械聰至京
仍命都察院會官廷鞫之乃比故勘律擬斬命即如
所擬處決刑科都給事中白昂等以未經審錄爲請
不從且命毋覆奏遂以是日夜四鼓押赴市曹斬之

廷美坐勘聰事不實降湖廣衡州府通判蓋降澧州
判官寅等事俱免勘聰之死詵者謂其兇暴致禍固
宜但係比律不許覆奏又乘夜行刑則以司禮太監
黃高納其所厚吉安人洪僧官賄諸以聰嘗籍辱其
徒至以尸擦其首流血積恨所致人不能無議云俸
得召爲太僕卿亦高之力也　調南京刑部左侍郎
王恕爲刑部左侍郎奉勅總理河道　戶部尚書楊
鼎工部侍郎喬毅上濬通惠河舊道事宜　上諭以
前元曾引西北諸水行船通行踏勘明白來聞於是
鼎毅等親詣昌平縣元人引水去處及宛平大興通

州地方各河道故迹逐一踏勘及據元史并各開見
樹碑文所載事跡稽考回奏命下所司相度行之
十一月　柯潛以少詹事居憂辭免召命乞終制許
之　以水災免直隸鳳陽府泗州天長盱眙宿州徐
州蕭沛砀山豐諸縣夏稅麥九萬二千餘石絲五萬
九千二百餘兩　立皇子祐極爲皇太子萬貴妃所
生也　彗見軒轅　荆襄南陽等處流賊平先是總
督軍務項忠等已生擒首惡李胡子等而餘孽未除
忠等復率漢達官軍移營竹山諸處分路撫捕時流
民有自洪武以來住成家業多聽撫當差生子及孫

未嘗爲惡者兵刃之加無分玉石悉草雉之死者枕
藉山谷其解去湖貴充軍者多死棄尸江滸詵者謂
忠此役寔多濫殺時有作平荆襄碑以紀大臣之功
者或曰此亦墮淚碑也昔羊祜以善政及民而民爲
之泣今忠虐政及民而民亦爲之泣其墮淚雖同而
情則異矣　十二月　項忠獻荆襄俘李胡子等一
百二十九人刑部尚書陸瑜等會奏坐罪有差　丁
丑夜彗星北行其光芒著橫掃太微垣郎位星　併
廣東石康縣于合浦縣　巳卯夜彗星光芒長大東
西竟天自十一日北行二十八度餘犯天槍尾掃比

十三公太陽　大學士彭時等言比者彗星見于天田西掃太微北近紫宮其讀告儆懼之至即漢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之意也　臣同加脩省臣等備員近輔無以少裨實深惶懼謹承脩德大端安民大要條陳如左一曰正心術二曰謹命令三曰親接見四曰慎賞罰五曰納諫諍六曰勵官守七曰恤軍民凡此七事伏望皇上鑒除舊布新之象斷自宸衷力行新政以正心為脩德之本以力行為脩德之助德脩於上則羣臣咸知效職而善政皆次第舉行矣轉災為祥莫切於此奏入　上曰具覽所言事皆切實卿等宜勉力佐理以副朕懷

禁革官司科罰左都御史上以星變避正殿徹樂　林李賓等奏在外官司聽斷軍民詞訟動輒罰人財物始則暫寄官庫以欺人終則通同庫役以入已至有假立文簿虛作支銷者昔唐臣陸贄有言建官立國所以養人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今舍法而重罰既非所以養人罰物以為私又非所以資國使不通行禁革則貪風愈盛末流之弊不可勝言矣今後官司於軍民詞訟悉依律問擬或復科罰宜治其罪使無為下民之害從之　丙戌立春　昏刻彗星犯天河星

十年不別治生惟以文學自娛至是　上遣行人持勅存問未至已先卒時年九十八遺書戒其子勿以墊事擾鄉里賜謚文靖論者謂自古大臣之最壽者惟宋文彥博而驥年比之尤高盖古今罕有云　癸酉曉刻月犯金星　皇太子祐極卒　禮部奏天下諸司進賀表箋尚有未至者請移文停罷從之　二月　甲申曉刻金星犯辰壘壁陣東第五星　勅吏部右侍郎葉盛詣陝西延綏寧夏會議邊務兵書白圭上言虜性桀黠宜勅王越等俟盛至日即調甘涼莊浪蘭縣官軍防守要害心須明年二月大舉搜套

庶收一勞永逸之功請先刖軍夫五萬擺堡運糧計可足半年之費然後選集精兵十萬簡命文武重臣充總督總兵每兵一萬坐營統領者各一人所須馱馬鹿角榷軍器之類俱宜預備期以十二月啓行上曰其令盛庸越等計議以聞　三月　總督軍務都御史王越上言延綏罷遣戍卒近以兵部遣官來議方畧仍令留駐朔州孤山諸處但今虜退日久邊境稍寧且士卒衣裝盡壞馬死過半請如前罷遣休息臣與所遣官俱暫還京　上曰邊境既稍寧其即移文諭越令與葉盛還京　上親策會試中式舉人

吳寬等二百五十人仍賜吳寬進士第一先是寬屢試于鄉不利貢入國學絕意仕進不復應舉提學御史陳選禮聘敦請鄉試遂舉第三至是會試殿試皆冠天下不負科名是科又得陳壽孫需楊一清後皆有聞　葉盛及王越余子俊等會奏陝西三邊曰延慶曰寧夏曰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往年虜寇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不常爲患不久景泰初始寇延慶猶不敢深入天順間阿羅出進入河套不時出沒尚不敢迫近民居至成化初毛里孩率衆入寇威劫中國人爲嚮導又留河套

故今日賊首孛羅合乱加思蘭相繼爲患臣等惟延綏地方自正統初創築榆林城堡外築瞭望墩臺內植軍民種田界石後以守土軍官私役官軍招引逃民於界石外墾田因而召寇七年六月內用總兵巡撫官議乃依界石山勢隨其曲折剗削如城川口左右俱築大墩調軍防守以爲一勞永逸之計乞勅所司申戒總兵巡撫等嚴加禁約不許軍民於界石外種田召寇仍乞量起山西民一萬陝西民二萬聽延綏會官移文兩布政司各選委堂上官每年三月八月各一輿工脩築邊墻此誠不戰而屈人兵之計也

詔脩築邊墻其參本地官軍以漸整理不須借役于民　按白圭搜套之策王越沮尼不行而余子俊脩築邊墻之說先後相踵費財何止百萬而浮沙易傾邊墻實未嘗有唯剏創該險之法庶幾可行耳邊臣屢以築墻爲請朝廷屢發帑金聲載相繼至今並無一人敢言邊墻虛費者此誠不知其何謂也夫秦築長城今且平漫矣而謂浮沙可以築墻也哉自非躬歷其地者固難與言也　夏四月　京畿自二月至于是月不雨大風霾日運河水涸　命詹事兼侍講學士李泰復任泰以伯父司禮太監永昌爲父不爲

所生母終喪士論醜之　兵科給事中梁璟等言項
者荆襄盜起　皇上命項忠往總軍務論令罔及非
辜後賊首王彪就擒盜亦漸息宜令附籍者聽其生
業未附籍者斟酌驅遣忠偏聽檢討張寬御史劉敷
總兵李震等貪利要功所過州縣見在附籍者不論
久近一槩逐之又縱兵驅逼畧無紀律以致冤聲震
天肝腦塗地比之夷狄侵擾慘酷過之遷者尋出旱
傷未必非忠等所致且寬以奸邪小人簡侍親藩摧
便身圖漁貪婪素著一毒無聞忠爲所誘伏願陛下
察之衆論斷自聖心正忠等盜殺之罪以釋神人之

怒以紓萬姓之冤上曰荆襄流民爲患中外皆以爲
慮今忠等奉命祛除已畢若等所言未免出於偏見
不聽　兵部尚書白圭奏項忠所上荆襄功次文冊
與總兵李震所報名數前後不同又都御史楊璿先
奏遣閣南陽等處官兵人等前後擒斬賊首王彪楊
俊王洪等首級九九十餘人今冊內所開擒斬王洪
等賊級不開何人功次以致百戶孫廣等有言又生
擒數內張全等三十三人原作謀逆比法司審鞫情
可矜又所報被創軍士十有五人而陣亡者十有八
人使賊果聚以抗官兵則損傷之數豈止於此又豈

有陣亡者反多於被傷之理耶以此推之甚有可疑
者請移文巡按河南陝西湖廣御史審覈前後擒斬
之數可作論功陞賞與否庶恩典不濫詔不須再勘
第如忠震奏冊定擬陞賞論者謂兵部議是而朝廷
不從蓋有主之者云　五月　巡撫延綏余子俊奏
虜賊擁衆河套口急一日已嚴兵相機戰守謹以各
邊諜報上聞　上曰邊事甚急其令趙輔王越刻日
啓行　陝西都指揮董綰失機巡撫馬文升械之至
京　上曰綰既臨陣先遁本當處死姑從寬典降三
級令當先殺賊今後失機將領監候奏治不必解京

著爲令　六月　增設慶陽延安二府通判各一員
專理邊備　項忠上疏辯誣且乞致仕不允忠奏雖
辯說者謂流民一百五十餘萬遣回何所詰戍并家
屬幾六萬人能生存者幾何縶以古人征伐要在平
定安輯之言難乎免於今論矣　擢掌京衞武學事
國子監丞閻禹錫爲御史提調北直隸學校　秋七
月　丙午陝西隴州大風雨雹中有如牛者五長七
八尺厚三四寸六日方銷是月州之北山吼三日裂
成溝長半里　脩隆善寺畢工命陞工匠張定住等
三十人爲文思院副使寫碑官爲尚寶司少卿工科

都給事中王詔等言陛下紹承鴻業于茲九載頻年
天變於上而星妖示見地變于下而江海泛溢或炎
夏霜降或平地阜出或猛虎食人或雨雹傷稼夷狄
侵邊師久暴露加以水旱相仍瘟疫流行軍民疾苦
日甚一日於此汰冗官去冗食以節國用以救凶荒
猶且緩不及事乃因寺成碑完而濫陞官爵如此彼
西征北伐捐軀隕命之人將何以酬之方脩寺之初
臣等失於論諫固已獲罪於陛下不容於清議矣於
此而又不言如祖宗設官之意何伏望斷自宸衷追
寢前命則名器不濫國體斯正矣不允　八月　鴻

臚寺序班魏元奏先臣驥以正月卒于家臨終語臣
母曰我即死朝廷賜葬必須辭免又以手書遺臣死
後慎勿以葬事累鄉里今者　皇上念先朝老臣特
加優卹而臣於先臣遺命不忍棄違故敢昧死以請
章下禮部言辭葬固魏驥之誠心賜葬乃朝廷之盛
典惟上裁處　上曰朝廷恤典爲盡忠者之勸今驥
臨終遺言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覽之良用惻然重
違其志特從之　九月　吏部尚書姚夔言南京及
浙江等處守臣各奏今年七月狂風大雷雨江海湧
溢環數千里城郭廬舍人畜田禾多致漂溺況前歲

妖彗示變水旱蟲荒山東河南湖廣尤甚加之胡虜
猖獗暴骨千里兵疲於供億萬一姦人
乘機扇亂禍將不測請命廷臣共脩所以安民弭患
急務事下禮部尚書鄒幹會府部大臣議南京承平
日久宜勅守備參贊大臣整飭兵備臨清地控京師
鳳陽接境淮汝浙江福建連山濱海各宜簡大臣巡
撫其地三司郡縣官有不勤政務者悉行究治其濱
海兵民多以魚鹽爲生如有挑馱貿食者戒所司
勿禁災甚之地今年糧匀鹽課顏料草束俱令勿徵
邊關士卒率爲主將私役宜悉究其弊議上詔皆允
行　冬十月　順天府尹李裕言本府所屬宛大二
縣多死法之徒往往詐稱奉各衙門差遣挾勢譸託
又有詐稱內府催辦公務往各處司府州縣需索財
物乞勅都察院懸榜禁約有若是者無問真僞械送
法司明正其罪庶使人知警懼奏下都察院如議行
之　十一月　癸丑暀刻木星犯鈐鈴　十二月
以旱災免直隸順德真定等府所屬并河間衛秋糧
九萬七千餘石穀草二百餘萬束綿花五十三萬餘
斤

憲章錄卷第三十三

憲章録卷第三十四

成化九年癸巳
至十二年丙申

九年春正月壬辰朔　免湖廣武昌等府糧三十二萬餘石　二月　吏部尚書姚夔卒　夔浙江桐廬人正統間以春秋舉鄉會試皆第一賜進士擢吏科給事中景泰天順間歷南京刑部侍郎進禮部侍郎吏部尚書至是卒年六十　夔豪俊慷慨不拘小節論者謂其類唐杜黃裳而未免逼覬謝當時蓋已疵之　夔既催於清議而今其子孫產業未免淪落何苦爲此云　以尹旻爲吏部尚書　以御史戴珊提督南畿

學校凡考校必以文藝古器識品藻精明諸生帖服其最稱許者吳中王鏊也　上命儒臣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命刻梓以傳編脩謝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於書不能推之於治因勑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爲二君之徒好上嘉納之　陝西總兵白玉巡撫馬文升以虜寇入境隄備不嚴兵部奏請究治　上宥之　三月　戶科給事鄒山奏北直隸山東民饑相食其地密邇京畿萬一患生不測爲費反多　上命各巡撫官即行賑濟不許遲慢　夏四月辛酉朔日食　總理河道刑部侍郎王恕奏去年自京師直抵揚州南北三千餘里水旱災傷今歲雨雪少降狂風彌月土乾麥稿民不聊生迺三月初四日山東地方忽暗黑如夜乞詔廷臣講究弭災恤患之策并祭告各處山川之神　上曰山東既災重民艱須行實惠今年稅糧盡與蠲免仍遣禮部左侍郎劉吉往祭告東嶽泰山東鎮沂山及東海之神以祈雨澤　司禮太監沈繪下獄繪恃寵稔惡後見疎斥常懷怨望奉御賈祥因教其私造兵器家僮演習以備不虞有畏祥者遂發其平日盜內帑金銀器物諸不法事及其弟千戶廣不時披

甲出入皇城莫測其意下法司推問獲實命繪祥斬廣絞其黨二十一人送司禮監奏請處治　新會縣民劉銘梁狗同往海康賣穀將還海康民吳邓與其弟金童挈家避寇附舟至新會止於銘家邓遠出傭工銘狗見金童妻色美屢欲犯之不從二人乃謀與金童捕魚夜縛金童斫其腦投江中時江濱民關道安聞金童叫呼欲救不果銘歸欲犯莊氏而拒益力居數日金童屍浮銘門適莊氏出汲識其爲夫尸哭視之斫瘢宛然得銘謀死狀顧力不能報仇乃先投幼女於水即自投水附夫尸死焉三尸隨潮上下旋

繞銘門其鄰李逢春買棺收葬銘夜潛發其尸棄之
大海吳祁自外歸得弟尸於海濱乃訴于官儒生李
啓李蕃及關道安等爭述莊氏節義并士人吊哭詞
章上之銘狥吐伏刑部員外馮俊特爲具奏　上令
有司即誅銘狥梟首示衆旌表莊氏刑部尚書陸瑜
奏李逢春等收葬三尸誠爲義舉今遭發掘宜命有
司即其處窆之立石大書其夫婦姓名以誌庶可垂
示永久詔可　五月　以兵部尚書商輅爲戶部尚
書禮部左侍郎萬安爲本部尚書　起致仕禮部右
侍郎倪謙翰林侍讀學士錢溥于南京管事六科給

事中唐仁等十三道御史羅明等劾奏溥謙擅自先
朝累承異寵不顧清議汚壞名節過蒙什其罪愆遣
歸田里待之已厚而乃營求起用乞俾溥等仍舊致
仕庶得始終保全　上批答曰朕念錢溥倪謙往勞
特起用之所言不准　六月　直隸河間府蝗廣平
順德大名真定保定并河南懷慶府大雨水　秋七
月　勅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往甘肅規復
哈密城哈密既爲土魯番所逐擅阿力所併累求救援
兵部言哈密實西域諸夷咽喉之地若棄而不救竊
恐赤斤蒙古罕東曲先安定苦峪沙州等衛亦爲土

魯番所脅則我邊之藩籬盡徹而甘肅之患方啟設
使河套之虜不退關中供億愈誰繼矣　上命集廷
臣議會昌侯孫繼宗等謂宜及今賊勢未盛遣使勅
赤斤蒙古罕東等衛諭以大義俾知唇亡齒寒之勢
且速檄阿力令亦遣使進貢因賜之勅使悔過自新
庶可以散其姦謀縱哈密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衛
內嚮之志因舉文等習知夷情宜委以使事乃勅文
等往　北直隸提學御史閻禹錫奏近例廩膳生考
黜者俱追廩爲民今奉勅俱發充吏請停追廩之例
禮部覆奏從之　吏部尚書尹旻等言本部議奏天

下諸司官有缺每五日內申所司巡按御史兩月一
次具奏各司府每三月類上本部而諸司乃有不如
期奏報者自今乞下巡按御史并諸司令其一一如
前所奏上之違者俱論以法詔從其議　以東直門
火以水旱災免應天池州安慶徽州四府所屬上元
休寧等縣十九縣去年秋糧九萬四千八百餘石
八月　南京六科給事中汪直等十三道御史吳禋
等劾奏倪謙錢溥不當起用仍乞放歸田里以爲姦
貪者之戒不聽　少詹事兼學士柯潛卒潛字孟時
福建莆田人景泰辛未進士第一授翰林脩撰歷陞

前職丰神峻整言動謹飭人皆以公輔望之是年居母憂值祭酒員缺　上以潛剛方特起用以厭士論疏許之因久居苫塊患左足風痺而寒熱繼作遂卒

憲廟實錄乃謂守制家居頗爲鄉人所議不知此何以云　九月　永平知府王璽奏伯夷叔齊廟在永平境內洪武中有司春秋致祭景泰中始廢今臣已重建請賜廟額祝文　上特賜額曰清節命詞臣撰祭文令有司仍春秋致祭　冬十月　總督兩廣都御史韓雍以疾乞致仕不允　十一月　上諭大學

士彭時編纂宋元綱目時因奏翰林春坊等官劉珝王獻彭華楊守陳尹直黎淳謝一夔鄭環劉健汪諧羅璟程敏政陸簡林瀚分爲七館編纂明年丘濬丁戛起復令同編纂再加一館爲八館云　十二月　命暫停徵馬時兵部言比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水旱民間馬宜停徵　上曰馬政因國家急務但歲歉民貧救死不贍喪彼得此將安用焉兵部議是南直隸等處凡災傷地皆暫停之　刑部主事張鼐上疏言臣生長陝西比見邊務日敝水旱繼作謹陳事宜以備採擇其一曰陝西八府三邊腹裏俱有鎮守總兵

每以供饋勞人於千里之外宜禁絶之又余子俊議徙綏德鎮城于榆林又築邊墻千二百里值邊境災荒軍民役死者萬計墻亦旋傾廣竟入套

十年春正月丁亥朔　勅王越專居固原總督諸路軍馬　北直隸提學僉事錫奏順天應天兩府鄉試舊制以御史二人監試宜令預於十日前入院庶詳察事端以杜積弊其同考試官宜令所司擇文學優長素行端介者毋徇勢要干請搜檢守號宜用在外都司官軍毋遣京營之人庶革其傳遞夾帶之弊至於校文須主考官詳慎將同考官落卷并二三場通

行檢閱務得積學之士不許懶慢推託且兩京主考係侍從格心之臣若引嫌畏避即內不足者隨當罷黜試錄就刻舉人文字不許主考代作以妨校閱詔從之　二月　免各處巡撫都御史赴京議事　靖安伯和勇卒勇迤北人祖阿魯台初爲瓦剌馬哈木所敗率其部落稱臣內附永樂初封爲和寧王仍居漠北後復背叛宣德九年爲瓦剌脫歡所殺其子阿卜只奄即勇之父窮感歸附命爲中軍都督賜之第宅敕卒勇襲指揮使帶俸錦衣衛累軍功歷官左都督成化初陞靖安伯食祿中府至是卒賜祭葬如例

勇雖出夷虜天性廉謹嘗從征兩廣一時文武大臣多縱肆勇獨循理尚儉衆視之有愧焉　三月　命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致仕先是鎮守廣西少監黃沁訐奏雍坐視猺賊出沒隱匿不報以致斷藤峽賊復嘯聚滋蔓流劫郡縣上免雍罪命致仕雍在兩廣威令素行沁不得恣其欲布政何宜迂而固按察副使張敬貪而暴不爲雍所禮乃與沁攻訐之及差官往覈適委宜敬行勘竟釀釀以成其罪雍督軍禦南賊勢雖不盡遏絕而功多于罪乃爲內侍奏黜公不平兩廣人思之不置　吏部左侍郎葉盛卒盛崑山人正統丙辰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已巳之變朝廷多事六科建白多盛與林聰爲倡景泰壬申陞山西參政協贊獨石等處設法創置百餘具興教民耕種多所收穫天順改元擢僉都御史巡撫都御史赴京議事　靖初巡撫宣府墾田益廣以所積餘糧糶戰馬千八百匹脩屯堡七百餘所召入爲禮部侍郎卒年五十五贈謚文莊盛留心世務在宣府多所建置但在兩廣不能戢下官軍多戕平人報功又以峒蠻出沒不常禁有司不許擅申盜賊必俟年終彙奏未免姑息觀望識者非之　工科給事中韓文自慶陽還奏比奉

命拼驗紀功郎中張謹所劾總兵官劉聚范瑾游擊將軍祝雄縻謙都督周賢指揮劉琮都御史馬文升等所報功次多虛少實其乘機妄殺幼男女婦誠有如張謹所言劉聚馬文升敢相朋比互遣其子劉祥馬琇奏捷左都御史王越職居總制幸勝邀功左副都御史余子俊事出遥聞附衆罔上後知事覺掩奏飾非上曰此曹濫殺妄報功次本宜重罪今虜賊既遁不爲無功總兵參將巡撫等官姑宥其罪報功得實者如例陞賞殺幼男女婦誠姑免問俱調發遠遠立功哨瞭　兵科給事中郭鏜等奏總兵劉聚都御

史王越馬文升余子俊等急於敵愾急於貪功既無
保障之仁反施屠戮之慘萬姓傷心四夷傳笑郎中
張謹劾奏於前給事中韓文覈實於後乞大奮乾剛
重加黜罰以爲邊臣妄殺邀功之戒　上曰爾等所
言良是但其事已裁處不必再問所司移文戒飭之
以水災免直隸壽泗和三州霍丘等八縣成化九
年秋糧三萬七千餘石鳳陽留守左等七衛并洪塘
湖千戶所子粒七千五百餘石　以旱災免湖廣武
昌漢陽黃州常德辰州衡州長沙七府成化九年秋
糧五十三萬五百餘石武昌衡州常德靖州沅州五

開茶陵黃州長沙銅鼓辰州十一衛子粒二萬九千
六百餘石　夏四月　調南京禮部主事林孟和爲
陝西慶陽府通判時孟和言本部右侍郎倪謙貶法
徇情市恩釣譽臣堅以理法執請謙姑爲信從而心
寔銜恨伏望調臣別用或罷歸田里貶寓荒域仍居
前職實非臣所願也詔孟和以屬官不知大體毀辱
大臣可調邊方　駙馬都尉馬誠乞錄其兄誥爲國
子監生詔許之後不爲例都給事中霍貴等言國學
乃首善之地教化之原惟科貢之士及大臣恩蔭子
弟得肄業其中馬誥身非科貢又非大臣而馬誠爲
乞恩入監祖宗以來未聞弟爲駙馬而兄得錄用者
也誠之仰恩濫政誥之負緣求進俱當論罪詔既准
入監姑已之　五月　六月　兵科給事中祝瀾言
大誥律令及諸司職掌洪武禮制等書頒布中外俾
臣民遵守然民生日繁庶事百出制書有未備載者
或朝廷有所施行臣下有所建請遂因之以爲條例
乞勅在京六武大臣備查內外新舊條例務歸至當
以類相從取旨裁決刊行遵守詔下所司議行　閏
六月　秋七月　巡撫延綏余子俊奏乞終養不允
八月　直隸博野縣知縣裴泰奏宋程顥程頤二

大儒其先博野人祖羽爲端明殿學士因家于洛陽
本縣程委社實其祖居舊有祠堂近爲脩葺乞勅禮
部定其祭品儀注令所司春秋致祭事下禮部覆奏
從之　左庶子黎淳主考順天府鄉試初場得一優
卷及觀後場絶不相類疑有弊勾稽墨卷果得謄錄
生截卷狀移簾外按其事而取優卷爲第一拆封乃
馬中錫亦一時名士時學士劉一夔主考應天府鄉
試得王鏊爲第一試錄五策皆甘刻鏊場屋中墨卷不
易一字一時得人明年鏊會元及第　九月癸
丑朔日食　以水災免直隸蘇松常鎮四府所

屬吳江等一十四縣并蘇州衛秋糧子粒共四十三萬四千六百石馬草一十六萬九千八百九十餘包

冬十月　左庶子兼翰林侍講學士　十一月　運太倉銀三十一萬兩以給邊需　改左都御史項忠爲刑部尚書　有自宮者三百一十四人先已謫戍皆逃至京師復希進用　上命錦衣衛重杖而遣之仍嚴加禁約　致仕兵部尚書孫原貞卒原貞本名瑀以字行江西德興人卒年八十七居官以清慎自將多著勞效令終壽考亦世所難得云　十二月　陞翰林

編脩程敏政爲侍講　罷湖廣寶慶等府縣淘金時內費日後帑金漸乏乃命寶慶等府武陵等縣開原額金塲淘煎以進巡撫等官命所屬十二縣開二十一塲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有奇而武陵之民傷於蛇虎死於大水者無算僅得金三十五兩巡撫等官奏工多金少徒害生民請有司取贓罰銀易金應用從之　陞翰林編脩李東陽爲侍講　都御史李賓等奏錦衣衛鎮撫司累獲妖書圖本舉皆妄誕小民無知往往被其幻惑乞備錄其妖書名目榜示天下使愚民咸知此等書決無證驗傳習者必有刑誅不至再犯奏可　兵部尚書白圭卒圭直隸南官人歷官中外數從軍旅累有勞效而荆襄之功爲最然乏清譽既沒而諸子以分財不均閱訟開者喧之

十一年春正月辛亥朔　吏部奏罷朝覲官布政使楊文琳按察使王琳等一千八十一員　陞吏書文淵閣大學士彭時爲少保仍兼舊職理事　賜故御史伍驥都指揮丁泉于福建上杭縣立祠祀之先是天順六年盜賊竊發丁泉率兵守備賊不敢犯次年賊勢益熾伍驥初入境聞變單騎冒險親造賊巢諭以禍福賊聞所諭莫不感泣旬日間來歸者一千七百餘戶俱給以牛具穀種俾之復業惟賊首李宗政等負險不服遂與泉率兵深入攻破營寨泉奮身力戰爲賊所害驥總督官軍吊死卹傷激揚義氣與賊戰十餘合破犁壁等十八寨擒斬八百餘人賊千驥衝胷瘡潰致疾而卒衆皆悲傷痛哭如失父母立祠祀之至是知縣蕭宏奏乞載諸祀典事下禮部覆奏賜其祠額曰褒忠命有司春秋祀之驥江西安福人　景泰甲戌進士　二月　詔閉河南宜陽等衛銀洞允是兵科給事中郭鏜言河南各縣多有銀礦乞開煎以備邊用有司勘報言銀洞在山谷中道路險阻

礦脉細微所得不多徒費民力遂命封閉至是戶部
尚書楊鼎又言內府及邊儲缺用乞復開煎勘報如
前　上命仍封閉之　國子祭酒周洪謨言天下有
司聽訟輒用夾棍等刑具百姓不勝苦楚請勅法司
禁約除人命強竊盜奸犯死罪須用嚴刑其餘止用
鞭朴違者風憲官錄其酷暴以備考劾詔可　命少
詹事徐溥翰林侍讀學士彭華爲會試考官華以從
子入場疏辭遂改命侍講學士丘濬　癸卯曉刻月
犯牛宿大星　兵部左侍郎李震卒震居侍郎兩廣
幾二十年弗遷而寮長有缺多從他曹叙補至是以

疾發于項而卒時謂其不能無歉望云　命少保吏
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戶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商輅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萬安吏部尚書
尹昊戶部尚書楊鼎兵部尚書項忠刑部尚書童方
工部尚書王復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賓
王越通政使司工部尚書張文質大理寺卿宋昊翰
林院學士王獻侍讀學士彭華侍講學士尹直爲殿
試讀卷官　三月　上御奉天殿親策舉人王鏊等
二百九十七人親閱所對策賜謝遷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　辛未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時江西
安福人卒年六十謚文憲時端謹嚴介外和內剛立
朝三十年公退未嘗語子姓朝廷事每有大政事大
議論持正居多雖不立赫赫之名亦隱然一代人望
云　夏四月　析河南汝州地置寶豐縣固始地置
南城縣　勅戶書翰學商輅兼文淵閣大學士吏禮
部侍郎劉珝劉吉俱兼翰林學士內閣辦事　欽天
監五官靈臺郎劉伸奏自洪武以來凡天象有變本
臺官輒自具奏不用本監印信至正統間監正彭得

清等始變舊制且本監官俱故陰陽官子孫係專門
之學所奏天象據舊書以爲占候今掌監事太常少
卿童軒出自科目以天象隱匿不奏又所奏多增損
舊書不以實對　上宥之命所占天象仍會本封進
五月　以水災免直隸鎮江府秋糧五萬四千八
百餘石鎮江衛屯田子粒五千二百餘石　以水災
免福建漳州府龍溪南靖漳浦長泰四縣秋糧二萬
三百餘石漳州衛屯田子粒一千三百餘石　乙卯
申刻月犯明堂中星　己未辰時金星晝見于巳
兵部奏自景泰初年立團營之後迄今僅踰二紀稽
其軍籍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糧餉如故良
由總兵等官因襲作弊若不嚴加追究非徒糧餉虛

費抑恐兵政日弛　上命究理之　勅禮部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其與翰林院定議以聞既而擬進上親定賡名下宗人府書于玉牒皇子即孝宗也毋紀氏生時以萬貴妃所忌失傳于外廷臣不及奉賀至是已六年矣因乾清宮門災　上欲顯示於衆乃命司禮監懷恩等同內閣計議學士商輅曰若降勅於禮部以擬名爲辭則衆不言而自喻矣恩等請於　上遂有是命越數日　上命皇子至文華門召文武大臣進見又數日上御文華殿召輅及學士萬安劉翊劉吉至御座前問曰皇子既出將何如處之輅等

對曰　皇上即位十年儲副未立天下人心屬望久矣當立爲太子　上曰即舉行乎對曰今天氣尚炎俟秋涼舉行上曰然輅復曰皇子饑飽寒煖之節須勞聖慮上頷之曰朕知悉矣輅等退賜酒飯於文華門外命太監懷恩覃昌待之　皇子毋紀氏立爲妃徙居永壽宮　六月　皇妃紀氏薨先是受萬貴妃觸遂有疾因而不起諡贈爲恭恪莊僖淑妃　乙酉卯刻日生左右珥重暈背氣皆赤青色鮮明　秋七月　朶顏等三衛夷人請開馬市不許　八月　命濟薈通惠河　開設陝西榆林鎮番二衛儒學　壬

寅葺恭恪莊僖淑妃紀氏於西山　九月丁未朔日食　文武羣臣上表請立　皇太子　選進士楊茂元等二十人于刑部問刑尚書董方等言本部專理刑名非得通曉律例者無以稱欽恤之意乞依正統間例選諸司辦事進士同本部兒任官問刑待半年後主事有缺以可用者叙補詔從其議　禮部上冊立　皇太子儀注　陞翰林編脩倪岳爲侍讀　冬十月　國子監生三百六十一人奏臣等皆簪身科貢近有納粟入監者一千五百餘人率多幼稚而撥歷友在臣先乞從宜處分必在學曾爲廩膳者方可

與臣等相兼撥歷於是納粟監生亦奏以爲臣等皆出自學校有曾經科舉者朝廷以邊儲缺用下輸粟入監之例初不以長少年齒論也俱下禮部議科貢乃祖宗舊典納粟實一時權宜況納粟送監其復班之日多在科貢者入監之先若仍緣舊規以次取撥是使納粟者得以遂捷取之願而科貢者不能無淹困之嗟宜勅國子監於此兩途酌其多寡分序撥歷議上從之　十一月　癸丑冊立　皇太子詔告天下　十二月　命巡撫延綏余子俊巡撫陝西等處

戊子命復廊王帝號　己亥上恭仁康定景皇帝

丙申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　辛亥南京地震有聲　二月乙亥朔日食　南京六科十三道各以南京陰霾蔽日地震有聲上疏脩省　陞翰林編脩陳昔爲侍講　三月　強盜宋全伏誅全武驤左衛勇士以山後女直人又稱宋達子與都指揮滕雲相結爲盜往來京城外劫掠人財強姦婦女多所殺傷官校莫能捕後雲被獲服罪全削髮如僧將北走虜地爲千戶李端等所獲命梟首示衆　夏四月　御史薛爲學等言近者虜酋滿都魯自稱可汗乱加思蘭亦自稱太師逆謀已著一旦大舉入寇倉卒之間難於制馭況今災異屢見南京地震陰霾禽獸林天鳴如砲流星隕於城中有聲大抵皆兵象也乞勅在廷文武大臣及科道等詳議兵備若不先時而慮患至而後圖之不曰將才難得則曰軍士不足不曰器械不備則曰糧餉不給失機貽患可勝道哉　上命所司詳議以聞　禮部言南方府州縣歲貢生員考中者例送南監景泰間因北監充撥數少暫留今宜仍舊例從之　庚寅夜山西太原府地震有聲　五月　詔大同左雲川衛大同右玉林衛天城鎮虜衛陽和尚山衛四儒學　六月　濬通惠河成自都城東大通橋至張家灣潭河口六十里　陞翰林編脩陳昔爲侍講　秋七月　癸卯皇第二子生母曰宸妃邵氏北城兵馬吏目文會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宣德間有流民鄒百川楊繼保等聚衆爲惡正統間民人胡忠等開墾荒田始入版籍編成里甲成化年來石和尚劉千斤李胡子相繼作亂遣大臣撫治而處置失宜終未安輯今河南歲歉民饑入山就食者勢不容已敢保無後日之患謹條陳處流民三事其一荆襄之地土地肥饒皆可耕種遠年入籍流民可給還田土收籍管業其新附籍領種田土編成里甲量加存恤欲回原籍者聽其發充軍逃回者就編本處衛所其二流民潛處出沒不常乞選府州縣正官及軍衛守禦文武省得其人則流民自安其三荆襄上流爲吳楚要害道路多通必於總隘處所添設府衛州縣立爲保甲通貨賄以足其衣食立學校以厚其風俗則其民自日趨於善矣都察院是其議請移文撫治都御史原傑斟酌處置從之　庚戌京師西城有黑物夜出傷人衆蹤跡之不得巡城御史以聞命設法捕之仍戒人毋得傳疑　命宋儒朱熹十世孫墩爲

翰林五經博士奏祀事　八月　改南京戶部左侍
郎王志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　僧錄司右善世
道堅盜賣度牒有發其事者下刑部主事郗存德鞫
實請于尚書董方治之方庇道堅欲緩其事存德奏
間方上言存德率意妄爲詔存德道堅俱下獄存德
訐奏方黨比道堅　上以存德屬官違例具奏發吏
部降調道堅釋放刑科給事中雷澤等上言當罪道
堅而宥存德不從存德竟降山東寧海州同知　大
學士商輅等奏祖宗創爲郊祀歲一舉行極爲愼重
遇者傳聞　皇上又於官北建祠奉祀玉皇取郊祀

所用服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并新編樂章命內臣
習之欲於道家所言神降之日舉行祀禮臣等竊詳
皇上爲此無非欲爲母后祝釐爲生民祈福但稽之
古禮采協昔傳說之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
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況天者至尊無對事之之禮宜
簡不宜煩可敬不可瀆今乃別立玉皇之祠祀并用
南郊之禮一則是一月之間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
怠誠意不專　皇上爲天之子其於事天之禮豈可
不斟酌典故致有纖毫不謹伏望將內廷一應齋醮
悉宜停止勿致褻瀆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爲祥
矣疏入　上命折其祠祭器等件送庫收貯　按商
又教公此奏亦人臣事君之常道耳若我　世宗聞
之則從之如轉圜不啻如　憲廟矣奈嘉靖末年之
相不惟不言又且自爲醮祭以逢迎之始知文毅公
不易得矣　薊州等處總兵右都督馮宗等奏比者
兵部以朶顏三衛與北虜交通行令整飭兵備以戒
不虞蓋朶顏北虜往往由喜峰口入貢熟知我邊虛
實尤爲可慮薊州沿邊關堡官軍舊額二萬九千八
百餘人今逃者已踰三千無可調補乞行法司問擬
謫戍囚徒量充三五百人及雲南兩廣逃避軍役者

滯住境內乞容招集收用且喜峰口羅文谷黃崖口
劉家口石門子一片石桃林口等關俱係通冦要路
官軍防守不周欲選所屬軍衛有司舍餘民壯編伍
教練遇冬協守春深放免事下兵部言謫戍囚徒宜
行令法司區處就近收附遠方逃伍軍丁例已禁止
暴者巡撫都御史閻本嘗奏乞四方軍民人等願投
軍自効者聽令收後宜移文宗等會議如例舉行其
舍餘民壯俊邊情有急調酌選用從之　都察院左
都御史李賓言古者多用戰車取勝乞製偏箱車五
百輛鹿角榨五百具相參而用每小車一輛榨一具

共用十人通用五千人行則爲方陣止則爲方營乞
命所司會臣計造并選閱精兵五千爲用命內臣并
文武大臣各一人統領教練俟警調用更論令各邊
俱如式製造以備戰守事下兵部尚書項忠言陝西
諸邊收蓄兵車數千輛及京營亦嘗因定襄伯郭登
之言製小車二千五百輛日久無用俱已毀廢今寶
復及此但今宿將邊臣彼此異見如以車爲不可用
稽之於古如柔然侵魏而太武北征騎十萬車十五
萬輛遂造大漠柔然怖懼不敢南向突厥寇唐而太
宗遣諸將出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屢

見大捷以此觀之是車決可用也如以車爲可用唐
房琯效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行至陳濤
斜被賊縱火焚車人馬大亂官軍死亡四萬宋神宗
時契丹入寇取兩河軍民爲備沈括以爲車行日不
過三十里若被雨雪跬步難進以此論之是車未必
可用也今將士終歲操習自永樂到今止於馬步相
參較閱騎射不習車戰恐一旦咈其所素習強其所
不能臨期應用違悞非便乞如寶言遣御史及工部
官督工如式先署車十輛榷十具送赴教場仍令寶
會同內外官驗其規制何以施行如虜輕騎剽掠何

以分布追之阨險邀逃何以乘危禦之開闔奇正之
妙推挽進退之法宜綱大畧俱要講明俟車製成日
以聞至是車成兵部以請命寶及忠等教場會三
大營內外掌兵官如擬分兵列陣以驗之既試忠等
覆奏謂所造車榷若兩軍對壘之際用以守城安營
可以禦矢石防衝突若追逐奔北登高致遠履險涉
危恐非所宜宜行工部以漸成造付教場操習若制
有宜損益者仍聽臣等會總兵等官酌量　上曰既
有文等奏土魯番速檀阿力復遣其使赤兒米即等
登高涉險不便其已之　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宋

入貢且致書鎮守總兵等官飾其攻滅哈密之罪謂
王母已死城郭人民與金印俱存須朝廷遣使往諭
之即獻納然虜性狡獪實無還意其赤兒米即等宜
令赴京撫慰遣還事下兵部言速檀阿力最爾小丑
誇詐無憚屢遣使臣將說搆亂宜先究治其使然後
徐與問罪之師以彰典戮之義但自古中國之馭夷
狄視若禽獸不足與較況哈密衆流亡之餘存者
無幾縱使得其城池及印符難與復宜暫用羈縻之
術以俟可乘之機乞行甘肅鎮守總兵巡撫等官拘
集上魯番前後所遣使者曉諭之謂赤兒米即欺誑

無信朝廷念爾小國之臣曲加涵貸免其解京量加
犒勞遣人護送出境仍倍加謹飭以戒不虞詔可既
而禮部復言宜俯順夷情許其入貢而限其名數不
許過多復有旨每十人內許一人來貢　九月　撫
治荆襄右副都御史原傑奏地方事宜初河南巡撫
張瑄請於荆襄南陽添官總理於信陽添設守備都
指揮於光州添設守禦千戶所兵部以爲不可行詔
令傑會官審處至是傑言信陽固始等州縣南抵蘄
黄西接荆襄東連鳳陽霍丘等處山勢綿亘河流四
達盜易出沒且鳳陽陳州等處近皆被災流民載道

盜入霍丘刼掠帑藏執縛縣官民庶騷擾誠宜思患
預防今兵部既云光州不可置所則汝寧所屬信陽
等一十三州縣宜令二司巡守官各選議察兵牌人
等令備器械馬匹選委所屬州縣佐貳首領官一人
督之不得累以他役致妨緝捕又信陽州地方軍民
雜處奸盜尤衆宜調守備南陽河南都指揮等官俾
得專禦盜賊禁治銀洞又商城縣南接六安州二百
餘里四野曠漫而金剛臺巡檢司乃在縣北今宜遷
置縣南馬頭山使便於巡邏詔如議行之　雲南巡
撫王恕奏帶男王承禄隨侍從之　陞應天府府丞
白昂爲南京大理寺右少卿　妖人李子龍等伏誅
子龍本姓侯名得權保定易州民幼名立柱兒爲狼
山廣壽寺僧更名明果稍長游方至河南少林寺遇
術士江朝推其命當極貴又遇道人田道眞傳與妖
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金盆李家有毋孕十四
月生男子龍有紅光滿室白蛇盤繞之異得權聞其
說遂更名子龍蓄髮往來眞定間交結不逞之徒又
有術士黑山者批其命若遇猴雞鳳凰交之語得權
謂與江朝所言符信之又遇道士方寸眞引至京當
軍匠楊道仙家先是道仙有爲朝章勘合并勾簿符

印散與內使鮑石崔宏長隨鄭忠王鑾常浩左少監
宋亮右副使穆敬得權乃得竊緣出入內府石忠等
皆爲所誑敬信之時引至萬歲山觀望羽林衛百戶
朱廣素與鮑石鄭忠相識密言其事廣遂同小旗王
原訪得權稱有貴相乃傳於宋亮等往還日久情稔
各遺以鞍馬服用等物鮑石嘗報織染局內官韋寔
設饌具以待每入內府石忠等稱爲上師北面拜得
權不爲禮勢日張大既而爲錦衣衛官校孫賢等所
發執得權等下獄將送都察院出衛門忽報曰韋寔
死矣都察院鞫實得權及楊道仙黑山朱廣鮑石皆

伏誅餘黨皆發充軍已而刑科都給事中雷澤等言得權鮑石等內外交通陰謀不軌醞釀禍亂死有餘辜乃止令得權等五名處死餘悉王原等九名俱獲宥免刑罰太縱恐無以謝神人之怒彰朝廷之法乞追究悉誅之　上以事既行不聽兵部言錦衣衛官校孫賢等俱都指揮袁彬提督能捕獲妖賊例應陞賞詔命袁彬孫賢等各陞一級　命增孔子籩豆佾舞之數國子祭酒周洪謨言臣比言孔子封號冕服籩豆佾舞等事禮部尚書鄒幹以謚號器數之加否不足爲孔子重輕請仍舊爲宜臣竊以孔子自唐開

元封爲文宣王被以袞冕樂用宮懸當時袞冕雖通乎上下而宮懸者天子之樂也樂既用天子之宮懸服必用天子之袞冕是唐之奉孔子已用天子禮樂矣宋承五代衰敝之制至徽宗始加冕爲十二旒元時孔子廟貌徧於天下而被以天子袞冕聖朝因之則孔子服冕已用天子之禮佾舞止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爲僭乞勅廷臣計議增籩豆爲十二佾數爲八則佾舞與冕服相稱禮明樂備神前代缺畧之典備聖明尊崇之制　上曰尊崇孔子乃朝廷盛典宜從所言其籩豆佾舞俱如數增用仍通行天下悉遵此制

以河南巡撫張瑄等言河南各府流民蟻聚宜設法撫卹請行河南山西山東及北直隸各巡撫官俾曉諭各屬府州縣官凡有流民入境審其原籍省令復業沿途給以口糧并移文原籍官司復其事產之被人侵占者給以牛具種子免其賦役三年若無家不願歸者暫爲安插令所司招回撥與閑地如例賑卹仍稽有司之加意與否而黜陟之制可　冬十月

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朱英奏廣西猺獞屢服屢叛無有已時然彼亦人類尚可善化臣與鎮守等官會

議將撫治勸誘之方捐榜曉諭有願去逆效順者即定爲編戶復其徭賦三年或家業未成願還本貫者聽時則有荔浦縣立山鄉賊首李公主令其子扶寶率衆四十來詣軍門告稱本山乃古蒙州之立山縣請復立爲州縣見有衆數萬俱願歸順臣因行三司勘處分守柳慶等處參政袁愷復招出馬平等縣猺獞一千七百九十人副使范鏞等亦招出陽朔等縣猺獞五百二十八人參議謝綾招出蒼梧等縣猺獞一陸續報官其餘未順者諒皆漸可招徠俟其編戶具籍復奏而處之疏下兵部尚書項忠等言英等能下

順民情施恩布信令出未及數旬歸順幾及萬數宜
勑奬之　辛巳京師地震薊州等處亦震有聲
折廣東海陽縣地置饒平縣　禮部奏是歲度僧道
一萬三千三百四十名　南京禮部左侍郎董綸自
陳衰老乞致仕許之　十一月　鑄哈密衛印給都
督罕慎以其舊印爲土魯所刼也　陞撫治荆襄等
處左副都御史原傑爲右都御史馳璽書賜之　續
資治通鑑綱目成　上爲之製序　十二月　太監
懷恩傳旨南京禮部左侍郎倪謙陞本部尚書翰林
侍讀學士錢溥陞南京吏部左侍郎國子祭酒周洪

謨陞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　開設湖廣鄖陽府即
其地設湖廣行都司衛所及縣蓋荆襄流民自永樂
宣德以來言者每以爲憂至是都御史原傑徧歷諸
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忻然願
附籍爲良民傑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藩臬
合謀僉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閑曠
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治之遂割
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鄖津之地置鄖西縣割漢中
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爲商州而析
其地爲商南山陽二縣又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爲

桐栢南召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君又即鄖
縣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
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于鄖陽以爲保
障之計經畫既定乃上言謂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
猶民之秉彝而好德也襄脇從之黨皆盜耶設若
置立州縣簡任賢能輕徭薄賦先以羈縻其心佩犢
帶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荆榛疆土入貢於版籍之間
及側蒼生安枕於閭閻之下撫安之策莫良於此因
薦鄧州知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充
復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裕

堪代已任總治三省　上悉從之擢道宏爲大理少
卿撫治三省八府州縣遂帖然安堵論者皆頌原傑
之功云　整飭邊備兵部右侍郎馬文升奏遼東地
方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寧爲中路開
原遼陽爲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爲西路遇有警急彼
此應援切見遼陽迤西一百六十里廣寧迤東二百
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冰結則人馬可行易
於應援或遇冰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猝
濟彼此勢孤誤事非小正統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
據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船十數艘列河中下聯鐵

憲章錄卷三十四

成化十三年丁酉
至十四年戊戌

十三年春正月庚子朔　刑部議覆馬文升言武職多不恤軍士侵尅月糧蓋以事發止於帶俸差操立功贖罪故視以爲常不知警戒乞勅法司查照舊例若都指揮指揮侵欺軍士糧料布疋者依律議罪立功滿日俱降一級帶俸差操不許管軍管事宜行遵守從之　增孔子邊豆樂舞之數遣兵書兼翰學商輅告文廟翰學王獻告闕里　分遣給事中御史查盤邊糧　二月

減寧王莫培樂安王莫壘祿米初樂安王秦寧王傑酷貪淫不軌等事命太監羅祥駙馬石璟刑部侍郎杜銘錦衣指揮趙璟往勘多實至是仍命皇親文武大臣議擬各罪　上曰寧王所爲不法本當削爵降爲庶人但念宗支姑從寬典革去祿米一半樂安王所奏重情不實有乖倫理革祿米三之一仍下勅切責及書報各王知之　福建建寧衛指揮楊暈故少保榮之曾孫與其父泰戍宦人命爲讐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應奎錦衣衛百戶高崇往勘未報暈潛至京營解主於錦衣衛百戶韋瑛家瑛給暈盡得其

所投營解情由偵取其貲銃送西廠太監汪直勾取
獄詞連及其叔父兵部主事仕偉姊夫禮部主事董
序令瑛夜入仕偉家搜檢財物拷掠及其妻屬京城
驚怖侍講陳音與仕偉鄰居乃登墉呵曰爾何人敢
爾不畏國法瑛曰爾何人敢不畏西廠音曰爾欲
知我乎我翰林侍講陳音也瑛亦爲之稍戢韋瑛本
一市井無賴因投內官韋姓者爲家人從征延綏冒
功陞百戶汪直先爲昭德宮內使年幼得寵陞御馬
太監去歲九月因黑眚之異侯得權之誅命出外訶
察物議初出布衣小帽時乘驢往來京城內外人不

之知至是訶得暈事銃以取信於上且謗及諸大臣
上益委任之遂權寵赫奕時吏部尚書尹旻好結中
官爲內助都御史王越因西征識瑛欲倚以濟事皆
密遣人預通情欵云　甲午浙江山陰縣地忽湧泉
如血高尺餘　閏二月　壬子夜月犯進賢星　三
月　錦衣衛旗校捕寧晉縣人王鳳等謂與讐者康
文秀於臨清縣人于源家謀逆拜受妖書僞職以綠
事知縣薛方致仕通判楷與鳳同縣預其謀餐隸
卒圍其家搜檢無驗榜掠誣伏方鼎先後令子壻擊
登聞鼓稱冤鼎故學士鼐之弟事下法司時西廠緝

事旗校以捕妖言圖官賞無藉者多爲鷹書誘愚民
行事者捕之加以法外之刑冤死相屬無敢言者至
是都察院奏擬妄報妖言者坐斬　上曰自後但遇
冤抑者必推情審辨不許戕害無辜　夏四月　禮
部言自去春以來各處災異迭見或因山川鬼神有
所不寧以致之其嶽鎮海瀆并鎮山之神俱宜遣官
致祭從之　勅商輅兼謹身殿大學士加萬安太子
少保陞吏部左侍郎劉翊禮部左侍郎劉吉俱本部
尚書仍兼學士　命都察院右都御史原傑改南京
兵部尚書吏部以南道御史任英等建言會推南京

兵部正官乃擬侍郎滕昭翁世資名上皆不從特命
傑時傑方撫治荆襄命事竣回任都御史王越忌其
來密通內閣學士劉翊沮之翊違衆議力主其事遂
有是命　刑部郎中武清廣西勘事還至通州西廠
官校言其有所齎載汪直執而繫之廠訊鞫無實釋
之竟不以聞　汪直令韋瑛執太醫院判蔣宗武下
西廠獄　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同使安南還
汪直遣韋瑛執送西廠獄　浙江布政劉福起復至
京聽選有搆其事于汪直者執繫西廠獄　建寧衛
指揮楊泰子暈爲汪直所誣下獄死　上命太監錢

僅百戶韋瑛籍暈家産并械奏及其同居男女百餘人至京獄具奏坐斬監候其餘擬罪有差財産沒官獨祠堂與田三十頃給還奏家屬以延榮祀奏弟仕偉調台州府通判婿董序調河間府通判從弟中書舍人仕敬調惠州衛經歷原勘官王應奎高崇下獄崇瘦死應奎戍軍後奏以寃審録宥爲民　五月　發御史黃本爲民本往雲南貴州清軍刷卷還韋瑛承汪直風旨就其寓舍搜得象笏等物送錦衣衛究問遂以罪坐之　汪直令韋瑛執掌太醫院左通政方賢下西廠獄　丙子罷西廠緝事者時汪直行事官校勢橫道路以目朝臣皆不安商輅萬安劉珝劉吉上言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人心洶洶各懷疑畏承平之世豈容有此蓋緣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汪直轉寄耳目於羣小羣小之中如韋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奏與奪同惡相濟如王英者肆無忌憚傷害良善陛下若謂防微杜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逆臬生事有以激之可謂明鑒伏願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奸邪之輩不然此風日長國之安危未可知矣　上怒命司禮監太監懷恩覃昌黃高至閣下謂輅等曰朝廷用汪直緝訪奸弊爾等遽如此說是誰先主意輅對曰汪直違祖宗法壞朝廷事輅等同心一意爲朝廷除害無有先後恩曰不然聖意疑此奏未必四人同下筆必有先之者安曰汪直挾勢害人人要說誰獨爲先珝曰珝等奉侍已二十年幸而朝廷清明四方無事今忽汪直爲害遠近不安何忍坐視吉曰汪直之罪縱使吉等不言必有言之者今既奏入貶黜謫罰皆所不避於是恩降辭色徐曰朝廷命恩等問具奏之由今皆執論如此當具實回話倘　上召問幸勿變前言輅等曰變者天殛之恩等去輅舉手加額曰三公肯爲朝廷任事如此輅復何憂已而懷恩傳旨曰卿等所言良是汪直壞事朕實不知今便革去西廠散遣官校卿等各安心辦事輅等皆頓首謝懷恩曰先生不知吾輩數人者已箝其二黃賜陳祖生皆攔在東華門外不容進見矣汪直謗福建人與楊暈通　上疑此奏出二人所使翌日兵部尚書項忠具奏草會諸部院大臣共上之奏留中不出遂罷西廠召懷恩數直罪而責之退還本監調韋瑛於邊衛差操散諸旗校錦衣衛因奏直所遣旗校在外者二十人日久未還命都

察院移文令各該巡按御史隨處曉諭不得留滯人
心快之但上意猶未釋然　初項忠以奏草令武選
郎中姚璧持赴尹旻請署名旻曰本兵部所撰當以
兵部爲首璧曰公六卿之長當以吏部爲首旻怒曰
今日纔認得六卿之長既署名即遣人報韋瑛曰本
兵部所寫旻但以次居首爾又數日都御史王越遇
劉翊劉告於早朝越曰汪直行事儘公道如黃賜專
權納賂非直誰能去之且商萬二公在任久是非多
故有所忌憚二公入閣幾日況直又扶持何爲亦論
列乎翊曰不然吾等言事爲朝廷非爲身謀也設使

汪直行事皆公道朝廷置公卿大夫欲何爲天下後
世謂此爲何等時邪越無以應　初西廠所執人既
多皆無案籍可證至是厥黨華其人各散去有太醫院
判蔣宗武者囚服到家家人猶不之覺　兩浙清軍
御史丘山奏廣東如高雷廉瓊肇五府地僻民稀而
廣西荒落殘破尤甚有司如例清軍解遠衛補伍率
多逃入賊中況今兩廣寇賊出沒缺軍調用乞將兩
廣清出軍丁發附近衛所差操仍行原衛停勾爲便
兵部覆奏從之　太監懷恩傳旨錦衣衛副千戶吳
綬令於鎮撫司同林巒問刑綬貌陋心險頗通文移

詞翰時西廠雖華　上有時密召汪直察外間動靜
且令訪能文事者爲之輔有一軍卒報直云錦衣千
戶吳綬能寫本遍行移直遂召至批答封進稱旨遂
有是命　兵部尚書項忠乞歸養疾許之　六月
南京兵部尚書原傑卒傑山西陽成人正統己丑進
士授御史巡按江西有聲歷左副都御史處置荆襄
流民任滿擢右都御史掌院王越沮之改南京兵部
尚書時傑已因勞成疾竟卒於南陽之驛舍年六十
一傑樂聞讜言誠心待物故所至成功而區畫流民
一事尤爲偉使國家意外無窮之變一旦潛銷默

定其功蓋不可掩云　華兵部尚書項忠爲民忠初
具奏草華西廠令郎中姚璧請各衙門堂上官署名
汪直嚮之至是直囑東廠官校發江西都指揮劉江
與指揮黃賓事謂賓求于兄太監黃賜囑忠并武選
郎中姚璧得由京衛陞江西都司事下都察院給事
中郭鏜御史馮貫等交論忠違法詞連其子錦衣衛
千戶綬　上命三法司錦衣衛會問于廷忠抗辯不
服然衆知出直意無敢違者獄成忠華爲民其餘降
罰有差　陞王恕爲右都御史仍巡撫雲南恕上奏
鎮守雲南太監錢能令指揮熊誌將黃袱苫蓋黃黼

哥一隻送臣進貢臣因思去年大學士商輅奏蒙准
却貢獻今却令臣進貢前禽誠恐近日別有勅旨轉
行能查理能輒稱不容鎮守行文都布按三司將爲
中臣之地雖朝廷明見萬里必不爲其所惑臣不得
不明言之能在雲南遞年差官廬安等前去外夷孟
密等處求索金寶禽鳥等物擾害夷人致指揮郭景
投井身死臣聞漢時鼠巢于樹野鵲變色識者以爲
不祥鸚哥本綠羽而今黃豈非變色類耶能何取于
此故違詔旨遠取徼外而必欲進乎雲南近來貢獻
少息人心稍安若容進此物孼端復開伏望痛却錢

能此貢仍通行各處玩好物件一切禁止天下幸甚
上嘉納之　御史戴縉言近年以來災變荐臻伏蒙
皇上諭兩京人臣同加脩省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退
何不肖亦未聞羣臣華何宿弊進何謀猷惟太監汪
直緝捕楊暈吳榮等之姦高崇王應奎等之貪奏什
馮徵等冤抑之囚禁裹河宦人之孼是皆允合公論
足以服人而警衆禁其部下官校韋瑛等張皇行事
大臣奏蒙俞允即將西廠革罷伏望推誠任人及時
脩政乞命兩京大臣自陳去留斷自聖衷　上悵其
言命所司議行之時西廠方革人心稍安縉九年考

滿不遷以西廠雖革汪直猶幸乃假災異建言領直
功德以覬倖進先以奏章示直然後上之於是直復
開西廠詗察益甚人不堪命勢燄薰灼天下聞而畏
之其禍端實肇於縉又縉奏內自陳一事尤迎合直
意蓋直嘗謗楊暈按商輅李賓董方求緩其罪　上
信之而難於施行縉言適中機會故尤爲直所喜云
　調兵部武選司郎中姚璧爲廣西思明府同知璧
故尚書夔之子夔素與尹旻不協及璧又忤旻意欲
注邊郡恐致物議乃擬徽州近地知內批必不從果
得旨壁浙人何得處以近地遂有是命璧居廣西數

年以病歸卒于家　大學士商輅奏乞休致詔陞少
保賜給驛歸　雲南巡撫王恕疏奏近該臣等題爲
外夷脫回中華軍丁蒙差刑部郎中鍾蕃錦衣百戶
宋鑑前來行勘提取盧安等到官鞫問間忽百戶汪
清齎捧駕帖與鍾蕃等臣竊疑之臣聞駕帖下各衙
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皇城各門俱打照出
關防皆所以禁詐僞也今齎來駕帖既無該監印信
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況錢能等交通外國攬擾
夷方之事兵部奏行臣與御史甄希賢會問而木邦
等處節有續書告訴臣不得不從實上聞其罪彼與

否朝廷自有祖宗法度在臣豈敢有一毫重輕於其間哉上下所司究之　大同巡撫李敏等奏報大同三路計脩邊墻壕塹墩臺共九萬三千七百七十九丈　命南京工部脩理南京國子監文廟兩廡廚庫共八十六間從祭酒王儀奏請也　秋七月　刑部尚書董方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賓自陳衰老乞休致許之　兵部主事陸容六年考滿御史張蕙掌河南道因私忿考容有兩京從仕公不勝私之語容不能平亦奏蕙心術陰險倫理有虧下吏部容竟從考稱衛於苦峪谷時苦峪旁近赤斤罕東二衛屢相仇殺詔翰林院會內閣自覈其官屬時考覈諸司官屬俱聽吏部都察院會覈獨翰林以文學侍從爲職致聽其長自覈　南京吏部尚書崔恭致仕　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徐溥以母喪去任　陞余子俊爲兵部尚書耿裕爲吏部右侍郎邢簡爲戶部右侍郎張鵬爲兵部右侍郎程宗爲右副都御史　陞陝西左參政秦紘爲右僉都御史提督鴈門等三關兼巡撫山西　以旱災免福建成化十二年等米十五萬九千九百餘石　是月陝西鞏昌平涼府諸州縣隕霜傷稼　八月　左都御史王越自陳職專院事兼提督各營操練軍馬恐顧此失彼乞免

督操一事詔不允時既用余子俊爲兵部尚書越忽忽不得志故有此奏　命杭州府祭唐臣褚遂良遂良仁和縣人前代舊有祠未入祀典至是儒士周璟以爲言下禮部覈實行令有司每歲春秋致祭　詔留巡鹽御史雍泰撫恤兩淮竈丁　陞翰林學士丘濬爲國子祭酒　九月　改王恕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參贊軍務　南京科道官交論倪謙錢溥皆老耄不職又爲清議所鄙乞罷斥之不允　冬十月　兵部尚書余子俊自陝西至京管部事　復立哈密衛於苦峪谷時苦峪旁近赤斤罕東二衛屢相仇殺都督僉事王璽等於苦峪谷築城復立哈密衛令罕慎等居之且賜以布帛米糧分給土田及牛具數種　陞御史戴縉爲尚寶司少卿縉欲得都御史及是命下悻悻不樂　十一月　嚴文武官乘轎之禁太監汪直言洪武永樂間人臣無敢乘轎者正統時文官年老或乘肩輿景泰以來師保既多乘轎延至于今兩京五品以上無不乘轎者文職三品年六十以上可許武職宜一切禁止從之本葉昊綬所撰也是時王越尹旻及戴縉吳綬皆爲直心腹而學士劉翊爲越所誘亦與直通數人者凡有謀議直徑達於上

輒見施行人皆畏懼雖司禮監亦謹避之　浙江杭州大雷雨虹見巡按浙江御史侶鍾言按月令八月雷始收聲二月雷乃發聲今十一月初旬一陽始生正閉藏之時而乃雷電交作虹霓出見皆爲非時乞加脩省事下禮部覆奏近年杭湖等府旱潦相仍今又值此災變不可不預爲警備宜移文巡按及都布按三司等官痛加脩省伸冤抑捕強橫撫恤軍民操練士馬從之　山西太原府石州民桑冲伏誅初大同府山陰縣有男子習女工爲婦人裝以誘淫良家女婦有不從者用厭魅淫之冲盡得其術從而效之

晉州有男子欲強淫之始知其僞告官械至京都察院具獄以聞上以其情犯醜惡有傷風化命凌遲于市且令搜捕七人者誅之　十二月　詹事府少詹事黎淳奏科場出題作文定式謂洪武年間已嘗頒降近年所刊程文純粹者少駁雜者多乞移文所司將考試官究治申明科場舊制頒降學校永爲遵守上曰科舉重事各處出題刊文等事何爲違式差謬該部會同翰林院學士等官覆奏考試等官務取學行老成之士不許狥私濫舉出題校文并刊録文字必須合式依經按傳文理純正不許監臨等官干預

御史胡璘奏近年以來天下儒學教官率多歲貢監生其言語文章不足以爲人師範乞今後會試多取副榜舉人選用庶教官得人而人材可成事下禮部覆奏師儒之職賢材攸係宜如璘言　命左都御史王越兼兵部尚書加俸一級越自陳紅鹽池獲勝之功爲故尚書白圭抑沮録功反在諸將之後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越統領孤軍深入虜境此捷從前所無　上准擬陞授故有是命

十四年春正月甲子朔　吏部以朝覲奏老疾罷軟貪酷及素行不謹官二千十六員部老疾者致仕罷軟不謹者冠帶閑住貪酷者爲民唯福建右布政鍾清浙江按察使劉釪江西按察使趙敔清慎正直中外所聞爲權奸忌陷俱列不謹君子惜之釪忠愍公球之仲子也學行爲尤著云　河南按察司提學副使陳選陞本司按察使　二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命萬安劉珝劉吉提調各官講讀王獻汪諧鄭環羅璟更番侍班彭華江朝宗劉健程敏政周經陸釴張昇張順更番講讀　勑改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萬安爲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戶部尚

書劉翊禮部尚書劉吉各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
學士　三月　皇太子行冠禮　禮部言皇太子冠
禮已成每月朔望日文武百官于奉天殿朝參後合
赴文華殿行禮　上命以四月朔日爲始　以南京
右都御史王恕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勅兵
部左侍郎馬文升等往遼東招安建州三衛夷人
以太學士萬安劉翊劉吉吏書尹旻兵書余子俊刑
書林聰工書王復兵書兼左都王越掌通政司事工
書張文質大理卿宋旻充殿試讀卷官　上親策會
試中式舉人梁儲等三百五十人賜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時曾彥年六十餘執政以其對策簡約遂置第
一是科得林俊劉忠彥　免浙江府縣收買花木
安南國王黎灝奏占城頭目波龍阿麻先與臣國通
好成化十一年得琉球國海船漂風之衆遂率以侵
掠爲臣國邊兵所敗今陪臣黎弘銃回自天朝恭奉
勅諭責臣占奪占城地方改爲州邑此臣不能不瀝
血陳辭而訴其無此也夫占城提封全非沃壤家稀
蓄積野絶桑麻山無金寶海乏魚鹽止有象牙犀角
烏木沉香而臣國所産寔多不足爲貴得其貨不足
以富得其勢不足以強而守之甚艱臣何所利而古

等官至今行之歲貢有才識可用者固難以科目拘
自今大選比舊嚴試之其于府同知知州知縣有缺
仍視李賢所奏爲便詔可　設貴州程番府儒學
五月　免徵遼東藥材二年遼東都司歲貢人參三
百斤五味子一百五十斤連年貢未至巡撫都御史
陳鉞奏藥材産于鳳凰山鬱陽等處距遼東四百五
里密邇虜巢時被侵掠不得採取乞暫停免俟事寧
之日採辦如例從之　以尚寶司少卿戴縉爲右僉
都御史管院事　翰林儒臣編輯御製詩集成凡四
卷五百八十九首　兵部尚書余子俊議上武舉科

條時太監汪直用事欲以建白爲名吳綬爲撰草奏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下兵部集議於是子俊會文武大臣暨科道官議上武舉科條大畧鄉試以九月會試以三月初場試射二場試論判語三場試策殿試以四月一日賜武舉及第出身有差恩榮次第録名勒碑亦如進士科制内閣竊計汪直所奏出吳綬所撰祖宗設科取士文武自是不同然沮之必有禍及奏上票旨武舉重事未易即行令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效巡按提學等官具奏處置　六月　詔廣東肇慶府恩平縣　命太

監汪直領通事百戶王英往遼東處置邊務初王英謀欲往遼東撫諭夷人會遣馬文升不得遂至是聞文升等招安功垂成復囑直往而佐之行其意謂建州雖安朶顏三衛宜撫欲因是以爲已功且沮詹昇之進後英竟得陞千戶而文升之禍肇于此矣　貴州普定等處蠻賊劫掠總兵官都督吳經等欲大發湖貴雲南兵擊之兵書余子俊以經乃吳綬之兄畏勢欲准其奏　上曰兵凶戰危豈可輕動蠻夷爲患在防禦有術若大發兵恐皆惡未得徒傷無辜況貴州山箐茂密縱使兵至豈能得志乎其勅巡撫都御史陳儼相度事情緩急應否調兵征勦奏來處置

秋七月　浙江按察使楊瑄卒瑄江西豐城人初舉進士爲御史極論石亨曹吉祥被譖下獄減死謫戍二凶敗復御史歷陞浙使力振憲度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年纔五十四竟卒于官人皆惜之　江西人楊福嘗爲崇府内使僕後隨入京既而逃還過南京遇所識者謂其貌似汪直福乃詐稱爲直而所識者僞爲校尉先自蕪湖乘傳給廩歷常蘇由杭州抵紹興寧波諸府有司及市舶司等官皆信畏承奉軍民多以詞訟往訴亦爲受理至台温處州繞建寧延平

皆操兵盤糧以張威福所過假廉以取信而跟隨僞校尉則任其納賄及抵福州稱有勅旨三司而下迎候惟謹小官忤意者輒杖之竟爲鎮守太監廬勝等察知執問如律時直勢振天下故小人乘之援害如此云　八月　巡按直隸御史范珠奏江北大水爲災漂没田廬倒塌城郭春秋傳曰天水者陰逆與怨氣并所致也伏望親賢遠奸信賞必罰仍勅翰林院博稽往事敷陳致災之由欽天監占候天象推詳災咎之應科道直言無隱吏部用人無私法司鞫囚無枉戶工二部一切通欠之物不急之務宜停徹罷役

及將被災之處今年夏秋稅糧爲除豁以甦民困臨
入　上曰所言皆已行之事所司其知之　戊戌早
朝東班官若聞有甲兵聲者因辟易不復成列衛士
爭露刃以備不虞又之始定莫知其故　上命御史
究其事所從起竟莫能得也　執蘇松巡撫都御史
牟俸翰林學士江朝宗下錦衣獄事連浙江僉事吳
瑀等多人逮官校逮問初太監汪直欲往遼東詗察

事情不果遼東巡撫陳鉞聞之懼遣人賂直相厚者
斷爲之解既又令人自廣寧抵山海關一帶諷其居
人候直過羣伏道左右保鉞行事公當時直左右已
有納鉞賂者因加稱贊直信之不疑至廣寧鉞便服
雜僕從中朝夕左右惟直所命直遂大喜相合鉞因
諂馬文升又俸俸巡撫山東時鉞爲布政有隙及巡
撫南直隸適汪直南京公幹多造言於直者直歸未
發也至是俸議事至京直還朝鉞因囑直發之下獄
鉞子逋前以奏捷陞錦衣衛冠帶小旗至是鉞言逋
嘗爲生員不能操練乞入國學自效因引李秉子華
項忠子綬俱以奏捷所鎮撫之例事下兵部尚書
余子俊請免逋旗役而令冠帶入監從之　陞錦衣
衛問刑副千戶吳綬爲指揮僉事仍掌鎮撫司事

九月　以嘉興府知府楊繼宗爲除豁以甦民困臨
戴珊爲陝西提學副使珊躬教諸生窮鄉下邑無不
至約束堅明風雨不爽一如在南畿時云　冬十月
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鍠爲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
及昌封郃王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恂凌遲及其妻
妾子皆斬之籍其家先是王有疾恂入問竊語王曰
王疾病無後何不取家人子以奉王後王以爲然令
二宮人假若有娠者諸王來問疾俱以託之王薨恂
與王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及他人男前後抱納宮
中既長俱受封既而恂之姻家以私忿發其事下撫

按諸司官廉得其實刑部尚書林聰等具獄覆奏
上曰周恂陰謀主使紊亂宗支凌遲處死妻妾子俱
斬昌封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自盡徵鍠追降爲庶
人仍錄獄詞寫書各王府知之　命御史婁謙提督
南畿學校　勅吏書萬安爲太子太保仍兼謹身殿
大學士兵書王越爲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兵書
余子俊刑書林聰工書張文質爲太子少保俱仍管
事　巡按江西御史沃頖奏吉安知府黃景隆淹禁
凌虐故勘致死人犯自成化十一年至十三年計三
百八十七人都察院覆奏命刑部郎中屠勳錦衣衛

百戶楊綱會撫按三司官鞫治問鍛致死者總四百
十七人其無罪而故勘故禁死者實百有六人有一
家五人者有父子兄弟三四人者景隆坐淩遲罪械
繫至京下法司議之　十一月　十二月

憲章錄卷第三十五

成化十五年己亥
至十八年壬寅

十五年春正月戊午朔　勅加吏部尚書尹旻爲太
子太保汪直爲之請也　改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爲
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蘇松等處起致仕戶
部尚書薛遠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巡撫太
同都御史李敏奏今天下學校俱有樂以侑祭文廟
而大同之樂獨缺乞照例頒降或容臣製造令本學
生習演奏用庶邊方之遠領觀禮樂之美甲胄之士
得習文物之儀　上曰大同雖邊方諸生誦法孔子
與內郡無異其亟令所司製造樂器侑祭文廟俾本
學生習用之　吏科都給事中趙侃等御史王濬等
交章斜劾薛遠潛住京師貪緣復用且南京根本重
地參贊軍國重務遠昔總京儲尚孤委任今贊機務
豈能濟事況又以奔競而起臣等切恐天下效尤而
來者必接踵矣乞仍罷遠致仕弗從　二月　以去
歲湖廣荆襄德安府衛所屬水災免夏秋稅二十二
萬三千石　三月吉安知府黃景隆死于獄初知府
許聰之死景隆任同知有力焉至是景隆坐罪下獄
死屍腐流蛆蒲地猶不及收或以爲有陰報云　致

仕南京禮書倪謙卒謙應天上元縣人舉進士第三
授翰林編脩歷陞學士主考順天鄉試舉子有援拾
謙陰事者付行事校尉發之謫戍開平遇恩例放免
尋上疏自陳復職閑住既乃復入史館陞禮部侍郎
御史陳選抗疏極言之罷謙致仕後七年復起爲南
禮侍進尚書以疾致仕至是卒謚文僖謙在翰林與
錢溥相類好比昵人景泰中選內官聰慧者數人俾
謙教之後俱柄用謙蹶而復起者此數人力也子岳
後爲尚書有名克盖前愆云　夏四月　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韓雍卒年五十七雍直隸長洲人自幼英

邁不羣爲御史時年甫二十一出按江西刁豪欵跡
其所規畫多合事宜督戰兩廣民夷畏服雖費用過
後而兩廣之民不怨以費財之害輕于喪生也既而
爲廣西鎮守太監黃沁所劾致仕雍志於功名至是
鬱鬱不樂家居僅四年遂卒廣人立祠祀之　五月
太監汪直執兵部左侍郎馬文升下錦衣衛獄
乙丑直隸常州府地震有聲生白毛　初牟傛與江
朝宗下獄幾半年吳瑞等始逮至會鞫理刑指揮吳
綬承汪直意備極拷掠訊之皆不實傛獨誣伏受常
熟等縣糧長銀三千五百兩刑部擬傛受財枉法者

律謫戍湖廣鎮遠衛朝宗以嘗有事讁傛謝廣東市
舶司提舉瑞等皆無罪釋之傛至戍所逾年卒傛爲
江西按察使時知府許聰之死寃有力焉已不爲公
論所與至是獄竟人皆知其爲汪直所陷而無恤其
冤者　謫兵部侍郎馬文升戍邊文升奉勅往遼東
撫諭叛人汪直亦往按事陳鉞譖文升於直直還朝
貪余子俊有劾陳鉞疏鉞疑文升所爲遂囑奏文升
專擅行事撫按無方致啓邊釁初建州海西夷非一
種文升招撫之多順服間有未服而犯邊者故直以
此陷之吳綬承直意附會成獄刑部不敢違比依指

詔吏部擬缺以聞內批陞二人因及於縉　特加工部尚書萬祺太子少保先是皇太子出閤六卿皆加保傅祺時理易州山廠不與竟寘縁得之祺起吏員所理者柴炭之事而居保傅之位大臣不敢執正而言官亦無敢進諫者　貴州總兵官吳經等以平西堡蠻賊報捷　上命馳勅褒勵之陞報捷人各一級是役也蠻夷零賊刼赴雲南黎政姚祖家屬吳經奏欲大舉興兵滅之　上命都御史陳儼相度事勢為進止而儼畏經弟綬之勢竟遷延于家以致經大肆殺戮地方疲敝冒濫功賞人莫敢非議云　調錦

衣衛堂鎮撫司事指揮吳綬于南京錦衣衛以指揮趙璟兼掌司事綬初附汪直得用事後知不容於公議凡文臣下獄非其罪者不加箠辱遂忤直意為所斥云　六月　命斬劉八當哈於遼東梟首示衆發張驢兒等六人充軍八當哈東寧人天順間因盜馬事露奔建州張驢兒等成化初為虜所掠因相與導虜寇邊至是各冒虜酋阿卜等名朝貢比還遼陽為親知所識拘留之陳鉞等奏請梟二首以示衆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言八當哈等雖華人然既冒虜名朝貢亦使臣也若拘留之恐開將來之隙宜姑縱之以懷遠人詔下公卿議咸言八當哈叛華附夷宜服顯戮張驢兒等為虜所掠可待以不死議　上乃有是命　浙江湖州知府李雄苛刻取民賊穢狼籍巡按御史張鉞牒按察副使王齊按實劾奏未下會吏部調雄貴州石阡府雄將行齊素與雄有隙乃紿鉞留雄使不得行且檢其裝得金銀器皿封識之誣雄夜半斬關而出為千戶所執鉞不察復奏其事命官校崔智械雄至京下錦衣獄雄奏稱鉞等挾讐害之再命刑部郎中顧福錦衣千戶謝瑛押雄往竟其獄併逮鉞齊鞫治福等擬雄監守自盜齎增減官文書

銓奏事不實俱坐罪有差刑科參看福等會勘雄等事情罪輕重不倫福等亦被逮刑部各擬合坐者律雄發充軍齎華職為民銓調梧州府推官福調永州府同知智瑛俱調邊衛帶俸　秋七月　南直隸巡撫王恕以災異自陳休致詔不允　王恕上奏臣自上年奉命巡撫之後節據撫屬申奉各部勘合派買各項物料未免取辦于民里甲多致逃移臣惟凡此之類朝廷之上固有不可缺者亦有可減省者亦有可缺者糧餉軍需不可缺者也花樣段疋可減省者也珍奇玩好可缺者也今當軍民凋弊之際凡百所

費俱宜撙節一應不急之務俱宜停止俾軍民息肩
是爲社稷之福又兩京一應收受錢糧內外官員請
勅戒諭各公乃心憫念民艱毋刀蹤留難毋巧取財
物毋多收斛面務愛惜民力培養元氣如或不悛令
科道官指實參奏拿問則東南困苦庶其少甦矣
上命查理禁約　命太監汪直行邊　朶顏福餘泰
寧三衛虜酋各奏報迤北滿都魯乩加思蘭已死且
請從便入貢并求開市兵部言三衛意在邀功希恩
宜令遼東守臣即在邊犒賞仍諭以朝廷恩義俾堅
歸附之心認從之　八月　九月　致仕右副都御

史夏塤卒塤浙江天台人剛介廉潔不屈意于人自
爲御史以至布按兩司推鞫得情所至無冤抑然性
涉高亢故多齟齬不得盡行其志子鏌亦舉進士
丙子直隸無錫常熟二縣地震有聲　冬十月　命
汪直監督軍務撫寧侯朱永佩靖虜將軍印充總兵
官討建州夷時巡撫遼東請命謀勇大臣假以
州女直伏當加聲言來寇遼東都御史陳鉞希直意奏建
賞罰之權俾其不備擣其巢穴時鉞附直勢而司禮
內閣又有結爲心腹者遂主鉞奏而有是命直弄兵
之禍實始於此云　戶部尚書楊鼎再乞致仕部允

所請令有司月給米二石人夫四名應用先是大臣
致仕未有給米撥夫之例有之實自鼎始　命從延
綏定邊營平中山坡初余子俊巡撫陝西建議安邊
營平曠難守宜退守中山坡其後都御史丁川復以
安邊營爲便而巡按御史李敏亦言開疆展土乃壯
國之圖退地棄城豈守邊之策且封疆百里城池三
庫豈可輕棄若曰空曠難守則定邊花馬池何以防
守若曰糧運艱阻則寧夏高橋兒何以運餉議與川
合至是子俊爲兵部尚書固守前議言臣嘗訪求古
今守邊事宜安邊及新興永濟等處水少昔光仲淹

守鄜延必據水與險永樂間棄東勝不守亦其明驗
況今實未嘗棄乎詔可　命陳鉞參贊東征軍務初
建州之役其謀實起自鉞而王越亦有垂涎之意余
子俊以越開邊啓釁惡之既而　上命汪直朱永將
兵而不及越越疑爲子俊所沮乃言本朝未嘗有武
職節制文職大臣者且征討重務豈可無文臣總督
意蓋自薦于是子俊言前命出于聖斷不可復移余
鉞自以風憲大臣不受節制故爲沮撓宜勅其協濟
共謀毋分彼此而鉞以直故且以計沮王越竟得蔡
贊之命時稱鉞越相競云　閏十月　初汪直朱永

之討建州也余子俊等建議諸夷不犯邊者勿令驚
疑至是直等以其所擬示弱損威乃遣使招誘建州
夷人郎禿等四十人來貢欲置之死且言建州三衛
法當殄滅若今日縱還明日復爲邊患勅汪直等使
宜行事至是直等械郎禿等至遂令都叅院錦衣衛
禁錮之　命駁刑行會定見行律條南直隸巡撫王
恕奏律乃治天下大法我　太祖高皇帝斟酌歷代
律條定爲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頒示天下而名例
律有曰凡律令該載不盡事理若斷罪而無正律比
附應加應減定擬罪名近在京書坊刋行大明律後

有會定見行律一百八條不知何時會定者在內法
官老于刑名者必不依此比附但恐流傳四方未免
有誤新進之士畧舉其兵律多支廩給條及刑律罵
制使及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不可行于天下乞
以其板毀之至是法司會議宜以恕言通行內外法
官自後斷罪悉依大明律并奏准見行事例敢有再
稱會定律條比擬出入人罪者以故出入人罪論仍
行書坊即將所刻本燒毀違者並治以罪從之　十
一月　吏科給事中王瑞言天下布按二司進表官
皆方面重臣乞令各陳所見以通天下之志詔瑞泛

言紛擾命錦衣衛杖之　十二月　御史許進言國
家以科目取士慎選考官近各布政司每遇開科輒
徇私情所聘考官者多非其人以致校閱不精兩京
俱命翰林官主考故所取得人乞各布政司亦如兩
京例命翰林官主考爲是　上諭禮部臣曰科目選
賢國家重事若聘主司有徇私作弊者令巡按御史
并布按二司互相糾舉或爾部中詳看體訪得出奏
來必重治之　按嘉靖戊子辛卯各布政司鄉試俱
命選京官二人主考亦與前進建言之意同恐此法
終不可罷　録平建州功加太監汪直食米歲三十
六石韋朗十二石陞陳鉞爲右都御史官旗陞者一
千八十九人賞者一千五百四人　命禮部尚書鄒
幹工部尚書王復致仕有司給月米人夫視楊鼎例
　陞右都御史陳鉞爲戶部尚書　兵部右侍郎李
敏奏臣往年爲浙江按察使守制還河南襄城縣嘗
市地于縣南紫雲山之麓凡三十畝有奇建屋若干
楹積書數千卷日與學者講讀其中其地之所入亦
足以供教學者之用願籍之于官以爲社學因請勅
額併令有司歲時脩葺從之賜額爲紫雲書院

驛至京命掌部事　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越提督軍務保國公朱永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率京兵萬人赴延綏禦虜其參將等官即令直等推舉以聞并速具從征什物待報啓行時鎮守延綏太監張narrow奏傳聞虜賊擁衆渡河潛圖入寇及巡按陝西御史徐舟亦言靖虜等處虜賊入境乞下廷臣議戰守機宜奏下兵部尚書余子俊採知汪直等意不敢違拒奏請會官廷議且言往時各邊有警朝廷命將出師多因整治什物遷延以致緩不及事今宜議定早爲措置　上是之遂會官議上合行機務

并請命監督提督總兵等官改有是命　兵科給事中孫博言數事一宜編集前代賢君所納諫章以備御覽一令法司大臣刊布累朝奏准條例輔翼律令並行一令各布按二司及守巡官各府知府每於歲首即開僚屬考語冊報巡按御史以俟考覈其有偏徇不公遞加降黜治罪一東西二廠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廠後之徒大臣乃肢肱之任豈旗校可信反有過於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實多乞嚴加禁革奏入上曰孫博不諳事體本當究治姑恕之時汪直聞博奏涉而附會之一時皆謂之名臣士風習尚可知矣　夏四月　録威寧海子殺虜功勛王越誥券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禄大夫柱國威寧伯食禄一千二百石本身免二死子孫世襲仍追封三代子姪家人胄功陞賞者甚衆　五月　禮部右侍郎周洪謨進所纂疑辨録三卷言五經四書雖經宋儒朱熹註釋間亦有仍漢唐諸儒之誤者乞特勅儒臣考訂仰取聖裁　上曰五經四書漢唐宋諸儒之誤者本朝永樂間儒臣考訂纂脩悉取其不悖本旨者輯録之天下學者誦習已久周洪謨乃以已見紛

更不准　六月　兵科都給事中吳原等劾奏遼東
鎮守太監韋朗總兵官綏謀前巡撫陳鉞等啓釁冒
功失機匿罪以祖宗法度爲不足畏生靈血肉爲不
足恤不忠不仁莫此爲甚雖爲御史強珍所劾不過
停俸戴罪情重法輕公論未愜請重加懲治爲人臣
欺罔之戒御史許進等亦以爲言且謂陳鉞如宋黃
潛善賈似道其罪尤甚　上曰爾等所言皆是朗等
本當重罪但事已處分其已之既而汪直自遼東還
憾珍奏其事乃奏珍行事乖方妄舉被虜人畜名數
過多請治其罪命錦衣千戶蕭聚往覈如珍奏不實
即械至京鞫之　秋七月　翰林侍講彭教卒教江

西吉水人甲申進士第一授翰林脩撰進侍講卒年
四十二教性刻厲尚氣不肯下人儕輩多忤因鬱鬱
成疾遂不起　八月　陞國子祭酒丘濬爲禮部右
侍郎仍掌監事　謫強珍戍遼東先是珍劾韋朗縱
謙陳鉞失機罪汪直奏珍欺罔命錦衣千戶蕭聚械
珍至京直先執珍於御馬監拷掠然後奏聞謫之
九月　辛丑四川威州地震有聲　夜四方流星如
大盞赤色光燭地自婁宿西北行至霹靂旁尾跡散
冬十月　南京十三道御史徐宗等劾奏戶部尚
書陳鉞巡撫遼東時爲御史強珍所劾止停俸一年
而鉞罪重罰輕不誅何以示戒六科給事中韋玄應
等亦言鉞存心陰險制行儉邪玩寇殃民冒功希賞
乞明正典刑以爲人臣不忠欺罔之戒不報　十一
月　以旱災免直隸順德所屬九縣秋糧一萬八百
石有奇草一十九萬餘束　十二月　吏科給事中
王瑞等言比湖廣江西等處巡撫等官各奏所部災
傷民饑盜起請免各官明年朝覲臣等以爲朝廷命
官初意惟欲其安養生民撫綏地方今民饑盜起皆
各官不職所致正當罪以示警顧乃爲之請留前後

因仍恐爲定例諸司正官能舉則進退人才無由審
止憑巡按等官所報揭帖則考察之典亦應故事而
已且地方多事自宜設法拯濟何至故違舊制使
朝覲大典漸至廢弛明年來朝并在任官乞嚴加考
察或有不公者聽科道糾之庶足以爲徇情欺罔之
戒　上曰三年述職國家舊典若徇所司各庇其屬
有貪暴荒怠者烏得而黜之給事中言是其今吏部
知之　廣東左布政彭韶奏乞停罷市舶太監韋眷
所請造辦進貢均徭餘戶因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
生齒之繁田野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

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艱於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需無創作營造之費富強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疎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民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　上用儉朴今百度後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士風淳質今人情皆好馳騁矣初民用節約今閭閻皆競奢華矣凡此皆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撙節猶恐無以爲繼況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　遣戶部員外郎官康等勘覈東官莊田時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官莊管莊內侍欲冒占且子粒十倍公家民甚冤之訴于朝乃遣康偕御史錦衣官往勘內侍密遣人要康曰田如歸我講讀官可得也康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弗爲也至其地徧集居人指陳故迹卒以所占田盡歸於民援例起科畝率三升同事者懼有所忤康曰我戶部也有害吾獨當諸公何憂既命下皆從所擬

十七年春正月丙子朔　禮部言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合用同考試官庶得詳於校閱從之　余子俊以母喪去任　二月　免山西大原等三府澤潞等五州并大原左等十二衛去年夏稅七萬三千四百石秋糧子粒四十萬一千九百石草八十六萬五千三百九十束以水旱霜雹等災放也　調國子監丞祝瀾爲雲南廣西府經歷瀾上言請天下府州縣學文廟皆如南京國子監制爲木主上謂文廟制體已定何復紊亂舊章禮部看詳以聞侍郎周洪謨劾瀾輕率妄議命調外任　以眉洪謨爲禮部尚書徐溥爲左侍郎改戶部尚書陳鉞于

兵部　三月　上親策會試中式舉人賜進士王華等二百九十八人　太監懷恩傳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戴縉爲右都御史　禮部以二月初十日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等府州縣俱同日地震有聲奏言考之傳記地動千里有大災又云春動者歲凶二月動者水災今所動不止千里又況鳳陽南京皆祖宗根本之地宗廟社稷所在關係尤重乞行各處守臣理冤抑恤孤寡以消變異儲廣積費用以備歲凶濬河渠築河堤以防水患毋徒事虛文從之　西域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命大臣迎

接職方郎中陸容言獅子之爲獸在郊廟不可以爲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馭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禮部尚書周汝諤亦言不當命官迎接　上乃遣內臣迎之　鎮守湖廣都督僉事王信上言湖廣蠻夷實無能爲但我軍姦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其患自息湖湘田地高下不齊農家無所蓄積斂穫未竟徵斂一空求免饑寒不可得矣乞選方面守令大加存恤公以格物廉以律已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上下其章飭勵衆職信本寬河衛千戶以功累遷至都督持廉秉公雖蠻夷亦信服

之永順保靖二夷世相仇殺信諭以大義靜自解靖州及武岡蠻又不靖守臣議勦之信巡邊面諭竟不煩兵而下召諸苗猺以牛酒且詰其逆順故皆稽顙曰累歲苦麾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我方願爲屬役尚敢反耶信沈敖簡重做袍襴食閒居輒展玩經史歷鎮大邦不營私產金玉奇玩一無所好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後累子孫者我所遺也總兵權者皆爲子弟奏官信絕不爲只令讀書自力雖公卿士人亦鮮見其儔云　夏四月　南京十三道御史陳金等言南京地震有聲白毛頓長猛虎近城傷人且嘗春陽和煦之時而寒風凄雨有類秋冬臣惟根本重地災異獨甚皆大臣不職所致刻南京工部侍郎劉儁兵部侍郎馬顯禮部侍郎李本國子祭酒王儼皆有干清議乞罷歸田里南京六科給事中周紘等亦以爲言且及左副都御史胡拱辰鴻臚寺卿李璡章下吏部覆奏俱留治事　五月　山西巡撫何喬新奏緣邊軍民往往潛出境外伐木捕獸猝遇虜寇拘執其人冀得免死遂用爲嚮導侵犯邊境設有桀黠不逞者如匈奴之於衛律趙元昊之於張元吳昊其爲邊患可勝言哉是宜嚴立禁防凡守

把關隘之人知情故縱俱謫發煙瘴地方充軍有能捕獲者給賞犯人財產庶奸頑知警邊防戒嚴奏上從之　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威寧伯王越佩平胡將軍印充總兵官率兵三千赴宣府調度擊賊　六月　左僉都御史李綱卒綱山東長清人天順丁丑進士授御史陞太僕少卿嘗過郃州盜奪其篋問其隸曰乃李少卿邪是無錢者擲篋而去歷陞僉都御史卒于官　直隸宿州民張珍妻王氏臍下右側裂生一男子　築遼東鳳凰山等處城堡　秋七月　汾川王貢錄奏求書籍　上以勸善書爲善陰騭孝

順事實與之　八月　眞定縣學教諭俞正已上言曆象授時乃敬天勤民之急務後世曆法失差由不得古人隨時損益之常法也我朝盡革前代僞政獨於曆法可議臣編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之常度本曆元以步筭又以陰陽虧盈之理求之以驗今曆謹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巳丑子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於斗宿七度至三十三年丁巳十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至日躔與天復同會于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爲一章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冊上進請勅該部精加考訂仍行欽天監從宜造曆頒布天下詔以曆法已嘗稽定令奏有差所司共看詳以聞禮部尚書周洪謨等會掌欽天監事太常卿董軒集曆科官生與正已參考講論竟日不能決洪謨等因奏正已止據邵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筭氣朔又祖述前代術家評論成差之意言古今曆法俱各有差曾不知與天合雖差而可今正已膠泥所聞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治罪詔以正已不諳事體妄議曆數錦衣衛其執治之　按周洪謨嘗纂五經四書疑辨錄

以獻而朝廷謂其紛更已從寬假茲命正已上言曆法縱未必是亦當存之以備參考乃必請錦衣執之此休休有容古之所謂一介臣也　順天府尹杜謙奏請較定權量以給民用從之　九月　兵部奏安南國僻在西南萬里之外與雲南兩廣接壤求樂間王師克伐郡縣其地其後守臣失馭乃復陷沒今又轉肆憑陵東吞占城西併老撾殘破八百媳勅車里宣慰司殺滿剌加使臣先年有邊人逐自安南稱其國欲犯雲南以其母諫而止都御史王恕亦稱安南遣人僞爲商人來覘虛實又聞有江西人王姓者亡命爲僞御史爲之畫策督兵與正已參考講論竟日不能決洪謨等因奏正已止未必非此人之謀占城使臣亦言安南治戰船三千欲襲海南不可不爲之備　上曰朕視安南禮絕外國每優容之而彼外示恭謹中懷桀黠迹其所爲蓋有不可揜者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宜申命雲南兩廣守臣嚴越境亡命之禁彼若有犯當整兵問之　誅強賊劉通等六人於市通直隸鎮海衛人成化十五年犯罪亡命因聚衆奪民船往來江湖中販鹽爲盜剽掠殺人南京僉都御史白昂奉命巡江遣人誘致之通等亦饑困遂與其黨束身自歸

於昂收其兵器一千六十件械通等二十一人送京師法司議通當凌遲處死餘悉當斬詔通等聚衆劫殺拒敵官軍本當依律但力窮投首俱減等通斬首惡五人皆絞餘擬罪有差　冬十月　總督漕運都御史張瓚言宋儒胡瑗揚州如皐縣人與孫明復石守道讀書泰山明體用之學教授蘇湖當時取其學規行于太學所著有資聖集景祐樂議口義中庸解春秋口義言行録皆有益後學仰惟聖朝崇重儒術凡前代諸有功斯道者悉已列之從祀如瑗者獨在所遺乞下禮官考瑗功行或陞從祀或專建祠事下

禮部知之　嚴遼東馬市之禁先是陳鉞巡撫遼東奏開馬市於開原廣寧二處朵顏諸夷每月兩市後通事劉海姚安稍侵佚之諸夷懷怨寇廣寧不復來市至是越爲兵部尚書懼罪及已乃奏言初立馬市非資外夷馬以爲中國之用蓋以結朵顏之心撤海西之黨今宜申嚴禁例每爲市令參將一員布按司官一員監之有侵尅者重罪之庶毋激變之患詔可仍令巡按御史治劉海姚安之罪以聞　十一月

上曰朕以繼夷率化既建學置徒比之内地但科舉之業未可徑成宜歲貢生員一人俾觀光上國相勸於學以稱立賢無方之意　太監汪直威寧伯王越督兵宣府乞班師兵部尚書陳鉞謂宜如所請會宣府巡撫秦紘奏虜數出沒上以邊務方殷不許　開設廣西田州府儒學　十二月　命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偕與汪直提督各路軍馬防禦虜寇

十八年春正月庚午朔　命南京糧儲常平倉糧時歲饑米貴南京戶部請減價糶以濟民侯秋成平糴還倉　二月　三月　勅蘇松淮揚等處巡撫都御史賑濟饑民　復罷西廠時汪直在大同科道交章奏西廠詭察紛擾大傷國體内閣雖萬安亦謂宜罷劉珝不從萬安乃上疏謂官民人等無一辭者珝革去西廠爲便　上乃罷西廠中外欣然珝有慚色

右軍都督馬儀奏兵書陳鉞巡撫遼東時姦貪歛罔倚法弄權剋取官銀營求陞職御史強珍劾其失機隱匿侍郎馬文升發其激變夷情鉞輒報與汪直誣陷二人謫戍御史王崇之不從其濫報功次亦被誣陷降官其子澍冒授錦衣千戶恃勢爲非　上免其勘問令鉞致仕儀閑住澍調永平衛帶俸差操

夏四月　琉球國中山王尚眞奏乞以陪臣子蔡賓等五人於南京國子監讀書禮部按舊例以聞　上曰遠夷嚮慕文教朕甚嘉之先朝已有舊制其令蔡賓等南監肄業有司歲給服餼俾知中國禮儀永和王儀賓劉欽奏要將已故東滕縣主妝貯折色鈔貫及未支祿米四百石并自已祿米二百石俱辭入官以爲軍國抶荒之助違例奏擾掠美沽名其失有三王即拘欽到府責以前失令其安分守已自有樂地何必爲此矯激虛語煩書以達王其防範之　五月　故刑部右侍郎林鶚

子薇乞爲國子監生　上不允仍諭禮部曰養衆大臣子孫所以崇德報功示激勸也其間或有容身保位無益於時者恩典何可泛及今後在京三品以上官果政績顯著者蔭一子亦必能通經書大義乃許入監毋容一槩濫擾　六月　以秦紘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侵軍害民紘悉擒治不少貸王不能堪許紘欺凌親王　上怒遣紘下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具言紘貧狀上親閱所籍家貲嗟歎良久立釋之且賜鈔以旌其廉

秋七月　命雲南布政司歲祭故翰林學士王禕

八月　兵部請自後京軍遇警調發惟神鎗砲銃等物徵車兩丁夫傳送若官軍行李及馬匹一馬負之庶軍行不至稽緩民力不至煩費　上是之　司設監太監杜福友傳旨着國子監生湯榮軍居孫智前往常州府取要截江網古書一部廬陵儒院刻絲作羅漢十八幅觀音二幅再有古跡書畫毋得來進用　閏八月　南京留守前衛百戶高洪等已用管事復謀管屯　上曰國家倣古屯出之法用戍卒耕守蓋寓兵於農之意也地有定業官有定員行之既久其法漸廢成卒多後於私家子粒不歸於公

廩管屯者有積蓄之利而無差操之苦所以啓後來者之謀也洪等宜加究治自後兵部九軍官有邀設者悉退出差操　刑部尚書林聰奏卒聰福建寧德人少舉進士授刑科給事中改太子司直歷官刑書卒謚莊敏景泰中論諫之臣以聰爲稱首後與汪直鞫遼東守臣獄蓋多偏徇君子有異議云　按崔恪曰銑閹之張元禎曰初景帝將廢儲而立其子令百官各署狀惟給事中東安李侃執筆大慟給事中閻林聰退而語人曰惟吾抗議景帝聞之改聰爲太子司直郎聰欣然自負今諸家文集謂聰爲忠蓋聰後專

顯諫言相傳爾元赬又曰使李侃推慟心於狀豈不
豫然大丈夫哉是時諫者三人鍾同死于獄章綸廖
莊脫雖貴咸黷貨敗節也景帝易儲時薛瑄以大理
丞治餉于滇署狀無瑄名謝理乃譏瑄非也然本朝
士節不厲少遭變事鮮不諂附者　謂咸寧伯王越
鎮守延綏都督同知許寧鎮守大同時汪直與王越
俱留鎮大同萬安等恐直爲越所誘以求復用乃上
議調越延綏以寧易之　九月　庚戌金星晝見於
申　遣少監孫端齎勅戒諭晉王茲慫撫等官奏慶
成王府奇澗抗拒父命打死平人姦占樂婦王即拘

慶成并奇澗到府令其望闕跪伏數慶成不能教子
不啓不奏之過數奇澗以前項罪惡降奇澗爲庶人
以巡撫山西左副都御史何喬新爲刑部左侍郎
冬十月　詹事彭華爲其鄉人所訐詔有其罪停
俸半年　十一月　賜顏氏廟戶初顏氏裔孫博士
欽以乏人灑掃援孟氏例奏請　上曰國朝祀典二
廟並隆其令有司如孟氏數給與之　十二月　御
製文華大訓成　陞吏部尚書萬安爲太子太傅華
蓋殿大學士戶部尚書劉珝爲太子太保謹身殿大
學士禮部尚書劉吉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詹
事彭華少詹事王鏊侍講學士楊守陳侍讀倪岳等
陞秩有差　杖監察御史丁壁劉覌於朝時一男子
行東闕門號呼壁等執以聞詔送錦衣衛以御史但
當糾奏今守衛官軍拘執御史何爲輕率自執姑有
其杖而釋之　申明犯罪充軍不勾丁補役之例御
史姜昂言天下官民犯罪充軍宣德十年部令止終
本身今有司遇凡逃亡事故率多勾丁補役殊失罰
弗及嗣之義并違舊制章下兵部言比因陝西巡撫
阮勤之言已嘗如例禁止今宜再加申明通行天下
從之

憲章録卷第三十七

成化十九年癸卯
至二十年甲辰

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　定給湖廣太嶽太和山香蠟自成化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止蠟二萬三千四百三十餘斤香一萬三千八百四十餘斤令於襄陽府夏稅折收給之　二月　以職方郎中劉大夏爲福建右參政　命浙江蕭山縣祀魏驥于德惠祠祠舊祀宋縣令楊時驥家居日躬率鄉民脩築海隄田獲其利邑人謂驥之功與時等相率赴京具奏請以驥配于時之祠故有是命　三月　陞都察院右都御

史戴縉爲南京工部尚書　南京禮部左待郎致仕章綸卒贈禮部尚書謚恭敎綸浙江樂清人少好學至老讀書不廢忠節炳然爲世所傳誦云　夏四月　陝西巡撫阮勤奏岐山縣有周公廟咸陽縣有周公墓汚縣有漢諸葛祠鳳翔府有宋范仲淹祠藍田縣有呂大中大臨大鈞祠俱歲久頽圮乞脩治并賜祭　上曰歷考祭法凡法施于民以勞定國者則祀之周公制禮作樂通行萬世諸葛亮興復漢室范仲淹經畧西夏皆有功當時而呂氏兄弟得伊洛之傳又於名教有補者祠墓悉弗脩祀禮廢墜豈祭法崇德報功之謂哉其令有司各務脩治於周公廟歲春秋二祭墓以二丁守視亮仲淹及呂氏兄弟俱歲一祀庶稱朕褒表先聖先賢之意　五月　鎮守大同太監汪直等馳奏有自虜中逸歸者傳報北虜小王子欲糾率部落大舉復讐恐衆寡不敵乞將直舊所統達官頭目都督盧深等一千一百人兼程赴援下兵部議尚書張鵬等謂時方盛暑師難久成計大同各邊士馬數及四萬使內外守臣戮力齊心兵亦足用直所請姑勿許宜勅大同宣府等處守將合兵禦虜仍令永平山海遼東各邊嚴謹隄防且言京師武備所以控制四夷必須養威蓄銳於閒暇之時方能折衝禦侮於有事之日適來困於差役銳氣消沮恐一旦警急難以調用宜悉停其役詔可　六月　調汪直於南京御馬監巡撫大同都御史郭鏜奏直與總兵許寧共事以來寧恐直之見陵直忌寧之相軋互生嫌隙不相和協平居如此倘遇大敵豈不僨事　上降勅切責調直南京初直之出使有司追候不及動遵籍擾有定州知州裴泰者預饌且以待僕從皆醉飽直心恚之至是被調道經曲陽縣有司皆避之直困卧公館孤燈熒然適泰至曲陽迎謁上司直喜

甚求食且曰吾非復前比矣吾南行　上意猶未可測明發但得夫馬起程足矣人謂小人得喪之態可爲世戒云　秋七月　戶部尚書余子俊服闋召爲戶部尚書　命御史司馬垕提督南畿學校　八月　應天府尹詹崇志卒崇志浙江天台人故僉都御史穆之子平生少嗜好於人不苟合安分自守不附勢以干進云　汪直有罪罷削王越威寧伯追奪誥券編管安陸州兵書陳鉞二書蔵緡錦衣衛都指揮吳綬俱革職爲民工侍張順致仕初越緡等諂附汪直內外交結朋比爲姦勢傾中外翰林都御史科

道布按等官江朝宗年俸王崇之趙良張善吉方賓沃頻馬文升強珍張銳王齊等皆惟其害至是公論快之越濬縣人鉞獻縣人縉南海人順江都人山西軍籍皆進士出身可爲科目愧云　命太監懷恩戶部尚書余子俊閱視團營官軍不許私役隱占　調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先是鎮守內臣顧恒歲有進貢之儀里胥乘之求索多方民不勝其擾韶上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上爲恭不知淵傷國本爲害反大市舶內臣韋眷請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舶司爲造辦進貢之需部上

疏減其半太監梁方弟錦衣千戶在鄉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俱罹其害詔復上疏言狀忤旨遂調貴州廣州父老皆涕泣如去父母云　九月　授吏部聽選舉人陳獻章爲翰林檢討獻章廣東新會人巡撫廣東都御史朱永等薦其學行可以追匹古人乞以禮徵聘吏部謂獻章乃聽選舉人非隱士比遂移文取至京欲考試授職獻章奏言臣以舊疾未平未能就試毋乃七十有九乞放歸侍養　上特授以翰林檢討聽歸一時推尊之目爲道學尹直謂獻章初至京潛作十詩以須太監梁方方言于上乃得受職

及請歸出城輒乘轎張蓋列槖開道無復故態楊維新張弼輩皆贈言嘲議張元禎采以載諸寬廟實錄且備述其矜持沽名之狀雖尹直輩未能成人之美豈亦獻章或有以自取云　都察院副都御史李裕等奏太監汪直偏信兵部尚書陳鉞錦衣指揮吳綬之言報復私讐擯斥良善誣都御史牟俸誦死且累翰林學士江朝宗遠調巡視侍郎馬文升巡按御史王崇之強珍俱奏鉞遼東貝功致忤直意謫戍調官給事中趙良張善吉工部主事方賓御史沃頻張銳陳遵毅按察司副使王齊皆以忤直官校被紿文致

其罪或除名或遠謫今直等罪露前事已明乞復各
官原職召還　上以事已處分裕等煩擾各停俸半
年　冬十月　錦衣衛帶俸都指揮使王時除名隨
居安陸時前威寧伯越次子也　太監李榮傳陞僉
錄司繼曉爲左善世惠昇右善世　十一月　太監
王敬千戶王臣等以購書採藥爲名乘傳南行所至
縱暴橫索貨財搜取奇玩官民並受其害凡江南書
畫玩器之奇絶者檢括殆盡至蘇州府令生員抄録
所謂子平遺集者衆以妨廢學業辭敬即令有司追
逮至驛中亂箠之生員趙汴等閧然攘罵數其擾害

百姓諸罪敬還京奏訴下巡按御史提問擬杖贖罪
奏繳從之　禮部奏湖廣武岡州民劉善初等告岷
府選用乳婦爲軍民害請通行天下今後王府乳婦
止於本府所隸軍校之家選用不許外及從之　東
垣王見澞有家奴吳安童誘王淫戲數與王同卧起
無貴賤禮因欲毒殺王妃不果事覺命官勘實擬罪
奏至　上謂見澞卹近頑童謀害正妃有乖大義下
勅切責令戴民巾讀書改過安童依律斬之　江南
巡撫王恕疏奏太監王敬其界曰近見內官監太監
王敬齎來駕帖止開前往蘇常採取藥餌收買書籍

別無行拘大戶索要銀兩緣由豈期王敬動以朝廷
爲名需索銀兩無有紀極東南騷然民不堪命王敬
方來太監段英又至造辦藥梅冰梅蘇松常三府已
辦與價銀六千兩鎮江太平池州寧國安慶徽州廣
德七府州與銀一千五百兩又發鈔四百塊于松江
府索銀二千兩王敬發鹽一萬五千五百引與寧國
等府逼銀三萬二千五百兩又有鹽數百船發去江
北廬州等府衛江西南昌等處逼賣不知又得銀幾
十萬兩至蘇常等府刑驅勢逼索取官民銀三萬六
千餘兩其在江浙二布政司并南京沿途索要官民

金銀不知又有幾千萬數千戶王臣專弄左道邪術
而王敬聽伊撥置舳艫相啣滿載而歸虧損國體大
失人心謹將臣該管地方索取金銀開數具題伏望
留意於難保之天命割恩於壞事之小人明正法典
詔差官校械三人下錦衣獄王敬段英充淨軍王臣
伏誅中外雖稱快以爲敬等猶幸免云時常州知府
孫仁爲王敬誣奏被逮怨亦奏釋之　吏科都給事
中王瑞等言三載黜陟朝廷所以勵庶官之典也今
天下諸司除土官外無慮九千餘處諸司官除陰陽
醫學僧道外無慮千餘員吏部於各官之賢否在

布按二司則據撫按揭帖在諸司則參布按等官揭帖上之詢訪雖出於公心下之奏報多任其私意或假公以市恩或乘機以償怨毀譽失真賢否失實其他弊端不一而足乞諭吏部榜示各官凡揭帖所報失實者連坐或有當黜而妄訴者亦罪之　上曰朕以黜陟之典付吏部吏部以賢否之實寄長吏使其所報失實則黜陟不公賢否無別何以示勸懲于人是宜嚴連坐之罪其當黜而留與當黜而妄訴者俱如所言　按王瑞等所言是矣但內閣部院之恩怨則猶未之及也撫按之賢者其揭誠有可據苟非其人鮮有不視內閣部院之意以爲低昂者唯內閣部院得人則恩怨不行而撫按之言可據黜陟庶乎其當矣　十二月

贈故禮科給事中林榮爲都給事中行人黃乾亨爲司副各錄其子一人爲國子生榮充正使乾亨充副使往滿剌加國封王航海遇風溺死兩廣巡撫朱英奏聞乞加恩典命賜祭蔭子其官軍人等同行溺死者令有司於海邊設位招魂以祭　陞脩撰謝遷爲右諭德　吏科王瑞等言爲賞賚天下之公器自古帝王所以驅策羣臣制馭四海者也我祖宗列聖法古爲治設官分職各有定員惟有功德才能者授之古無倖取之路今恩典內降厮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以貲緣而進名器之濫一至于此伏覩英廟復辟之初懲景泰間倖用者多率皆黜罷　皇上臨御之日察天順初冒功者衆一切革除史冊書爲盛事天下傳爲美政伏乞斷自宸衷一槩革罷以絕僥端御史張稷等亦上疏言之其畧曰比年以來末流賤技多至公卿屠狗販繒亦居清要有不識一丁而濫授文職有不挾一矢而冒任武官末流之弊不可勝言伏望命內閣大臣同吏兵二部一一審實明正其罪以警其後奏入　上曰瑞等所言事朝廷自有處分自今仍有奏擾希求進用者必罪之

二十年春正月己丑朔星變地震敕諭羣臣同加脩省指陳時政利弊　陞廣東右布政使陳選爲左布政使陝西提學副使戴珊爲浙江按察使　械司禮太監尚銘杖之一百押發南京充淨軍孝陵種菜銘本汪直所屬謀入司禮監與閻道者相埒至是籍其家得貲數萬聲送內府者累日不絕云　王瑞等奏近蒙逐去東廠太監尚銘臣民大悅但不去其黨將來之患猶未可知尚銘謟事汪直所引得入東廠近

爲李榮蕭敬所引得入司禮監司禮監乃朝廷機密重地豈可同惡相濟引用匪人臣等又聞榮昔在大同嘗黨汪直隱蔽邊情以致胡虜入寇敬使湖廣所過貪殘用貽數千里之患其他隱惡未易悉數天下大事以衆賢人治之而不足以一匪人壞之而有餘榮等既黨汪直又黨尚銘人皆言汪直開西廠而黑眚見尚銘入司禮而地道震若非　皇上早見而勇去之後日壞事或不止此更望并去榮等以絶其黨宗社生民之幸也既入　上曰李榮蕭敬朝廷自有處置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萬祺卒祺江西南昌人少爲縣學吏以善　命擢鴻臚卿班陞吏部主事天順初贊南城舉事陞郎中曹欽作亂以援大學士李賢於難薦陞大常卿成化壬辰陞禮部左侍郎丁母憂起復爲言官所論改工部丙申陞尚書嘗易州厥柴炭尋加太子少保至是卒賜塋祭祺起自胥吏居六卿之列且加宮保之任人駭物論一時大臣不能執正科道亦禁不一言人心殊爲不平但祺爲人謙約故得保全云　錦衣衛軍餘貴鐸擊登聞鼓訴太監尚銘因索金珠寶石不得誣其子宗源以殺人罪下刑訊鞫備極慘毒索受賂金一百兩銀三千兩及他奇寶事下都察院以銘已被罪去宜令鐸與其黨對辨詔宗源已免死發遣銘賜已入官連坐者置勿問鐸業巫祝家素貧與內局人匠凌安徐茂輩市青紅石餙爲奇巧首餙器用託內侍親幸者以進互相估直得利百千倍歲費內帑金鉅萬諸人暴富屋舍服用窮極奢僭京師人多效慕之　二月　命戶部尚書余子俊兼左副都御史總督大同宣府軍務兼督糧儲　陞大理右少卿倅鍾爲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等處兼提督紫荊等關改南京刑部右侍郎盛顒爲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三月　上親策會試中式舉人儲瓘等賜進士三百人內蔡清邵寶儲瓘王雲鳳俱有聞于世　處士胡居仁卒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自幼穎異有大志嚴毅清苦涵養體驗慨然以斯道自任所著居業錄敬齋集　甲辰江西新建豐城高安三縣大風雨雷電壞民舍宇民多壓死　余子俊奏比奉勅整飭邊備至大同宣府與內外守臣會議邊垣所急保障爲先頃臣巡撫延綏嘗議創山築墻建墩挑壕今十餘年民被其利請以其法行於宣大或可捐小費而成大功竭一勞而享永逸條具事宜以聞　夏四月　陞河南南陽知府雍

泰四川成都知府毛松齡爲山西副使陝西慶陽府
同知李葑鄜州知州周寧爲山西僉事時余子俊奏
大同宣府二處倉場隔遠政務繁劇乞各增設官二
員督理糧草禁革姦弊因舉泰等可任用故有是命
陞浙江按察使楊繼宗爲右僉都御史整飭永平
山海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永平二府　命江西貴
溪縣重建象山書院祀宋儒陸九淵兄弟　五月
起馬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王恕仍改南
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大同總兵官都督許寧巡
撫右僉都御史郭鏜鎮守內官蔡新下獄　上以去

年大同失機命三法司錦衣衛執鏜至三法司會鞫具奏詔寧等
狀錦衣衛即遣人執鏜寧於午門前問
輕率進兵折損官軍致虜賊剽掠邊民情犯深重本
當處死姑從輕寧降羽林左衛帶俸指揮同知鏜降
四川射洪縣知縣　無錫處士陳公懋刪改朱子四
書集註進呈命毀之仍遞回有司治罪唯以孟子馮
婦章士則之爲句亦人所傳云　山東黃縣民李安
逃居京師大興縣陳留村村民田政等四人各有子
年十歲皆俏安閣以求進其欲自求進者安輒爲閣
之事覺刑部論安等皆當罟之法因據近例自閣者

本身處死全家充軍以貝獄上請詔李安違例爲人
爭身情實殘忍重杖一百發遼東鐵嶺衛充軍田政
等四人減死發遵化厮炒鐵三年其子俱發本縣嚴
督戶長收管　六月　右春坊贊善陳濟卒濟宇伯
載常州武進人少穎悟與弟洽同游鄉先生謝應芳
之門既長貫穿經史百家永樂間以布衣召脩大典
書成擢贊善居輔導之職十有五年僑居一室僅蔽
風雨常曰文如菽粟布帛貴有益於世不爾雖工奚
益所著有綱目集覽證誤　南京兵部侍郎萬翼以
父安爲大學士乞改北部許之　秋七月　兵部奏

秦寧等衛夷人欲從遼東開原入貢舊例三衛入貢
俱從永平之喜峰口無自開原入之況今大同宣府
屢報虜勢東向此地正其入寇之衝難從其請宜令
遼東鎮守等官諭之俾循舊路從之　八月　余子
俊奏自古出師多用戰車今奉命督軍邊境大同宣
府地多平曠寇至車戰爲宜大率以萬人爲一軍用
車五百餘兩每兩用步軍十人駕馭行則縱以爲陣
止則橫以爲營兩車之間空闕處以鹿角樑補之乞
勅工部量運生熟銅鐵至大同造車一千宣府五百
以備戰守　上從其議命速爲之予俊爲此車費用

不貴而遲重望礙不可用初試之曰因而死者數人
卒歸于廢云　吏部尚書尹旻選觀政進士儲瓘為
吏部主事瓘以父老懇求便養改南京吏部尋陞郎
中考察南官執政親戚不職者咸去之　授直隸蘇
湖縣老人張禮為繁昌縣荻港巡檢禮先後捕獲鹽
徒強盜二百餘應得九品散官操江都御史白昂奏
請實授官以示激勸從之　九月乙酉朔日食　巡
撫都御史葉淇奏山西連年災傷乞給太倉銀數萬
兩以備賑濟詔發京庫銀三萬兩遣官齎付淇糴糧
應用俟豐年徐議還官　冬十月　刑部員外郎林

俊上言太監梁方招權黷貨貢獻淫巧引用妖僧繼
曉以左道惑上建永昌寺傾竭府庫貽毒生靈請誅
二人以謝天下命下俊錦衣衛獄杖三十降雲南姚
州判官時欲建寺西市逼買民居數十家工役甚鉅
二人勢方熾無敢言者俊上此章君子壯之　從府
經歷張澈上疏言今三邊未靖四方災旱軍民愁苦
萬狀凡有世道之憂者惟恐陛下不得盡聞人臣不
敢盡言耳今林俊上言而反得罪則遠近相傳以言
為諱豈朝廷之福哉乞察俊忠直恕其僭越使士氣
益張讜論無隱詔責澈回護并逮于獄令杖三十調

雲南師宗州知州　陞翰林修撰吳寬為右諭德
十一月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其畧曰邇聞刑
部員外郎林俊陳言過直員于天威後府經歷張澈
為林俊陳情亦蒙拿問臣當以二臣為戒而復敢進
言者寔為國家天下慮耳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
幾千百區茲又欲營建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
銀數十萬兩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獨林俊言之
人皆知林俊之是而不言獨張澈言之今悉寘之於
法人皆以言為諱設再有奸邪誤國陛下何由知之
乞復林俊等以慰天下停建寺以理兵荒庶宗社可

鞏固天命可永保矣疏入留中先是太監懷恩諷兵
書佘子俊救俊子俊謝不敢至是恩見恕上疏每歎
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繼曉乞歸養母併乞空名
度牒五百道許之詔許毋終仍出供職繼曉自知以
邪術進罪將不容於公論故僞陳被恩以來每有納
忠陳善之益希免後禍　太監懷恩傳旨進吏部尚
書尹旻為太子太傅取丁憂中書杜昌文華殿書辦
凡加大臣保傳皆賜勅授之旻獨出傳奏又與杜昌
同受命前此未有也　萬全右衛百戶韋瑛伏誅瑛
先任錦衣衛從太監汪直眉事及罷西廠調外任居

萬全欲邀功以希起用乃自撰妖言以誣巫人劉德興等十餘人謀不軌走告監督軍務太監張善善令人助瑛捕獲德興等加以毒刑取其家貲無不誣服善等以聞命官會鞫皆誣　上曰韋瑛曩罪當死朕已從輕謫調而稔惡不悛宜亟斬之仍梟首于被害處其惡黨論罪有差被誣者皆釋放瑛初附直爲惡五敗其黨多竄死瑛獨不及人皆疑之至是自致死地天下聞而快之　南京戶部主事張倫陳餽運事言黃河自河南入淮直抵南京水路無礙請量摘淮安瓜洲充軍糧十萬石南京常平烏龍潭等倉糧十

萬石運至沔池縣令河南山西陝西三司委官轉運以五萬石存留懷慶二府等處十萬石給潼關西安等處以備賑濟又以兩浙鹽七十四萬餘引兩淮鹽一百二萬餘引賣銀送京以給軍餉所司謂其言皆可行且倫陝西人方以公務至京宜遂令奉勅督運俱從之　十二月　預度天下僧道六萬人時山西陝西饑諭江浙等處願爲僧道者輸粟賑濟給以度牒　大學士萬安等言我朝廷都於北而上下供用多取給於江南然必藉船而後可達於京師是運道水利所係甚重如河南

懷慶地方築隄障沁水以濟徐呂二洪及邳州宿遷桃源運道山東兗州等處導引汶泗洸河諸泉以濟濟寧上下運道今沁水衝決堤岸流入黃河汶泗洸諸泉歲久不濬亦多壅塞以致河流淺澁糧運稽遲請勅工部重臣選領諳練屬官詣彼會撫按督有司一一踏勘衝決壅塞之處脩築疏濬　上命工部侍郎杜謙率郎中蕭晃員外李濬往董其事　命陝西耀州判官張善吉爲兵科都給事中善吉初爲兵科給事中調外任久之不遷遂以方術托太監高英轉聞於　上因得召見遂有是命士人耻之　命有司

歲祭巡撫廣東故僉都御史楊信民先是信民爲廣東參議以註誤去既而黃蕭養作亂起陞都御史巡撫其地招徠安集多所全活及卒廣人思其德相率請于朝爲之立祠然歲時未有祭也至是聽選官盧從願等爲之請　詔命廣東布政司歲於其忌日祭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甲申朔申刻有火自中天西墜花白氣復曲折上騰聲如雷踰時西方復有大星赤色自中天西行近濁尾跡化白氣曲曲如蛇形久之如雷震地　詔寛恤天下舊年糧米及坐派物料未徵者盡行蠲免已徵者糧米就留本處賑濟物料准作次年之數不許朦朧再徵　復雲南姚州判官林俊為南科部員外郎師宗州知州張黻為南左府經歷梁方等以星變謂俊黻禍由已作恐言者及之遽乞

內降復其官　初江西人李孜省嘗為吏以賊敗巡按御史楊守隨逮問充軍孜省逃至京嘗緣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丞守隨還朝劾孜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監正尋加禮部侍郎兼通政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賜圖書封進　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斥僧繼曉李孜省等罪惡勸　上親賢圖治脩德遠邪以謝天變中書舍人丁璣上言十事進士敖毓上言四事皆為李孜省僧繼曉輩發也疏入俱留中　戶部主事周軫兵部郎中崔陛蘇章各上疏皆言星變者因閣豎干政妖僧蠱惑援此

福壯銘李本劉俊張黻田景暘張瑄尹直李溫輩或老懦無為或清諭不愜皆所以虧聖德損至治而招天變者其間方士道流如李孜省鄧常恩繼曉輩尤中外所切齒乞通行革去庶天變可回　上批答曰梁方韋興陳喜姑已之啟謙等令各脩省李孜省鄧常恩降職繼曉華為民　浙江道御史汪奎等言妖僧繼曉結太監梁方建寺又給與度牒二百江南富僧一牒可售數金當此凶荒留賑饑民不猶愈於繼曉一人用乎乞罷建寺而治梁方之罪取回繼曉追奪度牒斬首都市以謝天下近年亡命負販之徒工

藝方術之輩傳奉通政太常鴻臚錦衣中書文思等官者不可勝數如顧賢顧祥顧蘭顧果顧俊太監顧恒之姪也有何勳勞而俱陞錦衣指揮千百戶鎮撫之職李孜省緣事之吏也有何才能而濫授通政之官似此之類難以悉數俸祿之費歲以萬計宜令所司悉究以去冗濫　勅各處誤事官姑不究繼曉齎去度牒令巡按御史追取繳來　以星變赦天下兵書張鵬等奏適者本部陳言謂內地鎮守等官可以量減五府陳言謂邊城沿海添設官可取別用刑部及十三道陳言又欲查照天順八年正月詔書通

行斟酌鎮守等官地方緩急量為去留俱下本部覆議查自天順八年以前接管已定者不復開具謹將八年至今各處添設鎮守等官上陳但地方有事河南又有流民江西盜賊浙江福建俱邊海鎮守內外等官應否去留伏乞聖裁詔鵬等既言地方有事鎮守內外等官姑存之時謂鵬之罪不容誅云　二月復命戶書余子俊兼副都御史往宣府大同等處總督軍務倉場尚書殷謙兼理部事侯子俊還日各仍舊　巡撫宣府右副都御史李岳等奏連歲兵荒軍民困極今東作方興恐言者仍以脩邊為事未免動衆妨農乞暫停止以待豐年事下兵部尚書張鵬等以為差官脩邊已有成命請自聖裁詔令余子俊至彼酌量處之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應詔陳言有曰端人正士何代無之異端邪術世亦常有近者林俊張黻蒙召復職繼曉亦被遣歸此固以彰天地之量日月之明矣竊惟諸司之中固嘗有先林俊張黻而被謫者天下之大亦豈無後繼曉而肆術者宜勅吏部通查數年以來有因言事降調閑住者悉令復職仍許直言無隱及勅都察院行委巡城御史嚴加禁治如有奸妄巧技邪術之徒不計潛住京師敢有

藏匿者并罪鄰佑如此則崇正黜邪灾變可弭而協氣交應矣詔所司知之　都督同知陳達卒達應天六合人初蔭授忠義左衛指揮同知景泰初賂結中貴屢進都督同知天順初于謙遭極刑是時羣兇氣焰可畏乃獨收謙屍斂葬君子取其一事云　三月泰安州地再震泰山動搖　禮部議覆南京吏部等衙門應詔陳言內一事欲將各處納銀米監生分送南北二監自願具薪米坐監者聽其年十三四或十五六七則俱行各處提學官收入該學肄業滿十年乃復監從之　夏四月　置密雲後衛指揮使司

儒學　温州府訓導鄭璟建言浙江温台處三府人民所産女子慮日後皆嫁之費往往溺死殘忍不仁傷生壞俗莫此爲甚乞曉諭嚴禁都察院議此弊不獨三府延及寧紹金華并江西福建南直隸等處亦然宜悉曉諭如璟言　上曰人命至重父子至親今乃以昏嫁之累戕恩敗義俗之移人一至于此此實有司之責自後民間昏嫁裝奩稱家有無不許奢侈本非澤國所産假借意指入海官索驚擾家中胎孩即溺本非澤國所産假借意指入海官索驚擾家中胎孩即溺幾海外是陛下忽細行之矜而爲大德之累也疏下禮部覆奏從之　改總督宣大余子俊爲兵部尚書

奏其平日諸過以爲失大臣體及巡按御史鄧庠擅河治中陳翼以巡撫楊繼宗屢拒參見不加禮遇計停夫役有妨濬河皆當究治事下刑部奏遣官勘問覆奏　上以繼宗執性既偏處事過當難任巡撫調除外任翼計奏事多不實降級調外任庠恤民停役置不問　改大理寺卿彭韶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　廣東屢慶大水左布政陳選具奏災傷未報便宜發粟賑之　廣東市舶司太監韋眷奏乞均徑餘戶六十人添辦方物陳選奏近奏詔例宜悉停免　上諭戶部從之　番人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慶蘇門答剌國貢使韋眷利其珍奇詐稱其偽逐之　番人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慶東謂將往滿剌加市狡祝入貢所過震驚陳選上言臣聞西旅貢獒召公進諫越裳獻雉周公致規蓋不惟防玩好之漸寔以杜窺伺之萌也廼者珍禽奇獸旁午徵求外夷小醜探聽舉動豈眞有貢獻之誠惟以邀賞賜之利陛下必以爲娛玩之物於民無損不知奸貪憑藉因緣爲利招引殊方營圖攘竊即如後祝本非澤國所産假借意指入海官索驚擾家中胎

令防秋畢始還京　六月　戶部尚書楊鼎卒鼎字宗器陝西咸寧人正統己未會試第一廷試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歷陞戶部尚書延綏用兵議欲預徵遵餉鼎言黃河漢唐漕運故道三門而上小河可達延綏者尚在請身督之竟沮于議不果居數年乞致仕至是卒謚莊敏鼎初試禮部不第聞南監學規整肅獨請就之竟爲祭酒陳敬宗所知在翰林迫然自異及遷戶部亦執法不羣唯不寢開鑛一節有可泚云　秋七月　余子俊奏去歲受命行邊即以暴在延綏曾脩邊墻事宜建議聞奏蒙賜名行適歲歉而

止今會大同山西宣府一帶邊關內外文武守臣隨方經畧躬率士馬遍歷邊關登高履險凡四十餘日度地定基東自四海冶起西至黃河止長竟一千三百二十里二百三十三步舊有墩一百七十座內該增築四百四十座大約今年八月始事明年四月可以告成工視昔延綏脩邊之費雖曰有加實一勞永逸之功也　上然之即勅所司預備器物是奏也子俊欲以築墩責成於邊臣而以閱實付任於科道計功等數行之惟艱且自欲還京而以重役付人蓋不近人情之甚者是後物議諠然不平蓋有自云　八

月己卯朔日食　余子俊奏大同宣府并偏頭關等處欲大發兵夫脩築墩臺計用糧一十五萬四千八百石防護官軍馬用豆共八萬五千五十石銀七萬七千四百兩鹽二十五萬八千引請詳議措置奏至戶部會議軍民轉運疲敝未可再勞宜准已運宣府者除放支外見在者不必輓運即補作宣府來年脩造之數其大同亦儘見在者放支以俟來年會計子俊原擬于山東等處添派俾足前數其銀以糴糧料內摘撥鹽於順聖川煎辦給用從之　韓王偕濟奏

襲封年一百八歲而終祖全一百二歲俱正千戶致仕誠世之上瑞國之休徵乞賜褒嘉以敦養老之禮以表氣化之盛　上曰老壽之人禮所宜厚矧在一門尤不易得有司宜勞以羊酒進全階為宣武將軍賜米十石綵二疋　九月　大學士劉珝致仕珝鄙薄萬安安聞積恨百計中傷一日申刻太監覃昌傳旨召學士萬安劉吉赴西角門劉珝欲往召者止之昌出紙一紙朱書封字乃御筆也啓視之謂劉珝貪財好色與太監汪直認親納王越銀謀與復爵朝廷若不去珝必壞大事等語安等佯驚曰此即匿名文書律有明禁朝廷何不火之惟

冀太監扶持昌曰聖意堅不可回明旦發出則無及矣安等曰必不得已令珝自陳休致昌曰　上意正如此翌日珝乞致仕許之安等復請賜給驛歸陰為中傷而外若從厚奸險固若此云　冬十月　南京刑侍陳儼子杲乞恩為國子監生不許再勅所司今後大臣子孫乞恩入監須審其父祖歷任久而政聲著者方許奏聞　十一月　陞廣東按察副使陶魯為湖廣按察使魯以父廕授縣丞歷陞副使至是九年秩滿乞改別省撫按等官各為具奏乃有是擢仍奉勅兼管嶺西道兩廣有警聽往來撫治　廣東左

布政陳選奏據番民縣知縣高瑤呈鞫犯人黃肆招稱縣民王凱父子招集番商交結太監韋眷出海通市恰勢殺人驚擾地方被縣遣兵壯人等搜沒番貨鉅萬見在蔡下都察院請行巡撫都御史宋旻勘報旻捉奏不敢詰問姑緩之　十二月　勅改太子太保禮書劉吉爲戶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詹事彭華爲吏侍仍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　京城外有軍民葉把新鑾等發人墓取髑髏及頂骨以爲葛巴剌椀假以爲酉番所産乘時市利愚民競趨之至是緝事者聞于朝番僧當買以進者皆遁去獲把等送刑部

鞫治得其黨徂俱坐罪如律　上曰律載發墓罪死況取人髑髏市於人挾左道以邀厚利其視支解之罪同當即誅之錦衣衛仍嚴加緝捕　以旱災免常州府所屬武進等五縣秋糧十七萬二千一百餘石草十六萬九千四百餘包

憲章錄卷第三十八

二十二年春正月戊申朔　兵部覆議惟拯所奏淮揚滁和四處産馬小蒭訂令納價盧鳳并徐州水草便利之地宜仍令納馬從之　二月　戶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劉昂等劾奏都御史余子俊取民無度用財無節國家賦有定制今則創爲預徵邊有常供今則索於額外借漕運而京儲因以不充急於運而京民爲之擾動報虜警而勢多虛張脩邊防而財多妄費徒勞人力未見完功惟務更張無益

於事雖侵欺之情未露而妄費之責難逃乞遣至京明正其罪以爲大臣妄費邊儲之戒河南等道御史朱欽等奏余子俊往在陝西繕脩城堡疏開河湟虛張聲績邀獲時譽遂蒙拔自疎遠置諸六卿增其職任委以邊寄昧於審時急於功利乃於凋弊之餘輒興城堡之築事不酌其可否功惟幸其必成遂致邊備空虛羣情嗟怨臣等切惟邊防之險不在地利而在人心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百姓今疲中國以事邊境重手足而輕腹心非惟不能保邊而適足以招邊非特不能安民而適足以困民此而不懲何以

警後疏並入　上命該部議其事以聞既而命工部侍郎杜謙等勘報還奏以為子俊在邊未及二年費用官銀一百五十萬餘兩糧料二百三十萬石雖因供給軍馬脩築墩臺置造兵器皆出公用然亦勞民傷財不為無罪後下戶兵工三部會議覆奏　上曰余子俊受朝廷重託不審事勢偏執已見處置乖方費用錢穀數多姑置不問華大子太保令致仕去按嘗視師延綏其遺民故老咸曰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窮簷荒廢千里丘墟孤兒寡婦衰麻扶杖日哭于軍門而浮沙築墻終三年一造冊奏報恐其間消長參差卒然有警難以

難就緒向使其搆鎮河湟逼逐套虜興此大役猶可言也顧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於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竟失鎖鑰庸騃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由此觀之則宜大之役臺諫交章非無自也　許州知州邵賀躬課農桑教養兼舉俶朱子社倉立積散法為備荒計作興學校諭諸生義利公私之辨讀書為文之則正頴考叔祠墓改魏文帝廟以祀漢愍帝立范忠宣公祠於襄城裴晉公祠於郾城致龍骨杖妖巫而許之風化翕然改觀又之遷秩士民遮道號呼咸稱不忍父師之去立祠祀

調度宜自今改議地方稍遠者歲一報邊方多事之地歲再報奏報之法不須造冊具名第以章奏具書兵幾何內騎幾何步幾何任戰者幾何常操者幾何冬操夏屯者幾何有故者幾何歲再報者以夏冬之季至部一報者以冬季至部有後期及數目不明者奏請處治其三年造冊畫圖仍舊　上曰可　翰林侍講尹龍除名并革其父旻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時東廠官校發龍諸陰事下錦衣獄既而吏科給事張雄等言龍竊弄父權納賄如市知縣孫盛送銀三百特授知州指揮吳昂送銀五百兼管糧運尹旻縱

子受賕欺公罔上罪惡貫盈人心憤怨御史陳玫等
亦言尹旻賄賂公行苞苴競進逼判王範濫陞主事
經歷張璲囑進少卿子龍素無學問之功久著貪汚
之跡夫旻父也龍子也子之惡旻且不知何以別天
下之賢否使其知則於家且不齊何以典人物之銓
衡事既敗露復何面目立於清班乞特奮乾　大彰
天討以爲父子同惡人臣倖進之戒　上命三法司
錦衣衛執尹龍張璲王範于午門前拷訊明白革旻
太子少保令致仕龍等發原籍爲民　逮廣東左布
政使陳選至南昌卒時太監韋眷因選具奏勘問未

結知中官咸疾選乃誣撓選黨比高瑾　上怒遣刑
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鞫之行同愛
畏眷不敢反異復賂公所黜吏張聚令誣執公聚不
從行等阿眷執聚拷掠聚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
殃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公矯制發
聚意在侵欺褒奬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徒奏入詔
奪選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福逮選上民數萬人號泣
遮留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張聚乃
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
奄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擾惑於其毋是豈成王

之不明參毋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
也陛下臨御區宇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
中尚稚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冤窮鬼竊見廣東布政使
陳選素崇正學風抱孤忠子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
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瑾按法持之陳選
移文嘉奬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柰何宋旻徐同
愛怯勢保姦首鼠兩觀以致韋眷橫行胷臆曠清
節褒惑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順指鍛鍊成獄竟無左
驗臣本小吏以註誤觸法爲選罷黜寔臣自取非選
有加於臣也眷乃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啗臣今扶

潛遣養子密以選死報眷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結權倖一至於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葷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搆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秉耒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恤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自少沉靜端慤立志以聖賢自期潛脩默識不求人知終身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蓋篤行之儒爲已之學也南畿河南廣東忤立祠祀之　六月　六科十三道劾奏工部尚書劉昭心

懷奸險性復剛愎居官不法處家不齊昭比尹昱而聲勢相倚子紳復比尹龍而貪緣陞官尹昱父子既已明正其罪劉昭父子亦合置之於法　上曰劉昭不能謹慎以致物議是宜究治姑宥之　秋七月　調太常少卿劉淳爲柳州知府東廠緝其奔競于尹昱父子也　致仕大學士商輅卒輅字弘載浙江淳安人宣德乙卯鄉試又十年始登進士鄉會殿試俱第一　卒年七十三謚文敦輅簡重寬厚錢溥嘗爲禿婦傳議之亦不與較及除名哥起黎淳以景泰中易儲事專歸咎於輅上章攻之輅持之無異平時君子謂其有大臣之量云　降翰林侍講學士焦芳爲湖廣桂陽州同知先是芳與尹龍爲同宮甚密會兵部郎中鄒襲坐罪龍囑軍官奏保復職芳爲草奏辭爲東廠緝知以聞下錦衣獄降調外任　八月　陞吏部左侍郎耿裕爲本部尚書　九月　南京兵部左侍郎馬顯乞致仕許之仍就顯奏疏批曰今南京米貴民饑尚書王恕參贊機務胡爲坐視無一策拯濟可見年老無爲華太子少保亦令致仕蓋恕屢有諫疏忤旨留中不下故及之　調司經局洗馬羅璟爲南京禮部員外郎以璟與侍講尹旻有舊故責及之

然亦由其鄉人欲謀侍東宮講讀而璟適至囑李夜省爲之也　陝西武功縣民王瑾等因歲饑荒行旅就其家憩息者輒殺而食之雖婦人亦執刀相助前後死者甚多巡撫官奏發其事命比比皆依律處決仍梟首示衆是時民饑無聊如瑾等者比比不能悉奏也　工部主事王純奏曰王恕屢上封章直陳時事陛下每容其言及以年老屢乞致仕輒蒙慰留不許今華去太子少保令以尚書致仕羣情驚駭莫知其由昔雅勒論汲黯于漢武帝帝以爲古社稷之臣如黯近之臣竊見一時大臣遇事敢言者無踰于恕妄意

以怒爲社稷之臣黙怒之夫就豈容不言伏乞特賜
寬假復太子少保召還以竟其用　上以純出位妄
言要求名譽命杖之送吏部降調爲貴州思南府推
官　改兵部尚書馬文升于南京兵部李孜省爲之
也　刑部左侍郎何喬新等以播州宣慰使楊愛爲
其兄宣撫楊友訐奏奉命往勘因奏播州古夜郎牂
牁之地自唐乾符間太原楊原端據之歷五代宋元
至今子孫承襲雖慕華風而頑獷暴戾終爲夷俗今
友因家財不均奏其弟愛奢侈淫暴妖言等事命臣
等往勘使監候處治竊惟楊氏據有播州五百餘年

蠻夷服從久矣歷代撫以恩信寬以文法蓋治之以
不治也今欲以友愛之事勘問監候則夷人驚疑互
相扇誘恐生他變宜提二人面對虛實即省發聽候
免其監禁爲便從之　勅兵部左侍郎尹直爲戶部
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　冬十月
調吏部尚書耿裕于南京禮部改工部尚書李裕禮
部左侍郎徐溥于吏部溥仍兼學士　復建大永昌
寺先是卜建于西市已有成緒及繼暁以星變被譴
寺亦隨廢至是梁方請更擇地建之乃令工侍杜謙
等相度地基得故廣平侯袁瑄宅時瑄家已失侯瑄

子少保致仕綺發原籍爲民　太監韋泰傳旨降廣
西橫州知州敖元爲縣丞調雲南邊方初毓元爲
進士時以星變言時政辭甚激切跋留中不出後循
例放歸至是就選得憑州未幾復有是命　內官熊
保奉命往河南以鴻臚寺帶俸右寺丞黃鉞等二十
人自隨所過發賣私鹽求索財貨杖死人命河南三
司鎮守王府各饋遺甚厚得金銀鉅萬玩器書畫稱
是鉞得銀八百餘兩還京爲東廠緝事官校所奏下
錦衣衛獄訊之具狀刑部論保罪欽鉞徒餘悉坐罪
有差　上曰熊保沿途貪暴致死人命發南海子充

爭軍黃鉞等撥置害人俱押發遼東鐵嶺衛充軍
二十三年春正月壬寅朔　上於青宮上即位遂專寵皇后吳
州諸城縣人父貴爲縣吏謫居霸州生妃四歲選入
掖庭及笄命侍　上於青宮上即位遂專寵皇后吳
氏之廢實由於妃及皇后王氏正位中宮每優容之
妃警敏善迎合上意六宮希得進御生皇子一人未
幸而薨妃亦自是不復娠凡伎幸如錢能覃勤汪直
梁方韋興輩皆假以貢獻買辦科斂民財擅作威福
弄兵搆禍皆由妃主之也孝穆皇太后以妃之故遜
居西內數年而崩至是慶成宴罷　上還宮忽報妃

卒上震悼輟視朝七日葬天壽山西南弘治初言者
籍籍不已欲追廢妃號籍其家賴　孝宗仁厚置不
究云　調應天府丞楊守隨爲廣西南寧知府初守
隨爲御史嘗論劾李孜省竊柄亂政孜省嘯之及守
隨來朝乃讒于上宣諭吏部查守隨歷任之由吏部
言守隨以御史陞應天府丞聞母憂起復無缺添註
管事奏入　上曰守隨既係添註官可調除外任

二月　禮部奏成化二十二年天下鄉試録文多乖
謬乞將考試官訓導黃奎等追奪聘禮令御史究問
蓋教職多非有學識之士聘以典文罕稱其選云

旌表直隸桐城縣陶氏四節婦之門　三月　內閣
學士彭華乞致仕許之李孜省用事實華嘱使之尚
隱而不露其後孜省敗人始知所自云　上御奉天
殿策試舉人賜賈安等進士三百四十九人內吳珽
舉傅珪王鴻儒鄒智楊廉石珏皆有聞于時　夏四
月　禮部致仕侍郎楊宣下獄宣妻王氏妬悍杖殺
使女十餘人宣不能制東廠廉得其事奏之下錦衣
衛鞫問併逮治宣刑部各擬合坐者律宣贖杖仍致
仕　上曰王氏雖係命婦納贖但肆意殘酷仍命刑
部決杖五十使知所警　上皇太后徽號　五月

工部尚書謝一夔奉勅代祀謙督造大永昌寺　詔
亢旱踰時田苗枯稿已嘗寬恤刑獄除示合行事宜
內外衙門着實舉行　改紹興府知府袁清于鄖陽
府先是清爲刑部員外郎勘事浙江陵轢藩臬比還
得紹興懼不敢往奏乞改任至累章不已吏部奏清
側媚狡譎狂妄誕由邪署而驟遷牧守已踰涯分
今乃假以微嫌希求改調請付有司治罪遂下清錦
衣衛獄既而有旨清不必擬罪准調別用乃調鄖陽
先是清阿附萬安通同太監郭閏挾勢造言譖害良
善吏書李裕特遷清紹興而清不欲往累千安閏囑

裕不從安乃遊尹直爲援直囑李孜省爲之忽得
旨調任直揚揚言曰報道是龍人不信果然奪得銷
標回其意蓋盛贊孜省之得君也　謝一夔卒　夔
字大韶新建人天順庚辰狀元授翰林脩撰歷官工
部尚書當事者以其嘗有謹妄贊以足財用之說故
以來吕寺難之辭疾不允遂憤懣卒一夔平生篤於
友義初舉會試第三寔尹直所取而終身以座主事
直直與李孜省通一夔不爲崖異而中實介然也後
都御史閔珪之調人謂直爲之而鄉人有忌一夔者
纂脩　憲録遂併入云　六月　以災傷免陝西西

安等府州縣臨洮等衛糧十八萬六千四百餘石
雷震南京午門　致仕南安知府張弼卒弼松江人
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奇節偉行舉進士歷兵部郎
中數以直言忤尚書張鵬出守南安平徭賦息詞訟
表章先賢拆毀淫祠鑿梅嶺險梁橫浦崩湍而居者
行者無不謳歌樂頌六年不調以病乞歸民立生祠
祀之　秋七月　召致仕左都御史余子俊爲兵部
尚書既至加太子太保初子俊巡撫大同被論落太
子太保致仕至是起用復加原官　少傅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萬安以一品官浦九載
詔陞少師兼職如故降勅奬諭之　八月　庚辰上
不豫　甲申　命皇太子暫視朝於文華殿文武百
官朝皇太子如常儀　夜金星犯元宿　戊子上大
漸召皇太子至命早即帝位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凡
國事之切要者詢諭備至太子頓首受命　己丑
上崩壽四十一遺詔論文武羣臣　九月　壬寅皇
太子即皇帝位　詔赦天下共以明年爲弘治元年
詔奉冊寶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繼天凝道誠明
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　李孜
省伏誅僧繼曉發原籍爲民太常卿趙玉芝鄧常恩

等俱謫戍邊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悉輦職
追奪累次誥勅印信儀仗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
罷吏部尚書李裕及右都御史劉敷禮部侍郎黃景
等以附李孜省也　冬十月　丙子五更有大星飛
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朝宁之間人
馬辟易下詔求言庶吉士鄒智上疏言星變見於朝
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正天下
當白內閣始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
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姦恬
無廉耻片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

貞可仕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寘大
姦巡撫宣隸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皆君
子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
者陰主之也願陛下法　太祖以待宦官法太宗以
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夫
豈不知刑臣之不可弄天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
守者正心之功未之講也疏上不報　除進士李文
祥爲陝西咸寧縣丞文祥湖廣麻城人有才名與萬
安孫弘壁同年進士安欲引文祥而已使弘壁延款
于家屬題畫鴈文祥即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
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喻之文祥見浮沉世事者
輒斥且詈惟與鄒智及御史湯鼎中書舍人吉人等
數人往來高自標榜適詔開言路文祥上新政疏請
一權立法進賢絀姦廣言納諫語過切直召詣左順
門中官傳旨詰中與再造等語以爲不祥文祥從容
辨對而出安遂票旨令吏部除文祥縣丞着歷練遂
補咸寧　壬午奉憲宗皇帝梓宮葬于茂陵　詔集
議祧廟國朝自德祖至英宗九廟已備及憲宗山陵
畢神主將升祔於制當祧廟乃下禮部集羣臣議少
詹事楊守陳上言天子禮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
子之言凡號太祖者必即始祖當尊以配天若商周
之契稷皆以功論不以統論也宋之僖祖及我德祖
可比商祖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嘗有
取于王安石之說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太
祖既以配天又不正南向之位名與實乖皆非禮也
今憲廟升祔請并祧德懿熙三祖自　仁祖以下爲
七廟異時祧盡則以　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主藏
于後寢祫禮行于前廟時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禮部尚書周洪謨及侍郎
倪岳議以爲此說固所以尊太祖然豈太祖崇本尊
親之意哉國家自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德祖視周
后稷　太祖　太宗視周文武皆百世不祧懿祖而
下當以次祧遷今　憲宗升祔當祧懿祖宜於太廟
寢殿之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
合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祫祭之制　上從
之　建祧廟于太廟正殿後奉藏　懿祖神主及儀
物於其中奉遷　熙祖于正殿東第一室　仁祖以
下皆以次奉遷祔　憲宗神主於西第四室每歲暮
則復奉　懿祖神座於正殿之右居　熙祖之上行
祫祭之禮　上兩宮尊號皇祖母周氏爲聖慈仁壽

太皇太后毋后王氏爲皇太后冊妃張氏爲皇后
召王恕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先是司禮太監
懷恩以直道黜居鳳陽至是召還領政恩素知萬安
詆佞王恕剛正力言于上請去萬安而召恕用之遂
有是命恕至京鄒智往語之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
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宜先請見君時政之不善者
歷歷陳於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
矣恕善其言而不能用時南京科道交章保薦恕宜
入閣　上曰朕用爰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謀
議亦無不聽　擢刑部侍郎何喬新爲南京刑部尚

書喬新久爲人望所屬萬安輩不欲其在朝故薦往
南京雖陞之實遠之也懷恩一日請內閣言新君即
位如何令喬新陞去南京萬安默然　以少詹事楊
守陳爲吏部右侍郎　召南直隸巡撫彭韶爲刑部右
侍郎　十一月　尊謚聖母淑妃紀氏爲孝穆皇太
后建奉慈殿于宮中奉安神主一歲五享四時薦新
忌辰祭祀並如奉先殿之儀先是詔廷臣議太后享

后既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慈之建每
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儀今　孝穆神主宜於
奉先殿傍別立廟歲時祭享一如奉先殿之儀　上
從之時有縣丞徐頊者上疏請究皇妣薨逝之由以
復不共戴天之讐當時診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吳
衡俱宜逮治下禮部議禮部覆本請拘萬家親戚眷
屬曾經出入宮闈者究問萬安劉吉皆與萬家通好
懼甚私謂尹直曰我與萬家久不往來直慰之曰此
事只宜寬處共興大獄株連蔓引豈先帝之意哉安
等喜曰此言是也乃擬旨以爲外面浮議已之惟訪
求親屬之在廣西者或云皇妣本姓李入宮時誤報
李爲紀訪求數年竟不得其的　上孝思不已念吳
后保抱恩命宮中進膳如母后禮　萬安罷先是安
結萬貴妃兄弟進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深相
結納凡附己者百計援之異己者百計去之舉朝側
目　上在東宮稔聞其惡有倪進賢者少而無行安
與之爲腹心取爲庶吉士擢爲御史日與講房中之
術　憲宗崩內竪於宮中得疏一篋皆房中術也悉
署曰臣安進　上遣懷恩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爲
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　上令

憲章錄卷第三十九　六

懷恩復以章疏至閣示安每展一疏安即跪泣乞哀猶無去意恩令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遽索馬歸第初安父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一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恥如此壽卒猶贈太師謚文康其子翼爲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爲編脩俱淫恣不檢卒無嗣家財數萬皆爲妾媵子弟僮奴懷竊奔散無餘者　以吏部侍郎徐溥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擢禮部掌詹事府事　十二月　尹直以科道交

憲章錄卷三十九　七

劾其阿附李孜省乞致仕去　以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爲雲南按察副使滇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俊按鶴慶命焚之得金數百兩輸之官毀諸淫祠三百六十區所在學宮敝撤其材脩之　以劉健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兵部尚書致仕王竑卒竑字公度江夏人初爲給事中當劾王監國捽王振黨錦衣指揮馬順延之歷都御史尚書聲望益重平生守正嫉邪人知嚴憚惜不能盡究其志云

憲章錄卷第三十九

憲章錄卷第四十　弘治元年戊申

孝宗敬皇帝弘治元年春正月　擢左庶子劉健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　召巡撫遼東副都御史馬文升爲左都御史召南京刑部尚書何喬新爲刑部尚書　以給事中賀欽爲陝西左參議以母病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謂今日急務莫先于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尤當訪求真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厠其間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廵事監生陳獻章夫性高明學術純正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衙門載之祖訓職掌不過灑掃供奉閽防出入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方陳喜寧或陷主厲庭或勸易儲禍或謀賄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或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或導進淫巧此其階君悞國靈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宜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掌奏牘預大政外不可使守地方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

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能黜浮屠妄誕之邪術崇行朱子喪葬之正禮真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澆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民心目善疏入允辭　閏正月　勅脩憲宗實錄　二月　上耕籍田禮畢宴羣臣時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戚出狎語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即斥去之　以許進爲山東按察使

三月　上視太學謁先師　南京吏部主事儲巏上疏薦舉謫籍遺才先是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言事遠謫巏言五人者既以直言狥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嶺海毒霧瘴氛與死爲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裨益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　上付吏部起用之　加贈于謙特進光禄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建祠墓所命有司春秋致祭時給事中孫需等言謙功在社稷宜賜贈謚廟祀遂有是典　少詹事掌坊守陳上講學勤政疏上褒納之　吏部尚書王恕奏言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識盡察不過寄聰明於左右之人左右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或得之毀譽之言或出於好惡之私未免以直爲枉以枉爲直欲察識之真必須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才任使亦可以啓沃聖心而進於高明矣　初開經筵賜講官程敏政等宴及白金寶鈔有差　夏四月　天壽山大風雹　上遣官祭告戒諭羣臣脩省先是大學士萬安尹直既被劾罷

劉吉慮科道有言乃阿結科道昏夜款門祈免彈劾遂建言當超遷掌科道之官待以不次之位左庶子張昇上疏謂應天之實有大本有急務大本在心急務在政心在陛下固當無時而不謹畏矣政以人才爲先人才以輔臣爲先可不慎乎初科道首以萬安劉吉尹直爲言安與直以次罷遣惟吉偃然獨存知今日惟科道得言遂欲超遷科道不知朝廷用人惟取賢能不論方類吉梁佽取悅無所不至自是科道無復肯言而羣臣靡然附之臣思陛下方日御經筵虛心聽納吉以患失鄙夫爲講官領袖臣與之旅進

旅退實汗顏也先時貴戚萬通萬喜萬達等依憑宮
闈兇焰熏灼吉與締姻請托公府賂入私門李林甫
之蜜口劒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吉實合而爲一因
數吉十罪請亟譴斥以應災異以回天意疏上御史
魏璋等呵吉意交章劾昇左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
逮御史湯鵬及壽州知州劉槩下獄鵬先是以印
馬詘內閣會勅萬安劉吉尹直謂曰近日詔書稟面
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增之耳鵬即以其語劾
奏之謂其不當稱稟面且歸過於君非人臣之義數
日司禮監宣鵬入傳旨謂疏已留中鵬大言疏如不

出將併劾諸中官遂昂然而出以疏草示人已而安
肖皆免官鵬與李文祥等以爲小人退則君子進雖
劉吉尚在不足忌也吉使門客徐鵬舉御史魏璋以
殊擢使伺鵬家壽州知州劉槩與書言嘗夢一人
牽牛過澤中鵬手提牛角引之而上蓋人牽牛象國
姓此國勢瀕危賴鵬復安之兆也因餽白金爲壽鵬
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劾之謂其妖言誹謗遂捕鵬
及槩下錦衣衛獄　五月　六月癸巳朔日食　達
虜犯大同宣府詔鎮守等官各陳所見　給事中林
廷玉言玄儀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蚺發爲民然盜竊

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於是從祀咸仍其舊云　擢
湖廣按察使楊繼宗爲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尋卒
繼宗山西陽城人好善嫉惡與人不苟合先爲嘉興
知府止攜老僕一人蕭然旅寓九載考績民老幼遮
道留之不忍捨去陞浙江按察使憲綱振肅初藩臬
諸司所用咸辦於下鎮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一切
革去之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外戚宦官莊田凡
占民間地土者悉奪而還之權貴斂跡成化乙巳星
變上疏左遷雲南副使既復巡撫雲南居官三十餘
年剛直廉介之操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云　以都

指揮王欽梁宏爲都督僉事時太監李良典御廐爲
欽宏乞陞得之武選郎中陸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
極品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良等招權市
恩當正典刑疏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壯之　九月
冬十月　禮部尚書致仕周洪謨卒謚文安　召
南京兵部尚書耿裕爲禮部尚書　以張悅爲禮部
侍郎　以兵部郎中陸容爲浙江右參政容字文量
蘇州崑山人弱冠爲縣學生即有志經濟大肆力于
經史百家凡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莫不通究曉
晰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時邊報旁午章奏日

三四上凡虜情虛實地里險易兵力分合皆具中肯
緊事下九邊邊人驚服而於沮征安南沮太監李良
乞陞數事尤偉改武選郎中值　上登極上疏論八
事曰儲養台輔教導勳戚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
武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言多懇切在職
方有名例遷京堂時劉吉柄國謂容侵官將陰中之
出爲浙江參政容涖浙江尤有聲既而竟以朝覲考
察去位闔者大駭凡在君子之列者無不憤惜容著
述甚富有式齋稿救荒圖雜記等書　按陸容在當時

名實素著竟以考察去官此在弘治初劉吉當國雖
王恕宰吏部馬文升掌都察院蓋已然矣胡端敏公
在嘉靖間乃謂近年吏　上遵內閣分付下畏科道
彈劾多將剛正有爲不肯逢迎交結之人黜退致令
人才缺乏蓋亦未究其所由來也乃後則又爲一經
考察則禁錮終身自非尊德樂義藐視富貴之士鮮
不爲柄臣所制矣　十一月　把禿猛可可汗死阿
父立伯顏猛可爲可汗　十二月　土魯番殺忠順
王罕慎復據哈密　授沙狐狸金吾衛千戶初正統
中沙狐狸隨　英宗駕于虜中汲水取薪極其勤勞
也先許之召問中國如爾比者幾何對曰我何足數

勝我而精敏者十萬也先曰何不以此輩來迎駕曰先是往征東南諸國未回回即來此矣也先色動及徧旋被留虜中虜授爲士卒頭目浸用事納婦生子遂致富貴亦時奉虜命至朶顔三衛開馬市如是者殆四十年至是訪得舊在中國時所生子令輸情于朝期以明年當遂歸朝其子以聞　上允且深憫之如期率其胡婦胡兒一家悉至所攜輜重甚富入見上上恐其詐命所司詳驗莫有識者孤狸曰先帝嘗賜我一綉囊曰此周太后手製也所司取以進太皇太后曰此眞先帝物也　上乃授以千戶賜宅一區

憲章録卷第四十一　弘治二年己酉至九年丙辰

二年春正月　二月　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謚肅敏子俊嘗語人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故其不恤生民之利害以務成其功名者其意蓋本諸此又曰慎勿養交市恩爲遠慮自全之地未免躬自蹈之世猶謂之名臣豈亦未之究云　謫兵部主事李文祥爲貴州興隆衛經歷先是文祥既出爲咸寧丞王恕奏召還授兵部主事居十餘日中書舍人吉人以言事下獄乃有媒孽文祥以希劉吉意者於是亦被遣成獄降前職未幾進表南還沮寒至商河城曲河決溺死時年三十人皆惜之　謫御史湯鵬知州劉棨成甘肅坻廢吉士鄒智爲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先是棨等既下獄馬文升掌都察院以鵬受棨餽遺誹謗朝政問充軍棨比擬造妖言者律罪死時言官畏內閣威權無一人敢爲棨等申白者惟王恕上疏救之劉吉票旨不從竟發充軍時吉憾智嘗劾已飾錦衣衛因鵬獄辭連及智併下之獄逼供與鵬等往來誹謗朝政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爲判案王恕又力辯之獲免智謫石城

吏目　大理評寺夏鍭上疏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祥
廢吉士鄒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
不足以彰其譽有謫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
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惟今日之禍亦成後
世之名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
之則言者無禍然亦無名而名固歸於人主之一身
矣疏奏留中遂謝病歸　以都御史馬文升爲兵部
尚書召提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屠滽回掌院事
調南京給事中周紘爲南京光禄寺署丞御史張昺
爲南京通政司知事先是紘等奉命南京教場點軍

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內臣奏其刁蹬劉吉票旨令調
外任王恕執奏紘昺奉命點軍不宜調吉不聽復票
旨周紘張昺點軍不到不即奏聞却乃展轉刁蹬挾
制人已從寬調外任了罷恕復奏言天下大事賞與
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爲治之良法也今不
治失伍者之罪及責點操之官何以使人服哉吉猶
不從科道交奏以爲老臣言宜聽紘昺乃得改京職
吉在內閣專以報怨爲務　上初即位言官論薦大
臣必以王恕爲首及論劾大臣苾指斥萬安及吉尚
京科道保舉王恕入閣乞速罷去萬安劉吉尤激

切及安既去吉當國專政與恕內外不合恕有所行
吉必從中沮之時中官蔣琮等守備南京訐奏給事
中方向等吉票旨貶謫殆盡琮獨自如王恕言宮中
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恕薦戶科給事
中陳壽爲大理寺丞吉諷御史論壽不詣刑名改南
京光禄少卿恕又薦太僕少卿白思明爲僉都御史
巡撫延綏吉諷御史魏璋等論其不協人望調外任
知府恕憤吉沮抑屢疏求退人皆知恕爲吉所娟嫉
而畏其威權不敢言惟太監懷恩在上左右知恕之
賢吉雖嫉恕亦不敢加害云　西域撒馬兒罕遣使

進獅夷人所過橫爲侵擾禮科給事中韓鳳上言陛
下初政放驅珍禽異獸天下聞之今未踰年遽受夷
人貢獅恐無以杜方來獻者況猙獰之獸非宜狎玩
且供費不貲宜罷遣之時　上不置妃嬪繼體未立
鳳復上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舍是弗
圖乃徒建設齋醮將以徼福於神不已惑乎　三月
以吏部侍郎楊守陳兼詹事府丞掌府事　以張
悅爲吏部侍郎　夏四月　五月　河決沂城入淮
復決黃陵岡入海　六月　京城及通州等處大雨
水溢軍民房屋傾倒人畜多溺死　詔審錄獄囚百

官各陳政事闕失時皇莊厲民戶部郎中周軫言天
子藏富於民不當有莊宜捐以與民否亦宜革管莊
名目與民佃種責民入租有司解送以進疏入留中
秋七月　陞福建布政使戴珊爲副都御史撫治鄖
陽　八月　刑部尚書何喬新等言伏覩大明律四
百六十條其間計贓科罪者居多至於計贓又須估
鈔方可定罪然計贓科罪者律也律一定而不可易
以贓估鈔者例也例所以輔律可隨時損益之但國
初制律之時每銀一兩值鈔一貫今則值鈔八十貫
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盜銀四十

兩方得斬罪今常人盜銀一兩監守盜銀五錢即坐
絞斬罪名雖曰民俗澆漓恐人易犯故重以懲之然
非祖宗制律之本意矣查得正統成化間都御史陳
智御史李正卿等各有論奏或欲照依國初估鈔常
人盜銀八十兩方坐絞罪或欲照今時估鈔常人盜
銀一兩即坐絞罪合而論之贓輕罪重者似過於刻
贓重罪輕者似失於縱合無今後估計鈔貫銀每一
兩銅錢一千文各值鈔四十貫庶幾得中時議者以
銀錢估鈔舊例行之已久宜仍依原估喬新等議遂
不行　以周經爲禮部侍郎　以平鑾將軍顧溥鎮

守湖廣　九月　徽莊王乞陞鈞州爲府不許　冬
十月　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卒謚文懿守陳浙江鄞
縣人性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
權幸有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親喻意守陳謝却之
謂其人曰吾猶婺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
而改節耶嘗被命教內豎多爲近侍與守陳同事者
率因之取寵貴而守陳獨無所資藉嘗言古人謂國
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五

年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採輯
尚可補國史之缺景皇帝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
標目猶書郕戾王附是宜改正草奏欲上以病不果

春正月　致仕大學士劉珝卒珝字叔温壽光
令州縣選民壯　十一月　築高郵湖隄　十二
月甲申朔日食
人以進士庶吉士授編脩歷官殿學善談論遇人無
矯飾景泰初議迎鑾成化初議屢皇后喪禮末年論
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卒定儲位有六臣之節
而憲宗實録乃多隱詞云　二月　封后父張巒爲
壽寧伯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徐溥少詹事汪

諧爲考試官　三月　殿試賜進士三百人狀元錢
福孫以不檢敗內方良求彭澤皆有聞于後　復官
員給由例先是成化甲辰令被災所在考滿官員納
米預備賑荒免赴部惟造牌冊差人齎緻至是王恕
等會題考課之法廢格不行甚非政體今後考滿官
俱令給由赴部照例考覈從之　夏四月　河決原
武議遷河南省城不果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
定預備倉糧州縣每十里以上積糧一萬五千石
州縣官考滿稽其備荒積穀多少以爲殿最　五月
六月　伯顏猛可遣人貢馬　秋七月　以謝鐸

爲南京國子祭酒　八月　以侶鍾爲副都御史巡
撫江南　九月　撒馬兒罕道南海貢獅却之　閏
九月　以副都御史王繼巡撫陝西　冬十月　十
一月　星見于天津　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
得失刑部侍郎彭韶上言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
能爲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馬錢糧工匠盡付其手分
領相沿更相倣做虛實遮掩誰能詰之比見凡有違
奏先允而後下部該部承行不復審處及至有犯多
從寬宥弟宅踰制服食求奇聲勢移人望風震慴於
斯極矣可不亟爲懲戒乎又言巳發隨至一朝竊見曰

辛亥　四年春正月　禁胡服胡語　刑部尚書何喬新致

仕喬新執法不阿羣小多不悅有御史鄒魯謀躐陞
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魯遂誣劾喬
新受親故餽遺值劉吉素嘗喬新得魯劾章從中主
之遂下喬新錦衣衛鞫訊無驗喬新仍乞致仕而歸
四輔亦論外　以吏部左侍郎彭韶爲刑部尚書
以林俊爲湖廣按察使　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
下獄奪爵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秦紘亦下獄坐免景
在鎮貪暴不法紘具列其狀劾之逮景下刑部獄抵
法追贓鉅萬慮其爵景求援于戚畹壽寧侯內降減
其贓且擿他事誣紘以圖報復由是紘亦被逮坐免

既而景賊銀追及八百兩詔免其餘彭韶上言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以圖自便景所追贓數十未及一乃特蒙恩盡行蠲宥如物論何且景賊既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又可營求出鎮矣竊回藉口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不聽　二月　勅兩京三法司及天下大小問刑衙門欽恤刑獄　三月　夏四月　勅諭三法司堂上官審録在京罪囚　南京國子祭酒謝鐸致仕　五月　以童懋爲南京國子祭酒　六月　南京工部侍

郎黃孔昭卒孔昭浙江太平人初舉進士授工部主事歷調吏部文選郎中以人才爲念常曰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士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爲文選而慎重爵賞之意不過欲稽遲以俟賄耳　上惡之使中官至其家勑令致仕去初吉屢被彈章仍加官進秩市人嘲之稱爲劉綿花謂其愈彈愈起也或告吉以爲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好恢諧者吉因奏定舉人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至是吉出城兒童走卒羣指之曰綿花去矣吉去舉人會試禁限亦除　二十四　冬十月命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健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副總裁禮部尚書掌詹事府立潘加太子太保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汪諧進禮部侍郎　按王鏊曰前代脩史左史

部左侍郎張悅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一月　興獻王徙封于安陸　十二月　復起秦紘爲南京戶部尚書紘既免科道交章論救王恕亦極言紘清忠不宜罷遂起用　錦衣衛都指揮使朱驥卒驥少保于謙婿也天順初坐累謫戍化初得還任二年以兵部薦陞指揮僉事掌錦衣衛印奉勑兼理機密糾察之務驥爲政不苛時重妖言禁几株連波及者悉罷不問司衛事二十餘年善始令終君子稱其老成得體敦厚不刻云　封皇太后兄王源爲瑞安伯弟王清爲崇善伯王濬爲安仁伯源尋進爵爲侯

以白昂爲左都御史戴珊爲刑部右侍郎

五年春正月　二月　封陝巴爲忠順王入哈審三月　冊立　皇子爲皇太子詔赦天下　夏四月大學士立濬上疏陳時政之弊大畧謂　太祖開國洪武建元歲在戊申我　皇上登極改元之歲適與相符天意殆欲陛下紹休烈祖也遡觀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年以後往往中微政務日弊風俗日媮紀綱日弛由是馴至於不可振起此無他繼體之君皆生于豐享豫大之際宮闈逸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頹倒錯亂而甘爲敗亡之歸故也向使其君君臣當其將微之時灼然預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脩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於此哉今災異迭見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于禁中其咎徵之應甚可畏也宜躬庶政盡復舊規以應天意願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姦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爲二十二條以爲朝廷抑遏姦言社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　上覽奏甚恠悅以爲切中時弊命議行之　詔以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者俱係輔佐太祖南征北定天下大有勳勞之人今其子孫有不沾寸祿與編民無異欲量加恩典俾奉其祀該部查勘明白具實以聞蓋用禮科給事中吳仕偉建言也於是吏部行各所在查取開平王曾孫常復寧河王玄孫鄧炳岐陽王支孫李璽東莞王玄孫湯紹宗赴京兵部奏請俱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俾各近其

增墓以便奉祀　録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爲處州衛指揮使先是景泰中録基七世孫與顏孟二氏後並爲翰林五經博士至是給事中吳仕偉復言誠意伯乃功臣其後不當爲博士乃改是職　提督軍務副都御史鄧廷瓚總兵鎮遠侯顧溥討貴州蠻　五月　六月　改黃綬爲南院左都御史秦紘爲南戶部尚書　秋七月　河決張秋　八月　壽寧侯張鶴齡襲封壽寧侯　令繼卒追封昌國公壽命其子鶴齡襲封壽寧侯　令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於運司招商開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國初以來天下鹽課俱於各邊

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准安人鹽商甚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逐利之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洪同年最厚淇遂奏准商人赴鹽悉輸銀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課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其壞舊法也商人赴邊開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湧邊儲自此資於內帑而國賈民貧日難整理矣　九月　冬十月　十一月　停止生員吏典上納事例王恕等奏訪得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聞有納糧納銀爲監生吏典等項事例糧草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近年以來各邊并腹裏少有災傷所在守土等官輒便奏開生員吏典納粟等項事例遂爲長策自有此例雜進者日多一日以致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不得出身候選多至十五六年以上纔得一官年已向衰誰肯盡心職業又況前項納粟人等既以財進身豈能以廉律已欲他日不貪財害民何由而得本部已於弘治元年三月具題停止續該山東巡撫王鏊南

畿巡撫侶鍾各明知本部題准停止再不許奏開前項納銀事例乃敢故違戶部亦不查照輒使朦朧覆奏准行是使後來雜進人數愈多選法愈滯況其所得銀物不及一貴族所積濟人不多壞事實大所宜通行就便停止今後各處災傷任從巡撫等官多方區畫再有奏開前項納銀事例聽從本部并科道官糾劾治罪　上從之　十二月　以樊瑩爲河南按察使尋遷應天府尹　六年春正月　詔考察官員未及三載被黜者非有貪暴實跡許復職　二月　兵科給事中吳世忠疏

乞推恩典以表忠義謂昔
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脩練子寧鄒瑾魏公冕齊泰
黃子澄諸人皆伏節以死夫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
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之伏節者夷齊之志天
下之大慮也微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
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
諸臣之迹爲疑而不敢言此皆不知祖宗之心帝王
之孝者太宗嘗謂羣臣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寧若
在朕固當用之　仁宗即位之初即詔齊泰方孝孺
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識抄沒充軍者悉皆赦回此

二聖之所已行者也且仁宗既罪李時勉而日後又
有忠文之諡　英宗既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廟祀之
舉祖宗雄畧率多類此陛下以祖宗之心爲心褒表
諸臣九廟神靈豈特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格不
行　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
陽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陸簡爲考試官取汪俊等三
百人　三月　廷試賜毛澄徐穆羅欽順等進士及
第出身有差　刑部尚書彭韶罷先是亢旱求言韶
陳時政得失乞減去皇親昌國公墳塋工程及乞速
正中官王萌苗通高永之刑皆時所不敢言者左右

及戚畹皆不悅大學士徐溥亦與韶不協韶乃引疾
乞骸骨歸壽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韶字鳳儀莆田
人舉進士筮仕刑部司屬以至尚書始終一節林俊
奏謂彭韶正色立朝先憂爲國生今之世無愧古人
沒而易名宜如吳訥魏驥葉盛等謚斯爲近之不知
定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舍大錄細不副其平生之
行不足以服中外之心請乞改謚不報　內旨以通
政司經歷高祿爲本司參議王恕言祿出自科目自
可遠到而越次超升恐非所以愛之唯以天下之官
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義事乃止　以右都御

史白昂爲刑部尚書　擢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爲
右副都御史督治決河先是河復決楊家金龍等口
東衝張秋堤命工部侍郎陳政治之政卒乃命大夏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罷時大學士丘濬亦階
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一日內宴濬以內閣位恕上
恕以已冢宰不宜居禮書下頗有言適太醫院判劉
文泰援例求進事下吏部議格不行文泰因憾恕遂
訐奏恕變亂選法及不當令人作大司馬王公傳內
多詳述留中之疏并封所刻傳進之濬謂恕賣直沽
名恕上疏自劾乃下文泰獄降御醫恕求去益力詔

气之命乘傳以歸有司歲給役米文泰之奏訐濬陰
廣之於是言官交章劾濬娟嫉妨賢乞賜罷黜上不
聽　改禮部尚書耿裕爲吏部尚書　命孔彥繩爲翰林
禮部左侍郎倪岳爲禮部尚書　命孔彥繩宋衍聖公孔
世襲五經博士主衢州孔子廟祀彥繩宋衍聖公孔
友端孫也友端從宋高宗南渡留居衢州遂以衢州
爲闕里仍世襲衍聖公爵入元始廢遣祭田五頃至
是因守臣言授是職奉祀　夏四月　太監韋泰傳
旨如今天氣暄熱兩法司錦衣衛見監囚犯笞罪無
干証的便放了徒流以下的減等發落重囚可矜疑

并枷號的都寫來看　五月　侶鍾爲戶部右侍郎
總督京儲　閏五月　復以張悅爲
南京右都御史　八月　以周經吳寬爲吏部左右
侍郎　九月　冬十月　土魯番侵哈密執陝巴命
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經理哈密　勅南京內外
守備曰我國家並建兩京南京乃　太祖開基重地
列聖相承恒必慎擇其人以司留鑰爾等受茲守備
之寄不爲不重惟昔成周雖營洛邑而猶宗豐鎬唐
人雖都長安而尤重晉陽我　祖宗慎重南京在永

樂洪熙付之監國儲君自宣德正統以來委之內外
重臣其憂深慮遠思患預防之心蓋與古人同一揆
也爾等其思祖宗慎重根本之意體朕委任責成之
心協恭和衷同心戮力俾朕無南顧之憂則爾等功
德茂著朕亦官賞懋加矣欽哉　十一月　十二月
七年春正月　興王之國安陸州　上弟九人　興
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經王榮王岐雍二
王無後　山西巡撫張敷華奏乞增辦池鹽課以補
宗藩歲祿從之時宗室日繁而山西累歲荒歉祿米
多缺故也　二月　河復決張秋　貴州蠻平加顧

溥歲祿鄒廷瓚右都御史掌南院事　三月己卯朔
日食　夏四月　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都
御史劉大夏督治張秋決河先是大夏既受命循河
上下千餘里相度形勢乃集河南山東二省守臣議
之大夏曰黃河猛悍張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輒治治
于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
東之患俟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
而張秋東堤決九十餘丈合運河水盡由東阿穀亭盬
河以入于海糧運愆期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
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興等協治之

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獄謫爲長沙府同知時茂仁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旣委劉大夏又差李興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銳取回專委大夏且謂水陰也其應爲宮闈爲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與等切齒之誣奏茂仁爲妖言逮繫錦衣衛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府同知茂仁守陳子也

塞張秋隄更名安平鎮先是劉大夏等發丁夫數萬於黃陵岡南濬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濬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爲二泓

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于淮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始塞張秋隄分土命工五旬而事竣　按治河之議自漢迄今紛載史集可謂周悉但河決不常亦無定處治之寔無上策唯宋濂謂自禹治水之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其自大伾而下北過滎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入海盖河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淮使一淮兼受黃河之全欲其不潰溢而汎濫胡可得哉今黃河以北古道形跡尚存因而相其地勢濬爲支河以達平原直沽諸處旣可以殺其合流衝決之勢又可以得其灌溉潤澤之利而北方旱溢之災亦因之而可免矣乃今興脩水利之說獨聞於江南而北方則置不一講何也　改南吏部考功郎中儲瓘爲吏部考功郎中瓘留意人才考注臧否無不曲當　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僉事侯謙經畧哈密還京下獄哈密任肅州西北千五百里本古之伊吾廬唐之鞾靼回回雜處之國也其北天山與兀剌相界西接火州爲諸胡要路永樂初即其地設哈密衛封元肅王之裔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令爲西域之喉襟以通諸番之朝貢脫脫死傳其

子卜答失里以及孛羅帖木兒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王鎖檀阿力侵哈密虜王母金印以去其衆逃居肅州及苦峪城朝廷屢命守臣經畧而王母金印竟不獲返十四年鎖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間請封王母外甥都督罕慎爲忠順王罕慎畏吾兒種也二十年遣使送入哈密甘肅鎮巡而下皆以興復哈密爲受賞弘治改元阿黑麻以罕慎非肅王後乃假結婚而殺之尋遣使入貢求封不許弘治四年王母已故阿黑麻乃以金印城池來歸會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自稱忠順王裔盖

姦人數之其實非也五年兵書馬文升誤聽三種頭目告保遂立安定王姪陝巴爲忠順王甘肅守臣急欲成功倉卒遣使送之識者曰夷虜貴種類曲先本酋番必不心服阿黑麻聞之果怒六年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至京師上遂命張海侯謙往經畧之海等至甘州遣使齎勅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久不報海等上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撫之叛則拒絕之而已遂脩嘉峪關捕通阿黑麻黠詐回夷二十

餘人奏發廣西海等還　上以其無成功下之獄降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諛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原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　上嘉納之　命甘肅巡撫許進總兵劉寧帥師經畧哈密入其城而還先是張海等既撫處無功阿黑麻益驕肆聲言領夷兵一萬用雲梯攻肅州城并躁甘州復令頭目牙木蘭率番夷數百據哈密時肅州撫夷指揮楊翥以奏事至京翥熟諳夷情兵部尚書馬文升詢以襲殺牙木蘭之策謂從罕東衛至哈密道路徑捷若調罕東番兵三千爲前鋒以漢兵三千爲後援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取之必矣文升

八年春正月　二月　少保大學士丘濬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文莊濬平生著述甚多有瓊臺類稿世

史正綱家禮儀節朱子學的及大學衍義補諸書命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李東陽詹事兼侍講學士戶部右侍郎　安南侵占城占城國王遣使入奏請命官往問其罪　上欲從之徐溥等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脩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至其國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乃止　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徐溥等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黷于祭祀時謂弗欽且初

喜乃奏請勅甘肅守臣如耆策進偕寧至肅州駐師
嘉峪關外候罕東兵久之不至乃與副總兵彭清督
兵冒險進至哈密城牙木蘭頒知之率衆遁去惟餘
酋夷八百人登臺自保進諭之使下將士欲盡屠之
進不可乃止僅斬首四十餘級而還　吏部尚書耿
裕卒謚文恪裕遵其父九疇之教世守清脩不營産
業不治居第儉約蕭然無異寒素表儀縉紳世濟其
美　三月乙酉朔日食　夏四月　張敷華改陝西
巡撫　五月　東南諸省大疫　六月　上杭盜復
起　秋七月　西北諸省大旱　八月朔日食　以

副都御史金澤總制江廣湖福軍務撫捕荆襄羣盜
九月　冬十月　南京地震　十一月　陝西貴
州地震　十二月　靖虜衛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震
電禮部以聞　上令兩京文武羣臣同加脩省直言
闕失戶部主事胡爌上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
西北旱燠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大變也陛
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用
劉良輔輩左道惑亂聖心務齋醮糜費財用差遣在外
如虎吞噬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於
宦官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爲恥言官有所舉劾聽前

丙辰

顧後苟且塞責陰盛陽微災異曷由弭乎乞用臣言
則邪佞斥而陰慝消矣疏入未下人皆爲爌危既而
廣等果以贓敗由爌啓之也　以張悅爲南京吏部
尚書尋改兵部　是年北虜擁衆入河套住牧
九年春正月　追封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廷
二月　以屠濬爲吏部尚書人異之　土魯番俊
據哈密　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
侍讀學士王鏊爲考試官取陳瀾等三百人　三月
廷試賜朱希周等二百九十八人進士内有陳茂
烈　夏四月　以吏部左侍郎周經爲戶部尚書時

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宮經言國體
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有中官織造南京奏給長
蘆鹽八千引鬻于兩淮仍給淮鹽價銀二萬兩經言
鹽policy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若許之越境則私販必
多官鹽反滯乃命止長蘆鹽勿給又有旨取太倉銀
爲張燈具經言不可以小民膏脂供耳目之玩乃命
以明年内庫歲額補還之時邵寶爲戶部郎中經委
閻童奏釐正度支一時恩倖請求多所奏抑　以禮
部左侍郎徐瓊爲禮部尚書　六科都給事中龐泮
等及十三道御史劉紳等俱下獄時武岡州知州劉

遂以事忤岷王王訐奏之逮繫錦衣衛獄泮等率同列交章論救　上震怒并逮繫之有御史張淳公差回耽不得與即上疏申救大學士徐溥等亦力諫言遜情輕譴重言官爲國盡忠而槩以爲罪後有大利害大闕失誰肯言者上乃釋之　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面召儒臣諮議政事令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不有繫于此則必繫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

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爲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宮神樂觀師殿及崇經廠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昔李絳有言憂先干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妄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上嘉納之　改倪岳爲南京吏部尚書　五月

六月　秋七月　以副都御史許進巡撫陝西

八月　九月　以戴珊爲南京刑部尚書　冬十月

致仕尹直上賀萬壽聖節表及太子承華箴郤之

十一月　以張敷華爲刑部侍郎　十二月　以

王鴻儒爲山西提學僉事　陞廣東順德知縣吳廷舉爲四川成都府同知先是廷舉初令順德值屠滻以都御史提督廣東軍務檄廷舉至督府溫言問勞廷舉曰知縣越境奔命必有地方重事滻乃以順德權鐍家廟工程相托廷舉曰時歉民貧一夫不敢役

分金不敢用遂辭出滻爲別處巡按御史汪宗器亦惡廷舉曰彼專抗上官市名遂捕縣所縱盜逼誣廷舉加以嚴刑盜曰死吾分也不敢誣廉令廷舉囚服桔手月候盜廷舉卒得曰順德之政遠古循良中外久知至是滻猶舊怨僅遷同知尋以憂回復改於江

憲章録卷第四十二

弘治十年丁巳至十六年癸亥

十年春正月　二月　以考功郎中儲瓘爲太僕少卿　三月　命内閣及翰林儒臣纂脩大明會典　命司禮太監韋眷至内閣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　上命左右取羣臣章奏付溥等看詳相與議定批詞以次陳奏上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批畢發出中有山西巡撫及禮部諸疏皆從容賜茶而退李東陽謂自天順末至今二十餘年間嘗召内閣不過一二語是日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答賜茶而退李東陽謂自天順末至今二十餘年間嘗召内閣不過一二語是日經筵罷有此召因得以窺天質之明睿廟纂之周詳庶幾都俞吁咈之氣象云　召前左都御史王越入見加太子太保命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經畧略密先是越奪爵謫居安陸弘治改元詔放還鄉尋以寘緣復左都御史致仕至是乃起用之　命戶部侍郎劉大夏整理北邊糧草時北邊倉儲告乏大夏受命經理瀕行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凡境内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輸者悉聽其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草自百千石草千萬束倉場蓄積有餘蓋往時糴買法糧百千石草千萬束者方准告報以故中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陸續運至羊利十五自大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自得告輸中貴子弟即欲收糴無處可得遂上軍民云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僅見此耳大夏尋以病三疏乞歸　大同宣府諜報虜犯邊命中官武臣練京營兵以待以兵部左侍郎李介兼僉都御史提督軍務介等至邊虜已引去　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撫治兩廣地方陶魯平魯廣西蠻林人景泰初以父成死事蔭授廣東新會縣丞年甫弱冠有膽畧適廣西猺賊流劫雷廉高肇勢熾甚將及新會魯即其民築輔城置壁寨相聯絡誓死以守賊至不能克遁去時稱其功遂陞知縣進府同知平擢按察僉事專治盜賊九載蒲進副使嘗平山後賊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新寧縣復平廣西浔梧劫浦府江田州諸賊擒斬其數萬計皆親冒矢石前後

身被數十創陞按察使進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
察副使並奉勅撫治兩廣民稱為三廣公云蔭其子
錦衣衛世襲副千戶　夏四月　五月　京師風霾
各省天鳴地震求直言　六月　秋七月　八月
上御平臺召輔臣議政事　土魯番請歸陝巴於哈
密　九月　冬十月　以篩冠宣大許仁
率師劉大夏轉餉禦之　以王越總制寧夏甘涼寧
務經畧哈密　十二月　加王越少保　以許進之
戶部侍郎

十一年春正月　二月　進內閣大學士徐溥少師

兼太子太師劉健少傅李東陽謝遷並太子少保
兵書馬文升少傅兼太子太傅刑書白昂太子太保
戶書周經禮書徐瓊工書徐貫左都閔珪並太子少
保　三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　以程敏政為禮部
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　夏四月　五月　六
月　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衛者不覺馬文升謂
部郎中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為非既當備盜亦宜
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焚既而
禁中亦火乾清宮焚或問孟春此出何占書孟春曰
予不曉占書曾記宋人紀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日
有熊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倅趙允紹曰熊於字
能火郡中宜慎火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
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　秋七月　徐溥乞致仕許
之　八月　復封陝巴為哈密忠順王　九月　冬
十月　清寧宮災勅文武羣臣同加脩省大學士劉
健李東陽謝遷各乞罷不允遷復舉學士吳寬王鏊
自代亦不許　湖廣按察副使林俊上疏陳時政且
引疾乞致仕不待報徑歸　太監李廣自殺廣以左
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廣進言建毓秀

亭于萬歲山亭成幼公主中痘醫察不效廣飲以符
水遂殞宮中方咎廣而清寧宮災咸謂建亭年月犯
太歲　太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
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戶科
給事中華昶上言二事一曰廣言路以開天下之壅
蔽大畧謂今日致災之由若貪黷之未去關失之未
脩生靈困苦之未蘇邊境憑陵之未息諫官得言之
既官亦得言之大臣得言之小臣亦得言之必使天
下無不敢言之人無不可言之事又勅所司考諸數
十年之前一二年之內有直言獻于朝廷有直聲動

于天下而解職調官者悉俟復而遷諸可爲之位又當明示條章俾凡在臣工無得以言爲諱二曰明國法以誅天下之奸諛大畧謂吏久而奸法久而玩今天下之財多聚於大臣大臣之財多聚於內臣內臣之惡莫甚于李廣雖云自殺寔天所誅也其餘黨猶蟠據于中外里巷傳誼士人閒議凡有欲謀爲大京堂者必以二三千計此輩盜攘剥削已不容誅況又納諸宦官之門以爲固結之計將何所不至邪願亟發李廣之私籍盡收李廣之私人合其數十百萬之賂內充帑藏之虛外舒軍國之用亦足以寬一分之民

力非止弭災之一端也　上命內侍搜索李廣家得一納賂簿籍首進之簿中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　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上悟廣贓濫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預名者幡懼危甚各潛赴戚畹壽寧侯處求救昏夜奔馳不期而會者十有三人事雖得寢而納賂者之姓名一一盡傳於朝野矣　十一月　十二月　詔清寧宮災寘恤天下　總制三邊軍務左都御史王越卒謚襄敏或謂其復起者乃寘緣壽寧所致云

十二年春正月　遣官復送前忠順王陝巴入哈密先是土魯番王阿黑麻以不得通貢貿易且夷使寫亦滿速兒等皆安置閩廣不得歸乃遣使將陝巴及金印送至甘州以求寫亦滿速兒等復通貢如舊王越在鎮時奏言哈密爲土魯番所破父弗繼立近番酋引罪還所侵地宜封其故王以守之兵部尚書馬文升因越奏乃請給陝巴蟒衣冠服令甘肅鎮巡護入哈密論興復哈密功甘肅總兵官都督彭清巡撫都御史周季鳳而下陞賞有差

舉人命大學士李東陽掌詹事府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程敏政爲考試官三場甫畢給事中華泉上疏畧曰程敏政素因不謹已放歸田營求李廣復官禁近叨爲考官甘心市井將論語表題策二問四問題賄賣與江陰徐經蘇州唐寅二生狂童孺子先以題問人且驕於衆已而果然敗露至此百口難掩臣思景泰年間徐泰賈中順天解元事露覆試學士高穀曲護幸免今徐經與泰同家敏政又從而招徠之遂與唐寅等相率以賂其門朝廷取士之科關繫最大豈容再壞疏入下錦衣獄候問禮部尚書徐瑤等覆議令敏政違避其私賣三場題目傳誦于外恐或未眞

兇未開榜其所買之人倫否取中難以定奪合令李東陽會五經同考官將場中硃卷凡經敏政看者重加校閱果有情弊出場之後通行究治　是月二十九日揭曉取倫文敘等三百人凡敏政所取者李東陽等俱封收備照不錄　三月　殿試賜倫文敘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工科給事中林廷玉復疏程敏政事謂臣嘗爲同考試官與知簠內事且職在諫垣不可循默但據簠內所見敏政閱卷可疑六事上之於是逮廷玉敏政并下獄　夏四月　會多官廷鞫華昲林廷玉所劾程敏政事問黜舉子唐寅徐經

等十餘人爲民令敏政致仕調昲南京太僕寺典簿廷玉海州判官　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上言竊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豢養狃於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推姦避事爲老成黨惡和光爲忠厚其羣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羣猜百口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爲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托行否以爲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非由於此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　五月　以張敷華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等處　起林俊爲廣東右布政辭不赴　六月　曲阜孔廟災遣翰林學士李傑祭告　時外戚張氏有河間賜地數百頃欲併其旁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戶部尚書周經上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三分而此獨加稅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寧廟后

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爲業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外戚異矣疏至三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爲東宮莊者　上因經奏皆抵之罪一時貴戚近幸有所陳請經一切裁以法皆欽不得肆　致仕禮侍兼翰學程敏政卒　以禮侍兼翰學傅瀚掌詹事府事　秋七月　巡撫宣府謝鐸以禮侍掌國子監學士徐溥卒　十月　命採珠於廉州珠池費銀一萬七千兩有奇獲珠不償所費　廣寇榆林寧夏大同　皇太子講學少間少詹事吳寬率僚屬上疏曰

編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閒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傅居宿于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于內終不若出就外傅親近儒臣講習治道所得爲多也　十一月

上高王宸濠嗣封寧王　十二月　南京兵部尚書張悅致仕

庚申　十三年春正月　命法司刪定條例時法司苦累朝條例繁多　上命刑部尚書白昂會九卿大臣刪定畫一頒中外行之　大學士劉健等上言自古願治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機祖宗黎明視朝每日奏事二次適者禮朝太遲散歸或至皆黑四夷朝貢奏所觀瞻庶府文移多致寢閣矧今各邊啓釁四方荐災尤爲可慮忘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也　上嘉納之　北虜火篩寇宣府大同等處京師戒嚴分遣文武大臣守潮河川天壽山居庸紫荊白羊倒馬關命平江伯陳銳總兵戶部右侍郎許進兼都御史提督軍務經畧宣大　以林俊爲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理操江　二月　陳獻章卒

三月　問刑條例成　夏四月　以張元禎爲翰林學士　帝御平臺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議政事罷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遂安伯陳韶以保國公朱暉鎮遠侯顧溥惠安伯張偉爲京營總兵溥同英國公張懋提督團營　五月甲寅朔日食　彗星見

吏戶禮刑工部尚書屠滽周經徐瓊白昂徐貫各上疏乞致仕許之滽昂並加太子太傅經瓊並加太子太保各歲給人夫賜璽書給驛以歸　以右都御史伯鍾爲戶部尚書掌詹事府禮部左侍郎傅瀚爲禮部尚書左都御史閔珪爲刑部尚書工部左侍郎曾鑑爲工部尚書　起養病戶部侍郎劉大夏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先是兩廣軍多爲鎮閫及總兵私役大夏至申明曉諭各出其私役者歸伍十三村素強悍悉服從帖息　六月　召南京兵書倪岳爲吏部尚書南京刑書戴珊爲左都御史　加兵書馬文升少傅刑書閔珪太子太保　河決曹單　以梧州知府張吉爲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　秋七月　虜寇榆林　以王鏊爲吏部右侍郎　以王軾爲南京戶部尚書　八月　陳獻章卒

巽城目保無功而還罷任閑住許進亦致仕　九月　以秦民悅爲南京兵部尚書林瀚爲南京吏部尚

書　冬十月　十一月　虜寇偏頭關　十二月
火篩入河套　孫需爲浙江左布政使爲副都御史
巡撫河南　左都御史鄧廷瓚卒　兵部奏准凡大
同山西宣府延綏寧夏遼東薊州紫荊寔雲等邊應
禁林木不許軍民人等砍伐違者問發煙瘴地面充
軍若軍職降二級發回衛所終身帶俸差操文職降
邊遠敘用
正統十四年春正月朔陝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
震有聲轟城郭尤甚聲響如雷傾倒官民房屋五千
餘間壓死男婦一百七十自朔至望震猶未息縣東
安昌八里徧地決破湧水有裂開地長一二丈或四
五丈者湧出溢流如河南京僉都御史林俊上疏援
古今徵應指斥時忌又疏乞録正人以教東官因薦
謝鐸儲瓘楼縻等堪爲輔導　虜酋火篩擁衆入寇
榆林　二月　馬文升上言地道主靜動則失常考
之古典凡言地震者乃坤不承乾臣不承君夷狄不
承中國之兆然亦未有震於元旦者亦未有梨地成
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罕見也陝西四隣皆虜
而延慶二府又密邇河套地震未已而胡虜乘之侵
凌之兆亦已明矣且小王子部落日衆酋首火篩梟
雄點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值茲民困財竭兵衰
將懦之時而欲安內以攘外脩德以弭災亦甚乎其
難矣伏望陛下祗畏變異脩省尅責節金帛以備賜
急罷齋醮以省浪費止傳奉之官禁奏討之地將陝
西織造絨褐內臣早取回京以蘇軍民之困宗社生
靈庶幾有賴　上曰覽奏具見忠愛所司即便施行
命保國公朱暉佩征虜將軍印總諸路兵赴榆林
禦虜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暉等臨邊覘虜酋所
在至河套而還　以南鴻臚卿陳壽爲右僉都御史
巡撫延綏時火篩侵犯劇甚邊堡失事鎮城晝閉壽
兼程赴任先飭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兩旬間與
虜戰三勝虜知有備遂渡河北遁同事者諷壽注子
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
竟不許時論賢之　保定府臣獻白鴉以爲祥瑞禮
部尚書傅瀚劾其不當奏詔斥遣之　三月　夏四
月　五月　六月　起致仕僉事章懋爲南京國子
祭酒時遭父喪詔司業署事眞鉞不補聽懋終制赴
官　秋七月　虜酋火篩復擁衆寇大同威遠勢甚
猖獗京師戒嚴　上親灑宸翰賜馬文升以尚膳品
具召入便殿議戰守之策命保國公朱暉等整搠官

軍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堠脩戰具既而虜引去　遞
戚王府房價及開壙造墳價銀有差具會典中　廣
東提學僉事宋端儀卒端儀字孔時莆田人雅志理
學嘗編考亭淵源初稿未就而卒　掌國子監禮部
右侍郎謝鐸上言四事一曰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
謂當如先儒熊去非之論立叔梁紇之祠而配以顏
路曾哲孔鯉以安其子配享之位黜吳澄之從祀以
明其事元之非二曰重科貢以清入仕之路謂各省
考官皆御史方面之所辟召職分既卑權衡無預以
外簾之官而專去取關節相通人圖倖進必差京朝

官二員以爲主考庶幾英華獎而真才可得歲貢一途
雖亦得人但近來提學官類從姑息必責其果通三
場方許充貢三曰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謂順天應
天寔爲京府大興宛平江寧上元四縣皆爲附郭學
校之設惟二府有之而四縣皆未嘗有凡今附郭縣
分供各有學其視京府實爲冗濫請從順天應天之
制量加廩增歸併府學庶冗員革而風教稍重四曰
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謂納馬納粟入監者其賢否
不一二而不肖者常千百今日之所輸行將取償於
他日若此策再行則彝倫之堂亷爲交易之地必嚴

子云　改兵部尚書馬文升爲吏部尚書召總督兩
廣右都御史劉大夏爲兵部尚書　十一月　以張
敷華爲南京右都御史　十二月　召戶部尚書秦
紘兼都御史巡撫陝西
十五年春正月　江西盜起勅都御史林俊巡視江
西兼督軍務俊至榜示許盜自新抵新昌親入賊巢
賊首王五率衆出營擒四十餘賊自效賊黨解散遂
改巡撫庶務一新尋以憂歸江西人皆攀轅不忍其
去　二月　禮部尚書傅瀚卒以左侍郎張昇爲禮
部尚書　會試天下舉人命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吳

寇侍讀學士劉機爲考試官取魯鐸等三百人　三月　廷試賜庚海等三百人進士選何瑭等爲厥吉士　夏四月　以羅欽順爲南國子司業　以秦紘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整鹽課興屯田先後斬虜首九千脩堡砦一萬四千所劃山崖三千里　五月庚午朔日食　陞開城縣爲固原州開設總制府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涼固原猶爲內地得以休息自火篩入寇之後遂爲虜衝於是始改立州治而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參將遊擊等官遂成巨鎮　時北虜逼近塞下邊臣告急　上以兵事屬中官苗達

謀出兵圖之密言于上乃召劉大夏議之大夏以爲不可　上曰永樂間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皇上聖武固同于太宗今將士遠有不逮且當時如淇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之將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上乃悟曰善朕幾爲人所誤事乃緩　戶部尚書倪鍾罷召南京兵書韓文代之　六月　秋七月　發保定京操軍回衛團操先是　上欲於附近團操以按京師問於劉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兩班一萬人同衛團操奏入　上可之遂勅都指揮戴儀往任其事　召劉大夏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大夏對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　上曰各軍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貧對曰江南困於運糧江北困於京操此外浪費猶有不能盡知者翌日即詔各衙門條上軍民疾苦有造飛語帖于宮門以誣大夏者　上曰宮門豈外人能到必內臣憎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爲耳　減脩清寧宮夫役先是詔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劉大夏知工少人多蓋監督中官有所利而爲此也奏請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于

上上令司禮監諭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爲重率意減去人夫可調旨切責之劉健曰愛惜軍夫兵部職也近日劉大夏每以老辭位朝廷每下溫旨勉留請猶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討得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　上欣然納之所役軍夫悉如大夏所裁之數　八月　改仕尚書項忠卒　九月庚午朔日食　十月　以都御史楊一清提督陝西馬政　致仕尚書張悅卒悅字時敏松江華亭人自少篤學力行鄉里推重　旌仕刑部出爲浙江提學請託不行歷官官保清約

以終其身儉素一如寒士謚曰莊簡眞無愧云　十一月　雲南晝晦　十二月　前刑部尚書致仕何喬新卒謚文肅喬新剛介寡與平生唯與彭韶丘濬爲相知所著有周禮註解宋元史臆見椒丘文集等書　上召劉大夏戴珊問曰遍聞軍民多不穫所焉得天下太平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太急唯行所當行久之天下自治　上曰閣臣如劉健亦可計事顧其所與之人太雜耳渠嘗獨薦一人甚不愜朕意亦不言其姓名明日大夏詢之內使陳寬寬曰劉學士曾薦副都御史劉宇才可大用　上不答劉學士再言

之上亦不答當時已服　上之知人云　甘肅副總兵魯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其大同部落甚衆麟結納雙近求爲挂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不臣之風漸開于京師　上召劉大夏問曰何以處之對曰亦聽其歸耳上曰恐彼恃其部落爲亂奈何對曰開麟貪酷失下心去其兵權無能爲矣麟家積黃金數十萬使使至大夏願竭貲取挂印大夏語其使曰麟荷篤忠貞且爲國家名將何挂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竟怏怏病死

十六年春正月　大明會典成　命大學士李東陽

等修歷代通鑑纂要　二月　進劉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謝遷太子太保戶禮部尚書謹身武英殿大學士吳寬爲禮部尚書兼翰學掌詹事府　三月　夏四月　陞陳壽爲南京都察院副都御史　五月　京師大旱　兵部尚書劉大夏引咎乞致仕　上不允大夏陳兵政弊端十事一曰京軍苦于出錢供應二曰營軍困於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以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因京操失業五曰漕運艱難而濫食者妄費不稽六曰養馬困苦而私用者法禁不顧七曰鎮守太監貪婪特

甚八曰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多涉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　上覽奏嘉納命所司一一行之　上御文華殿召劉大夏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確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以揭帖密進大夏對曰不敢　先朝李孜省可爲監戒上曰卿論國事豈敢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類也陛下所行當遵法帝王近法祖宗公是公非與衆共之外付之府部內容之閣臣可也如用揭帖因循日久視爲常規萬一匪人

胄居要職亦以此行之害可勝言此甚非所以爲後
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又之　按宋藝祖謂李
沆獨無密啓沆對曰臣爲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
密啓夫人君公聽並觀于大廷之上而奸邪猶且混
淆國是矧密啓乎當時謂沆不唯得宰相之大體而
寔人君之大防也劉大夏與李沆之貽謀遠慮其真
後先一揆矣　刑部尚書閔珪讞重獄忤旨批答又
不下一日劉大夏入對便殿　上因語及之對曰人
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珪所爲無足異上曰且道自
古何君何大臣如此對曰臣幼讀孟子見舜爲天子

皐陶爲士瞽瞍殺人皐陶亦執之而已似未可深責
上領之明日允珪所擬　初劉大夏應詔陳言盡罷
光祿寺無名供億歲百萬計又議革騰驤四衛軍士
上召大夏密議又及裁抑內臣事大夏至榻前　上語
左右顧近侍解上意將有密語即退避大夏侍上語
又欲起不能上命司禮太監李榮等扶掖出左順門
外榮且扶且請曰吾輩多過失望於上前隱惡揚善
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吾於政事外未嘗敢毀譽他
人今日以老求退　上曰李榮每在朕前說卿是好
官吾與君踪跡踈遠不知何以有此榮曰當朝大臣

公爲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大理寺副李承芳卒承
芳字茂卿湖廣嘉魚人舉進士授評事進寺副以講
學明道爲務常謂今壞天下者莫如學校科舉儒先
註疏可一切廢棄當直探孔孟之奧開者莫察其意
指爲狂惑而承芳自信不疑尋謝病去與其弟舉人
承箕講學于黃公山疏食屢空相顧自得也承箕早
謝會試不仕以理學著聞　貴州女苗米魯作亂命
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都御史督兵討平之米
魯普安土知州妻也知州死魯主州事殺其庶子欲
自襲夫職鎮巡官不許且欲正其罪魯遂反囚鎮守

內臣戕殺文武藩臬官兵勢甚熾事聞命軾統湖廣
四川廣西雲南及貴州諸路漢土官軍共十餘萬討
平之斬首五千餘級加軾太子少保　六月　鎮遠
侯顧溥卒以保國公朱暉提督團營　秋七月　八
月　南國子祭酒章懋服闋到任　九月　冬十月
前南京兵部郎中婁性上所編皇明政要凡四十
篇　以張元禎爲太常卿兼翰林學士　詔建壽塔
于朝陽門外大學士劉健等上言前代人主信佛莫
如梁武帝竟餓死臺城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
事可爲明鑒我祖宗治天下垂舜周孔之道而已浮

屠異端靈財惑衆何關平治欲造佛塔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又令撰真人杜永祺等詰命及封號健等復言異端不可信詰命不當與詰命朝廷所以褒賢勵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須給此輩何賢何能頒詰封號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廷所給與儒臣所撰擬也天下後世其謂臣何哉入俱報罷　十一月　南國子祭酒章懋到任後謹矩度尚德行厲廉耻諸生翕然向風　十二月

憲章録卷第四十三

弘治十七年甲子
至十八年乙丑

十七年春正月　御史陳茂烈以母老陳情乞終養許之茂烈世爲福建興化衛總旗少喪父茂烈繼其役厲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輒燈默讀不少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已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與乃作省克録以自考登進士爲吉安府推官明允公恕信孚于民考績歸至淮以乏寒具束幾死所知覆以敝裘始甦及爲御史袍服朴素借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自任風紀之重彈劾不避權貴乞歸終養躬自治畦妻子服食粗糲人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經書體驗身心隨得隨録嘗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二月　哈密人逐陝巴而以真帖木兒守哈密　三月　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睿皇后立廟別祭初成化戊子孝莊錢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祔葬祔廟之說矣至是周太后崩隨上尊謚同孝莊之制矣既而大學士劉健等乃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

姑爲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於是詔禮部會多官詳議以聞　上御便殿召劉健等出示裕陵圖一紙言孝莊太后玄堂與　英廟皇堂相去數丈間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當釐正健等奏曰此事臣等初不知今欲釐正仰見皇上聖孝盛德高出前古臣等不勝忻服　上曰卿等如何得知此事都是内臣所爲内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董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爲國因論祔廟之禮健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孝莊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　英廟且引唐宋故事爲證臣等以

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后並祔者　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爲非禮謝遷對曰彼三后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　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李東陽對曰皇上當以堯舜爲法　上曰然宗廟事關繫綱常極重豈可有毫髮僭差　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　皇祖母立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雜亂無紀極耳且　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爲皇太后別祀於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　太皇太后於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曰

配非後世子孫嗣位追尊所生之比惟宋李宸妃沒仁宗悲慟乃追尊祔祭雖出至情寔爲非禮不足爲法衆皆從之會議疏上　上喜曰大義深恩並行不悖攷稱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在奉先殿西上初建以祀孝穆太后至是令展其制中室奉孝肅左奉孝穆於是中外翕然稱合禮云　南國子祭酒章懋疏奏古者太學所養皆天下之俊秀故人材盛而風俗美我國家稽古制治尤重太學以敦化原洪武永樂年間在太學生徒動數千計其人類多少俊而教育之法至爲周詳計日以通經積分以出仕布

列庶位得人爲多爰及近年生徒漸少計今本監見
在之數科貢兩行共止六百餘人其歲貢一行非無
可與共學之資而衰遲不振者十常八九蓋由積累
歲月挨次而升故也誨誘雖勤不無扞格其舉人一
行節該南京禮部劄付開送新舊舉人共該六七百
人又多不肯前來坐監罰雖嚴於違限彼亦視爲泛
常夫歲貢之入監既由挨次而舉人之坐監又每後
時故差撥常患於不敷而教養尤難於見效有養士
之名而無得人之實此臣之所甚懼而夙夜不寧者
也近年有增貢之舉而所拔亦挨次之人資格所拘

英才多滯乙於常貢外今提學憲臣於人才素多去
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
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乃
以充貢通計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
送兩監今年首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
人材多少間一行之如此則生徒之數可以漸及往
年且多精銳可進之資不貽因循自誤之悔臣雖不
知所以爲教然亦安敢不盡其心勤用提撕嚴加程
督稍倣積分之意用申激勵之方務令文行兼脩政
教粗舉成材有望附選及時豈惟差撥恒充固將官

使克稱庶乎國家有以收養士之效而臣亦少塞尸
素之愆也命下所司議行　夏四月　授何瑭爲翰
林編脩　閏四月　曲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
李東陽祭告及還東陽以所經過天災民瘼上奏記
爾等詢訪亦欠周詳以致賢否倒置明年正旦適當
朝覲之期宜預行各撫按官從公開報爾等備細參
訪精白一心秉持公道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其
欽承之　六月　命右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司參

議熊偉整理各邊關糧餉先是北虜小王子求貢甚
急既而不至有走回男子報稱虜中有異謀欲搶黃
裏黃裏者謂京城也又云朶顏衛頭目可兒乞蠻領
三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女寄養似有引誘
入寇之跡於是遣仲宇赴大同宣府偉往各關各預
整理糧餉以待出師　以秦紘爲戶部尚書尋致仕
秋七月　虜寇大同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
煖閣　上袖出大同鎮巡官奏言虜賊勢重近又
殺傷墩軍延綏游奇兵累調未至乞增兵補馬情詞
甚急　上曰墩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傷可選京軍三

萬定委將領即日啓行健等奏曰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宗社之福京軍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還繼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　上意未釋猶欲出軍東陽奏曰近日北虜興朵顏交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為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不知何處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之徐議所向耳健因備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為切近誠宜先慮　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免致臨期失措復召劉大夏面諭出師之意大夏力言京

軍不可輕出上曰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餉有兵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餉缺之軍馬疲斃將官少人士卒玩法非惟不能殺賊又且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　上納之師乃不出已而虜為沿邊諸將所拒亦引去　左都御史戴珊累以疾求退不得告甚劉大夏曰珊子幼萬一不幸死京師如何為處公受知于　上獨不為我一言未幾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戴珊近來何如大夏言珊有病累疏乞休出子至情伏望憐允　上曰渠倩卿奏乎對曰珊在告臣往視珊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進見時為彼申達上曰卿為朕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而歸大夏以告珊泣曰吾不得還家矣　改督理茶馬都御史楊一清巡撫陝西兼經理邊務　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吳寬卒寬字原博長洲人為諸生時有文行即負重望歲貢入太學舉鄉試第三會試殿試皆第一歷官尚書忠信宏厚廉靖方嚴衆皆屬望柄用而忌者沮之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掌國子監事禮部侍郎謝鐸致仕　八月　令京官六年一考察　令禮部禁服

色　上謂劉健等曰在外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敢僭為內官不知道理尤多僭妄皆對曰誠如聖諭但臣等不知內府該禁花樣　左歷數其應用花樣甚詳且曰若蟒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亦不許私織間有賜者或父而損壞亦自織用均為不可又曰玄黃紫皂乃是正禁若柳黃明黃姜黃等色皆須禁之又曰玄色可禁黑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乃內府人不許用耳皆諾而退　陝巴還咨寘真帖木兒居甘州虜寇環慶平鳳　九月　上屢御煖閣召輔臣議政事一日　上神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授劉健曰

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太重恐邊將輕易啓妄殺之漸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健對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効死何以取勝　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勑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重處治如此方可李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却恐號令從此不行健亦力贊其說　上復申前論健奏曰昨日兵部擬奏僅有斟酌尋常小敵或偏裨出戰皆不許似止依所奏足矣　上曰吳

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一場若止荅一是字亦不爲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着意亦須於旨意說出乃爲重耳謝遷曰今遵聖諭批荅仍用一是字爲宜且軍法亦不專爲殺輕重各有法決打亦軍法也上曰然可去整理停當皆詰而退　是月晦日復召輔臣入見上曰令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普開邪字陳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

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聖意皆叩頭謝　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以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爲不若啓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歲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

論益知　上意所嚮云　戶部尚書侃鯁致仕　冬十月　劉山伏誅　十一月　十二月　十八年春正月　上召劉大夏戴珊面議政事既畢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論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敢以賄賂通乎以故賜卿二人且命白勿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慙懼也　以韓文爲戶部尚書

廣西官軍討思恩府上官知府岑濬先是濬謀叛襲破田州府遂其知府岑猛總督兩廣都御史潘蕃等奏討詔調湖廣未順保靖二宣慰苗兵一萬合兩廣

兵征濬誅之番等上言宜照馬湖府例改設流官知府以變其俗從之　二月　陞太僕寺少卿儲瓘爲本寺卿瓘疏上馬政便民者四事悉見施行語在太僕寺誌中　以邵寶爲浙江按察使　三月　廷試賜進士三百人　戶部主事李夢陽上疏大畧謂今天下爲病者三爲漸者六而終之曰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　高皇帝置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伏讀歎息以爲聖主不易之論是所謂禮之防也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若亦莫如壽寧侯今其招納無賴罔利賊民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中外側目而視切齒而談皆飲恨于壽寧者上陵下逼勢將必潰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翦萌之道也疏入后母金夫人及張鶴齡痛恨之曰在　上前泣訴不平　上不得已下夢陽獄科道官交章論救金夫人猶在上前泣訴求加重刑上不聽既而鎮撫司具獄辭以請上徑批李夢陽着復職罰俸三月他日上游南宮二張夜入侍酒皇后金夫人亦預上獨召

大張燄語左右咸莫聞知第遣見大張免冠謝地蓋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既而劉大夏被召便殿上曰近日外事若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懽呼上曰夢陽本內張氏二字左右謂其語涉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獄及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杖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欲重責夢陽致死以快宮中之怨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西銘及性理諸書東宮兼講孝經小學　上嘉納之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元禎管內閣誥勅　夏四月　命兵部將兩京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分堂上管事并在外鎮守分守守備方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按季開寫進呈以備觀覽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袖出數疏指一揭帖曰此廣東巡按御史聶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緊鎮巡官劉健對曰昨所擬已是切責　上曰然凡一應事務當與當革者皆責在鎮巡今都不見奏報更須加緊皆應曰諾上又指二疏曰此南京科道劾兩京堂上官作何處置健等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

敢輕擬　上曰彼首言崔志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有道士掌印者但不多耳健對曰固然上又曰彼言周季麟喪師失律者非止一人健等對曰季麟亦是好官　上曰然洪鍾在薊州時以潮河川開山致損人命故人論之不已健亦對曰洪鍾亦好李東陽曰好處儘多　上曰彼言卑詔大臣要剛正有氣節若果有卑詔之行當退但亦無指實難遽退耳健曰　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是　上曰若大臣有曠職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者須皆留辦事耳健等奏曰臣等每見留着辦事之文竊

有未安大臣宜甄別賢否若槩云留着辦事即係該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　上笑問曰然則先生輩意欲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照舊辦事可耳上曰然又指一疏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武等錢糧何市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仍須別為處置務使通行健等皆對曰此須自朝廷行起如賞賜折俸之類在下如鹽鈔船鈔亦用舊錢乃可通行且民間私鑄低錢聽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得行誠非道理謝遷對曰昨令查議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則官錢決不能行前年鑄弘治錢曾禁私錢不

三三日即濫使如故　上曰何故如此皆對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上曰今須嚴禁東陽奏曰臣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肯盡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遷曰昨令查已未鑄造數目亦是此意　上曰然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　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

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百斤　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實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止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

贊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上意励精思治如此是日天顏甚霽問答詳悉藹然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所罕見也　復召輔臣至煖閣　上問曰昨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傅私寄書二冊題曰均徭則例又擅革接遞夫役若干名陸傅爲御史奈何寄人私書於理不當且夫役係是舊制何得擅減李東陽對曰觀奏詞恐所寄即是則

例　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答劉健對曰均徭事亦是御史所管上曰何爲不奏健曰然則罪之乎上曰今日陸傅已見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示懲戒皆應曰諾　上又出一疏曰此戶部覆奏處置流民疏內推刑部侍郎何鑑查已服滿此須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健對曰凡係本部承行事亦有徑推者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健東陽皆對曰何鑑誠是好官能了此事　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部健曰然則通令吏部會議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事只用是字答之不須再會吏部惟所推官員須會吏部耳皆諾而出蓋上既明智國事論議屢出或累數十言臣下欲盡一二語至無間可入或不竟其辭而退　五月　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義出左掖門急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至寢殿　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上令近前健等直叩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與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聖躬須調攝安得遽爲此言　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

漱口掌御藥事太監張愉勸　上進藥不答　上又曰朕爲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九天下事先生每多賚心因執劉健手若將永訣者上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爲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亟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太監陳寬李榮蕭敬等皆至羅跪榻外　上曰授遺旨太監扶安季璋捧筆硯戴義就榻前書之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勤請他出來讀書補他做好人健等皆叩頭曰臣等敢不盡力健等遂出調旨傳禮部行之　初七日　上崩　十八日皇太子即

位詔以明年爲正德元年大赦天下　六月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　奉安太陵頒檄號詔于天下咸使聞知　北虜寇大同宣府邊將失利命保國公朱暉帥師禦之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暉等出師分駐大同宣府虜引去斬獲百餘級加暉太保琳太子少保琳尋卒　秋七月　加少師大學士劉健左柱國太子太保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起致仕戶部侍郎許進爲兵部尚書提督團營　八月　上皇祖母王太后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尊母后張爲皇太后　差承運庫太監王瓚崔果往南京浙江織造瓚等奏討長蘆運司鹽一萬二千引至南京變賣辦織造物料戶部司官李夢陽王崇文徐廷用言于尚書韓文曰今新政之初不當准鹽課織造文等執奏止與六千引　上問內閣曰戶部何不全與劉健等對曰內官業載官鹽中間夾帶數多沿途害人且壅滯商課　先帝末年銑意整理鹽法此正今日急務　上不悅曰天下事豈只是幾箇內官壞了警如十人中也須有三四箇好人健等退復具揭帖力請加戶部議上不得已從之

九月庚子恒星晝見　以周經爲南京戶部尚書致仕尚書秦紘卒年八十紘字世纓單縣人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位列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及卒家無餘貲贈少保謚襄毅　冬十月　建立皇莊七處　更易各處鎮守等內臣　上初即位舊東宮內使馬末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等日夕近侍與上同卧起宴游謀議時稱爲八黨內劉瑾通文墨熟世故而性剛狠尤甚惡文臣專權屢於　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爲司禮監及內閣所掌金銀盡入其手朝廷不過虛名而已　上信

之新差者盡數收回於是內臣欲出分守者隨地方大小借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任肆意誅求無忌甚至取于官庫莫敢不從者　北虜數萬人寧夏乘勝直抵固原關中震恐道無行人巡撫陝西都御史楊一清時在平涼率帳下五千餘人馳至花亭驛會總兵曹雄議方畧嚴守備虜見兵馬駭之移侵隆德夜薄城下我師連發火砲吶喊響應如數十萬人虜疑我大兵至遂引去　十一月　十二月　左都御史戴珊卒謚恭簡珊江西浮梁人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守法不爲物撓祿仕四十餘年家無

餘貲歷歷中外所至有聲而學政則尤著云　召南京刑部尚書張敷華爲左都御史時南都稱四君子蓋指敷華與尚書林瀚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云

翰林編脩何瑭上疏臣以菲薄待罪史官伏覩內外百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者朝參之餘退安私室於國家政務無分毫補益猶且月受俸錢日支廩給既失官守之職難逃尸素之譏每念及茲不勝惶愧臣謹考古者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我祖宗設脩撰編脩檢討謂之史臣俾司紀録法古意也謹按太祖時劉基條答天象之問　上悉以付

史館在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記註凡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録之以備纂述由是推之史官之職在國初猶未失也不知因循廢墜始於何時沿襲至今未克脩舉方今山陵既畢政治維新伏望遵祖宗所已行脩史職於乂廢勅令脩撰編脩檢討番直史館凡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列大政事之因革弛張大臣僚之陞降拜罷皆令即時紀録止用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於紙尾書某官某人記藏之匱櫝以待纂述史職既脩國典斯備上則聖君賢臣嘉謨嘉猷不至有所遺落下則儉夫小人懼遺萬世

寓簡錄卷四十三

憲章録卷第四十四

正德元年丙寅
至四年己巳

武宗毅皇帝正德元年春正月　上耕籍田　命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軍務　天鳴地震　大學士劉健等上疏言臣等遭遇　先帝簡任內閣臨終顧命以陛下爲托即位詔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旋致廢格不行變易祖盡以建言爲多言以幹事爲生事以批奏爲濟擾以革弊爲紛更憂在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干近幸貴戚則率皆承順以一二人之私恩而壞定制以一二人之邪說而違公議臣等

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有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宋儒朱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若該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乞賜罷黜　上慰留之　二月　勅大學士劉健等脩孝宗實録　三月　隕星如雨　以儲瓘爲左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　夏四月　吏部尚書馬文升罷先是御用監太監王瑞以大昏禮奏書篆儒士缺人吏部已奉旨考選復有旨令華退人攷通送本監考校優劣文升方杜塞倖門堅執不從瑞嘶

慎奏文升抗拒科道皆上疏力辨事乃寢文升素與劉大夏不協文升與許進劉宇皆薦進提督團營宇總制宣大大夏見先帝因言宇之過宇幾不免戶部侍郎王儼兵部侍郎熊繡皆湖廣人儼與大夏姻親繡以廉著文升欲抑儼等引進劉宇會兩廣缺總督都御史文升薦繡往補之繡不樂于外請吏部辭之不允繡憾之與李東陽謀去文升以大夏代其任至是乃諷同鄉御史何天衢厝疏論之文升遂力求致仕章疏前後至二十一上乃允　以吏部左侍郎焦芳爲吏部尚書芳河南泌陽人時司禮太監李榮亦河南人爲芳內援故李東

以彭澤爲真定知府　以王瓊爲副都御史總督鹽法　六月　辛酉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　以孔彥繩爲翰林五經博士　秋七月　彗星見參井　冊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吳氏后父授都督同知尋封慶陽伯妃父並授錦衣衛千戶尋進指揮僉事並給莊田　南京國子祭酒章懋上疏乞致仕先陳言治道要務五事曰勤聖學隆繼述謹大昏重詔令敬天戒再疏乞休

未幾至是以任滿三載年踰七十上疏不待報而歸
歸復三疏未獲允命　九月　兵部尚書劉大夏乞
致仕章四上從之　以許進爲兵書提督團營王瓊
戶右侍郎　召總制宣大右都御史劉宇爲兵部尚
書　冬十月　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兼提督團
營大學士劉健謝遷罷初　上即位內臣馬永成及
劉瑾等八人以青宮舊恩日導　上弓馬鷹犬歌舞
角觝爲樂舊內臣段敏黃偉端慎斥不用戶部尚書
韓文每朝退對屬官言及輒泣下郎中李夢陽曰公
爲國大臣義同休戚徒泣何益文曰柰何曰比諫官

有章入交論諸閣下之閣矣閣三老持諫官章甚力
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持
之更易爲力事或可濟也文毅然改容曰是也汝爲
我草疏即事弗濟吾年足死矣夢陽具疏草文讀而
爰之曰是不可文文恐　上弗省不可多多恐覽弗
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人主以辨姦爲明人
臣以犯顏爲忠臣等伏覩近來朝政日非視朝漸晚
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
詐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或擊毬走
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

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嬖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
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
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候占咸非吉兆切緣此等
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行私而不知皇天眷命祖宗
大業皆在陛下一身今大昏雖畢儲嗣未建萬一游
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粉碎臨何補於事乞
將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消禍亂之萌
先是科道交章請除羣姦　上命司禮監至內閣傳
諭已悟當痛加脩改所劾太監馬永成等姑示涵容
劉健李東陽謝遷上言此數人者蠱惑誘引罪大惡

極得罪祖宗非　皇上所得而赦再疏乞誅永成等
上不允於是健等以去就決之各上疏求退初閣議
持言官章不下諸閣業已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
又入於是　上遣司禮監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
者三健等卒持不下內司禮太監王岳者亦東宮舊
臣惡脩輩所爲獨是閣議明日召韓文等諸大臣至
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傳　上諭曰諸先生
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之心但各奴脩事上多不忍
耶置之法幸少寬之待上自處耳衆皆惴愕莫對惟
韓文述羣小導非之罪榮曰疏備矣　上非不知今

第欲寬之耳是日諸閣臣奎業自求安置南京而閣
議猶持不從時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亦助文
等密奏於上言外朝多官論劾不可不從上不得已
允之明發詔捕劉瑾等下獄瑾等趨至上前環跪伏
哭以首觸地訴岳等交通外臣欲害奴輩上爲之動
瑾因進曰狗馬鷹犬何損於萬機今左班官敢譁而
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
矣上怒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收王岳
等繫獄設內行官校太監丘聚提督東廠谷大用提
督西廠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各遣官校巡察

先是瑾等嘗言內閣專執朝權納賄行私及言文官
欺壓內臣武職之事至形于戲劇　上又信之至是
遂准令劉健謝遷致仕惟獨留李東陽蓋前閣議時
健嘗推察哭遷亦嘗言瑾等罔休惟東陽不出一語遂
得獨留既而王岳李榮范亨徐智並發南京兵淨軍
仍遣人縊殺王岳于途由是大權一歸瑾等勢傾中
外莫敢誰何文臣憸禍自此始矣初舉朝共攻瑾等
欲誅之閣議堅持期在必克兵部尚書許進謂同事
者曰此屬得疎斥足矣若峻其事恐有甘露之變既
而果貽縉紳數年之禍識者恨之　李東陽乞致仕

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
辭以謝天下疏屢上竟不允　劉健謝遷既罷瀕行
東陽祖餞歎歔泣下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
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爾東陽默然無以應　下
戶科給事中劉菉獄菉上疏極陳時政其畧曰近日
權姦預政事勢異常聰明漸壅弊端日滋各處地方
太監及各省鎮守內臣何必數數更換用新人固不
若用舊人養饑虎固不如養飽虎蓋舊人猶或知事
飽虎猶或易饜也又云方今備邊無良策只增年例
之銀兩理財無良謀賣及廣東之庫藏浙江既奏軍
士無糧餉者已累數月山西又奏歲入不敷歲出者
幾五十萬小民困苦而征斂益急帑藏窘乏而用度
日奢今日之財用如此何所恃而不動心哉菉疏數
千言言皆剴切遂下詔獄　刑科給事中呂翀上疏
乞留劉健謝遷亦下獄　以吏部侍郎王鏊爲戶部
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十一月　命吏
部尚書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不妨部事入閣辦事
尋加太子太保兼謹身殿大學士解部事專在內閣
　按詞林記稱芳性險慳始比尹旻父子旻敗由侍
講學士謫桂陽州同知復累遷至尚書劉健與韓文

謀除瑾黨芳潛通於瑾由是健等相繼斥罷黨勢益熾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爲姦凡變紊成憲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暨充孝廟實録總裁官筆削任意凡先正名卿悉加醜詆授意檢討段炅以快不忿　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先是七月中源奏占候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璇天璣天權星不明因勸上安居深宮絶嬉戲禁游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至是復奏言十月末占候連日霾霧交作爲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警甚力劉瑾怒揑旨楊源假以天象妄言禍

福廷杖三十　南京六科給事中戴銑等十三道御史薄彥徽等上疏黜權閹正國法留保輔托大臣以安宗社劉瑾大怒揑旨差官校俱逮繫錦衣衛獄調提督團營兵部尚書許進爲吏部尚書時劉瑾與進同提督團營故用之　罷戶部尚書韓文劉瑾恨文令人曰伺其過會有進納内府折銀者内有假僞以文不能防姦矯詔令落職閑住瀕歸復陰遣邏卒伺察于途文乘一騾宿野店而去戶科給事中徐昂上言文率九卿上疏忠憤所激不應勒停昂坐除名爲民於是文子高唐州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

坐爲民　以顧佐爲戶部尚書　罷左都御史張敷華敷華凝重端介不爲詭隨瑾惡之揑士旨令致仕以兵部尚書劉宇攝之　降李夢陽山西布政司經歷罷之劉瑾知韓文等奏疏寔夢陽贊成之也　十二月召前吏部尚書屠滽爲左都御史　加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焦芳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王鏊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劉瑾既入司禮監上悉以天下章奏付瑾剖斷初亦送内閣後瑾自於私宅票旨批出專用松江人張文冕者紀録謄寫府部等衙門官禀公事日候其門

目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都察院一日審録重囚内寫劉瑾傳奉字樣重復數多瑾大怒罵之都御史屠滽率十三道御史謝罪御史跪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大小官公差出外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爲常惟瑾自建白本則送内閣票李東陽輩必爲温旨有曰爾剛明正直爲國除弊等語　吏部侍郎兼學士張元禎卒元禎字廷祥南昌人以進士庶吉士入翰林歷前職平生論議懷慨既立名好脩每與陳選羅倫陳獻章以理學相箴警天下之士皆想望風采晚年以纂脩再出務爲貶抑

言官詆其營求竟殺于京邸未免齎恨云　以中書
李憲改選給事中憲與劉瑾同鄉瑾謂中書由進士
出身者當與博士行人一體選科道遂以憲選科而
中書得預科道之選自此始
　逮尚寶卿崔璿按察副使姚祥主事
張偉下獄時劉瑾方張威勢適璿以冊封回祥以御
史陞出偉以公差各馳驛乘轎爲邏卒所縛瑾奏拿
下獄璿祥枷于長安門偉枷于張家灣內閣部院大
臣連上章乞寬宥始釋獄各充邊衛軍　謫兵部主
事王守仁爲貴州龍場驛丞守仁以戴銑薄彥徽等

繫獄抗疏言銑等以言爲責如其言善自宜嘉納如
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今逮至拘囚恐中
外以言爲諱自是而後雖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
從而聞之伏願宥銑等仍舊供職疏入瑾怒廷杖五
十絶而復甦因謫龍場　閏正月　劉瑾揑旨將戴
銑薄彥徽等二十人并吕翀劉蕆各廷杖三十發爲
民時南都御史陳壽抗疏救諸言官併奪職　謫南
京兵部尚書林瀚浙江右布政勒致仕先是戴銑等
言事被逮瀚連疏論救瑾怒揑旨械繫赴京罰米三
百石行屆庸關監禁追納罷其官　二月　敕諭都

察院左都御史劉宇御史凡有章奏必先呈稟爾等
仍令南京都察院一體遵行前此所未有也　以詹
事楊廷和爲南京戶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爲南京禮
部右侍郎時　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書畢因攷諷
諫語是月廷和忠直講既罷　上謂劉瑾曰經筵講
書耳何又添出說話瑾因奏曰二人當打發南京去
遂遷南部侍郎雖若遠之實陞之也蓋瑾與廷和等
皆舊東宮官廷和等見事勢難處亦欲南官以爲自
全之計嘗善爲辭以托於瑾因得是擢未幾罷南京
戶部尚書秦民悅復陞廷和爲本部尚書　南國子

祭酒章懋准回養病　三月　劉瑾傳勅讀責奸黨
朕以幼冲嗣位惟賴廷臣輔弼其不逮豈意去歲奸
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
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郎中李夢
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樂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
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蕆艾洪吕翀任惠李光翰戴
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
安甫史良佐曹閔正弘任諾李熙王蕃葛浩陸崑張
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潘彥徽潘鎧王良
臣趙祐何天衢徐鈺楊璉熊卓朱廷聲劉玉遞相交

通彼此穿鑿彼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休致其勅內有名者吏部查令致仕毋俟惡稔追悔難及　夏四月王守仁被謫在途瑾遣人隨偵將置之死行至錢塘度不免遂乘夜佯投于江冠屨浮于水上遺詩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濤聲泣子胥之句浙二司及杭守楊孟瑛皆信之命漁人索尸不得祭于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乃潛附商舟浮海至閩中入武夷山且將遠遁或謂之曰汝有親在未免爲累遂旋赴龍場　時新差天下鎮守太監奏乞如巡撫都御史之任干預刑名諸政劉瑾從之令內閣撰勅增入由是

中官挾勢剝害憲臣不能禁矣其最爲害者河南鎮守廖堂剝取民財輦送數十萬于京師畢真者初差天津取海鮮後請勅自山東沿海達于蘇松浙江福建所至括民財凌辱官司莫敢言者　逮巡撫南畿右副都御史艾璞下獄發海南爲民先是勳戚徐俌受無錫奸徒投獻田地民訟之朝璞承勘悉以還民俌賂劉瑾別差官覆勘承瑾風旨乃悉以其田歸俌且劾璞前勘非是瑾揑旨遣赴詔獄訊之璞不屈曰實民田也瑾怒箠之幾死數日方蘇全家流徙海南

瓊州　謫禮部尚書李傑時晉府鎮國將軍表撫賂

劉瑾求封郡王傑不與瑾銜之竟以是罷去復起前禮書張昇代之辜亦以忤瑾罷　劉瑾矯詔以大學士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林瀚都御史張敷華爲朋黨頒示天下　五月　六月　秋七月　八月黃河清慶雲見翼軫分野　世宗生于興邸　加焦芳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王鏊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　追贈故工部尚書謝一夔謚文莊錫之誥命　罷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先是一清巡邊因上疏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脩濬壕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奏上報可一清遂興築邊墻尅期完功會劉瑾憾一清遂乞休工亦停罷　按邊境沙土浮散可以城不可以墻城則厚底可以堆積而成墻則薄版築解而隨頹矣秦竭天下之力以築長城卒爲平壤剏墻哉今觀寧夏花馬池東至延綏安邊營西至黃河橫城延袤四百餘里無高山巨壑誠宜設法以防之而所謂邊墻者恐不足恃且未易築也如欲築之必須燒磚運石縱不惜費此豈可以歲月計哉成化間都御史徐廷璋余子俊先後脩築邊墻所費何啻百萬迄無成功而楊一清又踵爲

之劉瑾逆豎別慽一清未可知要之邊墻之築在後人須當核實爲之不得承訛襲舛以滋無窮之費傾江海以實溝壑也　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栁源謫戍肅州死于道時源後奏自今年以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　上思患預防意在劉瑾也瑾將源疏留中不出召源面斥之曰你何等官要學做忠臣遂揑旨拿送錦衣衛着實打三十棍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差官押送至河南河陽驛因傷重死焉妻度氏斬蘆荻覆尸埜于驛後源江西豐城人御史瑄之子瑄以幼嘗石諭戍領

外猶幸生還源累疏獻忠不愧其父而身遂不免朝野悲之　九月　以副都御史雍泰爲南京戶部尚書　冬十月　賜皇親沈傳吳讓靜海縣莊田六千五百餘頃讓妻厲氏奏稱河間靜海莊田一處原係河淤退灘田土乞比照皇親夏儒事例給與管業蓋厲氏李良等揑稱投獻也事下戶部查河間府莊田冊並無靜海河淤退灘地及差官勘前地頃畝數多見有軍民管業難便定擬覆奏　上不從卒賜二家爲莊田永業　以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南京戶部尚書雍泰罷泰陝西咸寧人由進士爲知縣御史按察使都御史所至紀綱肅然人不敢干以私按察山西時以事拂太原知府伊珍爲珍所訐泰將李傑不法部下訐泰政尋擢都御史巡撫宣府參將李傑不法部下訐于泰將劾泰之傑庭參謝罪泰按軍法呼左右縛而杖之三十三軍胥栗傑有內援遂以泰擅打將官劾罷既而尚書馬文升劉大夏交薦之給事中潘鐸等復疏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許進素善泰薦于劉瑾瑾原籍陝西與平人以同鄉故起爲南京操江副都御史時瑾專國卿佐遷除皆厚賂行謝鄉人以脅泰泰曰進退在天若奈我何未幾還尚書又不謝瑾怒遂揑旨令致仕仍罰米千石勿千東輸宣府文升大夏并潘鐸等數十人皆以舉泰罰米有差　十一月　劉瑾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票旨將各省巡撫都御史俱取回惟邊方及漕運都御史仍舊其餘衙門添設官員悉裁革不用　逮各邊巡撫都御史及管糧郎中下獄劉瑾素知邊方召商貿納糧草情弊因戶部奏差科道官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內有糧糙批草泡爛者票旨逮繫各巡撫及各管糧官下獄既而鎖扭差人抑至所任地方加倍賠償凡商人納過

糧草拖欠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蝗過儲愈
乏　十二月　以劉忠爲南京吏部尚書
戊辰　三年春正月　天下諸司官員朝覲劉瑾令每布政
司送銀二萬兩皆借于京師富家及回任括民財倍
償之　李夢陽下錦衣獄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誚
出之猶不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至京遂下之獄將置
之死時翰林脩撰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
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施必
欲其一至海每閽亡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
所親有左姓者詣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唯康

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臨死生
之際乃始托之獨不愧於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
李子而爲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字
夢陽乃援筆曰對山救我唯對山爲能救我餘無一
言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請海海曰是誠在我我
豈敢吝惡人之見死而不爲良友一辭咎也遂請瑾瑾
焚香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好風
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公公如
聽吾言當爲公留不然吾且去矣瑾曰云何海曰昔
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爲李白脫靴公能之
乎瑾曰瑾耶謂爲先生脫之每曰不然今李夢陽高
於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不爲
之援柰何欲爲白等脫靴哉即奮衣起瑾固蹇而止
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耶當斡旋之海遂解帶與之
痛飲天明始別夢陽遂得釋歸而海自是與瑾往復
遂懼清議矣　罷吏部尚書許進尋除名爲民調兵
部尚書劉宇爲吏部尚書進不媚劉瑾然亦不與抗
事多調停朱瀛者每爲宇謀欲傾進乘間言于瑾曰
許尚書佯爲恭謹而外示伉直如雍泰平昔剛暴朝
廷貶謫不用因其有虛名乃欺公舉用却又揚言于

外曰公雖與泰同鄉不阿于公乃吏部委曲用之耳
瑾方怒泰不置及聞此言大怒屢票旨責進欺罔進
乞歸遂落職以宇代之　以曹元爲兵部尚書　以
王瓊爲吏部右侍郎　二月　會試天下舉人命少
傅大學士王鏊掌詹事府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爲
考試官取邵銳等三百五十人　養病南祭酒童懋
奏乞致仕許之　三月　廷試賜呂柟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　改翰林院編脩顧清等爲部屬官先是
傳芳子僉黃中會試中式芳意欲爲殿甩既而取呂
柟爲第一黃中居二甲首芳謂諸執事抑之遂入言

于劉瑾改清等官授黃中檢討及劉宇之子劉仁等六七人俱爲庶吉士數月黃中與仁等皆擢編脩下御史涂禎獄謫戍邊未行死於獄禎江西新淦人初知江陰縣政蹟顯著適朝覲吏部奏禎天下治行第一徵爲御史差巡長蘆鹽課劉瑾欲令割送該年餘鹽銀兩禎弗從瑾深銜之後禎復命俟於朝門適遇瑾又不行跪禮即揑旨拿送錦衣衛獄二次各杖三十發肅州衛末遠充軍禎傷重死於獄仍行原籍查取禎男涂朴起解補伍　以浙江右布政邵寶爲湖廣左布政　召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改戶部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纂加太子太保　建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至京下獄劉瑾惡其築邊大費王鏊言于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爲國倫邊乃可以爲非乎李東陽亦救之乃得釋還　夏四月　南京國子司業羅欽順除名　致仕吏部尚書王恕卒年九十四贈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恕字宗貫陝西三原人舉進士授大理評事寺副知揚州歷江西河南布政巡撫荆襄河南雲南進南兵書巡撫南畿復兵書以至冢宰隨在著稱好學則至老不倦所著有漕河通志介巷奏議玩易意見石渠意見經籍格

言等書　五月　南京右都御史熊繡致仕　六月　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以盤糧報數不明枷于東西長安門外都御史劉孟以到任遲枷于吏部門外時劉瑾益務嚴刻動以一百五十斤大枷枷號威衆暑雨晝夜不輟文臣垂首喪氣惟恐獲罪　執朝官三百餘人下詔獄時早朝有遺匿名書于丹墀者上見之命拾以進乃備言劉瑾等亂政瑾下厥入班詰問無肯承者瑾凝羣臣所爲乃分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出午門跪聽處分至午後不放時酷暑暴于烈日中仆地死者十餘人至晚乘悉械送錦衣衛獄追

究竟無踪跡李東陽奏此事必一人陰謀所爲同朝諸臣倉卒拜起豈能知之乃得釋　逮前戶部尚書韓文瑾已勒文落職猶嚴恨未已乃以戶部廣東司遺失簿籍差官校械繫至京下錦衣衛獄考訊欲置之死地數月罰米一千石押赴大同親納續以他事數次罰米二千餘石家產不能償皆稱貸以給　秋七月　八月　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先是大夏在兵部議革騰驤四衛勇士議節光祿無名供饋歲省官府浮費數百萬近幸者滋不悅大夏既歸有激怒于　上者大臨窄瑾素重大夏叩頭諫曰此先帝

意非劉大夏建白乃免時劉瑾日誅求臣僚劉宇與大夏有怨言于瑾謂抄沒大夏家可得金數萬焦芳亦忌大夏共譖之瑾因廣西土官岑濬獄辭連大夏遂逮繫至京下錦衣衛獄將坐以激變土官罪死大學士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集大臣議都御史屠滽謂大夏不宜深罪瑾怒乃與劉宇謀謂大夏輕議夷人遷徙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大夏即顧縣車出都城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有焚香容禱願大夏生還者　進大學士楊廷和少保兼太子太保　大學士王鏊致仕鏊見劉瑾竟悻悻不能沮遏居

常戚然不樂遂累疏乞休歸　南京提學御史陳琳以劉瑾陰排大臣顯挫臺諫上言老成不可不惜狂直不可不宥言甚切至疏入忤旨謫廣東揭陽縣丞　以南京右都御史張泰爲南京戶部尚書令致仕泰成化中爲御史嘗言宮闈預政被播幾死累遷長南臺所至有聲至是奉表入賀聖節惟以土葛布遺劉瑾瑾知其清苦然猶嘖之會吏部以南京戶部尚書員缺疏泰姓名以請瑾令陞職致仕　九月　冬十月　調翰林學士張苑爲鎮江府同知苑見瑾長揖不拜遂坐事謫之　下陝西舉人郝序獄序戶部

侍郎郝志義之子志義卒序援例乞祭塋劉瑾日詬求臣僚劉宇與無此例遂下錦衣衛獄問發充軍瑾自擅政大率抑文右武尤崇重內臣馬永成等八黨皆封父爲都督造墳塋祭所命祭文皆李東陽撰臺諫不敢言　罷送各邊年例銀兩劉瑾因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兩瑾以爲祖宗朝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天順以前年例銀數佐報以天順前無此送銀例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同邊方巡撫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也恐追問罪革罷送銀之例　按自成化間開設榆林衛巡撫余子俊增置城砦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糧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至弘治間戶部尚書葉淇奏改商人赴邊納糧中鹽之法令納銀運司解部分送各邊自此始有年例銀兩而鹽法日壞一時俱壞商人既不上納本色而邊方米價湧貴市糴難鹽課銀兩不敷支用遂日漸增加迨至數倍益以各鈔關商稅猶且不足而加賦於民內帑漸虛東南民力日竭若鹽法復國初之舊則邊境田地皆爲商人佃種以供本色而年例銀兩可以盡革

惜顧佐不盡言於瑾而復正鹽法迫後邊儲告缺而
年例銀兩終不可罷自茲輾轉侵漁其弊日滋而邊
方屯田盡皆荒蕪國計民生將何底極雖通竪猶知
年例之爲害遠墻之無益恐不可以人而廢言也
四川盜起召服闋家居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
兼督理軍務督兵討之　十一月　禮部侍郎掌國
子祭酒事謝鐸致仕　十二月　起前江西提學副
使蔡清爲國子祭酒未至卒清福建晉江人平生好
學年老不倦家極貧雖位至四品恒借貸於人以自
給云

四年春正月　以邵寶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尋
罷時劉瑾擅權公卿多出入其門寶一無所通瑾嗾
之數令人以危言撼之不爲動乃勸令致仕　廣東
盜起陷松江同知吳廷舉爲廣東兵備僉事征十三
村池水盜平之時天下鎮守恣橫廷舉劾廣東鎮守
太監潘忠二十罪忠亦列上廷舉罪逮鞫之無狀止
以杜道回咖于吏部門外十有二日尚書張綵心服
廷舉言于劉瑾釋之發鴈門充軍　二月　三月
以席書爲貴州提學副使　以儲瓘爲戶部左侍郎
夏四月　以王雲鳳爲國子祭酒　降吏部尚書

兼學士梁儲爲右侍郎劉瑾以儲等在弘治中纂脩
大明會典壞祖宗制書雜以新例悉毀之儲因降爲
侍郎左庶子毛澄左諭德傅珪等皆降職大學士王
鏊致仕免究惟李東陽劾故　五月　孝宗實錄成進焦
芳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梁儲復吏部尚
書兼學士　按王鏊擬罪言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
史矣古之所謂史官皆世守之人主所在執筆以從
隨其言動皆親見而直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
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邊不相及政事不及與
聞惟易世之後則集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以宰臣
爲總裁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宰臣之意果
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于數十年之
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
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燭其情僞或奪于衆不得書或
迫于勢不敢書或局于才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
動業泪沒不傳而姦慝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爲世
戒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
史矣　改翰林侍讀徐穆編脩汪俊等爲南京部屬
先是劉瑾惡諸翰林不行跪禮及脩孝廟實錄成例
進秩瑾謂文士不習世故擿所忌者十餘人陞謝南

京員外郎主事等官俾擴充政務　六月　以石珪爲南京國子祭酒　南國子司業羅欽順除名右都御史熊繡致仕　秋七月　日本南海酋遣使來貢　八月　榮王之國常德　劉瑾既止各邊年例銀兩又不令商人在邊輸納鹽課邊儲遂大匱乏因詢國初如何充足議者以爲國初屯田脩備故軍食自足後爲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慨然脩舉屯田分遣御史胡汝礪周東勘武顏願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清出地畝數多及追完積逋者爲能否則罪之於是各邊增屯田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糧尤嚴加刑於軍官妻子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謀起兵以誅瑾等爲名瑾禍始於此矣　按鹽法復舊令商人上納本色則商人佃種邊地不致荒蕪鹽課有資也瑾自辦苟不復鹽法止清屯田則邊人無力耕種子粒仍無從出適擾貧軍以釀亂也　九月　遣御史安寧杲敬薛鳳鳴于徐淮專一捕盜舊例御史出差不得以家口隨至是許杲等令攜家以滅賊爲期鳳鳴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歌舞爲樂瑾遣卒緝知之傳旨降鳳鳴爲徐州弓手敬在天津稍收斂惟杲奏立什伍連坐之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繫盜賊入眞定城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月不絕由是姦人無所容盜賊多內官張忠姪張茂爲窩主杲親往捕斬之啖其心霸州盜劉六劉七齊彥名因是聚衆爲亂瑾以杲敬捕盜有功皆陞爲僉都御史仍專督捕盜改梁儲爲南京吏部尚書劉瑾惡其不附己也　閏九月　陞龍摐驛丞王守仁爲廬陵知縣　奄平江伯陳熊爵　起吳廷舉爲雲南副使尋陞江西參政冬十月　虜寇寧夏殺總制尚書才寬　四川保寧賊劉烈聚衆作亂僭號稱王侵掠陝西漢中等處又有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亦僭稱王衆至十萬侵人湖廣鄖陽等處　大學士焦芳以老病致仕命吏部尚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以吏部左侍郎張綵爲吏部尚書綵陝西人弘治中任文選郎中養病歸劉瑾查京官養病久者悉革爲民綵赴京焦芳薦于瑾復補舊任已而楊一清薦綵諳曉韜

五年春正月　儲瓘以疾乞致仕許之　命刑部尚書洪鐘兼左都御史總制軍務督陝西川湖三省兵征勦四川流賊　二月　擢楊廷和爲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曹元爲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皆入閣辦事元瓘之黨也正德中入閣不由翰林者三人惟楊一清以才望劉宇與元皆以阿附瓘得之

致仕禮部侍郎國子祭酒謝鐸卒鐸字鳴治浙江黃巖人以進士庶吉士歷官前職孤介廉直取與進退一斷於義雖未究其素志而激貪立懦蓋大有足尚云　以劉忠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劉瓘專政欲盡除軋己者一日伺間言於上謂張永于南京旨未下即日遂來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放永入來覺之直趨至御前訴已無罪爲瓘所害召瓘至語不合永即奮拳毆之谷大用等解之令諸近臣皆置酒和解　三月　禮部尚書致仕周經卒經字伯常山西陽曲人初以庶吉士徧翔翰林者幾三十年一旦昇以政務久掌國計以身任事秉正執法罔恤利害有古大臣風　脩撰何瑭以長揖忤劉瓘

乞致仕歸　夏四月　慶府安化王寘鐇與寧夏都指揮何錦周昂丁廣等集衆反殺總兵江漢巡撫都御史安惟學僞鑄印章封拜賊黨傳檄以誅劉瑾爲名刻期渡河關中大震　五月　命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官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前右都御史楊一清爲提督帥中外兵討寘鐇　寧夏游擊將軍仇鉞襲執寘鐇父子賊黨悉平時神英兵猶未至陝西諸路兵已先約進勦鉞爲内應遂手斬周昂執安化王父子械繫之又執何錦丁廣於外并誅其黨於是令神英帥師還張永及楊一清仍往寧夏撫安地方　六

月　京師旱霾　秋七月　四川威州茂州等處地震有聲如雷既而潼川州樂至縣皆地震　四川賊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四川巡撫林俊調發官兵及僰回石砫等處土兵討敗之殺溺死者六千餘人廖惠被擒藍廷瑞奔紅口會合鄢本恕越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　八月　太監張永還京獻俘寘鐇等伏誅以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諸軍事初一清之起征寧夏也寘張綵薦之劉瑾不得已從之事平瑾不欲一清還京師遂留總制　劉瑾謀不軌伏誅瑾擅政五年毒虐遍中外無不怨恨切齒者張永既憾瑾征寧夏平與楊一清定謀誅瑾永既回京獻俘與素所厚宦侍張雄張忠等乘間共訴于　上言瑾流毒海内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宜早擒之因疏其大罪十七事　上猶豫未決永等曰少遲我輩皆齏粉矣陛下安所之乎　上乃允其奏即命禁兵逮瑾永等勸上親至瑾第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禁兵排闥入瑾驚起曰逮事可疑矣趨出戶遂被執詔多官廷鞫皆錯愕索索莫敢先發言衆促刑書何鑑乃問瑾胡爲引用鄉人瑾笑且罵曰汝文武大

官皆由我進何得言鄉人駙馬蔡震將瑾拷掠具獄刑部主事王宗哲亢朗讀瑾要詞坐以謀反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啖之悉誅其家屬抄沒財産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金甲蟒衣衮龍袍金龍盔甲玉印玉琴玉帶數多皆籍内帑　下吏部尚書張綵獄初綵在吏部尊敬劉瑾故事吏部推用大臣必關白内閣綵以爲事在劉瑾内閣不得預每忽之及瑾被繫捕綵下都察院獄病死仍暴其屍家屬流嶺南　大學士劉宇曹元罷　前大學士

焦芳及子侍讀焦黃中並除名爲民先是黃中爲檢討數月即陞編脩踰年復陞侍讀往恣無恥時士官咨濬沒入家口內有殊色芳開求瑾得之後卧病黃中涯忝天下唉之瑾誅言官交章劾其罪遂並祧職

論平寘鐇功封仇鉞爲咸寧伯　召楊一清爲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李東陽等奏言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底平定皆太監張永等之功於是封張永兄張富爲泰安伯弟張容爲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爲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爲平涼伯谷大用弟谷大玘爲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爲永壽伯給誥券世襲　復

廕李東陽楊廷和子爲尚寶司丞楊一清子爲中書舍人　命太監魏彬掌司禮監印時劉瑾誅詔凡瑾所行各衙門逐一裁革但又云百官繳默順從皆非得已事于人衆都不查究於是逆瑾流毒尚在而魏彬馬永成等仍濁亂朝綱賞罰失當山東河南北江西四川諸處盜賊蠭起而天下不勝煩擾矣　罷工部尚書畢亨時亨請折毀劉瑾原籍陝西祖塋且云內官脩墳不係舊例宜悉革罷魏彬等大怒曰洪武禮制豈有文官脩墳例耶遂面示旨劉瑾祖塋不必折毀勒亭致仕　起邵寶巡撫貴州尋陞戶部左侍郎

兼左僉都御史督理漕運乞歸養不許　九月　以誅逆錄逆瑾詔天下　以梁儲劉忠並爲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以傅珪爲翰林學士尋陞吏部右侍郎　以國子祭酒王鏊爲南京右通政石珤爲國子祭酒王瓚爲南京吏部侍郎　進楊廷和少傅謹身殿大學士　冬十月　南道御史張芹疏劾李東陽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阿諛承順不能力爭及陛下任用得人潛消禍變却又攘以爲功冒膺恩廕乞賜罷黜不聽　以羅

欽順爲南京國子司業　前吏部尚書許進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敎　十一月　以章懋爲南京太常卿辭不赴　十二月　陞廬陵知縣王守仁爲南京刑部主事　致仕參議賀欽卒欽字克恭世居定海其先戍廣寧後屯遂爲遼西人欽不務博覽惟讀五經四書舉進士爲給事中上疏解官游于陳憲章之門反身實踐薦授參議尋以母老踈辭晚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既卒鄉人祠之學者稱爲醫閭先生

六年春正月　朔四川江津賊曹甫復起僭稱順天王攻圍縣治僉事吳景被殺巡撫貴州孫燧巡撫林俊聞報馳赴乘元

旦城方醉酒不設備乃夜半薄食噲枚而往圍而燒之甫伏誅前後所得賊級千數百人　以兵部尚書楊一清爲吏部尚書召南京吏部尚書孫交爲戶部尚書　起李夢陽爲江西提學副使　調南京刑部主事王守仁爲吏部驗封主事　二月　召編脩何瑭復任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劉忠學士靳貴爲考試官取鄒守益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　廷試賜楊愼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愼輔臣楊廷和子也愼頗博習綴緝京師人猶稱爲面皮狀元　按徐冬序録宋太宗朝呂蒙正李昉爲相蒙正之弟蒙亨舉

禮部高第既廷試與昉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罷之仁宗朝韓億爲參知政事子維舉禮部不與廷試受蔭入官宋制嚴於宰相子弟如此惟秦檜柄國而子熺孫塤南省廷試皆冠多士我朝景泰間大學士陳循王文子鄉試不第訐訟考官特賜舉人弘治乙丑科謝遷子丕至是廷和子慎其父引嫌不預讀卷共子並得及第前此戊辰焦芳以子黃中不得狀元及第降調翰林諸執事官故是科不得不爾於此見我朝法制視宋爲稍寬而公卿典刑不逮宋人遠矣

夏四月　大學士劉忠省墓還先是忠有疾累疏乞歸未允強出爲會試主考官揭曉後即乞省墓時費宏爲禮部尚書知貢舉將會録所刻文字指摘其疵謬以白紙票粘於文字之旁托中官入奏　上召李東陽等至煖閣命太監張永以所進會録授之曰今欲刪有施行恐壞衙門體面但與卿輩知之耳東陽捧録叩頭出是日忠適以省墓陛辭聞之抱快而去抵家遂具疏乞休　上已有先入之說遂許之

起章懋爲南京禮部右侍郎疏乞致仕許之　江西盜起召守制右都御史陳金總制軍務以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發兵征之先是江西諸郡盜蠭

起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崗屬瑞寨華林賊破瑞州府既而撫州東鄉饒州姚源洞等處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狼兵共征之　五月　兵部尚書致仕劉大夏卒逆瑾誅大夏自甘肅放還詔復職致仕還家遘疾卒年八十一謚忠宣君子謂劉忠宜公之爲人明識治理如賈誼通達國體如陸贄質直不阿如汲黯廉潔不私如包拯忠誠懇切如司馬光是固先民之遺軌云　六月　總制尚書洪鐘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陝西都御史藍章會兵討藍廷瑞鄢本恕等賊擒之加鐘太

于少保陞俊右都御史童右副都御史　日本遣寧波叛民宋素卿來貢　秋七月　流賊劉六等皆覇州文安人劉六劉七齊名等刼掠畿內州縣劉六等皆覇州文安人劉六等時太監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皆覇州文安人劉六等嘗因諸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縱觀　上游幸之所及爲都御史寧杲所逼遂聚衆拒捕劉瑾誅杲亦罷兵部尚書王敞行有司擒捕已獲齊彥名繫安肅縣劉七等帥衆刼獄奪去旬日間聚衆數百到處窮民響應增至數千遂橫行北方殘破州縣屢敗官軍　八月　流賊劉七等擁衆北向京師戒嚴　上命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急　上召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至左順門問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適令兵部追還陸完令東出東陽等對曰甚當但恐官軍在北賊若南竄逸不可制　上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東陽復奏曰願朝廷賞罰嚴明諸將效力必有成功上慰論令退　四川巡撫林俊乞致仕許之時宦官用事每各邊征勦必以其子弟私人寄名兵籍冒報功次多可述而廉名尤著居常布衣蔬食如寒士沒無以殮親舊共資助之諸子旅寓南京環堵蕭然　九月　逮總兵官惠安伯張偉提督軍務都御史馬中

比時蜀賊尚有餘黨料道保留不從俊歸蜀人號哭追送未幾而兩川遊寇方四任鬍子及麻六兒等復熾殘破蜀土人民益遭荼毒矣　改兵部尚書王敞掌邊政司事調刑部尚書何鑑爲兵部尚書時流賊勢日熾敞東手無策言官論敞不職遂改敞而以鑑代之　以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統京營兵征流賊　流賊劉六趙風子等分夥寇掠河南山東州縣風子名瑮初爲覇州文安縣生員有勇力好任俠劉六劉七齊彥名瑮初爲覇州文楊虎率衆萬餘攻掠文安瑮借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刼其妻將汚之瑮怒奮往殺傷二賊爲劉六所擒因降爲盜又之劉六等欲分夥爲寇於是瑮與楊虎邢老虎合爲一夥轉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爲一夥寇掠山東其勢愈熾　南京東會疏言儲位久虛請選立太子不報　推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壽爲南京刑部尚書乞致仕壽卒壽字本仁新淦人貫遼東衛籍登仕四十年其建明樹立多可述而廉名尤著居常布衣蔬食如寒士沒無以殮親舊共資助之諸子旅寓南京環堵蕭然　九月　逮總兵官惠安伯張偉提督軍務都御史馬中

錫下獄先是二人受命征劉六等所領京營人馬皆未經簡閱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勃海盜事招撫解散張偉紈袴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徧檄諸路凡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仍與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兒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國事馬都堂豈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銀輦載至京饋權幸求赦不得遂大肆劫掠衆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誠至故城戒令勿焚

劫馬都堂家房屋財物由是謗騰謂中錫玩寇殃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及偉下獄論死後中錫竟死獄中宥偉革爵閑住　冬十月　大發兵討流賊命伏羌伯毛銳充總兵官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先是馬中錫等既無功中官因以為此事非書生所能辦遂命谷大用總督令與陸完在臨清駐劄調宣府游擊許泰郤永大同副總兵張俊游擊江彬各領邊兵入征內地俱聽谷大用陸完節制調遣　逮巡撫山東都御史邊憲巡撫真定都御史蕭翀下獄除名為民時兵部奏二人撫馭無方

遇賊失機故也又著為令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守邊將帥例抵死　擢山東樂陵知縣許逵為山東按察僉事備兵于武定州逵河南固始人由進士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逵預築城浚隍貲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築墻高過屋簷仍開墻實如主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執刃俟于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號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晝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撫按交薦其才遂超擢是職既而劉七楊寨歸

以千騎犯利津逵率衆追至高苑斷首四十餘級復破之于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　十一月　大學士劉忠致仕　京師地震　流賊趙風子攻破裕州同知郁采死之贈十二月　流賊趙風子攻破裕州同知郁采死之贈承光祿寺少卿廕其一子時又有上蔡縣知縣霍恩城破被執不屈而死真定知縣王佐棄強知縣段豸與賊戰死朝廷憫之咸贈官賜廕　趙風子與劉六等分夥為寇衆至數萬漸引而南河南北山東兩淮地方俱被其害所破州縣數十間有以金幣遺賂求免攻城者則斂兵而過官軍追討拒戰亦互有勝負

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節制寧夏延綏諸路軍馬討河南流賊　流賊趙風子入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盡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賊黨聲言欲屠城趙風子以馬文升尚書家在園中引衆去之　命禮部尚書賈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以蔣冕爲吏部右侍郎　以孫需爲南京工部尚書　以楊廉爲順天府尹　以吏部左侍郎傅瑾爲禮部尚書時　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雖聞之無可據以進諫

貪僧僧奏討朘田百頃爲大慶法王下院乃責大慶法王與聖旨並珪佯不知執奏曰朘爲大慶法王者政並至尊書之褒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當誅詔勿問田亦竟止優人減賢者有寵能軒輊榮辱人緇紳或趨附之四請改牙牌製如印文爲方者珪不可召老優更事者詰曰前優敢亂法爾寵可常保否果爲此爾禍無既矣優乃戢而聽命

七年春正月　起備禦薊遼爲南戶部左侍郎　黃河清自清河至柳家浦九十里清五日　伏羌伯毛銳帥師與流賊劉七等戰敗績銳衰老怯懦所領京營兵

萬餘皆未嘗經戰陣谷大用擁衆觀望銳帥師至真定地方遇劉七等與戰大敗適宣府游擊許泰兵至救援銳僅以身免失去所佩將軍印徵回京師以與谷大用同事不問失律喪師之罪但罷歸第而已

以王守仁爲考功郎中　陞提督軍務陸完右都御史先是內閣票旨從楊一清之議石能擒斬盜賊三名顯者陞一級時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雖擁衆數萬然多擄掠脅從之徒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及千人官軍每追及賊首驅脅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棄所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爭取財帛及斬獲脅從首

級屢報捷音降勑獎勵論功陞賞谷大用陸完得獎勑十餘次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甚至賊已過而官軍遇平民亦殺之以報功大同游擊江彬過冀州入人家殺二十三人有司申狀谷大用陸完皆不問大用等復奏帶權勢子弟僕從數多坐冒功級曰費廩餼自出師勞糧犒賞至費太倉銀二百餘萬兩府庫爲之虛耗　前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年八十五贈太傅謚端肅文升字負圖鈞州人性介特不尚華侈立朝五十餘年重名節勵廉隅雖位極人臣退然不敢自居至於值事變臨利害則屹然不

可奪云　遣太監陸閒監鎗督諸軍討流賊罷禮部
尚書傅珪時閒以陸完等討賊未有成功乃立監鎗
名謀出統軍命下多官議可否衆懼忤中貴意觀望
依違不決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賊方日熾以冒功
者多僨事者溺罰失將士心今賊在郊圻民譁然思
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尚首鼠唯唯
將何待乎議罷疏上明日竟遣閒監鎗傳旨令珪致
仕　江西華林賊殺按察副使周憲總制陳金檄按
察使王秩與南昌知府李承勛討敗之斬首三千餘
級　二月　流賊攻河南總兵馮禎戰歿　三月

彭澤遣兵擊賊於西平大破之　夏四月　賊轉掠
畿內　五月　流賊趙風子伏誅風子寇掠河南州
縣為延綏寧夏官軍所敗轉寇至六安州官軍復追
擊之其衆多道散亡劉三楊虎邢老虎先後俱死走
至商城風子知事不濟遇一僧奪其度牒削髮詐為
僧欲渡江投江西賊尋船將渡遇武昌軍人趙成等
執而誅之超授成正千戶　閏五月　流賊劉大劉
七齊彥名等為官軍所敗道走至黃州府圍風鎮奪
船入楊子江下南京操江官軍不敢逼至鎮江官軍
禦之敗績劉六等欲自通泰登岸趨淮安復還山東

為揚州官軍所扼六月復自通州沂流上至九江
秋七月　流賊又下過南京凡三往來如入無人之
境　八月　劉六等舟至江陰海濱遇颶風大作舟
覆登狼山陸完兵至因而平之生擒齊彥名招稱劉
六劉七投江溺死　按山東羣盜不過狗鼠之雄烏
合而起攘隳相驅乃醞此大患朝廷命將出師散中
帑銀帛不下數百萬而卒借避徼之兵然而山東西
兩畿河淮南北城陷者十三死者十五僵尸成丘流
血成川使天不悔禍有隱憂矣　九月　論平流賊
功封太監谷大用弟谷大寬為高平伯陸閒弟陸永

為鎮平伯咸寧伯仇鉞進封咸寧侯並賜誥券世襲
都御史陸完加太子少保召入掌院事詹一子錦衣
衛百戶其餘權勢所托奏帶之人以首級論功陞授
都督錦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者千餘人又以盜賊
平定由內閣官運籌定議之功李東陽楊廷和梁儲
費宏各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東陽等固辭之　邵
寶乞歸省抵家再疏乞終養許之　冬十月　進楊
廷和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梁儲少傅謹身殿大學士
費宏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調邊軍入衛京師
時近幸有容獻計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大同

宣府邊軍各三千八衛京師而以京衛軍充數成邊
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　上即欲行之遣司禮監
與谷大用同至內閣議李東陽等力辯以爲不可府
部科道皆交章以爲不可不聽復遣司禮監文書房
官至閣促令擬票旨　上坐乾清宮必欲是夜批出
東陽等復陳其十不便狀翌日乃以內降傳旨行之
大同游擊江彬因此得入京尋致寵幸　十一月
以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軍務　以王鴻儒爲南京
戶部侍郎　少師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許之東陽
家京師既致仕猶歲時賜賚及須上尊珍饌與見任

同郊祀慶成光祿猶致宴云　十二月　初成化間
劉千斤石和尚相繼作亂皆山西李姓者以幻妄之
術佐佑之及劉石敗李挾重貲遁走至是其孫李五
世習幻術復來延安府地方坐卧一深室內令其徒
黨鼓惑愚俗謂彌勒佛出世當王天下其人當爲文
武將佐其女當爲后妃嬪御置水一盆令其自照果
見各樣冠服于是人皆尊信不疑凡來照者置立簿
籍記其姓名約各出財共舉大事愚民被其誑惑遠
近爭附所獻金帛隨其貧富多寡至有千餘金
者雖傾家破產亦所甘心或子女或器物接踵而至

之　命右都御史彭澤總制四川軍務征勦益賊
以儲瓘爲吏部左侍郎未赴而李年五十七瓘字靜
夫先世毘陵人元末徙泰州瓘少貧無資勤苦嗜學
舉成化癸卯甲辰鄉會試皆第一狷介清脩與物無
競推引名士振起阨窮迎瓘專權時公卿奔走瓘愧
憤引疾去既而起用亦遂乞休至是再起辛謚文懿
江西姚源崗賊作亂總制等官歷年征討費以萬
計黎政吳廷舉欲設奇取勝不用甲胄單騎入賊巢
諭令解散爲賊所留羅戎劫威廷舉畧不爲動久之
因得以識其左右之有謀勇者重賄賞之使執其酋

因奉廷舉歸　時華林碉砲東鄉賊皆平移師姚源賊聞狼兵至議降按察使王秩欲受其降已有納欵者議者以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撲絶取來降者殺之賊復大亂棄巢寨奔突四出踰饒越信衝掠徽衢諸縣皆被其害　按正德間平中原盜用邊兵平蜀盜用苗兵平江西盜用狼兵而兩京十三省之兵舉無一可恃自是以後不但邊兵日益驕悍而福建省城之兵亦效尤矣　二月　真帖木兒還土魯番

三月　夏四月　脩撰何瑭以經筵進講忤旨謫開州同知　五月　逵賊入掠大同渾源靈丘繁峙

等處　六月　以王瓊爲戶部尚書　江西姚源賊走徽衢者皆爲官軍所擒總制陳金等奏立東鄉萬年二縣分治地方撫安人民　秋七月　以席書爲浙江按察使　八月　以石璂爲南京吏部侍郎

哈密忠順王速檀拜牙即降于土魯番先是弘治已未朝廷遣使護送陝巴回哈密弘治末哈密屬夷阿孛剌等怨陝巴掊剋陰誘土魯番王阿黑麻子真帖木兒來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亦退避剌于西內四謂不宜調邊兵于禁地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皆剴切不報御史張士隆上疏曰陛下

送陝巴還哈密復立殺阿孛剌等陝巴尋死子速壇拜牙即立淫酗不道屬夷謀害之至是走歸土魯番其王速壇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

賜終養御史陳茂烈月米先是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苦奏改爲晉江教諭俾得資其祿以便養茂烈辭至是福建守臣復上其孝行貧苦吏部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制曰陳茂烈清苦可嘉着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茂烈仍具疏辭不允　立皇莊五處一在昌平州樓子村一在靜海縣衛河兩岸一在青縣孫兒莊一在安州驪馬廟一在清苑縣閻莊社　九

月　以王瓚爲國子祭酒　冬十月　以都督錢寧掌錦衣衛事寧本內臣家人有寵于　上賜姓朱

十一月　十二月　河南右布政使楊子器卒子器字名父慈谿人初舉進士歷知崑山常熟二縣即稱循良有異政歷官所至以賢能著聞　贈誠意伯劉基太師

九年春正月　乾清宮災吏部尚書楊一清上言五事一謂視朝太進二謂郊祀太慢三謂不宜創梵宇

前有逆瑾之橫後遭劉瑾用事寀深嫉盜之亂既不之警方且興居無度曛近非人積戎醜于禁中戲于戈于卧内徹夜燕游外見煙燎内廷大土木權豪競華侈親信内臣發民竭而兵罷守法御史如劉天和則就逮張璞則死詔獄閭閻之苦禍機之亡甚昔不知也今宜痛懲前弊更宜克慢絶淫早朝親政講官說經師保論道究精一之傳考興亡之故以表天下褒衣博帶之雅孰與市井狡穢之羣廣厦細旃之樂孰與邊徼凶危之

隊不報　總制都御史彭澤討四川賊號令嚴明賞罰公信先平劇賊麻六兒喻思俸次征内江駱松祥次討崇慶州范藻羣盜悉平　陞王守仁爲南京鴻臚卿　二月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梁儲翰林學士毛澄爲考試官取霍韜等四百人費宏以儲位在已上仍將會録旁注貼説指摘以進　上察知之置不問　以掌詹事府禮書勒貴爲文淵閣大學士

三月　廷試禮部舉人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寧王宸濠奏乞復護衛屯田許之宸濠貪殘僭侈志欲無涯而以文行自飾先是天順間寧府以事革去

南昌護衛及屯田劉瑾用事宸濠賂瑾復得之瑾誅護衛屯田復革陸完先爲江西按察使與宸濠通至是完爲兵部尚書宸濠喜曰完爲大司馬護衛可復得矣遂遺完書謀乞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爲言時伶人臧賢有寵于　上近習張銳張雄錢寧董玄内閣部院大臣皆陰結之以求固寵宸濠因賢之壻司鉞以通于賢每親書寄賢輒稱爲良之賢奏良之賢字也及是乞復護衛董載金器銀寶藏於臧賢家分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於内閣曰今寧王以金寶鉅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爲吾江西無復

類矣陸完知宏必爲梗乃密謀于朱寧楊廷和時三月既望廷試進士内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先於十四日覆寧王復護衛疏次日中官盧明以疏下閣擬旨過東閣言只請楊師傅到閣諸公不必動勞廷和趨出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屯田都准與王管業言官交論護衛不可與不聽　夏四月　復與府護衛屯田　五月　大學士費宏罷先是准復寧王護衛出諸近幸意票旨出於楊廷和宏以讀卷不預知既而旨出宏言納重賄許護衛者何人也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諸近幸以爲宏囑

之乃共謀譖宏于上及宏弟編脩來俱勒令致仕
命典誥勅禮部尚書靳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
辦事　六月　以孫需喬宇爲南京吏禮尚書　秋
七月　比虜入寇大同宣府等處　八月辛卯朔日
食　命右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經畧哈
密先是土魯番王速壇滿速兒既遣火者他只丁占
守哈密尋遣使遺書甘州鎮巡曰哈密城池金印在
我與我段一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
來我領軍馬往漢人地方去總制三邊都御史鄧璋
巡撫甘肅都御史趙鑑以土魯番書聞乞照先年差

張海故事差官往經畧時彭澤在四川征益寧兵
部遂奏差澤往總督經畧戶部侍郎馮清總督軍餉
命澤徵調三邊人馬外邊番夷內逐達賊仍勅諭速
壇滿速兒并火者他只丁令其獻還哈密城印將忠
順王拜牙即送回本城居守時給事中王江御史張
麒各上言治病者藥無二君奕棋者局無二帥甘肅
之路既有鄧璋總制不宜復令彭澤總督不聽澤至
甘肅調集兵馬適土魯番寇赤斤苦峪諸處殺掠居
慘復遣人來甘州遺書曰速送陂來澤以爲番夷可
以利啗遣通事火信馬馴賫陂幣二千銀酒器一副

同哈密衛都督寫亦虎仙往土魯番贖取哈密城印
　按官多則民擾十羊難九牧今甘肅有巡撫又有
總制矣經畧哈密豈非巡撫總制者之責乎乃復另
差大臣總督經畧豈以當時居巡撫總制者爲不足
任此乎夫不足任則當易置而責成不宜復另差經
畧重爲傾擾也卒之彭澤亦無奇謀深策惟思以利
啗番夷而已夫但以利啗夷贖取城印一分守官足
任之矣更何用別差大臣經畧哉　江西右布政使
鄭岳坐事爲民提學副使李夢陽閑住時寧王宸濠
恣橫虐害軍民岳先爲按察使每事執法沮之遂致

恨濠以夢陽有文名暴之每托以詩文交權既而夢
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實相訐奏行都御史陳金委三
司掌印官會勘岳因與夢陽言語相激夢陽因遍辰
濠遂執岳門子拷掠逼供無名賊私數多奏差大理
卿燕忠勘問岳因爲民時以夢陽附势借威逞私誣
善不爲士論所與冠帶閑住　九月　冬十月　十
一月　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給事
中正昂以選法不公劾之詔下謫昂一清持之上章
自劾而保留昂朝廷不聽謫昂爲休寧縣丞到任期
月轉應天推官昂不避權貴一清受菩納諫天下驩

賢之　王雲鳳耶一清書曰留王昂一疏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文潞公有此否然介貶數月即復殿中侍御史今王昂即不獲還之青瑣推薦超陞亦在執事筆端耳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憾岳正坎坷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身之榮顯可畏而天下指示之嚴可畏一時之快意可畏而史氏紀載之公可畏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窳進邪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奮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窳有奔趨富貴利達者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辭則

乞憐希進之語未有以直諒之言達于聽聽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敢布其愚焉一清得書為之悚然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陽等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自是邊用益窘遂有米珠薪桂之謠矣　按成化中葉淇既變中鹽木色為納銀茲馮清又改陝西糧草為折色邊境既以市糴為艱而官司又有侵剋之弊不免請發內帑而虧國損民二人寔為之作俑也　十二月　以都御史陶琰總督漕運　南戶書致仕雍泰卒

憲章錄卷第四十六
正德十年乙亥
至十三年戊寅

十年春正月　二月　以楊廉為南禮部侍郎　三月　大學士楊廷和丁憂　夏四月　土魯番歸哈密大掠嘉峪諸夷　閏四月　命少傅吏部尚書耿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　陞開州同知何瑭為東昌府同知　調兵部尚書陸完為吏部尚書　調戶部尚書王瓊為兵部尚書　慶陽伯夏儒卒　按楊一清曰自古君天下者據春秋褒紀詩美申伯緜漢而降日寖廣博顧使之預政于紀詩恩而騶

顛跋隨之者比比也國朝禮遇外戚雖極貴寵例不治事故凡姻婭帝室皆得善保祿位不失令名若慶陽以椒房之恩榮被顯封列于五等賜第命服可謂盛矣然能循禮畏法翼翼小心子姓臧獲皆遵約束不敢恃恩澤為驕縱門庭閒然若慶陽者不失為賢矣　召總制甘肅軍務右都御史彭澤回京掌院事先是澤於二月初旬遣通事火信齎段幣往土魯番賞賜取哈密城金印猶未至番境澤即奏西夷事寧乞休致詔彭澤待處置哈密事情停當行取回京時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爾驕悍

哈密之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渙塋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覩時陸完猶在兵部寢其奏既而澤又奏言土魯番速擅滿速兒王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城池金印獻還乞將鎮巡等官各加恩典遂取澤回京而哈密終不可復矣顏通小王子部落兀良哈寇馬蘭谷參將陳乾戰死　戶科給事中黃重上言迺來法制屢變天下司府州縣官員到任未久往往陞擢其間又因別項事故去住不常夫久於其職賢者可以責其成功不肖者難以掩其罪狀今屢更易雖有高世之才年月

未久何由積事程功況舊者去而新者代送舊迎新費但小民緣絕簿書獘生姦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地方不寧民生不安皆由於此不報　五月　以石珤爲禮部右侍郎羅欽順爲南京吏部右侍郎　六月　提督軍務兵部侍郎陳玉都督桂勇帥師討兀良哈　秋七月　北虜大寇固原平涼等處　浙江左布政使方良永劾奏朱寧黷貨鈔害人時寧黷貨無厭以鈔二萬餘浙江十一府易銀三萬餘兩良永上言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瘳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爲災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

世臣苟隱忍不爲陛下言之則已欽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邦本動搖陛下寧不爲之寒心乎臣惟未寧籍寵以來陞下之賜亡算四方之饋遺不貲篋笥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喪心何乃爲此負恩之賊伏乞陛下割偏私之愛下之語獄明正典刑仍乞急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將已欽鈔銀盡給還民則民悉猶可慰解臣死且甘心倘不以臣言爲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蚤食軍民肆無厭之求有出於尋常所不料者陛下於是時悔之晚矣疏入朱寧頗懼乃委過下人遣衛卒追

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時寧怙寵恣橫舉朝無人敢言者獨良永亟攻之寧憾之不置良永三上疏乞致仕　八月　以毛紀爲禮部尚書　虜寇固原平涼　以兪都御史王雲鳳清理兩浙鹽法尋致仕　九月　東昌府同知何瑭奏乞致仕吏部不允　冬十月　以孫燧爲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謫胡世寧戍遼東瀋陽衛時寧王宸濠蓄異志誘聚亡命謀反威脅方面守令賄結朝中權貴在位者皆觀望畏懼莫敢發世寧爲江西副使上疏言寧王自因劉瑾討護衛兵以來威勢日盛剝害遍及於閭閻三司多被

其餘束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地方之事蓋有可
變乞簡命威望重臣假以便宜之權俾兼提督巡撫
之任以弭變于未形勅王遵依祖訓止治其國勿干
撓有司庶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紓南顧之憂矣於
是宸濠恨甚賂用事者中以危法逮捕之時世寧已
遷福建按察使過家宸濠又囑其黨巡按浙江御史
潘鵬發卒搜捕其家世寧乃間道赴京投繫詔獄繫
再經冬榜掠備至幾瘦死獄中御史徐文華蕭鳴鳳
等咸訟其冤乃得減死謫戍瘐死　十一月　十二
月癸丑朔日食　以王鴻儒爲吏部侍郎　右都御

史陳金總督兩廣軍務

丙子　十一年春正月　二月　虜寇榆林　三月　東昌
府同知何瑭再乞致仕允歸　夏四月　安南國王
黎昭爲其臣陳暠所弒無子國人共推立其兄子愈
謙嘗國事年號光紹陳暠占據諒山府等處
稱王年號天應　五月　風霾大旱　六月　加王
瓊太子太保　虜寇大同提督軍務兵部侍郎丁鳳
都督劉暉率師禦之　秋七月　虜入宣府　大學
士致仕李東陽卒贈太師謚文正東陽與楊一清素
相善初劉瑾欲害一清東陽力救之至是東陽病劇

一清借梁儲薦就問之一清等知其不起無以慰
之曰國朝以來文臣未有謚文正者公如不諱請以
謚公東陽倚楊頓首遂卒　加大學士梁儲少師兼
太子大師華蓋殿大學士　八月　楊一清致仕以
掌詹事府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大學士　巡撫
河南右副都御史李充嗣撤河內修武韓文公廟復許
文正公祀田　九月　土魯番復占據哈密縱兵犯
肅州游擊將軍內官王守仁爲左參

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冬十月　兵備副使
陳九疇敗土魯番於肅州先是火信等至土魯番納
幣賜哈密城印仍許增幣速壇蒲速兒大喜差頭目
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同來送印取賞甘肅巡撫
李昆以雜幣二百疋付來使亦思馬因等歸貽速壇
蒲速兒令其送忠順王還國拘留虎都六及撒者兒
於甘肅爲質以制其變亦思馬因歸以質留二夷告
速壇蒲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來占守哈
密差斬巴思等來貽番書計問遂引兵直犯肅州內
寧與戰敗沒九疇以哈密回夷居肅州城者謀爲內
應并進貢頭目拜失煙答及斬巴思等凡乘甲者皆
收繫播死令內附夷兵劫其營外結瓦剌使據哈密

九疇自搏戰敗其兵土魯番柵撒乃引去時總制彭澤經畧咨察論火者他只丁速還哈密城印土魯番計窮陰遣間使寫亦虎仙以祕術干進得預養子之列知兵書王瓊與彭澤有隙即誣奏澤九疇激變番夷以啓邊釁瓊爲覆奏下九疇獄論死澤削籍爲民北虜突入白羊口大掠而去　大學士楊一清罷一清在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自劾且言用舍違宜宮府異體賞功大濫刑罰失中獎政日滋疏入朱寧等慙之一清遂謝病乞致仕歸兵科給事中毛憲上疏留之謂今天下多事百姓困乏四夷交侵正宜上下一德圖謀治理在一清當審人臣之大義不宜托疾而求去在朝廷當惜老成之難得不宜因請而遽允詔吏部知之　十一月　以黃珂爲南京工部尚書　十二月　虜入宛平清水社殺掠人畜

十二年春正月　上獵于南海子　王守仁至贛行十家牌法其法編十家共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查察遇面生可疑人即報之官如或隱匿則十家同坐且論所屬無遠近皆務實行之告諭其父老子弟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即懷險譎事貴含忍毋輕鬪爭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父老子弟曾見温良遜讓早已尊人而人不敬愛者乎曾見有凶狠貪暴利已侵人而人不疾怨者乎夫嗇訟之人爭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能伸上辱祖父下累子孫亦何苦而爲此也言教懇懇其勉聽之又以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三之一窺伺剽掠大爲民患當事者不勝忿多調狼兵土軍動經歲年糜費逾萬有損無益乃使四省兵備官於各屬挈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絶羣膽力出衆者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或行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有出衆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除南贛兵備自行編選餘四兵備官仍其原額量留三之二委該縣賢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着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募賞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劄別選官分隊統押教習之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守防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

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服矣　兵科給事中毛憲上疏臣於去年十月奉命往湖廣遠府冊封今始入境見沿途老幼男婦掘食野草僵卧呻吟死者枕藉蓋連遭洪水田地拋荒而督征部使方且絡繹而至日加鞭撻重以採木煩難遺害非細伏望垂憫勅下該部速行議處賑濟督征使臣暫取回京採木等項稍從寬減更乞罷工作以息勞費節賞賚以惠困窮不報　二月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靳貴少詹事顧清爲考試官取倫以訓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　殿試賜舒芬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加兵

部尚書王瓊少保兼復進少傅兼太子太傅瓊善結權幸故遷兵部不二年三進公孤　夏四月　大學士靳貴罷先是辛未春貴主考會試言事者詆其家人受賄鬻題至是春貴方以病在告既而稱愈復出典會試益致羣疑於是言官復醜詆之遂致仕　命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五月　擢吏部侍郎毛澄爲禮部尚書　六月己巳朔日食

左都御史彭澤爲民兵部尚書王瓊劾其擅命遣使納幣土魯番復許增幣失信致起邊釁故也澤剛毅遇事敢爲累征流賊有功至是閣部大臣及言官多救之者命下多官會議戶部尚書石玠禮部尚書毛澄等議以爲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可也奏上朱寧嘗有憾于澤內批褫職爲民都御史李昆降參政副使陳九疇亦爲民先是澤嘗與言官論及朱寧輒忿曰吾恨不手刃此奴王瓊因以語寧且曰吾爲君致彼來君私察之於是招澤過瓊匿寧屏後瓊激怒之澤復大罵寧由是銜之　南贛巡撫王守仁請疏通鹽法初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立廠於贛州抽分廣鹽許至袁臨吉三府發賣起正德六年至九年止至是守仁以勅諭有便宜處置語既

請暫行待地方平定之日停止從之　秋七月　加蔣冕太子太傅瓊善結蔣冕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毛紀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　召大學士楊廷和還京師先是廷和守制不出梁儲力請起之既至儲遜廷和爲首相　秦府三上疏請關中田爲牧地朱寧江彬及宦官張忠輩皆受其賂請　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太祖高皇帝有令禁茲土不得畀藩封　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爲閒言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不出梁儲曰如皆引疾如國事何是時，上震怒令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上制草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

藩封不當盖以土地土地既廣將多畜士馬姦人議
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求懇篤朕念親親畀地于
王王得地宜若無謹候度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
聽狂人誘爲不軌危我社稷是時雖欲念保親親不
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　上覽制駁曰若是可慮其
勿與事遂寢儲一草制聞有回天之力咸嘉其善諫

南贛巡撫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　以許逢爲
江西按察副使　八月　上出居庸關至懷來宣府
等處將獵邊將江彬輩導之也先是彬與邊將許泰
劉暉等皆有寵于　上賜姓朱氏號外四家與　上
在豹房同卧起狎近而彬寵尤盛屢導　上出宮游
戲近郊至居庸關巡關御史張欽閉關上疏不聽遂
遠出關外楊廷和等累疏請回鑾且言居庸臨邊北
虜不時出沒爲寇正統末年之事未遠可爲明鑒不
聽　九月　雨雹星隕　上幸大同獵陽和虜以衆
數萬掠應州　上命諸邊將擊之虜率引去　冬十
月　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上疏言自古國家信用
姦邪未有不爲所禍者都督朱彬以梟雄之資懷險
邪之志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導非或游衍馳驅
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

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流聞四方
黠駭人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
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使當時
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皆來幾何不蹈土木之往
轍哉是彬在一日則爲宗社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
容一江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省　改都御
史王縝撫治鄖陽縝先巡撫南畿諸郡上疏乞省內
臣以慰民望數事不報至是改撫治鄖陽聞　上欲
幸武當諸郡預備供億動以萬計有求活虎豹以獻
者悉令罷之　十一月　楊廷和起復仍入閣辦事

王守仁督兵攻橫岡賊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殪
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
其脅從千餘流亡復業　十二月　上還京封左都
督江彬爲平虜伯許泰爲安邊伯昌應州功也
十三年春正月郊祀畢　上復出閱將幸　二月二
日　太皇太后王氏崩　上還京詔大行太后曰孝
貞純皇后　三月　王守仁平江西諸賊數開縣置
官司明示約束盡爲治境虔古人皆立生祠祀之
夏四月朔　上以大行太后梓宮將祔葬親詣天壽
山祭告六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將獵　五月已

彭朔日食　是月末旬　上還京　六月　虜入寧夏塞　上復議北巡楊廷和等諫萬乘不宜輕出上不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又欲以朱彬爲威武副將軍扈從以行命內閣草勅廷和語毛紀具疏連名上之疏畧曰人君承天命以爲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乃假稱威武大將軍國公名號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屨混淆自古及今未之有也邇者皇上時出巡游天下人心無不疑懼柰何又復爲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爲言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爲名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戮身亡家固不足恤但恐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始耳此臣等之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也疏上不省　時　上必欲內閣草勅屢遣中官促之楊廷和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上曰何乃逆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勅不敢草　上曰何不敢對曰陛下爲君乃自卑而列於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故不敢之形異耳幸彼狼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上大怒手劍立曰不草勅斬汝齒此劍儲免冠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若草勅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亦察其誠擲劍而起更命廷和草之既而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欲建儲居守時朱寧陰受寧王宸濠賂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各陰有所主梁儲厲聲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鑕矣邪謀豈可聽徇王瓊王鴻儒亦助言之議遂寢　秋七月　虜寇擁衆深入陝西固原靖虜臨洮鞏昌秦州等地方殺掠而去時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嗔太師亦不剌弒阿爾倫遁入河西西海之有虜自亦不剌始吉囊俺答皆出入河套二酋皆阿著子也　按許論曰比虜自永樂壓屍之後百餘年來生聚既繁侵噬漸近開平興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爲所據自也先火篩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創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即爲萬全視彼驅掠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自未有與之交戰者其零騎出沒雖稍有俘斬亦乘其間隙蓋衆寡之勢殊強弱持久每一大舉曬肉晾馬頗亦勞費若得不償失即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橫

既連得利心益歆豔而古襲者復跳梁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驅掠逋逃之衆竊知內地虛實若一旦改慮不爲狗鼠之計則久敝之鎮不免外憂供餽之擾或生內變誠不知邊事所終矣　八月　上北巡出居庸關遂歷宣府至大同

九月　上在大同　冬十月　上自偏頭關渡河幸榆林　南贛巡撫王守仁再請疏通鹽法初廣鹽止行於南贛而淮鹽行於袁臨吉以灘高三府之民長苦乏鹽守仁乃上議以爲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獘滋於奸

宄利歸於豪右況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欲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彈其內是復殘其　也臣竊以爲宜開復廣鹽著爲定例得旨　十一月　上在榆林　十二月　上在榆林　以僉都御史楊旦總督兩廣軍務

憲章錄卷第四十六

憲章錄卷第四十七　正德十四年己卯至十六年辛巳

十四年春正月　上在榆林　二月初旬　上自榆林還京師　以劉瑞爲浙江提學副使　三月　上欲巡視泰岱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浙浮江漢登武當且遍觀中土繁麗諸處都下人情恟恟時江西寧藩久蓄異謀俟釁而發內外咸以爲憂於是翰林脩撰舒芬等約諸同志上疏乞留俱會闕下吏部尚書陸完迎諸上疏者曰主上聞直諫輒引刀爲刎狀今且撤賴矣其容色詞氣盡歸咎於　上以沮言者一時

言官又多其黨遂爲所沮芬乃邀吏部郎中夏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各疏連入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又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郎中姜龍兵部郎中黃巒孫鳳員外陸震刑部郎中顧棠等率部僚合疏入又明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大理寺正周叙等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並連名疏入於是　上大怒下黃巒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于錦衣衛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孫鳳陸偉等百有七人跪于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叙余廷瓚等二十餘人俱下獄明日同黃巒等六人亦跪五日於是數

日京師陰霾晝晦人情震駭宮城內海子水溢四五尺折橋下鐵柱有金吾衛指揮張英明言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于胸以死諫於是有旨命錦衣衛將舒芬等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爲首者調外任芬調福建市舶副提舉餘俱罰俸半年　夏四月　命錦衣衛將黃鞏等六人午門前杖五十徐鏊發充軍鞏震良勝湖九川俱爲民林大輅周叙余廷瓚秋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時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主事劉校何遵評事林公黼照磨劉玉行人孟陽李紹賢劉平甫李翰金寶於臧賢處分饋權要寄與司禮監蕭敬及吏部

臣詹軾十有一人車駕遂不果出雖士氣少振江彬姦謀少沮而國體亦少損矣　五月　福建福州左右中三行軍人進貴葉元保等二千餘人因月糧缺少吶喊擁入左布政伍符衙內要將符殺死時符已陞都御史脫走遂將符子伍三及經歷顏玉驛丞梁繼道用繩背綁驅逼軍前行走擇日殺死祭旗進貴等僭稱大總兵等名號餘各分爲隊伍鎖閉城門斷絕來往鄉官居民之富者盡行打劫逼要鎮守尚太監銀二萬兩三司等官請致仕尚書林瀚都御史林廷玉等前去賊營撫諭不聽　勅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戒諭寧王宸濠革其護衛先是寧藩世畜異志迨濠奸惡尤甚至是因　上巡狩無已儲貳未建外議籍籍遂與異圖陰養盜賊閔念四海十一吳十三等肆行劫掠以佐妄費濠與民爭田不得必使益屠其家官司莫敢問既而巡撫孫燧副使許逵捕賊甚急吳十三等已獲縶南康府獄濠恐泄謀陰令賊黨劫獄奪去且謀去孫燧以息事乃復令南昌生徒呈舉孝行申燧及巡按御史王金等保奏乞朝廷褒奬以張聲譽以惑衆心差人載金寶於臧賢處分饋權要寄與司禮監蕭敬及吏部

陸完書必急去孫燧別用一都御史湯沐可梁宸可王守仁亦可吳廷舉不可不可時江彬寵倖日盛太監張忠欲附彬以傾朱寧及孫燧等保奏寧王既至上見奏驚曰保官好陞保寧王賢孝欲何爲且將置我何地邪張忠聞是言乃密言于　上曰朱寧臧賢交通寧王其意未可測奏內稱王孝行譏爺爺不孝也稱早朝勤政譏爺爺不朝也　上頷之東廠太監張銳初亦黨濠助劫廷和爲濠復護衛已而知其有反謀且知　上入忠言乃與劫廷和言欲復辇去護衛以免後患交爲內主　上知濠差人留京師令太

監韋霧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除見有常無忌期者
今故違非制應治之於是御史蕭淮上疏畧曰近奉
勅旨王人無事不得延留京師臣有以窺陛下微意
矣竊見寧王不遵祖訓包藏禍心招納亡命潛謀不
軌官校交通積有年歲如致仕侍郎李士實等皆今
日亂臣賊子關係宗社生靈安危非細故也宜勅錦
衣衛北濠鎮與逮繫至京究治以快人心前鎮守太
監畢真等首保濠賢行及諸前後附勢者宜坐名罷
削布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守正蒙害宜急起用庶
幾人知順逆禍變可彌矣疏入忠彬等贊美欲內閣

降勅切責鎮巡以抑之而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灼
等又俱連章廷和恐禍及將勸濠上護衛自贖適駙
馬崔元聞遣詣問廷和廷和曰宜德中有疑于趙府
嘗命駙馬袁泰往竟得釋或此意也明日元等行勅
諭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
特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
卿其護衛益用廷和意也元等既行廷和復令兵部
發兵觀變王瓊曰此不可洩近給事中孫懋易瓚建
議選兵爲江西備留中日久第請如議行之廷和默
然宸濠偵卒林華匿臧賢家有旨大索賢家多複壁

外鑰木厨開則長巷後通屋甚隱人無覺者華以是
得脫歸　六月　寧王宸濠反殺巡撫都御史孫燧
按察副使許逵遂遣兵攻破南康九江先是朝廷差
賴義崔元顏順壽等行京師諠傳以爲必擒治寧王
不知止革護衛寧府偵卒林華在京即兼程飛報以
六月十三日至江西值濠生日宴鎮巡三司等官濠
聞大驚竊以爲詔使此來必用昔日蔡震擒荊府故
事且舊制凡抄解官眷始遣駙馬親臣蓋不記廷和
所云趙府事也宴畢密召本士實劉養正及承奉劉
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謝宴可

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閔念四吳十三凌十一等
飭兵器以待及旦諸司入謝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
數百人拜畢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孝宗爲本廣所
誤抱養民間于我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於茲矣
太后有旨令起兵討賊共伸大義汝等知否燧曰請
旨看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
二日民無二王此是大義不知其他濠戟手怒曰爾
既說我孝行又遣人奏我如此反覆豈知大義令縛
之副使許逵大呼曰孫都御史朝廷所命大臣汝反
賊敢擅殺邪反覆辨論斥其爲賊且顧燧曰我欲先

發不聽令制於人尚何言罵賊不絕口且曰今日賊
殺我明日朝廷發城濠遂喝校尉火信并縛達同燬
曳出惠民門外殺之時烈日中忽陰曀慘淡遂執鎮
巡諸司奪其印於是太監王宏巡按御史王金并公
差戶部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胡濂參政陳杲劉斐
參議許效廉黃宏僉事顧鳳都指揮許清白昂並械
鎖下獄思聰與宏不食死濠乃僞置官屬以劉吉參
欽萬鋭等爲太監迎士實爲太師養正爲國師閔念
四等各爲都指揮等官參政王綸爲兵部尚書季敦
暨僉事潘鵬師夔甘聽後使持檄諭降諸郡縣布政

梁宸廉使楊璋副使唐錦復爲所脇移容府部傳檄
遠近華正德年號指斥乘輿分遣所親婁伯王春等
四出收兵　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奉勅勘處福建叛
軍自贛啓行至豐城知縣顧佖迎告濠反遂易小舟
轉至吉安上疏告變因推都御史王懋中評事羅僑
才識俊薦驛丞李忠王思當擢用以勸忠貞守仁以
人號十萬以劉吉爲監軍王綸爲參贊指揮葛江爲
都督總一百四十餘隊分五哨出鄱陽舳艫蔽江而
下聲言直取南京經安慶守備都指揮楊銳與知府
張文錦安慶衛指揮崔文集衆誓死固守令軍士鼓
譟登城大罵之濠怒遂駐師督衆運上填壍攻城城

上矢石如雨賊多死傷數日不能克濠乃令衆事潘鵬遣其家人持書入城諭降銳手斬之支解其屍投城下以殉賊勢遂怯　巡撫南畿都御史李充嗣飛章告變兵書王瑗請會議左順門衆觀望尚不敢斥言濠反瑗獨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造亂豈足爲慮有王守仁在彼必成擒矣頃刻覆十三疏首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趨南京勅伯方壽祥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翊南京戶書王鴻儒主給餉王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都御史秦金率湖兵由荆瑞會南昌李充嗣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

儀真慎防瓜洲壩傳檄諸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義旅擒反者封侯如此則賊如釜中魚何能爲乎且令南京守備操江諸武職并五府掌印僉書即自陳取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詔悉從之　南京戶部尚書王鴻儒卒鴻儒南陽人少穎悟書過目成誦家貧爲府史佐書知府陂堅見而奇之命讀書府中續食授衣俾專志於學提學副使陳選試之謂爲經世之文尋發解河南第一舉進士授南戶部主事歷山西提學國子祭酒吏部侍郎以至南戶書學有體要明習國家故事處已待物開誠布公人亦不敢干以私至是以宸濠反方督餉起兵文聞車駕南巡忽疽發背卒諡文莊　逮吏書陸完太監蕭敬及秦用盧明錢寧臧賢俱下獄籍其家以交通宸濠也惟蕭敬訟銀二萬兩贖免仍掌司禮監　王守仁起義兵討宸濠躬督知府伍文定逼判談儲推官王暐以十三日甲辰發吉安於是袁州知府徐璉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珣瑞州通判胡堯元童琦南安推官徐文英贛州都指揮余恩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各以兵至丙午大會于樟樹已酉誓師守仁手書牌曰軍伍不用命

者斬隊將隊將不用命者斬副將副將不用命者斬主將次早已酉呼文定等四知府入手是牌授之曰此是實語不相誑也師遂行次豐城諜知賊設伏新舊廠以應省城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從間道夜襲破之庚戌發市汊辛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南昌城中爲備甚嚴及厥潰一城皆驚又見我師噪集益奪氣衆遂呼譟梯組入城擒其僭萬銳等千餘人所遺宮眷縱火自焚守仁乃撫定居民分釋脇從封府庫收印信人心始寧遂促兵追濠濠聞南昌告急即欲歸援漸解安慶圍移沅子港先分兵二萬趨南昌濠繼

其後我衆謂賊勢強盛宜堅壁觀釁徐圖進止守仁曰賊勢雖強未逢大敵唯以爵賞誘人今進不得進退無所歸衆已消沮若出奇擊之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也於是各哨兵迎擊之過於黃家渡甲寅伍文定哨先進那珣徐璉戴德孺等各領精兵分道並進夾擊賊大潰丙辰賊復併力挑戰我兵少却文定鼓爲砲火所燎乃殊死戰奮斬賊首吳十三賊衆敗走濠懼退保樵舍盡出金寶犒士丁巳濠猶晨朝羣臣責不用命者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火焚之賊遂奔潰溺死者萬餘人婁妃及宮人皆赴水死濠爲知縣王冕所執世子諸子及李士實劉養正等僞授官爵皆被擒江西平初濠將反婁妃嘗泣諫之不聽既就擒檻車乃痛哭曰昔紂用婦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婦言而亡家國悔恨何及　八月　下詔南征大學士梁儲蔣冕扈從時王守仁擒宸濠捷音猶未至京師邊將在豹房者各逞所見獻擒宸濠之策　上亦欲假親征南將太監張忠等見錢寧臧賢事敗又欲因此邊功　上出師駐蹕良鄉守仁捷奏至且諫止親征其略曰臣於告變之後選將集兵剋期進剿宸濠已擒謀黨已獲從賊已掃閭廣走調軍士已散地方驚擾之民已定竊惟宸濠檀作辟咸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輦轂之動靜探無遺跡廣置姦細臣下之奏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姦黨期爲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遺憾矣蓋時事方艱賊雖擒亂未已也　上令遣回待至南京另奏梁儲蔣冕以宸濠就擒江西已寧屢請迴鑾不聽　福建叛軍進貴等以鎮守府前窄隘移兵開元寺屯駐有軍人姚壽鍾通等率衆赴義擒賊各賊卒不相照惶懼潛進貴縊死葉元保躲入九仙觀藏匿被軍人張齡等用鎗搜截廟屋頂板跌下就同姚壽綁縛餘黨星散　九月　上至南京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等謂當縱之鄱湖俟　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過玉山張忠等見錢寧臧賢事敗又欲因此邊功　上出師駐蹕良鄉守仁捷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動濠尚爲脅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羣起天下遂成

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來深然之乃徐
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
躬非爲掩功來也但　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
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
於是守仁信其無他以濠付之　擢吉安知府伍文
定爲江西按察使顧州知府邢珣爲右參政　改王
守仁巡撫江西　冬十月　上在南京　禁約人民
不許養豬及易賣羊敢違者發極邊衛分充軍以豬
音同國姓故也遠近流傳旬日之間各處城市鄉村
居民將所養豬盡行減價賤賣　十一月　上在南

京王守仁至京以將經趨行在致仕大學士楊一清
固止之會奉　巡撫之命遂從湖口赴江西守仁既還
張忠朱泰朱暉等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在南昌勦捕
宸濠餘黨給事中祝續御史童綸隨軍紀驗望風附
會肆爲飛語北軍曉夜呼守仁名嫚罵或衝導啓釁
守仁一不爲動務待以禮諭令巡捕官諭市人移家
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冬至將近務哭奠如禮始欲犒
賞北軍泰等預禁之令勿受守仁示內外迹北軍離
家若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
故厚與之　槻嗟嘆乃去又之北軍咸曰王都堂待我
有禮我安得犯之會冬至又新經濠亂家家上墳哭
亡酹酒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守仁與
忠等語不稍徇漸已知畏忠泰自居所長較射教場
中江西官軍射多不中忠泰乃強守仁守仁不得已
勉應之忠泰合笑守仁連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
傍同聲喝彩遂近嘖嘖忠泰大不樂而罷且曰我軍
皆附於彼泰何遂班師泰即許泰暉即劉暉皆係邊
將賜姓朱　十二月　上在南京　禁約人民
十五年春正月　彗星見　上在南京欲就南京舊
壇大祀天地梁儲等言南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

紊乃止時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彬恃恩跋扈
傲狠無人臣禮下視公卿潛懷不軌喬宇爲南京兵
部尚書獨任留守機務諸司皆倚之爲重宇鎮之以
靜每事稍裁抑之彬亦敬憚不敢甚肆一日彬遣兵
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督府遣人謀于宇宇曰
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雖
天子詔柰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
有所求索只或數事宇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遂不
行　張忠朱泰屢僞命召王守仁守仁不赴乃譖于
上前謂守仁必反　上問曰何以驗其必反對曰試

召之必不至張永聞之乃密遣人報守仁既而召守仁即行忠等復拒之蕪湖守仁入九華山宴坐上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仍命還江西從湖口過南康過開先寺刻山石紀事

擒宸濠事于讀書臺後　二月　上在南京　命吏部左侍郎兼學士石珤侍讀學士李廷相爲會試考官取張治等三百五十人以　上南巡未廷試　三月　上在南京　楊廷和毛紀疏請廻鑾謂大祀之禮行於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　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禮應即時祔廟今俱改卜至再甚爲非

宜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之制亦已踰期自去秋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出施行伏望亟賜頒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各衙門題奏文書卓賜發出毋致事務久稽致生他釁不報　夏四月　上在南京　五月　上在南京

江西大水　王守仁上疏自劾　六月　上在南京　秋七月　上駐蹕南京既久後有游蘇杭泛江浙泝湖湘登武當之意幾內郡縣供給繁難梁儲蔣晟自執童奏懇請廻鑾泣跪於行宮門外自未至酉十六年春正月　上還京加蔣冕少傅戶部尚書謹

身殿大學士毛紀少保武英殿大學士　擢胡世寧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以石珤爲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羅欽順爲吏部左侍郎　二月　上不豫　三月十四日丙寅上崩遺詔曰　皇考孝宗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某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于慈壽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　丁卯司禮太監韋霽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皇親邵葛大學士梁儲尚書毛澄齎捧詔諭金符趨安陸藩府奉迎　皇太后懿旨誅江彬籍其家黃金七十櫃銀二千二百櫃金銀首飾五百一十箱金銀湯盞四百餘錦綉珠玉珍寶不可勝紀隱匿奏本數百件

戊寅遣迎官至安陸藩府　上候迎府門外至承運殿行禮開讀畢　上陞座藩府及安陸州衛官侍班乃進金符　上親受之遣迎官遂行朝見禮賞賚有差　夏四月　壬午　上辭興獻王寢墓成拜慟哭從官莫不感泣　癸未車駕發安陸　上不忍遽離聖母嗚咽涕泣聖母曰吾兒此行荷負重任慎無輕言　上對曰謹受教駕行安陸民人老幼攀戀扈從內臣張佐戴永長史袁宗皐指揮駱安等凡四十餘人所過約束不擾至河南渡河有父老拿舟者曰昔我　聖天子初生之年此河清三百里者三日當時謂黃河清聖人出今果然矣　丁亥禮部員外郎楊慶奎具合行禮儀途啓　上知此係楊廷和令儀制郎中余才所擬請　上至京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次日文武百官于文華殿朝畢三上箋勸請即位　上覽禮部具儀謂袁宗皐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非爲皇子此所具儀何謂也　癸卯　上至京城外御行殿楊廷和請　上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上箋勸進擇日登極　上遂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曰中登極詔天下以明年爲嘉靖元年凡所開列一洗正德間敝政薄海內外無不鼓舞快覩　丙午遣太監秦文等詣藩府奉迎聖母　戊申命禮部會多官議興獻王主祀稱號毛澄請之內閣楊廷和出文獻通考檢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爲據異論者即奸當斬　會試中式舉人張璁請同鄉禮侍王瓚曰今上繼統非爲人後與漢哀帝宋英宗事體不同瓚信之遂形諸言楊廷和令言官論瓚改調南京以侍讀學士汪俊代之　五月　癸丑禮部尚書毛澄會同

府部堂官翰林科道上議主祀漢成帝立定陶王爲
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共王祀今一上入
奉大統宜別立興獻王後以主祀事宜令益王第二
子崇仁王厚炫襲封奉祀又稱號宜如宋英宗濮安
懿王故事稱　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
興獻王妃爲皇叔母議上　上曰此事體重大其再
議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承天達道英肅燿哲昭德
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葬康陵　大學士
梁儲乞致仕許之　論扈從功以表宗皇爲禮部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其餘陞秩有差　殿試庚辰年

中式舉人禮部奏武宗喪禮事宜從簡　上御西角
門發策問賜進士三百三十人狀元李諸進士於西
角門上表謝恩　召前戶部尚書韓文文時年八十
有一以老疾力辭　上復遣行人齎璽書存問特加
宮保柱國月給役米贈先世悉如其官蔭孫爲光禄
丞且望以嘉謨嘉猷入告云　詔陞章懋爲南京禮
部尚書仍舊致仕着令有司以時存問時懋已年踰
八十矣　起何瑭爲山西提學副僉瑭以居憂不赴
任　六月　毛澄汪俊會府部大臣翰林科道上議
武宗以神器授上有父道焉特以昭穆同止稱皇兄

興獻王雖有罔極恩斷不可以稱孝廟者稱之四
復録魏明帝詔上之留中　召王守仁寧中止陞爲
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守仁疏乞省葬　勅尊本
生父母及邵賁妃稱號　勅脩武宗實録　召彭澤
爲兵部尚書　詔正德十四年各官諫止巡狩跪門
責打致死者追贈諭祭廕子其降調充軍爲民者起
取復職陞用　命給事中夏言御史鄭本公查華澄
受武職言等上疏謂正德年間各處軍功之濫其敝
有三奏帶之數太多紀驗之次失實武選之法盡壞
如鎮守官奏帶例該五名今則領兵奏帶至三四百

名者有之徃徃安居京師寄名邊方故有一人而數
處奏帶一時而數處獲功其不在斬馘之列又復巧
立別名或曰運送神鎗或曰齎執旗牌或曰衝鋒砍
敵或曰三次當先或曰軍前效勞紀驗之地既無審
驗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駁勘之實其改正重陞併功
加授之類私謀巧術獘出百端難以枚舉　秋七月
庚戌大理寺辦事進士張珮上疏其畧曰朝議擬
尊聖考爲皇叔父聖母爲皇叔母不過拘執漢定陶
王宋濮王故事耳言者謂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
天孝宗誠不可忘使聖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

後兄之義今聖考往矣稱以皇叔父幽宮之中固不得而知但迎養聖母稱以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故謂繼統　武宗而尊崇其親則可謂繼嗣　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惟聖明體察　上遣司禮監官以疏送至內閣楊廷和曰秀才焉知國家事體後持入　甲子　上御文華殿召楊廷和蔣冕毛紀入諭曰至親莫如父母因授以手勅曰卿等所言俱有理但朕罔極之恩無由得報今尊父爲興獻皇帝母興獻皇后祖母康壽皇太后廷和等退而上言禮謂所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勅　八月　上以聖母將至命禮部具儀初議由東安門入再議由大明左門入　上遂斷由大明中門入謁廟　毛澄等上言興獻王稱號　皇上未即藏定張璁乃力非廷議御史盧瓊極論恐聖知因邪說而生惑大禮踵衰世而不經宜將張璁戒諭不聽　兵科給事中夏言等奉命查革武職上疏謂祖宗開國立爲武爵專以待有功之臣品秩之尊莫有過於公侯伯者我　高皇帝開天啓運一時翊運元臣

懋建厥功然在當時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有八人至我　文皇帝克靖大難其所封拜亦不滿十餘人列聖相承益加慎重未有中官弟姪封拜之濫爵賞之極如先朝者寘鐇背逆實逆瑾結憤所致仇鉞一舉平定張永攘爲己功既而太監谷大用馬永成陸閒魏彬等並受褒崇於是張富張容谷大寬谷大亮馬山陸永魏英俱各封伯其他俱加陞都督都指揮者又不下數十人今仲遵詔旨俱已查革合行該部追奪詰券削爲編民又九正德年間巧立別名陞授職級者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名兵部尚書彭澤覆奏盡行革退積年宿蠹一旦頓清　九月　毛澄等復上請謂大禮未定給事中史于光歷數張璁建議之偏誠懼其上摭聖志下起羣疑還宜將張璁戒諭不聽　大學士袁宗皐卒　上命備駕奉迎聖母禮部奏請用王妃儀伏　上命錦衣衛治母后駕儀聖母不入　上涕泣啓慈壽皇太后願避位躬奉聖母歸藩羣臣惶怖　召大學士費宏復入內閣　冬十月　己卯張璁桂萼自左順門楊廷和令脩撰楊維聰借廕吉士十餘人沮之璁不聽遂上疏及大禮或問以進　上覽之留中　辛巳勅禮部曰聖母慈壽

皇太后懿旨以朕承大統本生父興獻王宜稱興獻帝母興獻后憲廟貴妃邵氏皇太后仰承慈命不敢固違　壬午聖母至由大明中門入　上候迎午門內入見奉先殿奉慈殿　乙酉兵部主事霍韜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檢房濟各上疏議大禮一如張璁之議　上令禮部知之　十二月　丙辰遣司禮監官至內閣諭令擬加皇太后興獻后尊號楊廷和等上言少俟來年　皇上大昏禮成加上　論江西平寧濠功王守仁封新建伯給誥券世襲其餘陞賞各有差　甲戌乾清宮成　上自文華殿入居之張

璁大禮或問留中者如下禮部看詳時大學士楊一清家居寓書吏書喬宇曰張生此論恐終當從之宇不聽　乙亥給事中熊浹疏言大禮亦如張璁之議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孟春奏興獻帝宜止稱皇叔請去父字喬宇壽以孟春爲吏部侍郎熊浹陞僉事時費宏初起冏爲大學士以浹爲鄉人恐廷和致疑遂外補之　十二月　選張璁爲南京刑部主事尚書石珤語之曰第慎之大禮說終行也　楊廷和寓書致仕都御史林俊俊上奏曰司馬光謂秦漢而下自

當時貽議後世陛下何忍襲爲之奏入留中　起林俊爲工部尚書疏辭不允　庚寅御批加興獻帝興獻后尊號皇字楊廷和等上言恐紊一代綱常拂萬世公論敢封還御批若加皇字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者願罷歸　上曰卿等所言皆大義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於史志可勉録皇號　內閣九卿翰林科道連章累疏皆言大禮合　上意以全大孝從之大明會典可考也

憲章録卷第四十七

兩朝憲章録序

自古御宇宰治自創業而下所稱英哲之誼躬上聖而躋上理者曷嘗不皇皇以法祖為先圖哉仲尼稱祖述堯舜於書載呂刑詩歌雲漢其於穆宣二代紀述尤詳豈不以世彌近則憲法彌章代彌景慕彌切非所以顯燁獨以

稱法後王者便於
國家
聖德
神功藏之金匱石室者自洪
武迄正德
九朝有先臣薛應旂輯為憲
章一録昭布宇内固已識
大識小于今為烈而自時
厥後躬講

明主在御不敢遽事纂組彼
豈不以代復一代暨千百
禩必有因時而似續之者
惟我國家
聖祖開天
列聖承符至
世
穆兩廟不曰中興盛軌哉
肅皇帝涵毓百靈
龍飛江漢

入踐大統恢擴千古之精
神振刷八荒之塵滓一時
聖君察相勵精圖理舉積頹
聖祖之大經而善當時之
繼述聿成維新之治渢渢乎
真咸五登三而陋漢唐宋
於下風矣丱其天挺
穆皇帝達孝繼緒端拱雍熙

臨御止六禩而默植厚培
以衍太和無疆之庥益稱
繼體守文令主是
聖作
明述踵美後先鴻猷懿矩虩
炳
兩朝誠後

皇之楷範百代之儀刑也頋
維憲章缺焉未載此學士
大夫亶亶焉思欲殫力編
摩期以畢著
昭代之大典不容已也臣奉
命巡察兩河適光州訓導臣
吳瑞登以其
兩朝憲章録来呈臣案牘
之暇莊誦其大槩正以續
應旃之厥未備前後五十
二聖中興偉烈嗣服鴻圖綱
舉目張爰分臚列諦而玩

一年凡

之有敬
天法
祖之精有宵旰憂勤之實有
更化善治之大有釐奸祛
弊之詳有安内攘外之略
與夫一時元宰之論思才
臣之擘畫蓋士之忠規莫
不丕昭景鑠巨細靡遺一
展卷間藉令以
今日之心仰會
二聖之心以今日之治作求
二聖之治則是録也所以繼
天立極之心圖幾誕布之
治悉童童可憲也所裨于
嗣服繩武非淺渺矣經生
學士即不能窺
中秘繪
天工得是書而存之不可
為覩
光楊

烈之一助乎可傳已敬以
弁其端　昔
萬曆甲午孟夏吉旦奉
勅巡按河南監察御史
李時華譔

兩朝憲章錄序

兩朝憲章者光吳學訓纂
稔兩朝之鴻懿而紀載之者
世
也憲章而止于
兩朝者先臣薛應旂曾輯
九廟之盛軌而茲特似績之
者也夫吳子殫心畢力纘
摩成篇即條分縷析縈舉
目張然亦稗官小乘耳未

得附章中秘奉帙楓宸烏浔以憲章名也語有之貢曝獻芹一念之忠也吳子之志良足嘉已且世之以纂述自鞿者其弊多端一則挾郤而多誣其著人非能稱公平徒寄雌黄云耳一則軽聽而多舛其生長閭閻間不能度越耳目謬聞而遂述之一則好悭而多誕或創為奇異以媚人之好不重覈而遂書之是數者尚不足以稱野史推一家言而況可以為昭代之實録備億禩之型範哉吳子識見精核點畫二聖之欽嚴正于天法祖者録烏于憂國恤民者録

馬于安内攘外者録馬于
興化致治者録馬于察奸
剔弊者録馬至于元勳碩
輔哲士蓋臣獻可替否守
悃効能者罔不羅縷是我
國家之
神聖繼芳後先彪炳一展卷
而章明可徵憲矣且
明興重熙累洽之運沿及
肅皇帝應籙中興煥然閎葦

鴻功駿烈卓邁千古而
穆皇帝含靈體睿天縱自然
益紹序而闡揚之其
二聖之弛張百為卷舒萬化
誠盛世之鉅觀而太平之
令緒也非我
朝之絶勝殊尤者弗以吳子之
憲章録殆嵩之頌美中宗
周之揚勵宣王者矣其意
不亦深遠乎方今

聖明在上紹履慶基恢弘大
業敬守
祖宗之法明習天下之務茲
錄倘得進
覽庶馬未必不為纂緒承庥
之小補云　尚
萬曆癸巳孟冬穀旦奉
勅巡按河南監察御史
陳登雲謹

兩朝憲章録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自叙

皇明自
洪武以迄
正德歷年既久載籍甚詳積帙盈
樓難以枚舉有志經世者眇分
條列總之皆闡幽發盛美以垂不
朽第汗牛不過充棟而闕烏僅
覩隙光可以資咭嗶而不可以
席旃蓐也嘗閱薛應旂所輯憲
章録列聖寶訓實録與夫館閣名公諸集

數十種乃免就編義例正大書法謹嚴是以為他日徵信者之左券然事增文省博士家尚以難也臣至愚極陋豈能傍雲霄而醉史牋顧栽培於羲樸著匪止朝夕蓋已耳濡目染口誦心維矣茲欲比次

自叙　一

嘉靖

隆慶

兩朝以續應旃之尾庶幾中興偉烈斕然彪炳秦食芹依菁若望洋河伯茫乎不知涯際歲戊子計偕上魏闕日迨五都市肆質以先哲名談借珠照乘始竊緒餘以了生平未竟之願病焉甚哉纂組之摩更數寒暑而後脫稿凡宏綱鉅紀有関於紹庥景鑠燕翼貽謀者則魚魚焉間亦附以鄙見以備參攷惟我

自叙　二

世廟初政暨末年遺詔真可上繼

宣孝而直邁輪囷其間費宏調燮之勲徐階受顧之績所以啓

穆宗者誠沒世不忘也補袞宣徽之
臣將上稽下述由
兩朝而遡
九主舍此其何適焉側聞
皇上朝講暇每置一二册於
御几蓋欲踵芳踪軌以無負副
眷[illegible]記故臣於拾此採彼冀其執
簡要而登熙皞也昔殷中宗舊
起於盤庚之後而周宣王勵精
於夷厲以來傳諸雅頌然則
兩朝於
正德亦若斯矣臣能已倉庚之鳴乎

第一卷　嘉靖元年壬午至二年癸未止
第二卷　嘉靖三年甲申至四年乙酉止
第三卷　嘉靖五年丙戌至六年丁亥止
第四卷　嘉靖七年戊子至八年己丑止
第五卷　嘉靖九年庚寅至十年辛卯止
第六卷　嘉靖十一年壬辰至十二年癸巳止
第七卷　嘉靖十三年甲午至十四年乙未止
第八卷　嘉靖十五年丙申至十七年戊戌止
第九卷　嘉靖十八年己亥至十九年庚子止
第十卷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至二十二年癸卯止
第十一卷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至二十四年乙巳止
第十二卷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至二十八年己酉止
第十三卷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至三十年辛亥止
第十四卷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至三十三年甲寅止
第十五卷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至三十六年丁巳止
第十六卷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至三十九年庚申止
第十七卷　嘉靖四十年辛酉至四十一年壬戌止
第十八卷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至四十五年丙寅止
第十九卷　隆慶元年丁卯至三年己巳止
第二十卷　隆慶四年庚午至六年壬申止

兩朝憲章錄卷之一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編述

世宗肅皇帝

嘉靖元年壬午春正月己酉朔　追錄平宸濠功各賞銀幣有差　丙辰夜曉刻金星犯牛宿　戊午夜曉刻水星犯羅堰星　己未坤寧宮後三小宮災欽天監畢湘言正德十六年二月火星犯鬼宿十一月金星犯鍵閉臣謹按占書並主火災後至五月乾清宮內火今正月坤寧宮內火仰見上天示戒端不虛也臣去歲嘗奏太白晝見秋雷大鳴金木相犯茲皆變之大者伏望　皇上祗嚴天戒益加恩本生尊　興獻王為興獻皇帝　母為興獻太后臣等仰體　聖心委曲將順亦既無所不至矣今卻批直曰父母又各加一皇字則似乎於正統之親混同無別恐不可告於郊廟而布之天下也　上曰此慈愛太后懿旨不必更議　甲子開館纂修　武宗毅皇帝實錄　乙丑給事中棚東義等奏臣等奉勅行邊散賞目覩宣府大同二鎮村堡丘墟公私匱乏倉猝有變西顧之憂也今北直隸山西幸有牛宜急發庫銀輸之紫荊鷹門等關量地遠近糴穀無事則以給官軍月糧有急則以應客兵支用章上會二鎮告警部臣議請發太倉庫銀二萬兩糴穀入邊　上從之　丙寅工部奏光祿寺歲增內用新炭之數　上令諭各署官廚諸役加意樽節愛惜勿得妄費重累小民　丁卯日色慘白無光午時黃霧四塞未申時大風揚塵　己巳兵部主事霍韜進三劄一言道問學修政事為先務二言當問賦核登耗官簿增減之類朝夕省記以興恐懼樽節之思三言諸司吏胥幹蠹凡困民害政等事宜一一嚴覈而整飭之至於其本又在上下之交昔　太祖貽謀惟曰君臣同治　宣宗沿尚

循德政以彌災變疏下所司知之　壬戌禮部尚書毛澄等言　陛下升自外藩嗣登大寶　考孝廟　母慈聖詔勅頒布協於群情已而復加恩本生尊　興獻王為興獻皇帝　母為興獻太后臣等仰體　聖心委曲將順亦既無所不至矣今卻批直曰父母又各加一皇字則似乎於正統之親混同無別恐不可告於郊廟而布之天下也　上曰此慈愛太后懿旨不必更議　甲子開館纂修　武宗毅皇帝實錄　乙丑給事中棚東義等奏臣等奉勅行邊散賞目覩宣府大同二鎮村堡丘墟公私匱乏倉猝有變西顧之憂也今北直隸山西幸有牛宜急發庫銀輸之紫荊鷹門等關量地遠近糴穀無事則以給官軍月糧有急則以應客兵支用章上會二鎮告警部臣議請發太倉庫銀二萬兩糴穀入邊　上從之　丙寅工部奏光祿寺歲增內用新炭之數　上令諭各署官廚諸役加意樽節愛惜勿得妄費重累小民　丁卯日色慘白無光午時黃霧四塞未申時大風揚塵　己巳兵部主事霍韜進三劄一言道問學修政事為先務二言當問賦核登耗官簿增減之類朝夕省記以興恐懼樽節之思三言諸司吏胥幹蠹凡困民害政等事宜一一嚴覈而整飭之至於其本又在上下之交昔　太祖貽謀惟曰君臣同治　宣宗沿尚

遠法三代第近觀祖宗亦可以得師矣疏入報聞

臣按上下既交則德業自成我　明一祖三宗如出一轍釀成至治可為萬世法霍韜此疏先之以問學政事次之以賦核利弊已非書生之見矣而終以上下之交為本真得啓沃良法厥後無遠一召而費宏得與其遊太液一臨而孚敬得承其賜其所議者罔非農功邊務君臣唱和有弥春同德詩及咏和錄確有明良喜起氣象此所以赫然中興也噫韜之疏見

諸行矣

陝西井州五衛軍大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鉞焚其尸鉞之死實總兵李隆以私憾嗾部卒殺之及揭報兵部則稱鉞酷虐激變軍士　癸酉大學士楊廷和等請蚤御便殿講讀有旨詰朝日講二月初二日經筵　御史馬紀請如國初之制設起居注官使隨時紀載以備纂脩下所司知之

丙子詔減歲供內府鹽課之數初弘治時內府供用庫歲派鹽十七萬五千斤正德後加增至三十五萬餘斤淮海之間蕭然煩費至是御史鄭光琬言　陛下登極首詔汰內府各監局員缺悉依祖宗故事今冗濫既清乃供用庫新增課額宜悉罷減如弘治年例以蘇民困戶部覆議從之　御史朱衣給事中邵錫上疏陳時政缺失衣謂人君之德莫先於力行自治之功莫要於改過近者言官屢進章疏　陛下御批有曰知道了有曰已有旨了夫言知不言行力行之怠也言有旨而不言是非改過之吝也此兩可回護之辭不宜見之於聖明之世錫謂　陛下即位以來政令既出或半載而即更奏請方行或暮月而遂改

聖德蠱于近習國是淆于群議即如邇者內府薪炭及官軍俸糧二事部臣屢執而不從中官一言而遂決詔書不信中外傳駭新政之初豈宜有此疏入悉下所司

月戊寅陝西巡按許鳳翔劾奏井肅鎮守太監王欽趙林陶俊申永孔舉尅減官軍月糧草束與井州左衛千戶孫智等違法事得首林發充軍仍學俱降長隨永革任回京欣令刑部追贓銀伍千兩智等提問

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　皇嫂莊肅皇太后　壽安皇太后　興獻皇后　丙戌巳時白虹貫天　戊子以水災免河南開封府及汝州秋稅　虜犯遼東鐵嶺衛守堡千戶徐瀚失於策應軍人圍原率衆赴戰死之詔下巡按提瀚問擬原于官　三月禮科給事中李鋐言南郊耕籍國之大禮而教坊承應閧然喧笑殊為褻瀆古者伶官賤工亦得因事納忠請自今凡遇慶成等宴例用教坊者皆預行演習必使事關國體可為監戒庶于戲謔之中亦寓箴規之益

臣按自阿丑作院本譏切王鉞陳鉞而奸宦汪直以此得罪說者謂其有東方朔諫諫之風嗣後復有一鸞當道雙鳳齊鳴之讒遂得正其科場大弊夫汪直勢傾中外翟鸞秉國之均誰敢彈劾而伶人寓意隱禍潛銷有臺省之所不及者以是知古人替瞽諷諫無人而不可箴規也李鋐因事納忠之說其亦人主之一助乎

癸丑孔氏子孫孔彥隆孔承緒乞觀幸學禮許之
甲寅　上幸大學祭酒趙永講書帝曰俞允若茲一章司業吳惠講易時乘六龍一章講畢宣諭賞賚有差　丙辰
戶部言邊鎮有警輒稱馬草缺乏請銀召買及查各邊草束俱不下數百萬夫積草十年以上俱成黑壤何待百年此由各官不恤民艱徒信權勢上草給價浪費官錢貯之無用若將前草價糴買米豈雖經年久皆得實用矣　上令所司覈實以聞　丙寅湖廣巡撫席書薦致仕大學士楊一清可使經畧西北遇得旨待缺起用不必煩以邊事
辛未刑科給事中劉世楫言近接出都察院原送司禮監提取內官吳善良揭帖面加浮帖書寫　聖旨吳善良等照前旨免提問司禮奏請發落臣等切惟凡旨意批于擬奏本或啓開鼓狀發六科抄行其重大事體傳奉旨意各衙門必補具奏本於叅朝面進此外未有珠寫旨意出承天門外者所以重勅旨防詐偽也今累批浮帖竟從中出六科不得抄行諸司無所補本輕褻綸音更張舊制此失政之最大也伏望今後旨意俱照祖宗舊制疏下所司　壬申勅吏兵二部曰朕入繼大統賴爾文武勳戚大臣定策迎立宜加殊恩以答元功大學士楊廷和等俱進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襲餘皆陞賞有差廷

和等屢疏懇辭　上皆溫旨褒答不允已復力辭以去就決之禮科給事中許復等各交章奏默封爵武蔭非諸臣所安宜聽辭免　御史樊繼祖言人臣進諫固難而能執奉者尤難人君納諫固難而能施行者尤難近見朝政之失有干係六部者尚書嘗執奏矣有不由內閣票擬而旨意竟從中出者大學士嘗執奏矣缺失已著輦諫聞之又嘗合諸科道之臣而執奏矣連篇累牘無非繩愆補過為社稷生民計以裨中興之治于萬一耳夫何不憚俞允惟曰已有旨了或云照前旨行臣切惟內閣腹心也既執曰不可尚書股肱也亦執曰不可科道耳目也又執曰不可是舉朝皆以為不可也　陛下何獨自以為是而不行乎毋乃左右近習預售其說而輒以先入之言為是耶抑憚於自改以杜忠諫之門乎伏望俯垂鑒納嘉從輿論以恪遵祖宗之法以漸消紛更亂政之端疏入報聞　四月
戊寅贈給事中庸昶為光祿寺少卿賜祭一壇昶先以言事被謫　上登極詔復其官未任卒吏部請量加卹典故有是命　庚辰起用工部尚書林俊未至改為刑部尚書
江西寧州地震　癸未戶部上言廣東看守珠池內臣前已奉詔旨不許干與廉瓊高雷等地方事今太監安川乃復黃綠傳奉無管地方事屬欺罔乞申前令　上是之

壬辰定各邊軍馬器械每三年一新　巡撫御史閱視畫圖貼說以聞著為令　陞吏部左侍郎羅欽順為南京吏部尚書　丙申芊爾總兵李隆前以私憾殺巡撫許銓而以激變聞至是陝西巡按喻茂堅發隆罪狀仍令逮勘以聞　戊戌致仕兵部尚書明富卒富徽州績溪人成化戊戌進士歷陞大理寺卿正德初忤逆瑾勒致仕瑾誅起刑遷是職屢疏裁冗食祛夙弊事屢權貴多格不行因乞休疏六上始允致仕卒訃聞贈太子少保謚康惠富敏歷中外四十餘年始終一節士論重之　己亥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疏辭伯爵且讓功于衆欲尚其賞得旨卿倡義奮

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伯爵以明公議不允辭　庚子御史張欽奏臣見言者多薦大學士楊一清相不以才識為先而以誠實為貴一清多知故典洞曉事情善議論敢施為此其美也至內懷陰險外張聲勢昔事先帝招權納賄無至誠感動之實乞勅該部再為酌處下所司知之　甲辰內官監奏內教坊房屋及南城西海子殿宇損壞乞加修理部議以財匱民貧宜暫停止　上曰然各處地方艱難軍民困苦財力匱乏不急工程一切停止無得生事害人　五月丙寅錄開國功臣韓成嫡長

孫韓鳳翔為冠帶舍人食祿月米一石　臣按紀信誑楚漢高少封而後世亦未聞有邱之者韓成誑漢我　太祖初干康郎封爵血食萬世不泯而　世廟復錄鳳翔冠帶月米有加于昔宜其感激圖報也與　癸酉御史盧瓊奏言　景皇帝當也先犯順之時為正位守國之計危疑以定國體以全而纂修實錄止稱郕戾王附　孝宗以始終典學之聖為太平守文令主而實錄成於焦芳之手未免是非倒置恐將來無所據以為信乞乘今纂脩令儒臣改撰　上曰　景皇帝已附載　英廟實錄　孝宗實錄雖出自焦芳間有筆削任情不足取信天下自有公論後世亦不可欺不必改修　臣按實錄一書關係甚大而韓瓊所言皆當亟于改正者夫以　郕王之立社稷少安　英宗得以田鑾未必不有賴焉七年功績豈可泯哉　孝宗賢聖真不世出之主而實錄紀載不能闡揚萬一彼焦芳何如人也而乃使之秉筆予使瓊言之大右輔臣復贊之則可以傳信而採遺柰何其無聞也噫復　建文之年削　景皇帝之附而開館以重修　孝宗實錄是應有待於　皇上者頗屢為之計焉

六月丁丑大學士楊廷和等言五月二十二日經筵甫畢
遽傳旨意併日講暫免又免午奏臣等叨官輔導寒不與
聞心實未安義難緘默切念人君一心關係最重養之以
善則智若聲色貨利一或有動于中則妨政害事其害有
不可勝言者伏望　皇上宮中無事不廢讀書以涵養此
心　上善其言已而湛若水因請宣召大臣慎擇左右以
為交修之助報聞　已卯南京吏部尚書王華卒餘姚人
由進士及第累陞今職嘗忤逆瑾傳奉致仕家居十餘年
為人才識宏達操持堅正方瑾用事士大夫爭走其門華
獨不往與子守仁論理瑾怒逐守仁顧素敬華華不遽遣

怒問以語人欲詆使華就見華竟不往其大節如此　壬
午南京禮部尚書章懋卒懋蘭溪人由進士授編修諫作
鰲山燈忤旨降臨武知縣歷官南京國子祭酒遭喪力辭
不允後服闋赴召三載凡五疏皆乞休竟不待報去任
正登極時陞今職至是卒賜祭葬謚文懿懋為人志行尚
潔自少潛心大業居常不為異同至臨大事決大義則挽
經援古確乎不易百凡嗜好一不入其心居官不過十年
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　癸巳大學士
劉健卒先是　上以健累朝舊德禮宜優厚復命河南巡
撫備緣轎率酒親詣其家宣諭眷念至意至是聞訃贈太師

謚文靖御學問深邃行履淳正偉識宏才早際聖明脫罹
奸佞進不盈矜退不窘戚為近世賢輔　七月戊申注珊
疏陳十漸其畧曰　上初即位天下忻然庶幾復見唐虞
之治邇乃漸不如初初事每獨斷今或里正右或得潛移
陰假一漸也初事每咨訪大臣今禮貌雖隆而心實疎遠
二漸也初罷諸不經淫祠今乃稍稍議復三漸也初屏紀
玩奸今教坊諸司或得以新聲巧技進四漸也初日覽章
奏今或忽而不親輒憑左右可否五漸也冗食冗費初詔
痛革今騰驤勇士不行覈實是謂冗食御馬實數不令精
察是謂冗費六漸也初裁革錦衣昌濫今太臣近侍以迎

立封爵錦衣世襲七漸也初中官有罪一切懲以正法今
一二犯法舉朝論之卒貸死而罰金後將何懲八漸也中
官有過者初旨不得任用今鎮守守備稍稍營換俾門復
啓九漸也初納諫如流今政事不便者言官論之直批曰
不准奸罪未正者有司上之直答曰有旨所謂訑訑拒人
十漸也疏下所司　甲寅詔御用監歲徵物料如弘治例
甲子大同軍士告糧率衆譁譟欲為亂提督侍郎孫禄
巡按御史張欽捕首惡張的祥等梟示請置之法兵部以糧
餉久缺軍士爭呼終當撫處　上特命法司會議議得頃
年將弱兵驕在福建則犯守臣在陝西則犯巡撫蓋非重

懲恐孟長亂宜如鳳鈞奏議上詔録首楊者五人以徇次
調極邊哨守餘悉令諭安堵　己巳南京暴風雨江水湧
溢　郊廟陵寢宮闕城垣吻祠欄楯皆壞拔樹至萬餘株
漂沒甚衆溺死人畜無算　庚午先是各内臣犯法屢詔
免逮問惟下司禮監治於是刑部尚書林俊等言宮中府
中宜為一體諸内臣所犯宜下法司明正其罪如罪之不
當自宜廢不法之官不宜廢祖宗之法　上報有旨　八
月己丑御史趙允上言次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達當逐湊
之變獨能抗節不屈折以危言至於臨刑罵不絶口忠義
激烈心迹昭然今蔭子止於百戶似乎報禮未稱得旨二

臣忠節可嘉其子各加正千户世襲　壬辰命隆萬言為
鴻臚寺卿給與應得誥命以將冊立萬言長女為后故也
庚子勅諭兩京文武群臣以南京奏報猛風驟雨損壞
郊社陵寢宮闕城垣漂溺大江船隻衝塌沿江居民房屋
朕心祗懼莫究其端意者政事率違刑罰不中民困未蘇
國事未定以致上干天和恥示譴告朕方痛自省循爾群
臣同加修省以畫修復其被災軍民之家名遣官巡視量
行賑卹　九月乙巳以大婚禮定國公徐元祚告天地武
定侯郭勛告太廟　丙寅南京工部右侍郎吳廷舉引疾
再乞休　詔以南京災異故勛　上勤學脩政親賢遠佞日

覽大學衍義以為法戒之資　上賜温旨褒留之　十月
丁亥御史劉廷鑑　上疏引　文皇帝御左順門晚朝畢
面諭近臣勉以隨事匡弼毋但面從及　仁廟賜輔臣楊
士奇等綸慾糾繆銀畫書故事請　上法祖宗勤政事以
親儒臣以慰天下仰望　上嘉納之　辛卯以南京應天
湖廣江西廣西災傷重大命户部發帑銀二十萬兩差官
分給各巡撫令其躬親巡歷委官設法加意賑卹仍各蠲
免稅糧有差　乙未禮科給事中張倫言三代以下論正
學莫如朱熹近有聰明才辨足以號召天下者倡異端之
說而士之好高務名者靡然從之大率取陸九淵之簡便
憚朱熹為支離及為文辭務從艱險乞行天下痛為禁革

時御史梁世驃亦以為言禮部覆議以二臣之言深切時
弊有補風教　上曰然　祖宗表章六經正歆崇正學近
来士習詭異所傷治化不淺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
言不許妄為不經之書私自傳刻以誤正學
臣按王守仁獨宗陸九淵之學排斥朱熹以為俗學
支離當時咸推以為類禹而不知頓悟談玄實乃莊
列二臣所指即其人也今其說寖盛而朱熹正學將
汩喊漸盡至于人習莊列之緒而指歸守仁不惟心
術虛無而文辭亦且怪誕有風教之權者請繹　世

廟之明旨而斧劈之則斯通畢甚

十一月庚申　壽安皇太后崩　大學士王鏊以　上遣使存問具疏以謝因上講學紀政二篇其講學大畧言國家經筵之設最為盛典然一歲之間風雨寒暑停歌頗多上下之情未見親密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于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似亦不免文具者　高皇帝甫定天下即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製今御製文集是也　仁宗皇帝設弘文館于思善門之外文學之臣數人入直特至館中講論

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等書于宮中玩之　祖宗之勤如此　陛下睿智自天奈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乞于便殿之側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誼著聞者數人更番入直命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淳故事　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賚天威從容訪問或命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蓋即日講之義也而加親焉大畧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其勤政大畧言上下交則為泰不交則否君臣之交關係世道今常朝之禮惴惴而退君臣相見止於數刻勢使之然也臣愚以為欲復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我　明內朝雖殊而華蓋謹身等殿即其遺制永樂初內閣之臣日造殿前進呈文字商議機務密承顧問洪熙宣德間楊士奇楊榮蹇義夏原吉等嘗奏對便殿或議事楊前或召見齋宮斯亦內朝之遺意也成化以來其禮始廢　孝宗晚年深慨于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議事將大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為恨　陛下即位以來日御文華召見大臣中外相傳以為盛事此萬世一時也臣愚尤望著為令典文華武英倣七內朝之制大臣或三日或五日一見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奏事務令從容商榷可否而後決之庶幾大臣面議之人人得以自盡　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事燦然畢陳于前唐虞之法不過如是而已上覽奏答曰卿輔佐　先朝志切匡救朕在藩邸已知卿名新政之初方將起用覽奏具悉忠愛至意　丙寅御史唐鳳儀言各省分守分巡官不以時巡歷郡縣撫恤人民伸理冤抑卧官吏貪殘盜賊竊發莫能禁止災異數見職此之由請敕撫按令守巡詣臣皆以歲正月出巡至十一月還司諸錢糧詞獄及他興革便民者咸務修舉有不如令者撫按得參奏罷黜撫按官或徇情容隱者聽科道劾之　上從其議　十二月戊寅先是陝西

套虜深入為寇固靖環衛間所殺傷以萬計山東青州府
曠賊流入東兗二府及河南兩直隸地方所過焚劫橫行
有司莫能支則相與巧文諱匿苟幸無罪于是兵部特請
遣科道官分部閱視恭敷奏報其被寇地方請發太倉銀
賑濟　上從之　丁酉　上始御奉天門朝見群臣時禮
部科道官俱素　壽安皇太后服制已滿宜漸從吉典御
奉天門視事久之乃允仍令不鳴鐘鼓不鳴鞭　庚子時
西北邊多事坐不材將官罔利營私軍儲芻豆缺乏
納糧草則占窩轉賣而令貧卒包賠開支帑藏則任意侵
漁而以空文出納召商中鹽則通同弊免而斗庫官攢得

以上下其手甚至逃卒之口糧死馬之草料皆寄名見在
之籍而乾沒入已邊政大壞御史張鵬條奏其弊戶部覆
議令各該撫按守巡嚴禁諸弊將官有犯追贓揭黃停襲
文官縱容者一體治罪詔如議行

臣按士卒之譁亂罪在將官將官之尅減罪在撫按
使撫按能馭則將官何敢縱其惡將官能恤則士卒
何敢稱其亂嘉靖初西北士卒以告糴之故率衆而
攘而套虜入寇又殺傷庶民以萬計當時本兵知糧
餉缺乏而歎息臧廈張欽憤其鶩驁而歎置
而其栖遲藩方者則又以京職之為難而怠惰慨嘆
無復勵精淬厲之意故漢宣試望之於三輔而趙普

書其四均勞役謂京官宜盡補外伍而以方面之賢者入
補卿寺畧如漢刺史入為三公唐宰相出領方鎮之意
上是之

臣按朱寔昌所陳四事其謹覈實表賢能一制庶後
嘗行之而至於均勞逸一節意似矣而未知古先哲
王所以內而外外而內相成之妙也大都近日多重
內而輕外外補者心懶氣懦而內轉者人望之如登
仙豈知偶慱一甲二甲便游京邸鮮知問閭之疾苦
而其栖遲藩方者則又以京職之為難而怠惰慨嘆
無復勵精淬厲之意故漢宣試望之於三輔而趙普

張洽之輩出領州牧總能知民情物故而為名執政也上下之間爵以生靈為重故自內而外自外而內無非欵其恤生靈而益朝廷耳若勞逸之均特其末也　頓　皇上敦然行之則漢唐豈得專美哉

漕運總兵楊宏請以漕運輕齎銀兩悉聽各該運官沿途動支為雇傭車船之用不必裝鞘印封計算羨餘以苦運卒戶科駁奏以為此開奸人冒破之端非經遠至計御史向信則欵令運糧官軍凡領銀雇脚必先赴察院報數關支為籍以記其多寡不行擅動下戶部議議得宏所言乃成化弘治以前舊規而科道之論至於究弊防奸不為無見大要漕運之法無他惟在船不守凍糧不掛籌軍不借債三事為急若使官得兵人自無此弊但輕齎本以資轉搬之費今若慮官軍侵耗盡取其贏餘歸之太倉則以腳價為正價又非立法初意今宜令有司如期徵收餘耗解赴漕運衙門候各總運船過淮照數給領運至通州方許發封聽巡倉御史查核驗給仍酌量各項支用實數著為定規如有羨餘不必輸之太倉即着各總分各衙門查開缺船應用般船應修什物應新者若干糧無掛欠銀有餘積者照例旌擢得旨如議

嘉靖二年癸未春正月癸卯朔　流賊二千餘人至考城

賜額令守臣春秋致祭登封嶽瀆有觀星測景二臺公清跡也土圭表漏具存乞勅欽天監委官考正制度尺寸書之史冊報可　已巳御史曹[illegible]論吏部尚書喬宇奸邪宇亦上疏稱疾乞休　上令鴻臚寺官往諭令速出視事

二月甲申遣順天府官祭宋文天祥　丙戌先是都察院疏請差御史巡鹽不下閣票擬批答稍誤户科給事中黃臣諫曰我　朝設立内閣處以文學之臣凡百章奏先行票擬今使内閣虛代言之職中貴肆專擅之奸關係匪細漸不可長容臣封還原本以重命令疏入即加批如制

臣按政在内閣則有所統攝壹政在中貴則不免紛紜

故我　祖設内閣以論道經邦凡有旨意職專票擬不然權移左右將來有不可制者嘉靖初或累批浮帖竟從中出如劉瑾所疏者或不由内閣而票擬旨意如樊繼祖所疏者閣臣拱手上下不交銷沮壅蔽敝憑危懼黃臣至是欲封還原本與杜衍封還内降同一防微杜漸之意蓋忠愍者哉

壬辰流賊平　二月庚戌御史向信言大通橋至張家灣舊有廣利等八閘宜脩復以紓民陸輓之苦又濟寧至臨清在有淺而長溝至新家口尤苦宜于兩處建閘以時蓄洩從之　乙卯山東樂安縣盜周經劉寵等起壽光縣

孫峻以鄰境預選勇士備之無何諜知賊且犯壽光即寨召所選士為正兵又調集市民為疑兵夜襲賊巢園之峻獲二十餘人餘黨悉平巡撫陳鳳梧上其功命賚峻銀幣號令素嚴身自督士士殊死戰遂擒斬經等二十九人追擢為兵部主事　御史秦鉞言頃者以奪虜徵兵及遼左餉缺盡發兩淮餘鹽七萬九千餘引于延綏遼東開中昔特餘鹽不許開中止令本商納價輸部此御史盧楫之說先朝已著為令誠于國課有裨蓋本商自納每引計銀一兩若各邊開中每引止銀八錢況正鹽母也餘鹽子也正鹽守支撥運候久費多故頓中者少餘鹽勘合一到即時發賣故頓中者多今舍母求子餘鹽無自而積矣請以遼東所中引改嘉靖元年正額嗣後申明前例令本商自納餘鹽之價慎勿開中　上是之勅餘鹽存留納價輸部

禮科給事中安盤言亢旱風霾變不虛生夫霪豈　陛下明有所赦與旱豈　陛下澤不下究與開歲以來法宮不聞露禱之誠外庭不下求賢之詔非所以承天地子萬民也乞蚤御經筵咨詢輔弼節宣中宴慶賞賚躬儉以先天下勅六曹百司各陳所見可行可止一付公議俾改無垂刺民無嗟怨則和氣自回災沴可弭　上嘉納之

戊午策試禮部中式舉人賜姚涞等四百十人及第出自

有差
田日講　久旱風霾禮部左侍郎賈詡請修省　上是之
命止齋醮及一切興造不急之務　乙丑翰林院編修孫
承恩禮科給事中俞敦奉詔勑彩幣諭賜安國王黎明行
至龍州聞其臣陳暠叛明遇害立明從子謨為王莫登庸
復叛逐謨使臣不得入還　上命回京　辛未木星金星
俱晝見　殞霜殺禾　四月癸酉命有司給終養巡撫方
良永月米三石著為令凡致仕終養節行可稱者如之
　臣按終養所以遂其孝致仕所以成其高此皆節行
有關於風化者前此未見其優禮也我　世宗月給

米三石其令人有報本薦禋之思乎
命宋儒朱熹裔孫野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于婺源縣奉祠
癸巳刑科給事中張嵩以天戒上言三事一保　聖躬言
　皇上春秋方富而數月之內兩見違和恐貽兩宮之憂
頓調護周慎親幸有節二崇正道言太監崔文等於欽安
殿修設齋供請　聖駕拜奏青詞是以左道惑　陛下請
火其書斥其人惟日臨講讀親近儒臣三務實惠言蠲租
之詔雖下而費用不經征求如故民不蒙澤請崇儉約節
浮冗慎賚予然後責有司從實蠲免童下所司　閏四月
乙巳大學士楊廷和等上疏言齋醮祈禱必須預絕其端
不可輕信今乃無故修設齋醮日費不貲至屈萬乘之尊
親涖壇場此皆先年亂政之徒妄引番漢僧道試嘗　上
心近日劉瑾錢寧輩崇信僧道建造寺宇極其華美殺身
忘家罄不蒙祐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辨矣況行香拜籙之
勞孰若移之以御講筵修齋設醮之費何不移之以周貧
困惟　陛下斥遠僧道停罷齋醮九卿喬宇等亦言　陛
下登極詔書首正法王佛子國師禪師之罪按訪內府宮
觀出入引誘之人裁革善世真人爵號及新建寺宇盡行
折毀邪正之辨了然甚明今一旦信用妖幻煩勞　聖體
不可之大者也此其去正德末年復能幾何臣等切為

陛下憂之　上皆報曰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至意朕已
知之　庚戌致仕尚書毛澄卒訃聞　上為輟朝一日贈
少傅謚文簡仍蔭一子為中書舍人澄歷事三朝忠勤敬
慎始終如一論事侃侃不為依媕有古大臣風　五月丁
丑卯時雷雨交作擊觀星臺侯風杆連石座碎之　壬午
詔修宋臣韓琦范仲淹祠於延州建故吏部尚書王恕祠
於三原命翰林院各擬祠額有司歲時致祭　丙戌戶科
給事中劉祺言近年水旱盜賊相仍法令多舛其故由公
卿大臣不得召見上下之情不通又中官橫刑賞恣橫政
旨多內降端人正士嘖嘖不能出氣可為寒心宜如唐貞

觀諫官隨宰相奏事仍屏遠崔文息意醮事章下所司
已丑時虜四亦卜剌住牧西海數入寇山永井涼等處先
是牛勗巡撫陳九疇奏請按元年宣城伯衛謨等勦奮事
例三路進兵勦之當用騎卒二萬餉銀十二萬兩而足該
鎮總兵徐謙奏稱井勗兵弱舊有蘭河等衛戍兵九千近
以河東多事仍留原衛防守而本鎮所選游兵二千亦調
河東未歸請勅總制侍郎李鉞遣歸仍令延寧二鎮各選
精兵三千期于春初俱集蘭州候春深分道進攻詔下李
鉞詳定鉞言二臣所處兵食已舉行但專事遠畧不復
內顧恐海西之賊未能遽除而北虜乘虛邀我歸路將腹

背受敵矣今九疇所奏糧料等銀若仰給户部則其勢不
可應卒宜將各鎮未汛見存量與十萬支用預令厲兵秣
馬伺賊入犯相機勦殺若河凍之後賊仍住牧量可以一
戰破虜具以上白待報舉行兵部以鉞言為是　上曰然
　臣按兵法以逸待勞者勝以靜待動者勝苟擊其貪
而忘其虛揣于此而度于彼則乘我者得售其策是
兩敗之道也今西海豈無謀哉陳九疇徐謙計亦左
撤撤河東以當西海之冦誠可慎而河東之戍不可
矣若在我厲兵秣馬雖不見敵常如臨敵俟其入犯
奮勇以勦之則可戰可守權變勝算固在我矣鉞蓋

知兵者也
七月辛巳禮部左侍郎賈詠奏言宮論列皆以　獻廟八
俏為過似宜聽納而　陛下竪曰有旨依擬有辨　上曰樂舞已
正統本生兩無所嫌朝廷王國等處有辦請老因言方今
定令所司修之　庚寅刑部尚書林俊請惟　聖明納烏自
聖明在上朝多君子而臣子將歸之言惟　聖明納烏自
古未有不親大臣而能治者我　孝宗皇帝天啓其聰大臣
如劉健謝遷李東陽劉大夏華時賜宣召幄前咨議務時
方退乃嘆曰豈知軍民之貧一至於是又問安得太平如
帝王時大夏對曰但得事事皆如今日與臺閣議當而行
久之自治　孝宗信用其言自是大治今大臣如徐姆大
夏者不少　陛下宣召未如　孝宗事事皆與臺閣共議
議當而行亦如　孝宗則大治未有不如　孝宗者若徒
取文具何裨政理　上曰再覽卿奏益見懇切忠愛特從
所請馳驛以歸　八月庚子南京禮部尚書秦金等以災
異上言　陛下臨御未舉政漸弗恪一言詔令不如初二
言任賢不如初三言聽納不如初四言慎惜不如初五言
持法不如初六言恤民不如初七言崇正不如初八言保
養不如初夫　陛下初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朝而左右
不能預也今政不能如初者政在左右而公朝或不知

臣等切惟政不可一日不在朝廷攬不可一日移于左右自古帝王制馭天下操此術而已不然內廷外朝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窒寺女謁之情移而聽受有不察名曰總覽而權實下移矣疏下禮部尚書汪俊言鈳等之疏忠愛懇至宜留神採納上是之　己未大學士劉忠卒忠河南陳留人由進士歷官翰林學士為日講官時逆瑾惡忠于講筵指斥近幸授意吏部陞忠為南京禮部左侍郎尋遷吏部寔遊者視南京為閒散多務苟容忠獨毅然持風裁庶寮秩滿署考必當其實有御史素乘勢驕橫郎中為瑾黨私昵者皆直署下考無少徇瑾誅始召入內閣又以

持正守法不合於弼末請致仕　上嗣位璽諭累薦不起遣行人詣廬存問至是予贈太保謚文肅

臣按真金之性不畏烈火松栢之茂凌寒不衰忠在講筵惟知啓沃朝廷而已不知有近幸也在南京惟知操持法紀而已不知其閒散也其於劉瑾輩何有而況於黨爭當　武宗之朝所如不合宜也而　世宗初年亦不肯翻然而起為中興社稷惜哉

庚申禮科給事中沈漢乞毀顧孟朱熹例黜吳公言偃子孫以奉祀改建廟廷併置祀田部議准建廟置田之請報可

九月丙戌給密雲地方官軍二千餘名各拌襖袴

一副　戊戌會議嘉靖三年漕運合行事宜一監兌主事竣回京不必延俟交代一漕運壞船折卸帶回至清江提舉司交付不許變賣一劑勘其今秋成熟乞將遮洋海運糧米送赴該鎮照上年折徵五萬石每石折銀七錢一江南北六總運軍行糧就于應兌府州縣坐派支給一輕齎腳價漕運衙門先量給十之二三為沿途起剥併置辦什物之費一江南湖廣浙江衛所軍辦船料銀照江北五總事例行各該衛所選軍餘辦納免扣運軍月糧一遮洋總運糧赴劉州倉交納舊從新河達季家窩離城甚遠以致腳户偷盜宜行該撫按出榜禁約一沛縣以南八閘黃水湧入俱沒水底乞將拈頭主事并各閘官吏暫革每閘量留夫十名看守一濟寧以北長溝等處閘座稀遠請量添二座以免阻滯一運船官伀罪非情重者不許所司拘留及嚴禁託故營求規運者議入得旨俱如議行　十一月庚午以旱災免蘇松常鎮等府稅糧有差　辛未以應天廬揚等府災傷暫停徵所欠馬價　丁丑南京兵科給事中黃仁山等言都御史盛應期巡撫江西吏民畏法宜久任超遷以責成功及各巡撫有惠政者一體獎留部議以為當　上曰今後功績顯著者其降勅增秩如議　癸未建昌侯張延齡強占民孫名土地名訟于法司未理刑科

給事中張原論延齡恣橫不法乞痛加裁抑章下所司
癸巳吏科給事中夏言言頃者倭夷入貢肆行叛逆且寧波為倭夷入貢之路法制具在尚且敗事況沿海備倭等衙門則廢事可知宜預為區處得旨差風力給事中一員往乃遣劉穆按其事　十二月庚戌先是户科給事中章僑劾浙江太監梁瑤過人挾貴營管織造乞勅下司禮監移文于瑤戒無生事已而內織造太監刀永等果稱　上用袍服請勅往蘇杭五府提督織造事下工部議議不可已而刑科給事中曹懷張原亦以為言工部又覆宜如言官所奏可出示袍服花樣令鎮巡三司官如式織造以進

無煩內臣提督弗允于是大學士楊廷和等乃疏曰今年浙直地方水旱異常徵稅糞免若更差官織造一切物料工役何能措辦臣等實切驚惶所有勅書決不敢撰疏入　上曰累朝織造自是故事官業已差即撰寫勅來毋得執拗時九卿六科又皆極道其不可備員大臣素蒙體貌不意　聖明一旦有此臣等匪敢瀆擾誠恐貧民不堪織造之苦千百戈群起而為盜以擾天下也亦匪敢以執拗所執者　祖宗之去望　陛下遵而行之勿取譏後世　陛下謂織造是累朝事例臣等歷考洪武永樂下及天順並無有此惟成化弘治間一行之

憲宗　孝宗恤民節財　聖德美政非止一端此蓋非其美者　陛下他不之法獨取不美之政以為事例千臣等不敢撰寫勅書以重誤國殃民之罪　上曰此事業已差官可寫勅遣行弟令安靜無擾可矣

臣按內豎之職洪武永樂間止令傳命掃除而兵政之柄勿使掌握蓋恐其恃寵靈而戕害生民也故太祖時有內豎侍從日久而偶言一政事即遣還鄉終身不齒逐宣諭群臣永為監戒自天順後王振汪直劉瑾三大奄用事以故內則管軍管匠置立田宅外則織造鎮守無不受其荼毒堂知蘇杭之地自有

撫按有司責而成之自可如式不然或設一同知提督事可辦而費可省矣若專任內臣豈獨機户絲行以一倍百即道塗往來騷擾不堪命矣嘉靖初從中票擬不由閣下即一織造已不能爭大學士楊廷和兩疏極言以輔臣之尊而無諫臣之責　上曰孰拗而廷和曰所執者朝廷之法而獨法不為　祖宗美政不之法而孰法不為　祖宗美政不之法而獨法不為　祖宗之去望　陛下遵而行之勿取譏後世　陛下謂織造是累朝事例臣等歷考洪武永樂下及天順並無有此且以惟成化弘治間一行之洪武永樂並無有此且以解固如是哉若廷和者真有大臣風節矣

丁巳吏部右侍郎何孟春倣漢魏相因歲不登條奏故事
引漢魏以下諸臣奏列為八事一引漢魏韓之言請禁止
奢靡一引唐陸贄之言請慎賞罰一引宋王禹偁奏請
減百官俸皂一引范鎮奏請裁革冗費一引蘇轍奏請廣
聽納一引范仲淹奏請勞来安撫江淮百姓一引廖剛奏
請諸州縣不許過糴一引赵汝愚奏災傷州縣請預免来
歲稅錢 上曰制禄卷應朝廷常典文武官俸勿減餘如
議行

兩朝憲章録一卷終

兩朝憲章錄卷之二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illegible]

嘉靖三年甲申春正月丙寅朔 南京[illegible]
免上元節宴 壬午五星聚于營室 丙戌南京刑部主
事桂萼上正大禮疏大畧言 皇上非為人後而為入繼
之主當考 興獻帝毋興獻后并録廟廷方獻夫之疏以
聞 上曰此禮關係綱常便會文武群臣集前後章奏詳
議尊稱及合行典禮以聞 二月庚子翰林侍讀湛若水
言臣以經術事 陛下宜讀毋至屯否二卦夫屯者陰陽
始交而難生君臣欲有為而未遂此則 陛下登極下詔
時然也否則陰陽隔而不通內外離而不孚 陛下自視
今日於此卦何如哉夫屯而不濟必至於否否而不濟則
將来有不可言者一二年間天變地震山川崩湧人飢相
食殆無虛日夫聖人不以屯否之時而緩親賢之訓明譬
不以深痼之疾而廢元氣之劑今元氣之劑急親賢是也
願以賢大臣為之統領博求明先王之道者而侍文華講
磨聖學疏下所司 丙午大學士楊廷和乞致仕許之初
以大禮不合及諫織造忤旨力求去[illegible]疏遂允 戊申禮
部尚書汪俊等上所議禮極辨桂萼等議禮非是 上諭
曰正統大義不敢有違第本生至恩情欲無盡其參與[illegible]

詳議以聞　乙丑翰林院修撰舒芬言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乃　陛下愛日承歡之會而諸命婦朝賀則又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親者也今慶傳免於矣輕重況近因　陛下於所生有加稱之儀若此孰一出人心驚疑乞別降綸音以彰至孝　上以芬出位妄言命奪俸三月　已巳翰林編修鄒守益等言　太祖至於歷聖相接之統不可一日不繼特以　武宗為兄不可以分昭穆故考　孝廟毋昭聖以續正統至於本生之恩特加帝后之號則于私親不可謂不隆矣乃又加以　皇考之稱去其始封之號則于正統畧無分別伏望　興獻帝尊號避　皇考之

嫌存始封之號庶于正統下至僭擬　上不悅以守益出位妄言而責唐皐張翀鄒本公阿意朋言各奪俸三月　四月給事中安盤上疏言今欲別立一廟于太內則是明知　恭穆萬萬不可入　太廟既不得考　恭穆又不得入是無考矣世豈有無考之　太廟哉此其說之自相矛盾者也疏下所司　戊戌吏部尚書喬宇等合上疏言頃罷汪俊召席書取張璁桂萼黜馬明衡等衆議交攻異常中外駭愕以一二人之偏見抶天下萬世之公議內離骨肉外間君臣且書不與遷推特出內降陛為尚書百餘年来所未有者乞收回成命疏入報聞　戊戌兵科給事中陳時明言宣大甘州相繼告變內地歲凶民困誠有不逞者跳梁于其間一呼成群此土崩之勢也宜及今選將練兵教之射藝國初南京設大小教場五軍將士來樂初既有五軍又有三千及神機等營官軍而中都留守山東河南大寧四都司輪班官軍隸五軍營操練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分十二營團操每營官軍萬人今健卒籍存耳請命本兵大加簡閱三營將士聽征為一等聽選為一等老弱工役為一等而上下其月粮又軍必有選鋒每營各抜其驍銳者三千人為遊兵若先鋒則選遣將善戰有謀者署遊擊令自選遣職數十人為領哨把總管隊官選

夜不收工劄營者數十人以教營士遇警即出又京營操練每具雇文每拘成法使各以已意教戰務有實用此固伐謀之上兵也兵部以所議皆切時務請先行選軍而後團營三歲一閱　詔從之　壬寅户科給事中鄒一鵬奏各宮日進月進數倍于天順時今歲災用缺往往借支太倉而清寧宮仁壽宮未央宮每有多餘分饋戚里繼富益奢不若留寺供應以張母后之德凡諸猪羊油麵請勅監寺諒減　上曰祖宗朝嘗因天變減膳他宮勿動乾清坤寧二宮減十分之一歲豐如故　禮部上議以為宜罷大內建室之議立廟安陸　上曰朕本生　聖母躬親奉

侍而本生　皇考遠在安陸於卿等安乎命下丹四[illegible]
黨同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欺朕冲歲甚失綱常　泰
先殿西室所司其亟脩葺以盡朕歲時追切之情禮官即
諏日具儀仍執遣旨者罪無赦　已酉恭上　昭聖康惠
慈壽皇太后尊號次日上　章聖皇太后尊號　庚戌都
御史吳道舉上言大禮宜類編成書成我　明一經正前
代之繆時大禮已定　上報聞禮科給事中張僑劾迓舉
首鼠兩端陰附邪說劉禕又列迓舉欺罔九罪不報　金
星晝見於申位　乙卯御史盧煥以災變上言腹心之深
憂者四一君身不脩二言路不通三命計不當四財用不

足根本之深憂者三一京庫虛匱二輔衛貧困三太倉乏
儲咽喉之深憂者一言旦大洮岷虜患並起內地民窮迫
而為盜恐生他變疏下所司　戊午禮部左侍郎吳一鵬
上言四方奏報自二年六月迄今二月其間天鳴者二地
震者三十六各雷電雨雹者十八暴風白氣地裂山崩產
妖者各一民飢相殺食者二非常之變倍于往時願陛
下躬行明詔以先群下救疾若罷經營信大臣納忠諫以
回天意　上曰覽疏朕心惻然事屬朕躬者朕自當之有
司其尚交修以弭天變

臣按我　太祖因水旱飢荒或以四事自責或以四

鼓步禱或秋粮盡行蠲免　成祖詔求直言　宣宗
以為昧於省過是皆實能脩省故天心眷顧為我
明聖主何嘗待群下之奏疏而後然歟　世宗時天
鳴暴風變于上矣地震山崩變于下矣妖產食人變
于中矣此輔臣禮官不能燮理之過一鵬類數而言
之能使　世宗惻然自悟與魏相不隱災異李沆日
奏異聞相同蓋恐其君富於春秋或生驕恣故為此
危言以悚動之耳吁亦得告君之體矣

五月乙丑修撰呂柟以修省自劾不職十三事以致災變
所由起引為已不能獻納之罪言甚切直　上謂大禮已
定柟巧拾妄言事涉忤慢下鎮撫司拷訊已已大學士王
鏊卒賜齎粮五十石廩米五十疋贈太傅謚文恪鏊日侍
孝廟講讀會東宮將出閣尚書馬文昇請簡正人以端
國本首薦鏊陞吏部右侍郎屢因火篩入恐鏊上箋遜八
事多見采用正德元年召入內閣改武英殿　武宗初踐
祚尚書韓文率諸大臣伏閣請誅逆瑾等　上詰問衆相
顧莫敢先發鏊獨言瑾等為亂本不可不亟除瑾以是感
鏊鏊亦自度不能久于位遂力求去居閒十餘年海內想
望其風采嘉靖初特遣使存問鏊以疏謝因陳講學親政
二事詔嘉納之至是卒年七十五鏊幼頴悟不群問學贍

慢為文春容爾雅當世式之其立朝大節卓然可觀士大夫咸惜其用之未究云　壬申　上定奉先殿西室名觀德殿奉安　獻皇帝神主　甲戌吏部尚書喬宇言邇者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各以言事下獄人心皇皇以言為諱兇茲天氣炎蒸法司罪人俱蒙釋減若此文學侍從之臣必在於恤疏入報聞　六月辛亥吏部員外郎薛蕙上為人後解二篇為人後辯一篇　上以蕙出位妄言令鎮撫司逮治拷訊聰等同上疏條為十三事疏奏留中　七月吏部尚書喬宇引疾乞休　上俞允之至是許中劉陽各疏言宇忠節清望宜在留都值宸濠搆亂有保障之功今任銓衡素風淡泊門庭生色正清朝所倚任者不宜以一辭遂聽其去尚書秦金等各以疏極言　章聖皇太后尊號不當去本生二字疏入俱留中於是大學士毛紀石瑤並疏本生二字未為緊要不宜輕有更易得報有旨　戊寅群臣以前疏不下朝罷相率詣左順門跪伏哭大呼　太祖高皇帝或呼　孝宗皇帝聲徹于內　上遣司禮監官傳諭群臣仍伏不起　上命錄諸臣姓名執為首者以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等八人詔獄于是修撰楊慎乃撼門大哭一時群臣皆哭聲震闕　上大怒命逮

五品以下員外郎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悉下獄拷訊已卯奉冊寶上　上　太后尊號冊文曰于皇帝　壬申　上定奉先殿西室名觀德殿奉安於觀德殿　甲申奉迎　恭穆獻皇帝神主至京師　丙戌吏部尚書喬宇言邇者已丑大學士毛紀復疏乞休　上之　八月丙午晉府西河王奇湖有孝行其母嘗病渴王仰祝天地中井泉湧出飲之病愈又建醮祈禱有雙鶴飛鳴繞壇後母卒王哀毀骨立宮墀古柏生奇花二朵異香襲人人以為孝感至是晉王上其事下所司勘實命勅獎諭　九月癸亥令天下罪囚應議折贖者皆輸粟預備倉以需賑濟丙寅始定大禮稱　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　昭聖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　恭穆獻皇帝曰皇考　章聖皇太后曰聖母詔諭天下　命給皇親莊田伯蔣輪指揮蔣壽文榮張楫等地頃　己巳先是錦衣衛百户俞賢以太監俞泰義子傳陞管事兵科參論謂宜裁革兵部奏言祖宗舊制武職以授軍功管事必由推選至於夤緣乞陞則　孝廟之禁例而查革冒濫又　陛下登極之明詔也今俞賢曾無公家之勞又非太監子姓以錦衣管事之衛而加之僕隸厮養之輩輕褻名器紊亂典章乞亟行裁革以杜陳乞之端得報有旨　庚午大同總兵桂勇請罷張文錦所建聚落高山二堡撤回戍守官軍以安衆心詔從之　辛巳御

史王木以大臣相繼罷去乃疏薦大學士楊一清尚書王守仁言今欲興道致治非二臣不可章下所司　命漕運輕齎銀兩悉給運軍支用不必扣取羨餘過淮之日總兵與都御史驗封給與十分之三以為沿途費其餘待至淺御史員外等俱驗給之完糧之後各衛所官具報支銷數目有朦朧侵欺者聽運軍陳訴從重遣戍把總官失覺察者降二級回衛差操着為令　甲申　上以大同宣府糧儲告乏命戶部及今兩鎮有年亟發太倉見銀發太僕寺馬價各十五萬遣官和糴分貯鎮城以備支用有虛數射利者按其罪　甲辰新定運糧軍行糧隨正交兌之法官

軍便之惟蘇松二府原無額坐江北行糧勢難加派于是應天巡撫吳廷舉請以各府該運鳳徐二倉粮兌解民運納到倉即在水次兌與江北官軍以抵合用行糧淮陽等府原坐常盈倉粮就近改撥徐二倉補還江南蘇松等府粮數庶起存之數兩不相虧　戶部覆議從之　吳廷舉言內官監監收白熟粳米額外科索無厭大率正粮一石加費二石方獲批單雖屢經詔責而該監科索如故戶部請命巡視光祿等科道官帶管訪察奸弊以聞　上曰然今後內官監收粮每石加耗一斗不許分外多收有仍前科索者如法究治巡視科道官不必帶管

臣按宮闈朝署所仰給者蘇松常嘉湖五府運粮而所運之中糙者屬之於軍白者屬之於民軍之行粮皆民所辦而運不與焉猶可解其苦也乃白粮者追部粮長費船夫脚價動以千計往回交納動經踰年洪閘之所停留風雪之所漂泊推輓到京蓋亟身家可保矣而該監科索不足其欲不收不獲其單不遣迫勒多端抵貸無措額天哀訴誰則憐之豈知正粮一石船脚已費二石而監復倍之斯民幾何而不窘且死也幸而與運　軍建言于朝而　世廟加耗一斗科索者如法究治則五府之民其少甦乎然必科道

帶管庶有所避忌則法可永久不然倉人無厭之心稍寬則復肆而良民有限之財愈取則愈急將見國步因之矣況今五府地方旱則震澤涸輒澇則滄溟肅溢春辦正粮且不能給而況額外科索乎願　皇上以五府為腹心以總部為子弟而勅諭科道痛加罪狀明白輕重誅黜皆依律斷若乃迭加宪治則瘡痍憔悴孟子以為猶解倒懸矣

十二月甲子吏部右侍郎胡世寧以疾在告聞大禮之議群臣有迭杖死者乃上疏曰群臣有罪宜悉下司寇問理罪狀明白輕重誅黜皆依律斷若乃迭加宪治則瘡痍憔悴孟子以為猶解倒懸矣

雷霆之下偶傷日月之明大為天地生成之累矣傳播天

下書之史冊鞭朴行于殿廷迺刑辱上于大夫非所以昭聖德之美也詔下禮部議聞　丙寅吏部左侍郎何孟春言前大同之變若先有總制大臣控治宣府則大同軍士必有所憚而不敢肆撫臣將官亦有所伏而徐為詆其禍可弭也土魯番入寇甘肅若先有總制開府蘭州檄至即發兵阻遏則地方不至殘破而王師不勞遠征今大同人心猶多反側河西番虜尚為跳梁請勅兵部會舉才望大臣二員一總制宣大一總制陝西三邊假之權宜重權三年責其成功庶內變可消外患可靖兵部覆議宣大總制有侍郎陝西總制有侍郎李鉞故事孟春所奏可

從　上是其言　己卯詔胡瓚總制宣大軍務相機撫勦定賞格擒首惡者賞銀五百兩陞三級擒助惡者賞銀二百兩陞二級擒脅從者事平之日亦各給銀三兩瓚請發布三萬疋羊皮短襖千領分賚從軍之士　上曰大同亂軍雖凶悖皆良民朝廷不得已而用兵止除首惡餘皆不問　戊子初壽寧人張廣犯斬罪以矜疑免死發充邊衛永遠軍未遣死獄中例當遣其子金鳳頂補御史簡霄言廣以情輕減死今繫死已足抵罪又勾丁補鮮是罪及子孫也請免金鳳發遣刑部覆請　上是其言詔金鳳免補

勾補著為令　十二月辛卯大理寺右評事常商臣言臣以迂平庶獄為職請詳獄之大者群臣以大禮忤旨調任者吏部左侍郎何孟春謫戍者學士豐熙等八人杖死者編修王思等十七人皆國家大獄關係非輕顧　陛下大奮明斷復戍者之官錄死者之後逮繫者釋之而正訐者之罪　上以商臣責直沽名率意瀆奏令降二級調外任戊戌遼東妖賊李真陸雄等聚衆謀為不軌突入山海關殺守關主事王冕守臣以聞　上命各鎮巡官嚴限逐捕優卹王冕　己巳總督宣大侍郎胡瓚承勅誅捕首惡移文總兵桂勇密令千戶苗登計擒鄒鑑等十一名揭示勅旨斬首梟示隨撫保五堡軍士人心稱快越二日堡軍郭巴子復起拒城殺桂勇家口十餘人燬其居衆掖勇至賴朱振營求得脫又攻前登等燬其家于是瓚言亂軍不順不叛反覆不常必天奪館境設法禽薙乃可底定　上曰胡瓚暫駐宣府候有惡盡絶人心已安即日班師　上命陝西設提督軍務大臣一員該部議才優望重者往于是推大學士楊一清兵部尚書彭澤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　上命一清以原官改兵部尚書提督軍務

嘉靖四年正月庚申朔　提督軍務侍郎胡瓚言大同天兵壁壞渠魁已擒必鎮撫得人廢可整頓綱紀今所賴以

坐鎮叛孽者獨總兵桂勇朱振耳若巡撫都御史蔡天祐畏縮涕泣專事姑息臣恐不足以消禍本而靖邊鄙也　上降勅切責天祐令與朱振勉畫後功　乙亥巡撫寧夏都御史張璿請加給邊儲户部議以淮鹽八萬引山東小引鹽肆萬引各定其價召商中鹽收買芻糗貯之要地以備客兵之用務禁權貴奸商占窩之弊報可　戊寅賜兵部主事王冕祭一壇贈光禄寺少卿初冕遇陸雄之難其母先為賊所僞冕挺身救之已而賊務冕從冕罵賊以死兵部狀其事請卹之　一念其忠孝可嘉故有是命　庚辰總督漕運胡鏜疏陳六事其一言淮安鳳陽以地地高

宜穀粟而少塘堰一遇亢旱則坐觀枯稿淮揚以東地下則任其淹沒故江北地利不盡乞勅徐頊兵備官督率所屬躬親相度隨其高下開濬修築教民播種一如江南則無曠土無惰民而民食可足其二言山陽寶應高郵江都諸州縣地臨白馬甓社邵伯黃山諸湖延亘三四百里蕪以天長西山諸水時為泛濫遂至衝決運道田地多棄而不種稅糧無所從出運船亦往往摧壞其中為患甚鉅乞勅治河諸臣乘時堅築運隄量度地勢建立平水石閘以為疏洩之計其三言撫屬設立夫厮十有一所應付往来官船歲無虛日困疲特甚乞將兩淮鹽引各處截角銀兩盡行禁止令於掣驗所每引量徵備賑銀一分以濟夫厮以減州縣之夫價以趨奔走之疲民其四言各衛所官軍舍餘占買民田名曰寄庄勾引鹽肆萬引各定其價召商中鹽收買芻糗貯之要地以備客兵之用務禁權貴奸商占窩之弊報可　戊寅賜兵部主事王冕祭一壇贈光禄寺少卿初冕遇陸雄之難其母先為賊所僞冕挺身救之已而賊務冕從冕罵賊以死兵部狀其事請卹之　一念其忠孝可嘉故有是命　庚辰總督漕運胡鏜疏陳六事其一言淮安府所屬山陽鹽城二縣相去三百餘里中有太湖之險而支流委曲尤為藏匿民多聚而為盜莫敢誰何宜擇道里之中設縣治或照沿海守禦所事體築立墩堡量撥官軍防禦下户部議可詔悉允行　丙戌江西巡撫盛應期既陞兩廣總督乃籍任内所儲預備倉穀數以聞户部仍請勅天下各巡撫官嚴督有司用心儲蓄毋事虛文　上從之仍賜應期銀幣　二月壬辰提督軍務侍郎胡璉還自大同列上功狀兵部議璉等討賊未有成功遽爾班師事屬輕率且叙功徼賞尤非臣下所宜罪在不宥　上詰責璉而賜桂勇銀三十兩以旌其功　癸巳兵部侍郎鄭岳言山海關征稅非舊例請罷之　上報騎載肩荷者勿聚征每歲所入務數實以為修邊費有偽匿者許巡關御史劾治

復鳳陽府正陽鈔關稅　丙申先是蘇松常三府大飢
歲賦從緩征計銀三十八萬有奇俟兩年之後帶征至是
巡按御史朱寔昌言凶災之餘方值一愆即輸辦歲賦猶
恐難之柰何復責宿逋重為民困事下户部覆議朱寔昌
言是原定帶征之數宜汎為二分歲征其一若四年以後
帶征錢粮有可緩者宜蠲之　上從其議于是蠲蘇州府銀
三萬八千四百兩草一十四萬包松江米一萬七千八百
石常州米五萬五千石草一萬一千八百包　北虜大舉
南牧復促榻一清赴邊　戊申命都督同知朱勇提督京
城巡徼初勇總兵大同郝通代之勇還會京城多盜復以

委勇　三月癸亥詔留兩淮餘鹽銀三萬兩支給淮揚各
衙所運粮京操官軍行糧　壬申大同首逆郭宛子韓天
祿等四人助逆焦啞雲馬江等三十四人先後捕獲詔賜
有功人員銀幣有差郭宛子取具罪狀處決仍刻榜畫形
傳示各邊　甲戌命修　獻皇帝實錄　壬辰仁壽宮災
四月戊申先祿寺署丞何淵上疏請立世室崇祀　皇
考下禮部會議　五月甲子泰和伯陳萬言駙馬都尉劉
景和以被劾各上疏引罪　上復切責萬言景和爵高祿
厚日給非不足乃縱容家人開張店面剥害商民干犯國
憲本當究治然既認罪姑俟之仍令其所司緝治其主事

家人不貸　丙寅禮科給事中楊言等復上疏乞罷世室
之議其畧曰　祖宗身有天下大宗也君也　獻皇帝藩
為藩臣小宗也臣也以臣並君亂天下大分以小宗並大
宗干天下大統無一可者章下所司　丁卯巡鹽御史張
珩請以兩淮運司餘鹽銀每歲貯三十萬於太倉預發三
邊糴買粮草或將原銀貯庫以備不虞部議以宜解太倉
每積銀至十萬兩即照例解報年終類數造册以便稽查
因言珩勞績卓異宜加旌奬　上命賞珩羊酒表裏　提
督三邊楊一清請淮浙開剩引鹽召商糴買隨宜處置以
備緩急　上從之　甲戌廬州府知府龍誥在任修理義
倉置買義田行賑糴賑濟之法又條積蓄便民八事户部
覆議得旨龍誥留意備荒有裨仁政加官一等所奏事宜
果便利通行各府有成效者具奏加陞如例　順天府東
安縣雄縣雨雹如鵝卵自未至酉大殺禾稼　乙酉初禮
官會議別建一廟奉祀　皇考　獻皇帝實錄　壬辰仁壽宮災
獻皇服盡與　孝廟一同復遣中使諭禮官查議議上
上曰　皇考止生朕一人今已入繼大統別無奉祀嫡嗣
必特立一廟以後子孫世世獻享不遷伸朕孝思　六月
庚子朔　武宗毅皇帝實錄是日禘廟興工　七月庚辰
兵部尚書李鉞言織造局太監刁永等奏稱缺乏匠役雇

昔牧用臣等切以為不可夫儲粮與國脉相為流通匠與粮儲互為損益查得織染局見在軍匠二千一百六十四名內官監七千八百五十六名併今新收一千五百有奇以歲計之該支粮米一十五萬二百四十石其他監局食粮人役難以數計若使弊端復開則京通二倉所積立可待盡可不寒心扎得　吉司設監兵伏局人匠各准收五百名內府匠役從宜量收　丙戌命填註錦衣衛正千戶孫堪許錫俱見任管事故事蔭叙軍職不得管事

上念先臣孫燧訐遘臨難死忠大節表著故特從其部請

臣按錦衣職掌在五衛侍衛巡察捕緝等事恩功寄

祿無常員自永樂後任過漸加視諸衛獨重焉凡蔭叙軍職不得管事為第所關者最除鉅也李何權責尊寵冒濫恩功甚至無恩功而藉勢力者亦得竊據于內其不輕棄朝體誤傷善類者幾希雖屢經劾奏而終不能清合無考其未歷次其等第必如孫燧訐達之後方許見任管事則忠勤良裔可以稱職而彼徒以緣貴倖用者亦將少止矣嚮　世宗之祕其慎選錦衣者蓋如此顧　皇上法焉

八月丁未　上念嚴究民困欲釋止仁壽宮役大學士對

等言　昭聖皇太后父屢乞仁智殿意或不安以斬修復應足以見　陛下之孝文方有旨修建不待　世廟幸免旬日之間再難改更　上曰時值災傷民生困苦殊甚歎暫停以恤元命　皇伯母安喪仁智殿亦為宏敞但孝奉不可一日或缺而小民亦當愛念所遺各宮毋得科擾違者罪之　九月癸酉江西巡撫陳洪謨巡按秦鉞疏言撫州府崇仁縣處士吳與弼幸蒙先朝禮聘受春坊諭德不仕歸老于家砥礪名節有助風化乞特建祠本鄉賜祠額祭文令有司致祭從之

臣按與弼為潚之不相木敝屣榮舉動效古見明道見猶有喜心益知聖學為必可學小樓坐臥收斂身心

其不為俗所染可知當其承　英宗之聘辭諭德之官殆易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者有士如此取其節焉足矣而世儒議其規卿相之位有傲世之心抑何好議其短哉然稽之我　明二百年如與弼者蓋不數數得也所謂鄉賢之最者吾誰與歸

辛巳致仕刑部尚書林俊疏言伏讀明詔仰見　皇上於議禮得罪者若有悔焉臣竊意存恤叙復旦夕必且有命何至於今猶未聞也臣又惟古者遣人于朝與賓客迄

必欲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成化時臣綿衣重裀然且臥床數月而後得痊正德時逆瑾用事

嬉嗜去衣之端未年諫正南巡遂死杖下幸荷新詔被鉗匪又見成化弘治詔獄諸臣惟叛逆妖言好生打著問其餘常犯送鎮撫問法司議罪今一概拷問無復低卑非祖宗仁厚之意恐失舊典疏上下所司　十月丙戌初遣東議修邊墻夫及四年又以積雨頹壞至是巡撫周璽等復請修築　上從之令酌量緩急以漸修理務令堅厚經久仍勅户部以長蘆額鹽六萬引山東四萬引陝雖三萬引行該鎮開中以給工費　乙未　上以四方災異命輔臣撰旨諭上下同加修省六學士劉宏等上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感人以行不以言　皇上欲盡脩省之實必存心于政事加意于窮民而後可今用度不能節省則民財竭于科斂工匠不能停減則民力勞于奔走近京地土半為莊田而民間養馬當差之費無從辦納入庫錢糧賠納過多而遠方承領管餅之人無所控訴太倉無三年之粟而冗食者収充不已京營無十萬之兵而做工者借撥不休況忠直之士以觸忤得罪而未蒙寬宥堂諫之臣以敢言為職而每加詰責有罪當刑者屢經審録而不為處決無宽可辭者或加優旨而仍令看詳皆足以下致民怨上干天和此臣等深爲極慮而不能已于言者又前日　皇上憫念民窮欲暫停仁壽宮役臣等不能將順　聖意若因修省暫且停止亦未為不可也疏入　上曰覽疏具見忠誠輔導之意近日或雨雹或星變朕以惶懼故命卿等抉剔省察此非下民之咎其失在朕也卿等所奏工役未遣者停止見造者亟完各監局匠人等係是營繕除春首外毋得煩擾京營之軍令兵部議處言官以盡職為責輕率者亦宜治戒因有罪迫生窮民以冤抑致死令法司從公審處其餘事宜所司酌議以聞於是工部尚書趙璜請罷世德殿等工併　世廟及仁壽宮完日乃可議興他工　壬戌　禮科給事中跪上經筵三事一言起復尚書羅欽順請告祭酒李鐸納其言併罷仁壽宮召採木侍郎王軏未京　上欲盡脩省之實必存心于有疑無恥下問宮中所覽書史併賜近訪且無諱亂亡之君存鑒戒三言功貴有恒昔　敬皇帝御經筵至十二月乃暫輟今率十月而遽輟且時未甚寒願少留　聖心章下所司　癸卯户部覆費宏等議言內府所収江南粮每石加二倍有餘請勅監庫毋浮額外多収　上曰朕念歲灾民困方加意撫恤今後令監庫務遵前詔每石第加耗一斗多収者罪之

臣按三年十月應天巡撫吳廷舉言正粮一石加費二石　世宗已有加耗一斗宪治多収之旨矣至今

四年十一月己巳諭年美而監庫多收如故毋亦監廛之官蔑無定令而朴道之官無所遵守也至是乃動大學士貴宏之疏此臣所以謂朴道不設則監庫終不可制也歟

十一月戊午太監梁棟奏內府供用金珠寶石缺之戶部尚書秦金言朝廷經費多端太倉所餘無幾此外別無區處至於珠石則中土所產祖宗朝俱有內藏皇上恭行節儉必不以此玩好之具勞民動衆況廣東雲貴等處災異頻仍一聞採取民何以堪 上不允令照前年事例採買

十二月戊申上有旨再註尚書伊訓併 聖祖所製洪範詮與近日御製無逸分為三冊共成一書復奉 聖諭將皐陶伊訓無逸通加註釋名曰書經三要 閣

十二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改給繹往來事最浩繁費亦靡廣廩給日糧夫馬船隻俱有欽定額例而人心玩慢弊源日生竭民之財豁民之力展轉相傳無有紀極非嚴加禁革則公私俱乏因以驛傳應革應因事宜條具以聞 上以其有切時弊從之

兩朝憲章錄二卷終

兩朝憲章錄卷之三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編述

嘉靖五年丙戌春正月甲申朔 乙酉京師飢民日多設粥廠於養濟院月給米蠟燭斤半二十日給食務實以惠窮民

丁酉虜亦卜剌住牧寧夏賀蘭山後將以冰合渡河入套陝西諸邊皆急之鎮巡等官以聞

程赴任 丙午禮科給事中林士元等劾大學士楊廷和趨提督王憲兼刑部尚書趙鐩論陳洸罪犯至攘臂相加輕蔑禮法莫此為甚大君道交遂則順君以謀友今洸不軌之罪而尊乃欲枝法以遠君忿灰橫於胸臆攻激加于班階殊失大臣之度章下所司 庚丙午大真人張彥頵以府第被災請賜更造 上命有司造焉遣內監一人往督刑料給事中黃臣言頃者趙秦榮三王府災第詔行勘佑訐今彥頵所請未經佑勘輒以煩有司且遣中官往督是出親王之上也昔漢樂巴嘆酒殿通而成都火災術而曾不能救其家之燬將焉用之 上詔如前旨 二月甲申御史霍鷹龍言光祿寺歲供鷹犬肉一萬六千五百餘斤蠻鳥食菜是蒭林五千二百餘石禽獸費民財恐累 聖德請悉罷之 上以朕即位以來尺百玩好不經耳目惟欲慎德而治以安生民是鷹犬蟲蟻一無所益爾

盛蓄養乃耗費以萬千計若該部官查發以開　乙丑戶科給事中曾偉言兩淮鹽課舊例七十二萬引有奇共當股四分以給工役賑濟之需存積六分非國家大事邊警有急未嘗擅開糧草皆輸本色未嘗濫收銀價是以國不言虛逐不告歉正德中改常股存積皆為正課彼利生奸逆令商人自請開中又皆折收銀價緩急無備臣請自嘉靖五年始盡復舊規則公私兩便從之

按洪武三年募民輸粟中鹽二十八年令各處邊方糧缺出榜招商開中納米至永樂年間淮鹽一引納米二斗五升或小米四斗商人既獲其利不憚其勞故自出財力自召游民自墾邊地自藝穀粟自築墩臺為百世利成化年間遂更其法以為先時納米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不若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之鹽致人引之利也當時户部以為實利其法遂廢自是商賈撤業逃鄙荒蕪大壞而不可復救矣豈知商人上納本色則邊方買米者衆邊方既以貴米則農夫種地者多而實益則經歷各衙門輸已去六七而邊無糧草其數十倍於前及邊方一旦有警用糧緊要方始召納本色糧草商人觀望不肯上納甚微臣此所以年年納銀銀數雖

丙申甘肅巡撫陳九疇兵部尚書金獻民各奏哈密二種向因避佺內徙一居肅州東關一居金塔寺等處異類雜居終難輯睦議得肅州北境棄地量與築室修城以安之楊一清復議各夷自內屬以來未嘗為患一旦遽之外地此不比合亦乖刺則必西連察合徒屈召衆未見有益臣謂待哈密復立之日方可議此　上以為然令提督尚書王憲轉行鎮巡官曉諭撫綏各保生業毋致疑貳　戊戌　上御奉天殿策試天下貢士　賜龔用卿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辛巳兵部侍郎胡世寧言比者官匠趙金

等五十四人以太監潘忠一言盡行陞賜　祖宗列聖以來未之前聞也且自古國家財盡必取于民民窮必至於變今官賞既濫則俸入不得不增恐有限之供輸不能給無窮之用度也　陛下為　祖宗保天下為天地養生民不宜有此疏入未報會太監周繕等乞錄故太監喬泰文宗諡號從之于是尚書李鉞等聯諫言我　朝懲武階專以待軍功管事必由於推選自正德間為權奸所亂幾危社稷今蘆華未幾而內臣乞陞之奏隨請隨得如祖宗成憲何如天下公議何　上以陞復官職亦先朝故事戒鉞等勿復言　五月戊子御史謝汝儀言近日給事

中傅道御史盛養浩以言忤上旨皆奉復其官天下莫不頌　陛下之至明太監崔文閔上擅權輒賜罷斥天下莫不頌　陛下之英斷乃御史張裒請宥盛熙等罪　陛下既命部臣議上矣俄而復已之臣恐歲月漸深死亡踵至縱　陛下他日欲憐而用之將何及乎御史喬襟論內臣冬大用不當召還而　陛下不聽臣恐起用此輩根據日固成福日移　陛下他日欲斂然去之其可得乎伏願推昔者復傅

上以鑑情辭懇切優詔許之特賜馳驛致仕仍令有司給以月米數石歲夫六名鑑陛辭　上特製詩一章以寵其行舉朝咸嘆錫有奇遇

臣按大臣進退關國體統進而輸忠於朝使君仰其高尤榮於世降笺賜之以寵其行舉朝咸嘆錫有奇遇

臣按大臣進退關國體統進而輸忠於朝使君仰其高尤榮於世降益固榮也退而休息於野使君仰其高尤榮於世降下衰干祿固寵者比肩不為聖明斥黜不去不為輩省指摘不去以致眷顧日衰公論日奮身立危疑之地然後不得已而告歸蓋已晚矣趙鑑方屢任用而即疏乞休　世廟重之以在途之馳驛居家之夫米

既已極優而製之以詩書之以箋尤為曠古盛典彼甲辰召用大學士楊一清辭之復疏五辭一曰　聖孝二曰　聖政三曰聽言四曰宥過五曰和衷　上優詔褒答不允辭　六月甲子　上御平臺召大學士贊宋楊一清石珤賦詩入見宋珤詠先入　上諭之曰卿等昨和朕詩朕亦為卿等作一詩相贈一清繼至　上諭之曰卿昨歲督邊殊有勞勩茲特召還輔理朕為一詩賜卿卿其勉之宏等皆頓首謝

臣按　太祖御黃閣為宋濂賦醉學士歌　宣宗御文華為楊士奇等賦樂有嘉魚之句于時獻和蓋

真有明良喜起氣象矣　太祖曰但有益於彼予何
優　宣宗曰當以武周君臣自勉蓋皆有冀望之思
而匪徒恃音律也哉
世宗平瑩四詩遠追先志而下勵臣工於宏則以沃
心輔德期之於一清則以政本皇綱賴之於珥則曰
化成在人文於詡則曰治理須于平蓋皆因人警戒
所以弼嘉靖初治宜其有光於祖宗矣

庚辰致仕太子太保户部尚書韓文卒贈太傅謚忠定文
山西洪洞人為給事中劾都御史王鉞且辭侵兩宮上
怒逮至文華殿拷訊幾死後歷南京兵部尚書崇死者

相枕移咨户部請預支倉粮户部以未得命為辭文曰救
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待耶遂發米六千石以
賑正德初憤八黨擅權亂政率諸大臣抗顏極諫劉瑾恨
之矯詔奪文官二子士聰士奇皆削籍已又矯詔逮文欲
殺之會有投匿名書者事不果坐罪罰米三千石輸邊瑾
誅始得復官致仕　上即位加太子太保賜誥褒美其詞
曰倡危言以扣閽屹乎山嶽之不搖奇禍以忘家凜乎
冰霜之不變至吏部議謚則又曰愚同寧子而卒保其身
老似武公而不弛于學訃聞　上素嘉其忠亮故卹典優

厚云　七月壬午辦享太廟遣駙馬崔元代給事中章僑
言曰廟享重禮無故不宜遣代刑科雖親屬貴臣終津氣趣
相感　祖宗之靈決無歆享之禮又況臨時差遣念望之思
位誠敬何在　上以僑妄言奪俸三月　八月乙亥　上
禍淫且諭及
皇考昔年垂訓之功今日勉學之勤于是宏等跪讀　九
月癸未火星犯太微西垣上將星　辛卯安　恭穆獻皇
帝神主於世廟　丙午時上聽政之暇頻事詩詞問與太
學士劉宏討論詹事桂萼以為詩詞小技恐勞　聖躬
上曰朕學詩自娛不妨政務爾言固見忠愛但宏既居輔弼

職在講論朕有所疑亦必諮問　庚戌山西巡撫江潮言
宗室蕃衍祿米日增歲徵不足乞將各府祿米徵收每石
更稅六錢秋粮八錢而放支則折銀五錢僅其餘數以補
節年拖欠之數户部謂其能量入為出撙節得宜請着為
令　十月己未詔修仁壽宮一依先年規制隆巡撫玉簪
為工部右侍郎總督收買大木　壬戌　上親製　皇考
恭穆獻皇帝忌紀念春堂詩集序
卒卿由知縣歷今官三十餘年操履清白始終一致
元年懇疏乞休留書褒美賜馳驛還鄉家居杜門不干預
州郡事與弟大學士晟友愛悼睦家庭肅然皓終戒其子

勿求恩澤士論重之卒贈太子少保　庚午上幸敬一箴
及註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四箴頒賜大學士賈宏等
宏等疏謝因言此帝王傳心之要法致治之要道請勅工
部于翰林院蓋亭豎立以垂永久仍勅禮部通行兩京國
學併摹刻于府州縣學使天下人士服膺　聖訓有所興
起　上諭如議行
臣按我　太祖識人心道心倚伏之幾操而存之罔
敢自暇自逸即其觀心真得廣述十六字
之傳矣　世廟留心聖學每與賈宏等討論之當至
是為敬一箴併註程范五箴頒之天下學宮益以廣

太祖之教其為萬道原也至矣宜其赫然為中興
令主歟
兵部右侍郎張璁詹事柯維麒疏論大學士賈宏專擅威
福大肆奸貪極言醜誠章下部院所司　甲戌詔補故太子少
保吏部尚書許進謚襄敎　丁丑翰林院編修孫承恩以
先奉手敕命儒臣摘取尚書中善惡事編成韻語以為法
因取唐虞至宋元人君事跡可為法戒者纂括成詩六十
首以獻　上嘉納之賜名曰金古韻語　十一月庚子兵部
尚書李鉞卒鉞長於軍旅料敵奇中在三邊嘗以數千騎
覆虜衆五萬時稱奇捷卒贈太子太保後十四年子恕襲

乞誼誼泰簡　壬寅先是湖璁揭
又並劾之　上曰大臣進退在朝廷子犯罪過自有公法張璁等各修乃職毋肆煩瀆于是
吏科都給事中解一貫復言賈宏立朝行事律以古六臣
之義固不能無誼但其自入仕至今四十年未聞有大過
惡雖其子一時有私顧十宏大節無損　陛下于其累疏
乞休每不之許此　聖君優禮大臣之道也至于張璁揭
劄之煽人平生好險無一可錄特以誤禮一事偶合　聖
心自超擢以來憑恃寵靈凌轢朝士與賈宏積怨已久欲
奪其位而居之其所攻訐非真為國家也近者二三大臣

不體朝廷至意蓋知能去宏而不知不能去璁夢也知去
宏之易而不知去璁之難也何也君子難進易退而小
人則不然宏恤人言顧廉恥猶可望以君子璁恣劣則小人
之無忌憚者臣恐璁將因此動搖群邪之氣愈增黨類之傷無已天下之事大有可慮者章下所司
十二月癸亥大學士楊一清以災異修省上言民視災
異如逆東山陝江浙湖廣地震不已南北直隸旱荒為虐山東豐沛洪水泛濫遼東
傷稼殪人南北直隸旱荒為虐山東豐沛洪水泛濫遼東
有雷雨之變貴州有山崩之警至於江南之人病江西之
虎怪卽陽之牛禍屢見疊出尤為奇異豈惟近世未聞抑

亦載籍罕有稽諸傳記考其證驗皆陰盛陽衰所致以上下言則君道為陽臣道為陰豈乾綱下移而成祸或不自上出與以人品言則君子為陽小人為陰豈直道難容而君子在野邪佞彷親而小人在列與以天下言中國為陽四夷為陰豈兵政廢弛而內治不修夷狄侵陵而外攘無方與以治道言則德教為陽刑法為陰豈恩澤壅于下流而民無實惠法令沮于權門而人無懲戒與　陛下揣拱九重委任臣下然因循玩愒之弊多精明振飭之功少故所用者未必才才者未必當當者未必行行者未必用所行者未必盡盡者未必善是朝廷且未能正況百官乎富民乎臣願　陛下總覽乾

剛以防欺斂之奸延攬大臣以資輔導之益覽諸司之章奏則天下之事得以周知辨臣下之忠邪則聽斷之間不為所惑仍飭諸司官員凡朝廷政事之缺失當汲汲修改者幾事天下生民之疾苦當汲汲救援者幾事至於遺賢之未盡甄舉忠直之未盡收錄讒慝之未盡珍除幽滯之未盡昭雪明白開陳悉心敷對　陛下廓納善如流之量弘改過不吝之勇歛然聽受毅然施行大要以恤民固本為主民心悅則天道和此老臣垂盡之年感恩報之愚悃也疏入　上嘉納之遣司禮監官齎勅諭之　清拜受于家因以陳謝　甲子大學士楊一清復條陳修省事宜一祭告以竭脩省之誠一寬恤以宣修省之澤一用人以資修省之益一革弊以祛修省之害疏入　上曰覽卿奏皆切于修省之實閣朕躬者自有處置其餘所司開具條件當奉　命降勅頒行　丁卯兵部侍郎張璁等乃議大學士費宏疏凡四五上攻之弗克乃具奏乞休言臣等既不能積誠以感動　聖聽又不能曲意以阿依權臣有此二罪難復居官　上命各修乃職共畧治理以副簡任無再瀆奏　辛未兵部覆議左都督時源條陳邊務三事一實邊軍以禦外侮言各邊軍士悉因管軍官剥削往往逃竄仍以虛名幼小頂補食糧乞取戶屯田文冊逐一清

查有人者照名頂補無人者從宜揀選不許詭名幼小冒支食糧撫按平終稽考以一蓄馬力以壯軍威言各邊各有收馬草場近因權豪侵漁以致馬無收放倒失數多今宜一一清查仍倡收放馬匹經理官員不時點視如有責富差貧私自乘騎倒死者仍依降級罰馬事例禁治一明賞罰以勵士氣言各邊報功悉多權要子弟冒功陞賞而有功者反致隱沒又各邊查勘功次類多延緩有數年不報以致獲功人員往往奏擾宜分別功次造冊奏繳不許豪勢權要搶奪要買務紀驗的確即時奏報不許延遲得旨俱如議行　丙子光祿寺卿吳一鵬上言清河以北

兗州以南水勢渺茫田廬淹沒請倣求渦河浬塞等處或
濬故道以通其流或開支河以分其勢迤接穆湖言兗南
徐北去東海不遠於此開一渠河立以壩閘過水發則分
流以殺其勢過水小則鎖閘以截其流廢幾水有所歸不
為民患時大學士賈宻亦言我朝河勢南趨自入河南汴
梁以來分為三支或由亳潁等州地方渦河等處或出宿
遷小河口或從揀遠縣至泗州出淮河其勢既分故雖有
衝決之害亦不甚大正德末聞渦河日就淤淺黃河南趨
之勢既無所殺乃從蘭陽考城曹濮地方奔赴沛縣之飛
雲橋徐州之溜滿等處悉入運河迫徐州至清河一望皆

水耕稼失業逋年租稅無從輿辦館民船隻通無牽輓之
路前數年河溢之患也近來沙縣至沛縣浮沙壅塞隨濬
隨淤官民船隻乃從昭陽湖取道往來然昭陽湖積水不
多春夏之交湖面淺涸則運道必至沮塞京師歲數百萬
之粮何由可達官軍數百萬之衆何由仰給此可憂之甚
者為今之計必須渦河等河如舊通流分殺河勢然後運
道不至泛溢徐沛之民亦得免於漂溺迤按直隸戴金又
言黃河入淮之道有三一自中牟至荊山合長淮之水曰
渦河一自開封府至蕭岡小壩丁家道口馬牧集鴛鴦集
口至洽洲出小浮橋曰沙河一自小壩經歸德城南飲馬

池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二道上源年久湮塞而徐州獨受其害若自宿遷
小河一帶併賈魯河鴛鴦口達文家集壅塞之處遂一挑濬
使之疏通則趨淮之水不止一道而徐州水患可少殺矣
巡按劉繹又言曹縣梁靖口至武家口一百一十七里即小黃河
塞必須開濬武家口至鴛鴦口一十三里黃河淤
原通徐州故道水尚不洞須急疏濬此係河南歸德地方
俱與徐州相連乞行議處户部覆言宜塞支河之口又相
黃河水勢向背開河地勢高下講求疏濬之法

嘉靖六年丁亥春正月己卯朔　丁酉刑科給事中方紀
南朝憲章錄　卷三
連等劾兵部侍郎張璁專事柏鄖累疏專攻大學士費宏
恃寵恣橫宜加切責以崇大體章下所司　戊戌初南京
御馬監太監牛宣以需索解户鋪墊銀被劾宣訴稱舊規
于是南刑部言鋪墊之名乃正德以來積弊非舊規也今
若聽宣妄引為解則自今內而邵縣有如昔之科歛貧民
外而邊塞有如昔之扣除粮料則皆曰此舊規也並從
分豁可乎夫東南者府藏也百姓者元氣也宣等者盜府
藏而損元氣者也辛　陛下察之疏下法司　二月己未
錦衣百户王邦部陞千户遇詔削級邦奇以詔出大學士

抑故又怨澤乃上疏陳邊事誣澤與汪利宜誅此兩人疏下兵部復上言澤宏石珏俱迂和奏黨得奏欲為彌縫而迂和子兵部主事惇貳匿舊牘令前後奏詞皆不得驗彭澤弟彭冲又為交通請託　上命下惇等徵令逐臣舍鞘刑科給事中楊言奏邦奇心懷怨望文飾妄言詆辱大臣惑亂聖聽迂和保全神器歸于　陛下即所擬條格或矯枉過直然事專為國今去之未幾禍延子孫臣恐全軀保身之士皆以迂和為口實誰復為國家任事哉　上怒命遠言與惇併問鎮遠侯顧仕隆覆邦奇所奏皆虛妄　上謂仕隆徇情回護切責之以楊惇隱匿卷宗祇職禹民楊

言輕率妄言調外任用邦奇陳言希用降總旗發充大學士戴宏石珏乞致仕許之宏珏以邦奇之誣各疏乞休再上遂令致仕　庶千大學士楊一清以當宏既去次當及之特薦謝遷以代　上遣行人齎勅召遷未京辦事中成　上觀朱熹著友溪縣明倫堂銘自得有述一篇乃云今世降理微人欲熾盛無怪彼之附和者但可惜者師生兄弟朋友或一氣而分或相交為友亦不同焉小師楊一清勉余字之師甘受學于一清有年一旦被斃利之逼則師之言不從矣楫為少保楫學之兄則弟不親矣此於戲或地歸衆右而養馬累於細也氏或丁多逃移而種馬

至干涸耕馬政之廢實由于此今宜順天府屬數地廣
天府屬數種有地亡而馬存者即以其馬育之佃主其種
馬昔有而今亡者俟秋成之日以數補則數年之後馬
可蕃息矣詔如議行 四月辛酉河南陝府屬有漢
丞相諸葛亮卧龍岡祠廟巡撫蔣昇請賜祠額詔名忠武
戊辰 上因講官觀鼂臣講洪範節稽疑卜以決傳頗
異問輔臣楊一清一清言曰臣聞稽疑曰内曰雨曰霽曰
蒙曰驛曰克蔡傳釋卜兆以爾為水蒙為木驛為
金克為土鼂臣以所釋非所欲以驛為土克為金 皇上
為說以答之蓋先主蔡氏所註而於鼂臣之說亦有取焉

臣按漢儒孔安國曰龜兆形有似雨者曰雨有似雨止者
曰霽蒙闇陰也驛氣絡繹也克交相錯也至宋儒始衍其
義為水為火為木為金為土克為土夫三才之數以五為中而土
居中位莫之能汝故五行之序水火木金土五事之序貌
言視聽思思通土也庶徵之序雨暘燠寒風亦土也然
則雨霽蒙克驛克當屬之土矣 聖諭以五行驛五事而
皆以土終之大哉言乎可以破讀官之疑矣土為五行之
主克者勝也土能克水水者五行之首故五行皆有焉而
土之克則行乎水火木金之中土之為克無所不驛之義
金禽曰從革宋熹曰從者從所假制革者又可革而之他
亦可以見其連絡不絕之義也夫驛君四位者地四生金
也克居五位者夫五生土也以此推之蔡傳無差矣 上
以為然 五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辛巳翰林院編修廖
道南陳洪範九事一曰五行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
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連歲幾句邊鄙地震者數是
土失其性也臣願順五行以法天運二曰敬用五事五事
者人君之大德而思者又聖功之本劉向傳曰思之用廖
廖若霧蒙罰恒風近來霏霧交作大風揚塵是思之失可
徵也臣願順五事以修君德三曰農用八政八政者經國
之大要而食與師尤今日之急務也今水皇頻仍飢饉相

夫日為君象又衆陽之宗通者災感留度內庫被災而五
月朔日有食之陰長陽微不可不慎臣願協五紀以若人
時五曰建用皇極夫皇極者大中至中之道也其曰民無
有淫朋言民不可立黨也曰人無有比德言臣不可立黨
也比年以來朝廷無和衷之美此豈有黍戡之風朋言訛
興講張為幻皇極之道敞也又矣臣願建皇極以端治本
六曰乂用三德夫剛柔為民性之偏而剛克柔克者乃人
君威福之權故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作福作威不可下移也

又曰臣無有作福作威言臣不可上階也權不移於下則天下之政出於一臣不潛于上則天下之勢定上一臣頒明三德以肅邦紀七曰明用稽疑蓋謀之思神則機隱而難與謀之卿士庶人則理顯而易知是非大同即卜筮有不能易者故是非之公議在朝廷則天下家其德定非之清議在草茅則天下受其敝此議治體者所宜急臣頑決稽疑以定國是八曰庶徵蓋時與不時則係乎人君之感召其時也謂之休徵其不時也謂之咎徵比年以來民訛物孽及草木之妖歲時震出臣頑審庶徵以感休祥九曰五福曰六極夫五福者天之所賜六極者人之所招嘗考

詩書所載殷高宗之事曰封建厥福曰壽考且寧即福與壽而說與康寧也高宗何以得此曰攸好德耳如曰台恐德弗類無以正四方則畫治勤矣曰若歲大旱刑汝作霖雨則任相專矣曰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則求言切矣曰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暨厥終罔顯則講學遜矣曰天命降鑒下民有嚴則敬天愛民誠矣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則行政慎矣然其要在于法祖故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臣頑定福極以立世則則嘉靖之治允垂萬世即高宗下足侔也疏入　上嘉納之

按文學侍從之臣必因其所好而箴之則其言易入是時　世宗方講尚書而又留心於洪範即其疑顧問臣之講而信楊一清之說則好在洪範可知道南陳洪範而緣時事九日庶徵無不謹書而備錄之威福之柄是非之公休咎之徵地震物怪人妖與夫凡以高宗法祖為言　世宗以祖為法真得翰苑之體矣其後以不避忌諱為時相所黜然不久而卒後位豈非洪範之陳有以當其心而然與

甲申詔改起用尚書羅欽順為吏部尚書遣官即其家促使就道己酉　上諭內閣令講官及翰林院官日輪一員將經書通鑑採其有關君德政事與修省之道者直錄

列朝寶訓錄以經書淵微通鑑浩繁有難一一研究宜將大學衍義日輪一官講拆其大義參以時事明白敷陳則經書格言通鑑要旨盡在此書而治國平天下之道舉而措之不難矣　上曰日逐進覽恐不得精宜五日一進講不以寒暑廢庶得探索精研一清請于三八日各輪一員專講　上曰卿免侍班貢詠等日輪一員進講如有召問不在此例

臣按經史要旨悉纂括於大學衍義一書尤人君為治之門也真德秀成之于宋而當時之君不能悉見

經筵未能詳備至　世廟納一清之言講有專官五日一講不以寒暑廢此其勤學之意益又上媿　祖考而遠超前代者德秀之意至是其遂乎

六月丙午總理河道侍郎章拯言黃河濟漕國家之利而汜濫無常則為地方之患今濟漕者有二歲一曰孫家渡在荥澤縣一曰趙皮寨在蘭陽縣北皆可引水南流以殺河勢但此二河通亳州渦河東入淮又東至鳳陽長淮壽春王等圍寢為患叵測惟考之寧陵縣塗河一道通飲馬池至文家集又經夏邑至宿州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口趙皮寨文家集凡二百餘里其中壅塞者宜大加濬治

無水勢易殺而圍寢亦無所患乃為畚說以聞工部請從拯議上然之命拯等刻期舉工　丁未贈故江西瑞州府知府宋以方為光禄寺卿蔭一子為國子生以方湖廣陽人守瑞州時濬有反狀因繕城墊集民兵以備之濬使至不為禮所徵索皆不應濬中以他事逮繫南昌獄就繫之明日濬遂反械以方至舟中以方萬濬不屈赴水死至是巡撫陳洪謨上其事故有是命　癸丑　上重刊大學衍義大學士楊一清請　御製序文冠諸首明日　上　臨經筵講畢　御製五言古詩一章并序一帙寫示內閣楊一清休顏恭和以進　上覽畢賜璽書有忠誠壑到之

褒及勉以協恭輔導總集成一帙名曰翊學詩　丙辰大學士謝遷疏辭召命　上曰任賢求舊惟朕本懷納誨輔德尚資耆碩宜勉為朕一出以副眷倚至意　戊午始命歲貢生授教職　甲戌　上以災異修省諭大學士楊一清曰朕自已過不能已知而或德有失政有缺者朕與卿等當加省悔卿等當速言之若不忍明言使當塞疏直說使朕改而庶幾上承天意方可無負卿其勿憚勿吝

臣按修省無過求言而改過斯可回天當時輔臣侃侃能言者必歸于一清當極道災害之由凡居道臣道君子小人中國四夷德教刑法既以條陳無隱而復悉修省之誠修省之澤修省之害　世宗嘉納頒行可謂諫行言聽矣至是尤兢兢言之密疏之所以與望者無所不至人臣過此豈非萬世一時矛盖其經筵之上講究大學衍義而于求諫不啻改過不吝古聖君能成其德者必有當乎其心耳甚哉經筵有益於君德而一清之就之功不可誣也

七月乙酉南京禮部尚書邵寶卒寶無飭人為江西提學副使累陞右副都總督漕運以忤逆瑾致仕後起今職至是卒謚文莊寶博學有行誼所著有史學簡端録士論重之

臣按邵寶性度端雅有古人風事母至孝年踰六十

朝夕不離左右為戶部侍郎乞終養大臣交薦不
世宗不忍奪其志仍勅有司存問其母初為江西
提學敦尚道義以身為教一時士風丕變嘗曰願為
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觀其撰章相堂記一以程
朱為宗取伊川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說而著
日格子十二卷又倣朱子社倉法行于許州蓋將終
身服膺焉同時有訾毀程朱者辭而闢之其曰不願
為假道學蓋粹然一出於真已丑南京刑部尚書林俊疾革時具疏顛
學潛心考理信任忠賢廣開言路保養
聖躬調和元氣
且預辭身後祭葬章下所司
上諭輔臣曰朕思
每年初度請于朝天等宮建齋以祈
國事
光州志曰新昌
齋醮竹能致果能敬事上天凡所
則必得壽奚以齋醮為乎今欲將內三經厭與外二赤凡
遇初度一應齋醮悉行革去止着朝天宮如故夫革三厭
二寺之齋者所謂省一分有一分之益之意存一宮之醮
者蓋為春祈秋報之意朕此意欲言已久恐人譏朕偏向
釋於卿等言之應
皇祖崇王之意
臣按保身立命者壽戕身伐命者夭蓋壽夭非自外
來也若以壽之故而設齋醮以齋醮之故而費民財

豈但壽不可冷而且無以壽國王道似不如是我
世宗致謹于戕身伐命之戒而止為春祈秋報之舉
崇正闢邪真中興之偉烈矣

八月甲寅初以陝西之役推功楊一清命賈詠擬勅加恩
一清疏辭
上遣內臣諭旨一清復上疏以為陝西之捷
陛下神威聖德諸將協力成功雖王憲不得專美豈臣
身在朝署可得攘為己功且殺掠非賞功之官武陰非無
功可賞
上察其誠免賜蔭餘如前旨
卿黃綰訟王守仁等平宸濠功
上命給守仁券祿
已丑廣西田州賊黃王受等為亂受
思恩
執知府吳期英
封其庫藏以鄉兵守之于是千長韋貴等遣壯士由問道
入城為內應夜引兵奪門殺守者二十餘人收護府印庫
物送期英時受攻武緣甚急參將張經堅壁拒守頭目許
用與戰斬其渠帥一人衆皆披靡賊乃遁去都御史姚鎮
以捷聞
上以賊鋒雖挫首惡未擒仍命王守仁亟督兵
撫勦以靖地方　九月壬午徐溝縣民餘良訐告張寅係
妖賊李福達變易姓名山西巡撫江潮巡按馬錄拘拾其
事坐以謀反重罪時武定侯郭勛遣書馬錄為訟其冤錄
并劾勛
上責勛對狀刑科給事中張遴等復劾勛黨逆
上從之因命各犯械繫京師三法司會問時諦良及

證者面指張寅為李福達寅語塞刑部尚書顧胤獄
如江潮馬錄言　上令午門外更訊順翺仍執前詞　上
請薛良等已經畢昭勘問招虛今乃扶同入人重罪俟朕
親鞫予迺楊一清以糯戾不親徵訟乃已仍會訊之順翺
等乃改擬張寅造妖言律　上曰改擬妖言亦不見妖書
令戴罪辦事行取原勘官面加質讞言薛良昔與張寅有
隙將李伍妄作李福達並無反亂等情　上怒三法司支
調但以一良當罪令頴順翺及江潮等同下三法司用刑
推究　上以諸臣不稱任使命　桂萼等宪明奸撓大獄
萼等因言給事中御史誣上行私　上以為然具得張寅

被誣之狀命差官代還馬錄以故入人罪未決擬徒　上
以擬為輕欲坐以奸黨律勢謂張寅未決而馬錄受死恐
天下不服宜發邊地充軍既而諭楊一清等曰馬錄首事
宥人罪有所歸與其僇及後世不若誅及其身以從舜典
罰弗及嗣之意一清曰錄無當死之罪律無可擬之條若
法外用刑人無所措手足矣　上不得已從之

臣按薛良之挾讐張寅之受枉馬錄故入人罪頴順
壽扶同執問　世宗再令詔獄寅得辨雪錄乃遣戍
恤無辜正法律其矣明罪姑從之以律一清拆獄之妙
欲置之于死而按其罪姑從之以律一清拆獄之妙果斷蓋千載所無雖論其情

也卒之君不廢法民不受枉雖白簡何以加此
致仕大學士梁儲卒予鈞請謚部議以立身輔政有干公
議　上以先朝舊臣謚以文康
臣按梁儲請謚禮部以為公議所干而　世宗獨以
文康與之始嘗疑其為過謚然考其履歷則知文康
猶不足以盡之也儲當武宗朝權奸柄弄雖言色無
所忤於權奸而陰能扶持正人觀其不草奏府之乞
地不草威武之自稱至逮儲一節即宸濠江彬之謀
皆救然不聽而定策以迎　世宗成中興之治厥功
偉柔當時墓省誌儲厚積而部議亦以為然及沒無

何而子孫不免窮餓公議安在哉　世宗不從而謚
以文康睚獨感其迎立之勳抑亦鑒其立朝之績耳
十月辛亥初哈密數為土魯番所破餘衆走入塞散處諸
城前後千餘人並僦屋以居貸田以耕邊臣因撫留之間
從官軍逐虜有功輒加賞賚所得南掠輒與之及是其首
以垂地不足以資君種請奏量給衣食不得
告諭諸夷宜國厚恩責以興復哈密大義量給兵備趙載以為宜使人
妄有陳乞俟復哈密別為議處都御史李珏以聞下提督
兩畫王憲議處言土魯番敵求和哈密興復計日可待
而酋長忘其故國七女有所求此未可許也且夷性無壓若

遂與之將来何所止極　上從之　戊午巡倉御史吳仲言通州運河元時郭守敬創建已有明效先朝漕運平江伯陳銳等亦累以為言請令通流等八閘遺跡尚存原設官夫具在因而成之為力甚易仍令閘運歲可省腳價銀二十餘萬兩又漢唐宋漕皆從汴直達京師未有貯囤儲於五十里之外者今令京軍支粮通州悉稽不便而衆論諸處皆有間道可通設處因鄉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燒燬倉廩則囤儲一空京師坐困此非細故也請以臣言下工部户部定議畧運百萬試之與陸運熟行孰次第就渠徑達京倉與無窮之利杜不測之患于計便　上命户部侍

郎王軏工部侍郎何詔及御史吳仲董其事　庚午　上親製顯陵碑文　建故兵部尚書陳洽祠宇浴武進縣人宣德初受命征交趾戰死贈少保謚節愍至是邑人請建祠宇巡撫陳風梧以聞禮部覆請許之　甲子　上諭大學士張璁曰朕有容議勿令他知以洩事機又論朕與卿恊皆親集正恐代寫有洩事機又論朕與卿故事請給翰書為密封奏對之用　上許之乃賜璁等銀

幣書二其一曰忠良貞一其一曰純忠弼遠凡所上密疏可于帖上小書字號蓋上下方如親見倘一失之我君相必被他人相間也今編四字仍勞卿密說他三臣以見朕意一清用持字聰用忠字夔用正字一清等各上疏謝　乙丑　日講畢　上諭諸臣以今日講論語又越了一篇朕知以為魯子將死之事故不講夫生死人之常何可忌之如不可講也照前篤末先只怠其不住還當補講朕又惟相讓之風乃自古大臣之道朕觀侍郎董玘經筵之内行立之序其行禮先後俱無遜讓之體即此觀之其心可知可諭他知玘聞之懼自是見　上進退屏息如儀　上復謂内閣曰玘自承諭後二三日間似加恭謹身容退讓已知省改其今安心供職如故

臣按經筵之時容貌辭令皆可以觀德將死之言臣子避忌誠不敢道于君父之前而至於行立先後未有不恪恭致謹者　世宗仍令補講已有超世之見及其戒諭董玘即省改復以恭謹稱之當時君臣真可謂相與以有成矣

大學士張璁疏畧曰人君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功如楊綰相而子儀戚聲樂黎幹省騶徙崔寬毀第餐秦檜陰險納賂禍延國祚二人為相得失甚明今之内閣宰相職也頃來部院諸臣有志者難行無志者聽令是部院為内閣之府庫矣今之監司范萯公行稱為常例簠簋不飭怡然成風是監司又為部院之府庫矣撫字勞心指為政

拙善事上官率與薦名是郡縣又為監司之府庫矣如之何民不窮且盜耶臣惟　皇上欲宣德流化必自近始近必自內閣始誠令內閣得人則清明之治可奏臣見每年進表朝覲官率以餽送京官為利科索小民怨詈載道宜加禁約犯者勿赦　上命都察院訪察犯者以贓論

臣按今天下水旱頻仍飢寒迫體即賢有司撫綏周卹猶恐不能救也乃科罰無章征輸無藝置買珍奇綺麗交結上官即為上官所親厚者悉厚遺結納為之稱說而至於循良之吏躬行敦朴不要譽舉乃使此交謫以為無能習尚如此民不堪命已匪一日矣

及其朝覲入京又以官之崇卑為賂之厚薄雖云內閫以部院為府庫部院以監司為府庫監司以郡縣為府庫而究其實則府庫皆在郡縣而郡縣則在生民今瘵烟已極則生民府庫已耗匱無餘而猶朝鞭暮朴使其鬻子賣妻彼郡縣者藉此以博一身之榮耀而監司者且以為才郡縣也交章薦刻豈不倒置之甚哉　世宗令都察院訪察而以贓論蓋謂可以禁之耳然轉託以密送者尤不少減非清源之道也必也責令巡按凡請薦者皆薦貪汗者皆劾則賂遺之風不禁自止矣

十二月甲午大學士楊一清等言近議八府土田多為各監局及勢豪之家乞討或作草場或作皇莊民各失其常產非納之死地則驅而為盜耳既往無論已領勅往勘不問皇親勢要凡冒濫請乞及額外侵奪民業曾經奏訴者查冊勘還各項草場亦有將軍民地土混占者一體清理外省令巡按御史按行諸王府及功臣家惟　祖宗欽賜有籍可據者則已其餘近年請乞及多餘侵占者皆還軍民事竣具上其

籍承委官有畏避權勢者以此論

臣按漢光武時有言河南南陽不可問者蓋以其地多近臣多帝親故田宅踰制小民侵占耳　世廟因清之疏清理京畿而賜暨及天下不惟將來受其賜而且既往懲其愆彼近臣帝親孰不凜然守法乎

十二月甲辰　上諭戶部曰祖宗之壞由于私鹽盛行官鹽阻滯用俱當今急務通查鹽法之壞由于私鬻者幾官不為禁其速議區處禁約事宜以聞戶部尚書劉文靖奏曰臣等思欲救正今日之弊必先申明　祖宗之舊制又在　朝廷之上杜奏討之門

而奸無所利絶占窩之弊而商有所資然後鹽法不致阻壞矣至于錢法必奉行之吏參酌物情使市肆無擾宣布條格俾僞為者不容然後錢法得以通行因條鹽法五事一禁私鹽二禁占窩三禁奏討四明限期五添刷引錢法三事一恪遵錢制二嚴禁私鑄三嚴禁私販　上以文盛議皆可行第餘鹽官買未審於民便否令巡鹽御史再議以聞自後有奏討殘鹽者户部及該科參奏重治錢惟禁私鑄之僞惡者餘不必禁　戊辰詹事霍韜具陳　太祖舊章及近来有合者條奏以聞一言洪武中令天下多戴桑棗而北方尤宜今令六軍官軍萬姓仰食江南甚非策也臣今日至急務也一言永樂

一漕河遷徙南土災荒將安仰給乎必興治北方水利勸課北方農民栽種北方桑棗此今日至急務也一言永樂中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今沿邊巡撫官誠能查毀軍伴招集游民給以農器使耕邊地則數年之後可以盡闢也一憲綱以農桑為衣食之原督守令用心勸課此巡按責也今則徒為文具未嘗言某守某令興過水利幾何勸課農桑幾何此非巡按失職而民生所由以寡逐乎一言諸司職掌所載各處壩閘陂地可引水灌田者不時修復洪武初諭又言陂塘湖堰可蓄可洩者皆因地勢修之今誠行焉不惟可興水利以灌農畝亦可分殺河惠不致潢溢一言職掌所載內外軍職俱有定額今則陞授漸多衛所不足乃有浮于原額幾倍者乞勑兵部查覈其數一言洪武中軍職子弟未及二十歲者不許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初試不中者食半俸再試不中者降充軍雖行世襲之制而實與考選之典乃今悉賂權貴不拘年限即與比試雖乳臭小兒無不中者乞嚴納賄之禁舉此試之實一言　成祖既平交阯問陞賞孰便奏原吉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多陞不如重賞故惟陞首功餘皆班賚有差邇年奏捷者帶奏者緝獲妖言者捕獲賊盜者皆所立名色以冒陞職去　祖宗遠矣一言

洪武中令天下生員無讀詰律教民榜文又言民間子弟令各講讀大誥三篇令儒生不知詰律久矣仍令禮部刊行大誥諸書嘉惠臣民一言僧道度牒當與對册如奇觀二所則併居其衆一言永樂中有軍民子弟私自削髮為僧者併其父兄發北京為民種田蓋奸民避罪及惰民不力田者俱欲為僧今惟懲之不惟邊方可固而貧民亦得其所一言景泰中令各寺觀田土每留六十畝為業餘以給民佃種此令一行不惟奸民不利田畝不為僧道廢小民亦得田土而不為僧道所兼併矣疏入詔下所司知之

臣按霍韜此疏皆經國實務非書生之臆說也北方

之民不習農業撫按之官不勸農功武職以賄襲職而不知韜畧子失父士以藝相高而不知講讀詰律梵宮緇流箐鼓愚俗而奸僧藏匿乘隙為非此後世因襲之弊而無有能言之者謝取　祖宗之所已試者而欲　世廟行之復祖救時其講慮遠矣

庚戌大學士楊一清等訐問住太監張永當正德五年寧夏寘鐇之變受命總督能計擒逆黨撫安軍民及回京奏發劉瑾罪狀下獄伏誅宥瀲之變隨　武宗南征時逯賊已擒而張忠等猶搜求餘黨未至多所開釋一方始安江彬手握重權人心憧懼　武宗晏駕遂討擒之若衆考誠

不易得乞賜起用則內臣皆知為善之有益而勉于效忠矣　上然之乃起永提督團營　丁巳吏部尚書羅欽順進訐繪禹跡九州畫　已未　上以團營重務為國家第一事諭大學士楊一清等謹陳六事一曰慎簡提督文臣蓋以兵部不應兼管營務乞舉素負才望諳曉兵政大臣專設一員以提督之二曰嚴擇將領官員蓋以所任多膏粱紈袴不閑軍旅宜推舉將官曾經戰陣者付以蒐選教練之任三曰慎選戰鋒官軍蓋以出兵禦敵必使鋒銳者當先任其衝突監立不動俾其少却奮以乘之今宜大簡各營分為等第選其勇健者二千人為一等就中又選膽力過人武藝精熟者一千人以為戰鋒專備征調一曰時訓練以求實用蓋以把總官雖知號令而軍士徒應故事必使營中官軍目熟旌旗之色耳熟金鼓之節足熟進退之度手熟擊刺之法與之講解通曉號令既熟則節奏不差矣而又簡一二人為師聽其教習責以成功五曰禁科敕以作士氣蓋以管糧等官科斂多端所存無幾乞自後假借科斂者以軍法痛懲之六曰查處京營馬匹蓋以營馬多瘠固係失養亦由軍士貧難故耳訪得各軍一年全支草料者九三月餘月折解所折不足以供立以住

罰者無辭矣　上令兵部如議行

臣按國初為三大營景泰分為十營成化分為十二團營正德更為東西兩官廳管操官曰提督於公侯伯都督內推選先時以兵部尚書或都御史頒之至是特設提督一員初名贊理軍務後改協理戎政其事專其責重後復以科道巡視則其法不孟哀耶

兩朝憲章錄三卷終

嘉靖十年戊子春正月甲戌朔　乙亥日宜生理右有戰又白虹彌天　己卯　上見兵部尚書李承勳班在張璁桂萼之上意頗不悅大學士楊一清因請董加二臣一使與承勳相等　上乃悅　辛卯大學士楊一清等言伏聞　皇上每晨拜天於宮中臣切謂　上帝至尊故凡大祀必齋戒乃敢對越若宮寢之中原非祀天之所每旦拜祝似煩且褻此禮考之古典　祖訓皆所不載惟　英宗復位每日五更初即起拜天然亦自述勤誠之意未嘗著為令也今事不師古請已之　上曰朕不安於心已久以後不必再行

臣按上帝至尊古帝王重之故郊壇之祭凡時日品物皆有定額禮謂不疏不數是也若每晨拜祝近於數矣楊一清言方脫口而　世廟即止而不行豈獨尊天哉蓋亦以尊君也乃臣庶壤而輒供獻于家以求福利是帝主之不敢眷而臣庶乃敢之也則其為罪不深且重乎多見其愚冥也已

丙申大學士楊一清言處積邊儲不過糴買召商二事今糴買既有弊惟召商為最便耳必自今永為定制凡開中鹽引務令商人上納本色邊儲銀兩除量留以備凶歲折放亦當召商糴粟稍優其直而不苛其收則應者自衆矣然欲以本土之所出供本土之所需非廣興屯種不可欲廣興屯種非補助屯丁不可宜令清軍官各查理衛所軍戶不然亦可倣古募民實塞之意召募隴右關西之民以屯塞下授地之外任其開墾俟三稔迺徵其稅屯政修舉之時牛具種子皆為官物屯地埋沒者聽人首告官豪占種者諭令吐還管屯之官尤必委任得人貪墨侵尅并無赦有成效者薦舉擢用若徒以清查催納為名而無實心

經理之方恐于邊儲終無益也　上令擬議條例以聞仍勑王憲劉天和身親督課務底成效

臣按鹽自為鹽屯自為屯則邊計之廢亦已久矣惟若一清之議鹽與屯相與表裏則實邊之計無踰于此召商開中誠善策也然本土無所雜貨而徒輸內地之粟其為力也勞其為費也廣商人算計多寡誰敢為之惟于商之上納苟從其輕而又于邊之屯種稍有所積則為商者或運於內地或雜于邊方各有所利則開中自廣國初之法便自可復不然如漢之贖罪拜爵納粟入邊亦一策也然行之終未見有成

效豈不得其人而然耶

丁酉大學士楊一清言京營將領多係勳臣世胄膏粱統
將之輩宜依弘治間劉大夏所議先邊將曾經戰陣偶坐
事居閒者悉取来京付以兵選教練之任庶克有濟且古
之用將者智勇廉貪皆可兼使不以一眚廢　上納其言

二月丁未兵科給事中陸粲言陝西河套本吾內地國
初設東勝衛以控扼之自後棄為虜巢其寧夏花馬池至
靈州一帶地方最為虜衝地勢平衍無險可恃邊墻低薄
壕塹淺隘虜每擁衆深入正德初楊一清總制陝西欲將
延綏定邊營迤東石涝池至寧夏橫城三百里內邊墻增

築高厚事已就緒會本官去任僅四十里而止迄今議者
多言邊塞風沙板築易壞然前所築四十里計今且二十
年屹立如故則斯言繆妄可知須如當時原議固守之策
莫先于此　上命如一清初議速發帑儲作之勿斬費

丁巳　上製忠靜冠服　賜內閣大學士楊廷和等命工部建敬一亭於翰林
院鐫御製敬一箴五箴註乃行兩京國子監及天下儒學
一體摹刻立石　己卯詔儒臣重校大明會典訂正繆誤
增入續定事例　乙亥提督南贛都御史汪鋐奏是年元
日甘露降于福建長泰龍溪等縣　上賜鋐白金文幣
四月甲寅詹事霍韜訓臣先辭日講欲以餘力撰述古今

治亂以為聖學之助今甫閱八月修輯未備仍乞辭免新
命庶得專力以成初志　五月壬午提督兩廣軍務王守
仁報思田賊平疏陳窮兵盡勦則有十患罷兵行撫則有
十善　上深嘉之　丁酉提督三邊尚書王憲言甘肅開
中引鹽召商上納粮草以備緊急各商開納本色未有應
者乞行總理粮草都御史劉天和會甘肅撫臣酌處本折
兼收庶人情樂從而邊儲有賴　上從之　六月辛丑明
倫大典書成進呈　上親製序文命宣付史局刊行天下

省夷牙木蘭帖木哥土巴率衆內附　上以夷情重大
令尚書王瓊親詣甘肅會守臣悉計以聞　癸卯勑定議
禮諸臣之罪以楊廷和為罪之魁革職為民自毛澄以下
罪各有差　己巳御史吳仲即中何棟等陝潛通惠河成
因疏五事一時疏濬以通運道二專委任以責成效三復
舊額以給官夫四改閘坐以防水患五處剥船以便粮運
　上嘉其勳勞命查驗行賞所條事宜悉從之　甲寅禮
部上追　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　恭穆獻皇帝尊謚
章聖皇太后尊號　丁巳翰林院侍讀學士訥詔上所撰
通鑑綱目前編圖書管見太極圖論詔留覽　七月庚寅
刑部尚書胡世寧薦詹事霍韜疏言韜之為人薦賢如不
及論事常有餘孤忠勁節近世鮮儷宜特授以都御史仍

兼詹事銜惟專以論思繩糾為職凡事于君德朝政有所缺漏及大寮之中有衰病不職姦慢不忠者指實上聞則朝廷有直臣天下無過舉矣疏入　上嘉其奉公之意優詔答之　南京吏部右侍郎湛若水進所撰聖學格物通一百通　上以其書留覽成大學士張璁言近奉　望上御書文札諭臣等者臣懼日久散逸宜命官編纂昔唐學士吳兢有貞觀政要國初有洪武聖政記楊士奇有三朝聖諭録是編宜名為嘉靖政要　上曰古有左史右史之官歷代因之我　聖祖創翰林之職亦有編修撰之官未見居此職者盡乃事矣史之可否一出於公非公

則鬼神亦察之豈日遂降旨報允　八月庚子工部右侍郎潘季馴上治河疏其畧曰河之大而要即兼左佥都御史淮徽趙淮入海一趙皮寨經符離者有三一孫家渡經虞城沛縣飛雲橋經徐州趙淮入海一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支河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弘治以前三支分流會于淮而入於海故徐沛無患漕渠不淤今上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東下併注于飛雲橋一支下束徐呂二洪上過閘河流水茫無畔岸決堤塞沙大為漕患然非疏其上流則秋水發沙雖挑而復淤堤雖築而復決近因趙皮寨開濬未通正在疏孫家渡以殺水勢請

勑都御史潘埙亟為疏濬　上嘉其議從之　甲子太學士楊一清言與張璁有隙請乞休致　上言璁自伐其能特朕所寵而一清不足介意慰之　九月庚午罷總督河道右都御史盛應期管河郎中柯惟熊應期議開新河初惟熊贊之甚力人頗怨讟朝議罷役應期請緩一月毋停止保其終事惟熊復甚言其不便部議兩罷之應期果救任事欲急于成功然功未及成而罷其所開新河後三十餘年衛其遺跡疏之運道至今蒙利云　甲戌新建伯王守仁督兵討廣西諸寨賊悉平之　辛卯泰和伯陳嘉言以中宮有　皇后有疾乞容妻覲民入宮視疾　上以其體乘

輔臣曰朕惟外戚自古未有入宮禁假以視病為言多有窺伺朝廷者在彼為得計在君為墮計　皇后作配朕宮良醫妙藥豈無治病之具何謂不見親人不能得媚朕不敢徇私以縱外戚深入蓋不如是恐無以範後世也　十月丁未皇后陳氏崩　閏十月己丑故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李鐩卒贈太保謚恭敏　丁酉御製十六字箴曰卓爾之見一貫之唯學聖君子勗哉勿僞刑部尚書胡世寧因推廣　上意為疏觧上之　上嘉納焉　戊戌　上與大學士張璁議册立中宮事璁以天子有后所以共承宗廟不宜久虛　上報曰君子所配必求淑女而君長迺鄙先

不可不慎擇前者初婚之期皆是宮中久惡之婦所專主而日夜言之　聖母聖母未之察耳今復與此事則不如不繼朕所愛者德與賢耳非有偏寵尚色之私卿等容與同官議来　乙巳故國子祭酒曾鐸卒鐸湖廣景陵人嘗奉使夷邦却金珠之饋及在告絶跡公門日與後進之士講究經義甚臣交童薦之不起葬之日貧不能葬巡撫為請于朝故事四品大臣例無祭葬贈謚　上以鐸清節着聞特令有司治葬賜謚文恪後不為例

臣按四品無祭葬贈謚例也所以限資格也　世宗特與魯鐸之葬謚非例也所以崇清節也例行則天下無踰分之望而例外間一舉之則天下起廉頑之思是舉也蓋有關于風教多矣

丙子　上諭户部曰近因大同巡撫官奏報稱粮草缺乏已命發銀二十萬兩給之朕因思遼東宣府陝西延綏寧夏甘肅俱係邊方虜情叵測若粮草不足人馬疲敝緩急其何所恃凡此邊民皆我　祖宗赤子豈可不加恤耶户部行各巡撫倉場查實在之數具聞有告匱者即為議補若視常遷延以致人心嗟怨邊儲廢弛責有所歸　壬子内官監供用庫監收白粮私造大斗需索百端悉一石倍輸二三石解户苦之户科給事中張經以狀聞得旨每石加耗一斗不許分外科收今後户司禮監定委公正官監收仍聽巡視十庫科道官嚴加訪察具實參奏

臣按監收白粮加耗一斗古凡三下矣而倍輸者如故此巡視科道所以不容不設與

丙寅册立順妃張氏為皇后　十二月戊寅初御史朱觀言光禄寺給養鷹犬蟲蟻諸物日費菽粟肉食請一切減省　上命各覈實以聞至是上其數　上曰鷹犬蟲蟻等供是無用之物徒費給養所司量留可用者餘悉縱遣之

丁亥以通惠河成粮運既至者一百九十九萬有奇省脚價一十萬兩吳仲以運軍疲敝請暫給三分之一俟

一二年後併減歲運以寬貧民庶軍民兩受其惠報可

嘉靖八年己丑春正月丙午朔　丁未侍講學士許誥陳四事一謂河圖洛書萬世文字之祖宜同五經四書進講一謂孔門授受專在治情後世倡為靜坐養性之說自今講筵請無及此一謂各疏註解互有得失宜令儒臣直陳所見以求千古之是不當牽于師說反畧聖經一謂進講經書務明大義凡諸家小道一切屏絶　上令輔臣楊一清條畫弭災急務一清等陳四事一曰恤民窮二曰修武備三曰惜人才四曰飭言官　上嘉納之　丙辰特災異數見立春日長星出白氣亘天元旦大風晝晦

旨、清等復上密疏溥恩澤寬誅戍二事陰為議禮言事諸臣乞恩寬宥　上不允　丁巳大學士石珗卒珗正直廉靖居官四十餘年始終一節士論重之至是卒謚文隱

壬戌右中允廖道南應詔陳言昔　太祖高皇帝令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奏聞一念敬畏上格皇天而敬畏之實約有四事一曰任大臣如諭六部以允執厥中諭中書省以振舉大綱是也二曰崇儒術如諭朱善以常持此心至公無私諭秦裕伯以聖人之學以天為準是也三曰重守令如諭来朝官以約已利人諭侍臣以治民猶治水是也四曰擇將帥如謂擇將當廉用識謀仁勇備過常

存戒心是也　上嘉納之

二月壬辰新建伯王守仁因病篤離任道死南安守仁方面離任不暇奏請吏部以情有可原乞從寬宥　上意以擅離重地非大臣事君之道況學術事功多有可議會官詳定禮科給事中周延上疏救之調外任　癸酉以柱國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

吏部會議王守仁功罪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名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朱熹晚平定論之書號召生徒互相倡和其門人為之辯誣至謂杖之不死以上瀆天聽幾于無忌憚矣若夫勦捕流賊濠論功足録宜免奪伯爵以彰國家之

大信申禁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　上曰守仁放言詆毀先儒用詐任情壞人心術邇来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至于宸濠之變伏義討賊功固可録所封伯爵姑令終身仍榜諭天下敢有踵襲邪說果于非聖者重治不饒

節鉞　正統已巳于肅愍有社稷功至今人稱不置　上

若王文成當宸濠變起奸人交通之際倉卒間未及請兵稍不及事即貽生靈重慼視于公司本兵又為主上所親信事體既不侔矣然而文成智以料賊謀以出奇不浹旬而蕩平之功不在肅愍下而時勢視肅愍更難彼肅愍先以寃死而後始得伸今文成得

拜封爵尋以忌者沮之至于削奪豈不同乎若夫標致良知三字聚徒談學詆朱尊陸彼自謂得不傳之真學矣不知濂洛閩閩諸書國家以此造士為士者朝誦夕玩將聖賢言語体驗身心而力行之即可希聖希賢若古本若則言若傳習豈復有加于朱儒哉

臣按守仁勳業粹乎無容議矣至其詆程朱而宗佛老則邪正之辨乃在于此吏部會議功罪昭彰甚明故　世廟亦以為詆毀先儒壞人心術仿欲榜諭天下此其扶正而闢邪有功于吾道也甚大然未及四十餘年輒為流說所惑從祀孔廷豈徒操戈於程朱

之門抑亦伏謁於老佛之梵矣若曰精於玄釋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又何死於南安乎噫與其濫任而死孰若死于官邸猶免擅離之罪哉

丁丑湖廣襄陽府大飢巡按張鐩繪飢民畜以獻詞甚愴切上覽録面感動命所司多方處分使民沾實惠　戊寅上以災傷變異欲親往虔祈尚書方獻夫以禮儀宜從簡約以荅天戒　丙寅十三道御史穆相等以災異陳八事其中二事為宵衣清宮禁大畧言先年得罪諸臣程啓充等其生者間閑荒徼懲創已深死者枯腐重原沒蕆含瘞宜以時收録後宮女謁太多陰氣鬱結亦足以致

災宜如貞觀故事大出宮女　戊子上以其事関君德留中自裁其六事命該部議行　戊子胡廣等題

以父子應支禄米賑濟封內飢民且勸　上以祖宗為法以國本為重裁不急之費息土木之工疏入　上嘉其意在恤民且以節儉獻規特降勅褒之不聽辭禄　三月庚子廣東貪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户難有三便曰極貧之民便賑次貧之民便賑稍貧之民便賑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鹽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覓血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糴與上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其網有六其目二十有三皆參酌古法體悉民情　上以其切于救民皆從之

臣按希元之疏可謂詳且盡矣然二難之中尤難于得人使監司不得其人則守令必無賑濟之實守令不得其人則推委必無均平之方昔司馬光因遣使賑濟以為監司使察災傷如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富弼為青州凡官吏待缺寄居者皆聽賑以禄使即民所要

廉選老弱病瘠者廩之有勞則書之約他日奏請受賞夫監司係于錙部誠不容不擇矣而守令其奚以擇之丐濳欲于所部之中或有致仕閑住及待選依親等項官吏為鄉人所信悉者俾其各就所在因人給散官不遥制庶幾吏胥不乘飢而恣其侵尅飢民得實惠而免于死亡矣嗚呼人既得則户可審而三便六急之類不可以枚舉耶　兵部左侍郎王廷相言邇来各省歲飢民皆相食　皇上命虚卻國倉廩以賑之而猶不足者以備之不豫故也備之之政莫過于古之義倉臣嘗倣其遺意參較之若泣義

倉於州縣則窮鄉下壤百里就糧旬日待斃非政之善者
臣以為宜貯之里社定為規式一村之間約二三百家為
一會每月一舉第上中下户捐數多寡各貯于倉而推有
德者為社長能善事能會計者副之若遭荒歲則計户而
散先下與中者後及上户則償之而免其下與中者
凡給貸悉聽于民第令登計册籍以備有司稽考則既無
編審之煩又無奔走之苦因是而復寓保甲以弭盜鄉約
以敦俗一法立而三善具矣
臣按迂相此議即隋長孫平義倉之說也每秋令民
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有差今第上中下户捐數

多寡各貯于倉是也輸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
年今推有德者為社長能善事能會計者副之是也
胡寅曰賑飢莫要于近其人正謂設義倉于州縣惟
近于城廓力能自達之人可耳若居之遠者安能扶
老携幼越百里次就食之麽乎今貯之當社者是
也然社長匪人欲聽其所為則懼其徇私以害公欲
謹其出入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於官
府者然則將遂已乎在擇其社長云耳果社長有德
一一公平則貧民自可受惠不然輸之當社不免侵漁
併之有司費亦不貲無一可者故曰得人為要

丙午　命工部大庫名曰節慎　甲寅賜進士羅洪先等
三百二十三人及第出身有差　壬戌河
南巡撫潘塤有罪勒令致仕初河南連歲旱荒民多飢死
凡郡縣請賑濟者塤駁勘不發河南知府范鏓不待報開
倉賑之民播謠誦塤以是惡鏓其餘有司賑貸稍寬即加
譴責會有以陝西飢民父子夫妻相食流聞禁中者　上
切責户部塤惶恐上疏乃歸罪於鏓以自解于是兵科都
給事中蔡經等言塤本不恤民艱嫌鏓賑貸之速百端害
辱及奉旨詰問乃復歸過於鏓失大臣體國之義　上然
之詔罷塤未不敘用

臣按歲荒民飢骨肉相食為守令者固當開倉賑濟
而為巡撫者正當薦舉之以為守令勸迺范鏓不待
報下開倉賑濟此與漢汲黯相同而淄塤乃惡之反
歸罪於鏓不有蔡經之劾則功罪畿于不白矣昔
太祖諭天下有司凡遇歲飢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
後奏聞至于趙勘往賑荊藺遷延時月即斬之以示
戒吁若鏓者正合　太祖之諭而塤者又犯　太祖
之戒使生於洪武時必將以誅鏓而塤亦幸哉

侯仇縣為鎮守兩廣　癸亥霍勒詹事霸韜謹天戒

疏言官以贓敗及故禁錮勘平民致死者律當絞斬後人以贓罪得以贖刑而致人死者置之不問以致贓暴之吏得罪復和惟今行之不嚴故吏易犯法　上是其言詔令後官吏犯枉法贓者追贓入官仍問軍發遣不得故出以長貪風酷刑致死人命雖因公亦照例為民　乙丑南直隸巡撫孫祥報海賊百餘人泊舟常熟登岸摽掠敵殺官軍勢甚猖獗　上命巡撫按悉計勦捕　四月己巳大學士楊一清等奉旨考選庶吉士以周順之三人送試策為　上所批奬即以為冠而續取胡經等二十人上請　上留周順之等一體除用果有卓異吏部奏收論林以備擢

用中有弗稱者亦令外補　甲戌戶部侍郎王軌言　皇上命臣清查莊田見勳戚之家數千百頃占攙膏腴跨連郡邑乞如成周之制隨其官之品級而定擬多寡別其世之親疎而量為裁革其自置田土不報納粮差者俱追斷如功臣田土例　上曰已往田土亦宜查明有分外強占者俱給原主自今勳戚大臣務各安分以保禄位不許妄行陳乞

臣按勳戚莊田國初自有定制無容議矣自正德年間妄行陳乞不但八府軍民咸被其害而推之海宇莫不皆然其被害也久矣王軌兩言此盡事體其曰

隨其官之品級而定擬多寡別其世之親疎而量為裁革則不刋之石畫也故題准查勘者為定額凡係欽賜者照舊其餘額外侵占者盡行查出各依擬給主召佃莊田則五服逾減勳臣止於二百頃若戚臣五世外以今見在官品為始以今見留地數為準係二世者分為三次遞減係三世者分為二次遞減至五世止留一百頃為世業若正派已絶爵級已革止留五頃給旁枝看守墳塋之人嗚呼官定則多寡均世明則親疎別不惟勳戚無侵占之嫌而軍民永受其惠矣軌之言其利溥哉

壬午大學士楊一清薦永嘉縣儒士葉幼孳潛心典禮乞　敕館職使供史館纂述　上命授翰林待詔　丙戌大學士楊一清言臣自登仕以來歷事我　憲宗　孝宗　武宗屢被褒封誥勅奬勵重書頒賜書籍又蒙　皇上賜書賜詩賜勑諭褒答御製諸箴臣廑居荒陋不足以奉玉音謹于居室之東擇地構樓五楹將以奉藏宸翰以彰歷朝恩遇伏乞賜以樓名　上名為寶翰　五月巡鹽御史朱庭立言邇来欽依添刷引目而商人莫肯應者其故有三一則昔時餘鹽先掣過而後納價今則先納價而後頒引既輸于邊又輸于運司苟非巨商必不應命一不便也

一則淮南納銀一兩九錢淮北納銀一兩五錢比之舊額淮南增銀四錢淮北增銀一錢五分無利有損其孰肯從二不便也今宜以添劐之引先行給商待其掣過納價以寬先期併征之意添中餘銀淮南減四錢淮北減一錢伍分以恤目前虧折之苦庶商人得利而新法可行從之

六月戊辰大學士桂萼進輿地圖各有紀敘　上留覽

右都御史周南卒南繙雲縣人初大帽山賊留劫三省兇勢日熾朝議用重臣督勦乃以南往未幾遂破賊斬獲數千訐因移兵攻桃源賊黨及汀漳山巢賊悉平之遂留撫其地南憲愚巡撫之設自南始卒贈太子太保　癸酉詹事

霍韜言臣奉命修大明會典將舊典翻閱天下額田由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耳已減強半再數百年其減又何如也乞勅戶部考求原額田數備查失額田數及今日額田實數天下戶口洪武之初甫脫戰爭宜少而多弘治之時戶口蕃息宜多而少乞察實遍行天下戶口原數今日戶口實數天下藩府即如山西初年惟晉府一玉牒支祿米一萬石今郡王而下二千八百五十一位歲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由一萬增而八十七倍矣令備查洪武初年各省藩封位數幾何今日位數幾何戶部備查祿米總數初年幾何今日幾何天下武職由二萬而八萬增四倍矣文職洪武職已逾十萬矣乞勅兵部吏部備查頒造內臣監局　皇明祖訓置職甚詳弘治年間儒臣失考不及纂述乞勅禮部行司禮監備查監局員數今庸臣舞智更為新例陰壞成憲乞酌議削黜用訂積年之繆定天下可行之法得旨令各衙門備錄送付史館　庚辰罷兵部右侍郎黃衷以督木回籍會緝事官妄言至京不行朝見吏部查實在籍　上意不解遂罷之　七月甲辰命兩京大臣科道及在外撫按官用心詢訪才行老成繫時望者從公各舉所知　戊午溫州有海賊之警有逃軍之變直隸

有伕仲金之亂禮科都給事中夏言以浙直為財賦之區請添設都御史一員駐瀕江要會之所凡沿江守備倭等江淮總兵官一員假以督軍重權使過往亂專設鎮守官俱聽節制以弭意外之虞　上從之　庚申左都御史陳金卒　辛酉太師定國公徐光祚卒謚榮僖　兵部言提督都御史錦衣衛勳屬懋著傳播人口實與先臣王翱埒乞照都督趙輔子孫例世襲伯爵知縣陶魯例世襲錦衣燕答其功　上不允　八月總督兩廣林富言通者欲廣東採珠然去前採僅三年珠尚未生恐不可得說者謂以命易珠今恐易以命而亦不可得疏入詔如前旨　丙子

禮科給事中陸粲劾大學士張璁桂萼言聰雖恨悾自用執拗多私而其術猶疎為害猶浅萼外若寬迂中實陰刻忮忍之毒一發于心如蛾蛇猛獸犯者必死宜速加誅竄上以負君忘義朕不敢私于是令璁仍本職回家改省以俟後用萼以尚書致仕

臣按聰萼以議禮得幸正當退自謙抑從容自守以需首輔可也乃相與恊謀務欲旦夕攬權以逞雄桀之术連疏以攻贲宏宏既去矣再肆中傷以詬楊一清一清亦將不安其位矣然卒不能逃　世廟之神鑒也嘗言聰自伐其能恃朕所寵又言好剛使氣則

公輔之量何有也粲疏一入即命回家致仕未幾兩去而兩還　世廟蓋欲挫其性而使之改也然至死不改謂之何哉雖然苞苴不入中貴戢戢亦以才稱矣若萼者兇憤恣暴內忘桂華之教外攘趙鑑之贓而中又與聰不相能也可與聰同論乎

九月癸巳　上召張璁復任辦事　辛丑光禄寺少卿史道言大學士楊一清累疏請歸　陛下留之不欲去正臣所謂有通達萬變之才者也張璁奉命回籍　陛下召之俾復来正臣所謂力足以擔當天下之重者也伏願　陛下天語丁寧諭勉二臣務忘私奉公委身狥國仰承千載非常之遇則贊輔得人矣　上覽而嘉之已而一清上疏陳謝　大學士楊一清乞致仕刑部尚書許讚會官議一清晓節昧知幾之識衰年忘在浔之戒今其去就實為國體所關宜優容之　上聽致仕令馳驛以歸　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刑部員外郎邵經邦以正陽之月食於朔而今調和燮理之任有皇父其人者正應之　陛下既納陸粲之言令張璁致仕尋復以議禮有功見留衆議洶洶　陛下弗察也乃天變若此可弗畏乎　上大怒發遍徵克軍　壬午乾清宮內西七所房災　乙丑故祭酒蔡清子推官券舍遠進清所著易經蒙引詔發建寧書坊刊行　十一月庚子史館儒士蔡坊上疏誦聖功召萼復任　辛丑上以深冬無雪宜虔誠祈禱戊申躬禱雪於南郊明日禱于社稷壇是日雨雪　上喜諭禮部擇日告謝具儀以聞　壬子先是李鐩謚恭敏吏科都給事劉世揚以士論不與未協于謚　上曰鐩諡以論不與未協于謚　上親詣郊壇告謝靈雪方厚夫豈孤輝等各獻靈雪賦頌及詩歌　丁巳　上優詔報聞　十二月丁丑　上親定百官朝祭服畫式詔禮部摹板繪彩頒行中外

兩朝憲章錄四卷終

嘉靖九年庚寅春正月壬辰朔　戊初耳肅鎮巡等官
唐澤等言土魯蕃累年犯邊蓋恃厄剌為外援也今因議
婚彼此有隙宜遣使齎賞遠結厄剌以離土魯蕃之交總
制王瓊則以無故齎賞傚俾不可成之功自起釁端不可
為也兵部覆議以鎮巡所論固兵家用間之策而總制以
生事啟釁為慮尤得中國正大之體如土魯蕃不来犯邊
許其照舊通貢若再侵犯即絶其貢使厄剌叩関納款量
行犒賞如其不来不必遣使厚幣情自服國體自尊　上

從之　丙午吏科都給事夏言奏查勘順天府田請改各
莊田為親藩厩公桑園令有司種桑拓以備宫中之蠶禾
見舉行茲復請　上以其疏示張璁璁請擇建壇制詔如
議行　戊申保定巡撫錢如京言京畿地重請悉銓進士
為守令不宜濫受歲貢　上曰前屢詔所司隨材任用不
拘資格但有治行宜民者一體擢用蓋科貢乃國家取士
正途不可偏有所重茲所議似特重進士而視歲貢太輕
令人何以自奮保民之道奚由廣及宜申明前旨行

臣按國初惟歲貢為特重後乃開科取士專重進士
而歲貢輸落其於廢弛張璁為首輔則以科貢正途

宜一體取用　世廟深信而力行之于是人知自奮
迨萬曆十七年禮部尚書沈鯉復定教職陞遷之格
故部監間有其人而州縣長吏多充之者噫生員遠
捷者為進士滯留者為歲貢豈別為一途哉時遡来
視歲貢為朽腐而歲貢自視亦以為無復部監州縣
之望故百不得一耳若果治行如進士亦以進士資
格授之豈無老當益壯為朝廷任事者出乎頋　皇
上服　世廟太輕之戒守沈鯉陞遷之議則老成董
出途各得人共起事功者不知為誰矣彼錢如京者
烏能知此

戶科給事中蔡經言河南頻年災傷衛輝等府尤甚今據
按奏報輒以蠲租為急若貧難下戶田既不多賦亦無餘
但蠲以升斗之稅則枵腹垂死之際豈能全活乎必須賑
濟而後可救于流亡耳今太倉少積似難輕動而民患迫
切又不可支請動二三萬銀赴彼賑濟仍令有司種桑拓
州縣五十里以上所積不足五百石三十里以上所積不
足三百石者治之以罪通行各處一體遵奉　上嘉其言
命所司議行　丙辰兵部尚書李承勛言漢文帝二年詔
開籍田又賜民田租之半故其時衣食滋殖刑罰罕用伏
望　皇上因此二事而思小民衣食之孔艱皆以重本抑

未為主燕閒之際見帷幄服御之類即思曰得無有製錦綉逞淫巧以害女紅者乎見珠玉事侈靡以病農工者乎享王食之奉即思曰得無有因衣食而不安于田里者乎察中外臣工實心愛民者進之虛浮無實者黜之又藉田隙地皆可耕種官道之傍皆可植桑自近京邊地推而廣之申飭有司田卒荒蕪者佃人召種而寬其租稅逃移失所者招回復業而貸以半種有益于農桑者無一不舉有妨于農桑者無一不去則衣食足而禮讓興矣　上嘉納之命所司議行　二月丁丑右都御史汪鋐言　皇上舉行聽典親視耕籍為天

下先文頒示　祖約列為條目刊布天下令民于牧成之後撙節愛養勿得賤棄以備凶歉所以導民勤儉矯俗厲世者德至渥也乞以　高皇帝大明令及禮儀定式所載與　皇上所諭通行禁約凡官民服室器用宴會遊玩之類但踰品式之外者有司悉以違禁罪之然法行自近始若有踰犯而臺臣不舉者即當以不職論黜　上曰近者貪官豪民陵節犯分日習奢侈剋剝蕩併職此之由令在京巡城御史在外巡按御史檢舉不法者具罪以聞　三月辛卯賜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大學衍義各一部　丁巳　皇后祈親蠶禮于北郊祭先蠶氏　四月丙戌南

納自利客兵詭數冒支耗損尤甚宜酌量出納及時糶糴貯之要地以待徵調事下戶兵二部詔允行之　壬子戶部覆御史熊奫奏一請申明預備倉之法令有司多積穀以時賑濟使中下貧民得沾實惠因核有司勤惰以為黜陟一請令撫按具奏災傷勿待報至先委官覆者輕重蠲除存留稅糧有差勿得稽緩一請令軍民各從約省所得穀粟不得侈張宴會靡費麵蘗犯者罪之　上從其議

上親製序文　庚辰先是陝西洮岷等處番夷若籠拔爾等族屢擁衆入犯總制王瓊會集兵衆諭以禍福諸番多聽撫惟若籠拔爾及喇卜等不服乃分兵攻之破若籠拔爾巢穴喇卜等族震慴稽首聽命斬首三百六十餘級撫降七十餘族獲牛羊器械以千百計　上嘉瓊功降勅褒奬至陝二年西服土魯番率十國奉約束入貢北捍俺答經歲無烽火及是諸番湯平西陲無事河西四郡舊苦土魯番侵暴恐一旦瓊去夷患復作咸請撫按鎮守乞為奏留于是丱庸巡撫唐澤巡按胡明善為言土魯番吞蛤容經六十餘年矣先後經營諸臣持文墨者未效安攘之績伏節鉞者未伸撻伐之威是啓戎心釀成邊禍　皇上特起王瓊而悉任之瓊殫厥心力息兵固圉故久稽柬

衆遣歸故土新來夷使准其入貢其有潛入肆掠者又奮威武以芟刈之牙木蘭屢忿之心旨則徙置于內地怙水草巴之爪牙則羈縻于近邊安插寄寓關廂屬番以恤其情撫馭散亡山谷屬番以聯其勢預處曲防各當其可瓊之言曰中國之於夷狄順則撫之然撫之過則納侮逆則拒之然拒之甚則黷兵天下事惟是非兩端夫苟知其為是而必可行又計後來之成敗而不果于行未有不誤國殃民者也瓊之存心立論若此所以敢于任事行人所難此我　皇上知人任舊之明效也乞久留茲土以慰民心

上從之

臣按四郡留瓊之情撫按留瓊之疏豈非西北之長城乎乃人言受寇濛之賄結江彬之歡激彭澤之怒則心術奸險而外裕智術矣　世宗嘗歎用之而丘九仞夏言葦劾焉即楊一清亦曰論其才誠不能及但其心術衆不肯信今觀史臣所纂存心立論毫無可議矣夫當寇濛之反倡言討之者獨瓊一人則受賄之誣固未可攖而況處置土魯番條答又皆功之至大者吁功高必忌自古為然安知有功如瓊者不為人所忌乎此未可以定瓊也

科道官各舉所知諳曉音律之人以聞　七月兵部主事趙時春言通者災異頻仍　聖心惻隱勅群工各陳所見　柰下詔求言已涉旬月而大小臣工類以浮辭面漫君父乃因災求言之詔奉乾而慶賀聖瑞之奏屢誣緣往年靈寶縣官以河清受賞繼以都御史汪鋐遂進芔露矣今則副都御史徐縉及訓導范仲斌又進瑞麥矣指揮張樺又進嘉禾矣汪鋐楊東又進塩花矣禮部又再請稱賀矣如范仲斌之流委瓊卑微不足責也汪鋐徐縉楊東等切列憲臣宜激濁揚清進忠補缺禮部尚書李時等官居八座職典三禮乃亦昧義徼利罔上要君此小臣所以無膂流

涕而不容已於言者也若不嚴加禁遏恐此風漸長正氣消輸大非國家之福以後敢有依託符瑞巧餙諛詞奚惑　聖德者即加誅譴庶可化佞為忠矣疏入詰責之時春引咎　上怒趣令具陳時春言當今之務其最大者有四曰崇治本信號令廣延納勵廉恥最急者有三曰惜人才固邊圉正治教　上責其條奏不明以瀆忠直下錦衣衛拷訊

臣按災害祥瑞不可並陳如以災異為可儆省耶則雖視祥瑞為災異可也如以祥瑞為可慶賀耶則當置災異於不聞矣　世宗時大禮大獄忠魂未雪即有祥瑞隱而弗奏則王成君德多矣柰何儆省之疏未見施行而慶賀之章遂投殿陛河清芔露瑞麥嘉禾或以為嘆也乃至塩花而亦進之指揮訓導或以為卑也乃都御史而亦為之矯誣上天沮抑弼士其害將無極矣我　太祖不許群臣奏祥瑞而一有災異即時奏聞豈非萬世明鑒耶

戊午禮科給事中高金以沙汰生員因陳不可者有七大畧言儲才貴預求才貴廣地方人才多寡不同附學人數豈嫌過於增廣但當責成提學官嚴加考校以杜冒濫不必盡行此法　上詔廩增附生員一體抡選其附學名色

不必視廩增原數量準地方人才衆寡為差　丙寅御史孫錦因榆林之荒上陳備荒事宜一言往時塞下倉廩當盈後因積貯既多改為納價之例歲一不登食無所出當如舊例徵收本色以備軍餉之需二言榆林道路崎嶇一遇倉卒發銀易米則民間轉輸費且不贍宜將內帑發去年例銀兩召商糴買其如期完納三言朝廷中鹽以為邊計柰鹽引一開將領等官即乘時射利至於豪右往往占中買窩而商人不得自中者又重賂買之以致高價日增蕪以米價翔踊所得無幾商且遠避矣宜嚴革之四言天下各設預備倉以儲穀至于邊方獨不講求乞發內帑

銀及所在有司贖罪銀併虜器雜穀之費貯之各營堡而命都御史李如圭主其事詔從之　丙午處州知府吳仲編通惠河志成進呈　上命付史館採入會典仍令工部梓行　甲申編修廖道南上疏言姚廣孝不宜配享　太廟禮部議當撤去　上從之移祀于大隆興寺　九月壬辰禮科給事中高金奏　陛下龍御之初允法祖法師國王佛子有害正道者悉從屏逐近又諭禮官革姚廣孝之配享天下歎服以為崇正闢邪乃今真人邵元節誤蒙殊恩以為聖治累臣頓削去真人之號祇其榮主之貴奪其親師贈榮之典庶乎異端斥而

正道崇矣　上令錦衣衛逮問所使且令禮部議聞李時謂撤配享者所以正祀典而用元節者所以為祈禳事既不同惟　上裁之　戊辰大學士楊一清卒　一清字應寧號邃庵丹徒人　以奇童薦為翰林秀才成化丁未中進士歷官總制三邊軍務以事忤逆瑾逮獄罷歸寘錙亂詔復原職討賊得旨如議行　甲寅大學士楊一清卒　一清字應寧號邃庵丹徒人　以奇童薦為翰林秀才成化丁未中進士歷官總制三邊軍務以事忤逆瑾逮獄罷歸寘錙亂詔復原職討賊因留鎮陝瑾誅召入為户部尚書尋入閣辦事俄而致仕嘉靖初虜入大舉掠關隴復起陝西軍務未幾召還內閣復致仕尋削籍至是卒　清為人量宏識遠有文武長才投之艱大綽有餘裕其功烈在陝最著嘗創修花馬池邊墻面復河套及勦逐海西遁虜皆畫有成策事多未竟論永之誅劉瑾謀出　清故以永薦入多為言者所訾已而瑾等以大禮議合力加蘇弼　上委以心腹　清亦盡心贊翊一時廟謨殊有可稱時瑾等柄國　清稍示裁抑其

黨極力攻之誣以贓罪一清既去復興訐獄證成其罪革職削籍一清疽發背而殁殁之前數日猶為疏自解言身被污衊冤不瞑目　上聞而悼之至十二年以恩詔例復其官二十七年始贈太保謚文襄

臣按一清在邊而平定北虜在朝而賛襄　世廟至于張永協謀以誅劉瑾縉紳之賴其覆庇者不知凡幾蓋卓哉名臣也嘗觀憲孝議禮既合之時猶藉一清裁抑憸萬之後乃言官趋附憸輩肆詆毀誣以賄賂至使去就不明疽憤而死今作史者以一清贓罪而加以誣之一宗庶可白於九

原矣吁一清之死未幾而臣至冊徒見朝廷實翰之樓則已屬之他姓彼通賄賂者顧如是其窮困之速耶

乙卯初　上釐正郊典謂當考定雅樂博求精曉音律者吏科都給事中夏言遂以行太僕寺寺丞張鶴應詔鶴至欲定元樂復古樂併進所著樂書二部一曰大成樂舞譜自琴瑟以下諸樂逐一作譜一曰古雅心談以十二笛家十二律笛各有說下禮部詳議議上　上曰音樂即為吏治勿誤廟享之用　十月乙未禮部奏言宮中一應事宜合令翰林院檄諸書閨女教者撰為詩必明白易曉凡

內訓女訓每月擇成直解各三章仍引經傳及　高皇后傳內事實引證每章不過百餘字以便女官記誦初六日二十六日　皇后率妃夫人詣　聖毋前聽講十六日二十六日　皇后率妃夫人於坤寧宮中進講一古禮絃歌周南召南之詩不用鍾磬乃房中之樂后妃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者宜令宮中女官將二南之詩被之管絃以備宮中宴樂并去一應俗樂其於閫德宮儀尤有裨益　壬辰大學士楊慎因　章聖皇太后御製女訓一書上推行之宮中者三事行之天下者三事下部議以奪所陳臉教之儀諸母之撰子師之喻所以為天下根本之應為聖子神孫修德養身之助其關係甚大宜書諸御屏或訓諸宮闈以為先事之備其女訓之學替聖之教媒氏之正又所以推其　教于天下者但恐聚女子而教于一家或有群居之憂宜崇陰教以敦女習其瞽矇之人不許記誦淫詞以簧鼓人心止許記誦古詩及女訓等書以勸誘風俗婚遵　祖訓嚴禁指腹結褵之弊

臣按成周盛時外有朝會燕饗則用鹿鳴魚麗之章內有房中燕饗則咏周南召南之詩其所歌者非周行德音則勤儉孝敬故使人聞之內消逸志而興起善心降是而後則敖惰應閒然歡笑而閨閫所聞

未有歌及古風者我　世宗實冲與之會追復古典故元年李錫謂當視令演習須有閔國儐者方許承應禁令嬉戲至是禮部内閣又欲講女訓等書於經筵以奏二南屏去淫辭艷曲男教婦順各歸于正其有關風教者不淺矣

辛未致仕兵部尚書伍文定卒初文定忤逆瑾已陞成都府同知追還詔獄為民瑾誅補嘉興府同知後平桃源賊有功都御史陶琰以異材薦于朝陞河南府知府時江西吉安府多盜復調吉安至即擒宋萱巨盜賴招撫等四百餘人文平捕閩賊二千餘人復溪峒諸蠻謝志山等

奉　太后容旨移撿遠近人心惶惑文定曰此賊也即同王守仁倡義討之與濠師戰至為矢石所中炮火燎其鬚不為動已而遂擒濠陞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屬雲南有安鳳之亂命提督川貴未入境賊平時芒部屢不靖文定請勦之四川巡按戴金力言其非上降旨罷兵文定遂請乞休許之至是卒文定孤忠自許遇事敢為而不能與時俯仰故功名甚著而以齟齬終其身為志士所惜云

臣按宸濠之平孫許厲其節王伍大其勳而中其機宜奮其忠勇則文定力也昔雷萬春面中六矢而不動文定火燎其鬚而不驚以故保全睢陽與勘鄞寧

賊者曠世一例至于桃源等寇屢伐而屢平安鳳等亂聞風而即解彼羌部不靖勦之宜矣而戴金非之毋乃不知文定乎卒使罷兵乞休謂之何哉噫古來忠臣烈士不能依婾腆浥苟身能為國建功志已畢矣若文定者又何憾焉

甲申總制三邊王瓊奏先年議花馬池宜營相接地方宜挑穵堅墩防獲益池以通益利今已修完六十餘里若花馬池西北至橫城堡通計一百六十里盡為挑穵庶邊無空隙之處　上從之　十一月戊午　上躬視園丘

辛丑初大學士張璁奏言孔子祀典自唐宋以來宋有能

正今宜稱先聖先師而不稱王宜稱廟而不稱殿宜用木主而撤土像籩豆用十樂用六佾叔梁紇宜別廟以祀用三氏配公侯伯之號宜削只稱先賢先儒其從祀申黨公伯寮等宜罷祀林放蘧瑗等宜祀于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蔡元定宜增入　上命禮部會議御史蔡賈等辨其非詔謂貫等妄言　上祗職為民凡璁所議俱准行

臣按孔子為萬世宗師而文廟乃百王憲典誠不容不釐正也唐宋以來乖繆甚矣而張璁此議要亦述前人之成議耳記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又曰祀先賢于西學大曰聖曰師曰賢蓋尊之也

生平未嘗為王侯而歿後加之以卦號毋乃非其分乎洪武時大學中宋訥碑文有百年而下之語而像不土繪祀以木主固已正矣至弘治戊申頒敕政言頹會子思配享于上而父在兩廡非以明倫宜別立啓聖一祠而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暨程珦朱松從祀至於去申黨公伯寮而祀林放蘧瑗於鄉此皆成議而未見諸施行者至是聰乃合其議而上之世廟大悅垂纊始去名正言順無復他說其昭代之鉅典乎

己酉冬至　上祀天於南郊遂御奉天殿文武群臣行慶

成禮是日詔天下列欵皆　上所親定　十二月甲子蠟節以　御製蜡祭詩賜大學士張璁　乙酉易先聖孔子神位用木主奉安于文廟　寢殿文武群臣行慶賀禮

主事馬思聰死焉　上即位令配享旌忠祠後革之至是仍覆二臣死節狀請復之于是以詩遣慷慨面折受禍甚慘精忠大節鮮有比倫孫燧與之同死蓋未有二請遣左遂右而以宏與思聰配焉　上加遣禮部尚書後十年更定燧左遣右如初制云

嘉靖十年辛卯春正月丙戌朔　庚寅先以南郊禮成詔吏禮二部考求祖宗朝科舉歲貢薦舉三途並用事體薰

求人材以備任使于是舉洪武十九年以後弘治十一年以前故事令天下有司訪求懷才抱德經明行修為鄉評所重伏在巖穴者撫按兩司官覈實送部量行擢用徇私濫舉者罰舉人歲貢才德出眾發行薦剡者一體擢用京堂方面得旨以祖宗朝三途並用取之至廣途舉學科舉之學偏重進士之選以致人尚浮詞不修實行嘉靖丙申復詔天下有司舉賢才以備任使務在得人以稱朕用賢澤民之意

臣按三途並用此祖宗良法然必任使得宜斯人樂為用而事功茂起如孝廉賢良德厚材高上品也召

以聘幣而使贊襄廊廟掌握風化必大有補益兩漢蓋有成驗而　國初實重此途則薦舉誠所當後若至于舉貢進士大率相懸時至則為進士時不至則為舉貢耳乃近來視進士為太重舉貢為太輕則彼掄落之士安所容廁入則雖以京堂方面界之未為過也雖然豈獨舉貢當然苟吏員有若趙廣漢尹翁歸張敞王尊若此俟有若曹丘馮諼劇孟朱克騶眷亦禮而用之必將轉刀筆而循良名椎桀而撙撝又何遺才之有昔楊薦兒鍾為穎州守而士民帖服非吏員耶富弼為京東厚招任謀之士非遊俠邪意

御得其道則祖宗成作使而況上而薦舉又次而衆
貢安在其不可也　世宗命有司求之衰部用之真
有意以廣求賢而與祖宗一轍矣素終不能盡復也
辛卯行祈穀禮于大祀殿以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
帝配　壬辰先是　上問禘洽之禮禮部議曰我　太祖
高皇帝四時享祭歷于　德祖不得正南面之位　成祖
文皇帝而下同堂而祭每東西相向不得受特享之禮親
王功臣分為臣子坐于堂上而天子跪拜于下皆于禮不
合於情未安宜必正南面之位以尊　太祖孟春行特享
之禮以尊　列聖季冬舉大洽之禮以合祀祧廟之主移

祔　太祖之上庶幾尊卑情順理安真可以補舊
制之未備垂萬年以常行矣
臣按五年一舉謂之禘禘者王者之大祭朱子謂追
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如虞夏禘皇帝殷
周禘帝嚳是也王者初有天下祭可及遠故於始祖
之外又推始祖之所自出我明天下始于　太祖則
　太祖為創業之始祖古之始祖為始祖臣以為　德祖非上古之始祖也
廖道南之議可採也夫　太祖為顓頊之後則禘祭
宜用顓頊矣至祫則有歲祫有大祫歲祫一行之
大祫則三年一舉當以　太祖以統七廟之主合群廟之主而俱升焉大禘又次而衆
以顓頊為始祖所自出之帝如此則祫與禘各有所
主矣臣故竊其近似者以俟　聖明考焉
二月戊午　上諭考選歲貢入監務遵監規申廣業堂講
陞率性堂然後積分出身果有才學超越奏聞擢用壬
午大學士張璁以名有嫌于御諭請改之　上賜名曰孚
敬字曰懋恭又書孚敬懋恭四大字以賜　乙酉太子太
保兵部尚書胡世寧卒世寧仁和縣人歷官江西按察司
副使時宸濠有逆謀要結權幸中外側目莫敢言者世寧
慷慨上書悉發其奸狀逮詔獄幾死謫戍瀋陽濠誅起為
四川巡撫未幾召入為吏部侍郎後以疾乞南京為兵部
尚書引疾而去後召不起至是端坐而逝世寧為人風采
峻整負經濟遠猷貞諒自持有羔羊之節初橫犯逆藩愛
陷不測海內士想見其風采嘉靖初既典大政侃侃持論
多所建白其議禮是張孚敬而立朝殊與抵忤至若建開
留都新河及閉關以禦哈密二議足稱謀國石畫卒贈少
保謚端敏　三月戊子賜大學士張孚敬以
書榮恩堂宇　上識其端曰　皇考手澤又賜銀印篆刻
乎敬字勅諭曰日前聞鄉自為堂房名曰榮恩夫所謂榮

得君恩也朕思　皇考嘗手書斯三字朕恭裝軸併銀印一枚以賜見吾君臣相慶之意　初對訖講筵成禮計給事中王璣言耕籍實務有四一供粢盛二知稼穡艱三慎揚財用四率公卿百官皆重農以風示天下使知務本上是其言　己丑駕幸西苑召張孚敬李時至太液池使中官操舟從之入見于瞻仁壽宮賜二臣酒飯後賜以珍饌出　御製西苑視敎祇先禮壇位賦手授孚敬因命廣和以寓儆戒之意後數日併製成帙名曰味和錄後諭張孚敬曰卿之于朕無異周公之成王首以孝訓朕他時餘事耳昨見退遜太過輔導大臣與諸臣不同故曰尊之敎

訓傳之德義保其身體以後卿有入奏面來計處俾朕性有定方可廣被他人以別賢否耳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李承勛卒　上深為悼惜詔賜其家白金四十兩綵段四表裏米五石又自為文遣禮部左侍郎嚴嵩祭之贈少保謚康惠承勛嘉魚人沉毅果斷有經濟大畧在江西勦除華林山賊功第一其巡撫遼東當襲敗之餘拊循瘡痍措畫戰守東土以寧　上信任輔臣之外獨以大議咨承勛及胡世寧數人承勛亦孜孜為國知無不為甚稱　上意

辛卯賜禮部尚書李時銀幣書一幅曰忠敏安慎　己未始定西苑土敎壇名曰帝社帝稷　辛丑　上諭吏部曰爾等既知要在得人柰何迺壅蔽發身進士者不過循良緊得行取選用科道部屬舉人或問一與之監生全無使人何由自效往時敎詔相兼權用竟不遵行今後有賢能立心為國者一體選科道部屬著為令

臣按三途並用　聖諭已五甲矣而終不見之施行況臣下之奏疏奚怠乎視之如故紙也合無于舉監貢能者選其一二以入吏部與進士等庶此法其少變乎不然徒用進士不過一文辭耳而況文辭未必工世　皇上廣　世宗之意焉

壬寅　是歲代肅王薨　四月甲子　上行大禘禮于太廟

庚辰兵部火延燒工部公廨文卷悉燬　五月甲申右都御史汪鋐劾奏浙江巡撫李佶刻刑苛察失憲臣體詔下南直隸巡撫提問鋐又言南京戶部尚書過貢嗜酒廢職月視事無三日夫南京戶部錢糧出入視他署最煩而公牘委質守候留難今而妨政病民亦已甚矣且習俗之壞倡自一人以若所為誠恐因而嚮風為害不淺　上以其言為然詔貢致仕　丙子　上親禱雨于毉閭　六月甲寅先是令天下有司積穀備荒視所積多寡以為賦最至是應天巡撫毛思義言應天府尹江曉等所積未敷溢於原數藉松常鎮等知府聶豹不及限宜有甄別得旨聶豹

體國為民是宜旌奬等各守饒郡反不及數行政守已可知其參究以聞仍通行天下撫按官查考造冊送部以憑朝覲黜陟勿事姑息　丁巳起秦金為南京戶部尚書壬戌陝西巡按陳世輔題稱足食強兵莫善於屯田而濠塹烽候堡寨又屯田之要務也本鎮沿邊一帶宜行鎮巡官督同守巡將官徧歷邊地一閱視墩堡城墹宜修宜沒者仍置立高厚擬定工程如等月日以時興舉堡寨既備徐議耕種量其土宜設立大小屯堡百人以上為大屯立屯長屯副五十人以上為小屯止立屯長令其督責耕種有缺種者官為借給秋成還官照舊納糧不係納糧之地候三年後起科沉堡設立小教場暇則督屯丁習射其中仍築墩瞭望遇警舉火收斂人畜及將近日京運匹配買馬分給各堡令其輪流餵養專備追賊宜將前項工程約以年限以三年為率不及一分者量行罰治不及二分者定擬住俸全無修舉者乞請別議其有留心報完者以禮獎賞庶邊備可修而虜患足禦詔准行

臣按屯田之議古未聞也自趙充國擊先零罷騎兵以屯田廣畜積省大費韓重華為營田使起代北邊至冊中有防盜器械為捕盜者所誣獄成淹葉死六人及田三百頃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七耕百畝

就高為堡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廣支錢二千餘萬緡此皆行之沿邊得其利者不惟外可以禦寇而內地可以省費法莫有善焉者我　太祖以兵餉日取諸民恐其不給乃命王簡等鎮守屯田訓練又命遼左之地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普以趙充國分屯九郡而單于引去為言故于東西五百里隨其高下立法分屯至於沐英秦雲南宜置屯田准其收歲輸之粟可謂事且至矣況近建閫屯兵列戍率資遠以給所已行者乎今當國家承平之日倣重華之謀開墾溝塹設立亭障為烽堠以瞭望之出遊騎以巡哨則身有所蔽而敵無外虞心有所恃而無內恐自然可以省輸輓而禦侵侮矣臣觀陳世輔有大屯小屯之立有屯長屯副之設設教場以習射給馬疋以追賊詳悉而有條理稽攷而有法則宜　世宗之准行也然卒不見有成效何耶

癸亥雷擊午門角樓西北角柱　上御製祝文行露告禮於廢陵

初晉江縣巡檢張隆為海賊劫殺捕之未獲會漳州民陳大淵等二十六人以貿米至冊中有防盜器械為捕盜者所誣獄成淹葉死六人及

莆田縣民彭仰韋等誣奸人命福建按察副使謝汝儀得其實俱出之巡按虞守愚言汝儀慎重刑獄宜加超擢
上嘉汝儀辨理冤獄詔吏部擢用妄孳人役及原問官下所司逮治　乙丑先刑部主事李瑜言劉基翊運之功宜配享襲封與徐達並部議以贊畫帷幄奇謀所以傾言者至是佩備受栲掠言大計基實為多　太祖嘗召諭再三許以世襲冊書之誓俱存鐵券載在國史伏願今日興亡繼絕　上允其議併詔求常遇春李文忠湯和劉愈後皆許傳襲　乙巳彗星見於東井　少保大學士謝遷卒訃聞　上為輟朝賜祭九壇遣官營葬贈太傅謚文正通餘姚人舉鄉試正德大

須專設督理之官如今之右通政何棟副使陳文沫昔治水吳中才稱幹濟宜當擢伍詔可　乙卯行人司正薛侃上言親王在京司香疏　上怒逮問追及主使者侃與太常卿彭澤詹事夏言同年是時言素以事忤張孚敬澤以議禮故結驩張孚敬謀所以傾言者至是侃備受栲掠言已所自為澤乃微詞挑之使引言侃瞋目曰張少傅趣我上者與言何與　上釋言出孚敬二密疏以示群臣斥其忮罔着致仕去澤遣戍侃納贖為民　己巳國子監建降聖祠四配則先賢頗無缺氏曾點氏孟孫氏孔鯉氏從祀先儒則程珦氏朱松氏蔡沈氏

壇神倉工成　八月辛丑改安陸州為承天府附郭縣為鍾祥縣割荊門州當陽潛江二縣及沔陽州景陵縣附之　壬申光州王宣昭王恭鏌薨　甲戌陝西總制王瓊以丹露降於固原採取以獻因言陝西天旱民飢流徒者衆願以丹露降祥而感上天以旱乾為災而恤下民亟請還臣大施賑恤以上應天眷茂膺景福　上令戶部多方詳議賜瓊等金幣

臣按奏丹露則近于諛奏民飢則近于忠瓊於丹露之中而寓民飢之意使　世廟欣之而議賑是或納約自牖之說也故臣尚有取焉

踈不適于用與張孚敬先密比末年二人亦遂相失至是有遺表謝恩　上覽而悲之　丁未　上御幽風亭召大學士翟鑾禮部尚書李時右都御史汪鋐諭曰茲當秋成之期與卿等同觀收穫時等對曰　皇上務農重本自是以風勵天下觀獲畢復諭曰農之勞苦見于紙上不如親見之為真我　聖祖嘗有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果為粒粒皆辛苦也時曰　上真知稼穡之艱難　上命賜諸臣宴宴畢　上御無逸殿之東室又曰無逸殿之作雖以勸農而講學亦在其中經筵日講官仍各進講七月詩無逸書各一篇　九月癸

丑修撰姚涞請黜元世祖以正祀典部議以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亦春秋與美之意宜遵舊制廟祀如故　上從部議　庚申帝王廟工成　丙寅以李時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己巳　上幸西苑仁壽宮召翟鑾李時汪鋐夏言等入見　上曰陝西飢荒已遣户部侍郎葉相賑濟今相病宜何所處又問吏部侍郎唐龍如何衆皆稱其才遂用龍　上復召諸臣言曰吏部事重龍去一侍郎豈能勝任卿等可從公推舉朕欲用王時中為刑部王憲為兵部取王瓊為吏部就令龍代瓊總制鑾等對曰　聖

記誦碑追先閣以爰祖德詩碑議　賜修撰倫以訓等恭和祖德詩及欽天記誦　丁酉　晉王知烜性至孝事嫡母郝妃及生母彭氏甚謹母妃薨號痛幾絶執喪盡禮有素苫寢宮白鶴盤旋祭所人以為孝感所致　十一月癸亥盱眙縣何雄有二女長年十七次年十二歲飢雄欲以二女為人婢妾又欲出鬻樂户為娼二女泣不從以死自誓雄強之二女夜潛出以急相繫于手俱投水死事聞詔立祠賜額雙貞　戊辰南京户部尚書秦金疏陳便民六事一言浦口宜改設草場收放二言馬草細草宜召商上納庶解户不至守候扣除無

復侵尅三言水兌宜用磚砌築固基以便貯積省鋪墊之費四言織染苟用絲宜委官於產絲之地照值收買毋累鋪户五言湖廣額辦棉花等項宜令折價毋徵本色至于陳朽無用六言湖州額解白綿三千兩給神樂觀樂舞生亦宜折色從之　丁丑遣行人周文燭齎勅召大學士張孚敬令亟乘傳復任辦事　十二月御史喻希禮以

皇上祈嗣瑞雪遂降而議禮議獄得罪諸臣未蒙原宥乞量移近地或特賜赦免則和氣薰蒸前星並耀矣御史石金亦乞重頒卹典　上以加罪諸臣致延逞嗣命所司看問夏言救之　上令嚴刑鞫治併言等具以狀對　辛卯

禮部覆都御史史道本言　祖宗令甲歲貢必食糧年深者近欵痛加沙汰大非祖宗意念乞遵舊制正副各一人選考不必增四五人以滋奔競　上從之且令頒示天下不得紛更奏擾　壬辰虜犯應州大同鎮巡諸臣報斬虜二十餘級事下巡按查報兵部言虜所殘破者數十處得不償失請官會勘已而兵科給事中張潤身言群虜俟掠時有溺死者有惰歸者有因失印頓獻賊首以自贖者有棄兵馬而泣哀乞降者乘此勦襲當得萬全乃守俻曹觖殺降虜於應州彭楪潛江逗遛不進所獲首級多殺降者以覬塞責若復令巡按同勘必不自相矛盾當別差御史以徃

上是之　辛丑御史楊宜言邇者沙汰生員之令一下而督學使者奉行過刻少者以文辭見黜長者以齒貌不容沮父兄教子弟之念驅衣冠為田野之傭且史冊所載有增廣生員增制學舍者矣有沙汰天下僧尼者矣未聞有沙汰生員之名也乞明詔所司加意作養毋以黜退為功　上從之

兩朝憲章錄　卷六　四

五月庚戌吏部言頃奉三途並用明詔誠立賢無方之意第撫按所薦者進士常十之七八舉人才百之二三歲貢則絕不齒及雖欵並用何由憑據請令撫按無問舉人歲貢拔其優異者以薦本部覆奏請詔可　壬子兵部左侍郎滕希魯卒希魯金華縣人為兵部給事中忤逆瑾矯

兩朝憲章錄卷之六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編述

嘉靖十一年壬辰春正月庚戌朔　辛未始行祈穀禮　丁丑南京戶部尚書劉machine卒　庚午戶部尚書李瓊祭葬贈太子太保璠泳州人為逆瑾所搆下獄後瑾誅出之致仕仍撫河南計勦流賊總制陝西擊敗套虜經畧咯密土魯奮遂致納款前後以功屢受勅獎　甲寅詔大同等邊立義塚凡陣亡軍民及凶歲死亡無主者俱令有司收瘞仍降文諭祭從御史徐汝圭奏也　二月己亥南京禮部尚書江瀾卒謚文昭　己酉召還大學士張孚敬先

具疏馳謝　上優詔報聞　三月庚戌以獻皇所製合春堂詩傳訓三篇御書大篆　上所製祖德詩敬一箴欽天記誦及內府書籍賜尚書王瓊王憲等　戊辰上御奉天殿賜林大欽等三百二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癸巳金星晝見

制廷杖削籍為民瑾誅復職後提督南韻屢妨巨寇北治河築長堤濬支河漕運遂通平生職務自盡岳于進取居南太常凡六年貳卿且三年不以滯留介意一用大臣之風卒贈兵部尚書　庚申南憲提督都御史陶諧奏南憲往役北各處煩重河夫機兵打手富户力士等項名色為多乃編審里甲之時復有曠丁銀兩及供億諸費甚為不經乞通天下罷免各項名色與民休息仍令有司均徭平賦編審之時毋得妄有誅求其法外作奸者論如法　上從之

臣按洪武冊籍十年一造官府按冊籍以定差役戡

湏户口者有禁變亂板籍者有禁審役者不得差貧責當輪役者不得避重就輕可謂詳盡矣然歲久弊生其法大壞今當若何所謂均徭者可行于江南而所謂條鞭者可行於江北何也江南縣大民衆十年而一役之猶或可待江北縣小民寡即三四年而已一周矣不行條鞭豈能持久乎今觀江南糧役七身丁田總括衆役每夏稅秋糧計田一畝納銀止于二分三分民自樂于征輸而官不勞于督理編審之時更無分外誅求官民兩獲其便陶琰南韻之憂可無慮矣

丙子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方獻夫應召詔同張孚敬等入内閣辦事　己卯户部覆御史張惟怒奏國家地政疆界冊籍俱已定正邇来疆界混冒冊籍不明田歸豪室賦累貧寠夫非分毛之舊宜及今嘉壞之初比照民田黃冊事體凡屯田歲入悉登冊籍人給一券十年一查　上是其言　甲申詔封劉基九世孫瑜為誠意伯子誥券世襲　戊戌御史徐汝圭上兵食疏言近紋宜漕石州保德之粟自黃河而上楚粟由鄖陽汴粟由漢中以達於陝重

大宜二麥將登多方羅置及轉羅山西山東河南三邊則西運易州南運鄆城北運居庸以為紫荊倒馬白羊等口之備皆當招商賃車給食于官兵西路萬全右衛懷安衛與天城陽和相近宜選補于此以為臨期之援東路永寧等處則護衛宣府以為調遣之援北直隸八府責令召募勇敢設法練習以為闔邊遠近之援榆林山陝遊兵各於本處分頭遊制如此則糧有餘備兵有軍九一旦有警從容調發不至如曩時之煩擾失報可　七月壬子南京兵部尚書王廷相條陳江防事宜一留太倉兵備一員督理海濱以備盜一禁造沙船興販私鹽使之肆其標掠一港

口要害之地宜復置巡船一
新江口宜設官軍以聽調遣得旨兵備官不必設餘如議
行　壬戌廣東僉事龔大稔
制詹事霍韜家居籠利投獻等事獻夫自辯　上優詔答
之令大稔回籍閒住黜為民　丙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王瓊卒贈少保謚恭襄瓊倜儻多大節居官所至有聲遇
事敢為應機立斷初若不經思者然所指揮即的然可經
久不易正德末年天下多事瓊典本兵多所調度逆瑾之
變慷慨陳計中外恃以無恐撫定羌夷中固封守西陲允
賴特任數御物陷于傾巧士亦以此少之　己巳詔大學

士方獻夫掌吏部事　甲戌國子監啓聖祠成　八月丙
子　上體違和數不視朝鴻臚官因請領繳敕書及辭見
人員暫受事左順門後因循遂為定制于是禮部尚書夏
言以為廢上下之禮非臣子之心所安　上深然之仍遵
舊制行如遇雨雪風寒三五日不視朝並令候代若免朝
日久方准受命左順門著為令　丁丑歷代帝王廟成
己卯彗星見東井丈餘長尺餘後東北行歷天津星宿芒漸
長至丈餘掃太微垣諸星及角宿天門至十二月甲戌凡
一百十五日而滅　黃河決魚臺河道都御史戴時宗欲
禦魚臺為受水之渠因而導之使入昭陽湖過新開河出

留城金溝境山等處乃易為力詔廷臣會議　乙未侍講
學士廖道南陳二議一曰復史記夫左史記事右史記言
古制皆然　太祖之設起居注　仁宗之開弘文館並師
此意自宣德後相權重史職輕而起居注遂廢矣今宜選
翰林中學識優長者俾無赴居日記言動以至邦有大政
民有大眚皆令書之則史職不為虛設矣二曰儲史官昔
太祖開文華殿選諸進士讀中秘書以學士教之當時
如解縉輩並為名臣有裨治體　成祖諭劄輔等以立志
須遠大之語而是科得人最盛近乃廢而不講使庶人傅
貞宜令九卿科道官各舉所知九學問該博敦行孝友者

召試館職則史官不至缺人矣　上嘉其言下所司知之
王鏊曰前代修史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宮中有起居
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
為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
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　朝翰林皆史官立班
雖近螭頭然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不復與臣
下接見事亦無可紀者几修史則集諸司前後奏牘

分為六科十館事煩者為二館以年月編次雜合而
成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不過紀出身官階遷秩而
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臣讀廖道南一疏又讀王鏊長語乃知史記不復史官不儲為我　明缺典也　世宗嘉其言而所司未見諸行亦柰何哉我　太祖嘗設起居注官維時宋濂吳沉詹同王禕居其職日侍左右紀錄言動觀大明日歷洪武聖政記蓋一代之信史也其後左右無史官宮中無起居法又安有世掌其職者憲法宮遠在天上禁門殊絕人間即有嘉猷懿行何所考稽而總核過言過動亦何所懲戒自萬曆三年內閣題准令日講官日輪一員專記起居録聖諭詔勅冊文等項其諸司章奏另官編述月終一纂歲終入匱亦庶乎稽古定制而得我　太祖遺意矣噫官至三品始得立傳假使有周悖順張載者亦遂泯滅乎必如宋史乃為無遺而入亦無不激勵矣況出身遷秩豈係重輕而褒貶其人未必盡公又何取乎

辛丑禮科給事中魏良弼引占書上言彗星晨見東方是君臣爭明彗孛入井鼓臣在側賊孚敬竊弄威權驕恣專擅妖星示異實惟所召乞亟罷免疏入報聞孚敬奏辯亦報聞于是兵科給事中秦鰲劾孚敬強辯飾姦媚嫉愈甚不去孚敬天意終不可回也　上覽奏曰秦鰲之言實出忠讜令孚敬自陳狀准致仕去　九月己酉户部尚書遼

賜施行毋徇操切之論致使求人太過立法太嚴疏上各報聞二臣有所指切　上亦不之罪也　庚申　上召見輔臣李時等于文華西室諭以星變修省之意時條三事一曰務安靜言官勑群僚遵奉舊章各安職守勿過論以為高勿趨利以競進二曰惜人才言臣工觸冒刑章者或出于朴忠發于狂直或昧于變通失于過誤乞勑吏部非坐贓濫者稍加甄別庶乎人材保全三曰慎刑獄言近日刑官深刻自明鍛鍊求合事本不大而重參兩請事實無干而羅織逮繫乞勑法司痛革前弊奇刻者奏請除名淹滯者考覈降調則欽恤之仁達于天下而災沴可弭矣

上令從實舉行　辛酉改文選司郎中王道為左春坊左
諭德　甲子御史李朝綱言內臣鎮守地方本非令甲頃
陛下因大同失事罷太監張倫請不差補以杜民患從之　十月辛巳金星晝見于辰位
甲申編修楊名丹上疏言吏部尚書汪鋐小人之尤武
定侯郭勛奸回之性而　陛下用之是　聖心偏于喜也
建言之臣終于廢棄是　聖心偏于怒也工作屢興所至
騷然民無寧日禱祠累舉輒信末術不惜靡費　上大怒
令鎮撫司用刑考訊鋐具疏謂名四川人與楊廷和同里
忠為報復　上益怒命究主使名頻死無所指兵部侍郎

黃宗明上疏救名言名萬一致死不免為仁明之累　上
愈怒以宗明即主使之尤者併鞫之法司肯議皆不當
上乃特旨定名謫戍宗明調外任　甲午吏部尚書廖紀
卒紀東光縣人端亮方朴一切世味不入其心居閒以文
藉自娛孜孜著述晚歲猶不倦卒謚僖靖　丙申御史郭
弘化以彗出東井必土木煩興所致請停不急之工罷採
木採珠之令則彗滅而前星耀矣户部尚書許讚言弘化
訐宜聽　上慈黙為民　直隸巡按馮恩上疏言張孚敬
之奸久露汪鋐方獻夫之奸不測　陛下去張孚敬而不
去此二人天下之事未可知也臣謂張孚敬根本之彗也

汪鋐腹心之彗也方獻夫門庭之彗也三彗不去則百
不和疏上命錦衣衛官紐械未京問　十一月庚戌工部
尚書趙璜卒璜安福人有幹局以才見稱而政孜孜公士
論許之卒謚莊靖　甲寅四川巡撫宋澲獲白鬼於梁山
縣以獻汪鋐等各獻詩賦　上俱答之　辛酉清毅敏翠
芳亭錦芬亭實月亭工成　辛未復除編修羅洪先原職
辛巳兵部尚書陶琰卒謚恭介璁為兵部右侍郎時逆瑾
用事會陝西遊擊徐謙厚賂瑾欲陰御史李高乃訐奏高
不法事詔覈之琰盡得謙厚賂誣罔狀具以實聞瑾大怒矯詔
下琰獄又以他事罰米百石納絳州預備倉三百石令親

詣大同上納瑾誅詔釋之後陞今職乞休疏十上乃許之
琰為人質諒諄謹直道而行不以進退為吉怒言不詭激
事不避難一時稱為名德卒年八十有四　甲午歲暮行
大祫禮于　太廟
嘉靖十二年癸巳春正月甲辰朔　丙午河南巡撫吳山
獲白鹿于靈寶縣以獻禮部尚書夏言請告廟　太廟
世廟許之　丙辰遣鴻臚寺少卿陳璋召致仕大學士張
孚敬復任　己巳自去歲十月以來劻鎮渤海所大峪關
等處時有零虜窺犯悉以望前後月明時昏進晚出初米
敢深入十一月中虜四五騎掠鎮虜墩時千户谷壽百户

郭祥率衆百餘人襲之出塞十餘里陷虜伏中而致虜羣無忌由冬及春入寇無慮十四五次每入不過數十人或經日不去分守窓雲杀將袁繼勳巽輒特荂擁衆閉壘任虜縱橫軍有憤而請戰者輒割其耳虜知其不足懼徜徉去來昌平慄柔窓雲間甚被其害　上詔捕繼勳下獄罪以首論　辛未左都御史王瓊沂州人性和協所歷多憲職不以風裁自著而人稱為長者卒謚恭靖　二月戊辰土魯番速壇滿速兒以三事奏請一款治先任都御史陳九疇罪二款遣人和番三欲歸彼降人牙木蘭兵部言黜夷瀆奏漸不可長請傳諭宜修職貢毋得招誑　甲

午禮部左侍郎湛若水進所輯古文小學　上褒答之　庚子戶部尚書孫交卒交鍾祥縣人志行修潔識量宏遠居官務舉其職無所逶避故所至稱賢其再典戶部承正德末年公私匱乏之餘裁冗食立經制及致仕二十餘年清操著德卓然為海内望云　三月乙巳初開經筵　壬午禮部尚書夏言撰述四郊禮儀疏以上　上覽之褒其愛君守正著集精詳名其書為郊禮通典賜白金襲衣綵段　丙辰　上臨幸大學釋奠先師孔子以大學士李時等分獻遣侍郎周用祭啓聖公禮成　上御奉倫堂祭酒林文俊講慶書益稷篇司業馬汝驥講易履卦賜坐講

畢　上宣諭諸生曰治平之道備在六經諸生宜講求力行以資治化　壬午衍聖公孔聞韶率三氏子孫祭酒林文俊率學官諸生上表謝恩　上賜聞韶以下衣帶文綺有差至重出者不必舉獻賀之禮禮部宜明示天下勿來獻于是尚書汪鋐作詩三章美　上謙冲之德　上褒答焉　四月丙子提督總兵張輗奉勅統兵赴鄖鎮勦寇奏言鄖州一鎮分為四汛雖俱根本藩籬而寇雲一路切近

黃花鎮渤海所天壽山諸陵外蔽虜巢距京師一日而近實為要害而本鎮地廣兵少不敷戰守其潮河川古北口乃殘元歸路廣可千騎方行尤當加備近者三衛乘隙竊發道路益閉萬一句煽北虜擁衆深入即徵調人馬策應恐緩不及事顧及今無事時預飭防禦謹條便宜六事一補缺伍二選丁壯三增墩臺四嚴哨探五併村落六究窩

巢召渠魁諭以禍福衆羅拜泣下璣留寨中信宿飲食寢

處示以不疑盜遂悔悟解散正德初劉瑾用事多引用鄉人恐衆論不服以璽為人果欲引以為重自知府擢太僕寺卿不三歲至户部尚書巍累疏不允自以為瑾所引居常鬱鬱不自得乃日飲酒自廢瑾欲與言輒醉不對瑾誅上亟自劾去既歸里環堵蕭然不蔽風雨緼袍脱粟以耕讀為樂每出入乘蹇驢一僕自隨鄉人慕之多畫繪其像云　五月丁未吏部追叙吴仲通惠河功從處州知府陞湖廣布政司左參政　庚戌行取服闋磨事霍韜復任　丙辰禮部尚書夏言言大雩之祀宜奏雲門之舞雲門者乃帝堯之樂取其雲出天氣雨出地氣也　六月辛巳彗星見于五車芒長五尺餘尾指西南　己亥彗星掃大陵及天大將軍芒長大餘　七月庚午　上以翰林侍從人少詔吏部慱求方正有學術為衆望所歸者充其選于是部臣疏吏部考功司主事唐順之為翰林編修以順之等十人名上詔七人改補如擬三人報罷　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癸酉都御史王廷相因考察差四御史條例六事以聞一御史職在除奸革弊今天下官邪民玩甚矣而御史出巡祇作威福以聳觀聽罔事咨詢以察下情自今該部但有姦弊發覺即置之法以肅風紀一御史職在申冤理枉今權門利害如響富室財賄通神鈍口奪于佞詞

人命輕於酷吏故　多偏濫自今務虚心推鞫但有冤獄弗拘成案即與辨明一御史職在激濁揚清近所奏薦不問人品高下心術真妄第取趨承供張之辦給者以為能至於論劾類以一二質訥少文者塞責其奸貪纍纍以私意掩之自今宜覈實考察舉刺必合公議一御史所奏勘合公文類皆重大事情及官民冤狀其漫無才智者悉廢閣不省而利巧偏私者每遇事干利害即推避稽留以致竟無歸着今須一一勘明銷繳其最後二月付之代者勘報一御史責在清修簡静通者按部所出導從如雲而又多挾屬吏供億不貲自今宜省約騎從禁止迎送屬吏者即以不諳憲體奏請降調　上嘉之　乙丑　皇上第一子生　乙酉以　皇嗣生詔告天下　九月薦西苑新稻于内殿　戊申召禮部考察　皇子命名　本朝皆有勅諭夫方未一歲尚不知事而賜之勅是虚文也不如待其知事然後教之又禮曰父命名之曰倣古人見子之儀特發一二　天語而賜之

名不用降勅至告于　祖廟而後命予亦宜創制以備一代之禮乘法萬世

臣按降之勅諭者是周家永崇弄璋之意重之也

祖制之善也先告於祖而後命之名者是承前啓後之義尊之也　世宗之善也

十月壬申浙江台温寧波等府並海諸縣俱有海賊登岸刼掠官軍禦之惟海門衛指揮楊淮差有斬獲功餘多不利賊勢益熾巡按御史謝蘭以聞　丙子詔逮建昌侯張延齡下刑部獄論死革昌國公張鶴齡發降南京錦衣衛指揮同知帶俸閒住鶴齡延齡皆慈壽皇太后弟　先朝

憑藉寵靈恣肆驕橫正德中日者曹祖有子貴為延齡奴父子不相能祖奏延齡等與子貴陰謀不軌指揮同聽員延齡五百金索之急遂拾曹祖所首事為疏以訐之事下刑部勘鞫得擅買違制田宅及杖殺僧婢司聽事有證其陰謀不軌事歲遠無左驗尚書聶賢等以應議親臣具獄辭讞上　上怒曰延齡罪在十惡其跡甚明宜從重罪第告變人亡無從質證今但以多殺無辜僭擬不法之罪誅之鶴齡同惡相濟姑革其爵聶賢不奉公秉法姑奪俸半年是夜流星如盞大赤色光明照地起自中台東北行至近濁尾跳化為白氣而散四方大小流星縱橫交行至

曉乃息　十一月癸丑大學士翟鑾以守制去位　上所賜銀畜書二緞奏進內府一曰清謹學士二曰純慤輔德十二月丁亥禮部奏今年災異地震八星隕有聲三天鼓鳴一雷震殺人一火災一山東平山衛民家牛生犢身有文前兩足及尾皆成鱗甲中皆毳毛貴州安南衛民家生一男兩頭四手四足奏上報聞禮臣復言類奏災異累朝舊規歷年以來申飭修省今聖德謙沖似蒙採聽而于臣工無所施行將謂　陛下以災異為諱恐非所以克謹天戒也　上報以敢不修省仍戒臣工毋得視為故事

兩朝憲章錄六卷終

兩朝憲章錄卷之七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編述

嘉靖十三年甲午春正月戊戌朔甲寅册立德妃方氏爲皇后甲子總理河道副都御史朱裳會工部郎中鄭秉聰楊廷偉言孫家渡淌可二丈俱出懷遠縣會淮流至鳳陽縣經至泗增經 祖陵夫 皇陵及 壽春王陵東西南三面距河 壽春王陵尤爲迫近屢有淪沒今宜于 祖陵築土隄以遏汎濫 壽春王陵砌石岸以防衝決此係事體重大不敢輕舉至清江浦口正黃淮合流之所二河水漲漫入河口以致淤塞沮壞粮運今宜濬使深廣而又築隄以防水漲築壩以護行舟皆不可緩往時淮水獨流入海而海口又有套流安東上下又有淌河馬邊港以分入海今黃河匯入于海水勢已非其舊而淌河馬邊港及海口諸套俱已淹塞不能速洩下壅上溢梗塞運道宜將淌港次第開濬海口套沙多置龍爪船往來爬滌廣入海之路此所謂殺其下流者也河出魚鼈雖云利潛然未有數十年不變者一旦他徙則徐沛南北必致乾涸宜大濬山東諸泉以匯于汶河築南旺湖堤閘壩以通舊流則徐沛之渠不患乾涸雖他日奪河之口塞亦非所

慮矣從之 二月癸酉兵部以大同亂卒未平又有虜警請差給事中六人兵部司官六人分詣各邊召募勇敢以資軍實報可 兵科都給事中曹汴言邊事孔棘請令迂臣各薦舉將材起都督馬未用之且言團營重務王憲職任本兵勢難兼攝今邊報旁午營務視昔加重請改左都王廷相提督令憲專心部事從之 己丑大同郎中詹荣有機畧密與指揮紀振遊擊戴濂等相與血盟討賊乃陽命軍校士庶狀詣總制劉清源總兵卻永巡撫樊繼祖巡按翟佑爲黃鎮等乞原而陰以荣等謀告紲祖問計所從出謂馬昇楊麟爲叛軍所逼非其心且昇威行城中今勢

處亦思自免誠貸其死令討賊自效即賊可盡盡弟須捐數千金以募死士耳紲祖許諾以其謀告清源清源業已解任故收後功乃檄荣以三千金赴昇會張璽亦遣副總兵梁震乘隙入城主事翟書復備以癸酉德音撤示城內于是宗室官生人等出城迎震書入諭歡聲雷動其夕昇麟遂擒黃鎮等九人斬之次日紲祖輕車赴鎮復斬首惡許章等二十六人餘無所問璽至與藩僚高會自是大定無不室家相慶 閏二月癸卯詹前置酒高會自是大定無不室家相慶 閏二月癸卯詹前江西副使贈禮部尚書訐逵子琓爲國子生 癸丑直隸巡按王朝用言屯田舊例私相賣買者軍民皆發極邊充

軍價業沒官行之已久人心帖服近因清軍御史鮑犂賢奏請止令首正還主價不入官人不治罪遂致姦肆告爭請如舊例從之庚申金星晝見自去歲十一月至是日光耀與日爭明　三月丙申　上出御製祭祀記一卷九十八道諭禮部凡內閣府部寺院翰林春坊及諸衙門各令分給　四月乙巳先是戶科都給事中董懷理言國初軍餉多倚辦于屯鹽今屯田不興其弊有四胡馬克作彊場戒嚴時不能耕也牛種不給力不能耕也丁壯亡徙人無以耕也套為虜有虜反居內田反居外勢不敢耕也管屯者猶按籍征賦計非扣減月糧則照丁賠補無屯之利

有屯之害屯何自而興乎必責令各邊募軍給事中會同撫按親歷邊境相度地形其田可以拓耕其田可以設備或創建衙所或增餘垣墻繪畫貼說具奏其屯丁或因土著或募新軍或從附近設法安置給以牛種暫免徵賦待開墾成熟然後收租安邊足用計無踰此鹽法大壞其難有六開中不時米價騰貴召糴之難也勢豪大家利權專擅報中之難也官司利罰走胥侵索輸納之難也定價太高利不償本取贏之難也下場挨制動以數年守支之難也司鹽者因該餘鹽以致滯鹽四出官鹽壅滯市易之難也司鹽之餘鹽利厚商囤樂從然未以開邊而以解部雖歲入鉅萬何益軍需乎嘗考　祖宗時商人中鹽納價甚輕而龜丁煎鹽工本甚厚今鹽價十倍于前而工本不能十一何以禁私鹽使不行也故欲通鹽法須先處餘鹽而欲處餘鹽必多減正價大抵正鹽賤則私鹽自息私鹽息則正鹽自行宜定正鹽一引價或伍錢或四錢餘鹽一引或一錢五分或一錢不必解赴太倉俱令開邊中納正鹽給以引目下場關支餘鹽給以小票商自收買每正鹽一引許中餘鹽三四引以盡收為度如此則正鹽價輕餽利下商餘鹽收盡又利下國未有商富俱利而國課不充者也得旨限三月內查報

臣按屯鹽利害關於邊儲至正德末而兩法俱壞邊儲告匱久矣往時談者類皆前且無當惟董懷理一疏曲盡事情使司屯司鹽者如其說豈非富強之大計乎而終未見其克復舊制豈狃於因循之過乎可慨已

丙午詔旌表神武左衛舍人訥紳繼妻葉氏貞節葉氏以家貧夫婦相携投通州探親不遇紳病死于道葉氏守死慟哭絕食十有餘日人往來者來而饋之食並拒不受竟死夫傍　五月戊寅內兆先蠶壇兩成進綏　南京戶部尚書進之子志

氣豪邁行誼修潔所著有通鑑前編易書管見太極論道統源流雖未臻要理而篤志好學益振其家聲云　癸巳

上召張孚敬李時入見以黃紙御書　宣宗章皇帝閱輿地圖詩一章白紙御書兼和輿地圖詩一章以示孚敬等次日孚敬等具疏稱謝　上報聞　甲午初禮部左侍郎縉至大同左右隨從悉用大同人宗室軍民迎道訴官軍暴掠按牒且數百縉絕不問叛軍事衆心稍安有闕鉞薛源楊月者為叛卒使虜會事平留虜中至是鉞自虜歸縉執而付之法反側子遂籍籍有流言縉因大集軍民諭以禍福責其怙亂衆誓無有又有請招源月歸者恐留

虜遣禍縉曰此輩悉庸奴何能為中國患是時諸叛卒方挾虜以恐喝內地要中國招之已而聞縉令大沮往往向敎卒訴虜虐已號泣而去百姓知縉足恃凡前罹叛卒害者始麕至陳牒縉徉不應而密以牌授給賑官令陰發實刻期遣卒四捕獲首惡王福勝等有尚欽者曾殺一家三人懼不免夜乃鳴金倡亂無一人應者遂波檛縉出未獲首惡郭經等名畫形懸榜以捕于是鎮城軍民始欣欣鼓舞知不復為註誤累矣縉乃上疏言大同之所以屢變者始由於情罪不明終成于猜疑不解臣于王福勝則設法容檛以正典刑於郭經等則書名畫形榜示檛捕人患其

急而走虜為彊圉矣不知此輩非能使虜去來今若詔之使來貸之則失刑殺之則不信不如聽其自逃而熟其不獲脫者俾其不敢入鎮城斯善矣部覆如議繼又疏編次保甲令其互察奸宄仍立社學令軍民子弟擇師以教作興禮義之風以潛銷非僻之習部以所奏實切於俗要務從之

臣按邊鄙之內叛卒縱橫虜情叵測故軍民苟不得已有從叛卒者有所恥及有喝軍民者苟不得其人以控制之則內外交亂何有紀極大同川原平衍逼近套虜而虜易入寇最難守者前無論已即嘉

靖元年以告糴之故而致衆之譁譟提督欲狥之兵部欲撫之卒從提督時猶情罪易明而猜疑未起也黃縉一至軍民投牒以訟叛卒矣叛卒使虜以危軍民矣使其先問叛卒則從叛者人皆自危將鼓衆以為亂又使誅叛不盡則首亂者各有固志將歲月之淹留未可旦夕底平也縉則始而不准投牒既以安衆人之心終而密授賑官遂以得首從之實首惡者誅之未獲者畫形以捕之使虜者不迫而聽之卒之王福勝授首薛源楊月號泣而軍民奠安昔人所謂處置得宜能服其心也繼又編保甲立社學令奸宄

無所容而軍民漸消其非時而是真得防禦久安之策者其大同之長城乎今寧夏之亂非大同比前有黃河後枕賀蘭其險何如也果勝哮賊智勇兼全其黠何如也鉤引北虜套虜為左右手非薛源楊小為虜所暴虐者其勢何如也中國乃泄泄然曾無如綰之鎮靜如綰之密謀虜以計款我而遽欲撤兵寧不抱杞人之憂乎

六月丁酉總制三邊唐龍奏二月間虜囚吉囊俺荅入犯延綏副總兵梁震等帥師敗之于偏頭關斬首五十三級奪獲甚衆　上嘉諸臣勞勩命賞龍等有差　己亥西苑

河東亭榭成　上親定額名　辛酉南京守備太監李璽等奏南京　太廟災前後殿及東西廡神廚庫俱燬　上曰南京祖宗重地宗廟尤重朕聞災變不勝驚惕諸司有事關修省者各條具以聞　七月丁卯　上以南京廟災是日子刻行告天禮於殿陛畢即詣太廟恭慰神御　先是　上諭內閣曰慰廟之禮有訓必待擇日齋沐乃可舉行此禮之常者今因災而發禮之變也警之人或遇災必奔諸父母所以慰安之矣待正衣冠而後行卿等宜知之　丁丑先是　上諭內閣曰祖宗御容寶訓寶録宜有尊崇之所命內閣同工部諸臣建造南內　上親臨定制

如南京齋宮用磚石圍甃閣上奉　御容閣下藏訓録八月乙未直隸巡按李襸奏風陽連歲旱疫民多亡徙請勅有司查勘荒田招集流民給以牛種嘗勸課之法宜通行天下從之　丙申先是各邊鎮守太監及總兵等官俱有養廉地土已奉旨退還時武定侯郭勛請仍給之大同巡撫龔繼祖言前項地土給民佃種徵租濟邊不得復與從之

直隸巡按李襸言江北之軍有京操而無漕運江南之軍有漕運而無京操獨鳳陽軍衛且運且操勞苦為甚且陵寢高牆皆在其地而又無城池之限其見在巡守者僅二千耳卒然有警誰與禦之請遣鳳陽八衛京操三分之一以備緩急報可　丁未召禮部尚書夏言至平臺令宣示各衙門議南京建廟事宜衆議以南京原有奉先殿其朝夕香火自當合併供奉如常從之　九月丙寅初　上以南京廟災于文華殿後建九五齋恭默室為祭祀齋居之所至是訖工命輔臣以詩紀其事張孚敬李時各上五言詩四章　辛未　上擬建九廟議于太廟南左為三昭廟與　文祖世室而四右為三穆廟　上以世室當隆其制夏言等議

世室前殿視群廟崇四尺有奇寢殿視群寢崇三尺有奇之卯元旦節得請馳驛還山中途上報允　十月辛酉真人邵元

奏魯橋驛驛丞矯抗李員外懸內閣牌徵為其冊人侵侮乞賜懇究　上命錦衣衛逮驛丞及李員外赴京聽問李員外者大學士李時弟耿也元節為不知者而奏之時上章引罪言冊中乃臣婿如皐縣知縣劉永準遣送臣女冊也女痼疾思歸因弟耿之便遂以附之而家人無知輒懸內閣牌臣雖不知臣之罪也　上令安心供職元節徵上疏乞賜臣退伏山林得告鄉毋以小人欺辱之故遂遠命命選風力官齎勅促令就道仍令撫按趣之

臣按李時輔臣也元節術士也李時輔臣之弟部屬之吏也古云鼠鐺尤有耳況時為手足乎元節恃寵

凌人敢于叚劾而于驛丞乎何有以是知左道之人不可輕寵而元節無知乃一至是也終之去其封號而削其屬籍則一時之榮何足恃焉

十一月甲子兵部覆侍郎徐問奏陳武備八事一預畿兵以重聲勢言順天所屬霸州文安等處人多勇悍諳弓馬閒聚為寇宜令有司籍為鄉兵給以器械而時時操習之有警具奏調用無事不得差占二練外兵以為羽翼言山東山西陝西等衛俱為直隸而設德州寧山潼關是也承平既久徒存虛名宜令清查其間逃故者勾補老弱者汰去而以丁壯者分為二班募教師訓練擇人統領三防制

逮官以需調用言保定各衛逮官雖服王化夷性尚存宜令巡撫加意撫恤不必拘以常操而于霜降開操之日試其武藝量加犒賞即有小警不得輒調既以消其携貳之念而又富其敵愾之勇四區屬屯丁以防虜患言宣大陝西各邊近郊荒棄屯地宜查勘種地丁民有城堡頹壞及近處丁少可併者亟為合併修葺五經畧邊關以防黠虜言居庸紫荊等関皆虜所窺伺者乞勅諸臣躬視險隘有傾圮低薄者隨時增繕六鞭策武臣以奠自效言軍職有犯常人監守自盜律該斬絞者俱發邊方立功此例但當行于腹裏地方若宣大陝西有犯不必定發他處俱聽軍

門酌量聲息調遣殺賊有功即與末減屢試不效乃從重治七專責委以杜聚寇言兩京諸省該兵備江防海道等官以弭盜近来趨承撫按營理他務以需遷轉宜令于原設要地駐劄簡練兵勇聯屬保甲以弭盜安民為功不得仍襲舊弊養寇成亂八專內治以杜釁端言兩廣雲貴蠻夷盤據常為爭忿守邊將吏不能撫馴過有小警輒議征勦徃徃賊来得而貽毒于民自今宣威示信一切自治而慎防之如各夷自作不靖在邊則行徼勦之法如貪功幸事擅開邊釁者罪無赦　上允議　丙寅　上諭張孚敬曰九五齋書軸未成精一堂牌

額未懸令東室繪敬一二字及誠意正心四字西取漢文帝止輦受諫唐太宗納魏徵十思疏為屏于是孚敬等恭詣恭默室觀龍馬神龜丹鳳三屏後選勝觀文華殿頒及詩以進　上優詔答之　辛未上在南郊齊宮自製大報歌一章出示大學士張孚敬等命和讀佐戒進之辭孚敬等恭和之留覽　辛未初郭勛以張未故有憾棚一清乃乘霍韜劾奏一清使朱紈宗弟容為飛語流禁中容與一清俱得罪紈宗宥不問白是告訐之風遂熾容被奴告者三郭麒思以傾容主使閻紀令其請奏後從重問報中外大悅而告訐者少衰　癸未侍讀學士廖道南

進九五齋恭默室頌二通因請御製詩文增入廟典從之　甲申輔國將軍成鏸上疏言雲中叛軍之變實貪官酷吏激而成之清仕途誅貪酷疏甚剴切下吏部從奏言今日之弊誠有如成鏸所言者自今撫按考察各屬務自行體訪毋得假手雷同所註考語必鑿鑿據實如某貪必指其通賄科罰之跡某酷必指其非法虐害之刑某賢必著其奉公守法之畧某老疾羸輭不及不謹必書其誤事發政之由庶可得其實矣得旨允行

嘉靖十四年乙未春正月壬戌朔召輔臣張孚敬李時武定侯郭勛尚書汪鋐夏言至文華殿示以御製元旦詩一章命賡之　甲子　上以天降瑞雪諭閣臣暨禮部尚書夏言言以今日欲與卿等一見但蒙天昩時王耳禮部時王賦以獻　上曰卿賦以重君言具見忠愛　壬午　上諭張孚敬曰似不可改文世室須別為名耳言曰古者祖有功宗有德世室稱太宗廟最當其餘群廟不用宗字　上曰群廟何稱孚敬言皆以為當用本廟號他日遞遷更牌額可也時曰不若用昭穆字若曰昭一廟昭二廟昭三廟穆亦如之免遷埋牌額　上以為然欲加一字為昭第一廟復問孚敬言如何二臣謂仍用本廟號為重從之　二月乙亥始分建九廟改建世廟遣武定侯郭勛行祭告禮奉安祧廟神主于奉先殿　丁未直隸擬學方一桂請禁革冤服之非制者　上嘉其言詔出榜曉諭但有犯禁并製造者即執送法司問罪　己酉編修唐順之請回籍養病　上曰順之方改史職又屬校對訓錄何輒以疾請令以原職致仕永不起用　庚戌禮部以大行莊肅皇后謚為請　上命會議孚敬以為宜用二字四字夏言李時以為累朝事例今日相以莊肅作配武宗似應體貌稱以為累朝事例今日所當遵　上不悅以事姑無如事毋之理再議遂用六字

孝靜莊肅惠安敎皇后
阨　拔　武宗君臨十有五年而　莊肅皇后與之毋
議天下今其薨也遵累朝之例為一體之規如王肖
相罷論所議是矣即如孚敬繼統不繼嗣則大統皇
后獨可議減乎二字與六字皆在皇后之下只
可減則皇后亦當別乎孚敬知逢　世廟而忘　武
宗似不可以為訓也觀　世宗他日之言曰即用十
二字何害乃至于禮部爭辨則　世宗固已心非之
三月丁卯　上日講畢召輔臣張孚敬李時見于文華殿
西室因言今年選庶吉士只用一人教習時曰此須重看

德行者不必專重文學　上曰有德行者方可為人師範
文章是末藝耳時因薦學士蔡昂　上問前顧問教習
如何曰老成停當　上復言六部也須得人而吏部都察
院尤為緊要因博議詔臣謂王廷相好梁材甚正再賢尤
能秦金覺已衰矣復言汪鋐事無定見非考察未免虧人
孚敬曰鋐近在部時與霍韜爭辯　上曰鋐終達事宜若
論作尚書部事須盡壞耳時因請舉先朝午朝之典　上
曰先朝仍有晚朝之儀孚敬曰午朝驟難復不若時嘗宣
召大臣于文華殿質問政事時曰不但質問政事亦可知
人賢否　皇上天資英明臣下有一言欺蔽無不覺者臣
爭亦在廁侍班　上曰也若科道官侍候迓試後舉行
臣按唐古士之選為儲輔計也使教習者陛以文辭
為重則所得必非厚重之器午晚朝之設為諮訪計
也使侍班者徒以大臣為能則所議必多遺亡之失
我　世宗以德行者可以為師範而於科道官亦欲
同侍其見遠矣昔成周輔相左右前後要皆正人而
問其為職則惟德義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奏事有
失輒諫意正相同蓋有得于古帝王之懿訓乎
丁丑　上以杞天重器始成召輔臣同赴重華殿瞻看命
各為賦以紀之曰奉制紀樂賦　上親灑宸翰作紀樂同

述詩一章序一篇鋟梓請命名刊布　上欽定為御作詩
武定侯郭勛史部尚書汪鋐數以事相左逐成隙上疏相
攻　上手諭勛褒其祇慎勉其協恭以稱簡任於鋐則責
其動有紛擾甚負委任仍以自今宜親君子遠小人勿效
前為戒之　辛巳大學士張孚敬以疾給假　上曰孚敬
欲求靜養非盡屏諸事其何能靜養時曰此未疾也刻日
可愈　上曰孚敬閭中事大鄉與爭否時曰機務至重臣
豈敢不爭弟孚敬至則一時難之比委曲講究卒亦未嘗
不從　上曰昔杜一清彼性是如此且如莊肅皇后益
號即用十二字何害乃至於禮部爭辯時曰孚敬亦止以

弟嫂與于毋不同亦是忠愛　上曰忠愛固然不無執拗耳且彼不愛惜人才所以多殺茲內閣缺人朕欲取舊老費宏来與卿相處如何時遜謝稱善又問太倉積貯時曰聞頗充羨由革冗員多也　上曰此是即位詔書所革乃楊迓和之績不可泯者迓和殊有才第作補弼器耳　甲申寧夏鎮巡張文魁等奏虜因吉囊餘酋等糾集大衆于河西花馬池等處住牧意畧入寇本鎮與武營併延綏乾溝一帶邊墻俱應修築第該鎮官軍勞憊已甚不任興修乞照楊一清議量起內郡民夫克役及發帑銀濟用更調鄰鎮兵馬併力備禦報可　四月辛卯張孚敬以疾在告

上遣中官齎藥餌及手札諭之曰昨卿時具言卿病若狀朕惟近古之君有剪鬚療大臣疾者朕居常合藥數味自飲輒効茲為卿擇清心寧神驅火保肺者為一服以地得愈庶慰朕念亦見朕意　乙未初薦新麥于內殿賜百官麥餅張孚敬奏時奏曰四月八日例賜百官不落夾者相沿佛氏之說于禮無據及考月令是月薦麥寢廟蓋重五穀之先以薦新也茲蒙　聖諭仰見　皇上擴經拆禮不囿故習得先王遺意可垂萬世請着為令　上許之先壬辰　上親策貢士於奉天殿至丙申錫貢士韓應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日讀卷畢降　聖諭曰其止一卷正合題意夫周道善而備朕所取法其上三卷說仁基之禮成之亦甚得其意其上四卷論仁敬夫敬而能仁可以保治矣其上二卷泛而濫于行其下二卷却譫雖與題不合然言及時事故朕取之可二甲首是科所得孫陞趙貞吉敖銑馬從謙薛應旂劉繪王維楨曹亨

臣按史臣謂自有制科以來朝廷策士未有親承聖問躬自披閱如是舉者夫制科之策乃臣子見君第一義是先資自獻以成其信者往時皆出于廷臣所評然不若　聖明親問親閱可以裨啟沃而廣設施世廟經筵日講義理漸熟政體漸熟故評品各得其當吁學之有係於君也大矣

乙亥遼東巡按魯銑按部聞遼陽軍變亟行副總兵李鑑捐俸安撫凡衆所不便者悉罷之命將吏督諸軍操守如故于是亂軍稍稍就約束城門始開遊擊高太恩自投于獄銑遂按遼陽分部將上書城守九門非時巡警懲其飲酒譁宣者遂參都指揮劉尚德逢迎呂經失撫字狀而為亂軍乞原都察院以繼議欠當欲求為首者以正其罪兵部終以銑議為是請即懸榜安諭操備如故其開端數人聽巡按查實逮問　上從部議　丙午遼東巡撫呂經疑得報還入廣寧治裝不都指揮袁璘素詘事經擬扣諸軍月

糧草料為飾裝其幃卒千人繞
知繫獄張孝皃忿經過却出獄率衆持挺排院門而入執
經數其罪同媽婦桎梏之凡
署及儒學俱燼取經窗扉俾至復繫于獄遂管粮即中
李欽昊及鎮守太監王純具奏侍郎黃宗明言前者遼陽
之變固生于有激今重復若後皆已改正矣乃置然而起
誰復激之此于法不宜復寬貸請令新巡撫韓邦奇嚴兵
壁境取其首惡兵部請遣官逮經及有罪者下御史逮問
止邦奇毋行是時撫順指揮劉雄因掊克斂怨亦為部卒
王經等所囚衆脅指揮童袞等以激變聞急命銳發精擇胡

承恩代雄衆軍操守如故庚戌改遷功臣姚閬孝陴位
于大隆善寺祀典仍舊癸亥增設七廟樂官樂舞生
致仕都察院右都御史邵昊卒昊寧夏人為御史時忤逆
瑾降真定府推官瑾敗陞四川僉事督兵勦藍廖等賊于
大垣山以功累遷四川巡撫達賊犯松潘昊擊走之加俸
一級又以討平蠻普法惡及松潘番端竹白等功陞右
都御史蔭一子錦衣百戶後坐天全土官高繼恩與民爭
地讐殺事御史黎龍劾昊逮京下獄令上登極釋獄復
職當時名臣如楊一清胡世寧本朝承勛皆薦其可當大任
而不為新貴用事者所喜故未盡云卒賜祭葬如

例　甲子先是戶科都給事中
御史馬卿周金各議餘鹽裁革不收買為便解價不如開邊為益煎
商買為便解價不如開邊為益煎
餘鹽不可過額引目不可增刷鹽銀不宜解邊于是戶部
覆言朝廷設立鹽課正引各有常規餘鹽原無定額過私
敗以通官鹽乃祖宗立法之正假額課以湯餘鹽寔今日
救弊之宜欲革餘鹽則商竈俱困而私販必至于盛行倍
收餘鹽則旱涝難齊而邊引不免於壅滯夾帶餘鹽律有
明禁增刷引目則于祖制有違中鹽自有引目別立票照

則與引目相背官為收鬻不若聽商收買簡易可行若更
盍數開邊切恐天時人事不同將來難然議入從之癸
門錦衣官校逮吕經者至廣寧諸軍擬駕帖非謄黃是詐
為以脫經復躁亂擁經併官校悉置廣寧獄總鎮等官論
以禍福乃出官校越二日巡按御史銑遣人宣示諸軍始出
經付官校行于是銑乃劾諸軍及總鎮等官疏下兵部議
侍郎林庭棉請親詣廣寧訪捕報可　六月庚子太常寺
卿劉龍請設特鍾特磬以為樂節宮縣以倫古制候元氣
以備鍾律禮部以特鍾特磬所謂金聲玉振也誠宜時設
至宮縣古制廟廷未便不得再更惟候元氣則為作樂之
本請築室圜丘外垣隙地選天文生知晷候者往相其處

待有次第委官考驗從之　癸丑啓祥宮成侍講學士劉
道南撰頌以獻　上優詔答之　七月辛酉欽仕户部尚
書李瀚卒瀚心水人以風裁自持不畏強禦所至以嚴正
見憚然持法平恕人亦無怨言卒贈太子少保　己卯御
史曾翀戴銑論劾南京兵部尚書唐龍刑部尚書聞賢户
部左侍郎張雲刑部左侍郎陳璚工部右侍郎井為霖大
理寺卿王綎國子監祭酒吳惠南京太常寺卿洗光井爾
巡撫趙載各不職狀詔覆議稱龍等皆舊臣無大過宜留
用　上覽之不悦召大學士李時諭之曰年来言路不開
外庭咸歸罪于張孚敬殊不知科道官陳奏大段多私今

召歸令掌詹事府雖賢何如時曰無過　上曰賢老矣與
陳璋洗光俱覺衰耄宜令致仕再賢宜令自陳以全體貌
　上又問王綎何如時曰清介第過執　上曰過執則幹
事不通昔任湖廣朕自遥知之蓋亦何瑭趙宋之流留
之無用時曰恐公議未允　上曰如此則外調之　上從
諭及張雲謂誠慈毋為我忤謂有林趙載謂無過　上曰此
三人悉留用之　上又曰吳惠雖無華國之文然亦不甚

自懼不免合謀脅衆為亂俟迅掃至開城門要赦恩及給
賞如大同例　上按曾銑密刺首惡名潛授方畧遂陽令詐
總兵李鑑等廣寧令僧御幕承恩等撫順令僧禦胡承恩
等刻期擒捕于是劍兒蠻兒及王經等同日被獲銑因具
奏言遼東之事其始也因激而倡亂雖無素謀其既也負
罪而逞兇漸成不軌大法不可假情不可縱往者陝西兵
變未幾而大同效尤說者曰大同之變所以處陝西之變
者啓之也大同後發將士巡撫未幾而又殺總兵訖者曰
李瑾之變所以處稱文錦之變啓之也蓋小醜習于耳目
自謂變再命臣賊殺主帥不過如此我軍何忌焉今宣

議欽差大臣殿實悉從重究毋事姑息則義行而仁益篤矣詔如銊議謂銊設策弭亂忠蓋可嘉倖有京鈇誅耶

乙酉吏科給事中楊僎言華除之變若鐵鉉張昺陳迪齊泰卓敬胡子昭景清練子寧黃子澄方孝孺均能以義自裁宜各追贈錄其子孫夏言以齊泰黃子澄誤國有罪之人僎不識忌諱寔難准議　上責僎姑宥之

臣按放之頑民周之忠臣也齊泰黃子澄忠于建文以死自誓氣節貫日月蓋耿耿不磨者迄今百有餘年正當追魂錄後如楊僎所疏者迺夏言以為不識忠讀而且目為誤國有罪此為誤國誰為愛國此為

有罪誰為無罪不惟無以表幽魂而且無以激後世宜後之不得其死也使如言所議則　成祖嘗言黃子澄若在吾當用之豈有欲用于　成祖之時而顧忌于　世宗之日者耶人以言為知禮臣以言為忠

八月庚寅　上召大學士費宏至文華殿右室賜銀幣書諭以盡心供職有聞入告賜白金五十兩大紅紗麒衣一襲

丙申　上初諭禮部尚書夏言以朕宮左右小殿東貯晁弁西貯書史欲懸以牌御名來聞言恭擬左曰端凝右曰懋勤　上覽而悅之曰卿所擬取端晁凝旒懋學勤政意義甚善賜以金帛

庚子　先是貴州鄉試附

南四十名貴州二十五名　乙未　上御無逸殿東室召贊宏李時至曰今日閒暇朕出遊召卿等來葵幾君臣同遊之意因命出觀東壁書無逸篇北壁則　皇考所作農家忙詩　上跋其後述王業以農功為重函風亭東壁書七月詩北壁則　上所咏豳風篇長句東西小亭二碑　上自製文述創業艱迪之故而自儆尤切　上曰朕志在恤民即今工作亦非得已如四郊七廟奉天奉祖兩宮等皆當營建過此即無事矣宏曰三邊今缺總制臣敢薦一人　上問為誰曰姚鎖往在延綏甚得士心時巳鎖慶陽

廣亦是後來王守仁却未是　上曰守仁徒虛名耳遂陞鎖兵部尚書仍兼前官時曰遼東頃用馬永甚好宏曰聞家丁三百餘人皆善騎射甚驍勇　上曰將須文武兼資不專在勇時曰然遼東初定須用有才智者如永甚好

上又言西海水神祭于道側非禮令宏等相比閣口詼祠宏曰　上無時不欲與克舜同及但敬者聖學始終之要朕猶未盡宏曰此不自滿假即克舜之心也宏因勸　上保養聖躬

又諭恤民在用賢宏曰聞　上昔與李時夏言評品群臣甚當　上曰朕在內僅得其似耳卿等有見不可不盡

簡用或未當仍須執奏睛曰頃冗官至京衆朝欲幸　上
任者稽至治可成　上曰舊臣止鄉及宏任時筆謝裹朽
不足以副眷用　上命賜酒飯出送起鎖三道總計九
月已未罷吏部尚書汪鋐下給事中孫應奎御史曹達等各一級調外任用
詔栲訊降給事中孫應奎御史曹達等各一級調外任用
先是宗鎧應奎交章論鋐姦邪誤國擅立威福乞賜顯斥
鋐上章自理　上慰留之咻達相繼復劾之不聽　上召
費宏李時諭曰鋐九卿之長被論如此何顏復立朝班二
臣以大工未完請留之　上曰鋐邪佞詭隨留之無益第
言者不已而鋐又不肯自陳如國體何二臣遂以　上意
兩朝憲章錄卷四十二　卷首　光州李先書勘　十
諷鋐鋐始引疾賜還乃出曾咻等疏責諸臣迭狀降級有
差　十月辛卯南京禮部尚書湛若水奉命祭告　祖陵
因獻　祖陵須十章詔留覽　壬辰錄平遼陽廣寧功陞
巡按曾銑為大理寺右寺丞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餘
賞有差　戊申少師費宏卒詔贈太保謚文憲宏鉛山人
當正德中入內閣與東陽楊廷和梁政時四方群盜充斥
以次削平寇漸請復護衛特錢寧為內援略遺狼籍宏策
其必叛執勿與漸深憾之以計傾焉宏遂去　上即位首
詔召宏進少保入閣修翊戴功加伯爵蔭一子錦衣衛指
揮懇疏辭免時水旱相仍宏條陳宽荒十事　上嘉納
之又請蠲逋負減太僕馬價十五以輕貢之羨給漕運
安太同叛軍皆宏謀也　上嘗製袞冕以及宏任時筆謝裹朽
和　上自序其端名曰啓泰同德詩題其端為內閣掌參
機政輔導首臣其見任如此丁亥以疾去改贈孚敬歸起
宏于家卒至見便殿　上親勞之賜酒面書一文曰舊輔元
臣時時燕見密議奏對皆稱旨無何卒　上痛悼輟朝卹
典之厚諸大臣莫得比焉宏恭慎謙抑明習國家故事能
持重得大體故三入政府以功名始終云　庚辰以科道
缺人疏請行取內外考選得旨以給事中御史乃朝廷耳
目之官遍年所選多浮薄新進之士輕率妄言有乖政體
兩朝憲章錄卷四十二　卷末　光州李先書勘　十一
今次務求醇篤老成諳事體者
臣按耳目之官凡朝政得失生靈利病皆得指陳論
愈所謂言行道亦行者彼浮薄之士喜紛更可刻之
政新進之徒無慙聞廣覽之知國家其何賴焉我
世廟欲以醇篤老成諳練事體者充之醇篤則存心
忠厚老成則持重不苟緒練則機宜周密使朝廷養
和平之福而享奠安之慶者必斯人也旨哉言乎
十一月庚辰孔子之後在衢州者曰彥縉正德中世襲翰
林博士在儀封者曰承寅緣彥縉例詔授學正奉祀　十
三月戊子河南巡撫簡霄上言田既丈量則貧民有糧無

地者得以免賠償之苦而富民有地無粮者難以逃欺隱之私宜熟議其便除未經丈量者照舊徵派外丈量已定悉從新制中間若有富民增粮過多屢行懇告者委官查勘處豁或將欺隱田地丈量均派或將戒喻等則量與增加或將輕減錢粮量移抵補務使貧富適均不至偏累庶部覆議從之請通行天下但有詭寄兼并者告發改正不許一槩丈量致生紛擾

兩朝憲章録七卷終

兩朝憲章録卷之八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編述

嘉靖十五年丙申春正月丁巳朔丁卯初鑄審録關防十五顆給恤刑官丙子三邊總制唐龍言先年虜囚吉囊等擁衆十萬突犯榆林臣調兵禦之虜屢遣挫衄乃別遣五萬騎由野馬川渡河徑入西海襲破亦不剌營收其部落大半惟卜兒孩所領餘衆脫走此以夷攻夷中國之利也故今虜警稍息遁人云虜舉餘衆西掠四川松潘等處切恐得利而歸勢將復熾兒層夷帖木哥華課等或為其積威所劫與之連合勾引套虜作牧則河泉張掖之間未可安枕積新鋭之人其勢必然未雨徹桑為力則易乞勅其肅守臣積芻粮閱兵馬立重賞募勇敢令人分番海上察探進兵之路與住牧之所戒諭屬夷勿與通謀構之為間諜布之為聲援伺虜間隙為兵進止則河西腹心之疾庶其可已從之 戊寅三邊總制唐龍奏兵部尚書華職開住彭澤孝友廉直卓有行誼當正德時劉賊劉三趙風子等潴聚河南劉七等流劫山東虜風子等互擾川漢擁衆多至十餘萬俱賴澤未後討平後引疾乞休為憲十訂奏夷情誣澤開住事已勘明未蒙昭雪茲已物故五年墳墓荒落所遺三妾衣食不給恐非所以酬功勸善也詔復

生前官秩優加卹典以作忠士忠臣之氣　二月乙巳檢
史張景陳奏巡撫事宜言各邊巡撫勑內有防禦虜寇修
理城池整飭軍馬區處糧餉謹關防明賞罰等事請令每
年之終以行過事蹟造冊繳報有功陞賞廢弛參劾從之
三月戊午夜客星見于天棓星楼　上諭李時曰今紫微
垣有客星不知主何事應時對曰古人謂天道遠人道邇
事應之說起于漢京房然未必一一皆合只在人君修德
以應之景公一發善言熒惑退舍況　皇上修德之所感
格乎　上嘉納之　辛酉是時歲貢例嚴自十一年至十
四年天下缺貢至一千一百九十餘處禮部言自後惟于
食糧年深者起送二人正貢不堪許以陪貢充之不必會
同巡按二司官亦不許槩舉通考以啓夤緣倖進之路凡
前缺貢地方依例考補起貢庶事體歸一而人才亦各得
所得旨允行　壬戌詔加致一真人邵元節道號四字製
文官正二品朝祭服併玉帶賜之　丙寅　上御文華殿
開講致仕南京工部尚書崔文奎卒贈太子少保謚康
簡　壬申兵部以　聖駕詣陵條上扈蹕防守事宜　丁
丑　上駐天壽山行殿召朝臣面諭曰適過沙河一帶
居民鮮火田地荒落　七陵在此要人守護卿等如何處
之時曰昔立濯鱼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為南昌平為

北分劍州保定為東西各屯兵一萬以護京師今若于昌平添設一總兵南護京師北護陵寢增設軍馬自然軍民稠密　上曰卿等可勘議以聞　四月　上以展謁七陵還遣成國公朱鳳祭孝陵英國公張溶祭顯陵　己丑祭酒呂柟進恭和　聖製詩一章賦一篇曲十首　上留覽　甲午詔起原任户部尚書許讚為吏部尚書　丙申行大祫禮于太廟　癸卯　駕發京師次沙河行宮　乙巳上駐蹕天壽山　辛亥　上親詣長陵獻陵景陵閱視
語郭勛等曰景陵規制獨小又多損壞其於我　宣宗皇帝功德之大殊為弗稱當重建宮殿增崇基構以隆追報

臣按　宣宗在位真守成令主也優禮大臣撫綏黎庶其文辭之工則閑飾典章繪諄詩賦其威武之義
庶其文辭之工則閑飾典章繪諄詩賦其威武之義則廓清黠虜擒服亮親謨之宣帝唐之宣宗有不能彷彿其萬一者而陵寢獨不稱其功德是必生時于營建築務愛惜財力如文帝治霸陵令用瓦器之類故若此其卑狹而且易于損壞耳此正見其為仁聖也然自以為不稱者我　世宗重建而增崇之表揚功烈蓋孝思懇至矣
癸丑　駕還京　五月乙卯朔　上諭李時曰端午節獻

奉兩宮嘗節昨有慈諭罷免朕以宴樂一節不可少不可過少則不見交誼之情多則有傷玩樂之好若夫君臣一嘗足寓交泰之意卿其與勗一計之矣言上歸言有周盛時君歌鹿鳴臣歌天保先儒謂兼和在成周宇宙間千是撰儀注以上一奏　聖喜慶賀之舞二奏宣江翻翔之舞三奏群仙朝聖之舞　丁巳　上諭內閣朕已安可將

皇祖御製文集累朝文集及五經四書二十一史性理大全聖學心法令各謄寫一部藏貯不必開館再幸天壽山面諭重修宋史　戊午詔求紅黃玉　上曰爾等多方訪求務求必得以稱朕禮神之意　己未端陽節賜百官

宴于奉天殿宴畢　上幸西苑預命郭勛李時夏言侯于崇智殿遣中使賜文虎花綵百索牙扇等物勛等致詞謝　上曰今日之宴一以賞節一以酬前日山中之勞至水次　上遊龍舟召勛等各登舟給酒饌命臣舟近龍舟行自蕉園迤邐至澄碧亭登岸復宴于無逸殿各稱觴上壽盡歡而罷　乙丑禁中大善佛殿內有金銀佛像并金銀函貯佛骨佛頭佛牙等物　上既勅廷臣議撤佛殿即其地建　皇太后宮夏言請勅有司以佛骨等歷之中野以杜憑冥之惑　上曰朕恩斗物智曰邪穢必不欲觀愚曰奇異必欲尊奉今雖埋之將來豈無竊發以惑民者可議所以永除之部議請投之于火　上從之乃焚于通衢

辛未　上謁陵還召李時夏言等于行宮諭以嘉靖規制宜遜避祖陵節省財力至是言等請舉行其說　上欲親往決之　甲戌貴州都勻夷酋王阿向世據凱口圍爰為不靖巡撫陳克宅平之　上嘉其功陞賞有差　六月乙未陝西總制劉天和奏平慶鎮鞏之間乃虜出入要道宜增築堡寨倍使高厚歸併小堡編立保甲擇有力一人者為之長多備矢石遠設斥堠烽火廣警一傳即收斂人畜各自為守有能控險劫營斬獲首虜者與軍士同賞所獲

牛馬因以與之巡撫歲一閱視如堡寨堅完虜無所掠則受賞不然則受罰疏上詔一舉行　七月庚申郭勛陳言三事一請譜卒許賤貨物以通下情二請餘鹽盡入塞下以實邊儲三請復設礦課以助工費戶部覆漕舟貨物令甲不許過四十斤之外今宜以此為率勿令越限山東河南順天等處原有礦場可採取者下撫按設法採辦輸委工部以助營建之費工畢停止至餘鹽之議宜特遣才望大臣親詣兩淮清理從之　戊寅皇史宬成專藏訓錄其列聖御容別修飾景神殿以奉　八月辛丑陝西總制劉天和奏陳西邊事宜一謂當用故尚書秦紘改造隻輛小

車昔　孝廟賜名全勝車其制甚便可以擺列邊墻以遏虜入可以攔阨險要以要虜歸二用神臂強弩可及三百步復準漢耿恭之法矢鏃開四尖又傅以射虎箭藥人馬中之無不立斃三修築邊墻挑穹壕墩以制虜入總之三後並興不過費銀二十餘萬兩目前之費不多而將來之益甚大至興武營南有鐵柱泉者方可百步虜每來必至此飲馬居數日而後入及其驅掠而歸亦至此飲馬數日而後出臨泉處故有一小堡請增築高大包其泉于中以兵百人令一校攔守其地堡外空地極多令堡軍開墾旁石溝有蓋池即令堡軍採食使虜數百里無飲馬之地則其勢自不能深入矣從之　丙午先是虜囚吉囊率衆十

萬屯牧賀蘭山後已而分遣其衆入寇涼州副總兵王輔等率衆八百騎分三哨逐之至塞外孤山墩再與虜接戰戮酋長一人奪其寶纛斬首五十七級獲馬一百四十匹已而虜復入莊浪境總兵劉天和左都御史以聖書褒諭仍賞銀幣餘各陞賞有差　九月辛未　駕至天壽山時　上方有事山陵而宣府警報日至兵部請遣防禦從之　丁丑還京　戊寅御史余光上所撰二京賦詔付史館　十月戊子　皇第二子生　庚寅京師及永平保定諸處所屬州縣俱地震有聲如雷　辛卯　上躬祭南郊以誕生　皇子告　上以地震諭禮部以朕懼上天宜即行修省自今日始青衣黑帶靜處三日露告于天賀喜事其已之夏言奏　聖嗣誕生天下大本所係臣民胥慶茲遭以修省免賀不惟無以紓臣子慶幸之情至於所以重國本答天眷亦若有未盡者請俯順人情仍于修省之後御門受賀則仰畏天監丕承天休並行而不悖矣　上乃許之　乙未　上御門受百官朝賀　戊戌初張延齡下獄刑部主事沈樁以戚疏故不令入重獄後代者遂龍其故脫其桎梏益寬假之延齡在獄嘗書聖學心法一幅題君道不明賞罰干其端為儉人劉東山援延齡前事并誣主事羅鳳臣　上怒令備查先後提牢官吏執付錦衣拷訊尚書周龍上章引罪　上令戴罪審處詔下都察院從重擬罪都御史王廷相議延齡忿望當比子罵父者律仍前候斬主事沈樁等二十四人俱贖杖　己亥更定世廟名為　獻皇帝廟　庚戌

上親告長陵　辛亥　上詣裕陵茂陵行慰告禮　十一月禮部兵部言安南干　高皇帝時陳氏首納款永樂時其主曰熞為賊酋黎季犛所篡　太宗興師討之求陳

氏裔不得乃郡縣其地後有興利者詐稱為陳氏後請改為國　宣宗許之乃今墓主奪國職貢不修宜興問罪師　上曰仍會議征討事宜以聞　乙亥增飾大廟營建太宗廟昭穆群廟獻皇帝廟工成　辛巳冬至節　上大祀天於圜丘　十二月郭勛丹疏言採礦無損于民有益于國前州西有瀑水礦洞居人嘗竊發之獲利無算乞遣內官及錦衣官一員奉勅往督僉家業殷實者為礦甲熟知礦脉者為礦夫所獲礦銀三分為官課五分充顧辦費二分歸之甲夫人等用酬其勞則彼此皆畢力于礦而所獲百倍矣戶部言前已責成撫按不必別有推委議下撫

按行

臣按漢魏以來始有銀礦之說始設採銀之官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所失宋人蓋已慮之矣至於我　明坑冶之利不及前之一二匪徒不得其利而往往又罹其害取之而歲課不足則地方之賠補者難繼取之而鋪銖有遺則貪婪之乾起者無算昔宋太祖曰未能損金於山忍奪民之利太宗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共之彼朝廷愛民如此下撫按委輸矣而此復欲勛者先以助工為言已下撫按委輸矣而此復欲內官錦衣胡不為然朝廷愛生靈乎我　祖嚴于封守

壬辰奉安　太宗神主于太宗廟別聖神主于昭穆　癸巳奉安　獻皇帝神主於獻皇帝廟　丙午　上命皇子名曰載壑親告于　皇祖皇考　丁未廿肅恐擾趙載條陳邊事一言套虜詰襲侵犯邊境止有併吞小王子之心宜勿本兵會議戰守防禦之策二言土魯番素恃互刺為逋負今聞與兀剌有隙若乘間招之必當效順可以坐制土魯番使不敢叛三言土魯番撫之太過信之太深令彼志益驕恣今宜俟其犯順之日即戮其使人奸黠者其餘遷之兩廣即彼悔罪止許通貢不得輒還其使四言諸屬

羌人皆我屬番宜悉數置之應襲者保送承襲畏服者量授一官使其傾心向化為我藩籬五言邊功陞賞宜限一年內勘明具奏六言遇賊敗戰必有傷損輒坐謫戍之律以故人求自全遇賊輒遁宜申明定例以改戰為功不戰為罪凡殺虜以上若干名軍若干以下降級令勘官易于遵守七言邊濠墩堡頹圮宜行修濬原無濠墩宜行創築疏上兵部以制馭套虜撫處飛狐誅遷夷使三事不總督議奏餘如議行　戊申以上冊宮徽號祭告郊廟社稷　閏十二月壬子戶部左侍郎周開上疏諫伐安南言不可者有

兵部以為忠謀得旨俾所遣錦衣官勘奏更議之　甲寅

廢后張氏薨　癸亥恭上兩宮徽號曰　昭聖慈壽皇太后　章聖貞壽皇太后　庚午禮部左侍郎黃宗明等
明鄞縣人初張桂以議禮得幸待其氣燄更相牽引乃宗明初與張桂意合無比周迹故張桂既去人亦無訾之者
辛未吏部尚書許讚至京　上命即日付任視事讚疏
謝曰臣當恪守成規仰遵明詔疏銓選以決壅蔽之弊公
薦舉以復久任之法停中外無故改調之途抑近年奔競
濫陞之習甄酌年資均平勞逸以期報塞萬一　上嘉其
忠悃　致仕吏部尚書汪鋐卒鋐黎源人以太學生事
寇時奸賊性傾狡善以智陰陽人主　上亦頗厭之語輔

臣曰汪鋐邪佞詭隨其去留不足為有無也鋐不得已乃
致仕　甲戌加授致一真人邵元節為禮部尚書　以禱
祠　皇嗣誕生故也
嘉靖十六年丁酉春正月辛巳朔　戊子徽王厚燇得白
鬼撰頌以獻禮部尚書言當獻九廟兩宮以承靈貺仍聽
群臣上表稱賀　上不許
翔鸞請令有司收養窮民及發太倉銀平糴以恤濟之
鈐山選作送火之則分外求討潛貿禁物誠有如趙
載所言者茲欲譯審舊長令其改正仍以漢人與通
其事則所以正體統而絕引誘者大而審矣載下
緝事等官嚴捕治之　庚子禮部請冊立東宮　上曰卿
等具悉忠愛可少待之　以太廣出遊詔舉四大同
遼東游兵仍令此後非有重大邊情不得輕調　壬寅
部覆耳庸巡撫趙載所議二事一言西域土魯番等各國
稱王者一百五十餘皆非本朝封彝又劾邵此鈐卒原非
入貢番夷蓋西域賈胡詭立名也不過徼索于耳令宜擇
審舊長使臣名數定為限制凡冒濫稱王者責令改正遞
例入貢者以禮阻回每國分等第每十人許二人赴京餘
留在邊聽賞一言外夷通事皆以色目人為之往往視彼
為親視我為疎在京則教其分外求討伴回則令其潛貿
禁物且諸夷之中回夷最黠其通事宜以漢人為之毋令
回朝憲章錄　卷之八十　老州羅燦勘　十一　金
交通以生夷心詔如議
巡按雲南王外夷事中國之禮而寄象狄鞮中國
所以通四夷之情若稱王不由本朝則紊體下移而
通事皆取色目則引誘最生若土酋有能效順者在火州西
百里成化時侵陷哈密與中國通貢叛服不常乃遷
自稱王至百五十餘漸不可長矣通事等官入朝引
於邊計者哉

癸卯　皇第三子生　二月壬子安南國世孫昺寧差陪
臣鄭惟懃等赴京奏稱貢使不通由莫登庸不軌道路
梗塞乞興問罪之師　上差官勘覆以待區處　戊寅先是
上躬詣長陵致祭宮使傳稱　皇第四子生　上御製
嘉喜歌頒示扈從大臣各賡和以進　三月甲申還京
壬辰命塞天壽山東西通黃花鎮路口　丙午駕發京師
視金山建造行宮　四月癸丑還京　庚申議征討安南
言莫登庸十大罪即命將出師征討兵部左侍郎潘珍上
疏以為宜移檄交南聲其篡逆之罪必殺不赦其餘脅
從許其歸順仍徵黎寧假以敕敎賊之權令督所部兵馬候

大兵入境併力進討　上以武
己卯朔　上命　皇第三子名載型第四子名載圳、丁
亥起復右都御史毛伯溫到京　上命即日之任候征討
安南之命伯溫條陳六事一曰正名二曰用兵三曰用人
四曰理財五曰明賞罰六曰一事體　上曰覽卿奏具見
經畧俱依擬行　戊戌雷震謹身殿鴟吻
史榮喬以毀迂被災條陳三事一禁奸弊以節工役如沙
河行宮該部原議用銀七百餘兩頼　皇上洞察始改二
百餘兩則他可知矣二重邊防以銷隱患請遣才望大
臣一行遍一則簡閱強弱耗減作何振揚一則調度糧餉

儲積作何議處以便條奏施行三去匪人以重大任如治
書嚴嵩林庭㭎張璧張雲此四人者不職之尤宜速
黜以盡應天之實　上嘉納之　壬戌戶科給事中胡汝
霖上言大臣被論列者惶恐待罪其是非付之廷議用舍
聽之上裁尚書嚴嵩秉政既彰招致論列乃輒具奏自明
此皆鄙夫文過臣愚謂奏辯之風不息則無以存大臣之
體廉耻之節不立則無以勵小臣之行誼志趣日下往而
不返則　陛下誰與共成盛治哉得旨今後大臣被論者
宜省己勿得強辯　癸亥刑科都給事中田濡陳海災三
事一在外監司守令多以深刻為能罪及無辜感召災異
乞以酷刑律治之一往者章恩多赦猶馬錄楊煥至元正
劉濟豐熙邵經邦呂經馮恩乃練謫籍乞賜矜宥一奏訐
成風甚至誣指宮禁持脅官司請發遣如例得旨錄等不
准宥餘如議行　甲子前京吏部右侍郎林文俊卒　上
以文俊有編摩講讀之勞特諡文修　司業董承敘言博
士助教等官職專教士其學識醇正訓迪勤懇者先年率
假以翰林檢討職銜仍管教士比来遷轉不一自今給由
到部若有志耑恬澹學稱師模者仍令再歷九年加以清
榻庶教有專功而才無枉用從之　丙子新作養心殿成
七月壬午贈故禮部右侍郎劉瑞為禮部尚書

上念瑞以忤逆瑾得罪梳職故從陳乞　乙巳戶部尚書
鄒文盛卒文盛公安人廉慎古制　上以清明節而外
庸人故人稱為長者　八月　　旬
禮部主事許論上九邊論一本留覽　甲戌
皇弟六子生　九月壬午　皇弟五子生　辛酉
上曰文淵傾心歸附慕義可嘉賜四品章服賚中金幣
乙巳貴州凱口苗平賞都御史汪珊等銀幣有差　十月
壬子刑部尚書趙鎧卒鎧壽光人歷陞是官尋引年乞休
　上嘉其知止親製五言古詩一章以寵其行　上方修
兩朝憲章錄　卷十四　光州羅欽順　撰
朝故事親禮大臣鎧負被恩禮其後盛典寖闕而大臣
以禮進退者鮮矣故鎧之去縉紳莫不榮之　己未崇德
等殿成　命宋儒朱熹十三世孫婁巖翰林院五經博士
乙亥南京禮部尚書顧清卒清華亭人好學敦節行士
論重之先為編修遇逆瑾擅權清守正不阿降職瑾誅尋
復任至是卒謚文僖　兵部尚書王憲卒憲東平州人有
材畧閑于軍務勞績著于開陝後為本兵一時推重　十
一月己卯侍讀學士劉健謝仕封人孝友朴素　上念講
讀勞特賜祭葬　十二月甲戌
皇第七子生
嘉靖十七年戊戌春正月丙子朔　壬寅禮部言通五
體日蝕道術日微宜敕會試取士務求醇正典雅合于程

式者鉤棘出軌之文悉宜黜落其背戾經傳引用程列不
經之言者參奏除名詔可　二月戊辰　上以清明節
視山陵是日發京師　壬申還京　三月壬辰賜進士羅
璟等三百二十三人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庚戌　上詣天壽山躬視聖蹟新亭是日回京
癸丑　上躬祭　太宗皇帝于聖蹟新亭
戊午兩廣提督蔡經紹秦安南之征必須就近體察不然彼
國人心已渙不可驟收而我動調大衆遠涉炎海即使當
處所擊靡不摧折然勞逸勢殊尤當審處欽州知州林希
元奏安南人心離散莫登庸父子亂政巫行之狀以為可
兩朝憲章錄　卷十四　光州羅欽順　撰　十五
以收復中國南裔兵部請會議　上以職司邦政者全不
主持協心國事其已之仇鸞毛伯溫令在京別用　大學
士李時夏言武定侯郭勛庖鴈而駐沙河行宮司厨中失
火延焼三人行帳　上以言當思忠公不宜放而至是其
改品以副簡任　郭勛欲復各處鎮守內臣兵部覆其
害民在先朝已極頃幸聖斷裁革民始安堵不當議復兵
科都給事中光隆禄等言　皇上登極詔內已革內臣中
外稱快勛徒因取礦一事而欲并復鎮守恐黷貨殃民天
下洶洶上是之竟已　庚申自正月至是月不雨命有司
禱誠祈禱賑恤郊外流民　甲子　鴈出郊壇雩祭　戊

辰雨　五月兵部尚書姚鎮燕豁人端嚴慤大以公平見稱卒賜祭葬如例　癸巳户部尚書王永祐卒永祐三原人吏部尚書王恕子為吏科都給事時以言事忤逆瑾罰粟輸邊後累陞今職承祐廉潔好學孝友端慎卓有父風卒謚康僖　六月乙巳山西逵州同知李文察進所著樂書曰聖畨解二卷樂記補說二卷律呂新書補註一卷興樂要論三卷因請興正樂以薦上帝祀祖考教皇太子禮部覆文察所進樂書其于樂理樂聲樂原多前人未發者且于人聲考定五音以為制律候氣之本法似徑截深合厲書依永和聲之旨宜令知音律者協同肄習詔

于　太祖高皇帝而中定鄭難則我　太宗文皇帝宜同稱祖號我　皇考獻皇帝至於稱宗之議　丙辰致仕通州同知豐坊請建明堂加尊　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　上帝禮部尚書嚴嵩等言秋享之禮國典攸委宜舉行若以功德論　太宗文皇帝當配　太祖高皇帝若以親論當配獻皇帝至於稱宗之議　皇考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者臣等不敢妄議　上謂情戶部左侍郎唐胄上弧爭之　上詔下其事于禮部尚書嚴嵩等會官集議　皇考稱宗在今日不為過矣對之詞作明堂或問以示輔臣特點唐胄為民　七月丁丑兵部覆山西巡撫郭弇等議謂祖宗令甲官軍不得擅謁此為小醜而言至于大盜竊發變在呼吸者安得同自張文錦修五堡致變以後相視為戒繼祖次立二堡

有裨邊防其忠愿可嘉薩一子送監讀書王世爵等各賞銀幣有差　己丑初以景雲見請賀　上許之禮部尚書嚴嵩等咎為景雲賦又大禮告成作頌以獻　上覽之詔付史館　十二月　上詣南郊恭上　皇天大號冊表　癸未禮科給事中顧存仁疏陳五事一廣曠蕩之恩欲赦謫戍諸臣馬録楊慎呂經馮恩等二榮安靜之吏謂守令好為新政而實擾民恐後將效尤宜令近日條陳利弊類梓成帙人授一册以便省覽三重撫按之責謂指深刻為名流日循良為庸品今後必精必當毋煩前弊且數易長吏後益為亂乞勿復輕議以調繁簡四精考察之政謂今日所謂賢而舉之者即往年所謂不肖而黜之者也與其舉于既黜之後孰若精于未黜之先近者明堂大禮乃吳瑞何人而議之釋氏害義乃葉凝秀何人而乞廢禁之五嚴流民之窩謂四方流民潛住京師布面袂制官府甚至匿名投書沿門粘帖積習成風漸不可長乞令緝事衙門倣治　上以撓政數年雖無大匡弼而議論

天毀文武群臣行慶成禮畢詔示天下　十二月癸卯　重聖皇太后崩　乙巳　上命駙馬都尉京山侯崔元為奉迎行禮使各官俱赴承天府奉迎　獻皇帝梓宮　丘予駕發京師詣山陵大峪山躬相視天顏悽愴愴辭歸號慟諸臣莫不感慨　乙卯大學士李時卒時任丘人謙和得士心以謹慎稱　上意秉政數年雖無大匡弼而議論常在寬平天下稱為長者卒贈太保謚文康　禮科給事中姜良輔等上疏請停南狩報聞

丙朝憲章録八卷終

兩朝憲章錄卷之九

汝寧府光州儒學正臣吳臨編述

嘉靖十八年己亥春正月庚午朔 甲午 上勅諭禮部以 皇考
立 皇太子具儀以聞 丙申 上勅諭禮部册
謚陵建造狹隘欲躬詣與大臣周閱山川更卜吉兆重建
玄宮擇于二月十五日子時發京 二月庚子朔 册立
皇太子是日當午日下有五色雲氣長徑二丈形如龍
鳳是為御雲大學士夏言疏賀 上曰慈寧几席未除其
免賀 乙巳 大學士張孚敬卒孚敬永嘉人剛明峻潔一
心奉公慷慨任事不避嫌怨果於自用休休之量是其所

短 上親按古誼法以其危身奉上特謚曰忠眷顧之厚
終始不替云 丁未 吏部尚書訥謨等各上疏諫上南幸
上曰今事已定而惑于群議非實有諫止之忠宜思之
勿為此沽名之舉左都御史王廷相特疏進言曰有謂輦
路所經災荒特甚人相啖食盜賊蜂起恐有萑苻不逞犯
屬車之清塵者有謂近邊虜因若花當等部落日伺邊警
倘鑾輿遠涉鼓衆深入突至昌平京師戒嚴者有謂扈從
軍校及內外從官不下數萬車馬供應不貲者然臣
猶在外處置得宜尚可保其無事臣之所慮乃不在此
望上玉體常加善攝猶時小乍不快今也登歷長途衝冒

風雪六氣襲之五內受之萬一遽和誰其任焉臣以為蹔
頓于山原不如深宮大廷雍容之為安簡冒乎風塵不如
逸神靜志逍遥之為樂且巡幸一事所關甚大蓋居中可
以制外事勢機權盡由之我也處外必假付託事勢機權
半由之人也況勞人動衆之際加之以若急無聊之狀變
生倉卒患起不虞又理勢之或然者乎伏願 皇上少加
察焉臣請當事者自行必能辦事所供賞賜銀兩臨為修
建顯陵之用不惟免 皇上遠行之勞而且大事易舉無
意外之變一舉而三得矣疏入時 上以孝思深篤南行

魯子之後質粹為五經博士質粹魯子六十四代孫居宋
豐縣其遠祖攄者魯子十四代孫當新莽時不受偽命而
質粹其裔孫云大學士顧鼎臣以為言故有是命 甲寅
命 皇太子監國以宣城伯卿錞等大學士顧鼎臣等協
守 乙卯 駕發京師 丁卯夜四更行宮火是時 駕以嚴
辦侍衛倉卒不知 上所在得出御乘輿後宮及內侍殞于火者 三月癸酉遣駙馬
都尉蕭和如裕州祭武當山之神 庚辰 駕抵承天府舍舊邸卿察宮
遂謁 皇考于隆慶殿 辛巳謁顯陵 駕至純德山 以

紅門降輦稽首遂乘驌驦登陵山立表于　皇考寢陵之北周覽大之命改營焉梨謁純德山喜而自得之詩　壬午詔增顯陵園垣逐定新玄宮之式　甲申享　上帝于龍飛殿奉　皇考配　上親製樂章　守制侍講學士危素南上南巡江漢賦　上覽之命付史館　以方士陶典真為神霄保國宣教高士興真即仲文師事致一真人卿元帥時元帥病不能從乃薦興真　上命吏禮二部給誥印仍許其家千官　戊子以大享禮成　上御龍飛殿受群臣朝頒詔天下　壬辰

乙未真人卿元節卒贈少師謚文康榮靜　四月戊申

朝邁章肅表　丰　光州繁處勛

御史謝少南言慶都縣城內有堯母慈當時祀典失于紀載今乘輿親臨千載一會乞勅所司修建廟祀載入祀典從之　上以少南表揚建白才識可嘉改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　庚戌彗星見芒長三尺許光指東南掃軒轅北第八星旬日乃滅　壬子　聖駕還京師　癸亥金星晝見　五月乙巳朔是　上幸大峪山閱視陵工內閣以居守勅稿進覽進緩　上不悅因責詰欺慢狀詰具疏引罪　上大怒曰每每怠慢不恭昨所選擬宮僚多不稱用密疏又不遵式却借封皮以便私情既不遵奉原記印記并歷年諭帖即可進級御前無得隱匿華其勲階少

師官職令致仕　甲申　慈孝獻皇后梓宮發引建　聖諭牌于承天府榜其城樓曰顯親遵孝之城　丙申右副都御史朱裳卒裳性峻直有清操始為御史巡鹽河東有婁人錢寧者市鹽囊橐弗與已而出按之東則先裳巡按者王相為鎮守太監黎鐩誣奏繫獄裳上章力救辨甚懇亦并劾鐩不法數十事相得不死獄聚五人卓行而裳第一歷官三十年攻若食淡若一日有先朝名臣之風焉

臣按巡按之職不能自潔其身者多乏風裁為有欲也有欲則婁章奄人皆得以執其短而搖其權朱裳之清操足以服人故風裁一無所避錢寧之市鹽黎鐩之誣奏不惟抑之使不得行而且辨之若是其懇彼為錢寧黎鐩者亦無可柰何朝廷以為卓行舉世倚之為底柱此非名臣之裒出者乎考其素行攻若食淡者三十年猶一日蓋有以服其心矣

六月丁酉朔酉刻雷震奉先殿左吻　壬寅左都御史王鰲應詔陳四人事得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臣觀今日士風臣節而知災異所由来矣大率廉靜之則僅見貪汙之風大行一得任事之權即為營私之計賄賂大開潛通關節濕漸可以孰火白晝可以通神夫豈治

之世所宜有乎昔在先朝蓋有賄賂公然猶百金稱多而今則累千鉅萬以為常蓋有貪者公然猶宵行畏人而今則張膽明目而無恥士風至此真可痛也大臣貪濁而在高位則小臣倣倣無不惟利是圖京官貪濁而安處無患則外官鼓動無不惟利是務由今之道無變其俗將民窮盜起而邦之厲階由此基矣古之君子難進易退寧自守以俟時毋毀道以求合故大而康濟世務小而風勵時俗而民不失望也今者一登仕宦之途即存依倖之念要路僉門終日十至每遇一官有缺必數人爭競而無恥掃地矣夫恬靜為忍予奔競為小人奔競既進則恬靜必退其

為世道不祥莫大焉臣不能正身格物使弊絕風清優容能遠避嫌疑抗疏論列則今日干和氣召天災實臣奉職無狀所致乞賜罷黜以儆有位不允

臣按貪濁之風起于奢侈而其究也民力必詘奔競之風起于僭擬而其究也士心必傷未有詘民之力傷士之心而和氣不干天災不召者也洪武之初貪濁奔競者間有其人耳乃自正德時此風太熾雖世廟累行戒飭而終不能止故考其時廉潔者什九貪濁者什九恬靜者罕聞而奔競者接踵誠有如王

孔子謂公綽為趙魏老則優而楊綰為相鄭子儀臧座中聲樂之四蓋上有廉潔恬靜之佐則不肖者且將泯其貪濁奔競之習不然如嚴嵩在位而其子世蕃賄賂公行猥居正在位而其子懋修連登及第廟廊之上餧如此安能禁天下乎然敗轍之後世蕃所積金玉寶玩抄沒殆盡懋修所取功名富貴不免削籍豈徒嘉國害民而子孫且不保矣為子孫作馬牛者竟何益哉

癸卯命　東宮啓本如永樂初例　七月庚午頒賜御製

太狩龍飛錄于文武群臣及各王府　戊寅水大木金四

星聚于東井　壬辰　獻皇后梓宮至漢口江沙淺泄有司懼議所以疏通之策適西山大雨漢水增漲梓宮得順流而下撫臣以聞　上喜曰朕仰荷天休慈神孔安朕心寧悅　甲午南京禮部尚書霍韜吏部郎中鄒守益共為

聖功畫一冊上之以　皇太子幼未出閣未可以文辭陳說也惟日聞正言見正事則可為養正之助乃繪畫為十三事一曰文王為世子問安二曰視膳頤師文王也三曰文王世子齒胄頤其有古聖王謙德也四曰漢桓榮授經見東漢猶存古風也五曰神堯茅茨土階六曰大禹菲飲食惡衣服頤　皇太子崇儉也七曰大禹

卑宮室力溝洫八曰周正知稼穡艱難顧　皇太子嘗孝勤民默契古帝王心法也九田周室后妃親織顧　皇太子知我　聖祖之同符堯禹也十一曰西苑蠶桑顧　皇太子知　皇上家法即成周家法是閔睢麟趾之風也十三曰商高宗訪道顧　皇太子知聖學也　上謂畎冊語多隱諱輒寢　已亥遼東廣寧衛逵軍終伏作亂總兵馬永督軍與戰殲之永以家丁夜不收三百餘人嚴捕斬首四十級生擒二賊無一人脫者勒遼東有變　上　將于輔臣李時時謂永有家丁三百餘人咸足以攝其奸宄之心馬永退閒宅居久矣自給事中魯許疏請起用遂內外倚以為重嘗改遼東軍變由蔡經不能撫字既以失巡撫之體而都指揮劉尚德袁璘又逢迎而詿事之無怪乎于變兒等之鼓噪也　臣按古今論遼事叵測夷情反覆匪才勇兼全者不馬永一至才勇兼施本為名將而家丁三百餘人又善騎射能得死力　世宗無逸出遊輔臣李時贊宏享大禮告成上言奉慰　上曰朕冲昧德薄大臣以神主升祔廟皆贊其為甚好卒之終伏作亂斬首生擒無一得脫竟能立功遼東是固馬永之才勇足以招之而亦豈非李時贊宏之精鑒乎適今西北之哮賊東南之閩向非于變兒終伏比也哮賊勾套雪為羣虎而闖向取朝鮮為蹊牛一則欲取長安闖中原睥睨神器一則欲劫遼左抵天津扼塞餉道此非臣子枕戈嘗膽之日乎說者謂李成梁父子素熟西北虜情俟繼高黨類素熟東南倭情是或有然者然西北善守而有恃東南善攻而有謀恐當時無馬永以計西北無劉顯以鎮東南則此一二輩者難與擔當此二虜也況粮運空虛人心怯弱何能頃刻定耶先時臣嘗憂之而世世者多不見信今果然矣顧　皇上廣求將材而重其委任庶可救燃眉之急耳

己巳　皇第八子生　乙卯朵顏衛夷人打哈以姪革蘭台等俱得職事而已為花當子乃猶未得因欲詛貢以脅求都指揮職事語甚不遜薊州巡撫等官張漢請調保定及遼東官軍以備截勦　上令巡撫等官明諭以不當授職之故彼宜聽受遼東人馬且勿調　庚申　二聖梓宮合葬於顯陵新寢　八月辛未勳輔大臣以神主升祔廟享大禮告成上言奉慰　上曰朕冲昧德薄大臣以神主升祔廟享大禮告成上言奉慰　世宗無逸出遊輔臣李時贊宏者送終禮畢孤惟永慕轉覺不堪鄉等陳慰具悉忠悃但人子之情未盡莫如朕甚奉天勤民恐益冒昧鄉等左右

丞弼須司加忠藎以匡之　九月乙未朔日食　壬戌
駕至天壽山行宮　十月庚午　皇太子千秋節賜文武
百官壽麵　戊寅日賜光祿少卿蔣欽祭葬欽常熟人
武宗朝為南京御史劾逆瑾擅權亂政被逮錦衣衛獄欽
獨抗言不屈至拷死瑾誅　上允言官請贈今官巡按陳
憲復以祭葬請乃從之　十一月丙辰鎮守大同總兵梁
震卒震榆林人深沉有機畧騎射絕人初襲指揮使以敢
戰知名不十年為西邊大將號令明信每出塞攻虜虜人
憚之當大同軍變單騎入城撫定遂鎮守其地虜不窺大
同者數年最得士心其用兵先勝而後戰不專恃前後與

虜百十遇未嘗少挫其在延綏嘗即亂山中築乾溝邊墻
在大同復築五堡兩鎮至今賴之卒贈柔葬贈太保謚武
莊　十二月甲戌太常寺卿穆孔暉卒孔暉堂邑人夙有
俊才好古文辭行己端雅正德初為檢討曾忤逆瑾瑾矯
詔調南京禮部主事瑾誅詔還原職歷陞今官當時士論
甚重之晚乃好佛學卒而棺斂如西竺法　上念講讀勞
故卹典從厚賜祭葬謚文簡　己卯授故大學士劉忠孫
存恩為中書舍人　庚辰日生暈及左右珥火項白虹亘
天又之乃散　甲申存問工部尚書陳雍雍餘姚人初知
廣州海寇猖獗雍設方略擒其渠魁餘黨悉平有高行宜加禮以示風勸　上嘉

雍德壽賜以羊酒令巡撫及門存問給米二石俟夫二人
歲以為常
嘉靖十九年庚子春正月甲午朔
肖出　皇第一子　甕時　上痛悼之追封為皇貴妃
丙午行邊使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翟鑾事竣還京詔以
原職入閣辦事　二月己卯兵部請開武科鄉試　上以
舉科未見得人報罷兵科給事中王憲劾言取之不廣故
習者少自　陛下定制三年一試取至五六十人士皆踴
躍思奮今一旦概罷恐士多解體詔如前旨不許妄議
三月癸巳朔日食　庶子先是御史楊瞻奏得仁奏故禮
部侍郎薛瑄國朝大儒宜從祀文廟詔下儒臣議時尚書
翟鑾等十三人議宜祀庶子童承叙等議宜緩檢討郭希
顏等以瑄無著述功議不必祀給事中丁鴻等請從衆議
之多者　上曰薛瑄能自振起誠可嘉尚但公論久而後
定宜俟將來童承叙等議是　乙巳申刻黃霧四塞隨變
為紅赤色暴風從西北起壞文德坊等廠夜分乃息　上
曰此異風也凡三見矣占謂主兵喪大今西北邊防為最
急當有預備之策兵部其會官議聞　四月壬戌兵部以
風霾會議上送事　上曰國家安危重寄在西北邊通者
虜犯我疆邊人荼毒朕甚憫之召災致異厥有所自且兵

馬匆粮歲煩調度而將官撫官咸出邊選曾不聞有紓民
憂者顧累以兵食不足為辭此無他不能輸忠畏法耳自
今武臣有失律挫威文臣有貪冒顯著者聽科道官參劾
其諸邊有不便者總督撫按以聞毋隱　甲戌旌表江西
南城縣烈婦胡氏氏名全姑適同邑李華華隨父適遠方
胡與姑勞氏獨居姑縱淫日與惡少通胡氏貞白自誓文
不顯言姑惡時時切諫姑及惡少百計凌虐八年始終一
節後惡少與其姑謀殺之事聞詔立祠旌名哀烈賜祭一
壇正惡少及姑之罪　乙卯御史包節劾奏兵部尚書張
瓚責官鬻爵等事瓚疑都御史王廷相嗾之因訐廷相專

事煆煅多買少艾為士林所姍笑廷相亦上狀自明瓚事
中張兗年言瓚屢經論列宜量改用以全始終　上曰今
後廷臣務協和同德以先國家不可效尤　五月丙申禮
部尚書李浩卒浩曲沃人因天變上勵政事戒逸遊重時
賞抑奔競四事不報遂六疏乞休准致仕浩為人器宇魁
梧議論英發剛明不撓為時所重卒謚莊簡　乙卯興建
雷壇　六月丙戌戶部尚書蔣瑤已致仕張潤代之仍議
上四事一議財用除戶部太倉銀兩奉明旨不敢擅支餘
工部節慎庫見貯止有六萬餘兩而所欠夫匠物料尚二
十七萬餘兩委無措辦今宜每年扣省通惠河腳價銀

用不能以當其佑宜有以来張濶之奏也　世宗依
擬停止其蠲生靈雖因撥者不可以暫幸乎
七月癸丑方士段朝用以燒煉術干翊國公郭勛覬以進
用勛試其術良驗以朝用所化銀製為銀器百餘進上
上大悦時大工煩興財用告詘朝用復獻銀一萬兩助雷
壇工費　上以為忠愛授紫府宣忠高士後術不驗人謂
先所化銀以幻術盜勛奈云　致仕刑部尚書聶賢卒賢
長壽人持心清苦始終不變卒謚榮哀　巳未御史魏謙
吉言畿輔山東諸郡災傷頻仍科歛繁重閭閻小民朝不
保夕甚則相聚為盜臣切隱憂莫得其計惟盡黜貪酷別

選賢良庶可以少甦民困耳臣聞往年考察多存寛恕或
惜其科第之高或矜其歷任之淺或取其力年之精壯或
取其辦事之微長或因其請託之難拂或因其根據之難
動即貪酷顯著亦曲為庇留雖衆論不容亦止從量調在
朝廷名為清過之仁在小民寔貽剥膚之害乞勑令部院
嚴加考察但係貪酷者盡行罷黜則奇刻之黨除長厚之
吏進民困自甦盜賊自息矣　上以所言有憂民實意切
中考察事情詔今後部院務秉至公力祛宿弊　八月壬
戌給事中曹鈇等言用人之術莫先於謹士習而士習之
弊則庶汗之介弗嚴靜躁之分不明也蓋今之藩臬守令

多以招徠為能事苞苴為捷途苟且文書曲劒聲譽而
按不能秉公決擇或以守璞而沉下僚或以挾貴而得顯
秩是庶汗之介弗嚴也大臣為國任人循資以庸常品超
指以待異材自有定見非人所得干請今一有員缺自銓
求進交爭而薄惰夫如其宜用何待干求如不宜用何聽
其求求之而不得則人不求之矣求之而必得則人莫不
求之矣是靜躁之分不明也至于大臣之自庸則尤有可
議者古者大臣慮四方今則局循常矣古者大臣恭儉
率物今則窮奢競靡矣古者大臣被論則惟恐待罪今則
強辯傷體矣古者大臣同寅協恭今則交惡相傾矣故夫

忠佞之辨入在　陛下加之意而已　上曰魯鈇所論深
中時弊責備大吕厥尤是自今須裁抑僥倖為國擇人毋
循私情致傷公道
臣按王廷相一疏謂大臣貪濁則小人倣倣奔競既
退則恬靜必退引為已過見于自陳矣而曾鈇之疏
弗嚴庶汗不明靜躁即此意也大率皆歸重於太臣
至于強辯交惡之風則尤當時所深諭者如嚴嵩烏
胡如霖所劾而乃強辯具奏汪鋐與郭勛相左而乃
成隙各攻宼其為人皆貪鄙躁妄者是其自處已甚
不合公論矣敢望其取庶潔而抑奔競耶　世廟謂

貞偉大臣殤尤是其所以勵輔弼而開言路者甚勤
至矣
壬午故致仕右副都御史成文卒文山陰人巡按蘇松遇歲飢條上便宜民賴全活復按陝西劾奏鎮守太監朱彬冒濫軍功且言大臣朋肆欺罔力觸權奸詔逮獄為民　上即位起之累陞今官卒賜祭葬如例　癸未遼東巡撫劉漳卒漳蘭州人少穎敏居官廉直所在有聲　戊戌遼東兵變漳過劉賑飢全活甚衆後平遺孽終伏等遼人思其功祠之　甲申以秉一真人陶典真子世同為太常寺寺丞增吳澄孫陶良輔俱食博士俸　九月乙卯夜

又星犯南斗杓第二星　十月戊子戶部尚書梁材卒材大城人敭歷中外清節著聞司國計者前後十年是時二作煩興邊費無藝材謹守管鑰出入有度一切濫請妄賞悉靳弗與功臣侵占田土者斷給還民申明守令給由舊例天下不加賦而用亦足當嘉靖中士大夫頗尚圓通大臣或阿上取寵而材獨此然自守中流砥柱無媿古人後遼謚曰端肅　甲子大學士顧鼎臣卒鼎臣崑山人性樂易無町畦自入講筵即受知于上見其朝參辜令講讀洪範　上南巡奉天命居守輔　皇太子監國至是卒遣表勸上親賢愛民保護　聖躬　上覽之悲悼輟朝一日謚

文康　乙丑禮部尚書霍韜卒韜南海人質直好古行潔當嘉靖初張桂始倡繼統之義寒國皆非之韜獨以其言為是屢獻議以助卒正大禮　上以其才可任公卿數歲中超拜八座韜亦自以蒙被知遇無不言無復顧忌每朝廷有大政輒裁數千言多見採用然剛褊不能容論好高不達時宜初與張孚敬議禮深契後更相忤妄言以論事不合逐相次訐如仇讐　上亦頗厭之卒謚文敏　庚辰應天巡撫陳九宅卒九宅餘姚人為御史伉直敢言在貴州裁革軍功居家有風節鄉評許之　十一月壬寅金星晝見十四位　兵科都給事中馮亮言三邊大捷之後虜方蓄憤積怨朝廷宜簡任重臣倍宜簡任　上是其言令廷臣推之咸薦楊守禮遂陞右都御史總督軍務　甲寅宄是虜四吉囊擁衆數萬由延綏西路定邊營入寇自八月二十一日入境至九月十二日始出初入甚猖諸將莫敢攖其鋒者虜乃深入內地縱橫虜掠會大雨道滑虜騎不得騁方矢盡膠總兵魏時分道邀之虜始然自守中流砥柱無媿古人後旋我軍無閒志尚書劉天和以修省詔旨嚴切責之而諸將始畏縮慮重得罪乃斬不用命指揮牛斗郭卿二人時周尚文已革任特檄召之激以忠義尚文感奮盡銳攻之吉囊子號小十王者衝我營中堅為我軍所殲而妻弟孛

職之厲飛漨奪氣引去總兵任傑陶希臯復迎擊之追奔出塞斬首甚衆天和以聞　上大喜加天和太子太保蔭一子世襲錦衣千户周尚文等俱陞賞有差巡按劉光祖亦陞賞巡按以逮功叙録自此始

臣按劉天和賦性忠孝巡按陝西置巨墩庵堂之侧牙於法為吏瑾撫誣幾死於獄矣瑾誅而守湖州均田粮復浙徵黎民感德豎立生祠尋為井肅右食都漸歷兵部尚書其間勤按爾撫荅禄失以至莊浪之捷寧夏之捷已非徃時總制之所能及迺若吉囊黠虜誰敢窺之幸而大雨泥淖亏失盡膠縱之出境亦卒職之尚文而激其忠卒使小十王授首而亏囊之妻弟亦一旦殲之豈非數世所未有之奇績耶然非朝廷聖略指揮以威其衆復起已稱辜矣彼則先斬不用命之指揮以為用而外官科斂民財以為問遺之費内視外之繁簡外視内之崇卑禮厚則之延譽而遷擢禮薄則計較形焉而貶削立至矣事呼明禁屬宣而問遺不止恐有由我者孝宗賜劍大夏與戴珊白金二錠諭曰朕聞朝覲官文臣邊將有閉户不與人接見者如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敢後以賄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然則國家誠得此人又何患乎而世不皆若人也俯仰有愧豈容不受徃来之禮即嚴明如顧佐者且受其贄之賄也楊士奇謂朝臣月俸正米一石而　仁宗于

等征悖浮躁姑從寛俱黜為民　乙酉吏部尚書許讓進嬰兒百問命禮部校刊

嘉靖二十年辛丑春正月戊子朔　是日雪大雩立夏言等各進頌　禮科都給事中李文進言諸臣謁　上偏事諂諛以書幣問遺權貴非所以風四方崇廉耻也劾明禁在通豈以先後異致及今不止恐轉效成風而不肖者或陰而結附以希遷擢將来入覲者皆謂明禁為虚文而借名科索必至不可勝計矣乞下都察院亟行五城緝捕　上可其奏

臣按内外一體朝廷清肅豈非極治之世乎顧京官每於覲年則資外官以為用而外官科斂民財以為問遺之費内視外之繁簡外視内之崇卑禮厚則計較形焉而貶削立至矣事之延譽而遷擢禮薄則呼明禁屬宣而問遺不止恐有由我者孝宗賜劍大夏與戴珊白金二錠諭曰朕聞朝覲官文臣邊將有閉户不與人接見者如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敢後以賄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然則國家誠得此人又何患乎而世不皆若人也俯仰有愧豈容不受徃来之禮即嚴明如顧佐者且受其贄之賄也楊士奇謂朝臣月俸正米一石而　仁宗于

此遂增朝臣之俸必也俸既增矣然後責之以廉則可不然貧寒之嗟室人之謫有不能一日安于位者毋徒以言禁之而當以心體之則李文進之流庶可行乎

壬子刑部尚書楊志學卒志學長沙人在寧夏有柳門却虜功又增築花馬池邊牆虜不能近卒謚康惠　癸未刑部左侍郎陳瑾卒瑾樂清人初進士待選時以忤逆瑾放田瑾誅起為刑部郎中諫南巡迕杖奪俸蓋以忠直自負海內慕之至是卒　二月丙寅御史楊爵上言方今之勢如人病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無不受病請畧言之一去

年入秋恒暘不雨歷冬無雪至元旦始雪即止憂言諸臣乃以為靈瑞而稱賀之欺天罔人不已甚乎此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二言郭勛大惡大蠹使其肆毒于政則群狡趨附善類退廢其為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三言四方飢饉相仍小民委命溝壑此正節用惜財與民休息之時而土木之興十年於此又差部官遠修雷壇昔隋以盛修宮室而至于亡國頒以為鑒此興作未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四言即位之初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數年以來朝儀間缺經筵不御大小臣工未得一視天顏恐人心日怠中外渙

散此例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五言方士執左道以惑衆此聖王所必誅者乃今金禁赤眹遍于羽流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森嚴之地貽四方之笑取萬古之譏於聖德國體所損不小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六言御極之初延訪忠謀虛心納諫故人得以盡言而政治得失足以上聞也往年太僕卿楊最言出而身亡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黜臣恐忠臣結舌讒諂盈庭而上下之情不能相通矣此汪抑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頒　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之不易察臣忠悃賜之施行疏入　上怒甚命拷訊

禁徼是時中外頗以言為諱而爵所論皆人所不敢者故人皆稱其為讜　三月辛丑追給刑部尚書潘蕃祭葬崇德人先在兩廣以忤逆瑾與劉大夏俱謫戍瑾誅有遷巡按傅鳳翔以蕃平生大節視大夏等則思不宜獨缺詔從之　乙巳賜沈坤等二百九十八人進士

軍門納土請罪　上命降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從二品官于孫世襲別給銀印毛伯温勅取回京　辛丑夜　宗廟災　成廟　仁廟二主皆

乙丑御史党承勛請勅所司各條時政缺失上請獻擬

上曰今茲災變朕心震懼為宜痛加修省以實事天所可
條上務切民瘼國體毋得為彌文應故事　丁丑詔止釐
濬橋工　丙寅勑暫止大享殿工　庚午　上御西角門
視事　丙子　上着青袍御奉天殿班詔天下使知一
人之重罪致上延七廟之御棲按厥咎原無可推委所司
奉行條布于後都使聞知　丁丑恭製　成祖　仁宗神
主　戊辰奉安于景神殿　五月丁丑湖廣參議方遠宜
請開海運　上曰運河一時淺阻已命官往治海運不得
妄議　乙巳漕運都御史周金奏運船淺阻徐臨德天津
水次舊有廒倉乞速議修補以備寄囤卒工二部覆言此
兩朝憲章錄　卷九
國初轉搬之法故于水次置倉後因漕河已定直達于京
今此議一倡則運軍懈怠而河工亦視以緩不可許既而
工科給事中郭鋟言寄囤誠非舊例但河道既塞事變所
伏亦不可測不如允寄囤為便　上曰寄囤無益剝宜視
河流通塞以為緩急不可執一令差去官會同漕運衙門
協心經理以濟京儲　丁未禮部右侍郎銑卒銑安陽
人博學好古行誼修潔所著書甚多與呂柟何孟春魏校
齊名先以簡伉忤逆瑾矯制改銑南京吏部主事瑾誅
遷職尋引疾歸　上即位用迁臣薦起侍經筵會議大禮
抗疏勸　上勤學問辨忠邪以回天變忤旨罷歸　皇太
子出選宮寮起為少詹事以病乞休許之至是卒益文敏
六月癸未大同有大星東南流其光如炬俄而天鼓鳴
七月丙戌有火球大如斗隕左軍都督府中門左良久
乃滅　壬辰禮部以禹壽聖節請習儀　上曰今朝廷朕
方待罪生辰小節其罷賀　八月甲午科給事中詠應旻
言巡撫之設股棄易而邊方難山東易而大同難迺者大
同孤懸塞外邊患比他鎮特甚彼虜有者小蕪伯謹之
七耳且平生仕宦多在江南邊境機宜素所未講若曾銑
熟于故事練于邊情　陛下用之而頗有效者也迺今任
以山東實遠其用乞將銑改任大同大有徐議別用得旨
兩朝憲章錄　卷九　光州進賢縣知縣張鏡小旄峯
銑與大有已有成命今後用人務審其才見在各邊巡撫
官且不許推陞別用　辛酉昭聖皇太后崩　甲子山西
巡撫史道言虜因俺答阿不孩以求貢不允糾合諸部將
入犯山西　上命保定副總兵周徹率所部赴紫荊倒馬
等關防禦復發京營兵三千人命參將任鳳領之會徹相
機戰守俱聽總督節制　兵科給事中馮亮御史王繼宗
張光祖言三衛不速北虜猖獗京師百里之外即為賊巢
乞暫遣大臣一人總督薊州軍務燕理粮儲仍發內帑馬
價銀各數萬兩以備主客兵馬支用增設遊擊一人於密
雲招募壯勇往来喜峯口潮河川古北口黃花鎮諸處專

倩應援　上納其言命左副都御史胡守中以往　戊申
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大學士翟鑾等條上禦虜六事一
護衛京師言營兵老羸不堪用者宜命撥精練以益調
各處邊軍入衛選用才勇之將督領營兵分布固守庶得
都御史陳九疇總兵周尚文練達邊務可倚緩急乞特賜
起用二防守粮運言諜者謂虜欲往臨清絶粮道意必有
中國降人教之使然國家全賴江南運粮而臨清又為咽
喉之地宜勅山東撫臣飭兵防守庶運道不阻三隨路設
伏言虜既南侵宜多設伏兵以待賊兵雖多可以奇勝若

棄險不守則虜入難制矣宜令各處城守官兵或乘高伏
弩或暮夜潜繫或積石積水或伐木縱火此用兵要計也
四招募兵言保定河間違官舍餘素號雄健今違官已調
井陘等處防守其舍餘餘丁俱騎射精熟可用宜募其精
熟者萬餘人給以軍資內以五千人兼營兵勛守井陘以
五千人付一才將統兵赴臨清設伏防禦五言處置軍需
言郡縣空虛一時難辦乞發內帑銀五萬兩遣官預備粮
餉或富民尚義輸粟勛過堵量其粮數實授以官六給銀
買馬言宣大偏關缺馬宜令兵部調取寄養馬足速發兩
鎮各五千疋仍出帑銀給付陝西等處務買以資軍用兵
部覆為禦虜要策　上詔陳九疇報罷周尚文准起用

庚辰詔削大學士夏言秩致仕言久以疾在告　上以
皇太子服制之議傳及示言具疏以對誤寫半字旨被責
切責引咎陳謝乞還鄉治疾　上怒其恣意放恣令致仕

臣按輔臣事君無過忠謹此而一或恣肆君能見諒
者寡矣　世宗優禮輔臣不惟勛之面書而且編之
字號以持忠秉正分給楊一清張璁桂萼翟鑾至夏
言寵用亦然蓋毫不可差誤者也況身為宗伯而又

素以知禮聞乎當大處篤行宮厨中失火已斥其放
失及其所用密奏不遵原卯又已革其職矣乃　皇
太子服制之議正　聖心悲慘之秋而復字號誤焉
謂之何哉人言嵩與言讐　世宗深信其諸故事事
倉皇致厲　上怒噫動無過舉則情有可原而今皆
自取之也特死非其罪而人或憐之云耳忠謹之心
似不如此
癸未虜騎至寧武關石湖嶺山西副總兵丁漳遇故死守
臣以聞　九月乙未總督尚書樊繼祖疏報虜入大同三
次斬虜首級　上嘉之兵科給事中龍遂御史傅鎮言山
西巡按王遴謂虜從容出關調至延綏大同兵並未見敵
直隸巡按譚學謂虜由未戰同時并看宜行查覈　上
紀功科道勘實回奏　翊國公郭勛有罪詔削先是權

給事中臧賢劾郭勛逞肆凶狂假禮威福督理營工占役賣放恣為貪橫田園甲第併吞遍于京師水運陸輸掊克及于天下勛疏辨乞罷　上優詔報之已而六科給事中李鳳來復劾下都察院指實陳奏衆勘未覆刑科給事中張允賢復劾都察院聞命四十餘日遷延不勘畏奏勢而慢朝廷　上曰郭勛等乃敢蔑視國法遂鎮撫司拷訊令勛從實陳狀勛疏辨　上允之命給以勘勛私心不便不久不領科道官復摘疏中有臣姦何事臣黨何人又有何必更勞賜勅等語顯係不遜　上大怒曰何必勛等嘗豈是臣子對君之言殊為倫悖無禮陳鍊王廷相扶同抗

違一併勘奏于是工科給事中高時遂直發勛好利事南京淮揚臨清徐德財賦之地皆置私店水陸貨車貨舟金字牌騷擾關津侵漁民利太監蕭敬魏彬等各庄田宅舍每一區直銀十數萬金輒用強占管各官護勛　龍牌并所創庵寺廢毀無存復將銀貸運報軍士勒將宣船准折折賣每年領班各官到京俱有見禮將班軍行糧賞米扣除其惡可勝言哉至如重犯張延齡免死編柒可知矣　上令究問未竟

在不赦代管庄田即此一端餘三法司論死坐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律妻子給付功臣家為奴追奪封爵纖悉詰命疏入不下　十月癸丑禮部尚

科道官張翔鼇張光祖秦山恐三關先于八月間被優者阿不孩深入數百里殺掠極慘人煙斷絕于時　皇上責夫同諸將不行截邊諭總督樊繼祖嚴加邀擊迺諸將漫不加警俾虜得志徜徉而去曾未三日而吉囊之衆自平虜衛入時繼祖駐師大同左衛諸將咸會若能合力拒戰使虜知我有備必引去矣乃爭相歛避遂使虜長驅入寧紙關而興嵐汾石之間再遭屠毒計今地方傷殘之慘不啻八月真可痛心扼腕夫倫答之入寇也當繼祖承簡命之初倉卒調度貴効固難及吉囊之入冦無等累縱虜入關大邊之日將帥宴集發縱甚易顧乃漫無措畫致虜

受命云何節制安在伏乞　聖明查加訓飭責以後功令戴罪督兵極力血戰以副簡任初意

臣按責居總臂而勢當倫答吉囊之橫自揣不堪羞能者以自代可也不然奮勇發謀激諸將以忠義不能一鼓而擒亦當逐之境外庶可以紓　天子北顧之憂夫何既不能戰又且冒功衆畏民死者無限而虜因之首級安在此其失機之罪斷不容宥及張翔鳳等勦賞而　寺勘實而　世廟猶令戴罪立功嗚呼　君恩厚矣如職守何

丁卯復大學士夏言少傅原職仍赴閣辦事　起原任

部尚書許讚復職　十一月丁酉　上以鹽法之壞起于多取餘鹽銀兩失朝廷飛輓大計以致各邊粮草不充仍命户部議于是尚書李如圭奏鹽法不行蓋由占窩責窩之弊未革以致商人無利宜行嚴禁其餘鹽似難輕革兩淮餘鹽價銀稍多令每餘鹽二百斤淮南五錢五分淮北四錢其有資本不足不願附帶者聽如此則商貨兩便邊儲有資矣　上曰變亂鹽法起於餘鹽邊儲不充私鹽盛行正田於此其亟罷餘鹽惟遵　祖宗成法行之　乙巳金星晝見于巳位　十二月巳巳詔來儒程順二十八代孫程心傳襲五經傳士　庚辰禮科給事中章允賢劾奏

明朝憲章録　卷　十九　光州李賢孝勛　六

明朝憲章録　卷　二十　光州李賢孝勛　七

明朝憲章録　卷　二十一　光州李賢孝勛　八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編述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春正月壬午朔　户部尚書李如圭

議　祖宗議課兩淮兩浙長蘆山東各邊開中許補歲用不敷者俱正額引鹽至於餘鹽則近年新增鹽法之壞實原於此今查議裁革宜自二十一年為始開中引鹽止令正鹽掣付其額外餘鹽悉行革罷夾帶者剳沒入官應變賣者以時估為準更嚴私鹽之禁則宿弊除而鹽法通矣

上納其言令嚴立科條以聞已而條上四事一曰革餘鹽二曰禁權勢九權勢鴉託占窩囤窩者悉嚴禁二曰置

印信簿册行各邊郎中或巡按收掌九尚人報中驗其實在積粮方許收納事完送部轉行巡鹽御史查驗四曰各邊城堡急缺粮草者方令商人上納其孤城遠堡支以按伏兌支為名致多侵冒者不許紮給詔如議行　辛卯雪

丁酉致仕刑部尚書吳一鵬卒溢文端　辛未兵科給事中胡宸奏為近

饑荒歉議處發糶事言通倉粮米已積至六百餘萬石而邊方多事惟賴銀兩給發欲將該倉粳米動支一百萬石減價發糶以實銀庫以濟急用作速差選府屬官一二員自備人夫車輛運回發糶其價務照本地時值量減十分

之三糶過銀兩或運候供邊或徑解銀庫悉從該部便宜預備户部尚書李如圭覆奏言可採　三月丞天府督工以事實多誤命部重加删訂進覽　丙申大學士夏言九年考滿　上賜敕勞慰吏部尚書顧璘進所輯類都志　上以先年楊士奇劉健勅宴例上請　上復勉諧如舊賜勅

慰諭　辛丑禮部覆尚書顧璘陳興節禮制三事一定儀即之官當與南京内府相同一正廟祀之樂章以享陵廟一謹祠祭之大狩山陵聖製歌諸製為樂章以享陵廟一謹祠祭之供事以陵寢供事責之奉祀祀丞隆慶殿晨夕上食責之

司香疏入報可　四月旗中　上於西苑建大高玄殿奉事上玄　辛酉詔增設松江府青浦縣從巡撫吳邦謨巡按舒汀奏也　山東劇賊劉儀糾衆數千流劫濱海諸郡縣巡撫都御史李充嗣調兵備金清僉事汪東洋等勦平之捷聞賞銑銀幣清陞一級東洋以功贖罪　甲子立夏祫享祖宗列聖於景神殿命成國公朱希忠代　丁丑掌都察院事毛伯温申明憲綱一禁酷刑二慎舉動三革驛擾四懲豪勢五省繁文六明職守七正士風八備八法　上曰朕念蒼生不得其所祇因有司貪酷肆行善惡無所懲勸又因巡按御史不能振揚風紀舉劾失實御史臧否不分却由都察院不嚴考察吏部不公黜陟該科不行舉正失朝廷設官初意

國家何賴焉覽奏具見振舉綱維切中時弊朕心嘉悅所
陳悉允行　五月辛巳兩廣巡撫蔡經安遠侯柳珣勦平
瓊州黎賊　上嘉其功加珣少保陞經兵部尚書鎮守
餘各陞賞有差　丁酉禮部左侍部孫承恩上言通者
盛夏炎蒸散為疫厲都城內外之民倘仆相繼乞命大醫
院及順天府惠民藥局依按方術預備藥餌庶貧危之人
得以有濟　上以久旱躬禱雨于大
索殺至是雨數日乃止　上喜甚群臣表賀並優詔答之
閏五月辛亥都察院左都毛伯溫言撫按所屬官員大
品以下罪狀顯著即自問黜不許縣劾　上允之已而吏

科都給事中沈良才以通判推官知縣職在親民若槩稱
六品例不得劾吾恐欲問黜則罪惡未顯欲指劾則于例
有違宜令一體舉劾以俟部議處分其有罪狀深重者照
例問黜不必劾奏　上從之　戊辰兵部覆總督翟鵬條
陳山西邊事　庚午鵬又奏擾降虜言賊已會衆三十萬
將入犯乞亟調陝西薊遼各兵付鎮臣令多發益銀以備
軍需焉鵬受任三以是請　上曰鵬受新命首索帑銀舉
措已乖況出京日久尚駐宣府抗命怠事深負委託姑革
職閒住　六月辛巳　上手勑諭都察院謂近日兩後方
未茂民庶求一真才作夾輔不可得昨夏言測知東宮邊

移無故欲改　慈寧殿為東宮發母后制以縱奉子朕
必不為又聞東轎苑中次日膳以香葉束接巾用皮帛鞋
以便跪起彼謂不可夫無賜而乘轎是擅也有命而抗違
非禮也如此大事言官不聞糾發直貪生姐竄今日神鬼
皆怒雨甚傷和卿等其布此諭俾中外知之　辛卯兵部
奏頃者大同山西虜報沓至前防守事宜已奉旨行矣虜
詐叵測倘自宜府獨石邊外突入湖河古北黃花溪雲地
方則震驚京師宜令薊州總兵祝雄分兵駐密雲督同參
將王維祖設伏古北等處禦之建昌燕河二營遊擊毛尚
忠已調守白羊并令遼東錦義等將趙國忠駐守遠城以

為薊州聲援通州國儲所積官軍數少宜令東西兩路整飭
一枝俟警即發守通州毋于京師左近宜戒備行紫荊副總
兵周敞遣兵先戍保定倘虜深入閉南即調至琢州擁衛
京師　上是之　乙未虜犯朔州守臣以聞　上示兵部
曰宜大二鎮屯戍重兵正為山西邊殘害山西驚動畿輔守臣殊為故
惕力戰守俾虜大挫而去則先賞宣大諸臣之功其或彼
此觀望致虜猖獗者必罪無赦　己酉虜擁衆至應武天
山崖攻擣我兵敗績虜遂乘夜趨應門沙洋墩越閔南代
州　癸丑山東巡按杨本深河南巡按趙繼本奏黃河脩

繼口李景高口鹿運口俱已疏通徐呂二洪水勢通行糧運無阻　上悅陞賞漕河兵部右侍郎王以旂等有差

丙午廣寧太原城門外無所掠大肆焚燒指揮王倫等率壯夫以矢石火器斃賊十二人廣復焚演武場移營南走

戊申兵科給事中胡宸上言覓恤備操官軍事言邇年備操官軍甚有全銜不行赴操者兵部徒嚴督撲筆及追完拖欠工價臣愚以為遠方軍士千里來操而來往徒糊口之謀朝不計夕雖使曲加覓卹尚恐有逃亡失所之憂況重以貪殘者為之剋虎弋大約管工等官姦詭計詐各該官軍撥工着役之日百計凌虐利其一逃及其餘逃因

而抑勒見在管隊寫字官等揭債補工陰肆侵漁無所不知官軍來時射利暗交在工軍卢一照指稱揭陪包攬一以指十百以指千誣累逃者而規取贏利小則加除食糧大則逼鬻田產一過頒班之後進退失措逃避由野今議者不察其情欲一切以法從事伏望　皇上禁約管工官務要備加優恤如有仍前凌虐支調在逃者照逼累新年在逃事例究問其未到官軍止許坐名送部行文原管官司問罪補役若或追補亦只追完解部照數有禆異政萬分之一

臣按倭卿館上者兵科之責也祚遇飢荒坐視溝壑漫追逃補不究原由當時悉號而無許者不知幾十萬矣臣兩讀胡宸之疏欲將通倉糠米減價發糶量減十分之三至於營工官之凌虐追補後者之解部處置洋宜而曲隱悉達仁哉給事兒諸言表矣

七月己酉朔日有食之華大學士夏言職開住　庚戌禮部右侍郎呂柟卒柟高陵人正德初逆瑾竊柄柟疏請上御經筵親政事以消禍亂瑾嘲之乞養病歸瑾誅以為起用入朝上勉學疏值乾清宮災應詔陳言六事不報後引疾歸　上御極詔復館職申申奉旨修省上疏以十有三事自勉言甚切直　上怒下詔獄拷訊謫解州判官旋

升國子祭酒首正監規上疏申明五事尋轉今官值奉天殿災自陳乞休詔許之至是卒後追謚文簡

臣按柟性頴敏誠確自奉簡時輒有志宅賢之道危坐讀書雖祁寒盛暑不輟為翰林修撰逆瑾以同鄉欲引附已嗤以入閣柟絕不與往來瑾朱事　武宗又以疏諫不合引疾逮事　世宗又以疏諫不行乞休真忠亮之臣也致仕居家四年卒所學醇正不以王守仁為是陳獻章為高其曰所謂格物者隨時隨處格如伏羲亦嘗觀鳥獸之文但遠取諸物必近取諸身若離却已身格做甚至與憲章論學以為如今人

言樂只在推開事去為樂其流之弊便是晉人竹林之風嗚呼即其不足王陳之子則志端識正當世為標矣沒之日高陵罷市遠近弔者以千計感人之深至是哉故臣讀其因問奏稿及文集等書其人可槩見矣

甲寅靖庶荊部尚書周倫卒謚康僖　延綏巡撫萬潮奏降者言虜不獨寇山西直欲攻擊虞濟橋以窺京師　上命宣劉兵馬除赴援別鎮外餘即整棚以待　兵部一應在山西勢甚猖獗各鎮守巡官軍因無總制未免分投此乞會同推舉忠誠有將畧者　上命原總督宣大翟鵬兩湖總督錄[illegible]卷

後任　戊午邊報日至御史焦璉欲建外城如南京　上命速議兵科給事中劉養直以為宜建於無事之時不宜築于有事之日且廟工完日舉行　丁卯户科給事中劉繪民俱匱　上詔廟工完日舉行　丁卯户科給事中劉繪奏頃者北虜南侵　陛下勅翟鵬往督軍務臣以為虜遁而總督輒縱虜至而總督增設事出倉猝機不素定非所以專責成而奮茂功也今虜息養精堅及今不奮必為腹心患今之議邊者謂我兵宜守不可與戰致使各邊將士頗無鬥志總督諸臣散守要害名曰清野實則避鋒名曰守險實則自衛臣聞虜入寇邑號稱數十萬聯隊而行結營而止彼固以整入也我軍雖調集三閫然狼顧自挈即參遊所統亦無踰二三千人兵法曰心疑者北力分者弱虜得逞志職此故也臣請專任翟鵬凡軍馬錢糧悉聽使宜從事內閣大臣協濟于內即馳檄宣大山西盡發倉兵約十七八萬三路畢舉預選步兵措置巨艇長槍火器總戍鵬門閉外相機決戰不計傷損并令各邊郎中貯積軍需總督申示軍法遣科道官各一員隨軍紀功仍勅京營預簡精兵一二萬裨將數員以待接濟紫荊關保定河間等處各整所部以候調發王師四應主客之勢成臣謂虜可計日擒也兵部謂繪言甚壯宜允所請　上是之

詔鵬先發後聞紀軍科道官其倣古監軍之制簡廉能任事者往

臣按國家承平軍不知戰聞者色慘股慄而又無任事之總督監軍之科道其何以集全勝乎以故議守之外別無他謀今者虜之入寇不獨患在山西而且逼近京邑欲壅通倉以扼臨清糧運且泄泄焉欲為外城之建不聞以戰為言吾恐虜不大挫則邊塵豈能遽息今以翟鵬總督三路出兵貯京營之接濟豈不可以橫行匈奴乎劉繪之疏讀之令人生氣宜　世廟重諉於鵬而震數十年之

戊寅兵部尚書張璪言簡命甚嚴可謂得人第我兵積怯非大破常格嚴示誅賞無以激勵士心　上以為然令擒斬倭答阿不孩者賞千金不次陞拜其次酋首三百金陞三級臨陣退縮者自都指揮以下徑自斬首總兵以下先具死狀戴罪殺賊　八月己卯戶科給事中劉繪劾山西巡撫劉臬納賄姦黨一等莫展冒破帑銀修築邊墻且掩敗稱功專肆欺罔宣府遊擊趙鄂等撫楚書沉酣高臥將士離心久據重兵邊備日弛俱不職宜罷因薦知府孟豹參政王儀方赦其才可當一面吏部議劉臬失事重大不容辭責應革職聽勘楚書才乏振揚亦無亡失應回籍聽調得旨如

議　庚辰起原任巡撫趙鄂于大同孝廷于山西玉儀于宣府任維賢于延綏心存而維賢又為兵科給事中馮良知所劾自是更調紛紛而邊臣益務為欺蔽以避罪矣　辛巳禮部尚書嚴嵩條上邊事言當今急務惟在得人遵奉將官以退縮自全為得計而敗軍失律者每輕不問以故連歲效尤周宇張世忠之死皆坐視無一應者失今不治後將何極又聞昨者虜寇欲趨平陽知府孟時訓兵據險虜不敢入境使列郡皆豹虜豈能長驅而南哉且豹何嘗請兵乞粮而人皆可兵兵皆得食者經畫有方耳疏入　上嘉嘆曰得人一論尤探本窮源廷臣宜亟察善事以

開　己亥夜火星犯南斗第二星　九月乙酉宣大總督龍鵬一言點虜猖獗未遭挫劒必乘隙復入臣議調陝西薊遼客兵八枝及宣大主兵兼募土著選其驍銳者十萬衆統以諸將列為四營候虜入時即移兵分屯要害每營各當一面虜既入境各發誘兵一枝與虜挑戰佯退虜必分道追我我兵遂起而夾攻之臣當誓死結陣決于一捷假令虜騎充斥必不可禦且令各營急趨關南依墻固守使虜不得越門而南久之虜無所掠因而情歸則我兵遂擊之矣虜固強我兵豈盡出矣虜下我　上從之　十月乙酉郭勛死于獄　庚寅南京給事中王烽御史陳紹劾奏

勛憲章錄　卷一〇　十一　光洲張機駒　江

大學士嚴嵩會婪狡獪又加以鄙惡之子嚴世蕃招權納賄煽助虐焰寘之政本必為國禍嵩因疏辨求退　上慰留不允　丁酉宮婢楊金英等謀大逆俟　上寢熟以繩縊之幸誤為死結謀得不諧有張金蓮者走告　皇太后始知　上體康豫群心乃定　戊戌御史謝瑜劾奏郭勛胡守中張璹嚴嵩為聖世四凶　陛下旬月之間誅殛其二而張璹嚴嵩二凶尚存何不按之流之以全堯舜之功嵩上疏乞罷　上報以中傷之計所辭不允　丙子兵部

卽典尤加隆云　庚申以謀逆事勑諭中外　壬申改左都毛伯温為兵部尚書　上曰卿總司憲綱久著才望兼以南北征伐綰練戎務故特以本兵任卿伯温曰振擧戎政必先精選將領撫綏士卒適年將官作徃剥取軍需以遺賄賂士窮且怨驅之禦敵宜其潰矣臣請各官無踰前弊一切軍需悉以給軍則將官絶營求之弊而政本清軍士裕衣食之資而士氣倍戎政急務莫先于此　上納其言　十二月庚辰兵部尚書毛伯温奏職方司郎中楊惇才識通敏曉暢軍情向賜隨輔臣翟鑾巡歷九邊備知夷狀今年資已深例宜遷轉乞勑吏部仍留供職積有勞勳不次殊擢　上從之　丁酉南京給事中王燁言虜患驛騷

邊儲空乏欲為久遠之計先募屯田之徵凡沿邊地有能佃種者悉與為業永不起科貧者諒給牛種仍令遊騎巡察以防侵掠御史吳瑄等請言各邊商人中鹽者皆令輸粟毋得槩准折銀　上曰屯田鹽法寔是邊至計今屯田未可頓復便勑督撫巡按楊諭地方將帥軍民人等將各邊堪種地土開墾成業永不起科

臣按屯田塩而邊無子粒之收塩法壞而邊無納粟之商久矣是時虜患日甚頓耕者寡而上納者希千萬石出之有限而供之無窮如之何而不內外交匱也王燁永不起科之奏亦嫂不注折銀之奏似亦近似矣不知田可耕種者皆為勢豪所占而其瘠薄者又無大利之可獲名曰給牛種而給之者誰名曰防侵掠而防之者誰其勢必至益慶而後已矣　閔初商人開墾上納子粒其輸甚便而其納甚輕故商皆樂為今商人無利而輒令輸粟吾恐招之不來矣必先清勢豪之侵占買窩者然後責之軍與商馬庶幾

兄補則民差無以兵部覆言今日之事不在足兵而在選兵不在生財而在節財若所募匪人不特無益營伍抑且虛費錢粮臣以為募兵之議暫宜停罷第令見在軍士時加採練汰其老弱冒替者使在營皆可用之兵無坐食之患斯可耳　上從之

臣按有兵百萬無益勝算其何能為昔李抱真澤潞步兵為諸道最以其練之有法故無取于多也今京營之兵夫豈乏耶不但不可與戰而且不可與守一有不給鼓噪隨之蘇旻欲以民補其缺特書生之見耳本兵毛伯温以選兵為言而且欲汰其老弱昌黎

非繕練之素者不能知此吁一欲補之一欲汰之所見矛盾而利害甚懸司馬光以兵貴精不貴多伯溫其知此乎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春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庚午勑建二忠祠於山西祀鄒指揮周宇丁璋以錄其死事　壬申兵科給事中陳棐請行大閱大射禮更部議罷之

二月壬寅宣大總督翟鵬言前發帑銀夏秋防禦今虜警在春初乞增銀接濟戶部奏外庫空虛急無可處請權發太倉老庫積銀四十萬應用又宣大米貴往歲發銀糴糧軍士不得實用宜于京通二倉坐撥粟米十萬石赴宣府

糴貯以備緩急可用令翟鵬訪取十五萬石赴大同併議車腳裝貯事宜從之　三月己未保定巡撫丁汝夔言邊儲稍詘仰給內帑者由催科不時積貯無法通負多而食廩虛耳臣嘗督糧陝西將各邊錢糧立法籍記季終數其已徵完者責州縣截解于府府總解各鎮嚴行催運既革大戶侵欺且免倉卒窮迫之患此各郡邑可通行者也且國初邊糧悉徵本色以故倉廩盈餘通來改折軍士多不得實惠楊嗷待哺所以往往不支今後宜于豐歲徵本色七分解倉積貯以後貴收本色貶則收折色庶士卒可以終歲無飢矣戶部以各邊事體不同行邊臣酌處報可　甲子宣大督撫言通者二鎮議發

本色而大同道路險遠轉輸實難乞將大同糧米盡留宣府以給客兵將宣府糧草價銀移之大同庶彼此通融兩鎮均便其宣府所留前米應發各城堡者仍酌地里遠近量其腳價亦于客兵銀內動支永為定例從之　戊辰上閱莊浪故都督僉書經善晚夷情緩急可用令翟鵬訪取委任兵部請檄經自選丁壯及莊浪漢兵同赴軍門聽用經以莊浪兵寡請得並選山丹永昌涼州鎮番西寧五衛務足兵五千鵬許之　上令促經赴鎮　四月乙未安南者人使莫福海等謝恩修貢　上曰福海既納貢輸誠其賚使如故第罷賜宴稍減供饋以示非陪臣禮　丁酉兵

部尚書毛伯溫言屬者並置總督大臣宜允濟矣然臣猶有過慮者四自古閫外之臣彼此調和則士豫附但事權相埒則嫌隙易生可慮者一自古命將出師最忌中制若任復奏請必至坐失機宜可慮者二近年邊務廢弛已極非旦夕可以責成恐言者隨議其後可慮者三總督大臣得專生殺諸將不遵約束者即加以罪可慮者四臣請文武同心決策之濟時艱軍中一切機宜不從中制雖有小失朝議宜諒其心邊臣亦當盡心展布即有人言宜自

治漸如法　上嘉納之

倣中有所懼則不敢展其才議有所加則未免顧其後是上之待總督也過於嚴燕陳汤生則彼此丁相協力生殺不專則將士汤為玩侮是總督之自待也易曰肆今如伯温之議則兵法所謂君不御軍者君不聽矣由是而和寘屬專生殺向何茂勳之不可集哉

戊戌户部侍郎張建辛璉糴州人不畏強禦巡按湖廣時有貴臣子横於鄉守臣不敢問璉論奏如法　武廟駐澤太原有儀賓坐殺人下獄者賂江彬免彬矯詔赦之璉曰　天顏咫尺憲臣不親奉詔旨其孰敢信儀賓竟不免

五月戊辰大理寺卿汪文盛卒文盛柴陽縣人才猷敏贍以功名自喜在兵部時諫　武廟遊幸被迕杖有直聲招撫屡上方畧多讋鑿可稱者　六月戊子遣給事中楊上林御史沈越清查京衛京營官軍力士匠役之冗濫者辛丑禮部言近日士民冠服競異製為凌雲等巾競相踰逐僭擬多端有毋禮制詔中外所司禁之

臣按惟王畫制代有所易而臣子恪遵罔敢或逾故周禮州府命典禮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不敢異焉所以明一統也我　太祖革胡服胡語復中國之

冠裳等威有辨士庶不得僭擬柔嘉靖以来浮華漸盛競相夸翊不為時冠明賜務為磨巾晉巾身未列於紳而狀已徼干義俸金玉其相錦繡其飾揚揚閭里自為悦燿豈徒識者鄙之而其得罪　列廟者甚矣合無令禮部嚴勅有司令有司嚴禁市易庶可以挽回風俗而復醇龐之獘矣

壬寅吏科給事中周怡上言　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之水旱災傷未能銷嚴開納銀之利而府庫未能實鬻粗之令數頒而百姓未能蘇遲將練兵之命時下而邊境未能寧由　陛下勞心焦思于上而下未有將命之臣耳為輔臣者宜同心協力以佐　陛下而翟鑾嚴嵩竊寵恃

恩修怨在内閣遠言失色入見　陛下各私陳背詆是二臣已不和矣安望其事上而率下也嵩較讎百司市權攬弊凡有陳乞雲集其門先逢其意而後聞干　陛下中外之臣惟知畏嵩而已鑾則依阿委靡不能主張而名位先嵩又足為嵩之妨礙往時御史謝瑜童漢臣劾嵩後乃假公事而相繼罷謫臣恐諫臣之口自是箝閉雖有禦杭驅虜誰復言之即今初秋宜府已報虜警而文武總制大臣互持意見平時既藩籬扞格不相和協則臨敵對壘必且甲可乙否其不誤事敗謀者鮮矣伏望　陛下先務和德

于上仰大臣公忠為國慮已忘躬聽之終和且平　上以怡言諸臣不知負若致禍甚正然本心則是訪詢詔諮近枚如揚歷時久旱　上躬禱雩壇是日大雨文武大臣各具疏賀　上答曰天降甘澤朕心感佩卿等其揭誠儆輔予不逮感雨詩以示群臣　禮部尚書溫仍和卒仍和華陽縣歷事三朝以醇謹稱卒謚文恪　八月丙辰泰州知州馬逢伯奏獻瑞麥嘉禾會西苑亦獻瑞穀　上曰瑞在稼穡非珠玉不可食者比況菜菽之秀又當霖潦禮成上天恩賜豈可輕視不然何多年不見也

何瑭卒瑭慷慨慶人孝友峻潔性清泪絶無睿好士室編衣蔬如也博學篤行以古人自期嘗以象山慈湖之學流入禪定謂為仁義充塞後補諡文定　十月初順天鄉試歲多自籍中式禮科給事中陳斐劾奏之歷陳京闈之弊得旨錢仲實送法司速治冒籍生員送提學憲責具奏　丙申南京御史錦衣衛千戶聚鈞鈞石州人正德中舉于鄉以親老不仕讀書奉養孝行聞遠近父曰赦大學生也先以親釜亡不得祿養亦誓不仕隱居城北村辛丑虜大入犯至石州城下虜父去鈞聞之馳一騎入賊中號哭求父賊流矢射中肩裹瘡前走至則父已死矣鈞哀痛殞絶稍醒盡斂父血水漿不入口三日悲哀而死

將推官知縣屢經薦揚在部未聞他議第既經指稱難以居職宜改別用　上曰許讚等且不究鯨照不謹例開住俸著各部員缺補用今後吏部照先年例于各部詔舉不許

汝寧丁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春正月庚子朔　上不視朝　壬寅延綏巡撫張褒言虜數犯邊群策畢舉其所最急者惟補足行伍充實芻粮訓練士卒鋒利器械修理城堡各監圻爾于府若入寇則堅壁清野擾險守隘使進不得攻散無所掠其勢自困然後徙而邀擊之此為禦我上策若必欲集兵防守但可暫行不可為常也仍諭各鎮使互相傳告一聞有警本處兵馬作何戰守附近兵馬作何應援務求至當歸一簡便可行絕各鎮觀望之心杜徼此推託之念

疏文　上命各邊實在舉行　癸卯夜木土火三星聚于危　丁未宣大總督翟鵬以虜報旁午詔調各鎮援兵聽用兵部謂審如鵬言盡數全陝薊遼之兵獨守宣大山西不知各鎮有警何以待之且望援之心重則自勵之心輕惟延綏遊兵二枝可聽徵發　上從部議　丙寅兵部尚書秦金卒金無錫人歷仕三朝老成練達有大臣風節為時論所與卒謚端敏　丁卯兵科給事中楊上林等奏議錦衣衛南北鎮撫司及象房額設見任管事俱有定員今多溢原數況此外訂議者尚多乞各付所司議處　上然之上林復言錦衣衛軍餘丘教等五千人託名幫工糜費

饟廩當盡革去　上令再假幫工希求恩澤者即奏聞宣

治著為令　二月辛巳金星晝見　甲申禮部尚書張潮卒是歲主會試入院疾作遂卒　三百十七人及第出身有差

丙子兵部覆兵科給事中戴夢桂奏一量徵調以備折衝二寬法制以便間諜凡降胡可用及所獲賊間勿拘文法任使豢養因縱入虜中或刺其名酋或聞其黨與或潛聚虜中消息或引致之使來歸附有功者與戰勝者同賞所司能用間而擒王斬將者即得封族三擬胡服以備掩襲招選降胡通事及將官驍勁家丁夜不收三

千人令一謀勇將官統之扮作胡人乘夜混殺仍以大軍倚其左右令胡服者張幟挺刃直貫虜營傳其號令趨其中堅于是內外合勢左右夾擊則虜賊自亂前總兵張輿等議可用也幸即徵趣軍門屬之四慫規避以堅戰守五廣推擇以備將選令者求將太狹論將太嚴儒將混真虛文廢武使秦趙燕薊其人多勇敢精于騎射若滋州玉和宜臨洮李大漢官忽召用之務以實舉行

上曰所言既為樂守奇策

臣按奇正相生兵家之法也而制勝之策多於奇中得之戴孝桂踰多有可採者而間諜掩襲二策則

尤奇之奇者善間諜則得虜之情而我可以設傳遞
掩襲則混虜之衆而我可以設計人曰間諜者不臨
陣掩襲者非正戰難以軍功論也不知縱入虜中斬
其酋首黨與得其降服歸附則不用兵革而禍患可
消雖戰勝者何以加此混入虜中無異胡服胡語攻
其虜營虜帳則隨用夾擊而疑似難辨即對壘者何
以過此柰當時出境之禁甚嚴而假扮之舉未設止
以死守為上又豈能得常勝乎雖然用之得其人待
之極其厚則可不然中國之人必須降胡相熟使而
後可而降胡稍有二心則胡之間諜胡之通事又安

能逆其將来也

癸未禮部集議廟建同堂異室之制咸謂　聖神之見高
出千古請遵御下期興建議久未定左庶子江汝璧以
成祖首正世室而奉　皇考入廟則見存奮廟宜遷于穆
廟之首以當将来世室與　成祖廟東西對峙　太祖鼎
乎其中祧廟奠乎其後三昭三穆列乎其前　成廟　睿
廟翼乎其左右而于朱熹廟議之畫正相合矣右賛善劉
希顏則以宜立太廟居中世室居左而虛右四親廟以次
而左右祧廟居後禮部言汝璧之議照有異同然其說出
于朱熹希顏之議本于帝玄成此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

可也夫奉　孝宗　睿宗同於一廟以位於穆三而　武
廟以帝王統序不失三昭之位則四親之恩既全而世室
之義有待　武廟之祀不更名正言順足以垂憲萬世其
視損七廟而為五廟孰為當耶

臣按宗廟之制殷周詳矣太祖之廟居中左昭三右
穆三昭穆之上更立世室以待中興有功之君不在
祧列昭穆之數已盡時當議祧然後升於世室如商
高宗周宣王是也我　明太廟以奉　太祖矣　成
祖而下列于昭穆數盡而祧則祀于文世室至　武
宗而統絶　世宗入承大統則武世室宜祖　世宗

若興獻皇帝則追帝者另立　興獻帝一廟則百
世可以不遷苟以兄弟之義而附於　孝宗之廟則
君臣之分不明而尊奉之心交失不惟希賢昧言為
不當而禮部之議亦非也臣敢以鄙說附之

三月丙辰都察院議覆吏科給事中何光裕奏各省守巡
官俱有地方之責宜徧歷所部雖偏州下邑亦必躬至察
吏治閱城池查錢粮理罪囚治奸豪恤孤寡督稅粮審徑
役諸所應舉職務俱照憲綱事體施行仍以所行事情具
申撫按稽考有仍前曠廢者聽撫按參奏詔如議　丙寅
耳甫近邊咎種酋虎　紆泉攻打並案殺掠人畜擄陰抗敵

時巡撫詹榮欲乘時追勦以禦兇悍除民害總督張珩則欲宣布恩威待時戡定兵部尚書毛伯温言畜夷梗化實切腹心急之則驚變緩之則滋蔓宜治其陳兵守固地方一面遣人宣布威德陳示禍福若各知悔罪許令獻出首惡追還原搶財物以贖前罪如怙終負固務要追勦不得互相異同以致失機誤事　上從部議　六月甲戌大學士方獻夫卒獻夫南海人始起郎署雖以議禮稱旨不次擢用而立朝議論恒在乎恕人以此多之卒謚文襄　七月戊戌户部尚書李遂相卒謚文敏　八月壬申内苑嘉禾生一莖雙穗凡六十有四粤壇靈黍五出者一　甲子

禮科給事中王交王堯日劾少詹事汪汝璧修撰沈坤編修彭鳳歐陽暎員外高節刑私通賄大壞制科大學士翟鑾以内閣首臣二子汝儉汝孝既連中鄉試又連中會試不復行止一鄉會取士尚賴公道可以服人此而交通作弊則世教將不大壞耶章曾不思王翔裂仲孫之卷恐妨寒士柯潛主應天之試孰付有司縱劉儼不中陳循王文之子幾致極典而事得雪白天下後世誰不仰望風采噫為輔弼者與其如翟鑾而父子為民孰若王翔之為高為試官者與其如汝璧而迹狀分孰若柯潛之為正不然劉儼之文介至今存也

璧等寵賄賂今尚在乎

九月丁未命吏部尚書許讚兼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張璧兼東閣大學士俱入内閣辦事餘官如舊　戊申兩

許田護部院請下汝璧於理　上以宗取士之制遂勤鑾并汝儉汝孝奇勳清鳳暎俱為庶吉士方會鞫謂汝璧鳴夏應麒雖各阿取輔臣之子然實非以賄故至坤亦然獨彭謙賂節五百金得中監試失于糾察罪亦難逃疏上詔杖汝璧鳴夏應麒六十革職閒住鄉柬軍謙為民坤一中煇姑存留供職

臣按翟鑾位居輔弼至尊榮矣以已之故而中其子又以子之故而中其師何其貪婪而無厭也江汝璧職親侍從至清要矣一為納賂議何其誣上而行私也　祖宗朱元明經孝廉薦舉三途已

廣巡撫兼兵部尚書潘鑑卒鑑為人有節操精勤職業士
論許之卒謚襄敏　十月甲戌虜寇膳房堡總兵郤永禦
之不能入遂于萬全右衛拆墻擁入　上以本鎮防禦不
嚴切責總督翟鵬等仍令東西廳整搠士馬候報征之
壬午　上諭禮部曰　皇考躬集醫方選要仰體天地生
德壽衆至仁之心歲久傳有未廣即重録梓行以濟民生
復以　皇考御製外科經驗方一併重刋　庚辰虜犯固
至京師戒嚴兵部尚書毛伯温成國公朱希忠給事中戴
憲桂等御史楊本源等及山西巡撫魯鉞等各議防守事
宜　上令兵部檄二鎮士馬急赴畿輔隨賊向往分布截

殺其焚燬露積即遣人往視緩急施行　甲申給事中戴
憲桂言薊州巡撫朱方輕躁建議掣兵太蚤藉口惜費用
使虜得乘間入犯王儀卻永一聞其議遂即散兵賊一入
口召兵不假總督翟鵬淺無可否亦難辭罪　上曰鵬若
不下令王儀卻永安敢掣兵朱方建議掣兵使既去之賊
非時勾入以必搶京師為辭二臣實為罪首俱命械繫來
京訊治儀永姑停俸戴罪殺賊御史舒汀言本兵毛伯温
漫無忝酌朦朧題覆則其罪有不容辭者況朱方止議掣
薊州兵而併將宣大兵並掣則本兵之罪也　上是其言
令褫職為民逮至午門前杖八十發戍邊衛　十一月壬

寅南京兵部尚書張邦奇鄞縣人好學篤行初以母老淡
于宦情連補湖廣四川福建提學屢進屢輟官至尚書年
六十餘而其母尚存至百歲而卒邦奇事母孝仕吏部右侍郎歐陽鐸卒鐸泰和人有文學操履修潔以
天變自劾致仕卒謚恭簡　丙午以擒獲逆賊王三告謝
郊廟社稷　癸丑兵科給事中徐養正言今之圍營即古
天子之六軍也當戎務廢弛之久而欲錢粮支給宜禁止
侵漁以革風弊於馬匹頗養則揀選壯軍以便飼秣給發
弓矢器械以熟操練分別軍士強弱以作勇敢疏入詔議
行　乙卯總督宣大翟鵬巡撫朱方逮至俱發烟瘴地面

充軍鵬至河西務借宿民家皆莫肯晝遂告鈔閃主事因
杖其居民民訴之厥衛以聞復逮至京尋卒于獄方亦斃
于杖下　十二月甲戌禮科給事中周宗言祭葬贈謚宜
著為畫一之法禮部議以為計品論資以為隆殺則辨貴
之義存而賤者勸程工課實以為子奪則辨勞之義存而
怠者奮祭葬有半得則辨賢之義存而不肖者懲雜途不
得以干恩父母不得以追附則辨能辨辨位之義存而覬覦
者息規制非不甚備也但歲久因循越且濫矣臣等擬議
條格如言侍臣者必嘗日侍講讀言軍功者必嘗躬履行
陣給半葬者必原其年勞之異用請特恩者必論其途徑

之邪正於例不可拘法當駁者條例上請以俟裁定一
二品官妻授封病故者止祭一壇不得與夫之父母比三
品四品父母止授封五品以下封者不賜祭其稱特恩非
日侍講讀親履行陣及東宮官親奉出閤開陳有勞者不
得槩與一切雜途皆報罷尚書左右都御史已加三少而
奉告革去者止與本等祭二壇被劾閒住者不許四品以
上父母曾經本等封贈者各許並祭無封贈者不許二品
文官妻未封夫人者不賜祭被劾致仕者聽本部論其生
平功過酌議請裁未考滿者不分在任致仕俱賜祭一壇
葬減半聽調別用及閒住詔復者俱不許四品官已考滿

者父母雖不得重封亦與祭一壇未考滿者不許疏上得
旨被劾致仕者仍如弘治中例准給祭葬以稱朝廷優禮
大臣之意餘皆如議　已卯兵部尚書戴金條上備邊十
二事一別武才以責成効二稽分領以別勤惰三實缺伍
以備攻守四選民兵以裨行陣五脩戰車以禦勍敵六撥
富厚以養馬疋七修關隘以固藩屏八重墩臺以明烽火
九謹盤詰以杜奸細十處降人以收亡叛十一養死士以
探虜情十二選土兵以備調度　上令斟酌舉行
嘉靖二十四年春　月乙未朔　乙巳以恭録　列聖御
製文集并聖學心法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二十一史諸

書成賞總裁等官有差　閏正月戊寅金星晝見　己丑
先是禮科給事中查秉彝上言風俗浸侈始于世祿之家
好作無益崇尚虛靡以蕩民心四方無籍之徒聚黨遊食
以愚黔首此誠敷倫圮教之端數奸誨淫之地也臣切以
為欲天下太平在息盜賊欲息盜賊在保善良欲保善良
在明禮制禮制明則人知節儉節儉則無求無求則廉恥
立而禮義之心生奸盜之原塞矣　上詔中外嚴為之禁
二月戊戌直隸河南山東總督兵部侍郎張漢條陳選

將練兵信賞必罰四事言虜不畏吾地險而所畏者將勇
不畏吾卒衆而所畏者兵精兵精本于賞罰賞罰當賞罰當本
于將得其人故今日防邊之務選將其要也今之取將大
段離本業而掇聲華舍功能而取言貌宜不足以得將也
宜令各邊巡撫以實事覈之其行軍肅臨陣勇法制嚴明
士馬精健者即行薦拔其感令不行操演無法遇敵恇怯
卒馬罷耗者亟加汰斥則真才見而將可得矣如是而又
廣招延之術畧其流品寬其文法使凡懷才藝志功名之
士皆得以自見小則充入行伍大則授以將校以收斬折
之用如是而又弘使過之義凡罪廢將師才勇可任者悉
蕩除業瑕責令自效以首功多寡為贖罪差等果著奇勳
必加異擢將人思奮矣夫卒不精與無卒同而今所稱練

卒之術則疎矣戈矛擊刺之法不閑火械黜放之節不試而徒立二丈之牌于百步之内以射虚文相胃如此世豈有二丈虜弓今宜結觡象虜置之百步外為鵠以習士馬耳目而戈矛火械等令擇精于藝者立為教師隨人所長分藝以訓則卒練而人百其勇矣夫士非賞不勸今欲練卒則宜厚其較藝之賞使士知獲利于上者非習藝則其道無繇也莫不競勸于藝藝精則客兵可免召募以其調發召募之財而養此武銳計無便焉者也夫戰危道也退無必死之法則莫肯死敵今法弛甚矣宜申嚴禁令俾大將平時得專殺臨陣即副參而下不用命者悉得斬之而總督許閒斬大將使人誠知却步必死則爭先赴敵矣疏下兵部謂漢語于邊事俱如擬　庚子禮科給事中陳棐言元世祖以夷亂華不宜廟祀　上命罷斥棐復言南京亦宜撤去又請改兩京廟祀禋文并燬元君臣神主報可　四月癸亥詹事孫承恩等言適者　皇上以　皇太子冠讀且近習禮禁中固慎重大禮至意臣惟近侍左右朝夕與居易于玩狎不可不慎惟　皇上有君之尊有父之親誠進　皇太子于前躬為肆習賜以面諭況　聖德之至一言一動莫非觀法潛孚默契尤必速化至近侍諸臣又勅諭之俾各事以正道使俾言囂語不

入于耳戲侮玩好不接于目斯可訓　皇上佑啓之意疏入報聞　四月癸巳户部奏言通未各處災傷業已奏旨蠲恤第諸司多玩愒虚餘民不受惠臣以為守令乃親民之官守令得人民受其福乘今賑恤之時昕在撫按官加意督成果能先事儲蓄及時賑貸全活衆多者奏薦陞擢其或廢職誤事參劾斥治庶貪殘有警而疲困少蘇也疏入依擬行　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酉致仕武英殿大學士毛紀卒紀掖縣人由庶吉士漸進今官當　武廟大漸奉遺詔迎　上即位論定策功封伯爵紀辭不受以疾乞致仕再疏許之歷事四朝守正不

阿晚居家二十年始終一節　上詔有司存問及是卒上輟朝一日贈太保謚文簡　壬寅御史周冕言頃當大工告成之時廟貌鴟新正萬代所瞻仰　皇上宜于奉安之日或秋祭之期齋祓一心親致孝享上以對越　祖考下以儀刑百群庶神人胥悦休徵協應不宜更遣官代攝以觖神人之望疏入　上怒冕故抗明旨令執鞫訊　丙辰吏部尚書熊浹諫止仙箕　上批浹疏以示大學士嚴嵩嵩言浹非敢有所沮訕其意以仙箕之降民間多有恐其說久或不驗有負　皇上崇奉之意　上切責為浹強解嵩引罪乃解　庚申太廟成　七月壬戌以廟建禮成文

武百官於奉天門上表稱賀是日頒詔天下詔曰朕惟
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我國家宗廟
之制自　太祖肇基肇立四親廟其後更制同堂異室比
因稽古式師周典奉　太祖正位居尊　成祖及　歷聖
與我　屢宗皇考　武宗皇兄俱同堂而序享獻之節茲
以七月初一日奉安神主聖靈希受朕志　辛巳大學士
嚴嵩乞容宥言官以弘聽納謂御史何惟柄昨論時政因
劾及臣念臣本贊理無狀言官待舉而劾之乃其職也萬
一惟柄獲罪過重則臣之罪益重乞俯軫言官進諫納忠
之愚曲成愚臣開過思懼之意使守外人情以慰而聖德

為益光矣疏入報聞　丙戌西海虜因整克者其初比虜
小十王部落也因變逃據西海有年及是遣其屬阿都亦
赴甘肅納款求得內地而居之總督張珩奏整克精兵萬
人若不得請必為套虜所吞是籍冦兵也納之便但虜情
詭詐難信宜令整克親赴軍門覆審無異然後俯從其請
仍令照舊海上住牧俟套虜入冦即于境外拒戰有斬馘
功一體給賞或計擒酋首朝廷待以不次之典既以羈縻
西虜又借其力以捍禦套虜計無使于此者　上命相機
酌處仍整糊士馬嚴加防守勿墮奸計　八月壬辰加秉
一真人陶仲文伯爵仲文疏辭請贈蔭　上許之追贈三

代給與誥命蔭其孫倣為國子生　庚和三知燠進白鹿
賀　萬壽聖節　壬寅詔尋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於錦
衣衛獄赦其罪放田原籍大學士嚴嵩以工部郎中楊兜
與爵等事體相同乞一體寬宥　上並赦之已復逮爵詔
獄　丙午　上諭禮部曰朕思京城九門地大人衆多有
死喪貧難不能葬者或有四方客死不能歸者暴露尸骸
朕甚閔焉五城御史其督率各該官役以義地收瘞之
己酉太學士張璧卒璧石首人正德時乾清宮灾上修德
勤政講學二事　上即位侍講筵與修　武廟實錄獻皇
帝實錄為人醇實周慎在講筵最久多所裨益卒贈少保
謚文簡　九月乙丑　宣大總督翁萬達奏虜四吉牢答
及俺答等先犯陽和繼侵滕房俱不得逞而東行迅速其
勢必寇中北二路宜亟發兵備禦居庸等處兵部謂居庸黃

花鎮逼薊畿輔非他鎮比請令東西廳聽征將士秣馬厲
食以俟調發從之　丙子詔起原任大學士夏言於家遣
官賜勅馳驛前來以副眷倚至意　丙戌先是八月中虜
以數萬騎犯大同中路鐵秉關等處總兵張達率衆力戰
却之又犯鴈鴿峪參將張鳳率其屬各殊死戰鳳挺身陷
陣中流失先死餘盡效報效生員王邦直以戰死時虜欲
深入總督翁萬達總兵周尚文各遣騎四出邀虜虜登山

望見官兵大集乃遁出關事聞　上嘉萬準等功各賞銀幣仍賜勅褒奬復陣亡總兵張鳳原官贈邱直都指揮僉事蔭一子世襲千户丑邱直者滋州人力擊千斤是時邊患孔棘詔求天下武力之士河南撫按官以邱直應詔鶉鴿之戰虜衆我寡鳳等慮不敵守者促之且激邱直曰若素以勇聞柰何見賊不殺邱直恥之遂大呼入賊陣處皆辟易見其兵少無後繼遂聚而圖之邱直奮勇獨殺十數人力竭而死邊人哀之　十月　乙未　皇太子千秋　御賜百官宴于午門外　戊午　山東巡按鄭善言　武廟時剿賊劉六等糾衆抄掠所至縣官望風奔潰獨樂陵知

縣許達堅守危城身親督戰數十餘合斬首二百三十八級至今賴之頃見浙江參議周期雍以擒礦賊功得蔭一子止達功不在期雍下乃僅録其江西死事之功而樂陵功猶未録非所以褒遺忠作士氣而慰樂陵民望也詔可遂　陞達之子錦衣千户許暘為指揮僉事　十一月癸酉降都御史丁汝夔二級調外任先是令撫按官嚴督諸司賑濟甄別勤惰以聞汝夔原任應天巡撫以奏報稽遲舉劾不當為吏科所劾故有是降　甲戌纂修玉牒成　戊寅詔廣東守臣為故浙江按察司副使陶成及其子湖廣左布政陶魯立祠于會城歲時致祭從成曾孫

陶鳳儀請也成原籍廣西鬱林州人初任浙江僉事在正統時征廣州叛賊以功陞副使既而為賊所獲死之後遣官諭祭贈參政民德其保障功立祠祀之曾以父蔭為新會縣丞與征兩廣洞蠻忠勇有父風累陞湖廣左布政諸蠻畏懷之乃掘其祖墳戕其宗黨舉于官其子孫不敢歸葬於遂占籍南海至是建祠焉

　　臣按聖王之制祭祀也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故舜勤衆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陶成征廣州叛賊而死于賊陶魯征兩廣洞蠻而卒于官甚至掘祖坟而戕宗黨不敢歸葬蔚州而入籍廣東為之立祠以祀仍著為令

南朝憲章錄　卷十二　光州李學顏聚

撫按守臣者正當題請以卹父子之忠魂以激冤衷之義膽何待鳳儀之請然後為之立祠哉乞　皇上遇有此臣令撫按守臣題請立祠以祀仍著為令

辛巳罷吏部尚書熊浹浹自諫仙箕恢有幹吉　上屢以事嘗之奪俸者再浹不自安至是稱病乞休　上怒奪職為民仍令錦衣官校押回原籍當差　癸未太常寺卿魏校卒校崑山人有異質能通諸家言折衷于六經淳如也貌朴訥簡重言動以禮近世稱為儒宗所著有大學指歸六書精蘊行于世　十二月癸巳改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唐龍為吏部龍疏辭不允　戊申少師學士夏言起用赴京

壬子致仕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天和卒天和麻城人字
度弘亮有泛應才凡所經歷去後必有遺跡餘澤為人所
稱述者始為御史以法裁太監廖堂詔獄謫金壇縣丞後
巡撫陝西造單輪車及諸火器三眼銃總理河道手製乘
沙量水等器後人多尊用之至是卒贈少保謚莊襄

臣按天和從楊應講伊洛之學而宏經濟之才勇足
以制廖堂之牙爪仁足以均湖州之耗田法足以通
汴河之淤塞智足以擒吉囊之愛子到處立功為國
家之幹辦宜其內而九外父老莫不歸心生祠為之
建立也然其恩寵之隆錦衣之蔭有自来矣後人遵

用其制凡為利便其名臣哉

乙卯御史胡汝輔條陳屯田事宜一管屯官不得更調管
事收粮之日別貯樣驗放一勳戚莊田該納子粒每畝三
分令各州縣代為徵收一申明收粮違限住俸降級之例
從實舉行一屯田地廣事務宜行各該兵備道分理不當
差委御史一人一嚴核委官勤惰明示賞罰一三營莊田
係沙水衝沒者勘實除豁其新墾荒田量減該年稅粮一
與州衛屯粮原坐豐盈倉近因虜警改派三屯普太平寨
宜復舊一屯丁流移有能招復者一用屯丁免粮差從之

兩朝憲章錄十一卷終

兩朝憲章錄十二卷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編述

嘉靖二十五年甲午春正月己未朔　上親行拜天禮于
玄極殿出御奉天殿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行慶賀禮
癸亥群臣上表賀元旦雪　上報曰屢端仰荷天眷瑞雪
應禱朕心感荷覽奏已知　丙戌覆總督張珩等奏得旨
甘肅自經土魯番戕害哈密以来藩籬寖廢邊臣歷年經
畧西事迄無成功赤斤等地方日益削弱回夷占住甘肅
生息日蕃貽患甚深馬黑麻速壇踵襲父兄舊惡包藏禍
心今又結婚寔刺陰擾哈密占種沙州土田意在內侵且
因謀洩遂爾投降原非本意姑且俯順其情容其入貢其
求討地方住牧欲照牙木蘭事例安插俱不准行　二月
丙申總督宣大翁萬達奏吉囊子住牧河西俺荅阿不孩
引兵渡河乞如例調發客兵其河南山東民兵無益于用
獨可調山東長槍手三千兵部言前年戰黃土溝虜既南
下而北走去年戰陽和川虜亦深入而宵遁多客兵之力
若山東長槍手河南毛葫蘆本非民間常徵為其長于用
搶善于走山所司顧募以資保障第每省至六千名不無
克以老弱而議者遂以為無益耳今宜量減務取精壯者
每省各三千人以一都司領之取便住劄候警赴援仍調

延綏遊兵二枝寧夏固原遼東遊兵一枝務滿三千人以
五月初旬各赴宣大軍門聽候調用　上是之曰各鎮兵
馬依擬調用不得延誤河南山東原募民兵每省留三千
人委都司官訓練聽用各處有司增添起倩兵數甚多有
妨農業俱止之　三月己亥謫湖廣巡按包節永戍邊衛
初承天守備太監廖斌擅作威福節至之初欵縄以法而
語先泄斌思以中之于是候節謁　陵時故獻膳蓋遷使
撤去而寢稱節麾出之奏已發而節始奏　上怒以節迺
抵餙已罪捕節拷問刑部尚書以節大不敬宜謫戍　上
遂謫戍邊衛　丙子致仕刑部尚書高友璣卒友璣樂清

人安重有操執不避權幸屢忤不挫致仕家居敝廬布衣
疏食終其身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少保謚恭簡　四月乙
未命山西巡撫曾銑以原職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兵部
擬上招降賞格大邊外招男子一人賞銀三兩遞加至十
五兩止幼男婦女二兩至十兩止墩邊引入一男子賞二
兩遞加至十兩止幼男婦女一兩至五兩止又議嚴禁擄
卒毋擅縱人出境毋取邊人詐為降人冒賞如議行　壬
子工科給事中羅崇奎言近年以來諸臣被論恣肆強辨
巧餙己罪反詆言者而輕排之即如戶部尚書閔楷貪鄙
有聲刑科給事中萬虞愷游震得論之當也乃反讐兩人

亟面陷害至借後湖銀兩之事公為中傷之術且後湖貯
掌有人度支有額楷乃謂數不止此假手報復險亦甚矣
乞嚴加勑諭以後諸臣被論宜杜門省愆不得論辨即論
辨亦無得攻擊言者　上曰然令南京都察院遣御史一
人查稽後湖銀數庶得其實　五月乙丑録死事磁州生
員王邦直子王化燭為磁州守禦所正千戶虜酋俺荅阿
不孩遣夷使保兒寨等三人投番文有白駱駝九頭白馬
九疋白牛九隻及金銀鍋各一求進貢講和自後民種田
塞內虜牧馬塞外各守信誓墩卒納之總兵家丁董寶狃
軍通款借曰不許猶當善其詞說以遣之乃誘而殺焉此
何理也寶狃等滔天之罪真不容誅乞亟正法典榜之塞
上預弭其蓄怒搆兵之謀即不可解臣等相度機宜撥兵
待戰巡按黃如桂參守僎張潤巡撫詹榮總兵周尚文防
檢失律之罪兵部以虜黠詐未可信宜貸各官罪第令嚴
兵待之詔可　六月丁亥廣西巡按馮彬以廣西之患莫
甚徭僮與其召募以防賊不若召募以勦賊擾其巢耕其
土凡賊之美田肥土我兵無不頓得之者因其頓而令之
戍不勝矣兵部以廣西一省狼人半之徭人三之居民二

之以區區二分之民介蠻夷之中事難徐舉且免差應調士狼積習今日應募以平之者安知他日不各擄其地轉而為賊也　上從部議　十七月辛亥致仕吏部左侍郎董玘卒玘會稽人博學能文性峭直其為吏部主事時絕請託鄉人多怨者後落職三年始白追謚文簡　癸酉原任吏部尚書唐龍卒龍蘭溪人性疎爽有文學經畧關中時民飢又有虜警大著勞績一時稱為才臣後晉吏部尚書三疏乞休　上以為稱老忘君褫職為民出都門遂卒後數年子汝揖官修撰上疏明父不欺詔復原官贈少保謚文棄然以衰暮為屬官所誤屢被譴責功名稍損云　丁

丑旌表烈婦張氏氏嘉定人汪綬妻也姑陸氏淫縱惡張諫正乃與所私執殺之舉火焚其宅欲滅其尸而不得至是獄成巡按王言以聞詔有司建祠賜名哀貞　八月壬辰致仕南京户部尚書周金卒金武進人自正德間歷諫垣九年彈劾不避權貴都督馬昂獻餙女弟驟寵金抗疏請誅昂還其女父之得遣後敭歷中外勞績甚著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敏

臣按諫垣之職惟功在社稷威震邊陲者録焉周金忠亮有素個儻有謀其為諫垣也發馬昂之姦而其約總督也獲黠酋之首非所謂名臣與不然吕不韋之計得行玉牒紊亂而彊圉將不靖矣戊戌午時南方流星大如碗赤色光如斗大起自中天西南行至近濁　九月壬申都察院覆南京刑科給事中張思誠條奏以在外問刑衙門罔知明允競為深刻如殺人驗傷互異輒擬抵死盜賊贓濫未明竟坐強劫被誣淹禁不曰官不蚤決也一斃于獄則歸咎原告比以誣告致死之條積年攬役不曰官相容隱也一觸其怒則捜剔隱過按以文鑽衙門之律擒捕私鹽者未出行鹽地方而槩引越境查盤倉粮者不論多年浥爛而槩引侵欺上沽明察之譽下慳觀望之心交相比附誠有如思誠所言者　上

曰即行撫按嚴加綜覈并會同吏部訪察殘忍者俟大計時黜治　十月戊子三邊總督曾銑劾奏禽事毛一言管理粮餉貪鄙恣肆部從不謹例罷之詔下巡按提問今後邊臣被論有干軍機錢粮者吏部勿槩擬罷職　辛卯金星晝見　甲午虜決重囚五十人建昌侯張延齡薊遼總督胡守中俱伏誅　十一月己未宣大總督翁萬達請自今有各邊妄殺歸降人冒功者如按得實不必解京許巡按秋後斬首示衆以杜姦人玩法之心報可

臣按邊方妄殺降人此一大害也夫歸降之人撫之猶恐其不来冒功之舉敵之非所以明法嘗見殺平

民以為虜級授統制以為酬銓臣切憾之況殺降以冒功不惟絕虜人来附之心而且廢朝廷招納之意壞法干紀甚矣先時董寶狃殺進貢保兒寨三人而以首功報萬廷已奏滔天之罪真不容誅而今復欵斬之于邊以示衆則其除害而招携者不亦蕪至哉乙丑謀反宗室充灼等既伏誅兵部請叙録諸邊臣功言大同總兵周尚文應徐有幾首剪禍本宣大總督翁萬達大同巡撫詹榮密上邊事追捕無遺功當優論宣大巡按谷嶠給事中李文進御史趙炳然皆有鞫訊發摘之勞而山西巡撫曾銑巡按陳豪得辭封渠悉于其界中功皆次

之代王專鎮封内雖不能預察姦萌而事發之後景駭嚮宸不致他虞亦宜降璽書優奬　上從之　壬午户部議覆巡撫楊博所奏屯田事宜言經畧河西莫先于興復屯田而屯政所以不舉者催徵擾之也種未入土而名以在册人已在逃矣請令諸邊臣召民墾辟永不徵賦其故常徵賦而後復荒蕪者並許佃種一體蠲免詔邊臣敢有變亂屯政者巡按參奏處治　甲申致仕兵部左侍郎陶諧卒諧會稽人歷事三朝剛介不挫奉公守正終始一致正德中為給事中抗疏劾奏劉瑾擅權亂政群小嫉之以他事矯詔廷杖氓職復構以與大臣植黨械繫詔獄摘戍瑾

誅得釋後總督兩廣勦平峒賊前後擒斬以數萬計卒贈兵部尚書謚莊敏　十二月庚子三邊總督曾銑請破常格發帑銀以築邊墻疏下部議銑復上言河套可復謂邊墻不過數十年計而復套則萬年久遠之計部議以築墻復套俱不易而復套尤難縱使能復亦難為守　上曰虜據河套為中國患久矣連歲關陝橫被荼毒今銑能倡逐虜復套之謀本兵乃久之始覆迄無定見何也其令銑與邊臣悉心酌議務求長算嗣上方幕　丙子江西省祭官繆湄賢奏　厘宗就封之日舟過小孤山製詩紀勝書于神祠臣道經其地恭録以獻　上命工部

製牌書勒元日仍勑巡按建碑亭貯奉書建賢賞紵絲衣襲嘉靖二十六年丁未春正月甲寅朔　庚申左都御史宋景卒景奉新人練達國體而忘行剛方一時縉紳咸推重之歷工兵吏三部尚書至今職卒于官贈太子少保謚莊靖　壬申吏部尚書周用卒于官用吳江人端亮有節操晉掌銓曹縉紳方望其丰采乃未有所建立而卒士論惜之　丁丑山西巡撫楊守謙奏偏頭老營二所餘地一千一九百餘頃堪為營田以内省京運外嚴防守且舉副使張鎬為提督通判張應麒為總委官歲久任責成其牛種皆取自本省又擬照盜沿邊錢粮禁例以防侵盜户部覆守

議綜理周密且官攝而事省費半而利倍若各鎮營田舉行如守議則兵食可足而帑積所省多矣詔以實行

二月丁酉改工部尚書王以旂為左都御史　戊子宣大總督翁萬達奏近歲巡撫王儀總兵郤永選各營精銳五千人別立戰鋒五營以廢棄將官領之每軍額外加米五斗遂使各營虛耗而又別取老弱步卒用充原數及遇戰陣復自以親兵居後又驅諸路兵為前敵用是士皆解體且坐營都指揮董暘李瑭前愆未贖後復失律宜正其罪并罷新委坐營官周瑭韓彬楊鉞而歸其兵于各營各路中查秉桑疏陳利弊七事一事權不一除事關軍機員須專設者弗議外其可併省者一切專責守巡二用法太苛宜嚴故入之條重誣告之律法官用刑止于用律毋輕用例以杜深文之漸三稽查煩數夫查盤之權宜總巡按今巡按查盤矣巡撫復行之守巡各道又行之至有一人而三四罪一罪而三四招一事而株連十數人者宜從併省四罰贖遠禁科罰自二十四兩以上者送部降用非專為守令言監司以上所同也今有罪贖至百兩以上者無故有勸民出粟至數百石者甚至有給散人家產者又有從輕發落量拆工價者宜禁之以懲贓濫五征科無藝令計賦所出倚重東南宜定限輸粮使各里輪收入官而官總其數户侭粮長者不侭解頭其侭解頭者必官庫領粮實批銷繳以絶那借累賠之弊若府州縣官類解者無得帶解頭以滋需索六薦後不均夫國制差役十年一編九年休息適未喜于紛更年年編審甚至括索幼丁審編餘銀以充私橐如弓兵責其賠補塩斤級責其賠補耗米宜申明之勿使厲民七供給過侈州縣坊里供辦初以給賓旅上官而今則官吏支費苞苴結納悉從倚辦宜一切禁革詔從之

臣讀秉桑前疏謂風俗奢侈起于世家已見留心世道欲返朴而還淳矣至請吏弊一疏又皆鑿鑿可行炯炯若見其經理之又皆書生所不能言者大抵皆併省優恤之意也事權專責守巡查盤總歸巡按此非係于上者乎其當併而行之無疑餘皆守令所司而守巡按訪宜嚴訪而督行者深文故入酷吏也遠禁罰贖貪吏也取坊里之供辦為苞苴之私謀鎖刺之吏也其罪顯而易見至于粮長解頭之侭編審賠補之累事雖若緩而東南受困無不起於二者必為守巡按者立為定限輸收無使賠補倚辦則

姓可以蘇息養東南腹心之民去東南蠹特之害其
為百世利又寧有涯哉
三月庚午賜廷試貢士李春芳等三百一人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是科所得楊繼盛王世貞李幼滋汪道崐楊巍
四月總督宣大翁萬達議大同為山西藩籬大同有備則
山西無虞將来可以漸掣客兵山西巡撫孫繼魯則以論
長邊則大同差急山西差緩論緊邊則山西大同並急今
欲止守大同豈得無憂萬達復奏繼魯沮排成議乞賜別
處兵部議萬達欲掣山西擺邊兵馬併守大同似矣但宣
府馬營等處亦有通賊要路且山西岢嵐等處逼近黃河

套虜渡口宜令萬達公同查議既而集議調保定兵馬一
枝駐劄趙川堡專備笁府中西二路又量將東南二路兵
馬於防秋時月調赴西北協助戰守至山西大同二鎮外
邊併守要害又恐嚴外客內量留寧夏一帶額式兵馬以
為內應則非專守門户而不顧堂室矣繼魯不能虛心採
事責其共濟誠難得旨令萬達悉心協謀周尚文勿以繼
魯言疑沮繼魯敢背明旨挾制總督阻壞成事差官逮至
處分繼魯以清節著聞然好剛使氣沾沾自喜比任巡撫
志氣盈溢言動矜肆人謂不祥未幾竟詔獄械死　甲午
命修兩京國子監學舍　乙巳吏部尚書羅欽順卒欽順
泰和人學術醇正操履端方是時有倡為師心頓悟之學
者欽順為之反覆辨正其說甚具所造詣可謂信道不
惑矣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臣按欽順始遇老僧叩佛之由撤夜搆思以為至
至妙已而讀濂洛關閩語録潛玩久之于吾道有得
始大悟禪學之非于是力排痛斥及為冢宰人多
之欽順不拜謝客鄉居又潛心二十餘年曰道在是
矣是時陳獻章講致虛立本之學彼深詆其說之禪
王守仁又倡致良知之說欲與之辨而守仁已卒其
徒習其餘說抵毀程朱則又曰今之道學泰然自

于程朱之上而寃其所得乃程朱早嘗學焉而竟棄
之也夫陳王二子始學程朱而入於禪欽順始學禪
而終篤信程朱此其邪正較然辨矣乃猶多為陳王
所惑至今禪學大行吾道晦蝕安得如欽順者而為
之倡和哉
丁未考選庶吉士于東閣　上親賜題文曰原心詩曰善
為寶取亢思謙等二十八人送翰林院學士張治吏部右侍郎徐階亦兼學士教之
郎兼翰林院學士張治吏部右侍郎徐階亦兼學士教之
壬子北虜俺答自去歲夏中款大同塞求貢朝議疑之
嚴旨戒邊臣毋墮虜計蓋是時陝西有後套之議將督兵

出塞當事者主之故力絀貢議云　五月丙辰三邊總督
曾銑奏邊方守令所係甚重必選年力精銳才幹強敏者
銓補其有稱職者特加奬擢　上曰該部將選用陞遷事
體別立資格吏部以邊方守令通將應選者量酌地勢遠
近取年力相應者除補毋以告就邊方者槩授各巡守邊
境者務擇才選用毋以才力不及官改調其平時巡撫有
方遇變建立奇功者不拘守令兩司不時薦舉本部破格
超擢得旨允行　丁卯先是二月中套虜以草青近塞駐
牧客騎往來侵掠居民不敢樵採總督曾銑方鳩兵繕塞
慮為所擾乃蒐選銳卒督之出戰凡斬首二十七級生擒

脫脫虎餘孽千矢石者甚衆獲牛馬及庶器以千計虜移
帳漸北間以輕騎入掠銑復督諸軍驅之虜遂遠塞不復
敢近銑以捷聞遂列上諸臣功罪　上嘉其功詔陞一級
賜銀綺表裏餘陞賞有差　壬申吏科給事中何雲鴈以
考選臺諫乞勑吏部取宋司馬光所言不愛富貴重惜名
節曉知治體三事為選用之則勿以毀譽為用舍　上納
其言　壬申先是虜十萬衆自寧塞營入犯延安慶陽諸
處殺掠魯銑遣參將李珍夜出寨劫其營帳斬虜百十一
級生擒一人虜聞之始遁去　上以銑復任未久即有搗
巢奇功賞以銀幣　六月庚子三邊總督魯銑言延寧大

虜環境修邊之役尚未畢功故臣檄莊浪曾經兵三千暫
駐蘭州適中之地以為應援乃甘肅總兵仇鸞弧撫本鎮
兵馬寡少故遣制節不聽調遣而巡撫楊博附和上請
并乞責成　上曰鸞沮撓軍機妨誤邊事姑從輕罰住祿
米半年博亦停俸四月兵科給事中齊譽言前宣大總督
翁萬達與山西巡撫孫繼魯謀議不合已形訐奏今秋深
虜警羽檄旁午而鸞等復與銑爭持不下請降旨嚴勑
上是之　癸卯巡按揚九澤言浙江寧紹台溫連延福建
福興泉潼諸郡時有倭患兩省官僚不相統攝臣謂巡視
重臣亟宜復設　上曰浙江首省又當倭夷入貢之路如
議設巡撫燕轄福建等處提督軍務著為令　七月庚午
吏部右侍郎王道卒道武城人潛心理學多所著述其持
論不苟同于俗士論重之　八月甲戌致仕工部尚書茸
為霖卒為霖富順人諂事權貴欲利無厭不顧廉恥督理
郊廟穹壇及脩餙諸陵預造壽宮工完陞尚書加宮保屢
為言官論劾嘉靖中年　上深居不視朝百官多通賄賂
而兵部尚書張瓚禮部尚書嚴嵩為清議所斥云

戊申致仕大學士賈詠卒詠臨頴人累主鄉會試文侍
經筵修　武廟　睿廟實錄召對平臺每賜　御製詩章
宸翰以大試註誤乃引疾乞休居鄉二十年以醇厚聞卒

贈太師謚文靖　九月壬子陞左都御史王以旂為兵部尚書提督團營軍務閏九月乙巳戶科都給事中鄭大同劾雲南巡撫應大猷所屬藩臬有司有舉無劾避忌長奸請加罰治并勑所在巡撫官務遵勑書行事從公舉劾　上曰撫按舉劾係憲綱舊例雲南在萬里外貪官酷吏倍甚他省應大猷日久豈無一人堪劾乃敢遠例廢法大傷憲體其祇職開住不許再用　十月己酉樹　皇考聖製碑亭子小孤山廟中　丙辰延綏巡撫楊守謙上言激勸邊事惟在重賞不踰時則士心競勸今令甲斬虜一級者陞一級不願陞者予三十金為賞已輕而又查勘文移

動涉年月以致人心不勸近以宣大事棘增賞格至四十兩猶未優厚請增為六十兩令即時給賞蓋陞級襲蔭利于官旗有力之人窮邊之卒所覬在賞彼見獲功者即時持數十金出轅門有不相顧動色頓忘其死者乎兵部覆議通行九邊　上曰激勸人心尤貴速賞何乃經歲候勘令督撫議處良法俾早沾實惠　十一月壬午詔釋御史楊爵出獄爵前後繫獄凡七年人無敢為言者是夜宮中火傳詔急赦爵家富平及歸有大鳥集其舍爵曰吾釋死矣乃自為墓誌未幾果卒爵性狷介清苦自甘勇於義以忠讜得罪沒齒無怨言隆慶初贈光祿少卿

臣按楊爵之忠讜　世廟未嘗不欽恤也二十四年不由人言詔釋于獄已而因嚴嵩欲宥楊貶復速之然天意人心豈終使之奄然者歸之未幾而善終正寢故此必有所警其心而然者且有大鳥之異是固人心之願也而實天意之顯也

乙未　皇后方氏崩　上即日發喪諭禮部曰皇后比救朕危奉天濟難與同洪眷相朕始終不意遽折痛切朕情其以天后禮葬之　乙未三邊總督魯銑同撫按官疏陳邊務十八事曰恢復河套曰修築邊墻曰選擇將材曰選練士卒曰買補馬蘵曰進兵機宜曰轉運粮餉曰申明賞罰曰兼備舟車曰多置火器曰招降用間曰審度時勢曰防守河套曰營田儲蓄曰明職守曰息訛言曰寬文法曰慶孚畜奏下兵部　上曰虜據河套為國家患朕軫懷宵旰有年矣念無任事之臣今銑前後所上方略卿等既已看詳即會衆定策以聞已而銑復上營陣畜八曰立營總畜曰遇虜駐戰畜曰選鋒車戰畜曰騎兵迎戰畜曰步兵捋戰畜曰行營進攻畜曰變營長驅畜曰獲功收兵畜議奏　辛酉甘肅總兵仇鸞有罪詔錦衣衛遣官校捕之鸞在甘肅日久貪縱酷虐恣為不法初魯銑以防秋調取河西兵馬鸞執不發為銑所忝

上令按臣奏取驗馬知不可掩盖狂悖無顧忌至是復
劾其自副將而下無不一一求索兼金寶玩又侵尅衛所
月粮料取領軍銀兩至其狂誕不恭肆為欺罔去歲果園
堡之捷妄報虜囚狼台吉為我軍所戮今狼台吉固自在
也且駝馬奪獲半入私閒隨從輿臺畫帶功次以致人心
洶洶恐成他變　上覽疏大怒令錦衣逮繫訊治既而廿
肅巡按張雨復言鑾黔貨養大失番夷之心六事廿肅
巡撫復詳疏其欺罔參三十事俱下兵部覆勘言所奏
實情且人命十餘贓私鉅萬必須明勘方可正法　乙巳
詔送故交阯歸順土官陳復宗孫陳璜順天府學讀書養

因俺答等踏冰渡河與套虜聚謀將寇延寧請嚴加防禦
上曰寇虜聚謀深入此魯銑擅開邊釁所致其亟行逐
賢臣次永壽葬之先左副都御史曾銑擅開邊釁之罪
方言仁宗其君言屢其貪會同參看以聞不許議
黨　丙午兵部右侍郎萬鎮等參奏曾銑擅開邊釁之罪
會仇鸞先彼銑劾亦上疏自理因劾銑先時虜入延安綏
死居民數萬匿不以聞而又尅取軍粮數萬自知罪重乃
倡議復套希冀非常之功欲以自解　上命兵科給事中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春正月戊寅朔　癸未兵部尚書王
以旂等上復套事宜　上曰今欲行此大事一銑何足言
祇恐百官受無罪之殺憂言等不敢決請　上自斷嚴責

斬庶情罪允當報可　二月癸巳錦衣衛鞫上會銑獄情法司會擬銑罪律無正條宜比守邊將帥失陷城寨者斬

上欲擬所犯正律于是擬以交結近侍官員律詔可乃斬于市銑有機畧初巡按遼東會兵變密捕首惡誅之全遼大定時論以為才後巡撫山西虜入太原請檄還山東兵戍閉西者內守臨清為時所笑比視西師乃倡復套議夏言力主持之紛紛造舟車括鉛鐵蕭然煩費　上心亦危疑之以訊嚴嵩嵩與言不相能因是以陷言言遂得罪是時　上怒銑甚然寔無殺言意也會嵩授仇鸞意奏以復套事攻銑以賄言竟以交結近侍律俱論死鸞為罪得釋家無餘貲妻子狼狽遠徙天下聞而冤之

兩朝憲章錄　卷一二　光州胡松像贊

臣按夏言雖更張然猶所持者正也其所以主復套之議者蓋以魯銑才幹足以堪之耳曾不思嚴嵩之姦詭日夜攘臂而仇讎之納賄足以中其欲而動其心蓋亦不智之甚矣當是時人効嚴嵩者寵靈如故而夏言則革餘官矣令致仕矣其貶處何危疑也雖使安靜自守高卧林泉猶恐不免而況復奏之舉能必其成功乎縱能成功于一旦能必長守於後日乎光北虜俺答與套虜聲勢相倚則外必不靖而嚴嵩與仇鸞姦貪相濟則內必有變如之何其不料也昔

書坐言權臣在內朱有大將立功于外者又言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噫待之亦甚慘刻矣

河套不可復則當止之於先而兵機未失律尤當宥之於後罷而流之亦已足矣而顧擬以交結近侍之條使張鐸之于定國為廷尉忍不上諍乎柰何令首輔能臣一旦就戮而失天下心也卒之虜囚無怠而京師震驚即有謀勇之士其不鑒曾銑而幷敗亡者幾希噫使仇鸞終不斬首其何以謝

夏言

兩朝憲章錄　卷一二　光州胡松卿俊甫

四月丁未逮大學士夏言至京命法司擬罪刑部尚書喬茂堅言據律宜在議能議貴之條　上命依律定擬以聞于是竟坐與銑交通律斬　五月辛巳兵部尚書戴金卒

金漢陽人以巡鹽採木稱旨得進用然恃已貢氣在本部不久為言官所劾去　六月甲辰贈故少師大學士楊一清謚文襄　七月戊寅　致仕兵部左侍郎潘珍卒珍黎源人薦直有行誼始終一節為兵部侍郎以諫征安南忤旨落職後大臣科道薦章十餘上皆不報論者以為未究其用云　是夜京師地震有聲　辛巳鄭王厚烷疏請上修德講學并進居敬窮理克已存誠四箴及演連珠十首

以簡禮急政餘非惡諫神仙土木為規　上手批其疏曰
爾探知宗室有謗訕者故茲效尤彼勤懇細物一無賴子
耳爾真今時之西伯也請欲為為之　戊戌原任少傅大
學士許讚卒讚靈寶人前吏部尚書進之子練習國家故
典在刑部累上刑法議拆義甚精性醇厚不伐嘗以兩世
典銓大懼盈滿每拜命不獲已始就職然桑巽無大臣節
居銓司依違權幸至為司屬所制末年頗以賄聞隤其家
聲云卒贈少師謚文簡

臣按宰掌銓衡屬官皆其昕紋也使其正直者為
之則孰敢有不奉約束者嘗改王翱為吏部長端毅
以災異密疏引漢誅翟方故事　上意遂決　十一月乙
巳御史王士翹奏　陛下御臨以來召楊一清于致仕拔
王瓊於謫戍後來德業聞望為世仰重藉使當年有過則
棄有善不録則二臣沉沒終身不得效尺寸於竹帛矣今
時事方殷旦夕無得真材而使諸臣以小眚永棄不得與
前二臣同沾鴻造深為可惜伏乞勅下吏部於一應閒住
為民擇其可用者以次擢補其有摘戍可原者亦宜分別
輕重以廣朝廷宥過之仁疏入報寢　丙辰金星晝見十
日而沒　十二月甲寅少保禮部尚書費案卒謚文通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春正月壬申朔　上不御殿　丁酉
先年甘肅荒歉莊浪為甚甘肅巡撫楊博請先事講求多

制以章示下民凡飲食宴會冒服舍輿馬器用之類悉差為
等第令不得踰越然後塞燕併之原嚴貪墨之戒驅遊惰
之民復生養之業庶太平可望也然京師者諸夏之本貴
戚者士民之首茲欲風教四訖請自京師始　上從之詔
都察院出榜禁約仍通行在外一體遵守　十月癸卯殺
大學士夏言言貴溪人與嚴嵩同鄉以聲勢相軋言罷歸
嵩盡斥其黨及復用乃在嵩上亦斥去嵩黨然嵩奏佞心
險內御之而貌敬之益甚言益以氣凌焉及言因復河套
事失　上意會有蜚語流禁中者或曰亦嵩所搆或曰嵩

清白乎兵部尚書馬昂吏部侍郎崔桐皆以名而二
人亦未嘗不起敬蓋足以服其心也乃　世宗時唐
龍為屬官所誤功名稍損今許讚兩世接踵正當振
其家聲而為屬官所制推原其故由龍以衰暮不事
事而讚以柔選通賄賂故耳然則關中之經畧刑部
之法紀反為所掩矣吁可惜哉

八月癸丑京師地震　九月丙申京師地震有聲　丁酉
授衍聖公孔貞幹弟貞寧五經博士專主子思廟祀　庚
子給事中姜良翰奏今天下之患在于吏治之不清豪強
之玩法農夫之失業而其原皆自風俗侈縱始請申明禮

方處備因條上四事一莊浪負丁及土丁自本年正月起至四月止本名月給米三斗銀五錢於甘肅倉糧儹積用一沙井兒等處驛遞夫馬糧料宜收買本色乘秋給與以寓賑恤之意一各倉倣常平之法收糴冬米至春時照原估官為之糶賣一涼州等衛屯田宜行管屯官課民耕植春初給糧秋成如數徵還仍擇户之殷實者領之至是户部議覆報可　二月辛亥詔改南京吏部尚書張治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陞國子監祭酒李本為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俱入内閣辦事　壬子北虜入犯宣府滴水崖把總江瀚董暘禦之戰死全軍皆沒虜遂東犯永

寧關南大震　癸丑命遼東總兵李鳳鳴神機營聽征總兵趙國忠鎮守宣府　乙卯大同總兵周尚文率精騎萬餘赴援與虜遇于曹家庄大戰敗之虜遂東走　陞吏部左侍郎徐階為禮部尚書　陞保定巡撫李仁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　丁巳虜至永寧周尚文遣兵追及之斬其殿後騎虜率衆由黃家黑峪北遁　壬戌給事中趙鉞言故禮部尚書鄭宗總兵卻永行履無聞數經論列不宜錫之以謚　上以謚法原有美惡以示勸懲今後所司定擬務合公論　初兵部題禦虜事宜定以過虜不入為上功雖無斬獲亦宜陞賞至是總督翁萬達上去年各鎮

言諸將士奮不顧身三戰三捷今臣獨膺陞賞而陣亡及有功將士未沾恩賚恐人心懈弛頓辭陞賞推恩將士以勵後效　上以成命不允辭命兵部咨議賞格以聞　乙酉　皇太子行加冠禮　丁亥　皇太子冕　四月辛亥給事中羅崇奎奏各省錢糧皆左布政一人主之不無專便之私請自今查盤必巡按親至如巡按勢有不及則同右布政監視仍封鑰出入　白疏下都察院左都屬僉議以自今布政司錢粮出得以火耗公用為名額外多取至于文移出納必同會押御史則加意綜核之其舊南北直隸巡按均有稽察之責皆依此法從之　丁巳

虜耻求貢不遂又以前使者俱被殺故或縱使鹵掠且射書来以為許貢則當約束部落不犯邊否則秋且復入過關搶京輔虜以累入得利知我兵積怯言詞駕驁有要挾意與數年前遣使情狀殊異速秋虜果復来明年遂犯京師一如其言　五月甲戌命總督宣大兵部尚書翁萬達回部管事　乙亥太保左都督周尚文卒尚文陝西西安後衛指揮同知弘治正德中數出塞逐虜有功進指揮使歷陞涼州副總兵以奮虜善游渡河乃築凍墻百里募力士持長竿鐵鈎伏渡口賊至輒鈎殺之累拜征西將軍鎮守寧夏歷鎮山西延綏俱有戰功　庚子沙城之役斬首至一百有奇賜蟒衣玉帶陞都督同知辛丑入掌後府事

鎮大同條上禦虜四十餘事補修邊堡七百里墾田五萬與虜戰于黑山敗吉囊子滿罕軒它一百有奇進左都督是歲虜再寇宣府詔簡兵東援破虜于曹家庄軒將麾旗加太保生平多謀善騎射讀書遇大義清約愛士飲食同甘苦能得士死力善用閒諜知虜中委曲故每戰輒勝然性伉傲以故慕庶多不能容卒後十年始贈太傅謚武襄　己卯禮科給事中沈束言故總兵周尚文請卹典言尚文為將忠義自許遷者虜騎深入聞命疾趨奮勇先登多所殺獲此一時奇功也雖典章榮　聖恩褒之　聖書陞之

官秩然尚文有不泯之功朝廷有未盡之賞請贈以封爵則能罷之士抱腕自奮矣　上覽疏大怒曰周尚文連疏自伐功勞不知何故即死朱不行重劾又肆欺市矣令錦衣究問坐奏不以實律杖徒贖納　六月己亥胡重建都城隍廟　壬戌召大學士張治學士李本禮部尚書徐階入直無逸殿　七月戊戌南京吏科給事中李萬實奏陳考察四事一優異才為方面守令有治行卓絕者宜令部院廉其政蹟請下內閣譔賢能奬書頒給其来朝者仍賜衣賜晏在任者行撫按官備物晏勞以示嘉奬一嚴汰黜請考察貪酷者止于罷黜不及者往往改選反得善地且

地方僻小極于貴州設有不及何以處之乞勑吏部于會
酷官員追奪誥勑逮治贓罪其不及者照京官降職調用
以示懲創一信禁令謂弛絶餽遺令甲甚明今外官加沉
小民者宜行撫按重治在京衙門潛通苴者聽衛緝訪
以聞一杜倖門請朝覲被黜者不許奏辯乞申明國憲即
時參奏從重發遣　八月己亥戶科給事中張棄壹以邊
供繁費加以土木禱祀之後月無虛日帑藏匱竭司農百
計生財甚至變賣寺田收贖軍罪猶不能給乃遣部使者
拍逋賦百姓敎誨海內騷動戶部覆議成化以前各邊寧
謐百費省約一歲出入猶然有餘今則不然京通倉糧歲

入三百七十萬石嘉靖十年以前常有八九年之積十年
以後歲支加五百三十七萬石抵今所儲僅餘四年太倉
銀庫歲入二百萬兩先年所出大約一百三十三萬常餘
六十七萬嘉靖八年以前內庫積有四百餘萬外庫積有
一百餘萬近歲大約所出三百四十七萬視之歲入常多
一百四十七萬及今不為之所將不可措手足矣且今生
財之道既極計惟節用乞令兩京戶部并各衙門將一年
出納錢穀分為四日一曰歲徵幾何一曰歲收幾何一曰
歲支幾何一曰儲幾何務令簡明進呈　御覽以為通
融撙節之計得旨允行　一巳酉致仕兵部左侍郎潘埜

旦黎源人性行修潔初守漳州邵武二郡有惠政民祠之
庚申肅州邊外屬夷總牙日羔剌等舊為土魯番所迫
款求內附已安置于肅州城北威虜等地于時未築城堡
舌虜侵掠乃相率環附肅城雜居至是監生李時暘疏言
不便恐貽內地患認守臣經畧之于是巡撫楊博檄副使
楊儀參將劉勳修葺威虜營并金塔寺古城添築白煙墩
城堡凡七建墩臺一十有二召諸番諭以利害給以耕牛
諸酋皆稽首奉令總住安置約自後惟朔望許入城市易
自是數十年番害頓除　上深嘉之　癸亥虜由樺林兒
至松樹墩登暗門濆墻而東寇大同左右衛及威遠等虜
攻燬堡寨五十餘所兵科給事中胡收燕言往者邊臣已
報大同修築邊墻甚固今乃虜得衝入請治其罪　上令
巡撫參將以聞　甲子兩浙運副郭希顏復以往年所著
論廟議二冊及周禮廟祧一篇進覽因言秋享凡幾嵩文
學大臣豈不聞父昭子穆古今通禮必不可亂我今不
改恐同室一日弗安一日況九室皆已有主五世又不遷
祧將來孝烈不識何所于祔此非聖慮之未及而誰為畫
此者失策也伏願改詔中外增立昭穆世世長守則臣無
所遺恨　上以讀擾姑嘗其罪　九月辛巳諜報虜酋俺
答率眾入遊結營東向勢將深入兵部尚書翁萬達乞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春正月丙寅朔　上不御殿　辛卯
致仕戶部尚書徐問卒問武進人深沉廉靜歷官所至有
聲終始無玷士論尚之　二月甲寅宣府諜報房移駐
歲寧海子已而復靳房欲求貢諸夷又請備白馬闕各傳
從報房欲寇海西開原而朵顏不一部從言諸邊各守信地以捍房入乃將帥事今日
廟謨所當先定者惟當急備薊鎮為京師屏蔽請發河間
兵一枝駐密雲保定兵一枝駐通州俱聽薊州巡撫節制

其涿鹿興州等四衛亦聽其征調各隘口戍守詔如議
三月丙子大風揚塵蔽天　壬午賜唐汝楫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
蹇日無光　己丑工部上會計錢粮之數計歲徵銀六十
一萬二千餘兩係本年額派者歲收八十五萬三千餘兩
係積年解欠及取諸事例等項者歲支九十一萬七千餘
兩係一切修造支用者歲儲一百萬餘兩節慎庫貯累年
用存者分為四項以獻　上留覽　四月丁未大風揚塵
蔽空　五月壬午時邊報日逼西海夷窺甘涼套虜竊延
固俺答小王子部落據威寧海子及開平邊外歲犯宣大

諸鎮衆顏三衛數引北虜犯薊遼陽捭脫白馬關及黃花鎮于是兵部條上十事一飭營關以嚴內治二飭邊鎮以固藩離三務實政以嚴邊防四廣儲蓄以實邊塞五時餉賞以安慕率六重犒賞以激將士七開使過以策奇功八開受降以救虜勢九激撫按以固人心十正軍法以正紀綱詔加議行　辛卯重修大明會典成　六月戊申金星晝見　戊午虜犯大同總兵張達悉所部逆戰達挺身陣前為士卒倡虜望見即縱騎圍之達殊死戰左右衝突不得出時副總兵林椿分兵擊虜零騎于彌陀山間達被圍引兵西救虜四面騎堆會矢下如雨達竟死圍中椿亦

中流失死達陝西人日不如書然慷慨負奇節智力絕人平生遇敵好離營陷陣所向有功卒以此敗然邊人至今稱兩將及王千斤之勇云　閏六月乙丑　上嘉總兵張達副總兵林椿効忠死事贈達為左都督謚忠剛椿為都督同知謚忠勇立祠場祭葬蔭一子為本衛指揮僉事世襲　兵科給事中葉堂言今之譚邊事者無出修邊召募然修邊耗費帑藏無算而虜入不能拒禦虜退不能邀扼邊墉果足恃乎沿邊衛所軍有定額十二者可以勾補今徒以召募多遊民善逃無濟實用不若于各邊額兵清查簡練充實行伍且省募軍之費　上允之　初大同之役總督郭宗皐巡撫陳耀言張達林椿雖沒于陣而虜亦潛遁官軍被傷者少已得旨住俸既而禮科給事中唐禹追論達效死先登全軍陷歿獨二子張世傑張世俊以血戰潰圍得全此數十年未有之大劒而宗皐等乃漫語彌縫苟逃罪譴則死何以見張達林椿生何以謝二子乞明示賞罰以昭勸戒　上覽禹奏喜其公明正直詔達二子同蔭命錦衣衛械擊宗皐耀各杖于迓熠死杖下宗皐謫戍邊衛

臣按嘉靖庚戌各虜犯邊非庸庸之臣可任總督之權者也全軍盡沒而謂被傷者少張達林椿之死戰曾不聞發兵督救唐禹効之則忠魂可表失事已懲矣然臣以為不若胡宗憲先見猶勝於唐禹焉當其鎮守薊州已及半年而滑寇憑陵蕩無捍禦實汝為此而不治後將何懲脫有疎虞悔將何及使本兵能聽則郭宗皐之大同不復再命而張林之名將不至隕身矣柰何寘有曲突徙薪之謀而不用至于立祠蔭子竟何補哉

甲戌以大同督撫官缺起復丁憂兵部尚書翁萬達總督宣大召用間住都御史趙錦巡撫大同　七月己亥順天

巡撫王汝孝奏剋鎮邊外夷入犯輒首一百二十一級今
褒賞有功邊軍兵部言宜令覈實是舉也汝孝憤孚顏三
衛諸夷索賞無厭嘗出境撲殺之諸夷以此蓄怨數入犯
邊及尋失利而去遂通逃北大虜至八月中由古北口遺
墻而入蓋諸夷為之鄉導云　辛丑瓊州府黎賊那燃等
攻圍城邑是歲三月中總兵陳圭提督歐陽必進督兵進
勦前後斬城五千餘夥俘獲一千餘口招撫三千餘口
上嘉其功命歲加圭祿米四十石蔭一子錦衣百戶必進
蔭一子為國子生　癸卯調户部尚書潘潢于南京改刑
部尚書李士翱為户部尚書　丙午禮部尚書盛端明卒

端明頗有才名晚歲乃以方術致崇顯為士論所鄙
臣按大臣以道事君方術所當闢也是時　世廟修
玄盛端明與顧可學皆以此崇顯可學燒煉服食一
異端耳何足置之齒頰端明内不自安汲汲引去猶
為知恥孰與熊浹諫仙箕乎一時雖致仕當差然表
表風節世所欽仰卒贈少保謚恭肅視可學端明為
沒世笑豈持齊壞哉
戊申虜因俺答脫脫辛愛等自威寧海子移住斷頭山并
調集套虜聚衆十餘萬謀深入關南宣大守臣以聞八
月辛酉俺答糾合套虜諸部大舉入寇至獨石遼外駐金
至逐詔鑾諳壁居庸聞警入援
至古北口遂擁衆薄關城總兵羅希韓遊擊許崇禮之不
能却　丁丑虜攻古北口巡撫王汝孝帥副鎮諸將兵禦

之虜引滿内向以級我師而別從間道至黄榆溝等處拆
墻而入汝孝兵大潰虜遂由密雲轉掠慷柔至順義城下
圍之聞保定兵駐城中乃解圍而南　戊寅虜至通州以
白河沮之不得渡乃駐營河東岸孤山一帶分掠密雲懷
柔三河昌平各州縣京師戒嚴詔大同總兵仇鸞引兵發
居庸巫前禦虜徵薊鎮諸路及河南山東兵入援禮部尚
書徐階奏京師之兵多不習戰統領勳貴又不知兵今繁
徵將官戴綸李珍麻隆曹鎮歐陽安素歷邊疆咸著謀勇
乞如張逵等例釋而用之授以兵馬必能出力以報必死
之恩在外緣事有名將官遼東有劉大章周益昌陝西有

時陳雖去京稍遠亦皆赦宥召用此則兵部拘泥常格而不敢用若閣廂居民一聞虜警必奔走入城宜令兵部同錦衣衛五城御史加意安插內有驍勇可用者即召募為兵既可充實行伍而亦弭亂一端也又聞兵部欲發兵城外劄營蓋為捍護閣廂之計但恐京軍見敵輒走反搖民心而閣廂竟不能捍護宜亟召仇鸞兵入衛令兼督城外劄營諸軍大約以大同人馬為京師先鋒以京師人馬助大同人馬聲勢相倚庶兩有所恃而不恐此又兵部息慮所未及者　上深嘉納之俱如議

臣按選將用兵法亦何嘗如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語

勇然亦有因敗以為功者如孟明之三敗是也京軍居民可用以為守然擇驍勇而善用之亦可資禦敵之勢虜至通州昌平逼近京邑當時為本兵者未聞畫策出奇徐階以禮部而任事如繫徼緣事之將無論遠近或釋之或宥之則安知無古之孟明今之張達乎居民驍勇入城苟無所給則易與為亂而京軍懦怯出戰苟一或見敵則不免退縮若藉居民之驍勇為兵則民皆兵也因大同之素強者而使助則弱皆強也此其經畧所賴于徐階者不小也適今

併朝鮮豈但浙直而又無以閉關白果如徐階之命將用兵尚恐二虜逼近京畿左右不能皆得其人而況素無經畧者乎此所以抱祀人之憂也

已卯虜大衆營白河東去京近二十里仇鸞帥兵至通州列陣河西時各路援兵頗集議者紛紛皆謂城外有邊軍足恃宜移京軍入備內鬻尚書丁汝夔亦請量撥城外兵入營十王府慶壽寺報可　壬午虜大衆薄都城分掠西山等處總兵高秉元等禦之不能却　上責兵部坐視不行驅勦俺答縱肆虜內官楊增持番書入城求貢　上以其書示大學士嚴嵩李本禮部尚書徐階因召對於西苑

上曰今事勢如此柰何嵩曰此拾食賊耳不足患階曰今虜在城下殺人放火豈可言是拾食正須議所以禦之之策　上顧階曰卿言是因問虜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中　上曰此事何以應之嵩曰此禮部事階曰事雖在臣然須　皇上主張　上曰正須大家商量階曰今虜駐兵近郊而我戰守之備一無所有宜權許以款虜第恐將來要求無厭耳　上曰苟利社稷皮幣珠玉非所愛階曰止於皮幣珠玉則可矣萬一索不能從者則柰何　上悚然曰卿可謂遠慮然則當何如階請以計款之言其書皆漢文朝廷疑而不信且無城池可退出大邊外乃

遣使齎書文因大同守臣為奏事乃可從如此往反之間四方援兵偕至我戰守有備矣　上首肯曰卿言是遂出與百官議議未定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聲曰今朝廷所急者出沈柬于獄申理周尚文之功退虜易耳　上聞貞吉言心壯之宣貞吉手疏以上貞吉請急詣諸將營中賞軍激厲士氣仍許開損軍之令令將士人自為戰　上覽奏嘉之令貞吉兼監察御史令隨宜區處宣諭將士　癸未　上以丁汝夔舉措周章詰責吏部言須用曾歷邊方者因推楊守禮劉源清許論等趣會赴京聽用　甲申禮部尚書徐階上俺答求貢議以虜自壬寅以來無歲不求貢

市當時邊臣如總督翁萬達計以為宜因其款順而納之乃廟堂不為之主議反戮其使以挑之至于戎馬飲于郊圻腥膻聞于城闕乃詔迁臣議其許否豈不厚哉自此而後調各鎮之卒以戍薊鎮而兵愈弱為一切苟且之政以飲財供費而民愈困乃執政者猶泄泄沓沓致海內騷動幸賴　皇上威名總攬乾綱祖宗德澤固結民心致靡有他不然天下之禍可勝言哉　通政使撰深言俺鑾與寇相持日久不聞一戰此非士不用命即係主將養寇要功所鑾不受虜且引去貞吉計無所出迺偏諭諸營而還比旦復命　上以所領銀兩未見虜分如何即云復命姑杖五十降荔波縣典史貞吉舉動率易無當于事然忠憤激

初趙貞吉迁議罷謁嚴嵩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者嵩大恨仍徉薦貞吉使出城齎銀勞軍貞吉既民居致銀仇鑾

丁汝夔侍郎謝蘭工部尚書胡松侍郎孫禮各奉　旨敕

烈當衆心疑懼之時扼腕危言顛沛而不悔其氣亦足將
臣按俺答臨城百官無計趙貞吉忠憤抗聲欲申周
尚文之功激諸將士之氣宜　世宗心壯之而令宣
諭也顧嚴嵩為首輔不與協心謀國而乃與仇鸞頡
挫沮抑謁嵩則嵩不見矣齎鸞則鸞不受矣且貞吉
以翰林之官兼御史之職　上令隨宜處置而令乃
將相交忌居無所定而且傚民以居矣況能行其志
乎一齎銀勞軍即迓杖降級使當軍旅之任安能保
首領于牖下也

丁亥鑾逐虜虜以白羊道隘恐我軍邀擊之遂掣其半由

高崖口等處半由昌平馳路出吾不意我軍東迓卒與虜
遇皆不戰而潰死傷千餘人鑾幾為所獲以裨將戴綸徐
仁救之得免　己丑殺兵部尚書丁汝夔侍郎楊守謙
庚寅禮部尚書徐階言近者逆胡深入郊畿按諸不任事
事者固莫不震慴矣第今世論人大率重修謹夫修謹之
士平時非無可稱然而循途守轍不足以應變倉卒徐言
緩步不足以慷慨立功今當應變立功之秋苟付若輩是
匹夫以桶為棺終于不稱而已伏覩原任都御史何棟原
任副使聶豹其才識膽量迥異時流而豹守平陽禦虜已
有成效獨以不能顧瞻俯趨趄囁嚅為世俗態心是以仕
不果速乞將二臣起用　上納之
臣按國家有事得人為上當時嵩黨皆敗壞無耻者
華　祖宗德澤深厚　皇上深信徐階俺答臨城動
中機宜社稷賴以無事于時武臣如戴綸麻隆等文
臣如何棟聶豹皆得顯其才勇可以立功使任其拘
攣之見或以為有罪而棄之或以為伉直而沮之則
戴綸無以救仇鸞而何棟且俾無以處叅頹矣況今寧
夏倭奴兩角可不法徐階乎

命商大節兼管經畧京城內外　丁未薊州提督孫禮言
叅頹等三衛部落日蕃屢賜侵噬花當聲來添貢把兒孫

深入擄掠動挾北虜以恐嚇中國自胡守中撫賞過盛益
驕我心今北虜出古北口道由叅頹而徉為不知縱使深
入及朝廷厚恩宣及其貢使宣示恩威俾知悔罪　上從
之　甲辰詔以原任編修趙時春刑部主事申梃添註兵
部專管營務　十月甲子仇鸞言京營軍止宜城守難以
格戰請分遣御史四員調各邊兵赴京防秋兵部以虜情
向徃不常各邊均屬重地使患在心腹則肢體固輕若藩
籬盡撤則堂宇何賴莫若每鎮量調赴京餘各留駐本鎮
待有警赴調　上從部議鸞固執前議部復從之是後諸
邊兵益弱營將統兵在邊者皆橫邊人苦之　甲戌大學

士張治卒治茶陵州人博學強識性亢爽有氣節言論侃侃臨事不阿是時　上崇奬修輔臣恣供玄撰治殊不自得遂悒悒疾及卒　上頗不悅詔加以中謚謚文隱隆慶改元乃謚以文敎云

臣按　世宗好玄大臣之逢迎附和者多矣其中流底柱不過熊淡張治淡諫止仙箕終于忤旨而押回原籍當差治不自得悒悒而卒　上頗不悅謚以文隱此非當時正直之臣乎卒之末年追悔而徐階首輔　穆宗淡以恭肅謚治以文敎易湏臾謚法擬生平之行實曰肅曰敎皆稱情矣淡與治不可以慰

九原乎

辛巳刑部郎中徐學詩劾嚴嵩奸貪異常縱子世蕃紳無不歎憤而莫有一人敢牴牾之者誠以世蕃狡戇擅執父政凡諸司奏請涉于疑畏者必先關白而後敢聞其論嵩者嵩雖不能顯禍亦必陰中之即如給事中王燁陳塏御史謝瑜童漢臣今安在哉乞亟黜嵩父子則天下大治矣　上令鎮撫司拷訊　十一月己亥先是召起翁萬達于制中且二月餘萬達家海南以道遠未至　上逞之屢以為問嵩奏虜患在肘腋諸臣觀望恐非君命召不俟駕之義　上深然之曰古語忠則盡命又豈俟駕耶即嵩逆虜逆天犯順法所必誅為中國計但當整師為戰守計徐察其効順果誠然後議之未晚　上然之　甲申蔭故大

同總兵張達子世俊世傑副總兵林椿子鳳騰俱為指揮
僉事世襲
嘉靖三十年辛亥春正月己丑朔　上不御殿　辛卯大
風揚塵蔽天晝晦　二月己未朔禮部尚書徐階請建儲
言　皇子年已十五選婚講學實惟其時宜先正其名號
乞容臣等遵例擇吉表請册立　上問嚴嵩嵩亦以為言
　上竟不行　甲申經略紫荊關　兵部右侍郎翁萬達
以考察自陳不職　上謂其無奮勉効力之忠令革職閒
住　三月　壬辰虜囚俺答以去冬求貢朝議不准入春
請求益數宣大督撫蘇佑奴其事聞于是兵部尚書趙錦

會同仇鸞等議暫為允許　上意未決問嚴嵩嵩以一年
四次每次用馬價銀十萬兩似期密而費廣且大羊溪堅
無厭將來難以阻限臣意以一年惟準二次為宜　上然
之　癸卯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乞罷馬市以全國威以絕
邊患其畧曰去歲胡虜猖獗　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
欲報數百萬赤子之讐而雪城下憑陵之耻此神人所以
共憤也邇者逺臣集議乃許暫開馬市臣請陳其不可者
有十一曰忘天下之大讐謂虜厚我如是而反與之和則
何以上解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二曰失天下之大信
謂　皇上屢下北代之命而一旦改為和議三曰損國家

之大威謂堂堂天朝而下與犬羊為市則冠屨倒置四曰
厌豪傑效用之志謂豪傑憤憾思與逆賊決一死戰而聞馬
市既開則義氣一散不可復振五曰懈天下敢死修武之
心謂虜變之後天下頗講習武事今和市既成則封守日
漬將士日偷六曰開邊方交虜之門謂以後私通者皆以
互市為辭將勾引為禍莫可誰何七曰啓百姓不靖之漸
謂天下有思亂之心特畏威而不敢動今知兵威不足以
制虜即辟起為盜孰能難之八曰長胡虜輕中國之心謂
去歲胡虜深入犒以我倉卒無備今調兵已半年而竟許
和市則輕中國矣九曰墮胡虜狡猾之計謂我載金帛至
彼彼或遠約不来未可知也或因互市而斬関以入或今
日互市而明日入冦或遣衆入冦而駕言別部落皆未可
知也或以羸馬而過索重價或以市馬而過邀重賞或別
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羈縻乎彼而彼
及得以愚弄乎我矣十曰不為國家深長之慮謂歲費數
十萬得馬數萬疋互市不已則虜馬日少而我財亦乏計
將安出其為此議以欺　陛下者其說有五繆一謂虜至
無厌萬一不能盡如其意勢必敗盟則彼之入冦為有名
而我之不應其求為失信市馬小利曾足以羈縻之乎二
謂方今缺馬正欲市馬不知互市可無事則又安用馬況

虜安肯以良馬予我乎三謂暫許馬市以結其心漸將通貢以為永利不知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價貢則徒手取重利矣四謂虜既利我彼必不失不知市馬之利不足盡供其衆不足則小信安肯守乎吾恐黠虜不過二三年耳何以善後五謂勞師動衆執若暫開馬市不知損威養寇壞天下事必自此始矣疏入　上謂阻撓邊機搖惑人心令錦衣杖而訊之黜為狄道典史

臣按北虜雖犬羊然未嘗不憚中國之有人處置之有法乃俺答議貢則殺使者而以首功報朵顏索賞則殺虜衆而以捷報聞此其挑禍速怨罪在邊臣矣

當時總督如翁萬達謀勇兼全嘗有亟正典法榜之塞上之疏而總兵周尚文所向無敵又為虜中所服為本兵者嘗不為　世廟力揚勳業亦已矣迺于尚文之歿也不勤功賜謚萬達之逞也則貶爵削籍將士聞之誰不解體即有一嘗銳敢于任事而憂言主之且就首戮焉至于事弗獲已則今日捐數十萬以修堅明日出數十萬以市馬嘗不正挑禍速怨之罪又不錄弘勳偉績之人賞罰無章皆賊嵩之蒙蔽也噫國有賊首則賊安得不入繼盛十不可五謬之說深中其奸又奚惑乎杖訊而加誅哉

四月庚午御史喻時言　陛下俯俞邊臣之議開通馬市蓋將薄遂省鼠之欲以餌我內治即兵法以利動之之微意非卒胡之長策也是在奉行者豫為之經理焉耳乃兵部侍郎史道啣恩而往已逾旬月各鎮邊防尚未聞經理如邊城以資衛守今薊州紫荊關等處形蹲如故官兵以集武藝今京營卒伍不可輕用挑選邊士不可久屯錢糧以贍軍餉今或軍之所聚尚未給或粮之所聚尚未發器械以壯兵威今或虛額而未盈其數或濫作而未極其工夫虜情詭秘無事而戒備不容暫弛故不當問其市之開與不開而惟重我之戒嚴不當窺虜之誠與未誠而惟申

我之備禦乞勅兵部嚴行各鎮巡官作速經理庶可仰體

皇上憂國慮天下之心矣兵部議如其言　壬午經畧京城商大節奏京城防守官軍為仇鸞分調住劄恐奸寇乘虛則倉卒難為捍禦宜勅兵部詳議　上怒其推奸避難詔錦衣杖訊法司以失事軍機律斬嚴嵩以本犯雖涉推避實非臨陣失機之比宜姑發極邊充戍不聽　丙戌開馬市於大同鎮羌堡俺答與子脫脫等共易馬二千七百餘匹　五月　丙辰兵部覆給事中朱伯辰奏謂薊州猶門戶京師猶堂室今以大將統兵教萬株守京師待其既入而後截殺則舍門戶而守堂室非計之得也宜將率

夏固原邊兵各一枝調發鄜州與先調京兵三枝保定兵二枝遼東兵二枝俱聽總督何棟隨宜分布遇警調遣待旨各邊兵馬業已調遣入護茲所議各鎮原兵勿令近者聞報啓行陝西道遠不必調發　六月　庚申初大向馬市甫畢隨有虜騎犯左衛者原中國妖逆蕭芹喬源持白蓮教出入虜地為奸其黨無慮百十人散處諸營帳恐虜與中國通不利于已乃賄俺答左右俺答為其所恐侍即史道言虜富者十二貧者十八今不為通融恐虜置邊備乃為瀆奏其令即日回京

臣按犬羊雖非人類然中國終不可失信於彼況原議以段布易馬疋牛羊易米麥則虜之貧富皆中其欲矣史道兩奏無非原議其當俯而從之明甚夫何部臣不可閣臣又不可憲與其絕之於初時且俺答戒令犯邊而且歸我妖賊如之何不為蠹縻計也不逾年而虜好復絕謂中國不足取信時時剽掠而邊臣畏而隱之私與互易以傷中國之體則是公失信于虜而私又潛通于虜善計邊者顧如是耶

壬申妖犯蕭芹等伏誅其首惡喬源朱皐劉景陽竟匿虜中不出後數歲皐等乃為邊上大患　戊寅仇鸞請征討

戎器赴京報效者乞取圖練如截殺有功照例陞賞得旨允行　癸巳俺答孰我妖賊蕭芹等來獻　八月　壬戌初馬市原議以段布米麥易虜之牛羊馬疋十時諸酋急欲易馬中國亦但具段布應之而已及七月初脫脫孰送妖賊蕭芹等因言富虜能以馬易段貧者惟有牛羊請易米麥侍郎史道言虜富者十二貧者十八今不為通融恐為饑寒所迫徼突約束有妨大計議久不決道復上疏兵部議以為不可　上問嵩嵩亦以為不可得旨以道不思

朵顏諸夷影克哈哈赤等兵部尚書趙錦言各夷歸附已久未必一旦盡叛其有一二反側在以方略祛除之而已請下總督鎮巡詳議于是侍郎何棟言影克哈赤乃朵顏夷酋一有動搖將致諸酋俱叛不宜復啓夷釁況朵顏犬羊也住牧此地縱有反覆為患尚小北虜虎狼也若使據此禍將無極如果剪除朵顏北虜窺隙勢且憑為巢穴是撤籓籬延寇以自近也為計左矣　上從棟議　乙酉詔兵部尚書史道協理京營戎政　九月　乙未京師地震有聲　十月　癸亥戶科都給事中何雲鴈等奏糞輔根本之地頻遭饑饉重以虜患問有中人之產又往往棄去大同會兵亂殺總兵李瑾欲以城降北虜導之入寇禁有機畧密以計誘賊黨馬昇等一、旦盡捕首惡斬之次日開門迎鎮官入地方遂定後漸陞今職撫大同九四年餘召還民甚安之同時翁萬達周尚文與榮皆一時之選在鎮

繕亭長治軍實虜憚之不敢入迫榮去大同遂無歲不受虜侵暴邊鄙為虛矣

嘉靖三十一年辛亥春正月甲申朔　上不御殿　丙戌金星晝見　丁亥大同自尚書史道回京虜欲以牛羊易穀豆者候命不得遂分散為盜殆無虛日去歲十一月間大入邊三次搶虜人畜甚衆邊官遣人責問俺答則謾應曰中國其嚴民間當無資寇糇我自不入犯不能禁部下之不盜也及十二月求市山西不應則復叩大同欲市于大沙溝御史李逢時謂詔禁非時開市叱去逮諸通事于獄于是俺答遂縱賊入掠一犯雙溝鶯李寨參將尚表等禦

之嘗敗再犯關山墩等處遊擊李柱等棄其軍遁警報杳至　上以備虜事宜已經理逾年何尚廢弛如此兵部尚書趙錦言通計涼營關操訓戰之士與各鎮入援之兵不下十萬餘又大寧都司班軍五萬六千戰士闕閒倍于往昔皆選入大將部下何謂無備且鸞故縱深入不肯邀而擊之非計也　上令加意訓練以待督戰將官臨發奏請　辛亥虜侵犯大同益數于是仇鸞內不自安乃上書請出邊正罪是時鸞實無意討賊第為大言以自解嵩以上寵信之深不可間亦欲因其事以暴其敗缺云　甲辰禮部尚書徐階入閣辦事　戊戌兵科給事中朱伯辰條陳宣大二鎮給餉選兵慎馬市重事權以下部覆議　上曰祖宗設鹽引令商人輸粟於邊本色常足近來鹽法大壞以致多支折色軍餉日虧爾等詳議以聞　己亥命

故恩典不及　乙亥泉海賊勾引倭奴萬餘人駕舡舟艘白舟山象山等處登岸流刼温台寧紹間攻陷城寨殺擄居民無數　五月　庚午禮科給事中王鳴言王府莊田有禁載在會典屬者宗室廣收民田為已私業而因以勢力把制有司使不得編差徵稅貽累粮理請行巡按御史嚴查侵占均派里甲莊田之稅即充本府祿粮有司阿縱者罪之幷可　己卯廣東雷州府遂溪等縣風雨震雷有火光如毬自西南起陞至中天星散海潮漲溢壞官民廬舍及人畜田禾甚衆　七月辛丑大學士徐階奏請裕王景玉出閣講讀詔擇吉兼行　八月己未仇鸞病疽甚疏請與疾赴軍　上止之會宣府蘇鎮警報日急兵部尚書趙錦乃奏言今強虜壓境人心洶洶大將乃安危所係而鸞病不能軍有如虜衆長驅貽憂君父不小臣錦不勝犬馬拳拳願親往代鸞督戰　上謂本兵不當輒出乃收鸞制勅將印命兵部左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遊擊陳時户部左侍郎孫禮代鸞督戰　壬戌仇鸞死　甲子命編修高拱等充二王講讀等官　江西鄉試貢院火　己巳　裕王景玉初出閣講讀　乙亥先是鸞數仕　上前狀　上覽之大驚命陸炳會三法司擬罪于是法司奏鸞謀反律當追戮得旨剖棺戮屍示九邊籍其家　九月乙酉虜分哨攻山西三關三日不克丙戌乃遁　十月戊午御史王宗茂劾大學士嚴嵩久叨國柄擅作威福併考功郎中萬寀附權納賄　上怒其誣訐輔臣降二級調外任　十一月　辛卯原任兵部尚書翁萬達卒萬達揭陽將人幼頴異五歲能讀書性剛介坦直以忠孝處國是南北征討諸所計畫深遠周至措之有功守之可久駕馭將士能盡其才而得其死力其料敵甚審臨陣每以先身士卒故所至咸以威畧著聞為廣西副使賛畫督府蔡經討平土舍破左江斷藤峽徑巒為廣西參政平莫登庸之亂稱首功總督宣大發宗室充灼叛謀擊虜遁去巳酉春虜入宣府逼居庸督戰却之召入為本兵以父喪回籍庚戌之變詔奪情起宜大總督會虜犯京城本兵得重譴後改兵部萬達方病疽結廬墓間及聞命單騎就道不四十日抵京時虜患方棘上疑遲至以問嚴嵩嵩為申理遂貶右侍郎先是萬達至不先謝嵩嵩使人諭指亦不應萬達竟坐廢忿懼而卒至今言者稱嘉靖中年後邊臣行事過機宜建言中肯數萬達一人而已隆慶初追謚襄毅世稱為名臣云　十一月庚子御史翰時言諸臣平日條對

不為不多討虜擒胡不為不盡而不見有成功者言豈一不足用而邊豈竟不可畜哉由大臣嚴嵩不能報國耳夫諸臣之議邊儲議邊帥者最急為嵩者當虛心直氣陳于陛前某緩費委可輒停某冗食委可輒省某官爵委可輒發某軍需委可輒理轉移以處之緩急以濟之使　陛下無憂邊儲可也某才術委可授督撫某駿勇委可任將帥某機智委可察變某訓練委可服衆破資格以用之任便宜以行之使　陛下無憂邊帥可也顧乃以隱忍鄙懦為熟計以依阿柔佞為盡節欺　陛下誤國事以致大患日甚一日辟之子視父母之困踣而莫為之出力人視天地

之彗孛而不為之動心也伏乞嚴示手勑責成面諭實采而行之其有未然許科道官指奏糾舉庶下不惑而議定上不勞而功成矣　七寅初工科給事中林懋舉御史王民皆言南京浦子口宜設戰艦習水戰以備不虞兵部尚書屠楷言留都長江天塹南有新江口營統水卒以扼江洋之險北有浦子口營統陸卒以遏淮陽之衝至嚴也今浦江子口軍不滿二千不能當江口之十一而水戰又非所長不若量增邏卒置之江口而於浦子口沿江增墩臺十座選軍一百人守之長江逆來陸兵協力拒戰絶其登岸之謀北虜未能水軍沿江應援斷其入江之路庶為長便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編述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春正月戊寅朔是日日食陰雲不見有頃大雪百官以救護罷朝賀次日始朝服詣奉天門行禮仍上表稱賀河道都御史曾鈞奏言劉伶墓至赤晏廟凡八十里乃黃河下流頃為淤沙壅塞以致奔潰此其疏落所最先者次則老灣黃河口衝決淆沒安東一縣亦當急築既成之後宜築長堤礙嘴以備衝擊又三里溝新河口比舊口水高六尺若開舊口雖有沙淤之患而為患稍輕若開新口未免淹沒之虞而漕舟頗便宜將新口暫開

建置閘座及將高家堰增築長堤原建新莊等閘加石修砌以過橫流工部覆議從之　丁酉雲南巡撫鮑象賢既至調集土漢兵七萬廣集糧運將剋期分哨進勦沉江為必取計逃賊那鑑大懼欲藥死象賢檄百户汪輔入城撫諭其衆命推那氏當立者衆推前土官那端從孫從仁象賢命從仁斡統其衆兵部覆議從之　庚子兵部員外楊繼盛劾嚴嵩言乃今外賊則胡虜內賊則嚴嵩請誅賊嵩當在勦虜之先敢以嵩之專政誤國十罪陳焉一嵩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覆必先稟而後起稿是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此壞

嵩有票本之任遂竊丞相之權用一人省一人則曰我贍之我救之黜一人罰一人則曰此人非我所親此人得罪于我借朝廷之恩威行一己之愛惡其竊大權者如此三言　皇上行政之善必令子世蕃傳言于人曰　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刋嘉靖疏議欲使天下謂　皇上所行之善盡出于彼此掩　皇上之治功也四言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也嵩乃令子世蕃及諸義子趙文華群會而票擬豈不漏泄此縱奸子之僭竊也五言令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又冒璽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六言通賊冶鑾以貪虐論華世蕃受賄鑾銀三千兩威迫兵部薦為

大將是句虜背逆者鑾也而受賄引用鑾者嵩與世蕃也七言胡虜深入丁汝夔問計于嵩嵩曰京邊不同敗于邊猶可掩也敗于京不可掩也且虜飽自退耳故汝夔傳令不戰及　皇上逮治汝夔汝夔臨刑始知為嵩所紿是嵩以不戰誤國又以死紿汝夔也郎中徐學詩以劾嵩父子革任為民矣乃於考察京官之時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兵科都給事虜汝進以劾嵩父子降典史矣而于考察外官之時復逼吏部將汝進罷黜九言府部之權皆挽于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將官既納賄于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有司既納賄于嵩不得

不濫聚于百姓利歸一人毒遍天下矣十言誦諫欺君
汙衊下大壞風俗通賄者今貪加盜妬而亦薦用疎拙者薦
如伯夷而亦罷黜習俗漸成牢不可破矣更以五姦言之
用重賂賄以結　皇上左右几　聖意所在無不報嵩知
之故嵩遂其逢迎之巧是　皇上左右皆賊嵩之間諜
也一也令義子趙文華為通政使凡疏到必將副本先送
于嵩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俾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
展轉撫鯑是　皇上之納言皆賊嵩之膺犬也二也嵩所
畏者厥衛緝訪乃令世蕃將厥衛官籠絡迫結姻親是
皇上之爪牙乃逆嵩之爪牙也三也嵩所畏者科道考選

之時擇熟軟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至五六年無所
建白即陞京堂方面故科道諸臣寧忍于負　皇上而不
敢忤權臣是　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婢也四也各部
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欲行一事先報世蕃故嵩得預
為布置少有異議先報世蕃故嵩得蚤為之斥逐是　皇
上之臣工皆嵩之心腹也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
彌縫之五姦一破十罪立見矣群臣畏威懷恩固不必問
召問　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果蕪其實重則置之憲典輕
則諭令致仕以全國体　上怒其引用二主為辭拷訊繫
獄待決后二歲竟死西市世共冤之　二月　庚戌命成

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徐階捧冊封錦衣衛副千户李銘女
李氏為　裕王妃　辛未金星晝見於申位　三月　壬
辰賜故大學士楊士奇祠額及春秋祭文　甲午賜貢士
陳謹等四百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　己酉三邊總督兵部尚書王以旂卒以旂
江寧人為總督時前後禦虜斬首以千計其所繕障塞皆
堅壯可恃西人賴之卒謚襄敏　丙辰兵部尚書聶豹等
相度京城外四面宜築外城約計七十餘里以規制圖畫
貼說進呈　刑部左侍郎吳鵬河道都御史曾鈞奏言治
河之術不過疏濬塞三法而已議者謂海口積沙壅閼下

流今敗闉之舟往来無滯無容議矣惟草灣老黃河口與
劉伶臺宜挑濬築塞使水復故道不致橫潰三里溝新河
口迎納泗水清流可以避黃河之衝墊宜創建閘坐以時
啓閉臣又惟黃河西来萬餘里匯納百川古疏九河以殺
之猶莫能支今自河南以下全派經徐出清河匯淮以趨
于海而無所分其流益壯其勢益決頻年衝潰湮淤之患
皆上流少分殺之故也宜于徐州上流至河南開封等處
相度舊道擇其便利者疏濬支河一二道以分殺水勢為
永圖之便詔如議　甲戌海賊汪直糾漳廣群盜勾集各
島倭夷大舉入寇連艦百餘艘蔽海而至南自台寧嘉湖

上從之　五月　癸丑倭寇復入上海縣燒劫縣市知縣
喻顯科逃匿指揮武尚文縣丞宋鰲俱戰死賊屯縣中七
日火焚解宇廬舍署盡撫掠兩院奏令太平府同知陳璿
素閑經畧協同蕪州府同知任環統蕪松等處兵操練等
畧璿上禦倭十二事悉切机務內言倭寇多中國人宜蚤
圖區處兩院從之密與畨計　庚午南京兵科給事中賀
烝奏海寇犯浙東以防禦漸寬乃泊守寶山窺蕪湖等郡
窃惟留都根本重地海洋宻邇鎮江京口乃江淮咽喉仆
堆儀真又漕運門戶尚冏一點虜橫掠而西致根本震動運
道艱阻為害非淺尠也　臣請添總兵駐劄鎮江事平而罷
上從之　六月　戊寅南京科道邦清徐栻各
師之帑藏既虛各省之摻括已竭額外之徵求未已供
之億尤煩工作之役蜎興挑河之費日廣司農百方謀
畫求所以生財者未得也切謂燃眉已急改絃難緩似當
于汰冗費省繁文加之意耳戶部覆言營兵官兵民兵新
兵三十二萬計而官校厨匠勇士旗手又數萬計皆仰給
官食光禄寺歲派二十四萬計而連歲額外奏討又未餘
萬計內府供用如黃白蠟昨歲坐派一萬五千餘斤
而又召買一十八萬五千餘斤沉速香坐派一萬五千餘
斤而又召買一十四萬五千餘斤諸所督率蓋可類推其

無用之兵無事之官無名之支無益之費不可勝紀夫一
歲之入不過三百餘萬而邊儲歲用大約以五百萬兩計
入少出多無可抵補而近來繕邊撫夷修城濬河衣裝賞
賜皆出歲額會計之外將來制用益不可支又安有餘裕
以佐百姓急哉宜如清等議審較取中酌為定制報可
臣讀我　明典籍正德已前帑藏豐盈士民安堵由
二祖仁宣孝廟宰輔得人諸凡節省一切禱祠土木
征伐疏濬之役不興故也柰
宏老成賢哲相繼罷去而夏言之紛更嚴嵩之賄賂
主持於上且北虜無歲不寇東倭又爾見侵天降大

災宮殿屢燬時崇方術靡費極煩歲入不過三百餘
萬而歲出則三千餘萬繕邊濬河僅云為捍衛社稷
計為輸輓漕運謀也至於青詞設醮何益于事希蝸
脂膏以奉羽流即黃白之蠟沉檀之香動計二十
萬內則為奄窟之藏匿外則為貪官之酷取一言及
此貶黜遣殺夫亦何樂而進言乎今　皇上節省一
不妄費而北虜竊據擄掠東倭併吞猶嘉靖時也藐祖宗
所積百五十年至嘉靖而盡嘉靖至今又三十餘年
當空虛之後而又值兩巨寇之交其何以給欲取之
帑而帑且不足以支一歲矣欲徵之民而民且不足

以文一身矣楊腹而戰樵蘇不爨不知司國計者將
何以善其後也噫可慨甚已

辛巳禮部會議王府庶人口糧如成化十三年例則過多
如嘉靖四年例則過少今當視中尉歲米減三之一歲給
米七十石妻妾子女使女皆減庶人三之一得五十石傳生者
人口糧既定則擅婚者減庶人之半得二十五石增損適中矣奏可　是時虜孽
甚熾朵顏諸夷挾彼恐喝中國不時索賞額辦不給守臣
乃奏留山海商稅銀且諾夷驕肆邏卒出塞輒束縛之叩
闕取贖詔將校苟幸無事每歛軍士負賄之其有不賄輒殺

所孰卒巡按蔡揚金白其狀兵部請令各該將領于撫賞
時宣布朝廷威恩以諭之薄中國正法否則閉關絕貢徃
問其罪報可　七月　戊申同知陳璋統兵敗倭寇斬首
千餘級餘寇出境浮海東遁　戊午虜因俺答把都兒等
入寇犯靈州廣昌等處　癸亥魯王睦坦父端王病嘗桑
禱神請以身代及父薨眡苫酸鬱者期月徒跣扶輦衰絰
三年又捐千金及湖數頃賑饑有司以聞賜勅獎諭賢孝
　兵科都給事中主國禎寺言南京祖宗重地深切隱憂
謹列三事命籌國計者擇焉一開明委任謂海防要害一重
臣任之足矣乃命祿江與巡撫協同行事平居既苦於漕
制臨事又易于推諉非計也宜專任而責成之一重事權
昨歲因黃巖之破復設巡視憲臣經理海上諸九黜陟咸
否之權一切不與是以錢糧出入動支為難請更為巡撫
浙江兼理海防職啣更勅賜之其福寧州等府軍務仍
令提督如故一獎才傑訪浮入寇之初土官胆落松楊知
縣羅拱辰六合知縣董卯政能手握孤軍深入重地獨當
勍敵立有戰功叨其忠勇心超九品乞量陞濱海地方一
官俾之保障　上從之　乙丑總督三邊賈應春言各邊
問諜不通每虜入寇不知向徃是以無備若邊臣加意招
撫務結其心令偵虜向徃前路時日預耒潛報我得以專

力為備如得虜情實因致成功者即將原報人攷定為首功又總兵以鎮守為職而巡撫則贊理軍務至統攝調遣又總督任之防守疎虞軍餉不繼姦弊不釐責在巡撫若訓練不精兵革不利士馬不強至於畏縮殘害罪在將官共有摧鋒破敵奮勇血戰之功撫臣不得同其賞如撫臣身督戰陣躬冒矢石及設策出奇指授方畧者則議賞以為任事者之勸兵部覆俱如其言從之

臣按應春二策皆昔臣所未嘗專議者大抵邊以外偵虜為要邊以內論功為要故兵法重間諜而官各司其任賞各當其功則人心競勸寇之入也傳箭蔡旗形常先露而興於何日掠於何地必有定向使善偵者一得其情則可以預備而屯守迺偵之不真則守之無定孰若招撫善偵者以任之則備周而力專雖無戰功即以為首不為過也至於按上功罪有功者一槩陞賞則冒功者多有罪者一槩誅罰則冒罪者多如應春之疏總督任調遣巡撫任贊理總兵任征勦一稱職則以職賞一不稱職則以職罰誰不勸懲不然軍餉之功摠督居焉征勦之功巡撫居焉專於任事者有幾哉

辛未固原遊擊陳鳳寧夏遊擊朱王率兵援紫荊時虜

前脊已有越浮圖峪而南者鳳王夾擊之虜馳去鳳王已稍緩恐不久賊俟殺遏之過浮圖峪守者具奏猶鳳王旋軍亨之追虜于三家村大戰竟日殺傷者多不申虜欲北遁慮為鳳王所躡乃以駭騎來戰纔鳳王兵其衆旬虜昌等處遁之是時虜氣甚惡京師懲于庚戌之變人情洶惧及聞鳳王力戰退虜　上大悅不俟報命陞署都督僉事賜文綺　八月　甲午河南賊師尚詔圍太康縣都司尚允紹等以宣武睢陳兵援之戰于馹陵官兵敗績　戊戌先是廣西桂林平樂徭獞撞攪險肆亂殺知縣張士教傷百户曹思焚劫無虛月兩廣提督應檟總兵顧寀督參進勦平之　壬寅陞薊州府同知任環整飭薊松兵備惟陳璋共贊軍務立有戰功以與時相忤祇蒙欽賞　九月　丙午虜萬餘騎由大同平虜衛犯山西神池等堡山西巡撫趙時春自出禦之總兵李涞以虜悍佼未可易戰時春乃攘臂而前虜伏兵四起涞曰公速去吾死于此矣時春奔涞與其子松皆戰死全軍皆沒時春投一墩守哨卒以繩引之而上乃免虜引去　十月　乙亥吏部左侍郎程文德上言直隸河南山東等處數千里水災異常言官屢奏未見持議歸一臣以今日內帑不必發大臣不必往夫救荒莫便乎近莫不便乎拘臣以為各遣行人賫詔宣

諭令各州縣自為賑給聽其便宜處置凡官帑公庫
勸借苟可濟民者一不限制又近日户部申明開納事例
計全活之數定為等則以憑奏請部劄而授之各造册
亦以是稽焉則民獲更生之慶矣得旨允行　乙酉録總
兵李湊功贈少保左都督子松贈指揮同知賜謚立祠視
張遼例　戊戌　上問嚴嵩民多無食何以萬曰四遠饑
民来京求食一時米價騰貴請以太倉米數萬石平價發
上允之後曰我思必有弊諸途者暴露骸骨宜有所

處萬請勅在京行五城御史在外行撫按各督有司查視
掩埋至出米一鄭中間恐有市行鋪户多買轉賣以索高
價宜勅錦衣衛訪有禁革嵩又言民有身無一錢者饑坐
斃道路請于十萬石内以八萬石糶濟二萬石委官運赴
城外每早召集饑民人給一升　上曰朕意正是如此令
以六分出糶四分給貧苦者　庚子獲河南賊首師尚認
於山東莘縣河南巡撫楊宜悉録其名以聞　上命進俸
一級賜金綺　辛丑新築京師外城成　有倭舟失風飄
至興化府南日舊寨登岸流刼殺千户葉巨卿把總張棟
擊走之知府董士弘糾民兵獵户與棟等圍而殲之是時

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被逋居十七未幾南巨
復有三舟登岸棟與士弘擊之擒真倭數人比泉州等處
所擒四十餘人皆浙江福建者不同　十一月　癸亥兵
科給事中王國禎劾薊遼總督何棟棄額巧僞總兵張堅
之暴於成勳之貪庸山西巡撫趙時春誇翊儻佻俱宜罷
斥更置得旨成勳閑住堅調用國禎仍疏張堅以千金賄
陸營言於職方郎中時尚書聶豹執不可易而乃誣臣前
日不言夫豹迂疎狠愎不畏公議將焉用之得旨言官建
議部臣題覆宜各虛心為國毋茲爭擾堅令革任閑住
庚午兩廣提督應檟卒檟遂昌人貞介自持不隨人俯仰

居守務實政雖與時多忤然所至民咸稱之至是卒于官
贈兵部尚書賜祭葬　十二月　甲子嚴嵩請開歲之首
豫建太子　上不允　庚寅命兵部左侍郎楊博兼右僉
都御史督薊遼軍務
嘉靖三十三年壬寅春正月壬寅朔　上不御殿　壬子
康妃杜氏薨妃　裕王母也謚曰榮淑後十三年　裕王
嗣統乃追尊妃曰孝恪皇后云　二月乙亥初強賊師尚
詔及至歸德府知府及守衛官皆逋檢校董綸率民兵巷
戰被執垂死猶手刃數賊其妻費氏及一姪一僕皆從綸
死柘城舉人陳聞詩尚詔素聞其名約克城之日必生致

之劫以為帥既而衆擁聞詩至不屈賊斬其家屠
脅之聞詩知不可脫詬曰必欲我行勿縱人勿殺人耶
諾令人簇焉止擁之行聞詩遂不食三日至鹿邑自縊至
是上其狀贈綸為本府同知聞詩為鳳陽府同知各立祠
祀之　丁酉戶部尚書張潤卒潤臨汾人端雅有度居官
一主于奉公所至有聲績而剛正自持屢黜不變其德宇
稱之卒贈少保謚恭肅　三月
甲戌恭讓好禮鄉人至今稱之卒贈少保謚恭肅　三月
癸亥禮部尚書歐陽德卒德泰和人宇度宏粹孳孳講學
務以真知實踐為主接引後進如恐不及施于有政悉當
事理協人情措置既即可傳之永久初知六安州遷南
京刑部員外　上擇諸臣有文行者列侍從改翰林編修
漸掌詹事府事召直無逸殿在禮部嘗議二王建儲婚禮
及　裕王母康妃喪儀雖時與　上意怿然　上察其持
正卒優容之海內士大夫方想望其風采會病卒士論甚
惜之詔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臣按國初翰林侍從未嘗拘也乃後拘以一甲便通
而為庶吉士則途稍窄矣然自外任部屬入者則軍
聞焉歐陽德問學純粹政治精明　世宗出格擢為
侍從晉掌春官建儲之儀康妃之喪有時所不敢言
者而　上重其人即意有所忤且優容焉以此推之

世寧無繼德而起者乎頲　皇上法　世宗之超見
下外任部屬中間選翰林侍從庶幾無遺才矣
乙丑蘇松倭寇掠民舟入海趨江北薄通泰等城焚掠
各鹽場餘衆有漂入青徐界者山東遼東俱震　丁卯陞
吏部左侍郎王用賓為禮部尚書　四月癸巳　上以總
督蘇祐向棄詔罷回籍而以兵部右侍郎賈應春代之
五月　壬寅倭寇自崇明進薄蘇州府城大掠　癸亥葺
星夜見北斗天權星旁　乙丑兵科都給事中王國禎言
招降賊首汪直之非兵部以直嘗為官軍捕斬海寇陳東
主等及餘黨二三百人欲以自贖而是時有司不急收之
遂貽今日大害故臣等欲懸以重賞歸為我用非示之劄
也　上以國禎言為是令一意勦賊脅從願降者待以不
死賊首不赦　六月　辛未夜彗星犯文昌　庚辰漕運
都御史鄭曉奏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智謀者可
用每善窺身無策遂其心從賊為之嚮導若不蚤畫區處
必為腹心憂乞命各巡撫官於軍民白衣中每歲查舉勇
力智謀者十數人與以義勇名色月給食米一石令其無
事則率人捕盜有事則領兵殺賊立有功勞量議官職奏
訪陞授如此則悍卒漸受條籠不惟中國之人不為賊用
異日且有將材出于其間今從賊者宜出榜諭許令歸降

遣還故土有擒斬賊徒者如例給賞才力可用者立功貶罪俟有勞績亦與叙遷不然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難撲滅矣報可　七月辛亥御史徐紳言寄養馬疋本以專備京操故歲收二萬而用有餘乃今各邊奏討頻仍外圉空虛專恃內廐然則死馬太半寺設于外者豈皆虛設乎臣請自京師之外至宣大極邊遇有奏討宜量給之餘則勿許各邊廢弛者亟行撫臣整理先補種額以裕蕃生之源次查草場以清窩牧之地而文專委守巡一員時加稽察則廐牧充牣而內圉不至空虛矣詔如議　八月庚午南京太僕寺卿章煥

言兵者因地形也今江南之變千村百落皆為戰場而郡縣且相率閉城使各鄉兵當賊左矣今當急築城堡于諸鄉以固守併力于郡縣以待戰郡縣有備則賊不敢散掠而謀阻諸鄉堅守則兵不必偏分而力裕人人自為戰守矣昔　皇祖嘗命湯和相視海上擇要地築數十城以備倭而東南安堵此其驗也西北諸邊一切軍食皆有司先期部署以聽督撫調度故卒有緩急可咄嗟而辦今饋餉之時上官漫署之主者亦漫應之眉睫間已成胡越況百里之外哉嗣後單中之需賞功之費一一會計所出貯之別庫使軍門不以煩有司有司不以煩民則萬全術也今

議者悉稱調兵不知少發之則不足多發之則用度不繼久駐則師老費財暫住則兵散而賊復入急之則怨窺之則驕而為亂臣以為宜訓練土兵漸罷客兵便若土兵必不足宜募近海丁壯及有罪調發者居之海壖給偶配子田宅使之土著而忘其鄉是城堡之外益以藩籬計無便此者臣又聞外賊易見內賊難知今海賊深入內境凡我之動靜曲折無不知之者誰為之又其始至千人四布無一知者及鳴號而畢集又誰為之皆姦民所釀也誠使郡縣得人示寬大布恩信問疾苦時將循使反側者將反本而乎天何變之能生且海上多壯士負氣任俠而不肯下豪傑治亂之機也不可不深思不可不預待詔可

　　臣按勇力智謀之士何虜無之顧上之人繩縛而縻束之則雄桀激烈之性積忿而無所發小則附於盜賊大則憑於險阻惟恐世之不亂而已無以建功業及聞北虜南倭一有所警則勾引寇奪借彼之聲勢以助我之威靈如北之劉東陽南之閻白其所割據而拒捍者謀畫一日矣上無厚招任謀如富弼推擇沉鷙如蘇軾則劇盜朱克融將恐不收而用之焉得不亂今張居正沙汰生員則士已思逞於一擊而射

命撫輯大同流亡分別善惡悉索其倡亂黨與誅之窩起非張孚敬真傾危之士也　丙午致仕南京右都御史壙卒壙黃巖人抗直敢言為尹昌都有惠政民立生祠祀之卒贈工部尚書　壬戌原任吏部尚書熊浹卒浹南昌人少有志節自守甚嚴議論侃侃恬於寵利有古大臣風時禱祠事興會有以箕山進者浹上疏切諫忤旨求去遂削籍歸至是卒後隆慶改元始復官謚恭肅　十月　己巳虜攻薊鎮邊墻百道並進警報沓至　上為之

厭衆驚擾徹旦乃解去

臣按楊博忠義自負才識卓犖自為職方時已巡歷九邊備知夷情輔臣翟鑾已任用之矣本兵毛伯温為恨恤救荒之仁軍民戴若父母而彊圉為之肅清及其黜鎮攻墻晝夜不息虜戍之禍又將至矣　世宗安得不汲汲乎乃其親自擐甲寓宿古北將士禦之甚力而火器齊發營中驚擾解去此可以徵忠義才識當世絶倫矣繼翁萬壑而後孰有如斯人者哉

宜其朝廷寵眷獨優而子孫顯榮無替也

十一月　壬戌倭寇自拓林分掠嘉湖二府都指揮劉

至遮戰于嘉興縣郡之　十二月　丁亥兵部尚書聶

豹先時盛稱南北戰功請　上謝玄受賀遂階一品至是以警衆日聞恐被譴責故為是言規脫已責云　癸巳户部覆侍郎陳儒奏請以各鎮屯田責之分巡僉事管事以省起運宣大粮草責之巡撫催督發循環簿于管粮郎中以便稽查建倉厥于朔州等處以儲民運將大同隔賞地一千五百七十餘頃收本折給軍從之

兩朝憲章録卷之十五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李楨編述

嘉靖三十四年甲寅春正月丁酉朔　上不御殿　戊申左都御史屠倫卒倫鄞縣人有大節居常退讓若不勝臨事屹不可奪歷官四十年以靖謹著聞卒謚簡肅　癸亥命來覺十三孫法襲五經博士　二月　癸酉罷開膠萊新河　丙戌嚴嵩言宜遣大臣往祭海神宣布朝廷德意即令察視賊情訪求區處長策即用趙文華亦可文華本嵩私人既出憑寵自肆所睚眦即立摧仆有司無不望風震慴奔走供奉惟恐或後時公私財賄填入其室江南為之

困弊至于幸掣兵机顛倒功罪以致紀律大亂戰士解體雖徵兵半天下而賊勢愈盛皆嵩引用匪人之罪也　甲午是時南北多事　上深以為慮責成本兵甚切聶豹事多推諉惟秋末類舉各臣報捷疏請玄祐而已　上以豹年衰不勝重任與在直八臣言之于是豹引疾　上特令閒住云　三月丙申朔陞薊遼總督楊博為兵部尚書甲寅襲松兵備任環督參將解明道等以冊師與倭戰于南沙野茅洪敗之斬首一百八級　四月　戊辰廣西田州土官岑氏併孫男岑大壽大鼎土狼兵應調至薊州總督張經分配總兵俞大猷等勦倭奏聞詔賞銀紵餘令

軍門奬賞　兵部尚書楊博奉詔議處民兵言京城民與之設始自庚戌虜患之後倉卒召募類多烏合今欲盡汰之則細民遽失月糧於情不堪且巡撤京城分布不足與其取之于營兵不若議處民兵之為便也請勅所司汰其老弱存其精銳其原出真保者發兵備道籍為民兵在京者仍隸巡捕參將管攝與尖哨軍人相兼巡邏逃者不補

從之　辛未趙文華至松江祭海神是時倭擾川沙洼招林為巢新倭復至地方甚恐聞狼兵至人心稍安文華厚犒激使進勦遇倭與戰不勝頭目鍾富等十四人俱死于是賊知狼兵不足畏復肆掠如故矣　辛巳浙江巡按胡

宗憲言往時日本入貢多不及期請待其復来得以便宜謝遣仍令有司移檄千王問以島夷入寇之狀部覆令悉按衙門移檄日本國王責問何人倡亂令于半年間立法鈐制號召還國即見忠款雖使貢期未及必為奏請否則是陽為入貢陰蓄異謀也　上是之　甲申先是廣東賊徐銓與海酋汪直糾結倭夷縱橫海上提督鮑象賢檄海道副使汪柏等督戰銓等就戮前後斬首千二百餘級海濱頗靖　五月　甲午倭四千餘人突犯嘉興總督張經分遣參將盧鏜等水陸擊之保靖宣慰使彭簪臣與賊遇于石塘灣大戰敗之賊遂北走平望副總兵俞大猷以大

順宣慰司彭翼南邀擊之賊奔曲至江涇保靖兵後賊大潰諸軍共擒斬首功九千八百有奇由是難餘賊奔歸拓林東南用兵此為第一功云　壬寅南京御史屠仲律條上禦倭五事一曰絶亂源夫海賊構亂起於貧海姦民通番互市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寧紹十五漳泉福人十九雖禁稍倭夷其實多齊民也臣聞海上豪勢為賊心腹勾引深入陰相窩藏此亂源也必一禁放洋巨艦二禁窩藏巨家三禁下海姦民三法立而亂源塞矣即使

韃賊未盡殄滅然而後無所繼其勢自孤退無所歸其情知懼與今日往来自若者必不同矣二曰防海口大海固涯涘無際然賊放洋則衝潯入口則登陸非可絶險而徑渡也故守平陽港拒黃花澳據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浯塞寧海關絶湖頭灣過三江之口則不得窺寧紹把鬱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松江備劉家河則不得掩蘇松嘉興此地險也一處失守奠延各處不可以彼此分遠近也且賊長于陸戰短於水戰莫若如法置造海船每船百隻或五十隻號為一艘募慣習於工水稍而充以原額水軍于前又為遊艟數艘分布上流往来要害令其更番巡邏併力捍禦来過其衝去擊其惰責以毋令賊入賊入而力拒之有功者陞賞失備者重究此禦賊之長策也三曰責

守令夫荷戈戟載介冑爭鋒死刃者將士之能也保封疆
固郊圻全境安民者守令之任也今之守令不肖者棄城
走矣其賢者則嬰城守耳閉廂村鎮委之無可柰何夫城
之外獨非赤子乎自今江南守令當以訓練士兵保全境
土為殿最四曰議調發近日徵調各處兵民無慮數萬而
膚功乃不奏者不善用兵也夫古者用兵潛機密計進退
條忽莫知所以然後成功今則先發後行趑趄期始動前軍
未破而先聲已聞其弊一古者名將等不百勝不敢輕動
今謀不預成計不先定冥行突進動陷伏中其弊二守不
據險屯不列要奔急救難賊逸我勞其弊三法曰夜戰多

相聞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懽愛之心足以相
死言熟習也今也兵不專一主客雜糅猝遇狡賊劫衣變
飾突前忽来不能別識其弊四兵不素統將不預設一遇
有警卒然命官本以烏合之人而統以未經識面之將其
弊五夫三軍見白刃蒙矢石至死而無敢却顧者感行之
素也今法令姑息紀律不肅進有必死之恐退無伏鑕之
慮是以畏敵而不畏將其弊六地形不習險易不識趍利
不及避難不委其數廿糧糗不儲料理不周枵腹待爨窮
愁思歸其弊八士不精選勇怯無辨前擊後解誰縱而散
離悍夫勇士或以無援而力屈或以先奔而喪膽其弊九

地狹人衆不能旋轉互相排擠雖有勇敢無以效其鋒
其弊十近日江州如賴百户兵敢死先登足當一面以不
善用之使頭領陣七軍士逃避如此則徵兵雖多亦何益
哉五曰作勇敢沿海如沙民盜徒打生手及村莊悍夫皆
勇敢可用悠樂效用於私室而不樂報名于公家何者以
公家勢遠而文煩也豪民以之保村里則有餘以之充行
伍則無益何者以行伍多而心力渙也乞勅各該有司通
諭豪家大俗各為身家併力拒守其有能團結鄉兵保固
村鎮者先免其糧里押運及一應雜差獲功者一體陞賞
其有願受文職斬首十顆以上得比輸粟例入監有職役

者並得起送赴部實選其不願官者重賞優恤之近蘇松
嘉湖嘗有糾集智勇乘賊怠玩或掩其昏暮間能殺賊奪
其輜重者隨為官軍劫其財而奪其功夫居民出百死之
力卒被劫奪不亦激衆怒而失民心乎又有村民團結自
相防護志在全家保妻子耳有司輒謂其能遂報名入官
以至人各畏避不敢復謀拒賊此又沮民之氣而抑其忿
也請諭地方不願在官者不得一切緊報且嚴禁官軍不
得攘奪民功則民見利而動無畏而奮將各思所以自効
矣兵部覆其議悉是詔允行之　已已詔錦衣衛遣官校
逮總督張經及恭將湯克寬械繫来京問以趙文華劾其

畏罪失機玩寇殃民故也　乙卯蘇松兵備任環督兵
俞大猷及永順彭翼南進攻賊敗之斬首二百七十有奇
焚賊舟三十餘艘餘賊奔潰　丁巳倭寇常熟縣知縣王
鈇率衆禦之鄉官錢洋率老民家丁追賊及于上沙港為
賊所掩擊俱死巡按金澍以聞　上憫之詔贈鈇為太僕
少卿洋為光禄寺少卿蔭一子錦衣衛百户世襲立祠死
所　六月　丙子倭擾江陰蔡涇閘知縣錢錞統狼兵
之遇賊于九里山時已薄暮雷雨大作賊伏兵四起狼兵
悉奔惟餘錞及民兵八人盡死于賊巡按周如斗以聞詔
贈錞為光禄寺少卿蔭一子國子生立祠死所　庚辰三

板沙倭賊搶民船出洋參政任環揔兵俞大猷引舟師追
擊於馬蹟山擒倭首灘搶賣及賊五十七人斬首九十三
級是日倭舟被海風飄回者五十人屯嘉定縣民家任環
攻之不克乃投火于民宇燔之賊盡死　壬午　上聞周
珫疾甚又以李天寵嗜酒廢事并黜之以楊宜代巡胡宗
憲代天寵　七月遣錦總督張經恭將湯克寬至京詔下
法司議罪經上疏自理大畧謂倭突犯嘉興即委恭將盧
鏜督保靖兵援嘉興委俞大猷督永順兵由柳湖間道趨
平望以扼賊路令湯克寬引舟師從中擊之一戰而勝凡
斬馘一千九百有奇焚溺者無算賊氣遂餒豈有一舉意

玩之念自臣蒞任方半年前後俘斬且以五千計惟嘉興
客淺短不能俄頃掃蕩此則臣之罪也疏入不報經與克
寬竟論死繫獄　八月癸亥倭自南京至秣陵關排官羅
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関堅風奔潰賊遂過関
甲子恭政任環有親喪例當回籍巡按周如斗以倭寇未
平請留之詔奪情任事如故　壬辰蘇松巡撫曹邦輔撤
禽事董邦政把總婁宇以沙兵擊游墅関倭賊殲之賊創
宜興奔蘇州會拓林賊邦輔慮二賊一合且為大患乃親
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麾之隨地與
競乃召邦政及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懼

奔吳舍款潛走太湖我兵覺之追及于楊家橋盡殪其衆
此賊自紹興奔竄不過六七十人流劫杭嚴微寧太平至
犯留都經行數千里戰傷無慮四五千人凡殺一御史一
縣丞二指揮二把總入二縣廨八十餘日始滅　九月
甲午督察趙文華以鄢懋卿之捷已不得與為恨見調兵四
集謂陶宅寇乃拓林餘孽可取巡撫胡宗憲因大言寇不
足平以悅其意遂悉簡浙兵得四千人約應天巡撫曹邦
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三道直兵分四道東西並進賊悉
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士凡一千餘人直兵亦陷賊
伏中死者二百餘人賊勢益熾　庚子兵科左給事中楊

兩朝憲章錄 卷一五 荊州胡譚聊 撰

先繩言海寇為患猖獗日甚而迄無底定之期者在將習不振而弊源不革也夫為將之道曰制曰法曰謀江南諸將全不知此故用兵之際絕無紀律不鳴金鼓不別旗幟驟如兒戲涘若搏沙前有伏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浸率為兵浪與賊戰自相蹂踐全軍覆滅此其發端在不知三者而至于不設哨探不知地形又其取敗之左蓋哨探者軍中之耳目而地形者又軍家之行止既無哨探又不識地形辟如人終夜有求于暗室之中不照以燭肓人馳逐於崎嶇險阻之地莫為之鉤索不顛連而駢仆者幾希當事者不此之察動以增兵益餉為請其意不過張賊聲勢

緩已罪愆殊不知以若所為雖括天下之財以供江南之後藉天下之民以為江南之兵如以蛾赴火以雪實井而已竟何益哉況此賊不遵大制何肯輒去即去又豈得不復來耶臣愚以為必先擇將將苟得人則招募之兵可用壯止著之兵可用也以之水戰可也以之陸戰可也否則增兵何為請將見在兵授之以制一之以法多立哨探圖為地形揣察賊情妙布成算毋得日事徵兵虛糜糧餉亦待掇拾草蹤延捱歲月庶幾將背可新寇患可弭矣至于弊源則又有不專于外者蓋海寇與邊患不同北邊所急者胡也若海寇則十九皆中國之人近来督撫之令不能行于官司上官隱惡而養容下驕侈而日大豈以官不尊權不重耶蓋近来督撫之臣涖任謝恩必有常例銀兩饋送在京權要大者數百小者數十名曰謝禮又歷任額洊營求美擢或遇地方有事希求脫任或以有罪而求彌縫或以失事而求覆蔽如此饋送數遂不貲大率銀兩在省則取諸各布政司直隸則取之府州縣府州縣既為巧取承迎不無德色督撫諸臣自知其非法接受亦有靦顏既入牢籠自難展布則其玩愒蔑法亦奚怪也且官司所以賂督撫又皆取具于民即今子遺待盡之民豈甚掊尅殆侵剥之患異日國家隱憂蓋不止海島之間已也伏望

在內勑之緝事衙門在外勑之風紀臺察責令參劾仍勑各部大臣令洗心滌慮割絕朋昵之私汛掃苞苴之習此則端本澄源平倭之要道也疏入部覆其詞嚴義正深切時弊宜見之施行報允

臣按讀屠仲律楊允繩二疏大約禦倭之策相同皆經濟材也至於督撫之取諸州縣州縣之取諸小民以致小民艱苦督撫不能行于州縣州縣不遵行於督撫又皆今日之陋習上下相持小民無訴安得不從賊而為寇乎顧所以導之者則權要也當時嚴嵩父子以貨賄多寡為黜陟而又用趙文華以視師江

浙之吏悉斂腊膏以填溪壑當此外寇方熾之時而
又有內寇以脧削之根本重地安所支哉吾以為允
繩之疏更有關於宗社者不小也
十月壬戌　裕王第一子生　丙子應天巡撫曹邦輔以
勦滅許墅關倭寇閱歸功會事董邦政趙文華聞此寇且
滅急趨赴之欲攘其功比奏則邦輔已先奏捷矣文華遂
大怒乃以陶宅寇患委罪邦輔邦政參之詔下邦政于總
督逮問　庚辰殺直隸浙福總督尚書張經浙江巡撫李
天寵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于市經在江南有功為趙文華
所誣搆天寵亦無罪胡宗憲力排之而奪其位繼盛因劾

嚴嵩父子是歲論大辟四當刑者凡百有餘人詔決九人
而經等與焉由是天下悉嵩父子及文華益甚
臣按士師者天下之平而東市者臣民之讐即使一
人無辜而受戮亦干陰陽之和而召夷狄之變況張
經嘉興之捷為第一功平倭斬首東南皆受其賜楊
繼盛劾嵩之疏為第一忠數罪發奸臺省皆增其氣
一則當褒賞之一則當優容之乃為可以服眾即李
天寵之在浙亦不過時當危急飲酒廢事焉耳黜而
奪之法已盡矣榮何嵩之專權自恣內聽世蕃外縱
文華繼盛之觸怒父子必欲殺之而後已彼亦其心

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陞提督南京操江史褒善為
南京大理寺卿兵科給事中楊巍言東南倭夷方熾參贊
巡撫俱以失事黜責褒善幸脫罪譴乃得美遷以釋重負
因循規避若此寇患何時已乎乞還褒善原職仍并將銓
部官罰治　上是巍言令褒善仍督操江而停選書即中
俸一月尚書黜等貰之　丙申兵科給事中張梴言浙直
官兵會勦陶宅倭寇屢遭陷敗諸臣奏報不實且趙文華
欺罔大負簡命　上申飭文華失心秉公視師圖效　甲
寅刑科給事中孫濬言近見督察趙文華請罷應天巡撫
都御史輔參稱約與夾攻而邦輔後期及考疏內所列邦輔

督副總兵俞大猷進勦在九月十一日浙兵次日方進則後期之罪不在直隸今蘇松士民謂邦輔實心任事稱不容口其前流劫留都之倭又為邦輔所臧功能了然邊請弁罷文華之意殆不可曉夫東南用兵寇勢方盛而事權不歸一則有彼此牽制之患方今江南之事督察司檢稽而戰守大機當央之總督巡撫兼提督而行伍孱職當督之總兵督撫總大綱而城池倉庫奉行領應當付之有司不然權分勢軋人皆掣肘無以自盡其長乞勑該部申明事權　上從其言　閏十一月　癸酉是時調至客兵督撫官率無長畧不能以恩威駕馭諸兵遂恣暴肆不奉約束川兵初與山東兵鬨叅將尚允紹幾為所殺至于出戰皆自為進退自酉陽兵為倭所敗即大譟奪舟徑歸黔州趙文華犒慰諭留之不能詰也　丁丑光祿寺卿章煥上疏陳禦倭之策有八一言統兵之制未定二言馭兵之制未定三言調兵之制未定四言募兵之制未定五言練兵之制未定六言屯兵之制未定七言行兵之制未定八言養兵之制未定夫軍中之事有不可定者機宜變化因乎敵者也有不可易者規畫措置存乎我者也今將佐雜居諸軍烏合兵視將如弁髦將視都縣如傳舍故必將有專閫兵有常伍無事相習有急相隨則兵可統也諸軍自不

睹軍容耳不聞將令有急驅之不能卒集朝而遣日中而至晝而遣日晡不至臨陣而逃轉相劫掠必也秩其教令脅其法制平時有約束臨陣有紀律則兵可馭也調至土狼獷悍難馴必以諸邊節制之兵為準調到土狼則調可用也分道募兵皆遊手無賴募而來來而去而無兵則又復募府庫罄竭道路騷然終無實用故必程其技力而籍其家室守法者厚恤之犯令而逃者弩戮之則兵可募也以客兵為權宜以鄉兵為實用日省月試常如賊至勞來不怠甘苦必均則為精兵今始則調客兵不練鄉兵既則欲用鄉兵又散客兵不知客兵已遣賊衆乘

城鄉兵果可恃乎鄉兵難恃未免復徵客兵不惟緩不及事且恐重為客兵所侮故必識權宜實用而後兵可練也兵有營居故可聚而不可散有行列故可散而不可亂分雜處市廛嬉遊里巷百貨之所歆艷後從俗之所浸淫逐令山東椎鈍變為紈袴狼苗鄙野咸習歌舞故營居行列蚤為區處則兵可屯也南方皆沮洳之澤雀鼠之場動犯兵家所忌今諸將行無斤堠止無堅壁徃徃履危落阱苟設有斤堠則兵可進止有堅壁則兵可退有戰地有問諜則兵可正可奇可疑可伏而兵可行也師行糧從強者主戰弱者主爨此軍制也今或臨陣而未食或食至而不均或

師行境外而食具城中設欵晨炊暮食倦甲疾趋何以應之不知給軍有制犒士有資弔死扶傷恤孤問寡則兵可飽可飢可生可死而兵可養也夫波濤滉瀁隱見難窺風忼迅速頃刻可至不能預守是海濡之險賊與我共也臣閩倭賊遠来多苦於飢而海濱廣藏露積賊擾而食之所向無前如使蓄積收斂野無所掠此坐困之道也故議守者莫要於城堡相望遠近相依使賊不能宿飽則不能深入不能深入則不能多獲不能多獲則来者無利而聞風者不来可不煩兵而守矣部議以築城繕堡及所未定八

事寔切時務請下撫按議處從之　十二月甲午命户部遣官往四川山東開取礦銀　戊戌史科都給事中王鶴奏今天下奔競者莫甚於方面而驕横者莫甚於巡上之有司今撫按初到或陞代及節旦两司紛亡謁賀往来道路無有寧時廩給夫馬重困里甲近以地方多事奏請多選進上充守令初至則餙欺矯情監司薦揚既得薦揚貪酷並作乞勅該部痛懲前弊照不謹例閒住其奸横有迹者雖列在優品亦行罷黜疏入令科道官有隱漏者從實拾遺毋得畏避　己亥兵部覆直隸巡按張雲路徐敦奏言二月初賊自南京轉趋蘇州會事董邦政方督所募沙兵防守陶宅巡撫曹邦輔乃檄邦政與把總妻宇引兵勦之當

至是各臣奏勘功罪甚明以趙文華惡此二人賞竟弗及壬寅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聲如雷鷄犬鳴吠陝西渭南華州邑三原等處山西浮州等處尤甚或地裂泉湧中有魚物或城廓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終南山鳴河清數日壓死官吏軍民有名者八十二萬有奇時兵部尚書韓邦奇光禄卿馬理祭酒王維禎同日死焉

戶科左給事中楊允繩與御史張巽言巡視光禄驅論光禄寺丞胡膏僞增物價至數百金宜正侵冒之罪事下法司驗問膏言玄典隆重所用品物不敢徒取充數允繩憎

臣揀選太精斥言不過齋事之用取具可耳何必精擇上覽其狀大怒詔錦衣逮治刑部尚書何鰲奏允繩坐儀伏内許事不實者絞引例發遣衛充軍膏妄賞受賕為民上詔允繩依律處絞仍同巽言杖之于廷巽言降二級與膏同降外任　甲寅外馬房草塲火　戊午兵部尚書燕右都御史楊守禮卒守禮蒲州人爽朗有大度不為世俗態才猷敏達所至著有聲績晚年見時事乖異寄情山水間以詩酒自娛鄉人殊敬慕之卒賜祭葬如例

臣嘗聞嚴嵩在位賄賂公行刑賞失中忠臣義士悶憤而死者不知凡幾矣而見幾勇決者幾何人哉噫

吾人處世進不得行其志則退當隱其身若楊守禮者山水之遊詩酒之樂堂遂忘世蓋亦不得已也若邊貢專以此自高則是晉人而已

弘治十三年庚申朔 上不御殿 庚辰夜彗星見于進賢星旁芒長尺西南指漸長至三尺餘歷掃至大微垣次相星又東北行入紫微垣掃天床星至四月二日始滅 河南宗藩祿糧缺户部請以本布政司今年均徵銀內量留五萬九千九百餘兩并續收事例銀一萬餘兩共七萬兩給之因言巡撫等官查所屬商販輳集舟車路驛之所按季收稅解司以備補給他如黃淮二河

新舊退灘南陽諸衛新增屯田各府無糧田地數至十餘萬畝皆可起科宜通行勘處以地方之財周地方之用甚便 二月 己亥罷直隸漸福總督楊宜時趙文華與胡宗憲私厚亟欵以宗憲易宜正月中文華入京請罷宜以宗憲代 上以為然特詔罷之 戊午吏部尚書李默頗與嵩為異同文華自江南旋凌侮公卿無敢抗者默獨以盛氣折之楊宜既罷嵩與文華欲用胡宗憲而默如是乎即張湯杜周不若是慘矣

三月丙辰先是掌吏部大學士李本言大臣不職則小臣而策問所引尤不宜言 上以其讓黨切責尚書王用賓等各降俸三級而下默鎮撫司拷訊刑部尚書何鰲逐坐默比子罵父者律絞王詰不必去胡宗憲陞總督憎邦輔遠京問謫戍邊默竟死獄中默博雅有才辨以氣節自負然性偏淺及為文華搆陷代之者吳鵬歐陽必進率闕葺垢濁公為嚴氏開騙局遂致公道閉塞中外因敝人心乃思默而憐之

臣按默陟無章何以勸相而嵩與文華恣肆極矣莫尊於冢宰莫要於總督以私喜而陟則輔弼如呂鵬歐陽必進者可以代李默阿附如胡宗憲者可以代

楊宜以私怒而默則才辨氣節如李默者拷訊成獄計逐倭奴如曹邦輔者逮問戍邊柄持于權門禍萬于左右而奸究之計最深乎嗚呼當時何鰲為廷尉羣視大明律默坐子罵父律邦輔坐謫戍律我 祖律果如是乎即張湯杜周不若是慘矣

三月丙辰先是掌吏部大學士李本言大臣不職則小臣靡然從之故去不肖者先大臣疏列南京吏部尚書楊行中禮部尚書舊守禮共十五人至是又考察不職科道官共三十人不謹都給事中鄒從善等不及都給事中王鳴

臣等俯首罷默降調如倒御史留用者仍各杖四十
　臣按史臣曰是時嚴嵩子世蕃專恣貪婪專通賄賂
趙文華一出江南之公私匱竭刑賞倒置士論惡此
三人蓋已甚矣嵩慮有他故鋤排異己以懾衆志本
乃敖然承其指授凡疏遠不附嚴氏及文華所不悅
者一切屏斥無遺是公論益為不平噫大臣肆惡軌
有如趙文華何鷹嚴世蕃者不之去也科道如朱文
漢李幼滋吳國倫夏柱者不可去也今也默陟不公
而以愛憎為用舍嵩之罪可勝誅耶
辛未改工部尚書吳鵬為吏部尚書　丁丑賜諸大綬等

三百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癸未吏部以工部尚書缺會推趙文華　上悅其得人
四月　辛亥倭寇萬餘趨浙江皂林等處將擊宗禮帥兵
九百人禦之于崇德三里橋三戰俱捷斬首三百餘級賊
首徐海等皆辟舫稱為神兵會橋陷軍潰禮等俱死之論
者謂兵興以来用寡敵衆血戰第一功　五月　乙丑初
趙文華言殘寇無幾旋當清瀚已而海寇屢至因　上
詰懼誅乃攻李默為脫罪計　上果大悅陞文華尚書嵩
因薦文華有文學宜供玄撰　上不允及倭患愈甚羽書
毂至嵩知　上覺文華欺罔乃令文華請復視師　上令

往　壬午金星晝見　六月　戊子楊督操江史褒善駐
蕪湖開浙西倭寇突至即以是日馳往徹寧避之賊渡江
陰過浪山直抵瓜州至揚州無能禦者于是給事中張師
載論其異憤失職遂令閒住　庚寅詔贈宗禮都督同知
陰一子指揮僉事世襲　七月　壬午初浙西倭寇惟陳
東一部最強久擾新場既而徐海後至與合桐鄉之園海
歷其兵遞退東不得從之遂與海有隙宗憲知其情乃棄
間說海使為內應海許諾即計擒東及其黨麻葉等百餘
人以獻餘賊有入海者引兵追及之流其舟無一人得還

　辛亥初徐海既縛獻陳東等退屯梁庄聽撫進退未決
其部衆稍稍出營鹵掠至是官兵四面俱集趙文華遂欵
乘勝勦海使人責問之海知有變乃阻深墅自守我師遂
薄賊營會大風縱火諸軍鼓噪從之海等窮迫皆闔户投
火中相枕藉死于是浙直倭寇悉平　壬子時採芝採銀
採香之命並下使者四出官司督趣急于星火論者咸歸
罪閔仲文顧可學云　九月　丁丑火星犯太微垣上將
星　十月丙戌朔日食　甲午初倭入慈谿省祭官杜楗
及父文明率兵追敗于王家圍海道劉起宗因委防守餘
姚慈谿定海三縣未幾與賊遇于白沙一日戰十三合殺
賊三十餘人斬其一酋楗并數校剝隆焉死楗父文明別

將兵擊賊于鳴鶴場斬白眉倭帥一級從七級生擒望斗
帥陳福二賊賊驚遁呼為杜將軍已而復追賊至奉化楓
嶺以兵少無後繼陷陣沒巡按趙孔昭以其事聞詔贈
杜楷為光祿寺丞文明為浙經歷蔭一子為國子生俱命
有司祠祀　十一月　庚午初五月中倭船四艘自浙直
敗還颶泊至朝鮮境朝鮮王李恒遣兵逆擊于海中盡殲
之得中國被虜并助逆者三十餘人至是因遣陪臣流通
源等入賀以聞并歸我俘　上嘉其忠順賚銀幣仍賜璽
書褒奬通源及獲功人李潤慶等皆厚賜而遣之

月　乙巳加贈許逵三代詰命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春正月乙卯朔　上不御殿　己卯
賜南京兵部尚書韓邦奇祭葬謚恭簡邦奇朝邑人博學
多聞自天文地理聲律兵陣之書靡不精究所著有易說
書說毛詩末俞禮記斷章正蒙拾遺新書直解洪範圖解
志樂諸書篤於行誼學務實踐不為空言一時學者感崇
之正德時為吏部員外郎以地震上疏極論時政忤旨謫
平陽通判已而僉浙江僉事為鎮守中官所誣奏逮繫奪
官為民　上即位起山東參議漸陸今職以地震卒　二
月　戊申科道官趙鉞等以考察拾遺無户部左侍郎謝
九儀兵部左侍郎沈良才名迺特旨罷之亦異舉也　三

王忬以聞　上曰虜入犯近畿殺將肆掠各官不能防禦
又不能追敵爾等不從重參治顯有同遮之情姑不問其
令御史覈實以聞　致仕南京吏部尚書朱希周卒希周
崑山人學行醇篤恬於世利居官守正在南吏部以考察
庶官忤劉政意令丹考乃上章自効去卒贈太子太保謚
恭靖　丙申申刻雷雨大作至戌刻火光驟起初由奉天
殿延燒華蓋謹身二殿午門及外左右廊盡燬至次日辰
刻始熄　上大懼　五月　戊寅先是三月虜以數百騎
由延綏鎮遠墩入寇常樂堡副總兵陳鳳率其次子守義
督兵逆之虜衆不敵鳳死守義亦被創巡撫石永以聞

上嘉其父子忠勇賜風祭葬贈左都督世襲陸長子三級立祀榆林守義陸都指揮僉事　六月　甲午停止陝西採礦　七月　庚午詔順天府買辦珠寶廣東採辦珍珠九十萬顆有奇　丙子福建撫臣進龍涎香十六兩廣東撫臣進龍涎香十九兩　八月　辛丑罷工部尚書趙文華　上稍聞其視師江南黷貨殃民要功僨事之詳至是欲先逮正朝門樓責成甚急文華無應亭理刷才不能以時奉旨乃罷之而以刑部尚書歐陽必進代焉　九月辛亥翰單趙文華職為民　上以文華江南諸不法罪狀示嚴嵩且諭勿以弟子掛念嵩推不知裴掛

念也初文華憑藉嵩資要結　上寵既以睚眦殺張經陷李默及再出江南人畏之如豺虎所至望風媚附賊賂填溢與世蕃比周作惡朝野以目頼　聖明洞燭其奸一旦赦然去之中外鼓舞稱快　甲寅祀故學士顧鼎臣于卿鼎臣崑山人始建議造城比倭奴入寇東南諸郡無城者悉遭屠戮而崑山獨以城全郡人追思之請立祠以崇報守臣以聞報可　癸亥殺錦衣衛經歷沈鍊于宣府市先是庚戌虜犯都門騰書求貢　上命文武群臣雜議而鍊語稍侵執政大臣明日又上疏請切數萬騎當一面必大勝虜不報已復抗疏言嚴嵩父子入將帥賄誤國大計請

僇之以謝天下詔以誣訕大臣發口外為民鍊傳檄京師欲起義以清君側之惡嵩父子以文華得罪思以自保欲殺鍊以滅口乃稔指宣大總督楊順圖之順託巡按路楷誣以煽妖作奸勾虜謀逆請誅之時舉朝皆知其枉而尚書許論愁如順惜議令即時斬決　十月　己丑皇妃嬪御等共助大工銀五萬九千九百餘兩詔工部收用　十一月　乙卯浙直福建總督胡宗憲以擒獲海寇王直等來聞　丁丑俺荅子辛愛士馬雄冠諸部且兇狡無賴比遷畏之其妾桃松寨與牧令哥通辛愛欲殺收令哥令哥懼誅求降宣大總督楊順順白詡為奇功致之闕下辛愛遣騎来索不得乃攻燬諸堡畧盡大同巡撫朱笈請從長計處以弭遠患于是遣桃松寨收令哥等還辛愛乃諸婦環視磔裂之虜知順無能攻圍右衛益急　十二月庚辰朔金星晝見　癸未戶科給事中徐浦言浙直福建近因軍興經費不敷額外提編以濟一時之急今事勢稍息正宜培植休養卹求生財之道而督臣胡宗憲欺罔乃於加徵存留之外仍前提編節年所費漫無稽考乞勅止軍門提編戶部覆議切責胡宗憲欺罔宜如其議報可　致仕工部　尚書蔣瑤　舉瑤歸安人端亮清乎貌若恂恂而遇事有不可奪之節守荊州有惠政民立祠祀之調楊州

武宗南巡至郡雙幸江彬索賂不與舉所賜銅爪撥之琦不為動　武宗出漁得巨魚戲言可直金五百彬請以畀守令如數輸直琦獨脫其妻簪珥及數繻以進曰臣府庫無錢自辦此耳　武帝笑而置之中貴傳旨徵求百端悉殊方之産琦奏某物産某處某物産某所非揚有也　武宗詰曰学白布亦非揚有乎琦不得已進五百疋其強毅有執如此卒年九十贈太子太保謚恭靖　己丑直隸巡按尚維持言頃因倭患許總督軍門權宜納級柰何土豪市儈逃軍罷吏向懼罪自匿者皆得驕人於白晝大都而軍前未見協濟之實夫充軍下死罪一等而變令納銀

自贖罷閒官亦令效用軍門恣其削剥謂之何哉得旨各官任意行私原榮空頭劄付悉收回充軍不准贖罷閒官以貲盡為名生事害民者悉令革回閒住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春正月庚戌朔　上不御殿　戊午大同自納虜婦桃松寨之後虜圍困日急至者滋衆道路梗塞烽火斷絶總督楊順上言告急副摠兵尚表護運入右衛虜選銳圍之數重經月不解　上聞而大駭命户部發銀十萬兩亟遣才幹司屬督運濟之乃命郎中謝教往

二月　戊戌户部尚書方鈍言是時天下財賦入太倉庫者計二百萬兩有奇舊規以七分經費毋存積三分以備兵歉嘉靖己酉以前歲支最多不過二百萬兩而其少

者乃僅至七八十萬及庚戌虜變後周章備禦每歲調兵遣戍餉額倍增及乙卯丙辰間而宣大虜警益急一切募軍賑恤等費咸給內帑歲無紀極故嘉靖三十年所發京邊歲用之數五百九十五萬至三十六年亦且三百二萬計太倉歲入三百萬之額不能充歲出之半由是度支箕斂財賄題增派拓賦贖鍰税契折民壯提編均徭推廣事例興焉其初亦賴以濟匱久之諸所灌輸益少佔四方多事有司徃徃為地方奏留請免如浙直以備倭川貴以採木山陝宣大以兵荒即歲入三百萬之額且虧其三之一而內庫之賞赉齋殿之經營　上時以夜半出片紙有所

徵取無敢遲延會大同右衛告急今歲自入春来發宣大
銀二十六萬有奇而天下民運至太倉者僅七萬尚書方
鈍等憂懼不知所出坐守空藏調度無策欲取之官而官
府之按括已盡欲取之民而民間之科派已極失事誤事
罪且萬死惟　陛下憐察之請令工部錢糧量分其半還
之本部以濟匱乏　上切責鈍等謀國不忠明日鈍謝罪
請先發太倉銀五萬兩及紫荊關新城倉浮圖峪客兵米
三萬石豆一萬石兼程運至以濟急用又題准空運
事宜報可　三月

吳時来言宣大總督楊順所請帑銀無慮三十餘萬
出一奇發一策以效尺寸乃往往殺愚幼小民以報当功
是驅塞下之民而歸之虜也即如桃松寨了逋逃淫婦耳
順既失策納之又自誇威德比黠虜来索又駕言易我妖
叛失體損威甘受倆虜臣民無不憤恨而巡撫路楷受其
賄金七千兩秘不以聞而反以所殺邊民倏為順功楷受
首級既有炙疤網狼又多幼小其偽狀明矣乃曰似亦屬
真兵部尚書許論亦雷同附和且濫叨世蔭請罪黜此三
人庶幾邊患有瘳耳疏入　上問嚴嵩ヒ以言官風聞
上曰時米之言不可盡謂風聞順楷俱拏来問至於論亦
推官濫醉鈍亦似應改用令兵部侍郎江東代順論激民
鈍南京用起原任兵部尚書楊博代論改刑部尚書
春于六部代鈍

臣按俺荅之子辛愛最強而桃松寨之逃文人情所
最惡者使楊順不受其降而因之出塞以還辛愛方
將德我之不勝也而乃邀為奇功置之關下挑禍速
怨已而復還怒不可解矣彼路楷者正當發其罪可
也而乃曲為回護輒殺邊民幼小以當真虜非受賄
七千何以至此夫何許論和之嚴嵩之無厭而又題准空運
廟洞察其奸詔之繫獄則臣民之心始帖服矣不然
右衛之生靈數十萬謂何而朝廷之錢糧虛耗數十
萬謂何已而代以楊博則得人矣臣方憤懣時省中
無人而如来能發其奸真諫議之所鎮福建勦之寫身督
甲子倭犯福建命浙江巡撫阮鶚移鎮福建勦之寫身督
兵將懸賞設伏擒斬蕃人餘賊遂滅隨裁疏上安攘十事
俱報可　御史宋儀望言通州來舉用遷臣率以奔競為通
敏傑論為揮霍計日驟遷掩敗為功醜虜出没動多失策
何棟在劉遷楊順在大同驕縱肆虐
侍郎吳嘉會巡撫劉鎮侵牟築塞金御史萬民英劾之
帝命逮繫尋削籍
丙子兵科給事中胡時来主事張翀董傳策交章論劾嚴

嵩納賄誤國狀時来劾其過臣赴副軍餉以餽執事執事
受其餽而與之合黨欺君令子世蕃入直票擬童奏納賄
超權所謂去惡務本何暇窮窮之盜治標末之疾也卅
幼其僣遏之政壞但金多而賂厚者或以敗為功或以入
為通理財之政甚壞户部錢糧四分輸邊六分餽嵩父子
及其家奴永年而永年之富已至數十萬忠節之氣壞有
以三千五千調美官者有以七百八百得與選者公行白
日乞哀昏夜遂至廉然成風傳策劾其家富于内藏吏兵
二部選官至持簿入嵩之門任其填發故俗呼文選司即
中萬案為文管家職方司郎中方祥為武管家騶坦驟動
兩朝憲章錄　卷十六　南　光州徐則儀敬校　本
公私耗竭時大學士徐階雅不與嵩同道嵩竊忌之時来
與咻皆階門生而傳策文松江人大疑階蜜奏必有人使
之者着鎮撫司訊鞫備極苦楚竟無所言俱以誣罔成獄
發烟瘴充軍　四月　上以尚表雖用然老不能出師遣
勳卿副撫兵馬芳統所部家丁赴之其日尚表捷至言官
率突圍與虜戰斬一人獲十八人内有俺荅孫及塔與酋
各一人虜退舍十里　上陞表為都督僉事　丁亥總督
朝宗憲得白鹿于卅山獻之　壬辰大同右衛圖解虜自
去年九月分留右衛聞尚表運餉入城乃移大營内牧由
是内外斷絶未初以閉住官運餉入邊竭力為城守計至

沒者是時新倭大至　上又屢下嚴旨趣宗憲及胡宗憲悔得罪乃上疏倭言水陸戰功于是科部極言其欺誕弁劾失事諸臣詔奪總兵俞大猷參將戚繼光把總劉顯兵馬　閏七月　丁丑總督楊博于大同右衛東路牛心山等處築大小土堡九座墩臺九十二座接連左衛高山站以逮鎮城瀋大壕二道各長十八里告成請命御史視之　上嘉其功大成速降勑奬勵賞以銀幣　癸未御製承天府元祐宮成碑文命工勒石　庚子大朝等門成

八月　癸酉兵科給事中鄭茂復上邊務八事其曰審要機今日大同當先正紀綱以收人心宣府當先振積弱以作士氣二曰慎選用言邊將多營賂以冒寵榮請託以非罪故不得不巧肆侵漁捕剋三曰勤巡歷四曰明戰守言勇之俘戮動至千萬而我兵斬獲多不過百十今不以失亡為罪而反以斬獲為功自今必計斬獲與失亡畧當乃許自贖五曰攻火器軍于無敵手獨火飛炮不識為何物者宜專其教導六曰清耗羸七曰申禁例大抵虜騎方退取善殘剏以為首功其有曠棄崖谷之中誘人而擒之者宜下法司以妄殺平人律論八曰恤凋殘輯民犯法率不以本條科斷法外加罰多者米至數百石銀至數百兩名為助公實歸私橐宜禁革之章下　乙亥選監生陳景行女陳氏為　徐王繼妃　庚寅兵部郎中唐順之奉命閱視薊鎮軍馬還言漢光武以漁陽突騎定天下唐藩鎮專兵而盧龍一道常虎視河北所謂其人慷慨勇悍而況驚即今薊鎮之兵也今皆羸兵懲馬為甲鈍戈徒縻廩餉不濟緩急之用故往年庚戌虜變及近日土墻之寇至于近輯宣遼遠征延固以樂之乃鎮兵則置而不理誰之咎也所擬總督王忬總兵歐陽安巡撫馬珮等俱宜坐聽職誤事之罰得旨該鎮缺兵至三萬不補一卒不鍊督撫官所理何事兵部從實參看以聞部擬三人當降罰　上曰馬珮已革職王忬歐陽安各降二級留用　十月　辛亥岑港倭徒巢柯梅總督胡宗憲屢檄兵討之不能克于是南京御史李瑚追劾宗憲私誘王直放縱浙江巡按王本固南京給事中劉尭誨亦劾其老師縱寇濫叨功賞請行追奪宗憲自辨　上報曰卿計獲妖賊人所皆曉特以獻瑞故人直引軍事以害鄉耳卿宜竭誠展布以平餘氛不允辭　己未命兵部即中唐順之往浙直視師與胡宗憲協謀勦賊　壬戌鎮虛乏食糧之數尚書晉應春以不知對　上責曰是兵數已經查明五萬九千三十二名爾部自有各邊奏報文

冊何謂不知於是應春撤勦寇昌平管攝官將三十年以
後見七食糧軍數一一清查盡得詭名冒支諸奸弊狀詔
俱下巡按問　十一月　丁亥　上勅諭三法司曰刑以
弼治當則協氣休祥自至否則上干和氣災沴生近来
司民牧者或理道不明律法不通任事作威深文鍛獄甚
或貪賄聽囑顛倒是非不顧冤抑是何心與且湖廣安陸
縣幼男吳一魁二命枉刑毋又被挺情無所告遠至朝扉
以一推之豈止數百爾三法司治刑為職當思矜恤都察
院通行天下撫按申飭有司各改前愆惟公惟慎盡心聽
讞民以不冤天地神明昭鑒在上爾亦能保禄位福子孫

如不恭命必不爾逭欽哉　十二月　丁未光禄寺歲用
以三十六萬計　上以為多疑該司必有乾沒仍諭内閣
曰即今兩宮大分盡省妃嬪僅十餘宮中罷設宴二十年
矣朕所用膳品悉下料無堪御者十壇供器不當一次茶
飯費朕不省此三十餘萬安所用也嵩曰臣聞祖宗時每
歲額銀二十四萬兩彼時該寺歲用不過十二三萬節年
積有餘銀今乃三十六萬其僥濫情弊可知也臣查會典
光禄寺内一款凡本寺供應物件每月差御史一員照刷
具奏若復會典舊規則諸弊可平　上命添差御史一員
自効　三月　庚寅賜貢士丁士美等三百三十人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春正月癸酉朔　上不御殿　丙子
直隸巡按尚維持言吳淞拓林川沙陽舍孟河五處俱為
蘇松常鎮要害吳淞舊有守禦所而四城未設專官乞各
鑄給千户所印及註選倉大使一員以司糧餉蘇松參將
宜駐金山督守拓林青村南匯川沙諸處常鎮參將宜駐
陽舍督守閘山孟河二地而浙直總兵專駐吳淞調遣兵
部覆言各將改駐當如所奏其四城設守禦所必須改調
官軍抽補軍士坐派月糧計畫允當方可議行報可　二
月　甲辰河南巡撫童漥言汴城以河為帶其初河從西
來勢本東注數十年間南岸傾頹北岸淤塞漸成平陸宜
於翟家口大開河口以殺其勢別挑支河培築是岸以固
永遠請差部臣經畧認行其議部臣止勿遣　甲寅宣大
總督楊博言三鎮一歲中招降至千六百四十人乞録諸
將佐功　上從之　庚午虜四把都兒等率衆數萬自潘
家口入渡滦河而西進逼三屯營總督王忬以聞　上曰
前奏調宣大各處兵馬入援數多如何又令虜入境令巡
按閱視查虜所入道兵部移檄該鎮防禦得旨虜衆乘虚
深入由總督探報不實防禦無謀所致姑記其罪令立功
自効　三月　庚寅賜貢士丁士美等三百三十人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

殘孽勢易成擒而總兵俞大猷邀擊不力縱之南奔閩廣宜加重治　上命逮大猷訊治閩人大噪謂宗憲嫁禍南京御史李瑚劾宗憲數其大罪三瑚與大猷俱閩人宗憲疑大猷漏言于瑚故遂罪大猷以自掩飾　四月　丁巳先是江北兵備劉景韶以遊擊丘陞等擊原駐白蒲倭一戰于丁堰再戰于如皐東三戰于海安皆捷共斬首百餘級及生賊大張謀犯揚州景韶復督陞等擊敗之斬首八十級焚死一百七十人賊奔入潘家庄盡銳攻之復斬首一百二十八級倭乃勦絶　五月　辛巳直隸巡按方鈐劾巡撫李遂以剿倭功

上命逮京鞫治改楊博代之　壬午　鳳陽巡撫李遂以剿倭功次来報前後斬獲真從倭首八百一十八夥生擒一十六名　上聞而悦之曰李遂督兵臨陣斬獲數多勞績可嘉令按臣覈實議賞　六月　丙寅雷擊奉先殿門外南墻西墻　七月庚午户科給事中龔情奉命巡視太倉銀庫正月内貯銀七十四萬有奇未及半年僅餘八千餘兩國儲至此可為寒心昔　皇上一問光禄經費月具揭報歲省三分之一況太倉歲以千萬計中間請乞之頻仍給予之汎濫當不止如光禄所侵冒者亦令月具内外出入之數自當畏懼撙節而所省且不貲矣詔可太倉銀庫之月

報出納自此始　壬申　金星晝見　南京致仕禮部尚書閔如霖卒如霖烏程人恭謹有文以撰玄失　上意甫遷葬罷疑同鄉學士董份陷之竟薄不得我兵自後急擊及未江北倭自鄧莊敗後沿海覓舟不得我兵自後急擊及于劉家橋等處賊勞餒困頓會天雨乃奔入劉家莊我兵四面圍之胡宗憲遣劉顯以銳卒千餘来援江北將士論功在垂成慮為顯所攘啧啧有言都御史李遂恐士衆不和乃檄江北悉屬之顯軍政既一遂刻期進兵顯率所部追擊之共斬首四百餘級賊衆盡於　九月　丙子劉遵先登各營選鋒繼進縱火衝擊自辰至酉賊巢始破李光

總督楊博奏遼東災傷已極召羅甚艱乞將新運通倉錢糧停洎天津者暫借六七萬石由天津水運劉州以達永濟顧腳陸運至各地方給散其漕糧則以賑濟銀兩羅還

戶部覆議從之

臣按地方饑荒民嗷嗷待命召羅則不可得内請稍遲歲月及賑濟之命一下而民之死亡吾不知其幾萬萬自非隨宜處置婉轉有方者誰能料此權借通倉之新運以塞遼東目前之困而即以賑濟

丙補還通倉當時遵臣執有如其善謀者哉宜其靈感激而後裔顯榮也

十月　戊戌原任工部左侍郎為民程文德卒文德永康人篤學修行稱為儒者命撰玄文文德素講理學所撰不
稱肯疏勸　上享安靜和平之福　上益怒以為謗訕削
職為民及卒貧無以殮有識者崇焉而世不知之也卒贈
禮部尚書謚文恭　十一月　丙子詔以宋儒朱熹原籍
婺源縣子孫世襲五經博士昔熹遊宦建安遂家焉建安
已世襲五經博士而婺源有請之者乃以朱墅為五經博
士然未有世襲明旨至是墅老請授其子犒世襲從之
丁丑蘇州自海寇興招集武勇市井惡少咸奮臂稱雄傑
群聚數十人號為打行縱火圍誑詐剽劫武弁莫敢撫

翁大立嚴禁緝之諸惡相與歃血各持長刀巨斧攻吳縣
長洲縣及蘇州衛獄劫囚自隨鼓噪攻都察門入之大立
率其妻子踰墻遁去乃縱火焚衙廨勅諭符驗及令字旗
牌一時俱燬天將曙諸惡乃衝對門斬關而出逸于太湖
中事聞　上命大立戴罪殲期殄滅　十二月　己巳贈
蘇松兵備右參政任環為光祿寺卿命有司建祠蘇州以
時致祭仍蔭一子為原衛所副千戶環長治人時為同知
倭賊猝犯蘇州諸城門皆閉民避寇者不得入統虒泣
環按劒洞開諸門全活以數萬計鯀人德之倭寇犯境環
身率疲卒感以忠義屢擊賊敗之前後斬俘甚衆以功陞

僉事加副使右參政仍舊任環志欲平倭未服皆自激具
名誓心死戰所向有功後以母喪守制卒于家襫科給事
中徐師曾請贈官秩祠祀以報其功故有是命　丙午福
建巡按樊獻科言近歲軍興募集武勇四方無賴子弟每
以投兵報效為名所至騷擾今廣浙閩俱有海警宜以三
省兵應募者悉遣還原籍收為鄉兵即以客兵糧餉養贍
不惟客兵免遠調之勞而各地方且獲鄉兵之利計無使
于此者得肯乞行
　臣按從兵者多不習技藝浪游無籍者耳一旦利其
工食率其黨而應募及其調至不惟無殺賊之功而
且重為黎民之害若其侵虐甚於寇盜留之則坐享
糧餉刼奪地方遣之則沿途肆虐然憾倡亂未有善
處之者獻科令其還籍以為鄉兵彼將以為出無
所樹而歸有所利矣為總督者甚無取乞教之名而
實貽軍民之慘也
丙辰詔宋儒程顥二十代孫宗益世襲五經博士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春正月丁卯朔　上不御殿　丙子
浙直視師右通政唐順之既陞淮揚巡撫乃條上海防善
後事宜一曰禦海洋言禦倭上策必禦於海而崇明舟山
乃海賊入寇之路尤宜預防當春汛時宜令蘇松兵備暫

駐崇明寧紹兵備暫駐舟山總副將官常居海中督兵分
哨如有縱賊入港登岸者以次論罪二日固海岸言賊至
如不能禦于海則海岸之守為第二着昔但坐地方殘破
者之罪今宜併坐賊所從入者有能衝鋒禦賊使不得登
岸深入者雖無首級亦以奇功陞賞三一面海外沿海逋
逃之徒為賊嚮導者甚衆宜多方招徠以銷禍本自葉宗
滿得罪而逋逃欲歸者不免自疑自蔣洲得罪而人以使
絕域為諱宜量為貰減并開日本國通貢之徒若抄犯如
故則命朝鮮琉球二國承制宣諭之四日定軍制調募客
兵坐糜廩餉今宜急練土著之兵練之既成則凋募悉罷
圖懋官弟懋官聞變急遂踰墻而出仆地不能起諸軍競

前撲殺之懸其屍于市脅兵部尚書張鯨求賞鯨錯愕不
能應會誠意伯劉世延趨至諭曰爾輩但求賞勿耳能從
我惟爾所欲衆稍定翌日九卿大會兵部侍郎李遂揚言
曰昨黃侍郎之變遂親見其自越墻死各軍特不當殘厚
之即擾此奏聞不得稱叛因靡亂軍退衆求賞遂叱曰今
日之事若求後妻糧月糧原額即可得求賞不可得朝廷
在內爾輩欲何為者乃令人各給銀一兩以補減折糧餉
衆始散

臣按南京之軍逐而驕逸則坐食糧餉驕則逼脅上
官處置得宜乃可以服其心而作其氣舊例有妻者
議招懷之畧所司覆議克新聽調大節閒住餘俱從之
庚辰金星晝見三日　二月丁巳舊例南營官軍月米有
妻者一石無妻者減十之四春秋二仲月每石予折色銀
五錢及馬坤為南户部尚書奏減折色銀為四錢諸軍始
怨督儲侍郎黃懋官稟性刻削各月各衛送支冊必詰其
逃七多寡又奏停補役軍丁妻糧諸軍益不堪是時坤已
召入為北户部尚書蔡克廉代坤病不視事比歲大侵米
一石至銀八錢諸軍求復原額又每月常以初旬給各軍
糧是月已丹旬懋官猶未給是日振武營軍操期遂鼓譟

一石則補役有妻者自不當停矣二仲折色銀五錢則馬坤又不當奏減為四矣黃懋官先詰逃七且奏停補適當倭夷猖獗之時又值米價騰踊之會安得不激變乎　世廟因北狄入寇今日運糧明日賑濟殆萬七計南部之臣亦宜聞之顧乃遷延旬日猶未頒給則彼減原額乏糧者得執之以為辭卒而劉世延李遂權宜計處軍士稍安而於法紀亦極壞矣卬是而後習此風聲橫於浙憤於薊俠中尒效尤吁時勢至此可畏也已

丁巳原任中允郭希顏上安儲疏疏内有建帝立儲四字

上以立子為儲帝誰可建者命各科集議禮科給事中盖璧等議坐大逆不道妖言惑衆詔巡按即時處斬仍傳首四方　三月　戊寅南道御史林潤劾祭酒沈坤居鄉暴橫打死住房人胡鑾剝其兩手及將監生生員嚴刑拷打逼取折准妻孥等事　上惡之令巡按逮京訊治坤家居為倭寇督率鄰里以保所居遠近依附者衆有犯令者輒榜笞之故居民雖賴以安而被其榜笞者亦生怨恨默疏中皆流謗無指實其所謂斷手胡銮者固無恙也竟死獄中士論冤之　癸未大同總兵劉漢督兵自鎮河口出塞搗虜帳于灰河斬首二十八級奪高駝一百七十餘隻是

時虜聚喜峯口外窺犯劉鎮漢乘虛攻其巢穴以牽制之虜果狠狽西顧自多事來我兵積濡虜嘗留粟並塞無一敢問之者至是漢倡為之自後各鎮徃徃乘間出勦虜始有戒心稍徙遠其幕云　丙戌兵科給事中王文炳請下本兵議所以安民蓄兵絶寇之策部覆以安民莫若去不急之務捐無名之征重懲貪官酷吏蓄兵莫若訓練各處鄉兵至隸籍行伍者則責之軍衛募自民間者則責之有司絶寇其令沿海有司按籍所部居民有與盜賊通者許同里首告即置之法而追其所犯銀三十兩賞告者又有無賴惡少竄入軍中巧豈報効贊畫名色平居筮廩公廩

有事爭冒首功此輩亦將來禍本宜一切禁革　上從之

丁亥　上以近京地方饑荒民流入京者衆無所得食令詳議事宜以聞部臣覆上五事一議賑流移令户部錦衣衛各簡屬官十人與五城御史以太倉米萬石悉録見在流民每日人給米一升至五月終止五月後係百里之外者人給米五升遠者以次遞加至二斗而止使還舊業一議濟病弱凡就賑飢民病不能赴官者令所在富户為廢食之太醫院仍給藥調治一議處游惰凡年力少壯者取具年籍令工部酌額覓給與工價仍勿令轉徙一議處近民如昌平通州等處或于太倉或于通倉各發米五百石

付所司分賑一議處遠民移咨順天保定巡撫凡應賑之處定擬多寡分數馳報本部請發太倉銀折米充賑報可原任兵部左侍郎張珩卒珩石州人行履修潔器識弘遠尤博綜群籍為御史時會講官缺輔臣有謂珩才行可充侍從者欲推轂入翰林珩三疏力辭不就時論高之卒贈工部尚書謚襄敏　壬辰命翰林院侍讀張春侍講讀　上諭兵部亟示各撫臣嚴督所司悉心撫勦四方盜賊尚書楊博條上弭盜六事一連歲兵荒民於公賦外有修邊買馬治河等額外之征宜禁止一民之為盜非其得已宜榜諭凡脅從者悉令歸業許其自新一京師飢民

已荷救恤其遠方赤子請行各巡撫便宜發廩賑貸一巡捕職官所領軍丁民快有隱匿賄脫者重坐一責成有司勤行巡歷慎固封守縱賊不捕者計其多寡治罪一申明賞格凡捕盜有功者各遵例行賞疏入允行　四月丙申鳳陽巡撫唐順之卒順之武進人博學強記凡六經子史兵法陰陽以至算射靡不精透為右司諫時與贊善羅洪先校書郎趙時春上定國本疏忤旨黜為民言者屢薦之起為兵部主事查勘薊鎮邊務復視師浙直總督胡宗憲薦其有功尋陞鳳陽巡撫卒于官當其罷歸閉門非其道不取非其人不交嘗願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及有疾遺曰死國吾志也今得良死冊中賜祭葬立祠揚州　辛亥御史耿定向劾奏吏部尚書吳鵬一言鵬堵塞公卷得兵部而紹得禮部一言而子紹中榜首入選則蔡茂卷得兵部而紹得禮部一言御史林騰蛟給事中袁洪愈發吏部司屬李一貫白壁之臧賄而騰蛟外補洪愈淹滯以此箝制言官一言文選即中何海曼駁封貢外宗臣各以貪黷被斥而一陛參政一陛提學一言病夫蔡克廉而擬之司徒沈坤臣惡而陟之祭酒一言私門貨賂幾如鬧市而反務文撫按棄貪戕獲疏入　上于所劾臣皆留用　五月丙寅蜀世子宣折進黃金一千白金一萬斤助大工　上以其忠悃賜以全幣仍降勑褒諭之　戊子遣御史沈陽即中張大紀清理畿內莊田陽等清出隱冒莊田之數應量給者一萬六千頃有奇應入官者二千五百頃有奇其戚畹外戚及內臣之家沒已絕本身見存而爵級已革及太監寺觀自買民田而乞買糧差與歸順達官　先朝給賞住劄地土共一千九百餘頃有奇俱宜追奪從之　嘉靖三十九年五月辛卯南京操江都御史翁時泰奏安幾輔言狼山金山各有副總兵沿海一帶各有參將把總則蕩雖已為有守淮揚以至嘉湖各有兵備而復有兵備駐劄廣德則門戶已為有守此足以禦外至之賊矣安慶儀

真各有守備又有操江巡江分投巡視則堂奧防守又以嚴密此足以禦內發之盜矣使各該群工殫心竭力則天塹屹然料難飛渡不必添設參將明甚且置將必須增兵增兵必須議食今應天連年倭寇之擾生理未復去歲災傷之後流徙更多正辦錢糧尚爾逋負復加兵餉其何能堪伏乞專責儀真安慶二守備分定地方時常會哨稍有違誤參拿處治庶官不增而事亦集賦不加而民自安矣

臣按官多則民擾官省則民安故古人不輕設官爰立民勝也當銓者苟獲真才則用一人而有餘否則匪人在位益敗乃事矣臣見邊方有事添設衆員而曾不足以當其一面孰若精擇其人各督信地之為愈乎翁大立欲添參將于無湖而史褒善亦同其議非不可以控扼以防而時獨以為兵荒之後錢糧為難責成安慶儀真二守備可謂老成長慮矣

六月　戊戌兵部右侍郎魏謙吉赴任道卒禮部以謙吉三品未考湏部典當予給得旨特全給之謙吉狂率無賴不類衣冠士其居官無一善狀遘暴掊克若餓鴟乳虎至于錐刀乞索即市井人猶羞言之時政汙濁遂得致仕而恩卹僭隆僅若此　乙卯南京禮部侍郎孫陞卒陞餘姚人前死節都御史燧子為人孝友長厚燧死寧庶人之難

終身不書寧字亦不為人作壽文事伯兄如父居官被歷雅素口不談人過蓋篤行君子也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千鑞鋋綜鑠皆為名進士　七月壬午戶部左侍郎石來卒來成縣人雙介廉靖歷官以風裁著稱所至肅然時方尚通士多失其所守來獨持清節自信矐然不受變于流俗卒之日行李蕭然家無餘儲可謂良士矣贈右都御史

癸酉　壬辰都御史章煥上經畧中原疏備言妖民盜賊是時南征寇擊徵斂煩急貪吏肆行水潦屢至民不堪命往往群聚為盜初河南人傳倭至鳳泗又言開封沒于黃河于是林縣有賊聚以數千計睢州亦有百賊犯其南

南朝憲章錄　卷十六　光州鄭公在校　十一

隣比歙傳言為訛即皆解散無復踪跡亂之萌也煥撫河南適值其事心蓋憂之故上此疏然足以考當時之事勢也已

臣按　世宗時倭答寇於北倭奴寇于南然皆無畔脫神器之意北不過止于互市南不過止于鹵掠已耳然河南以中土之民不堪徵斂之苦即林縣睢州俄而千百成群欲附倭黨俄而知其傳言即時散去況九邊而外三島之中久困貪殘連遇荒歉而又聞哮賊閔白之志能無乘釁而起者乎近時以進士起家為郡縣者貪暴殊甚用度奢侈無不取之民間而

又催科日急家如懸磬吾恐變生肘腋此不北走胡
南走倭者幾希願司銓者慎選良吏以綏萬方毋令
督促而安為荼毒也

八月　戊戌總督胡宗憲獻芝草五白龜二　上悅命龜
玳龜芝曰仙芝禮部因請謝玄告廟許之　乙卯致仕户
部尚書賈應春卒應春真定人歷官三十年以伉慨任事
家居時人稱為長者鄉人咸愛重之卒賜祭葬　禮部尚
書顧可學卒可學無錫人以參議病免重賄嚴嵩能煉秋
石服食却老嵩薦于　上與盛端明俱被召端明頗自知
耻閉門謝賓客可學則拂拂自得通苞苴囑託諸司官邪

賂章奏耻道喪卒謚榮僖隆慶改元奉遺詔祸其官　九
月丙寅巡撫延綏董威在延綏贓私狼籍士論不齒嘗薦
慶陽知府孫績仁本貪汙為撫按程軋李秋所劾于是吏
科給事中梁夢龍奏三臣舉劾互異覆奏軋秋言是詔除
績名而威調別用威素以厚賄結嚴氏父子反得調南京
大理卿倒植甚矣　十月壬寅　上諭嚴嵩等景王府已
成數年當遵　祖宗大制令之國何不舉行嵩等以示所
司于是吏部請如舊制報可時　上春秋高國本未定二
王並居而景王母妃在　上左右奸邪之黨日肆窺伺則
莊皇帝所處蓋亦危矣當是時館閣輩老有言及者　世
廟特出宸旨夜半渙頒社稷生靈皆
幸有主故稱英斷果敢者必稽馬今　太子賢詰容
議海宇瞻望人皆以為迹近景王而憂私過計臣獨
以　皇上好觀　世廟實録必以
而行當必有以慰臣民之願者安知　世廟夜半之

中旨不為今日之成驗乎不然宰相
世廟豈不能再遵于　皇上也

十一月丙戌秉一真人邵元節時　上戊戌以
術師事致一真人陶仲文卒仲文贛岡人習祈禳小
弼大臣皆希得進見獨仲文時被宣召至即賜坐與語稱
之為師賞賚以數萬計又領三孤列爵五等其死也復謚
恭惠肅愍自古方士所未見也隆慶改元始奉遺詔追奪官
爵世爵亦削籍　丁亥禮逆總督許論獻家藏紫清仙人
白玉墀真蹟一卷　上嘉其忠款受之
俺左都督陞炳卒炳平湖人　上南幸承天至衛輝行宮

火侍衛倉卒無在者獨炳身負　上出於火累陞前職炳惟黠多智素迎合　上意由列校驟躋公孤出司巡撿入與直贊動貴大臣莫能望焉馬堂第任豪俠吏為爪牙隸兩之奸悉知之富民有小過者即榜掠之文致成獄沒其貲産其所曳戮滅者不可勝追累貲至鉅萬營別宅十餘所皆崇嚴稱甲第分置姬妾于其中紈綺寶玩所在充牣又置良田宅于四方若揚州嘉興南昌承天等皆有庄店聲勢震天下是時　上數起大獄炳頗保護無辜所全活亦衆又折節廣交以籠聲譽故終嘉靖之世無發其姦者隆慶改元始以言官奏視其子官籍其家

汝寧府光州儒學生員臣吳維嶽謹述

嘉靖四十年辛酉春正月壬戌朔　上不御殿　庚寅廣東巡撫潘季馴倡行均平里甲之議其法先計州縣之徭僉以為用度之煩簡各民各隨丁力輸銀於官每遇供應過客及一切公費官為發銀使吏胥里老承買其里長止於在官句攝公務甲首悉放歸農廣人便之季馴自以代任者在通恐後至者不能守乃上疏言嶺表去京緬迷比年牧民者視為利藪屠剥萬狀而小民仰九重如在雲霄致相聚為盜臣將里甲弊政更之上愁苦之聲無路上達故朝廷無從知也

張一新顧天下之事立法非難守法為難守之於畿輔之地固難而守之於嶺海之外為尤難今廣東之民既感而動矣若非仰仗明旨丁寧雖有周公之法誰與守之疏入戶部請行通省如法遵守年終藉用過銀數以聞報可

二月辛卯朔日食是日微陰欽天監言日食微陰即同不食　上悅以為天眷己而禮部尚書吳山以救護禮畢報

作吉山引罪姑記之　辛丑左都御史周延卒延吉水人

峭直清介寡言笑居官執法不為矯矯聲迹清節自持終始不變士論重之卒謚簡肅　三月乙亥令吏部尚書吳

鵬致仕禮部尚書吳山閒住鵬在吏部凡百官進退一聽

歲世蕃即邊方小吏無敢有自專者公道久壅中外人心無不副薄憤恨山直亮有時望既以救護日食忤旨上大不悅嘗示風旨於科道諸臣吏科給事中梁夢龍等遂併劾山鵬　丙子金星晝見至二十四日而殺　四月辛卯工部尚書劉麟卒麟南京廣洋衛人後居湖之長興先知紹興府以忤劉瑾除名瑾誅起知西安歷陞工部尚書以諫織造忤旨致仕在長興三十年閉戶讀書足迹不入城市貌恂恂長者自守介然而不為畛域以是人尤愛敬之卒謚清惠　癸巳大風雨黃土晝晦　丁未保定巡撫羅僎上言比緣民窮多盜而有司捕者漫不詮罪府州縣官論罷職其無衛所地方則各守令及巡捕官坐如衛所官罪仍以師尚詔之亂創此例凡有衛所州縣長吏同涖河南不及他省茲者四方盜起請一切通行報可　五月乙亥南京夏邑撫奏三鴉枋讀書好善敦尚儉朴舉夏修築過墩出金穀犒賞居家孝友尤能銓束宗儀以禮法賢行著聞乞表之以示勸　上遣官齎勅獎諭仍命有司具綵幣羊酒并給坊旌之閏五月癸巳御史張九功以旱罹陳言五事一禁賄賂以絕倖謂今行取科道用銀五百兩八百兩有增至千金者吏部一主事有至萬金者凡司每當入覲多方科斂以克苞苴七皆干和致變之由痛宜禁革二簡督府以肅邊鎮大都邊鎮之患皆由督撫官職任不久功罪不核職掌不明糧餉不克宜反此四者而後可以守邊三省工鈔以塞侵漁四平盜賊以安地方五恰營軍以壯國威　上從之

臣按吏部者人才所出豈但平官吏而已壞體統耶科道為朝廷喉舌督撫為朝廷藩翰又可用賄以得之哉假令慎選風紀簡重才猷猶恐十人之中不得一二迺以賄遷多寡為官之榮卑安所得風紀才猷以為之用當時有司欲科道者爭赴剝民財瞀撫欲內遷者爭戕損邊餉甚至以萬金而得吏部主事源既濁矣泉既邪矣欲望正百官也難矣況掌者又吳鵬歐陽必進諂事世蕃惟命是聽乎憑讀取定向一跪已見特事之辱而方九功指斥又其甚者嗚呼可鑒已

癸卯南京提督振武營劉顓承新命上言南京營軍習成驕悍宜以法裁制之臣故所統川兵三千有勇知方乞許便宜節領隨營操練內以彈壓兇惡外以控制倭奴卒有不幸以軍法從事俟其內馴外服海防稍靜漸為

散遣部以南京原無前項錢糧請許選精銳五百人自
餘付代者有警聽顯調用報可　辛酉命修撰唐汝揖尤
稔王府講官　壬午先是宣府邊外有流夷史大史二
等為黃台吉以戚逼屢因用為導以內訌永寧龍門之間
頗被其害然黃台吉沁虜尤史夷婦有色
者多為所漁由是史夷怨恨累求內附保塞邊臣疑其詐
令殺虜自效以立徵信史夷兄弟乃斬台吉頭目思克等
十餘人盡戕其衆以其俘馘未獻宇臣以開詔賞史大史
二織金衣紵段有差　甲申府科給事中鄭茂言各邊錢
糧虛糜甚奏討之多冒有邊於薊鎮者逕給發詐謊臣

明實錄卷之　　　

所劾當調晉王上言惟一在郡得軍民心請留之　詔不
悅戍王毋得妄有干預仍下巡按御史逮問長史承奉等
官惟一在郡案已任事節財愛民歲飢設法賑濟所全活
以數千計前歲虜入鴈門總兵王懷邦率衆避入會城軍
士摽掠於市惟一乞加捄之驅其衆於城外及懷邦以失
事被劾屬惟一問狀惟一論懷邦罪當死是時巡撫孟淮
貪穢闒茸舊有民壯防秋淮奏免之盡徵折價及虜入懷
邦以是挾淮欲上圭奏其奸與之俱死淮乃諭惟一令寬
懷邦罪惟一執之益堅淮大恚乃劾惟一逐調任太原士
民如失怙恃云

臣按郡守為民之師帥而巡撫為守之表率彼孟淮
巡撫山西奏免民壯防秋而盡徵折價深懼懷邦發
而殛令寃罪亂紀壞法不職甚矣若惟一治太原賑
濟飢民全活者衆驅逐摽掠安堵者感即論懷邦之
死而逐孟淮之令則其仁慈風力昭如日月而反為
孟淮所劾公道之在哉幸而晉王白其狀而顧令巡
按遠問則黜陟之　明幾于倒置矣惟一雖調而民心
則公惟一又奚媿焉噫今之為惟一者為誰而其為
孟淮者接踵安得復遇晉王以申寃抑耶

己酉南京致仕戶部尚書盧紳卒紳咸寧人性誠慤務修

實行故居官所至雖無顯聲而去後恒見思其孝友著於
閨中士人以為楷云　十月庚午吏部尚書楊博言江西
之寇始於南贛賊巢合廣西叛兵益以本鄉惡少遂至蔓
延不制前奉詔督責諸臣以九月報平而今日逗期不赦
請更申飭刻期蕩平仍令照邊方事例半月一馳奏賊情
又御史陵顧言生長邊鄙素閑韜畧可就委以兵事海道
副使譚綸嘗練士兵足稱智勇今以守制回籍宜令墨衰
效用以靖地方且閩廣之賊所倚重者數巢穴耳使以勁
兵乘虛搗瓦解攻其必救賊必奔於內顧乃可平矣上令
胡宗憲酌率進勦餘如議　十一月甲午以禮部尚書袁
煒為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　庚子改郭朴為吏
部尚書令吏部尚書歐陽必進致仕　辛未夜禹壽宮災
上暫寓玉熙宮慈壽宮在西北本　成祖舊宮也自壬
寅宮闈之變　上即移寓於此不復居燕內是夜火光燭
與服儀及先世寶勅盡燬　十二月丁卯戒飭尚書王邦
瑞率邦瑞宜陽人嚴訥有執器識甚偉初庚戌虜薄京城
奉命巡視九門陳守禦五策虜退請更營制遂定為三大
營即以邦瑞為兵部尚書協理營政時佺總為太抒欲節

敕　丁丑兵部尚書楊博以京營之兵頻年坐食漸成驕惰乃議摘選番戍其說有四一則使京軍習見烽燧涉歷勞苦可以轉弱為強二則居庸鎮邊原有懷保在外警報絶少即使有警去京師百里而近可朝發夕至視調宣大保定之兵勞費頓殊三則春防之日本鎮止留邊兵二枝一遇虜警不免分置顧此失彼誠得京兵守二區則邊兵得專守右北口在此為虛聲在彼為實用四則部署已定可視來春緩急為進止不至虛發以耗芻粮　上是之

辛丑詔重刊前禮部尚書胡瀲所進衛生易簡方書傳布天下

兩朝憲章錄　卷十七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春正月丙戌朔　上不御殿　丙申京師地震　己亥兵部尚書楊博言今年夏端之始雪澤屢降菽麥鬱宣大邇隣虜境十室九空農事方興牛種不給恐遷延過時則秋成無望臣前在左右備目擊其苦若及今稍為處給計種一石可得子粒數石比之荒歲召買省價實多請發馬價銀三萬兩分給三鎮以為方春播穀之費　上嘉其留心邊計許之仍令各鎮從實舉行　庚戌戶科給事中劉練奉詔查理薊鎮軍營盡得官吏侵牟兵馬虛耗之數以巨萬計遷言邊臣日虜皆原任總督許論調度失宜管粮郎中閻光潛劉勃出納不明之罪而所以致弊之由有十大畧虛鎮額糈伍濫收家丁偵報不以實以致敵之由有十大畧虛鎮額糈伍濫收家丁偵報不以實調遣不以時主兵或代客兵或代土兵入守門皂官承盡食軍門之餉商賈將領胥成影射之風其他無名冗役無益浪費不可勝數皆當痛清革　上從之　辛亥左都御史潘恩言四方一言迺来管錢粮者牟羨餘之利理刑名者狥出入之私閉關津則留難商旅差遣勾當則騷擾閭民諸司私家每用小票取物于市巡城御史乘轎多役官夫設酒科及樂戶耳聞目見殊失官常乞勅兩京都察院嚴禁二言違来御史僅急簿書期會與承迎趨走之末不暇開有司賢否雖行舉劾必及待期以故貪吏供億饋遺之費動至百數甚或公受保舉謝儀私索地方上物今後毋過自奉毋厚私交仍禁革守令常例一切羨餘紙贖悉歸公帑四言有司任情出入鍛鍊成獄或所犯本無重情而家道豐戶必為羅織假積穀之例託兵費之名多則罰金數百少亦輸穀數十比追釐產有同沒籍今後宜坐應得之條勿加一切之罰遣者具實奏奏竟入上以為深切時弊令務實舉行　三月辛酉詔罷親耕親蠶所司勿復奏　三月甲午宣大糧儲霍冀煎州總督楊

選奉旨勘上粮餉劉州主兵年例不過六七萬而今則十四五萬矣客兵不過十數萬今則三十萬矣客兵年例不過一二萬今則七八萬矣客兵不過八九萬今則二十二三萬矣其他冗費不可謂其盡無而究其大端則增之一耗十居八九此年例所以愈增而愈不足也今　皇上令本鎮專練主兵漸減客兵此誠務本善後之良而要在撫官以篤實行耳至若主兵月糧全資民運在河南山東巡按事煩則以民運責成巡撫順天保定巡撫事煩則以民運責成巡按其屯田子粒則以責成屯田御史各督羅龍文為尤甚即數人之中屢年尤為黠狡不才士夫競事媚奉號曰鴨山先生猶有異者世蕃遣母喪　上以爵賞賤致賂遠而伊子鄒衣嚴餌中書嚴嵩家奴嚴年中高年老特留侍養令其子鵠代為扶櫬世蕃名雖居憂實喜得計擁侍姬妾舞高歌已為兇神所厭扶其日矣臣請斬世蕃首懸之藁竿以為人臣凶橫不忠孝者之戒先是　上聞世蕃縱心惡之漸踈嵩尼軍國大計每諮之大學士徐階故應龍奏入遂稱旨下世蕃等于諸司擬罪坐世蕃烟瘴衛克軍馬鴻龍文逮處衛文軍年鋼于獄六月庚午廣東賊首張璉等監送京師獻俘正罪　丁丑淳安縣知縣海瑞抗直不阿上官初馭懋卿以蓋法都御史巡行郡縣所至招攬囑則心啞風生懋卿妻從行為婢以下見懋卿皆脇行蒲伏鎧甲而進備樂劇晉亦敗膺於枝桃山共斬首一百餘級督視萬綸等以捷聞部覆遼東飢疲之後有此克捷乃近年諸臣所未見者有功諸臣論賞宜重　上然之　戊戌詔罷今年考選庶吉士時仕路混濟賄賂公行庶吉士素號清選至是亦以賄貼營求貧者稱貸為資有持券入貸於司禮太監黃錦者錦密以聞　上聞而惡之報罷　壬寅御史鄒應龍劾嚴嵩子世蕃憑藉父勢專利無厭私擅爵賞賤致賂遠而伊子鄒衣嚴餌中書嚴鵠家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為尤甚即數人之中屢年尤為黠狡不才士夫競事媚奉號曰鴨山先生猶有異者世蕃遣母喪　上以喜得計擁侍姬妾舞高歌已為兇神所厭扶其日矣臣請斬世蕃首懸之藁竿以為人臣凶橫不忠孝者之戒先是　上聞世蕃縱心惡之漸踈嵩尼軍國大計每諮之大學士徐階故應龍奏入遂稱旨下世蕃等于諸司擬罪坐世蕃烟瘴衛克軍馬鴻龍文逮處衛文軍年鋼于獄六月庚午廣東賊首張璉等監送京師獻俘正罪　丁丑淳安縣知縣海瑞抗直不阿上官初馭懋卿以蓋法都御史巡行郡縣所至招攬囑則心啞風生懋卿妻從行為婢以下見懋卿皆脇行蒲伏

至以大繡被厠床白金餙溺器令黑傳送絡繹道途不絕
淳安伏張甚薄瑞復抗言縣小民貧不足容車馬懋卿
怒甚然知其不可辱為斂威去之而密嗾
藥其短其後懋卿衰淳俱以貪寵敗而瑞得中白執用云
己卯三邊總督喻時承豫邊防五事一調腹兵以補空邊
二祛功次以激勇力三量緩急以擬軍儲四處供饋以豫
冬防五備戰馬以充衛額言三邊四鎮地里浩渺兵稀糧
少戎律失弛仍嚴革横派廣恤窮軍精察地形熟演武藝
明斥堠遠哨聽詰姦慝招接降亡保障陝民者用下盡心
以為之豫

臣按掌三邊者兵力單弱捉襟露肘習見以為常勞
功既驗坐觀候賞徐以自飲秋防已匱粮餉則冬
春何以為生冬春如無接濟則主客何以為資至於
倒死戰馬不為買補則拾騎走百人百騎走千人又
何以取給哉時一一料理之卒使連奏克捷邀鄰肅
清是何良策而不出是大約五事之中有至松之計一
則官軍按伏之審而厚待降人
能知奸宄故迎其初來出其不意而成功無難耳兵
家用間用奇之法深得之矣視波降以要功而人
心離散禁哨以出寒而聲息無聞者何如吾見避東

而擊西攻首而畏尾即明立按伏將焉用之吁劍萬
　辽劉天和而後能繼之者舍非其誰耶
七月癸巳戶部集廷臣議上理財十四事一曰省兵食國
初邊儲無請發帑銀之例後緣邊疆多警或廣召募或增
營堡始不得不仰給於京儲然嘉靖十八年以前僅至五
十九萬今且增至二百三十餘萬司計者將何以應之今
惟有選兵而已宜令各督撫官覈詣各城從實揀選汰其
老弱虛冒以還先年主客原額諸所新設營堡查將要害
即當隨宜併省其京營軍士亦宜會戎政官一體清查二
慎調遣三先節約四完積通五清屯糧六議枚放七均修

邊八停外例九處銅價十省供應十一杜奏留十二議補
助十三議潛銀十四完稅法、上允其議、八月丁丑戶
部尚書高耀購得龍涎香八兩獻之初大內災宮人有寄
收得龍涎香者至是為　上索之急耀陰使人以重價贖
之遂大得旨云耀物以賄結嚴世蕃城破著開兵是世蕃
既敗知不為公談所宻乃詭遇以要　上知蓋小人患失
如此　乙丑詔重錄永樂大典分韻類載以便稽考卷九
三萬有奇　上初年好古禮文之事時聚取探討殊寶愛之
几席間每有一二帙在焉及三殿災　上命左右趨登文
搜出大典遂得不燬至是重校正之　九月壬午三殿工

成甲申給事中趙灼沈淳陳賢為嚴世蕃黨被劾同時罷去

臣按史臣以嚴嵩縱子為非仕用群小賴　世廟明聖一旦按去巨奸如大明當空陰沴解伏向時俊偕氣勢鼓煽聲利之徒咸使去位朝署為之一清若鄢懋卿之幹局董份之文學唐汝楫之門第使其持身克慎廉靜自守皆可以坐致通顯乃不自愛重其心為市井奴隸之行卒之身名俱廢為世所羞稱而猶留報復反刻正人禹世公論其能掩乎後來皆可以鑒矣奈何嵩之覆轍未幾而張居正踵其後殆尤甚

焉然嵩之所終者不過一任子之世蓄耳乃居正則嗣脩懋修顯然登狀元居翰苑欲效秦檜三世為史官鄒懋卿等不過一身之寵榮耳乃王篆輩亦使其子謀取名甲世道念趨愈下甚矣哉

奪制辦豈不有先於　世廟哉

戶科給事中何炯陳五事一曰覓民力謂近年有司事誅求代不堪命郎以南直隸言之有加派麥秋兵備兩矣有坐派料價矣而軍門之外復有獵江之累兵備道之外復有採木顏料等官一府州縣之鄉兵焉料價之外復有採木顏料等

一而科十倶當嚴革仍以明年為始將民間額派錢糧分數家淹一信票令官民各如票奉行有別立名色者罪之其正賦積逋之數仍行各撫按官查係上年所欠者嚴限完解其三十六年以後每年帶征三十六年似暫停征如已解侵欺者仍清解如故二曰懲贓吏謂近春明詔令犯贓官使重提問而所司官難于任怨未見舉行請申明前旨凡讞員以上盡數追完方許發遣不惟貪吏知警且因而可以佐國用三曰重糾察謂人主深居九重而欲見吏之應汗於千萬里之外聞民之悲歎于深山窮谷之中恃撫按為之耳目耳今或善事上官者雖貪殘得舉孤寡冤

與者雖清白見誣近欲嚴劾異同之罰同救弊一疏然舉劾大同者亦未必不隨群附和況巡按官事權極重督撫恐失其欲心尤易行私必吏部秉公以持辟吏之是非都察院據決以嚴回道之黜陟而後上下相維吏稱其職矣四曰正士風謂士風不正則請謁繁請謁繁則苞苴盛即如巡撫秩專任重然一遇地方有事上大夫視如仇抗若海逖推一及遞爾倉皇涕泗當必占意既下勿容推避則請謁必而苞苴不行矣五曰禁奢靡謂逸臣每遇歲時筐篚交遞宴會雜還窮水陸之珍恣歌舞之樂而百工技藝亦且日事淫巧以圖重利皆傷化糜財漸不可長宜重懲

以法　一以寬民力一事下戶部照所派年分催查正額
錢粮不許一槩併征以懲贓吏重糾察正士風下部院從
實舉行以禁奢靡一事下禮部出榜禁革仍示大臣科道
各加儉約以為表先
臣按何瑭條陳二事通達國體每歲派定錢粮各給
信票則吏不得別派民不得多納可以休養生息每
歲或遇時節務從儉約則上以是為倡下以是為和
可以減損存積如是而又贓吏懲焉完滿貢之賦糾
察重焉務正貪殘之吏士風勵焉必遏請謁之舉則
世道不少變耶　世宗即令部院舉行而又各有所

偏是真有意厲精者然考之當時大率為嚴禁敗瘡
之惡差出撫按皆黷貨婪財之輩非苞苴則無以為
請謁之資非聚斂則無以充苞苴之用即有侵犯惡
貫諱匿士風不正贓吏不懲久矣則其額外科征而
交通簠簋夫孰得而禁之今去嘉靖又三十餘年邇
者撫按詐稱饋送奏刻得實　皇上諮官勘明追贓
定罪萬姓所欣矣而猶為之申救是助紂為虐其人
亦紂之黨也願併治焉
十月乙亥御史林潤言今天下極弊而大可慮者莫如宗
藩然未有建不易之策者懼拂宗室之心而重遺　祖訓

也臣觀河南開封洪武中惟有周府今郡王已增三十九
府將軍至五百餘中尉儀賓不可勝數舉一府而天下可
知也今距嘉靖初又四十餘年矣所增之數又可知也大
天下財賦歲供京粮不過四百萬而各王府祿米九八百
五十二萬即如山西六府留米一百五十二萬而祿米又三百
一十二萬河南存留米八十四萬三千而祿米一百九十
二萬是二省之粮僅令全輸已不足祿米之半況吏祿軍
餉皆出其中乎然自郡王而上猶得廣享將軍而下至不
能自存飢寒困苦號呼道路聚而詬詈有司守土之官不惟
避匿且懼生變奈官司困於難供而宗藩病於不給天下

無可增賦之理而宗藩已落奈何之聲可不寒心哉今議
者或言當令天下親王如國初遣就藩岐肅皆二千石或云
郡王而下半支如京朝官例俸而下如外有司例或云
親王祖免而下則從廢人之例月支米三石或云不宜遽
別於今日而惟定制於方來或云定子女之數以杜詐冒
或曰開應舉之途以廣貢之榮言人人殊臣以為宜令集
議於朝仍頒示諸王示以勢窮理弊不得不通之意令戶
部會計賦額以十年為準大約兵荒蠲免存留費用幾何
王府增創幾何祿米及諸費幾何令宗藩曉然知賦入有
限費用不經共陳善後之策然後通集衆議斷自宸裁以

垂萬世不易之規疏下禮部覆議從之　十一月乙酉命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詔求法士及秘書　丁亥刑科給事中陸鳳儀劾總督胡宗憲欺横貪淚十大罪　上命械繫至京問　辛丑日暈生珥上有抱氣赤黄色白虹彌天日下生戟氣蒼白色　壬寅先是兩淮鹽銀額徵六十萬三十二年新開工本鹽引增至九十萬總理鹽法懸懋卿又增至百萬限每半年解銀五十萬商人若之會有旨趣徵春夏二季銀事下巡鹽御史徐爌爌乃上疏言祖宗朝兩淮鹽法曰常股白存積曰水鄉共七十萬引有奇每引以二百斤為一袋商人赴邊報中每引納銀八分永

樂以後每引納粟二斗五升下場關支四散發賣商人之利亦十五焉雖律法甚嚴止以犯禁科罪而所獲贏貲置之不問良以商人者扶貧萬里躬冒矢石而出百艱得一生以為我足邊耳當時邊儲賴足而戶曹悚亢有以也近年正鹽之外加以餘鹽餘鹽之外又加工本工本不足必加添單添單不足必加添引鄙懋卿見製鹽阻滯為疏通之術而不知邀近功於目前後終不可復繼是誤國亂政之尤也今議者徒以前歲鹽課不虧遂指為例臣查得前歲所解非取諸商也稱解之後即為督促此單不足則預借下單下單不足則當引目又不足則鬻產囤藉又不足則預

支四年後鹽引以補之故曰實則客兵貌視抗衡謂之何哉自今單之權仍令主客兵一體訓練有梗令者並以軍法治之又順天撫臣職理兵馬糧餉而薊遼糧餉撫臣咸不與聞何

也自今以主客糧餉宜責管糧郎中收放兵部召買等絲彼此廉勤仍於巡撫勅書中添載催徵屯糧事宜著為令從之　丁丑錦衣官逮總制胡宗憲至京請旨處分　上曰今却加罪後來誰與我任事其釋之令閒住

臣按東南倭寇久擾數年禍延四省張經曹邦輔有功無過而或斬或戍識者莫不憾嚴嵩趙文華矣胡宗憲倜儻豪雄誠足堪任特陞轉官階不能不貶奸黨故天下士夫亦以惡奸黨者惡之耳雖然任用劉顯俞大猷華誘劉七海峯王直葉削平餘倭以安黎庶其功亦不淺也　世宗釋而不罪且曰後來誰與

我任事吁處之得其當矣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春正月庚辰朔　上不御殿　庚寅初大學士徐階以內閣缺人請補　上念廷推階曰知臣莫若君　上曰君知人惟堯舜與我　太祖耳若嵩者朕所自簡而不才至此相必君擇古之正理但後世宮生之主不知人耳階曰堯舜四凶後加放殛　太祖用胡惟庸後乃以罪誅　皇上始知嵩之才而用之後因聽子貪縱而斥遣皆無損於明　上曰卿言四凶惟庸之類非堯舜與　太祖不知由彼不慎終也堯為聖帝　太祖何事不知然且如此況宮生內長能無誤事耶嵩乃放縱其子誤

國戕民非但聽之而已　丙午兵部覆順天巡撫徐紳陳驛傳事宜一議編審順天府驛遞之役故事十年一編著為令二寬積逋各州縣今民間苦其偏累請三年一編著為令二寬積逋各州縣協濟驛遞俾銀通欠數多宜令天下係小民者蠲免係所司侵匿者究治三免扣解往因遞儲告急令天下扣解驛遞銀兩銀已輸官而小民供應如故是重困也自今請罷其令四輩車夫官順天府所屬諸驛舊治中專理今宜申明職守責令以時巡歷　上允其前後諸議而以扣解銀兩令再議部議以昔年扣解利於軍餉者十之一二害於驛傳者十之八九大率各屬徵解到部多者八九萬人亦四

五萬以之供邊九牛之一毛耳至於驛遞則十夫七逃十馬九缺近者倭破興化齎報人以驛馬不時應付遷延四十餘日始得達京則弊可驗矣宜復舊規留與地方佚應而後可以責其時報聲息也從之　二年詔再免昌平州寄養馬尺七年昌平自罹庚戌房變停派寄養馬足已十三年至是太僕卿劉堂佐請復之巡撫徐紳以塞遮陵京地衝民困宜永停不從部覆請再停七年從之　三月丁亥浙江巡撫趙炳然言福建所以致亂者民變為兵兵變為盜其所由來漸也夫治盜之策不得不假於募兵而為人上者必多方撫處使盜化為兵兵化為民可也今又驅

浙之民以趄鬬之急臣切懼夫浙之為閩也請自今一
團練士着使人皆可用家自為守急則為兵緩則為農緊
敬之間兩有歸着即不得已而召募亦必先本省次鄰省
不得專泥一方以釀禍本從之
臣按民之勇怯何常顧上之作興何如耳夫召募之
兵利不勝害士着之兵暫亦可久不練士着而專恃
召募奚惑乎民變為兵兵變為盜也蓋召募而來者
未必皆強有力每多出於市井無賴不過利其賞粮
以資浪費焉耳有餘則競為淫賭既鑿則轉相劫奪
民之苦之有甚於虜豈如士着之兵有家屬之顧無

輸運之艱使為兵巡者習之以法撫之以恩移募兵
之資為士兵之用有功則重之以賞無事則豁之使
守功相倍也此不特可行於西北而亦可行於東南
惟患虛文塞責耳
癸巳工部尚書雷禮言本部各項錢粮例派商鋪上納比
者往往放富役貧而各監局所派錢粮其稍有贏裕者又
輒為奸商營占以故貧富通融捨派勒諭各監局不得縱奸
倚勢營利於其間廢良民不至流亡而上供亦可無缺矣
詔允行　甲午改禮部尚書嚴訥為吏部尚書陞吏部左

侍郎李春芳為禮部尚書　四月乙未禮科給事中請刋
定興都志以一總志內猥列妄陵先年所修竟以體裁不
合未覩成書故也詔從其議仍以董份為副總裁官張居
正諸大綬吳可行為纂脩官　癸亥户科都給事中何燦
言邊巡撫視內帑如葉餘以請討為得計甚至慮計部
之難而先之以餽送利官賄之速轉而藉之以饋求其
弊有不可勝言者如山西巡撫楊宗氣計見在兵粮已十
五萬仍討銀六十萬宣府巡撫趙孔昭計兵粮見已足用
仍討銀五十萬此何為哉宗氣稍於名檢猶堪策勵若孔
昭則專事饋求不可一日居位昔伏乞裁處詔宗氣策勵

任職孔昭回籍聽調各邊耗財省財事宜酌遠宜大延綏
寧夏固原限三月以裏共肅賄兩　丁卯副總兵戚繼光督
南進礦金四百兩礦銀一萬兩　丁卯副總兵戚繼光督
浙兵至福建與總兵劉顯會大破倭於平海衛大敗之攻陷城子平海衛古比口遣哨卒四人出塞為
朵顏夷人撲去餓而夷人通漢扣關索賞副總兵胡鎮伏
兵執之并縛其黨十餘人通漢子懼則擁原撲哨卒夷齊
虓虎著至牆下請易其父通漢者虜酋幸愛之義要父也
總督楊選欲以牽制幸愛則縛猫老虎數其罪而釋之俾
浙執諸夷悉遣出開媾留通漢要其子入貢俟子至乃遣

還自後令諸子更迭為質半年一貢部議以為良策　上
賞選等有差　七月戊戌金木土三星聚於井　八月癸
科給事中范宗吳言南京故事操江職在江防應天鳳陽
二巡撫職在海防各有信地後因倭患添以原屬二巡撫
者亦屬之操江以故一巡撫得以護其責於他人而操江
亦以原非本屬以緩冝視之今宜定信地以圖山三江會
口為界其上屬之操江其下屬之二巡撫禹一留都有急
則二巡撫與操江併力應援不得自分彼此庶責任有歸
而事體亦為聯絡詔可　九月戊子嚴嵩上疏言臣年八
衰欲　皇上哀其無告放歸子世蕃及孫鶴以終臣餘年

上曰嵩有鴻得養已恩待矣竟不許　己丑應天巡撫
周如斗言江南自有倭患以來加派兵餉銀四十二萬有
奇今地方已寧乞減三分之一少甦民困兵部覆言加派
兵餉原以濟急事已宜罷不但當減分數也報可　山東
巡撫楊褒以九月中總兵楊照斬
賊捐軀可憫其贈少保左都督仍賜謚立祠照忠烈貢氣
起家偏校以敢戰知名撫士卒有恩故人樂為之用屢聚
衆遼東塞外選鋭卒出塞分道擊之照夜行失道離塞六
十里天明為虜所覺中流矢死線補袞等馳至力戰斬首
二百二十餘人虜引去補袞等以照屍還初時汗濁太甚

凡遼將無不由儥帥進者照自八永棄會嚴世蕃敗朝廷
以人望用照由是感激知遇誓以死報起廢數月間三戰
三捷竟殞于陣其義烈有足稱者　十月癸酉兵科給事
中李瑜言虜住牧順義三河已八日矣諸臣竟擁兵觀望
畏縮不前力戰之臣日胡鎮邊外無閒烏當今不一大創俟
虜自出豈所宜哉請勅嚴諭刻期勦賊五日不出則降級
奪俸十日不出則議罪行罰庶人心奮厲而窮寇可追因
勅揚選徐紳　上大怒命宦逮来加嚴刑訊究　甲戌大
星自辛友起胃宿三度逆行抵婁宿之次　十一月丙科
都給事中丘撰條陳邊臣善後事宜一破邊官之常套如

兵馬為一方之保障豈堪迎送之疲鉄粮竭百姓之膏脂
何取餽遺之濫二除邊人之積蠹如邊人擅殺降夷豈不
沮歸附之心壞軍私後虜貨每至啓窺覦之釁三畧邊務
之虚文夫選將練兵脩墻轉餉以分區擺邊未嘗不儀
僕稱劳也然不務粉飾不涉支吾者幾何請勅邊臣以求
實効　上初聞楊選奏酋通漠令其父子代質夷以為起
釁構衅疏入則大怒曰撰既所見如此曷不先言下撰錦衣
衛杖六十黜為民　丙戌致仕吏部尚書閻淵卒淵鄞縣
人凝重渾沉端毅有守南北歷歷凡四十餘年始終一節
夷險不踰有大臣風但其為吏部時值嚴嵩當國頗有軟

倍雖未幾竟引去然功名頗異於初議者惜
壬戌祉部言朶顏三衛屬夷世為中國藩蔽通采雖不失
職貢而往往陽順陰逆即今詰夷入貢當齊集于部宣示
朝廷威德飭令以時哨報禍力捍衛無懷二心若仍前反
覆閉關絶貢且發兵款勤不宥俾歸傳諭諸部　上從之

明朝紀事本末卷十八

兩朝憲章錄卷之十八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編述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春正月乙亥朔　上不御殿　乙未
上謂邊卒不肯用命何能得力令戶部取銀二萬兩兵
工各一萬兩發劉籌給令高官畧軍徐階曰春防既賞秋防將
弓以為例賞則不以為恩不賞可通以生怨不若足其糈
餉而賞則以待有功　上深然之　二月甲寅禮科給事
中辛自脩言平易恫幅之吏投之以盤錯則事舉而民貪
玩擇霍卓越之才當之以安靜則更張而民必擾故銓才
要矣而量地尤急焉即如近歲考察大名府屬以道去者

居十之一而順天府屬居十之五豈輦轂之地盡向匯人
而畿甸之一隅獨賢良若是多哉今宜分別讓廉若銓選
時必擇才力有餘者居其難而以不足者居其易若考績
時必於難者求之短而於易者責詳若推陞時必使難
者無滯滯之嘆而易者有循階之久若黜罰時則必易者
必盡其法而於難者寬尽其故廢天下無不可治之地亦
無不可用之人矣疏入吏部請行撫按官先擾此以行舉
劾而部中就此以斟酌進退之詔可　閏二月甲申京師
雨雹　丁亥周府宗室遣制多買田宅濫受投獻者河南
巡按胡尧臣以聞詔各主府於即弟之外不得私置房宅

其貧民賣田王府者先將田糓數目及佃户姓名報官一體編差逾者以投獻論　二月辛酉審熱法司繫獄宥死罪矜疑者二十一人戍邊時原任給事中沈東繫錦衣衛獄不與熱審俄東妻張氏乃上疏言臣夫得罪且廿六年家有老親年八十有九訴病侵尋朝不保夕昔臣困東年長無子為娶一妾未及到京會東下獄乃相與寄居旅舍歲月積深悽楚萬狀欲歸養舅則夫之鰥寡無資欲留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夫累囚之臣誠不敢復顧私家切靦聖恩瞻蕩臣願代之繫獄輸令臣夫終年仍又趨獄待罪法司亦為之請不聽　四月戊子福建巡撫論以冠平請終喪許之　月壬寅朔日食　甲寅金星晝見　乙卯　上夜坐庭中

御幄後忽覆一桃明日復有一桃降其夜白兎生二子未幾壽鹿亦生二子群臣上表賀　六月丁酉京師重城成　七月乙未以右諭德張居正充　裕府講官　禮科給事中辛自脩劾總督戎政顧寰不能開誠布公動多顧忌協理僉都李遂心契氣沮展布終難乞勅寰洗心滌慮勠力同心奇將必用速舉素知兵事者以代　上然之陞浙江巡撫胡楝為兵部尚書夏邦謨卒邦謨浩州人均江南賦役冊陽民花德之為立生祠卒於家賜祭葬如例　八月庚午兵部奉　旨集議京營實政其畧言　祖宗設營兵外京師以壯邊兵之根本居重馭輕意甚深遠去歲變生倉猝請調紛紛以故戎政二臣莫知所措從之則慮其剽膚不從則橫生口語宜及今防之期先定規模使營臣之計審而後邊臣之望塞因條十事一核以練之實言主將入營近舉合操未殺分練宜令總閱之餘將自練二核戰守之實言邊兵主戰京兵主守今京師南有重城事勢稍緩宜於東北用八枝西方用二枝去京城一二里為營其戰兵六枝屯城四隅惟忝佐二枝許聽近京急調三枝汗領之

分任有人矣二議兵言許撫臣各取州縣民壯團練之半與各邊司弓兵給以客兵之費集之會省分為二營設練都司二員分統訓練可以漸減客兵而增主兵三議食言自兵興以來未入於朝廷者多矣今議者必以冠亂猶寧欲為催徵之舉不知奸宄未起蕪穢未闢而一旦督促數年之逋是歐之盜也今已徵者且留地方未徵者姑免追併四寬海禁五請立縣治六處有司內惟寬海禁設縣治行撫按再議餘俱允行　己丑詔自今兩京鄉試同考官仍擇文行俱優年力精壯教職充之罷部臣勿遣是歲兩京初用進士為分考官皆就近選用人得揣摩而浮議甚多南京部臣至與主考列坐爭事不協于是禮部復以初議不便白上罷之　十一月辛丑南道御史林潤奏臣巡視上江訪江洋盜賊多入逃軍羅龍文嚴世蕃之家龍文卜築涇山中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志而世蕃自罪謫之後愈肆兇頑日夜與羅龍文誹謗朝政動搖人心近者假治第而聚衆至四千餘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乞

蚤正刑章以絕禍本疏入詔以世蕃龍文即付潤逮捕至京問　乙丑吏科都給事中趙灼條陳考察四事一定取舍言內言外之治以廉為本今考察時必使操持清白者雖過必容貪墨有聲者雖才必黜則廉吏勸矣二酌降調言調以處偏才降以懲有過今沒無差別宜分為二等才不任繁者調舉動乖違而貪肆未著者降則剛愎適均而人才亦曲全矣三破常格言宜以功能為殿最以賢否為去留即一郡而數人勿以為繼四抑浮言謂凡告訐者勿得受理即事狀具結須亟為窮治嚴反坐之法不得爭先入者所斥詔從之　十二月壬申刑科右給事中張岳尸奏多設切機博且言方今仕際清明各部諸臣皆思疏瀹澡雪以清吏治惟兵部畏縮遷延各司條例雜亂無章胥吏朋奸搏噬武弁此其咎必有所歸傳聞之甚不平乃執奏乞罷歸思過　上詔留之已而禮科給事中曹棟因論科場事宜末言大臣體國與言官論事當如和羹相濟言官之無忌益見大臣之有容大臣之休休乃有言官之諤諤近有小臣盡忠言事而大臣為之悻悻不平不知天下國家之事果一人一家所能辦否乎其語蓋侵博也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春正月己亥朔　上不御殿　丁未景王薨　乙丑兵科給事中邢守庭言今之邊務猶有積弊未除者一運籌未盡周如近歲遼東虜常露形入犯河東彼以輕騎竟犯慶寧此聲擊寨定可鑒也山西虜初以十月終入寇再以十二月中入寇不長

寒洹不避草柿此衝突無時可翌也在我當多方戒嚴以張其勢而墮彼之計勿以非時而弛我之備徐徐北則勿逐弭兵則勿食我之哨探欲明而屬夷之傳言難據庶懲前愚後則猾虜可破一報功未盡實假為贅盡報效者極衆入為奇貨以謀級為要津憑藉虎威大張鴟吻見軍民獲首虜者即授為已物且揚揚然色賞叙矣不惟錄及其身而且蔭有家丁亦蒙重賞使忠義戶體職此之故寡試驗武藝論畧而去留之本兵亦不得徇情容送庶登報皆真人思用命　上嘉納之　二月丁卯蘇松巡按溫如璋言蘇松四府自嘉靖十六年以後加派各項錢粮至四十七萬八千餘兩而工部料銀不在此數乞裁減以復舊額事下戶部言本部會派錢粮俱照舊額未有絲毫加增獨黃蠟菓品之數加派四府不過六千九百餘兩今如璋所奏乃至四十七萬有奇不啻百倍中間必有虛捏詭派等情宜行撫按逐件查明併將各處實徵錢粮文冊不拘本部通行造冊以憑稽考　二月戊辰吏部尚書嚴訥言今年朝覲考察之後懼雜流冗職尚有遺良乃創立做單發來朝官令各舉所屬府佐以下治行卓異者送部議處蓋位卑祿薄之臣或自棄於進步之有限或自懈其作興之無由則其苟且隳墮無足過責而中有克自樹立者非豪傑不能也故國初有以典史而推都御史如馮堅以直廳歷布政司如王興宗者臣亦欲倣此意間超擢一二以鼓其志如此則其斥幽也勸典之外又施於不測其陟明也

臣按通來專重甲科而蔑視佐貳甲科出身者以其扶植之衆縱恣貪淫十常五六而撫按惜之縱容之外又加於非常清時盛治裡益不小

刻吾少吏部因之益長頑傲仗貳之官白揣不能上進即有奇績輒為所掩以故吏治無一稱良而懇摯交困嚴訥開行此例則凡平庸者必思所以自奮以異超擢矣孰肯甘為人下乎此誠得　太祖之家法而近世掌銓衡者多未喻也

丙辰賜貢士范應期等三百九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所得周子義詹仰庇陳文燭傅孟春　李酉御史林潤逮嚴世蕃羅龍文至京　上不從公勒訊具以實聞於是黃光昇等復勘言其交通侍廣潛謀叛逆具有贓証請正典刑以洩天下之憤得旨世蕃羅龍文即時處斬所盜用有金銀財貨令按臣盡數追沒入官

臣按史臣曰世蕃一兇固墜子耳罔亂政本其父當得政日又盜弄威福乃至墜國帑蠹民膏而卒莫以滿其溪壑公道悖天常而衋所用其忌憚則是

罪狀宜坐姦黨之條豈謂無可殺之罪我乃潤跃指為謀逆法司擬以謀叛悉作正法也噫謀逆謀叛卡之有無不可知而姦黨正律則無所辭雖然不如是則不得即時處斬而快天下人心之萬一也

四月己卯陞廣東同知王化為廣東按察司僉事鳳陽同知江東為陝西按察司僉事辰州通判邵元善為四川按察司僉事廣安州知州張澤為雲南按察司僉事淑浦縣教諭李拱為大理寺右評事碭石嶺經歷郭文通為肇慶府同知蓋化東元善由舉人澤拱由歲貢文通等由吏員俱以治行卓異超擢從近例也

遷者去循途守轍之見遠矣

庚辰勑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李春芳俱入內閣同元輔徐階辦事　壬午建極殿大學士袁煒卒煒慈谿人以撰玄文甚稱上意自是眷遇日隆前後恩賜延中鮮有其比卒謚文榮　五月庚戌衡王厚熜奏辭祿米之半以補宗祿不敷之數衡府歲祿萬石王奉宗藩條例祿萬五千石為諸宗倡詔准辭二千石勑賜褒獎　辛酉先是姦民胡大順冒緣陶仲文仲文死大順以姦欺事發部斥回籍至是希復進用乃偽造金書鉛藥遺其子玉玄齎入京

因道錄司籃田玉萬象通太監趙楹獻之田玉等遂訴為聖訓徵大順入京屢上書求見　上問徐階可仍用否階曰大順無賴小人不畏法度而田玉尤甚不治無以戒來者階法之為正也　上悟乃謂訴傳寄旨不治之以對水銀非可服食詐偽　聖旨罪惡九重乞速斷以消禍　上乃遣逮問狀比錦衣衛兵上獄詞　上謂其不實有意寬之以問階階曰　聖旨至重若聽憑詐偽乃保邦深計半出十紙有所指揮將若之何必須重治上乃下大順等法司論從重擬罪俱論斬六月丙戌大部奏封貽之典朝廷所以示激勸也今以官方而冒濫限以三歲江南北歲輔地近而御史差多各省止有撫按間有巡盬御史其遐遠者必二三年而後代若拘限例似非均平之道請自今中差御史并總督提學俱入內閣同元上係巡撫巡按薦舉者勿拘次數查訪治行實同即與題請應陞遠去留慰澤詔可　七月癸卯河套沛縣等處遭黃道蘊同僉都御史王用賓守制大拳出奉本經部尚書董份吏部侍郎孫瑋各獻頌祝　萬壽聖節總督尚書閻住胡宗憲逮秘法十四種俱留覽　九月戊午總督宣大江東卒東潮城人在宣大四五　上嘗

中杓兩淮鹽課歲以七十萬五千引為額剛邊粟中鹽後 引益以餘鹽納價運司解部至嘉靖三十一年用御史黃爾用議以各場灶戶額外煎剩餘鹽將運司鹽銀和糴八萬一千餘兩給灶戶充工本增收鹽三十五萬引通前額課共一百五萬引俱作正鹽開邊仍每引帶餘鹽如例戶部用以抵各邊主兵年例九十七萬六千兩有奇由是鹽數頓增三分之一行之數年運司積鹽日多引至無所售邊商不復報納鹽法大壞至是巡鹽朱炳如極言其弊謂工本不嚴不惟無益邊餉而商灶兩困將併往年正鹽常例一切失之戶部乃請斷自明年為始兩淮

所增工本鹽三十五萬引盡數停罷其運司扣留剳沒鹽銀八萬二千餘兩仍解部濟邊報可　十月甲子先八月中虜以黃台吉率輕騎自宣府洗馬林突入拚禾三五散掠把總江汝棟以銳卒二百人投伏堡中不知其為黃台吉也出而搏之黃酋驟騎直前我兵奮擊之墜馬幾為所獲部衆致死奪去我兵得其盔刀而還自是懾不敢犯邊者數年事聞詔陞汝棟二級賞銀十兩　丙戌薊遼總督劉篤等奏古北墻子石塘三路今歲開荒地六十三頃收子粒六千七百餘石宜通行各邊將領嚴督軍士一體舉行因敘總兵郭琥等功詔賞琥等各銀十兩　十一月戊申奉安　孝宗獻皇帝　慈孝獻皇后神主於巳芝堂十二月甲戌榮王載壡奏減祿米一千石崇王翊鈏奏減五百石各補充宗祿從之俱坳勅褒嘆翟汝忠言臣父鑾歷任以傳謹身殿大學士晚年獲罪骸骨棄居臣先乞恩准復入學士矣願賜恤典如楊一清庶龍倒下禮部議鑾奉職克慎居鄽不驕且講筵直贊撰述之功俱宜追錄詔賜葬祭誼文懿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春正月癸巳朔上不御殿　己亥金星晝見　戊申大風揚塵四塞　上諭輔臣曰今日風色甚異宜傳示本兵預防兵火兵科都給事中邢寀庭因疏陳邊備一劄鎮總督監司縱士卒暴橫宜禁戢之一天城迤北虜不時入犯輒取利去宜諭備之一邊將畏虜而不畏法無肯決一死戰者宜申斥之　上以言示兵部令如議整理　二月癸亥刑部上事海瑞上疏其畧曰：陛下銳精未久妾念賄之詔長生可得一書夫婦不交宮人以為薄於侍劉篤等奏古北墻子石塘三路今歲開荒地六十三頃收子粒六千七百餘石宜通行各邊將領嚴督軍士一體舉行因敘總兵郭琥等功詔賞琥等各銀十兩　十一月戊申奉安　孝宗獻皇帝　慈孝獻皇后神主於巳芝堂十二月甲戌榮王載壡奏減祿米一千石崇王翊鈏奏減五百石各補充宗祿從之俱坳勅褒嘆翟汝忠言臣父鑾歷任以傳謹身殿大學士晚年獲罪骸骨棄居臣先乞恩准復入學士矣願賜恤典如楊一清庶龍倒下禮部議鑾奉職克慎居鄽不驕且講筵直贊撰述之功俱宜追錄詔賜葬祭誼文懿

藥柄率表賀興宮室則工部竭力經營取香寶則戶部運求四山　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正言訣之甚也　陛下之誤大端在脩醮脩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堯舜禹湯文武未有能久於世者亦未見漢唐宋方士有存至今日者陶仲文　陛下以師呼之今既死矣至於天賜仙桃藥九怪誕尤甚此左右奸人肆其欺侮也使　陛下誠知玄脩無益翻然悔悟日視正朝與宰輔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過君之誤置其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上一節省一振作持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此恭己無為之道也若區區於服食超舉之說而庶幾一遇之其可得乎惟

陛下留神省察

臣按史臣曰瑞言讜而意忠非故欲批逆鱗以沽直也上初覽之怒甚抵其章於地已復取置御案日再三讀之為感動嘆息留中數月餘會　上有疾煩悶送錦衣衛追究已而法司擬大辟　上竟留中不下蓋　聖意淵矣心若英明如　世廟蓋可驅其惑而交之正者顧內如嚴萬外如胡宗憲日以疎順蠱惑仙桃芝草白鹿白兎獻無虛日柰之何哉使有海瑞者十餘人以司諫垣則感動嘆息盈矣及讀未年遺詔乃云祇緣多病過求長生既遣成憲亦負初心未必非瑞之言有以啓之也今　皇上思其忠而欲大用之乃當事者竟置之留都且為小人所詆數罪羅有所歸矣

甲戌纂脩承天大誌成　乙亥祓原任通政呂柟冏卿御史嚴杰副使茅坤知府潘仲驂冠帶點為民希冏等皆士林湖人罷官家居橫甚仲驂尤淫縱細人苦之巡按龍尚鵬行部至其地廉得諸人不法狀悉收捕家人子弟置之法而上言仲驂等既解位失勢與齊民等而猶敢肆虐里中比徒挾冠帶為重得以出入公庭故細民莫敢誰何耳非痛裁抑之恐為一方之害無已吏部覆議故祓之　庚辰

上諭徐階欲南幸承天拜親陵取藥服氣階奏　聖躬既久未平正宜加意就攝若復遠涉長途不惟失崇護之道亦非所以上慰　二聖之心所用藥品只須諭撫按進取為便　上曰試一行之我必萬康階曰臣不敢仰贊者一為　聖躬計二為國家計　皇上自度精力何如彼時豈禁長途勞頓　聖躬天竹爰待遊行而後萬康也已亥之前邊境無事彼時尚命大臣行邊今邊境多虞根本空匱萬一狡逆竊發　聖駕作外能無驚擾乎致輕舉以貽後悔由是乃罷南幸之議猶特念郢中不置云　三月己未命吏部尚書郭朴兵武英殿大學士禮部尚書高拱兼文

淵大學士同入內閣辦事改李春芳為吏部尚書　辛酉
朱是工部尚寶朱衡定計開浙山一帶新河築堤於呂孟
等河以防潰決河道都御史潘季馴獨以為不如濬舊城
故道由是與衡有隙衡排前議益堅身自督工吏卒不用
命并以重法繩之浮議籍籍工科給事中鄭欽信之上疏
言狀工部請遣官勘視於是遣給事中何起鳴往勘起鳴
勘還上言往時都御史盛應期開新河垂成而廢至今惜
之今黃河異常尚可不為通變之謀哉故臣斷以為開新
河便宜如衡言工部會廷臣議供合　上意遂收令其不
得旨且完事　四月丁卯兵科給事中周世選條陳四事

科參治　上深然之

臣按辭尚體要不取繁瑣況臣子對君父宜祇慎書
諭洪永奏疏下數言而其事核其見確整整可旌
行乃嘉靖以來史漫浸漶不惟舉業澀觚奏疏不
成體語辛自脩既詳議其體至萬曆年間在都御史
吳時來復申減之至今餘弊尚存蝟取拘攣之誚以
塵　聖明之覽而求其有經濟謀猷者百無二童
由科甲之輩沿襲時套而世故疎闊不得不假翼
裴言郎該科已陳其弊又何容焉合無抽取團拜
奏頒行以作程度仍限字如舉業正式其或少投

五月辛卯朔木星逆行留守太微垣左執法　戊申賜四方多近郡縣各脩武備舉行保甲之法督捕盜賊然逐有雖嚴而教之無素欲其毋為奸邪不可得也聞古者民間各立鄉約擇齒德並茂者為之長期會約束明示勸懲故其民重犯法而妖亂不興此在今日尤宜亟講　上允行

六月戊寅中允陳謹守制家居會家人與衛軍相毆謹出解之為亂挺所傷卧病月餘卒　七月癸丑裴戶二部侍郎科至自時亮本言近年部院臺省之題覆非不詳切而撫按諸臣之奉行則多未至如賊吏迟誠一事奏明首督責至嚴也乃三四年間未有一名報者玩法瞻徇莫此為甚

甚臣請以本部奉旨未經奏繳者一後咨都察院嚴行催督毋得仍前延遲自取罪戾得旨各部限半月內開送都察院類查奏聞　八月己卯先是廣東賊首李文彪與江南賊首謝允樟賴清規自三卜五六年間相煽結黨搆亂號為三巢時時劫掠近巢郎邑居民前後具奏請勦撫慮數十疏以倭患方棘不暇及至是文澈死其子時鄉謝賴二賊益昌熾每分道四出攻城畧邑衆且數萬于是南贛提督僉院百朋決意計之乃上疏請專付以討賊之任不效則治臣之罪　上從之　九月己酉詔順天撫按官嚴禁僧尼戒壇訛訹仍令巡城御史通查勘革成

山外僧子如有仍前受戒舉寫者收捕下獄四方遵行

聽所在有司通回原籍當差時白蓮教盛行御史鮑承詮以妖盜本為一途恐挾邪鼓衆釀成大患遂令禁之　庚

戌工科都給事中王元春以新河未通劾尚書朱衡言何起鳴初主新河之議至是亦自變其說而衛以新河工成告於是群臣寂然令衛會同季馴悉心料理以圖永久

十月癸酉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卒遂豐城人恣貌魁偉博學有才譽左長于用兵沉機秘結性出人意表故能隨試輒效當其提督操江會庚戌虜變召赴闕至則失嚴嵩意罷廢家居屢薦起提督漕揚軍務平廟灣後寇迫南京諸郊卒乃益警悍無狀比遂往與留樞心寂然誅鋤馬盖踐亂之衆如此卒贈太子少保賜葬祭如例　己卯吏部尚書胡松卒松滁州人潔已好脩富於經術容貌儼然望之者知為正人莊士其總籍吾容不為岸異而嚴然不汙於俗有大雅風焉其任吏部以振滯破資格為已任謂司事皆躬親綜理竟以積勞致疾卒於官贈太子少保謚恪肅　辛巳戶部司務何以尚請寬省建言主事海瑞上大疏下鎮撫司獄同刑禁錮因命出給事中沈東於發為民

臣按史臣謂何以尚瑞知　上無重罪海瑞意故欲沽之以為名然疏中自叙購買龍涎香以供上用及欲以詭道希合為自解之地也惟　聖明深燭其奸故棄逺之如此噫邪正不並立如以海瑞為直而欲覓肖之耶則不宜又以沽瑞之言呪瑞以去脩為諫諍逢迎之耶則不宜及海瑞之言呪瑞以去脩為諫諍而以尚乃與之相反無惑乎自取厭弃也

癸未改兵部尚書楊博為吏部尚書初胡松卒尚書缺上謂徐階欲以高燿代階以為非乃詔逺推竟用博　閏九遼酋其商較虜情綜劃戎務整肅多石盡比庶人虜變起家受兵寄出入中外十餘年未嘗住他職然值嚴氏當國論已老自顧念重又不能解去乃委身嚴氏賄遺狼藉其典本兵聽世蕃書諾故其晚節終為清議所不滿云後至隆慶改元始復官賜葬祭　甲辰先是工科都給事中趙裕劾徽州知府何東序酷虐詔赴部聽調至是巡按宋纁亟稱其賢且言東序不畏強禦為奸鉾所中如此不宜使節士吞聲也宜留東序供職疏入吏部覆練言是量調東序仍不次超擢以為任事者勸

臣按科官風聞言事舉劾多不得其真而巡按親臨

臣按宋臣曰　世宗神功盛德不可縷指大要以嚴取予以寬治民以經術為師以法律為輔以明作通內治以安靜餘適防其手檍古考文之事亦為謹備而皆發之孝思本之敬一故功成制定華裔嚮風中興大業視之列聖有光焉享國四十餘年追慕獻皇獻后如一日每遇時節忌辰侍臣竊窺　聖容慘怛享獻惻處無不泣下者晚年疏不御殿而批決顧問日無停晷游涵居淵默而張弛操縱感格不移升遐一詔艾悔尤深真可謂不世出之主矣雖然周宣王雲漢之側身常武之平淮內有山甫外有申伯非不赫然稱盛然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起不籍千畝內圖喪師料太原殺杜伯以致虢公諫不聽山甫諫又不聽所以中興之美未盡焉我　世宗土木繁興方士齊醮戮大臣繫諫官南僕北虜征勦不絕大約皆嚴嵩父子溷濁朝政所惑亂其心也卒之副託得人徐階幹蠱末年艾悠勝于周宣豈有得于毅一之功故終成風雷之益與

兩朝憲章錄十八卷終

兩朝憲章錄卷十九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呂兆祥編述

穆宗莊皇帝即位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壬子釋卢部主事海瑞于獄　上在潛邸素聞其剴直故亟釋之士論稱慶

隆慶元年春正月丁巳朔　庚申陞大理寺左少卿御龍為太僕寺卿　辛酉刑科都給事中胡應嘉等言　祖宗朝重國大事皆天子躬臨臣下處斷願每日朝罷必御文華殿令三四輔臣不時進見凡興革用舍大政咸與面計裁決事屬六部則召對諸臣義當疑難則顧問諸臣庶神智不勞而聰明日擴矣臣又考前代宰相入閣議事必使諫官隨入而　國朝之制令六科輪班于殿廷左右紀錄　聖旨蓋亦前代遺意乞恢弘舊典此後接見大臣必命科道更番隨入凡有奏事不忠者聽其面折是非或退而參論　上是其言　吏部奏先朝建言執事諸臣如樊深江瓘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貢胡時來周怡沈束顧存仁趙貞吉張選袁世榮何惟相趙錦張登高黃正色方新張櫝凌儒申仲王時舉馮恩徐學詩周冕張翀董傳策劉世龍唐樞毋德純等凡三十三人宜遵遺詔錄用報可是日俱還原職以次推用　吏部又言諸臣中以建言

死者廿七等有三戮死者為一等應復職贈蔭厚加諭祭詰
楊繼盛郭希顏沈諫楊允繩凡四人其次迁杖死者應復
職贈蔭若楊最王思薛宇鎧何光裕裴紹張原浦鋐曾翀
葉經周天佐伍瑜臧應奎殷承叙凡十三人又次繫獄戍
邊斥死牖二者應復職璫官若唐胄李璋豊熙楊慎楊名
王元正羅洪先徐文華張翀張侨劉濟劉琦馬録程啓元
盧瓊陳讓桑喬包節王宗茂余翔方一枝劉魁余寬黄待
顯陶滋相世方王與齡章鏐凡二十八人至于尚書熊浹
諫止仙箕御史楊爵弹擊權倖二臣雖罪止斥黜然其忠
義風節世所共仰又當與杖死者一體卹録　上從其議

于是贈浹少保仍賜祭九壇謚恭肅

臣按世宗朝建言諸臣忠義激烈死者戍者多矣當
隆慶履端之初追復官爵加以蔭贈可使應頑起懦
詎非一盛典乎此固　世宗遺詔之美　穆宗勵世
之心而尚非輔臣徐階主持于其間恐未必如此速
而徧也甚哉相道有関于君德哉

癸未吏部左侍郎陳以勤上謹始十事一曰定志謂陛下
方臨御之初窺伺百出倘志不先定且將上累聰明下煩
乎政事惟願堅持聖志一意以求太平為主此志既定則
凡聲色貨財遊逸便佞皆不足以惑之盛德大業皆從此

出此論始第一義也二曰保位謂古帝保者曰帝恒乃保
位曰心臨兆民寧乎嘗朽索之馭六馬顧　陛下幣以篤
幾叢挫為震當以世道陷危為懼三曰畏天謂當深察天
道甚遹雖深宮燕閒人所莫窺而常若上帝鑒觀臨質冷
在民靡不如意而常若嚴父譴誡瑞應之來脩德以應之
災異之見引咎以回之四曰法祖謂法祖聖謂太祖高皇
成祖嗣業大烈其垂訓立法至宏遠矣願　陛下恭取
祖訓置之左右守之而勿失仍勑中外諸臣一切遵率如
故五曰愛民謂　陛下自今宜省非正之斂停不急之作
黜貪暴之吏蠲煩苛之令蕩賦與天下休息而　聖衷尤

當念念在民則久安長治之術無出此者六曰崇儉謂
太祖乘輿服御以銅代金　成祖所服衣袖至于敝垢其
意蓋以尺帛一錢皆出于百姓之膏血也願　陛下躬行
素約自禁近始悉從省約凡宮中奇巧之玩無名之賜一
切罷之七曰慎擇謂凡朝廷有大興革人材有大進退悉
與諸大臣參詳可否而　陛下臨以明斷親自裁決則威
固于內權重于外而天下可遵諸掌矣八曰用人謂　太
祖嘗言用人之道當知姦良知良而不能用知姦而不能
去則誤　國自此始願　陛下深味此言于大小臣工一一
清心以照之衆正之途開群枉之門塞而大業成矣九曰

接下謂祖宗之朝每每召見群臣講論治道至大詰首篇著君臣同遊之訓願視朝之後即御便殿召大臣親自擬議十曰聽言謂　祖宗時軍民凡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說願　陛下大開言路言之當者顯擢其人其未當而或過訐直者亦涵容而不罪夫言者上逆龍鱗而犯忌諱下結讐怨而取禍患亦何所利其心蓋忠于國也願諒其心使皆得盡言無隱疏入　上眷曰覽奏忠愛懇至朕已具悉　丁卯賜百官上元節假十日諸司仍奏事自是歲以為常　禁民間放燈　起用南京禮部尚書為守禮户部右侍郎卽趙貞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林雲同右僉都御史曹邦輔布政司右布政鍾卿按察司副使曹金立敖毅邁僉事謝廷諒等　復除吏科給事中周怡禮科給事中沈東原職　方士王金等詔下獄論死　刑部侍郎懋卿有罪發還衛充軍　詔削奪故真人邵元節陶仲文官爵及誥命毀臥碑牌坊籍其田宅　命撤西苑內大高玄殿圜明等閣五熙等宮初議盡燬脩建齋醮宮殿禮部惜其材費請止去扁額從之　初胡應嘉在　先朝論

學士高拱欲中以危法拱頗御之及吏部考　應嘉謂尚書楊博曲為覆庇以私憤謫給事中鄭欽御史胡維新」疏劾博考察不公狀大學士徐階郭朴與拱謂應嘉黨讓同官夾私妄奏擬「百點」百點之下疑給事中歐陽一敬因論救應嘉詆侵拱謂應嘉前疏臣實窺謀臣才識又不及應遠甚若點應嘉不若點臣章下所司是日給事中辛自脩御史陳聯芳俱交章論救階奪于衆論亦自悔處應嘉為過乃改擬應嘉調用而拱又疑一敬之疏深矣　壬午陞兵部主事海瑞為尚寶司司丞　二月　壬辰贈刑部尚書鄭曉為太子少保謚端簡　乙未冊妃陳氏為　皇后　甲辰清明節　上親祭　肅皇帝几筵　加謚元妃李氏曰　孝恪皇后　罷王芝宮歲時享祀日供膳如舊　三月丁酉吏科給事中王治上四事一議宗廟之禮以隆聖考二議朝講之禮以昌治安三議親親輔之禮以成德業四議燕居之禮以澄化原謂　先帝追崇　獻皇大倫尊稱誠萬世不刊之典至入　廟稱宗一事在今日尤當議者蓋　獻皇雖貴為天子之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而今乃與　祖宗諸帝並列雖親為　武宗之叔父然嘗北面事　武宗而乃設位于　武宗之右揆之古典終為未合故　先帝于獻皇祔廟之後世廟之享猶不忘設是　先帝之心亦有未安者臣以為　獻皇祔　太廟千載之後不免遞遷若祀專世廟則億萬世不改乞勅送臣詳議以來至當于以光　先帝大孝末謂人主深居禁旅

隔遠外庭左右便佞窺伺百出或以宴飲聲樂或以遊戲騎射佗人主接之不以時用之不以禮近則損傷精神疾病之所由生久則妨累政事危亂之所自起不可不慎也比者謂　陛下宮中燕閒舉動有非諒陰所宜切意　聖明必無此事然臣子防微杜漸不敢不言伏望詔攝服御省減嗜慾一切禁止章下所司

臣按王治四議皆當時急務而朝講親輔猶人所能言至宗廟之禮所以正往日之非燕居之禮所以免方來之禍尤穆宗所最要者入廟稱宗以臣子而僭居尊父之列　獻皇何安諒陰宴樂以哀哲而為不淺鮮矣

辛未　世宗肅皇帝梓宮及　孝潔皇后　孝恪皇太后梓宮俱至永陵獻殿奉安至壬申塋求陵　庚辰大學士徐階請經筵講學命侯勅行　甲申諭脩　世皇帝實錄　乙酉詔贈刑部左侍郎劉玉為刑部尚書謚端毅初玉以大獄罷士論究之至是以思卹錄　四月　庚子重錄永樂大典成　丙午進鮮船騷擾地方及太常寺給散胙價　切宿弊承天府香米等物及外夷珍禽異獸俱停止不許進獻　禮部尚書高儀請　皇上每日朝罷即入

逸豫之　畫孝思安在興言至是其關係廟祀啓身盡

不淺鮮矣

辛未　世宗肅皇帝梓宮及　孝潔皇后　孝恪皇太后梓宮俱至永陵獻殿奉安至壬申塋永陵　庚辰大學士徐階請經筵講學命侯勅行　甲申諭脩　世皇帝實錄　乙酉詔贈刑部左侍郎劉玉為刑部尚書謚端毅初玉以大獄罷士論究之至是以思卹錄　四月　庚子重錄永樂大典成　丙午進鮮船騷擾地方及太常寺給散胙價　切宿弊承天府香米等物及外夷珍禽異獸俱停止不許進獻　禮部尚書高儀請　皇上每日朝罷即入

學士楊逈和尚書王逈相梁材侍郎江曉程文德曾銑楊守謙商大節張漢副都孫繼魯原職　乙酉禮部請舉辛學之典從之　甲戌御史齊康以高拱屢被論劾意徐階主之乃疏論階專權竊國狀復以　先帝遺儲階執不可詆之併劾李春芳趙貞吉勢相倚有旨切責康妄言于是科道陳瓚歐陽一敬凌儒張僖等交章劾康為拱門生聽其旨授宜置之法而大理寺丞海瑞言階自執政以來屢勤國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而康乃幷心鷹犬搏噬善類其罪又浮于拱　上納之降二級調外任

陵　世宗英明當末年怨艾惟徐階之言是聽蓋

六月丁未先是禮科給事中趙乾御史周弘祖請以故禮部侍郎辟瑄從祀孔庭耿定向亦請王守仁從祀下禮部議部以辟瑄相去百年與論共服王守仁並代稍近猶恐衆論不一宜會官集議以俟　聖斷　上是之　賜楊廷和謚文忠廷相謚庸敏材謚端肅銑謚襄愍守謙謚恪愍大節謚端愍繼魯謚清愍　賜休俊謚貞肅吳廷舉謚清惠

七月　辛酉金星晝見　蔭楊繼盛子應龍為國子生　丙寅贈羅洪先謚文恭楊繼盛謚忠愍八月庚申朔　上幸太學釋奠于先師贈　彭澤為少保謚襄毅何孟春為禮部尚書謚文簡楊最為副都謚忠節　丙戌原任山東副使王世貞上言訟父冤詔復忻原職　丁亥逮武

英殿大學士陳以勤祭先師孔子　癸巳　上初御文華殿日講　甲午經筵開講　己亥　皇子千秋節　上御皇極門文武群臣致詞稱賀　戴華內府各監局官匾計六百六十二員其有逃亡者仍令虛其數　丘科給事中吳時來言兩廣總督譚綸總兵俞大猷戚繼光皆知兵宜召来使專督練邊兵以備諸鎮徵調之援兵部覆言大敵才宜于南往者嘗一試于北不效且考其實綸與繼光惟　上所用　上默之令召綸入京　乙巳先是吏部議即先朝言事諸臣以光祿寺少卿馬從謙及申良名上　丘怒不許部復引例奏亦報罷遂從謙以勅中官杜泰御死而部臣首議即録故中官撓之于是吏科都給事中王治御史龐尚鵬各上疏緣部例力爭　上以從謙所犯比子罵父例終不允惟贈申良為太常少卿張逵常泰周鈇俱光録少卿　戊申　上欲親詣天壽山行秋祭禮　徐階以累　朝旨制祭禮惟太廟親奉其山陵止皆遣官重社稷也及今東西二廣日夕窺伺薊遼宣大警報屢聞　皇上顧欲月危而往竊意　祖宗在天之靈亦不樂有此行也　上不允階復極言　上不悅　階復言天壽山之後即黃花鎮黃花鎮之外即虜地今邊遼將報稱東虜玉璽等欲犯喜峯口西虜把都兒等欲犯古北口比繫重輕小

者臣等計度利害實不敢以國家之事輕試于危險 上悟乃止 九月 丙辰先是 上命太監吕用高相坐對營兵部尚書郭乾言官有定員不用内侍 上仍命草勑賜之至是禮科給事中歐陽一敬孫枝御史韓君恩等各上疏言團營裁革已久亦無可坐乞追寢前命 上以示階階等言 太祖時原無團營之設起于景泰閒至嘉靖二十九年已蒙 先帝裁革言官仰望 皇上遠尊 太祖之初制近守 先帝之定制似應俯從 上不悦因詔階等何故不奉詔階白内臣坐營若據見在之制則已無營可坐若泝欲用内臣則須將 先帝定制盡行更變不惟臣等不敢切恐 聖心亦有所未安者 上納其言遂命罷之

按山陵之幸盤庭之漸也團營之坐侵權之漸也尚非其輔臣力諍即科道章疏無由行矣迺徐階至再至三終始不易懼之以制以正其志動謀寢天下軍民默受其賜而彼中人導諛專恣之習亦少沮矣

乙丑 戶部尚書馬森奏太倉銀庫歲入僅二百一萬有奇歲支在京俸祿糧草一百三十五萬有奇邊餉二百三十六萬有奇各省常賦諸邊民運今年詔蠲其半以出入較之共少三百九十五萬有奇昔謂國無三年之蓄不可得況國今本京通二倉之粟七百餘萬石以各衛官軍月糧之僅支二年歲漕四百萬石内除撥薊鎮宣運班軍行糧外實入二倉者三百四十九萬通負漂流歲更不下二十餘萬石改折湊補別用不與焉欲為三年之蓄不可得況六年九年乎因條上已前所急者之 上令諸司各實心經理樽節以濟國用 甲戌大學士郭朴乞致仕許之

十月 甲申夜金星入南斗 乙酉 上日講畢問徐階等以石州陷故諭令選將調兵加意防守於是兵科給事中魏時亮上言 陛下憂及重地慮在近法 孝皇召問大臣則廣患不足平矣吳時來亦言石州事仰見加意勤政頋益推此心遠法帝王無忘無荒聖情留意邊防更望召吏兵户部問以督撫得人若何錢糧按濟若何防守先計若何庶令當事臣工人人惕厲上皆嘉納之 丁亥以天氣漸寒命輟經筵日講徐階疏言 先朝停免經筵日講各有故事弘治元年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始停十一月二十五日始停乙丑 戶部尚書馬森奏太倉銀庫歲入僅二百一萬有奇歲支在京俸祿糧草一百三十五萬有奇邊餉二百三十六萬有奇各省常賦諸邊民運今年詔蠲其半以出入較

而下至鮎魚口與三河口地形俱高水以平流積滿之後漫溢四野致奪樹藝之地又諸閘半就淹沒而長堤崩潰未已此上流之患可慮者也二三河匯萬流以西注瓜港悍難制而其下達新河猶高屋建瓴衝突彌甚故泥沙填壅之區涓則懼衝旱則懼淺此中流之患可慮者也三夏村以南諸閘水勢高下相懸幾及于丈啓閉之節當淺為難此下流之患可慮者也以上三患皆由三河地勢高水復平流雖目前告成宜逆為未然之備　上以其疏示尚書朱衡令熟計以聞　乙未召戚繼光入京協理戎政

萬達誼寮敏兵部左侍郎陶諧誼莊敏吏部左侍郎董玘誼文簡　先是嘉靖中錦衣紆歷沈鍊以上疏請誅嚴嵩係安州為民嵩與嵩深御之曾楊順總督宣大嵩屬順使殺鍊謫廣犯大同順妄殺被擄者冒報首功鍊為詩刺之有白草黃沙風雨夜冤魂多少覓頭顱之句順恨之遂與巡按路楷誣以交通妖賊竟坐鍊死士論冤之後嚴氏敗鍊尋以遺詔褒卹贈太僕卿至是吏科給事中陳瓚追論侵匿賑銀及邊儲銀七千兩賂楷共殺鍊鍊子衮亦為父訟冤迺命逮順及楷雜治坐交結近侍律斬　十一月　壬辰是之命悉遣着實舉行　癸巳

冬至　上親祀　上帝於圜丘奉　皇祖配祀畢　上率百官行慶成禮

皇極攷百官行慶成禮

臣按嘉靖中親郊之典久缺不講　穆宗嗣服乃命禮官稽攷詹章具上其事既覲詣南郊以視牲矣而復日遣大臣輪視行慶成禮蓋一時後古真使覩人心者乎

十二月　乙丑兵科都給事中王治言故禮部侍郎何瑭理學之臣宜加美謚原任大學士夏言所論復套事未為失策其視曾銑均為無辜宜與雪宥大理寺卿朱廷立刑部侍郎傅潮鍊鍛百言曾銑之獄宜追奪先職詔贈增俸

文定潮與廷立俱追奪本職

臣按王治為都諫所上之疏每關朝廷大缺共立議獻皇　世廟誠定論也意見卓越省中無比矣若夫加熊浹之謚恤與深之直階已表揚八九而何瑭理學夏言曾銑尤柳乃無片及之者治復奏之且併以鍛鍊之累歸之使潮朱廷立亦可謂哉巨眚讀世廟雖每悔前舉欲加之罪而無由今治尚遣

馬敬錯以為未盡耳

甲午　別有流星如盞大青白色自中天東行尾跡有光

丁巳二艾徐　臨敬戶部尚書太子少保徐問謚莊裕問孝

進人清操絕俗居官四十年一無所染鄉黨問稱唐魏之相友善人化之不敢有侈靡風俗大醇自沒後浸已悖矣前有叅楚無識此乃補之其激勵世教者不亦遠乎

戊戌　上諭戶部查內庫太倉糧銀數尚書馬森奏上復言今日催徵急矣搀括窘矣事例開矣四方之民力竭矣各處之庫藏空矣臣愚以為生財不若節用儉用莫惟　上止土木之工罪珍寶之市損無益之費損不急之官天下固已喁喁然歌誦盛德故後務器藏出入大數憂深慮遠之心更出尋常萬萬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蓋懼儉德之不終也伏願上計國儲之匱乏下恤

民生之艱難視銀數之少若此則百金之費必思所以惜之視糧數之少若此則九年之蓄必思何以致之持守此心終始不變則共成恭儉之風漸致殷富之盛矣疏入上曰帑藏之積何乃缺乏至此朕于一切用度十分減省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爾等當悉心措置以濟國用森復奏言　祖宗舊制一歲之入足以供一歲之用邊境固未嘗弛于京師京師亦不煩搀括于天下後因遣庭多事支費漸煩一變而有客兵之年例再變而有主兵之年例矣通來漸增二百三十餘萬屯田倘貼其初止三五十萬耳通來漸增二百三十餘萬屯田日虧其七八鹽法日折其四五小民日逋其二三悉以年

例補之在各邊則士馬不加于昔而所費幾倍于昔加以改元之詔已倉則輸納不益于前而所出幾倍于舊加以改元之詔已蠲其半故今日缺乏視往歲尤甚爲但今時詘計窮宜乘此朝覲之期廣集衆思令陳所見采酌施行報可　乙巳先是　世宗朝吏部尚書萬鐵以諫進百花酒爲趙文華誣奏被職右副都江潮以勘問妖犯李福達劾奏武定侯郭勛罷御史郭弘化諫採木採珠削籍御史王時柯鄧中胡璉主事余楨並以議大禮迕杖璉楨杖死時柯鄧任至是江西撫按任士憑繇朝宗奏達詔跋名上之俱從原職加贈　隆慶二年戊辰春正月辛亥朔　甲寅金星晝見

戊午孟春享　太廟先是大學士徐階等上疏言祭祀國家大典春祭四時首種　皇上必躬奉粢盛而後爲孝爲敬　祖宗列聖亦必得　皇上之躬親對越而後永格來歆且自宮至廟其路不遠獻貢有數其禮不繁夫以　宗廟之重雖勞且不當避況非甚勞者乎請　聖明親詣　太廟行禮　上乃從之

奉其印止以劃孫張國祥爲上清觀提點錄給提點印

上從之　癸亥禮部尚書高儀等復上疏請立東宮乃日

壬戌詔停正乙真人名師

頭德弘治成化間册立皇子皆二齡六齡事例爲最今

皇上為生元嗣已踰六齡乞早建儲踐入　上乃許之命擇日具儀以聞　已卯户科給事中石星言　陛下入春以來天顏漸曠視朝漸稀章奏頓閣說遊屢舉圍條上六事一曰養聖躬養之道以節飲食寡嗜慾為要　陛下為盤山之樂則必縱長夜之飲則必耽聲色之慾萬一起居失調　聖躬損悔將安及二曰講聖學經筵一舉雖累經言官請行未見俞允伏乞及時舉行使聖學日就光明三曰勤視朝自正月以來稍倦于勤若或有奸諛之徒迎合　聖意以先朝二十餘年不出宮闈天下宴然欲　陛下效尤則大不可蓋　先帝雖不視朝然大阿猶持治

宵矣之詔則曰朝講之儀久廢則亦追悔之矣　陛下若不加勤勵何以保厥有終伏願日出視朝以周知民隱總理萬幾四曰速俞允言　陛下降旨有允不允者周未審何如而允者寥寥遠常則是豈愚言拙計不當　聖心耶抑左右內臣抑遏章奏不使達于　聖聽耶臣嘗因而數之事有關于　聖躬則留中不下事有關于內臣者則稽遲不允甚或有以此得罪者且尋常章奏稍緩可也乃若虜報軍机稍涉遲緩為禍不淺臣願不時進覽五曰當聽約　陛下求諫未幾而火燁周怡即以言觸忌謫出之外任給事中陸鳳儀以偶遺　聖旨怒而黜之為民臧

雖然忠言昭灼公道復明則其攝閣盤而扶綱常者

詎不備哉

庚子命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林燫為日講官祭酒王希烈編脩王錫爵為經筵講官　庚子兵部左侍郎鄭賢歙縣人廓達練事多大畧憑任三十年所至有声為湖廣飲事以獲盜功陞兵備巡撫陝西越二年巡撫雲南平夷卽瓘之亂為提督兩廣時山寇盜縱橫出沒則設方累勦捕斬獲幾二千級以功蔭一子為國子生士論稱之

辛贈工部尚書賜祭葬　二月　辛巳禮科給事中張卤

言　皇太子方在冢齡外廷講讀事尚有待惟內侍之

事易習言易入所係尤重宜勑司禮監選各監局人員必
先操持公正通詩書識大体者使在左右日授書史陳說
民情利害動作舉止必導以正他日潛賢講學基命成德
之助端在于此　上是之　庚寅户部尚書馬森吏科都
給事中王治御史王友賢各奏薦邊才吏部上其議因言
五方之氣雖別于因材而百中之能難拘于器使如往者
輔臣楊一清以南人用之陝西尚書王瓊以北人用之雲
南俱有聲績宜勿論南北資格斟酌推用務當其才　上
深然之　庚子趙貞吉以起廢詔日侍講讀時年六十餘
歲甚壯議論侃侃輔臣薦其可大用　上心厲焉及遷南
京禮部尚書以吏部右侍郎林燫代一日　上手詔諭輔
臣調燫南京用而召貞吉還為講官添註詹事府與尚書
殺士脩協管府事已而士脩以府事讓貞吉不允　丁未

上詣天壽山展謁諸陵　壽山諭輔臣曰朕即記　陵寢始知邊鎮去京切近如此劉州總督官来朝言近日虜情如何今邊事久壞無為朕實心整理者但還辭說弄鹿文將來豈不誤事卿等即以朕諭傳說宣劄一與諸臣于是兵部言劄鎮藩屏于東宣鎮股肱于西為京師左右輔但遞來或文武互為參商或

儀等請令百官條省仍勸　上親賢遠奸講學勤政以佚
欲為治成以勵精為遠圖詔允餘之虛文崇交脩之實政
上是之　四月　上令內承運庫太監崔敏以戶部六

萬兩銀買金一萬兩進用户部尚書馬森言　先帝時買金二千可積月累僅能足數不能足色録詔停止以此金暫貯太倉今欲于數日之内計滿一萬之數臣知不能也

又　祖宗時御扎皆司禮監傳之閣臣轉示各部院無司禮監徑傳者更望　陛下率由舊章以示崇重命令之意得旨金且不必買取見在金進用

臣按採金之詔出自先朝而御史郭弘化諫之遂令前籍至末年遺詔卹徵言官尚未幾也今太監崔敏令户部買金進用則徑傳御扎矣用錢糧統體壞而浪費多矣嘗讀馬森兩疏恐恐懇懇時詘計窮而欲節財儉用何憂國憂民也而崔敏復然不有森言安能停買乎今既省商人買易之難而且寢椎貯浸漁之弊賢哉森也豈易得哉

千人為衝鋒而時加肄習非遥之一年不可令防秋期近
請選取浙兵三千人以濟一時之急請　上裁擇　上從
之　戊午追錄故新建伯王守仁平宸濠功令世襲伯爵
一　賜山西巡撫趙時春祭時春平涼人沉毅慷慨敢于任
事而以建言革職後巡撫山西被劾去隆慶元年復薦起
未用卒于家時春習騎射有將畧時重其才至是王崇古
請祭塋特與祭一壇　辛未　經筵日講　六月總督譚
綸條上分立三營事宜言春秋而防之時各屯要地如永
平有警則遵化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
應之薊州有警則三屯一營禦之遵化出二哨應之密雲

出一哨應之密雲有警則密雲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
之遵化出一哨應之兵皆據險為戰以拒虜不入為上功
其或一面失守致虜潰入則合三營之兵併力奮擊務収
全捷又言薊鎮專用主兵將以調罷客兵今行之而未效
者任未專也宜責臣綸與戚繼光使專其事勿使巡按巡
關掣與其間俟三年補練有成然後遣官閱視浦得主兵
三枝即罷調客兵一枝補得主兵一萬即罷調客兵五千
以之頻年補練迄無成績者異矣疏入報可　七月　壬
子御史馬明謨條陳四事一嚴徵賦之期二裁扣存之數
三重侵肩之罰四復屯鹽之舊戶部覆四事俱當如議其
屯鹽一事謂中鹽之法所以寬不如古者蓋　祖宗朝邊
備振舉屢不敢入關糶塞下輸納鹽粮當時不籍內帑而
公私饒富今諸邊歲苦虜塞下既無可耕之田而鹽商
又鳥雀羅之粟當事者乃議發帑銀開餘鹽以佐之于是屯
政泛不可復而鹽引滋滯矣夫京師天下根本內帑國計
所関以天下供京師其勢順以內帑供四方其勢逆此後
屯鹽之利誠為永久之圖也近已專勅重臣分理其事宜
申飭之務底成績得旨依擬行　乙卯南京給事中張應
沿以災異頻仍條陳脩弭七事一勤政二親賢三立信四
足兵食五平盜賊六後軍儲已寘遂任大要謂天心仁愛

人君祿災不當專責臣下而前三議勸上革內批罷遊幸
召還織造內臣語甚切直　上意頗不懌　丙辰內使許
義生挾刃赫人財事敎中城御史李學道不使恭提遂執
而笞之其黨皆忿恨不平是日朝罷有內使百餘人突出
左掖門外拜學道奪挺毆之時學道在百官相顧錯愕　上聞
之大怒命錦衣衛執內使十餘人至東上門杖為首者一
百敎煙瘴地而充軍餘各杖六十敎孝陵衛充軍學道亦
以擅笞內使不緝事體調外任　甲子兵科左給事中張
齊劾孙階不職狀　上以齊肆意詆誣姑調外任用　乙
丑徐階疏辨　上令即出視事不必自辭　丙寅大學士

徐階再上疏乞休　上許之其燕勞錫予之隆一如楊三
和故事稱優云　八月　辛卯初大同人丘富者入廣
中教為城堡宅室布滿豐州川名曰板升以居中國被虜
亡命之衆每入寇輒使前驅為嚮導遵民苦之　上即位
之初詔懸賞格降人應募者以千計而白春魏良相田汝
光等已各有部落畜產餽富至是聞風各率衆來降　命
授附近衛百户賞銀五十兩仍懸賞格于邊外九邊皆如
例　丙午武英殿大學士張居正條為六事上之十省議
論二振紀綱三重詔令四覈名實五固邦本六飭武備疏
入　上曰覽卿奏皆深切時務具見謀國忠藝該部院勘

議以聞
　呂讀居正一疏即冀誰之策何以加焉然不言用
而自用之揆已露不言操切而操切之權已形故朝
而執政夕而剛狠跡其所為槩踵商鞅商鞅先之以
帝王後之以伯術而居正亦何嘗不帝王哉顧商鞅
為公家而欺怨居正為私室而招尤為公家者且出
亡而無所舍車裂以狥矣況為私室者迺得以善後
乎君子是以知秦疏不足以盡人也
九月　甲寅刑科給事中魏時亮御史王家賓請召還清
理屯鹽都御史于是吏部集户兵二部議覆言在江南山

西二處可罷在江北不可罷宜將九邊併歸江北屯鹽都
御史龐尚鵬總攝而各省當如張居正議責成撫按勻行
清理　上是之　辛酉工部尚書雷禮言本部上供錢糧
已經奉詔節省而為太監滕祥所持危言橫索事事掣肘
近者傳造樹梱採辦等項祥輒自加徵糜費以巨萬計臣
等不能從事今嬪隙既成事體相悖乞早賜罷以全國體
　上不悅令致仕去　十月丁丑南京工部尚書魏尚純
卒尚純鈞州人耿介有風節中州士人咸稱之　己丑總
理江北屯鹽都御史龐尚鵬條上北屯田四事一開墾拋荒
言屯田之廢由土地磽薄人力不齊招集無方科求太急

也宜將力不足者官給牛種未成業者寬其租賦而又信
招徠之令緩役使之勞立巡省之規定上田之等則漸移
日復而荒蕪漸開矣二清理侵占言屯地膏腴者盡為官
豪所據宜嚴法清查重告訐之賞免自首之罪而占怙不
吐若處以重刑三查復原額言今之屯田策籍名存實亡
蓋因年深户絶地主屢更糞佃既久遂為世業正查照原
派沿坵履畝窮究坐落審問地鄰參考契券務足原額一
追徵子粒言官屯官有侵欺不納之弊亦由以本衛之官
徵本衛之粮人心易玩也宜令赴州縣完納折色嚴限解
部本色以官佔委官給散即過查盤舉無所逃罪矣詔如

議　十一月　乙丑命儒衣徽逮問住太監李芳扶八下
送刑部獄監細待決尚書毛愷言自昔聖王刑人于市與
衆棄之非直使死者服罪不覓且使生者將懼死不紀耳
置詰非所以示天下公安在右之心也疏入　上以芳在
內事上無禮弟命細之蓋芳以數直諫忤旨故也

臣按　穆宗御臨以來司禮監經傳　聖旨矣呂用
尚相謀坐圍營矣李佑陳洪謀增織造矣顏權作刑
漸不可禁而僅僅一李芳者肯直言入諫豈非關人
之忠者乎乃一旦細徽待決毛愷以罪狀未明為請

一則警權閹使知反正二以奠
其意微矣

十二月　庚辰奉安　世宗肅皇帝神主于太廟　庚子
禮部類奏是歲四方災異比往年特甚而山西天鳴地裂
男子化女及浙江水旱尤為異常宜痛加脩省　上曰朕
夙夜兢惕不敢怠荒爾其工務實心體國共弭消弭以仰
承仁愛之意

隆慶三年己巳春正月乙巳朔　戊申原任兵部尚書趙
大佑卒大佑浙江太平縣人博大和雅勤于政事歷官中
外供有能聲　上改元初言官咸稱其德器才猷足堪重

先帝所擇以配　陛下以為宗廟社稷之主臣叱閔遑
路流言　皇后移居別宮已近一年抑鬱成疾　皇上畧
不省問臣寔痴之臣謂人臣知而不言當言而犯忌諱俱
當死願一聽臣言復　皇后于宮中時加慰問則臣死賢
于生得旨后侍朕多年無子近且病乃移居別宮稍安
適却疾耳爾不曉宮中事體多言姑不究初仰庇疏上聚
謂禍且不測仰庇亦自分重譴及命下中外聞者翕然稱
　聖德云　二月　丙午改南京戶部尚書　南京國子祭酒姜寶奏飭監務以廣聖教八事
一脩理傾毀舍宇一督徵各處贍夫銀一請罷納粟事例

以塞倖途一催取舉人入監因薦舉人侯泰趙蒙吉可備
學官之選一請復國初積分之法一查送公侯伯子孫送
監教養以備大用一處補分教屬官以重督課一查復國
子祭酒司業見部舊例及將監生初故者卹助有犯者別
衙門不得擅自拘提吏部覆議俱從之　壬午附馬駙景
和卒景和尚永福長公王性恬雅好文嘉靖九年侍衛十
八年襲王承天二十四年奉勅勘問楚獄情二十八年
　掌宗人府事二十三年召入直　　衛以表賀　聖節忤旨奪
俸為民隆慶改元詔復原爵侍衛經筵至是卒于官當其
為民居昆山千餘萬被服儒者既召用時時為　上引稱

祖宗故事多見採納　三月　庚午土星逆行犯太微上
將星　癸未　上諭戶部取太倉銀三十萬兩進用當
書劉體乾言銀庫見存止三百七十萬有奇在京庫粮商價不下百萬有奇荊州大
百七十六萬有奇在京庫粮商價不下百萬有奇荊州大
同各鎮例外奏討不與焉即盡數庫銀猶不足用若復取
三十萬則經費何支伏乞且停止　上不允體乾復奏此
存庫之數乃近差御史搜括所入明歲則無繼矣臣不足
言如國事何于是戶科給事中李已等御史傅孟春等交
章乞如體乾言大學士李春芳陳以勤張居正亦上疏欲
于內庫取用　上曰卿等所奏已諭且取十萬兩以濟急

用不必再未奏限　五月　甲寅御史詹仰庇言　陛下
前取戶部銀在庫諸臣將謂充足內帑以備緩急乃盡以
供造鰲山脩理宮苑花欄龍鳳鞦韆鷹傳造監櫃之盆之
費使群小因而乾沒為　聖德累不小伏願念生財之有
限思國計之甚艱毋作無益以害有益近侍之臣或以織
造採辦玩好逢迎者悉屏出而深罪之以章　聖斷　上
怒責仰庇累次不悛命錦衣逮治于午門前杖一百為民
　戊午大學士李春芳等救鷹仰庇以表賀　聖節忤旨奪
官追錢粮未明欲行請查以資國用心本無他乃忤之朝
堂盡褫其官似為火重而九卿勝慱等亦恐四方妄疑為

中書浚念迥婦　陛下嘅入供粮閒　辛酉禮部郎中臧
元佐上疏言諸藩日盛祿粮不給不及今爲區處將来
更有難處者　高皇帝袞建諸王皆擁重兵控要地以
爲國家屏翰此固一時也追靖難以後防範漸寡兵權盡
歸朝廷雖親之近府寮寔内補之階此又一時也嗣是
而後人多祿寡支用不敷乃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十
而未婚數數而不娶殫者却奪于郊衢弱者寓入于臯
此又一時也夫國初親王郡王將軍終四十九位女終九
立今二百餘年宗支入玉牒者兒存二萬八千有奇視國
初不啻千倍即盡歲供之輸猶不能給其半況乎十年之

後所增當復幾何又將何以給之議者謂　祖制不敢擅
更不知國初親王之祿以五萬計其他段絹茶鹽等用亦
復萬訂然不數年而止給米又不數年而減為萬石萬石
不能給而于代肅遼慶諸王且歲給五百石是　高皇帝
今出自已而已減于前矣其在今日事勢愈難可不變而
通乎故僭擬五事上請一限封爵二議繼嗣三別疏屬四
議冒貫五議擅婚查得嘉靖中議者請行限于之法臣謂
生不必限封爵可限如親王嫡長子例襲親王矣嫡庶次
子許封其四郡王嫡長子例襲郡王矣嫡庶四子許封其
二鎮輔奉國將軍有嫡子許封其二無嫡子止許以世子

一人請封縣輔奉國中尉不論嫡庶許封一子以上如有
生子數多不盡封者宜量給資親王之子年至十六賜之
冠帶給銀六百兩郡王之子年至二十賜之冠帶給銀四
百兩將軍中尉之子有志入學賜之衣巾給銀二百兩如
是則可無失所之戹矣繼嗣之議惟親王無嗣得以親弟
親姪繼嗣郡王無嗣止許本支奉祀香火不泯亦已矣不
得使親弟姓封其爵疏屬之議臣觀祖廟之制親盡則桃
而于卑屬乃得祿及祖免以下不倒置乎今奉國而下自
親王而推則七世矣不必再封止
將所生第一子給銀一百兩使為貲本至五世而止冒貫

之議查得擅婚子女華爵子女與一應庶人既許其各從
生理則口粮可以無給但其間或有年長廢棄及家貧無
業者一堅論革恐不聊生合無將以前者俱各照舊外自
今以後所生之子各宜預為教訓聽其從便生理不必給
以口粮擅婚之議查得宗室婚禮例經本部覆議方許成
婚今各府擅婚最多莫若使各宗自首明言其為擅婚之
子照例給以本等口粮以後生子者止許賜名不必再給
口粮疏下禮部高儀言元佐所奏鑿鑿可行但事體重大
仍行各王府虛心評議以聞　上從之　六月　丙申朔
海瑞為石貪都總理粮儲兼巡撫應天等處　兵部尚書

超炳然卒炳然劒州人清勤練達所至有聲其巡撫浙江時會百姓新罹兵燹炳然悉更擾令不便者仍奏減軍需之半以蠲貧民浙人至今思之後轉本兵朝廷方欲大用已南京吏部尚書吳嶽陳六事一曰勤召對謂經筵進講悉循故事無裨啓沃莫若時召近臣相與考古論今以期實効二曰限輪對謂宜令各部院堂官班立便奏一切軍國事情以次面陳則可以廣　聖聽勸百辟三曰容直言言官意或秩偏詞或過激宜少霽天威有優容而無嚴譴以倡敢諫之風防壅蔽之患四曰崇節儉謂邊方急用

皆仰給户部錢粮一或不繼即患生肘腋　皇上宜早宮減食為天下惜費不宜虛外庫以實內帑五曰正題覆謂凡諸臣建議可行者即為題覆否則明列是非毋持兩可六曰復執奏謂　祖宗朝凡內批下所司稍有干礙者大臣引義固爭務以感悟　聖心疏入　上自採其前四事而以後二事下所司看詳左都御史王廷相謂嶽言皆係國體請行所司務實舉行報可　七月　壬午　上命工部造朝殿掛燈及蓼山燈工部以災異頻仍旱蝗水溢奏報踵至當停止興作以應天變又明年日月之食皆在歲正　陛下宜撤樂減膳恐懼脩省何暇為觀燈遊宴之

舉即謂朝毀卦燬不可缺因其弊壞稍加脩葺取諸該監錢粮足矣今以一燈之費至三萬餘金其為細　上乃罷蓼山而令脩葺其敝壞者

郎瞿景淳卒景淳常熟人為人醇謹以學行聞歷典試事多所獎拔士論稱之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懿　己亥金星晨見南方　八月　乙卯禮部尚書掌府事詹事府事殺士脩言頃緣災異疊見　皇上俞言官之請詔令諸臣講求用人理財事宜臣頗　皇上于宣召大臣一事亟賜舉行則可以通天下之情消天下之變若人財賢否國計盈絀即該部諸臣能言之點吏部知有可用之財而不敢用户部知有可華之弊而不敢革必其中有掣肘之患非奏牘所能達耳　陛下誠欲得異才節冗費惟宣召吏户大臣令其面對凡興論稱賢無論早遠廢棄並訪草茅凡當路無間官府纖鉅並許直指清查昔宋臣趙普薦人至梨牘補進太祖竟聽其言果得實用唐臣魏徵因宣者充外使多妄請請杜其源太宗曰非卿安能聞此語乃傳充外使二　君納諫以為美談比見吏部請錄用石星詹仰庇疏入並從報閒户部于太和香稅庫局鋪整等事嘗有論奏言出獲譴是二部所陳且未蒙加納矣矧諸司臣庶人各一疏孰能適當　聖心爭伏頭俟容鯁骨之臣

如吏所薦尹訒求浮約之故如户部所查者　下其章于所司

　　目按敕云僉議吏户二部一則曰不敢用不敢革二則曰必有掣肘之患惟頊宣召面對蓋以章奏入內則中官得以參之面對于外則大臣得以正之故凡人之正直財之侵漁皆以為不便而議寢是以有不敢之說用人理財無一可者彼石星之疏則以言關內臣稽遲不允詹仰庇之疏則以財屬近侍因而乾沒所以洞燭奸宦之情者亦至矣穆宗不用故士僉及之忠哉斯言不可鑒哉

庚申以趙貞吉為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辦事貞吉疏辭不允復于講筵陳謝　上曰卿其盡心贊理貞吉復言近日朝廷綱紀邊方政務多有廢弛臣欲捐身任事未免致怨惟　陛下主張于上臣不敢負任使以干明典　上默之

九月　壬戌吏部覆奏九卿科道諸臣所薦邊才見任侍郎楊巍等八十二人丁憂都御史石茂華等七人養病侍郎吳桂芳等八人俱以次擬用　甲戌經理河道尚書潘季馴上言　陛下念濱河之民重罹水災時下蠲租之令更設內帑以賑之不勝大幸顧閭閻窮苦之狀宮禁邃遠有不盡見聞者臣謹繪圖十二以獻一則曰水次充軍二曰運河築堤三曰黃河驟漲四曰黃河捲掃七曰恭城拗淺八曰洪水衝城九曰風雨異常十曰海湖漲溢十一曰災民避水十二曰粮船漂沒險阻艱難備載之矣　陛下惠然省覽知大官之膳餚皆軍民之膏血必有惻然傷之者且今時事可慮者五東南財賦之藪而江海泛濫粒米不登鞭撻雖加徒殫人命此京儲可慮一也邊鎮關溢洪水衝激墩堡傾頹何恃以守此虜患可慮二也直隸河南山東皆股肱郡霖雨既久城廓不完積貯空虛賑貸無策卒有盜賊何以備之此內地可慮三也海激之間颶風鼓浪兵船戰士悉被漂沒此海防可慮四也淮淅產鹽之場鹹泥盡衝團灶俱廢此國課可慮五也願　陛下以此五患十二圖召公卿輔弼與共計之求其所以消弭變異者無為文具　上以留覽下其章于所司　時淮水漲溢自清河縣至淮安府城西淤者三十餘里決方許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堤往往崩壞又山東苫州郯城等處水溢從直河出邳州人民溺死爲籌河道御史翁大立以開工部覆言宜及今脩築并行倉勘從之　丁丑先是副總兵田世威參將劉寶皆以山西石州失陷論死繫獄　上忽傳諭所司釋二將

俱充邊衛軍人立力自効于是兵科給事中張鹵等請
工仍付二犯于法司或明示以得釋之故何情節可矜何
功能可議后何臣之奏何言之入遂克有此以釋群疑
上以鹵為瀆奏命奪俸二月
臣按石州之陷非細故也田世威劉寶之失律非輕
罪也昔以法司論死今不經法司而減死非定法也
此必二犯賄賂左右而左右為之分解故忽有詔傳
釋耳不知此罪一縱則邊將皆可以逃重罪而朝廷
當罰無章矣張鹵之疏所以正外奸銷內蔽見亦遠

式

壬午以蘇常二府水災詔許常熟縣漕粮改折十分之五
崑山縣十之一宜興縣十之三　癸未刑科給事中宋良
佐言今糴穀之下耗財甚衆一曰牧軍勇士太濫謂牧馬
所軍不足用選騰（原）四衛軍補之今四衛尺籍二萬餘人
在營備操者僅五千人餘大率貧乏數百人等貧養馬者一萬餘人其餘
皆在御馬監又其中有相協助大工在監食粮者三千餘
人有未食粮勇士小粮勇士者亦不下五千人皆空國儲
以養無用之人家之役請以見在馬數定收軍之額諸非
養馬老悉歸之伍其他食粮小粮者一切裁革歲可省餉
數十萬二曰內人佔價過當夫御馬倉天師養中府三所

錢粮甲于他廠而商人以儧費繁重及中人科索償亦倍
之自宜令商人收買草料收貯城外附近倉場監督主事
會該監官驗過令養馬軍士赴場關支商人無轉搬之煩
科索之患而常價不必倍給歲亦可省數十萬三曰草料
侵肖太甚夫御馬三倉草料至數百萬計可養馬六千餘
匹而本監馬數漫不可考以虛數而索實鴨徒資侵漁今
巡青科道所清查者止外馬房而已臣以為內外一體宜
令科道查之以杜侵漁之弊四曰牧馬地租多遁御馬倉
場五十六所自荒蕪雜占存留修理外歲入當五萬金自
嘉靖三十九年自今遡至二十萬金而

各馬房頹圮在在皆然臣以為租銀當責郎縣有司修理
令户部委官參記于是御馬監太監高相以良佐言非權
制請仍稽為便户部以良佐言為必可行　上命悉如擬
已而户部覆言　祖宗之制凡在京大小衙門閒領錢粮
俱以實支數目造冊送部查明方令支放獨御馬監不令
户部與聞乎天師養中府二場草束皆養馬之軍每月運
之內府不聞有不便者而獨不便于御馬監乎又謂內監
錢粮有外場有鎖鑰啓閉爲之何人不知户部主事監收
大使撥典看守科道巡視何患無人相言繆妄不可用
上報有旨　辛卯命英國公張溶祭旗纛之神　上大閱

將士于亦營東場老幼決覩稈慶以為曠典云　十月
辛酉御史傅寵論劾禮部尚書高儀往事儀上疏言撰文
叩壇原非正詔　中宮遷位累疏覆請隨奉　明旨俟后
疾愈遷宮事在禁掖非外庭所能悉宗室糗粮奉旨行各
王府遣臣會議請自　上裁　上以儀端謹任事令安心
供職　十一月　乙亥上問九邊年例軍餉太倉歲發及
各省解納之數戶部尚書劉體乾言防守士馬各鎮原自
有生息一鎮之地後主兵不可守增以
募兵募兵不已增以客兵調集多于往時而坐食者衆矣
合用夢粮各鎮原自有屯田足以贍一軍之用

後屯粮不足加以民粮民粮不足加以鹽粮鹽粮不足
以京運餽餉溢于常額而橫賦者甚矣因以元年至三年
太倉及各省歲發兵餉與本鎮起粮之數備呈　上覽
壬午京師地震有[illegible]　乙未禮部尚書高儀四疏乞休
上許之　十二月　庚子天鼓鳴　己酉起原任禮部尚
書吳山為南京禮部尚書　乙卯御史劉永春劾總理屯
鹽龐尚鵬心術狡猾行事乖繆吏部議才堪策勵宜留用
　上曰近來吏部尋事掩飾為欺詐于是楊博自訟請解
職　上令致仕　庚子起大學士高拱以原官不妨閣務
兼掌吏部事　乙丑尚寶司丞鄭履淳言萬民失業四

方多故敬敬於子　聖主之資若不盡令定國家桑土之
謀切宜遠圖竊之懼則　上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以資
他人矣今之急急莫如用賢　陛下御極以來亟召問
一大臣面質一謀官賞納一諫士以共盡思患預防之策
乎竊慮高抗聯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拆檻之罰儒臣虛納
誨之功姬姜遠脫珥之規周召拂同舟之義田話既懲趙
普奚從而補牖內外徑出蘇軾何自以封還善類失于振
揚厲階咯乎闔寺萬議汹汹皆謂群小肆侮明良疎間未
有若是而可以永安者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惑小故
之所淆弘濬恬以任君子勿為僻昵之所惑以美色奇珍
之玩而保瘡瘢以昭陽細務之勤而和庶政以璧夷為閑
門勁敵以錢穀為黎庶脂膏拔用陸樹声石星之流納叛
士倚策大立等疏經史講筵臣民章奏必與所司面相可
否庶萬幾之裁理所熟人才之雅正自知察變謹徵四天
開泰計無踰此　上以履淳妄議朝廷懷姦生事命逮於
一百繫刑部獄

臣按鄭曉該博之才經濟之器真名臣也其于襄導
能繼父業而復淳愈民用賢一疏尤辭忠悃又書聆
之急務章哉有子如此頌國傳家豈易得哉

兩朝憲章錄二十卷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矣瑞登編述

隆慶四年庚午春正月己巳朔日食免朝賀　太學士趙貞吉言戊朝內外衛兵分隸五府乃　高皇帝定太平之計俾兔強臣藉兵之吾至深遠也今祖制大壞特設戎政府鑄印而授之鬱時事危矣必收其印以歸之內府有事則頒勅掛印出兔則繳勅納印太阿之柄持矣疏入令會議以聞議畢兵部尚書霍冀上疏曰貞吉深鑒履轍建議更制以收兵權不為無見但今京營之制總之為三大營以統其細分之為三十小營以理其目兵柄不倘于一

將軍法不專于一人有合操有分操有春秋閱視之操有歲終考衆之操此正所當欽承無替者諸臣多謂京兵訓練不在營制更張而在將佐得人操練如法是皆操本之論至謂大將不可專談戎政不當有印則防微杜漸相應依擬得旨會議明白俱依擬行　二月　己亥命大學士趙貞吉與尚書霍冀參贊機務　乙卯大學士趙貞吉與尚書霍冀疑貞冀議皆制不合會其鄉人戶科給事中楊鎤論冀壅蔽貞吉嗾之乃谷白上疏辦　上覽疏不悅降旨責冀令閒住而慰諭貞吉　庚申致仕刑部右侍郎雷鈞卒雷鈞進賢人端嚴廉正潛劾武定侯勛大學士嵩有直聲居官垂四十年始終一節士許之卒謚恭肅　三月　癸酉掌吏部事大學士高拱言昨臣具奏儲養本兵大臣自司屬始既蒙允行臣思北則薊遼宣大等處而南則閩廣等處風土既殊事體亦異本兵處分止憑奏報別無據證臣謂宜于數處之人擇其有才力知兵事者每處多則二人少則一人使為本兵司屬彼生于其地身家之慮既無不周至於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士馬強弱與夫奏報虛實功罪真僞皆所熟知可一問而得詔如議行著為令

臣按通材者則可南可北而偏材者宜南宜北國家多事舉羣材適材有言楊一清以南人用之陝西則效王驥以北人用之雲南則效宜勿拘南北資格是固一策也臣所謂通材也至高拱儲養本兵司屬之議則欲擇生于其地而熟知此地之兵事者為之是又一策也臣所謂偏材也大都通材不常有而偏材常有當命之專有楊一清王驥其人豈不賢百萬從事哉然而不可得也臣以為熟知南者必南人熟知北者必北人各舉其人而用之必不至相去之遠如南人使船北人使馬各有其便拱之策實為常矣今南北交侵事體各異而通材復爾難得則安可不預養各分之材即

甲戌浙江巡狀周楅以奉詔薦舉邊才因言論才者先人品而後事功取才者捐細瑕而觀大致夫驚旗在後屬車在後非稽征之驟不可以駕君車及用之戰陣馳逐則非良馬絕塵者不可以多獲而取勝故高帝令匿金之過資其奇謀文帝赦魏尚為雲中守匈奴不敢南向何者細瑕在所畧也鷹揚扈足之業蓋于渭川隆中而救妻食子者其功可嘉而心不可測何者人品在當辨也故金車玉輅不以載馭則廢聚猶積薪象簿龍璵不以獻酌則汙賤猶弃器方今人才竊有餘既馬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中國相司馬外夷聲息何者其骨鯁忠義之氣足以陰折姦萌

而者舊老成之望可以風動四海今直臺之士犯顏批鱗委瑣草莽耆舊之碩非有大故亦漸相繼報罷有識者宰不寒心今舉已試之材棄如振落乃汲汲然旁搜遠採有如創大廈濟巨川合杞梓艅艎而別求川澤之材舟楫之利未見其可也幸念及黯司馬之臣為國家輕重特賜召還疏上下吏部知之

臣按當時之司馬無踰徐陽而當時之汲黯無如石慶宰相尚不言其姓名欲　穆宗之自悟也

四月　戊戌京師地震　庚子刑科給事中舒化等以審錄囚徒事有欺蔽不至空人之國不已也伏望俯從部議亟行敏決一百刑部問候吾德黙烏戚之故而弊數十萬之貲忽若不及今杜漸竊恐將來效尤求瘼不已司計之臣日夜憂懷計無所出柰何以一玩好

寶臣等與户部執奏停止不報俞允下是再言于上曰陛下登極詔書停止加派海内歡呼更生比者左右近習于請紛紜買玉買珠專帖屢下人情洶洶咸謂詔書不信無所適從臣惟邊方年例奏發無時幾省飢荒等事相欺蔽不至空人之國不已也伏望俯從部議亟行敏決一百刑部問候吾德黙烏戚

六月　庚子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言遷方有司實蒸次民僕之責即以有才力者為之猶懼不堪即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共地非雜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夫既不能稱職于內地而欲立效于邊方宜其吏治日偷而生民日困也自今必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宣治有成績無過武事者調用以三年為率比內地之官加等陞遷有能悍患禦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才畧恢弘可當大用即由此為兵備為巡撫為總督無不可者若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差觀望推諉以致誤事者輕則罷出重則軍法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啟之于前則不得不盡其心又嚴降罰之條以繩之于後則不敢不盡其力庶乎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矣

上曰宜加意擇人悉如議行

乙卯大學士陳以勤疏言六事一慎陞擢科臣間陞中外殆非為官擇人之意使其當留雖數人連陞京堂而非留維數人連陞外寮而非留諸部寺屬及南京科道各省藩臬中有志行特出人所共推者過京堂缺每歲間擢數人庶人咸踴躍思奮矣二酌久任所謂久任者非人盡久也第察其有祖地方聲名語甚可舉行數人以風其餘而已若有言學優令聲績民者即數月覺露亦必以法速處其官庶不失無卓越之人者仍照舊格處之點劣行久任又當議其遷轉如知府即陞內寺少卿各省參政知州即陞郎中僉事知縣即為忘右給事寧授御史其佐貳官有治行殊常者一體超陞三處監吏先臣何塘謂監吏滿貫以上宜籍沒貲產比來貪饕者甚多則隱忍回護不知監吏之念志在良田美宅本不以名節為重徒貽敗官而去亦所甘心請由貪撫按有實跡者或徑自奏聞或參奏處治但係入已贓私不徒論罪必如數追出仍依律問斷酌量用人國家以科貢二途選賢才第文學高等若耳若夫豪傑之士拘于文而不能以自達者豈盡無哉漢時既以孝廉賢良明經茂才取士而六郡良家子有因材力為官今或詰曉兵事或膽力絕人或論辯縱橫可使絕域朝廷宜令撫按官多方採訪果有知急情善騎射可以應明詔者錄名以聞甚酌用之將來必有為朝廷立功名捍夷狄者且籍此可以銷弭豪滑狂逞之性五練民兵嘗考民兵即古者寓兵于農之意而行之幾何為最急乎蓋直隸八府謹恩奮矣二酌久任所謂久任者非人盡久也第察其有祖地方聲名語甚可舉行數人以風其餘而已若有言學優令聲績民者即數月覺露亦必以法速處其官庶不失無卓越之人者仍照舊格處之點劣行久任又當議其遷轉如知府即陞內寺少卿各省參政知州即陞郎中僉事知縣即為忘右給事寧授御史其佐貳官有治行殊常者一體超陞三處監吏先臣何塘謂監吏滿貫以上宜籍沒貲產比來貪饕者甚多則隱忍回護不知監吏之念志在良田美宅本不以名節為重徒貽敗官而去亦所甘心請由貪撫按有實跡者或徑自奏聞或參奏處治但係入已贓私不徒論罪必如數追出仍依律問斷酌量用人國家以科貢二途選賢才第文學高等若耳若夫豪傑之士拘于文而不能以自達者豈盡無哉漢時既以孝廉賢良明經茂才取士而六郡良家子有因材力為官今或詰曉兵事或膽力絕人或論辯縱橫可使絕域朝廷宜令撫按官多方採訪果有知急情善騎射可以應明詔者錄名以聞甚酌用之將來必有為朝廷立功名捍夷狄者且籍此可以銷弭豪滑狂逞之性五練民兵嘗考民兵即古者寓兵于農之意而行之幾何為最急乎蓋直隸八府

倣成周因日出軍之制摠計户籍汰去老弱點單丁不用外其年力精壯者如父子三人報其子一人凡為三人報其弟一人無處兵分為二軍以其半為正兵半為討兵攻其武勇善技藝者為奇兵次者為正兵稽查操練每年不過三月每月不過三日令安知兵將領一員教習之操練既畢即令歸農凡收贖者免其本身丁銀及平日徭役不費廩粟不衣罕布隱然足為地方保障誠官民兩便之道也如都城有警徵發奇兵通營八府可得勁卒數十萬查得近日請出畿内勲戚地土甚多歲有租銀及真保二府添設民壯可以擊獄移其工食以供此費無不可也六重

農穀臣觀宣德成化間嘗命各省府州縣增設參政佐貳等官專治農事及預備倉糴穀賑濟乞查原設有無即委定一員分理當無事時分行閲視荒闢渠堰及佃農期則躬臨彊畔勉其積事若積穀一節有司多視罰鍰之入為已應得不肯盡以糴買及遇年飢民困皇皇無處乞倣隋唐遺法稽驗收掌仍勅吏部于大臣中擇其能為國者為尸部侍郎居中調度如古燕判大司農故事以總攝各巡撫等官歲加點陟家給人足　上下該部議行

閣輔臣之職主于開德沃心而心同時為補者志一併恭治　乙卯先是以勺供不足數下户部取之太倉又令買金雲南尚書劉體乾多執奏不即奉詔至是雲南

七月刑部尚書葛守禮言我國家制例各有定則即罪大惡極衆所共棄者猶問以刑部評以大理朝審以多官及至臨刑又三覆奏其重民如此　皇上停刑有旨熟審有貸而諸臣無以奉承德意動引酷刑有問一事未竟而已斃一二命者有到任亦幾年而拷死數十人者請行各撫按戒諭有司肯仍前慘刻如故勘故禁故入平人致死者依律抵死　上是其言令以後有容隱老猾法司該科

年例令過期不至有中旨詰責體郎引罪　上以體乾數
抗旨手詔勘問勒令閒住戶部給事中光懋等御史麥琦
等交章留之不聽　丁亥吏部覆奏三近本近年州縣之
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覽也在進士則為精明在舉人則為暴
戾低昂之間殿最攸異若使因是途而激揚振飭之猶可
得人以效用又令州縣正官有缺率委佐二大都年力衰
耗資格卑微漁獵貪饕倘所不至雖亟為祓黜而斯民已
重狼狽不堪矣宜下吏部凡州縣長吏毋得偏重進士署
印毋得濫授雜流吏部是其議詔允行之　戊子大學士

陳以勤四疏乞致仕　上察其誠懇俯詔許之加恩太子
太師復賜勅獎令子翰林編修于陞送父還鄉　丙
巳未刑科給事中舒化等請釋户科給事中李已內犯張
恩等分別青罪輕重行罰得旨已釋為愍等緊獄如故始
法司意恩等有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衆始翕然謂
上仁明獨斷左右不得與也　九月　辛未大學士高
拱言大禮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不宜一槩褒顯警視
先帝　上然之詔自後再論不宥

臣按大禮大獄建言諸臣不過議之不合耳不有可
死之罪也徐階卹忠說而出累朝所以善　世宗之

徵而彰　穆宗之孝誠風勵海內之良法也高拱創
為此說以激朝廷欲以中傷徐階敗乃善類之心為
何心哉
御史張守約追論故錦衣都督陸炳結納嚴世蕃竊弄威
權播惡流毒宜追戮炳孫逮治其子繹姪緒家人佐籍其
家得貲姑削其官追奪誥命子婿俱革職為民家產賊物
如數籍入　丙戌南京兵部尚書吳嶽卒嶽江上人居官
清介而質直簡易有古風士論重之　丁亥詔祀故禮部
尚書歐陽德于鄉江西撫按言德文章行業為世所重

上特允之　戊子廣囚黃台吉等犯遼東大勝堡紀兵王
治王及參將郎得功死之　辛卯大學士高拱言方士王
金等自有當誅之罪不當以　先帝殉于非命不得正其
終者罪之　上命多官訊實以聞刑部會多官鞫于承天
門外盡反公手狀詞吏科給事中趙奮以法司為天下持
平昔則一主于入而不思為　先帝之地今則一主于出
而不恤乎後世之議　陛下何賴哉更將金等重擬若以
金等為從又孰為首今以死矣疏入報
聞　十月　戊申令南京禮部尚書吳山刑部尚書黃光

昇致仕時以人望起用方屢辭之未即之官吏科都給事
中韓楫劾之遷延不敬楫承望風旨以擊拱立威不復知

朝廷進退大臣之體矣　丙辰御史[illegible]夢熊言把漢那吉之降邊臣不宜遽納朝廷不宜授以官爵將致結釁激禍上怒其妄言抵亂命降二級調外任　己未都察院堂院事大學士趙貞吉言頃因御史葉夢熊奏論邊事上干聖怒薄示降罰足以懲戒矣今因此一人波及諸臣遂令科道考察則將來言路壅塞才氣銷阻矣頓收回成命疏入　上報有旨　十一月　乙酉考察科道趙貞吉與拱意不同吏科都給事韓楫乃拱門生劾奏貞吉貞吉踧辦　上手詔令致仕　己丑令禮部尚書殿士儋入閣辦事　金星晝見三日　十二月　丁酉虜執我叛人趙全

等來獻總督王崇古受獻遣使送歸那吉上命奉告如廟獻俘正法諸臣加以恩賚　隆慶五年辛未甲子朔　己卯大風揚塵四塞　庚寅大學士李春芳言東宮未出閣時閣臣以朔望次日行謁見禮不惟臣等獲遂瞻仰之私而　東宮亦可閑習禮儀養成儲德　上許之　二月　甲午文武群臣及天下朝覲官詔見　皇太子于文華左門　辛丑御史汪文輝疏論治體四事以貢言官一視望當戒二紛更當戒三討刻當戒四護短當戒末言大臣宜鑒前事之失勿用奔競之人進則忠貞直諒之士遠而近古會

攀盛德者乃至于前大臣任己獨斷則有關失執從閒之臣請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為本格心之要在去誘遠佞俊賢者得行其志願　陛下慎選言官日勑大臣以消朋比之私回淳厚之俗疏下所司言雖不用識者韙之　臣按高拱恣肆譎謀擊徐階陳以勤見幾云矣高矣趙貞吉謇不合去矣次矣而吏科都給事中韓楫者其心承望不擇是非則公論安在汪文輝之疏一以斥高拱一以斥韓楫默不十日而遽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加太子太保仍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而遽陞食事以算人口權臣之可畏類如此

三月　甲子各條上虜酋封貢互市與王崇古謀互有異同上以為未當令部臣更議　丁巳初嘉靖中山東副使王獻議請循元人海運遺跡于膠萊問開河渠一道繇淮安清河清江浦歷沂閒海倉口以達天津道理甚近徑度不過千六百里又可以避海洋之險業已從其議開鑿將畢會獻去官遂罷其役三是戶科李貴和言比歲河決轉餉艱難請修獻遺策開膠萊新河復河運以濟餉竈　己巳　上御文華殿以事體重大追工科胡價往視之　己巳日講畢大學士李春芳面奏北虜封貢事宜具言小示羈縻當其即行之時

內監知事白　宸斷異議稍息矣　癸子兵部議北虜對
言事宜請如王崇古議　己卯賜貢士張元忭等三百九
十六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辛巳日暈有珥白虹亘天左右戟氣俱蒼白色　乙
酉禮科給事中張國彥奏召對一節　先朝大學士李時
所記召對錄始于嘉靖九年終于十五年政事因革人材
進退罔不召問臣寮面決可否與家人無異乃今日所當
繼述者謹以前錄撮其大要總二十九條繕寫上進伏望
遵行　先朝盛事　詔留覽　起吏部尚書楊博禮部尚

書高儀從高拱薦也　乙丑封慶因俺荅為順義王　四
月　戊午京師大雨電　大學士張居正左都御史葛守禮疏陳官箴士
節六事請曉諭令歲進士使知遵守一曰端趨向二曰崇
節儉三曰正心術四曰勤職業五曰敦禮讓六曰弘器度
上嘿之　五月　戊寅大學士李春芳五乞休疏
上許之　己卯漢陽府知府孫乾弘大學士徐階同邑人
也遣家人孫伍至京師或妄傳為階所使吏科都給事韓
楫計欲中階至伍以大紫裝資止有所與親故書他無
所獲乃更引他事參論劾寅級陞遷極言訴階于　延干道
之徒以踪跡階事為訐貨矣　六月辛卯朔京師地震者
三　庶申丁未給事中胡價勘視膠永諸河以為不便
上乃罷之　二月庚午陞蘇州知府石國熙整飭鹽法
修　丙戌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言國家用人不得旨于本
王此惟有氏之責也而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官或棄官而
民社之責也而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官或棄官而
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矧寥寥丁萬狀其情可憐近例教官
得授本省地方甚以為便乞視此為例從之　八月己酉
工部尚書朱衡言國家初制漕運悉資泉流自景泰以後
由黃河入運奪漕為河由是河身侵廣淤沙歲積不得不
籍黃河以行故今徐邳之漕河即黃河也往時河起濟傅
則決曹單魚沛而沽頭上下諸閘盡廢後趨邳遷則決野

羅岡口下亳泗而徐呂二洪頓涸今沛邑新河既成縱決
曹魚可保無恙而茶城以南猶屬黃河非盡斥遠之無以
善後乞將議者開泇口之說下諸臣熟計報可　九月丙
寅戶科給事中宋良佐等奏國初運粮率因元故自會通
河成而海運始罷嗣遵洋一總僧寓存羊之意至嘉靖末
年科臣胡應嘉欲市恩悉梓諸軍建議罷廢而海運遺意
無復有存焉者今河變頻仍運道屢梗宜將遵洋一總盡
行議復務足二百額以存海道遺意如該總隸北衛允北糧
若令由天津入洋抵劉州隸南諸衛允南粮若今由淮入
洋抵京通仍悉訪國初並海諸衛所漕制使列陣連屯彼

此相望即河梁少梗而彼塞此通亦心患預防之策也
部費言遮洋一總先時徑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今
欲涉海運飾詞難造不亡先復遮洋一總而以良佺呀
事宜下漕司詳議以聞　戊辰詔以故禮部左侍郎薛瑄
從祀孔子廟庭　十月　辛丑先是問刑條例有盜決故
決河防之律在河南山東者俱問發充軍而南直隸徐邳
一帶罪止于徒至是河道潘季馴言每歲河決之由河流
衝射居十之四而居民盜決則十之六皆以法輕易犯故
也以後徐邳上下為河流所經行處凡有貪水利避水患
盜決故決者一如河南山東例俱發充軍仍增入條例中

刑部覆參其議　十一月己巳大學士殷士儋致仕　十
二月壬辰禮科給事中蔡汝賢言近因長至導駕規篇
聖容微減于前矣　皇上一身關係甚大不可不慎也
今微陽初生正宜遏欲養靜之時頤于宮中涇心滌慮庶
御有常毋令其溺志遊觀有度毋令其移情惟省覽典謨
訓誥以陶養此心親近師傅以孤維特此心自然欲寡
氣清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幸也　上報聞　己未　上
諭禮部　皇太子明春講讀先行冠禮擇日具儀以聞
隆慶六年壬申春正月戊午朔　甲申命顏氏齊孫嗣慎
襲翰林五經博士　二月　己未以　東宮冠禮成　上

御皇極殿文武群臣行賀禮畢仍加　皇太子于文華左
門　閏二月　丁卯　上出御皇極門疾作還宮　癸酉
赤風揚塵蔽天　三月　戊子　皇太子出閣講書
己巳總督漕運王宗沐言國有漕運猶人身有血脉血脉通
則人身康漕運通則國計足我朝運河統會六十年疏通
無滯今茲黃河泛溢數患漂流故科臣議復海運而緒紳
之慮猥云風波大風波在海三尺童子如之照其利害則
有辨矣古云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衆水所委渟洑無山
則趨避靡及近南水煖則蛟龍穴居故死人海運多警若
起自太倉嘉定而北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茲詔

南朝憲章錄　卷二十二　十六
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蛟龍有徃兼而無窟穴又其地
高多山石舟至登萊因有賸逵以取其速而又且漂記島
嶼以辟其患則當今优河運之缺計無便于此者照此徧
舉時宜而言若語全勢則其說有三一曰天下大勢二曰
都燕專勢三曰目前急勢夫風波係天數臣豈能料其必
無照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惟　聖明採
擇因條上海運七事部覆如宗沐言詔允行之　戊申尚
寶司司丞兪詔修立事一曰保安　聖躬二口總覽
大權三曰慎乃儉德四曰留心章奏五曰起用忠直　丁
所司知之

臣按唐臣疏詞有所指斥一時阿事意者以為奢侈久不從有快快心更朴與詆訾之矣

已酉户科給事中唐大禁論太學士高拱大不忠二事前者　陛下聖體違和大小羣工寢食不寧獨拱言笑自居且過姻家刑部侍郎尚書孟飲酒作樂不忠一也　東宮出閣講讀當每日進侍左右乃止欲三八日叩頭而出是不以事　陛下者事東宮不忠二也自拱復用即以復仇為事昔人直言拱罪如岑用賓等二三十人一切降黜不忠三也自拱掌吏部以來如曾余者子女親家遞以副使而超　陛五刑部侍郎編輯者其親愛門生也遞以給事中而超

兩朝綱要備錄　卷十六　北川陳定國校

　陛為右通政不忠四也科道官乃　陛下耳目拱乃欲蔽塞言路戒諭不許言大臣過失不忠五也科道官多拱心腹凡拱罪惡皆憑諭不言故皆知有拱而不知有　陛下不忠六也士者厲禁理閣事今拱兼掌吏部故用舍予奪皆在掌握權重于嵩專雅放恣不忠七也昔嚴嵩止于子壻蕃貨財納賄今拱乃親開賄賂之門受副使董文寀六百金即陞河南參政受僉即張四維八百金即取為　東宮小班賊述太露不忠八也流棟訪高楫數保女楊順路楷誣鍊殺之人人切齒拱乃受楷千金逢報職掛不忠九也科臣吳時來在　先朝抗疏論首惡所謂忠臣也

拱以私恨仇一小事黜之大學士徐階受　先帝顧命元老也拱以私恨多方害之必欲置之死地不已酉户科給事中唐大禁論太學士高拱大不忠二事前者　陛下聖體違和大小羣工寢食不寧獨拱言笑自居且過姻家刑部侍郎尚書孟飲酒作樂不忠一也　東宮出閣講讀當每日進侍左右乃止欲三八日叩頭而出是不以事　陛下者事東宮不忠二也自拱復用即以復仇為事昔人直言拱罪如岑用賓等二三十人一切降黜不忠三也自拱掌吏部以來如曾余者子女親家遞以副使而超　陛五刑部侍郎編輯者其親愛門生也遞以給事中而超而謀或　陛宗憲依憑權勢廢書簒餉與夫殺戮過慘不能　陛為右通政不忠四也科道官乃　陛下耳目拱乃欲蔽塞言路戒諭不許言大臣過失不忠五也科道官多拱心腹凡拱罪惡皆憑諭不言故皆知有拱而不知有　陛下不忠六也士者厲禁理閣事今拱兼掌吏部故用舍予奪皆在掌握權重于嵩專雅放恣不忠七也昔嚴嵩止于子壻蕃貨財納賄今拱乃親開賄賂之門受副使董文寀六百金即陞河南參政受僉即張四維八百金即取為　東宮小班賊述太露不忠八也流棟訪高楫數保女楊順路楷誣鍊殺之人人切齒拱乃受楷千金逢報職掛不忠九也科臣吳時來在　先朝抗疏論首惡所謂忠臣也

臣按唐臣疏詞有所指斥一時阿事意者以為奢侈久不從有快快心更朴與詆訾之矣

已酉户科給事中唐大禁論太學士高拱大不忠二事前者　陛下聖體違和大小羣工寢食不寧獨拱言笑自居且過姻家刑部侍郎尚書孟飲酒作樂不忠一也　東宮出閣講讀當每日進侍左右乃止欲三八日叩頭而出是不以事　陛下者事東宮不忠二也自拱復用即以復仇為事昔人直言拱罪如岑用賓等二三十人一切降黜不忠三也自拱掌吏部以來如曾余者子女親家遞以副使而超　陛五刑部侍郎編輯者其親愛門生也遞以給事中而超而謀或　陛宗憲依憑權勢廢書簒餉與夫殺戮過慘不能　陛為右通政不忠四也科道官乃　陛下耳目拱乃欲蔽塞言路戒諭不許言大臣過失不忠五也科道官多拱心腹凡拱罪惡皆憑諭不言故皆知有拱而不知有　陛下不忠六也士者厲禁理閣事今拱兼掌吏部故用舍予奪皆在掌握權重于嵩專雅放恣不忠七也昔嚴嵩止于子壻蕃貨財納賄今拱乃親開賄賂之門受副使董文寀六百金即陞河南參政受僉即張四維八百金即取為　東宮小班賊述太露不忠八也流棟訪高楫數保女楊順路楷誣鍊殺之人人切齒拱乃受楷千金逢報職掛不忠九也科臣吳時來在　先朝抗疏論首惡所謂忠臣也

臣按唐臣疏詞有所指斥一時阿事意者以為奢侈久不從有快快心更朴與詆訾之矣

已酉户科給事中唐大禁論太學士高拱大不忠二事前者　陛下聖體違和大小羣工寢食不寧獨拱言笑自居且過姻家刑部侍郎尚書孟飲酒作樂不忠一也　東宮出閣講讀當每日進侍左右乃止欲三八日叩頭而出是不以事　陛下者事東宮不忠二也自拱復用即以復仇為事昔人直言拱罪如岑用賓等二三十人一切降黜不忠三也自拱掌吏部以來如曾余者子女親家遞以副使而超　陛五刑部侍郎編輯者其親愛門生也遞以給事中而超而謀或　陛宗憲依憑權勢廢書簒餉與夫殺戮過慘不能　陛為右通政不忠四也科道官乃　陛下耳目拱乃欲蔽塞言路戒諭不許言大臣過失不忠五也科道官多拱心腹凡拱罪惡皆憑諭不言故皆知有拱而不知有　陛下不忠六也士者厲禁理閣事今拱兼掌吏部故用舍予奪皆在掌握權重于嵩專雅放恣不忠七也昔嚴嵩止于子壻蕃貨財納賄今拱乃親開賄賂之門受副使董文寀六百金即陞河南參政受僉即張四維八百金即取為　東宮小班賊述太露不忠八也流棟訪高楫數保女楊順路楷誣鍊殺之人人切齒拱乃受楷千金逢報職掛不忠九也科臣吳時來在　先朝抗疏論首惡所謂忠臣也

臣按唐臣疏詞有所指斥一時阿事意者以為奢侈久不從有快快心更朴與詆訾之矣

已酉户科給事中唐大禁論太學士高拱大不忠二事前者　陛下聖體違和大小羣工寢食不寧獨拱言笑自居且過姻家刑部侍郎尚書孟飲酒作樂不忠一也　東宮出閣講讀當每日進侍左右乃止欲三八日叩頭而出是不以事　陛下者事東宮不忠二也自拱復用即以復仇為事昔人直言拱罪如岑用賓等二三十人一切降黜不忠三也自拱掌吏部以來如曾余者子女親家遞以副使而超　陛五刑部侍郎編輯者其親愛門生也遞以給事中而超而謀或　陛宗憲依憑權勢廢書簒餉與夫殺戮過慘不能　陛為右通政不忠四也科道官乃　陛下耳目拱乃欲蔽塞言路戒諭不許言大臣過失不忠五也科道官多拱心腹凡拱罪惡皆憑諭不言故皆知有拱而不知有　陛下不忠六也士者厲禁理閣事今拱兼掌吏部故用舍予奪皆在掌握權重于嵩專雅放恣不忠七也昔嚴嵩止于子壻蕃貨財納賄今拱乃親開賄賂之門受副使董文寀六百金即陞河南參政受僉即張四維八百金即取為　東宮小班賊述太露不忠八也流棟訪高楫數保女楊順路楷誣鍊殺之人人切齒拱乃受楷千金逢報職掛不忠九也科臣吳時來在　先朝抗疏論首惡所謂忠臣也

臣按唐臣疏詞有所指斥一時阿事意者以為奢侈久不從有快快心更朴與詆訾之矣

已酉户科給事中唐大禁論太學士高拱大不忠二事前者　陛下聖體違和大小羣工寢食不寧獨拱言笑自居且過姻家刑部侍郎尚書孟飲酒作樂不忠一也　東宮出閣講讀當每日進侍左右乃止欲三八日叩頭而出是不以事　陛下者事東宮不忠二也自拱復用即以復仇為事昔人直言拱罪如岑用賓等二三十人一切降黜不忠三也自拱掌吏部以來如曾余者子女親家遞以副使而超　陛五刑部侍郎編輯者其親愛門生也遞以給事中而超而謀或　陛宗憲依憑權勢廢書簒餉與夫殺戮過慘不能　陛為右通政不忠四也科道官乃　陛下耳目拱乃欲蔽塞言路戒諭不許言大臣過失不忠五也科道官多拱心腹凡拱罪惡皆憑諭不言故皆知有拱而不知有　陛下不忠六也士者厲禁理閣事今拱兼掌吏部故用舍予奪皆在掌握權重于嵩專雅放恣不忠七也昔嚴嵩止于子壻蕃貨財納賄今拱乃親開賄賂之門受副使董文寀六百金即陞河南參政受僉即張四維八百金即取為　東宮小班賊述太露不忠八也流棟訪高楫數保女楊順路楷誣鍊殺之人人切齒拱乃受楷千金逢報職掛不忠九也科臣吳時來在　先朝抗疏論首惡所謂忠臣也

臣按唐臣疏詞有所指斥一時阿事意者以為奢侈久不從有快快心更朴與詆訾之矣

已酉户科給事中唐大禁論太學士高拱大不忠二事前者　陛下聖體違和大小羣工寢食不寧獨拱言笑自居且過姻家刑部侍郎尚書孟飲酒作樂不忠一也　東宮出閣講讀當每日進侍左右乃止欲三八日叩頭而出是不以事　陛下者事東宮不忠二也自拱復用即以復仇為事昔人直言拱罪如岑用賓等二三十人一切降黜不忠三也自拱掌吏部以來如曾余者子女親家遞以副使而超　陛五刑部侍郎編輯者其親愛門生也遞以給事中而超而謀或　陛宗憲依憑權勢廢書簒餉與夫殺戮過慘不能　陛為右通政不忠四也科道官乃　陛下耳目拱乃欲蔽塞言路戒諭不許言大臣過失不忠五也科道官多拱心腹凡拱罪惡皆憑諭不言故皆知有拱而不知有　陛下不忠六也士者厲禁理閣事今拱兼掌吏部故用舍予奪皆在掌握權重于嵩專雅放恣不忠七也昔嚴嵩止于子壻蕃貨財納賄今拱乃親開賄賂之門受副使董文寀六百金即陞河南參政受僉即張四維八百金即取為　東宮小班賊述太露不忠八也流棟訪高楫數保女楊順路楷誣鍊殺之人人切齒拱乃受楷千金逢報職掛不忠九也科臣吳時來在　先朝抗疏論首惡所謂忠臣也

遣河南累波河患大漁提防今幸有數十年之安以防守
最而備儲素七徐卯為粮運正道既多方以築之則宜多
方以守之臣上議夫役議舖舍議定期三亭自徐州至小
河口新築堤三百七十里設防守夫三千七百名三里建
一舖舍一舖計屋三間凡舖設一老人統率晝夜巡視其
期以俟秋水發時五月十五日上隄九月十五日下隄預
携妻子居住有聽所上得占允行　己酉　小疾大漸召
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拱等疾趨至
宮左右奏召輔臣至　上倚坐御榻遣　東宮及皇貴妃
咸在御榻前　丙申憲章錄卷二十卷　十九　光州胡諤校
曰朕嗣　祖宗大統方今六年偶得此疾遂不能起有負
先皇副託　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遵
守　祖制保固皇圖卿等功在社稷萬也不泯拱等咸痛
哭叩首而出益自　孝廟顧託三臣之後僅再見云　庚
戌上崩于乾清宮
臣按史臣曰先時發令嚴具百官兢兢　上乃寬仁
大度黜不經之祀罷無用之作蠲非藝之征絶無名
之獻至　今制節謹度好生戒殺嘗食鹽腸而汗及
位間以問左右左右請記光祿常供　上曰若爾則
是我以備內膳吾不忍也　盛時游娛行

憲章錄卷二十終

光州胡諤校